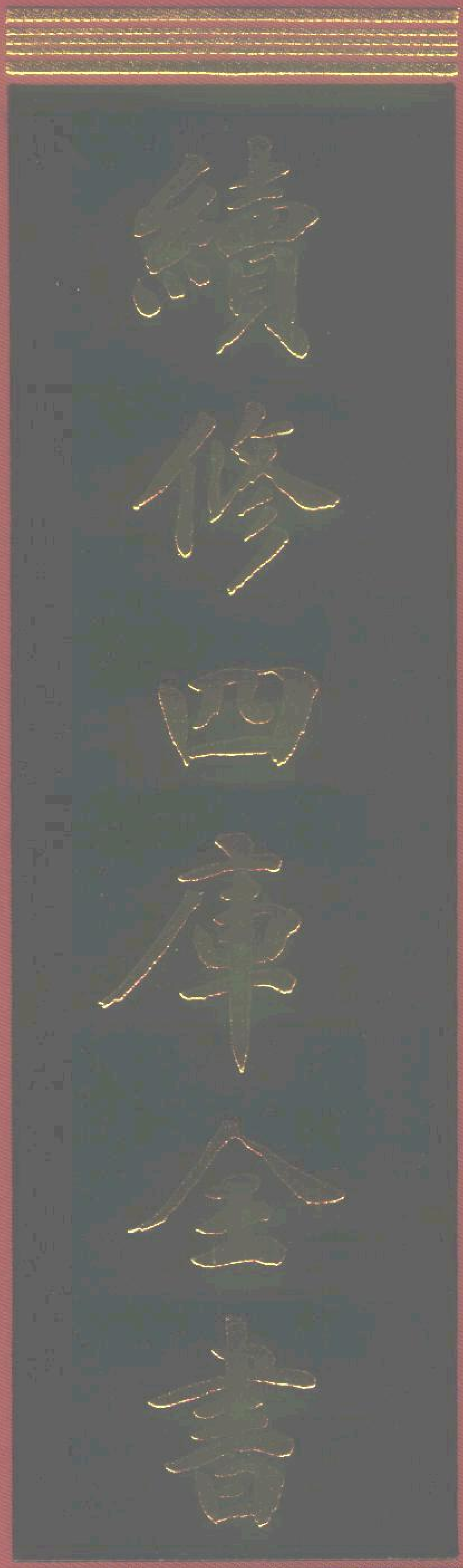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一七・史部・紀事本末類

籌辦夷務始末二百六十卷（道光八十卷咸豐八十卷同治一百卷）（咸豐卷二十二至卷五十五）

〔清〕文　慶　賈　楨　寶　鋆等纂輯……………一

3F35/07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咸豐八年。戊午。四月。丙午。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俄夷遣人復來投文。當即譯出。內稱。分界一事。未蒙照准。業已行文伊國辦理。至進京。係從前和約載明。未使更改等語。臣等伏查該夷欲以黑龍江。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不以興安嶺為界。意在占我江左地方。昨已言之鑿鑿。今文內不復提及。僅言行文伊國辦理。難保非因此處堅卻。即在彼處滋擾。以圖遂其所求。應請

密飭黑龍江將軍。確查防備。至進京之說。臣等初次接見。即經據理駁斥。該酋無詞可答。嗣後來文。不復再請。茲因分界未能饜其所欲。嘵嘵置辯。是明知斷不能允。堅執要求。詞氣之間。漸露倔強。蓋謂更改和約。是我理短。藉為牽制之端。原不難再向申明。以破其固執。第該夷意不在進京。而在分界與通商兩事。今通商一事。臣等告以已蒙

恩准。令其前來商議。尚未將全給五口之處。遽行宣露。該夷即不再說。緣暎咈咪皆欲增加口岸。伊可因利乘便。故獨力爭分界。尺寸皆我疆宇。安可遷就。惟從前本有未分舊界。有無以河為限。尚可酌量之處。臣等未能懸揣。伏乞

訓示遵行。咪夷僅止通商與賠補兩事。未曾全行議定。其人較俄

夷忠厚。言頗近理。而多疑多執。仍須接見。再行開導。至暎咈二夷。昨經給與照會。尚未見覆。近日續到火輪船八隻。連前共計二十六隻。又有杉船三隻。內除大火輪船。不能駛進攔江沙內。其餘喫水不重。皆可直抵礮臺迤前。臣等揣度該夷等。必將各船排列。恃強恐嚇。然後行文約日回覆。以肆要約。未必來見。昨已囑令咪夷料理。尚無消息。大約咪夷之事一定。則暎咈亦必可商。惟咪夷所求瓊州。潮州。臺灣。溫州等處。未經全允。而賠補一款。更為狡執。暎咈所望尤奢。事處兩難。實屬萬分棘手。俟接見咪夷。相機駕馭。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奏。俄夷不遵興安嶺分界舊約。欲另以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等語。當經諭知譚廷襄。告以興安嶺分界。載在會典。其烏蘇哩河。綏芬河。此間無從知其界址。難以懸斷。黑龍江現有欽派大臣。仍應到彼查勘。諒譚廷襄等接奉此旨。當已妥為曉諭。該夷既稱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所稱木拉幅葉幅。自即係木哩斐岳幅。覺奕山等前奏。似分界一事。已歸木酋經理。本日已諭知奕山。如其真心查辦。即與秉公會勘。儻肆意侵占。亦祇能隨時防範。普提雅廷之意。既以分界為重。務當曉以此事斷不能在津議定。實緣道遠無可懸揣。並非推諉。至未分界址之地。止有烏特河一處。上年給該夷文內。亦經允

其查辦。其現在所稱各河。必在黑龍江方能查知。如果該酋所言有理。奕山亦必不强駁。若不論情理。則天朝疆土。豈容尺寸與人。即如該夷地界。肯令他人侵占乎。至進京之說。亦未必是其本心。不過因從前曾有進京之人。欲借此誣我廢棄和約。不知雍正九年議定章程。皆為該國貿易人來京而設。並無使臣進京之例。況由張家口陸路而來。亦無由天津前來之事。何得謂我廢棄和約。該國通商。向止恰克圖一處。道光三十年。已增伊犂塔爾巴哈台兩處。今因該夷前來說合。一番好意。復許其海口通商。此皆從前條約所無。今反責中國廢棄條約。其優待於條約之外者。豈不知耶。我中國以仁義待人。從無失信之事。

諒該夷亦無可置喙也。嘆咈船隻雖多。天津地勢民力。皆有可恃。不必慮其恫喝。咪夷言既近理。著接見後。察其情形。妥為駕馭。若俄夷能就範。則可用俄以制嘆咈。如咪勝於俄。又不妨舍俄而用咪。此中操縱。該督等諒能洞曉機宜。經權互用。妥為籌辦也。

又

諭。前因俄羅斯知照理藩院文。有木哩斐岳幅由額爾口城。赴黑龍江松花江之語。諭令奕山遵照前奉諭旨。會同查勘地界。現在普提雅廷。因為嘆咈二夷。說合廣東犯順之事。同來天津。俄夷欲在廣東等處海口通商。已命譚廷襄許之。惟地界一事。必得東公辦理。方為妥協。兹據譚廷襄等奏。俄夷欲以烏蘇哩河綏芬河為界。不以興安嶺為界。其意實欲占海濱地面。並聲言業已行文伊國辦理。其情殊屬可惡。令譚廷襄告以地界一事。現派大臣在黑龍江會同查勘。天津不能知悉情形。難以懸斷。但恐木哩斐岳幅到後。在彼處侵擾。以圖遂其所求。自應豫加防範。現在嘆咈咪三國船隻。尚在天津。嘆咈二夷。在廣東犯順。占踞省城。此次情形。尚形桀驁。俄國既願從中說合。特命譚廷襄等以禮相待。並允其海口通商。原屬格外加恩。惟該夷貪得無厭。入於地界一節。言語反覆。俟木哩斐岳幅前來會勘。奕山當查照從前界牌。與之剖辨。不可遷就了事。致開後患。至普提

雅廷所稱之烏蘇哩河綏芬河。距興安嶺遠近若干。是否從前未定之界。確切查明。詳晰具奏。俄夷來文二條。著鈔給閱看。

丁未。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與督臣王懿德面商。不特上游有警。閩兵不能多調。即該夷近在同城。亦未便以調兵助粵。使之藉為口實。惟有密飭下游漳泉一帶。與粵疆較近之營分。共抽調二三百名。以護送關防印信為詞。隨行入粵。一到潮州。再行察看。分別去留。臣於過泉州家門時。即遴親友。屬為招募神射槍手。挑選精壯。教練步伍。以一人管帶五十名為率。共豫備一二千名。亦俟臣到潮。察看情形。

再行飛檄調徠。至臣此次赴粵辦理夷務。自宜順道探訪江浙福建各口情形。及粵東近事。途中先與隨帶各員熟籌。庶幾稍有頭緒。茲查上海及福州夷商之開設行戶搭蓋樓房。固已十倍於前。買賣至為熱鬧。甯波廈門次之。推原其故。絲斤出自江浙。茶葉出自崇安。商販之徒。皆樂於捨遠就近。以省盤川關稅。況各該處地方官。於該夷賃地建樓等事。與前定章程不符者。亦一任所欲。未嘗與較。而廣東官民。必與四口獨異。未有不激成事端者。現在該夷又得隴望蜀。臣於召見時。曾經慨乎其言之。以為外夷之餉枇。必旺收於粵關。方為國家之利。否則得一步。進一步。伊於胡底。臣在蘭谿泊舟時。接到二月十五日滬信。知該夷、公使已到上海。接閱江蘇撫臣據大學士裕誠咨文。轉為照會。已知二月十七之期。並無另派大員赴滬與之會議。仍令回粵聽候臣查辦。各公使尚默無舉動。只探聞有欲赴天津之說。至近日滬洋所到火輪船。內有浙江候補知府薛炳一員甫到。據稱粵東業已通商。其關稅仍交監督存庫不動。各鄉團練並無勦夷之心等語。迨抵福州省城。即接到調補番禺縣現署增城縣黃光周專丁賫到本年二月十一日來稟。亦云上年底已開艙。該夷現仍盤踞省城。民夷尚為相安。與薛炳之言相似。查該夷所重在利。既已會令開艙。則已得遂其欲。而稅項仍令存庫不動。分明以逸待勞。為將來挾求地步。鄉團既無鬭志。辦理尤十分棘手。惟另由福建省商人處鈔得粵東二月間兩信。一云羅龍二紳及各紳士會議賠中招募義勇。及番禺九十三鄉團勇。務殲逆夷。如各義勇中有臨陣被害者。給卹銀二百兩。被傷殘廢者。給養傷銀五十兩。仍養其人終身。一云文武官兵。見夷如虎。任聽所為。並無戰心。惟合省紳民不服。必與一戰。方得結局。現各處紳耆團練。及勸捐軍餉。以俟將來舉行各等語。果爾則必羅惇衍等。於奉到寄諭後。欽遵激勵。已有其機。臣到杭州時。捐給銀三百兩。奏明札委候補知府楊從龍。徐慮善。改裝易服。搭坐火輪船。先行赴粵。原令其馳見羅惇衍等。面投信函。令其相機而動。計此時當可抵粵。該紳等再得臣又隨帶之粵紳郎中梁元桂等各信。必益迅速遵旨舉行。使該夷知所懲創。其前奏編修張庭學一員。亦令其由滬搭船赴粵。並先在上海雇探夷人。此番背約犯順。其意究竟何居。該編修自前年臣派赴上海克復縣城之後。往來滬上。與各般商。至為熟識。若由華商暗向夷商處探訪。亦可得其端倪。自來制夷之策。務在揣得其情。然後可以制

其死命。令臣與張庭學約。若探得確情。即先行飛信前來。然後搭船赴粵。距今多日。未見由滬來信。恐因道路阻梗。書信或有浮沈。而將來到粵會晤。果有確情。再行密摺具

奏。

硃批。知道了。

戊申。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現在英咈陽示其惡。咪俄陰濟其奸。強弱不同。其為貪得無厭。則均歸一轍。英咈自照覆以後。兩日絕無音信。或令小船赴礮臺左右測探。或令小船至河口附近窺伺。忽來忽往。並於哨船經過。開放空槍。又在水邊立標打靶。不時挑釁。臣等一以鎮靜處之。若不聞見。仍密飭將弁兵勇。嚴整以待。日日分成出隊。以壯軍威。俟伊文來。再行酌辦。至咪俄情形相依。俄酋欲占我江左地界不遂。其意似決絕。臣等兩日不與通信。昨即遣人來邀委員說話。已令卞寶書前往。告以對答之話。就勢探問。咪酋約於二十九日。見面呈進國書。屆期忽來知會。公使偶病。另派副使前來。不敢請

欽差接見。有話與臣錢炘和面晤。當據呈進公文。其中仍將臣等未允之事。復行曉辯。經臣錢炘和剴切開導。並經臣等將所以可允。及所以不能允之處。分晰照覆。其國書一事。據

云。須按平行之禮回函。見有

上諭。方肯呈遞。以解從前折閱發回之辱。祇候

諭旨遵行。

譚廷襄等又奏。俄夷之事。先已飭令委員卞寶書。前往探問。茲據回稱。該酋初見。仍言分界之事。答以占我土地。不敢奏請。該酋復稱。伊願派人前往黑龍江會勘。公商妥辦。惟現無船隻。擬行水路。必須由恰克圖前往。方能迅速。務求允准。伊即照辦。臣等復思該夷所請。獨分界一事。若堅持不決。必致挑唆英咈生事。似不如即准其由恰克圖陸路前往。沿途隨從。不過數人。易於照料。且該國換班學生。向俱由彼進口。似尚無甚大礙。此事一了。則別事皆可令其說合。較為有益。可否請

旨遵辦。至英夷之事。俄酋仍云。一二日內。恐致有事。究以和好為宜。該委員答以中國因貴國說合情面。不先開礮。日日嚴備等候。該酋復云。英咈所求。最要在進京一節。若有要事。或隔數年。准其到京一次。隨從不過數人。中國何畏何懼。如將此節應允。伊即出頭了結別事。否則不能開口。務須速給回信。以免參商。臣等復思自辦理夷務以來。五口通商。遇有所求。往往推往廣東。而廣東又置之不答。遷延粉飾。不將實情

上遊。遂致激而至此。將來貽害。正恐不一而足。從前西洋人南懷仁等有終身在欽天監當差者。今伊等祇請數年一次。或有要事。方敢至京一次。如止隨從數人。或約定行走陸路。不准取便天津海道。但能妥為駕馭。藉彌邊患。未始非撫夷之一策。

硃批。卿等知其一。未知其二。俄夷之由旱路。實欲窺伺喀爾喀。以遂其將來蠶食之謀。咦咈之請隔數年或有要事。進京一次。迥非昔時可比。言似近情。心實叵測。蓋昔時住京洋人。因學算法。操縱由我。無慮為患。今則來去自伊。貪得無厭。若只顧了局。終有隱憂。況既准進京。則粵省欽差為贅疣。非但不似葉名琛之激烈貽誤。求似耆英之目前遷就。尚不能也。仍另有旨。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體察夷情。現籌撫馭一摺。並片奏俄夷欲由陸路赴黑龍江。復代各夷要請進京等語。已將斷難准行之處。於原片內詳斷批示矣。俄夷以現無船隻。水路難行為詞。顯係知我意在速了。故為迫促之語。分界一事。已越數年。該夷日久耽延。何此時忽形急切。現已加恩准其在海口通商。則通商自為先務。彼處之事。現有木哩斐岳幅經理。該夷若能寄信伊國。秉公勘辦。固為妥善。否則不必與聞。竟將通商事宜。赴各海口妥為料理。得霑利益。亦不負天朝加恩至意。分界一事。查勘需時。恐其耽誤通商。可將此意告知普酋。竟不必派人親

往。至外國人進京。皆係朝貢陪臣。若通商各國。原因獲利起見。近年海口事宜。均在廣東定議。即康熙年間。與俄夷會議互市。亦均在邊界定議。從無在京商辦之例。該夷來京。無論人數多寡。中國有何畏懼。實因與體制不合。上年普酋請許來京。尚且因接待禮節。向無章程。令其停止。何況咦咈兩夷。稱兵犯順。尤非恭順之國可比。此次准其接見大臣。已屬格外。豈能再准進京。現在減稅增口。大皇帝優待外國。已盡其道。普酋若不說合。只可聽咦咈回文。如不講道理。中國亦不以禮待。譚廷襄等亦已盡其力量。不能再辦矣。儻咦咈等以獲利無多。更有奢望。總告以不能再行奏請。其權總在廣東。即如減稅一事。可多可少。非天津所能定議。總須與廣東新任欽差商議也。咪唎堅欲遞國書。前已准其呈遞。此次必欲見有上諭。方肯呈遞。著譚廷襄等告以天朝體制。凡非朝貢之國書。往來均有定式。從不加以傲慢。況今咪國彼以禮來。我以禮往。儘可毋庸疑惑。譚廷襄等可摘錄此數語。以示該夷。告以奉到諭旨可也。總之夷人要求。斷無饜足。上次到津。即係開列多條。迨酌允一二事。亦即回帆。此次情形雖屬不同。而詳細章程。豈能在津定議。即如稅則輕重。貨物貴賤。非各海口不能知。廣東福建添設小口。亦必須到彼察看地訖。始能指定何處。不過天津已許之事。天朝斷不食言。其詳細節目。尚待外省商定。而大局決無變更。即為定見。若

必恣遂所欲。務令暢然意滿而去。恐其斷無此事。譚廷襄等恐
承指授機宜。諒不致受其恐嚇。稍露畏怯之情。被該逆窺破。愈
肆誅求也。

譚廷襄等又奏。咪酋自照覆後。尚無消息。俄酋既來探問。
自應即用俄酋說合。遂於初二日。約令俄酋前來。公同接
見。該酋仍言分界。及製造槍礮焚燒夷船等事。經 臣等再
三開導。以分界非勘不明。黑龍江既已派人。儘可在彼東
公商辦。何必在此了結。其製造槍礮。知是好意。現不需用。
無須多此一舉。焚燒夷船。係屬小事。既已許給海口通商。
獲利不少。毋庸再瀆。該酋應允。即照昨議辦理。至暎咈之

事。該酋甚為作難。據云暎咈所重。惟遇有要事。准令至京
訴述一節。蓋因歷年推委耽擱。每致誤事。今不准常川駐
京。不准按年赴京。若遇要事。准令至京訴述。即時定局。若
必不允。別事斷難商辦。並稱如願至京。必先行文。俟允准
後啟程。隨從數人。自備資斧。斷無別患。若係小事。伊等亦
斷不來。言甚迫切。 臣等復思夷酋至京。原多窒礙。惟現在
各省口岸既多。似不可不藉此設法駕馭。以弭邊患。仰乞
聖裁。又暎咈咪三國。大抵以口岸。及賠補兩款為要。口岸之事。勢
須一視同仁。暎咈如允退還廣東省城。另行請
旨賠補一事。甚為轇轕。已令俄酋妥為開導。俟其如何回語。再行

酌辦。
硃批。知道了。進京一節。已於前摺片內批示。
庚戌。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現在俄事漸可就緒。尚未全結。
咪則合於俄。而潛隨暎咈。自應用俄通咪。以制暎咈。遵
旨經權互用。妥為操縱。以期無誤機宜。惟各夷所求。本無一定。而
要皆事事與我不便。不得已從中採擇。應以維
國體。弭後患為先。即如到京一節。原多窒礙。 臣等叠經拒絕。
但揣其本意。不過因兩廣督撫。欲以不治治之。且肇衅實
情。種種不為上達。累次遷延推諉。故迫而出此。究係有求

於我。未為失體。若乘機妥為駕馭。制萬里於門庭。下情可
通。不致隔絕。隨時辦理。未始非制夷之一策。儻或不恭不
順。執其人。數其罪。閉關封貿。俾有所畏忌。顧惜其權操之
自我。似較兵至近畿。而後言撫者。其順逆難易迥然不同。
此 臣等所以於拒絕之後。因其固請。而後據實密陳也。現
因此事不能允准。探聞復有火輪船駛入。欲肆要挾。若謂
其必不敢犯畿疆。 臣等實無此把握。祇可刻刻嚴防。靜以
待變。伏思暎咈等。廣城未退。輒復句結北上。其情甚悖。不
遽勦而言撫。乃
皇上格外仁恩。 臣等因上年

畿輔旱蝗。貧民失業。易於浮動。五口省分。均未綏輯。且海運方至。牽制尤多。既非用武之時。又非用武之地。因而再三斟酌。駆俄咪以聯暎咈。設法羈縻。顧惜一時。遷就大局。非肯甘心受其脅制。所請之事。如俄夷欲以河為界。占我土地。業已拒絕。允為公勘。此外三夷。增口岸。賠搵累。皆從前已有之事。該夷貪得無厭。步步侵入。勢難全准。計惟以兵力拒之。察看動靜。再作轉圜。臣等統觀事勢。現時桀驁情形。遽難就撫。顧以近年辦法。敷衍了事。斷無是理。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情遽難就撫一摺。該夷堅請進京。不能允准之處。已於初三日寄諭。並批摺內詳晰指示。該督等

尚未接奏。又為此奏。未免過涉驚惶。現在暎咈兩夷。尚無回文。其肆意要求之款。正未可知。自應待其回覆。然後斟酌奏辦。譚廷襄等屢以允其進京為請。直似此事一准。其餘遂可不煩諄諭。豈知進京之請。半由俄夷因不允所請。特借暎咈為要挾。究之暎咈所重者在利。未必全重此事。亦當分別觀之。此時俄咪均未允准。何況暎咈。且看其回文如何。如必以實情不能上達為憂。再可告以此係遠慮。尚在他時。若論目前之事。必須到廣東商辦。設或日後廣東有不辦之事。尚有福建兩江總督浙江巡撫。皆可請為代奏。不至再有阻隔。其議自寢。然亦須觀暎咈回文。如果堅執。再以此言作為出路。不必先行諭知也。至謂增口岸。賠搵累。皆從前已有之事。從前所以認賠者。因中國燒其煙土二千箱。此次則該夷自行縱火。燒我民房。彼在應賠之例。俄咪兩國。均在天津。自有公論。中國認賠。實屬無名。至口岸自通商以來。十餘年未嘗議增。今已准其酌加二處。該督等何得謂以近年辦法。敷衍了事耶。屢次寄諭。至詳且盡。譚廷襄等但當悉心體會。不可急遽圖成。其減稅增口二事。須與言明。俟廣東事了結後。方能辦理。至欲拒以兵力。亦經疊次示諭。如果該夷先開槍礮。斷無不行還擊之理。若我先用武。則彼更有所藉口。必至肆其鴟張。愈難了結。沿海各省。何處非朕之疆宇。豈能不通籌全局。該督等慎勿輕聽帶兵將士之言。意在邀功。而不

思後患也。

壬子。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暎咈久無回文。臣等置之不理。惟藉籠絡俄夷。從中說合。乃該酋異常狡獪。欲借暎咈以使其私。挾制恫喝。一日數至。臣等不能遽斷為偽。亦不肯遽信為真。惟有以兵力拒之。默觀動靜。再作轉圜。隨於初五日傳令南北兩岸各營兵勇。普律出隊。並飭後路健銳火器等營。一併出隊。直至礮臺。旗幟器械。鮮明整肅。臣等復至礮臺。親自指揮。海岸十里。左右星羅碁布。軍容甚盛。該夷等既上桅桿。不時窺探。臣等隨遣員前往俄船。告以

所求之事。不能允准。並用言仍向開導。該夷始而忿怒。繼
而歡悅。據云。伊非不為出力。無奈咪咈持之甚堅。今因此
一端。遽致決裂。未免可惜。以後來船或有阻滯。咪夷遂同
滋鬧。須豫備。該委員告以兩國之事。已有端倪。若因咪
咈一併肫懇。兩年奔走。徒勞無功。豈不自誤。據云。伊亦無
法。且再行文關說。終恐無益等語。臣等察其情詞。仍難過
信。惟既稱行文關說。自當留此一路。看其有無轉機。至咪
咈狂悖無禮。攔江沙內外。火輪船隻。時常出入。倏忽變幻。
實難得有把握。
硃批。覽奏均悉。現在總無定局。殊少把握。應俟咪咈兩夷有覆信。

自可酌量機宜。藉以撫馭。
譚廷襄等又奏。再臣等正在繕摺間。復承軍機大臣密寄
四月初五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荷
訓誨諄切。臣等跪誦之下。欽服難言。伏思臣等奉
命辦理夷務。原圖綏服。祇因各夷萬分猾獪。英咈在粵。踞省會。擄
大臣。燒民房。狂悖之情。未曾一挫。深慮其狡焉思逞。而地
方漕運。所關尤要。不能不刻刻嚴防。何敢輕聽帶兵將士
之言。邀功而不思後患。惟有欽遵疊奉
諭旨。悉心體會。鎮定辦理。斷不肯先行用武。急遽圖成。

硃批。知道了。
黑龍江將軍奕山奏。飛咨黑龍江城副都統吉拉明阿。令
其速派妥員。往探夷酋信息。如得有確耗。星速馳報。茲於
三月二十四日。據該副都統報稱。是月二十一日。有夷酋
夾薩枯幅。差夷人密喀邀前來。報稱木哩斐岳幅。業經啟
程。現被江冰阻隔。約於四月初間到江。前往奇咭闊吞等
處。辦理要事。並言續有彌嗎薩枯幅。率領數百人。船。下駛
前來。如果將軍在此。一切事件。即可商辦等情。呈報前來。
伏思木哩斐岳幅。既有到江確信。自應趕緊啟程。於三月
二十七日攜篆啟程。前往會辦。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接到翰林院編修張庭學。自滬寄
來一信。內開。英咈咪俄四國夷酋。已於初十日至滬。日內
安排船隻。約計兵船。及大小輪船。有三十餘隻。該酋等。與
各國夷商會議。必要帶兵船。齊赴天津一行。求面見
大皇帝。訴陳苦衷。並面訂將來通商。大約動身日子。總在二月底。
三月初。並與華商云。此次往北。並無壞意。必求面見。若訴
一切。如該處官員極力攔阻。我等只好用武。總要親赴
天朝求見。方遂所願。其隨帶船隻。係英咈二國居多。此外咪俄
不過二船。夷酋亦係官卑職小。非若英咈二國之酋大有

兵權。又據該華商云。咪俄二夷。實係英夷邀來助虐。若能分之使離。以孤其勢。尤為要著。然此是將來辦法。現在最要緊者。該夷到津。切勿拒之太嚴。即有禮節悖謬處。亦只好視同猿猴。無庸苛責。苟得一見其所要求諸款。自可令其折回粵省商辦。儻必拒之已甚。未免激生他故。此在滬得之傳聞如是。臣聞該編修與在滬之殷富華商。俱為熟識。此次來信。所採訪各情。恐非無因。惟此信為驛路阻滯。接到太遲。該夷首等。果於二三月間北上。約計此時各已到津。既為訴苦而來。若至懇再三。或得仰邀

皇上懷柔遠人厚恩。寬其既往。

特派大臣賜之一見。妥為開導。使之帖然賓服。折回廣東。候　臣等會籌酌辦。

諭軍機大臣等。黃宗漢奏。採訪夷船欲赴天津。請勿加峻拒一摺。所奏與近日辦理情形。適相符合。該夷自二月三十日起。陸續駛到火輪船二十九隻。艇船三隻。均在海口停泊。間有小船駛入攔江沙內。尚不滋事。亦不騷擾海運船隻。現派譚廷襄。崇綸。烏爾棍泰。馳往大沽。與之接見。妥為開導。復派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酌帶京兵前往。暗地設防。備而不用。疊據譚廷襄等奏報。俄咪兩夷。均來接見。英咈夷酋。則僅有照會來往。俄夷所要求者。一為黑龍江分界。一為請准五口通商。咪酋所要求者二

條。以索賠平日損失貨物。請添浙江福建廣東口岸。欲補遞前年福建所遞國書三款為大宗。其餘皆係枝葉。因其情詞尚屬恭順。且英咈桀驁未馴。俄咪欲從中說合。正可用以轉圜。是以始雖與之辯論。旋亦酌允數條。俄夷所請分界。許其往黑龍江查勘。五口通商。准與英夷等一律辦理。咪夷所遞國書。已准其呈進。並准於廣東福建附近大口處所。各添小口一處。又欲減該國貨船噸鈔。皆准令回廣東酌議詳細章程。至咈夷所開十條。皆由俄夷轉述。其索賠兵費一條。欲於內地江河貿易一條。廣行天主教。給與照票。任其行走一條。派員進京一條。多與英夷來文相同。已令譚廷襄等據理拒絕。惟酌減稅則一條。英咈與咪。皆有是請。尚可量准。亦令譚廷襄諭知。令其回粵聽候酌議。至咈夷於廣西西林縣一案。猶嘵嘵不已。此則不過將來再費一番查辦。無足重輕。以上各條。自歷次理論後。英咈兩夷。尚無覆音。咪夷亦尚未滿志。而其藉口於必欲進京。即俄夷亦隨聲附和。兵船停泊。無非虛聲恫喝之意。該夷志在獲利。而所欲無饜。且俟其如何答覆。再作計較。斷不能使暢然滿志。惟有許其大略。仍以廣東為歸宿。俟有定議。再行諭知該督也。廣東已與開市。而夷人尚踞城中。穆克德訥。柏貴。均為所挾持。奏報及寄信諭旨。大約皆須該夷過目。不但不成事體。且控制機宜。無從下手。甚至與夷酋聯銜出示。尤不足服粵民之心。黃宗漢到粵

後。斷不可入省城。其穆克德訥柏貴等應如何設法。令勿與夷
人為伍。然後可以辦事。前已諭譚廷襄等與暎咈要約。令其於
四月內。退出廣東省城。如逾限不肯繳還。即調兵攻剿。絕其貿
易。亦尚未遽回廣。然省城尚有夷兵踞守。何得先議通商。柏貴
為夷挾制。辦理毫無把握。此時若不動兵。則城中夷目。斷不肯
去。若與動兵。又與天津現辦情形不合。只可先行備以虛聲。再
籌辦法。前據駱秉章奏。紳士團練。非經官司諭令。不敢舉行。必
俟新任總督到粵。為之主持。現在夷人不敢淩虐百姓。實畏粵
民強悍。又據羅惇衍等奏。已招募東莞等縣。及三元里等鄉。並
佛山九十六鄉練勇。密為防備。而聲勢尚孤。未可舉動等語。是

粵東民情。現在雖不舉兵。尚能足以自衛。儻該夷遵諭回帆。繳
城候議。自可息兵。如因不遂其求。遽啟戎心。不得不與用武。俟
旨遵辦可也。

癸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咪夷遣人知會。送交國書。由該
使臣杜磐等親捧前來。臣等當即接收。以禮相待。該使臣
詢問。約於何日可蒙
賜給回函。以便恭領。臣等答以不能擬定時日。俟奉
諭旨交下。再行照會。該使臣云。今日係專遞書。日後再來議事。當
即回帆而去。謹將原封書函。咨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至現在暎咈咪三酋。皆在攔江沙外。惟俄酋獨在攔江沙內。
探知暎咈各酋。每逢進口。必至俄酋船上見面。俄酋亦有
時前往海外說話。聯絡甚固。消息時通。俄酋為暎咈懇求
赴京。業已堅拒。該酋雖稱再為行文關說。未必可靠。亦不
便頻向催問。轉致持之益堅。咪夷忽來遞書。難保非即轉
換說合之計。惟臣等自上月十六日至今。與該夷等相持。
已二十餘日。其間情形變幻。倏忽不同。大抵俄酋陰為主
謀。暎咈恃強挾制。咪酋則兩相依附。一國之事。各國皆知。
詭計多端。合而圖我。此時暎咈回文。七八日不至。時令小
船測試河口淺深。或剷土挽桿。用千里鏡窺探村內形勢。

而續到米船。並不阻止。自係專待俄咪之事。如何定議。以
決進止。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代進咪夷國書一摺。披覽該夷所遞
漢字夷字國書各一件。以修好問安為詞。欲派其國全權大臣
駐劄京師。與俄夷之意相同。礙難允准。現既准其呈遞。自應賜
函答覆。用示羈縻。若夷酋詢問回函日期。告以大皇帝嘉爾前
在粵東。未曾助逆。數日內必當修書遞答。不必吐露他詞。如該
夷詢及進京一節。譚廷襄等即當如前答俄夷之語。告以天朝
體制。凡外國人許其進京者。皆係朝貢陪臣。若咪唎堅既是與
國。款待之禮。例所不載。既無章程可依。即恐禮貌未周。轉傷和

好之誼。此事恐難允准。其增口減稅。業經有旨。但須暎咈局定。
方能均霑利益。閱所進國書內。該國王竟自稱朕。實屬夜郎自
大。不覺可笑。該夷前曾鈔錄國書。給譚廷襄等看。其詞是否相
符。茲將漢字夷書。鈔給該督等數紙。惟夷書兩件。均未蓋用伊
主國璽。僅於漢字內墨寫國璽二字。此次回函。亦未使用寶。以
示相當。至暎咈各酋。時至俄船見面。俄酋亦時往海外通信。其
為串通一氣。已無可疑。譚廷襄等。不再催問。所見尚協機宜。如
咪夷以遞書為名。轉換說合。亦可探詢各夷情狀。藉作轉圜。

大亞美理駕合衆國伯理璽天德。姓布駕南。名雅各。恭函
專致於

大碩望良友
大清
大皇帝陛下。朕選拔賢能智士。姓列。名衛廉。遣往駐劄
輦轂之下。任以亞美理駕合衆國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
此 臣熟識凡屬我兩國興利除害之政。素諳我兩國交際
往來之事。兼悉朕心常欲堅定兩國永久和睦友誼之意。
朕知此 臣素行忠直善良。必盡心竭力。增修兩國之福。定
邀
陛下悅納。況此 臣特將本國和好之善願。上達
大皇帝。惟望
陛下俯加恩待。於其所代傳諸事。悉予深信無疑。朕惟有祈禱神
聖。佑
大皇帝福壽於靡既矣。肅此奉達。敬請
金安。我主耶蘇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即丁
巳年三月二十五日。合衆國大學士姓駕士。名呂士。在華
盛頓京都奉大伯理璽天德命敬書。

甲寅。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暎咈兩酋。遣人投文三件。據稱
因無全權大臣。又不准令有事進京訴述。即將礮臺交給
伊國把守等情。詞甚悖逆。臣等查礮臺諸事。久經豫備。委

晨復遣舊。赴俄酋處說合。尚未轉回。令該逆居然投文犯
順。勢已決裂。若伊進兵闖礮攻擊。臣等即應會督提鎮抵
禦。兵勇之氣甚壯。內河火攻等具。亦已籌備。

譚廷襄等又奏。本月初七日午刻。咪夷遣副使衛廉士等
攜帶條約前來。請與 臣錢炘和晤面。稱欲將十二年應行
變通之事。先商大略。再由該正使與 臣等公同酌議。臣錢
炘和當往接見。將前次所議各條。所以可准。及所以不可
准之故。復行剴切開導。此外無可變通。該副使深為領會。
分別存記。約俟來日再商。惟稱暎咈不甚講理。到京一節。
既不允准。恐難無事。臣錢炘和答以前曾定期接見。伊進

約不至。從接照會。亦曾具復。令伊訂期會晤。又置之不復。所請尚有何事。並未言明。貴國既為說和。應詢其究屬何意。以便斟酌。該副使應允。欣然而去。其俄夷處先已遣人往問。仍屬委員再來署商。迨至酉刻。忽有咲咈兩國火輪船八隻。駛入攔江沙內。與先已停泊之火輪船八隻。聯絡並泊。鳴鼓懸旗。又有舢板船約二十餘隻同至。察其形狀。似欲接仗。實係有挾而求。臣等參經料及勢必如斯。惟既未開礮。斷不令我軍先行動手。致啟釁端。該夷如果遣人說和。或俄咪二夷代為說和。仍當相機籠絡。儻竟決裂。即行攻擊。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等又奏。逆夷開礮。攻擊礮臺。南北兩岸大礮。一齊開放。擊壞夷船四隻。詎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砟礮轟傷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礮臺即時被占。現在後無攔阻。天津關係緊要。臣崇綸烏爾棍泰趕往防守。臣譚廷襄在新城一帶。扼要抵禦。並令臣錢炘和沿途設法沉船。以備阻隔。臣譚廷襄督兵不能制勝。咎無可辭。請旨將臣從重治罪。

諭內閣。托明阿。著賞給頭等侍衛。馳驛前往天津。會同譚廷襄辦理夷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卯刻。譚廷襄等奏。夷船聯絡並進。復投遞逆文。即料該夷欲行肆擾。尚冀其虛聲恫喝。乃午刻該督等馳奏。逆夷開礮。攻擊礮臺。雖經擊壞夷船四隻。詎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轟傷兵勇。礮臺被占。覽奏實深憤懣。現派托明阿馳往天津。會同該督布置一切。該員久歷戎行。可資贊助。該督等所調兵勇八九千人。並有馬隊。分劄新河新城等處。此時逆氛猖獗。礮臺後路。及天津前路。水陸一帶。均宜節節嚴防。著嚴飭提督張殿元。副將達年。扼要堵禦。一經得手。即設法攻奪礮臺。毋令久踞。崇綸。烏爾棍泰。回至津郡。即督率團練。激勵民心。實力防守。漕船停泊內河甚多。尤應妥為彈壓。毋令擾亂。譚廷襄

現令錢炘和沿途設法沉船。阻其上駛。若於海河上游。築壩束水。或決口旁洩。使下游水勢淺阻。則逆夷輪船。不能上竄。著譚廷襄酌量妥辦。屢據該督等奏。軍威尚壯。不期一戰而潰。殊出意外。譚廷襄自請治罪之處。著俟查明失利情形具奏後。再降諭旨。

又

諭。前經諭令西淩阿。統帶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前往山海關防堵。業經該都統等奏。先後進口。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昨日闖入天津海口。礮臺被占。京畿東路。應須設兵防堵。著西淩阿。查明營總珠克都爾帕木。那木濟勒多爾濟等。所帶三起四起兵

一千名。現抵何處。即飭前往通州一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至山海關防務。亦關緊要。仍著西淩阿駐劄防守。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礮臺被占。已派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赴通州一帶防堵。尚恐兵力不敷。著成凱。選挑綏遠城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管帶。剋日馳赴通州駐劄。聽候調遣。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逆夷闖入海口。占據礮臺。該督等現在督兵防剿。尚恐兵力不敷分布。著英隆。揀調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統帶。馳赴通州駐劄。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戕傷兵勇。礮臺被占。現派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前赴通州一帶防堵。著哈福那。迅將密雲精兵挑選五百名。派佐領恩成管帶。剋日馳赴通州駐劄。以資防守。毋稍遲誤。

又

諭。前令西淩阿等。備調察哈爾馬二千匹。本定四月內解京。著慶昀。即將前項馬二千匹。派員迅速解赴南苑牧放。並另挑選馬二千匹備調。毋稍遲延。

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占據礮臺。已派僧格林沁等。酌帶京營兵。一千五百名。馳赴通州一帶防堵。並調密雲兵五百名。熱河。察哈爾。綏遠城兵。各一千名。均赴通州一帶駐劄。官兵需支口糧。應於通州設立糧臺。著張祥河。梁同新。即派通永道錫祉。趕緊妥籌辦理。毋稍遲誤。

又

諭。寄諭盛京將軍慶祺。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端。浙江巡撫晏端書。山東巡撫崇恩。

昨據譚廷襄等馳奏。逆夷船隻。闖入天津海口。戕傷兵勇。將礮臺占踞等語。𠲿咈二夷。在粵東犯順。復敢駛至天津。要求無厭。俄咪二夷。托說合爲名。以濟其要求之念。業經譚廷襄等委曲理諭。並有酌量加恩之處。而𠲿咈兩夷。未遂其欲。突肆猖獗。情殊可惡。該夷既敢在天津猖獗。所有奉天。山東。江蘇。閩浙。各省海口。難保不肆意侵犯。著各該將軍督撫等。隨時偵探。於水陸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設防。總須於夷船未到之先。有備無患。是爲至要。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奏。探明天津海口之北。有塘兒溝。大清河。小清

河等口。天津之南。有大山、利津等口。海運米船。設有阻滯。即可就使收泊各口。再行設法剝運。並據崇恩奏、夷船北來。意甚叵測。如有續到漕船。飭令挽入偏僻海口。暫行停泊守護。俟探明天津情形。或仍催趲前進。或截留設法起運。再行分別籌辦各等語。現在𠸄咈兩夷船隻。業經駛入天津海口。官軍接仗失利。礮臺已被占踞。該夷桀驁性成。欲以礮臺為要挾之具。一時未必即能退出。此時海運米石。已入口者、不過五十餘萬石。此外均在放洋。尚未到口。著譚廷襄、崇恩各飭所屬查察。已進天津近處小口者。即著文彩等相度情形。由內河設法剝運赴通。其在山東境內小口收泊者。著崇恩飭屬酌量地方。或囤積倉廒。陸續由運河、運至通州。或俟探明天津事定。再令由海前進。並飭沿海文武、查有米船北駛者。即令挽入偏僻海口。一體停泊。相機妥辦。以免貽誤。

又

諭、前據黃宗漢奏、夷船欲赴天津。請勿峻拒。當將夷船到津後辦理情形。詳細寄諭矣。詎料𠸄咈兩夷。於初八日投文。欲將礮臺交伊經管。並至天津。未及回文。已即開礮。我兵失利。礮臺旋被占踞。狂悖已極。前令譚廷襄等、要約該夷、於四月內退出廣東省城。仍可相安無事。若不交出。五月中必當攻打省城。該夷城內兵丁。必至受傷。該夷並無回覆。又在天津犯順。原應攻打廣

東省城。以示懲創。惟一經用兵。彼必駛往他處。肆其報復。設被另占一處。更多掣肘。只可暫緩進攻。且看俄咪二夷。日內有無投文說合之事。再作計議。該督仍俟旨遵行。至粵東已與通商。是否如前惕服。抑或民人尚多疑畏。貿易較稀。柏貴等在城。能否與黃宗漢相見。該督能否設法援救出城。使不受吧夏哩等挾制。柏貴既信伍崇曜之言。推與開市通商。又任聽該夷駛至天津。肆其兇悖。實屬毫無把握。此時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以贖前愆。並著黃宗漢傳旨諭令知之。現在各海口、業已通諭嚴防。而廣東香港。為該夷巢穴。夷船紛集。並恐天津與彼攻擊。復在粵東肆其滋擾。著黃宗漢聯絡紳民。加意嚴防。是為至要。

丙辰。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奏、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伏查現辦夷務。節奉

諭旨。飭令羈縻。並不得先行開礮。致有藉口。臣等恭經通飭欽遵。比否該夷投遞逆文。未及數刻。即有大輪船闖近北礮臺。轉身開礮。先擊南礮臺。使兩礮臺皆不得力。迨後北礮臺回擊續進之船。南礮臺亦回擊在後之船。彼此互擊。約兩時之久。夷船受傷已六七隻。祇因後船並進。砟礮併裂。先將北礮臺之頂揭去。後將遊擊沙春元礮傷。洞腹腸出。坐時陣亡。其南礮臺都司陳毅、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堂、外委石振岡等、亦登時陣亡。兵既不能立足。勇即相率

退散。臣等在從督戰。立斬二人。仍不能遏。此兩礮臺失利被占之實在情形也。礮臺既失。大勢不支。即臣等居住之處。亦子落如雨。不能再駐。因思郡城關繫緊要。公同商酌。臣崇綸。臣烏爾棍泰。先回保護。臣譚廷襄。臣錢炘和。就近在新城一帶。招集兵勇。計圖沉舟以隔水路。惟郡城鱗次櫛比。關外尤為叢雜。一經烽火。斷不可恃。此時夷船難保不即深入。是以一面沉船。一面商籌辦法。因思沙船雲集。其中上海甯波商夥。在滬多與該夷商交易。隨囑江浙兩幫進。飭令紳董查詢。據稱伊等船隻。均將受累。情願自以已意。前往夷船。告以不必開礮。以保伊等船隻。有話再商。並遣員往探俄咪。暫作緩兵之計。據覆仍願出為說合。伏思咦咈雖悖逆應誅。而津郡形勢。斷難戰守。似須終歸撫馭。再現在設法堵禦郡城。兵力單薄。可否添調京兵。祇候訓諭施行。

譚廷襄等又奏。現在該夷船泊礮臺。並未前進。亦未傷害村莊。而天津人心。已覺驚惶。紛紛遷徙。不得已。親加安撫。並沿途撥兵防禦。惟郡城無險可守。種種難恃。生靈億萬。關繫甚重。現在仍有俄咪說合。雖必要求無厭。較之用兵。究有把握。惟有仰懇天恩。垂念咽喉重地。准臣先為羈絡俄咪。仍示羈縻。俟托明阿到

後。再行妥為商酌布置。至築壩束水。及決口洩水二節。海河甚深。潮水時時漲落。與別河不同。似難見效。容再斟酌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礮臺失事情形。並俄咪二夷仍願說合。懇准羈縻等語。逆夷於初八日。闖進北礮臺。轉身先擊南礮臺。使兩礮臺皆不得力。復開放作礮。以致游擊沙春元等陣亡。兵勇潰散。礮臺被占。譚廷襄督辦天津防務。調度無方。著先行革職留任。拔去花翎。以示薄懲。提督張殿元。副將達年。皆在海口。並大沽協副將有專轄之責。當夷船闖進之時。曾否接仗。何員首先潰敗。著譚廷襄查明參奏。現在該提督等帶兵紮營何處。國瑞等所帶馬隊。進紮新城一帶。何以不趕緊接應。京兵有無受傷。京營礮位。失去若干尊。現在如何布置。該督等招集兵勇。尚有若干。摺內均未詳敘。著即查明具奏。此時夷船雖未前進。然逆跡鴟張。儻守禦不力。難保不乘虛深入。自應於礮臺後路築營。以為前敵。未可退守府城。致前路空虛。毫無阻隔。所稱上海甯波商人。情願自往夷船。告以不必開礮。以保船隻。有話再商等語。自係業經卸米回空出口之船。其未曾收口。重載漕船。仍當遵昨日諭旨辦理。若仍由天津海口前進。恐被搶掠。或按船索費。得不償失。不如駛進偏僻口岸。再圖剝運為妥。俄咪前次說合。迄未定局。今既肯再為說合。自可仍用轉圜。為緩兵

之訛。添口一節。譚廷襄等。尚未告知咪夷。此時自應告知㖡咈所求各款。如遣使進京。及傳教夷人准在內地游行兩事。在彼並無利益。無非擾亂中國。斷難允准。此外利之所在。尚可斟酌辦理。且看俄咪轉述如何。再行奏聞。現調京兵一千五百名。在通州以南駐劄。取其距津不遠。距京亦近。設有緊要。原可馳往援應。此時大沽一帶兵勇。為數尚屬不少。且本有京兵在內。全在布置得宜。方有把握。托明阿即日到津。可與商酌。即國瑞等。亦當會商布置也。該督等前給㖡咈兩夷照會。著鈔錄呈覽。

丁巳。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臣因夷船未經上駛。後路情形緊要。由新城沿河。相度布置。復行折回。在適中之葛沽。督行駐劄。分籌戰守。第統觀事勢。細察夷情。有不能戰。不易守。而不得不撫者。敢為
皇上敬陳之。礮臺既失。營盤被焚。利器悉為所據。雖有兵勇。不敢進而仰攻。且一入內河。夷礮所至。兩岸一二里內。不能駐足。擡槍擡礮。不能傷及其船。其不能戰者一。萬斤及數千斤之礮。轟及其船板。僅止一二處。尚未沈溺。而北礮臺三和土頂。被轟揭去。南礮臺大石鑲砌。塌卸小半。礮墻無不碎裂。我之大礮。不及其勁捷。船礮兩面齊放。不能躲避。其不能戰者二。河無阻隔。築壩洩水。皆難見效。以石沈船。現已趕辦。上流壅遏為患。並恐潮水長落掣動。其不易守者

一。附城船已塞滿。岸屋鱗次櫛比。人衆戶繁。兼多游手。其不易守者二。至接仗失利之後。仍復言撫。其難尤甚。第未船仍未阻止。似有可撫之機。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不得不再加斟酌。臣非膽怯欲撫。祇因明知不能戰守。而勉强為之。後患不堪設想。是以復遣委員卞寶書。張振能。前往俄咪探詢。如何說合。並給與照會。告以接仗之後。從前所議。皆另行請
旨。方可照辦。茲聞該夷舢板漸入。探測水勢。已飭提鎮在下游設法抵禦。臣在上游督同辦理。所有詳細情形。囑臣崇綸赴京面奏。聽候
指示機宜。

譚廷襄又奏。再署天津鎮總兵候補副將達年。署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駐劄礮臺。提督張殿元。駐劄北岸礮臺之後。未能防護。副都統富勒敦泰。駐劄于家堡。督帶礮營。礮位營盤。均皆失陷。相應附片奏參。請
旨分別懲辦。其陣亡之天津右營遊擊沙春元。署鄭家口營遊擊都司陳毅。候補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陞。外委石振岡。均懇
天恩。俯准從優議卹。其餘將弁兵勇。應議應卹。俟查明另行彙辦。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譚廷襄等奏。俄咪二夷。仍願說合。當諭知該

督等。除遣使進京。及在內地傳教兩事。斷難允准外。其餘利之所在。尚可斟酌辦理。且看俄咪轉述如何。再行奏聞。本日據該督奏稱戰守兩難。仍宜用撫。已派員往俄咪探詢等語。想日內必有回覆。此時崇綸即欲赴京。一切機宜。俟崇綸到後。再行指示。該督即遵照昨奉諭旨。妥為布置。俟俄咪轉述有信。即行奏聞。該督現駐葛沽。與昨所諭前敵築營之旨。尚屬相符。本日復諭知僧格林沁。一俟密雲官兵。行抵通州。即飭馳赴天津。歸托明阿統帶。著即相度地勢紮營。以資防禦。該夷探測水勢。均係舢板。自非如輪船之迅疾。當可易於阻止。且恐此項測水之船。復有俄咪在內。則轉圜之說。仍屬空言。尤應督飭提鎮嚴為防禦。另片奏參署天津鎮總兵達年。署大沽協副將德魁。提督張殿元。副都統富勒敦泰。均著革職。仍留營督帶兵勇。以觀後效。陣亡之遊擊沙春元等五員。自應從優議卹。惟現在撫局未定。未便宣示。俟天津夷務完竣。再行明降諭旨。

又

諭。前因夷船占踞海口礮臺。除派僧格林沁酌帶京兵外。並調密雲等處官兵。赴通州以南駐劄。聽候調遣。昨據譚廷襄等。陳奏礮臺被占情形。內稱。津郡兵力單薄。可否添調京兵。本日復據奏。礮臺既失。營盤被焚。利器悉為所據等語。夷船既入內河。防守津郡。自係要着。京營兵已無可再調。前調之密雲兵五百名。

不日即可行抵通州。著僧格林沁。瑞麟。即飭令前赴天津。交譚廷襄。托明阿。分撥布置。以資防守。

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探聞海口有火輪船數隻。倏忽內駛。行走甚速。沿河雖有兵勇。僅帶擡槍鳥槍。萬難阻遏。上游正在辦理沈船。未經全竣。事機緊要。焦急萬分。隨即星夜趕至近城一帶。督同臣錢炘和。及天津道。趕緊沈船。其沿河兵勇。逐節均有豫備。惟中無阻隔。恐不能斷輪船之路。惟有在沈船處所。添兵守禦。較為得力。臣譚廷襄。與臣崇綸等。先經商酌。臣崇綸赴京。面奏詳細情形。茲值防範喫緊。未便遠離。不敢以具奏在前。稍事拘泥。現仍會同辦理一切。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早間。因譚廷襄昨有請調京兵之奏。特命僧格林沁等。俟密雲兵五百名到通州時。即飭前赴天津。頃又據譚廷襄等來報。據稱。沿河兵勇。萬難阻遏。仍請添調京兵。豈初十日寄諭。至今尚未接奉耶。現復諭知僧格林沁等。俟察哈爾官兵一千名到通州。派得力之員管帶。飭赴天津。一併歸托明阿分撥布置矣。惟此二項官兵。一時未能到齊。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所帶馬步隊京兵。本有二千。何以不聞接仗。亦不見其扼守何處要隘。現在僧格林沁所帶京兵。原為京師保障。豈能

盡赴天津。若如所請。則國瑞等所帶。皆不足恃。豈有如此辦法。此項京兵。即有傷亡。為數當尚不少。加以張殿元。達年。皆有本標之兵。何至如此一日數驚。張惶無措。托明阿。又歷戎行。素稱勇敢。此時當已抵津。即著妥籌調度。該夷現雖乘船駛進。而陸路亦應嚴防。若以步兵練勇防河路。而以馬隊防陸路。布置更為周密。富勒敦泰。營盤失陷。張殿元。達年等。不能防護礮臺。業已降旨革職。即國瑞。珠勒亨。同退卻。亦難辭咎。若再不力為防禦。或致別有疎失。自問當得何罪。前譚廷襄屢次奏報。總言兵勇聲勢甚壯。迨一經潰敗。即毫無籌畫。事前既無布置。今又如此恇怯。即使再添精兵。何能有益。著即與托明阿。國瑞。珠勒亨等。妥速籌辦。務使郡城得保無虞。方可徐圖議撫。若再有貽誤。致失事機。朕惟有執法懲治。不能寬貸也。

又

諭。本日因譚廷襄奏請添調京兵。業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將前調之密雲兵五百名。於抵通後。即飭赴天津防堵。旋據密雲咨報。此項官兵。已於本日啟程。並據譚廷襄等覆報。夷船倏忽內駛。籌防緊要。仍請酌撥京兵。星夜來津等語。現在京兵已難再調。惟察哈爾三四起兵一千名。本日據西淩阿奏。已派員馳赴永平府等處。截回通州。此項官兵抵通後。並著僧格林沁等酌派得力之員管帶。飭令前赴天津。聽候譚廷襄。托明阿等調遣。僧

格林沁等。駐劄通州。原以保衛京師。設津郡事機緊急。必須親自前進。亦祇宜於楊村蔡村等處。擇要駐劄。庶於京師相去不遠。而於津郡呼應亦靈。至此項官兵。調赴津郡。僧格林沁等軍營。兵力太單。所有直隸通永等鎮官兵。相距尚近。即著酌量調撥。以資防守。

察哈爾都統西淩阿奏。奴才統帶察哈爾頭起官兵五百名。於四月初八日。抵至山海關。即於初九日。親詣海岸覷視。並詢據海邊民人言稱。並無夷船往來。查看石河海口。現當夏令水勢正旺。設有夷船駛至。甚為險要之區。而秦王島水勢堪以停泊。亦屬要隘。石河海口迤東窪子地方。現有山海關駐防官兵一百名。安營防堵。並有綠營官兵。看守礮臺四座。惟自石河海口迤西至秦王島二十餘里。雖有綠營官兵。看守礮臺二座。並無安營駐劄官兵。奴才於適中之地。尋採高建莊地勢較高。距石河海口約五六里。距秦王島約十里許。二起官兵五百名。於初十日亦抵山海關。奴才即帶同頭二起官兵一千名。在高建莊地方安紮營盤。又在高建莊迤東迤南。尋採營盤地方二處。均屬高敞。且距海較近。俟三四起到關後。每起安紮官兵五百名。每營相隔約二里許。以期互相聯絡。再詳查石河海口迤東迤西二三里礮臺六座。共設有八千斤銅礮一尊。五千斤

銅礮一尊。六千斤鐵礮一尊。一千五百斤鐵礮一尊。一千斤鐵礮二尊。五百斤銅礮五尊。既有綠營官兵看守。仍飭該山永協副將關立。添派弁兵。嚴密看守。

硃批。知道了。

西淩阿又奏。四月初十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九日奉

上諭。前經諭令西淩阿。統帶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前往山海關防堵等因。欽此。查察哈爾三四起官兵。尚未抵至山海關。當即差派滿營五品頂帶花翎驍騎校伊什貢布。五品頂帶藍翎色布什新泰。星夜赴永平府等處。勿論三四起官兵行抵

何處。遵

旨趕緊截回通州一帶。聽候僧格林沁調遣。一面飛飭三四起營總珠克都爾帕木那木濟勒多爾濟等。欽遵辦理。令三四起官兵。既經遵

旨截回通州一帶。其頭二起官兵。暫另行飭令移營布置。以期聯絡而重防守。

硃批。知道了。

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於拜摺後。原擬移駐東莞縣城。嗣飭委紳士。馳勘省城東北一帶情形。查東莞縣城。瀕臨大海。距省

一百三十餘里。舟楫相通。祇可設立分局。會同香山新安兩邑。激勵鄉團。為進攻香港之路。復查距省九十餘里之花縣。為南海番禺清遠從化三水增城六邑孔道。城小而固。據省上游。居高臨下。背山面野。由陸路長驅。可達省會。尤為控馭要地。臣等不敢拘泥前奏。即於三月初一日。取道南海縣屬之九十六鄉。直抵花縣。連日接見各鄉團練局紳董。宣示

上諭。並責以道光年間。各紳民曾蒙

聖諭嘉獎。此次夷人背約踞城。何以全無義旅。敵愾同仇。據該局紳等僉稱。上年十一月間。夷人攻城之時。各局團練均帶

領鄉勇赴援。於十四五等日先後到城。維時夷人雖已入踞觀音山。而西南城仍有官兵把守。猶可一戰。迺接奉地方官劄諭。各鄉約束子弟。不得來城滋事。並諭不准鄉勇一人入城。該勇遠來。無可棲止。又奉地方官明諭。不得不退回鄉里。自行防衛。至十二月間。該夷挾令地方官將城中督撫廣協三標及滿漢八旗兵械。一律收撤。並委員傳信下鄉。令各團局繳納軍械。局紳等因通行團練。係欽奉

諭旨辦理。是以未肯遵繳。迨正月間。有夷兵數十人。內有騎馬夷目三名。出至城北二十里安良局之望岡地方游逛。經鄉勇出隊追逐回城。該夷聲言必到北路報復。各鄉因此防

守加䖍。每念國家深仁育養。二百餘年。亟思勦夷自效等語。臣等察其情詞激切。出於至誠。且衆口同聲。頗屬可用。現在臣等督同各局紳民。多方布置。潛圖香港。以擣其巢穴。沿海藏艇。以擾其往來。或令鄉民標貼長紅。以奪其氣。或令兵勇暗匿城內。以探其情。解散內奸。離間各國。向來夷性多疑。務使其昕夕不安。方易得手。臣等擬於三月二十五日。進駐距城四十里之江村地方。偪近省城。以便策應。一俟器械齊備。練勇雲集。即各路同時並舉。力圖恢復。再此次夷人盤踞城內。數月之久。拆毀民房。擄掠子女。恣睢暴戾。無所不為。粵民創鉅痛深。有誓不與通商之意。必須俯順輿情。停其貿易。一面設法嚴斷接濟。奪其所恃。該夷如果悔罪輸心。然後更定章程。庶可潛消禍患。至臣等前次奏明刊刻關防。以資號召。緣人心憤夷已極。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來。每諱言夷務。甚至文移公牘。稱夷務為洋務。又稱為外國事件。不敢斥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應於關防內。明刊辦理夷務字樣。方足鼓舞人心。現經刊刻完竣。業已隨時蓋用。

羅惇衍等又奏。再已革四川道員俞文詔。籍隸安徽。因販茶為業。遂家於粵之西關。夷務與伊無涉。乃伊襲戴翎頂。

挺身與夷人交結。力詆新放督臣。不能了事。致該夷馳往蘇州上海等處投遞文書。肆其要挾。現在日日進城。以商量公務為詞。而每事奉承夷人。依阿鄙賤之態。士民無不切齒。相應請旨飭下督臣黃宗漢查明參辦。以正人心而作士氣。至布政使銜伍崇曜。雖不時進城。惟伊以洋商起家。則商辦夷務。是其本分。查尚無句通劣蹟。然由洋商積貲而成巨富。自當竭力捐輸。以濟軍需。又前任鹽運使潘仕成。編修潘斯濂。葉炳華。皆有富紳之目。亦應請旨飭令該員等捐貲助餉。則闔省人心。更為踴躍。

羅惇衍等又奏。再臣等招集義勇。舉事伊始。屢勸各官速離省城。使該夷無可挾制。且便相機進勦。惟署布政使周起濬。馳赴臣等駐劄地方。商量一切。意見相同。暫署巡撫江國霖。素性貪巧。失去庫項。不知愧懼。猶復首鼠兩端。每月逢一之期。率各官與夷人會面。受其約束。前到花縣二次。但求臣等緩攻。深恐得罪夷人。故不回省城。亦不肯暫留花縣。臣等為大局起見。因梧州尚未收復。西江緊要。勸其前往督師。以資統率。彼仍遲疑未決。署按察使蔡振武。諂媚夷人。事事迎合。該員本降補知州。捐升道員。未經指省分發。廣東以之署事。既不合例。以之驟署按察使。尤覺

駭人聽聞。該夷視為大員。挾以彈壓百姓。竟於三月十六日。與粵海關監督恆祺。俱羈留撫署不放。勒銀四萬餘兩。補償修葺該夷所住將軍衙門。及四處城樓之用。署總督柏貴。屢出告示。曉諭商民。有中外一家等語。夷人反輕侮之。與將軍都統同被拘管。鹽運使鰲椿。糧道王增謙。於上年十二月。遷往南海縣屬之佛山鎮。辦理局務。尚能行止自由。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嘆咈兩夷。在天津要挾。尚有俄咪兩夷說合。諭令黃宗漢將攻打廣東省城之事。暫緩舉行。原、恐一經用兵。則沿海地方。必有夷船尋仇報復。而與天津現辦情形。事出兩歧也。本日據羅惇衍等奏。移紫花驛。激勵紳團。並密籌布置各情形。粵東士民。敵愾同仇。忠義可用。當該夷攻城之時。地方大吏。不能借以為加。轉行阻止。原屬坐失事機。現在天津雖仍議羈縻。廣東則係紳民義憤。與官兵暫緩攻打之意。本不相妨。且使該夷知眾怒難犯。而將來官為轉圜。亦可使之知畏知感。前令譚廷襄等。告知該夷。限四月內繳還廣東省城。一交五月。即興兵攻打。並絕嘆咈二夷沿海貿易。業已寄知黃宗漢。該督行抵粵境。定與羅惇衍等會謀此事。如該侍郎等。業已舉行。該督到時。務當多調兵勇。嚴以自衛。防其報復。如尚未舉行。亦須與羅惇衍等密商。操必勝之權。然後舉發。使該夷先鋒稍挫。然後

地方官出為調停。較易就範。省城夷人無多。自不難於驅逐。香港為該夷貲貨所聚。兵船精悍。恐急切難圖。即使燬其巢穴。而將來肆意索賠。更難了局。著該侍郎等。於克復省城後。作為進攻香港之勢。然後黃宗漢出而調停。保全其貨物。將來該夷遇粵。既畏紳民。仍感該督。庶可恩威並示。京師距粵東遙遠。文報遲延。其中操縱機宜。著黃宗漢與羅惇衍等。密計施行可也。現在嘆咈二夷在天津。因要求不遂。已於初八日。先開大礮奪我礮臺。雖未深入。仍用俄咪二夷為說合。以肆其要求。但其所欲無厭。故天津羈縻。亦未有把握耳。另片奏江國霖等媚夷情形。深為可恨。柏貴種種畏葸。毫無振作。惟係巡撫大員。將來事定之後。朕自有權衡。至藩司以下。皆黃宗漢屬員。即可隨時懲辦。著將江國霖。先行撤任。一面派員署理。一面據實嚴參。蔡振武。本不合例。亦著一併撤參。已革道員俞文詔。以膏寫革員。冒用銜頂。甚至造作蜚語。通同夷人。情尤可惡。著黃宗漢即行查拏。從重懲辦。伍崇曜。潘仕成。及潘斯濂。葉炳華等。均係著名紳富。著該督等。即飭捐貲助餉。以為士民之倡。羅惇衍等摺片。著鈔給黃宗漢閱看。

戊午。工部尚書文彩。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奏。

沙船向由大沽海口出入。雖有窩河小口。距津較遠。頗難剝運。現於四月十一日申刻。據江蘇署糧道宋鈞面稟。江

蘇鈕隆盛沙船一隻。耆民陳思國稟報。四月十一日早潮進口。駛至礮臺下。突來夷人小船兩隻。每船數十人。各持刀械。將在船衆人趕逐上岸。船被擄去。人已受傷。搶去漕米九百餘石。並稱放洋北上時。見山東所屬登州地方石島俚島一帶。住泊沙船數百隻。不敢行駛等語。該夷占踞海口。逞強攔阻。船戶等勢必聞風避匿。不敢前進。臣等公同商酌。與其遠泊島外。恐有疏虞。莫如駛入東境。就近收驗。誠如

聖諭。在山東境內收泊者。著崇恩飭屬酌量地方。或囤積倉廒。陸續由運河運至通州。相機妥辦。以免貽誤。臣等已遵

旨飛飭山東撫臣崇恩飭沿海文武。敬謹照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入海口。礮臺被占。諭令文彩等將未經進口沙船。妥籌辦理。並諭崇恩查明山東各海口收泊米船。設法起運。本日據文彩等奏稱。江蘇鈕隆盛沙船一隻。於十一日進口。被夷人將船擄去。搶去漕米九百餘石。據該沙船耆民稱。北上時。見有沙衛米船數百隻。在山東石島俚島一帶停泊。未敢前進。著崇恩即派妥員。分赴各口。查明停泊米船。共有若干。應如何囤積倉廒。陸續由運河運至通州。或俟天津事定。再行由海前進。妥籌辦理。並先飭令各海口文武。將停泊各船。設法保護。無令稍有疏失。從來船隻。並著知照勿令徑赴天津。其直隸各小口。有無沙船停泊。著譚廷襄飭屬詳查。應如何設法運通。即著文彩妥為籌辦。現在崇綸會同譚廷襄辦理夷務。海運事宜。係文彩專司。著仍駐津城。俟查驗米石完竣。再行來京。未到米船。如均在山東境內。天津無可查驗。俟東省議定章程後。應否飭令江浙糧道前往山東各海口。查收米石之處。並著文彩譚廷襄崇綸崇恩。屆期酌辦。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咸豐八年。戊午。四月。庚申。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泰頭等侍衛托明阿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該夷大小火輪船七隻。帶舢板多隻。直入內河。惟恃沈船之處。稍為阻隔。乃甫經辦完。水大溜急。即已沖去二隻。夷船迅速乘潮而上。復起除數隻。開通前進。居民紛紛遷避。勇已潰散。情形如此。臣現帶兵弁。不過千名。又國瑞所帶馬隊五百名。一經交仗。船礮兩面開放。必致百萬生靈。立時不保。且郡城殘破。設竟直抵北河。情形更不堪設想。臣譚廷襄業已派員持令。飭將北運河隄。決口洩水。並令珠勒亨富

勒敦泰帶兵扼守河口。以防內犯。至先經遣委員前往俄咪。因被海口阻隔耽延。今始取到清字回文。大意或派全權大臣來津。或准進京。仍執前說。謹將原文恭呈

御覽。

俄羅斯回文。

既求本職商辦。自應遵覆。一四國使臣。必欲進天津城商辦事件。二諸務辦結後。必欲進京。若不面見

大皇帝亦可。但當與大學士等辦論。請派全權大臣來津議事為要。使臣進京。並無可畏之處。隨帶差委人數無多。不然。恐咲咈兩國。帶兵闖入。此外並無另行商酌之事。統希詳查。

譚廷襄等又奏。再本月十三日。復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二日欽奉

上諭一道。跪誦之下。臣譚廷襄萬分惶悚。此次兵勇。海口潰散。惟臣譚廷襄。臣國瑞。各有原帶兵五百名。未被沖散。餘皆零落。並無鍋帳。不能屯駐。且招集僅止二千餘名。不數分撥。以致未能周密。現在除北岸珠勒亨。富勒敦泰。收集之兵。飭令扼守北河外。臣與國瑞所帶之兵。暨提鎮招集之兵。分布近城地面。水陸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駛入內河。並呈遞俄夷來文各摺片。覽奏殊堪憤懣。該夷先起兵端。狂悖至此。以情理而論。直

不能再與說合。惟有斥回廣東。與之一決。所以仍俟俄咪回信者。因念天津為近畿重地。姑與轉圜。以為緩兵之計。乃俄夷來文。仍執進京為說。又欲在天津府城會議。設令該夷恃強占踞。豈不蹈廣東覆轍。此皆萬不能行之事。該督等所稱。仍示羈縻。究竟如何辦法。豈事事允准。遂為羈縻之法耶。至沈船阻水。原須節節設備。斷非一二處所能阻隔。且兩岸必須有兵防守。庶使該夷拔船起石之時。岸上即可轟擊。今覽該督所奏。似此單層一道。岸上又無兵勇。致有此失。殊堪痛恨。據稱將北運河隄。決口洩水。能否使夷船涸淺。不至深入。至分布兵勇於近城一帶。固係防其內犯。然自近城至海口百餘里。豈遂置之不顧。任

聽該夷句結奸匪○要脅良民○私通貿易○日久相安○豈不以大沽為香港○而以天津為廣州○將來何能驅之使去○該督等○於夷務辦理月餘○毫無把握○迨事機決裂○又不能遠守○而節節退避○設竟聞入城中○該督等又將作何收拾耶○京營官兵○惟國瑞所帶○未被衝散○則珠勒亨所帶○自必亦已敗退○着即查明○據實具奏○本日據許乃普奏○懸賞募勇○襲擊夷船○是否可辦○着將原摺鈔給該督等閱看○如可採擇○亦足懾該夷之膽○其另片所稱○稽察奸民○安插水手○並康兆綸奏○招集水手○編為義勇各等語○如海運船隻○尚未出口○則照此辦法○亦可潛消隱患○原摺片○均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譚廷襄等○屢次奏請添調京兵○節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將密雲兵五百名○察哈爾三四起兵一千名○調赴天津○本日據譚廷襄等奏○該夷大小火輪船七隻○帶舢板多隻○直入內河○經該督等○沈船下石堵塞○不料夷船乘潮而上○仍復開通○居民遷徙○兵勇潰散○扼守北河○及分布近城地面之兵○為數無多○現在導水旁洩○以涸其船各等語○覽奏實深憤懣○業經諭令譚廷襄等○設法抵禦○並於津郡以北一帶水路○偵察嚴防○以資補救矣○夷船此次恃強○直入內河○兵勇懾其虛聲○紛紛潰散○幾至逼近津城○不知該夷雖船堅礮利○為數究屬無多○且係入我重地○豈遂無制伏之法○兵家因地制宜○或囊沙以遏流○或沈石以阻船○或決隄以洩水○總在用我之長○攻彼所短○使其伎倆無所施○方為得計○譚廷襄等○於守禦已無把握○僧格林沁○久於行陣○着即相度地勢○默運機宜○於天津以北○密為防備○聞武清縣之王家務○天津縣之筐兒港○兩處引河○皆可歸入寗河縣之蘆台入海○由此洩水○即可使夷船不能再行前進○並着妥籌辦理○至現在兵勇○數既無多○前調之兵○一時未能到齊○恐尚不敷調派○如需添調京兵之處○並着僧格林沁等○酌量奏調○以資防守○

工部尚書許乃普奏○竊西南各夷○由上海駛入直沽海口○已及月餘○當此軍需方亟○海運未竣○通籌全局○自當以撫

為上策○惟夷情反覆○或恐愈撫愈驕○說者謂○必能戰而後能撫○固屬不易之理○然該夷船堅礮利○不獨水戰難以必勝○即使舍舟登陸○而該夷專恃火器○亦不值以京營勁旅○輕試其鋒○臣愚以為該夷之畏民○甚於畏兵○而民情之貪利○甚於貪生○前次夷船入粵○屢為粵民所敗○伏而不敢動者數載○此夷人深畏百姓之明證也○粵東團練○凡斬一夷人首級來獻者○賞洋銀一百圓○以此人人思奮○此重賞必有勇夫之明證也○前次賊竄天津○知縣謝子澄○倡率團練○復有本地富戶張錦文○傾貲募勇○並招沿海打鴨戶數千人○大挫賊鋒○賊始遁赴楊柳青○此津民可用之明證也○方

今之計。莫如將各兵移駐天津府城內外。堅壁清野。以逸待勞。既不遽撫。亦不輕戰。一面密諭紳富設團募勇。或劫夷船於水中。或擊夷人於岸上。每獲夷首。報驗後。即仿粵東之例。賞銀百兩。該夷不過二三千人。即盡予駢誅所費亦不甚鉅。天津富民頗多。又能深明大義。所有賞需。不難捐辦。鄉團既立。游民有以資生。不至為該夷所句結。該夷內則無漢奸之導引。外則有民團之夾擊。深知衆怒難犯。必且悔罪乞和。然後從而撫之。則其勢易矣。

許乃普又奏。再團練全仗紳董。必擇地方殷實公正素為衆所信服者。且能熟悉人情。知其良莠。而後一氣聯絡。不

至有奸民混入其中。即如近畿一帶。習天主教者甚多。尤不可不密為覺察。至該夷船最畏擱淺。天津衆水合流。處處可以蓄洩。若將上游諸水。設法閘住。漲盛則決其旁之隄岸以瀉之。不使涓滴復入正河。則流淺船擱。而夷船坐困矣。又海運沙船進口者。不下三百餘隻。約計水手幾萬人。如尚未出口。似此無業游手之人。應令督臣妥為安插。或即用以團練。既可弭患未形。且可頃刻而得萬人之用也。

署工部右侍郎廉兆綸奏。竊維海運南糧到津。已五十餘萬石。約計沙船不下四五百號。水手即不下一二萬人。此項水手。平日本非安分之徒。又往來海道。以為常。未必與夷人全無交涉。今逆夷已踞大沽海口。而此輩游手多人。欲歸則無路可通。欲住又無以自贍。當此津民惶惑遷徙之際。萬一該夷暗遣二二奸黨。與之潛相搆煽。該水手等惟利是視。則天津之患。尙可勝言。臣再三思維。或將此項編為義勇。分布於官兵鄉勇之中。則頃刻間得勝兵一二萬人。軍威可為一振。抑或稍稍津貼。沙船練為水師。聯為戰艦。亦可自成一隊。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作速設法。妥為安置。

辛酉。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泰。頭等侍衛托

明阿。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十四日。火輪船四隻。直抵津關。在後尚有四隻。相聯而進。並未上岸滋擾。旋據咈夷通事哱嗱嘓。欲請府縣往見。臣等當飭府縣往見。據哱嗱嘓聲稱。伊國所商之事。必須稟明上司。奏請

大皇帝。另派頭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員。迅速前來共議。先派之

大臣。可不再見。否則仍欲進京。並即攻擊郡城。兩日以內。

聽候回信。須見另行

欽派

上諭。方肯相信等語。察其詞意。與俄夷來文。大略相同。伏思咈夷因臣等前在海口。為俄咪奏准各條。未滿其願。必欲另請

大臣來議。雖係情形桀驁。究係仍懇通商。如能駕馭得宜。進京一層。或可不再嘵舌。當此時勢危急。戰守兩難。惟有籲懇天恩。准派職分較崇之大臣。指示機宜。迅速來津。並須於二十日前趕到。爾時俄咪亦必續來。再與妥商。或可即定撫局。犬羊之性。本難馴伏。若再遷延。激成釁端。恐致荼毒生靈。益難收拾。

諭內閣。著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驛前往天津海口。查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直抵津關一摺。據稱十四日。逆夷火輪船。直抵津關。在後之船。亦相聯而進。並未上岸滋擾。該督等令府縣往見。該夷請另派大臣前往共議等語。逆夷駛抵津關。偪近郡城。猖獗已極。惟請另派大臣前往商議。未必非自願轉圜。現在天津設備。全不足恃。若再拒之。必至荼毒小民。本日已明降諭旨。派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前往查辦。譚廷襄等。接奉此旨。即可宣示該夷。告以大皇帝特派大學士尚書前來相見。即可毋庸進京。惟二十日以前。恐不能到。須少遲一二日。必來會晤也。天津人煙輻輳。若令其在城內見面。恐居民惶惑。海口為逆夷占踞。桂良等亦未便前往。可於離城二三十里。擇地相見。須陳兵防衛。不可大意。該夷既云先派之大臣。可不再見。譚廷襄等。即毋庸與之接見。至委員人等。往來其間。情形熟悉。仍可隨同桂良等前往。夷船既逼近郡城。該處人心。難免驚惶。譚廷襄務當親督地方官。妥為安撫。以固民心。仍須設法防其上駛。毋得以有欽派大臣。遂可卸責也。慎之慎之。

翰林院侍講學士潘祖蔭奏。竊自道光年間。英夷犯順以來。惟林則徐在粵。夷人不能得志。其後一誤於琦善之撫給香港。終誤於耆英之一意抑民奉夷。是以我皇上御極之初。罷斥耆英。播其罪於中外。凡在臣民。無不額手稱慶。去年英夷突入廣東省城。擄去已革總督葉名琛。本年三月。該夷糾約各國。駛至天津。甚至占我礮臺。傷我兵勇。罪大惡極。覆載難容。議者以為中原逆盜未平。軍餉短絀。又值海運尚未全數抵津。曲意姑容。以示我皇上法外施仁之意。抑知廣東省城。既為夷占。本無關稅可收。至上海為各國夷商雲集之區。該夷斷不敢遽起兵端。致擾眾怒。至海運除已經抵津船隻外。現在業已搆兵。即事羈縻。後留船隻。斷不能陸續轉運。該夷自無從施其擄奪之計。此軍需海運。均無足深慮者也。查該夷自道光庚子搆釁以來。雖官兵屢經敗衄。而粵省紳民同心敵愾。該夷於三元里等處。屢受懲創。至今膽寒。是以前督臣徐廣縉。藉資民力。片言而沮其入城之議。

宣宗成皇帝覽奏嘉悅。曾有小屈大伸之諭。仰見當時降心議撫。實出不得已之苦心。非謂犬羊梟獍之族。可以理喻而情感也。前者已革督臣葉名琛。不知民力之可用。一味畏葸。致啟夷人覬覦之心。遂釀成中國二百年來未有之大恥。此海內臣民。所痛心疾首者也。今該夷駛至天津。任情要挾。若再與之議撫。從此逆燄愈張。國威愈損。此後隱憂。將有不忍言者。臣愚以為方今之計。議撫不如議戰。用兵不如用民。竊聞天津紳民。素知大義。前此粵匪北竄。即就殄滅。民力居多。此津民可用之明證。伏乞

聖心內斷。勝算獨操。而尤必明降諭旨。以該夷罪狀。播告天下。重懸賞格。誓掃妖氛。將媚夷辱國之粵東疆吏。立置重典。以為人臣不忠者戒。如此則忠義自然鼓舞。即庸懦亦思奮興。且該夷竄擾之地。首粵次津。此皆號稱富庶之區。軍餉則咄嗟可辦。團練則指顧可成。而又天奪其魄。使該夷專市怨於此兩地。以為我國家盪平狐鼠之資。此誠不可失之機會。臣愚以為京營勁旅。只應調赴郡城。遙為聲援。而以重賞募勇。使之進勦。小民重利輕生。兼之自衛身家。豈有不爭先用命之理。誠宜明降諭旨。剴切曉諭。激以大義。使之天良勃發。剋期環攻。或斷其淡水。或禁其米鹽。或誘之登岸。以展我陸路之長。或待其近城。以斷其歸舟之路。夷船不過百艘。每艘不過百餘人。合天津一郡之民。不啻百倍於該夷之兵數。以眾擊寡。以逸待勞。以主禦客。以順勦逆。何患國威之不揚。何患凶鋒之不挫。況該夷既分四國。必不一心。勝則同趨。敗則各走。我兵或勦或撫。以間其心。時進時退。以疲其力。在英夷即甘心悖逆。在各國要各自有意見。必不能曠日持久。與我相持。一舟去則眾舟從。一國離則各國散。彼英夷內失大援。外受大創。安得不俯首帖耳而乞和乎。

怡親王載垣等奏。臣等現將准駁各夷條款。開單進呈。

一俄夷請准報事人。由旱路行走。恰克圖並代備器械等語。已飭仍由海道行走。槍礮等件。毋須代為豫備。

一俄夷請添增口岸。已允照各國。一體在五口通商。其黑龍江查勘地界。仍由該處辦理。

一俄夷請進京駐紮等語。道光年間。各夷和約內並無進京一條。此次俄夷創議。與體制不合。

一咪夷請添設港口等語。已准於閩粵兩省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處。各國均同。

一咪夷請計噸納鈔等語。已許其照各國。一律辦理。

一咪夷請建立塔表。查無成例。毋庸議。

一咪夷請駐京師。及文移直達禮部內閣。與俄夷相同。無此體制。

一咪夷請賠償銀兩等語。該國被刧被焚船貨等物。均應於失事時。遵照和約辦理。事已年久。不應代為賠償。

一咪夷請傾融銀餅。中國向用紋銀。不必另鑄。

一咪夷請禁鴉片煙。及騙誘民人出口。此皆中國例所當禁。應仍由地方官辦理。

一㖶夷請進廣東省城。應順民情。不能官為定議。

一㖶夷請不得毒害習教夷人。如有在內地犯法者。照舊約辦理。

一㖶夷請酌減貨稅。已允其請。惟稅則定於廣東。應由該省督撫覈辦。

一㖶夷請駐京師。並㖶民遊歷各省。與俄夷同。應毋庸議。

一咈夷請查辦馬神父一案。已許其再由該省查辦。

一咈夷請賠補貨物軍需。與㖶夷同。毋庸議。

一咈夷請傳教遊學貿易。給與執照。事所難行。仍照舊約辦理。

一咈夷請寓京師。與俄㖶同。毋庸議。

一咈夷請免重疊科稅。已許其由廣東覈辦。

一咈夷請添口通商。允與㖶咪等一律辦理。

一咪夷已許其船鈔覈減一層。其所請貼補十餘年來折損銀約五六十萬。未曾允准。惟咪夷不助㖶夷犯順。尚屬恭順。自應酌量優待。以服其心。如其再請前項。可允其照上次上海之例。酌量免其稅銀三四箇月。其十餘年折價一項。歷年久遠。無從查知。仍毋庸議。

一㖶夷所請。已許其減稅一層。此係永遠得利。已不為薄。因㖶夷之請。而各國均霑。在伊亦甚體面。至用兵兩國損傷。理難賠補。如請添海口。已因咪國之請。而允其二小口。

今若嫌不足。即咪國所請廣東各口內。酌加一口。亦尚可行。應在何處地方。仍須本省督撫察看情形。方能指定。

一咈夷傳天主教一節。舊約原止准在通商各海口。若入內地。查明送還本國。歷經照辦有年。今咈夷請給與照票。不拘何處。聽其遊行。恐日後如西林縣疑案更多。徒增口舌。是以未允。應仍照舊約辦理。此外減稅添口。與各國相同。其利亦屬不少。賠補一層。伊既用兵。亦無此理。

一俄夷已准在五口通商。新加之口。事同一律。此外亦無可加。其黑龍江查勘分界。已與言明。歸黑龍江將軍查辦。與海口通商無涉。

一聞廣東自咦咈二公使北來之後。在省兵目。陵虐民人。廣東人齊心報復。經將軍署督禁止。今新總督到後。亦加禁約。但百姓衆多。官兵力難彈壓。設有變動。以致咦咈兵目受傷。我等遠在數千里外。無從知悉。並無不是。既歸和好。亦須言明在前。（此層須俟諸事議定後。再與說。）

一舊時和約。行之已久。此次增改。皆與各國有益。於中國未有益處。中國原不爭利。惟舊約既已改動。其中有不便於中國者。亦須改動幾條。以歸公允。俟到廣東時。查明酌議。

一咦咈二夷。惟賠償兵費一層。最為棘手。允之則無名。又

聞俄夷藉口。不允則彼在貪利。恐難厭其求。如果非此不可。只好告以兩國相爭。各有兵費。理不當賠。廣東通商各國。中國應賠若干。咦國應賠若干。咈國應賠若干。自應分別多少。自有公論。俟到廣查問。如各國皆云中國應賠。亦或酌量賠補。在稅銀內分年坐扣。其數難豫定。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譚廷襄等奏請。已派桂良。花沙納。馳往天津。籌備夷務。該督等諒已知照該夷矣。茲復據奏稱。夷船窺伺北河。迅宜堵截等語。逆夷反覆無常。以直入北河為挾制之具。該河水勢向多淺阻。最易設防。該督等所稱決口洩水等事。必須實力督辦。務令層層阻隔。方有把握。斷不可仍前玩泄。致干重罪。桂良等。約於二十一日到津。能否即與該夷說妥。尚難豫定。該督等。仍當稽查奸宄。鎮定人心。以資捍衛。再聞夷船內有長髮潮勇為之嚮導。該夷來自廣東上海。難保無此等匪徒與之句結。並著該督等。於沿途密查防範。毋令潛入郡城。

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奏。奴才等於十二日辰刻抵通。沿河路看。河水約深四五尺。河面約寬十餘丈不等。兩邊俱係平灘。詢之土人。據稱夏令漲發。河水出槽。平灘皆為水漫。水面寬至數里。有至數十里者。水深約至丈餘。逆夷如敢內竄。必乘盛漲之時。河面寬深。夷舟得

以行駛。奴才等原擬在張家灣迤南紮營。今查張家灣往南三十餘里。直至馬頭地方。均係平灘。地勢低窪。一至漲發灘淺。其地皆在水中。安營實有不宜。至前路楊村蔡村地方。雖俱緊要。兩岸長堤一線。亦屬不能安營。至河水漲發時。設夷匪駕駛小舟旁竄。馬步兵力。均難施展。現在惟有先籌通州嚴防。奴才等已擇於東關外運河兩岸紮營。其間地勢稍高。且附近州城數里。於安民緝奸等事。尚屬相宜。並擬在城上安設礮位。其附近樹木遮礙。須行砍伐。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並豫辦椿木碎石等物。訪擇河身要害可以堵塞之處。以備臨時相機行事。惟查通州城垣。

多有坍塌。護城河亦已淤塞。理宜早為修浚。已咨行順天府速籌辦理。城身修補完固。則沿城安礮。可以對河轟擊。並於河岸列兵。嚴防旁逸。以壯聲威。至天津以北。武清縣之王家務。天津縣之筐兒港。兩處引河。可從甯河縣蘆台入海。奴才瑞麟遵即前往運河一帶查勘。確實辦理。再行具奏。刻下天津喫緊。密雲官兵。於十三日抵通。當飭佐領恩成即刻帶往。聽候直隸總督譚廷襄調遣。察哈爾四起官兵。於十五日抵通。亦即派令副都統克興阿統帶赴津。先於楊村駐紮。令克興阿自行前往津郡。察看情形。相機進止。夷兵人數雖屬無多。第恐其兵船前者駛入。後者繼進。奴才等所帶兵力尚單。近畿一帶。官兵無可調撥。現擬懇調黑龍江兵一千名。吉林外五城兵一千名。哲理木盟兵一千名。昭烏達盟兵一千名。該省該盟等道途遙遠。約計路程。均須一月有餘。如有緩急。深恐臨時調取不能應手。擬請

飭下該將軍等。迅即選派來京。駐紮

南苑。以資策調。如蒙

俞允。奴才僧格林沁並即酌擬該省該盟統帶之員。奏明指調。以期得力。京城八旗礮位。亦應請

飭各都統等。令將礮架礮車配齊。以備調撥。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瑞麟奏。抵通布置情形。並調黑龍江等處官兵一摺。僧格林沁等。於通州東關外運河兩岸紮營。布置水陸兩路。因所帶兵力尚單。擬豫為備調。惟黑龍江。吉林。兩處官兵。屢經各省請調。該將軍等。均以餘丁湊數。並稱無可再調。今為防堵京師起見。已諭令景淳。奕山。各調五百名來京。聽候調遣。其哲里木盟。昭烏達盟。蒙古兵各一千名。已諭理藩院咨調。但現在天時漸熱。恐該蒙古兵。於水土不服。已令其暫駐熱河聽調。八旗礮位。亦傳知預備矣。昨因譚廷襄等奏。已派桂良。花沙納。前往天津。籌辦夷務。能否理諭。尚未可定。設該夷另換小船。由運河北駛。我之礮力。足以禦之。著僧格林沁等。在沿河一帶。節節設防。托明阿現在楊村駐紮。並有珠勒亨馬步隊。正可聯絡堵截。以固藩籬。譚廷襄毫無布置。天津兵勇。已不足恃。所稱北河橫淺。業已決口洩水。層層阻滯。著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不可有名無實。其通州負米人夫。為數甚多。著嚴飭地方官。妥為彈壓。毋令滋事。是為至要。

又

諭。廣東夷人犯順。由上海徑抵天津。夷船闖入海口。直入內河。現派僧格林沁等。酌帶兵勇。前赴通州一帶防堵。尚恐兵力不敷。著景淳。奕山。於吉林。黑龍江。各揀調精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派委得力協領等官。剋日管帶來京。聽候調撥。毋稍遲誤。

癸亥。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該夷反覆無常。係其本性。雖已言撫。仍復不時窺伺北河。臣等知北河水淺已極。輪船斷難前進。原可無虞。因恐其換用小船上探。是以商令臣托明阿。移駐楊村。今唉夷小輪船一隻。行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阻。知難北上。漸漸退回。進京之心當已少阻。現蒙

特派大臣前來。便可與之理說。已恭錄

上諭。給與照會。飭令靜候。該夷船隻。均在津郡城外停泊。並未滋擾。強令退下數十里。必不肯允。應請准在城外擇地相見。以安其心。俟咪即日前來。其心本欲從中取利。並非真肯為我說合。然亦不能不藉以轉圜。此外南省紳董中有可用者。臣等亦密行招致。俾可探試夷情。合郡商民。自海口失事後。即已驚惶遷徙。十五六兩日。或求免戰。或求通商。大眾洶洶。勢將立時瓦解。經臣譚廷襄。派員四路開城布公。剴切曉諭。告以因恐傷及百姓。故奏明不與爭戰。各自回家安業。毋庸疑懼。其通商事件。自有大員前來會議。亦毋庸干預。復飭紳局徧行傳告。始得少定。現已有陸續搬回者。此事明係奸人倡言搖惑。容俟事後訪查。此時未可輕動也。各營弁兵。除留防楊村外。存數不及三千。現令在城內外散布。不動聲色。暗中防守。其城關練勇。責成商人

張錦文。督率彈壓稽查。尚能用命。土匪搶奪。分派員弁。持令巡查。擒獲即行正法。現已斂戢。惟事機甚緊。專待續派之大臣會議。便可夷民兩安。仰求

勅催大學士臣桂良等。迅速前來。以示懷柔而資綏靖。

譚廷襄等又奏。再珠勒亨所帶馬隊。原駐北岸。飭令援應富勒敦泰礮營。海口接仗之時。珠勒亨帶隊而上。被夷礮擊斃二人。並傷馬匹。即時退散。數日不知下落。現經招集原隊。與富勒敦泰所招之兵。飭令同駐楊村迤南。扼守陸路。已由臣譚廷襄。咨會臣托明阿。就近會商調遣。其國瑞所帶馬隊。並富勒敦泰原帶內火器營兵五百名。仍留津防守。擬即交國瑞兼帶。以歸簡便。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夷船窺伺北河。因水淺退回一摺。唉夷小火輪船一隻。行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阻。漸漸退回。諒該夷不敢遠行北駛。桂良。花沙納。不日抵津。與該夷會晤。惟初次接辦。於其中曲折。尚恐未能深悉。著崇綸隨同接見。以便將從前辦理准駁之處。隨時申說。不為該夷所蒙混。至相見時。應照會該夷。將夷船退出。或數十里。或數里。方可與之會議。所稱奸民煽惑。此時雖未便輕動。該督仍督率地方官。妥為彈壓。倘有土匪滋事。即行從嚴懲辦。商人張錦文。辦理城關練勇。既能得力。著即責成該商認真經理。正黃旗護軍統領珠勒亨。帶領馬

隊援應。因兵丁中礮退散。若革職留任。以示懲儆。

譚廷襄等又奏。再蒙勅交尚書臣許乃普侍郎臣康兆綸抄奏片摺等件。臣等詳加酌覈。大抵以責成紳富。激勵民團為主。臣等早已行之。即斬賊一首。擒賊一人。給賞銀若干。亦經編為傳諭。並由紳富擬就告白。到處張貼。無如天津民氣之壯。皆係外面虛聲。近來生計日減。所得僅資餬口。與咸豐三年情形。迥不相同。水陸交鋒。其事亦屬各判。即如礮臺之戰。先已大勝。夷舟業將退出。因沙春元。陳毅兩將陣亡。兵丁不能立足。接應之民勇。先行退散。掣動前路。因而後路亦即同潰。此民

勇之不全可恃也。現在城內外團勇鋪勇。係商人張錦文統率。稽查防守。極為得力。若用以接仗。仍未能操制勝之權。至沙船水手。多係上海等處游民。以船為家。平日與各夷間有來往。斷不肯舍本業而代官出力。致令夷人懷恨報復。且空船業已回帆。存留甚少。似可毋庸置議。又決河洩水一節。現在北河極淺。決開之處。放水無多。臣譚廷襄已飭通永道。將上游潮白來源。在北寺莊一帶決放。更當穩妥。海河之水。無從洩出。礙難辦理。

硃批。知道了。

戶部右侍郎杜翻奏。竊維天津夷務。撫勦兩難。現在益形喫緊。臣夙夜思維。廣咨博訪。迄無良策。茲有候補鹽運使金安清所具辦理夷務說帖。臣詳加參酌。該員所議不為無見。謹錄恭呈御覽。再該員籍隸江蘇。夷務情形。尚為熟習。可否飭令前往天津交直隸督臣譚廷襄差委之處。恭候聖裁。

夷情素性狡獪。咸豐四年。在上海原請五條。到津改為十七條。當時蘇撫吉爾杭阿曾經面詰之。據云。中國事多請尚可少允。若少請必致允者更少。此皆漢奸從中導之。現在所請雖多。其中必有主有賓。不可一概應允。亦不可一

概拒絕。必將其款目逐細體察。其陪襯之筆。多方誤我者。可決計拒之。其立意勢在必允者。或減其數。或換其面目。酌准數條。令其赴上海籌定。尚可樂從。否則往返辯難。多一日必生一日之隙。設狡焉思逞。而我之海運。觀望不前。必致更長其智。將來要求更甚矣。其不願在廣東議事。此心已久。連年在上海屢屢言之。蓋因廣東大吏。凡事從不肯迅速代奏故也。伊意在津門立官。亦不過希冀遇事迅達之意。今如准其一切。改在上海。而上海另立一專辦夷務大員。如粵海關監督之類。隨時有事。可以代其上達。伊即可將津門設官一層消歇矣。各小口通商。萬不可准。此

在內地商人。尚且嚴禁。何況外夷。此可以理折之。長江口岸。伊不過意在圖利也。可告以內地亂民較多。如財貨充牣。必致生心。一旦刦掠紛起。官斷不能防護。如必要內地。則此層先須說明。在五口可以代護。在內江不能代護。伊必聞之生畏而廢然矣。各口抽釐分用。所抽者不必在內商。只須內商將物擡價。則其結穴喫虧仍在外夷也。減稅一層。其意亦同。況茶稅新增一兩五錢。五口通商之前。粵海舊例。本無此數。即於此稍減。亦不為失體。仍可取償於內商也。制夷之道。不可一味柔。亦不可一味剛。近來最得法者。惟吉巡撫為最。其委曲周旋處。在上海營中。無日無

之。然當四年夏間。列營奔散之後。夷焰方張。忽因潮勇與之滋鬧。伊遽請吉巡撫勒令縛獻潮勇正法洩忿。吉巡撫勃然大呼曰。殺我則可。殺兵勇一人不能。各夷酋錯愕罔對。溫言慰藉而罷。凡與夷人辦事。將之以誠。告之以實。曉之以利害。雖性近犬羊。亦以告者之誠偽為順逆。至彿夷內地傳教一層。其實暗中各省皆有伊交冊籍。每省皆數萬人。而蘇松各處。例禁內地。亦皆有天主堂。地方官紳不敢過問。此事在康熙年間本有行者。故該夷至今藉口。若稍為變通。予以限制。似亦可塞其望。蓋彿夷無貿易。惟傳教一事。足其最要著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戶部侍郎杜𪾢奏。候補鹽運使金安清。呈遞辦理夷務說帖。並稱可否飭令該員前赴天津。交譚廷襄差委等語。金安清所具說帖。有無可採之處。著抄給桂良花沙納閱看。金安清毋庸令赴天津。

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臣自上月聞夷船北來。即慮其情叵測。因有嚴防不虞之請。然其時船在外洋。尚謂不能登陸。今在天津城外。則登陸易易。至京易易。臣前所奏。不勝過慮。不敢盡言者。今竟不敢不言。不敢不盡。願

皇上恕其狂愚而加採納焉。

一請

皇上暫行進城也。夷情如此猖獗。其意若操必行之勢。其中必有不測之謀。且在各口有年。必得有奸人悉我京城虛實。熟我路徑情形者。萬一潛師而來。乘風雨昏暮直趨

御園。縱使得報。而倉皇進城。所失實多。又或散遣奸細。分走各路。歧徑突出。至

宮門放燬。一聚。倉卒之際。變起非常。事誠有不忍言者。

皇上受

宣宗成皇帝付託之重。

宗廟

社稷。皆在城內。豈不念及。想

聖意以一行移動。即恐人心驚惶。故以鎮定處之。無如強敵迫處。警報時聞。人心已覺驚惶。惟賴皇上還宮。以慰臣民之望。庶幾人心獲安。願皇上立賜俯從。天下幸甚。

一請嚴守備以固人心也。今夷氛業已逼近。而城中未見設守。想宸謨必密有部署。非淺見所能窺。然與其使人不知。而人心愈疑。不若使人知之。而人心安靜。論者或謂夷情務在主講。無庸多事張皇。徒滋紛擾。臣竊謂講之一字。特夷人借以愚我。而不為之備。豈可以之自誤。試觀彼之日日事講。而節

節進攻。即知我之宜內先有守。而外乃可講。況年來糧價昂貴。旗民窮困已甚。若稍有緊信。則土匪動。而饑民從之。必至搶掠紛起。誠恐夷人未至。而城中已先亂矣。設守之要。先防內亂。盜賊火燭。事似細而所關甚鉅。故宋宗澤守城。凡犯竊與失火者皆立斬。此時固宜官為巡邏。以安民心。似宜更令商民分段。自為聯絡。以固其志。

一請廣保舉以求才能也。今日在位諸臣。大抵老成醇謹。大奸慝固屬絕無。而大才能亦殊不易。彼夷所來之人。必極彼國之選。於此而欲戰。必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至於竭智畢慮。共決其無可敗。而後可以行。欲守。必先謀敵之所以攻我。至於竭智畢慮。共決其無可入。而後可以守。此豈尋常循分者之所能。若但按名位為委任。勢必至於誤事。夫天地生才。不在上則在下。觀湖南一省。得駱秉章之知人善任。而其才遂用之不窮。是其明證。應請詔令廷臣。各舉所知。無論資格。例得奏事者自行具奏。不能者具呈長官代奏。以期收羣策羣才之效。

一請激勵人心也。繕守既備。人才既具。守固可矣。然非能得人心。猶不足言固也。聞該夷所最要求者。在進城與傳教。此必不能許之事。應請將此二事。如何包藏禍心。如何毒害生靈。如何狂妄無理。

明降諭旨。剴切宣示。使百姓聞之。人人憤怒。然後加溫諭以拊循之。加恩賞以鼓舞之。自然民爭效命。該夷兵極多。不過數萬。安能攻我百萬衆之城哉。

以上四條。專為守計。守定再言戰。戰而勝固善。即戰不勝。退之城外。亦可以守。臣料該夷孤軍。但敢乘不備而來。不能久離船而住。如其竟敢舍舟從陸。則另調外師。焚其船。而傳各路之兵。內外合攻。必使無返。夫國家根本重地。即使萬無籌措。猶當鑿池築城。上下同心協力。與民守之。況今庫藏存有百萬。漕米到有五十萬。安可

委曲俯從。以貽後悔。

王茂陰又奏。再臣刻聞夷船已到紅橋。是其志決北犯。講之一字。斷不可恃。聞前派親王僧格林沁在張家灣防堵。恐夷船不待到此。即登陸而直趨京城。防堵徒為虛設。而城中守備。亦來不及。應請旨即令僧格林沁。連通州防兵。一並統帶前進。於離津數十里間。擇要設守。以嚴堵禦。並多發巡卒。各路巡察。以防夷人一過天津。即行登陸。

甲子。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竊於本年四月十五日未刻。接准兵部咨開。准順天府咨稱。咸豐八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諭。昨據譚廷襄奏。夷船闖入海口。占踞礮臺等因。欽此。欽遵。兵部由五百里行令遵照辦理。並令此項官兵。由昌平州取道徑赴通州。毋庸由京行走。以期迅速等因前來。奴才慶昀接奉之下。當於察哈爾總管參領內。擇其曾經出師。並年力精壯者。揀派廂白旗總管巢旺諾爾布。正黃旗參領色普特恩。作為營總。廂白旗副參領布彥濟爾嘎勒。廂藍旗參領濟普尊扎普。作為副營總。令其迅速會同八旗。挑選年力精壯官六十員。兵一千名。跟役兵二百五十名。並令各旗額外多挑兵丁四五百名。星速齊集什巴爾臺。博羅柴濟二處。以備屆期另行揀派委員。前往挑選。此項正兵一千名。擬作鳥槍兵五百名。弓箭兵五百名。每兵五十名作為一隊。共二十隊。每隊派官三員。共官六十員。應隨跟役兵丁一百五十名。其應用鳥槍弓箭等械。現在雖未查清。計鳥槍一項。皆係近年捐輸之件。或可敷兵丁五百名之用。至弓箭一項。或有不敷。奴才擬由張家口駐防營內。挪移添補。俾得迅速前進。隨後再行籌補。至於鍋帳器具。經由之處。皆無所用。到彼後自有糧臺辦理。業查節次調派官兵。需用路費銀兩。向由捐輸項下動用。惟此項銀兩。前經都統西淩阿奏明。儘數帶往山海關軍營。此次奉調官兵。需用路費銀兩。奴才暫時另行籌款借辦。俟捐輸

銀兩。再行歸款。該兵丁應用馬一千一百五十匹。請由商都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照數撥給。以備乘騎。由口至通州。沿途應備店房草乾飯食。裝運軍裝車輛。請旨飭下直隸總督。飛飭各該地方州縣。妥為豫備。以期遄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西淩阿。將察哈爾三四起官兵。飭令前赴通州。諒已陸續到防。茲據慶昀奏。接准兵部咨文。復調派精兵一千名。由昌平州取道。前赴通州等語。本月初十日。順天府以承辦糧臺寄諭咨照兵部。該部誤會。行文察哈爾。以致慶昀誤調。惟思僧格林沁軍營。兵力甚單。此項官兵。已諭慶昀即飭前赴通州矣。昨據譚廷襄奏。英夷小火輪船。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

阻、漸漸退回、是該夷此時不敢遽行北駛。仍應於水陸兩路。節節設備。以免疎虞。據軍機章京焦祐瀛呈稱。北運河岸、楊村有壩一道。南運河岸、靜海縣以上亦有壩一道。若啟放洩水。則天津海河來源已斷。可使夷船擱淺等語、北運河一帶。瑞麟已前往查看。其南運河是否可以照辦。著僧格林沁。即派妥員會同該地方官查明辦理。原呈著鈔給閱看。

軍機章京焦祐瀛謹呈。天津海河來源二支。一北運河。一南運河。至天津城東北匯流入海河。所謂三汊河也。尚有小河二。一曰子牙河。一曰大清河。距城北三里許。西沽地方。匯入北運河。此二水來源甚微。北運河岸。楊村有壩一

道。南運河岸。靜海縣以上有壩一道。向來夏秋水漲。有礙漕船。則開此兩壩以減水。北運河水。由東淀入海。南運河水。由天津西南入海。是此兩河本有旁洩之處。今將南北運河減水壩啟放。下游築壩截住。將子牙大清兩河上游堵塞。則天津城外海河來源已斷。雖有潮水。不過數尺。而潮落之時。直可斷流。現在伏汛未至。儘可趕辦。但使夷船擱淺。逆夷自易於控制矣。為此呈請代奏。可否請

旨密飭僧格林沁。瑞麟。迅速籌辦。謹呈。

伊犂將軍扎拉芬泰奏。咸豐五年。塔爾巴哈台金夫人等。燒搶俄夷貿易圈子。經該守信官。於六年七月來至伊犂

會議。因其志存狡賴。必須先允賠償。方肯呈覽帳單。領回存貨。當經派員以理折辯。該守信官理屈辭窮。即於是年九月起程回國。嗣經前駐伊犂匡蘇勒官。始則暗布流言。繼則虛張聲勢。復以不可行之事。再三瀆請。遽相嘗試。迨至伎倆已窮。始於上年七月。率領夷圈人等。全行回國。茲於三月初九日。伊犂營務處。接准俄夷西畢爾來咨。內稱前因判斷塔爾巴哈台燒搶貿易圈子之事。按我們義上議出一切。貴處竟有不取。我們國上司。即將匡蘇勒官。及衆人撤回本國。你們西邊之地。彼此斷絕通行。貴處念兩國和好之道。匡蘇勒官旋回時。所留房屋物件。代為看守。

或因計及彼此如斷絕通行。恐日後出有不好之事。送給匡蘇勒官回文。曾說塔爾巴哈台之事。以後再辦。或是看看我們守信官。前年議出各節。均合義理。貴處所辦。竟無難處。因此我們後派辦事之阿廣特。定於本年立夏時。遣往你們地方去。因前任居駐伊犂匡蘇勒官。熟悉其事。我們上司深信。即作為辦事之阿廣特。向貴大臣們商議。判斷完事。同看貨物。較為容易。將此寄信貴處。派何人向我們阿廣特商議判斷。立候回音。還望貴處迎送我們阿廣特。善為看待外。就此機會。復立彼此通行。斷不致將我們貿易人等。陷於無故致受害也。但出此不幸之事。塔爾巴

哈台大臣官員。亦當保護鄰國之人。因竟不趕緊保護。是以此次進往辦事之阿廣特。不能不小心防範。遂派出兵隊。將我們阿廣特。送至你們有卡倫邊界。往塔爾巴哈台去。隨阿廣特之意。今帶數十箇人辦事。幾時到你們邊界。跟隨前往之兵數。由伊另備文。致信貴參贊大臣可也。各等情稟請前來。第聞該夷來文。雖未顯露鴟張。中已隱藏要挾。且以營務處。前給該匡蘇勒官回文內。有塔爾巴哈台燒搶貨物一案。俟理藩院接到薩納特衙門咨覆到日。再行接辦等語。指為允其賠償。尤係意存狡賴。即其派出兵隊之語。亦微寓恐嚇之詞。緣前駐伊犁之匡蘇勒官。人極狡黠。大抵交涉一切。皆其主謀。故此次西畢爾來文。仍令該匡蘇勒官。作為辦事之阿廣特來會議。伏查此案。屢經理藩院咨行該國。是其汗與薩納特衙門。不得諉為不知。何以至今薩納特衙門。並無一字咨覆。似邊疆大事。竟由該匡蘇勒官主持。再四籌維。將此等情節。逐一指出。令營務處咨覆之後。一面密飭卡倫弁兵。暗中防範。一面函囑明誼。一體嚴防。該夷酋入卡後。或赴伊犁。或赴塔爾巴哈台。會議前案。相機妥籌。隨時奏明辦理。倘將來該夷肆意要挾。仍擬堅持成約。與之折辯。固不可生失事機。亦不可稍涉遷就。至該夷來咨。及咨覆文件。請交理藩院。一併照鈔咨行該國薩納特衙門查照。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扎拉芬泰奏。請於伊犁等處。舉行茶稅。豫為華商賠補夷圈貨物地步。已諭令照例辦理。准其分年賠補。茲據該將軍奏稱。上年督征茶稅。著有成效。每年賠補之資。業已稍有著落。惟聞該夷來文。意存要挾。以營務處前給匡蘇勒官回文。已允其賠償。並有派出兵隊之語。微寓恐嚇。扎拉芬泰現已妥為咨覆。俟該夷官入卡會議時。再以情理開導。所籌甚為妥協。著該將軍即行相機辦理。將來以茶稅為華商賠補。或不致另生枝節。一面仍飭卡倫弁兵。嚴密防範。毋稍疏虞。至所呈該夷來咨。及咨覆文件。已飭理藩院行知該國薩納特衙門查照矣。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覆事。適接貴國西錫畢爾文稱。訊斷上年塔爾巴哈台焚搶我國貨圈一案。查從前俄羅斯守信官。來伊商辦我國塔爾巴哈台流民焚燒貨圈之案。本處遵照條約商議各案。並令匡蘇勒官。帶同商人。赴塔爾巴哈台。將代存貨物。先行收回。乃守信官不肯將貨物攜回。亦不將商人所失物件帳目呈出。是以兩下所議不符。守信官即行旋回。本處將會議情形。奏聞
大皇帝。仍由理藩院備文。咨行薩納特衙門在案。至今一年有餘。

並未接奉薩納特衙門覆文。茲據文稱。派辦事阿賡特。赴塔城商辦此事。並請委員與之會議等語。查塔爾巴哈台滋事時。前任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辦理不善。獲咎降調。現任參贊大臣。於此案未能深悉。且從前會議此案。係由貴國派出守信官來伊商辦。並未赴塔城辦理。匡蘇勒官亦曾隨同商議。今貴處派來之阿賡特。既係從前駐伊之匡蘇勒官。即令伊前來會議。似覺簡便。再者此案已經奏

聞

大皇帝。轉行薩納特衙門。應俟回文到時。或來伊犁。或往塔城。互相據理商辦。自可完結。俟阿賡特幾時到來。本處必照兩國和好。善為看待。今貴國既派辦事阿賡特。赴塔城商議擬結。即可派令前往塔城之匡蘇勒官。帶同貿易舊商。先赴該處。將所存貨物帶回。似與商人有益。貴處接到咨文。將於何日派匡蘇勒官。帶同貿易舊商。赴塔城收領物件之處。先期咨覆。以便知照塔城參贊。派兵迎接。交收物件。至此次覆文。有塔城之事。再為辦理一語。本處即將原文查出詳閱。內載本處會同守信官商議各事。已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俟覆文到時。再為辦理等語。並無不候回文。互相辦理之語。我兩國以信為主。不厭冗煩。即將前行原文。再行鈔錄一分。咨行西錫畢爾營總處。再為詳細

查覈。自知一切。現在伊犁貿圈。因上年雪大。本年水發。及附近之河岸。沖塌數餘段。計貴國商人旋回。自必稟知。貨圈房屋。本處照舊派員代為看守。並無損壞。我兩國以信義辦事。應豫為知照。以昭百餘年和好之道。相應咨行西錫畢爾營總處。迅速達覆。為此咨行。

乙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伏查北河水淺已極。大船斷難行駛。現派員赴通。擬穵閘上游北寺莊一帶隄工。俾潮白二水。不入正河。並令務楊二廳。囊沙束水。以備阻遏。所有該夷前泊西沽船二隻。與已進北河船一隻。均已退至三岔河口。似已知水路難進。不復向前。惟探聞夷船內。暗帶潮勇。且有步隊。近日海外又有續到之船。情形實屬叵測。臣等已密行咨會僧格林沁托明阿等。嚴防陸路。並派弁帶兵。在北倉設卡盤查。以昭慎密。津郡民情。已稍安貼。諄飭紳商張錦文等。激勵團練。並派兵四路巡查。土匪拏獲。即行正法。藉資鎮定。招集兵弁。分駐城內外。密為之防。俄咪二國夷使。昨已前來。派員往詢。據稱。仍願照海口原議。與暎咈盡心說合。暎咈二夷處。亦曾派員往見。告以

欽派大學士桂良等。日內即可到津。飭令等候。該夷並無別語。惟云總須有全權二字。方可定議。該夷大小船十二隻。同泊

三岔河。人數頗多。恐其以購買水菜為由。藉詞登岸。當飭設一義民局。令練總張錦文等照料。尚為安靜。惟夷使因船內人多天熱。見望海樓。有空房數間。堅欲暫駐。禁阻不聽。既經議撫。祇得暫為羈縻。以待大學士臣桂良等前來與之定議。

硃批。知道了。住房實預為通商地步。不聞居民有起而阻之者。人心若此。可勝浩歎。

譚廷襄又奏。臣查海河後路。沈船不多。係因南漕日日進口。不能辦理所致。天津郡城殘破。內無一日之水。又無隔宿之糧。城外屋肆毗連。河路錯雜。其不能戰守情形。業經節次據實上陳。現時不得已而仍行議撫。撫而有成。則釁輔可安。生靈可保。無礙大局。未始非一時救急之方。夷禍醞釀已四五年。至此一併發洩。事事儲備。然後舉動。而我皆不覺。今敗壞決裂至此。不撫則其患更大。故臣萬不得已而勉強為之。津郡能羈縻一日。則

京師可籌備一日。區區之心。實在於此。伏願

皇上密飭僧格林沁。嚴防陸路北竄。並令各旗整飭禁旅。以備非常。臣與津存亡。自誓已久。非敢以言撫為退縮求生地步。

硃批。覽奏已悉。汝節制全省。豈止守一津郡。若如是自誓。實為有負委任。如大局何。不料汝竟有此想。乖謬已極。

譚廷襄等又奏。據英咈俄咪四夷。交給委員卡寶書公文四件。上書大學士公裕銜名。囑為送京。該委員向俄夷查詢內係何事。據稱英酋等之意。現聞

欽差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前來。如照前大學士耆英之式。有全權便宜從事銜名。

上諭一見之後。或准或駁。皆可定議。否則不能主持。伊等仍須進京。水路難行。必改陸路。若無人強阻。不敢多事。儻有人強阻。亦必抵禦等語。夷性狡執。如是。實非情理可以開導。

諭軍機大臣等。早間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退至三岔河。靜候欽差會議。旋復據呈遞四國來文。以欽差大臣。必須有全權便宜行事銜名。如從前耆英者。方可會議。否則仍欲進京。竟由陸路行走。儻有人攔阻。即行抵禦等語。其狂悖無理。深堪髮指。現在既派桂良。花沙納前往定議。與譚廷襄在大沽接見時。已不相同。彼時夷船尚在海口。亦未開仗。尚冀以理折其驕心。今則要挾愈甚。益肆狡猾。惟有先釋其疑。再與理諭。另發去寄諭一道。即照道光年間寄耆英伊里布款式繕寫。其中略有更易。儻各夷索閱。即將此旨示之。告以既有此旨。豈尚不能便宜行事。但非理相干之事。必難允准者。本大臣亦即便宜回覆。並非事事皆准。方為便宜全權也。該夷人眾船多。或恐不遂所欲。肆行要劫。尤不可以不防。當接見之時。譚廷襄務飭帶兵各大員。嚴為防

護。威陳兵衛。以備不虞。儻稍不留意。致有意外之變。譚廷襄一誤再誤。罪無可逃。即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防護不力。亦必重治其罪。陸路防堵事宜。已諭僧格林沁等妥辦矣。

又

諭。前因各國有懇求事件。譚廷襄等辦理不善。特派桂良。花沙納馳往天津。妥籌商辦。惟據各該國照會。尚以桂良等不能作主為疑。著桂良。花沙納。剴切開導。如果事在情理。真心戢兵。但於中國無傷者。定可允准。不必更生疑慮。桂良等經朕特簡。務須慎持國體。默察人情。除非禮相干各款外。其有應行便宜行事之處。即著從權辦理。勉之。

又

諭。本日據譚廷襄等奏。夷船退回三岔河待撫。惟探聞該夷船內。暗帶潮勇。且有步隊。近日海外又有續到之船。該夷復因望海樓。有空屋數間。堅欲暫駐。禁阻不聽。情形實為叵測。請嚴防陸路北竄。茲復據譚廷襄等奏稱。四國夷酋。投遞公文。以現聞欽差來津。如果有全權便宜行事。或准或駁。皆可定議。否則伊等仍須進京。水路難行。必改陸路。儻有人攔阻。必行抵禦各等語。現已諭令桂良等。接見該夷後。如非不情之請。即可量為斟酌辦理。惟逆夷要求多款。勢難悉如所請。一有不遂其欲。竟恐豕突狼奔。由陸來犯。現派伊勒東阿統帶京兵九百名。前赴通州。著僧格林沁等。速即查明何處。為天津赴通水路必由之路。俟伊勒東阿到營。即飭帶兵駐紮。作為前敵。至僧格林沁營盤。似宜酌量移至後路。至八里橋一帶。相度要隘駐守。該夷設竟來犯。即著督飭將士截擊。該親王在後調度。仍宜格外慎重。不可輕於一試。致損國威。現在京中已派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辦理城內一切防堵事宜。僧格林沁。如有緊要情形。即著飛咨商辦可也。

又

諭。著怡親王載垣。於左右兩翼內。每翼派兵五十名。八旗護軍營內。每旗派兵一百名。共九百名。交伊勒東阿統帶。即日前往通州。聽候僧格林沁調遣。

翰林院修撰張之萬奏。自夷船駛入海口。數日之間。節節前進。直抵天津。固因辦理夷務各臣。撫綏無術。怯懦無能。實不知嚴為之備。於戰守和三者。俱不能因地制宜。而得扼要之圖也。夫戰者必先為不可勝。守者必先求有可據。即和亦必使敵知吾之不可勝。有可據。而後能絕其思逞之謀。以海口地利言之。固無如先塞海河者矣。該督臣等惟不知此。名為塞河。僅沈一舟。人不分布兵勇。實力守禦。海口既失。退無可保。官民皆逃。兵練四散。夷船深入。聽其自來。事堪痛恨。孰甚於此。現時雖

簡派大臣。前往妥辦。曲加招撫。諒皆效順。然夷性犬羊。情難逆料。儻所請不能盡允。安知該夷不更思溯流北上。以為要脅之計。則所以嚴備之者。似亦莫若先塞運河下流。伏查北運河。自津郡而上為西沽。再上為桃花口。蒲口。楊村。而楊村市鎮較大。為剝船停泊之所。易啟夷情窺伺。深為可慮。合無仰請

諭旨。飭下帶兵大員。統籌形勢。先據要隘。即於楊村以下。擇河流曲折處所。或下木樁。或用囊沙層層堵塞。而即以我精銳之師。列營屯守。則彼無可進。我有可恃。夷雖難馴。斷不敢舍舟而登陸。是正所謂用我所長。制彼之短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抵津關。復圖窺伺北河。節經諭令譚廷襄等。將決口洩水等事。迅籌妥辦。並諭令僧格林沁等。悉心體察。於運河兩岸。節節設防。以資堵截。本日復據修撰張之萬奏。北運河自津郡而上為西沽。再上為桃花口。蒲口。楊村。而楊村市鎮較大。為剝船停泊之所。易啟夷情窺伺。請飭帶兵大臣。統籌形勢。先據要隘。即於楊村以下。擇河流曲折處所。或下木樁。或用囊沙層層堵塞。即以我精銳之師。列營屯守。該夷斷不敢舍舟登陸各等語。夷船現欲溯流北駛。以為挾制。雖其小火輪船於王家莊阻淺退回。而當此夏秋雨多。河流恐其復旺。必得層層阻隔。使不得乘潮而上。方免意外之虞。著僧格林沁。瑞麟體察情形。妥籌辦理。至前諭於王家務。筐兒港兩處引河洩水。聞居民恐田地被淹。多不樂從。該處河流本有入海故道。即昨日焦祐瀛所呈各河口。皆係減水引河。原於民田無礙。但恐任意開放。浸及民田。轉致民間惶惑。著僧格林沁等。妥籌啟放。毋拂輿情。是為至要。張之萬摺。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咸豐八年。戊午。四月。丙寅。

諭內閣。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督辦軍務。

又

諭。耆英。著賞給侍郎銜。辦理夷務。

又

諭。著派兵部侍郎王茂蔭。內閣學士宋晉。會同五城御史辦理團防事宜。

惠親王。恭親王。惇郡王奏。四月二十日。

發交廉兆綸摺一件。

命臣等妥議具奏。據原奏內稱。逆夷內犯。故為迂曲無厭之請。以緩我興師致討之謀。屢遣重臣。幾經往復。而夷船已越津門而北。偪近京畿。議者仍主撫綏。無多准備等語。查逆夷犯順。竄陷粵省。盤踞大沽。多方要求。心懷叵測。刻下桂良花沙納。許可抵津。照會該夷見面。有斷不能允者。仍不便曲從夷情。而夷人狡獪百出。儻直犯通州。尤屬可慮。雖有僧格林沁在彼駐紮。自應統籌全局。密為布置。然終恐兵力過單。可否將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托明阿等。所帶馬步各隊。及張殿元等所帶綠營官兵。統歸僧格林沁節制調遣。以為前敵。至河路宜如何沈船洩水。自應實力防範。絕其來路。亦必須兼防陸路。以杜逆黨潛入。請

飭下各旗營。揀選京兵聽調。以為通州後路。至所稱恐逆黨暗布京畿。乘機為匪。亦當防範。應請

旨飭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嚴密稽查。又據原奏內稱。多設粥廠。務使實惠均沾等語。查五城地面。叠經奉

旨添設粥廠。兵民皆可就食。若此時再議多添。轉恐奸民溷跡其中。盤詰匪易。所請應毋庸議。若夷船竟至通州。自應顯懸賞格以激兵心。應歸僧格林沁酌量辦理。至

獎諭廣東紳民。急擣香港。牽掣該夷。固屬可行。然亦須操必勝之

權而後可。應請

密諭黃宗漢。會同廣東紳士。督率兵練。相機辦理。將該夷驅逐出省。至各旗營操演。俱有定期。若因贍給旗兵。又添操演。並懸

賞格。所費亦不為不鉅。曷若以此經費。接濟軍營。兵勇不致枵腹荷戈。似更有裨益也。

軍機大臣等奏。謹將臣等擬防守條款。開單恭呈

御覽。其應派之員。容俟惠親王等擬派。請

旨。再八旗二十四固山副都統缺人。可否即將

記名之各旗章京。及三品京堂

派署足數之處。恭候
聖裁。
一
東安門。
西安門內。派護軍統領各一員。帶下班官兵巡邏。擇所駐紮。
一提督衙門技勇兵。在城內。白晝查街。夜間查夜。擬派法
寶烏爾興阿管帶。
一八旗二十四固山。各按信礮章程。在本旗地段聽調。皆
歸本旗副都統管帶。
一八旗漢軍礮營。按旗上城。歸副都統管帶。

一八旗管營房各大臣。即傳各兵嚴守城門。每門添派大
臣。或侍衛一員。督辦。
一
紫禁城門。應添護軍守衛。
一內務府三旗。及精捷護軍營。在
東安門。
西安門。
大清門。
地安門。
東長安門。
西長安門嚴防。
一巡捕五營。各按汛地聽候步軍統領調遣。
一三旗侍衛。皆令進班。
一
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每日聽候該管王大臣調遣。
一交八旗各營查明有無存留火器營捐輸帳房若干架。
一交工部查明軍需帳房若干架。
一漢大臣入署辦事外。幫辦巡守。
一在京候補之滿漢文武大臣。幫辦巡守。
以上均由

欽派王調遣。
一派伊勒東阿。帶前鋒護軍九百名。在通州紮營。
一擬派德勒格爾。帶火器營健銳營兵一千名。在天津小
路黃村南采育北紮營。
一擬派舒明安。帶察哈爾兵一千名。在于家衛紮營。
一傳知管理小九處大臣。傳齊兵丁。聽候於何處路近。接
應何處。
一馬蘭。泰甯兩鎮。嚴行防衛。
一密雲官兵入衛。
一宣化鎮官兵入衛。

一多設探馬。分撥偵探。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奏。連日在通布置。於城上及沿河安礮地方。均經擇定。並將該州舊存礮位。設法拉運登城。及酌量修治。通州買米人夫。現尚安靜。已飭該地方官。妥為彈壓稽查。其天津縣之筐兒港。武清縣之王家務。兩處引河。（奴才）僧格林沁先經傳到通州河員。繪圖來營。查該二處。均各有壩一道。面詢該河員。稱該處河壩。向係預備河水漲發之時。用以洩發。現在河水平淺。其壩高於水面。不足以資洩放等語。（奴才）瑞麟。遵往運河一帶履勘。直至楊村等處回營。查得王家務及筐兒港。又名

玉壩。兩處閘口。高於水面均四尺有餘。舊有閘口石砌石底。礙難起穵。與河員呈圖情形。大略相同。惟王家務以南。有土門樓。及雙街地方。舊有缺隄。須開穵往東數里。約深五六尺許。河水可以洩出。第其出路散漫。多係農田。並未通有河身。似於洩放河水。均屬不甚相宜。至軍機章京焦祐瀛呈內所稱。南北運河之減水壩。可以啟放斷流之處。查北運河岸楊村一壩。即係筐兒港等處地方。其南運河岸靜海縣一壩。是否可資洩放。當資行侍郎國瑞。就近前往詳細查看。並將青縣滄州各壩。均行豫備開放。（奴才）等。遵日訪查。現有通州東北二十餘里之平家灘一處。可以洩水。當即親往。查得平家灘。本係河身拗折之處。距河岸約五里之小楊水莊。現有土壩一道。地與河面略平。壩內積土淤墊。即係從前衝口。壩外旱河一道。直達燕郊以西箭桿河。歸甯河蘆臺海口。極為便捷。一經洩放。水勢必可奪流而出。惟隄內由楊水莊至平家灘積土。須行刨深丈餘寬三四丈。即可啟隄放水湍行。（奴才）等已於十九日興工開穵。惟留上下各五丈地面。以待臨時啟掘便利。又（奴才）僧格林沁前在連鎮辦賊時。因值河水漲發。曾派京營參將李鴻賓將山東德州四女寺之攔水壩開放洩水。又在馮官屯。引水灌賊時。亦將東昌府城外攔水壩開放入徒駭河。

現擬將此二處。派令直隸候補知府李麟遇。會同京營參將李鴻賓前往查辦。應即請

旨。飭令參將李鴻賓。迅即來營聽候差委。至察哈爾官兵。陸續到防。業經具奏。其應旳接到兵部行文後調之一千名。應暫行駐紮口外。聽候調遣。毋庸即日來營。現准天津各路函稟。及探報咪夷小火輪船。至北河王家莊。即被淺阻。漸行退出。該夷此時不敢遠行北駛。惟至夏令漲發之時。仍恐夷舟乘河水寬深。肆其駛突。尤為可慮。況聞逆夷舟中。帶有潮勇。多閩廣人語音。尤難保其不從陸路。潛行窺伺。日昨通州城廂。議立團練總局。（奴才）等當已頒發團練告示。於

運河兩岸各州縣。飭令刊刻散貼城鄉村鎮地方。激勵紳民。務使自相保衛。以防逆夷小船內駛。及土匪竊發。奸細潛蹤。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瑞麟奏。遵覆運河水陸設備情形一摺。所稱河壩高於水面之處。自未便宣洩。其平家灘等處。即著照議辦理。德州四女寺。及東昌城外之攔水壩。亦著照所請。妥為籌辦。惟京營參將李鴻賓。因京城現在籌防。需人差委。未能派令前往。有現隨文彩之守備李萬年。曾在僧格林沁軍營。即可調赴通州差委。本日據朱鳳標等奏。將衛河西河之水。一律宣洩。海河即可立涸。並可制夷船使不能退等語。著將原片。鈔給僧格林沁等閱看。悉心酌辦。現在水路之防。以洩水為要著。而陸路之防。尤應嚴密。本日已降旨頒給僧格林沁欽差大臣關防。所有防勦事宜。悉歸調度。昨所諭分別紮營之處。諒已領悉。所有珠勒亨等所帶馬步各隊。凡在天津迤北者。統歸僧格林沁節制調遣。至現在需兵甚急。所有後調之察哈爾兵一千名。仍聽其來京。毋庸截留口外。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有咦咭唎等國夷人。占踞礮臺。用小火輪船駛入西沽。行抵王家莊地方。因水淺阻擱。不能前進。聲言欲由陸路進京。前已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查辦。並令僧格林沁駐紮

通州一帶。扼要堵截。近畿地面。均經布置防守。惟恐該夷一經登岸。必欲任意竄突。馬蘭泰甯兩鎮。為陵寢重地。必應慎密設防。且恐有附近土匪。乘機竊發。著綿森載齡會同載華。端秀。載容。載荻等。督率兵丁。加意嚴防。認真巡緝。毋令奸宄潤跡。不得稍涉疏懈。

又

諭。前因譚廷襄等奏。夷船闖入海口。占踞礮臺。業經諭令哈福那挑選官兵五百名。馳赴通州。嗣復據譚廷襄等節次奏報。夷船駛入內河。並抵津關。因河水淺阻。有欲由陸路進京之說。京師為輦轂重地。亟應厚集兵力。以備不虞。除前次調赴通州兵五百名外。著哈福那再行挑選密雲精兵。酌量調撥若干。配齊軍裝器械。由該署副都統。親自統帶來京。候旨調派。

又

諭。近日俄咪咦咈四國夷船。闖入天津海口。其小船並駛抵津關。因河水淺阻。有欲由陸路進京之說。京師重地。亟應厚集兵力。以資捍衛。著烏忠阿。福厚。挑選宣化鎮精兵。酌量調撥若干。配齊軍裝器械。由該署總兵。親自統帶來京。候旨調派。

戶部尚書朱鳳標等奏。夷船闖入天津。節節北上。直抵北倉。始因阻淺。退還海河。其阻淺之故。則以閘北運河減水壩也。蓋夷情之所恃者船。即所甚畏者淺。減北運河之水。

可以制之不能進。若復減衛河西河之水。並可以制之不得退。伏查衛河。與西河。北運河。俱至天津之三岔口。匯流為海河。而衛河上游。均有減水壩。可以宣洩。其最近天津者。一壩在青縣之興濟鎮。再遠在滄州之捷地鎮。再遠在南皮之南。為黃河故道。即鬲津河。均可洩衛河以入海。西河匯衛漳之水。來源本弱。其去衛河最近。亦易宣洩。現時北運河已經開壩。海河之水。已見日減。若再將衛河西河之水。開壩東洩。則海河可以立涸。即有海潮。長不過二三尺。該夷船隻斷難駕駛。則我可以制其死命。該夷無難長而帖服矣。

丁卯。

諭內閣。著派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軍機大臣吏部右侍郎穆蔭。工部右侍郎杜翰。專辦京城各旗營巡防事宜。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於十九日起程。二十一日可以抵津。當已會同崇綸。接見四國夷酋。俄咪是否仍理前說。噗咈兩酋有何籲請。想該大學士等。定將詳細情形奏報在途矣。昨降諭旨。賞耆英侍郎銜。辦理夷務。因道光年間。與噗夷等訂立和約等事。均係該員經手。故此次仍令前往辦理。桂良等。可令委員傳知該夷酋等。並密探夷情若何。至該夷要求各款。一時自難說定。可否以俟耆英到津後。再為酌辦。咪酋前進國書內。僅有

墨匡寫國璽兩字。未用該國之璽。未知何故。此係崇綸經手之事。可於見咪酋時問之。遇便具奏。

又

諭。昨降旨。派耆英前往天津辦理夷務。所有文武委員。即著於直隸地方營汛內。調派委用。一切奏報文移。即借用直隸總督關防。以資便捷。所有議撫事宜。專歸耆英辦理。譚廷襄毋庸會辦。

又

諭。前任廣東巡撫黃恩彤。前任廣東按察使趙長齡。著該撫即傳知該員等。迅速由籍起程。馳赴天津。交耆英差遣委用。毋庸來京。

戊辰。

諭內閣。五城團防事宜。著添派吏部尚書周祖培。刑部尚書趙光。工部尚書許乃普。會同王茂蔭。宋晉。及五城御史辦理。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奴才等十九日起程。行抵通州。往僧格林沁軍營。察看商酌。據云。該夷傈不遵開導。必欲進京。迅即知照。妥速布置。現飭通州知州。開空箭桿河。以便宣洩運河之水。二十日抵河西務。聞噗咈兩夷。益肆驕慢。所求進京之事。志在必行。深慮難以馴伏。二十一日。行抵天津。接見督臣譚廷襄。及司道以下各官。知夷船因淺擱難進。現在東門外三汊河停泊。共計小火輪船十餘

隻。雖登岸未曾滋擾。而倨傲益甚。李等。擬先遣隨帶司員。率同委員。與之辯說。察其情詞。再為公同接見。設法羈縻。

硃批。知道了。

翰林院侍講許彭壽奏。自夷匪竄至天津以來。都中民情。不免驚疑。而近日轉覺安堵。推原其故。係聞鋪戶人等。傳說廣東紳士。督率義勇十四萬人。大舉勦夷。連獲勝仗。現在海口㗼夷船隻。已退回二隻等語。傳說紛紛。未必全無影響。或亦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之兆。伏求

皇上飭下桂良等。密查該夷船隻。是否實有退去者。以便斟酌議撫事宜。

許彭壽又奏。再該夷專恃火器。而廣東百姓。每與夷人陸戰輒勝。關係於開仗之所。先宅濠溝數十道。每道相隔約二三丈。不先施放槍礮。俟夷人開槍。即伏入濠中。槍過即時越出。蹲身趨近前濠。屢趨屢伏。逼近賊前。該夷火器便無所施矣。可否求

諭知僧格林沁等。以備採擇。

諭軍機大臣等。昨諭桂良等。夷人要求各款。俟耆英到津酌辦。本日據侍講許彭壽奏。聞人傳說廣東紳士。督率義勇。大舉勦夷。連獲勝仗。現在天津海口㗼夷船隻。已退回二隻等語。此事出自傳聞。未知確否。該夷斷不肯揚言。即桂良等。亦未便詢問。惟有密加察訪。觀其動靜。以證此事之有無。如果該夷因廣東受創。即有去志。必不願在此多延時日。桂良。花沙納。可與議定大概。使該夷迅回粵東。聽候辦理。亦屬迎機利導之法。俟接見後。若何情形。再行馳奏。

又

諭。本日據侍講許彭壽奏。夷人專恃火器。廣東百姓。與夷人陸路接仗。每先開宅濠溝。使該夷技無可施等語。著將原片。鈔給僧格林沁。瑞麟閱看。即著該大臣等。體察地勢情形。密為預備。至僧格林沁前路官兵。尚覺單弱。此時如何調撥布置。並探悉天

津現在夷情若何。著隨時奏聞。所領欽差大臣關防。本日已由驛發交祇領矣。

又

諭。前因僧格林沁等奏。通州需兵防堵。諭令景淳。奕山。各調兵五百名。來京聽候調遣。尚未據該將軍等覆奏。現在京師需兵防堵。著景淳。奕山。將前項官兵。迅速調撥。派員管帶來京。毋稍延緩。

又

諭。前據僧格林沁奏。請調哲里木。昭烏達。兩盟蒙古兵。各一千名。暫駐熱河圍場聽調。已由理藩院行文矣。現在京師需兵防堵。

著英隆於該兩盟官兵到後。即飭令迅速赴京。聽候調遣。

己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奏。奴才等紮營通州東關外運河兩岸。於通州水路籌防。均可顧及。而在通州前路。其通州兩關外之八里橋。為由通進京陸路。亦須運河。則在通後路。實與奴才等現在安營處所。相去不遠。似可暫毋庸更動。刻下兵力尚單。已將副都統克興阿所帶察哈爾兵。札調回通。以憑策遣。惟查有采育一處地方。實為天津進京陸路要口。離奴才大營約六十里。殊恐不能策顧。應將侍郎伊勒東阿所帶京兵。指令前往該處紮營。並俟綏遠城兵到來。一併撥往。交伊勒東阿統帶。與奴才等偵緝前路軍情。隨時互相策應。天津迤北地方。楊村一帶最為扼要。現在托明阿帶兵駐守。奴才等已咨令侍郎國瑞將所帶官兵。並佐領恩成帶領之密雲兵。併歸楊村安紮。與奴才等前後聲息。互相聯絡。並已咨行托明阿在彼確探敵人如敢登陸來犯。酌量兵力。與敵多寡勢足相敵。即行迎擊。否則或誘令深入。與奴才等前後夾擊。以謀萬全。惟是陸路平坦紛歧。應俟各路官兵全數到營。如有要害地方。必須分卡駐兵之處。仍當隨時查酌辦理。以期嚴密。夷情叵測。而所恃究在船堅礮利。若使舍舟登陸。棄其所長。用其所短。或當較為易制。運河洩水地方。惟平家灘一處情形。似屬較有把握。現已興工趕緊挑挖。奴才等連日復親往督視。適守備李萬年。奉差自津來通。當已飭留在營。即令辦理平家灘挑河事宜。其山東德州四女寺。及東昌府城外之減水壩二處。札委直隸候補知府李麟遇。前往查辦。第查各處之減水壩。均係預備河水過漲。以憑宣洩。壩身多與現時河面相等。若欲啟壩洩斷上流。使下游乾涸。必須將壩底砌石。全行起挖。查明引河出路。並無農田村落阻礙。引河洩放。方可暢行。而居民不致受害。知府李麟遇官職較卑。刻下崇綸烏爾棍泰在津現無專辦事件。相應請

旨。飭派一人前往。督同查勘。並請

飭下山東巡撫查照。如果該二處起洩。實屬相宜。有益無損。應令即時舉行。將壩身全行拆放。至青縣之興濟城。滄州之捷地鎮。兩處石壩。距津較近。均係南運河之減水壩。即尚書朱鳳標片內所陳。奴才等先已咨行侍郎國瑞。就近前往查明。酌量辦理。至子牙大清二河。即朱鳳標所稱衛河西河。應否宣洩。及有無啟放之處。容再確查具奏。侍郎伊勒東阿於二十一日戌刻到營。當即令於二十二日帶兵前往采育紮營矣。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籌防陸路。及運河宣洩事宜一摺。

覽奏均悉。僧格林沁等紮營通州東關外運河兩岸。既與八里橋相去不遠。自毋庸移動。采育地方。既為進京要路。即飭伊勒東阿帶兵嚴防。楊村係水路最要之地。托明阿在彼駐紮。所有原帶官兵。及國瑞所帶之兵。均歸併楊村。飭令妥為布置。本日已將托明阿補授直隸提督。所有綠營弁兵。即著嚴加約束。毋許滋擾居民。據英隆奏熱河兵丁。僅存十餘名。現派兵五百名。於二十等日分三起前進。此項官兵抵通後。著僧格林沁等酌量布置。至啟壩洩水。必須相度地勢。體察民情。方為有益無損。山東四女寺等處。應派大員前往查勘。崇綸現隨桂良等開導逆夷。著派烏爾棍泰馳赴山東。並諭崇恩派委妥員。會同查勘。總須與民田無礙。方可議及拆壩。不可強拂輿情。至青縣之興濟城。滄州之捷地鎮。本係南運河減水壩。如何設法宣洩。即飭國瑞悉心籌辦。

又

諭。前因譚廷襄奏。以守一津郡自誓。當於摺內嚴加批示。並諭該督飭令帶兵大員。嚴密防範。茲聞三岔河所泊大火輪夷船。即係十九日由紅橋退回之船。時有夷匪登岸閒遊。並於望海樓海佛寺。閩海寺修造工作。本地之人皆為所用。將成夷館。天津城內鋪戶居民。已大半遷徙。僅有知縣典史在署居住。並無官兵防堵。民勇亦不知散居何處。渙散情形。聞之實深憤懣。譚廷襄現尚留任。責無旁貸。若任令居民為夷所用。必至津郡被其占踞。與廣州情形一轍。該督等亦將為夷人所制。豈不寒心。譚廷襄失事於前。朕不即加嚴譴。此時有何補救。當與地方文武激發天良。密計圖維。以冀挽回大局。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宣洩運河事宜。所稱山東德州四女寺。及東昌城外之減水壩二處。請派大員前往查勘。著派烏爾棍泰。迅即馳往查辦。如果該二處啟洩。無礙農田水利。即可會同山東委員。相度地勢辦理。已諭知崇恩派員會勘。總期無損輿情為要。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山東德州四女寺。東昌城外之減水壩二處。已委直隸候補知府李麟遇前往察看洩水之路。另請添派大員等語。啟壩洩水。俾夷船擱淺。不能進退。最為要着。但須查看地勢。於農田無礙。始可舉辦。本日已諭令內閣學士烏爾棍泰馳赴山東。著崇恩即派委妥員。會同查勘。如開壩後。與農田村落並無阻礙。而於天津一帶河道。可斷來源。即行相機籌辦為要。

庚午。恭親王奏。竊惟夷性無厭。自五口通商以來。反覆無常。屢滋異議。甚至有去冬廣東肆擾之事。踞我省城。擄我大臣。復敢公然北駛。直抵天津海口。皇上大度優容。相待以禮。而逆夷以要求未滿所欲。輒於本月初八日。占奪礮臺。進逼津門。駛入北運河。若非阻淺回舟。則

夷船已犯通州矣。
皇上軫念時艱。懷柔廣被。既
命桂良花沙納前往查辦。復起用耆英辦理夷務。仰窺
宸衷。固自有所不得已也。然臣謂耆英從前辦理夷務。非委曲順
從。即含糊答應。畏夷如虎。視民如草。以致釀成鉅患。流毒
至今。此次若仍照從前辦法。所求悉允。桂良花沙納亦所
能為。若不照從前辦法。則耆英畏葸於前。未必能振作於
後。是在
皇上乾綱獨斷。凡必不可允之條。即百計要求。不能因耆英代為
乞憐。而稍涉遷就。其可准之條。如果該夷俯首聽命。則羈

縻勿絕。原不妨予以轉圜。應請
嚴飭耆英務須正名問罪。先責其滋擾粵省。撲犯津門之舉。後告
以中國雖連年不靖。亦斷不能受外夷如此挾制。若堅執
不從。則將閉關罷市。糾合兵勇。以決勝負。如此先折其氣。
而後俯順其情。庶撫議即定。不至蹈從前覆轍。儻一味示
弱。或致敷衍了局。則惟耆英是問。抑臣聞逆夷以船為巢。
不敢遠離。現在遏流淺水。夷船北犯一層。已可無慮。陸路
則有僧格林沁節節設防。如該夷敢於登岸。實可制其死
命。外間傳聞逆夷雇有潮勇數千。以潮勇與夷人合計。極
多不過萬人。捨舟登陸。亦必分半守船。且一經深入。首尾

不能相顧。是登陸者。我兵即可合力殲旃。守船者。即激勵
天津鄉勇勤除。上游淺水。夷船不特不能北駛。即天津海
口以內。亦將阻淺。不能退出。該夷巢穴船重。惟船是恃。一
經阻淺。夷情自亂。礮械亦無所施。兵勇合擊。可操必勝。從
前台灣連破夷船。皆此法也。以夷船之所有。作兵勇之犒
賞。不特兵勇踴躍從事。而潮勇惟利是圖。亦可使其以毒
攻毒。臣又聞廣東紳民。恨夷切齒。現在羅惇衍等遵
旨激勵鄉兵。進攻省城。並有廉兆綸直擣香港之請。此實釜底抽
薪之策。逆夷初進粵省。即欲收取民間兵器。是其心蓋惴
惴焉日恐百姓之夸離也。聞香港乃其貨物聚處。成本甚

重。必不敢棄而不顧。廣東一經動兵。夷船聞信必返。則天
津撫局。亦易措手。或恐其因廣東勦辦。挾天津以相制。情
形將愈緊急。臣則謂其內顧巢穴。亦不能在外持久。即令
其挾天津以相制。是其心已有所恐也。因其有所恐而議
撫。不愈於使其無所憚而議撫乎。總之逆夷貪利逞強。是
其素習。然以貿易為性命。與內地逆匪盜兵作亂者不同。
其要求各款。有可准者。原可與時變通。以期息事安民。其
必不可允者。若因其桀驁。勉強議准。以圖暫了目前。則無
厭之求。恃將又生枝節。日甚一日。仍歸於戰而後已。與其
追悔於後日。不若堅持於此時。堅持而應其求。則津通

之激勵兵勇。與廣東之力攻省城香港。不可不早籌勝算也。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奴才等到津次日。即派委員卞寶書持帖往各夷船知照。並分給照會。該夷等均願分日相見。比日唊咈兩國。各遣通事官前來請安。當令隨員段承實與卞寶書同出接待。據該員等稟稱。察其詞色。尚屬恭順。遂訂於二十三日申刻。在津郡城南三里之海光寺。接見唊夷。是日夷首額爾唫。率同夷使十餘人。鼓樂乘輿。身帶兵器。整隊而來。帶有夷兵二百餘人。手持槍械。排列坐前。奴才等只帶隨員及弁役等二十餘人。皆（臣）譚廷襄

密派兵四百名。暗中防護。坐定之後。該夷首先問

大皇帝安。次將該國王所給全權敕書關防相示。且疑奴才等雖有便宜行事之名。並無關防敕書。當將前奉寄信

諭旨。捧遞該夷。告以

欽差查辦事件。並非實缺。向例不領敕書關防。夷首頗懷疑慮。席閒並未談及要求之事。隨即回船。據云能否商辦。再行照覆。該夷本因譚廷襄非全權大臣。不能便宜行事。未肯晤面。今雖前來相見。而看此情形。尚須設法羈縻。儻或心存反覆。仍擬托俄夷代為開導。以資挽回。現在咈夷訂於二十五日申刻。俄夷訂於二十五日酉刻。咪夷訂於二十六日卯刻。挨次接見。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到津後知照各夷。分日相見。於二十三日。與唊首額爾唫會晤。該首將伊國王所給敕書關防相示。桂良等告以中國查辦事件。向無敕書關防。該首頗懷疑慮。並未說及要求之事。桂良等擬托俄夷代為開導。惟俄夷前來說合。實為自請通商地步。迨允其通商。又稱唊咈二夷。必欲進京。如果不允。伊即不管此事。是俄夷已遂其所求。全不足恃。若仍託該夷說合。恐徒勞無益。咪夷與唊咈同在海口通商。已閱多年。此次在津與譚廷襄等接見。尚無狂悖情形。桂良等若向其理論。或能勸唊咈息事。俟二十六日接見後。體察情形。酌量

辦理可也。非派耆英辦理夷務。原因從前定立和約。皆其一人經理。且在粵多年。於各國情形熟悉。冀有把握。茲據恭親王奕訢奏請旨飭下耆英。務須責該夷滋擾粵東。及撲犯津門之舉。先折其氣。而後俯順其情。不可一味示弱。致蹈從前覆轍等語。所奏不為無見。耆英此次經朕棄瑕錄用。訓諭諄詳。深望其實心任事。消弭切近之患。以贖前愆。諒耆英必當感恩思奮。此時如接見唊咈二夷。先責其在粵何故背約興兵。及到天津。既為說合而來。不當先行開礮。闖入內河。從前所定萬年和約。不料今日至於如此。耆英即原辦之人。自可與之正言講理。折其驕悍之氣。然後設法羈縻。庶可尊國體而戢戎心。若將萬不可行

之事。代為乞恩。耆英具有天良。當不致為他人所逆料。朕既起用耆英。畀以重任。不得不剴切指示。冀其仰體朕心也。懍之慎之。

桂良等又奏。再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上諭。昨降旨賞耆英侍郎銜。辦理夷務等因。欽此。惟思夷情多疑。遇事駮詰。現已約期相見。若遽飭委員知照。告以俟耆英到後辦理。又恐致滋疑慮。事關重大。未敢稍涉拘執。擬俟各國見完後。諸務稍定。再與耆英商酌辦理。廣東紳民。約期勦夷。奴才等早有所聞。惟尚無確信。未敢遽行入奏。津口𠹭夷之船。現聞退回二隻。是否即因廣東有事。抑或另有別情。俟探聽明確。再行馳奏。目前俄咪兩夷。俱屬早日商定。即咈夷惟𠹭夷之言是聽。其驕傲情性。較為稍遜。獨𠹭夷狡猾性成。更易反覆。奴才等自當凜遵疊次諭旨。密觀動靜。迎機利導。並飭委員等隨時探訪。總期及早說合。不敢多延時日。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再奴才等前因崇綸曾與各夷相見。仰懇皇上天恩。准其會同查辦。及到津後。訪察夷情。始知有與𠹭夷不相浹洽之處。未敢稍事拘泥。再令隨同接見。至一切事件。仍與該侍郎會商妥辦。其咪夷所進國書。既係崇綸經手之事。自當令其專往詢問明確。再行馳報。

硃批。知道了。

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奏。現有夷船二隻。退赴海外。十隻仍泊三岔河前後。尚屬安靜。臣崇綸於二十一日回津。大學士臣桂良。尚書臣花沙納。亦於是晚抵郡。次日照會各夷。分次接見。即據𠹭夷遵照於二十三日來至城南海光寺公所。與桂良等晤面。所有接見情形。已由桂良等另行奏報。續蒙欽派耆英辦理夷務。自必更資得力。一俟到日。臣譚廷襄遵旨。於直隸地方營汛內。調派文武。聽候委用。奏報文移。即借用直隸總督關防。以資便捷。其津郡防守事宜。先經分兵布列城關。責成提鎮密為之備。國瑞原帶馬隊五百名。紮營城之西南。以為犄角之勢。所有練勇鋪勇。統交商人張錦文料理。其平時無業游民。已由臣譚廷襄派員擇其強者作為勇目。飭令儘量收羅。給與口糧。悉數編作官勇。設法鈐束。免資敵用。而土匪亦可不起。其有恃眾搶掠者。立予正法。近日探聽城鄉四路。均極安貼。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等又奏。再國瑞等原帶京營馬步兵各一千名。欽奉

諭旨。統歸臣譚廷襄調遣。嗣因夷船窺伺北河。經臣奏明。令托明阿移駐楊村。即留原調未經到京之密雲等處官兵堵截。尚恐單薄。復將珠勒亨所帶馬隊五百名。富勒敦泰所帶步隊五百名。均由北岸移駐楊村以南。與托明阿會商調遣。亦經奏明在案。其國瑞原帶馬隊五百名。又續撥內火器營兵五百名。紮營城之西南。正資防護。現准僧格林沁咨調飭赴楊村。臣查津郡兵力太單。未便再行分撥。且近日楊村情形。尚不吃緊。此項官兵。應請仍留津郡。以資防護。

硃批。知道了。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奏。查本月初八日。逆夷攻破天津礮臺。譚廷襄等兵勇八九千人。同時潰散。一任夷船直抵郡城。至有不能戰不能守之說。其意蓋以逆夷槍礮兇猛。不能抵禦。不知粵匪滋擾。何嘗不用槍礮。各營兵將。何嘗不能抵禦。無如張殿元等本不知兵。所帶各兵。又從未經戰。一聞礮聲。心膽先怯。假令當時有久經戰陣之兵將。必不至一戰而潰。今北運河淺阻。逆船已不能上駛。但既藏有潮勇。難免不由陸路窺伺。現在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駐紮通州。兵力雖厚。而潮勇久經戰鬭。似須有勇敢之員。方能抵禦。查有副將田在田。前在山東原籍

督練殺賊。留奉特旨。發往直隸。以副將儘先補用。現補開州協副將。可否飭調該員。迅赴通州。俾為前敵。再查山東濟東道黃良楷。勇敢素著。屢立戰功。並請飭下山東巡撫。即令該道帶練勇數百名。並就近酌調德州官兵三四百名。星夜馳赴通州大營。交僧格林沁統帶。夫潮勇雖猛。究為數不多。如得敢戰之將。率領精銳之兵。力挫兇鋒。則夷膽自寒。而官軍之氣皆壯矣。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夷情稍定。已退出船二隻。並辦理防護情形。覽奏均悉。該督現既擇游民之強者。作為勇目。務當妥為約束。毋令民夷雜處。致滋句結。並懍遵昨日諭旨。密計圖維。毋得以仍在議撫。防範稍形鬆懈。現在夷船。雖不能遽行上駛。聞帶有潮勇。及閩廣匪徒。難保不由陸路窺伺。所有帶兵各大員。必得勇敢出眾。方足以資表率。據光祿寺少卿焦祐瀛奏。開州副將田在田。前在山東督練殺賊。頗能得力。堪為前敵。著該督即飭該員迅赴通州。交僧格林沁聽候差遣。所奏將國瑞原帶馬隊五百名。並續撥內火器營兵五百名。仍留津郡之處。著仍與僧格林沁咨商辦理。如楊村一帶。必須此項官兵鎮守。天津尚多綠營兵丁。堪資防堵。仍當調回兼顧為要。

人

諭。前令慶昀將備調察哈爾馬二千匹。解赴南苑牧放。並另挑選馬二千匹。以備調用。暨據慶昀奏稱。業已挑選馬二千匹。另羣牧放。聽候調用。此項馬匹。著即日派員一併解京。毋稍遲延。

辛未。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查京旗各營官兵。現經臣派撥一萬二千名。擬分列前八營。後四營。設遇有緊急。應於京城迤東一帶。擇要紮營分布。作為兩翼之勢。臣等擬揀派曾經出師侍衛。及章京等官管帶。並酌派副都統六員統領。仍擬請

旨。特派大臣統率。以歸節制。臣等並擬派員即日前往。相度地勢。布置安營。以備不虞。其東路一帶。現已派賽尚阿前往僧

格林沁軍營。詢問情形。臣等擬令於回京時。沿途察看扼要地方。以便安營設伏。預為僧格林沁官軍後路策應。其存城八旗各營官兵。臣等揀派一萬五千餘名。擬令各按本旗巡守地方。聽候調撥。其餘官兵一萬餘名。分布城上垛口防守。並有護礮位。均由臣等酌派大臣及官員等。分撥管帶。至八旗漢軍。樓存局存及火器營存大小礮位。現已查明。均屬堪用。俟臨期再為酌量調撥。謹將布置大概情形。恭摺密奏。其有未盡事宜。及應行變通之處。容俟悉心妥籌。再為隨時酌覈辦理。並將擬派帶兵大臣銜名。及官兵數目。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

計開

一擬派八旗漢軍官兵二千名。八旗護軍營官兵四千名。健銳營官兵一千名。內外火器營官兵二千名。圓明園八旗官兵一千四百名。技勇營官兵一千名。巡捕營官兵六百名。以上共官兵一萬二千名。派副都統文盛署副都統穆隆阿。平瑞。福鈐。景文。文永。統領管帶。分撥十二營盤駐紮。預為策應前路官兵。

一擬派副都統載岱。恩麟。景廉。廣林。載崇。載齡。署副都統文謙。文祥。雙福。察杭阿。博鈆。管帶八旗各營官兵一萬五

千名。各按城內本旗地面巡守。聽候調撥。

一擬派克勤郡王慶惠。成郡王載銳。督率副都統存佑。達成。寶鋆。玉保。文惠。舒精阿。阿孝太。靈桂。管帶八旗滿蒙漢官兵一萬餘名。上城分段守護。俟查明散秩大臣。及各衙門京堂各員。再為酌量添派。

一擬派三旗親軍營官兵。在

紫禁城

天安門外守護。即令續辦事侍衛章京親軍校。專分旗管帶。

一擬派內務府三旗。護軍統領章京等。管帶驍騎護軍精捷三營官兵。在東安西安地安三門內。分布巡邏。聽候調

撫。一外七門。擬派南營參將等官。協同漢軍章京帶領巡捕
五營。及漢軍官兵共三千名。上城分段守護。俟查明散秩
大臣。及各衙門京堂。再爲酌量添派管帶。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前聞咉酋⿰口額⿰口爾唫回船後。
添調步兵。意圖占踞津郡。帶兵內竄。（奴才）等密飭委員卞寶
書赴俄咪各船。託其關說。據該委員回稱。俄咪兩國已將
中國
欽差。不頒關防敕書之意。告知咉酋。該夷酋疑慮稍釋。是以未遽
決裂。二十五日。遣該國漢文副使哱嗪嘓前來。聲言必須
允其進京駐紮。方能在津議事。否則仍直帶兵入都。經委
員等開導再三。志在必行。萬難轉圜。伏思督臣譚廷襄曾
有夷人進京之請。早奉
諭旨斥駁。萬不准行。（奴才）等何敢妄事瀆陳。惟自到津後。揣度情形。
實屬萬分危迫。現聞該夷陸續調來兵船不少。火輪船隻。
圍逼城下。南北東三面。槍礮迅利。兵勇莫當。密邇京畿地
方。土匪均思蠢動。一旦決裂。大局詎堪設想。（奴才）等事處兩
難。焦急萬狀。蓋允則變遲而患輕。不允則禍速而患重。只
好於萬不得已之中。思避重就輕之法。現在告以事關重
大。必須斟酌盡善。方能照覆。一面密飭卞寶書前往熟商。

俟議定之後。各船起碇回國。再行進京。隨帶不准多人。然
是否能遵開導。尚難逆料。儻可照此辦理。擬請
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於酌擬條約期內。趕緊出示曉諭京
內居民。俾知夷船已去。夷人進京。爲數不多。並無他意。免
致驚惶。以防內亂。相應請
旨迅速定奪。俾得稍有把握。儻該夷肯受羈縻。另有別法可想。雖
已蒙
恩允准。仍當相機妥辦。斷不敢輕易應許。希圖了事。

桂良等又奏。委員卞寶書稟稱。俄夷告以速將條款議定。
可代向各夷說合。現在既蒙
皇上特派欽差前來。即可不必進京議事。惟將來議定之後。各夷
同欲進京瞻仰。並無他意。每國人數不多。必須奏明請
大皇帝加恩允准。前此咉夷決裂。即爲此事。若不准所請。不但咉
夷自行帶兵進京。且恐別生枝節等語。（奴才）等自當設法開
導。不敢輕易允許。惟恐各夷萬一堅執此說。應如何辦理
之處。恭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咉夷聲言必須允其進京。方能在
津議事。另片奏。俄夷願向各夷說合。俟議定後再行進京瞻仰。
並無他意等語。桂良花沙納。與各夷接見後。可先將所求條款。

應准應駁。先為知照。該夷等能否聽從。尚未可定。此時俄夷既許議定後。進京瞻仰。可告以速將各款定議妥協。並將兵船退至攔江沙外。然後再議進京之事。中國以誠信待人。亦斷無別意。惟各國向無進京之例。此次應行禮節。亦須彼此商定。按照中國禮節。至各夷進京。中國民人。亦必驚疑。更須先為曉諭。不能臨時猝辦。再進京之請。皆俄夷從中播弄。咲咈咪皆重利。從前並無此說。耆英諒已馳抵天津。即可往見咲咈咪三國。將所求之事妥為酌定。如桂良花沙納所許。該夷猶未滿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幾條。或者該夷因耆英於夷務情形熟悉。可消弭進京之請。則更穩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洩漏。此時桂良著作為第一次准駁。留耆英在後。以為完全此事之人。津郡情形。甚屬危急。不得不通融辦理也。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該夷大小火輪船十二隻。自抵三汊河後。以最小一隻直闖北河。稍大二隻。把截西沽紅橋要路。使我種種不便。挾制要求。民間日夜驚惶。紛紛遷徙。因而土匪四起。乘機搶掠。臣恐夷兵一經登岸。立即不可收拾。隨即遣員與之理說。首先以不准登岸入城相約。又恐其購買什物為由。誘惑愚民。因令團總張錦文等設一公局。揀派妥實親信商夥。經理其事。凡夷船日用。准為代買。不准與民人交接。該夷尚能遵照約束。迨後咲咈俄咪四

酋。因天氣炎熱。日間在望海樓左近借房坐臥。夜復歸船。有時亦即在上住歇。並無修造工作之事。傳聞所云本地之人。皆為所用等情。似即指此。其實設局照料。係臣等公同商定酌行。正欲其就我範圍。並非任令句結。暫住房屋。亦係一時權宜。並非聽其強占。但能撫局速定。似不致遽有他患。所可慮者。津郡向多匪類。大半皆係包攬販賣烟土之人。若不設法圍維。一與廣勇潮勇。稍相聯合。為害匪細。且傳聞海外續到四船。內有步隊。尤恐其意在陸路。更不可不豫為之備。故臣令團總張錦文將鋪勇團勇。加意整飭。又令委員將游民中之強而有力者。招為勇目。加以激勵。其手下之人。悉數收羅。酌給口糧。俾為我用。而不為敵用。統計各勇。不下萬人。以為陸路之防。較之抵禦水路。稍為膽壯。土匪自屢次查拏正法後。城關安靜。即大沽亦有團練。自相保衛。現在臣與國瑞。及已革提督張殿元。在西城外駐紮。鹽政烏勒洪額。在天津關駐紮。運司道府及同知以下各官。均與天津鎮在城內駐紮。各門各路。皆有兵勇。分管地段。聯絡守禦。

硃批。覽奏俱悉。

譚廷襄又奏。昨俄酋普提雅廷。以伊國之事。曾在海口。與臣及崇綸等共議。已有眉目。必欲再與臣等三人相見。臣

等未便堅拒其請。當即出見。告知前議各事。曾經允准者。決不食言。至咲咈之事。該酋願將所請各條。與委員先行覈明准駮。逐節向該二國說合。臣等已向臣桂良等述知酌辦。至咪夷屢向委員催取回函。詢以國璽二字。用墨填寫之故。據稱夷字正書內。係伊主原印之璽。其漢文係伊等另行譯出。故將用國璽處用墨填寫。別無他故。並據顧懇代為奏請。即將回函發下。以便恭捧回國。

譚廷襄又奏。再查礮臺失事。內除大沽協右營都司訥勒和。務關路香河汛把總李塘二員。現無下落。應飭確查。再行覈辦外。所有原派守護礮臺之題補張灣營都司奇車布。署祁口營都司鄉營守備蕭桂蔭。天津鎮左營守備德年。原派守護礮臺之署磚河營遊擊推升貴州遊擊田茂。均屬打仗不力。相應請

旨將奇車布。蕭桂蔭。德年。田茂。四員。一併革職。仍留營効力。又礮臺後帶隊應接不力之東明營都司。題升大名鎮中營遊擊毛文藻。署河間協都司督標前營守備王鳳來。務關路守備。題升樂亭營都司李鳳翔。西陽河堡守備松瑞。署提標前營遊擊。揀發都司善廷。五員。一併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又續經查出打仗陣亡之正黃旗滿洲護軍校班金布。正藍旗護軍校增錦。正白旗漢軍驍騎校蔡昌年。署磚河營千總恩榮。均係臨陣捐軀。應請

旨將蔡昌年。班金布。增錦。恩榮。四員。從優賜卹。以慰忠魂。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密計圖維。設法補救。以冀挽回大局。並俄酋必欲再行相見各情。覽奏均悉。咪夷所請發給回函之處。該督可告以業經修答。日內即可頒發至津。以便該夷捧回。至該督奏參失事各員。均照所擬。直隸題補張灣營都司奇車布。良鄉營守備蕭桂蔭。天津鎮左營守備德年。推升貴州遊擊田茂。均著革職。仍留營効力。題升大名鎮中營遊擊毛文藻。督標前營守備王鳳來。題升樂亭營都司李鳳翔。西陽河堡守備松瑞。揀發都司善廷。均著革職留任。以觀後效。陣亡之護軍校班

金布等。著俟事定後。與前奏各員。一併降旨議卹。其不知下落之都司訥勒和。把總李塘。即著該督確查具奏。

又

諭。現在托明阿帶兵駐紮楊村。該處為由津至京水陸最要之地。著瑞麟前往查看。托明阿如何布置。如有備禦未周之處。著會同商辦。以為僧格林沁前路屏蔽。現在惠親王等奏明。於京師城外。分紮十二營。尚無總統大員。瑞麟俟布置楊村一帶前路妥協後。即著來京。總統各營事務。並著僧格林沁。傳旨諭西凌阿。前赴通州。幫同僧格林沁統帶官兵。其山海關察哈爾官兵。即著僧格林沁另行派員。前往管帶。

戶部右侍郎杜翻奏。臣訪聞天津鎮總兵達年。本月初八日。駐守大沽礮臺。一聞逆夷開礮。該鎮及該處副將都司。首先下臺。逃避一百餘里。直抵天津府城。致令兵勇同時潰散。一蹶不振。以致外夷藐視。竟敢直達三汊河口。該處兵民。同聲抱怨。損威失機。莫此為甚。若不立置重典。既不足以申
國法而勵軍心。且該夷業已深入內河。耳目較近。尤須賞罰嚴明。庶幾稍知畏服。應請
旨將天津鎮總兵達年。即行正法。並將同時逃避之副將都司。飭令直隸總督迅即查明。一併正法。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譚廷襄奏。署天津鎮總兵達年等。駐紮礮臺。未能防護。業經寄諭將達年等革職。仍留營督帶兵勇。以觀後效矣。本日有人奏。訪聞達年駐守大沽礮臺。夷船開礮。該署鎮及副將都司。首先逃避。直抵天津府城。致令兵勇同時潰散。逆夷直達三汊河口。該處兵民。同聲怨恨等語。著譚廷襄確切查明達年逃避情形。並該副將都司等是否同逃。一併據實參奏。所有天津鎮總兵員缺。著譚廷襄另委幹員署理。

癸酉。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二十六日卯刻。接見咪夷。詎該夷語言傲慢。借𠸏夷為恐嚇。坐間將要求各款。嘵嘵置辯。所開款目。亦較譚廷襄所議者加增過多。斷難望其向𠸏咈說合。此時咈夷聽𠸏夷為轉移。俄咪兩夷。不過欲享漁人之利。自初八日開礮後。𠸏夷即欲內竄。幸譚廷襄密派員弁。設法羈縻。嗣見有
簡派奴才等之信。如能便宜行事。始肯聽候查辦。奴才等體察情形。如此後若再決裂。夷礮一開。不特津郡立時自亂。該夷帶兵北竄。更覺可虞。連日多方羈縻。見該夷非准其進京。仍恐決裂。嗣後即可一面商議條約。一面破其固結之意。縱然應允。亦必俟議定之後。各夷船退出外洋。然後進京。每夷不准多人。並不准各攜器械。都中先行出示曉諭。則百姓

不致驚惶。沿途派員護送。又可暗中防護。揣度情形。諒無他慮。現在𠸏夷。見奴才等相待以禮。已覺稍釋猜疑。設該夷因感生悔。能不進京。豈非萬全之道。耆英本日到津。奴才等商辦得人。更覺易於措手。惟該夷見奴才等未帶關防。始終疑慮。昨將上次廣東頒給關防文書。抄給照會前來。已經婉言回覆。可否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頒給
欽差大臣關防。迅速派員護送來津。俾奴才等得以相機駕馭。實於公事有裨。俟條約議定後。即可隨時蓋用。以昭慎重。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花沙納奏。接見各夷。及現辦情形。覽

奏已悉○所請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一節○業已飭部鑄造○兩三日內○即可頒發○該夷酋等○如果前來探詢此事○可告以業經奏請○如果允准○不日自可頒到○至咪夷前進國書○業經允其答覆○本日已將答覆咪夷璽書○由驛發去○桂良等於奉到後○即可傳知該公使○令其祇領○俾得回至該國覆命○惟聞近日各該夷○有騎馬入天津郡城之事○並據前日桂良等奏該夷輪船○圍逼津郡城下○槍礮迅利各等語○是津郡情形○非常緊迫○現難以議撫為羈縻○而該夷反復靡常○難保不忽然生變○聞津民業已集團○人數不少○如果聯絡一氣○自可收眾志成城之效○此事未便明白出示曉諭○譚廷襄惟當密諭張錦文等○令其設法糾集團勇○暗中嚴密布置○以備不虞○不可冀倖撫局將成○稍涉大意○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據直隸總督譚廷襄咨○以國瑞之兵○現防津郡○未便移紮楊村○復經奴才覆以此項官兵○係屬馬隊○於津郡防守○非其所宜○而楊村北路緊要○據托明阿咨遵籌布置○尚患兵力單薄○國瑞之兵○仍應歸於楊村駐紮○當經咨覆譚廷襄○及國瑞○並令托明阿就近催令即行移紮○並將前經譚廷襄奏明○由北岸移紮楊村以南之珠勒亨○與富勒敦泰○所帶之兵○統歸托明阿調遣○計該提督現帶密雲官兵五百○合之國瑞○珠勒亨○富勒敦泰之兵○統計楊村一帶官兵二千五百名○應已足數布置○奴才瑞麟○遵於即日前往○會同托明阿熟商○如有備禦未周之處○務須布置妥協後○即行回京○奴才遵已飛調西凌阿來通同辦○統帶籌防○至山海關亦屬緊要地方○查侍郎玉明將次差竣○當即咨調前往該處防守○所有察哈爾及綠營官兵○並該處礮位民團○統歸管帶○玉明未到之前○應將該處官兵○暫交副都統定福管帶○以便西凌阿刻即來通○現在副都統克興阿已帶察哈爾官兵到通○即在運河西岸紮營○其有倒斃疲瘦馬匹○擬於

南苑牧養馬內更換○熱河頭二起官兵三百名○於二十四日抵通○三起官兵二百名○尚未到來○俟到齊均令即在運河東岸紮營○通州東北之平家灘○引河挑挖○即日竣工○查詢土人○此名北河○來源甚旺○一經引放○可減運河水勢十之六七○惟孫河及內河兩處來源○在通州東門外匯入運河○連日相度地勢○無處可以洩放○運河栽樁樹柵處所○奴才逐日親往督辦○並將砍伐大樹○運塞河面○僅留中洪一道○以便糧船行走○其南運河○靜海縣屬捷地鎮等處之減水壩○經侍郎國瑞查覆○壩身高於水面○均於洩放不甚相宜○山東東昌德州等處○是否可資洩放○應俟烏爾棍泰前往查明酌辦○侍講許彭壽所陳○與夷陸戰○宜先多穵壕坎以避槍礮○兵勇可以蹲身伏進等語○於法誠為甚善○惟逆夷如

果登陸。與之接戰處所。不能預定。謹當遵察地勢情形。如有可用之時。密為布置。至於陸路紛歧之處。催令各州縣營。繪呈輿圖。並詳加訪查。以期全局在胸。方可籌防周妥。

硃批。知道了。

甲戌。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侍郎銜耆英奏。此次各夷。惟咲夷帶兵甚多。驕傲之氣。見於詞色。連日飭委員與該夷通事哮嗪咽面議條款。隨議隨稟。斟酌輕重緩急。以定准駁。揆該夷詭譎挾制情形。竟非所求全允不可。奴才等推誠相與。婉言開導。至再至三。其他條約。雖關緊要。尚不至掣動大局。惟該夷所求江路一帶。至海之源。各處通商。並在各省。任憑咲國民人。自持執照。隨時往來。咲國在要緊地方設領事官。如有不法之徒。就近交領事官懲辦一款。事關重大。萬不可以允行。即專准在鎮江漢口。設立馬頭。亦甚有礙。奴才等正言拒絕。據理駁斥。查軍機處交出鈔錄准駁各款。內有咲夷請駐京師。並咲民遊歷各省。與俄夷同應毋庸議等語。自應按照辦理。今該夷持之甚堅。據云所最重者惟此一款。斷不可以不准。奴才等具有天良。何敢以不情之請。上瀆聖聰。惟事機萬分危迫。天津人情洶洶。若再事稽延。不特夷人易

於決裂。即民情亦恐變亂。當此萬難措手之際。不敢不仰求宸訓。迅示機宜。俾得有所稟承。相機妥辦。現在體察該夷動靜。似允此則尚能聽命。不允即為所欲為。情極可惡。奴才等智窮力竭。惟有速望皇上密為指示。迅予定奪。以拯生民而全大局。進京之說。奴才等尚未允准。而該夷等仍復堅持前議。若能推卻。固屬萬全。其餘三國條款。均在籌商速辦。俟有成議。再行詳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密諭桂良花沙納。先與各該夷定議。作為第一次准駁。如未滿所欲。再由耆英酌量添允數條。以為完全此事之人。諒已接閱。本日據桂良等奏。夷人欲仕江路通商。並自持執照。在內地往來。於要緊地方設領事官等語。此事若經允許。遺害無窮。萬無准理。即進京一節。亦總宜設法消弭。耆英到津。尚未與各夷會晤。自可定期與之接見。耆英係原定和約之人。與桂良花沙納。同是欽差。即日領給關防。一體鈐用。應如何從權辦理之處。著耆英不必拘定與桂良等會商。即親向該夷開導。於所請各條內。酌量添允數條。將江路通商。及遊行內地兩事。設法杜絕。以免決裂。堅該夷情狀。耆英素所深悉。天津逼近京畿。情形危急。不得不從權計議。惟如前二事之斷難允准者。該夷必欲堅執。是本無議和之心。耆英不妨與咲夷說破。看

其有無轉機。再行酌量通融籌辦。至何事可行。何事不可行。耆英必有把握。朕亦不為遙制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嘆夷所求條款。連日派員面議。分別准駁。而該夷情形。似非全准不可等語。該夷要求各款內。如鎮江漢口各處通商。並由江通海各處。任聽伊國隨時往來。要緊地方。由伊國設領事官。懲辦不法之徒等語。直欲以中國地方。聽伊出入。所請斷屬難行。現已諭知耆英正言駁斥。另行設法羈縻。惟該夷以此款為最要。一經拒絕。其決裂實在意中。此時調撥各兵。漸可齊集。著僧格林沁。相度要隘。妥速布置。不可遲緩。天津

府城。危在旦夕。該大臣諒亦探有消息。官軍挫敗以後。戰守兩難。惟有激勵民團。尚可冀其出力。保衛府城。僧格林沁如聞該夷內犯之信。或派委幹員。或頒發告示。激勵鄉團。以助兵力。現聞楊村通州等處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苦累。當此防勦吃緊之際。若聽其饑疲。兵丁何能出力。所得口分。應如何酌量加增。俾得宿飽。並著該大臣迅速嚴計。傳諭糧臺辦理。續調密雲兵五百名。由署副都統哈福那親帶來京。已令其歸僧格林沁調度。現應派往何處駐紮。即著量為派撥。

又

諭。近日嘆咈等國夷船。闖入天津海口。其小船並駛抵津關。內河水淺阻。有欲由陸路赴京之說。京師重地。亟應厚集兵力。以備不虞。著慶祺。挑備精兵二千名。配齊軍裝器械。勤加操練。聽候調撥。俟奉有諭旨。即行飭令起程。

又

諭。前經諭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因該將軍等尚未覆奏。復經降旨飭催。現在是否業已調派。何日起程。京師需兵緊要。著景淳奕山。即遵疊次諭旨。迅速如數調撥。刻日起程來京。聽候調遣。毋再延緩。

刑部左侍郎齊承彥奏。自天津海口失事後。官兵潰散。一籌莫展。現復經

特派大臣前往申諭該夷。諒可以不戰而和。以小我國寬大之恩矣。設若犬羊之性。肆意要求。有不可以情理諭者。則天津既已失機。一誤不容再誤。查天津縣至通州水路三百餘里。陸路不足二百里。都係平原。無險可扼。水路多淺。火輪船不能行。而內地被脅之船則可行。陸戰非嘆夷所長。該夷帶有粵匪潮勇。並有俄囉斯在內。則陸路亦非所難。又況有奸細為之導引乎。僧格林沁聲威夙著。關於楊村迤北。層層設備。自必足資捍禦。臣所慮者。官兵足以拒逆夷之北上。而粵匪潮勇之紛紛四竄。勢難兼顧。可否飭令順天府尹。於天津以上之武清東安通州各州縣。趕辦團練。

各衙門閧。既足以禦粵匪潮勇。又可以靖本地土匪。且使逆夷知我國民心甚固。衆怒難犯。未必不少戢其桀驁之氣。總之議和不可忘戰。設兵兼須練勇。庶足以資保衛而濟時艱。

齊承彥又奏。再臣聞該夷初至海口時。即令漁船代伊售賣烟土。並有時給窮民洋錢一二圓。洋布一塊之事。及船泊郡城。於居民亦不加擾。日間三五成羣。進城看望。日落後回船。則登蓬瞭望。令數十人樸被在船外值宿。雖與居民耦俱無猜。似亦不無懼心。及與欽差大臣議事。則又肆意苛求。迄無成局。不知是何意見。臣恐該

夷或故意遷延。以俟彼國消息。或潛布奸細。探聽我國虛實。均屬難定。京城五方雜處。稽查本屬難周。粵商小販暨俄羅斯久居京城。其有無奸細來往。更難防範。應如何不動聲色。嚴密偵查之處。應請飭下巡防團防王大臣。並地方官等。相機查辦。勿使驚擾。尤為至要。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兼管順天府府尹張祥河。順天府府尹梁同新。齊承彥奏。請飭舉行團練。以備堵禦一摺。天津夷船。停泊城下。且聞船內藏有閩粵匪徒。儻所求不遂。必致肆意衝突。由津至通各州縣地方。民情強固。足資捍禦。然必得地方官善為倡率。始足鼓舞民情。著該兼尹等。即飭武清。東安。通州等。各州縣。曉諭居民。實行團練。以保衛身家。儻州縣中有不能勝任者。即令派委幹員。協同辦理。或令各舉公正紳士。聯絡民心。更為得力。再聞通州等處。糧食昂貴。派防官兵。購食艱難。恐其日就饑疲。已諭知僧格林沁。訪察情形。酌增口糧。以示體恤。著該兼尹等。傳知管理糧臺之員。一體遵辦。毋令觖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乙亥。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大沽撥口礮臺四座。北岸礮臺。係遊擊沙春元等駐守。南岸第一舊礮臺。係署總兵達年。督同署副將德魁駐守。第二中礮臺。係都司訥勒和等駐守。第三南礮臺。係遊擊陳毅等駐守。四月初八日。夷船闖進內河。開礮攻擊。各礮臺先後開礮抵禦。遊擊沙春元。中礮陣亡。北礮臺先陷。其時達年等正在督令開礮。擊損夷船數隻。內有一隻被礮子夾入火輪之內。不能進退。該夷多人。跳落舢板欲逃。復被礮將舢板擊沈二隻。在後夷船。併力救護。大礮砟礮子落如雨。礮

牆坍塌。不能遮蔽。南礮臺署遊擊陳毅。登時陣亡。礮臺之前。兵不能支。礮臺之後。勇亦潰散。遂致失陷。是夷船開礮之時。該署鎮等均經竭力抵禦。尚非首先逃避。惟四礮臺駐兵將及三千。如果督令併力向前。何致一齊潰散。且潰散之後。不能立時招集。尤屬懦怯無能。貽誤事機。罪無可逭。相應據實恭奏請

旨將已革署天津鎮總兵副將達年。已革署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一併拏問。嚴審如何退散確情。按律懲辦。都司訥勒和。現無下落。是否陣亡。抑係逃避。再行確查。分別辦理。

諭內閣譚廷襄奏遵查失事總兵各員一摺。著天津鎮總兵副將達年。督同署副將德魁。駐守礮臺。不能督率兵勇。認真抵禦。以致礮臺失陷。實屬畏葸無能。達年。德魁。均著革職拏問。交譚廷襄嚴行審訊。按律懲辦。已革提督張殿元。如何失事。都司訥勒和。尚無下落。著譚廷襄一併查明具奏。

譚廷襄又奏。再侍郎國瑞。原帶馬隊五百名。續撥步隊五百名。准僧格林沁覆稱。馬隊官兵。於津郡防守不宜。應仍移往楊村駐紮。伏查津郡與楊村。同係沿河地面。楊村距津郡六十里。夷船初到。即經臣撥兵一千名。與托明阿之兵。會合設防。今天津鎮存兵。除陣亡傷亡。及失迷未回外。實止三千有零。防守郡城。並分撥四路巡查土匪。數不為

多。城外綠營。止有臣標及提標兵七百名。若將國瑞所帶兵一千名。再行移駐楊村。存兵過單。不獨民人驚疑。並恐夷人輕視。此時刻刻須防其變。臣與國瑞熟商。楊村尚不緊急。所有前項馬步兵一千名。擬請仍准留津。如北路有警。追勦截救。尚可兼顧。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譚廷襄奏。請將國瑞所帶馬步官兵一千名。留津防守。諭令與僧格林沁商。如楊村必須此項官兵。仍須調回兼顧。本日復據奏稱。津郡兵力過單。仍請將前項官兵准留津郡等語。津郡防守。於馬隊不甚相宜。設或由陸北竄。恐追趕無及。不如在前堵截。較為得力。著譚廷襄仍將國瑞所帶馬

步兵一千名移紮楊村○交僧格林沁分撥布置○其天津應添防
兵○著該督於直隸附近各營內○酌量抽調○以補一千名之數○
丙子○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侍郎銜耆英奏○竊自奴才耆英
到津後○奴才桂良○花沙納○謹遵
諭旨○分別酌辦○以施駕馭之方○詎該夷等○狡猾非常○消息最快○奴才
桂良○花沙納○委員傳知各夷○告以
大皇帝現派耆英辦理四國事務○該夷等○早已窺破機關○即有不
願之意○且云非全權大臣○不能便宜行事○難與共議○奴才等○
不揣冒昧○遣員告以奉

命來津○即可從權辦理○無如夷性多疑○牢不可破○奴才耆英○二十七
日抵津○二十八日往各夷拜晤○俄咪兩酋○尚肯見面○𠹭咈
兩酋○或以照會回覆○或以書信推託○所有送來照會○仍書
奴才桂良○花沙納兩銜○本日寅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耆英○與桂良○花沙納○同是欽差○即日頒給關防○一體鈐用等
因○欽此○奴才等知照各夷○俾足見信○嗣後能否不再相疑○尚
難逆料○本日由直隸藩司錢炘和○呈來四月十五日何桂
清密函一件○另鈔恭呈
御覽○可見該夷恃其強很○欲在內地通商○早已潛蓄此志○奴才等深
知從患可慮○萬不可以准許○而此時四夷偏處○條約紛繁○

已有防不勝防之虞○連日督同隨員等○詳細商酌○不敢稍
涉大意○然潰防頗易○就範甚難○再四思維○與其將來闖入○
致成憤激侵占之勢○不若權作
恩准○養成彼驕我怨之形○俟各省軍務肅清○再為設法禁止○雖較
未經允許者○多費心力○究與一朝潰散○不可收拾者有間○
輕重緩急○權度再三○計無所施○恐不得不出此下策○若萬
不得已○或於內江指一二處○准其通商○議明俟中國軍務
肅清○再行酌辦○儻不遂其意○致該夷從而生心○非特無以
仰紓
聖懷○奴才等亦死有餘責○惟有相機妥辦○竭力羈縻○一俟議定之後○

即令該夷等○速退兵船○以安民心而全大局○目下俄夷條
約已定○咪夷今日在海光寺○祇領
敕書○而定條約○除馬神父及傳教兩款外○餘與他夷條款畧同○亦
易定議○惟𠹭夷因江路通商○及遊行內地兩節○未敢輕定○
多方饒舌○昨日該夷哱嗪啢○立逼應允○無禮已極○婉言暫
行推卻○本日復託俄咪兩夷○向𠹭酋額爾唫而商○俟有回
文○再行詳奏○至進京一節○仍當設法消弭○不敢固有
旨在先○即行輕允○
何桂清致錢炘和信○
𠹭夷於咸豐三年○見我內地多故○即起戎心○經吉爾山圻

之以理。懾之以氣。而又推誠以結之。故能轉為我用。其推
誠之法。必先破其疑團。該夷之最疑者。中華大吏。不將其
苦衷據實具奏。因凡有關涉夷務事件。止奉寄
諭。不奉
明發。而准行事件。亦作為承辦之員意見。代為乞
恩。非由該夷求請。故不感激。而轉疑中華大吏。一味朦蔽
聖聰也。吉兩山屢得其故。遇有可行之事。即告以據實代奏。其不
可行之事。則告以爾等欲我代奏。不能不奏。然一經代奏。
大皇帝必將我革職治罪。我等相好。將此項紗帽結交朋友。無甚
要緊。但不知爾等安否。設有出言悖謬之處。直告以頭可
斷。事不能為。該夷以為不欺。尊之曰吉大人。而中心誠服
矣。現在之欲求
陛見。欲求與全權大臣面晤。疑團未破也。好體面也。將此關打通。
思過半矣。四夷中惟咲為大。俄最小。現來四酋。咲酋係該
國之第二三人。坐而論道者。俄酋不過一邊疆小吏耳。尊
卑懸殊。若專恃咪俄代為說合。多一傳說之人。即多一枝
節。竊恐未必有成。即幸而集事。該二夷即據為奇功。要求
之事。將不一而足。其將何以應之。咲夷通事中。有嗄吧。哰
喀啢二人。最為狡獪。哰喀啢在上海為司稅多年。最好體
面。一切言語文移。均不能不出通事之手口。必得有人與

之聯絡。佛夷通事呵吐嗗。四年冬曾經謁見。星使當知其
詳。咲夷所欲得者。雖不知何事。而其大要不出四年分所
請在鎮江漢口等處。設立馬頭。任其所之。佛夷所欲得者。
給還京城天主堂。聽其各處行教。揆厥情形。准則俯首聽
命。不准則為所欲為。前遞裕公相照會內。已情見乎詞。全
伏星使之大法力。有以抑其虛憍之氣。而馴伏之也。若用
武。則兵連禍結。斷乎不可。並承下問。謹將管見所及。附以
奏聞。
桂良等又奏。四月二十九日。由兵部
頒到發給咪夷
敕書。奉
旨命桂良等。發交該國使臣祇領。（奴才）等於奉到後。即知會譚廷襄。
崇綸。於本月初一日午刻。在海光寺發交咪國使臣祇領。
再俄囉斯有呈遞大學士裕誠照會一件。交（奴才）耆英代為
轉寄。謹咨行軍機處進呈。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咲夷欲在江路通商。並欲於內地
任意往來。當以後患無窮。未經允准。並用耆英尚未與該夷會
晤。令其親向開導。設法杜絕。本日復據奏稱。咲佛兩酋。託故不
與耆英相見。而夷使哰喀嗗。仍將前兩事。立逼應允。是其有意

要挾。專擇我萬不能允之事。故肆刁難。其實無非貪利。耆英既已接奉同是欽差之旨。昨日發去關防。諒亦公同接受。可即宣示該夷。以釋其不能便宜行事之疑。並著桂良。花沙納。先行拒絕。於該夷續請各事。概勿輕允。然後耆英出為轉圜。則該夷自當深信耆英。不致推託。前諭桂良等。准於五口之外。酌添兩小口。今既要求無厭。即著耆英酌許閩粵地方一大口。如仍未滿所欲。或再許一大口亦可。總須在閩粵地方。不得擅許內江地面。耆英素悉夷情。當知其利之所在。如與中國無甚傷礙。另有可令該夷獲利之處。儘可酌量餌之。以免他患。如桂良等去時所定條款內。有咪夷所求五六十萬。未曾允准。如必懇求。即照

從前上海免稅之例。俟廣東開市後。酌免按月稅銀。此條可以餌咪夷。其咦咈有無類此款。尚屬有名者。亦不妨酌許。若大有礙於中華者。仍不能允准也。俄夷欲請裕誠。攜帶伊國喇嘛學生赴津。其意不過因裕誠係大學士。今桂良官職與裕誠同。而又係欽差。如有要言。即可與桂良說知。自不必裕誠前往。其喇嘛學生人等。日內即當派員送往天津。桂良等可即以此意覆之。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在中國熟思憂患。欲圖迅救危急。其賊進京一節。再不提及。惟祈貴大學士迅來天津。與賊面商機要。俟見面時。賊一面將杜絕咦咈兩國要求之法。詳陳。一面將應議之處指陳。伏乞貴大學士。將賊欲行聲明之處。均請酌覈。以期中國無患。雖此次咦夷幸獲利益。將來亦可斷絕要挾之漸。其杜絕之法。亦應陳明。所有賊與大學士相商時。請將駐京達喇嘛。一併帶津。

湖廣道御史尹耕雲奏。四月二十三日。桂良。花沙納。會夷人於海光寺。咦夷首長嗹喇唫帶兵三百餘名。持刀及大槍。另、有夷首十人作樂。數十人各帶腰刀。嗹喇唫仰面向天。等著伊國女首金銀夷書。桂良等示以寄諭。伊見白摺一開。楷字數行。愁立中堂旁。既無

欽差關防。何以議事。即作樂舉槍揮刀而去。其咈俄咪三酋來見。猖獗情形大略相同。至要求之事。忽而十二條。忽而三十二條。譎誑變詐。反覆萬端。該夷前此進天津城。聞譚廷襄未以實奏。又騎馬在城上馳驟。以有和議。莫敢如何。竊望海樓。占住韓姓大宅。建造夷館。以待兵船之齊集。河水之兩漲。並以重價收買馬匹。句結奸民。如此情形。而不早為戰守之計。一旦措手不及。諸臣皆不足惜。所可痛心者。畿輔數百萬生靈。我

皇上受

宣宗成皇帝付託之重。

列聖艱難締造一統金甌。而根本之地。坐視顛擠。左右大臣。非恫喝之危詞。即阿諛之美語。務為祕密。不使外廷聞知。隱諱愈深。訛言愈起。土崩瓦解之憂。雖悔何及。且其事亦非遂無可為者。夷人最畏烈日灰塵。陸行數十里。疲困不支。其長技除礮利有準。而鳥槍已不及我擡槍二十餘步。僧格林沁所定晉祥河。已足淺擱其船。但須多開引河。即用挑出之土。於運河兩岸築牆。使兵勇藉以避礮。凡天津一帶州縣。悉令起團。天津城已被夷船環其三面。張錦文。辛榮等素得人心。而張錦文尤有膽畧。今日之計。惟有以出奇用張錦文。辛榮。以堅守用僧格林沁。戰守之機。布置周密。

至該夷進京之說。聞廷臣有以為可許者。臣不知進京之後。我

皇上以何禮見之。使竟不出京。又當以何法逐之。今日京師。譬如人身元氣已虛。猶可令外邪入乎。況其禍猶有不忍言者。我

皇上為億萬臣民之主。奈何輕一嘗試。出此下策。臣冒昧進言。伏乞

皇上為

宗社自重。

山西道御史惲世臨奏。現聞夷性漸馴。可以議撫。惟是現議條款。外廷無從懸揣。臣以已往之事度之。則有萬不可允准者。臣本籍江蘇。道光二十四年。曾赴上海。其時甫經通商。城外設立夷館。夷人三五成羣。進城徵逐。詢之土人。始知夷館中傭工男女。皆本地民人。每人每月給番銀四圓。甚有為之教讀者。該夷又傳天主教。習其教者。夷人每年助資銀兩。以三十兩為至少之數。貧民貪利。傳染日多。地方官不敢禁止。近年聞蘇州省城。及嘉湖等處。均有夷人往來矣。天津離京城二百餘里。若令設立夷館。則與上海無異。其為人心之害。可勝言哉。且漸而至通州矣。漸而至京城矣。禁則起釁。不禁則壞法。地方官何所適從。必將隱忍蒙蔽。聽其來去自由。其中傳教裹脅等事。勢所必有。

萬一肆其犬羊之性。突然反噬。則其禍更有不忍言者矣。耆英從前辦理夷務。於夷人所請。率皆允許。即准其入廣東省城一事。該夷轉以為負約在我。今日之釁。實由於此。是耆英毫無遠見卓識。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此次

飭令辦理夷務。

聖心自有權衡。臣愚未敢臆測。惟天津設立夷館。則關繫匪輕。如該夷果有此請。伏乞

宸衷獨斷。立予駁斥。其近畿各海口。亦不准其通商。專意用兵。不

圖旦夕之安。而杜將來無窮之害。或謂夷船直抵天津。我兵失險。有不能不撫之勢。臣以為此正猛虎入阱。可以計取之時也。夷船非遇大潮汐。不能出口。海外大船。不能入而救援。實同魚游釜底。僧格林沁。以重兵扼要。布置精嚴。若再激勵沿河居民。齊心團練。則成兜勦之勢。不待戰而夷情已餒。酌允所請。必當就撫。是宜以戰守速撫議之成。不可以議撫而廢戰守之策。

戊寅。黑龍江將軍奕山奏。四月初五日。由省抵黑龍江城。即據卡官報稱。探得夷酋木哩斐岳幅。駕船下駛。大約初六日可到海蘭泡。即令副都統吉拉明阿。前往會面。旋回述稱夷酋縈言奴忙欲往闊吞等處。辦理要事。不能在此耽擱。再四挽留。始訂於初十日會見。嗣於初十日。夷酋率領通事施沙木勒幅。並夷目數十人。登岸進城。通事傳說。前因防範暎夷。伊國來往。由黑龍江行駛。左岸蓋房。今年續有數百人船前來在此屯兵。幫助防範暎夷。均有裨益。黑龍江一帶。當初本係伊國地方。現在江左存居滿洲屯戶。均令遷移江右存居。如有需費。伊國供給。至於兩國界址。自沙畢奈嶺迤東。額爾古訥河。入黑龍江。烏蘇哩河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半屬中國。半屬俄國。江內祇准我兩國人船行走。他國船隻。不准往來。再俄國已經咨行中國

理藩院。嗣後各海口。應一體通商。各派官員照管。黑龍江亦可照此辦理。我二人俱係將軍之職。各奉主命前來。即可定准。對換印文。兩國安靜。各守邊界等語。茲答以兩國分界。即以格爾畢齊河興安嶺為限。議定遵行。從無更改。今若照伊等所議。斷難遷就允准。至通商一節。黑龍江地方寒苦。並無出產。即米麵菜蔬。止敷本地食用。不能與外人交易。且民情兇悍。約束不周。致生嫌隙。有傷和睦。當凡早將人眾撤回。以全和好。並據理正言與之辯論。該夷爭執狡詐。理窮處輒以防堵為詞。甚至推諉不知。紛紛議論。至暮未定而散。次日巳刻。夷酋仍帶原隨夷眾前來。照舊款待。該夷將清字夷文呈遞閱看。言語更加荒謬。婉言開導至再。該夷一味狡詐。自覺詞窮。遂行告辭回船。當派佐領愛紳泰。將夷文送回。旋據該夷酋。令通事。仍以清字夷文呈送前來。據稱。兩國和好。今將黑龍江左岸。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爾錦屯。其中舊居屯戶。仍令照常永遠安居。其餘空曠地方。均與俄國為界。以便屯兵防範暎夷。又稱通商一事。仍照海口等處章程辦理。各派人員照料。又額爾古訥河。黑龍江。松花江。烏蘇哩等河至海。凡沿河各岸。一半屬於中國。一半屬於俄國為界。江中止准中國與俄國人船行走。不准他國來往等語。欲將文內以河為

界字樣刪改。是以隨派佐領愛紳泰。攜文前赴夷船相商。旋據稟稱。木首將文留下。聲言以河為界字樣。斷不能刪改。其餘別事。明日進城再議。連日等候。木首推病未來。迨至十四日午刻。木首帶夷目數人。忽到寓所。接閱夷文。並未刪改。即向其正言議論。又因烏蘇哩河等處。係吉林地面。礙難懸擬。轉向吉林委員三蔭。詰問情形。該員答以尚須查明再定。議論未終。木首勃然大怒。舉止猖狂。向通事大聲喧嚷。不知作何言語。將夷文收起。不辭而起。委員等詢問通事施沙木勒愊。木首因何動怒。通事不答。但言明日再送字來。夷眾紛紛返回。對岸泊船。先是木首未來之前。有夷船五隻。夷人數百名。軍械俱全。順流而下。行十數里。停泊。木首來時。隨有大船二隻。夷人二三百名。槍礮軍械俱全。泊於江之東岸。尚屬安靜。自木首忿怒回船後。夜間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槍礮聲音不斷。次日早間。副都統吉拉明阿。暨大小官員等眾見。稟稱。木首昨日因會議分界未允。夜間施放槍礮。勢在有意尋釁。又恃有人船在後。倘一舉動。必致難休。現在江之東岸。存居屯戶。男女驚惶。進城哀懇設法護庇。倘有緩急。雖有豫備兵丁西丹等防護城垣。恐難兼顧屯戶。不得不據實稟明。設法安撫等語。當飭協領等官。密為撫諭江左屯戶人眾。照常安居。一面

派員前赴夷船。以問好為詞。會見木首。探其光景。見該夷仍帶倨傲之態。令通事向委員說。日前你們大人約我會見你們將軍。議定界址。我本不去。你們大人再四相強。礙難不允。及至會見後。所議條款。多不允准。並言不敢擅專。必須奏明。方可議定。現今俄國之人。在吉林地界闊吞奇吉等處。屯居多年。豈有不知之理。彼處有俄國之兵。可保咲夷不敢前來侵擾。黑龍江所居屯戶。我能主掌不令遷移。你們將軍。既係奉命前來。分定界址。豈不能定奪。所有議定兩國交界。俄國前已行知

大清國理藩院。准行。並未駁回。你們將軍。乃係親任大臣。不肯應允。明係故意推諉。你既奉將軍之命前來問好。尚有兩國和睦之意。我明日使通事寫字前來。見你們將軍。若可照字辦理。即行對換畫押文字。彼此為憑。以全和好。如若不能。我即捻江左屯戶。不准存居等語。十五日巳刻。木首使通事前來。呈遞清字夷文。語雖含混取巧。較之前文。畧覺簡明。且字內已將江左屯戶居處讓出。此外本係空曠地面。現無居人。至松花江。烏蘇哩河等處。地屬吉林。未敢酌准。但該夷業經占居闊吞奇吉處所。字內又寫烏蘇哩河至海。以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議請通商一節。亦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現在剖辯分界。本不當遷就了事。均應

查照舊例。分定為是。第勢處萬難。若不從權酌辦。換給文字。必致夷酋憤激。立起釁端。勢難安撫。實於邊疆大有關礙。是以不揣冒昧。暫安夷人豺狼之心。允其所請。換給畫押文字。以紓眉急。該夷換字後。即將人衆船隻退去。於十六日返回海蘭泡。據稱暫居數日。即往闊吞等處。料理要事。現在海蘭泡居夷。照常安靜。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於地界一節。言語反覆。曾諭知奕山。與木哩斐岳幅。會勘時。當查照從前界碑。與之剖辨。不可遷就了事。茲據該將軍奏。會晤夷酋。酌議地界。該夷酋所請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之外。所餘空曠地方。給與該夷安靜存居。並江中

准其行走等情。奕山因恐起釁。並因與屯戶生計。尚無妨礙。業已悉行允許。自係從權辦理。限於時勢。不得已也。惟該處既給與俄夷。又恐民夷雜處。致滋事端。奕山當妥為彈壓。毋稍大意。其松花江。烏蘇哩。綏芬等河。界屬吉林。距興安嶺遠近。奕山不能懸揣。即著景淳迅速查明。如亦係空曠地方。自可與黑龍江一律辦理。儻該處本有居人。一旦為夷占據。與我國屯丁耕作。均有妨礙。景淳當咨明奕山。仍應與該酋據理剖辨。不可一概允許。又滋後患。至該夷所請於黑龍江通商之事。即著奕山體察情形。妥籌條約。一面仍嚴密防範。設法駕馭。毋令該夷既遂所欲。更肆要求無厭也。

大清國御前大臣黑龍江將軍宗室奕山。與俄囉斯國東錫畢爾將軍木哩斐岳幅。欲期兩國永遠相好。各屬之人。彼此有益。及防範外國。公同商定。

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自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為俄國所屬。右岸順江至烏蘇哩江。為
大清國所屬。自烏蘇哩至海。所有地方。此連兩國交界之間。為
大清俄國同管之地。黑龍松花烏蘇哩各江。只許
大清俄國往來。別國船隻不准行走。黑龍江左岸。自精奇里河。至霍爾莫勒晉莊。原居滿洲人等。仍令照常居住歸
大清國官員管轄。不准俄國人等擾害。

一兩國所屬之人。永相和好。烏蘇哩。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之人。准其彼此貿易。兩岸商人。責成官員互相照看。

大清國黑龍江將軍宗室奕山。與俄國吉那拉勒。闌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公同商定。永遠無悖。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侍郎銜耆英奏。前日唤夷李嗪嘓負氣回船後。臣等。託俄咪兩夷向說。次日該夷李嗪嘓。復與該夷通事喊嘍嗎同來。聲言伊國欽差令彼二人催取照會。如本日不給。伊帶回。即帶兵直入京師等語。可惡已極。各夷初到天津。並不騷擾百姓。近來頗有搶奪馬匹。占據房屋等情。臣等。深知該夷情急。不肯再候商酌。而

事處萬難。豈能昧良喪心。輕為允許。展轉思維。又經數日。竊恐該夷再事決裂。萬不能設法挽回。與其日前潰敗。不可收拾。不如姑為羈縻。徐圖補救。況自廣東殘破後。葉名琛所存夷務舊案。皆為暎夷攫去。向來辦法。彼盡窺破。駕馭無術。智勇俱窮。現在津郡兵民。兩不足恃。一經變亂。才等身不足惜。其如京畿密邇。迥與他處不同。是以不揣冒昧。將大概條款。暫為允諾。所有內地通商。遊歷各省。兩節。允於軍務完竣後酌辦。兵費一節。推交廣東辦理。進京一節。約俟緩期再議。他如不禁傳教。會緝海盜。酌改文書。商量稅則。俱已允其大概。未知該夷回文如何。恐尚有許多饒舌。回文一到。即可早定章程。令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而全大局。至於咈夷條約。較易為力。俄咪兩夷條約。已在商辦。均俟得有頭緒。再將詳細條目。開單具奏。如此辦理。諒已可無決裂之虞。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領到關防。並陳現辦情形一摺。暎夷嗜利逞強。專擇萬不能允之事。故肆刁難。桂良等遂為所懾。竟將內地通商。遊歷各省。兩節。允俟軍務完竣後酌辦。經為許諾。但顧目前。必貽無窮後患。即兵費推交廣東。進京約俟再議。雖屬萬不得已。姑為羈縻之計。惟日後不能踐言。轉致失信於該夷。釁端復起。前據桂良等鈔呈何桂清書函。所稱折服夷人。當示

以誠信。擇其可允者允之。其必不能允者。即正言拒絕。不可游移。桂良等惟當將添口減稅各條。與之以利。若必事事皆准。何用大臣會議耶。本日據奕山奏。已會同夷酋木哩斐岳幅。將烏蘇里河至海口等處。分界通商事宜。合約定議。桂良等即可藉此一事。告知俄酋。諒伊必早有所聞。惟中國與爾國二百年相好。故能如此優厚。至暎咈二國。現踞廣東。斷難盡如所請。而哼喀嚼等情形兇悍。恐一旦決裂。枉費爾等說合好意。暎咈二酋來至天津。本應置之不理。皆因俄國前來說合。聲言並無惡意。是以未與用武。不料該二國先開大礮。直赴天津府城。迄今未有定議。今俄國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理應為中國出力。向暎咈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速了此事。方能對得住中國。若不能挽回。我三人不能辦理。即日回京。現有僧格林沁帶兵在後。聽其辦理。但兵端一開。不能再議撫局。不但各國均無所益。即爾公使為好之本心。亦難剖白矣。如此曉諭。看其如何轉圜。再行酌辦。

桂良。花沙納又奏。耆英自到津後。暎咈二夷。不與相見。深懷疑貳。耆英前到俄囉斯處。得見普提雅廷。即告以如上暎船。必須小心。耆英不解其故。及往拜暎酋。果不肯見。嗣於咪夷處。思見從前所定條約印冊。耆英心即詫異。詢以此件何由到手。據咪酋云。暎夷攻破廣東。葉名琛被擄。遂

將中國辦理夷務黃箱取出。不但我朝國條約在內。即歷年寄諭指件。均為咪夷所得。並問條約印冊。應藏京師。何以存在廣東。耆英告以想因質對要事。奏請發出備查。耆英回公館後。心益生疑。及昨日戌刻。咪夷哼唪啁復來偪取照會。奴才等與耆英公同接見。正在辯駁條約間。咪夷喊嘍嗎。於坐前呈出一件。即係當年耆英具奏駁夷情形密摺。語多賤薄夷人。且有宣宗成皇帝硃批。奴才等不勝駭異。連日聞人傳說。謂咪夷因從前受其愚弄。有欲報復之意。禍且不測。奴才等因思耆英一人之休戚。實與國體攸關。若令該夷得遂志於耆英。且於和局大有妨礙。與其事後不能措手。不如豫為防範。以杜其奸險之謀。惟有籲求皇上格外天恩。准耆英進京。面陳夷情。既可免意外之虞。亦可將天津現在夷情。詳細具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耆英素悉夷情。特降旨發去欽差關防。與桂良。花沙納。公同接受。一體鈐用。親向該夷開導。以冀轉圜。茲據桂良等奏。耆英自到津後。咪咈兩夷。不與相見。深懷疑貳。請飭回京等語。耆英係原定和約之人。於該夷一切情形。素所深悉。經朕此次棄瑕錄用。畀以欽差重任。專辦夷務。已有旨毋庸事事會同桂良等辦理。至各夷所請各條內。定議准駁。總期於中國無礙者。酌量允行。現在桂良等雖同是欽差。而於夷情一切未若耆英熟悉。何以忽有代奏回京之請。耆英並未列銜。是何意見。究竟此事。耆英若何辦理。著即通籌具奏。

又

諭。前據羅惇衍等奏。進紮花縣。激勵紳團。密籌克復省城。並片陳江國霖等媚夷各情。均經諭令黃宗漢與該侍郎等。密商舉動。並將該藩司等懲辦。計該大臣。當已行抵粵省。所有調兵集餉。輯民撫夷各事宜。想能遵照諭旨。妥為辦理。廣東文武各官。受夷挾制。殊堪痛恨。本擬俟黃宗漢查參懲辦。乃本日據江國霖奏。竟以籌勵兩江軍務為名。擅自出省。該藩司於夷人入城。失去庫項。咎已難辭。復敢抽身遠出。置夷務於不顧。更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江國霖革職。交黃宗漢審訊。其廣東布政使。著畢承昭補授。畢承昭本係黃宗漢隨帶之員。現已擢任藩司。籌備餉需各事。即著責成督辦。江國霖素性貪巧。曾據羅惇衍等參奏。首鼠兩端。每月朔日。率各官與夷人會面。受其約束。曾到花縣求緩攻城。並有恐獲罪於夷。不回省城等語。此次藉詞勦匪。居心已可概見。黃宗漢務當嚴切審訊。無令遁飾。其前諭撤參

之著臬司蔡振武○及笒問之革道俞文詔○一著按照所參嚴辦○夷船到津○攻奪礮臺後○逼脅要求○多不可准○撫局未易定議○廣東團練○現辦情形若何○著該督隨時馳奏○以慰廑念○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伏思夷船初到○即以錢物誘我貧民○其時大眾驚惶○紛然遷徙○經臣設法撫定○漸次安集○而游手無業之輩○轉與該夷交接○毫無畏懼○臣恐其聯絡勾結○即令張錦文等設一公局○代買食物○不准夷人上岸○亦不准民人登船○各自稽查○其初尚能遵守○迨後夷使居住望海樓等處空房○未免有跟隨乘便閒行者○復令兵民隨地攔阻○亦即回去○並未抗拒○前有俄國之人○在東浮橋○與舖民爭鬧○綑送該夷責懲○昨有英咈之人○强進民房○被剝衣帽逸去○今又有在金家窯滋擾○及占用望海樓後回民房屋數間之事○該民人皆懷忿恨○誠恐因此即肇釁端○前經臣飭令集團○不下萬人○暗分地段○互相聯絡○現復告以議撫與議守二事○並行不背○議撫所以安民○議守亦所以衛民○嗣後該夷如能歛跡○仍可相安無事○儻竟四出騷擾○亦必與之理論○但不得遽傷其命○致悞大局○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又奏○再侍郎國瑞所帶馬步隊一千名○欽奉
上諭○飭令移紮楊村○交僧格林沁分撥布置○除奉

旨飭調宣化鎮兵一千名赴通外○其餘各鎮協○已無可調之兵○惟查有派往開州防堵天津鎮兵四百名○現尚無事○已飭副將田在田○就便管帶來津備用○

硃批○知道了○

禮部尚書瑞麟奏○查看得老米店之西北黃莊以前○有河身曲折○由東北灣○正可釘筏抵禦○河內用數丈大木○二尺餘寸鐵釘○做成木排○橫河塞流○以遏夷船前進○隄上高築土牆○外有濠溝丈餘○使逆夷難於駛入○內有槍礮眼孔○隨手可以打出○我兵藏伏其中○逆夷即用砟礮火箭○亦無所施其伎倆○等與托明阿會辦○已有頭緒○而木簰尚未備齊○若俟工竣○恐稽時日○先將布置情形具奏○即遵
旨來京○覲聆
聖訓○俾得遵循○

硃批○知道了○

己卯○巡防王大臣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奏○竊臣綿愉於本月初四日○由僧格林沁軍營旋京○途次接據僧格林沁專差送到耆英致伊信函一件○述耆英業已由津旋回○臣綿愉展閱○不勝駭異○隨將原信攜至巡防處○與臣載垣○端華○公同密看○均極驚訝○伏思臣等以耆英熟習夷情○是以密請

派赴天津○辦理夷務○該員係獲罪之人○復蒙
恩棄瑕錄用○宜如何激發天良○盡心籌畫○詎意以夷情叵測○並未
辦有頭緒○輒欲稽辭卸肩○未奉
特旨○竟敢先自回京○其畏葸無能○辜
恩誤
國之處○殊堪痛恨○又查該員信內○有初五日辰巳之間○可抵
僧格林沁軍營之語○臣等擬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該員在營訊明○即行正法○以昭炯戒○至臣等
無知人之明○以致濫行保舉○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臣綿愉○載垣○端華○從重治罪○

初二日申刻○拜奉鈞函○速將垂問夷情○惟咲夷仍驕悍異
常○昨日夷民○即有尋釁欲行爭鬬光景○英仰蒙
皇上天恩○誓死報効○初一日咲夷通事○在桂中堂公館○生索照會○
並將伊等攻破廣東省城時所得文代文案內○有英密奏
夷情○
硃批摺件○出令大眾閱看○殊為可駭○旋經公同商酌○英赴天津○
聖意原謂熟習夷情○素來見信○以便設法羈縻○不意出閱摺件○盡
是當年奉為該夷之言○緣日前已有傳聞○謂該夷已藏禍
心○欲圖報復○英一人休戚生死○殊無關繫○惟撫局正在將
定未定之時○為一該夷思欲狡焉一逞○則關礙全局○大為

可慮之至○萬不得已○本日已將此情密奏○是以英即刻回
京○擬在通州聽候○初五日辰巳之間可趨詣麾下○面陳一
切耳○
硃批○此摺并信函○著惠親王等與恭親王○惇郡王○軍機大臣○公同
閱看定酌○
恭親王○惇郡王○軍機大臣彭蘊章○柏葰○穆蔭○杜翰○奏本日
蒙
發下惠親王等摺○耆英信函○奉
硃筆○此摺並信函○著惠親王等與恭親王○惇郡王○軍機大臣○公同
閱看定酌○欽此○臣等查耆英○係蒙

恩棄瑕錄用○辦理夷務之員○不知感發天良○與桂良等會商辦法○
竟敢不候
諭旨○擅自回京○實屬辜負
天恩○惠親王等請訊明後即行正法○實罪所應得○臣等擬請
欽派大臣○前往通州○會同僧格林沁嚴行審訊具奏○抑或
飭下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押解來京○交宗人府會同刑部嚴訊
之處○請
旨遵行○至惠親王○載垣○端華○自請治罪○臣彭蘊章○柏葰○穆蔭○杜翰○
亦難辭咎○應請一併治罪○伏候
欽定○

硃批。耆英經朕棄瑕錄用。委任辦理夷務。乃長惡無能。大局未定。不候旨擅自回京。不惟辜負朕恩。亦無顏以對天下。實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鎖杻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此次朕用耆英。原出於不得已。冀其有成。雖經惠親王等保奏。實係操縱自朕。無先見之明。愧恧殊深。惟王等贊襄無方。若不予以薄懲。曷以洽服衆議。惠親王。著毋庸管理中正殿雍和宮事務。載垣。端華。均著開領侍衛內大臣缺。與惠親王一併交宗人府議處。彭蘊章。栢葰。穆蔭。杜翰。均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據惠親王等。參奏耆英擅自回京。並呈遞信函。覺

奏實堪詫異。耆英本係獲罪之員。前因惠親王等奏請派赴天津。辦理夷務。朕念伊尚悉夷情。寬其既往。棄瑕錄用。令與桂良花沙納妥籌商辦。伊應感發天良。力圖報効。即使逆夷狡猾。猝難開導。亦須悉心籌畫。昨桂良花沙納代伊奏請回京。未曾允准。乃竟不候諭旨。先自由津回至通州。閱伊所致僧格林沁信函。畏葸無能。不顧大局。置身事外。殊深痛恨。已有硃諭。令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鎖杻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等嚴訊矣。該大臣接奉此旨。務將耆英。派員押解起程。現在撫局未定。難保該夷不肆狂悖。更起兵端。自應先機籌備防剿之策。方不致倉猝失措。該大臣駐紮通州。距津甚近。務當隨時偵探。作速布置。

王駐紮山海關之寨哈爾兵一千名。本日已諭令前赴通州。並諭慶祺。迅調盛京兵一千名。飭交玉明統帶。往山海關防堵。以臻嚴密。

又

諭。前因通州需兵防堵。叠諭吉林。黑龍江將軍。各調兵五百名。迅速來京。本日據承志奏。吉林官兵。業已分作兩起。即日起程。其黑龍江官兵。諒奕山接奉諭旨。亦即迅調來京。著慶祺。飛飭沿途催提兩處官兵。剋日馳赴通州。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稍延緩。至山海關駐紮之寨哈爾兵一千名。亦著該副都統。飭令迅赴僧格林沁軍營。勿違。山海關地方緊要。著慶祺。迅調盛京官

兵一千名。交協領管帶。飭令前往。交玉明統率。如該侍郎尚未行抵該處。即將此項官兵。交定福暫行管帶。至前調哲里木盟蒙古兵一千名。並著慶祺。就近飭催。迅速起程進京。聽候僧格林沁調遣。

又

諭。所有前調昭烏達盟蒙古兵一千名。著英隆飛飭起程進京。聽候調遣。毋庸俟該盟長會齊。致有耽延。其哲里木盟蒙古兵一千名。已諭慶祺就近飭催矣。

直隸提督托明阿奏。奴才現在楊村。督辦一切堵禦。瑞麟來楊會商。趕緊屯濠築壘。安設礮位。並製造攔擋夷船木筏。

其礮位一項已據譚廷襄咨報由保定府運送不日即可
抵楊惟查楊村一帶地方向無大木並復與瑞麟公同商
酌飭委楊村廳通判並天津縣知縣在天津拆船場內解
運大木已據該廳縣呈報現於場內採得大木百數十根
趕緊運送一俟木植到齊奴才即督飭多備工匠刻期興工
將木簰成造妥協安放沿河要隘俾該夷船隻益多阻隔
不能北上并密探得天津近日夷情極為叵測奴才已分布
官兵妥為防範一經探報蠢動即行相機堵截以阻其北
上之路再本月初三日瑞麟已由楊村起程回京是日申
刻耆英亦由楊村經過北上正在購搭間適國瑞所帶官
兵於初四日移來楊村現在會同相度地勢安營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內閣著添派瑞麟辦理巡防事宜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竊思㗒夷逞強情形早在
聖明洞鑒從前所求之事已屬萬分無理迨奴才等接見後該夷開
來條款又較從前加增奴才等萬不敢以不堪入耳之詞上
瀆
宸聰且體察該夷詭計總因向來中國語多推託是以無論如何
開導不肯相信奴才等通籌全局早夜斟酌覺決裂之貽患

至重而姑允之為禍較輕故至萬不得已始將大概情形
給與照會令其不致決裂蓋以該夷能聽我反覆辯論然
後得以盡言非一允即不能稍為挽回者也若有求輒允
並不能用言拒絕誠如
聖諭所云事事皆准何用大臣會議夫能杜絕將來之釁端此萬
全無弊之上策也若專顧杜絕將來而遽任潰敗決裂不
可收拾又目前之大患也況津郡密邇
京畿尚敢輕為嘗試奴才等死不足惜身死而令天下受無窮
之禍
都城有震動之虞則雖死猶有餘責現在㗒夷感奴才等優待
之意稍釋疑慮連日一面密購內綫破其詐術一面令隨
員等詳細開導一面囑託俄夷婉轉關說已較前日桀驁
情形稍有不同津郡人心亦漸安定詳察夷情嗣後果能
開誠布公示以寬大使該夷潛消疑貳然後剛柔互用令
其不敢逞志庶可設法羈縻今日俄夷明常前來公館已
將
聖德宣布令其傳諭普提雅廷俾知感激力圖報效該夷與中國
和好有年亦願效勞宣力諒可漸冀轉圜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所求內地通商游歷及進京一節雖桂
良等許以緩圖仍恐貽後日之患令其囑俄使轉圜本日據桂

良等奏。懇陳現辦情形一摺。據稱。明知和議既成。必有從而議其後者。然不敢因此而不顧大局。因思兵費一節。原屬無理。惟前許其到粵公論。此時若已許之。毋庸另議。至內地通商。及進京二事。皆不可行。桂良等已知照該夷。未知如何回覆。據奏夷夷現感桂良等優待之意。疑慮稍釋。桀驁亦稍遜於前。該大臣等既令委員詳細開導。復託俄夷婉轉關說。如有轉機。固好。儻必無挽回之術。亦只可就桂良等所議辦理。不至目前決裂。但此外或尚有不可行之事。續肆要求。則墮其術中。更無把握。必須定議後。即退兵船。並不别生枝節。方可與之定議。准其將詳細章程馳奏。現聞夷人已有占踞村莊之事。防其欲久駐天津。

不可不預為計。及再據宋晉片奏。哎吃。哱㖠嚼。可隱餌以利各等語。著桂良等妥籌酌量辦理。原片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臣接奉寄諭。據桂良等奏。暎夷要求各款。斷屬難行。連日採報夷情。狡展而暎咭唎尤為橫恣。叵測萬分。恐非理喻所能格化。夷船夾帶潮勇。並鐵鍬等物。自係預備開掘河路。或登陸穵濠築壘等用。又聞其天津占踞金家窑地方。用該處板廠木料。打造船隻。其為意圖北犯。形蹟顯然。津門兵勇潰敗之餘。氣怯心餒。戰守兩不足恃。楊村一帶。托明阿等帶兵駐紮。經瑞麟前往籌畫布置。臣現復派弁絡繹查探。並先咨行托明阿。將該處官剝民船。就近飭令移往子牙河內收泊。又將通州一帶河路船隻。亦飭地方官查明。派員密往察看。酌量移泊。現在平家灘一處。挑穵引河。於四月二十九日工竣。仍留河岸及壩頭各五丈地方。尋候臨時開掘。其河身要害處所。逐日釘樁樹柵。並預備船隻樹林。擇要沉塞。逐層堵截。臣大營。及運河兩岸。築立礮臺數處。尚未工竣。惟通州城垣坍塌。情形甚重。於安礮處所。先行設法補築應用。一面嚴飭地方官。趕緊興修。臣原帶礮位。均不甚大。僅可陸路攜帶應用。至各礮臺及城上安設。擬請由京調撥五千觔以上大礮十餘尊。即日運通。並擬將現在楊

村富勒敦奏。所帶八旗漢軍礮營官兵。調回通州。激勵用之。宣化鎮兵。於四月二十九日到通。分紮運河西岸。綏遠城兵。於五月初一日八起到通。當經撥赴采育紮營。其續到密雲官兵五百名。即在河東紮營。以便調撥。天津民氣本強。此番夷務反側。民情亦大不足恃。此時須發告示。激勵鄉團。非但不能有益。恐刻下議撫未定。轉致該夷得所藉口。且辦理團練。必由地方官吏。率同紳士舉行。已由臣咨請巡防王大臣。飭令順直所屬津通一帶地方。查照節

奉

頒發章程。並堅壁清野條議。實力辦理。並擬請

旨。飭下各部院堂官。傳令各衙門官員。有願及時報効者。具名陳奏。由各堂官選派分赴近京運河一帶各州縣。督勸團練。隨時偵察路徑險要地方情形。如有奸細潛藏。及匪黨窺伺。立即飛稟京營。及通州大營。派兵勦拏。其有各該州縣本籍堂司各官。於該處民情地利熟悉者。令赴各該州縣城鄉。密行糾約團練。激厲眾心。相機行事。民情積憤之餘。一有整率之人。必當忠義奮興。且可臨事知方。不致鹵莽。或滋他患。事定之日。分別獎敘。立功者即時保奏。儻或貽誤軍情。亦即參劾不貸。至通州等處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苦累。奉到

諭旨。令奴才彙計酌量加增。當即傳諭糧臺。將該兵丁等應得口分各例。詳細稟報前來。緣上月糧臺所發口分。按照旗兵每名每日鹽菜實銀七分四釐九毫有零。綠營每兵每日鹽菜實銀四分八釐三毫有零。其尚有馬乾米折等項。奉部定章程。應行折扣。按放鈔票。據該糧臺聲稱。上月未經放給。因通州糧價昂貴。正在議請改放實銀等因。奴才詳加查覈。計上月所放兵丁口分。合現在通州銀價物價。實屬不敷食用。若遽將馬乾米折。全行改放實銀。又恐過於浮多。今擬於上月放過應得鹽菜實銀外。於旗兵。將所應得馬乾一項。仍行照部六扣之數。每日再行放給實銀一半。合銀四分八釐。綠營兵。將所應得馬乾不折各項。概不折扣之數。每日再行放給實銀一半。合銀三分五釐五毫。計旗兵每日可得實銀一錢二分二釐有零。綠營兵每日可得實銀八分三釐八毫有零。錢數按部章發給票銀。兵丁已可足敷食用。當即劄飭糧臺遵照辦理。當此逆夷情狀詭譎。撫局既難有定。奴才現在惟有將籌防一切。日夜趕緊布置。不致稍涉疏虞。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遵籌布置各情形一摺。所籌挑挖引河。修城安砲。宣化綏遠密雲等兵。分駐運河東西兩岸。及釆育等處。布置均屬周妥。其遵議酌增兵丁口分章程。即著照所議

辦理。托明阿統帶官兵。駐紮楊村。聞珠勒亨一軍。獨駐河東。恐非要地。應移紮何處。與各軍聯絡。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妥為調度。不可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所請飭各部院堂官派員赴各該州縣。辦理團練事宜。已諭巡防王大臣。行知各衙門辦理矣。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奏請飭各部院堂官。派員赴近畿各州縣。辦理團練等語。著巡防王大臣。查照所議。行知各衙門。分別辦理。

署戶部右侍郎宋晉奏。查撫局。在咪夷事。利於緩而不利於速。緩則可枝節遷生。況伊一面支吾狡黠。一面於城外

及海口趕修房屋縱使撫局議成伊必又以為頭已得為詞必須酌留酋目不肯舍天津而去迨我全力與爭必藉此格外要挾以佔處重地易換所建房屋之費另款取償種種流獘勢所必至惟一速字制之則其伎倆窮矣該夷各口皆有領事官其副領事必能通漢語漢文而精於貿易者任之閒最為詭譎者一為嗄吧上年廣東之事即其主謀其次為哮嗱嘓能通漢字能說京師言語吉爾杭阿克復上海時多方籠絡聘為江海關幕友名為司稅委明在案每年束修多至一萬二千圓起手查察夷人漏稅甚嚴夷人曾恨之有照會到滬以哮嗱嘓如在中國犯罪即以中國法律處之此次到津仍以此人出面講說者大抵因其熟悉中國情形故藉以陵侮其人貪利多智然未有能言之人諭以中國曾有恩與彼而彼亦曾為各夷所輕離間其心隱餌以利則此人不復從中作梗撫議當易於就範

壬午直隸總督譚廷襄奏連日大學士臣桂良等派員與各夷商酌條約尚未全行定局各夷內惟俄酋仍屬恭順咪酋漸多要挾暎咈則倔強如故前數日有咪國所帶潮勇同一夷兵上岸闖入民家被該事主將潮勇捆縛夷兵逃逸咪國通事率領十餘人至桂良等寓所聲訴當經派員告以係潮勇滋事因而捆縛飭令帶還懲辦該夷謝罪而去嗣又有暎國水師提督登岸閒遊被不知姓名人在街毆辱失去衣帽等件該夷通事率眾百餘尋找毆辱之人因被弁兵攔阻即將弁兵七人拉去經臣派員告以水師提督違約登岸民人無從認識與之理說並給還夷帽旋將弁兵放回本月初六日忽聞暎夷欲上岸陳兵臣當即督率將領嚴陣以待該夷於申刻帶領三百人由望海樓至東浮橋一帶列隊行走音樂前導隊位後隨意在誇耀軍容示其威武並未進城滋擾臣亦按兵不動少時該夷即行回船此等驕悍情形不一而足臣日則督兵彈壓夜則派弁巡查一刻不敢放鬆近地居民尚復紛紛遷避暎夷前將望海樓後金家窰回民房屋占踞塞斷後路臣恐中有埋伏密派兵勇改裝入內探明各屋多係不服水土病人在內調理尚無別故惟近因此事民間忿忿不平好事之徒因而從中簸弄稱欲爭鬧希圖有事乘機搶掠現已令地方官及紳商人等剴切曉諭果係公論難容臨時必有地方官率領紳民與之理論不得私自妄動徒致僨事若係土匪煽惑必行拏辦現時尚屬相安

硃批知道了

盛京將軍慶祺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奏竊希拉布於三月初

五日。接准奴才慶祺恭錄

諭旨知會。到日當即飭所屬金州。復州。熊岳。蓋州等。城旗民。地方官。揀派曉事員弁。督同各口岸守汛官員兵役。不分晝夜哨探。妥為布置。嚴密防範。並派候補筆帖式閻邦鼎。驍騎校閻士芳。前往各口岸。認真稽查。已將金州所屬老水貼岸極要之羊頭窪。小平島。和尚島。石槽。皮子窩等五處海口。安設大小礮二十三位。除原有守汛官兵外。復加添兵役一百四十六名。其餘雙島等十四處海口。亦皆加添兵役。密為防範。仍揀派精壯官兵閒散在城勤加訓練。以備策應。奴才慶祺。又准錦州副都統侍順咨稱。錦州天橋

廠海口。向係閩廣江浙等省。沙島等船前來貿易之區。鋪戶較多。是為極要。其馬蹄溝海口。僅有直隸山東商船往來販糧。該處鋪戶較少。是為次要。該二處海口。水淺灘寬。大船停泊處所。距岸三四十里。每遇商船進口。裝卸糧貨。均賴撥船。趁潮挽運。天橋廠海口。原有大小礮六位。足資捍衛。馬蹄溝海口。現由錦州所存之神機神梠礮內。揀選四位。運往安設。應需火藥鐵丸。預備齊妥。運交防海委員驍騎校富倫布。收存備用。並揀選精壯兵役五百名。內先派兵役六十名。分駐天橋廠。馬蹄溝二處海口。會同守汛官兵。認真瞭望。嚴密防範。其餘兵役。在城操練。一有警報。該副都統。即親督在城兵役。星夜馳赴海口。相機堵禦。其所屬甯遠釣魚臺海口。雖係次要。現亦一律布置周備。又據牛莊。岫巖。蓋州。熊岳。復州。旗民地方詳報。遵到親詣各口岸。無論極要次要。分別撥運礮位槍械。加添官員兵役。嚴密布置周妥。各將守城官員兵役。及團練鄉勇。逐日認真操練。以備緩急。又據水師營協領詳報。揀派妥員。帶領兵壯。駕船在於山東奉天搭界洋面。梭織哨探。如見有夷船蹤影。星飛知會沿海地方官。豫為準備。如無信息。即赴鄰省洋面一帶。詢探確情。隨時稟報。奴才慶祺。仍恐防範稍有不周。前已遴派佐領慶齡。古尼音布。防禦恒麟。先行密

赴各海口。覈實稽查。復在省城各營內。揀選精壯官兵二千名。派委曾隸戎行之協領佐領驍騎校等官。不動聲色。認真在營操練。聽候海岸信息。一有警報。即令馳赴海口。合力防堵。以壯聲威。並密飭濱海各地方。不時偵探瞭望。儻該夷船駛近口岸。先以善言開導。斷不准遽施槍礮。致激事端。一面星飛馳報。奴才慶祺。即行飭令派定員弁。管帶精兵前往。相機辦理。

硃批。知道了。

甲申。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暎夷狡猾非常。所求之事。

每多萬不可行。稍縱則墮其術中。過卻又不能就範。駕馭之難。幾已無術不施。惟擇其患稍遠者而姑允之。以為退兵之計。即如兵費一節。該夷本欲在津議賠。商酌許久。方肯由廣東酌辦。然必須將此項議明。既有著落。始能退還廣東省城。遊歷各省州縣一節。雖議明持照前往。然弊端甚大。非不深知。而舌敝脣焦。不能推託。內地通商一節。約至軍務完竣後辦。而目前必欲於鎮江設立馬頭。此次該夷所添各口。不止一處。亦知處處蓋房立棧。彼一時原來不及。而既經允准。將來總必聽其通商。究之往復思維。覺此兩層之可慮。至速亦在二三年後。欲為目前退兵起見。均屬急不暇擇。獨至進京一層。始云必須先往而後議事。嗣云由京回後。始退兵船。欲我准其長遠駐京。有事乃可隨請隨奏。故雖不能見大皇帝。亦必欲往。現在他國定議。有將來果有要事。准令進京。隨帶不過數人。一年不過一次之條。欲令該夷照辦。乃云各省督撫。朦蔽太甚。必須伊國日有欽差在京。方能得信迅速。目下他事俱已商定。惟此一節。前雖屢言。總未落實。今經相持數日。奴才等萬不敢允。日來該夷逼迫愈緊。勢不能再事遷延。此時與該夷議明。目前權且不往。先委數員看定寓所。中國代為租賃。俟彼此互換條約後。始由該國簡派欽差前來。約計總在一年以外。每年不過二三十人。一切費用。均由該夷自備。全與中國無干。京城各處。除宮禁要地。不准往來。其餘各處任行無阻。文移會晤。可與大學士平行。並於天津租賃房屋一所。與官員學生居住。事關重大。斷不敢輕易擅許。奴才等再四商酌。夷情反覆無常。久則更恐別生枝節。儻能善為羈縻。即有數十夷人在京。尚易防範。且目前不往。暫將兵船退卻。使我得稍舒一步。再圖設法布置。亦尚有措手之時。奴才等說定之後。必須允退兵船。方能與之定議。現在俄咪兩國。條約已定。咦咈兩夷。每思入城居住。雖未占踞村莊。而强住民房。時時肇起釁端。多糜一日。更添無窮之憂慮。誠如聖諭。不可不豫為計及。據奴才等愚見。夷情本屬犬羊。向來最苦中國輕視。故欲得駐京師。以示體面。但能派員妥為照料。或者由感生悔。可釋從前疑懷。即或不安本分。人數不多。亦可鈐制。然該夷詭詐多端。是否有深意存乎其間。奴才等不敢自謂確有把握也。當此兩難之時。計無所出。以時勢而論。斷不可任其決裂。惟有仰求皇上天恩。密授機宜。俾奴才等得以遵辦。一俟命下。即便趕緊定議。以免又有他說。

桂良等又奏。郎中蘇彰阿於初八日將俄羅斯達喇嘛巴

柱築送至天津。已派員帶往該夷船內。此時俄夷感激

皇上格外天恩。願送中國火槍一萬桿。各項礮位五十尊。送至大沽海口。內地自駕沙船運樣。以表酬謝之忱。求奴才等代奏。並云。嗣後夷患極宜撥防。海口礮臺萬不足恃。伊擬備文回國。令派修造礮臺。並教兵技藝。及看視金銀礦苗各官。前來中國。代為制備一切。實係感激圖報。萬無他意。不必見疑。奴才等連日接見該夷。與之深談。見其出於至誠。俟該夷酋備文轉求。即擬據情代奏。此番夷船退後。必須趕緊設法備邊。所有沿海各口。務當力圖整頓。庶可亡羊補牢。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咪夷將次就範。現擬從權辦理一摺。咪夷所求各條。種種皆貽後患。如內地通商一節。原議軍務完竣再辦。而該夷即欲於鎮江。先立馬頭。可見步步進占。所求無厭。現在該夷滋擾海口。海運已難踵辦。勢不可不改由河運。若復任其盤踞鎮江。則河運亦難辦理。實為大患。可明白曉諭。告以鎮江地方。連年皆遭兵火。民情尚未安貼。亦無殷實商人在彼。若驟立馬頭。置棧積貨。不但不能銷售。且難保無爭奪口舌之事。設或彼此不能相安。轉致有傷和好。是以必須軍務完竣。方可定議。並非托故遷延。又如游歷各省州縣一節。難議明待照前往。儻與民人口角鬬毆。或迷失傷亡。中國地廣人多。不能查察。須先與之言明。方免日後又費脣舌。至進京一節。他國所議。但言有事進京。而咪夷必欲在京久駐。且自居欽差名目。其窒礙之處。尤不勝言。當告以有事進京。既經允許。則遇有大事。儘可來京面訴。何必留人遠駐京師。若必欲駐京。則俄夷成例具在。但能派學生留駐。不能有欽差名目。須改中國衣冠。聽中國約束。專令學習技藝。不得與聞公事。於爾國亦無大益。況各口通商。各有督撫。嗣後若有要事。不拘何處。皆可由本省督撫。代為轉奏。不必向廣東欽差理論。自不至有蒙蔽之處。即與駐京同其便捷。以上各層。均可聽其自擇。桂良等已託俄夷代為轉圜。無論如何為難。必須將此事阻止。俄夷既感激出力。其好勝之心。當可激發。即與之言爾國多年和好。尚止學生在京。

從無欽差住京之事。今咪夷尚未交還廣東。如何先議入城。豈不轉在俄國之上。託其從中設法。即不能罷進京之議。亦須廣東事了。再行詳細議定如何禮節。彼此允協。方能定約。至天津海口。斷不可許其往來。將來定議進京。亦止能自上海起。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護送。一切供應。俱由中國辦理。不必令其自備資斧。以後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來京。不必年年跋涉。如能借俄夷轉圜。其先來京城看定寓所。及在天津租賃房屋之處。俱毋庸議。至鎮江設立馬頭。於漕運有礙一層。不必向俄夷實告也。俄夷欲送槍礮。既出真心。可告以送來之時。必當收受。將來亦必以禮相酬。正可藉此羈縻。示以不疑。以冀為我所用。

一第七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版 反內

不可露中國急需此項之意。致啟輕視之心。其欲令人來教導技藝。硒香礦苗。均著婉言回覆。勿許為要。

內閣學士烏爾[illegible]泰奏。茲於五月初一日。行抵德州。適山東委員鹽運使陳景亮亦到。當會同前赴四女寺支河察看。該壩口門坎。高運河水面一丈五尺。壩內洩水支河深有六尺。河身寬有六丈。兩岸堤工。尚屬完固。河身乾涸。臣等即由河身內查看上游。寬深不一。詢之德州知州張應翔。據稱向來伏汛漲水。至一丈三尺。開啓壩口。洩水由支河入海。咸豐四年。曾宣洩運河漲水。近年水勢較小。未曾宣洩。以致間有淤墊。堤工亦有缺口。壩口距海有三百餘里。

須挑挖修築。方能順流入海等語。臣等因東昌府減水壩二處。急須查勘。未能於支河入海處所。周細詳查。即飭所帶隨員。於下游河身。逐細詳察。俟查勘確切。與水利農田。一無窒礙。即會同山東委員。於四女寺壩口。一面相度地勢辦理。一面奏聞。總期可斷來源。無拂輿情。以仰副聖主慎重河防。保愛黎元至意。臣等於初五日。行抵東昌府。查得馬頰河之減水壩。河溝水勢淺小。閘外運河水高數尺。即責令該管知縣。將閘板提掣。頃刻之間。水洩尺許。其徒駭河之減水壩。口門甚屬通暢。順溜下行。亦收宣洩之効。復將梁鄉土橋二閘。下板堵截。以束水勢。並行文山東運河道。轉飭各閘官。凡有近湖閘座。即趕緊起板洩水入湖。無可旁洩之閘。即下板停蓄。不得任其下溢。如遇伏汛漲發。應仍由該管官相度水勢。照例辦理。如此權宜設法。上游無可滲漏。下游自有減無增。謹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一第二·7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 反正向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乙酉。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本月
初五日。奉
硃諭。著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鎖扭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
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等因。欽此。臣等督同派出
司員。連日審訊。據耆英供稱。實因𠸄夷包藏禍心。恐因此
有害撫局。並有面陳事件。是以於桂良。花沙納。代為具奏
後。即行進京。至通州後。接奉五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一道。即於通州繕摺。據實覆奏。旋因僧格林沁奉到
嚴旨。將耆英鎖扭押解來京。並將耆英覆奏原摺夾板追回。現蒙

嚴訊。惟有懇求
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等語。臣等謹將耆英所具親供三件。
並通州所發原摺一件。當堂拆閱。一併恭呈
御覽。
硃批。著恭親王奕訢。惇郡王奕誴。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秉公定
擬具奏。耆英所具供並摺。發交爾等同閱。
耆英謹具親供事。四月二十七日。行抵天津。見夷人往來。
肆行滋擾。既不能以理禁止。又不可以威鎮懾。逆夷肆虐。
日甚一日。誠恐民情不能忍受。爭隙一起。全局皆非。至其
中情形。不但不能行諸筆墨。且亦不敢宣之聽聞。辦理實

屬棘手。五月初一日。⿰口李⿰口泰嘓復同通使喴⿰口妥嗎。至桂良。花
沙納。行寓。逼索議准照會。神色俱厲。並呈出當年密陳夷
情
硃批摺件。公同展閱。多係辱罵夷人之語。該夷懷疑深恨。誓不甘
心。又據委員探聽𠸄夷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耆英。緣此桂
良。花沙納等。公商𠸄夷既深怨耆英。縱然在津。於事無益。
儻由此頓起隙端。更難措施。是以商令回京。保全撫局。以
免決裂。此桂良。花沙納。奏請令耆英回京之實在情形也。
遂於初二日。公同商酌。是日桂良因病。有桂良隨員在坐。
耆英當向花沙納及隨員等云。如奏請耆英回京。我不敢

列銜。恐致猜疑。若照崇綸於拜摺後即行起身。又恐民夷
生疑。諸多未便。花沙納云。若夷人問起。便說耆英與你們
意見不合。你們公使又不肯相見。所以
大皇帝將耆英叫回。耆英云。若商民問起。即可答以公出。不過數
日即回天津。以釋羣疑。於公同議定後。是以桂良。花沙納
另片奏懇
皇上格外
天恩。允准耆英來京。實為通籌夷務全局。面陳機宜起見。竊思耆
英中外多年。雖衰邁糊塗。豈不知舉凡陳奏事件。須俟奉
到

批摺始敢遵行。今未候
批摺。率行回京。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惟所欲面陳之事。實關繫
國家安危大局。又慮該夷耳目眾多。漢奸動輒泄漏。必須面
陳。萬不敢行諸筆墨。是以不揣冒死回京。冀聆
聖諭。俾有遵守。此非擅離津郡以圖脫卸之實在情形也。津門夷
人。任意騷擾。民勇皆有困極思鬭之意。易起釁端。則撫局
恐立見決裂。是通州一帶。務須妥籌戰守。初四日。耆英道
經楊村。與托明阿會晤。將戰守事宜。詳加講求。初五日。行
抵通州。與僧格林沁見面。將津門夷情。詳細告知。必須通
盤籌議。以期剿撫兼施。方合機宜。並文白火藥箭一枝。以
備照式製造。火攻尚屬利器。伊云。籌防一切情形。擬於日
內具奏。至應防河路。咨令該督設法辦理等語。所有耆英
由津冒死來京。實為面陳通籌夷務起見。非敢顧惜身命
心。謹具親供。伏乞代奏。懇
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所具親供是實。
耆英謹又供。查暎夷要約各條。惟內地通商。游歷各省州
縣。擇地設立領事官兩節。實關
國家安危大局。萬不可牽就一時。致滋無窮後患。現雖允其
俟軍務完竣。再為酌辦。亦不過暫示羈縻。以安其心。儻該

夷即欲於無事省分。立即前往。必致驚擾。若待寫立和約
印冊時。於條例內稍有駁斥。事必決裂。亟應豫為籌備。節
節防禦。一經泄漏。必致立起兵端。事宜慎密。時不可緩。既
不敢行諸筆墨。又不敢商之外人。所以冒昧回京。以冀趨
謁
闕廷。面陳一切。伏乞
皇上指授機宜。俾得遵守。並請
密飭統兵大員及文武地方官。水陸擇要。先事豫防。斷不可稍形
疏漏。致誤事機。此耆英必欲回京面陳之實在情形也。伏
思耆英以垂暮之年。仰荷
高厚鴻慈。棄瑕錄用。雖誓死自效。尚不能仰報於萬一。何敢藉詞
卸責。自作抽身之計。今冒死回京。實屬糊塗。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將耆英從重治罪。為此再具親供是實。
耆英謹又供。於四月二十九日。往見四國夷人。暎咈兩國
夷酋。差通使傳說。不與相見。咪哦兩國會晤。情詞尚屬恭
順。今四國夷酋。移居陸路。距海口外大兵船極遠。該夷由
海口載運鐵銑鐰二百餘把。帳房二百餘架。在津郡得有
蘆蓆三百餘領。又占三叉河口。望海樓。韓家房屋。金家窰
等處民房。四國夷酋。分踞金家窰民房。收藏器械等物。並
駕三板船五六隻。在南運河試水。登我廢礮臺。十里眼遙

望。聲言再不打仗。不過懈我軍心。其包藏禍心。已可概見。
若以要約條款已定。即可退船息兵。耆英未敢必信。該夷
現在三叉河所泊夷船。來去無定。來時則人心搖動。去則
商民頓安。體察夷情。實非昔年可比。並非一味圖利。顯露
窺竊詭詐之情。即如該夷始欲占踞天津。復又不要。僉謂
甚好。復又請內地通商。試問天津又不在內地耶。始以進
京為請。今又可緩。現又改為請內地通商。游歷各省州縣。
豈潞河又不在內河耶。種種鬼蜮。豈可遽信。亟須通盤籌
畫。謀定後行為要。謹又具親供是實。
耆英奏。奴才照會各夷之後。𠸄咈兩夷。雖遣通使至奴才行寓

來見。不過數語即歸。二十九日。赴𠸄咈兩夷所住之望海
樓。原冀會晤夷酋。設法開導。乃竟堅執不肯相見。託言推
諉。迨是晚𠸄夷通使⿰口李⿰口泰嘓。至奴才桂良。花沙納行寓。通索
條約各款。必欲一一照准。復經隨員等。向其婉言商搉。該
夷頓起憤激。即欲轉回。言語狂悖。極為可惡。奴才等以大局
所關。雖忿懣填胸。不得不降心開導。冀其轉圜。因將酌商
照會發給。不肯接收。竟忿忿而去。次日⿰口李⿰口泰嘓。復同通使
⿰口威⿰口妥嗎。至奴才桂良。花沙納行寓。仍通索議准照會。神色俱
厲。並呈出奴才當年密陳夷情
硃批摺件。公同展閱。多係辱罵夷人之語。今粵城既破。督署被搶

所有夷務案卷。既為該夷所得。當年權宜之計。盡為該夷
窺破。現欲令其就我範圍。復然見信。誠恐萬難措手。並據
隨員等稟稱探聞𠸄夷包藏禍心。深懷叵測。其堅執不肯
與奴才商辦。復出閱摺件。明露懷恨。已成嫌怨。不能不暫避
兇鋒。保全大局。況各夷時有三五成羣。來往街市。騷擾居
民。甚至結隊肆行。誠恐別起釁端。桂良。花沙納與奴才再四
熟商。夷情本屬多疑。復加心懷怨恨。若奴才拘泥必與會晤。
設有不虞。不但與大局無益。且恐速其決裂。難以收拾。是
以奴才桂良。花沙納另片奏懇
天恩。允准奴才來京。以備面奏一切。何敢各存意見。致誤機宜。儻奴才

意存諉卸。喪心昧良。視
國勢之安危為輕。惟一身之休戚是計。何能逃於
聖明洞鑒之中。奴才於拜摺後。次日起程。現抵通州。將夷情大局。與
僧格林沁面見熟商密議。計求萬全。即赴
闕廷。跪聆
聖訓。再行恪遵籌辦。

丙戌。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此時俄咪兩夷。既已定議。
若論𠸄咈兩夷。恃強要求情形。非求
皇上示以兵威不足以懾其虛憍之氣。惟奴才等統籌全局。兼權時

勢。並因天津密邇
京畿。不敢令其決裂。即如內地通商。鎮江先立馬頭。遊歷各
省州縣。進京長久駐紮各節。凡
訓諭命奴才等轉告之說。均已照此反覆開導。無如言者諄諄。聽者
藐藐。任我剛柔互用。該夷總持之甚堅。俄夷雖感激
天恩。而此時𠸄咈兩夷。並伊言亦不肯相信。不特以添調兵船等
詞。時加恐嚇。且故令夷兵登岸。時為騷擾。欲遂其要求之
私。奴才等令委員百般曉諭。幾已無術不施。本日奉到
綸音。又可藉此作一番辯論。但願該夷悔禍。能遵
聖訓。即可速為定議。儻再事狡展。奴才等亦不敢任其貪求無厭。惟
當請
旨遵辦。咈夷條約將定。所求內江通商一節。只許南京一處。約俟
軍務完竣再議。內地游行一節。不准設立馬頭。及領事官。
進京一節。有事方准前往。而該夷必欲派員先至京師。看
定房屋。留數人居住。權且辦事。說至再四。方成如此局面。
然尚未能定議。獨有賠償及兵費兩節。屢次斥駁。饒舌數
日。該夷必欲在京議定數目。迭層遞減。至二百萬。分作五
年。由廣東關稅內籌款扣還。據云。每稅一萬。納稅九千兩。
其餘一千。以此項作抵。如此攤開。似乎尚可為力。將來迨
至一半。或過半後。又可設法告纔。惟議定之後。須奴才等先

行畫押。始允退出廣東兵船。及此地兵船也。此事可否允
准之處。伏候
命下。奴才等再與定議。

桂良等又奏。𠸄咈兩夷。桀驁不馴。不可專示以弱。此次天
津情形。因該夷已踞海口。又復密邇
京畿。是以難於用武。然俟條約議定。該夷退出兵船之後。即
須及早圖維。不但天津一處。亟宜整頓。所有通商各口。均
須一體嚴防。萬一該夷稍有蠢動。不至為其所制。現在中
國虛實。盡被夷人窺破。故敢逞其私智。毫無畏忌。雖攻破
廣東省城。聲言將來退還。似乎不占地方。而夷情叵測。萬
不可以深信。況經此番定議。後患無窮。不於此時豫為綢
繆。恃為長治久安之計。誠恐貽患滋甚。奴才等奉
命查辦夷務。從權辦理。所有應允各款。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
縱然殫竭愚忱。只能暫顧目前。而辦理不善之罪。萬無可
辭。伏願
皇上速命海疆大臣。力圖補救。以免將來事事掣肘。

桂良等又奏。俄夷前欲派人由旱道往恰克圖送信。經督
臣譚廷襄密奏。曾奉
硃諭批示。未邀
恩允。奴才等焉敢再行妄請。惟該夷呈請代奏前來。據云。現在前往。

只有二人。且係向來學生行走故道。並非自出新意。奕等察其情詞懇切。實無別情。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准其委員自天津起程。由張家口。庫倫。徑往恰克圖地方按站行走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密陳咲咈兩夷議論條約情形一摺。咈夷所求內地通商一節。該大臣等已許南京一處。現在逆夷占踞金陵。官軍克復之後。地方凋敝。一切善後事宜。非兩三年不能妥辦。須俟辦妥後。方能議立馬頭。此事與咲夷所求鎮江。同一窒礙。該大臣等務當明白開導。以免臨時饒舌。內地游行一節。該夷無非意在傳教。但中國民情不一。肯否習教。不能相強。儻將傳教之人。暗中殘害。或迷失傷亡。中國地方人眾。不能紛紛代為查辦。此層須向該夷先為說定。以免將來因此起釁。至派員至京。看定房屋。留數人居住辦事一條。該夷留人在京。無事可辦。海口通商事宜。仍須由各省督撫察看地勢民情。京中礙難懸斷。若照俄夷成例。其隨從人等。須改中國衣冠。遵中國制度。不得與聞公事。於該夷有何裨益。此事仍須囑俄夷向咲咈二夷詳言阻止。方為妥善。其賠償兵費數目至一百萬。雖屬無理。原不足計較。惟廣東關稅。五年之中。能否扣出此數。況尚有咲咪二國。恐為數不貲。必須俟廣東大局定後。方能覈

算。桂良等若先行畫押。將來事有難行。反謂中國失信。又恐其復有要求。伊於胡底。若能借俄夷之力。加以挽回。與說活動。該大臣等。亦須示以誠信。以見不輕定約。為定約後事必能行。其尚無把握者。不敢漫然應允。並非推諉也。另片奏俄夷遣人赴恰克圖。已諭譚廷襄。派員護送至張家口。並諭慶昀派員接送至恰克圖矣。

又

諭桂良。花沙納奏。俄夷欲派人由驛往恰克圖送信。懇請代奏等語。據稱。現在前往只有二人。其自天津起程。由張家口。庫倫。徑往恰克圖。由驛行走。係向來學生行走故道。未便過為阻止。著譚廷襄遴派熟悉夷情之幹練旗員。伴送該夷由通州昌平州一帶至張家口。後著慶昀。揀選通曉蒙古言語之幹員。接續護送至恰克圖。沿途密飭委員。暗中察看夷情。妥為防護。

丁亥。恭親王奏。竊臣聞逆夷要求各款。多出情理之外。其尤關利害者。莫如江岸通商一節。
皇上聖謨廣運。必不輕易允准。特恐在事諸臣。暫圖目前息事。致貽後日鉅患。將來雖欲議勸而不得也。西洋各國通商。二百年來相安無事。由於夷貨寄頓。祇有澳門一處。洋行開設。祇在廣東省城外。不特中國兵威。彼未窺破。不敢妄思滋擾。即中國利源。彼亦未盡悉。不致別啟覬覦也。自添設

五口以來。當時固以為夷性貪利。順其欲以饜之。庶幾飽而思息耳。乃迄今未廿年。又欲添設海口。甚至有長江口岸之請。是其貪得無饜。竟無止足之時矣。查長江發源四川。由湖北江西安徽。數千里。直至江南之鎮江。無論山川設險之所。城邑扼要之區。處處皆中原大局所關。斷不宜令夷人實偪處此。即以利源而論。富商大賈。舟楫貿易。皆藉長江為轉流。關稅出於是。場鹽行於是。漕粟運於是。該夷今日所請。即云意止通商。迨經年累月。目覩此數大利源。充其無厭之心。必又將滋生異議。其時民夷狎習。團練既呼應不靈。而各處險要。皆在彼掌握之中。設令別有要

挾。我將不許。則勦辦更難措置。我將輕許。則精華悉飽犬羊。噬臍之悔。其何及矣。從來勦撫之道。必出萬全。臣豈敢輕言戰鬬。況彼之船堅礮利。天津海口甫一接仗。而我兵勇潰散。礮械軍裝。盡以資敵。刻下桂良等。猶以詞令為折衝。天津現有之兵。為數無多。儻逆夷執意要求。不能以理喻。則不得不早籌戰備。至今日而言戰。戰更有無可恃者。然臣謂總在辦理之得人耳。天津鄉勇。現仍團結。果有素孚物望之官紳。實力訓練。曉以大義。諭以重賞。必可得力。北河洩水。已可阻之使不能進。西河南運河洩水。兼可制之使不能退。催調吉林黑龍江及蒙古馬隊。速赴僧格林沁軍營。一有蠢動。即行鼓勇前進。或分兵協勦。（肎）

飭僧格林沁。及早圖維。妥籌辦理。縱使彼鋌而走險。我兵勇水陸設謀。可操必勝之勢。一面寄信黃宗漢。羅惇衍等。率勵鄉兵。分攻粵省及香港。則皆其商賈所聚。並不能軍。而廣東百姓恨夷切齒。果奉有進兵明文。自必踴躍用命。將其尤有可據。如此而津門逆夷。或可畏而思轉。然後加以羈縻。庶撫局可稍久遠。與其一味示弱。棄江岸以為了事。後日雖欲追悔而無及者。利害不啻百倍。臣又聞外間有許其俟內地軍務告竣。再行商辦之議。惟圖暫顧目前。而終歸不了之局。是又貽患於將來。則更為非計。

恭親王又奏。臣聞咉夷頭目。未曾與崇綸譚廷襄見面。即桂良。花沙納。抵津以後。亦僅相見一次。近日往來公所。吧哼要挾。皆係哼嗦嘓。從中煽虐。為其謀主。俱可灼見。聞哼嗦嘓。係廣東民人。世為通使。市井無賴之徒。膽敢與

欽差大臣。覿面肆爭。毫無畏憚。並書英摺內。有哼嗦嘓語言狂悖極為可惡之語。揆其情狀。實堪髮指。若不加以懲創。不特外夷藐視。將來哼嗦嘓。必至各處海口揚言自負。恐從此效尤者日眾。擬請

飭下桂良等。待其無禮肆鬧時。立刻拏下。或當場正法。或解京治罪。並曉諭各夷。以該通使本係內地民人。不知法度。種種

狂妄。形同叛逆。所以將其正罪。既足褫逆夷之魄。且不曾
去其腹心指臂。辦理當易著手。如恐該夷憤激。致啟釁端。
請
勅下僧格林沁。或令托明阿移營前進。或另行酌撥勁兵。俱在附
近天津地方屯劄。以備接仗。庶不致有措手不及之慮。

吏部尚書周祖培等奏。竊臣等奉
命辦理團防。原為杜絕奸萌。肅清地面。夷務機密。未敢與聞。惟本
月初十日。外間紛紛傳言。撫局已成。各國夷使不日到京。
相度地方。建立夷館。常川往來。該夷使等。一切體制。與大
學士平行等語。雖虛實未能懸斷。而眾口洶洶。羣情駭懼。

不得不詳度利害。為我
皇上剴切陳之。自五口通商以來。該夷分居內地。不惜重資購覓
邸鈔。盡窺我之虛實。若久住京師。則凡有舉動。纖悉必知。
既速且詳。動為所制。其害一也。該夷所到之處。建立高樓。
用千里鏡窺測遠近。京師既准設館。且許其自行度地。使
於附近
禁城地方。任其建立。則
宮禁重地。
園庭處所。盡為俯瞰。其害二也。京師所有隙地。大都不堪居
住。該夷居住。必欲通衢大道。指地營造。則將遷徙衙署。拆
毀民居。聽之則不可。拒之則不能。其害三也。
蹕路經行。理宜清肅。該夷建館之後。設遇
壇
廟祭祀。
園庭臨幸。或憑樓而望。或夾道而觀。雖能禁之。其害四也。京
師從前設立西洋堂。止為天文算法。並無傳教等事。今該
夷之立夷館。則專為倡行天主教而設。近年沿海地方。業
為所惑。即粵逆亦藉耶蘇以煽人心。京師首善之區。若遭
蠱誘。則衣冠禮樂之族。夷於禽獸。其害五也。民夷雜處。設
有關訟。無從訊斷。更或奸猾之徒。為重利所餌。挾夷為重。

橫行都市。其患尤不可勝言。每年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
所獲土棍竊盜。層見疊出。尚不能盡絕根株。既有夷館。則
皆恃為通逃淵藪。其害六也。京師內外各門。征收稅課。稽
查出入。立法最為嚴密。該夷來京之後。勢必包攬商稅。任
意往來。門禁盡廢。其害七也。朝鮮琉球等國。久奉正朔。每
遇朝貢。皆極恭順。若見該夷之桀驁倨傲。必皆有輕視
天朝之意。其害八也。抑更有慮者。聞天津士民舉行團練。誓欲
盡殲醜類。現雖未奉
諭旨。暫時斂戢。將來眾怒難回。必有不候
旨而自戰之日。且該夷猖獗有年。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沿海各省。

無不欲食其肉。今既盤踞京師。逼近宮禁。外間一與為讐。必在京師報復。粵東四虜重臣。是其前鑒。肘腋之變。可為寒心。昨見巡防王大臣。行文各部院。揀派明幹之員。於近畿地方。勸辦團練。眾志成城。足資敵愾。若該夷既已進京。則人人有投鼠忌器之慮。雖百萬之眾。無所用之。此種情形。在撫局諸臣。未必不能見及。徒以身在虎口。不得不虛聲恫喝。為此苟且自全之計。是諸臣之性命重。而我皇上之宗社輕。即肆諸市朝。亦不足以謝天下萬世。若謂遷就目前。暫全

大局。事定之後。激勵人心。修繕武備。再圖雪恥。不知該夷一入京師。則一切政令。必多牽制。即欲為生聚教訓之謀。不可得矣。

宗人府府丞錢寶青奏。竊本月初十日。據桂良花沙納奏。夷人欲派欽差駐京。先令人來。踏度地勢。租賃房屋。除宮禁重地。不准往來。其餘任行無阻等語。此千古未有之奇聞。而桂良等毅然入奏。幸皇上洞燭幾先。不允所請。然以情理度之。桂良等未必遂能阻止也。聞桂良等於夷人所請。皆先寫照會允准。鈐用欽差大臣關防。付與該夷。然後入奏。是以如內地通商。及賠償兵費等款。皆寄諭所駁斥。而桂良等力為之請者。以照會在彼。不敢翻悔。違諭旨。皇上猶或原之。悔照會則夷人得而戕之也。歷觀所求各款。初請不准者。再請即無不允。夷人知桂良等不敢不為之請。桂良等知皇上之不能終卻。遂肆無忌憚至此。今所允各事。已悔不可追。若駐京之事。仍復一請再請。強皇上以必從。則琉球之禍。將立見於天朝。

京師宜復為國家所有。況桂良等原奏。已明言該夷駐京。是否別有詭謀。實不敢信。則是姑為此請。以貽君父之憂。他日准行之害。君與相任其咎。而彼則固已先事聲明。其立足則不為不穩也。臣愚以為英夷之驕已極。津民之憤已深。若借此一端。翻然改計。此機誠不可失。蓋當事之不肯主勦者。亦欲委曲求全。避開釁之名。俟之無可藉口耳。今若必欲駐京。則曲已在彼。宜夷人之言。事事須允。而皇上諭旨。一事亦不能仰體乎。伏乞

皇上於桂良等再有要請之時。特降
諭旨。明言夷人要請。已多勉從。
聖度寬宏。不與計較。今乃堅執駐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
予罷斥。飭令回京。不准再與夷人辯議。從前所給准行照
會。概置不論。天津及各屬紳民。設夷奪船者。不復再為禁
止。應勦應撫。悉歸僧格林沁督辦。不更派員。如能罷議駐
京。則共息干戈。言歸於好。所有已准之款。仍許議行。如此
恩威並示。庶夷人有所震惕。即桂良等亦稍知振作。而於撫局仍
屬無傷。此後酌議條款。轉覺易於折辦。故臣以為非
乾斷示威。不能就範也。

皇上之欲用津民。非一日矣。前此人心渙散。由於譚廷襄撫馭無
方。今則公憤私讐。併為一念。與夷漸習。伎倆皆知。桂良等
所謂彼驕我怒。不知當在何時。若謂夷船去後。而託臥薪
嘗膽之虛文。竊恐終無其事矣。臣非輕於言勦之人。惟自
初十日以後。所聞市井閒談。士大夫清議。無不以夷人駐
京。為
宗社安危所繫。而惴惴不安者。再四思維。知非口舌所能阻止。因
擬一虛實並用之法。以冀轉機。伏乞
皇上俯鑒愚忱。加之
採擇。

內閣侍讀學士段晴川奏。該夷五口通商。不過意在專利。
洋煙之流毒。洋銀之暗耗。其害猶隱而緩也。至突入廣東
省城。虜執疆吏。已大有輕視
朝廷之心。其害已顯而速矣。復敢邀約羣醜。北犯津沽。直有
進京之議。
京師非通商之地。進京豈惟利是圖。且必欲建樓。必欲久駐。
試思不情之請。是何居心哉。該夷重兵巢穴。盡在廣東。蓄
謀多年。從前尚未遂進城之計。茲雖陰謀暗襲。暫時鳩居。
該處紳勇萬難甘心。該夷亦萬難安枕。今以區區十數夷
艘。孤軍深入。兩月以來。未煩一矢。竟至求無不應。豈不令

該夷視進京更易。視
朝廷更輕哉。夫該夷之不敢急急內犯者。畏通州防兵扼其
前。天津民勇躡其後也。此議一定。則兵民均懷疑畏。該夷
更無忌憚。進京之後。建樓則種種窒礙。久駐則窺我虛實。
輦轂重地。何容此附骨之疽。萬一肘腋變生。蕭牆禍伏。
宗廟
社稷之所。豈可與廣東比論。言念及此。更可寒心。且該夷久駐京
師。亦必久駐天津。該郡民情强悍。萬難保其相安。儻有互
爭之事。駐京之夷。必藉以大為挾制。激民變則地處近畿。
激夷變則病在切膚。此又目前必然之勢。亦害之至顯而

至迷者也。夫馭夷之法。恩威並用。苟值威有所窮。雖委曲
清事。亦當計出萬全。今通州防兵。層層嚴備。天津民勇。踴
躍思逞。是豈威有所窮哉。有所恃正可不恐。伏望
宸衷速斷。將該夷進京一節。
嚴責駐津大臣。即行拒絕。以杜後患。儻該夷終難羈縻。竟可置之
不理。
密飭統兵大臣。激勵天津鄉團。同時並舉。義旗一建。夷膽自寒。不
必待聚而殲旃。諒必俯首就撫。即令與該夷決一勝負。亦
較之引賊入室之為愈也。
翰林院侍講許彭壽奏。竊西夷各國。駛至津門。背約負
恩。神人共憤。祇以地當
畿輔。時值艱虞。餉需既恐未充。兵力又難深恃。是以按兵未
進。仰見我
皇上廑懷國計。軫念民生。其難其慎之至意。惟是剿撫兩途。互有
得失。剿而失利。患在目前。撫而乖方。患在異日。
皇上如天之度。無非為民社策安全。人臣謀國之誠。要當為邦家
籌久遠。竊思該夷所求。專利不厭。既利於彼。必損於我。傳
聞該夷欲賠兵餉。欲入大江。欲建夷館於內城。欲退貿易
於津郡。種種要求。聞者髮指。有一於此。均屬可虞。不得已
而較其緩急。則賠餉入江。雖有後患。然江路之軍務未完。

非一時所能入。兵餉之所需必鉅。非一日所能償。但使大
小臣工。自今以往。體
宵旰之憂勤。戒因循之積習。繕兵足食。嘗膽臥薪。待內患之既平。
念
國威之當振。一朝發憤。因小屈而得大伸。則桑榆之補。猶未
晚也。乃若
京師重地。許以久居。則彼將堅築垣墉。暗列火礮。洋樓則以
漸而增。不得不聽其侵占。醜類則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
蔓延。潛引奸民。廣傳邪教。我之虛實。彼無不知。彼之去來。
我不能禁。有舉動則顯事阻撓。有罅隙則陰為窺伺。為地
既近。為備愈難。至於天津海口。復為所踞。則師艇之常泊
於海口者必多。小船之通行於內河者愈熟。逆為應援。儼
成掎角。是使腹心之地。常有寇盜之防。將來隱憂。殆難盡
述。議者謂要盟無信。不妨姑許以為退夷之計。殊不思堂
堂中國。朝議暮更。已非所以示信。況此二事。近在目前。事
苟未行。夷何肯退。夷既未退。議何能更。迨至所議既定。所
求既行。彼已根深蒂固。我乃起而悔之。徒予藉口之端。曾
無反汗之法。養豺狼於臥榻。投骨鯁於咽喉。雖有智者。難
善其後。
國家景運方隆。何遂示弱至此。若謂夷燄方張。兵威已挫。不

如所請。將不忍言。此則施諸議論。雖似謀國之忠。而揆諸機宜。究昧用兵之法。該夷來往皆坐小船。從無步行十里者。此其不良於行。已無疑義。聞僧格林沁已豫為洩水之計。查通州南有減河兩道。又寶坻之香河。亦與運河不達。若三處開濬引河。則運河立見淺擱。再靜海之南。滄州之北。有減河一條。亦應開濬以洩汶上以北之水。如此則南北運河。涓滴不入津境。津河正幹。祇餘永定一支。水淺船擱。彼奚由進。由津至通。凡二百里。夷雖兇狡。斷不能身著皮衣。步行二百里於烈日之中。其所恃者不過潮州漬勇。而所招潮勇。皆江蘇資遣回籍之輩。其數不足二千。且但精鳥槍。不嫻擊刺。欲恃此以輕犯近郊。臣知其必不能矣。

今

欽差大臣既駐通州。其前鋒自應駐通州以南。堅壁深藏。守而勿戰。俾引河得以完工。通州得以自固。先禁彼之北來。然後籌我之南下。惟該夷精於用礮。凡我軍營壘。必須囊以沙土。壘以溼棉。以柔制剛。使不能得志。至於兩軍相接。夷人於遠則每用火箭。近則兼用洋槍。此外尚有炸礮一種。所向莫當。臣再四思維。籐牌可破。一人一牌。足資遮蔽。礮來則舉以自藏。礮過則挾以前進。該夷但利遠攻。不利短接。若以籐牌當其前。復以騎兵抄其後。短兵既接。火器已窮。

至於或用火攻。或用夜戰。此則帶兵大員。所當臨機決勝者。非可豫為揣度也。況聞該夷近日漸肆淫掠。津民憤怒。人人有滅此朝食之心。地方官不能彈壓。惟冀和議之速成。以為庶可無事。不知眾怒難犯。與其強為禁遏。必致貽患於將來。不如用以前驅。轉可收功於目下。可否

飭下督臣密為布置。聽其攻襲。即以夷船銀物充賞。利之所在。當無不踴躍爭先。總之此時該夷要求已大半遂其所欲。諒不肯因一二事之齟齬。遽墮全局。正不必鰓鰓過慮。以致墮其術中也

山東道御史陳濬奏。竊照逆夷闌入天津海口。奪占礮臺。乘虛直抵郡城。猖獗已極。奉

旨派桂良。花沙納。前往查辦。迄今日久。其何如應勦應撫之處。尚無定見。近有人自天津來。傳言桂良。花沙納。畏夷如虎。凡有要求。罔敢不應。已許其入京蓋建夷館。不日即有夷人來京等語。道路傳聞。無不駭愕。從來外夷臣服中國。入修

朝貢。皆事畢即返。不許久留。所以嚴中外之大防也。若其不修臣節。而聽異言異服之人。盤踞京邸。出入自由。則納侮藏奸。其弊何所不至。且該夷桀驁性成。譬若豺狼。非可馴之物。臣在籍時。曾聞琉球國城。被暎夷借住。後遂久占不還。甚至闖入王宮。肆行無忌。此等兇頑之輩。豈復禮法

可拘。古人云。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況
輦轂之下。豈可容豺狼麕聚。能保其無意外之變乎。臣竊揣夷人既求入住京城。必求添設馬頭。其所求添設之馬頭。必係天津鎮江等處。何以言之。天津為海河總匯。鎮江據江淮要衝。漕鹽之所往來。商賈之所輻輳。若該夷得遂其狡計。數年之後。天下之利權歸之。中國之民命繫之。必至束手受制。無可奈何。其為禍患。豈徒傷威損重已乎。今之大病。病在懼夷之說曰。是不宜戰。戰則必敗。夫逆夷以數千之眾。寫越重洋。深入重地。勞師襲遠。兵家所忌。兼之水土不服。疾疫交作。聞夷人在天津。因病自斃者。日日有之。

是彼固處於必敗之勢矣。我直而彼曲。我主而彼客。我眾而彼寡。我逸而彼勞。是我又處於必勝之理矣。而曰我必敗而彼必勝。此臣之所未解也。且夷人亦何懼之有。聞粵之人。與夷雜處。視之不啻犬羊。即天津之民。初亦懼夷。既習見其無能為。遂亦以獸畜之。聞有夷人水師提督。往游民家。被天津之民。褫剝衣服。將縛而殺之。再四乞哀。而僅得免。將帥若此。其可懼又安在哉。故時人之言曰。懼夷者官也。非民也。懼夷之甚者大官也。非小官也。如葉名琛譚廷襄。所謂大官矣。而畏葸若彼。桂良。花沙納。又所謂大官矣。而恇怯若此。彼則誤之於前。此又將誤之於後。大局尚

堪設想耶。臣覩此憂危。不勝焦灼。伏願
皇上深思至計。將桂良花沙納撤回。另
簡忠勇大臣。前往查辦。抑或以臣風聞無據。乞將臣所陳。並桂良等奏報。
飭下僧格林沁。就近確查實在情形。是否宜和宜戰。二者孰有把握。據實奏覆。
皇上將僧格林沁之奏。召羣臣集議。各竭智謀。然後
宸衷獨斷。決策行之。庶幾轉禍為福。天下幸甚。

硃諭。著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與今日條陳之周祖培等。並請難許內江之宋晉。應阻駐京之萬青藜。從長和衷商議。惟期計及

久長。不可只顧目前。朕意戰甚易。戰後防患難。撫雖定局。防患尤難。然則惟戰而已。曰不然。許內江禍尚緩。從容設備。暫示羈縻。不如撫。准夷酋之偽欽差駐京。動受挾制。戰撫兩難。貽患無窮。不如戰。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惟審時度勢。應戰則戰。此時尚未到應戰之時耳。再恭親王所奏。頗有可採擇之處。著一併面議。

戊子。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奴才等到津以後。詳悉辯論。幾及一月。既不敢任其決裂。又不敢輕為允許。朝夕設法。原思盡得一分之力。即少一分之累。乃因夷性急迫。不能

再容姑待。咪夷昨來照會。謂我徒事遷延。若再無定說。惟
有帶兵北竄。雖曰虛聲恐嚇。而海口情形。即因此決裂。且
民有怨言。咸苦兵船不退。人情洶洶。深為可慮。苐等精疲
力盡。勢難向此犬羊之輩。再為開導。俄夷受
皇上厚恩。口稱圖報。昨來文內。有將進京內江、兩事。已代說明。詢
之咪夷。乃云並無其事。俄夷亦云該夷性情反覆。言而無
信。此後竟難為力。現在潮信將至。夷船更得進退自由。思
維再四。焦急難名。所有
聖諭各節。自當凜遵照辦。一面向兩夷理論。一面託俄夷阻止。得
寸則寸。不敢稍畏煩難。竊恐該夷情急。逼促定議。臨時無
計。莫能主張。為此趕緊請
旨定奪。儻或咪嘛兩夷。必欲照伊定議。萬萬無可商量。應否姑為
允準。以顧目前。抑或仍遵
前旨。告以苐等不能定議。即行飛咨僧格林沁。帶兵前赴天津辦
理之處。出自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事機萬分緊迫。請旨定奪一摺。前
因咪夷欲駐京師。曾諭令桂良等。告以遇有要事。儘可來京面
訴。不必留人遠駐京師。或照俄夷成例。但派學生留駐。不能有
欽差名目。須改中國衣冠。遵中國制度。不得與聞公事。仍須俟

廣東了事。再行詳細議定禮節。將來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
護送。一切供應。不必令其自備資斧。或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
來京。是咪夷進京一層。並非概行拒絕。如果桂良等明白開導。
該夷得此體面。何至謂我徒事耽延。俄夷來文。謂將進京內江
兩事。已代說明。詢之咪夷。乃云並無其事。此中情節。或俄夷未
曾轉達。或咪夷故為狡賴。均未可知。該夷所求鎮江馬頭。與咈
夷之金陵。桂良等皆許其軍務告竣。再為定議。原不過為緩兵
之計。他時尚費周章。若進京一節。亦須如其所請。是桂良花沙
納。籌辦夷務。毫無主見。惟一味畏葸。竟未將初十日寄諭。細心
體會。咪夷照會。謂我徒事遷延。若再無定說。惟帶兵北竄等語。
究竟何者未定。豈桂良等尚未分晰告知耶。連日據王大臣科
道條奏。僉以該夷駐京。及內江通商。萬不可准。桂良等豈不知
貽患將來。惟應照初十日寄諭。妥為籌辦。使該夷知非全行拒
絕。又非概允該夷所請。如此羈縻。或可不至決裂。其咈夷所請。
萬不能阻止。亦只可仿照辦理。儻該夷定欲派欽差來京。建樓
久住。當告以此事斷難允准。我等若擅自允許。大皇帝必將我
等從重治罪。所許各條。亦只好均歸罷議。應如何辦理之處。聽
咪咈兩酋照覆。一面告知俄咪兩夷。令其將內河船隻。及早退
出。免致打仗時誤受損傷。並飛咨僧格林沁。妥速籌備。似此決
絕言之。看其如何動靜。若竟用武。只可與之決戰。儻其顧惜桂

良等所許。利益已屬不少。必轉託俄咪二夷出來說合。彼時再行酌辦。庶不致全為挾制。貽患無窮。

又

諭前因暎咈等夷。要求各款。內有在京久駐一節。曾諭桂良等。此層必須阻止。即不能罷議。亦須俟廣東了事。再行議定。本日據桂良等奏。暎夷又來照會。謂若再無定說。即行帶兵北竄。並天津情形。萬分緊迫等語。已諭桂良等再行剴切曉諭。如該夷堅執不允。撫局自必決裂。勢須與之用武。著僧格林沁迅即妥籌準備。現在托明阿駐紮楊村。兵力尚單。著即飭西凌阿統帶勁兵。迅赴楊村。或另派得力將弁。帶兵前往。務當早為布置。以備

不虞。毋稍遲誤。

又

諭。桂良。花沙納奏。事機緊迫。請旨定奪一摺。連日暎咈兩夷。要求各款。以內江通商。與派員駐京兩條。為最難允准之事。疊據桂良等奏請通行。曾諭以京師重地。不能蓋立夷樓。須俟將來退還廣東省城。准照俄夷成例。但能派學生留駐。不能有欽差名目。以重體制而立防閑。至暎夷請立鎮江馬頭。既未允准。而桂良等又許咈夷在金陵通商。約俟軍務完竣再議。並未一概拒絕。乃本日閱桂良等所奏。謂夷性急迫。不能姑待。所給照會。有再無定議。即日帶兵北竄等語。朕懷柔遠人。不惜寬大以示羈縻。若該夷仍肆逞強。豈能聽其藐視中華。要求無厭。茲已復諭桂良。花沙納。再囑俄咪二酋。與為開導。若竟難以口舌理論。必須用武。天津兵勇尚多。民團亦甚可用。著譚廷襄飭令帶兵將弁。嚴密布置天津迤北。毋令該夷竄入。一面激勵紳民。急籌攻戰之策。方不致臨事張皇。特不可先行舉動。當靜以待之。該督前因礮臺失事。僅予薄懲。儻再不知愧奮。徒以撫事委之桂良等。及至交兵。又蹈前轍。辜負朕恩。必加重譴。惟事機貴密。不可洩漏。以致謀畫未成。反滋他變。

庚寅。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此次暎咈兩夷。入津口後。

狂悖情狀。難以言傳。皆由窺破中國虛實。故致大肆猖獗。奴才等苦心孫詣。勉強撐持二十餘日。愈逼愈緊。急欲定議。所有奴才為難光景。非目覩者不能深知。原因權度再三。覺應允之患無窮。而決裂之患尤重。若論後禍。不但進京及內江兩層。大費周章。即他稅務各款。亦多於中國有損。奴才等所以情甘認罪。而忍為此者。蓋時勢當危急之秋。恐夷情一變。津郡立非我有。從此北竄。深為可慮。此時暎咈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儻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昨該夷來公館。將自定條約五十

六款。逼奴才等應允。驕很之情。有目共見。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該兵船近在咫尺。若聽其自去。是否不致決裂。奴才等實無把握。只好約俟二三日內。自當定議。此時俄咪兩國條約已定。暎咈兩夷條款。因有進京及內江通商各事。所求太奢。且天津地方。亦欲仍來居住。商酌未定。是以不能議妥。俄夷之言。實不足恃。咪夷且欲開船。該二夷與暎咈究屬一氣。即託代說。萬難有益。現在一面飛咨僧格林沁。迅速籌備。一面託與該夷幫辦筆墨之中華人。暗中設法。若終無可挽回之路。只好聽其決裂。儻進京能於一年之後。不派欽差。或照俄囉斯學生之例。鎮江通商。能於軍務完竣。再立馬頭。一切稅課。歸於上海商議。天津不可居住。或仍易以他處。即當相機妥辦。暎咈驕悍異常。不可輕試其鋒。奴才等實有所見。仍以暫借和好之說。迅速了結為得計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於初十十二十四等日。疊次諭知桂良。花沙納。令將暎咈兩夷。請駐京師。及鎮江金陵先立馬頭之處。設法阻止。本日據桂良等奏。該夷自定條約五十六款。一字不令更易。並添出在津居住一層。俄夷既不足恃。咪夷又欲開船。照此情形。豈非有心決裂。志不在和。桂良等已令該夷幫辦筆墨之華人。從中挽回。儻如所擬。該夷進京。於一年之後。不稱欽差名目。

或照俄囉斯學生之例。其鎮江通商。俟軍務完竣再辦。天津不至居住。則撫局即可定。事已至此。尚有何靳惜。必欲該大學士為難。但恐舍此不能。則其勢不得不用武。昨十四日寄信諭旨。令將何款已允。何款難允。分晰告知該夷。使該夷知我於所請各款。並非全行拒絕。自可漸就範圍。該夷所謂五十六款。一字不可更易者。恐尚係傳說之人。於中把持。果能分晰開導。何至如此堅執。桂良等所稱天津居住一節。或可易以他處。但當易與閩廣等省。距京較遠之處。若如奉天牛莊及山海關等處。則與天津無異。仍不可行。本日已密諭譚廷襄。密伏練勇。隨地布置。一面抵禦該夷。一面即為保護桂良等之用。如其事機決裂。桂良等即當設法抽身。萬不可輕蹈虎口。致傷國體。桂良。花沙納。譚廷襄。聲氣必須聯絡。勿至臨期遺誤事機。至俄咪兩國條約既稱已定。即可先行具奏。以備印證。

又

諭。昨因桂良。花沙納奏。夷人催給照會。有再無定議。即日帶兵北竄之語。當諭譚廷襄。密籌布置。激勵紳民。急籌攻戰。本日復據桂良。花沙納奏。暎咈兩夷。自定條約五十六款。不令一字更易。其進京及內江通商。天津居住各節。因所求太奢。未能定議。俄夷言不足恃。咪夷稱欲開船。均屬通同一氣。現託該夷幫辦筆墨之中華人設法挽回。如或不能就範。亦只可聽其決裂。各等

話。該夷要求各節。如能照桂良等所擬。酌減定議。則大局仍當以議撫為主。惟夷性驕悍。恐竟不從。則兵端立起。譚廷襄務當督飭帶兵將弁。及團勇人等。嚴為之備。其河西務一帶。為北竄必經之路。當節節設法。以備攻擊。至大沽海口之勇。即可設法調回。以截該夷後路。使之進退失據。並著預伏兵勇。將桂良花沙納等救護。毋得稍有疏虞。即或事機不至決裂。而該夷等屢次擾累居民。四出窺探。亦當密飭團勇。設法禁止。使其稍知忌憚。是為至要。

恭親王等奏。查耆英係獲咎之員。蒙
恩棄瑕錄用。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効。雖係供稱回京係為面

陳機宜。且經桂良等另片奏明。並非擅詞脫卸。第不候
諭旨。即行起程。其冒昧糊塗。殊出情理之外。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惟該員究非統兵將帥。且回京係恐撫局決裂。與無故擅離者。亦覺有間。徧查律例。並無大員奉使擅自回京。作何治罪專條。未便僅照奉制書故違不行。及官吏擅離職役。避難在逃。並事已奏不待回報。而輒施行。各律科罪。致滋輕縱。臣等就所犯情節。公同酌議。應請將耆英於惠親王等所擬即行正法罪上。量予末減。定為絞監候。仍照例交宗人府暫行圈禁。俟
朝審時入於情實辦理。是否有當。恭候
欽定。

理藩院尚書肅順奏。伏思耆英前因辦理夷務不善。負罪至深。茲蒙
逾格鴻恩。棄瑕錄用。委任辦理夷務。宜如何激發天良。仰酬
高厚。乃甫抵天津。一經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遽爾奔回。又捏稱有面行陳奏之事。今奴才見耆英親供內。多係飾詞。亦並無不可陳諸奏章者。是其畏葸無能。居心巧詐。誠如
聖諭。實屬自速其死。若不即行正法。僅議絞候。轉令苟延歲月。遂其偷生之私。儻倖以病亡。獲保首領。
國法何伸。官邪何儆。況今尚有辦理夷務之臣。若皆相率效

尤。畏葸潛奔。成何事體。據奴才愚昧之見。應請
旨將耆英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
國法。

硃諭。本日恭親王等。並肅順具奏各一摺。朕尚須詳酌。著傳知集議王大臣等。於十九日俱赴園候旨。

辛卯。署察哈爾副都統慶昀奏。此次俄夷回恰克圖送信。若僅止二人。自不難由軍台應付。若其僕從等項人數眾多。勢須仍循故道。自備車馬。由西林果勒部落等處行走。斯免釁端。不致擾累軍台。今回恰克圖送信之俄囉斯事屬創始。已通飭軍台參領等妥為供應。並派委管站員外

郎福申等。屆時伴送該夷。沿途妥為防護。

諭軍機大臣等。慶昀奏遵旨籌辦派員護送俄夷一摺。並密陳該夷由驛行走。恐有疏虞等語。此次俄夷由張家口回恰克圖。必須熟悉夷情之員伴送。據慶昀奏擬派員外郎福申驍騎校伊什貢布沿途護送。可期得力。惟伊什貢布現在通州軍營。著西淩阿即飭該員迅回張家口。聽候慶昀派委。至慶昀所稱該夷由天津至張家口。各路先被窺識。口外草地與驛站。復被覆看。將來水陸兩路。多所牽制。所慮亦不為無見。惟該夷僅止二人。且由驛行走。業已應許。難以更改。著慶昀於該夷抵口後。飭令護送各員嚴密防範。催趲前進。不令沿途逗留。得肆窺探。以免意外之虞。

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夷情叵測。深慮其肆擾鄉村。臣等業經派委戶部候補主事陳桂籍督帶新安勇千名。駐紮省垣東路三寶墟。與千總鄧安邦所紮榕樹頭之勇相掎角。並傳知北路候選知府林福盛。所帶香勇。及安良局勇。九十六鄉勇。互相守望。暗作聲援。乃該夷驕橫日張。既蹂躪城中。復荼毒城外。四月二十一日。率夷兵千餘。往近村姦斃良婦二人。擄去處女三人。隨往白雲山之摩星嶺。打千里鏡四處瞭望。二十二日黎明。逆夷突分兩路來攻。一路由黃麖塘

往撲鄧營。千總鄧安邦督勇迎敵。斬獲逆夷兵總首級一顆。奪獲夷馬一匹。劍帽軍械多件。夷兵退竄三寶墟。其兵總名吡嗹哈。乃該國所恃以督陣者也。先是三寶墟已有一路夷兵。與陳桂籍所帶新安勇鏖戰。適鄧勇所敗夷兵亦至。三面攻撲。安勇益奮。並有龍眼洞鄉勇助戰。自卯至未。總戰五時。大獲勝伏。槍斃紅衣騎馬執旗持劍夷目二名。夷兵一百餘名。受傷夷兵五六十名。我勇自銀坑嶺追至西牛角地方。夷兵竄匿銀展塘麒麟嶺及白雲山各寺中。我勇亦扼要固守。二十三日。夷兵復撲鄧營。鄧勇與各鄉勇奮力迎擊。傷斃夷兵多名。始抱頭鼠竄城內。逆酋又派撥淺水火船。舢板戰船各數隻。駛往泥城一帶。沿河鄉勇。鳴鑼齊出。船上夷目望見。旋即退去。是晚北路各勇。情至城北四方礮臺下。鳴鼓吹角。施放火箭。故作疑兵。城中各逆酋親赴五層樓。齊吹觱篥。集兵拒守。立調銀展塘麒麟嶺及白雲山各敗兵。乘夜全數入城。我勇分布東北兩路。恐營盤有失。未便遽行掩襲。現在逆夷又有來攻石井江村之信。臣等業妥為布置。除優卹陣亡壯勇外。並犒賞各路練勇鄉丁。均甚感激。各有滅此朝食之志。北路諒保無虞。

羅惇衍等又奏。現在城內官。止有柏貴。穆克德訥。雙禧。雙

齡蔡振武恆祺六員一意將順夷人該將軍初至粵時官聲尚好後懾夷人之威坐擁旗兵萬餘束手無策滿漢都統兼以縱酒廢事至署督柏貴身任巡撫因不設備致陷省垣乃晏然不以介懷凡陳奏事件無非夷人逼勒起筆而省垣殘破情形遂無由上達矣近來逆夷刻新聞紙欲收廣州府錢糧議立治民章程日日丈量街道繪寫地圖視粵省為己有毀貢院壞文廟占藩庫拆民房所有城門衙署里衖礮臺俱懸夷人扁額所至淫掠兇橫莫攖其鋒遇人於途責以摘帽為禮否則用木鎚擊之有義民蕭亞就不勝其憤持刀斬傷該夷一名署臬司蔡振武慫慂署督飭兵購得立交夷人治罪該夷用鐵鉤吊殺之又有義民砍傷看守大平門之逆夷二名蔡振武復慫慂署督用全銜貼告示懸千金重賞以購義民百姓見之無不駭歎蔡振武為本朝臣子不意其喪心昧良一至於此該關監督恆祺遇事不敢置喙然亦共被拘執有若罪囚此六人劫留城內逆夷視為質官官既被挾遂甘心為夷所用受其牽制伏懇皇上神機獨斷另簡賢員則逆夷所執六人乃六匹夫耳留之無用必放使出城則正所以保其身命也至署撫江國霖初任外城臣等屢勸其前往西江督師遲疑不發後查西江

確有勝仗指日可平始行決計復用曾為清遠逆賊所虜貪鄙無恥之候補知府史樸統帶兵勇該府妒功忌能且前且卻幾於僨事臣等恐失機會遂函致提督崑壽勸其赴西潦未發督軍前進又籌助已革廣東梧州府知府陳瑞芳及其子登佶餉銀二萬兩招募潮勇收復梧州始不為史樸所誤該署撫西上之後住在肇慶端溪書院形同聾瞶史樸所帶陸勇八千名實數不足五千該署撫不見不聞漫無覺察閏四月十八日已復梧城二十一日即馳赴西省交界地方駐紮蓋欲借收梧城之功冀免失省城之咎其居心之巧可概見矣至布政使銜伍崇曜始雖無勾通形跡惟常發腳子搭夷船至上海登陸進京探刺朝廷舉動又有買賣生理在咪唎嘡國每年收息銀二十餘萬兩此次逆夷到津投遞文書其要求各款惟署督署撫署臬及該紳見之並不敢申明大義顯斥其非但冀和議早成以為自全之計而不知其隱貽君父之大憂也臣等素知夷性貪狡無厭不挫其鋒勢難帖服上則聚而殲旃次則停止通商斷絕接濟各鄉各族自為屬禁足以制其死命然必聖意堅定持以毅力然後可行苟寬以日期則主客異形勞逸殊勢此事確有把握現在百姓刺心刻骨怨恨日深但受制

於城內各官。不能洩忿。仰祈
皇上俯順輿情。勿以和議宣之
諭旨。則臣等密備鄉團。更易得力。凡遏抑夷人之事。臣等任之。而轉圜之權。歸諸督臣黃宗漢。將百姓之聲勢愈奮。而逆夷之妄想潛消矣。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夷人出城滋擾。迎擊獲勝。並瀝陳省城情形。請旨遵辦一摺。該夷四出滋擾。業經與之接仗。兵端既起。勢不能再有顧惜。前次諭令勿遽舉動。原恐黃宗漢一時未能到粵。該紳等聲勢尚孤。今據奏稱。請以遏抑夷人之事。責成該紳等。而以轉圜之權。歸之黃宗漢。所見甚是。黃宗漢何以日久未到。殊不可解。該侍郎等即當激勵團練。乘其公憤。實力攻勦。不必因城中尚有官吏。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能將夷人逐出。將來轉圜之事。黃宗漢自能斟酌辦理。其出力之戶部主事陳桂籍。千總鄧安邦。俟立功後。隨時密保。該侍郎等雖係奉旨辦團。而勦夷之舉。仍當以民心義憤為詞。不可自露帶勇打仗之名。免致將來指名報復。又增饒舌。摺內所參媚夷及僨事各官。除江國霖業經革職。交黃宗漢訊辦外。其餘各員劣跡。著俟黃宗漢到後。詳細告知。聽候查辦。

又

諭前因羅惇衍等奏。進紮花縣。激勵紳團。密籌克復省城。諭令黃

宗漢於行抵粵省後。與該紳士等密商舉動。使該夷痛受懲創。然後官為轉圜。本日復據羅惇衍等奏。逆夷自踞城後。驕橫日甚。出城侵犯鄉村。該紳士等調派各路團勇迎擊。先斬其兵總吐嚧咍一名。並於三實墟地方。殺斃夷目二名。夷兵二百餘名。受傷五六十名。夷兵敗退。乘夜全數入城等語。粵東紳民此次稍抒義憤。使該夷畧受懲創。殊堪嘉尚。已諭令該侍郎等乘此聲威。再接再厲。勿因官員在城。稍存顧忌之心。黃宗漢自三月十五日。由閩起程。何以遲至四月二十八日。尚未抵粵。中途有無阻隔。未見奏報。該督此時諒已到省。如已與羅惇衍會同舉動。固無庸議。如尚未與聞。亦不可阻遏民團。但將攻擊夷人之事。令羅惇衍等專辦。而該督作為局外調停。庶可使夷人窮而就撫。知畏益以知感也。現在俄咪二夷。在天津已有成說。𠸄咈二夷。要求無厭。殊難駕馭。若得粵東民團。齊心痛勦。亦足挫其驕橫之氣。至前諭參辦媚夷不職各員。諒已遵照辦理。此次羅惇衍等摺內所指候補知府史樸。妒功忌能。並布政司銜伍崇曜。通夷牟利各節。該督於到省後。詢明羅惇衍等。一併詳查參奏。江國霖已有旨革職。廣東布政使著畢承昭補授矣。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奏。查連日由京城巡防處。飭運到通八旗大礮。奴才等分別安設各營礮臺及通州東門城上。與東南之文昌閣地方。奴才僧格林

沁營般礮臺三座。其餘各營。皆有一二座不等。奴才西淩阿到營。幫同逐日親身督辦。於十六日傳令各營及城上挨次演放。前後各營聯絡。尚覺勢單。並將京城捐輸之礮。及京局陸續鑄成大礮。調運前來。以備添設。至沿岸村阜地方。尚有可以增立營盤。設伏誘敵之處。再行分別虛實。隨時辦理。平家灘引河已成。河身築壩處所。釘樁備料。豫備下埽。運河沈伐樹株。樹立樁柵兩道。現於上游再行釘樁一道。以期益臻嚴密。敵情叵測。由津至通二百餘里。水程剋疾。夏漲將至。夷船即可突如其來。必須時時準備。恭奉

本月十四日寄

諭。前因𠸄咈等夷。要求各款。內有在京久駐一節。曾諭桂良等必須阻止等因。欽此。查奴才僧格林沁抵通以來。將東西兩岸營壘。併力經營。現已將次就緒。京師辦理巡防。所有選派各營兵將。自已豫定。與通州一氣相聯。惟在臨機聯絡策應。以期萬妥。夷情狡惡異常。而專恃者船礮。度其內犯。必不肯全舍舟登陸。而水陸兼要地方。可以與之角者。惟此間尚得地勢。且非布置十分周密。不能決勝。楊村地方。奴才曾在彼紮營。一綫河隄。馬步兵力。本難施展。一到雨水漲發。兩岸盡屬泥淤。托明阿等帶兵二千五百。力量本單。屢飭該提督等敵人來犯。酌量兵力足制。方可迎擊。如或眾寡不敵。便當誘令深入。與奴才等前後夾攻。詎聞該提督等紮營地方散漫。復經飭令擇要歸紮一處。各營毋許相離一里。以期敵至可以商同一氣。聲息相聞。再奴才等在通。部勒甫經有緒。若將勁兵交西淩阿帶赴楊村。此處兵力益單。而楊村地方。夷船如果乘漲而來。縱然兵力厚集。勢難施展。非有兩岸連營大礮。不能禦之。惟有仍飭托明阿查照奴才前令臨敵酌量誘擊。逆夷果敢深入。我軍便可首尾轟擊。至沿河登陸處所。即使狼奔豕突。其真夷酋目等。必不輕離舟次。惟當防其分遣漢奸潮勇人等。多方誤我。牽制大軍。希圖乘閒水陸並進。行其長驅內竄之志。奴才等亦派定

將兵。臨時分投截擊。斷不為其所誤。夷性犬羊。勢非一肆抵觸不已。刻下要求。迥出情理萬分。若非稍示威稜。將其鴟張。更不知所底止。奴才等飛咨桂良等。即將如何動靜情形。刻即飛覆。以憑準備。不敢稍涉疏虞。

硃批。覽奏均悉。

僧格林沁等又奏。接准巡防王大臣函咨。侍衛圖庫爾等官兵。於十六日赴八里橋安營。並經面奏。應調投誠義勇。來營協助兵力。相應請

旨飭下官杏德興阿。傳令勇目詹起倫。劉正發。蔡連修。帶領得力義勇。趕緊前來通州軍營聽候差遣。並即調令現在皖豫

軍營之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鼇。督帶來營。一俟吉林黑龍江及兩盟馬隊官兵。與前項義勇到齊。足資策應。即可將八里橋官兵。仍飭回京。分撥各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請飭調投誠義勇。赴營協助等語。僧格林沁。現在帶兵駐紮通州。防禦天津夷人竄突。必得熟悉行陣兵將。赴營差委。藉資禦敵。著官文。德興阿。即飭勇目詹起倫。劉正發。蔡連修。帶領精銳義勇。速赴通州軍營。聽候差遣。並著勝保。英桂。飭令現在該省軍營之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鼇。迅速赴通帶勇。以資得力。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伏思此次夷務。始誤於廣東之不戰。繼誤於上海之不撫。迨至天津。則戰固非宜。撫亦不易。比值兵臨城下。挾制多方。蒙欽差大學士臣桂良等。前來議撫。相持已經一月。現聞俄咪兩夷。業經換約。咈夷亦已議定。惟暎夷尚有數款。最難允准之事。屢次反覆變更。誠如聖訓。豈能聽其藐視中華。要求無厭。臣何敢徒以撫事委之桂良等。而不思愧奮。稍贖前愆。惟思北竄一語。該夷知為我所最忌。故不時以此恫喝。其實北運河上游。業已開宅引河。隔斷來源。楊村一帶。排樁五段。另釘木筏一段。又於北倉迤南。添設排樁一段。樁皆入土丈許。拔不能出。正值水勢枯極。即使小有汛漲。船亦不能前進。斷可無虞。至於陸路。先經臣派兵二百名。在北倉設卡盤查。以防勾結內匪。復於西沽地方。挑選壯勇五百名。扼要駐巡。該夷即使輕兵銳進。人數有限。不難會合截勦。較之水路之戰。似有把握。所可慮者。該夷不敢北竄。而專擾天津。逼近城關。人煙稠密。水陸錯雜。地方狹窄。本已種種格礙。且因議撫。而不肯先行舉動。人心懈弛。攻戰悉皆落後。仍與海口無異。未易爭戰也。津城無米無水。不能一日關閉。臣現飭鎮道將城內兵勇。扼守四門。城外兵勇。屯於要路。一有舉動。四面迎頭截殺。其船及占踞之屋。設法以火攻之。但能人人用命。

夷非甚眾。尚可望制勝於臨機。天津練勇。數雖不少。用以巡查彈壓。均屬得力。衝鋒陷陣。殊不多見。其團練紳士。除張錦文等數人外。率皆避匿不出。屢飭地方官多方激勵。未見有告奮勇者。

硃批。覽奏均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壬辰。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夷人之結怨於中國者。因
自道光二十八年以後。事事推託。置之不理。以為有寃
莫訴。是以無論如何開導。總欲進京。現在天津夷務。一誤
於廣東。再誤於上海。三誤於海口。故至此也。此時夷人窺
破中國虛實。凡我
國家艱難困苦情狀。瞭如指掌。用敢大肆猖獗。毫無顧忌。所
深幸者。𠸄酋𡁻𠼝唫榮祿已極。尚無貪功之志。其所以如
此為難者。皆其下嘁喛嗎哱嗪啯輩為之。哱嗪啯狡驕異
常。雖前此啗以重利。仍於暗中陷害。萬分可惡。若襲而殺
之。恐立起兵禍。故未敢輕舉耳。此時欲主戰者。大抵皆謂
養癰貽患。不如決勝疆場。不知津口已為該夷所踞。一旦
決裂。天津不戰自失。說者曰。願捐津郡城池。不可令其進
京。豈知夷人得天津後。得有巢穴。仍須帶兵北竄。官軍戰
勝。必將添調兵船。萬一關阻不住。竟近都門。戰則不敢僥
倖。撫則愈難為力。無論該夷彼時就撫。所願愈奢。即照現
在款目撫之。事已遲矣。況該夷槍礮迅利。前見夷兵在津
郡爬城。其疾如梭。若抵都門。禍恐難測。此戰之不可者一
也。天津民情洶洶。數日不和。必將內變。附近天河兩府土

區以及各屬鹽梟久欲覬覦而動一聞有警盜賊四起官軍應接不暇此戰之不可者二也直隸庫款支絀運道各庫帑項皆空兵勇見賊多易奔潰火藥有限礮械無存天津以北道途平坦無險可扼此戰之不可者三也

國家內匪未淨外患再起征調既難軍餉不易此戰之不可者四也各夷就撫迅議通商則關稅日充兵餉有出不撫而戰雖未開關而稅課有限南軍待哺嗷嗷無從籌畫此戰之不可者五也臣等非不知後患可虞必應求萬全無弊之策然進既不可戰退又不可守於兩弊相形之中聊為避重就輕之法夷人之欲駐京一欲誇耀外國一欲就

近奏事並非有深謀詭計於其間也覬其不敢害葉名琛知有畏忌

天朝之意覬其仍肯交還廣東即時退出海口知無占踞地方之心若即時進京兵船未退都中必致驚惶令議一年始行復來並不帶兵即數十人亦不過如高麗使臣

國家待之以禮彼偽欽差即與一品官平行必無他意且彼必欲挈眷是倣古人為質者防範愈嚴拘束甚易且以數十人深入重地不難鈐制縱恐日久結匪禍生不測不知都城雖大嚴為稽查奸宄無由混迹該夷雇工使用必由官為經理所雇之人即可覘其動靜夷人最怕花錢任其

自備資斧又畏風塵駐之無益必將自去此駐京之可從權允准也各口通商一節該夷必欲仍在天津矢口不允據云非登州牛莊兩口萬不可易查牛莊雖近

盛京而夷船萬難入口且買賣無多只有豆子一項該夷斷不能在彼設立馬頭登州口岸亦小並難安設洋行以此易換天津聊為彼善於此至於內江通商上止漢口下至鎮江言明係軍務完竣再議並不得逾三口雖鎮江只肯於一年後前往而通商所在該夷以買賣為重決與河運無礙此海口內江之尚可從權允准也臣等伏思該夷之與中國齟齬均由疑慮所致今番感激

聖恩從此待以寬大示以誠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

國家兵力亦是羈縻一法內地遊行並非處處有多人前往既有執照即好查驗非係海疆省分未必各處皆到夷人最恐中國看伊不起如果伊國自有匪類且以為恥昨因夜間有夷人在街市搶劫經臣等知照各夷查出係暎國兵丁彼即自行嚴懲將來許入內地或能自愛亦未可知此遊歷州縣之尚可從權允准也至於兵費一節減至四百萬兩仍歸廣東查辦稅課一層有必欲求減之處有必欲議改之處未免中國喫虧而將來貿易寬廣或可以盈補絀其餘條款多係好爭體面及整頓商船各事於

國體尚屬無礙。㖡夷從前所求。既多且難。辯說二十餘日。僅
至此數條。不容再為商量。今因內綫可用。始得稍減兩層。
據云再題改字。決不敢言。惟有帶兵進京。奴才等願以身死。
不顧目覩兇鋒。擾及都城。再四思維。天時如此。人事如此。
全局如此。只好姑為應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
桂良等又奏。昨日三點鐘。㖡夷李泰嘓隨同伊國副使卟
嚕嘶。乃額爾唫之胞弟。前來要盟。奴才等心極憤激。仍復示
以鎮定。該夷偪迫再四。奴才等云。本約今日定議。並無不依。
即准其於六點鐘在海光寺用印畫押。屆時率同隨員等
及地方官十餘人前往。夷酋額爾唫用轎三十乘。帶兵五

六百名。各持槍刀。鎧甲一色。夷官亦數十人。鼓樂同來。竟
將寺內占滿。奴才等置死生於度外。若非眷戀大局。早欲以
一死報
國。毫無驚懼之色。乃用印畫押已畢。仍置酒果款待。額爾唫
捧爵而起。並命各色官同時起立而言曰。第一尊願
大皇帝萬壽無疆。生。復領二尊曰。願
欽差永保平安。第三尊。曰。願兩國萬年和好。奴才等事畢回寓。抱恨
萬狀。終夜不安。覺此事雖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只可從
權辦理。而此心總無以仰對我
皇上。本日辰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奴才等恭讀

上諭。悚愧交集。感激涕零。比即知照譚廷襄。現在業經定議。無庸
設備。恐亂民心而起夷疑。今該夷既知和好足恃。或可藉
此覊縻。不至生事。然
國家之事。總須有備無患。自今以後。惟當臥薪嘗膽。力圖補
救。將來元氣充足。再行奮耀
威靈。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本日俄夷遣人來云。此番夷務。中國只好如此辦
理。伊國未帶兵船。勸之不聽。不能用武。未與
天朝出力。深以為恨。務求
大皇帝鑒彼愚忱。必須准其速派官弁數員前來津口。幫修礮臺。

教習槍礮。設肯給以俸祿。固屬
大皇帝格外天恩。即令自備資斧。亦當為中華出力。以仰答
高厚鴻慈。一經修造完竣。教演熟習。即遣各員回國。奴才等察其情
詞。委係出於至誠。且俄夷覩見㖡夷傲很情形。憤恨已極。
將來奴才等差竣回京。尚擬面求
宸訓。講求防患之法。此次夷務。萬難措手。因隨員中尚有能不避
艱險。實心任事者。購覓內綫數人。始得稍有把握。容俟大
局定後。並擬籲懇
恩施。破格給獎。使在各處辦事諸人。早知自拔來歸。庶幾中國人
材。不為外夷所用。且日後辦理夷務。非得深悉夷情之員。

不能得其要領。破其愚詐。今日咈夷約定酉初刻在海光寺畫押蓋印。諸事均有頭緒。諒不致別生枝節。再事決裂。除將俄咪兩夷條約。先行抄錄進呈。並將俄夷來文兩封。共計四件。咨送軍機處。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呈遞俄咪兩夷條約並歷陳咲咈所請不得不從權允准一摺。桂良等所稱以後但當臥薪嘗膽。力圖補救。豈知和約一定。如何補救。即自請治罪。何補於事耶。俄咪夷條約內。均有進京一條。皆無久駐京城之說。則咲咈兩夷。豈能偏准。桂良等既言不妨推允。亦當與之約定。來時祇准帶人若干。到京後祇准暫住若干時。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

制度。不得攜帶眷屬。如咪夷條約內所載。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不得耽延。或由陸路。或由海路。不得駕駛兵船進天津海口小事不得援引輕請。從人不得過二十名。上京時先行知照禮部。公館自由中國豫備。咲夷若得照此。亦自可允。若必欲駐京。則前此業經諭及。必須更易中國衣冠。諒該夷亦所不願。其人數時日及禮節事宜。總須照咪夷約定。載入條款。方可允准。至鎮江通商。原許其軍務告竣後商辦。咈夷所請之金陵。現為賊踞。不能即議通商。鎮江亦未便先立馬頭。仍許其俟長江一律肅清。各路軍務告竣。再行定議。天津一處。該夷必欲以登州牛莊相易。牛莊究近京畿。且為東三省貨物總滙。惟登州尚可酌辦。但須載明。只准貨船往來。不得於岸上建立夷樓。不得攜帶器械。駕坐兵船。以上三條。如其所議。即可將條約呈進。該夷原約。既不肯更改。即作為中國所添條款。與之更約。彼所要請。我已准至數十條。我國所定。不過三條。豈能拒絕。聞俄國清字照會。有駐京及行駛內河已為阻止之語。何以桂良等仍以為請。恐係哱嗦嘓叢從中播弄。嚬嘓唫與中國。令彼此語言文字。均不通曉。遂致任其所為。俄使既有此語。即可託其踐言。以破此疑義。況該使臣方以不能力阻咲咈為抱歉。只此三條。又非更改已成之款。必當代為妥議。另寄信諭旨一道。即宣示俄使可也。

又

諭桂良等奏俄國使臣呈遞照會一摺。閱所遞文內。深以不能力阻咲咈為抱歉。具見和好之心。據稱不患道遠。仍欲遣人前來。教習技藝。修造礮臺等事。該大臣既有備送槍礮代為轉圜之美意。朕已嘉其恭順。實非他國可比。惟既受其器械。已見悃忱。若令其遠勞跋涉。為中國出力。非所以示懷柔。可告以毋庸派員前來。即致送槍礮一節。大皇帝已深嘉許。若必肯出力。則再向咲咈將此三條。代為說合。較之派員教演槍礮。修理礮臺。尤深嘉悅。該使臣感激果出至誠。自當再向咲咈說合。將此三條。令其議定。至所請即發回文之處。俟擬定後再當封發也。

俄夷和約。
大清國
大皇帝。
欽差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桂良。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
統花沙納。為全權大臣。大俄羅斯國自專主。特簡承宣帶
東海官兵戰船副將軍御前大臣公普提雅廷。為全權大
臣。兩國大臣。詳細會議。酌定十二條。永遵無替。
第一條。
大清國
大皇帝。大俄羅斯國自專主。今將從前和好之道。復立和約。嗣後

兩國臣民。不相殘害侵奪。永遠保護。以固和好。
第二條。議將從前使臣進京之例。酌要更正。嗣後兩國。不
必由薩納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
大臣或徑行
大清之軍機大臣或
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公文。遣使臣親送
到京。交禮部轉達軍機處。至俄國全權大臣與
大清之大學士及沿海之督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兩國封疆
大臣及駐紮官員。往來照會。亦按平等。俄國酌定駐紮中
華海口之全權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及京師大臣。往來

照會。均照從前各外國總例辦理。遇有要事。俄國使臣。或
由恰克圖進京故道。或由近京海口。豫日行文。以便進京
商辦。使臣及隨從人等。迅速順路行走。沿途及京師公館。
派人妥為豫備。以上費用。均由俄國經理。中國毋庸豫備。
第三條。此後除兩國由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界通商外。今
議准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府廈門。廣州。臺灣府瓊州
府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
國一律辦理。
第四條。嗣後陸路前定通商處所。商人數目。及所帶貨物。
並本銀多寡。不必示以限制。海路通商章程。將所帶貨物

呈單備查。抛錨寄碇。一律給價。照定例上稅納課等事。俄
國商船。均照外國與中華通商總例辦理。如帶有違禁貨
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概行查抄入官。
第五條。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設立領事官。為查各海口
駐紮商船居住規矩。再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護持。領事
官與地方官有事相會。並行文之例。蓋造天主堂住房。並
收存貨物房間。俄國與中國會議。置買地畝。及領事官員。
責任應辦之事。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
第六條。俄國兵商船隻。如有在中國沿海地方損壞者。地
方官立將被難之人。及載物船隻救護。所救護之人。及所

有物件。盡力設法送至附近俄國通商海口。或與俄國素好國之領事官所駐紮海口。或順便咨送到邊。其救護之公費。均由俄國賠還。俄國兵貨船隻在中國沿海地方。遇有修理損壞及取甜水買食物者。准進中國附近未開之海口。按市價公平買取。該地方官不可攔阻。

第七條。通商處所。俄國與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員。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分別辦理。俄國人若有獲罪者。其犯人應照俄國刑律科罪。中國所屬之人。與俄國人有因人命產業傷害之事。獲罪者。應照中國刑律分別科罪。俄國之人。若在中國內地

犯法。應行審訊治罪者。解送俄國邊界地方。或俄國辦事官員所駐紮之海口辦理。

第八條。天主教原為行善。嗣後中國於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於安分之人禁其習教。若俄國有合有由通商處所之州縣傳教者。領事官與內地沿邊地方官按照定額查驗執照。果係良民。即行畫押放行。以便稽查。

第九條。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檔冊。繪為地圖。立定憑據。俾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

第十條。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住京師者。酌改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覈准後。隨辦事官員徑回本國。再派人來京接替。所有駐京俄國之人。一切費用。統由俄國付給。中國毋庸出此項費用。駐京之人及恰克圖或各海口往來京城送遞公文各項人等路費。亦由俄國付給。中國地方官員於伊等往來之時。程途一切事務。務宜妥速辦理。

第十一條。為整理俄國與中國往來行文及京城駐居俄國之人事宜。

京城恰克圖二處。遇有往來公文。由台站迅速行走。除途間有故不計外。以半月為限。不得遲延耽誤。信函一併附寄。再運送應用物件。每屆三個月一次。一年分為四次。照指明地方投遞。勿致舛錯。所有驛站費用。由俄國同中國各出一半。以免偏枯。

第十二條。日後

大清國若有重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以上十二條。自此議定後。將所定和約。繕寫二分。

大清國

聖主皇帝裁定俄囉斯國聖主皇帝裁定之後。定立和書。限一年
之內。兩國互交於京。永遠遵守。兩無違背。令將兩國和書。
用俄囉斯並清漢字體鈔寫。專以清文為主。由二國大臣
手書花押。鈐用印信。換文可也。
咪夷和約。
大清
大皇帝。特派
欽差（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　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桂良　花沙納）大
合衆國大伯理璽天德。特派欽差駐劄中華便宜行事全
權大臣列衛廉。公同酌議。所有議定條款。臚列於左。

第一款。嗣後
大清與大合衆兩國。並其民人。各皆照前和平友好。毋得或異。
更不得互相欺淩。偶因小故而啟爭端。若他國有何不公
輕藐之事。一經照知。必須相助。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
關切。
第二款。俟
大清
大皇帝。大合衆國大伯理璽天德。既得選舉國會紳耆大臣議允
各將條約互易後。必須敬謹收藏。大合衆國。當著首相。恭
藏

大清
大皇帝批准原冊於華盛頓都城。
大清國當著內閣大學士。恭藏大合衆國大伯理璽天德批准
原冊於北京都城。則兩國之友誼。歷久弗替矣。
第三款。條約各款。必使兩國軍民人等。盡得聞知。俾可遵
守。大合衆國於批准互易後。立宣布照例刊傳。
大清國於
批准互易後。亦即通諭都城。並著各省督撫。一體頒行。
第四款。因欲堅立友誼。嗣後大合衆國。駐劄中華之大臣。
任聽以平行之禮。信義之道。與

大清內閣大學士文移交往。並得與兩廣。閩浙。兩江。督撫。一體
公文往來。至照會
京師內閣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撫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驛站
齎遞。均無不可。其照會公文。加有印封者。必須謹慎齎遞。
遇有咨照等件。內閣暨各督撫。當酌量迅速照覆。
第五款。大合衆國大臣。遇有要事。不論何時。應准到北京
暫住。與內閣大學士。或與
派出平行大憲。酌議關涉彼此利益事件。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
京後迅速定議。不得耽延。往來應由海口。或由陸路。不可
駕駛兵船進天津海口。先行知照地方官。派船迎接。若係

小事。不得因有此條。輕請到京。至上京必須先照會禮部。俾得備辦一切事款。往返護送。彼此以禮相待。寓京之日。按品豫備公館。所有費用。自備資斧。其跟隨大合衆國欽差人等。不得逾二十八之數。雇覓華民供役在外。到處不得帶貨貿易。

第六款。嗣後不論何時。儻中華
大皇帝情願與別國或立約。或為別故。
允准與衆友國欽差前往
京師到彼居住。或久或暫。即毋庸再行計議。
特許應准大合衆國欽差。一律照辦。同沾此典。

第七款。嗣後中國大臣。與合衆國大臣。公文往來。應照平行之禮。用照會字樣。領事等官。與中國地方官。公文往來。亦用照會字樣。申報大憲。用申陳字樣。若平民稟報官憲。仍用稟呈字。均不得欺藐不恭。有傷友誼。至兩國均不得互相徵索禮物。

第八款。嗣後中國督撫。與合衆國大臣會晤。或在公署。或在行轅。均彼此酌定合宜之處。毋得藉端推辭。常事以文移往來。不可煩瑣會面。

第九款。大合衆國。如有官船在通商海口游行巡查。或為保護貿易。或為增廣才識。近至沿海各處。如有事故。該地方大員。當與船中統領。以平行禮儀相待。以示兩國和好之誼。如有採買食物。汲取淡水。或須修理等事。中國官員自當襄助購辦。遇有合衆國船隻。或因毀壞被劫。或雖未毀壞而亦被劫被擄。及在大洋等處。應准大合衆國官船。追捕盜賊。交地方官訊究懲辦。

第十款。大合衆國領事。及管理貿易等官。在中華議定所開各港居住。保護貿易者。當與道台知府平行。遇有與中華地方官交涉事件。或公文往來。或會晤面商。務須兩得其平。即所用一切字樣體制。亦應均照平行。如地方官。及領事等官。有侮慢欺藐各等情。准其彼此將委曲情由。申

訴本國各大憲。秉公查辦。該領事等官。亦不得率意任性。致與中華官民。動多齟齬。嗣後遇有領事等官。派到港口。大合衆國大臣。即行照知該省督撫。當以優禮款接。致可行其職守之事。

第十一款。大合衆國民人。在中華安分貿易辦事者。當與中國人。一體和好友愛。地方官必時加保護。務使身家一切安全。不使受欺辱騷擾等事。儻其屋宇產業。有被內地不法匪徒。逞兇恐嚇。焚毀侵害。一經領事官報明。地方官立當派撥兵役。彈壓驅逐。並將匪徒查拏。按律重辦。儻華民與大合衆國人。有爭鬪詞訟等案。華民歸中國官按律

治罪。大合眾國人無論在岸上海面。與華民欺侮騷擾。毀壞物件。毆傷損害。一切非禮不合情事。應歸領事等官按本國例懲辦。至捉拏犯人。以備質訊。或由本地方官或由大合眾國官均無不可。

第十二款。合眾國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聽合眾國人。與內民公平議定租息。內民不得擡價掯勒。如無礙民居。不關方向。照例稅契用印外。地方官不得阻止。合眾國人。勿許强租硬占。務須各出情願。以昭公允。儻墳墓或被中國民人毀掘。中國地方官嚴

拏照例治罪。其合眾國人泊船寄居處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遠赴內地鄉村市鎮。私行貿易。以期永久。彼此相安。

第十三款。大合眾國船隻。在中國洋面遭風觸礁擱淺遇盜。致有損壞等害者。該處地方官。一經查知。即應設法拯救保護。並加撫卹。俾得駛至最近港口修理。並准其採買糧食。汲取淡水。儻商船有在中國所轄內洋被盜搶劫者。地方文武員弁。一經聞報。即當嚴拏賊盜。照例治罪。起獲原贓。無論多少。或交本人。或交領事官俱可。但不得冒開失單。至中國地廣人稠。萬一正盜不能緝獲。或起贓不全。

不得令中國賠還貨款。但若地方官通盜沾染。一經證明。行文大憲奏明。嚴行治罪。將該員家產查抄抵償。

第十四款。大合眾國民人。嗣後均照例挈眷。赴廣東之廣州。潮州。福建之廈門。福州。臺灣。浙江之甯波。江蘇之上海並嗣後與眾國。或他國定立條約。准開各港口市鎮。在彼居住貿易。任其船隻裝載貨物。於以上所立各港。互相往來。但該船隻。不得駛赴沿海口岸。及未開各港。私行違法貿易。如有犯此禁令者。應將船隻貨物充公。歸中國入官。其有走私漏稅。或攜帶各項違令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大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

若別國船隻。冒大合眾國旗號。作不法貿易者。大合眾國自應設法禁止。

第十五款。大合眾國民人。在各港貿易者。除中國例禁不准攜帶進口出口之貨外。其餘各項貨物。俱准任其販運往來買賣。所納稅餉。惟照黏附在望廈所立條約例冊。除是別國按條約有何更改。即應一體均同。因大合眾國人所納之稅。必須照與中華至好之國。一律辦理。

第十六款。大合眾國船隻。進通商各港口時。必將船隻等件。呈交領事官轉交海關。即按牌上所載噸數輸納船鈔。每噸以方停四十官尺為準。凡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

頓納銀四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銀一錢。凡船隻曾在本港納鈔。因貨未全銷。復載往別口出售。或因無回貨。須將空船或未滿載之船。駛赴別港覓載者。領事官報明海關。將鈔已完納之處。在紅牌上註明。並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俟該船進別口時。止納貨稅。不輸船鈔。以免重徵。設立浮樁亮船。建造塔表亮樓。由通商各海口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量辦理。

第十七款。大合眾國船隻進口。准其雇用引水帶進。俟正項稅款全完。仍令帶出。並准雇覓廝役買辦工匠水手延請通事司書。及必須之人。並雇用內地艇隻。其工價若干。

由該商民等自行定議。或由領事官酌辦。

第十八款。大合眾國船隻。一經進口。即由海關酌派妥役。隨船管押。或搭坐商船。或自雇艇隻。均聽其便。儻大合眾國民人。有在船上不安本分。離船逃走。至內地避匿者。一經領事官知照。中國地方官。即派役訪查拏送領事等官治罪。若有中國犯法民人。逃至大合眾國寓館及商船潛匿者。中國地方官查出。即行文領事等官捉拏送回。均不得少有庇匿。至大合眾國商民水手人等。均歸領事等官隨時稽查約束。儻兩國人有倚強滋事者。用火器傷人。致釀鬭殺重案。兩國官員。均應執法嚴辦。不得稍有偏徇。致令眾心不服。

第十九款。大合眾國商船進口。或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限二日之內。將牌貨單等件。呈遞本國領事等官收存。該領事即將船名人數。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方准領取牌照。開艙起貨。儻有未領牌照之先。擅行起貨者。即罰洋銀五百大圓。並將擅行卸運之貨。一概歸中國入官。或有商船進口。止起一分貨物者。按其所起一分貨物。輸納稅餉。未起之貨。均准其載往別口售賣。儻有進口並未開艙。即欲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即行出口。不得停留。亦不徵收稅餉船鈔。均俟到別口發售。再行照例輸

納。儻進口貨船。已逾二日之限。即須輸納船鈔。遇有領事等官。不在港內。應准合眾國船主商人。託友國領事。代為料理。否則徑赴海關呈明。設法妥辦。

第二十款。大合眾國商船。販貨進口出口。均將起貨下貨日期。呈報領事等官。由領事等官轉報海關。屆期派委官役。與該船主貨主。或代辦商人等。眼同秉公將貨物驗明。以便按律徵稅。若內有估價定稅之貨。或因議價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齊。致有辯論。不能了結者。限該商於即日內稟報領事官。俾得通知海關。會商酌奪。若稟報稽遲。即不為准理。

第二十一款。大合衆國民人。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餉。儻有欲將已卸之貨。運往別口售賣者。稟明領事官。轉報海關。檢查貨稅底簿相符。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並無折動抽換情弊。即將某貨若干擔。已完稅若干之處。填入牌照。發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俟該船進口。查驗符合。即准開艙出售。免其重納稅餉。若有影射夾帶情事。經海關查出。罰貨入官。如大合衆國船隻。運載外洋穀米。進各海口者。並未起卸。亦准其復運出口。

第二十二款。大合衆國船隻進口後。方納船鈔。進口貨物。於起貨時完稅。出口貨物。於下貨時完稅。統俟稅鈔全完。由海關發給紅牌。然後領事官方給還船牌等件。所有稅銀。由中國官設銀號代納。或以紋銀。或以洋銀。按時價折交。均無不可。儻有未經完稅。領事官先行發還船牌者。所欠稅鈔。當惟領事官是問。

第二十三款。大合衆國船隻。停泊口內。如有貨物。必須剝過別船者。應先呈明領事官。轉報海關。委員查驗確當。方准剝運。儻不稟明候驗批准。輒行剝運者。即將所剝之貨。歸中國入官。

第二十四款。中國人。有該欠大合衆國債項者。准其按例控追。一經領事官照知。地方官立即設法查究。嚴追給領。

儻大合衆國人。有該欠華民者。亦准由領事官知會討取。或直向領事控追俱可。但兩國官員。均不保償。

第二十五款。准大合衆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並幫辦文墨事件。不論所請係何等之人。中國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並准其採買中國各項書籍。

第二十六款。大合衆國。現與中國訂明和好。各處通商港口。聽其船隻往來貿易。儻日後另有別國與中國不和。中國止應禁阻不和之國。不准來各口交易。其大合衆國人。自往別國貿易。或販運其國之貨物前來各口。中國應認明大合衆國旗號。便准入港。惟大合衆國商船。不得私帶別國一兵進口。及聽受別國賄囑。換給旗號。代為運貨入口貿易。儻有犯此禁令。聽中國查出。充公入官。

第二十七款。大合衆國民人。在中國通商各港口。自因財產涉訟。由本國領事等官。訊明辦理。若大合衆國民人。在中國與別國貿易之人。因事爭論者。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和約辦理。中國官員。不得過問。

第二十八款。大合衆國民人。因有要事。向中國地方官辦訴。先稟明領事等官。查明稟內字句明順。在情理者。即為轉行地方官查辦。中國商民。因有要事。向領事等官辦訴。

者。准其一面稟地方官。一面到領事等官稟呈查辦。儻遇有中國人。與大合衆國人。因事相爭。不能以和平調處者。即須兩國官員。查明公議察奪。更不得索取規費。並准請人到堂代傳。以免言語不通。致受委曲。

第二十九款。耶蘇基督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毋得騷擾。

第三十款。經兩國議定。嗣後

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國。或其商民。無論關涉船

隻海面通商貿易政事交往等情。為該國並其商民。從來未沾。抑為此條約所無者。亦當立准大合衆國官民一體均沾。以上各條約。均應由

大清國

大皇帝。立賜

批准。並限於一年之內。由大合衆國大伯理璽天德既得選舉國會紳耆大臣議允批准。屆期互換。須至條約者。

硃批。依議。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經請准呈送礮位鳥槍一節。奉

諭旨。俄囉斯呈請備送槍礮。實屬出於至誠。俟解到時。准其接收。

職當諭派出回國之瑪拉提諾甫。將此情節。趕緊知照本國。令其豫備器械。以期無虞。計明年可以抵津。雖西洋各國槍礮堅利。若兵丁等。操演不能合式。亦無利益。若礮位抵津。礮臺仍似大沽之徒設。於防守地方。亦難得力。鳥槍操練無法。必致廢弛。如此安能望其制敵。本國欲中國得收實效。除解送器械外。並欲另派熟習軍務人員教演。惟官員抵中國時。其要莫先於器械礮臺修築堅固。然後安設礮位。兵丁等先教以步伐。習以鳥槍。此等緣由。祈貴大臣奏聞請

旨。先令派官數員進京。繪出堅固礮臺式樣。令其指示修築。

貴國再派年壯官數員。教演兵丁。演放槍礮式樣。以期咸成勁旅。若謂本國官員。赴中國路遠。本國俗以奉

大皇帝諭旨為福。不畏路遠。祈貴大臣迅速奏

聞示復。職等接奉回文後。先照

諭旨。派官兩員。即將跟隨本職熟習情形之他他哩諾幅派回知照本國。其護送本國官員旋回之人。毋庸另派。即令隨同照料喇嘛吧拉第來津之俄囉斯館提調。一路行走。為此咨行。

為咨行事。前據貴大臣信函。知早為靖邊務。實深欣悅。本

國以其所求之事為重。定守鄰國之道。以正理代貴國完結。詳閱軍機處遞到諭旨。深悉欲藉職等之力。向暎咈兩國。將不睦事務。迅圖開釋等語。其兩國至此。即職上年來此之意。彼時職等即有代為婉轉之語。查暎咈兩國。帶兵先至海口。後到天津。實非職等導引。該兩國於此路平昔熟習。咸豐四年間到過。其咪唎㗰小船。彼時亦曾入河。是以熟習深淺。至於兩國到此情由。實因貴國不欲在上海商議之故。此即貴國錯處。敵人已深入。其要挾之心。自然益熾。暎咈兩國。逼近京輔。一切要求。雖難於勸阻。其欲駐京及行駛內河之意。職業已阻止。其另外要求之處。貴國既欲職等同心。自可無慮。現在首要之務。不令暎咈駛入津河。其次使臣及辦事官員等亦不令到此。不然。該夷等遇有纖細之事。即坐戰船抵津。欲犯京畿。則必至震懾。其各條要求之事。均不甚緊要。惟宜於西洋各國和約後。籌備將來防守之法。本國幫扶貴國。沿海扼防。操練兵丁。妥備器械。整齊隊伍。則小醜不敢窺犯。此次暎咈僅坐船十隻。帶兵二千。即能闖入天津。如本國代為設防後。雖該夷增船三十隻。添兵二萬餘。亦不致似此邀幸也。職等俟接奉貴國復文。即行知照本國。選派操演兵丁。修築礮臺。鑄造礮位。查看礦苗。鎔化金銀之鄂托羅官十員。令其迅赴貴國。再明年解赴海口鳥槍一萬桿。礮五十尊。配齊一切應用之物。由海運津。以防大沽海口。應先將大沽保固。其一切軍械。本國運至天津。貴國由沙船轉至大沽。伏祈貴大臣將此等情形。代為奏聞。職靜候回文。再與暎咈兩國和約之事。請逐日派委可靠之員告知。職等得以隨時與貴大臣商議。勸解暎咈等。以期迅速蕆事。候貴國與該二國和約後。職等令其迅離天津。不准逗遛。為此咨行。

內閣侍讀學士王金鎔奏。溯自道光年間。議撫而後。夷人輕視中國。已非一日。去年占踞粵東省城。近又駛入天津海口。燬我礮臺。要約多端。若概准其所請。竊恐夷情叵測。或數月或一二年後。再有要求。其有萬不能允者。允之立生禍端。不允又啟釁端。是撫議仍不能久安也。畿輔近地。設令建造夷館。任其往來。變生不測。更有危於今日者矣。天津練勇。素稱精銳。此次幾於望風而潰。豈真民

無關志哉。是皆專主撫議。不令出戰。阻遏其憤心。而無以鼓勵其銳氣也。粵匪數萬之衆。熾於獨流連鎮。夷人所恃。惟數千潮勇耳。夫我弱則彼強。我進則彼退。此一定之理。應請明降諭旨。令廣東團練迅圖勦辦。夷人必有所顧忌。一面飭令欽差大臣激勵天津兵勇。與外調勁旅。示以聲威。若夷人震懾帖服。酌允一二條。原可不戰而撫。彼若始終猖獗。即當督兵進勦。天津百姓。蓄憤已久。自必戮力同仇。痛加勦洗。俟彼乞撫。而後允之。則撫議易成。而亦可久。沿海各省。仍可照

舊通商。抑臣更有請者。臣籍隸浙江。深知沿海夷人通商情形。如上海寗波等處。盤踞既久。難保無嗜利匪徒。甘從指使。況浙江軍務未竣。不可漫無防閑。任其句結。並請旨飭下沿海各督撫。嚴密稽查。早為備禦。撫議成。則夷人貿易之處。當杜其聯絡匪類之謀。撫議未成。則夷人敗衄之餘。宜防其乘虛報復之計。

諭軍機大臣等。內閣侍讀學士王金鎔奏。天津夷務。現在議撫。撫議成。則沿海通商地方。宜杜其聯絡匪類為患。不成則勦。亦宜防其於敗衄之餘。竄往他處報復等語。嘆咈等夷在津。堅請江面通商。經桂良等。允以軍務完竣。再行商辦。該夷復請於鎮江先立碼頭。亦尚未允許。但其蓄心欲入長江。殊為叵測。至所請他款。亦多窒礙難行。一旦決裂。必致用武。上海夷船輻輳。貨物所聚。該夷有所顧惜。或不至於竄擾。惟聯絡匪類。陰圖占踞詭謀。亦在意中。著何桂清趙德轍飭屬體察情形。除商人有交易事件。不能不聽其往來。此外軍民人等。應如何嚴密防範。絕其句結。即著妥定章程辦理。前次夷人投遞照會。據趙德轍奏擬往崑山相見。而該夷已由泖湖。徑赴蘇州。聞黃浦江船戶人等。類皆閩廣匪徒。結黨盤踞。夷人之敢於直入內地。未必非若輩為之導引。著何桂清等。豫為曉諭。此後夷人有投遞文書。求見官長等事。務於上海守候。由該道等。指示程途。毋許自行闖入

內地。至黃浦江內渡船。亦應豫為曉諭。加之約束。消患未萌。其長江入海之處。以圌山關鵝鼻嘴為鎖鑰。從前伊里布曾有沈石以拒夷船之計。未行而鎮江失事。並著派委員查勘情形。能否密為布置。以免臨事周張。又彼時上海失守。於崑山內河。沈船下石。以防夷船內竄。是否可以仿行。並著酌斟辦理。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伏思此次夷務之棘手。為從來所未有。祇因津郡係近畿要地。設被久擾。其害不可勝言。而現在情形。米糧日少。貧民失業。海運阻隔。軍餉不繼。尤屬萬分緊迫。臣原統京營馬步兵二千名。先已調赴楊村駐劄。祇存津標兵三千有

零。用以護城。及扼守汛地。尚有督提等標兵約一千名。屯於城外。以提標兵防護桂良等寓所。以督標兵歸臣行營。此外練勇約五千名。分駐要路。其中雖有驍健。究屬烏合。且亦不盡善良。全賴帶隊之人。多方激勵。與官兵鋪勇。聯絡一氣。方可冀其得力。至大沽等處兵練。防護均關緊要。為數無幾。礙難調動。所有河西務一帶。係在楊村之後。通州之前。兩處皆已駐有重兵。中間尚不吃緊。現在夷已就撫。無虞北竄。臣仍當督率帶兵將弁。及團勇人等。照常嚴備。祇候

訓示遵行。現時咪夷船已退去一隻。噗夷船已退去二隻。據云陸續均即出口。又俄國夷官一員。改期於十七日啟程。赴張家口。合併聲明。

硃批。覽奏已悉。

癸巳。

硃諭。前據惠親王等。請將耆英照軍法從事。因命解京嚴訊。嗣訊具供詞。復令恭親王奕訢等。秉公定擬。茲據奏稱耆英不候諭旨。糊塗冒昧。酌擬為絞監候。朝審時入於情實。所擬尚無不協。惟其聲敘獲咎之由。殊非誅心之論。不得不明白宣示。耆英以負罪之員。復加擢用。原冀其收效桑榆。於事有濟。況該員陛辭時。面奏力任其難。看奴才造化若何。似非昧良昏情者。且於四

月二十七日抵津後。即有寄諭。令其不必與桂良等附合。稍涉拘泥。俾其自展謨謀。作為第二步辦法。朕用耆英。不可謂不專。保全之恩。不可謂不厚。及桂良等奏請令該員回京。朕料耆英斷無不知之理。尚恐稍掣其肘。寄諭仍留津自酌辦法。耆英茍有天良。能無汗流浹背乎。詎該員拜摺後。即擅自回京。藉稱面陳機要。試問果有面陳。曷不單銜密奏。又云難於形諸筆墨。何以接奉留津之旨。又匆匆具摺。試問摺供之外。尚有何機要乎。屢次瑣瀆。不過為一首領計。況該員摺供內。非盡無可採之語。未深悉底蘊者。尚覺情輕法重。不知所說辦法。朕與諸臣早經議及。況出諸他人則可。出諸耆英之口則不可。何則。蓋耆英乃局中人。既有所見。自可施為。豈有同辦一事。不能補救於事前。徒有成說於事後。若謂該夷所忌。懲辦正墮詭謀。蓋耆英藉茲自白。乃心。不徒盡滌前愆。且欲諉過於人。居心尤不可問。自料擅離差次。議止罷斥。正遂其身謀。優游於家。久蒙知遇。忍出此耶。且跡其心。匪特此也。同桂良花沙納商允照會。相對泣於窗下。朝不知夕死。不聞其恪遵前旨。另設良圖。迨去津時。與花沙納云。恐此去人心惶惑。作為因差暫離津郡。抵通接奉寄諭。又不聞趕緊折回。抽身惟恐不速。等朕旨於弁髦。處處巧詐。有意欺罔。即立與駢誅。百喙奚辭。惟惠親王等原參。未免過重。即肅順所奏。仍擬正法。亦未為是。朕之交議。正因其罪重。欲廷臣銜

情酌斷。暴白於眾。若仍予正法。何必解京。又何必定擬。且謂其苟延歲月。僅以病亡。獲保首領。比擬更屬不倫。此乃溢業內斷語。雖妄加諸耆英。朕數日詳酌。欲貸其一死。實不可得。即照奕訢等所擬。朝審時必予句決。尤不忍棄之於市。不得已。思盡情法兩全之道。著派左宗正仁壽。左宗人綿勳。刑部尚書麟魁。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令耆英看朕硃諭。傳旨令伊自盡。以示朕飭紀加恩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俄夷欲備送槍礮。曾經降旨准其收受。其欲令人來教導技藝。採看礦苗。本月初十日。諭令桂良等婉言回覆。乃昨日桂良等片奏。俄夷遣使來言。仍以教習槍礮等事。必須允

准。且該夷清字文內。有欲派員進京。繪出礮臺式樣。並指引修築等語。其初十日所奉諭旨。桂良曾否告知該夷。此次接到該夷來文。曾否答覆。如何措詞。著即迅速具奏。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十七日酉刻。棻等率同隨帶司員。並地方差委各員。弁。前往海光寺內。咈酋噶囉帶兵二百餘名。並跟隨夷官數十人。鼓樂同來。當即公同蓋用關防畫押事畢之後。仍置酒果款待。該夷情尚歡洽。席間所言。與咦酋囑咐大略相同。據該夷酋云。所有不到之處。望為包容。棻等詳察各夷情形。此次和好之後。蒙皇上格外天恩。許棻等設法羈縻。將來各夷。諒不致再滋事端。現

當多事之秋。能令邊釁不開。亦可省許多枝節。從此迅籌善後之策。使諸夷不敢輕視中國。聲威既振。則夷膽自寒。斯為萬全之道。本日咦咈兩國夷酋。已遣人前來辭行。據云明日即去。且今日夷船。已有陸續開行者。日來津郡民心。業經大定。可以稍紓宸廑。

硃批。覽奏均悉。

甲午。戶部尚書朱鳳標。吏部左侍郎匡源。戶部左侍郎沈兆霖奏。竊昨聞粵東練勇。得有勝仗。並有省城可克等語。咦夷雖屬冥頑。頗多狡詐。如聞廣東被挫。必故為桀驁情

形。以示無懼。然腹心已破。勢難久居。但與堅持旬月。自然伎倆皆窮。伏望斷自宸衷。切勿誤聽浮言。輕阻粵東進攻之計。且粵民業經開仗。仇隙已成。勢不兩立。朝廷即不聽攻。百姓豈能歇手。如謂恐撓撫局。阻止進兵。則民與官仇。深防激變。國家根本。全在民心。咦夷所畏。亦即於此。伏望飭知羅惇衍等。再加鼓勵。一意進攻。並將此次出力勇目。速行保奏施恩。以昭激勸。如果埽穴搗渠。則不但撫局在我掌握之中。廿載

深仇。庶可一洗。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羅惇衍等奏夷人出城。侵犯鄉村。團勇迎擊
獲勝。當諭令黃宗漢不可阻遏民團。祇可作為局外調停。本日
據朱鳳標匡源沈兆霖奏稱。粵民業經開仗。仇隙已成。請飭羅
惇衍等。一意進攻。並將出力勇目。速行保奏等情。所奏各情。與
前諭羅惇衍等。兵端既起。不能再有顧惜適相符合。但朱鳳標
等。尚未知天津撫局已定。現在暎咈二夷。業已與桂良。花沙納
議定條約。夷船已陸續開行。廣東省城。已許退還。似無須再加
攻擊。未知黃宗漢到粵後。羅惇衍等。辦理如何。儻業已進攻。省
城或經克復。雖未克復。而民心激於公憤。其勢不能歇手。只可

仍聽進攻。不必阻止。若尚未攻城。或該夷守禦嚴密。攻城難操
勝算。即著毋庸進攻。俟該夷退出交還。免致於就撫後。更生枝
節。著該督與該侍郎等。熟商妥辦。其有夷人闖入村莊。肆行搶
掠者。仍由民團勦捕。不可加之阻抑。以順輿情。柏貴現在告假。
已明降諭旨。令畢承昭。署理廣東巡撫矣。朱鳳標等摺。著鈔給
閱看。各國所定條約。俟桂良等奏齊後。再行錄寄。

乙未。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十九日已刻。承准軍機大
臣密寄
上諭。命將駐京等事三條。與俄夷妥議。奴才等跪聆之下。惶悚難名。

因思暎咈兩夷。條約已定。業經畫押。蓋用關防。若又向商
量。不但該夷反覆性成。必致另生枝節。即俄夷見諸事俱
妥。亦斷不肯再向阻止。況暎夷條約。雖係五十餘款。而舊
約居多。所添新約。不過十有餘條。此時阻之。非徒無益。所
有十九日奉到宣示俄夷
上諭一道。奴才等因該夷有現在實係不能為力之語。不敢過於拘
泥。未便遽行宣洩。此時條約已定。俟奴才等回京後。面聆
聖訓。再將委曲情節陳明。至俄夷文內。所稱阻止兩言。曾於十三
日摺內。申敘明晰。後來當面質證。果係說過。未允。今更無
庸再議。至前於十一日。奉到初十日寄信

諭旨。奴才等業將修理礮臺。教演槍礮等事。向俄夷婉言致覆。且云
大皇帝並非別有他意。不允所請。諒因目前尚未能辦及此事。故
命本大臣等。先行照覆。嗣據該夷面稱。委因與中國和好
多年。有心為好。故欲派員前來。今貴國既許外國通商。更
須速修守備。儻本國多派人來。或可相疑。今只派十人。否
則五人亦可。諒只有益無損。現在各國公使。均須各回本
國。伊國亦當一同開船。所有前進文書。立等回文。如不肯
見允。亦只好及早回國。奏明皇帝。另幫中國設法。然總以
派員前來教演。較為有益。日來盼望回文甚急。伏候
命下。即可傳知該夷照行。昨日採聞暎夷續調兵船。又到四隻。因

條約已定。故未進口。現聞近津夷船。有在上水添買食物者。容俟開行。再為陸續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各夷條約已定。遵旨覆奏一摺。㗒咈兩夷條約內。前命囑俄夷挽回之處。已不能行。覽奏徒增憤懣。至俄夷欲派人修理礮臺。教演槍礮。前諭桂良等阻止。原係體恤該國。並非有猜疑之意。今該夷既謂只派十人。或五人前來。為數不多。尚可允准。著桂良等即備文照會該夷。准其酌派數人前來。教演槍礮。修築礮臺。並加嘉獎。以堅其和好之心。所稱各國公使。均須各回本國。究竟該夷起碇時。言明先往何處。桂良等前奏。有在上海議定稅則之語。該夷等曾否約定何時往議。現在㗒咈咪三夷船隻。是否離大沽海口已遠。即著桂良等務必偵探明確。迅速奏聞。㗒咈兩夷條款。業經議定。何以遲遲未奏。並著即日鈔錄進呈。毋許延緩。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咸豐八年。戊午。五月。丁酉。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俄夷欲派人修理礮臺教演槍礮。著桂良等即備文照會該
夷。准其酌帶數人前來。並加嘉獎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遵
旨備文傳知該夷。並加嘉獎。該夷欣感之至。據稱所派之人。下年
可以前來。前允送槍礮。亦於明年送到。用船載至攔江沙
外。中國再用沙船。自行撥運進內。所有槍礮等件。必須該
國兵弁教演。方能得其運用之法。將來派來數人。俟中國
人學會後。即可自相傳受。該國官員。即可撤回。如或教習

無方。不能得力。亦即飭令撤退等語。奴才等。近來接見普提
雅廷。察其情詞。出於至誠。故敢據實具奏。日前該公使並
送奴才等鐘表呢畫等物。每人八件。兼有饋送委員零星物
件。再三推卻。萬不肯允。且云若必欲相卻。即是看伊不起。
普提雅廷。又復親來面懇。只得暫為收下。所有饋送奴才等
各件。容俟到京後。再為開單恭呈
御覽。請
旨遵行。其所送委員等各物。奴才等即命收下。今日早閒俄國晃明
前來。談及𠸄咈兩夷近日信知廣東。正在開仗攻城。香港
地面有人放火八次。意欲將彼處焚燬。粵省民居。遷徙紛

紜。只賸空城。惟城外尚來往不定。昨日𠸄夷並有兵船二
隻進口。係前次所添調來津者。現幸與之講和。否則該夷
得聞此信。必更與天津為難。萬不好辦。奴才等連日差委員
弁。探聞各夷船隻。尚未開行。將來南去。留船數隻。暫在上
海商定稅則。餘俱由廣東回國。至定稅則之事。應俟奴才等
到京面奏。再行議辦。俄咪兩夷。亦即日先後開行。各回本
國。俄國舊學生明常。即同學生晃明。達喇嘛巴拉第。一併
入都。明常改換中國衣冠。意欲由都起程。旱道趕回本國。
催令派員代修礮臺等事。昨因𠸄咈兩夷。恐奴才等尚未將
其條約入奏。各具照會前來詢問。奴才等即告以

大皇帝業經看過。並無他意。遣嗎咭士。哮嗪咽。前來打聽。係何
硃批。奴才等因告以係
硃批覽奏均悉。欽此。該夷且疑向來均係依議。或均照所議辦理。
何此次不同。奴才等云。將來進京覆
命。呈進蓋印畫押正本條約。當係如此批法。俟奉到
硃批後。再行備文。由上海知照。此時鈔錄進呈。不過如此批語。該
夷等各自散去。此時條約已定。前探聞夷船陸續開行。今
經探報。據稱俄咪兩夷。尚未全開。𠸄咈兩夷。尚在等候
硃批。必須看明。方肯起碇。該兩夷兵船甚多。一日不去。一日仍須
防範。至該二夷條約。俱由自行譯定。不能增改一字。語多

不檢。奴才等不敢稍涉欺蒙。謹將原來條約。鈔錄進
呈。至其中委曲。尚有須面陳之處。
皇上大度如天。似此犬羊性成。無禮已甚。諒蒙
聖恩廣宥。不與計較。總俟
國家元氣充足。再為舉罪致討。萬全無弊之上策也。
桂良等又奏。接據唊咈兩夷照會。因未經奉到依議或俱
照著所議辦理字樣
硃批。不肯放心起碇。唊夷照會內。並黏恭錄
宣宗成皇帝。命軍機大臣字寄
上諭一道。奴才等當即趕緊照覆。文稱。既有成例可援。自當據情代

奏。俟奉到
硃批。即行知照去後。現在體察該夷情形。總由積疑未釋。是以遇
事不肯相信。此時條約已定。更不值因此一事。令該夷有
詞可藉。轉致另生枝節。本日已委吏部員外郎陳鍾芳。將
四夷畫押蓋用關防正本條約。送至京師。交軍機處恭呈
御覽。惟該員到京。尚有三日程途。夷性多疑且急。易於反覆。必須
令其速退兵船。方免生事。所有兩次鈔錄進
呈條約。均與正本無異。可否仰求
皇上格外天恩。於此本未到之前。先行
發下

硃批。以便奴才等於奉到後。即可迅速傳知該夷。早退兵船。以安人
心。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呈遞俄咪兩國條約。未將唊咈兩國
條約呈遞。迭經諭令速奏。本日始據桂良等鈔錄呈覽各國條
約。經桂良等面議定見。蓋用關防。豈尚有不准之理。茲據桂良
等奏稱各國欲以奉到硃批為信。所有該大臣等前奏俄咪兩
國條約。幷本日所奏唊咈二國條約。朕均批依議二字。發交桂
良。花沙納閱看。著即將此旨宣示各國。照此辦理。從此長敦和
好。永息兵端。共體朕懷柔遠人之至意。
唊夷和約。

大清國特簡（東閣大學士。正白旗滿洲都統。總理刑部事務桂良。經筵講官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稽察會同四譯館花沙納）
大唊國特簡世襲額羅金並金喀爾田二郡伯爵額爾唫
現將會議商定條約。開列於左。
第一款。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寧所定和約。仍留照
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更張。既經併入
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紙。
第二款。
大清
皇帝。大唊君主。意存睦好不絕。約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規。亦可任
意交派秉權大員。分詣

大清大唊兩國京師。

第三款。大唊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能隨時往來。總候奉本國諭旨遵行。唊國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唊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大員。覲
大清
皇上時。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惟大唊君主。每有派員前往泰西各與國拜國之禮。亦拜
大清
皇上。以昭畫一肅敬。至在京師租賃地基。或房屋。作為大臣等員
公館。
大清官員。亦宜協同勸辦。雇覓夫役。亦隨其意。毫無阻攔。待大唊欽差公館眷屬隨員人等。或有越禮欺藐等情弊。該犯由地方官。從嚴懲辦。

第四款。大唊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任便往來。收發文件。行裝箱囊。不得有人擅行啟拆。由沿海無論何處。皆可送文。專差同
大清驛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唊欽差大臣各式費用。皆由唊國支理。與中國無涉。總之泰西各國。於此等大臣。向為合宜例准。應有優待之處。皆一律行辦。

第五款。
大清
皇上特簡內閣大學士尚書中一員。與大唊欽差大臣文移會晤各等事務。商辦儀式。皆照平儀相待。

第六款。今茲約定。以上所開應有
大清優待各節。日後
特派大臣秉權出使前來。大唊亦允優待。視此均同。

第七款。大唊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設立領事官。與中國官員。於相待諸國領事官最優者。唊國亦一律無異。領事官。署領事官。與道臺同品。副領事官。署副領事官。及繙譯官。與知府同品。視公務應須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禮。

第八款。耶蘇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學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第九款。唊國民人。准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游歷通商。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可隨時承驗。無訛放行。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只可拘禁。不可陵虐。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內。毋庸請照。惟水

手船上人等不在此例。應由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另定章程。妥為彈壓。惟於江甯等處。有賊處所。俟城內克復之後。再行給照。

第十款。長江一帶各口。𠸄商船隻。俱可通商。惟現在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大𠸄欽差大臣、與

大清特派之大學士尚書會議。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為𠸄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

第十一款。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已有江甯條約舊准通商外。即在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府城口。嗣後皆准通商。亦可任意與無論何人買賣船貨。隨時往來。至於聽便居住。賃房買屋。租地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等事。並另有取益防損諸節。悉照已通商五口無異。

第十二款。𠸄國民人。在各口、並各地方。意欲租地蓋屋。設立棧房、禮拜堂、醫院、墳基。均按民價照給。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掯。

第十三款。𠸄民任便覓致諸色華庶勷執分內工藝。中國官毫無限制禁阻。

第十四款。游行往來。卸貨下貨。任從𠸄商自雇小船剝運。不論各項艇隻。雇價銀兩若干。聽𠸄商與船戶自議。不必

官為經理。亦不得限定船隻數。並何船攬載。及挑夫包攬運送。儻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第十五款。𠸄國屬民相涉案件。不論人產。皆歸𠸄官查辦。

第十六款。𠸄國民人。有犯事者。皆由𠸄國懲辦。中國人欺陵擾害𠸄民。皆由中國地方官、自行懲辦。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以昭允當。

第十七款。凡𠸄國民人。控告中國民人事件。應先赴領事官衙門投禀。領事官即當查明根由。先行勸息。使不成訟。中國民人。有赴領事官告𠸄國民人者。領事官、亦應一體勸息。間有不能勸息者。即由中國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

第十八款。𠸄國民人。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安全。如遭欺陵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或搶掠者。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追。並將焚搶匪徒。按例嚴辦。

第十九款。𠸄國船隻。在中國轄下海洋。有被強盜搶劫。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查追拏辦。所有追得贓物。交領事官給還原主。

第二十款。𠸄國船隻。有在中國沿海地方、碰壞擱淺。或遭風收口。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護送。交就近領

事官查收。以昭睦誼。

第二十一款。中國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者。中國官照會英國官訪察嚴拏。查明實係罪犯交出。通商各口。儻有中國犯罪民人。潛匿英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第二十二款。中國有欠英國人債物不償。或潛行逃避者。中國官務須認真嚴拏追繳。英國人有欠中國人債物不償。或潛行逃避者。英國官亦應一體辦理。

第二十三款。中國商民。或到香港生理。拖欠債務者。由香港英官辦理。惟債主逃往中國地方。由領事官通知中國

官務須設法嚴拏。果係有力能償還者。務須盡數追繳。秉公辦理。

第二十四款。英商起卸貨物納稅。俱照稅則為額。總不能較他國有彼免此輸之別。以昭平允而免偏枯。

第二十五款。輸稅期候。進口貨物於起載時。出口貨於落貨時。各行按納。

第二十六款。前在江寗立約。第十條內定進口出口各貨稅。彼時欲綜算稅餉多寡。均以價值為率。每價百兩。徵稅五兩。大概核計。以為公當。旋因條內載列各貨種式。多有價值漸減。而稅項定額不改。以致原定公平稅則。今已較重。擬將舊則重修。允定此次立約。加用印信之後。奏明

欽派戶部大員。即日前赴上海。會同英員。迅速商奪。俾俟本約奏

到

硃批。即可按照新章。迅行措辦。

第二十七款。此次新定稅則。並通商各款。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聲明更改。則稅課仍照舊章完納。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永行勿替。

第二十八款。前據江寗定約。第十條內載各貨納稅後。即

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只可按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等語在案。迄今子口稅課。實為若干。未得確數。英商每稱貨物。或自某內地赴某口。或自某口進某內地。不等。各子口恒設新章。任其徵收。名為抽課。實於貿易有損。現定立約之後。或現在通商各口。或在日後新開口岸。限四箇月為期。各領事官備文移各監督。務以路所經處。所應納稅銀實數。明晰照復。彼此出示。曉布漢英商民。均得通悉。惟有英商已在內地買貨。欲運赴口下載。或在口有洋貨欲進售內地。儻願一次納稅。免各子口徵收紛繁。則准照行此一次之課。

其內地貨。則在路上首經之子口輸交。洋貨則海口完納給票。為他子口毫不另徵之據。所徵若干。綜算貨價為率。每百兩徵銀二兩五錢。俟在上海。彼此派員商酌重修稅則時。亦可將各貨分別種式。應納之數議定。此係免各子口零星抽課之法。海口關稅。仍照例完納。兩例並無交礙。

第二十九款。英國商船。應納稅課。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正。及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納鈔銀一錢。凡船隻出口。欲往通商他口。並香港地方。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

第三十款。英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者。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倘逾二日之限。即須全數輸納。此外船隻。出進口時。並無應交費項。

第三十一款。英商在各口自用船隻。運帶客人行李書信食物。及例不納稅之物。毋庸完納。倘帶例應完稅之貨。則每四箇月一次。納鈔每噸一錢。

第三十二款。通商各口。分設浮樁。號船。塔表。望樓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

第三十三款。稅課銀兩。由英商交官設銀號。或紋銀。或洋銀。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在廣東所定各樣成色交納。

第三十四款。秤碼丈尺。均按照粵海關部頒定式。由各監督在各口送交領事官。以照畫一。

第三十五款。英國船隻。欲進各口。聽其雇覓引水之人。完清稅務之後。亦可雇覓引水之人。帶其出口。

第三十六款。英國船隻甫臨近口。監督官派委員弁兵役看守。或在英船。或在本船。隨便居住。其需用經費。由關支發。惟於船主並該管船商處。不得私受毫釐。倘有收受查出。分別所取之數多寡懲治。

第三十七款。英國船隻進口。限一日。該船主將船牌艙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日通知監督官。並將船名及押載噸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官。以憑查驗。如過限期。該船主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以外。至其艙口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倘係筆誤。即在遞貨單之日改正者。可不罰銀。

第三十八款。監督官接到領事官詳細照會後。即發開艙單。倘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下貨。即罰銀五百兩。並將所下貨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九款。英商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併入官。

第四十款。各船不准私行撥貨。如有互相撥貨者。必須先由監督官處發給准單。方准動撥。違者即將貨全行入官。

第四十一款。各船完清稅餉之後。方准發給紅單。領事官接到紅單。始行發同船牌等件。准其出口。

第四十二款。至稅則所載。按價若干。抽稅若干。儻海關驗貨人役。與嘆商不能平定其價。即須各邀客商二三人。前來驗貨。客商內有願出價銀若干。買此貨者。即以所出最高之價。為此貨之價式。免致收稅不公。

第四十三款。凡納稅實按斤兩秤計。先除皮包粉飾等料。以淨貨輕重為準。至有連皮過秤。除皮核算之貨。即若茶

葉一項。儻海關人役。與嘆商意見不同。即於每百箱內。聽關役揀出若干箱。嘆商亦揀出若干箱。先以一箱連皮過秤。得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淨在斤數。其餘貨物。凡係有包皮者。均可准此類推。儻再理論不明。嘆商赴領事官報知情節。由領事官通知監督官商量酌辦。惟必於此日稟報。遲則不為辦理。此項尚未論定之貨。監督暫緩填簿。免致後難更易。須俟秉公斷明晰。再為登填。

第四十四款。嘆國貨物。如因受潮濕。以致價低減者。應行按價減稅。儻嘆商與關吏理論價值未定。則照按價抽稅條內之法置辦。

第四十五款。嘆國民人。運貨進口。既經納清稅課者。凡欲改運別口售賣。須稟明領事官。轉報監督官。委員驗明實係原包原貨。查與底簿相符。並未拆動抽換。即照數填入牌照。發給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照。仍俟該船進口。查驗符合。即准開艙出售。免其重納稅課。如有影射夾帶情事。罰貨入官。至或欲將該貨運出外國。亦應一律聲稟海關監督。驗明發給存票一紙。他日不論進口出口之貨。均可持作已納稅餉之據。至於外國所產糧石。嘆船裝載進口。未經起卸。仍欲運赴他處。概無攔阻。

第四十六款。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透漏之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隨便。設法辦理。以杜弊端。

第四十七款。嘆商船隻。獨在約內准開通商各口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入官。

第四十八款。嘆國商船。查有涉走私。該貨無論式類價值。全數查抄入官外。俟該商船隻帳目清後。亦可嚴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

第四十九款。約內所指嘆民罰款。及船貨入官。皆應歸中國收辦。

第五十款。嗣後嘆國文書。俱用嘆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

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凡有文詞辯論之處。英國總以英文作為正義。此次定約。漢英字文。詳細校對無訛。亦照此例

第五十一款。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

第五十二款。英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

第五十三款。中國海面。每有賊盜搶劫。

大清大英。視為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意合會議設法消除。

第五十四款。上年立約。所有英國官民。理應取益防損各事。今仍存之。勿失。儻若他國。今後別有潤及之處。英國無不同獲其美。

第五十五款。大英君主。懷意恆存友睦。允將前因粵城一事。所致需支賠補各項經費等款。如何辦理。另立專條。與約內列條。同為堅定不移。

第五十六款。本約立定後。以一年為期。彼此大臣於

大清京師會晤。互相交付。現下

大清大英各大臣。先蓋用關防。以昭信守。

專條。

一、前因粵城大憲。辦理不善。致英民受損。大英君主只得動兵取償。保其將來守約勿失。商虧銀二百萬兩。軍需經費銀二百萬兩。二項。

大清

皇帝。皆允由粵海省督撫設措。至應如何分期辦法。與大英秉權大員。酌定行辦。以上款項付清。方將粵海城仍交回

大清國管屬。

硃批。依議。

咈夷和約。

大清國

大皇帝。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桂良。吏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花沙納。）

大咈國大皇帝。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御賜勳勞大星。佩囉斯大救帶大西洋降生大星。世襲男爵。啫喩[illegible]㖒嘶吠[illegible][illegible]噶囉。前來議立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嗣後

大清國

皇上與大咈國皇上。及兩國商民。毋論何人在何地方。均永遠和好。友誼敦篤。彼此僑居。皆獲保護身家。

第二款。茲兩國幸然復舊太平。欲垂之永久。凡有大咈國特派欽差大臣公使等。予以詔勑前來中國者。或有本國

重務辦理。皆准進京僑居。按照大西各國無異。又議定將來。假如凡與中國有立章程之國。或派本國欽差公使等進京長住者。大佛國亦能照辦。凡進京之欽差大臣公使等。當其暫居京師之時。無不按照情理。全獲施恩。其施恩者。乃所有身家公所。與各來往公文書信等件。皆不得擅動。如在本國無異。凡欲招置人通事服役人等。可以延募毫無阻擋。所有費用。均由本國自備。中國
大皇帝。欲派
欽差大臣。前往大佛國京師僑居。無不各按品級延接。全獲施恩。照大西各國所派者無異。

第三款。凡大佛國大憲領事等官。有公文照會中國大憲及地方官員。均用大佛國字樣。惟為辦事妥速之便。亦有繙譯中國文字一件附之。其件務盡力以相符。候
大清國京師。有通事諳曉。且能譯大佛國言語。即時大佛國官員。照會
大清國官員公文。應用大佛國字樣。
大清國官員照會大佛國官員公文。應用
大清國字樣。自今以後。所有議定各款。或有兩國文詞辯論之處。總以佛文做為正義。茲所定者。均與現立章程而為。然其兩國官員照會。各以本國文字為正。不得將繙譯言語

以為正也。

第四款。將來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隨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禮。大佛國大憲。與中國無論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大佛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其商人及無爵者。彼此赴訴。俱用稟呈。大佛國人。每有赴訴地方官者。其稟函皆由領事官轉遞。領事官即將稟內情詞查覈。適理妥當。隨即轉遞。否則更正。或即發還。中國人有稟赴領事官。亦先投地方官。一體辦理。

第五款。大佛國皇上。任憑設立領事等官。在第六七款內所列中國沿海。及沿江各埠頭。辦理本國商民交涉事件。與各地方官。公文往來。並稽查遵守章程。中國地方官與該領事等官。均應以禮相待。來往移文。均用平行。儻有不平之事。該領事等官。准徑自申訴省垣大憲。並控訴本國欽差全權大臣。遇有領事等官不在該口。大佛國船主商人。可以相託與國領事。代為料理。否則徑赴海關呈明設法妥辦。使該船主商人。得沾章程之利益。

第六款。中國多添數港。准令通商。屢試屢驗。實為近時切要。因此議定。將廣東之瓊州。潮州。福建之臺灣。淡水。山東之登州。江南之江甯。六口。與通商之廣東。福州。廈門。甯波

上海五口。准令通市無異。其江甯俟官兵將匪徒剿滅後。大咈國官員。方准本國人領執照前往通商。

第七款。自今以後。凡大咈國人家眷。可帶往第六款所開中國沿海通商。及沿江之各口市埠地方。居住貿易工作。平安無礙。常川不輟。若有蓋印執照。任聽在議定通商各口。周遊往來。惟明禁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買私賣。如有犯此例者。船隻貨物。聽憑入官。但中國地方官。查拏此等船隻貨物。於未定入官之先。宜速知會附近駐口之大咈國領事。

第八款。凡大咈國人。欲至內地。及船隻不准進之各埠頭游行。皆准前往。然務必與本國欽差大臣。或領事等官。預領中咈合寫蓋印執照。其執照上。仍應有中華地方官鈐印以為憑。如遇執照有遺失者。大咈國人無以繳送。而地方官員。無憑查驗。不肯存留。以便再與領事等官。復領一件。聽憑中國官員。護送近口領事官收管。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大咈國人。凡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方。大咈國人。或長住。或往來。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庸領照。一如內地民人無異。惟不得越領事官。與地方官。議定界址。其駐劄中國大咈國官員。如給執照之時。惟不准前往暫有匪徒各省分。其執照惟准給與體面有身家之人

為憑。

第九款。凡中國與各有立章程之國會議整頓。或現或後。議定稅則。關口稅。噸稅。過關出入口貨稅。一經施行辦理。大咈國商人均霑。用昭平允。

第十款。凡大咈國人。按照第六款。至通商各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存貨。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大咈國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定大咈國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處。彼此務須按照地方價值議定。中國官。阻止內地民人高擡租值。大咈國領事官。亦謹防本國人強壓迫受租值。在各口地方。凡大咈國人房屋間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制。俾大咈國人。相宜獲益。儻有中國人。將大咈國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

第十一款。大咈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聽其任便雇買辦通事書記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請士民人等。教習中國語音。繕寫中國文字。與各方土語。又可以請人幫辦筆墨。作文學文藝等工課。各等工價束脩。或自行商議。或領事官代為酌量。大咈國人。亦可以教習中國人願學本國及外國話者。亦可以發賣大咈國書籍。及採買中國各樣

書籍。

第十二款。凡大佛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所有各家產財貨。中國民人。均不得欺凌侵犯。至中國官員。無論遇有何事。均不得威壓強取大佛國船隻。以為公用等項。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第十四款。將來中國不可另有別人。聯情結行。包攬貿易。倘有違例。領事官。知會中國。設法驅除。中國官。宜先行禁止。免敗任便往來交易之誼。

第十五款。凡大佛國船。駛進通商各口地方之處。就可自雇引水。即帶進口。所有鈔餉完納後。欲行揚帆。應由引水速帶出口。不得阻止留難。凡人欲當大佛國引水者。若有三張船主執照。領事官。便可著伊為引水。與別國一律辦事。所給引水工銀。領事等官。在通商各口地方。秉公酌量遠近險易情形。定其工價。

第十六款。凡大佛國船。一經引水帶進口內。即由海關酌派妥役一二名。隨帶管押。稽查透漏。該役或搭坐商船。或自雇艇隻。均聽其便。所需工食。由海關給發。不得向船主及代辦商人等需索。倘有違例。即按所索多寡。照例科罰。並照數追償。

第十七款。凡大佛國船。進口在一日之內。並無阻礙。其船主或貨主或代辦商人。即將船牌貨單等件。繳送領事官。該領事官。於接到船牌貨單後。一日內。即將船名人名及所載噸數貨色。詳細開明。照會海關。倘船主怠慢。於船進口後。經二日之內。不將船牌貨單呈繳領事官。每逾一日。罰銀五十圓。入中國官。但所罰之數。不得過二百圓。迨領

事官照會海關後。海關即發牌照。准其開艙。倘船主未領牌照。擅自開艙卸貨。罰銀五百圓。所卸之貨。一併入官。

第十八款。凡大佛國船主商人。應聽任便雇各項剝船小艇。載運貨物。附搭客人。其船艇腳價。由彼此合意商允。不必地方官為經理。若有該船艇誆騙走失。地方官亦不賠償。其船艇不限以隻數。亦不得令人把持。並不准挑夫人等包攬起貨下貨。

第十九款。凡大佛國商人。每卸貨下貨。應先開明貨單呈進。領事官即著通事通報海關。便准其卸貨下貨。當即查驗其各貨妥當。彼此均無受虧。大佛國商人。不欲自行計

議稅餉。另僱熟悉之人。代為計議完稅。亦聽。如有事後異言。俱不准聽。至估價定稅之數。若商人與華人意見不合。應彼此喚集二三商人。驗明貨物。以出價高者。定為估價。凡輸稅餉。以淨貨為率。所有貨物。應除去皮毛。儻大咈國人。與海關不能定各貨皮毛輕重。就將爭執各件連皮秤定多寡約數。再復除淨皮毛。秤其斤重。即以所秤通計類推。當查驗貨物之時。如有意見不合。大咈國商人。立請領事官前來。該領事官亦即知會海關。從中盡力作合。均限一日之內通報。否則不為准理。於議論未定之先。海關不得將互爭數目。姑寫冊上。恐難於覈定。進口貨物遇有損壞。應覈減稅銀。照估價之例。秉公辦理。

第二十款。凡船進口。尚未領有牌照卸貨。與第十七款所載。在二日之內可出口往別口去。在此不必輸納鈔餉。仍在賣貨之口。完納鈔餉。

第二十一款。議定大咈國船主。或商人。卸貨完稅則例。俱逐次按數輸納。至出口下貨亦然。凡大咈國船。所有鈔餉。一經全完。海關即給與實收。呈送領事官驗明。即將船牌交還。准令開行。海關酌定銀號若干。可以代中國收大咈國應輸餉項。該銀號所給實收。一如中國官所給無異。所輸之銀。或紋銀。或洋銀。海關與領事官覈其市價情形。將洋銀比較紋銀。應補水若干。照數補足。

第二十二款。凡船按照第二十款。進口出二日之外。與未開艙卸貨之先。即將船鈔全完。按照例式。凡船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鈔銀五錢。不及一百五十噸者。每噸納鈔銀一錢。所有從前進口出口各樣規費。一概革除。以後不得再生別端。凡納鈔時。海關給發執照。開明船鈔完納。儻該船駛往別口。即於進口時。將執照送驗。毋庸輸鈔。以免重複。凡大咈國船。從外國進中國。止須納船鈔一次。所有大咈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蓬無蓬。附搭過客。載運行李書信食物。並無應稅之貨者。一體免鈔。若該小船載運物貨。照一百五十噸以下之例。每噸輸鈔銀一錢。儻大咈國商人。雇賃中國船艇。該船不輸船鈔。

第二十三款。大咈國貨物。在通商各口。已按例輸稅。中國商人。即便帶進內地。經過稅關。只照向例輸稅。不得復索規費。按今稅則。是有準繩。以後毋庸加增。儻有海關書役人等。不守例款。詐取規費。增收稅餉者。照中國例究治。

第二十四款。凡大咈國船。進通商各口。如將貨在此卸去多寡。即照所卸之數輸納。其餘貨物。欲帶往別口卸賣者。其餉銀亦在別口輸納。遇有大咈國人在此口。已將貨餉輸納。轉欲載往別口售賣者。報明領事官。照會海關。將貨

驗明。果係原封不動。給與牌照。註明該貨留在某口輸餉。俟該商進別口時。將牌照呈送領事官。轉送海關查驗免稅。即給與牌照。卸貨一切規費俱無。惟查出有夾私詐騙等弊。即將該貨嚴拏入官。

第二十五款。凡剝貨若非奉官特准。及必須剝運之處。不得將貨輒行剝運。遇有免不得剝運之處。該商應報明領事官。給與執照。海關查驗執照。准其剝貨。該海關可以常著胥役監視。儻有不奉准而剝貨者。除遇有意外危險不及等候外。所有私剝之貨。全行入官。

第二十六款。凡通商各口。海關均有部頒稱碼丈尺等項。應照造一分。比較準確。送與領事官署存留。輕重長短。一與粵海關無異。每件鐫戳粵海關字樣。所有鈔餉各銀。輸納中國者。俱依此稱碼兌交。如有爭執。即以此式為準。

第二十七款。大咈國人。在通商各口貿易。凡入口出口。均照所定印押。而附章程之稅則。輸納鈔餉。但因兩國貨物。或土產。或工藝。一時不同。而價值有低昂之殊。其稅則有增減之別。每七年較訂一次。以資允協。七年之內。已定稅銀。將來並不得加增。亦不得有別項規費。大咈國人。凡有鈔餉輸納。其貨物經此次畫押。載在則例。並非禁止。並無限制者。不拘存本國。及別國帶進及無論帶往何國。均聽

其便。中國不得於例載各貨物。別增禁止限制之條。如將來改變則例。應與大咈國會同議允後。方可酌改。至稅則與章程。現定與將來所定者。大咈國商民。每處每時。悉照遵行。一如厚愛之國無異。

第二十八款。緣所定之稅則公當。不為走私藉口。大咈國商船。將來在通商各口。不作走私之事。若或有商人船隻。在各口走私。無論何等貨價。何項貨物。並例禁之貨。與偷漏者。地方官一體拏究入官。再中國可以隨意禁止走私船隻進中土。亦可以押令算清帳項。剋即出口。儻有別國冒用大咈國旗號者。大咈國設法禁止。以遏刁風。

第二十九款。大咈國皇上。任憑派撥兵船。在通商各口地方停泊。彈壓商民水手。俾領事得有威權。將來兵船人等皆有約束。不許滋事生端。即責成該兵船主。飭令遵守第三十三款。各船與陸地交涉。及鈐制水手之條例辦理。至兵船議明約定。不納各項鈔餉。

第三十款。凡大咈國兵船。往來遊行。保護商船。所遇中國通商各口。均以友誼接待。其兵船聽憑採買日用各物。若有壞爛。亦可購料修補。俱無阻礙。儻大咈國商船。遇有破爛及別緣故。急須進口躲避者。無論何口。均當以友誼接待。如有大咈國船隻。在中國近岸地方損壞。地方官聞知。

即為拯救。給與日用急需。設法打撈貨物。不使損壞。隨照會附近領事等官。會同地方官設法。著令該商梢人等回國。及為拯救破船片貨物等項。

第三十一款。將來中國。遇有與別國用兵。除敵國布告堵口。不能前進外。中國不為禁阻大咈國貿易。及與用兵之國交易。凡大咈國船。從中國口。駛往敵國口。所有進口出口各例貨物。並無妨礙。如常貿易無異。

第三十二款。凡大咈國兵船商船水手人等逃亡。領事官或船主。知會地方官。實力查拏。解送領事官。及船主收領。儻有中國人役。負罪逃入大咈國寓所。或商船隱匿。地方

官照會領事官。查明罪由。即設法拘送中國官。彼此均不得稍有庇匿。

第三十三款。水手登岸。須遵約束規條。所有應行規條。領事官議定。照會地方官查照。以防該水手。與內地民人滋生事端。

第三十四款。遇有大咈國商船。在中國洋面。被洋盜打劫。附近文武官員。一經聞知。即上緊緝拏。照例治罪。所有贓物。無論在何處搜獲。及如何情形。均繳送領事官。轉給事主收領。儻承緝之人。或不能獲盜。或不能全起贓物。照中國例處分。但不能賠償。

第三十五款。凡大咈國人。有懷怨挾嫌中國人者。應先呈明領事官。復加詳覈。竭力調停。如有中國人。懷怨大咈國人者。領事官。亦虛心詳覈。為之調停。儻遇有爭訟。領事官不能為之調停。即移請中國官。協力辦理。查覈明白。秉公完結。

第三十六款。將來大咈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為中國人陷害凌辱騷擾。地方官隨在彈壓。設法防護。更有匪徒狂民。欲行偷盜毀壞放火。大咈國房屋貨行。及所建各等院宅。中國官或訪聞。或領事官照會。立即飭差驅逐黨羽。嚴拏匪犯。照例從重治罪。將來聽憑向應行追贓著賠者責償。

第三十七款。將來若有中國人。負欠大咈國人船主及商人債項者。毋論虧負誆騙等情。大咈國人。不得照舊例向保商追取。惟應告知領事官。照會地方官查辦。出力責令照例賠償。但負欠之人。或緝捕不獲。或死亡不存。或家產盡絕。無力賠償。大咈國商人。不得問官取賠。遇有大咈國人。誆騙中國人財物者。領事官亦一體為中國人出力追還。但中國人不得問領事官。與大咈國取償。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咈國人。與中國人爭鬧事件。或遇有爭鬭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別器毆傷致斃

者。係中國人。由中國嚴拏審明。照中國例治罪。係大咈國人。由領事官設法拘拏。迅速訊明。照大咈國例治罪。其應如何治罪之處。將來大咈國議定例款。如有別樣情形。在本款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因所定之例。大咈國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咈國辦理。

第三十九款。大咈國人。在通商各口地方。如有不協爭執事件。均歸大咈國官辦理。遇有大咈國人。與外國人有爭執情事。中國官不必過問。至大咈國船。在通商各口地方。中國官亦不為經理。均歸大咈國官。及該船主自行料理。

第四十款。日後大咈國皇上。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當就互換章程年月覈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至別國所定章程。不在大咈國此次所定條約內者。大咈國領事等官。與民人。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國將來如有特恩曠典。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大咈國亦與焉。

第四十一款。茲大咈國大皇帝。欲表美意。與大清國大皇帝。特將凡可憶往日各不協之處。而今已欣然解釋。不列於此和約章程之中。因此所有把守廣東省城以前各事宜。與大咈國軍兵各費用。而今兩國議定妥當。准行分款開

列。而其款仍與在本和約章程縷列通行無異。

第四十二款。凡議立和好貿易船隻情事等章程。兩國大臣。畫押用印。約計限以一年。即在京師交互存照。交互之後。中國即將本和約章程。行文內外各憲。徧行通知。兩國大臣。即於章程畫押蓋印。以為炳據。

大清國皇上。大咈國皇上。欽定和約章程遺補六款。

第一款。西林縣知縣張鳴鳳。竟將本國傳教人馬神恣意殺死。本係有罪之人。應將該知縣革職。並言明嗣後永不得蒞任。

第二款。西林縣既經革職後。即照會大咈國欽差大臣知照。又將革職事由。備載京報內。

第三款。大咈國民人。及所保護者。在廣東省城。所有行內物件。大咈大嘆軍兵未入省之先。皆被百姓或燒或劫。後計多寡。按據分賠。

第四款。中國官員。固執不允大咈國以理所請各賠補之處。以致軍需繁多。務必於廣東海關照數賠補。其賠補銀與軍兵費用。約有二百萬兩之多。應將此銀。交大咈國駐劄中國欽差大臣收入。後同收單執照。其二百萬兩。分六次。每年一次交清。或用銀兩。或用會單。仍由廣東海關交

清。將來凡有本國完納出入貨稅各客商。皆准量稅之多寡。用銀九分。會單一分完納。其交銀首次。從兩國大臣畫押章程之日起。約一年之內交清。廣東海關。於抽稅時。若欲每年准收會單。其會單值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四分之數。即六分之一。扣稅亦無不可。後在廣東中國大憲。會同大咈國欽差。派員豫行會議。定立會單圖式印章。如何交收。每會單值銀多少。交清銀兩之後。如何注銷。以免重複。

第五款。中國將上款所開銀數。或用銀兩。或用海關會單。一經交清。大咈國軍兵。即將退出粵省。惟以軍兵及速退

出之便。中國欲將各會單。或先期。或按次。分明年號交出。在領事官署寄存。亦無不可。

第六款。以上各款。仍如各字列載和約章程內一律無異。因此兩國大臣畫押鈐印。

硃批。依議。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前聞咦夷。曾赴香港調取兵船有五月望間可到之說。不時派弁密赴攔江沙外查探。茲於二十、一日夜。咦夷進船二隻。又據探報。攔江沙外有續到夷船七八隻。內有俄夷之船。據稱。係本國差人來接不日帶同回去。至咦夷現到之船。即係前次所調等語。伏思咦夷現經就撫。不遽退出。復有續進之船。其心叵測。頃晤桂良等。述知咦夷投遞照會。以定約之後。尚未奉有
恩旨允准。是以懷疑。未肯即行退出。

硃批。知道了。

己亥。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咪夷已於昨日起碇回國。據稱。嗣後如有文書。即交俄國代收。咦咈兩夷。連日俱有兵丁登岸。且有占踞民房廟宇之事。奴才等。恐該二夷別有他意。是以不揣冒昧奏請
硃批。使其無詞可藉。免生枝節。昨日早間。咦夷開船六隻。望下行

走。探聞並非出口。後又續到小火輪船一隻。日來船隻去來靡定。未敢率行馳報。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將各夷條約。懇請硃批。以釋懷疑。已批示發給。茲據桂良等奏。業經接奉宣示該夷。惟咪夷已經起碇回國。咦咈夷。尚有兵丁登岸。及占踞民房廟宇之事。且昨日咦夷開船六隻。往下行走。探聞並非出口。後又續到小火輪船一隻各等語。該二國條約已定。復經批諭著桂良等宣示。該夷應即起碇出口。何以船隻去來靡定。又有登岸占踞之事。不知意欲何為。情殊叵測。著譚廷襄。密飭兵弁。嚴加防衛。並飭李志和。李鱗遇等。整齊練勇。以備不虞。本日御史何璟奏。夷船退

留不行。恐以和約怠我軍心。而行其詭計。宜飭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知縣尹珮瑲等。暗團民練。相機而應等語。所奏不為無見。並著譚廷襄。酌量情形。妥為辦理。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行抵廣東潮州府。距廣州省城。不過旬日。先是臣咨調閩兵千名。迨至福州。察看閩省情形。上游軍務緊急。下游餘匪未清。調兵固難。即籌餉亦不易。當與該督面商。先令各營挑選整備。俟臣到粵東。如必須此。再行飛調起程。沿途惟酌帶數十名。鄉勇。數十名營兵。節節防護。以壯行旌。至欽奉寄諭。粵省現無軍械。並可由閩酌帶前往備用。欽此。臣於過閩時。略

為詢問。各營額設軍裝。僅敷配用。若另為購買製造。又多一番盤費。意以粵省官紳。如果志切同仇。數月間。當已早為製備。乃今行抵潮州。探悉逆夷自踞城以來。日肆一日。其始先收城內軍械。其後並城外數里內民家防夜器械。亦均搜掠罄空。幸於正月初七十八兩日。鬼兵出哨北路。仍行搜收器械。被各鄉團練開槍追逐。受傷而回。該夷提督。即照會地方官。必行協令同往報復。各官不從。後聞該處鄉民準備以待。到則不令生還。相持日久。亦遂不敢下鄉矣。觀音山上下。該夷已自用經費萬餘金。建造兵房。其意已為長久計。又於東南隅雞翼城。自城上起。直豎階梯。用土石築成。廷斜數十丈。直至省河馬頭止。勢如橋梁。兩邊各開濠溝深寬。土人僉曰搭橋。夷船泊岸。即從此拾級而上。直至雞翼城。由城上行走。東北至觀音山。其意為我兵攻城時。該夷不必出入城門。計。又修理將軍衙署居住。門楣從新改換鬼樣。並油漆鋪墊等。約需七八千銀。係向柏貴勒提關稅。及軍需局經費。派員解往觀音山下。及軍署外圍。均建木柵。開濠溝。附近民房。概行拆毀。此為日夜防範計。又將從逆進城之唐人奸匪二三十。悉關住考棚貢院等處。夷兵防守甚嚴。一步不令出門。其防守城門。營持鎖鑰。巡查街道者。悉屬鬼兵。此為嚴防句結內應計。其

延邀唐人。粗知文墨之輩。又為夷幕者。不下百數十名。或為陰謀詭計。或掌案牘書記。並有在外散布各方者。此為探聽我軍動靜計。凡有民家爭端。皆令赴伊所住軍署控告。立即由伊理事官。自行提訊。聞或照會柏貴。迫令派員前往會審。該委員到日。其坐位在暎咈理事官之下。不准說話。不准吐痰。不准吃烟。真是無形之桎梏。現有新選鹽運司運同壽元渭。曾經柏貴委令解銀。及會審。身受陵侮者。能為臣一一言之。該鬼兵在城內外。欺侮官民。姦淫婦女。擄掠財物軍裝。殆無虛日。省中居民。陸續搬徙。現已十室九空。城中夷酋。其賦性兇悍。透熟粵事者。尤莫如吧嗄

喹。此次之蓄謀進城。悉出自該酋。而其助紂為虐者。則唐奸中之李小村。人人知之。當時會審時。坐而問供者。吧嗄喹。立而記供者。李小村。唐人夷服。公然不諱。核與湖南巡撫駱秉章所奏相符。而尚未聞有王道崇之名。或其心腹故蹤跡尤密也。自上年冬季。至今年春初。該夷在城徒事興作。毫無防備。任人出入。尚無稽查。把守城門夷鬼。不過數名。隨同破城唐奸。尚易句引。此時若有人主持其間。激勵眾心。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裏應外合。一戰復城。固易易耳。而乃誤聽夷人專恨葉大臣。其餘仍舊和好。俟新

欽差到日。各項議妥。即交還省城之說。外則與以通商。內則任其

布置。因之不時後將嗤膦。無怪粵東百姓。僉以各官畏夷如虎。眾口一詞。怨聲在道。至三月初旬。聞有大小紳士在花縣設局團練。該夷之防備。益加嚴密。各城門皆堵塞。惟留一歸德門出入。吾粵舊有之礮臺。自虎門起。至省河。早已先後拆毀。無一存者。省城北門外之四方礮臺。至高且大。自來攻守省城。主客互用之資。該夷先派鬼兵守之。後自量其力不能守。恐轉滋貽誤。今竟化為平地矣。自於觀音山及各城樓新築礮臺。可使十里內外。人不能駐足。日運夷礮進城。絡繹於道。常有招來另種黑鬼。其醜狀為向來少見者。自謂有數千名。省河排列大小兵船。望之約有數十號。蓋此時城內外。水陸防守備矣。三月十六日。脅令柏貴。遣粵海關監督恒祺。著按察使蔡振武。同進撫署。云該夷有事面商。恒祺。蔡振武。如約而至。夷酋即來署相見。堅問署巡撫江蘇藩司周某。何以久出不歸。署總督已密差人送印出城。又不接撫印。城中幾無大員。要爾二人進城辦事。恒祺等正與辯論。突有夷兵二百餘名。直入撫署。將該二人留住。先令與柏貴同住一屋。後囑紳士伍崇曜。俞文詔。向其婉求。乃分恒祺在第四進。與柏貴各屋居住。蔡振武在第三進居住。各院俱有夷兵防守。斷難脫身。忖該夷之心。因聞指日大動公憤。故併住城外者二員。俱

誘之進。欲藉將軍巡撫以下諸人。以為護身符。其處事固無往不周。尤可異者。城內外不論大街小巷。日日量地繪圖。註明丈尺分寸。其包藏禍心。尤為叵測。臣自到潮州後。即札調潮州鎮屬兵丁千名。又密諭潮州紳士。募勇千名。營兵分為三起。頭起三百名。跟隨帶司員畢承昭等先進。二起三百名。跟臣前進。三起四百名。隨後繼進。本擬即行起程。節節進兵。先駐紮惠州府城。再行酌奪。其潮勇千名。仍俟到惠州後。札調起身。因連接省中三紳士。前戶部左侍郎羅惇衍。二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掌印給事中蘇廷魁來信一函。又臣前奏派至粵探信之候補知

府楊從龍徐處善二員。均自花縣公局。晤諸紳士。帶來羅惇衍等三街公牘一件。信二封。又另接丁憂在籍之翰林院編修許其光三信。內開中書黃培芳澄海大埔教官梁廷枏馮鈺等各信。歷陳夷情。均為詳悉。暨諸士子所進條夷諸策。雖未必盡有可採。而其心固可嘉也。所可怪者司道等自江國霖而下。僅於二月底。聞臣取道浙閩入粵。僉名同書一信。交兩首縣家丁來潮候接。信內另開一摺。所陳二月以前夷患。不過人云亦云之事。而終以夷氛至此。勦撫均難。八箇字了之。其餘情形。尚不如各路寄來探報之詳細。況臣於年前仰蒙

簡放今職之時。已將由漳泉一帶入粵之患潮嘉經歷道路。馳書柏貴。囑令派差分起前來。意以該司道等聞知。必將省中情形。逐日記載。隨時專差迎前密遞。並附以己見。勦則如何準備。撫則如何轉圜。略為擬議。俾臣先事籌畫。方為和衷共濟。乃前開清摺。既一籌莫助。其於緊要機宜。竟無一字提及。三月至今。又默無一語。殊令人不解其故。聞省中各官。皆因意見不合。或藉詞攀慶督兵。或奔赴花縣紳局。或被夷羈留撫署。或因病請委署缺。一切地方公事。竟無一人維持。各府州縣。聽候批稟批詳者。迄無回音。州縣地丁。竟延不批解。各營兵餉。至兩季不發。以後能否同心協力。一氣呵成。俟接見後。留心考察。再行奏請分別辦理。

其三紳士羅惇衍等公牘密函。所敘欽奉

諭旨後。業經奏明刊刻關防。設立團練總局。辦理夷務。二月初九日。在順德縣城開局。三月初一日。遷往花縣。接楊從龍等賫到臣自浙江所發手書。領悉一切機宜。惟傑倡首賴同心。籌餉先須集腋。統計辦理月餘。密向殷戶籌借認借者。約十餘萬兩。而措繳者。僅二萬餘兩。趕緊募勇置械。均覺緩不濟急。緣自去年入城後。藥局被占。旗綠各營。及附近軍器。俱被勒繳。剋下件件均須製造。不能應手。且逆夷挾官壓民。各官多俯首聽命。諂媚夷人之紳士。亦奔走弗遑。

咲咕唎夷酋吧嗄哩。生長粵地。唐什四布。且踞城數月。設險固守。斷不可以虛聲恐嚇。俟集餉練兵。確能制服。然後謀定而戰。可望成功。茲擬一面行文各府縣紳民捐借餉項。並設立各府總局。各縣分局。以及各鄉子局。實力團練。一面通飭近海各紳耆。嚴禁子弟出洋貿易。凡在夷人服役者。限以月日回家。以壯聲威。而斷接濟。通省同心協力。逆夷應亦膽寒。諸紳士前此密為布置。今已明目舉行。所夕靡遑。志欲滅此朝食。一俟餉項粗足。各屬團練到齊。即便聲罪致討。請臣到粵後。握其要樞。持以毅力。俾人心大快。志氣大伸等語。連日復聞潮州鎮道府縣所接該總局

先後文信。悉係調勇勸捐置器械等事。是布置尤未齊全也。臣與隨帶司員畢承昭等。熟籌該夷之防守。日事嚴密。諸紳之言復城。迴非冬夏間形勢。當徐圖不可急攻。當計取不可力爭。且到惠州安營後。該夷偵知不即進城。勢必攔阻

欽差關防。不使出城。且三夷公使。俱上天津。亦無人可與議事。殊其率領兵船齊赴天津之心。未始非畏憚粵人公憤。不願在此說合。故尤須探其到津後。如何舉動。若一經開導。能知感

恩悔過。遵即折回粵東。自不宜遽動干戈。特令有所藉口。儻不遂

所求。便思用武。則粵省即當與決戰。使之大受懲創。調赴津之兵。急來救援。臣三月十二十五日。兩次馳奏。計先後到京。在四月初旬。惟時該夷在津情形。

批摺回時。當蒙密寄

諭旨。授臣機宜。俾得有所遵循。而道途繞越。至今尚未奉到。四路差探。迄未得確音。探聞夷人遇有得意。立時宣播。如或失意。寂然無聲。計自到津後。至今尚未聞一語。忽於日前省鈔中。有夷人到津已上礮臺之報。或者該夷造言惑衆。亦未可知。臣再四思維。姑從容前進。暗助紳士總局募捐軍需。厚集練丁。軍火足供驅策。然後進紮惠州。相機調遣。故

諏吉四月二十日。在潮州府試院拜印視事。先是日前馳書柏貴。囑令密將

欽差關防。設法出城。近聞柏貴。已於三月十一日。令臣標中軍副將齡貴送前來。不至落在夷人之手。一俟送到接到。恭摺奏

聞。所有臣到任後。一切應行移咨札飭各事宜。現與各司員次第辦理。並撰曉諭通省紳民告示。刊刷數千張。分飭各府州縣張貼。以期團練捐輸。日有起色。所有隨帶之粵紳梁元桂。陳蘭彬。鄧志馭。楊從龍。已分為三起。飭令先後赴花縣總局。與諸紳士密商機宜。下手之初。官與紳民。當貌離而

心合。該夷前經定期二月間請

欽差大臣赴滬會議。其照會中。半屬仲寬語氣。當經大學士裕誠咨覆蘇省督撫。開導該夷。令其回粵聽候臣秉公查辦。令若官與紳民。即聯為一局。是使藉口於臣之來粵。將率百姓以攻夷。非所謂秉公查辦也。故民則城鄉一氣。情不可當。官則南北兩顧。勢須兼顧。如欲藉官之威。以辦捐事。則履任之初。尤非所宜。此時紳局各鄉團。如已衆心成城。勝算在握。自宜於臣未到惠州之先。使之迅雷不及掩耳。若猶未也。則省垣之與香港。應如何為聲東擊西之計。爛匪以及臣奸。應如何為句引間諜之謀。各採艇船。如何為截

擊焚燒之法。海洋水次。如何爲梗塞往來之途。誠能生擒白鬼黑鬼。多多益善。則此後辦理。自確有把握。否則能得李小村等巨魁。該夷使失其所恃。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此尤其當破格優給銀兩者。果能齊心協力。智勇兼施。自可以震懾其無厭之心。特慮該夷不能來粵就議耳。況聞其在粵城。於正月初一日。有雷擊夷酋之事。理所必然。而軍署外之旗桿。爲雷所擊。則萬目共覩者。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如此悖逆無道。天理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臣受恩深重。感奮圖報。指日兵勇餉需軍裝器械齊全。北路信息。得有確信。即率合省紳民。一心一力。加昭天討而快人心。以仰副聖主揚威中外安撫羣黎至意。昨據省城軍需局員。自佛山鎮寄來一稟。請臣到惠州後。略爲布置。即移駐廣州府屬從化縣。以距省較近。距花縣紳局亦近。爲番船不通之地。應俟到惠州後。接見司道。體察情形。再行酌定。現在潮州諸事已清。即日帶兵起程。駐紮惠州府。

諭軍機大臣等。前於四月初七初十等日。將夷船到天津後大概情形。及該夷占據大沽礮臺。未能即時用武各情節。先後寄知黃宗漢矣。嗣因羅惇衍等奏。夷人出擾村鎮。練勇迎擊。於四月二十二等日。連次獲勝。復經兩次諭知黃宗漢。大意總在勿阻民團義憤。而官爲轉圜。使夷人畏民威官。方可措手。現在天津議撫。已有端倪。自大沽礮臺被占後。夷船直逼天津城下。密邇京畿。勢難用武。已經桂良。花沙納。將所請各條議准。業已用印畫押。彼此互換。其勢難於翻悔。𠸄夷約內。索賠兵費四百萬。咈夷約內。索賠兵費二百萬。分年由廣東關稅內扣抵。扣完之後。再行交還廣東省城。是黃宗漢本日所奏。該夷搭橋築臺。欲爲長久之計。未必無因。且該夷所築礮臺。能使十里內外。不能駐足。此時羅惇衍等。急切未能攻城。著黃宗漢。懍遵前旨。如團練力可制勝。萬全無失。則聽其進攻。不必阻遏。儻勝負尚未可知。則不可輕於一試。設有疏失。轉令夷人窺破。從此用民勦夷之說。亦不足懾服夷人。況黃宗漢所帶兵勇無多。必須籌民團之威。以爲局外調停之助。若并此不足恃。則黃宗漢愈無把握。此係慎重機宜。並非遏民義憤。黃宗漢當與羅惇衍等。妥密商辦可也。

庚子。直隸總督譚廷襄奏。二十三日。該夷退出船六隻。二十四日。又退出船一隻。均已陸續駛往海口。咪夷本祇有船一隻。早經退出。該酋附居俄夷船上。茲因事已就竣。咪酋即乘俄夷大船起碇先行。俄酋普提雅廷。仍舊在津聽候。現時三汊河口。尚存𠸄咈兩夷船六隻。察其情狀。業已欽奉

恩旨。不日即可全退。

硃批。知道了。

辛丑。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昨日𠸄夷有照會前來。欲求一晤。（奴才）等約於今早卯刻。在風神廟晤面。該夷見後。即云今日起碇。一二日各船俱可退盡。（奴才）等同寓時。見火輪船已有開行者。該夷酋坐次。曾言廣東之事。（奴才）等諉為不知。該夷云。請回京時奏明

大皇帝。如伊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咈夷昨日曾有照會。亦係道及廣東之事。與𠸄夷面言相符。該二夷正在感激

聖恩。歡欣鼓舞。看此光景。不過兩三日內。各船均可出口。天津目前。決不至有他慮。現在夷船紛紛起碇。內河只賸五隻。所占民房廟宇。全行退出。俄夷大約俟別夷退後。方纔回國。聞均由上海。前往廣東。再回本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黃宗漢奏。入粵探訪夷情。有搭橋築臺。欲為久計等語。當將天津近日議撫。及所請各條。業經用印畫押。勢難翻悔各情。諭知黃宗漢。並以廣東團練。能否必操勝算。諭該督與羅惇衍等。妥密商辦。原為慎重機宜。並非遏民義憤。諒黃宗漢。必能體察辦理。夷人占踞粵城。半年之久。中國並未發兵

征勦。前黃宗漢奏。傳聞該夷向民間搜索軍器。並有擄掠等情。民團曾與打仗。乃本日桂良等奏。各夷因和約已成。漸次起碇。一二日各船俱可退盡。惟𠸄酋來晤。提及廣東之事。請桂良等回京奏明。如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並咈夷呈遞照會。稱聞黃宗漢在省城內外出示。令百姓勦滅番兵。該民人遇外國獨行兵丁。即時斃死。是否總督所為。或有假冒其名。招災攬禍等語。著黃宗漢。就近照會粵省夷酋。告以大皇帝已允爾和好。斷無與爾搆兵之理。廣州鄉團。人數眾多。聞與爾國兵丁尋仇爭鬪。或假冒本大臣之名出示。本大臣無從知悉。爾國但當約束兵丁。勿擾民間。自可相安無事。不致受虧。使該夷知起釁在彼。

報復在民。與官無涉。庶不致於議和之後。別生枝節也。

壬寅。吉林將軍景淳奏。查烏蘇哩河。綏芬山河等處。均在松花江南岸。地屬三姓甯古塔。因開後山採珠捕打貂皮之區。向無屯戶居住。相去興安嶺甚遠。其松花江兩岸。舊隸赫哲費雅哈存身。近被俄夷滋擾。不知所向。究竟各該處是否空曠地方。現經密飭甯古塔副都統。作速察查。

硃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查出口首站起。至分路入庫倫邊境止。共三十二台。參領三員。各按地面分管。已命該員等親身照料。送出東境。彼此交替。並密將首站參領。緊調來

口○面加曉諭○此係外夷○必須妥為供應○交替時○一並傳知下站參領○並飛咨庫倫辦事大臣○轉飭庫倫所屬台站○一體先期預備○嗣於五月二十一日○經都統西淩阿將驍騎校伊什貢布飭令同口○茲於二十三日○准直隸總督譚廷襄派試用同知世祥帶同武弁伴送俄夷瑪拉提訥甫到口○並無從人○由地方官設館安置○該夷於二十四日起程出口○

硃批○知道了○

癸卯○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夷船自前日陸續開行後○昨日只賸唉夷船二隻○咈夷船仍在內河○本日唉夷開去火輪船一隻○並昨日續來搬運人物出口船四隻○一併開去○咈夷開去火輪船一隻○仍賸二隻○看此光景○唉咈兩夷船隻○不過今明兩日○均可全數退出○俄羅斯夷酋普提雅廷○昨日遣學生晃明來約○意欲辭行○藉圖一晤○（奴才）桂良因受暑未往○（奴才）花沙納○於本日辰刻○與督（臣）譚廷襄同往風神廟晤會○據稱今日不行○明日亦必起碇○

硃批○知道了○

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竊見自夷務興○論者皆謂無法○遂隱忍而專於主撫○今撫雖已就○而難實未已○則所謂無法

者○不可不亟求其法矣○（臣）所見有海國圖志一書○計五十卷○於海外諸國○疆域形勢○風土人情○詳悉備載○而於唉咭唎為尤詳○且慨前此辦理之未得法○為後此設種種法○於守之法○戰之法○款之法○無不特詳○戰法雖較需時○守法頗為易辦○果能如法以守各口○唉夷似不敢近○未審曾否得邀

御覽○如或未曾○乞

飭左右○購以進呈○閱其書本故大臣林則徐在廣東辦夷務時所採輯○罷官後○為已故知州魏源○衍而成之○其書版在京○如蒙

皇上許有可采○請

飭重為刊印○使親王大臣○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知夷難禦○而非竟無法之可禦○人明抵制之術○而日懷奮勵之思○則是書之法出○而其法之或有未備者○天下亦必爭出備用○可以免無法之患○至法賴人行○則更須求人之法○（臣）見道光二十二年○以夷務乏人○

宣宗成皇帝特詔兩廣總督祁𡊮訪求才能出眾○深通韜略之士○祁𡊮覆奏○以為欲於武備收得人之效○必先於武備開求士之途○因請變通考選○於科舉三場策問○改為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略○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

曰熟諳輿地情形。於以求實學而拔真才。庶幾人才日出。議格未行。竊心惜之。迨補御史。即疏言暎夷之禍心已萌。而未知發於何日。天下有志才之處。宜早設求才之方。求才於考試中。莫如邦貢所奏五門發策。可勵士子以武備之學。求才於考試外。莫如廣行保舉。可收材藝。以備武備之選。奉

旨交禮部議奏。嗣聞部議仍不行。乃復將部議未盡之處。詳為剖析。再疏陳之。以為及今行之。而收效已在十年之後。失今不行。恐他日從為煩擾之患。即臣言不足採。亦必更求良法。未可置之不議。奏上。未奉

明旨。遂不能以復言。今誠欲求真才。似難舍前二法。應請

飭軍機大臣將臣元年九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日。前後兩摺檢出。再行詳議。其中宗室八旗務講兵機將略。以為腹心干城一條。允乞加意。當時部議之駁五門發策也。稱士子淹博有素。不必專門名家。試問今日制器通算者為誰。精熟韜鈐者為誰。部議之駁廣保舉也。稱文武各有鄉會試。凡才學出眾。武藝精通者。皆甄拔無遺。試問年來殺賊攻城諸將。如羅澤南王鑫楊載福李續賓。均非得自科甲甄拔。何以有遺。即前議之未盡有微。而今議之當詳可見。此為長久得人之法。若目前急需得人。則亦未嘗無法。臣所見知人之鑒。莫如前兵部侍郎曾國藩。咸豐元年。初興見面。論及人才。舉當日名重一時者。一一決其無用。臣初未敢深信。後乃悉如所言。至楚省近年所出將才。又無非所識拔於庸眾中者。此其知人善任。殆非尋常。現曾國藩奉

旨赴浙辦理軍務。誠欲急於求才。惟有請

飭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均令歸曾國藩帳下。俾之一一察看。必能得人濟用。則可免無人之患矣。有治法。有治人。可以治兵禦夷矣。未也。心求夫治法。而或憚其法之難以驟舉。念夫撫之暫可少安。則法必不行。心求夫治人。而或以非親貴未必可信任。又或所貴用者。猶是時文試律小楷之學。則

人必不出。蓋天下從好。不從令也。且臣聞用兵之道。專以氣勝。兵勇之氣。必日振之始起。必力激之始生者。使其心中有僥倖苟安之一途。則其氣即懈弛而不可用。昔田單攻狄。魯仲子決其不能下。謂當在即墨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將軍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此兵家至言。亦從來治亂興衰要旨。故吳志報越。日使人呼於中庭。越志報吳。至於臥薪嘗膽。蓋霸國之勵其氣猶如此。方今海外諸國。日起爭雄。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之分。自天視之。殆無彼此之異。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皇上承列聖付託之重。為中國主。將欲賓服四夷。必益懋昭明之德。以固根本。而養剛大之氣。以配道義。然後治法治人。可得而理。大學於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終以君心。蓋欲繫人心以維天命。惟在君心之存忠信而去驕泰。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聖學日新。聖德日懋。原非臣愚所能窺見萬一。惟臣心迫憂危。莫抒忱悃。故謨竭其愚慮。以備採擇。

甲辰。

諭內閣。前因夷船闖入大沽海口。礮臺被占。當將署天津鎮總兵達年。署大沽協副將德魁。革職拏問。直隸提督張殿元。副都統富勒敦泰。均革職留營。護軍統領珠勒亨。革職留任。以示懲儆。所有達年。德魁。張殿元等。著譚廷襄。仍遵前旨審訊。查明分別具奏。其珠勒亨。富勒敦泰二員。僅予革職留任留營。恐尚不足蔽辜。侍郎國瑞。所帶京兵。雖未衝散。亦未前進應援。並著僧格林沁。分別查明參奏。陣亡遊擊沙春元。署遊擊都司陳毅。候補千總常榮魁。經制外委趙國璧。外委石振岡。護軍校班金布。增錦。驍騎校祭昌年。候補千總恩榮。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

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稱本月二十九日。接准直隸總督譚廷襄咨稱。夷船全數由津開行。地面業已肅清等語。查現在天津夷務。既已就撫。船隻全行退出。所有前經派出策應前路之各項官兵。自應酌量裁撤。以節縻費。臣等擬請先將八里橋出隊之官兵三千名。並八旗各圍山在本旗住守之官兵共九百六十名。即行裁撤。飭令各回旗營當差。惟夷情反覆無常。深恐其貪得無厭。去而復返。不得不稍加防範。其通州以東各營照舊駐紮。各處徵調之兵現已將次趕到。亦應請毋庸阻止。或令分駐

南苑。或命徑赴通州大營換回。統由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酌覈辦理。抑臣等更有請者。現在夷船業經退出。其天津海口一帶。急應妥為布置。以防後患。請旨可否即令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先行來京。面聆聖訓。後會同臣瑞麟。親往天津周歷履勘。自津郡至海口。應如何安設礮臺。添設兵勇。均須節節籌備。及一切應行變通事宜。即會同直隸總督。妥為布置。俟事竣後。即由僧格林沁等奏明請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巡防王大臣等奏○撫局已定○酌撤京兵○並
擬查看海口情形一摺○現在天津夷船○全數退出內河○前經派
出駐紮八里橋官兵○自應先行裁撤○通州以東各營○暫令照舊
駐紮○各處調到官兵○將次抵京○亦可分別調度○其由天津至海
口一帶○即應預為防範○嚴密布置○著僧格林沁○即行來京○面授
機宜○所有通州各營盤○著派西淩阿照看○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探聞咪夷船隻○業經陸續
開行○咈夷所賸火輪船二隻○亦經陸續開出內河○此時咪
咈兩夷○並無一船停住內河○其俄羅斯船隻○曾經昨晚起
碇○自可先後放洋○現在督臣譚廷襄○復派委員弁○前往海
口一帶查探○統俟偵探明確○各船均經放洋○再行奏明起
程回京覆
命○惟咪咈兩夷○前在海口接仗時○經官兵用礮轟壞夷船三隻○該
夷即在海口修理○現聞均已修竣○惟有一隻下水○不能運
駕○復起上岸重修○尚未竣事○奴才等是否俟各船放洋後○即
行回京○其修理之船○可否
飭令督臣譚廷襄○在津等候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夷船全數開出內河一摺○咪咈兩
夷船隻○已全數開出內河○俄夷亦經起碇○自必先後放洋○桂良

花沙納○著俟各夷船全行放洋後○即來京覆命○其被官兵擊壞
夷船○該夷尚在修理○即著譚廷襄在津防範可也○

桂良等又奏○再咪夷條約○第二十四款內開○此次立約加
印之後○奏明
欽派戶部大員○即日前赴上海○會同咪員○迅速商辦○俾俟本約奉
到
硃批○即可按照舊章○迅行措辦等語○本月二十一日○咪夷遣哼嗱
國來求○上海商定稅則○可否即派前上海道○現陞江蘇按
察使薛煥○或請
欽派江蘇巡撫趙德轍○督同臬司查辦○奴才等允以必當代為請
旨○惟奴才等回京○尚有數日○此時初定條約○必先示以誠信○未便令
該夷在上海久候○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江蘇撫臣趙德轍○督同該臬司薛煥○即往會辦之處○出
自
聖主逾格鴻慈○

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該夷昨由海外進船五隻○連前存船
一共九隻○該於二十七日○將岸上行李○搬載完畢○先行開
放六隻○二十八日○又開放三隻○均各乘潮下駛○俄酋普提
雅廷○因原來之船○先經咪酋借坐出口○懇臣另給小船○送
往大沽○所有咪夷等前占官廟民房○均經交還○並無損壞○

地面業已肅清。現駐兵勇。應即酌量分別留撤。臣俟辦理就緒。即馳往海口。查勘情形。其現退夷船。沿途有無逗留。是否全行出口。即日放洋。亦已先行委弁前往。覈實查察。覆到另行奏報。

譚廷襄又奏。俄酋普提雅廷。前來辭行接見。據稱伊國尚有輪船二隻。隨後來津。茲伊即日起程。不能等候。擬留公文二角。俟伊國船到。不令入口。即行交給。以便該船遵照回國。當將文二件。飭發天津鎮道收存。俟該國船隻到口。即行交給。飭令回帆。又該國學生晃明。前經來津。茲已事竣。擬即派員伴送回京。並咨明理藩院查照。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咸豐八年。戊午。六月。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暎咈夷船。全數開出內河。俄夷亦經起碇。當經諭令俟各夷船全數放洋後。桂良等即來京覆命。現在內河既無夷船。其上岸修理之船。一經竣事。即可放洋。既有譚廷襄在津防範。桂良等可以毋庸守候。著即迅速來京覆命可也。

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本月初一日。御史吳焯奏請籌防五條一摺。奏硃批。巡防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臣等公同詳閱。該御史所奏摺

內稱。諸夷就撫以後。宜於各海口及內江一帶處處設防。天津為近畿之地。其海口防範。視他省為尤要。其臚陳條防條款。尚為明晰。臣等悉心籌畫。逐款推詳。其中尚有窒礙難行之處。謹就現在情形。分別覈擬五條。恭摺具奏。

原奏內稱。屯田以足兵食一條。查天津係近海之區。其地半多鹽鹹。於耕種本不相宜。即稍有一二隙地。必已久作民田。今一旦議設兵屯田。不獨安置一切。諸多掣肘。抑且於津郡民生。大有妨礙。該御史所請屯田一條。應毋庸議。

原奏內稱。復河運以利漕道一條。查近數年漕行久經海運。原因豐沛蕭碭決口以後。黃河未復故道。今若改復河運。不惟經費不貲。且南路賊氛未靖。必不便於興修。請旨飭下該督撫並河臣漕臣等體察情形。悉心籌畫。請旨遵行。

原奏內稱。募廣勇以習水戰一條。查廣勇一項。素稱强勁。惟添一勇。即須添一勇之餉。經費已難籌畫。至令該勇之有勇略者。畀以武職。使統率之。以為水戰之用一節。於事不無窒礙。現經奏旨派出僧格林沁瑞麟。前往天津。查看海口情形。自能妥為布置。該御史所請募廣勇習水戰一條。應毋庸議。

原奏內稱。利器械以備戰具一條。查臺灣皮船。係當年臺

灣道姚瑩總兵達洪阿用以制夷。現在該員等均已物故。無從詢悉。相應請旨飭下閩省督撫查明此項皮船。是否堪用。及現在有無製造之人。即行奏明。至廣省人買置外洋礮。兼能製造。請廣為購買。運津。並募廣省人抵津鑄礮一節。現在京師礮位足數應用。鑄造亦不乏人。若自粵運津。所費既多。招募亦非易易。該御史所奏。應毋庸議。

原奏內稱。卹死事以作民氣一條。據稱朝廷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固結在民。逆夷天津一戰。津勇死者幾及千人。請予厚卹。兼免其家之租稅若干等語。所奏

甚屬得體。應請旨飭下直隸總督譚廷襄。詳細查明此次陣亡之兵勇等。應如何議卹之處。請旨辦理。

諭內閣。惠親王等。議覆御史吳焯奏請籌防各條一摺。據該御史奏稱。此次天津鄉勇凡事者。請予厚卹。並免其家租稅若干。着譚廷襄確切查明該兵勇等陣亡名數。奏請優卹。

黑龍江將軍奕山。盛京副都統承志。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署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准三姓副都統轉據黑河口各員報稱。去歲在黑河子通停占大輪船一隻。於四月初八日。移往克爾穆宏庫地方。聲稱迎接木哩斐岳幅。十八日由奇吉地方。上乘夷人二十名。來駕小船。該員述稱。欲進黑河口上駛。迎接木哩斐岳幅。再夷人前在霍爾托庫地方。建立木城房屋一所。俱已修完。又夷人在托爾國建立房一所。被荒火燒燬。其存占夷人逃奔霍爾托庫住宿等語。並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及委員等報稱。四月二十一日。見由江西下駛俄夷大船三隻。小船五隻。詢據通事聲稱。木哩斐岳幅帶領官兵乘駕。前赴闊吞奇吉之便。特來城中辭別。傍晚有大船三隻。小船五隻。駛至黑龍江城。木哩斐岳幅

等登岸。會見該副都統。款待之際。詢據通事聲稱。木哩斐岳幅今日起行下往之便。給大人請安。並將蓋房處所留辦事件管束夷人之固畢爾那托爾嘎爾薩枯幅帶見相認。吉畢乘船下駛去訖。嘎爾薩枯幅帶領夷人。駕小船回行。二十三日。由江下來大小夷官十八員。夷人二百餘名。分駕木筏。隨帶三板船一隻。裝載許多槍礮並口糧羊隻。駛至大黑河屯。江左夷人住處停泊。二十四等日。有夷官十八員。夷人一百餘名。攜帶槍礮。乘駕木筏下駛。前赴闊屯奇吉等處去訖。其餘夷人木筏存留。於五月初一日。駛至大黑河屯停泊。詢問通事聲稱。此人船由原處下來。此處存留大輪船一隻。是日晚間。有大小夷官十員。夷人一千餘名。乘駕大船五隻。三板船八十三隻。木筏八十串下駛。前赴闊吞奇吉等處去訖等情。當飭各該員不時查報。毋得激起釁端。再現在已與俄夷換字。江左占居夷人。照常安靜。業咨副都統吉拉明阿將吉林黑龍江兩省委員。陸續撤回。

硃批。知道了。

丁未。禮部左侍郎玉明。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六月初一日申刻。據瞭望官弁報稱。石河口海口地方。距岸二里之遙。有夷船二隻停泊。奴才當即親往海口查看。時副都統定

福亦至。奴才等果見海面有夷船大小兩隻。均有烟筩。似屬大輪。各帶杉板小船。在海口二里之遙停泊。尚未到岸。亦不知確係何夷船隻。有其光景。似因朔日潮大。其杉板小船驟難駛入河口。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等奏。探有夷船停泊海口一摺。天津夷務。經桂良等與各夷面議條約。撫局暫定。現在駛往山海關石河口之夷船二隻。如果駛入海口。著玉明定福派人問明。係何國船隻。可告以山海關非辦夷務之地。該侍郎等亦非辦夷務之人。令其速行退去。仍一面督飭弁兵。嚴密防範。不准沿海奸民。有句結接濟等事。令該夷人留戀不去。亦不得稍涉輕率。致啟釁端。

又

諭。前因僧格林沁奏請飭調投誠義勇。赴營協助。當經諭令官文德興阿即飭勇目詹起倫。劉正發。蔡建修等。帶領義勇。赴通州軍營。聽候調遣。現在天津夷船已退。所調各路之兵。俱可陸續酌撤。所有前調之勇目詹起倫等三名。均著仍留各該大臣軍營差遣。毋庸帶勇前赴通州。

又

諭。前調哲里木盟官兵。曾諭令慶祺就近催令赴京。其昭烏達盟官兵。亦諭令英隆飛飭催趲。並准總管常山分帶赴京。現在天津夷船。已陸續退出海口。所有前調官兵。自應暫緩前進。以示體恤。哲里木盟官兵。如尚未進關。即著於關外駐紮。如已入山海關。即飛飭折回。暫紮關外。其昭烏達盟官兵。即於熱河哨內駐紮。常山亦毋庸來京。留於該處彈壓。俟續有諭旨。再行分別遣撤。

戊申。

諭內閣。著派瑞麟馳驛前往天津。查辦事件。

禮部左侍郎玉明奏。奴才玉明因
盛京官兵。僅止短式鳥鎗。無甚利器。擬調保定駐防擡鎗四十桿。鎗兵八十名。旗幟兵二十名。防禦一員。驍騎校二員。委驍騎校四員。尅期就帶來關。業經一面飛調在案。迄今已逾半月之久。尚未見該城守尉覆報官兵起程日期。殊屬遲延。相應請
旨飭下該城守尉。迅即如數揀派。尅期來關。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奏。前次調取保定駐防擡鎗四十桿。並鎗兵八十名。旗幟兵二十名。防禦一員。驍騎校二員。委驍騎校四員。前赴山海關。迄今半月之久。尚未據該城守尉覆報起程日期。請旨飭催等語。該城守尉郭勒敏。於玉明調取擡鎗及官兵書何以日久未報起程。著譚廷襄查明具奏。至山海關原駐官兵及近調盛京官兵。為數不少。無須另調。著譚廷襄即飭郭勒敏

將玉明調取之槍炮等件。酌撥官兵。解往山海關。交副都統定福收存備用。該官兵等。仍回保定駐防。毋庸留於山海關。

禮部左侍郎玉明。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六月初一日申刻。見石河口海面二里之遙。有夷船大小二隻。至初二日平明時。遥見該夷船退回大洋。向東南駛去。已無蹤影。奴才等正在籌措間。於初二日卯刻。石河口海口迤西四五里之遙。復有大輪船一隻。自西而來。停泊海口。當即督飭官兵。前往偵探。該夷有二十餘人。使杉板小船。陸續登岸。內有一人名嗎吉士。粗通漢語。據云。係大佛國人。自天津而來。道經此地。欲瞻仰長城規模。別無他意等語。奴才等因未

知天津夷務大局。若何辦理。未便遽示兵威。姑且善為開導。該夷等在岸坐立數刻之久。其意仍欲觀瞻。目見營外馬隊排立。諒知我兵有備。始皆回入火船。於本日未刻。亦向東南駛入大洋而去。

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夷船二隻。遂於戌刻。直向東南駛去。正在會奏間。復報夷船一隻。停泊海口。且夷人登岸遊覽。雖即回船。奴才定福。復加派兵二百名。佐領順齡。妥以營總。佐領扎魯善。防禦實琳。碩隆武。驍騎校烏林奏。妥以參領。駐紮海口。

己酉。

諭內閣。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關防。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所有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諭軍機大臣等。慶祺著來京陛見。盛京將軍。著玉明前往署理。慶祺俟玉明抵盛京後。即行馳驛來京。所有山海關防堵官兵。著定福統帶。

又

諭。現在各夷通商條約已定。夷船均已起碇。出天津海口。據桂良等奏。咪夷條約內開。立約之後。請欽派戶部大員。赴上海會同咪夷。商定稅則。俟該夷復遣哆囉囒來求商定稅則。可否即派

江蘇巡撫趙德轍。督同臬司現署上海道薛煥查辦等語。因思此次夷務章程。係桂良等與該夷面定。自應一手經理。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矣。該督接奉此旨。即揀派熟習夷務之員。屆時前赴上海。聽候桂良等差遣。該夷如先到江蘇。該督即先行照會。俟桂良等到後會議可也。會議明發旨一道。抄錄附寄。以便宜示該夷。俾靜候欽差。勿致另生枝節。再此次商定稅則。係夷務一大轉關。何桂清務須倍加慎密。不但嚴緝暗遞消息之漢奸為要。即京員或有信函。尤不可稍為搖惑。議論多而實際少。惟靜候內定辦法。方能於大局有益也。

庚戌。直隸總督譚廷襄奏。礮臺失事各員內。把總李墉一員。先無下落。茲據查明。業已打仗陣亡。人續經查出內大器營正紅旗烏槍藍翎長富慶。打仗陣亡。委署天津鎮標文安汛千總候補千總劉英魁。打仗受傷。旋即身故。合無

仰懇

聖恩。俯准將李墉富慶二員。

敕部照例從優議䘏。劉英魁一員。照陣亡之例一併議䘏。以慰忠魂。又先經查無下落之大沽協左營都司訥勒和。現經履查。並無陣亡確據。顯係逃避。應請

旨即行革職。嚴飭緝拏。獲日訊明正法。

諭內閣。譚廷襄奏查明礮臺失事各員。請分別議䘏拏訊等語。所有天津打仗陣亡之把總李墉。正紅旗烏槍藍翎長富慶。均著交部照例從優議䘏。因傷身故之候補千總劉英魁。著照陣亡例一併議䘏。都司訥勒和。既查明並無陣亡確據。顯係逃避。著即革職。嚴緝拏獲後。訊明正法。以肅軍律。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各夷和約已成。降旨令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關防。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著黃宗漢飭令廣東紳士布政使銜伍崇曜。前任鹽運使潘仕成。即日前赴上海。聽候桂良等差遣委用。

壬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奏。竊僧格林沁於六月初四日。奉

聖訓後。遵即起程。折回通州大營。將現在各處防兵通盤籌計。除分紮通州運河兩岸。內外大器營礮營健銳技勇巡捕等營官兵一千五百名。密雲熱河兵各五百名。宣化鎮兵一千名。共計三千五百名。應請照舊分紮。毋庸裁撤外。現在駐紮楊村之密雲兵五百名。京旗兵二千名。駐紮采育之京旗兵九百名。全行裁撤回旗。其駐紮通州察哈爾官兵二千名內。奴才等挑留一千名。以備調遣。下餘一千名。同現

也

南苑之察哈爾兵一千名。一併撤回。以節經費。至天津郡城。必須重鎮。現咨令直隸提督托明阿。酌帶本省綠營官兵。慎密防守。該提督曾任綏遠城將軍。若統帶綏遠城官兵。必可得力。是以將現紮采育綏遠城兵一千名。交該提督一併統帶。赴天津迤東屯紮。其天津一切防範事宜。必須妥為布置。現在瑞麟奉

命前往查辦事件。路經通州。奴才等會同悉心籌議。惟夷船甫出海口。沿海布置。備料鳩工。尚需時日。奴才僧格林沁現擬遴員隨同瑞麟前往。在天津迤東海河兩岸。相度地勢情形。尋覓安營。以備先行移兵進紮。並派京營將備。前赴天津縣

屬。查看樹株。以備應用。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准直隸總督委員候補知府同恩帶同守備伴送俄夷他他哩訥幅一名到口。當由地方官設館安置。尚屬安靜。已於初三日派員伴送該夷出口。

硃批。知道了。

慶昀又奏。據參領達木林扎普報稱。俄夷瑪拉提訥甫。已於五月二十八日。送出本境。並據伴送之員外郎福申等同書該夷行至頭臺。即指伊所帶之表。比示每日丑初起身。卯正茶午初飯。戌正宿。日行三四臺不等。是以極其迅速。察其形色。急欲馳回。尚無別項情形。

硃批。知道了。

癸丑。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臣在天津。將兵勇分別留撤。即於初六日。馳抵大沽海口。據報該夷原存大小大輪船八隻。初五日開行一隻。初六日開行四隻。尚有三隻。在攔江沙外停泊。茲於初七日。派弁探得該夷船三隻。全數起碇回帆。又昨准山海關副都統來咨。暨山永協副將臨榆縣知縣等稟報。探有夷船三隻。於六月初一初二等日。先後駛近石河海口。旋即揚帆而去各等情。臣查各夷船隻。有赴廣東上海者。亦有赴東洋日本等處者。現既一律回帆。沿海之防。均須次第妥為布置。大沽海口。南北兩岸礮臺。已被轟壞。尤應設法趕緊修理。

硃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端奏。准署福建水師提臣賴信揚來文內稱。現駐廈門咦咭唎國領事馬禮遜。以該國公使。現派柏姓夷酋駕大輪船。欲往臺灣。收贖伊國遭風難夷。請移臺灣鎮道。飭屬幫同細訪。並請給文交伊帶投。經提臣賴信揚等。業轉理說。第恐該夷船驟然到臺。請飭臺灣鎮道。豫為布置等因。臣等查粵省夷務。尚未平定。茲該國夷酋欲赴臺灣。收覓難民。海外重地。難保無別生枝節。福州廈門二口。防務亦關緊要。不敢以該處華夷現

尚相安。稍弛警備。臣等惟有悉心商酌。豫籌密防。仍隨時察看情形。相機妥辦。

硃批。知道了。

乙卯。直隸提督托明阿奏。據准僧格林沁咨。將綏遠城馬隊官兵一千名。撥歸督統帶。其本省綠營官兵。由督酌調。前往天津保衛等因前來。當即分行各營遵照。一面札商督臣譚廷襄。酌量調留本省官兵去後。隨准督臣譚廷襄函覆。自軍興以來。直隸官兵。屢經征調。存營日少。馬蘭泰甯二鎮。向不征調。正定大名二鎮。防備南路。通永鎮防備沿海。本年辦理夷務。僅調提督二標一千名。餘皆天津本

鎮之兵。嗣又奉
旨。調宣化兵一千名赴通。此外無可征調矣。現在天津除鎮標外。
尚存奴才標屬兵三百餘名。僅可撥歸統帶。俟奴才抵津。再為
商酌調撥等因。奴才現在提催綏遠城官兵趕緊前來。以便
帶赴天津。定於十二日前往。俟抵津後。即與督臣譚廷襄
會商保衛一切事宜。以期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戊午。

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四月初八日。天津夷船。闖
入內河。奴才等奉
命前往查辦。荷蒙
皇上指示機宜。各夷感沐
皇上天恩。將船隻退出海口。陸續放洋而去。所有天津出力員弁
紳商。或冒險奔馳。不辭勞瘁。或立局募勇。緝匪安民。未便
沒其微勞。相應請
旨給予獎勵。以昭激勸。謹將出力員弁銜名。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桂良等又奏。再二品職員長蘆商人張錦文。向來急公好
義。久為鄉里推服。此次夷船在津。該職員晝夜辛勤。捐資
募勇。保衛城鄉。實屬異常出力。惟據該職員稟稱。自顧忝

辦事皆分所應為。不敢仰邀
甄敘。其應如何
給予獎勵之處。奴才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主鴻慈。再據張錦文稟稱。所有一切局務。均係職員梁超猷幫
同辦理。甚為出力。查該職員梁超猷。前因捐買洋礮。蒙
恩賞給同知銜。此次可否
賞戴藍翎。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聖恩。

諭內閣。桂良花沙納奏。請將天津出力員弁紳商。懇恩獎勵一摺。
此次夷船闖入天津。經桂良等剴切曉諭。現俱起碇放洋。該官
紳等。或冒險奔馳。或募勇緝匪。均屬著有微勞。自應量予鼓勵。
直隸署大沽協都司守備張振熊。著賞加都司銜。並賞換花翎。
外委馮萬年。劉攀貴。均著遇有把總缺出。即行拔補。捐職府經
歷黃仲畬。著以知縣歸部選用。並賞加同知銜。監生梁植。著以
府經歷歸部選用。二品職員商人張錦文。著該地方官給予花
紅扁額。以示獎勵。職員梁超猷。著賞戴藍翎。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夷船。全數退回。所有前調之哲里木。昭
烏達兩盟官兵各一千名。是否應留何處兵一千名。以備調用。
抑或全撥撤回。著僧格林沁。酌量奏明。所有應撤官兵。尚須酌
給獎賞。再前據伊興額奏請飭調察哈爾馬五百匹等語。曾諭

該副都統。侯天津夷務辦竣。再行挑撥。並著僧格林沁察看情形。能否於察哈爾調京馬匹內。酌撥三四百匹。赴伊興額軍營之處。一併具奏。

庚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遵即咨查直隸總督。將所有天津海口。共紮營盤幾座。相距遠近。前敵如何潰散。後路曾否援應。詳細開覆。以憑覈辦去後。旋准該督咨覆。前路礮臺。及後路各營。相距二三里。及四五里。至相連綴。因礮臺及援應將弁。多有傷亡。後路練勇潰散。遂至失陷。至副都統富勒敦泰。紮營北岸于家堡地方。距北礮臺陸路。約有六里。營內京營大礮。及噴子礮十五位。全行失陷。又護軍統領珠勒亨。所帶馬隊。紮營北岸新河地方。距北礮臺不遠。侍郎國瑞。所帶馬隊。紮營南岸新城迤南。距礮臺約有二十餘里。是日帶隊趕到。礮臺已失。原紮營盤未動等因。臣覆加查覈。富勒敦泰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北岸。失陷礮位營盤。所獲咎戾。與已革提督張殿元。已革總兵達年副將德魁。情罪相同。應請

旨將已革副都統富勒敦泰。即行拏問。交巡防王大臣照例治罪。珠勒亨國瑞統帶馬隊。於夷船闖入海口。礮臺失陷時。珠勒亨雖經督兵擊打。國瑞亦帶隊援應。究未能奮力攻擊。均屬咎無可辭。應請

旨將革職留任護軍統領珠勒亨。刑部侍郎國瑞。一併交部嚴加議處。以昭炯戒。至夷船初到之時。在事者自當仰體

皇上柔遠至意。無須遽行開礮用武。迨夷船突入海口。偪緊礮臺。直隸總督譚廷襄。身任疆圻。須蒙

聖恩。節制重兵。自宜布置萬全。時刻隄防決裂。今夷船闖入攔江沙內。甫經開仗。兵勇潰散。礮臺失守。譚廷襄督率無方。已有應得之咎。現據國瑞富勒敦泰親供。均稱前敵失利。譚廷襄等乘轎向西奔走等語。其為該督恇怯無能。貽誤事機。罪更難逭。且查道光年間。夷船闖入廈門。上海閩浙總

督顏伯燾。兩江總督牛鑑。均經

嚴譴。況天津海口。為都城門戶。現被蹂躪。礮臺拆毀。礮位遺失。情形較重。謹附摺參奏。可否將直隸總督譚廷襄。

飭交巡防王大臣查詢辦理。並將張殿元達年德魁等。一併解交巡防處嚴審定擬。以肅軍旅之處。伏候

聖裁。

諭內閣。僧格林沁奏遵旨查參天津失事大員一摺。革職留任護軍統領珠勒亨馬隊傷亡。營盤不整。刑部侍郎國瑞雖營盤未動。惟未能上前援應。各有應得之咎。珠勒亨國瑞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已革副都統富勒敦泰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北岸。竟

將礮位營盤。全行失陷。著即拏問。同已革提督張殿元。總兵達年。副將德魁。一併押解來京。交惠親王。載垣。端華。會同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直隸總督譚廷襄。有統轄綠營之責。據奏兵力足恃。布置皆妥。乃一經開仗。即失礮臺。實屬督率無方。並據僧格林沁。查取國端等供。是日該督坐轎奔走。尤為恇怯無能。大負委任。譚廷襄著即革任來京。聽候查辦。

禮部尚書徐澤醇奏。竊惟海防莫先於大器。而制器全賴得人。臣近聞廣東駐防紀世材精於鑄造大器。曾著有鑄造大器等書。據曾任海疆之總兵王鵬年。親歷驗試。甚為利用。其法製大器。有由水中行。人不及見。機一發動。藥大

即從水內上烘。猛烈異常。並稱該駐防技藝精熟。年力正富。其鑄造大器之法。機巧不輕示人。當此海防喫緊之際。折衝禦侮。亟須揀用良才。應請

敕下廣州將軍。密飭該駐防來京。令其如法試造。儻能施放得宜。沿海地方。皆可一律製造。外可攘夷。內可靖寇。未始不可收臂指之效。

辛酉。禮部尚書瑞麟奏。奴才謹於初六日

陛辭。跪聆

宸訓後。遵即於初七日起程。行抵通州。見僧格林沁。會商籌辦。隨於初八日馳赴津郡。十二日至海口。奴才沿途查看地勢。自葛沽以下。河面漸次加寬。無險可扼。惟查有雙港地方。距天津三十餘里。地勢較高。河身亦隘。奴才往返履勘。相度情形。謹擬在東西兩岸。擇要紮營。安設礮臺。足資捍禦。現擬即日興修。以期豫為防範。至海口一帶。奴才連日周歷履勘。南岸礮臺三座。北岸礮臺。均被夷人拆毀。擬俟籌備經費。購辦物料。即行妥為布置。

硃批。知道了。

癸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奏。現於十五日飛咨

盛京將軍。熱河都統。山海關副都統。查明前項蒙古兵。行抵何處。即行全數截回。該官兵中途奉撤。並未到防。擬請無須

獎賞。至伊興額請調馬匹。奴才僧格林沁。遵即派員前赴南苑。查看現在軍需馬匹內。堪以勻撥馬四百匹。解交該營應用。惟正值暑熱大雨時行之際。擬請緩至八月初間。由

上駟院派委妥員。並咨調直隸委員。會同管解前進。以期迅速。再奴才等接准瑞麟咨稱。現在查看地勢。勘得雙港東西岸平坦高阜。堪以紮營。安設礮臺。應須物料等件。刻已設法購辦。樹木一項。惟上坊有楊柳一千餘株。可備採擇。其

餘地方。並無可採之木等因。督伏查津郡附近地方。樹木既屬稀少。自宜變通購覓。以應急需。當經劄飭通永霸昌二道。各於所屬州縣。採辦樁木三萬根。陸續解送通州運河浮橋。督等派員。隨時由河路趕緊運往天津。以期無誤工作。

諭內閣。僧格林沁等奏。截撤蒙古官兵一摺。所有前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各一千名。著准其全數截撤。應賞鹽菜銀兩。仍照例由京頒發。即著僧格林沁咨令該兩盟帶兵官。迅速造具員名兵數清冊。咨報軍機處。其哲里木盟賞件。由山海關給發。昭烏達盟賞件。由熱河給發。如該官兵尚未行抵各該處。即著常清。是福。各派妥員。分道齎往。按名散給。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闖入大沽海口。帶兵各員。退縮僨事。已明降諭旨。將管帶京兵之富勒敦泰等。並管帶綠營兵之張殿元等。分別革拏嚴訊。惟此次駐劄海口兵數不少。尚有諱延實派出辦理營務之文武大員。自係同時逃散。著瑞麟確切查明。當燬臺失事之時。海口帶兵各員。文自道府武自參遊以下。均係何人。其隨同逃退者。係屬何員。即行據實奏參。候旨查辦。

乙丑。兵部奏。查革職留任提軍統領珠勒亨。馬隊傷亡。營盤不整。刑部侍郎國瑞。營盤未動。惟未能上前援應。各有應得之咎。欽奉

諭旨。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應請將革職留任正黃旗護軍統領珠勒亨。照官員溺職者革職例。即行革任。刑部左侍郎宗室國瑞。應比照盜賊嘯聚地方。提督總兵。聞報不速發官兵會勦。以致賊勢蔓延。官兵失利者。降三級調用私罪例

上。從嚴加等議以降四級調用。毋庸查加級抵銷。

諭內閣。兵部奏。遵議天津失事大員處分一摺。革職留任護軍統領珠勒亨。著照部議。即行革任。刑部左侍郎宗室國瑞。著照部議。降四級調用。不准抵銷。珠勒亨。國瑞。著發往僧格林沁軍營。聽候差遣委用。

丁卯。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接准俄夷西畢爾來咨內稱現派匡蘇勒官。作為辦事之阿廣特。前往塔爾巴哈台。同看貨物。判斷完事等語。續據該夷咨稱。我們派出之阿廣特。前往塔爾巴哈台。判斷完事。貴處覆文。想將阿廣特前來伊犁商議。較為簡便。並應等候我們薩納特衙門咨你們理藩院覆文到時曉辦。並說令我們前往塔爾巴哈台之匡蘇勒官。帶領原貿易人等。先往彼處。將所存貨物領回等因。我們自應寄覆貴處。一則我們辦事。全遵上司文派。阿廣特即由薩納特衙門交派。我們想著薩納特衙門與貴理藩院。已有覆文矣。二則貴處焚搶圈子之後。欲將

所存商貨交回之意。非止一次。必當同兩邊保舉大臣官員。先將貨物情形細看後。再為判斷。若說你們現在參贊大臣。與咱們所議之事。未能深悉。即仿着我們派出曉事大臣。向我們辦事之阿賚特商議辦理。三則前駐塔爾巴哈台之匡蘇勒官。早已調往別任。現在遠處當差。其貿易之人。非居一城一處。且不知何人之貨物收存何人之貨物遺失。若令他們前來彼處。不但非便。且滋徒費。因此薩納特衙門。派全權辦事之阿賚特前往塔爾巴哈台之意。是不能止。惟望貴處亦派保舉大臣前往。同我們辦事之阿賚特。查看貨物。彼此商議。判斷完事。如此而行。於兩國舊日和好之道。益因顯然矣。將此寄信貴處。述與回文等因。據該夷此次來文。並無桀驁情形。將來似可無虞決裂。惟有勉竭血誠。與明誼隨時相機籌商妥辦。一俟該夷遣官前來。自可設法羈縻。俾圖結束。

諭軍機大臣等。札拉芬泰奏續接俄夷來咨。察其詞意。漸已就範。相機妥籌辦理一摺。俄酋普提雅廷。本年在天津海口。所求五口通商。業已允准。其獲利甚厚。又俄酋木哩斐岳幅。至黑龍江勘地。業經奕山如其所請。與以空曠之地。該夷甚為感激。普酋習於天津。許備槍礮。由該國送來。此次來文。並不執議賠償。僅以查看貨物商議完事為詞。總為中國優待之故。可即派委員

與之議結。毋庸再加辯駁。諒必無起釁之心。惟天津黑龍江之事。亦不必與之明言。至調兵示威。原可不必。着照該將軍所議相機控馭。咨照明誼妥辦可也。該將軍四月所奏該夷咨文。當即諭理藩院行知薩納特衙門矣。

兩江總督何桂清奏。㖆咪咈三夷。現據留署蘇松太道薛煥稟。已於六月初二初四初十等日。駛回上海。並據哱㖠嘓前赴道署面稱。所求各條。已奉俞允。准其在牛莊登州。潮州。臺灣。瓊州。鎮江漢口等處。設立馬頭。不日當奉諭旨。敕下江蘇巡撫前赴上海。就近會議稅則等語。臣正在欽遵訓諭。先行恭錄明發諭旨照會該酋。令其靜候開。又據薛煥稟呈㖆酋照會桂良花沙納公文一件。並據稟明該夷兵船。已陸續駛回香港。亦聞有收入上海者。該夷因未奉到諭旨。仍欲北上。該升道已婉為阻止。臣拆閱照會內。有到滬迄今十日。未聞江蘇巡撫趙。升任臬司薛。奉得應須之權。並耽延時日。復行北上之語。除將該夷送到原文。轉遞桂良等查收外。照錄恭呈御覽。欽奉明發上諭。臣恐僅止照會㖆夷。而不照會咪咈俄三國。將來又有藉口。

是以一律照知。欽遵。俟其奉到後。有無動靜。再行酌量辦理。所有熟悉夷務之員。現在會商撫臣趙德轍。密為派定。俟桂良等到蘇後。再行飭調隨往。至哱嗪嘓本係英國通事。能通漢文。能說漢語。行為甚為詭譎。善於探聽內地時事。聞亦肯將各夷奸計暗遞消息。咸豐四年冬。江海關更換司稅。該夷面求前撫臣吉爾杭阿照會該國公使。准其充當司稅。該夷尚知感激。數年來關稅較旺。未始非該夷嚴查偷漏之加。是以歷任蘇松太道。無不加以顏色。駕馭而用之。其現在籲請

欽派撫臣趙德轍。督同薛煥查辦稅則者。因撫臣薛煥。恩信足以服之。不致以異類相視。彼即可據為奇功。矜示各夷也。天津所定通商條約。及鎮江等處。果否准其設立馬頭。臣雖未見明文。而哱嗪嘓向薛煥所言。必非無因。臣輾轉思維。徬徨四顧。欲善其後。惟有藉會議通商稅則。聊以補救。臣前此既不能挽留黃宗漢。即在上海會議。致任闌入

畿輔重地。肆其要求。人之我戰必克之加。出奇制勝。業已咎尤叢集。敢不會同桂良等商之撫臣趙德轍。屏絕浮議。嚴防洩漏。上秉

廟謨。維持大局。務期勿再另生枝節。杜其得步進步。以冀仰紓

宵旰之憂。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嘆咪咈三酋駛回上海。並嘆夷呈遞照會一摺。前派桂良等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茲據該督奏稱。六月初二等日。嘆咪咈駛回上海。照會桂良等公文內。有到滬已十日。未聞遣撫臬司奉得應須之權。並耽延時日。復行北上之語。自係該夷尚未見欽派桂良等前往江蘇之音。現在何桂清已將前旨照會各夷。該夷自必靜候。惟桂良等馳往江蘇。尚需時日。該督須擇飭薛煥曉諭該夷。告以時值溽暑。欽差由陸路前來。未能迅速。此時爾等若赴天津。該處已無辦事之人。無可商酌。自應在滬等候。一俟欽差到蘇。即可會辦。如此好言羈縻。勿令遽行北駛。仍密探該夷動靜。隨時

馳奏。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嘆咪咈三夷酋駛回上海。因未奉到諭旨。仍欲北上。何桂清已將前派桂良等前往江蘇諭旨照會各夷。諒該夷自必靜候。惟桂良等到蘇。尚需時日。設該夷復行來津探聞。著瑞麟告以欽差業經起程南去。此地無可商辦之人。勸其回至上海會同議事。一面嚴密防範。應修礮臺。雖趕辦不及。其沿海一帶陸路及海河寬處。應如何安礮設兵。妥為籌防之處。著迅速辦理。

戊辰。署直隸總督瑞麟奏。履勘雙港地勢。僅擬於西岸築

營六座。東岸紮營四座。安設礮臺。現已興工。應須物料等件。亟宜設法購辦。查樹木一項。津郡惟上坊有楊柳一千餘株。堪備採擇。其餘地方。並無可採之處。當飭沿海各州縣。體察情形。勸諭鄉民。捐辦樹株。估計價值。量予獎勵。一面咨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趕緊籌辦。旋准覆稱。即飭通永霸昌二道。各於所屬。購辦木椿三萬根。由通州運赴天津。該價由天津捐輸項下發給等語。並由僧格林沁抽撥各營。監造礮臺營壘。官兵前來。奴才通盤籌畫。此項工程。所需經費甚鉅。無米之炊。殊難措手。節經奴才設法籌商捐勸。以期集腋成裘。衆擎易舉。據長蘆鹽政烏勒洪額捐銀二萬兩。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捐銀二千兩。鹽運使先明捐銀三千兩。天津道英毓捐銀五千兩。永定河道崇厚捐銀二千兩。應俟捐項繳齊。容奴才彙案另行奏懇

恩施。量予獎勵。至直隸藩臬及道府各員。爲未據報捐數。諒無不念切時艱。情殷報效。並擬令轉飭各屬。一體量力捐輸。以濟要需。惟現在工程緊要。需用孔殷。勢難待工待餉。奴才再四思維。惟有仰懇

天恩。俯准由直隸藩庫。先行籌款暫撥銀三萬兩。即日派員護解來津。俾資興築。一俟津郡捐餉集有成數。即當陸續歸款。

以重庫儲。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籌款修築營盤。設法捐輸。並先借撥藩庫銀兩等語。天津防堵事宜。昨經諭令該署督趕緊辦理。若專待捐款。恐緩不濟急。著准其在藩庫先撥銀三萬兩墊用。惟工用尚多。即軍械及鉛丸火藥等需。亦恐不少。該省藩運各庫。能否再行墊撥。著瑞麟即飭藩運兩司。酌量籌畫。儻庫款不敷。即著奏請部撥庫銀數萬兩。以濟急需。俟續捐得有成數。再行撥還部庫。如此一轉移間。所有應辦事宜。不至遲緩。至捐輸各員。准其俟繳齊銀兩。奏請獎敘。該署督先就現有款項。相度地勢。擇要興工。妥速辦理。

又

諭。前因夷人急候欽差往議稅則。曾密諭何桂清告以時值溽暑。欽差由陸路前來。未能剋期。仍用好言羈縻。令其在滬等候。勿任北駛。惟桂良等自京起程。沿途尚有查辦事件。未能即時到滬。誠恐各該夷。迫不及待。別生枝節。著何桂清即派按察使留署蘇松太道薛煥。與各該夷。清查歷年夷稅。自五口通商以後。上海關每年共交若干。廣州等四口共交若干。令各該夷覈實報出。俟桂良等到後。再行覈辦。如該夷問及緣何清查緣由。可告以大皇帝知爾等近年稅銀。多有喫虧之處。是以清查明晰。將來不至爾等再有賠累。該臬司既為夷人所服。即責令妥為

羈縻。俾得從容等候。勿令該夷再行北駛。

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據圖畢爾那托爾來文。提及從前庫倫派員赴頰爾口迭文路費。自該員移居托羅伊察克薩畫薩庫依城以來。已經停止。嗣後派赴庫倫。往返供應羊隻等項。均請停止。所備物件。照數給價。請飭蒙古人等遵行等語。咨行前來。當即咨駁。茲據圖畢爾那托爾文稱。往返供應物件。均請停止。其派赴庫倫使臣用項。照舊預備。驛站供應。照數給價等語。再三續請前來。查兩國派員送文。由驛供給。辦理有年。若如該夷所請。與舊章不符。似應再為咨駁。謹將咨行圖畢爾那托爾文底呈

覽。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於本年四月間。據貴國瑪兩爾咨稱內公差來使臣。往返之間。我國驛站。日用羊隻。以及收取茶價。然明原由。申報木哩斐岳幅。及著圖畢爾那托爾。今將驛站日用羊隻。以及收取茶價。均行停止。嗣後驛站預備物件。照數給價。請飭諭蒙古人等等因。咨行前來。當以爾國來使。毋庸照瑪兩爾申報。均擬停止羊隻等項。其餘應需物件。按照兩國和好。照常備用。亦毋庸由爾國給價等語。咨

覆在案。茲據爾著圖畢爾那托爾文稱。本國使臣。由蒙古地方行走。驛站備用羊隻及收取茶價。已經木哩斐岳幅停止。似此路費。照常支應。於禮不合。所有使臣驛站備用物件。如數給價之處。仍請飭諭蒙古人等等因。復行懇前來。查從前爾國一切因公遣來使臣沿途用項。均由驛站支應。由來久矣。我國驛站。從未得過價值。今爾國欲給驛站物件價值。雖為體恤丁力起見。惟本國驛站。係為支應往返官差而設。與商人索價者。大相逕遠。且我國諸事仍照舊章辦理。若爾國來使。於驛站支應泛常物件。即欲給價。實與舊章不符。相應咨覆。著圖畢爾那托爾嗣後爾國來使。應需羊隻等項。仍按兩國和好。照例備用。爾國毋庸給與價值。謹按和好再行咨覆可也。為此咨行。

硃批。覽。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羅斯署圖畢爾那托爾斐業多羅斐赤文稱。呈請停止驛站供應盤費羊隻等物。請旨飭駁一摺。俄夷圖畢爾那托爾懇請將兩國使臣由驛往來。停止供應盤費羊隻等物。實屬不合舊制。著德勒克多爾濟等。於此次咨覆時。即應諭以本貝子等業經奏明。奉大皇帝諭旨。中國與外國相交。凡事均有定例。未便輕議更張。若一旦將驛站

供給之物停止。亦非懷柔遠人之意。況驛站所備盤費羊隻等項。所費無多。不致擾累。如此行文。諒可杜其更張之漸。

著直隸總督瑞麟奏。現築礮臺。雖趕辦不及。而沿海一帶河陸維繫之處。並無保衛捍禦之區。若其間安礮設兵。非惟無可把握。亦且徒費虛糜。茲詳細勘度。惟有前奏雙港設礮紮營。誠為扼要之區。茲一面嚴飭趕緊搶辦。一面飛

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酌撥勁兵二千名。豫為備調。先由通州各營礮位。及現在鑄成萬斤礮位。酌撥大小二十尊。即速運津。以資防守。至陸路一帶。現有托明阿管帶馬隊官兵一千名。亦在雙港陸路扼要設防。可期聯絡聲勢。

諭軍機大臣等。據瑞麟奏。遵旨速籌防範。已咨商僧格林沁酌撥勁旅二十名備調。並由通州各營內。撥大小礮位二十尊赴津等語。夷船有仍欲來津之說。想不過虛聲恫喝。即使眾來探聽消息。瑞麟惟當好言開導。原無須多兵耀武。惟有備無患。自應豫為籌畫。所需兵丁礮位。著僧格林沁酌量調撥應用。至礮臺營壘。均應次第修築。雙港地方既為扼要。即著先行辦理。其餘各工。亦可陸續興辦。毋稍遲緩。

壬申。

諭內閣刑部員外郎段承實著賞加五品卿銜。前往上海。幫同桂良等查辦稅則事宜。

又

諭。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防堵海口。不能實力抵禦。以致礮臺失陷。夷船駛入內河。前據僧格林沁查參。業經降旨。飭令來京聽候查辦。著派惠親王載垣端華。會同刑部。訊明失事退避各情。按律定擬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咸豐八年。戊午。七月。甲戌。黑龍江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署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景淳差旋。抵齊齊哈爾省垣。晤該夷酋肆虐。正躊躇間。准三姓副都統圖欽轉據烏蘇哩口巡防各官報稱。五月初三日。木哩斐岳幅帶夷官九員。夷人九十餘名。分駕大船三隻。小船三隻。載舤三面。駛抵卡所旁岸。據其通事述稱。伊國使臣在愛琿城。已與黑龍江將軍。將界址分妥。其黑龍江左岸。烏蘇江右岸。許我國占居蓋房。曾經寫立字據。諒亦必有文書前來。該員等答以未奉明文。焉得深悉。分界一節。雖然兩國和好。准其爾等借住。亦須有上司諭令。我等方敢遵辦。詎該酋督率夷官。分駕小船二隻。駛入烏蘇哩江前進。該員等尾隨至喉温地方。見夷船停泊登岸。用千里眼四外瞭望。使人伐倒樹株。掘坑長二丈。寬三尺。深二尺餘。驗畢土脈。折回烏蘇哩口住宿。至次日。木酋令通事述稱。伊看烏蘇哩內山水俱佳。欲差官二員。帶人十七名。駕船二隻。往繪圖式。該員等力阻未允。初五日開船。不知所向。當派弁兵尾隨偵探。尚未據覆。而該酋又赴烏蘇哩口以下博里洪庫地方住俟。留人在烏蘇哩江右岸圖勒密山。向西安設瞭臺一座。礮四尊。詢據通事聲稱。豫備伊國大臣往來燃放。並稱夷酋囑伊等在烏蘇哩河內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帶地方蓋房。如再阻止。即行伐樹平地。仍自牤牛河開山修道通海設礮。豫防阿里慶國人犯境。續准報稱。六月初四日未刻。木酋帶夷官十四員。夷人一百餘名。駕火輪船一隻。大小船四隻。自下游駛至卡所停泊。稱其人船。欲進松花江。驗看地勢。該員等據理攔阻。通事石沙木勒幅聲稱。該酋履勘地勢。即欲折回。報知國王。汝若能始終攔阻。則將來唉咪咈人復來入口。試看讓與不讓。我兩國既稱和好。應勿阻止。言畢。開行西上。該員等尾隨至六十餘里。夷船被水淺擱。祇繪兩岸圖式。旋復駛抵卡所。據該通事述稱。大輪大船。暫行回國。僅留小船一隻。夷人一名。由江徑赴三姓等處貿易。大輪船不久折回。仍由松花江西上等語。其置留夷人。即欲雇覓赫哲駕船進城貿易等情。由該副都統札覆卡官撫馭。仍添派弁兵迎阻。惟夷酋仍欲折回。溯游西上。窺探之舉。深為可慮。在該處雖有團練閒散幼丁。湛以拒阻。尤恐迫於激變。關繫非輕。擬派署甯古塔副都統富隆額。三姓副都統圖欽。帶同經辦夷務佐領三隆。各就管界。親赴綏芬。烏蘇哩等處。詳細履勘。如綏芬山河。若與該夷接壤。應由何處為斷。烏蘇哩江右岸。及海。並松花江兩岸一帶。舊居赫哲費雅喀人等均

應作何安置。及邊界限制。悉勘明確。呈報覈辦。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狡執字約。漸至蔓延。現議派員查辦一摺。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之外。空曠地方。許俄夷居住。並江中准其行走。已非興安嶺舊界。奕山前次悉行允准。並未辦駁。辦理本覺太易。因限於時勢。從權允許。乃該夷闌越黑河口。欲由松花江西上。夷字內。又寫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與該國同管之地。肆意侵占。漫無限制。並在烏蘇哩右岸圖勒密山向西安設礮臺。並欲在河內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帶。蓋房修道。其心尤為叵測。該將軍等現派副都統富隆額圖欽帶同佐領三隆。親赴綏芬烏蘇哩等處履勘。著奕山景淳。即飭該副都統等。細心體察。除黑龍江左岸。業經奕山允許。難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許之例。當與俄夷以何處為界。即著該將軍等據理曉諭。儻夷酋有心狡賴。即著嚴行拒絕。毋庸先行請旨。徒勞往返。致稽時日。勘定後。再行繪圖貼說。詳細奏聞。該夷此次駛赴天津。業已許其海口通商。並經奕山。將黑龍江左岸。准其居住往來。即吉林各處。未能盡如其欲。在我已屬有詞。在彼諒未必因此啟釁也。

己卯。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現在督臣黃宗漢。已於五月中旬。行抵惠州。暫駐府城。與臣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諸事咸已就緒。

臣羅惇衍。仍在花縣調度。臣龍元僖。臣蘇廷魁。共往江村。巡視各團。激勵壯勇。密約剋期大舉。但該夷自四月下旬敗衄之後。已經膽怯。不敢由陸路肆擾。而含恨百姓愈甚。屢次焚燒房屋。縱殺無辜。竟敢將道光二十八年供奉

宣宗成皇帝諭奬百姓翊戴錫綮石坊。全行毀拆。民心愈憤。該夷之防備愈嚴。遂於城上密置大礮。於城下暗伏地雷。又廣儲食物。以為久居之計。臣等恐孟浪進勦。損傷百姓太多。惟令潛伏小隊於城內以援之。每日雖有斬獲。仍屬無濟於事。即於六月十一日。飭大岡安良局壯勇。會同西北兩路前進。環城而攻。齊施槍礮火具。傷斃夷兵多名。乘勝登陴。直上城垣西北角。及通心樓兩處。又北路各團。分隊衝進西門。該夷拚命抵敵。其觀音山之夷兵。省河之夷船。齊放飛礮。城上火盤火彈。拋擲不休。已登陴者。難以立足。祇可收隊而下。該夷負嵎抗拒。設險已固。非移營逼近省垣。不能得手。業已密為布置。以俟乘釁再舉。乃近來紛紛傳說。夷人現於天津受撫。官場市井。異口同聲。本月十二日。夷人復出有偽示。據稱五月十六十七兩日。已在天津議定和好條約。當經奏准。自應盡釋前嫌。如有好事之人。仍復挑釁生端。即是故違

諭旨。顯背和約等語。雖偽示原不足憑。而愚民不識機權。難免被

其謀惑人心一懈。不特軍威難振。即勸捐籌備。在在為難。誠恐以後辦理。更形棘手。至於臣等。既膺重任。義不返顧。仍當激勵鄉團。迅圖進剿。斷不敢稍存畏難之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在天津議定和約。有索賠兵費。扣完後再行歸還廣東省城之語。已諭知黃宗漢。如團練力可制勝。不必阻遏。儻勝負尚未可知。不可輕於一試。並照會該夷。使知攜兵之故。與官無涉。諒黃宗漢。當已知照羅惇衍等。妥籌操縱。本日據羅惇衍等奏。六月十一日。進攻省城。因該夷防守甚嚴。不能得手。是攻城之舉。尚未能操必勝之權。儻徒傷損士民。轉使該夷有所藉口。亦未為計出萬全。該侍郎等所稱夷人焚燒房

屋。捉殺無辜。折毀石坊。如仍前肆擾民間。而紳團合力與戰。原係義憤。不能禁止。若挑釁生事。有意與之為難。在我未必能勝。而在彼轉得有詞。亦當暫事緩兵。以顧沿海大局。惟各鄉團練。糾集非易。若聽其渙散。不特夷人無所忌憚。即勦辦土匪。籌畫地方公事。黃宗漢失其所恃。亦恐難於措手。仍當與羅惇衍籌聯絡激勵。使敵愾之心。不至因而生懈。方為妥善。黃宗漢行抵惠州。距羅惇衍等發報之時。已經逾月。何以至今並無奏報。著將該省夷務並各路土匪情形。及迭次諭查各件。詳細速奏。毋得任意延擱。又蹈從前故轍。再前據徐澤醇奏。廣東駐防紀世材。精於鑄造火器。曾著有鑄造火器等書。著該督查明。如果現在省城。即行飭令來京。以資差委。

庚辰。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據前次伴送俄夷之員外郎福申稟稱。該員等於五月二十四日出口後。六月初五日。行至庫倫。會同該處委員護送前進。於初八日行至恰克圖。當將俄夷瑪拉提納甫面交管理恰克圖部員瑞徵轉交瑪雨爾公所。復據後次伴送俄夷之協領希林布等稟稱。伴送二次俄夷。於六月初三日出口後。偕同軍臺參領章京等。伴送他他哩訥甫。於六月十四日。已入庫倫所管臺站。安靜無事。

硃批。知道了。

辛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奏。伏查津郡之防。必須趕緊修整礮臺營壘。前准署直隸總督瑞麟咨稱。查得津郡附近。樹木稀少。奴才等當飭通永霸昌二道。各於所屬購辦椿木三萬根。限期備送。以便趕緊開工。迄今多日。節次嚴催。解到堪用椿木。大小三千餘顆。隨時委員驗收。解赴天津應用。並委翼長副都統宗室增慶。於六月二十九日。前赴天津。幫辦督催。其京通礮局。趕鑄礮位。京局鑄成一萬二千斤大銅礮三尊。尚須淨膛磋光。通局鑄成一萬斤大銅礮三尊。天津現既待礮孔亟。擬請將新

鑄礮位。即時全數運往。在彼修飾。又京局鑄成二千六百斤銅礮二尊。六百斤銅礮十尊。一併解往。並擬將調通大小礮位。酌撥數尊。以資鎮守。奴才西淩阿。亦於本月初五日。先行押椿起程。以便幫同催辦礮臺營壘事宜。奴才僧格林沁。於初十日以後。一得瑞麟。西淩阿。雙港營壘已有就緒之信。擬即帶兵移營雙港。至通州營壘礮臺。均已修理整固。現擬各營酌留官兵。看守礮位。擬請
欽派副都統一員來通。以便接替統帶照料。至雙港營壘工程未竣之時。設若夷船復來。自當仍由著直隸總督瑞麟設法羈縻。移營雙港之後。夷船再至。奴才等。惟有體察情形。慎防

該夷詭詐。相機辦理。惟統計各營官兵。擇要屯紮。為數較單。現擬札飭屯紮
南苑之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同赴津。以資調遣。

僧格林沁等又奏。天津所需椿木甚殷。地方官玩泄性成。奴才在通。就近飭催。尚不能迅速辦理。即如西南二路廳同知。經霸昌道怡昌。轉飭採辦。現據該道稟稱。廳官半月之久。杳無隻字具覆。奴才業經咨行順天府摘去該廳頂帶。責令遵辦。如再抗延。即行嚴參。若後移營較遠。恐各該地方官。倍形延緩。貽誤工作。可否於順天府兼尹。府尹內。
欽放一員出都。沿河督辦。以期及時備齊。不致有誤要工。伏候
聖裁。再修造礮臺。需用牛皮包裹。以避火攻。業經奴才飭辦。購買甚艱。復經咨行武備院行取。茲准覆稱。該衙門只存有馬皮。並無牛皮。張家口購辦皮張較易。請
旨飭下察哈爾都統慶昀。並張家口稅務監督。趕緊購辦。不論生熟牛皮一千張。委員解津。以應要需。

僧格林沁等又奏。奴才在通。設立礮局。與京局分鑄。本擬京局趕鑄一萬二千斤重銅礮十尊。通州趕鑄一萬斤銅礮十尊。並酌量配鑄大小礮位。以資應用。所需銅斤。派員在通京一帶。各路購買。並設法勸收捐收銅斤。但需用過多。雖仍委員極力搜羅購買。恐不敷應用。相應請

旨飭下戶工二局。各勻撥銅二萬五千斤。交鑄礮局祇領應用。至京局鑄成礮位。現委瑞禧前往。會同明泰。趕緊督催掏膛。以期迅速解運。惟礮位斤重過大。現值泥淖地軟之時。經過地方。應請
飭下步軍統領衙門。轉行旗營。修墊道路。以利遄行。

諭內閣。僧格林沁奏請派員督辦椿料等語。天津現辦要工。所需椿木甚殷。著派順天府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一帶。沿河督飭地方採辦。毋誤要需。其西南兩路廳同知。採辦不力。業經僧格林沁。咨行順天府。摘去頂帶。如再玩延。著即嚴參懲辦。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西淩阿奏。催辦礮臺營壘。擬移營雙港

一摺。現在購辦椿木。解赴天津。修整礮臺營壘。並撥運礮位。辦理漸有就緒。惟該夷船是否再來。不能豫定。該大臣可先赴天津。查看雙港營壘礮臺。布置周妥後。可仍回通州駐紮。不必常駐天津。如有應行辦理之處。不難隨時前往。總以通州後路為要。如夷船到津。仍由瑞麟妥為開導。僧格林沁赴津後。通州營壘礮位。即交副都統克興阿暫為照料。應調官兵。即照所擬辦理。需用牛皮。已諭慶昀購辦。解赴天津。所需椿木。已派府尹梁同新。前往通州督辦。並諭户工兩部。籌撥銅斤。及步軍統領衙門。修墊道路矣。再前任漕運總督李湘棻。曾在僧格林沁軍營。其人是否堪以調赴天津軍營。藉資驅策。著查明具奏。

又

諭。現在天津修造礮臺。需用牛皮包裹。以避火攻。據僧格林沁奏稱。業經向武備院咨取。該處只有馬皮。並無牛皮。惟張家口購買皮張較易。著慶昀。即飭該監督崇達。趕緊購辦。不論生熟牛皮一千張。迅即派員解赴天津。以應急需。

署直隸總督瑞麟奏。奴才密查暗訪。僉稱礮臺失事之時。官兵竭力抵禦。因夷船炸礮過猛。官兵傷亡。難以站立。勢不能支。同時逃退。委係實在情形。奴才尚恐有不實不盡之處。隨密飭清河道董醇。天津道英毓。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署天津鎮總兵常存。署大沽協副將海綬。詳細確查。已革總

督譚廷襄。派辦營務之文武大員。海口帶兵文自道員武自參遊以下。均係何人。隨同逃散者。係屬何員。旋據該道等將海口隨營委員職名執事清單。開列稟覆。奴才按照開單文武執事。逐層推究。或辦營務處文案。或委帶練勇。或隨營差委。或在支應分局。或委赴夷船投文。並據稱文卷各件。均無遺失等情。檢查各該員等。亦均無督隊帶兵之事。又據該署總兵等。將海口失利南北兩岸駐紮官兵。造具清冊。傳集查訊明確。稟覆前來。奴才查海口失事各員。除已革提督張殿元等。解京審訊。已革都司納勒和。查無下落。現經嚴緝外。其統帶官兵之遊擊田茂等。均已叅辦。現經革職留任留効各在案。其餘均係微末武弁。此外別無應叅之員。

瑞麟又奏。現在雙港興工。奴才隨時查勘。督催搶辦。捐項已飭陸續催繳應用。

恩准藩庫先撥銀三萬兩。亦飭籌備。聽候撥解工用。尚有不敷之處。容奴才再行設法籌辦。所有部庫銀兩。暫可無庸請撥。至夷船有仍欲來京之說。誠如

聖諭。不過虛聲恫喝。儻果來探消息。奴才遵當開導。令回上海。聽候辦理。一面仍當嚴密防範。其海口一帶礮臺。奴才派員先行清理地基。即可次第趕緊興辦。

癸未。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臣前次欽遵諭旨。繕給照會。發交留署蘇松太道臬司薛煥。辦給各該夷領事。令其齎交夷酋。旋據夷酋照覆內稱。欽差大臣。七月初旬。方能抵蘇。該酋擬離滬他往數日。留漢文正使威妥瑪在此。如有公文。請交該員。佛酋照覆云。深感通信之速。足見實意和好。咪酋照覆。則云接聆之餘。感佩之忱。莫能言喻。定當暫留上海。專候酌辦等情。察覈夷情。尚屬馴順。並據探明。暎酋稱暫往日本。俄酋前由天津徑赴日本。尚未回棹。咪咈二酋。現在上海。均無動靜。又據哼嗦國等。鈔呈天津所議條約。經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詳

加查覈。就字面觀之。惟駐京入江二條。最堪髮指。而其處心積慮。則在壟斷專利。多方誤我。竟欲將我內地貨物。由此口運往彼口銷售。侵奪內地商販之利。一墮其術。則數年之後。我已民窮財盡。彼之富強更甚。事不可為矣。其欲多添馬頭。意殆在於此。國計民生。大有關繫。臣會商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密囑薛煥吳煦。趕緊密為籌辦。儻能就我範圍。只准將外夷貨物。販至各口。各口貨物。販往外夷。不准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各口往來運銷。則小民衣食有資。大局尚可維持。至夷稅以絲茶為大宗。而茶多於絲。故道光年間。所定稅則。茶稅獨重。其中具有深意。若照現定章程科稅則。茶稅應減。絲稅應增。折減比較原定稅則。短徵甚鉅。再絲斤一項。產於湖州。從前係歷北新贛州太平三關。而至廣州銷售。迨上海通商後。並不經由三關。稅務短絀。是以飭令內地商人。即在上海補完三關稅銀。方准與夷商交易。以補缺額。今准該夷自赴內地買貨。則三關絲稅。恐其藉口不完。均應設法妥議。庶關稅不致頓形短絀。此皆就稅則以維持補救之法也。若夫入江通商一節。其害有不忍言者。而事已至此。臣既不敢鹵莽滅裂。痛哭攘臂。姑且一試。亦不敢據為已成之局。坐視依違。惟有俟桂良等到時。和衷熟

商。但能補救一分。即少一分後患。然夷性褊急。必當乘此馴順之時。迅速籌辦。或可挽回萬一。若桂良等行程遲緩。竊慮更難著手也。

硃批。覽奏已悉。

丙戌。巡防王大臣惠親王等奏。臣等遴派章京司員。詳加研鞫。並飭令各遞親供。緣已革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富勒敦泰。於本年三月。押運礮位。前赴天津時。已革直隸提督張殿元。着天津鎮總兵達年。護理大沽協副將廣平營遊擊德魁。隨同已革總督譚廷襄。駐紮天津。該處海口。南岸礮臺三座。係達年。德魁。同遊擊毛文藻。都司陳毅等駐守。

北岸土礮臺一座。並礮營。係張殿元帶同遊擊沙春元田茂等駐守。十八日。富勒敦泰將礮三十尊。運至大沽海口。譚廷襄令將大銅礮五尊。鐵噴礮五尊。撥交張殿元在礮臺礮營安設。餘撥在于家堡地方安設。富勒敦泰帶兵在彼安營。為張殿元應援。四月初七日。嘆咈兩國。夷船並進。初八日。又投文稱欲占奪礮臺。譚廷襄傳令各營豫備。詎夷船闖入海口開礮。南北兩岸官兵。亦即開礮轟擊。歷一時之久。擊壞火輪船四隻。內有一隻。被礮子夾入火輪。不能進退。該夷跳落舢板船逃遁。復被官兵將舢板船兩隻擊沈。夷兵多有傷亡。該夷在後各船。拚死救護。北礮臺遊擊沙春元。中礮陣亡。礮臺失陷。該夷搶上礮臺。用北岸之礮。並夷船之礮。轟擊南岸礮臺。都司陳毅等陣亡。礮臺亦即失陷。達年站立礮臺。隨坍塌之礮臺。陷下落水。張殿元營盤土牆。多被轟倒。兵丁不能藏身。漸漸走散。張殿元投入河中。與達年均遇救得生。德魁站立牆上督隊。礮子大箭飛來。栽跌倒地。夷船駛過于家堡土壘。富勒敦泰督兵施放槍礮迎擊。被夷人火箭將帳房等項燃燒。壕牆被轟坍缺。官兵亦有傷亡。富勒敦泰經家丁安壽救出時。譚廷襄在南岸。與崇綸等在後督陣。見礮臺危急。即派都司溫積桂帶兵三百名。趕往救援。當有傷亡。因侍郎國瑞馬隊在草頭沽一帶窪地屯駐。距南礮臺不遠。隨與崇綸等乘馬行至南窪。晤見國瑞。擬令聯合馬隊。回奪礮臺。彼此熟商。馬槍馬箭。祇能擊近處散漫之賊。仰攻礮臺。恐不得力。因而中止。當即同至新城。國瑞營內暫住。彼時馬力已乏。係乘轎行走。譚廷襄因郡城緊要。商令崇綸烏爾棍泰先回天津。並令錢炘和沿河擇要沈船。未能攔擋。旋被奏參。

奉

旨交臣等審問。因國瑞富勒敦泰曾經僧格林沁查訊。供稱接仗失利時。譚廷襄乘轎奔走。與譚廷襄所遞親供不符。恐有退避情事。復加訊問。據譚廷襄供稱。富勒敦泰駐紮北岸。相隔較遠。彼此不能望見。兩岸聲息難通。至失利後。往與國瑞熟商。回奪礮臺。共見共聞。非敢心存退避。復詰富勒敦泰。據稱遙見有轎行走。是否譚廷襄之轎。並未看清。行文飭取國瑞清供。據稱譚廷襄曾至伊紮隊處相商。擬欲回奪礮臺。實有此論。因眾議中止。其事未行。是以前具親供。未經詳敘等語。臣等親提訊問。查律載。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監候等語。此案富勒敦泰統帶京營礮位。駐紮安營。張殿元身任提督。統轄北岸重兵。達年係署任天津鎮總兵。德魁護理大沽協副將。大沽海口。均係該管地面。雖當夷船駛入。均經

開礮攻擊。夷船傷壞。尚無先期逃避情事。惟礮位營盤及南北礮臺。均經失陷。不能奮力攻奪。自應按律問擬。富勒敦泰張殿元。達年。德魁。均應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身膺疆寄。不能妥籌堵禦。致夷船駛入內河。雖訊非畏葸退避。實屬調度乖方。應請
旨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惠親王等又奏。查海口失利。在事文武。亦有應得之咎。除隨營武弁著遊擊田茂等。業據譚廷襄查明。分別奏參。其執事文員。永定河道崇厚等十五員。或辦理文案。或支應

分局。或派委投文。或委帶練勇。並經聲明有從公出力。及是日未在大沽之員。其如何分別議處。及免議之處。應請
旨飭交吏部。照例辦理。再訊據譚廷襄供稱。天津道英毓。並未調赴海口。合併奏
聞。

諭內閣。惠親王等。會同刑部奏。遵旨訊明天津海口失事各員。分別按律定擬一摺。已革直隸提督張殿元。著天津鎮總兵達年護理大沽協副將遊擊德魁。經譚廷襄派令分守大沽南北岸礮臺。已革副都統富勒敦泰。於于家堡安營。為張殿元等後路援應。當夷人開礮之時。雖經極力抵禦。擊傷夷船四隻。轟斃夷兵多名。惟礮位礮臺。均經失陷。實屬咎無可辭。富勒敦泰張殿元。達年。德魁。均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訊無畏葸退避情事。惟調度無方。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另片奏。著直隸總督瑞麟。單開隨營文員。應否議處。請飭吏部辦理等語。海口在事武職各員。均已參辦。所有隨營文職。永定河道崇厚等。著吏部分別議處。

丁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接據俄夷西畢爾來咨。其中大略。仍欲往塔城勘領存貨。議完前案之意。並稱薩納特衙門。所派阿㕓特等。自鄂木斯科啟程。現在路上行走。大約六月十五日。定到邊界首卡。其何日行抵塔爾巴哈台

及隨從人數。另由阿㕓特。於途次咨會塔城參贊大臣等語。隨派管理夷圈諳悉夷情之伊犁協領哈布齊賢。兼程馳赴塔城。並以該夷官此次隨帶人數較多。添派即補協領穆克德訥。同知和英等數員。偕往會議。協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派員前赴塔城。與俄夷會議一摺。俄夷貨圈一事。本年四月間。已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此時當必遞到。嗣於六月二十三日。復寄諭該將軍。即行派員與議。毋庸過於辯駁。想亦經奉到矣。俄夷此次來咨。雖仍以勘領存貨為詞。而要求賠償。固屬意中之事。扎拉芬泰業已派令協領哈布齊賢等。前往會議。自應將此案速為完結。著即知照明誼

並飭該協領等。於會晤該夷使時。務須情諭理曉。妥為開導。其現存夷貨。值價若干。即與公同估計。此外被焚貨物。僅該夷必欲賠償。著即照所議。飭商分年賠補。以示羈縻而免枝節。該夷因五口通商等事。尚知感激。或不致有過分要求。難於措手。至此後通商。有無另議。及修理夷圍等事。均著一併妥議。隨時奏
明辦理。

己丑。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嚴緝兵勇。不許附城駐紮。惟近聞兩夷兵船。陸續回香港。即潛至城中。名為盡釋前嫌。而奸淫婦女。焚燒房屋。依然如故。且布散言語。謂扣足兵費六百萬後。始行交還廣東省城。百姓聞此情形。哭聲遍野。恐永遠受其荼毒。且慮屆期復開釁端。以為索賠兵餉。久假不歸之計。將來中國受累甚大。而彼族亦不能安居。然此事只可由督臣轉圜。但以百姓為詞。或可俾知無益而自止。惟兩夷近又布散言語。謂離城十餘里之東北兩路。及近水各鄉。均不受箝制。殊為可恨。必盡勦此數十村而後已。由此百姓驚惶。團練已固。臣等竊思方今粵省情形。雖經議和。不能忘戰。臣等仰體
聖意。不復與該國尋仇。業已傳諭各營。祇當為應敵之兵。不可為進攻之兵。非徒息事安人。亦使知中國之體固應爾也。今

該夷既得和約條款。祕不宣示。亦不與督臣知會。常時操兵造船。招集奸細。以圖大舉。實有隱憂。故廣東防備。仍不可一刻鬆懈。如果該夷已就範圍。相安無事。臣等當與督臣妥議。分撥各團。前往西北兩江助勦。以含憤未伸之勇。殲滅積年巨寇。諒有成效。不至虛糜糧餉。如蒙
俞允。即將臣等所用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為團練。以集捐輸。而便號召。並請
明降諭旨。命臣等督辦團練。防勦西北兩江。使夷人不疑。土匪知畏。紳民咸喻敵愾之義。海疆始無忘戰之虞。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遵旨聽督臣議撫。俟夷務平定。請移練勇防勦西北兩江等語。羅惇衍等據奏兩次諭旨。已傳諭各營。不復進攻。惟該夷淫掠焚燒。依然如故。並欲盡勦東北兩路村莊。如果肆意騷擾。自應激勵團練。竭力保護。毋令人心解體。至通商雖有定議。而該夷一時未即將省城交出。著羅惇衍等先與黃宗漢籌商。將各團分撥西北兩江助勦。毋令坐糜兵餉。羅惇衍等擬將木刻關防夷務二字。改為團練。即著屆時改刻。毋庸明降諭旨。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京局鑄成一萬二千斤重大銅礮二尊。二千六百斤銅礮二尊。六百五十斤銅礮十尊。均於本月十四日。挽運到通。通局鑄就一萬斤大銅礮三

尊。并在通州各營內。酌帶武成永固礟四尊。二千六百斤銅礟四尊。一千五百斤噴礟四尊。一千餘斤捐輸鐵礟三尊。小銅礟八尊共計大小礟四十尊。均由水路運赴天津。其通州營盤內。尚存武成永固大礟四尊。二千六百斤銅礟八尊。六百五十斤銅礟八尊。小銅礟八尊。統計存留大小礟二十八尊。酌留看守營壘。並礟局官兵共二百名。交副都統克興阿。妥為照料。

硃批。知道了。

庚寅。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恭繹訓諭。再四思維。每年徵收夷稅數目。各關口。及戶部。皆有冊可稽。

夷性急而多疑。於天朝徵稅報部章程。素所熟悉。設因此致疑。反脣相向。必將又生枝節。因與撫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往返密商。據薛煥密稟。上海歷年徵收稅數。江海關衙門。有冊可稽。至其餘各口。非常駐香港之夷酋。不知底細。其由天津折回上海各酋。非即經管稅務之人。未必即遵循赴各口清查回報。猜疑一起。恐難著手。擬請由臣迅發一文。行知該司。以正當浮著。且值直隸山東天雨時行。誠恐欽差行程遲緩。所有通商稅則。頭緒紛繁。飭由該司。督同委員。會同各夷領事。先將零星細款。逐條查議。彙造草冊。俟欽差一到。即可綜覈大綱。與各夷酋會商定議。俾免久稽而昭體恤。為暫時羈縻之計等語。臣查薛煥所稟。似尚可採。當即繕發文札。密囑妥為辦理矣。臣維會議通商稅則。本屬羈縻之策。並非經久之圖。該夷素假信義以通商。我即因勢利導。示之以信。速與議定稅則。收回利柄。如臣前摺所議。不准其侵奪我商賈之利等類。則我商民衣食有資。不患不為我用。五口關稅。亦可照常旺徵。該夷多添口岸。徒增糜費。其氣不抑而自斂。然後中外一心。臥薪嘗膽。設法制之。未嘗不可力挽狂瀾。設有義民振臂而呼。殺夷洩憤。則民也。非兵也。與會議稅則。並無窒礙。今於六月初五日。奉

旨簡派欽差。臣已欽遵密諭。照會該酋。至今尚無到蘇信息。該夷將以臣之照會。及薛煥之言為不足深信。不獨收回利柄之說。遲則奸計百出。難期必成。更慮疑急交加。停止關稅。再赴天津。所關於大局。實非淺鮮。相應請旨敕下桂良等。迅速馳驛來蘇。以免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何桂清派臬司薛煥。與各夷清查歷年夷稅。俟桂良等到後。再行覈辦。茲據何桂清奏稱。薛煥密稟。上海歷年徵收稅數。有冊可稽。其餘各口。非常駐香港之夷酋。不知底

細。其由天津折回上海各酋。非經管稅務之人。未必遵赴各口清查回報。該督已札飭該臬司。督同委員與該夷領事。先將零星細款。分晰進口出口。比較舊例。逐條查議。彙造草冊。俟欽差到後。即可會商定議等語。各口夷稅。既未便令該夷前往清查。致生疑慮。自可先將零星細款。逐條查議。以為羈縻之計。現在明善等。已於十一日出京。桂良。花沙納。定於十九日啟程。該督惟當飭令薛煥曉諭夷酋。令其靜候欽差。會同商辦。不但勿令北駛。並不可令其駛往他處。致有稽延。其如何辦理之法。仍俟桂良等到蘇。與該督妥籌可也。

丙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禮部尚書瑞麟。署直隸提督西安將軍托明阿奏。竊奴才僧格林沁。於十五日自通州移營赴津。十八日馳抵雙港。當即親詣現時興修各營壘礮臺。復加勘視。土工現修有五六成。木架將立。皆因木料挽運維艱。不能應手。必須趕緊催提。奴才業經飛咨奉派督催椿木之順天府府尹梁同新。嚴行飭催。以濟要工。其撥調大小礮位。均已運到雙港。原擬兩岸分置十營。每營安設礮臺一座。現因兵力較單。礮位亦少。擬減一處。將技勇營盤工程。暫行停止。其擬定密雲宣化營盤。按照河路方向。地尤嫻熟。酌擬該營各修建礮臺二座。共計修建礮臺十一座。奴才等復向各營修工委員等。詳切指示。俾令各處如法上緊修建。不准延緩草率。奴才等即於二十日前往大沽海口。會同查勘得舊礮臺五座。均已傾頹殘缺。礮臺下擋潮攔水牆。亦經沖汕坍汲。奴才等公同商酌。礮臺仍在原地基建立。攔水牆亦須照舊修整。但原舊礮臺。高止丈餘。誠恐受敵。必須增高三丈四丈五丈不等。並宜加寬培厚。方資鞏固致遠。礮臺下隨牆。亦須安設大礮。以備近擊。惟覓料鳩工。非數月難期竣事。現已遴派文武。分段承修。並酌派翼長增慶。暫駐大沽。督辦工程。大沽礮臺。必須堅實木

椿。方期經久。松柏購覓不易。現覓杉木應用。奴才僧格林沁奴才西淩阿。奴才托明阿。仍在雙港駐紮。往返督催。所需椿杏標繩。蘆葦。鐵練。竹纜。一切雜料。必須寬為籌備。奴才瑞麟擬即折回天津催辦。

硃批。覽奏各情俱悉。現擬礮臺做法。可繪圖呈覽。

辛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接據陸續探報。俄羅斯官帶領兵隊。已在途次。離卡約有三四五日路程。旋接准該夷阿廉特逢次投來夷字清字咨文。內稱到塔爾巴哈台邊卡。囑派員迎護等因。並聲說兵隊字樣。隨派委協領齊車布。筆帖式哲倫。前赴恰克圖卡倫迎候。該夷使先

有從人數名到卡。詢知該阿廣特。帶領兵隊四百餘人。已在離卡十數里之小水地方。安營駐劄。奇車布等。即赴該處接見。言語尚屬馴順。即囑令該夷將兵隊撤回。只帶從人進卡。以免民心振動。讓彼東門外豫備公館住宿。彼以漫應。奇車布等趕緊回城請示。當令仍行折回。在卡聽候。務須酌奪到卡情形。仍向其止住兵隊。該夷復帶領從人四十餘名。兵隊二百人前來。奇車布等。向其婉詞攔阻。始將兵隊收回。聲說暫在就近有水草地方屯住。候彼回去時。一同回國。奇車布等。隨將該夷護送到城。共帶夷人四十九名。當派糧餉章京多蘗布。駝馬章京薩勒哈春。於城

外公館通候。該夷接見。禮貌言語。亦甚和順。坐次云。我帶有氈廬儘可支搭居住。但既承貴參贊費心。不能不到此略歇。氈廬到來。再行搬移。經多蘗布等稟悉前來。該夷既懷疑懼。未便強留。但恐不數棲止。復寬備帳房。就近支搭。該夷即於是晚。坦然移居。一切柴薪。茶。燭。米。麪。廩餼。俱豐為供給。夷官亦皆感悅領受。伊犁委員哈布齊賢等到來復令多蘗布等同往該夷住處問候。該夷尚未訂期會議。一俟會議略有端倪。再行具奏。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八月。癸卯。署直隸總督瑞麟奏。查直隸海口水師。自道光元年裁撤之後。現在海口大沽兩營。僅止額設陸路弁兵一千六百餘名。本形單薄。歷年防堵。均係臨時徵調。現在海氛未靖。設或再有警報。仍復倉猝調度。既慮緩不濟急。且調來陸路之兵。於防海亦不得力。思患豫防。因時制宜。惟有復設水師。方可捍衛海疆。昨據天津闔郡紳商聯名具稟。亦請復設水師。自宜及時籌辦。擬請設立水師兵二千名。步兵八百名。馬兵二百名。統共三千名。除海口大沽兩營原設弁兵一千六百餘名抵補外。計增兵一千三百餘名。查直隸提督向駐古北口。擬請調駐大沽海口。總統水師。節制沿海。仍轄陸路諸鎮。其天津鎮。擬請移駐古北

口。大沽協。擬請改駐天津郡城。似此酌量移調。方能輕重適宜。䒭再三籌度。現辦海防善後。惟以復設水師為當務之急。如蒙

俞允。請

旨敕下閩廣兩省督撫。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配帶礮械。酌派熟諳海洋將弁二員。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駕前項戰船艇船。星速赴直。藉資教演。一面由津招募熟習水性土著鄉民。補足兵額。交該提督逐日訓練。出洋演習。期成勁旅。並將營制移調。及添蓋兵房等事。審度措置。會同新任總督慶祺。隨時奏辦。

瑞麟又奏。增兵必當增餉。現擬復設水師。經費極宜籌備。近年支發兵餉。每兵月支一二兩不等。銀鈔兼放。為數無多。兵丁難支果腹。是以有空糧雇勇之弊。現既復設水師。海防緊要。非他處可比。餉需量為加增。俾得養贍身家。責其致用。查海口大沽兩營。每年放餉三萬餘兩。今新復水師。增兵增餉。及出洋巡費。每年約需銀二十萬兩上下。本年新建兵房營署。及置備礮械等項。約須十餘萬金。拏深知庫藏未充。無可籌撥。晨夜思維。查得長蘆鹽引於道光二十八年。每斤減價制錢二文。今擬仍復舊價。除京引照常減價不計外。約每年可得兵餉十餘萬兩。此款聚之雖

多。散之則寡。無病於民。有益於餉。詢之商情。亦甚悅服。又緝私巡費一款。每年由通綱津貼。約計京錢數萬串。自歸商辦之後。梟販充斥。頑商倖歸私橐。今擬復歸官辦。協濟水師經費。又閩廣商船。停泊葛沽。起剝不無沈溺。傷耗商民費用。今擬俯順輿情。准在距城八里之大直沽地方起剝。每年納交剝價數萬串。此外各行抽釐。並勸捐經費。據紳商張錦文情願董率紳商。酌定章程。按年捐輸兵餉。如果勸辦得宜。通盤籌算。復設水師。不致動用帑項。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奏請復設水師。以重海防。並酌籌增餉各摺片。天津海口。原設水師。於道光元年。六年。先後將水師總兵。及水師營裁撤。現值海氛未靖。自應亟籌復設。以重防務。本日已諭知黃宗漢慶端等。於閩廣省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備齊器械。派員管帶來津。以備操演。其瑞麟請設水師二千名。與馬步官兵共成三千名。除將原額抵補外。共添兵一千三百餘名。及添蓋兵房等事。均著照議辦理。惟直隸提督。移至大沽海口一節。從前立法。酌量通省形勢。安設提鎮。以資彈壓。自有深意。今專為防夷起見。於形勢有無窒礙。著僧格林沁會同慶祺酌籌。或將天津鎮總兵。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而提督仍駐古北口。以符舊制。著妥議具奏。至添設水師以後。每年增餉十餘萬兩。現在添建兵房營署。及置備器械等項。復需銀十餘萬

兩。據瑞麟奏請將長蘆鹽引。每斤減價制錢二文。除京引照常減價外。餘擬仍復舊價。並將緝私巡費。復歸官辦。及閩廣商船准其在大直沽地方起剝。每年捐交剝價錢數萬串。並勸辦抽釐等事。均為協濟餉需起見。既稱商情悅服。自可無礙施行。並著酌定章程具奏。

又

諭瑞麟奏籌辦海防善後。請於閩廣抽調戰艇各船一隻。天津現籌復設水師。以備不虞。所需添調各船。自應及早籌備。著慶端瑞璸黃宗漢畢承昭。於各該省抽調大號戰船艇船各二隻。配帶礮械。酌派熟諳海洋將弁各二員。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駕

迅速赴津。以資調遣。
甲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現在奴才
等督催雙港工程。礮臺已有就緒。礮位已經挽運上臺。至
營牆土窨。尚未修理完竣。現在趕緊修辦。其大沽海口礮
臺。所需料物。逐日運送。並遵
硃諭。恭繪雙港大沽擬修礮臺營壘做法總圖。敬謹貼說。恭呈
御覽。京營參將龍汝元。遊擊何建鰲。已於七月二十三日到營。又
察哈爾採辦牛皮一千張。現已運到。均堪應用。並據署都
統慶昀咨稱。每張價銀一兩一錢。計用銀一千一百兩。係

該監督崇運捐辦。
諭內閣。僧格林沁奏。張家口監督崇運。捐辦牛皮一千張。解往軍
營備用等語。崇運。著交部從優議敘。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請調察哈爾馬匹等語。前據慶昀奏
稱。該處捐輸項下。騰馬無多。已將駁回更換。並已報捐輸。尚未
送到各項馬匹。咨行轉催。現南苑牧放馬匹。屢次調撥。膘壯者
亦少。著該署都統。即在太僕寺牧羣。並捐輸馬匹內。挑選膘壯
者八百匹。迅速派員解京。交南苑牧放。以備調用。俟將來捐輸
馬匹解齊。仍如數撥還太僕寺牧羣。毋令短少。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何桂清。飭令薛煥。曉諭夷酋。令其靜候欽差。
會同商辦。現在明善等。計已馳抵江蘇。桂良。花沙納。亦將次趕
到。所有夷務。自應遵照內定辦法。未可擅出己見。儻於地方有
窒礙之處。不妨與桂良等。悉心籌議。稍加變通。大致不可更改。
不得以現議辦法。恐致單餉短絀為詞。須知辦成後。各口稅課。
足以相抵。毋庸過慮。至前派臬司薛煥。清查夷稅。如果該員熟
悉夷情。辦理妥善。即飭令認真經理。以專責成。儻其辦法未合。
或不甚得力。即著該督先與明善。段承實。妥商辦法。毋庸令該
員與聞。
庚戌。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各該夷初奉臣恭錄

上諭照會之文。其情頗覺馴順。至七月初十日以後。因無
欽差到蘇信息。漸有煩言。七月十五日。臣接到咪酋來文。內稱。今
已七月初十日。
欽差尚未見到。不知何故。究以何日準到。照會候覆等因。適臣接
到桂良等照覆咪酋之文。知奉
改派段承實。隨同明善。於七月十一日先行啟程。當即畫一照覆
並密飭薛煥。先將稅則內零星細款。逐條查議。以為羈縻
之計。咪佛二酋。即稱
欽差不即前來。事必中變。忽欲仍赴天津。忽欲暫行回國。俟年底
再來會議。爾時咦酋尚在日本。薛煥即向咦酋喊嘜嗎。哮

喀嘲。向其婉為開導。一面將應議稅則。逐一清理。示以不疑。數行者旬日。欽奉前因。暎酋亦於七月二十五日回至上海。與咪咈二酋。會議三日。即欲起碇回國。而不言其所以。亦無何時再來會議之語。薛煥。明知現已秋令。水將歸槽。天津之行。似可無慮。而馭夷之道。首重在信。若任其延擱。一俟明年春水發生。必將藉為口實。另起波瀾。必得設法挽回。以全大局。復經多方開導。暎酋已稍知感動。惟恐無徵不信。稟請 臣發給照會。告以欽奉

諭旨。明善。段承貴。已於七月十一日出京。桂良。花沙納。定於十九日出京。諭令暫在上海靜候。至咪咈二酋。均欲暫赴香港。

一二日內。即須起碇。薛煥與之再三要約。亦據應允八月內準回上海。 臣已繕給照會。暎咪咈三酋文各一件。發交薛煥轉給。其俄酋至今未到。凡此皆係薛煥。事事處處。示之以信。設法駕馭。或可冀其就我範圍也。 臣維

皇上馭天下之大柄。惟信與財。而藏富於民。尤為理財之要訣。今在天津所議條款。任其周游天下。無論何貨。互相貿易。則我內地貨物。亦聽其在內地興販矣。壟斷罔利。莫此為甚。譬如江蘇一省。精華全在上海。而上海之素稱富庶者。因有沙船南北販運。運十一之利也。今聽該夷將上海貨物。運至牛莊。各處貨物。運至上海。資本既大。又不患風波盜賊。貨客無不樂從。而上海之商船船戶。盡行失業。無須數月。凋敝立見。以此類推。胥見天下之利柄。盡歸於該夷。而我藏富於民之術窮。民財既盡。即無恆心。其患有不忍言者。故 臣與薛煥。商之撫 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急欲示之以信。乘其馴伏之時。收其利柄。徐圖後計也。今

欽差於奉

旨一月後。始行啟程。而何時可以到蘇。尚無確信。設犬羊之性。不文羈縻。貿然竟去。以後如何設法鈐制。

聖明自有權衡。轉瞬漕務聿興。若如廷臣所議。仍辦河運。則江浙兩省漕米。以一百五六十萬計之。約計需船五六千號。恐

無如許船隻可雇。即使有船。而船不成幫。大小亦不能一律。船戶並無身家。非若漕船之按船簽丁。按幫派弁。銜尾而行之有所責成。攙和盜賣。散泊攤擋。滋生事端。俱在意中。且北路搶匪。出沒不常。漕船北上。亦難保其不心存覬覦。設該夷有意與我為難。或要截於揚子江口。或攔阻於天津南北運河之間。均不可不豫為慮。及。儻冒昧仍行海運。或於兌開喫緊之際。又有阻滯。其將如何辦理。 臣與撫 臣趙德轍。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通盤籌畫。實乏萬全之策。輾轉思維。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時艱。

敕下桂良等。星夜兼程行走。前來江蘇。議定稅則。以為暫時羈縻之計。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請飭催桂良等兼程來蘇一摺。各夷因桂良等。尚無到蘇消息。以急欲返棹為詞。現經設法開導。𠸄酋允在上海暫候。咪咈二酋。暫赴香港。約定八月內准赴上海。夷情現尚馴順。仍著諭令聽候辦理。現在明善。段承實。計已將次抵蘇。何桂清即可與該員等密商辦法。毋庸候桂良。花沙納到後。再行議辦。本日已諭令桂良。花沙納兼程赴蘇。一面知照該督飭知該夷。俾安心靜候。至現擬辦法。明善等到後。該督自必知悉。辦成後。利權不至盡歸夷人。可毋庸鰓鰓過慮也。

又

諭。何桂清奏。夷酋急欲回國。請飭催欽差兼程赴蘇一摺。據稱𠸄酋本欲起碇回國。經何桂清發給照會。告以欽差業已啟程。該酋始肯在上海靜候。其咪咈二酋。仍欲暫赴香港。本月初旬。即行起碇。又經薛煥與之再三要約。已據應允八月內舉回上海等語。現在桂良。花沙納。計已馳抵清江。著即兼程前進。無稍遲緩。該大臣接奉此旨。先行知照何桂清。業已迅速前行。以便該督即知照該酋。安心聽候。本日已諭何桂清。於明善。段承實到後。先令密籌辦法。桂良等一到。即可會商酌辦。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據護送瑪拉提納甫之驍騎校伊

什貢布。進口面晤員外郎福申等。因歸路順便查台之差。未能同到。此次差務。一切俱屬平善。惟該夷言語不通。情形不遜。每日食宿。不及兩時。多半就車而臥。其所挾之箱匣等件。又均係輕巧。不禁碰觸之物。只得假事周全。暗中防護。賴有口內派去之官兵等。分司其事。故得遄行十五晝夜。順抵恰克圖。交代清楚。嗣員外郎福申亦同。所稟相同。又據護送他他哩納甫之協領布林布。委驍騎校依克津圖。進口面稟。他他哩納甫。係曾充學生。在京肄業十年之人。不但粗通漢語。且官場體例。亦似稍知。蒙古官兵。皆論其性情較瑪拉提納甫為和順。沿站供應一切。與前次相同。該夷頗有感戴歡忻之狀。

諭內閣。慶昀奏。派員護送夷人出口一摺。員外郎福申。協領布林布。驍騎校依克津圖。驍騎校伊什貢布。護送俄夷出口。尚屬妥協。准其由慶昀酌量請獎。

丁巳。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因夷酋急欲回國。繕發照會。諭以欽差業已先後出京日期。飭在上海靜候。恭摺由驛馳奏在案。即據留署蘇松太道事臬司薛煥。於未接臣照會之前。稟呈𠸄酋照會桂良。花沙納。及臣公文一角。內稱。桂良等日久不到。現將上海應辦各事。辦理完竣。再上天津等語。又照

會桂良。花沙納。公文一角。因桂良等奏請將天津出力員弁紳商獎勵一摺。上諭內有夷字。與天津所定條約不符。嘵嘵瀆辯。臣當以該夷之欲上天津。明係恫喝之詞。一經接臣照會。必將藉以轉圜。就我範圍。當經密飭薛煥。不動聲色。視其接臣照會。如可舉動。再行稟報酌辦去後。茲據薛煥密稟。該酋額嘖唫。於接到照會後。即由夷船遞往該國領事寓所。揆厥情形。不致他往。惟桂良等必得於八月內趕到。方與桂良等前發照會相符。辦理似尚可以順手。設再逾期。恐犬羊之情。難以駕馭矣。至咪唎二酋。探明實往日本。非赴香港。已據各該國領事。稱俟欽差到日。即遣火輪船往迓。亦可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庚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禮部尚書瑞麟。署直隸提督西安將軍托明阿奏。現在雙港礮臺營壘。趕緊興做。數日內即可竣工。大小礮臺。連新收捐輸洋礮數位。均勻安設。礮臺演試數次。均屬應手有準。奴才瑞麟於八月初四日前赴海口。督辦該處工程。所有礮臺隄岸地盤。均已打起。因礮臺偪近海河。地平二尺即水。不能取土。所需之土。皆係挑挖引河。由遠運送甚艱。是以礮臺地盤。止打至七八尺不等。再高數尺。即須木料應用。奴才等前因大沽礮臺。必須堅實木樁。方期經久。擬購杉木應用。當經派員前赴天津。雖有購覓之處。無如商人居奇。價值過昂。實不易得。現已節交秋分。轉瞬冬令。各項要工。不能不趕緊辦理。奴才等惟有設法購備應用料物。極力督催工做。不敢稍形鬆懈。直隸總督慶祺現已接印任事。可否欽派會同辦理。於一切應用料物。以期迅速。伏候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趕築礮臺情形。並請派督臣會同辦理一摺。雙港礮臺營壘。據稱即可竣工。其大沽海口礮臺。地盤業已打起。惟亟須木料應用。而商人居奇。杉木殊不易得。該大臣請派督臣會辦。自為呼應較靈起見。所有天津修築礮臺等事宜。即著慶祺會同僧格林沁。瑞麟辦理。時序已屆秋分。轉瞬即交冬令。各項要工。均應趕緊修築。並著僧格林沁等實力督催。毋稍遲誤。

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現在夷兵仍屯踞省城。省城約有兵船。火輪船共十餘號。三板船。二四十號。每日或增或減。多少不等。任意遊奕。似未肯遽爾休息。撫臣柏貴。於本月十八日接印

視事之後。該夷即開南門。而東西北三門。依然關閉。窮苦小民。遷徙在外者。逐漸撤回。此時若再動干戈。別生枝節。搖動大局。不特上貽 君父之憂。而且下遺閭閻之害。誠以天津為糧艘所聚。梗阻堪虞。沿海省分。夷船又隨處可到。防備正未易言。此勦撫兼施。經權並用。實 皇上萬不得已之苦衷也。臣等仰體 聖意。自當按兵不動。遙作聲威。而鄉曲愚民。頗難明白編諭。刻下沿海鄉村。仍有忿然不平。不肯甘心接濟夷人。及為夷人服役者。該夷以勢力欺壓。閭有民夷仇殺之案。當此萬難措手之時。有此一著。便知公憤尚在人心。未始非牽制之一術。且出自百姓。與官紳無干。即該夷亦並未因此照會督臣。故臣等亦未便禁止也。臣等駐紮之地。及東北兩路。合計練勇一萬有奇。口糧寨雜之用。日費不貲。官設軍需總局。專籌西北兩江之餉。勢難接濟紳局。臣等用項。全出民間。而廣東連年捐輸。屢見疊出。故舉事之始。創為勸借一途。以期別開生面。所以勇糧所出。捐項少而借項多。將來尚須設法歸款。以免失信於民。無如自六月十五以後。殷戶各懷觀望。未認者不復捐借。已認者不肯繳交。現已短給一月口糧。勉強支持。勢難長久。查北路三元里石井

一帶。為該夷素所深恨。練勇遽難裁撤。東路不過借為犄角。不戰則無所用之。規畫大勢。擬將兩路壯勇。酌量淘汰。僅留精銳五六千。歸併北路。則虛糜可節。而隱然之威尚存。督臣現委護理糧道廣州府知府吳昌壽。督辦西北兩江軍務。臣等擬將所撤壯勇。擇其可用者。撥往西江助勦。曾經專人前往。商之吳昌壽。據稱彼處兵力已足。毋庸再添。且添勇必須添餉。西北兩江。每月需銀十餘萬。動形支絀。似此則又無須移撥也。但和議既成。籌款不得不借西北兩江為名。現在支絀之勢已成。非臣等親為督辦。難期得力。擬俟省城局面稍定。臣等即分班前往各屬督催。以期源源接濟。至於已經繳交之捐款。亦擬於日內在佛山鎮開局請獎。俾各捐生早得議敘。不至徘徊觀望。裹足不前。此次軍務。民捐民辦。一切製造收支。均係紳士自為經理。不假胥吏之手。臣等更隨時句稽。不遺餘力。有可節省。斷不敢稍涉浮濫也。

羅惇衍等又奏。捐升道員蔡振武。自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後。因與夷官吧嗄禮會商事件。言論投合。於私寓亦有往來。今年正月。該員署臬司任。吧嗄禮倚之為重。挾以制民。遂深相結納。聞該夷兵船由天津回粵時。蔡振武於公座笑指吧嗄禮曰。我言如何。吧嗄禮拱手致謝。至該夷

拆毀宣宗成皇帝賜建石坊。百姓尤為切齒。多歸咎於該員。現在督臣黃宗漢。已將該員撤任。調赴惠州。而彼仍挾夷自護。抗不前往。且有怨望之言。查吧嗄哩生長粵地。洞知山川險要。兼通南北語音。若任聽該員與之狎處。流弊不可勝言。昔漢臣賈誼。欲笞中行說。寇恂欲除皇甫文。皆所以奪其腹心。翦其爪牙。而使彼族大失所恃。不致別生他變也。今聞桂良。花沙納等。到上海與該夷議定條約。並調潘仕成等前往。可否請旨。敕下撫臣柏貴。就近將蔡振武調赴上海。幫辦夷務。不准託故遷留。俟其一到江南。即令督臣何桂清。飭其赴京。交部帶領引見。似於沽海大局。實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等奏。裁併壯勇。以節經費一摺。所籌俱是。現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與官紳為難。亦祇可暫與相安。其民夷仇殺之案。無關大局者。仍當毋庸與聞。但使該夷有所顧忌。自不至四出滋擾。至東路練勇。既因經費不敷。而西北兩江。又無須移撥。自應酌量裁併。以節虛糜。該侍郎等於布置停妥後。即分赴各屬。督催捐項。其留勇地方。仍當妥為彈壓。固不可令其尋仇啟釁。亦不可因督率無人。漸生懈弛。俟省城局面稍定。再行斟酌辦理。具已繳捐項各紳民。著准其即行奏獎。收支數目。仍著先將大概總數。查明報部。以備覈銷。另片所奏。已寄諭黃宗漢。徑飭該員來京引見。該侍郎等可作為不知。毋庸宣露。

又

諭。有人奏廣東捐升道員蔡振武。熟悉夷情。現當辦理夷務需人之際。著該督即飭該員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毋稍遷延。

乙丑。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奴才等於七月十一日自京啟程。於八月十四日午刻。行抵常州。接見督臣何桂清。當將硃封一併面交祇領。據何桂清云。自當謹遵諭旨。妥籌酌辦。奴才等。一面遣員先赴上海。暗為布置。一面俟桂良花沙納到常後。催其速赴上海。與奴才等面商。奴才等。亦即於十六日啟程。由常往滬。將來四人到齊。再行照會夷人。商議稅則。若逕往松江。或住蘇州。轉恐該夷疑我畏懼。於辦法頗有關礙。奴才等。沿途探問。知署上海道江蘇按察使薛煥。平日能以信義懾服夷人。江蘇藩司王有齡。才大心細。熟悉夷情。現在路過蘇州。即擬將一切辦法。與該藩司妥速定議。再到上海。商之薛煥。總期多盡一分之心。即國家多獲一分之益。若照原議辦理。固屬上策。即小有變通。亦當因時制宜。不敢過於拘泥。至查辦從前短收稅課一

層。芬等。現與督臣再三商酌。竊慮該夷聞知。將各關冒收之款。照數給還。是以未便輕舉。其全免入口稅課一節。亦不敢早為吐露。總看開導之後。該夷光景若何。再為宣布皇仁。俾知感激。若僅能消弭一二要件。或可不須免稅。豈不計出萬全。設夷性犬羊。堅執不允。再從稅務作為轉圜。又多一層辦法。目前芬等行抵清江。聞該夷酋因等候多時。已欲闖至蘇州討信。恐其故態復萌。特於舟次。先派候選員外郎桂祥。內務府主事錫祉。直隸候補直隸州知州楊春華授以機宜。令其星夜前進。知會薛煥。告知各夷。此番欽差前來。非有別意。大皇帝體恤伊等。恐稅務中或有喫虧。是以特派四人。悉心妥辦。使其不必疑慮。並飭該司員等。暗中採訪夷人動靜若何。是否易於曉諭。迅速密報。現聞各夷安靜如常。芬等但能八月以內到滬。不致有他變。此時桂良。花沙納。約計二十五日以前。均可行抵上海。然亦不便過速。必須諸事商量停妥。方不致臨時掣肘。江蘇委員。督臣現派候補知府吳煦。因該員與暎咭唎傳話來往。最為相宜。嗣從傳諭暎夷。有此一員。事事即可直達。更省許多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明善。段承實奏。行抵常州。籌議辦理情形。所有全免稅課一節。俟開導之後。看該夷光景若何。再作轉圜等語。所籌尚未妥協。此次桂良等前赴上海。應照原定辦法。俾各夷感服。僅能消弭一二事。則該夷仍要賠償兵費。廣東省城。即不即時退出。況待該夷堅執不允。然後再以免稅為轉圜。則該夷必以我為背約。愈多藉口。此時須將全免稅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全行罷議。此為一勞永逸之計。若如明善等所擬辦法。即使該夷目前應允。日後必來饒舌。終無了局。至既全免夷稅。則廣東兵費。自不應再向中國索賠。占踞省城。亦應即時退出。其查辦短收稅課一節。因從前徵多報少。以致夷人藉口訴冤。今既免其稅課。亦無慮該夷聞知。如查有冒收中飽之弊。並未入於國帑。無從索還。桂良等總應恪遵原議。妥為辦理。前經諭知何桂清。如於地方情形有礙。亦只可稍為變通。而大局不可更改。仍當遵辦為要。

丙寅。直隸總督慶祺奏。竊臣接印視事後。當將現辦一切要務。略為經理。即於本月初七日。由津乘舟。循行河道。前赴海口查勘。所有現設嚴防之雙港地面。經僧格林沁親督經畫。已將營盤礮臺等工。辦有就緒。不日即可觀成。其海口各礮臺。經瑞麟前往駐紮。並皆創有成規。惟料物尚有不敷。落成稍緩。亦已催料添工。趕緊興築。以上大勢。一為前敵門戶。一為後應藩籬。布置已極嚴密。足慰

宸廑。惟海口至雙港一段。水程相隔一百餘里。尚可酌量加防。擬於水中添設埋伏。以資堵禦。臣於海口折回之便。商之僧格林沁。亦曾有此見。祇以大工未竣。尚未及舉。現奉

廷諭。飭令臣會同僧格林沁。瑞麟。趕緊辦理。臣自應馳赴工所。悉心商榷。所需木植。亦應迅速妥籌。設法供用。以期不誤要工。惟臣現駐津郡。省中一切案牘。雖由驛遞來津。尚無貽誤。然積案已多。若因辦公移寓海口。往返稽遲。未免更形積壓。而採辦料物。亦似在津稍覺應手。茲擬酌派委員駐工。聽候瑞麟督率指揮。臣於往勘後。一面回津。守催工料。籍理通省事宜。仍不時親往海口督辦。以求速成。庶不致

有顧此失彼之虞。至臣面奉

諭旨。整頓津鎮行伍一節。遵於莅任後按冊詳查。天津郡城。以及大沽海口。額設官兵。尚無缺數。惟近以餉銀積欠。生計維艱。傳點雖不誤期。而平日另圖生業。擅離營汛等情。亦殊不免。且此次海口逃逸之眾。一蹶恐難復振。尤須查訊革除。另為挑選。方期得力。其應用器械。海口拋棄甚眾。現所存者。亦多殘缺不全。並應作速籌添。以備利用。惟設防整兵。製械種種急務。需費浩繁。現計款無所出。一俟捐務辦有成效。即當趕緊舉行。

硃批。知道了。

己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桂良。花沙納。奉

命馳赴江蘇。辦理稅則事宜。於七月十九日出京。八月十三日。在舟次接奉寄

諭。飭令兼程前進。即日解纜。於十八日渡江。十九日趕至常州。當即會同臣何桂清。悉心商酌。所有籌辦事宜。先經臣何桂清。派委江蘇按察使薛煥。督同委員候補知府吳煦。與暎夷喊嘍嗎。哷嗪嘓。覿面辯論。漸有端倪。臣何桂清。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六初八日

上諭二道。又於八月十四日。臣明善。段承實。過常時。齎到發閱密件。並傳

諭旨。會同熟商。應行宣示該夷之件。當行則行。當改則改等因。欽此。臣等查清釐歷年短收關課。本為籠絡夷人之計。但犬羊之性何常。難保其不藉此要求賠補。全免入口稅課一層。亦為夷人惟利是圖。給以便宜。庶易令其就範。但設關抽稅。藉以稽查。若聽其自便。則利柄盡屬該夷。奸宄且有不可勝道者。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將

加惠該夷之

恩旨。暫緩宣布。其第一最要之事。臣桂良等秉承

聖訓。自當謹遵酌辦。惟夷性狡黠。似未便明言。兩月以來。經薛煥等有意設法開導。似有活動之機。臣等自當竭力盡心。設法為轉圜之計。至該夷趨利若鶩。乃其本性。內江添設馬頭。若與辯論。徒滋口舌。惟有不准其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貿遷。則無利可圖。或者其念可以漸息。若夫兵費六百萬。似不值與較。現在每年所徵夷稅。較前尚不至短絀。約計不過一兩年可以給清。尚有該夷欠繳咸豐三年分江海關稅。或可令其酌量抵還。以彼之稅。償彼之費。於我似無大損。以上數條。新約內約略言之。當此之時。務以尊崇

國體為先。尤以收回利權為要。明善。段承實。於八月十七日

赴蘇。擬即徑赴上海。臣等之意。謂必須謀定後動。庶出萬全。已飛函令其在蘇暫候。臣桂良等。即日啟程。由蘇赴滬。臣何桂清。即將防務料理妥協。數日內亦即前往。惟有竭盡愚誠。以冀潛移默化。近聞該夷尚稱馴順。上海城內。亦並無夷館。夷人不致有意外之虞。

硃批。卿等陛辭時。朕諭卿等為一勞永逸之計。若逐款與較。何異授該夷以柄。嘵瀆不休。況抵償兵費一節。全括於免稅之中。此時初入手。即作此下策。徒令該夷氣驕意得。反似有所畏忌。勉強而然。何其見不能定。心總易搖。朕殊為過慮。恐其一浪未息。一浪又興。後此作何了局。惟望卿等斷不可於初定辦法之外。另籌省事之法。破除情面。勿恤人言。方不致自干咎戾。無裨大局。

桂良等又奏。臣桂良。花沙納奉

旨訪查江蘇按察使署上海道薛煥。是否可靠。臣等自入江境後。接見沿途各官。以無意中訪問。知該員平日居官勤謹。在上海道任內。素為夷人信服。辦事甚為得體。復面詢何桂清。與所聞相同。現在辦理夷務。可期得力。

硃批。知道了。

辛未。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查上海之駕馭外夷也。向皆順其性而馴之。如夷性嗜利。我矯之以廉。夷性尚氣。我待

之以禮。夷性狡詐。而外假誠信。我即示之以信。故十餘年來。相安無事。各夷商無不樂出其途。遂為該夷精華薈萃之地。夷首額爾唫等。前有請

簡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會議之約。所求本不甚奢。是以臣挽留黃宗漢。將機就計。設法辦理。即所謂順其性而馴之也。乃黃宗漢飭令回粵。並不必阻其前赴天津之說。業已鑄成一錯。臣即慮及不遵回粵而赴天津。必將肆其桀驁。任意要求。即與和春。許乃釗。張國樑。往來密商。會以為勦辦粵匪之兵勇軍械成法。皆不足以禦夷。必於克復金陵後。由張國樑親赴江海各口。勘明情形。從新製造軍

械。揀練士卒。一年之後。方有把握。然仍須中外同心。各口協力。方可制其死命。非一二人所能肩任等語。臣味其所言。洵屬久歷戎行。老謀勝算。而緩不濟急。故有暫緩用兵之請。桂良花沙納。當海口失守。直偪津門之後。無將無兵。徒守空言。力阻其詣

闕之請。已屬不易。而議者咸以為所定條約。窒礙頗多。是仍局外空談。若令身處局中。恐亦無法遣退夷船也。今事已如此。惟有就會議稅則。為補偏救弊之計。似未可頓改前約。以致藉口失信。另起波瀾。臣維徵收關稅。謂之稽徵者。稽查其出入之貨。是否違禁。而徵收其稅也。若不徵其出入口貨稅。則無所稽考。竟可任聽該夷。將我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貿易。胥天下之利柄。歸於該夷。而我民窮財盡矣。臣愚以為利柄必應收回。稅則不可輕免者在此也。哱嗪嘓。係夷人中之最狡黠者。咸豐五年冬。前撫臣吉爾杭阿照會該酋。用之為江海關司稅。辛工優厚。該夷尚知感激。為我稽查偷漏。是以近年夷稅。較開市之初。加增三四倍。該夷恐為各夷所憎嫌。故又隨赴天津。大肆猖獗。獻媚於夷酋。以見其公。迨回上海。則馴順如昨。為我所用。解鈴繫鈴。仍當責諸該夷。臣將後路等防事宜。略為部署。即馳赴上海。會同桂良等。將第一緊要事件。設法辦理。以議立善

後章程。為轉圜之計。至稅則事宜。業經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理有頭緒。不過數言可決。味咈二酋。雖無折回上海之信。而咦夷一定。則各夷皆定。可以無虞反覆。質諸桂良等。意見大略相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明善等奏。全免稅課一節。俟開導該夷後。再為宣布等語。當諭令桂良花沙納。何桂清等。仍遵原議辦理。昨據桂良等。會同何桂清奏。會商大概情形。復詳細批示。諒該大臣等接奉後。必能遵照辦理。不至固執己見。本日何桂清奏稱利柄必應收回。稅則不可輕免等語。在該督身任地方。為國家惜此帑金。是以不肯遽免夷稅。然所籌究為目前起見。並非一勞永逸之計。況若照密諭辦法。止能五口通商。一切干求。悉歸罷議。該夷又何能盡收利柄。若但挽回一二件。其餘仍須另議稅則。豈能保其事事允從耶。前寄諭旨。及硃批。已極詳盡。無可再諭。何桂清受朕厚恩。斷不至別有他意。特恐屬員慮及免稅後。無可沾潤。因而設詞淆惑。亦事所必有。該督當力持定見。勿恤人言。至於地方情形。或有窒礙。曾諭令稍為變通。亦須將窒礙之處。詳細陳明。不可自出己見。致妨大局。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委員等復往俄、夷住處。約定日期。該夷辭謝以相見之禮講求。自言彼係該國奉旨大臣。官階現是十品。又云該國元年間。遣往伊犁會議通

商之全權大臣。官階相同。當初皆與將軍參贊平行會見。此次參贊亦須照昔禮儀。委員等據詞稟商。即許令如請晉接。屆日先約領隊英蘊。武隆額。來署。並傳合城文武大員。各遵前派管帶官兵。於城關內外。稽查彈壓。分班伺候。不露防設捍衛之狀。以示無他。該夷按時前來。其帶進卡倫之官兵。俱隨同護衛。各背火槍。身帶刀矛進城。留一半在轅門。騎馬持刀。排列左右。一半挾刀緊隨進署。該夷亦手挾利刃而入。隨將該夷延入房內。豫設二席。東西相向。讓彼坐於西席。東席相陪。讓夷從在外款待。而該從人仍在房中挾刃環衛。不離左右。其居心之疑懼。亦可概見。該夷屢欲談及公事。隨以旁言支吾。隱防其恣意要求。言不及公。成禮而散。次日即往回看該夷。只帶尋常儀從。滿漢官兵。佩帶腰刀。撒袋。弓箭。前往。該夷在帳外迎接而入。仍手挾利刃。手下夷兵十餘人。持刃左右環衛。提及公事。許以俟約期與委員會議。回城後。即令委員哈布齊賢等屆期前往。該夷先問此案。你們打算如何了結。委員應以貴國文內。先言領貨。今且將存貨領出。彼言領貨不難。但尚不知燒賸殘貨數目。又未見存貨成色。如何遽講收領。委員等云。自有案據可查。次日即攜帶印冊前往與看。該夷亦將帶來鈔存當年失貨帳目。兩相覈算。據云除存貨外。尚少十分之八九。應如何完結。委員等將通商原議條約指出。若夷商在卡外被劫。與中國無干。若在卡內被竊。止於代為緝賊。儘數起獲賊贓。查照給予。今因你處與金夫相仇。以致釀成此案。已將金夫按律懲辦。救獲貨物。即係原贓。本處代為妥收。已閱四年。只應就將貨物領回。如何別有辦法。該夷一聞此言。聲色俱厲云。若要如此了結。兩國只好傷和。恐貽後悔。委員等只得示以從容回答。你來完事。何遽如此急遽。有理不妨緩商。無理誰能相應。嗣後往議。視其行止倨傲。復以莊言厲色。堅執原議。與之理論。彼云原議。係指竊賊。如今此案。附近貴處城關。縱火焚掠。難說不是劫搶麽。何得與被竊比論。且英夷向在廣東索賠煙土。與這事相同。貴國賠償。誰不知曉。自應照辦。委員等答以此事。迥不相同。煙土係該夷謀生漁利之資。而適為中國杜患救民之禁。經官燒燬。是以官為賠償。此事你國與金夫結仇肇釁。自貽伊戚。中國已將金夫治罪。公中豈能代為賠償。該夷詞塞。沈思移時。又以閒話支吾。又越數刻。始云。你處令我領貨。今舊圈俱已燒燬。何處存放。前許替我修補房間。必須趕緊建蓋。委員立即答云。木料甎瓦。均早為運齊。且已派定前案被罪之革員薩碧屯等。在此聽候建修。該夷一聞此言。喜形於色。答云。若能如此。方

足永固和好之道。再無可說。何不即於日內動工。先蓋存貨帳房數間。以使夷商領貨。寫字人登記帳簿。委員即應准於次日興修。復令委員前往再議。該夷始婉轉商說。昨日所議貴國不許賠補一節。頗近情理。但所失貨物。俱係夷商血本。數年以來。折本失業。你處商人。照常販運生息。安然坐享其利。豈不偏枯。安得不代為補還。永遠通商。以顧百餘年和好。委員聞彼以夷商為詞。又露出補還二字。知我國斷不居賠償之名。即答云。你明白不應賠償。但講兩國體恤商情。只好代為籌畫。中國不論華夷。視民同體。若代向華商勸捐。些微貼補夷商。尚近情理。但須回明上司。俯察商力。折減成數。再為商議。當日各散。次日委員復往會議。將傳集華商情願貼補。惟近來亦甚苦累。所補斷不能多。只能貼補一二成。各情告知。復眼同將彼此存帳覈算。與華商估計數目略同。該夷執意除存貨外。要銀二十五萬餘兩。以了前案。委員等許以數萬。添至十萬兩。該夷斷不應允。若再與折辯。其勢必即決裂。只得答以暫緩。復令委員同往會議。將洋錢折銀一節。反復辯論三時之久。該夷始行首肯。委員等即與議定。每洋錢一箇。只算銀四錢。嗣又加至四錢四分。彼始應允。該夷又恐領貨轉售。華商指價。願將存貨由彼處售賣。折價收領。以免喫虧。復

令委員與議。願否以茶抵算。該夷喜出望外。並令將該夷前開銀器傢具。合算洋錢一萬七千六百數十箇。折半補給銀三千數百兩。該夷遂即應允。嗣議貼補年限。委員開口。約以十年。彼又勃然而怒。即云若如此。不如不補。只得回國再來定議。讓自五年減至三年。彼意斷不能再緩。但欲本年即時付給茶四千箱。其餘作為明年一千箱。後年五百箱。委員因本年補茶過多。再四向其減展。彼始應允。本年必要茶三千箱。復令委員等前往。允許照議補給茶箱數目。再許分作三年限期。復與議及本年補給三千箱茶。減為二千五百箱。將勻出五百箱茶。於明後兩年。各以一千五百箱。補完五千五百箱。先將本處徵銀。並售貨易茶若干箱。定日交付。催令委員等趕緊與立合同。傳商售領存貨。先儘已換茶箱付給。俾該夷早離卡所。以安民心。明誼又奏。夷案大局已定。商人踴躍歡呼。居民安居樂業。所有備調伊犁官兵。應毋庸議。並委令領隊大臣英蘊等查閱沿途。曉諭鎮撫。以靖遠處回夷之心。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遵旨與俄夷使臣會議。已定大局情形一摺。此次該夷不肯即領貨物。意在索賠。經委員等許以興修房屋。令華商賠補。復再三設法。分年以茶抵補。始得減省成數。該

夷業已應允。所議均尚妥協。著明誼即行照辦。並令委員趕緊與立合同條約。所有應付茶箱。即行付給。俾夷使可早日離卡。勿致別生枝節。並著英蘊、武隆額。於巡查卡倫之便。妥為彈壓。毋令民夷於貿易時復滋事端。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咸豐八年。戊午。九月。癸酉。伊犂將軍扎拉芬泰奏。塔城所存夷貨。初議仍交夷商領回。並飭華商收買。嗣因夷首咨調該國夷商。一時未能趕到。擬將存貨抵作茶價。而以茶交夷商者。即以貨歸華商。並因前估貨價。該華商等並未折包看視。俟該城傳集夷商。復行勘估。方能確定抵茶價值。如此辦理。庶可從茲議結。其餘未盡事宜。仍當妥協籌議。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會議夷書業有就緒一摺。覽奏均悉。此次俄夷使臣行抵塔爾巴哈台會議情形。昨已據明誼詳細陳奏。所許興修房屋。令華商貼補。並以茶抵補各款。均尚妥協。已諭明誼即行照辦。並令速立合同條約。以免另生枝節。茲據扎拉芬泰奏。所存夷貨。許俟該城傳集夷商勘估。再定抵茶價值等語。亦著照辦。即可將此案迅速議結。至伊犂與該夷通商之處。亦應妥為彈壓。勿令別滋事端。其餘未盡事宜。並著該將軍與明誼妥協籌議。以靖邊陲。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九日。據署新安縣知縣王壽仁禀稱。六月二十四日。㖊夷駕駛大船。及三板船。赴縣城外南頭地方登岸。張貼偽示。詞已狂悖。聲復狡猾。經該鄉練勇與之對敵。擊傷夷兵數名。始行回船

駛退。恐其復來肆擾。隨即調集各鄉練勇。並添募鄉勇六百名。分撥城內外。及沿海一帶堵禦。著水師提督左營遊擊李鎮邦。在西門外海旁。及西北鵝哥石等處。設立營盤。安置大礮。派撥弁兵。加意防守。並札調左營中軍守備萬名彰。會同督理。七月初二日旁晚時候。探有夷人大兵船三隻。大火輪船四隻。淺水火輪船八隻。三板船四十餘隻。駛泊離縣城十里之溢夫嘴洋面。王壽仁即移會李鎮邦。飭令弁兵紮在西城外海岸。派典史錢華齡帶勇紮在東門外海岸。又添雇壯勇五百名。自行督帶。於緊要南門外海岸駐紮。其沿海各岸旁。皆派撥武生陳治安等督帶各

鄉練勇。節節屯防。初三日巳刻。各兵火船。乘潮駛近東西南三面岸旁。施放大礮。並發火箭。向城中轟擊。各三板船。亦四面飛槳前來。夷兵約有二千餘名。蜂擁登岸。東南兩岸練勇。奮勇抵禦。擊斃夷兵一百餘名。擊傷者無算。並向一火船施放大礮。將其船頭打斷。該夷將各船退後。轉近西岸。攻撲營盤。河墻礮墩。被擊傾壞。西門城墻並被轟缺數丈。該夷乘機湧入城內。時王壽仁在城外南路攻擊。聞信即趕緊折回城內接應。與在城兵勇并力夾攻。該夷力不能支。隨即退出。又殺斃夷兵十二名。割取首級八顆。該夷全軍紛紛敗回駛退。惟時城中因被火箭及礮子

轟燒民房衙署。火藥局間有燒損。監獄亦被打開。將人犯全行放脫。署遊擊李鎮邦。守備萬名彰。千總陳啟鍔。責成龍等。均各受傷。兵勇亦間有傷亡等情。查新安縣地方。因唊夷登岸張貼偽示。以致練勇與之對敵。擊傷夷兵數名。該夷輒即攻撲縣城。我軍奮勇抵禦。擊斃登岸夷兵一百餘名。受傷無算。後因西門城墻被礮轟缺。該夷乘機擁入。隨經該文武紳練擊退。覈其起釁根由。實因天津撫議已定。粵東官紳不從與之構兵。該夷益肆強橫。到處偏貼偽示。各鄉紳勇不服。仇恨相尋。雖經敗退。難保不去而復來。且聲言有欲攻順德香山之說。

黃宗漢又奏。竊臣迭接紳士羅惇衍等咨函。知粵民捐資練勇。悉視官為舉動。隨將在潮刊刷告示。陸續印發。示內首敘粵民從前之義舉。今日地方之受害。中間一段。特以夷人在城。為之計其利害得失。反覆開導。若知悔悟輸誠。尚可挽

聖朝寬大之仁。僅負固不服。必將與吾民聲罪致討。各路軍營。尤須士飽馬騰。方能迅奏膚功。而終以出力紳團。從優述獎為鼓勵。通省一見此示。極為感奮。省垣於五月初十日前貼一張。未乾。夷人偵知。立即揭去。聞於十一日由火輪船飛寄天津。故唊酋頓嘀唫之見大學士桂良及佛夷之照

會。所以有總督出示勦夷之說也。五月十六日。臣到惠州。即有省城紳士來見。僉名百數十人。公遞一呈。請進紮從化。得就近與花縣紳局一氣勦夷。當諭以該夷前在江蘇投遞照會。有二月十七日赴滬會議之約。因奉

旨飭令兩江總督照會該夷。令其來粵聽候秉公查辦。此來須先查明前次起釁根由。孰為曲直。使之無所藉口。然後動兵。至爾等居民慘受其害。發出公憤。必與之攻勦。正夷人之所畏。

皇上俯順輿情。斷不准官為阻遏。諸紳士感激涕零。僉稱該夷必不顧來粵相議。在此靜候無益。不如即駐從化。各等語。詢

之大小各官。亦皆以惠州水道直通省河。淺水火輪船三板皆可到。不如駐從化之易為防也。臣仍堅持定見。懍遵

諭旨。多調兵勇在惠州駐紮。暗與紳團助勦。仍留作局外調停之計。適柏貴派紳士知府銜即補同知潘世榮來惠密告。臣探得四月十八日該夷已進天津城。臣心至為焦急。即囑令該同知及此外紳士速即多方設法。由馬孖通事。以及華商人等。向夷商說。臣係面奉

諭旨而來。有便宜行事大權。若如前照會中所求各款。皆可商量。令其通知在津各酋。道

旨回粵商辦。即於五月十七日。接奉四月初七日

密諭。二十日接奉四月初十日

密諭。知大沽礮臺被占。仍飭臣督辦攻城。候

旨遵辦。並飭傳諭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臣當即一面恭錄傳諭柏貴。一面密函飛知羅惇衍等。詎該夷已於四月二十二等日。偵知羅惇衍等團練總局在省東北一帶。辦理防勦。有校樹頭一軍防勇未備。即乘虛進攻。被各路壯勇會勦。該夷挫折而回。心殊憤恨。時有報復之說。各鄉團亦摩厲以須。臣接羅惇衍等來信。以仇怨已開。勢難兩立。且天津礮臺業被占踞。

君父之憂。不能不急。自五月以來。日夜皆有練勇到城攻打。時有斬獲。復懸立重賞。句結內應。能克復城池者。賞銀十萬。生擒吧哩者數萬。殺斃者數萬。一面通飭各縣各鄉。設立團練局。議定絕貿易。斷接濟。禁服役。各章程。囑臣密飭各州縣。暗中幫助各鄉局。示之以威。方能有濟。臣查該紳士等現在所為。與欽奉

密諭。已令譚廷襄與咪咈要約。四月不退城。五月中即興兵攻打。並絕沿海貿易之

旨相符。當於各縣未見之時。密令暗為幫助。無如該夷知眾怒難犯。任由挑戰。堅匿不出。據其勝勢。前則省河礮船。後則觀音山礮臺。兩路齊施。大隊到城。勢難久住。故迭有攻打而

終不能復城。吧嗄哩在城。出入防護。人馬數十。內奸手無寸鐵。亦難以動手。然究使該夷防不勝防。知踞城之難以久安也。水路則沿岸各村莊閒。或以火燒其小船。吧嗄哩氣忿已極。即令封江。省河自白鵝潭起至大沙頭。凡夷船停泊之處。概不許人船往來。旱路亦節節戒嚴。一時道路不通。人心慌亂。省門河南夷商。均撤回香港澳門。所有馬仔通事人等。亦不知逃往何處。無從計訪該夷回粵。臣所遣

旨傳諭柏貴之詔。因道梗亦不能得其覆信。且撫者防範柏貴恒祺。蔡振武之夷兵。約有二百餘名。出入文信。皆經搜查。自省城至惠州。水陸皆有人偵探。並有謠言。各路埋伏奸細。作為盜竊。欲搶公文夾板等件。羅惇衍等因臣尚未進紮從化時。有函囑惠州最為奸細淵藪。咸豐四年。所屬十州縣。其不為賊陷者一二。上冬從夷破城。現關在貢院者。於該夷點卯時。探悉惠州人一千三四百人。其頭目姓楊。吧嗄哩時用此單輪流到惠。探測河道水勢淺深。凡臣一舉動。皆有奸細。日日為其報信。臣之在惠也。亦如燕巢幕上。幸蒙

恩諭。如鄉團義會。業已衆行。即多調兵勇。嚴以自衛。防其報復。

聖明洞燭幾先。固已保護臣於萬里之外也。遵即嚴飭水陸各帶

兵官。將調募三千餘名兵勇。時常操練。以成勁旅。並札飭歸善博羅東莞三縣。暗約沿岸各鄉團。如有匪船連幫進入內河。兩岸團練即合力圍剿。各鄉團練皆知踴躍用命。惟是地方公事。本年二月以前。各官羣聚城內。則咸受制於夷。三月以後。因紳士有集團攻剿之舉。署總督柏貴署臬司蔡振武。則被羈城內。署巡撫江國霖。則託詞由西江而至廣西梧州。署藩司周起濱。則馳往花縣。鹽運司齡椿督糧道王增謙。則移駐佛山。廣州府吳昌壽。本在軍營。南海番禺兩首縣。亦各散處一方。各衙門案卷。有先期攜帶出城者。有被該夷焚燬者。書吏亦無辦公之地。幕友亦多星散回家。各屬州縣。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覆。省垣為首善之區。刑政蕩然。盜賊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熱之中。真有不敢奏

聞者。臣到惠以後。匝月未見書吏幕賓前來。幸隨帶司員。於派辦夷務防堵之外。尚可以纂理文案。馳書省城。請一舊幕友沈姓。將起程來惠。忽有夷兵數百名。直到其家。洗劫一空。本身及兒子跟丁。皆被擄去。廣協都司黃榮亮。亦被擄禁。不知如何贖回。是否與臣為難。皆未可知。而紳士潘仕成之家。亦被搶劫。年前劫藩庫之銀。說是原封不動。俟條約議定歸還。今已用盡矣。各兵逢遇錢值千百文者亦搶閭

其兵餉亦不繼。此次釁端。全由於吧噸嚧夷商亦不以為然。並無公擧兵費。不知如何挪借而來。專待中國賠償歸還。臣幕友沈姓。六月內已來就館。詢其切實情形。據稱該夷知下鄉格鬬。道路險阻。必不能勝。安心以逸待勞。紳團一有舉動。即殺百姓。倍從焚燒房屋。或一條街。或半條街。故意激民怨紳。城內外已半為煨燼。且各處俱空地段。如果守不住。要下船。機關一動。徒充復一塊焦土而已。紳士因之而歇手。衆鄉團益增忿恨。此五月半後至六月半前之實在情形也。自六月十五。十七日。接到五月二十五。二十七日先後寄

諭。知天津議撫。已有端倪。英咈二國。索賠兵費六百萬。即在關稅項下扣抵。抵完後再交還省城。並飭將

大皇帝已允爾和好。我等斷無與爾構兵之理。仍令約束兵丁。勿擾民間。自可相安無事等因。照會在粵夷酋。臣遵於六月二十日。照會駐粵之英咈水陸提督。並通行巡撫將軍都統粵海關監督藩臬二司。暨羅惇衍等團練總局。嗣於二十八日。據羅惇衍等覆稱。按兵不動。約束各營壯勇。不得入城滋事。惟廣州鄉團人衆。憤夷人滋擾。一時急於義忿。或在城廂內外。及河南。有斬殺夷人之事。並非本局所為。無從知悉。即無由禁止。應由地方官設法辦理各等語。所有六百萬賠款交還後。退還省城之約。臣惟密信與相責。羅惇衍。知之。其各衙門公牘。總以條約未到為詞。誠深知粵民浮動強悍。自道光二十三年以後。各省皆無夷務。惟廣東禍延至今。所爭首重在城。一開城仍不交。勢必譁然不靖。是以未敢張揚。乃該夷及隨同赴津之奸細。自津回來。早已在香港珍雜。並刻諸新聞紙。於六月內傳播到省。嘆夷條約。刊有五十六款。在該夷亦自知城不退還。不能服衆。故此款內云。粵省賠銀。另立小條。畫定不移。十二字。而有一奸細張彤雲。曾經粵省懸三萬銀賞格查拏。此次自津回到香港。戴水晶頂宴會。竟將交銀還城之人說項。

自此而謠言四起矣。有謂夷人既占踞城。勢必抽稅征租。與官長共坐大堂。審理詞訟。有謂夷人已將地基丈量清楚。將粵城內外。及河南地方。任其搭蓋洋樓棧房。雖灰燼之地。亦其我有矣。有謂潮州瓊州。若果與之馬頭。內地又聽其行走。是盡廣東之利。皆為夷人所漁。非從於夷。無以謀生。是不但有其地。並欲有其民矣。有謂咦咈本屬水火。自開礮一年之久。不能破城。因藉重咈礮以有此城。將來彼此互爭。池魚之殃。民何以堪。有謂關稅一經議減。十年還不了六百萬。將屆十年。又起釁端。則城永無還期矣。與其將來受害。不如乘此勒減。街談巷議。不一而足。幸

羅惇衍等顧全大局。與臣條遵壹次諭旨。攻勦之舉。既不能計出萬全。則且緩兵蓄威。毋使有所藉口。以貽害沿海地方。無如好事之徒。安心構禍。肆口罵羅惇衍等虎頭蛇尾。虛縻民間數十萬銀兩。撫議一到。遂即按兵不動。從此為夷人藐視矣。其催令臣督兵進勦。匿名揭帖。竟帖至臣署前。並有用石塊包揭帖。於夜深時由墻外擲進者。稔知為惠州奸細所為。近日夷兵。自外國來者少。多係雇本地土匪。打扮夷裝為聲勢。此時廣東本屬匪巢。若單專其有事。兩造皆須雇募。一聞議和。遂造言挑釁。並據南番二縣密稟。有一種慣包交勇之人。暗約數千匪類。

以滅夷復城為名。冀圖起事。臣一以鎮靜處之。仍飛飭南海番禺香山順德東莞新會六州縣。加緊暗訪。而究竟在粵夷人。能否與臣共敦和好。必須得其照覆。方能放心。自六月二十日照會送去。旬餘日杳無回音。且署巡撫江國霖因赴西江梧州一帶。其關防隨帶在途。茲於六月十三日接奉

諭旨。知該司業經革職。當即委員摘取印信。適於二十二日。將關防繞道送來。同日接柏貴來信。知其病假已滿。因臣屢勸其力疾從公。得以調停城內事宜。故勉強支持。不復續假。臣以甫經照會夷人。與之和好。須將關防徑送進城。以釋

夷人之疑。即日將關防咨送柏貴接受。延至七月初。撫署夷兵。尚未肯撤。柏貴不能定期接篆。而吧嘎哩忽以臣照會內。有仍布貴提督約束兵丁。勿仍前殺害焚搶騷擾民間。自可相安無事等語。向柏貴說和議後頭一照會。須寄國王閱看。有焚搶殺害一語。恐伊國王責其在外騷擾百姓。如實意和好。須把此等字樣刪去。柏貴即為加函婉說。將原照會於七月初五日送來。並請先行出示安民招商。臣即先將照會刪改。於初六日送去。維時花縣局勇。已不到城。而省城附近。尚有局外謝姓楊姓之勇。夜間放火。欲燒觀音山上兵房。及火藥局。彼此爭戰。百姓無家可歸。一

聞和議。即思遷撤回者。不免遭其波累。臣即出示。飭令地方文武。鎮戶居民。協同查拏假冒義勇。無端挑釁之人。先繕十張。於初九日送交柏貴。派弁張貼。告示到省。甫貼六張。下四張即調回不貼。外間傳聞。以自上冬至今。所出之示。悉係與之會銜會印。此次臣單銜。故不准貼。人心益增惶惑。謂犬羊之性。非報復一番。總不足以快其意。況羅氏祖祠在省城內。已毀為平地。順德縣城。當不能保。旋據新安縣稟報。該夷果於七月初三日。大夥到新安。攻破縣城。因西鄉沙井團勇。進城擊退。夷心恨甚。聲言十五日。要攻香山。因新安香山。斷其接濟極嚴。物價十倍昂貴。其貿易

服役於香港者。亦該二縣為多。近亦撤回十之五六。皆因總局章程極嚴。如有不遵。責其本鄉本族於家。變其家產。充作各鄉局團練經費。人心大歡。又得地方官以威助之。故著有成效如是。夷兵自津回來。必先於該二縣洩忿。迨被擊退。乃從出示。限為十九日攻沙井。該鄉與東莞毗連。素習械鬬。民力既強。民心亦固。遂與東莞各鄉聯絡一氣。不告於紳。不稟於官。自捐自戰。誓將與之決生死。外間紛紛傳播。以為乘此痛勦。可以望有退城之日矣。可恨該夷知動公忿。遂將告示揭去。屆期亦未見來。二十二日。臣接得柏貴來書。知夷兵於十七日。撤回將軍衙門。十八即接家同任。恒祺暨振武。於十九日。來省回城。並將該夷照復一件。轉遞前來。摘其要者。如所云和約已定。責大臣即咨行花縣總局。嚴禁壯勇。毋許仍前洩忿。再有誘拐擄掠。以及殺害擾亂等弊。本軍門等果為愜意。此後壯勇滋擾。勿庸派兵從嚴除辦。至我國兵丁。並未擾及民間。自必照常約束。不准生事。誠如來文。從此中外相安。即可永敦和好。惟有二事。總須先辦。一請再行出示。曉諭中國各項人等照常任我兩國及各國人處辦理文件買賣交易雇工服役。一切等事。並聲明前次示禁撤銷。儻有人藉端挾制嚴行究辦。二請飭令司道府縣各官。同署供職各等語。柏貴

因其夷兵在署。受制九箇月。忽然眼界一清。亦遂竭力出示通商。並將廣州府南番二縣及縣丞典史各項缺。先行委員代理。以彈壓地方。且云此事以交城為第一要務。斷不可令其入城。不知天津如何許以六百萬扣完。後再行交還省城。真為詫異。即使五六年扣完。該夷未必有如此之愚。亦未必有如此之膽等語。臣即與司道兩縣熟商。一聞和議。各縣之徵收。紳士之勸捐。已屬兩難。以後省北之局不撤。則壯勇之口糧難繼。撤則各鄉之團練可虞。該夷請官進城。原欲扶官以制民。百姓因官進城。轉不恨夷而罵官。且倉庫監獄。難免該夷搶掠。貴擬此時各鄉局。斷其接濟服役。既如此齊心。為向來近未有。官若出示通商。豈非迫民絕禁。且非此更無以為退城關鍵。況探聞於巡撫接印後。該夷仍將鬼字街名。掛於各里門。查夜委員燈籠各門丁號衣。均欲令其一面漢字。一面夷字。則其心尚不測。當將暫緩出示通商情形。函覆柏貴。並將中國人衆何鄉之人。是何姓名。在貴兩國及各國辦理文件一切等事。尚未赴各衙門報明有案。無由知悉。即無從曉諭。本大臣自到粵以來。本無出示禁止。自無庸再行出示撤銷。至和議以後。大小文武各官。除先經出差外。其餘均應同城辦事。已據司道稟稱。業經飭令兩縣修理衙署。完竣即行進

城等語。於二十九日照覆該夷。此又自六月下旬至七月底之實在情形也。自和議之說到城。前辦夷務之紳士伍崇曜、梁綸樞、易景蘭等。皆陸續來惠見面。大家皆知夷不退城。百事敗壞。當囑令回省。與馬礽通事人等。力向夷商陳說。久不退城。外省商人。知粵東義憤。必不甘休。誰肯攜資遠來。一旦有事。付諸一炬。雖通商亦無商敢來。令其以有害無利之言。剴陳於夷酋。或稍可以挽回。該紳士等於回省後。四處招邀馬礽及夷商人等。正在議論間。因有新安之戰。及往攻香山順德之說。竟不得準信回覆。日來風聲稍靜。臣始得與柏貴往來信函。專弁齎投。反覆籌商。

仍令伍崇曜等。再與夷商切言膺閾之意。總要照福建舊樣。華夷並處。爾等試看廣東民情。能否如此。即欲藉官以制民。粵民肯受制否。各官即回城。爾兩國非二千兵長駐。斷不能守此城。以礮船護陸兵。通盤合計。全年非五六十萬不敷兵費。若一年扣六十萬。盡供兵費。計亦絀矣。況殺害之事。斷無虛月。該夷商急於通商。亦即與各夷酋言。有一日吧嗄嚟。向伍崇曜說。從前六百萬。即由爾父經手。廣東富足之地。若將六百萬交清。我們便退城。伍崇曜答以此時粵東是何情形。軍餉不濟。汝等知之。六十萬且不能。況六百萬乎。嗣據候補道蔡振武。於八月初六日。到惠面稟。連日因退城之事。與伍崇曜及潘世榮等。向吧嗄嚟嘹嚟細探究竟。汝等可否在此駐五六年。吧嗄嚟不說實話。咧嚕嘩云。非先交現銀一半。其餘一半認利。分年扣完。斷斷不能出城。

欽差在上海。無論如何說法。總須有銀方能交城。此話是否確實。尚難憑信。而以大勢論。英咈共居此城。地界雖已分轄。將來必不能相下。而此時無銀到手。俱不肯撤回。且察其窮蹙情狀。亦若有挂欠許多口糧。非此並不能自了者。而此時粵中萬難措手者。即在於此。西北江軍需。以及各路防剿經費。每月非二十餘萬不可。紳士總局所需。尚不在內。

臣到粵以來。不但勸撫兩窮。並捐借亦兩絀。更從何處措此鉅款。為今之計。第一策自是官紳民合力攻剿。聚而殲旃。方足以快人心。而此後兵連禍結。正不知何月為了結之期。且羅惇衍等總局情形。目前已形喫力。此後大開戰場。諸殷富能否毀家仗義。捐借如前。尚在不可知之數。頻年軍需民力。實形拮据。稍有資財之家。遷徙已遠。再聞戰無已時。則更無回顧之理。廣東鄉團。足供宣威助勢。而非有官兵打頭。非為身家痛切。欲其自告奮勇。執干戈以衛社稷。臣知其難也。臣處此情形。中心如擣。現在道路稍通。已一面邀羅惇衍等分撥一二人來惠。面商決計。一面令

蔡振武。馳書粵海關監督恒祺。邀同伍崇曜等傳集各局
紳華商人等。問其有無善策。可使該夷銀有着落。城即退
還。為兩全之計。如有可轉之機。即囑恒祺與伍崇曜來惠
面議。惟臣前因軍需。羅掘已窮。計無所施。適欽奉寄
諭。有飭令伍崇曜捐輸之
旨。即於七月間。力向伍崇曜籌借。費盡口舌。指在關稅項下抵還。
計以六釐行息。方允代為借銀三十五萬兩。昨於初二日
接其覆信。已向各商人代借。尚未能十分定規。必須有粵
海關部印票。方能給銀。亦如其說許之。又擬於沿海河口。
代為籌議章程。照各鄉按畝抽收。作為捐費之法。計可抽

收十餘萬。是刻下籌議退城。以及籌借軍需。非該紳在此
別無能肩其任者。前奉六月初六日
諭旨。飭令伍崇曜。潘仕成。赴上海交桂良等差遣委用。當即欽遵
飭知該二員。潘仕成已據報七月初九日起程。伍崇曜因
經手事件。關繫綦重。據各官紳力求奏懇
天恩。俯念粵省情形喫緊。准其緩赴上海。則全省官紳士民。同深
感幸。茲於七月二十六日欽奉
嚴旨。飭將夷警及土匪情形。並
諭查各件。詳細速奏。毋得任意擱延。臣聞
命之下。實切悚惶。際此喫緊之時。關繫重大。臣何敢任意擱延。惟

下手之初。百端蝟集。夜以繼日。已不遑啟處。糊塗之見。竊
以四月二十二三。以及六月十一等日。剿夷情形。均經羅
惇衍等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先後具奏。計已仰邀
聖鑒。此外別無舉動。至六月十八日以後。天津撫議已定。夷船先
後退回香港。若即彼此照會和好。不致別生枝節。自應迅
速奏
聞。以紓
宸念。無如在粵夷酋。滿口和好。滿心報復。遷延一月有餘。和議迄
未照覆。迨照覆矣。而一切舉動。尚存叵測。究將如何退城。
非再探至旬餘日。究莫知其底蘊。是以未能速奏。現奉

飭調精於鑄造之廣東駐防紀世桂。已密函與柏貴。傳知將軍飭
速進京。具前
諭。令查訊之已革布政使江國霖。撤署按察使候補道蔡振武。等
間道俞文詔。前經先後來惠。除將俞文詔發交歸善縣監
禁候訊外。俟訊有端倪。再行具奏。
硃批。覽奏俱悉。
諭軍機大臣等。黃宗漢奏。新安縣地方。因咲夷張貼偽示。練勇擊
傷夷兵。該夷輒攻入縣城。經兵勇擊退等語。夷人與練勇構釁。
正可藉此激勵民心。俾該夷知所儆畏。斷不可官為阻遏。著知
縣王壽仁。失守城池。著查明參奏。踈脫監犯。及傷亡兵勇。並著

查明。分別辦理。另摺奏。大局已形決裂。辦理尚無把握一摺。該
大臣獨令紳士伍崇曜等。向該夷說合。據云。非交現銀一半。其
餘認利分年扣還。不能出城。是該夷占踞省城。藉此挾制。斷非
口舌所能爭勝。現在桂良。花沙納。已抵上海。俟與該夷會晤後。
再定辦法。此摺已鈔寄桂良等閱看矣。至西江北江。及靈山等
處。不下二十餘州縣。土匪滋擾。著即督飭帶兵各員。趕緊攻剿。
內地安謐。庶可專辦夷務。所需軍餉。尤須設法籌辦。毋使缺乏。
以後辦理情形。仍著隨時馳奏。以慰廑念。

乙亥。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各夷中之往來貿遷者。謂之夷
商。總理各口貿易事宜。取其盈餘。以供國用者。彼初稱為

公使。今則僭稱大臣。我則目之為夷酋。其領事等類。乃夷
酋所屬之人。是夷酋與夷商。分而為二者也。江海、關徵收
夷稅。向由夷商將貨物清單。報明領事。轉報海關稽徵。明
立文案。中外皆有冊籍可稽。並無浮收。及徵多報少之弊。
若清查浮冒。則該夷並無賠累。夷酋夷商。均不知所感也。
稅出於商。與夷酋無涉。若免其出入口稅。課夷商固屬樂
從。夷酋仍不知感也。鴉片烟我雖有禁。彼則仍然販運。今
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則內地匪徒。不至於聚眾護送。釀成
巨患。其利係在我。於夷酋夷商。均無出入也。其稱兵犯順。
因夷酋不能進廣東省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起見。故先竊據廣州。而欲藉
闕。皆係夷酋虛憍之氣。與夷商無與也。馭夷之法。似應推求
起釁之由。順其性而制之。方有把握。否則轉以
欽差大臣所定條約。既不足恃。更堅其請
覲之念。另起釁端。所關實非淺鮮。臣先向明善。段承實。詳細告知。
而段承實先於渡江時。遣派隨員。前赴上海。暗訪明晰。亦
屬無從下手。桂良等到常後。臣又細加密商。意見相同。現
在另籌轉圜之法。將第一緊要事件。設法辦理。以冀仰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已有寄諭。今仍遵內定辦法。即使有所窒礙。亦應縷

晰陳明。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昨據圖遇爾那札爾
文稱。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懇求轉致。又
稱天津立定和約內載。遇有緊要公文。准其專差赴京。其
餘別處。亦准行走等語。是以專差使臣那克里玉多幅攜
文直通庫倫。趕文照料學生之丕業羅幅斯奇領到回文。
即行旋回等語。查該酋雖稱天津立定和約。有准其赴京
之語。究竟有無此條。無憑查考。俄國學生啟程。已閱月餘。
斷難追及。況從前並無補送咨文成案。相應按案飭駁。所
有俄使即令旋回。復據該使呈稱該國吉拉那勒谷行丕

葉羅幅斯啟公文。及口稟之言。甚為緊要。准照天津所定章程。令伊由驛遞行。嘵嘵瀆請。竊計及羈縻。令該夷臣暫行旋回。先行聲明原委。咨詢理藩院。是否准行。靜候指示。抑或將咨行丕酋文書。由本大臣送部轉交。該使臣堅執不從。竊即備文咨覆該酋。按照天津所定章程。特派使臣齎送公文一事。已咨詢大部。該使臣應旋回交界靜候等語。具咨覆公文。即令來使帶回。惟呈請遣使一節。已諭以咨詢部示。那克里玉多幅等。照例賞給緞匹等物。令其旋回。所有該夷請遣使齎送咨文。可否遵照從前成案。仍行咨駁。抑或如何辦理之處。伏候

訓示。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遣使呈請補送照料學生來京之使臣公文一節。現在咨駁請旨遵行一摺。本年俄囉斯暨各國使臣。在天津所定條約。因尚有未盡事宜。現派原議大臣。在上海會同各國商辦。是以未將新章頒給各口。此次俄囉斯使臣那克里玉多幅。欲由庫倫補送照料學生來京之使臣丕業羅幅斯啟咨文一節。業經該大臣等按照舊章咨駁。自應如此辦理。如該使臣即行回國。固屬甚善。儻仍堅欲前來。似難再為阻止。德勒克多爾濟可告以現已咨奉部示。准其由

驛來京赴該館收遞。其一切看待。著照護送學生來京之使臣辦理可也。

廣東巡撫柏貴奏。粵東省城。驟遭夷亂。當時在城百姓。除搬遷外。尚有窮民數萬。而滿城之旗人四五萬。無處遷徙。若不委曲保全。恐該夷遷怒旗民。必致大遭蹂躪。省城大不可問。是以不計生死。設法羈縻。實為省城旗民起見。惟終恨補救無術。時切悚惶。茲准

欽差大臣黃宗漢咨會奏到

諭旨。知天津和議已定。外國船隻俱退回上海。仰見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軫念痌瘝之至意。臣民無不欣感。所有粵省一切事宜。自應靜候條約通行。分別辦理。竊自當與督臣黃宗漢同心合力。仍事防維。以免別生釁隙。其城廂內外居民避住四鄉者。近亦次第遷回。漸復舊業。民夷均屬安謐。

硃批。覽。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會商夷務大概辦法。並何桂清奏免稅開禁。均於夷酋無涉等語。已於各摺片內嚴切批示。並諭知何桂清當力持定見。即或稍為變通。亦須將窒礙之處。詳細陳明。不可自出己見。桂良等接奉批諭。自當確遵初定辦法。乃

本日據惠親王等呈遞桂良等所致信函。竟云免稅無裨大局。弛禁之說。亦屬無裨。其駐京一節。已有端倪。入江一節。頗難挽回。惟有不准其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販運。該夷無利可圖。其念可息等語。朕披覽之下。深爲詫異。何桂清以關稅接濟軍餉爲慮。雖屬可原。然業經接奉寄諭硃批。諄諄告戒。已不應再有異議。況桂良等奉命而出。宜如何恪遵諭旨。力籌辦法。乃尚未與夷酋會晤。意已游移。是何意見。且免稅即有窒礙。亦應俟分縷晰。詳細陳明請旨。何得遽改辦法。況既准其入江。安能禁其將內地貨物在內地販運。桂良等前在天津。濫允該夷要求。至有今日補救之事。若再苟且了事。不爲一勞永逸之計。日後夷患迭起。即將桂良等從重治罪。於國事何補。至免稅一節。據云夷商所樂。而夷酋並不知感。既有益於夷商。豈有夷酋不樂之理。此次在天津。請戶部堂官前往上海。議定稅則。豈非夷酋之意。況此時欲收華商之稅。原以補償所免夷稅。若如桂良等所擬辦法。又何必規此小利。而冒不韙之名。後患仍屬無窮。彼時悔之無及。著桂良等再行悉心妥籌。如能另議辦法。能否一勞永逸。日後保無夷患。苟非確有把握。朕亦斷難俯允。仍當恪遵原議。並細詳迭次批示。祇可稍爲變通。不可更改大局。並不准如前在天津。擅自應許。僅以從重治罪四字。爲塞責地步。慎之。

庚戌。江南道御史孟傳金奏。竊自夷人就撫以來。親王臣

僧格林沁移兵天津。奏令各州縣採辦樹株。以供砲臺椿樹等用。此誠思患豫防之至計。臣風聞各州縣採辦樹株。有嚴刑而勒民交樹者。有昂價而按戶派錢者。有無端訛詐。而取他物相抵者。有故意挑斥。而逼令變產以償者。甚且有牆下所植。墓中所樹。而空掘戕伐。聽其房屋傾圮。棺槨暴露者。種種弊端。不可枚舉。夫兵所以衛民。而擾苗民不能保。而轉以滋擾焉。不可也。今天津採辦樹株。若只爲砲臺椿樹等用。以臣愚見。諒亦無須過多。是不過遣軍營一二幹員。各處採買足矣。何至軍書旁午。人心皇皇。直省各州縣。俱爲騷動。且使城鄉無茂密之枝。郊野鮮完整之基。草木何知。均罹刀鋸。屍骸何罪。致暴風霜。此事之所得已而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暨親王臣僧格林沁。此次採辦樹株。有可撙節之處。酌行裁減。如必勸令民間捐辦。則宜設法籌爲開導。萬不可令各員弁刁難抑勒。徒飽私囊。如係事從官爲報銷。則宜先明白曉諭。給價售買。一縣共買若干。照數開載清楚。萬不可假吏胥之手。俾得侵蝕帑項。魚肉善良。至民間墳墓樹株。一概不許砍伐。設有不肖官吏。藉端生事。因公濟私。不遵

諭旨。仍前訛詐刁勒。恐嚇私派者。一經查出。或別經發覺。即行嚴

奈。照例懲創。其刨伐民間墳墓樹林者。尤加等治罪。如此明示限制。庶億兆無不悅服。而官事亦可速集矣。

諭內閣。前因天津修築礮臺。經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飭令順天直隸各州縣採辦樹株。以備格柵各用。茲據御史孟傳金奏。各屬採辦樹株。驗提過甚。並有逼勒科派。挖掘墳墓。傾圮房屋諸弊。礮臺之設。本以衛民。若如該御史所奏。官吏藉端生事。因公濟私。轉以病民。殊失綏靖閭閻之意。著僧格林沁慶祺等。嚴行查察。如有委員及文武員弁。借採辦為名。刁難抑勒。擾累地方者。即著從嚴參辦。其民間呈控有案者。即為理直。毋得徇隱屬員。致妨民業。

諭軍機大臣等。前調赴通州駐紮之察哈爾官兵。經僧格林沁挑留一千名。其餘一千名。同屯駐南苑之察哈爾兵一千。撤回歸伍。著慶昀仍將此項撤回兵二千名。備齊軍械馬匹。駐紮張家口外。聽候調遣。

辛巳。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承志。戶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前因㖼咈咪俄四國夷船。雖經全數退出天津。而奉天各海口。仍不時嚴防。以期有備無虞。旋於八月二十九日。據牛莊防守尉毓昌海城縣知縣張鼎鎬稟報。沒溝營河口。於是日申刻。見有異樣桅船一隻。駛入河口停泊各等情。稟報前來。奴才等當即嚴飭牛莊尉縣督率官兵練勇。加意防範。仍令詳細查明。究係何項船隻。如係夷人。不得任其登岸。亦不准接濟食物。並善為開導去後。嗣於九月初一日。據牛莊尉縣稟報。查報沒溝營口岸礮臺迤西半里許。停泊艇船一隻。載有夷人三四十名。大礮四尊。並有寧波通事人龔萬春李安山二名。稱係上海縣泉記客人。雇得夷船五隻。往朝鮮貿易。因風不順。始入此口。意欲汲取淡水。即行出洋。復盤詢該船。究係何國夷人。該通事同稱。係西洋花旗紅毛呂宋馬賴五國夷人。聽其言語支離。且該夷不時上桅瞭望。難免非窺伺地

方虛實等情。飛報前來。奴才等當查營口地方。為奉天第一扼要之區。雖經該尉縣帶領牛莊官兵練勇三千餘名。仍恐兵力較單。不足以資捍衛。隨飭調就近之蓋州官兵一百兵。揀派曾經出師之署城守尉崇禧管帶。馳赴營口。相機協防。並就近由遼陽密為挑備精兵一百名。聽候調遣。設有夷船續行進口。奴才等已由省城豫挑備官兵。派員管帶。一聞飛報。刻即馳往合力防堵。據牛莊尉縣稟稱。沒溝營河口停泊夷艘。已於初一日巳刻。揚帆向西南駛去。奴才等伏思該夷鬼蜮形蹤。情殊叵測。難保其不去而復返。仍嚴飭沿海旗民地方官督帶兵勇。不分晝夜。照舊嚴防。並

飛咨部省督撫。一體戒備。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等奏夷船駛入河口。旋即退去。嚴加防範一摺。據稱本天設溝營河口。八月二十七日。有艇船停泊一隻。載有夷人多名。詢係往朝鮮貿易。阻風進口。業經玉明等飭令防守尉。及知縣等。督帶兵勇防堵。不令該夷登岸。並調蓋州官兵。馳赴該處。相機協防。現在該處船隻。業已駛去。辦理尚屬妥協。惟該夷停泊時。既上桅瞭望。難保其不窺伺地方虛實。以後儻再有夷船進口。仍著玉明等。派員善為開導。毋啟釁端。並嚴禁接濟食物。令其迅速駛回。一面仍添備官兵。並飭沿海地方員弁。實力嚴防。毋稍鬆懈。

壬午。烏嚕木齊都統倭什琿布奏。准吐魯番領隊大臣伊車蘇洛稱。有俄囉斯男女十五名口。由巴里坤哈密貿易。行至吐魯番地方。隨帶騎馬二十九匹。烏槍十桿。皮包十二箇。言語不通。內有一人。畧知回語。隨用回語詢問。據稱來此貿易。所說亦不甚明白。當經派委員佐領圖明阿等。護送前來。旋據圖明阿來城面禀。該夷行至柴窩鋪。離烏嚕木齊九十里處。不肯前進等語。即派員帶同回務通事。前往查詢。並賞給該夷羊隻等物。夷人等執意不願前往。復又再四開導。據稱情願由山路遊牧。自己回去等情。查該夷均屬安靜。不致滋事。所稱貿易。似是真情。應即飭令回國。以免別生枝節。業已派員護送出境。

硃批。知道了。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委員哈布齊賢等。將夷使阿岑特擬來夷字條約九款。繙清酌定。其中大意。與會議兩定。均無格礙。惟第五條內。有中國公中貼補字樣。擬令改為華商貼補。該夷堅執不從。只得將公中二字删去。亦不寫明華商。酌兩適中。該夷始肯聽從改易。隨即互換文憑。至雅碧屯等監修之夷圈。已為蓋房數間。該夷即豎立商旗。欣然貿易。俟該夷帶兵離卡。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俄夷會議領貨貼補。互換文憑。照舊通商

一摺。塔爾巴哈台焚燒夷圈一案。經明誼等迭次開導。用茶箱貼補。分年賠償。現已互換文憑。通商和好。辦理尚為妥協。所有一切籌備貼補各事宜。並所定條約。即著照所議辦理。令該夷即速帶兵離卡。以安民心。至伊犁委員哈布齊賢等。熟悉夷性。隨同辦理此案。已閱數年。尚屬著有微勞。著明誼咨會札拉芬泰。酌量保奏。候朕施恩。

大清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俄囉斯國辦事阿岑特。在塔爾巴哈台城會商。從前中國民人。燒燬俄囉斯國貿易圈子一案。因念兩國和好有年。於完案時議定。以期往後兩國和好。益為堅固。謹將來公議定各條。開列於後。

一查從前議定十七條章程。內載凡有人命重案。即照恰克圖現辦章程辦理。此次燒燬貿易圈子人犯。中國已照從前章程擬結。以符定例。

一俄囉斯國貿易圈房屋。仍由俄囉斯國公項修理。今中國念兩國和好。亦由公項按照舊制。即時興修。俟明年六七月工竣時。由俄囉斯國匡蘇勒官驗收。出具收領。咨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備查。以敦和好。

一此次所焚夷商貨物。中國共計折銀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二兩。俄囉斯國共計折洋錢三十萬二千五百塊。兩國互相秉公議定。中國計抵武彝茶葉五千五百箱。每茶

一箱。較中國庫平五十五斤。連包計算。共敷八十斤。俄囉斯國平。每茶一箱。敷八十哈達克。連包計算。共敷一百十哈達克。如此酌定。以憑將來兌收。

一現今議定將中國茶葉。由兩國公同驗封。轉交派出駐劄塔爾巴哈台之匡蘇勒官收存。以憑將來照數兌收。

一中國付給茶葉。定限三年交完。中國於咸豐八年十月交付茶葉二千五百箱。九年十月。交付一千五百箱。十年十月。交付一千五百箱。中國於咸豐八年。即俄囉斯國一千八百六十年也。交完以了此局。

一交付茶葉數目。隨時交俄囉斯國匡蘇勒官收存。由匡蘇勒官辦給收領執照。咨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以備稽查。

一此次公同議定。俄囉斯國。即發匡蘇勒官換幟。兩國各飭商人。仍照從前伊犁議定章程。兩下通商。俄囉斯國。即派匡蘇勒官。速赴各該處照舊通商。以復和好。

一此次議定後。兩國將前事一概不提。經年累月。益覺和好。我兩國友誼。庶期愈為堅固也。

一此次議定章程。互相換給執照。中國繕寫滿洲約條四張。鈐用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印信。俄囉斯國繕寫俄文約條四張。鈐用辦事阿厤特戳記。除中國塔爾巴哈台參

贊大臣。俄囉斯國辦事阿厤特。各存一分查辦外。其餘二分咨行理藩院。薩納特衙門備查。

以上中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俄囉斯國辦事阿厤特。互相議定各條。自用印記。畫押收存。

硃批。覽。

甲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奴才桂良。花沙納。於八月二十二日。行抵蘇州。明善。段承實。已於十八日先到。因接奴才桂良。花沙納。備其在蘇暫候之函。是以未遑往滬。嗣於八月二

十五日。同時由蘇起程。二十八日。行抵上海。督臣何桂清。與藩司王有齡亦於二十九日三十日趕到。當即商同照會啖夷。令其派人會議。旋接該夷照會。即因廣東之事。辯論不休。另鈔恭呈

御覽。奴才桂良等先經密囑按察使署上海道薛煥。將原議章程。向該夷探訪。看其動靜如何。迅速稟報。據該臬司面稱。夷情詭譎。未可輕議條約。即將稅課全免。不過夷商感恩。欲其（硃批。未見該夷何以知其欲）罷棄全約。（硃批。詳陳其說之行也）勢必不行。且夷性多疑。我若持之過堅。恐致決裂。伏思該夷因奴才等到遲。早有煩言。及見

簡派欽差四人。恐我必有更張。特藉

諭旨內夷船擱入天津一語。照會前來。嘵嘵置辯。足其難與商量。已可概見。即第一要事。該臬司亦未必明言商確。雖經多方威勸。能否消弭。尚無把握。惟事關重大。奴才等必須竭盡心力。責成該臬司等設法辦理。以冀稍慰

聖懷。細閱該夷照會。所重不在利益。即以稅課啗之。未必能動。此時遽行宣露。恐該夷因貪利起見。佯為應允。再過一二年後。又執約中之事。向我要求。何以應命。抑或另生枝節。均不可以不慮。彼時再欲收回利權。更從何處措手。日昨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等因。欽此。恭讀之下。惶悚難名。奴才等奉

命商辦稅則。又蒙

皇上指示機宜。自應遵照辦理。無如體察夷情。參酌時勢。不敢顧此失彼。貽誤大局。（硃批。汝等不解貽誤二字之由。此時若不了局。至不能了。將來所貽之誤。更甚於今）再四斟酌。惟有因勢利導。補偏救弊。和衷商辦。總期無負

委任。容俟辦有端倪。再行迅速馳報。（硃批。何桂清於此上諭內何不會銜。本日會摺[illegible]）督臣何桂清因江北軍務有須自行陳奏之處。（硃批。亦要如是。真無[illegible]之事。與該督[illegible]）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

硃批。即使照該督之意辦結。聞該督能以首領保之。是該督真有把握。朕亦無不欣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桂良等奏會商辦理情形一摺。所稱夷情詭譎。未可輕議條約。免稅不過夷商感恩。欲其罷棄全約。勢必不

行等語。辦理錯謬。已於摺內批示矣。此次桂良等前往上海與該夷會議。原欲為一勞永逸之計。前經疊次諭令遵照內定辦法。本月初七日。復嚴切寄諭。桂良等接奉歷次諭旨。自當激發天良。力圖補救。若仍毫無把握。不過希圖塞責。自問當得何罪。該夷條約。以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繳兵費始退還廣東省城四項。最為中國之害。桂良等能將此四項一概消弭。朕亦尚可曲從。若只挽回一二件。其餘不可行之事。仍然貽患無窮。斷難允准。何桂清受朕厚恩。亦當與桂良等籌議。計出萬全。豈可專聽屬吏之言。自貽罪戾。至該夷照會內稱。新安縣開啟搗入之事。前據黃宗漢奏。該縣因啖夷攻入縣城。旋為練

勇擊退。並非兵勇先行啟釁。更非官與為難。羅惇衍等三人。係特命辦理團練。彈壓土匪。自天津議和後。已諭該侍郎等約束練勇。勿令與夷人尋釁。倘該夷無故赴各鄉滋擾。致動百姓公忿。該紳等勢難禁止。嗣後但當各不相犯。方能永全和好。著將此意照會該夷。勿令藉口。

桂良等又奏。奴才等自出京後。各省文報。無由得知。所有廣東夷務。現在辦理情形。實不能得其詳細。茲因嘆夷嚬嚼唫照會前來。奴才等商之督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一面出示曉諭各口商民人等。知中外各國。永敦和好。一面飛咨兩廣督臣黃宗漢。一體示諭地方商民。俾知天津業經議和。並囑其知會羅惇衍等。暫且停兵。俟上海商定稅則後。當可永息爭端。奴才等屆期再看該夷情形如何。另行知照兩廣總督辦理。

硃批。知道了。

嘆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頃閱欽差大臣（桂花）給得到滬。致本大臣懷悅矣。案查前於八月初一日。發文兩件。諒必得受。迄今並未見覆。合以內題各節。請貴大臣畧為辦明。外以兩廣總督黃暨（羅龍蘇）三大員。會同名稱欽差大臣。特奉招募帮辦夷務。仍示百姓。必捐銀餉招募。皆為黃總督所相帮。近仍懸賞格。獻外國人首。甚致黃總督用印出帖。有送已領事首級。賞銀三萬兩。迨八月十五日。尚有黃總督張示。內指天津雖定條約。本大臣未知內載何事。夷兵土匪。均各照舊設防。欽差三大員。仍使捐需招募。無不合理等詞。該勇未知內外定和。新安縣城事情為據。由香港派出小艇。尚有免戰旗號送人散帖。示該地方民人知悉。兩國和定。該勇開礮傷人。只得調兵攻城。其應遭災之事。照常述撒。遺棄無辜小民。代受毀城大半之害。似此舉動。大違天津議定和約之義。其任獨在

貴國皇上。及各大臣。合先備文。希貴大臣立將黃總督奏命如何辦理。及（羅龍蘇）三大人前項行為。是奉何權。是為何意。以早解明。俟貴大臣見覆。不能照覆其詳之間。本大臣亦不使別議事務也。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乙酉。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欽奉上諭一道。仰見我皇上乾綱獨斷。務使該夷中心悅服之至意。欽佩之餘。自應欽遵妥辦。為一勞永逸之計。惟夷性詭譎。得步則思進步。似應先清其源而杜其漸。方有把握。溯查從前在廣東一處通

商時並無公使領事等商居住內地夷商往來貿遷悉聽
命於廣東洋行十三家該洋行等於浮收勒索之外又多
虧欠商本各夷商控訴無門本有蠢蠢欲動之勢迨我境
燬其鴉片烟土各夷商即捐貲餽諸夷酋稱兵犯順故道
光二十二年在江甯所定條約以裁撤洋行索賠商欠及
鴉片烟價為請其難發自夷商也自五口通商以後夷商
與華商自行互相交易已無洋行把持壟斷之弊其歷完
稅課由夷商報明領事轉報海關稽查抽收亦無冒收中
飽之弊鴉片烟則公然販運無從禁遏夷商亦無閒言所
以從行稱兵犯順者係夷酋虛驕之氣為不得進廣東省

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起見故本年在天津所定條約首以往來禮節為
請而無一字提及海關冒收中飽其欲更改稅則章程者
因今昔物價不同也其索賠商虧二百萬兩者亦據聲明
粵城大憲辦理不善致使民受損等因並非各口皆然也
是現在之難又發自夷酋不涉夷商之事與道光年間情
形不同此臣所請必清其源之情形也該夷雖具人性而
先狡其常恃其船堅礮利結之以恩轉以為畏之懾之以
威即行決裂若全免其進出口貨稅利歸於夷商所有廣
東商虧銀二百萬兩或可不償而與夷酋無涉其兵費仍

在也一經宣布
德意竊慮更肆狡詐以為此係
大皇帝於天津條約之外
特沛恩綸於夷商而夷酋之所仰望者更奢不獨所許各項不能
全行罷議且將并一二事而不能消弭從此藉口要求轉
生枝節至鴉片烟之弛禁與否利害全在於我於夷酋夷
商皆無出入臣前已詳陳之矣儻該夷於得遂其欲之後
即揚帆而去詎為一勞永逸之計而從之盤踞者仍不止
五口若不藉徵稅為稽查則華夷不分更無約束滋生事
端當不待崇朝此臣所謂須杜其漸之情形也臣雖馭夷

之法從古以來並無善策當兵精餉足之時撫揖四夷如
使左右手一遇中土多故即乘間而起無不深受其害今
各該夷尚假信義以通商故臣欲示之以信順其性而馴
之使之就我範圍雖日後之貌恭（硃批此說無把握何故作難）誠不能保其必無而免
其稅課即能俯首聽
命亦不能決其必遵況自用兵以來八旗綠營官兵俸餉甲米等
項發不以時亦不足數窮困已極該夷布散漢奸好行小
惠為之探聽消息即如
內定辦法臣於晤見明善段承實後始知其詳而夷酋則已
早有所聞此必有漢奸佯為我獻策而陰為該夷通信者

捐納京員。混跡京都。想亦不少。臣等籌討之餘。實深危懼。

硃批。歷次寄諭硃批。已剴切詳明。勿庸再諭。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該夷自入秋以來。雖因臣等到滬稍遲。嘖有煩言。尚未聞有狂悖情狀。及本月初一日。照會該夷。令其派人前來議事。詎該夷置之不理。即於是日送來照會。以廣東之事。嘵嘵置辯。臣等先以一面出示曉諭居民。一面咨明兩廣督臣黃宗漢。毋再出示。嚇令紳士羅惇衍等暫且停兵。聽候上海消息。詎該夷大不滿意。於初三日照覆前來。情詞傲慢。無禮已極。另錄恭呈

御覽。臣等與藩臬兩司悉心商酌。誠難計出萬全。若不允所請。不但他事不能商辦。且恐立時決裂。況該夷見臣等四人同來。已有疑我背約之意。時時聲言北竄。萬一再至天津。大局詎堪設想。若允其所請。又與

國體攸關。亦不敢冒昧從事。不得已於無可想法之中。為權宜救急之法。當即備文照覆。免致生疑。告以沿途風聞兩廣總督辦理一切。未能妥協。早已具摺奏參等語。現在該夷是否靜候

諭旨。抑或先行商酌別事。俟其照覆前來。方能定局。但願不別生枝節。俾臣等得以盡心。將第一要事。設法消弭。並於稅務中。將賠償一款。言明按年攤扣歸還。以便令其交還廣東省城。暫顧目前大局。其餘各事。只可從緩想法。此時若照原定章程。無論該夷斷不肯全行罷議。而利權一歸外國。日後夷商往來。均屬無可稽查。所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其弊不可勝言。且不稅於夷而稅於商。更有許多窒礙。臣等非敢固執偏見。若稍可遷就。斷無不遵照原定章程妥辦之理。區區愚忱。諒可仰邀

聖明鑒察。

桂良等又奏。沿途探訪夷情。深知稅務有萬不可全免之處。現在行抵上海。諸事未經商議。該夷即以廣東之事。多方餂要。（挾事）若不允其請撤兩廣總督之任。與三紳士所奉之權。幾於即行決裂。臣等俟該夷照覆前來。如尚可以商量。再為相機辦理。竊恐稅既全免。而該夷仍不肯罷議。臣等惟有相機斟酌妥辦。保全大局。

桂良等又奏。兩廣督臣黃宗漢。於二月初間行抵江蘇。正值各國已到上海。不肯相機就近辦理。以致夷船駛赴天津。釀成事端。貽誤大局。又復意存觀望。到任遲延。實難辭咎。至廣東丁憂侍郎羅惇衍等。在籍辦理團練。現當議撫

之後。又在上海商定稅則。應否飭令該侍郎等。暫緩攻剿之處。均候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夷務辦理棘手。非將黃宗漢撤任。並撤羅惇衍等之權。必致決裂等語。桂良等未抵上海。即將內定辦法。擅擬更改。已屬大員委任。業經嚴切批示。並迭次寄諭。乃甫經到滬。一切尚未會議。即已別生枝節。若必盡遂該夷之欲。則是中國黜陟之權。外夷得而操之。尚復何所底止。惟桂良等既有另片夾奏黃宗漢之語。業經告知夷人。是以另發寄諭。將黃宗漢所辦原委。及羅惇衍現已停兵之處。示明。使夷人聞之。知桂良等並非誑語。以安其心。而示之信。至會議辦法。總須恪遵九月十二日諭旨。將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償兵費始還廣東省城。四項全行消弭。方可曲從所請。若如所奏。只將第一要事消弭。並於稅務中。將賠款按年攤還。令其交還廣東省城。其餘各事。從緩想法。是仍然貽患無窮。斷不能允。桂良等既已擅允於前。又不能挽回於後。轉於前議之外。別起波瀾。何桂清身受重恩。於特命會辦之件。輒執一己之見。苟且了事。甚至有不忍言。不敢言等語。試思利害所在。有何不可詳陳。而為此隱約之詞耶。如再不能悉心妥籌。將四項要件挽回。朕亦別無他諭。桂良等自問當得何罪。

又

諭。桂良等奏參黃宗漢辦理貽誤。並請飭侍郎羅惇衍等。暫緩攻剿等語。兩廣總督黃宗漢。於行抵惠州後。出示防備。彼時天津尚未定有和議。嗣後該督奏報。並無與各國為難之事。在籍侍郎羅惇衍等。原係奉旨督辦團練。以防土匪。至英國兵丁赴各鄉村尋釁。以致鄉勇憤激。互相爭鬭。自天津議和之後。業已諭令該侍郎等。約束團練。勿與該國尋釁。嗣據該侍郎等奏稱。紳局練勇。除留防土匪外。其餘悉行裁減。是該處紳局。亦不致再與該國為難。惟中國百姓。應由官紳約束。各國兵丁。亦應由各國官長彈壓。以免滋生事端。廣東民情強悍。該國亦必知之。若彼此尋仇報復。人數眾多。恐非官紳所能禁遏。至黃宗漢於議和之後。如有不遵諭旨。或應革職。或應撤任。朕心自有權衡。不待桂良等參奏也。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接據該夷送來照覆。內稱諭旨降到之日。即行發交該夷領看等因。臣等現已派出藩司王有齡。臬司署上海道薛煥。會同該夷所派夷官。於本日未刻會議。俟辦有頭緒。即行迅速馳奏。該夷向來早半日送來照會。均書前期一日。再據臬司薛煥稟稱。咪國夷酋。現由日本回至上海。合併聲明。

硃批。覽。

咲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來文。披讀之下。殊為駭異痛憤。查
本大臣於八月三十日來文內。將粵東官憲。久當深重之
處言明。詎貴大臣獨出一議。止以前在天津。兩國大臣於
五月十六日商定條約後。奉五月二十四日
上諭。概准依議。欽此各條內。迨今纔行訂為曉諭。使民知悉。儻若
貴國彼時果懷真信。即先數月諭示布聞。願為應行。況今自
不便更為耽延。但所納者。不過文件言詞。則本大臣將以
望和。抑或望兵。實屬無據。至黃總督暨督辦紳士舉動。或
由

貴國背分失陸。或由督憲等固顧爭端。本國提督府雖經咨
知和好復定。而仍肯辦行。本大臣亦不屑察問。要在固顧
始終之景。僅以
貴國將總督黃離任。并將紳士特奉之權削去之議。可為
貴國誠存兩邦永敦和好之至意。不及此法之全。則無庸議
也。為此照會。希貴大臣及早照覆。須至照覆者。
給咲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來文。詳細披閱。始知本大臣奉
命。與貴大臣在天津商定條約。實心和好之意。貴大臣尚未深信。
且以出示曉諭。不使更為耽延。僅將總督黃離任。並削去

紳士之權。可為誠存兩邦永敦和好之至意等因。准此。查
本大臣自出京以來。沿途訪聞兩廣督部堂黃。辦理一切。
未能妥善。業於途次具摺叅奏。不久即可奉到
諭旨。離任當不遠矣。至該省紳士。辦理團練。原為防備土匪起見。
各省皆有。已於前次照會內言明。今貴大臣既因此懷疑。
應由本大臣奏請
大皇帝。撤去其權。以示和好之至意。相應照覆。希貴大臣查照。須
至照覆者。
咲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頃接來文閱悉。因見貴大臣情願來白友睦之

意。致本大臣心懷欣悅。儻貴大臣應允。將黃總督離任。並
（羅龍蘇）三紳士特奉之權撤去。
諭旨兩造。降到之日。即行轉發本大臣接看。似此亟為照覆。准此
則據八月三十日
欽差各大臣來文。內開。派員商稅則。並各事宜。本大臣亦欲以
妥何員。同商定議。備文指明也。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桂良等又奏。臣何桂清節次奏請夷稅未便寬免者。其中
有萬不忍言。亦萬不敢言之苦衷。臣桂良等。到此以後。察
訪情形。亦屬相同。蓋咲夷之雄長西洋。於其屬國。不究關
稅。已非一日。其志尚不全在利益。而在夜郎自大。故臣等

欲留此遵奉

天朝定制完納關稅之名。以崇

國體非敢惜此微末。致落下策也。

硃批。知道了。

己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等奏。近日奴才等督催海口礮臺工程已有六七分。現在仍趕緊工作。所需木料。由奴才慶祺在津。設法籌辦。源源運解。不致誤工。並因海口土性寒緊。乾後裂縫。商派委員押帶剝船。在於浦口運土。裝載沙性土方摻和。以期堅固。惟是時令漸涼。工緊晝短。必須廣募人夫。日夜搶辦。方能迅速。奴才瑞麟。當此款項支絀之際。固不敢不力求撙節。但海口地曠風寒。人烟稀少。鳩工匪易。又木料因大價稍昂。不變通辦理。以致有誤鉅工。奴才僧格林沁等先後前往工次目視。殊多棘手。惟有殫厥微忱。酌量情形。實心經理。現在礮臺。漸有模範。自宜即籌礮位。應請

飭下會議軍器王大臣。由京局撥解一萬二千斤大銅礮三尊。運赴海口。通局鑄就萬斤大銅礮十尊。已經運到六尊。安設雙港各營盤。其餘四尊。業已催調。一俟來營。立即一併運往。另鑄五六千斤重礮位。擬即隨時運解。以備安設。其

前次由都運到京局鑄造一萬二千斤礮二尊。內有一尊。經奴才等演試。因藥力過足。礮子稍驗。出有裂紋情形。隨飭運回通局。另行改鑄。至礮臺需用牛皮。尚不敷用。奴才僧格林沁。咨令署察哈爾都統慶昀。續購一千張。已如數解營。並經奴才慶祺在津。督飭續行購買應用。

辛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圖畢爾那托爾文稱。咨送照料學生之丕業羅幅斯啟文書一包。求為轉致。並請給與覆文。遣員送交丕業羅幅斯啟公文封咨詢大部查覈。仍照天津所立和約辦理等語。查該夷屢次提及天津所立和約。以圖差人來京。應否准駁。前已奏明。尚未接奉

諭旨。今該酋咨行丕夷公文。已交理藩院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遣使呈請補送照料學生來京之使臣公文一節。按照舊章咨駁各情。已諭該大臣等。如伊使臣堅欲前來。告以准令由驛來京。赴館投遞矣。茲復據該大臣等奏。俄羅斯仍遣使來京一節。照天津新章辦理等語。自係尚未接奉前次諭旨。現在原議大臣。赴上海會同各國商辦天津條約內未盡事宜。所有新章。尚未頒發。著德勒克多爾濟。仍遵前旨。知照俄國使臣。如肯回國。固屬妥善。儻必欲來京。亦無庸阻止。但當告以一切有待。仍照護送學生來京

使臣辦理可也。

癸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所謂一勞永逸者。原以免稅之後。夷人即將一切干求悉歸罷議。仍照舊於五口通商。故能有益大局也。今若免稅。而該夷仍執定見。不肯輕棄條約。我亦何必免其納稅乎。至於夷人交納稅課。錙銖洞悉。全不容我浮收。非十三行未撤之時可比。內地稅官。亦無從而沾潤。皆有報部冊籍。及夷人收數可查。是原定章程。行之於道光年間。未撤洋行以前。誠可

以一勞永逸。而行之於今日。究與時勢不甚相合也。目下該夷心懷觖望。早虞臣等此來。有更動條約之舉。多方閃躲。使我不得啟齒。前插廣東饒舌。尚不過小試其端。然已幾於決裂。若遽宣露免稅一節。設該夷視為

大皇帝格外之恩。感而受之。而於條約仍不罷議。已非計之得也。或僅能消弭一二事。即以每年數百萬鉅款。輕於一擲。縱帑金不足甚惜。而其中可慮之處。實難枚舉。臣等請略陳其梗概。夷人不納貢而納稅。今日之稅。譬如告朔之餼羊。使各夷之尊重

天朝而不敢逞志。一旦裁之。恐長夷人驕傲之氣。其可慮者一。夷船入吳淞口。因納稅課之故。必須報明來船若干。每船載貨若干。每船客商水手若干。係何名姓。是夷人之來中國者。皆可稽察。今若免其稅課。將來夷人既入內地。無從考覈。其可慮者二。夷人與中國構怨。非為買賣之事。凡所納稅。皆出之於夷商。與夷酋無干。一旦全行寬免。夷商雖尚知感。夷酋不必感激。日久月長。甚至忘其為應納之款。而或不免有意外之慮。其可慮者三。夷稅為數甚鉅。不稅於夷。必稅於商。商人狡獪百出。見夷人不必納稅。或至從中影射夾帶。設法偷漏。在所難免。且我雖稅於商。而該夷總以稅從貨出。必致饒舌。儻商人得持其柄。暗中加價勒

索。竟倍於所納之稅。使夷人從而生心。互相爭競。釀成巨禍。其可慮者四。該夷盤踞內地。為日已久。根深蒂固。一旦免其稅課。則兩不相涉。夷人仍不能舍此而他適。是名為利之。實同棄之。彼不樂從。必將以恩為怨。其可慮者五。夷人每年得稅銀四千餘萬。今我免者雖數百萬。未必能動其心。而適足以益其富。是富國強兵之權。轉授之夷。其可慮者六。夷人於他事。每多狡猾。獨於納稅。尚屬公平辦理得訣。竟可不致攪法。今若並此無之。則以狡無所依傍。設或肆行無忌。竟至不可收拾。其可慮者七。夷人居心險詐。或貪免稅之利。聽我商量。佯為應允。俟免稅一二年後。又

執前說扶制要求我更無以飽其谿壑之欲其可慮者八夷人正索我廣東賠償更恐日後別有所求若將全稅寬免而彼又索賠項則款無可抵其可慮者九既免夷稅之後而中國人收烟稅恐夷人謂我因有烟稅之利而始免其納稅轉致得所藉口其可慮者十凡此皆意計所及之慮而所不能慮及者尚未可以縷言若明知其事有窒礙而姑為遷就以順承

意旨祇求一身之免戾不顧全局之安危臣等具有天良何敢出此此時稅課悉皆照舊雖小有變通之處仍屬兩不吃虧大約數日可定惟察該夷情形僅一商及條約即恐其易

於決裂所以連日會議未敢輕舉有此光景即欲消弭一二事亦甚未可輕言臣等均因第一要事關繫過大無論如何為難總須設法處置至於廣東之事亦當妥為料理以免膠轕不清其餘各事但能有計可設斷無不竭力挽回惟事處萬難不能不斟酌妥善誠恐稍涉大意致負

委任日來藩司王有齡與臬司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向該夷反覆辯論業已舌敝脣焦稅課頗可商量他事尚無把握容俟辦有頭緒再行縷晰詳陳

硃批覽

甲午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夷商請於伊塔兩處夷圈添設夷兵五十名藉資保護經該委員等稟知明誼當以有非成約婉言拒之嗣因該酋再三力懇隨以不敢擅專俟

奏明後辦理咨之第念該夷自塔城遇金大之變時有戒心故思以此為自衛計如謂另藏叵測然五十人者亦何能為所請夷圈設衛其情諒屬無他至額設之外不准稍逾其數以定限制如該夷再堅以此為請似不妨相機應允以示大方其中實有窒礙亦斷難遷就統俟臨時熟商再行辦理

硃批知道了

扎拉芬泰又奏現在伊塔二城既仍照舊通商兩處夷圈

皆有匪蘇勒官居住隨處可以交給即隨處可以抹罰嗣後應交支茶斤應請無庸預定何處每年入夏以後由伊塔二城將茶箱市價若干互相咨會務於九月中旬以前咨商定局擇何城商販在何城如數購備茶箱交給夷圈匪蘇勒官取領具文存案擬俟該酋阿廝特抵伊後仍令會議各員與之熟商再行定議

硃批覽

庚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催令委員哈布齊賢等將存貨傳商領售一面將本城征稅銀兩發商易茶俟伊犁阿克蘇兩處將已征稅銀解到按照原約日期付給

詎該夷首向委員等聲稱。若能將本年許給貼補之茶二千五百箱。如數付清。伊即可交帶兵隊之夷官運解回國。伊即促赴伊江。和好通商。如現付無多。伊只可先赴伊江。候十月內再未收領。當令傳商計議。該商等情願先墊茶三百餘箱。湊茶二千箱。先行付給。委員等向該夷首通知。伊極樂從。當將茶箱交清。其本年所欠之茶五百箱。該首留夷官一員。代辦匡蘇勒事務。留從人二十五名。等候收領。該夷定於十三日起程。於初十日約該首來署筵宴。夷首屆期。仍出已克圖卡倫小住四日。將其帶來之兵隊四百餘名。全行撤回。該國後派委營長薩炳阿等。送至卡倫。

仍按日供應廩餼。伊深抱不安。極口稱謝。於十七日只帶從人二十五名。由卡外沿邊。徑赴伊犁博勒塔拉邊卡去訖。所有劄令革員建蓋夷劇。其大座房間。須俟該國調到夷匠。於明年春融建蓋。不致誤期。

硃批。所辦甚屬妥協。知道了。

辛丑。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自初六日派委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督同知府吳煦。與該夷詳定稅則。連議三日。所有稅務章程。業已粗有頭緒。該司等於談論之際。即用言語旁敲側擊。將駐京等事。隱約其詞。仍向該夷商探。惟哼嗦咽不至從中挑剔。其阿斯落喊唆嗎。為夷。語多傲慢。經該司等正言折服。輒云條約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條約既定之說。萬不能動。堅持定見。矢口不移。臣等與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於初十日。往洋涇濱。會晤夷首額爾金。該首率領各夷官迎接。禮貌尚恭。即在夷樓會晤。十二日。額爾金帶同文武夷官十五人。前來答拜。臣等仍與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公同接見。彼此往來。均未道及公事。因於十六日。備文照會額爾金。告以駐京一節。諸多未便。礙難照行。當時在天津匆匆議定。不及細

述。願和。此時商辦稅則。正好將此等不便之處。詳細商量。以期永敦和好。將來辦理各國事務。改由上海商辦。該夷目前有求派

欽差周歷各口之請。是以告知。緣由

欽派之大員。有事隨時代為陳請。往返甚速。較之由京發出。查辦更為便捷。即明年互換條約。亦可以無庸遠涉等語。照會去後。業已三日。尚未回覆。當照會之次日。哼嗦咽來至道署。商論別事。臬司薛煥。向其探詢。據云伊國條約。已經奏

明君主。恐難挽回。薛煥當即聲言

天朝待爾等甚厚。事事俯如所請。可謂仁至義盡。若此等些須

之事○均不能通融商量○恐不免從此閉關絕好○亦不收爾等稅課○不如及早回頭○免貽後悔○哱咯喇聞之○允以回去必向公使再三開導○現在能否商量○尚難預料○曾經密令藩臬兩司於會商時○先將

內定章程○作為己意○再向該夷透露○看其動靜如何○據該司等回稟○屢次微示其意○該夷曾有即使寬免稅課○條約亦不能罷棄之語○若必遽就辦理○仍恐利權一去○日後不能收回○此連日辦理之大概情形也○伏思夷性犬羊○此番由廣東起釁○藉端滋事○猖狂已極○此時海內無論官紳士民○談及夷人○莫不切齒痛恨○然皆係局外議論○儻欲因勢利導○激而用之○又皆束手○此辦理之所以難也○臣等奉

命前來上海○示以

皇上格外恩施○令其罷棄一切○仍於五口通商○該夷稍有人心○即當知感知懼○乃敢逞其私智○以為稅課無關輕重○條約萬不可違○窮兇極惡○罪在不赦○臣等前接僧格林沁咨文○知天津準備○一時未能停妥○設該夷允我照會○即將駐京一層○於善後章程內註明○可以無庸前往○臣等尚擬奏懇

聖恩○暫且免加誅戮○若仍怙惡不悛○臣等亦不必怒形於色（硃批不知有何良策）○再行想（可以消弭）○法請

旨遵辦○至於內江一款○條約內載明○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再由

欽差大臣會議○自漢口溯流至海○仍不得逾三口○目下長江軍務未清○設該夷定欲前往鎮江或至漢口○先立馬頭○臣等自必詳（硃批）○加開導（云止其費實能急將和）○止其暫緩前去○儻駐京一層○該夷允我消弭○即肯在上海商辦一切事宜○惟願於鎮江漢口兩處先立馬頭○是否可以允許○暫為緩兵之計○臣等（硃批此尚作難以莫很看允爾是有）○未敢輕議○現在事機（事中之權事也前斷言難何以不知）○屢迫○若能將駐京之事○及早說明○則廣東之事○亦當可迎刃而解○特恐此機一失○再欲照此挽回○更恐無從措手○

硃批○覽奏已悉○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慶祺奏○伏查原奏請將提督改駐大沽○並將天津鎮調駐古北口○互相移調○係為海防緊要○移緩就急起見○欽奉前因○奴才等細加商酌○查提督原駐古北口○誠如

聖諭○從前安設提鎮○自有深意○未可遽更舊制○而海口水師新復○整理匪易○必須大員總統○方期緩急可用○查實任天津鎮總兵安勇○尚在軍營○現署天津鎮總兵湯蘇○係由副將署理鎮篆○職分較輕○又復履任未久○奴才等再思籌思○議請每年二月○提督改駐大沽○統帶水師籌辦海防○至十月○仍回

古北口本任。所有海口水師。責令天津鎮督飭訓練。仍俟一二年後。海疆靜謐。察看情形。遵
旨歸天津鎮統轄。請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提督即無庸改駐大沽。其實任天津鎮。懷一時未能到任。奴才等即於署事人員內。留心察看。果能才猷出眾。堪任總統之寄。隨時奏請破格
恩施。以期海疆得人。似此量為變通。於因時制宜之中。不失從前立法之意。又原奏長蘆鹽引復價及巡費歸公一節。查長蘆引鹽。曾於道光二十二年奏明。每斤加價京錢四文。從經裁減。現辦海防善後。需費浩繁。應請查照二十二年舊

章。無分京外。一律復價。查引鹽一包。除去滷耗席斤。淨鹽不過五百餘斤。請按五百斤累爲。每斤復價京錢四文。每引應交京錢貳千文。按各州縣銀價酌中定擬。議令每引交庫平實銀四錢三分。所有復價。以奉文之日爲始。仍自咸豐九年正月起。無論請領何年引目。並代銷滯引。以及捆運官商民販。領引一道。先交實銀一錢。其餘三錢三分。分作三限完交。以三箇月爲一限。每限交實銀一錢一分。逾限不完。照例參追。京城實銷引目。銀錢價值懸殊。請將加價錢文。儘數以京城滿錢市票解交。並令通綱每引另加銀一分。津貼京引。隨同領引時先交之實銀一錢。一併交納。均令免交傾化火耗。及解費等項。以恤商力。至天津公共口岸。並永平府屬七州縣。因逼近邊灘。內有刮土私煎。外有口鹽攙入。私銷出沒。最稱難辦之區。歷經奏准免其加價。此次自應循照辦理。惟緝私巡費歸官之後。即當設卡撥兵。現值水師新復。勢難兼顧。議令仍歸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慶祺奏遵議提督改駐海口。並酌擬加價抽釐等章程。開單呈覽一摺。直隸提督駐紮處所。未容遽易更張。而海口復設水師。亟資整理。據僧格林沁等請令該提督於每年二月改駐大沽。至十月仍回古北口。自可與營務海防兩有裨益。惟現在時令已交十月。而海口善後事宜。尚未告蕆。

該提督自不能遠離津郡。著俟督辦礮臺等工完竣。再行奏請。來年即照所定章程。按期來往。俾資兼顧。至所議鹽斤加價及設局抽釐各事宜。均著照擬辦理。其添設將弁等事。仍著勘議明確。隨時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咸豐八年。戊午。十月。甲辰。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所有內定章程。臣何桂清。自到上海以來。屢飭藩臬兩司。於商辦稅則之時。設法引透。無如該夷總謂縱能免稅。亦難罷棄條約。即臣桂良等屢奉聖訓諄嚴。亦曾密令隨員。將內定辦法。從旁探詢。實屬難行。令人無計可施。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亦皆焦急萬分。雖已精疲力竭。仍藉稅則故意延宕。與該夷早夜糾纏。總期能去一款。即少一款之患。乃該夷持之甚堅。難以得手。即駐京一節。且以奉到硃批。業經奏明伊國君主。不能更動為詞。臣等於拜摺後。接據該夷照覆。另錄恭呈御覽。察其詭計。即能不長住京師。而隨時往來四字。未肯改去。且必須擇一與彼有益之處。始可相抵。說至再四。方可得通此一線。尚非十分允許。臣等晝夜思維。悉心商酌。總緣中國多事之秋。只可暫為羈縻。俟連年多收稅課。即以該夷之財。制該夷之命。庶幾不致受虧。果然省得駐京。則以後一切。均歸上海商辦。可否

欽派大臣。量率大員。漸馴其性。不過多費心機。使其從容就範。較之一朝決裂。不可收拾者。大相徑庭。目下夷性未馴。甚難駕馭。實非臣等怯懦。希圖省事。欲為將就了結之謀。益深恐禍機莫測。釀成兵端。轉致上煩

聖慮。現在上海大輪兵船。業已不少。而自天津議和以來。夷心疑信參半。不於此時調停妥當。開年二月以後。設該夷又啟戎心。雖津門海口。準備已齊。一經用武。此後更難講和。軍家勝負靡常。若非兵精餉足。僅欲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兵威稍挫。更恐難以為繼。且海運正當其時。無論天津上海。何處用兵。辦理諸多掣肘。即不在天津而在上海。則蘇州鎮江。均屬可慮。現在夷情甚為浮動。臣等必當小心謹慎。妥籌辦法。萬不敢即時令其決裂。有礙大局。其駐京一節。擬即備文照會。務令消弭。至於廣東省城。亦必妥宛商量。囑其剋日退還。其長江設立馬頭。與內地遊行兩款。但能有法可施。無論如何為難。均須逐層妥辦。惟咈國夷酋已於二十日回滬。昨聞委員探報。㖊咪咈三國夷酋。忽有駕船同赴漢口之信。㖊酋額爾金。前已有欲往漢口先看地方之語。故於前摺聲明。今又突有三國同往之說。不敢不據實陳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縷陳夷情。並辦理棘手情形一摺。總以夷人不肯罷棄條約為言。在該夷自不肯輕棄前議。原欲桂良等竭力設法。以圖補救。乃歷次奏報。於內定辦法。業已置之不論。而此次摺內。竟併駐京一節。亦有不能挽回之勢。然則朕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豈真專為稅則計耶。桂良等接奉疊次嚴諭。既知惶悚。尚非全無天良。不過希圖了事。不知目前兵端。固不可開。將來後患。豈不可慮。所謂以該夷之財。制該夷之命。不過徒託空談。豈能確有把握。總須將前諭四事。盡力挽回。即不能照內定辦法。亦可勉從所請。若徒事作難。必欲邀朕允許。然後將就了局。一奏塞責。試思桂良等在津濫許該夷所求之事。據奏。原思日後挽回。若至今仍無補救。不獨無顏對朕。其何以對天下。何桂清身任封圻。特命會辦要事。而堅執己見。竟於國計無裨。桂良等隨同附和。牢不可破。清夜捫心。亦當自愧。前據奏稱。該夷李泰國尚肯為我出力。何以此時並未見其相助說合。即前在天津所覓內線黃姓諸人。桂良等所恃為轉圜者。何奏報中未見提及。如果似此情形。桂良等亦何所恃而輕許於前耶。至該夷欲赴漢口。尤須力為阻止。此時沿江賊船充斥。若夷船誤被損傷。中國豈能任咎。若因夷船經過。而我水師停兵相讓。設或賊船跟蹤直上。豈不攪我長江大局。該夷既真心和好。豈有不可理諭。著桂良等剴切止之為

妥。迭次批示之後。本已無可再諭。朕不惜諄諄告誡。尚冀桂良
等盡心圖維。以全大局。當此國家多難之時。盡一分心力。即為
天下消一分禍害。桂良等受恩深重。身在局中。責有攸歸。朕不
能再為曲諒也。

丙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
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目下稅則雖
已辦有眉目。而所以遲遲不定者。原欲藉此為商酌條約
之計耳。無如夷性犬羊。雖經飭令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
等設法開導。又經臣等備文照會。誠難破其愚惑。臣等體

察夷情。自天津議和以來。其心將信將疑。防我之念。幾已
無微不至。此時若仍事事將就。則後來貽患。固屬無窮。若
稍露羈縻之形。又恐禍起目前。實深可慮。臣何桂清所以
率同藩司王有齡。星夜趕來上海者。正為夷性未馴。防其
變生不測故也。日前揚城復陷。江北軍情萬分緊急。提臣
張國樑。已帶兵渡江。大江南北。軍情日緊一日。臣何桂清
與臣桂良等再四商量。勢難強留。即擬於二十五日申刻
飛棹回蘇。與撫臣趙德轍商酌一切。即行折回常州。察看
情形。再定進止。臣桂良等因夷務正當喫緊。萬不敢稍涉
鬆勁。設該夷謂稅則已定。不肯久留。一旦揚帆竟去。貽誤

匪輕。再四斟酌。惟有暫留藩司王有齡。仍在上海。與薛煥
等趕緊想法。力圖補救。

硃批。知道了。該督既可離滬。王有齡何不可離。明係該員事事把
持。總恐他人收效。況該督司此次辦理夷務。獨存成見。不准他
人入手。殊屬膽大。桂良等甘為其指使。更不可解。況此摺鋪敘
粵捻各逆情形。於夷務不過寥寥數語。又未能將節經訓諭之
四層。逐款籌辦。該督此次任意之所欲為。一發莫遏。是以視朕
旨如弁髦。罪有浮於耆英者。

辛亥。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夷務為我
朝二百餘年來第一大患。臣受

恩深重。雖尋常公事。尚不敢稍涉偏私。而況安危所繫如夷務者
乎。自上年粵東有事。臣即憂之。至本年正月。該夷前來上
海。投遞照會。有請
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上海會議之約。所求尚不甚奢。並有不
蒙允准。即赴天津。為所欲為之語。故於黃宗漢道出常州
時。痛哭挽留。即在上海辦理。以冀稍分
宵旰之憂。蓋自五口通商以後。如果駕馭得宜。本可相安無事。惟
因夷酋不能進廣東省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遂起釁端。伏而未發者已及十年。迨軍興以來。乘
我多事。大起戎心。屢次直入長江。察看洪逆等動靜。復有

味商嗜噬者。以洪逆並無五倫。亦無刑政。不足與言。改圖就我。呈請入江助勦。准其在松江設立馬頭。又請查照道光年間通商章程。酌改稅則。皆經前撫臣吉爾杭阿奏明有案。查道光年間。在江甯所定者。謂之萬年和約。俾一成不變之件。在廣東所定者。謂之通商章程。載明十二年後。酌量更改。歷來辦理。夷務諸臣。但知有萬年和約之名。而未見其文。以致誤將通商章程。作為萬年和約。徒以口舌爭辯。凡有奏請事件。均不能明晰聲敘。欽奉

諭。又不敢宣露。該夷切以為請臣不將其委曲上

聞。積疑已深。迨陷廣州。必將文卷擄去。從前辦法。皆為其所窺破。

若任其前赴天津。而奏

命查辦之大臣。皆係素未涉手者。設或考究未詳。必更為所挾持。無所忌憚。黃宗漢籍隸福建。曾任浙江巡撫。廣東道員。當知其詳。不難迎刃而解也。乃未遂所願。鑄成此錯。頓啟該夷駐京之心。以為事事可與

大皇帝面決。則中外臣工無所施其技矣。臣竊見天津所定之件。駐京條內所比之國。所定之禮。心如刀絞。桂良等。因其洶洶之勢。偪近畿輔。不能不將就奏請

依議。以為退兵之計。而欲罷其議。為一勞永逸之謀。斷非口舌能爭。亦非徼利能動。必得用兵方可。而用兵宜先操必勝之權。今年挫其鋒。明年必有大舉。連勝三年。處處有備。方能俯首聽命。而以時勢觀之。內寇方熾。民困未蘇。水師尤為不練。似應待時而動。方出萬全。至我之虛實動靜。必有漢奸四處。為之探聽消息。故自該夷回抵上海以後。臣即飭臬司薛煥。一面嚴查漢奸。一面設法羈縻。三月之久。幸未北駛者。因上海辦法。無漢奸為之送信也。迨桂良等先後到常。臣即力言徑赴上海。與該酋會晤。示以不疑。未可遠駐松江。轉示以弱。又發令箭。嚴拏漢奸。使之無從窺我底蘊。非敢為孤注之擲。實因不如此不足以彰

國威而定民心也。惟該夷雖失所恃。桀驁之態。較之在天津

時。已不相同。而其堅執條約之心。仍復牢不可破。臣與桂良等。和衷熟商。隨機開導。又已匝月。適當軍情萬緊。變端莫測。臣不能不先其所急。遵

旨折回常州。再定進止。仍飭藩司王有齡。暫留上海。隨同桂良等。設法辦理。儻不能事事如願相償。而以勢處萬難。桂良等亦不能不就其力能挽回者。去其已甚。開列進呈。可否仰

懇

天恩。俯賜允准。以免登時決裂。恭候

聖裁。如尚有未便

准行之處。則非勦不可。而此時仍宜不動聲色。使之不疑。我則先

將天津海口水陸豫備齊全。臣必竭力籌畫。稍助軍餉。候其來年赴北換約之時。聚而殲之。但茲事體重大。非徒尚意氣及空談經濟而無實用者所能任事。亦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伏乞皇上廣求賢良。其經濟學問。實已見諸施行。著有成效者。置諸朝右。然後中外同心。協力維持。方能萬全無弊。否則一誤再誤。必致不可收拾而後止。臣迭奉嚴諭。惶悚之餘。猶敢再獻芻蕘。以備採擇者。實主聖而後臣直也。儻荷

聖恩。准臣俟軍務稍定。即聞赴闕廷。瞻覲天顏。俾得面陳一切。藉伸犬馬戀主之忱。則幸甚矣。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此摺頗有關係。著悉心商酌。昨日惠親王面奏辦法。事屬可行。朕思遲則有變。莫若先發以制。

諭軍機大臣等。夷務辦法。自桂良等。到上海後。朕於奏報內。業經屢次批示。本已無可再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回抵常州。復將夷務棘手情形。縷晰陳奏。當此時事艱難。該大臣等。受朕深恩。諒不敢竟昧天良。希圖遷就了事。但權衡時勢。不但派員駐京。必須極力挽回。即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暨繳兵費退還廣東省城各要件。貽害甚大。均不可不設法阻止。桂良等專辦夷務。固屬無可卸責。即何桂清身任地方大吏。受此委任。亦當力圖補救。所有辦法。著仍遵前旨。將此四事婉為轉圜。與其稱兵於日後。不如消患於目前。現議稅則。該夷必有利益可沾。即可從此措手。不至即行決裂。四事若有轉圜。其餘照天津及上海現定各款辦法。該夷若誠心永遠和好。則去此四件。必能長保無事也。至該夷之意。本欲移欽差於上海。如果說定時。四事消弭。桂良等。即可允其將欽差移至上海。專辦通商事務。以後各國如有商辦之事。即在上海商辦。廣東仍照舊通商。俟該夷退出省

城後。由兩廣總督妥定章程。不致民夷爭鬪。儻諸事定議後。夷船再至天津。即為背約。不能如今年相待。但此時大局未定。切不可吞為宣露。桂良等當存之於心。屆時再與宣說。如該夷回帆時。不與說明。轉瞬明春。夷船復至天津。惟桂良等是問。至何桂清奏稱各處遊行。雖不能禁止。亦當嚴定章程。以資約束。但恐既許遊行。即無從限制。此時朕既肯毋屬拘泥內定辦法。該大臣等。必當各失忠誠。竭力挽回。為國計民生。豫籌久遠之策。諒桂良等。亦必能仰體朕心也。

何桂清又奏。咸豐四年二月。前任蘇松太道吳健彰所雇金敦師船。碰損咪夷馬眉亞商船一隻。當據該夷商稟道

索賠。約估修費。不過洋銀三四百圓。嗣由該夷領事官。照
會吳健彰。議賠洋銀三千圓。仍令華夷各船主。自行清理
在案。忽於本年九月二十日。蘇松太道。接到咪酋照會。內
稱。前道允賠已久。因庫項支絀。未經交收。每日須加利洋
銀二百五十圓。從四年二月三十日起。至今該息銀若干。
必得尅日了結。否則即將關稅扣抵。務使本利全清等語。
現在已由吳健彰。查明華夷各船主下落。妥為辦理矣。查
以船主應賠之款。而索之於官。已非情理。約估修費。不過
洋銀三四百圓。而索賠至三千圓。又須每日加利洋銀二
百五十圓。迄今已四年零七箇月。竟須利洋銀至四十一

萬二千餘圓之多。更屬匪夷所思。假使海關實有浮收情
事。更不知其如何設法矣。是以前奉寄
諭密查各夷賠累喫虧之處。臣未敢宣露者。恐啟其不可收拾之
慾望要求也。至中外交涉事件。有不能憑律例以決斷者。
全恃條約以為範圍。若不收其關稅。則與萬年和約。及廣
東有原定舊章不符。一事廢。則百事俱廢。天津之條約。又
作罷論。真可任其為所欲為矣。如欲與之另定章程。該夷
又將藉口於萬年和約。亦已廢棄。毋庸再議。就撫之憑據
毫無。更難措手。此係就夷務論夷務。而未及民情商情軍
情也。桂良等一到江蘇。即恍然大悟。正思設法補救。又欲

先將長駐京城一事。無論如何為難。總求挽回。以慰
聖懷。至商民利柄。亦必當收回。庶江浙閩廣億兆生靈。衣食有資。
不致另啟亂萌。關稅則不增不減。聊以接濟時艱。其各處
游行。雖不能禁止。亦當嚴定章程。以資約束。粵東省城。繳
而有期。凡此皆所以尊崇
國體。而藉條約以維繫之也。臣與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會
揣力量。或尚能為。今軍情大變。安危在於呼吸。臣憂心如
焚。實不能再展一籌。現在三國夷酋。均在上海。若不迅速
了結。颺帆而去。則成了而不了之局。明年春水發生之後。
非臣所能意料也。

硃批。覽。
乙卯。湖廣道御史札拉芬奏。前署直隸總督瑞麟奏請復
設水師。實為當務之急。業蒙
諭旨准行。惟聞瑞麟交卸督篆之後。此事尚無定議。如招募水兵。
建蓋兵房。一切章程。亦無頭緒。事關重大。不宜稍有延誤。
相應請
旨。飭下現任直隸總督慶祺。將水師事宜。會同瑞麟。迅速妥議章
程。一面招兵布置。現屆冬令。萬不可遲。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等奏稱。提督改駐海口。及加價抽
釐等章程。當經分別諭令將添設將弁等事。勘議明確具奏。現

尚未據奏到。而招募水師。尚待操練。亟應將所添將弁。議定章程。使各有統屬。庶新募之衆。可成勁旅。且時令即屆冱寒。建蓋兵房。以資棲止。尤為緊要。著僧格林沁瑞麟慶祺。將現募水兵已得若干。將弁應如何添設。及蓋造兵房置造軍裝器械。現在如何辦理。據實具奏。迅速籌辦。毋稍遲誤。

丁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雙港工程將竣時。奴才僧格林沁復詳加相度。尚須於奴才僧格林沁營盤內。並健銳營營盤內。添建三丈高礮臺二座。方合機宜。當即趕緊興修。於九月間一律蕆事。海口南岸礮臺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礮臺二座。一高三丈。一高五丈。均經次第興工。豎立樁木。安設礮臺。四周圍築堤牆。沿牆修蓋土窨。密布礮門槍眼。堤外開挖濠溝。並置木栰。聯成巨筏。以扼海口要隘。又於北岸石頭縫地方。添設三丈高礮臺一座。以為後路策應。茲於本月十二日。各項工程。一律告竣。伏查海口南北兩岸。地勢卑窪。工程浩大。經奴才瑞麟督修搶辦。晝夜趲催。以期迅速成功。茲已工竣。堪慰宸廑。惟此次海口興築礮臺堤牆等工。趕期蕆事。沿海地多斥鹵。挑挖新土。尚帶潮溼。轉瞬嚴寒。一經結凍。恐不免有酥鹼

情形。來歲春融。所有礮臺營壘。均宜加培灰泥。以防雨水衝刷。再查此項工程。所需物料夫價等項。先後在直隸藩庫借撥銀九萬兩。運庫借撥銀一萬兩。前任長蘆鹽政烏勒洪額等捐輸銀五萬七千一百五十一兩一錢三分。除雙港動用銀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兩。海口礮臺動用銀八萬九千八十四兩五錢六分。統計用過十三萬六千五百三十四兩五錢六分外。尚存銀二萬六百十六兩五錢七分。擬酌留銀一萬六百十六兩五錢七分。交提督史榮椿接收。以備來春加培灰泥等用。並先歸還直隸藩庫銀一萬兩。其餘借撥銀兩。應由奴才慶祺於鹽捐及鹽斤復價項下。收有成數。陸續歸款。其前飭各該州縣採辦樁木。續行捐輸銀兩之官紳商民等。應如何獎勵之處。亦由奴才慶祺查明辦理。現在京通兩局銅礮。計十六位。雙港營盤安設一萬二千斤重礮二位。一萬斤重礮四位。分運海口一萬二千斤重礮二位。一萬斤重礮六位。五千斤重礮二位。收到捐輸洋鐵礮二十五位。安設雙港六位。運至海口十九位。並奴才瑞麟在海口購買洋鐵礮四位。一併安設。其海口大礮。因新建礮臺泥土尚溼。未便在礮臺上演設。先就牆上演放。完畢。遠近均能有準。已酌量挽上各礮臺分設。以及堤牆礮門等處。派委副將烏志阿等統帶宣化鎮官兵

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妥為守護。至通州存營官兵礮位。擬即撤回。業經僧格林沁。札行副都統克興阿。統帶前項官兵。並護送存營礮位。迅即回京。該處營壘。札交文武妥為看守。其雙港各營官兵。應俟海河結凍。並山海關防兵。一併撤回歸伍。以節經費。雙港現設武成永固礮四位。撤回都城。其雙港營壘撤防後。交天津鎮派兵守護。謹繪南北兩岸礮臺營壘全圖。恭呈

御覽。再張家口監督崇連。捐辦皮貨銀一千一百兩。統計該監督共捐牛皮二千張。合銀二千二百兩。懇請

飭部照例議敘。

諭內閣。僧格林沁。自通州前往天津。辦理海口雙港礮臺。並續建礮臺營牆等項工程。現已一律完竣。念其數月以來。勤勞卓著。著賞給御用巡幸袍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彥訥謨祜齎往天津。交僧格林沁祇領。以示嘉獎。其所帶兵丁。並著酌加更調。俾資休息。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修理雙港海口等處礮臺營牆。一律完竣。酌撤防兵。繪圖呈覽一摺。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及雙港地方。修葺礮臺。安設營壘。並置木筏。以扼海口要隘。各項工程。已於本月十二日一律告竣。該大臣辦理海防。已逾數月。夙夜辛勤。自應暫行回京。以節勞勤。本日降旨賞給御用巡幸袍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彥訥謨祜齎往。交僧格林沁祇領。現在各工完竣。該大臣著即來京。所有操練水師。建蓋兵房等事。即交瑞麟。慶祺。妥為辦理。礮臺分設礮位。著即飭副將烏忠阿等。帶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小心守護。餘俱著照所議辦理。至所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等處官兵。程途遥遠。未便令其歸伍。此次回京後。應在何處駐劄。著僧格林沁籌議具奏。

辛酉。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日前𠸄酋額𡅏唫。向臣等云。若照近日相待之意。將來公事甚好商量。即咪咈兩國。亦皆願永敦和好。本日咪酋列衛廉。因公事照會內。有中華有何需用咪國之處。定當協力襄辦等語。（硃批）可見（此等語如何可信。不過激而用之。以夷制夷則可。）此時夷情。較之天津大不相同。稍堪仰慰

宸廑。惟堅執條約。萬難商改。終夜焦思。迄無善策。

皇上聖恩寬大。責臣等以四事。並非強以所難。儻不能設法消除。非獨無以卸責。實無以仰對

君父。無如夷情當商定之秋。辦理甚難著手。必與之明改章程。彼即指為背約。即如駐京一節。說至再三。方肯不長行居住。且因此款內有兩式字。原屬未定之詞。彼乃語塞。若再商

他款。勢必不行。臣等與藩臬兩司。再四熟商。祇得於無可想法之中。聊為釜底抽薪之法。如該夷入江。欲懷我淮鹽之利。因正課雜項。及商民所得。每年計數千萬。恃以養命者。無數生靈。一旦被其壟奪。商賈彫敝。窮民失業。情形不堪設想。故不待其發端。先與要約明白。不准販運。該夷仍復力爭。說至旬有餘日。乃得概然許可。現在已將食鹽歸入違禁貨物款內。不准往來裝載。將來設有違禁。亦必隨時嚴辦。以杜外夷侵越之漸。即礮彈軍火。一概不准進口。山東登州與牛莊兩處。以豆石豆餅為大宗。向來皆係江浙閩廣商販船戶。運銷於東南各省。其利甚大。此項船隻。共有二千餘號。海運漕糧。藉此承運北上。其倚此為生活計者。不下數千萬人。臣等議明豆石豆餅在牛莊登州兩口者。嘆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屢向爭論。始得允從。商船從此照舊貿易。不致遏絕衣食。海運漕糧。亦可兌運。實於漕務民生。兩有裨益。前聞該夷載貨數船。向牛莊登州售賣。該處商民。祇肯接濟食物。不肯與之交易。夷商廢然而返。若往來兩次。必自裹足不前。急欲與之計議。彼決不肯聽。從內地遊歷通商一節。議明除京師不准前往外。無論何處。必須體面人。方准該國領事官發給執照。內中國地方官查明蓋印。以便隨處呈驗。既有稽考。可免夷匪混進。

且遊歷他方者。（硃批：始則傳教。繼則叵測存心。）多係傳教之人。本屬例所不禁。今有執照。（硃批：即使處處情形。於事何補。）轉能稽察。夷情最忌繁難。苦其累贅。（硃批：其日久相沿。真夢話也。）日久或可不往。凡斯之類。祇好漸次想法。從緩消弭。臣愚以為夷情悅服。遇事尚可熟商。夷情乖違。籌辦更難措手。總俟中國兵精餉足礮利船堅。惟所欲為。何事不堪罷議。為目前計。祇得去其太甚者而已。現在嘆咪兩夷。稅則章程。已於初三日議明。咈夷亦於日內可定。因商酌之款。與廣東省城各事。尚未定議。未敢遽行入奏。日前嘆咪咈三夷。均有欲入長江之話。經藩司王有齡等示以通商。當待軍務完竣。各該夷均稱此去不過往看地方。並不羈留。亦無他意。及告以沿途均有賊匪。必過不去。輒云不怕。決不至於滋事。（硃批：不滋事。而能勾通。爾等何處）屢經阻止。（不至此耶。）去志甚堅。臣等親向商量。反覆勸諭。至再至三。纔復折以正論。咪咈兩夷。索然氣沮。遵奉開導。不即入江。惟嘆夷堅執不移。無論如何說法。總云不過兩旬。折回滬上。再議廣東之事。臣伏思該夷大輪船隻。出入自如。自三年以來。曾經往來數次。無從禁止。不若示之不疑。以沿途照料為詞。趕緊札道派委妥員。持文跟蹤前往。覘其動靜。既據聲稱二十日內。可以往還。人地生疏。又無貨物貿易。亦斷不能久留。沿江各督撫。及帶兵將帥。經臣何桂清於得信之初。已先行飛咨查照。可免驚疑。臣等仍在上海。靜候該夷回

來。商辦廣東之事。並與斟酌各款。海司王有齡。因漕務及軍餉諸事。萬分緊急。已於初三日星夜回蘇。所有滬上現辦事宜。仍由臣等督同臬司薛煥及隨去各員妥辦。並與

旨臣何桂清往返函商。

硃批。覽此摺不覺憤悶。尤堪痛恨。汝輩此行。不但不能消弭。反不如原約。直令咲夷輪船入江一行。設若不同。何以處之。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稅則議定。夷性漸馴一摺。覽奏實堪痛恨。已於摺內詳細批示。桂良等接奉後。當知自愧。咲夷輪船。豈容輕令內駛。桂良等。輒自允許。猶言示以不疑。朕若力持定見。必欲責令阻止。但恐桂良等。既已允許。力不能阻。只可聽其一

行。若回滬後。又欲隨意往來。或他國效尤。跟蹤前往。斷不能再聽其便。至鹽斤在內地本各有界限。豆石亦奉天等處貿易大宗。原當定以限制。其遊歷內地。恃執照為稽查。焉能周徧。係屬最下之策。朕此時不再加駁斥。不過恐桂良等。力有不能。至於決裂耳。並非謂其可以允從也。駐京一節。在該夷不過因廣東道遠。恐下情不能上達。前次寄諭。准其將欽差移至上海。正可以此為詞。罷其駐京之議。若仍准其隨時往來。豈能日久相安。並著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礮。使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還詭謀。其廣東省城退出。則該處民人。不致與該夷為難。並可開艙貿易。實屬彼此有益。該夷回來。欲議此事。即著曲為開導。俾有轉機。凡此數端。皆非無可措詞者。總在桂良等激發天良。力任其難。能罷去一事。即免一事之貽害。若徒以釜底抽薪為詞。而實則於事無補救。桂良等其何顏以對

朕耶。

壬戌。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木哩斐岳幅文稱有咨送丕業羅幅斯奇公文一件。派那克里玉多幅爾西交。請照定例。令其迅速行走。並照天津立定章程。派往之官兵。一切路費。照例給償。並差瑪雨爾前來。有面傳要話等語。查天津如何定立章程。本處無憑查覈。謹遵

前奉

諭旨。准其來使進京。派委協理台吉等護送。於十月初五日由驛進京。其路費給償。已遵

旨面飭該夷。毋庸付給。又據瑪雨爾言。及咲咈闌入廣東。買賣均已罷市。其入天津。傷人幾及千名。若非普提雅廷到津。咲夷必入京師。若非木哩斐岳幅派兵定明黑龍江界址。已入貴國境內。此皆普提雅廷勸阻之力。至俄國大臣。

大皇帝賞給銅丈。中國大臣。俄國給與執照。於兩國大有裨益。其使臣進京。不令多帶從人。以免擾累。以上各情。均請京師大部。與丕業羅幅斯奇商定等語。此次瑪雨爾來至庫倫。謹遵前次

諭旨。諭以向無賞給翎支。領受執照之例。瑪兩爾又稱雖經部駁。若允所請。別國畏我兩國和好。愈為有益。查俄夷性本狡猾。難保不無藉端。所有瑪兩爾面稟之話。全行鈔錄咨送軍機處備查。嗣後俄夷如再派人赴京。可否仍照此次。一面由驛護送。一面具摺奏聞之處。伏乞訓示。所有准其那克哩玉多幅來京之處。已咨覆固畢爾那托爾。並照舊賞給瑪兩爾緞疋瓶茶等物。令其旋回。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派員護送俄羅斯使臣進京。並將俄羅斯瑪兩爾面稟各條。鈔錄呈閱一摺。覽奏均悉。本年四月。咲佛二夷。滋擾天津時。因俄夷使臣曾提雅廷言咲佛二國前來。並無惡意。欲代為講和。是以未先開礮。不料該使臣未能為力。咲佛二夷。竟先開礮。以致官兵挫失。今該國轉以天津之事居功。任意誇張。斷不可信。此次該國遣使進京。知已啟程。嗣後儻再有人前來。如係尋常事件。該大臣即向該夷詢明商辦。再行具奏。儻稱有緊要之事。准照此次一面馳奏。一面派員伴送來京。至該大臣遞到俄羅斯瑪兩爾面稟各條。俟該使臣那克哩玉多幅到京時。再由理藩院與丕業羅幅斯奇會同商辦可也。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查南北兩岸。各建礮臺三座。現設水師兵三千名。每礮臺擬駐兵四百名。又各匠役字識等兵。北岸擬設二百名。南岸為提鎮操兵駐劄之處。事務較繁。應設四百名。至營轄員弁。南北兩岸。擬設遊擊都司守備等官共六員。分駐六礮臺。又每礮臺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員。額外外委四員。隨營操防。查海口大沽兩營。原設有都司二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應即抵補。尚須撥添遊都守。以及千總等官七員。已在於通省屬營分量為抽調。俟酌擬妥協。另行具奏。經制外委等弁。即於本鎮各營。分別改撥考拔。以上兩岸官兵。歸大沽協副將管轄。天津鎮總兵統轄。其兵數。除海口大沽兩營。原設一千六百餘名。應添募新兵一千三百餘名。現已招募五百餘名。由提鎮督飭上緊練習。尚少兵七百餘名。因大沽本地。不敷挑選。現已各處招募。務擇其年力精壯者。趕緊募補足數。舊存額兵。詳加考驗。裁汰老弱。隨時更換。應給餉需。水師應較陸路稍優。擬均照馬兵口糧銀數。在於捐輸項下支給。並仿照健銳等營操賞工費章程。量為變通。以擡鎗鳥鎗。作為考驗應習之技。再能放礮有準。加給工費銀五錢。善識水性。能藏身水內者。加給工費銀五錢。又能於鳥鎗上頭演習純熟。交鋒時可抵長矛者。加工費銀五錢。又如

長矛腰刀各項雜技。習演出眾者。每一技加給工費銀一錢。似此層層加賞。庶足以鼓勵戎行。雙港現設營盤九座。擬於天津郡城各營內。共派兵二百名。前往分駐巡防。至應建兵房。時交冬令。不克興工。現將礮臺所餘木料。儘留備用。一俟開春。即行趕辦。至現募兵丁。即可於新築礮臺左右土署內暫住。如不敷用。再行搭蓋窩棚。以資棲止。添設兵丁。即應添置器械。本年海口各營器械。又多損失。現經分別製備。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僧格林沁又奏。現在北塘礮臺。奴才尚未親身履勘。擬於拜

摺後。帶同隨營翼長等。即行遵

旨起程。馳赴北塘查勘該處礮臺。順路至通州鑄礮局查閱畢。由通州回京覆

命。

硃批。知道了。

甲子。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夷船入江情形。已於前摺聲敘明晰。該夷此時自行入口。即誤有損傷。亦不能怨及中國。況經奴才等與彼言明。更無異說。賊船跟蹤一節。似可無慮。夷雖犬羊性成。尚知顧忌。如可與賊聯絡。早已通同作弊。其所以必入長江者。實為將來設立馬頭。希圖利益起見。並非別有他意。似堪共信。奴才桂良。花沙納。前在天津。因值萬分危急之時。不得已代該夷乞

恩。原不過欲為退兵之計。及該夷必俟

旨允准。方肯退出海口。奴才等實已計窮。此番特奉

恩命。來至江蘇。辦理稅則。正可將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豈敢視同膈膜。誠如

聖諭所云。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豈真專為稅則計耶。若僅希圖了事。實非奴才等所敢居心。迨行抵常

州。接見督臣何桂清。即以

內定章程。實難照辦。向奴才等言及。奴才等亦甚覺其堅執已見。然當時會銜具奏。即照督臣所議。及奴才桂良。花沙納。同船後。私自商量。且俟到上海後。查看情形如何。再為據實直陳。請

旨遵辦。嗣因到滬。明探暗訪。方知縱能免稅。亦難罷棄條約。故不敢遵行宣露。誠恐稅課全免。仍於大局無濟。更覺失算。且細體督臣現所商辦之意。尚屬周妥。至藩司王有齡。此番來滬。實係奴才等公同函囑前來。前月督臣回常。該司亦急欲還蘇。奴才等因諸務尚無眉目。仍留數日。茲奉

嚴切訓諭。不敢不據實直陳。集司薛換前因奉到
諭旨。令其羈縻夷人。在滬等候。該司因駐京一層。最關緊要。當向
哷嗲嘓等。以京師土多風大。地凍天寒。與在京交出查辦
之件。較之由督撫奏請者。更稽時日等詞。旁敲側擊。意欲
令該夷廢然思返。哷嗲嘓等當以業經奏明君王。恐難設
法為詞。目下夷情雖漸馴服。均稱願敦和好。而一議及停
款。即以背約為疑。所有奉
旨諄諭四層。自當逐款商辦。能否如願。實難懸揣。其四事之外。凡
有貽害甚大者。亦必隨機應變。設法消弭。誠如
聖諭所云。盡一分心力。即為天下消一分禍害。唉酋自入江後。尚

無消息。據云。過二十日即回。計月內可以旋滬。日來與咈
夷商議稅則。兼及廣東之事。該夷大約不能作主。仍須唉
酋回來。方可定議。黃仲畬未在上海。李等初猶疑其躲避。
嗣見黃宗漢摺內言及該員現在廣東。用五品頂帶。在外
酬應。方信其實已回粵。梁植現在上海。日前阻止唉酋毋
入內江。伊亦從旁傳話。李等私心揣度。儻能使夷情日馴。
則目前可免另生枝節。將來辦理得手。然後從緩想法。漸
除後患。似更妥協。總須兵精餉足。
國勢強壯。方可布圖一勞永逸也。

硃批。知道了。

丁卯。伊犁將軍札拉芬奏。俄夷帶領隨從二十七名。行
抵伊犁。送給夷商羊酒等物。該商欣然領受。嗣據該委員
等稟稱。該商現駐夷圈。察看水勢情形。因見圈所器具等
件。代為收存。毫無損失。甚為感激。屢向該委員等求懇入
署謁見。面申謝悃。因其情詞懇切。未便阻其求見之誠。隨
會同領隊大臣等。約其入署。待以客禮。該酋言貌甚恭。尚
屬馴順。惟夷圈偪近河干。其房間有被水沖塌者。該酋曾
與委員等言及。將來尚須改修。俟探定地基。擬即回國派
員前來。自行蓋造。夷酋抵伊後。曾分送食物。堅求收受。擬
俟該夷啟程時。備禮回送。合併聲明。

硃批。知道了。

庚午。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奉
旨諄諭四事內。不准長駐京城。雖經定議。而內江通商。內地遊行
二事。僅止釜底抽薪。能否再事轉圜。仍當會商辦理。其繳
還廣東省城。亦應迅速定議。四事之外。有關於
國計民生者。除已設法消弭外。凡屬力所能為。見所能及。仍
必知無不言。以備桂良等集思廣益之用。再臣陳奏別項
事件。有牽涉現在夷務者。皆以稅則二字代之。以便照例
咨行。免滋該夷口實。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咸豐八年。戊午。十一月。癸酉。

欽差大臣和春奏。前准何桂清密咨。風聞𠸄咪咈三國。有派船前赴漢口。查看情形之說。臣等恐其另有別情。當經密飭水營鎮將。授以機宜。揚言將調火輪兵船。入江助勦等語。並傳知上海來江輪船。一體防範。藉以窺探情形。隨時稟報去後。旋據總兵周希濂。及鎮江道府等。先後稟報。十月十五日申刻。金陵江邊陸營。見有輪船五隻。緩緩而行。將近下關。我處紅單各船。即張帆作為會攻之勢。逆匪瞭見。遂開大礮轟擊輪船。該夷亦開礮還擊。火器互攻。甚為稠密。約一時許。夷船即齊泊上關。十六日卯刻。仍復駛回下關九洑洲一帶。靠近江岸。迭施大礮炸彈。環轟賊壘。我師上下游紅單戰艦。亦與合勦。約兩時許。該逆未曾還礮。夷船五隻。駛往上游而去。我師亦即收帆。探知兩日之戰。夷人炸彈火箭。有射進賊營者。亦有越過與不及者。逆營匪黨。賊斃約數十人。其礮臺船隻。皆有燬壞。夷船桅艙及煙筒。損壞數處。夷人亦有傷亡。接仗後夷船如飛西駛。

硃批。知道了。

甲戌。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查大沽海口兩營。原設有都司二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現擬撥

添遊擊都司守備等官三員。原設兵額一千六百餘名。應添募新兵一千三百餘名。前已招募五百餘名。尚少七百餘名。臣等公同商酌。南北兩岸。共設礮臺六座。南岸南礮臺。應設遊擊一員。查有葛沽營遊擊。堪以裁移。改為前右營遊擊。督兵駐守。中礮臺作為中右營。即以大沽協左營都司駐守。老礮臺作為後右營。即以大沽協右營都司駐守。北岸土礮臺。查有翠華城都司。堪以裁移。改為前左營都司。督兵駐守。瓶礮臺查有三河營都司。堪以裁移。改為中左營都司。督兵駐守。石頭縫礮臺作為後左營。即以海口營守備駐守。以上原設三員。裁改者三員。其裁改三員

內翠華城。實任都司穆長榮隨缺移赴新伍。此外移改之遊擊一缺。都司一缺。遴委妥員先行試署。其應添之千總把總外委等弁。酌量改撥。報部查覈。至裁缺之葛沽三河翠華城等處營務。應歸何員管轄。並改撥員缺。如有應行變通之處。臣慶祺隨時籌議。奏明辦理。南北兩岸官兵。現令分別布置。所有前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請移改弁兵之處。應毋庸議。此次添募新兵。現於各處續行招募。足數。文提督史榮椿署天津鎮總兵湯蘇認真訓練。一面趕緊添蓋窩棚。俾資棲止。舊存額兵內。裁汰老弱。隨時募補。至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前因招募新兵未齊。經僧格林沁派令副將烏忠阿。帶赴海口。守護礮臺。現在添募新兵。業經足數。應將宣化鎮官兵裁撤。即交烏忠阿。統帶起程。各令歸伍。以節經費。前經遣撤之雙港各營官兵。自十月二十日為始。分作六起起程。臣瑞麟。即督隨後起官兵回京。

硃批。近已面諭。明歲海防。仍責成僧格林沁督辦。此摺著僧格林沁察覈具奏。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尚書瑞麟。直隸總督臣慶祺具奏。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一摺。據該大臣奏稱。葛沽營遊擊。翠華城都司。三河營都司。均堪裁移。並

大沽協海口營都守分駐各礮臺。其應添之千總把總外委等弁。均酌量改撥等語。所議均屬妥協。查海口原設兵一千六百餘名。新募兵一千三百餘名。合計有兵三千名。在南北兩岸礮臺。可資守衛。伏思大沽海口。南至山東地界二百餘里。東至山海關六百餘里。地方甚為遼闊。雖難處處設防。其扼要處所。亦應嚴密布置。所有未盡周備之處。容俟明春臣等到津後。與直隸督臣慶祺。再為詳細籌畫。隨時具奏。明歲酌調官兵前往防守。臣等現調撥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一千名。哲里木。昭烏達。官兵各一千名。察哈爾官兵一千名。共馬隊五千名。應請

勅下各該處。於明年二月內。一併到防。並酌帶京旗官兵二千名。以資調撥。惟需用經費不貲。本年津郡雖已辦理釐捐鹽斤復價。誠恐仍不敷用。併請

勅下戶部。直隸總督。豫為籌備。

諭內閣。前據瑞麟慶祺奏。擬添撥海口將弁事宜一摺。當交僧格林沁。察覈具奏。茲據查明裁移分駐之處。均尚妥協。著照所請。所有天津海口。應添設前右營遊擊一員。著即以葛沽營遊擊裁移改駐。大沽協左營都司。著作為中右營都司。大沽協右營都司。著作為後右營都司。應添設前左營都司一員。著即以鞏華城都司裁移改駐。應添設中左營都司一員。著即以三河營都司裁移改駐。其海口營守備。著作為後左營守備。以資防守。至應添千總把總外委等弁。著慶祺酌量改擬。餘著照所議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查覈海口情形請豫調官兵一摺。現在津沽海口各礮臺。一律修造完竣。明歲必須添調官兵前往。以資防守。著景淳奕山。於吉林黑龍江兩處。各調撥馬隊精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於本年十二月起程。俟明年二月初間。必須行抵天津。歸僧格林沁調遣。毋稍延緩。

又

諭昨據瑞麟慶祺奏。酌擬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各情。當交僧格林沁。察覈具奏。本日據覆稱。該大臣所擬請裁移添設之將弁各缺。均甚妥協。其原設及新募之兵。足資守衛。業經

明降諭旨。依議辦理矣。惟據稱海口地方遼闊。尚須添調官兵。以資防守。所請調之吉林黑龍江蒙古兩盟。及察哈爾等處馬隊兵五千名。均於五月初間可到。合之僧格林沁另帶京旗官兵二千名。共有七千之數。津郡現辦釐捐。及鹽斤復價。猶恐不敷應用。除飭戶部豫為籌備外。並著慶祺先期籌備。以免臨時缺乏。

又

諭。據僧格林沁奏。天津海口。防務緊要。現擬添吉林等馬步隊七千名。於明年二月到防。所需經費。除直隸總督慶祺豫籌外。並著戶部妥為籌備。毋誤要需。

甲申。

硃諭。朕思辦理俄夷之事。肅順一人。尚覺孤另。若見面時。該尚書言語之間。總不免激烈。無一轉圜之人。若事事許其轉達。則一司員能辦之事。況該夷既知入奏。挽回更難。著添上瑞常。仍不離事歷理藩院之意。豈不更妙。

諭內閣。現在俄囉斯國。遣使來京。商辦事務。著派禮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肅順。理藩院尚書瑞常。會同辦理。

丙戌。伊犂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夷業定議。約以三年為期。

除本年應交茶箱。以及茶價。均已一律清楚外。至咸豐九十兩年。共應交茶三千箱。以本年塔城茶價計之。共需銀五萬四千餘兩。伏查口外商販茶斤。均由山西歸化城轉運而來。該處為茶商總匯之區。應交夷茶。不若即在歸化城由官就近採買。可否由山西巡撫遴派委員。協同歸化城該管衙門。將此項武彝茶斤。揀選上等。每年採買一千五百箱。由台驛遞運。逐程委員護解塔城交收。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貼補夷商茶斤請由歸化城採買等語。所籌尚為周帀。已諭知成凱英桂各派委員。如式採買。解交塔爾巴哈台。或分年解運。或一併解運。即由該將軍等酌辦。總期毋誤每年十月之期。所需價銀。在於欠解甘餉內動撥。照數扣除。知此項茶斤。既由內地採買。則各城所收茶稅。即可留抵各城兵餉之用。著扎拉芬泰咨明陝甘總督。每年每城徵收茶稅若干。即於應解經費內照數扣除。以歸款款。其塔爾巴哈台現存茶樣。著即咨送成凱英桂飭屬照辦。並將茶箱斤數。一併咨明。俾無歧誤。

又

諭扎拉芬泰奏貼補俄商茶斤請由歸化城採買等語。塔爾巴哈台燒燬俄夷貿易圈子一案。經扎拉芬泰等議定。以武彝茶五千五百箱貼補被燒夷貨。本年十月間先付二千五百箱。

據該將軍等。已於徵存茶稅內發價置備。給發該夷清楚。其咸豐九十兩年。每年應給武彝茶各一千五百箱。據稱口外茶價日昂。茶稅盈絀無定。誠恐屆時購辦不及。轉滋口實。歸化城為茶商總匯之區。若由該處官為採買。即在山西欠解甘餉內動款給價。較有把握等語。此項茶斤。以現在塔爾巴哈台茶價而論。計需銀五萬四千餘兩。山西省積欠甘餉。尚有一百三十餘萬。其中應解伊犁之項。數亦不少。若由歸化城就近購茶運解塔爾巴哈台。而於該省欠解甘餉內照數扣撥。實屬一舉兩得。著成凱英桂各派委員。照依該將軍咨送茶樣。陸續採買足數。由台驛遞塔爾巴哈台交收。或分作兩年運解。或於明年一併購運。均著酌量辦理。但每年所需一千五百箱。總不得逾十月之期。以免延誤。並不得羼雜短少。致令別生枝節。所需運腳。即以解餉運費作抵。亦無庸另行籌款也。

扎拉芬泰等又奏。夷酋阿庫特來至伊犁。因夷圈處所被水沖塌一節。曾於上年該酋起程回國之先。即飭營務處以所具該夷咨覆為憑。聲明嗣後夷圈房間被水。與中國無干字樣。是以該酋抵伊後。居住夷圈。查勘坍塌情形。無可置喙。惟求另給地基。以便來年春間另行改修。隨飭委員等偕同夷酋。於城外曠地偏行妥勘。總須能避水患。而於民間田舍墳塋。均無妨礙。方可指給該夷。令其自行修

理。嗣據採獲地基。親至該處履勘無異。並順看夷爺。該阿
賚特。極口稱謝。其感激之狀。尚屬出於至誠。旋於次日。該
酋送呈禮物八色。再四推辭。只得收其四色。交營務處收
存。

硃批。覽奏已悉。

扎拉芬泰等。又奏。接准烏魯木齊。解到俄囉斯夷人三名。
隨帶騎馬三匹。烏槍一桿。咨請查辦前來。隨飭協領哈布
齊賢等。協同俄夷匡蘇勒官。將該夷人等。因何私行越界。
公同查訊。旋據訊明。該夷人等。委因躲避差徭。由該國地
方。私自逃出。現交該匡蘇勒官領回收管。暫行安插圍所。

遇便帶歸該國。

硃批。知道了。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
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惟此次夷
務。自廣東錯誤以來。敗壞至今。幾於不可收拾。目下夷性
雖尚安貼。而一議及商改條約。不禁神色俱變。其情甚屬
可惡。臣等此時惟俟該夷回滬。一面議論廣東還城之事。
一面設法阻其進京。將來能在上海互換條約。可以永不
北去。方為上策。日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嗣後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砲。使
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逞詭謀等因。欽此。臣等自當謹遵
諭旨。妥為宣示。現在體察該夷情形。此番回滬。恐不能在上海久
延。惟當藉說廣東之事。與之反覆商議。總期殫竭血誠。使
該夷總不進京。不敢稍遺餘力。前請於上海設立
欽差。係臣等欲止該夷進京之意。此時仍當從此想法開導。力為
阻止。且互換條約。該夷必欲仍往京師。其事即在明年夏
間。為期甚近。臣桂良等。擬告以將來互換條約。仍係我輩
經手。若到明年屆期。我可先到上海等候。並告以在上海
互換條約。即與京師無異。設該夷堅執欲往。臣等亦必當

遵
旨力阻。儻能就我範圍。即可相機駕馭。萬一該夷過於執拗。從此
不與我議。揚帆自去。此時操縱之方。萬難措手。且恐為時
無幾。立時請
旨遵辦。又來不及。臣等見識愚昧。不知所措。惟有懇
恩訓示。免致臨時貽誤。儻蒙
皇上諭以機宜。臣等萬不敢因得稟承。稍存畏難苟安之見。所以
此次請
旨。實為夷務過於重大。不敢稍涉大意起見。至於廣東之事。臣等
曾向咪咈兩酋言及。並告以及早退出省城。可免百姓與

之為難。乃一道反廣東百姓。該夷等不覺聲色俱厲。且云如無黃總督。廣東尚不至如此大壞。其恨黃宗漢更甚於葉名琛。尤不可解。臣等探聞此時廣東商人。照常開艙貿易。民夷亦未相攻。惟㖊咈兩國夷人。均有欲俟條約通行以後。方肯還城之言。而前據嘣𠸄啥面云。俟由漢口回滬。再行商議。該夷前月行至南京。曾與賊匪接仗。彼此開礮轟擊。互有損傷。因而耽延數日。聞於十六日始行前進。約計本月初十日以後。想可還滬。一俟該夷到滬。臣等即將各項要件。逐層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夷務關繫重大請旨遵辦一摺。桂良等

迭次陳奏辦理情形。業經剴切訓示。總以阻其進京。停其江路通商。並將遊行內地罷議。及叅歸還廣東省城。四事為最要。桂良等果肯竭力轉圜。何至徘徊兩月有餘。又復奏請訓示。前次准將欽差移至上海。原為阻其進京及赴天津之計。若仍准其隨時進京。則進京之後。如何驅遣。豈不與駐京無異。又何必改欽差移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總之進京一節。萬不能允。內江通商。必須消弭。其餘兩事。亦當設法妥辦。桂良等既擬在上海互換條約。即着迅速定議。將此四事挽回。議定之後。迅行奏聞。並將條約進呈。閱後即令桂良等在上海互換。勿令該夷北來。恐該夷施詭計。故延時日。待至明春。仍然北駛。前次諭旨內。已言明再至天津。我兵必先開礮。儻桂良等不便向該酋面說。可令委員等向夷官透露此意。告以天津已有準備。若再前往。必啟兵端。彼時一經開仗。即上海等處。必當斷其通商。並可傳播他國夷商。使之聞知。各國恐被連累。必有從中勸阻者。至桂良等派辦夷務。挽回條約。是其專責。設或事至決裂。必須用兵。斷不能歸罪於議事之人。若不能阻其進京。以致夷船復至天津。則無論動兵與否。朕惟桂良等是問。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據楊載福及黃州協副將書紳知府周炳鑑稟報。該夷船大小四隻。每船約夷兵一二百人不等。於十月二十六日。行入黃州。沿途甚為安靜。至十一月

初一二日。陸續船抵漢口。拋江停泊。查來者皆㖊國船隻。並未隨帶貨物。經　等先期派武昌府知府如山。漢陽府知府劉齊銜。漢陽府同知吳瑚。代襄陽府同知艾濬美。江夏縣知縣韓體震。漢陽縣知縣爲晉圖。暨同地方文武。水師官弁。妥為照料。初三四日。即有夷人數名。渡江來省。稟請入城謁見。屢次諭阻。而求請益堅。　等察該夷既經入江來漢。自應以禮遣之。使知。隨傳諭示期。准令該夷官嘣𠸄啥於初六日帶通事。並親隨數人。入城相見。該夷極稱得覲內地幅幀之廣。人物之盛。深為欣感。　等當諭以朝廷盛德。至仁至義。懷柔撫輯。中外咸知。如因通商來楚。則

當靜候上海大臣會議。祇候
聖諭遵行。如為查看地勢而來。則楚北素稱澤國。江漢來源雖旺。惟伏秋大汛。江水驟漲無常。逮至冬春。隨處沙淤水涸。大船難行。況商賈多係客民。遷徙靡定。土著人民。風俗強詐。切勿滋擾。該夷官口雖唯唯。尚未卜其意見何如。初七日督親率司道各員。至該船撫綏以禮。該夷甚為恭順。登岸購買煤米等物。均屬安靜。復經督賞給該從人等。牛羊酒麵等物。僅領其半。該夷船已於初八日解纜。折回上海。
硃批。知道了。

戊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等奏。汶溝營河口有夷船停泊。經該將軍飭令防守尉等督帶兵勇防堵。不令登岸。夷船旋即駛去。當諭令如再有夷船進口。仍派員善為開導。並嚴禁接濟。現在天津海口。經僧格林沁等添築礮臺營壘。業已工竣。布置周密。該夷明歲春融。難保不由上海一帶北駛。如果至牛莊貿易通商。自可設法羈縻。儻肆其凶狡。登岸騷擾。不可不豫為防範。其金州錦州沿海各口。亦須一體嚴防。汶溝營既經該夷窺伺。應如何加意布置。以備不虞。海口要隘。固宜扼守。口內陸地。亦應密為設防。毋稍疏懈。著玉明布拉甯侍順體察各海口情形。妥為籌畫具奏。

癸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現在應行補給俄夷之武彝茶五百箱。接承辦官員等稟稱。業已督同該商等陸續如數交付該國匡蘇勒官收清。隨即取具收結存案。該國商貨已到數起。順便運回茶箱。沿途往返。毫無事故。且夷貨到卡時。聽從查點呈報。迥不似從前任意繞越。及橫阻卡官查驗情形。與華商交易。亦極公允通情。所有伊犁經徵茶稅銀九千三百餘兩。前已解到存庫。添湊本城續徵茶稅數尚不敷。該商等情願暫緩。統俟阿克蘇稅銀解到。再行具領。
硃批。依議。

丙申。直隸總督慶祺奏。海口籌防。添置軍火器械。必須遴選熟諳之員。督工製造。方能得用。臣前經詳加查訪。僉謂已革提督張殿元。熟習諳練。臣因其身負重罪。未敢率行奏調。現奉
上諭。已將該革員發往新疆效力贖罪。由部起解。道經保定。染患風寒。由藩司詳請。咨明兵刑二部。暫行給假調治。臣現與接見。言及軍火器械。該革員從前在直服官。歷奉委辦。於籌造之法。極為明晰。現當講求利器之時。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暫留張殿元在直數月。即將應備軍器。會同臣委員妥為趕製。

硃批。著准其暫留數月。仍行起解。不准率請免戍。更不准藉捐進為叫。蓋海防最關緊要。免其棄市。已屬恩施格外。

十二月。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次飭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朕聞現已行抵熱河哨內。所有統帶此項官兵之扎賚特貝勒拉木棍布扎布。本年係屬年班。著常清傳旨。仍照例來京展覲。所帶官兵。交常山妥為彈壓。俟來年正月。分起行走。由順義縣徑赴通州。務於三十日以前到齊。拉木棍布扎布屆期先至通州守候統帶前往天津。至該官兵等器械。如有不齊。即著由通州散給。其馬匹恐多疲乏。已諭令理藩院查明西林果爾孳生馬匹數目。以備調撥乘騎。

丁未。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據湖廣總督官文咨稱。咪夷於初八日起碇全數出境。約計十二月初十前後。當可抵滬。臣等伏思年前為日無幾。若俟該夷回滬。再將兩次條約進

呈。誠恐更需時日。設或該夷條約已到。可以商量互換。而我處條約或趕不及。轉失機會。月下稅則應增應減。既經議明。業已蓋印畫押。原不過俟該夷回滬。商議要事。臣桂良等公同商酌。擬將天津條約。及新定稅則。先行解送京師。

恭呈

御覽。其天津所定條約。各夷均已解回本國用璽。嗣後如有應行更改刪減各事。容俟該夷回滬。當面議定。再行另立專條。一併存據。所有兩次條約。可否准臣等專差妥弁。送至京師。以昭迅速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將來

發到上海之後。若能在此地互換。自可免該夷進京。儻堅執前說。臣等必當設法開導。各夷均不願赴廣東商辦事件。俟各事議妥。互換和約之後。所有上海

欽差。再行請

旨簡放。俾該夷等。知專辦外國事務有人。不致時時起意北行。前調廣東在籍布政使銜前浙江運使潘仕成。已於本月初六日抵滬。合併聲明。

桂良等又奏。再據臬司署上海道薛煥面稟。咪咭唎領事官昨因他事到署。據稱。囒嚹唫等。自入江後。現在行抵何處。伊處並無消息。並稱該國條約。自天津回滬後。早已解回本國。現聞已由該國君主蓋用國璽。不日想可到滬。臣等伏思該國條約。果能先到。俟天津條約。並現定稅則。經

恭呈

御覽後。即求

發下。迅速解到上海。以便與該夷商議。即在上海互換。除長久駐

京。業經議明不往外。其餘四事如何。俟議定後。自當另立

專條。一併存據。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唉酋將回上海。請將條約先行進呈一摺。前諭桂良等將條約進呈。原令其挽回四事。定議之後。即行呈閱。茲據奏請擬將兩次條約。先行專弁齎呈。著照所請。准其先將天津原約。及現定稅則條款進呈。俟挽回四事。另立專條。進呈後。俟朕酌奪如何准行。一併用寶發回。交桂良等與該

夷互換。據奏該夷雖不長駐京師。而其隨時進京。尚未杜絕。即內江通商。遊行內地。及歸還廣東省城。三事如何辦法。摺內並未切實聲明。其上海應派欽差。亦須俟一切定議後。再行簡放。此時夷船尚未回滬。究竟逗留何處。恐桂良等為其所愚。稽延時日。一交春令。該夷又潛赴天津。前經疊次諭知。如果該夷北來。我兵必先開礮。條約內既未定有天津口岸。即非該夷應到之處。我若用兵。並非理曲。桂良等曾否將此言透露。儻不便向額爾唫面說。或令委員道達。或由他國轉傳。使之聞知。均無不可。總之既有欽差改駐上海之議。則進京一層。不但長駐不能允准。即隨時往來。亦可不必。上海道路。非廣東可比。何事不可

上達。該夷必執前議。是誠何心。桂良等不能開導。亦豈得謂心力已盡。此時桂良等惟有設法阻止。能議到如何分際。即行奏

聞。不准空言敷衍。致誤事機。儻徒事因循。致令該夷仍赴天津。則前諭已明。桂良等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辛亥。大學士彭蘊章等奏。查前次由天津送到俄囉斯清

文條約。與

欽差所定條約。詳細覈對。除第四條及第十條內。意思微有不同。其餘各條。意思相同。文氣全不相同。此件俄囉斯清文條約。與現在丕業羅幅斯奇送到條約文底。意思相同。文氣稍有不同。謹將第四條第十條。鈔錄呈

閱。

欽差所定第四條。如帶有違禁貨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概行查抄入官。俄國清文條如帶有違禁貨物。只將船下貨物抄沒。

欽差所定第十條。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駐京城者。酌改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覈准後。隨辦事官員。徑回本國。俄國清文。係俄國差人赴京。更改從前定限。一面回明上司。不拘時日。即行回國。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囉斯國派夷酋丕業羅幅斯奇來京。互換

和約。擬該夷送到條約文底。與該大臣等前在天津所給該夷條約清文。有互異之處。以致該夷藉口。欲請更改字句。未能互换。該大臣等在津所定俄夷條約。清文二件。漢文一件。並俄文一件。均已帶赴上海。著桂良等接奉此旨。即檢齊由六百里馳遞進呈。並將清文二件。以何件為準。其因何歧異之處。詳細簽出。毋稍含混。此係密諭之件。不得令他國聞知為要。

癸丑。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暎國大小火輪船四隻。已於十五日。陸續行出楚境。再據代理九江府知府程元瑞申報。該夷船於十六日過潯。行至八里江地方。擱淺不能前進。復於

十八日。將大火輪船二隻退回九江灣泊。欲俟來春發水。再行前進。其小火輪船二隻。業已開行下駛等情。具報前來。等查該夷船因下游擱淺。尚在九江停泊。誠恐羈留日久。與本地民人交涉生事。相應奏懇

聖恩。飭下江西撫臣選派幹員。會同地方文武員弁。妥為彈壓。並察看水勢。將該夷船設法運行。護送出江。以免久留。

諭軍機大臣等。據官文奏。夷船過八里江擱淺。將大火輪船二隻退泊九江。欲俟來春發水時前進。其小火輪船二隻。已開行下駛等語。已諭耆齡設法運行。護送出境。知夷船以下游擱淺為名。欲在潯江久泊。誠恐別有詭謀。未便任令羈留。現在辦理上海稅則條款。業已議有頭緒。此時俟夷酋回滬。即可將四事挽回。況前此桂良等許其入江。本約二十日內即回。若任其停泊上游。難保無窺探虛實。及勾通內匪等弊。著桂良等諭知該夷。即令輪船下駛出江。至該夷船行至焦山。即有擱淺之事。今在八里江復行淺阻。正可曉以利害。阻其入江之請。現在江路尚未肅清。該夷入江。固屬冒險。即日後並無阻梗。設遇擱淺。江中匪徒出沒。恐損失貨物。亦多未便。如能借此止其入江。豈不甚善。著桂良等設法辦理為要。

又

諭。本日據官文奏。夷船灣泊九江。請飭江西派員彈壓設法護送

出江等語。暎咭唎大小輪船四隻。前赴漢口。旋即折回。於上月十五日。行出楚境。至八里江地方擱淺。將大船二隻。退回九江灣泊。欲俟來春發水。再行前進。其小船二隻。已開行下駛。夷船停泊九江。是否實因水淺阻擱。抑係有意逗留。藉此銷售貨物。恐羈留日久。與本地民人交涉。致生事端。著耆齡迅即遴派幹員。詳細查明。妥為彈壓。並察看水勢。將該夷船設法運行。護送出江。毋令久延。是為至要。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海口。業經僧格林沁添築礮臺營壘。以資守禦。其沿海各口岸。何處應行設防。尚須周歷履勘。方能布

置周密。著慶祺傳旨諭知史榮椿會同格繃額即由天津馳赴山海關。將沿海一帶口岸。及扼要地方。詳加履勘。查明後史榮椿即折回大沽海口。格繃額即在山海關駐紮。俟防兵到關。歸其統帶。並派署天津鎮總兵湯蘇。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將由天津。至山東海豐縣一帶。沿達海口各要隘。一體詳察明確。所有兩路查勘情形。均由慶祺繪圖貼說。詳晰具奏。

閩浙總督王懿德奏。天津籌備海防事宜。船礮攸關緊要。亟應立時抽派赴津遣用。惟閩省水師各營。向無設立艇船。其額設戰哨船隻。間多在洋遭風擊碎。及被會匪燬失。同小號各艘。不堪調派。且閩省至天津。水程數千里。必須慎選甫經修竣最為堅固者。方可遠涉風濤。以資適用。刻即冬令。北風頂逆。戧餞維艱。須俟來歲春夏之交。南風盛發。始能操駕北上。遵經飛咨水師提臣欽遵抽選去後。前准署提臣賴信揚覆稱。福寧左營新字七號。閩安右營攔字四號兩船。係大號戰船。均已屆限應行大修。飭駕省城專廠趕修應用。所有艇船二隻。可否挑派屆修大號梭船抵額。移咨覈辦。內新字七號一船。業已駕交省廠。俟修。臣查新字七號大船。既經駕廠。應即先行估計趕修。至閩省向無艇船。似應以大號梭船抵用。飭司於無可籌款之中。趕緊籌措。勒令專廠委員福州府海防同知迅。將屆修到

廠之新字七號船。剋日興辦。一面嚴飭俟攔字四號船。迅速管駕赴廠。估計趕修。並咨水師提臣確加查驗。挑定何營何字號大號梭船二隻。以抵艇船。立即咨覆辦理。俟前項各船趕修竣固。即行配足弁兵舵水軍火礮械。選派熟諳水務將領。責成管帶。趕於明年三四月間。南風司令之時。小心操駕赴津。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己未。閩浙總督王懿德奏。據福建臺灣鎮總兵官邵連科護理臺灣道孔昭慈。署臺灣府知府洪毓琛會稟稱。五月初一日。有雙桅火輪船一隻。停泊國賽港。據繳咲國水師參將柏祿格照會內稱。該國商船在五口貿易。有因風颶流各口岸。船中難民。多承中國官員撫䘏。護送回國。尚恐有在荒僻之處。地方官所不週知。近有傳說外國人滯留臺灣。伊奉該國水師提督派到臺地。詳查有無外國難民。並懸貼賞格。儻有尋着。將人送到。請代先發賞銀。當照數清還。請飭所轄幫同查尋。並送賞格一紙。請即定期會晤。旋據柏祿格帶同夷人前來。經該鎮邵連科等於五月初一日。令在公所接見。詳加查詢。覈與來文相同。當即許為出示查訪。一面賞給該夷首豬羊菜食物。撥護上船。該夷即於五月初二日。從西南而去。旋於五月十九日。該夷船

駛泊安平大港口。柏祿格等。覆又請見。聲稱伊已周歷沿海查明。並無失落難夷。今回廈門前次奉賞食物。特來申謝等語。復加究詰。委無別故。該夷即於是日由南駕駛而去。

硃批。知道了。

辛酉。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據甯古塔副都統富隆額。報稱由屬界綏芬自南而北。履查至興三姓搭界之納恩吞翻摔地方。寬廣千餘里。現在並無夷人占踞。亦無與俄夷搭壞之處。又據三姓副都統圖欽。委員三隆。報稱由黑河口至烏蘇哩河。自北而

南。湖游向上。履查至納恩吞翻摔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俱係採捕東珠之地。至烏蘇哩河兩岸。舊居赫哲費雅哈等。歷年捕打貂皮。皆在該處一帶山場。均屬大有關礙。且該處距興安嶺甚遠。地面遼闊。統無與俄夷接壤處所。距該夷。現在烏蘇哩東岸。圖勒密赫。瓦集闊圖斯克圖等三處蓋房。其上游一帶。雖未被其占踞。而該夷之侵食。亦有靡定之勢。並據該副都統等各將履勘山河形勢繪圖貼說結報前來。正在飭催間。又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據巡哨官兵帶同江左居夷央朶枯幅並續來報文之夷官一名。通事一名。謁見該副都統。報文二角折閱。係木商所具文。稱本年七月初八日。接閱咨照。內開烏蘇哩河及海一帶地方。應俟查明。再擬安設界牌等因。俄國已派扎蘭破勒盼尼克。下打裏斯奇並文官石沙木勒幅馳往會勘。約正月間可抵黑龍江城。再將往勘情形。訴與貴大人之前。仍赴烏蘇哩口。俟屆春融。由水路湖抵興海湖。會同委員擬辦分界事宜等語。該副都統當向夷官開導。木首派人會勘非時。現在天寒雪大。山路崎嶇。莫若冰泮船行。較為妥善。該夷答俟石沙木勒幅到日再為商議。復詢以前此行文。木首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行令更正。緣何迄今尚未答覆。該夷云。伊皆不得

而知。送即作別。仍回原處。合將遞到清文夷字四紙。封筒兩箇。一併附封咨請覈辦等情。詳譯該夷呈進清文。一為答覆條約。許其緩送學生。一為要求派員。同赴烏蘇哩河及海安設界牌。並稱前入松花江之商人三名。已交石夷帶至黑龍江城。與副都統吉拉明阿面議等語。續據暫護三姓副都統印務佐領慶恩。報稱夷人小船駛至城下登岸。日夜竄擾街坊。無惡不作。甚至淫辱難堪。軍民忿恨。誓不相容。當經飛咨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派員與夷首央朶枯幅據理剖辯。仍飛飭佐領慶恩務將夷人小船設法送出黑河口。毋得任其蹂躪地方。亦不得激起釁端。並

飭知署三姓副都統協領富尼揚阿前往接辦。嗣據該員報稱俄夷人船於該員到任之日。先經起程下往。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查綏芬烏蘇哩地方。並俄夷具字要挾情形一摺。據稱綏芬至三姓交界。寬廣千餘里。並無與俄夷接壤之處。烏蘇哩河自北而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距興安嶺甚遠。亦無接壤俄夷處所。是該二處。不特距原定分界甚遙。且近接三姓甯古塔等處。實已深入內地。據該將軍等查明。未便允許。自應正言拒絕。該夷要求黑龍江左岸居住。奕山遽爾允准。已屬權宜。此次無厭之求。著該將軍等妥為開導。諭以各處

准添海口。皆係大皇帝格外天恩。因兩國和好多年。是以所請各事。但有可以從權者。無不曲為允准。此後自應益加和好。方為正辦。若肆意侵占。擾我優珠貂鼠地方。是有意違背和議。中國斷難再讓。況該夷在三姓地方。攪擾街坊。騷怨軍民。若日久占居。必致積忿成仇。釁起為難。雖天朝法令森嚴。亦不能以非禮之事。強制百姓。彼時有傷交誼。大非彼國之利。如該夷使聽受開導。不復以綏芬烏蘇哩為請。即可與之議準界址。切實訂定。除所議之外。永不准肆行竄越。如有堅執不遵。即著將該夷狡執情形。詳細具奏。當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與之理論。奕山等亦可行知木哩斐岳幅據理折辯。曉以利害。勿任

各夷官從中播弄。事關重大。不宜過於激烈。致啟釁端。亦斷不可一味頹靡。總宜詞嚴義正。中其隱微。庶可漸戢驕心。歸於馴服。摺內所稱夷文各件。封送軍機處。未據隨報遞到。恐有遺漏。著該將軍等即行補送。以備呈覽。

江西巡撫耆齡奏。暎咭唎夷船四隻。內大火輪船二隻。小火輪船二隻。駛至九江。停泊西門外。旋於二十五日開行上駛。茲於十一月十六日。該夷船自漢口折回。駛過潯郡。於十八日。仍退回九江西門外停泊。有夷官喊姓。囉姓至九江府署謁見。向程元瑞聲稱。八里江一帶水淺。大船不能過去。暫泊九江河下。守候來春水漲開行。船上共有三

百六七十人。請為照應。小船二隻。即回上海等語。程元瑞隨親至夷船。撫之以禮。船上尚有嚬姓李姓二夷官。所言亦復相同。嚬姓係該國水師欽差。李姓副之。喊姓又為李姓之副。囉姓係嚬姓中軍。程元瑞當以該國言語不通。商民素非習見。且九江兵勇眾多。該船水手人等。無事不必登岸。應買物件。開單送府代辦。以免滋事。該夷官均稱甚是。旋於二十日。嚬李囉三夷官分坐小火輪船二隻。望下游開行。大船二隻。現泊潯郡。

硃批。知道了。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淳等奏。查綏芬烏蘇哩。均不與俄夷接壤。未便允許。當諭令該將軍等正言拒絕。並因夷文各件未據隨報遞到。諭令即行補遞。旋據兵部遞到清文夷字各二紙。已由軍機大臣呈覽矣。綏芬烏蘇哩兩處。既與俄夷地界毫不毗連。且係採捕徒珠之地。當時即應據理拒絕。何以副都統吉拉明阿。輒許木哩斐岳幅於冰泮時馳往查明。再立界牌。至所稱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均未據奕山奏明。其木哩斐岳幅來文內。有二年後差學生到俄國學藝之語。更不知從何而來。奕山前此遽將黑龍江左岸。允許該夷。雖係限於時勢。究竟辦理輕率。且以烏蘇哩河。亦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致該夷肆意要求。甚至在三姓地方。滋擾居民。景淳因綏芬烏蘇哩均係內地。關緊綦重。設法拒絕。自是正辦。着仍遵前旨。據理剖辯。不得遷就了事。致遺後患。所立字約十四條。及吉拉明阿輒許該夷赴烏蘇哩口會勘地界。有無含混應許之處。着該將軍等查明具奏。至俄夷來使丕業羅幅斯奇到京後。並未聲言欲辦何事。該夷來文。有即照該來使商議之話。派員前赴興安鄂木。尤不可解。亦應一併諭知該夷為要。

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本年七月初八日。接奉貴大臣咨文。披閱之下。知為勘明烏蘇哩河至海地方。設立界牌之事。當即派官

數員。並派隨帶之參領破勒聆尼克。卜打裏斯奇。及文員石沙木勒幅等。該員等於本年十二月間起程。均由水路行走。明年正月可抵黑龍江城。將前往原由。稟明貴大臣。再赴烏蘇哩河口。亦由水路行走。俟冰泮時。自烏蘇哩河上游。前赴興安鄂木。

貴國如欲派員。即應照現在

貴國京城大臣丕業羅幅斯奇商議之言。派員前往興安鄂木。儻貴處派定人員。赴烏蘇哩河口。時敝國之破勒聆尼克等應同該員由烏蘇哩河口上游行走。此時務宜趕緊辦結方妥。惟兩邊委員前往。雖興安至海道路遙遠。有延時日。其自海旋回。儘可駕駛敝國火輪兵船。各由本處起身。再往松花江。至敝國商人三名所行之事。我已飭知委員石沙木勒幅令其經過黑龍江時。面稟貴大臣矣。為此咨覆。

為咨覆事。我本年八月三十日。所行咨文。諒貴大臣早經接奉。即將應辦之事辦訖。遵照互換和約。盡心奉行文約內既准我國船隻由松花江烏蘇哩往來行走。即不得攔阻。況

貴國亦准敝國唉咭唎由內江行走。我國與

貴國和好有年。從無違悖。小大臣工。皆當奉行兩國定制。所

有二年後。差學生前來之處。我甚歡悅。且與兩國有益。其
學生前來學藝。務於起身之一月。或半月。以前致信。我聞
信後。即飭屬員盡心教誨。為此咨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五月聞。貴國感激
大皇帝天恩。願送中國火槍一萬桿。各項礮位五十尊。至大沽海
口。由內地自駕沙船運接。足見貴國真心和好。

大皇帝甚為歡悅。曾
諭令大學士桂良等。告以送來時。必當收受。將來亦必以禮相酬。
但各國船隻退出天津海口後。中國已將沿海礮臺修理

堅固。各國船隻未便再到天津海口。所有貴國送來礮槍。
應送至庫倫。交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收受。自行運
送至京。貴國不必派人前來。以免長途跋涉。此係
大皇帝體恤貴國之意。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可也。

丁卯。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
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遵
旨即將天津原約四分。並現定咦咈咪三國稅則條款。專差妥弁
四名。交軍機處。恭呈
御覽。並將稅則由新定章程。詳加案語。先行恭錄呈

賦。其天津條約內。有俄囉斯一分。是否應留京師。此次商議稅則。
並無俄囉斯一人在滬。且該國向來並未在五口通商。亦
無稅則可議。將來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
聖心自有權衡。惟俄囉斯如果到京。互換條約。則咦咈咪三國必
不肯在外互換。此時三國雖未議定。而欲阻其進京。必須
先將條約說明在外互換。方可著手。儻或事出兩歧。即業
經定議。恐不免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及者也。咦酋噸嗰
唸。於上月二十八日回滬。臣等因於初四日。率同臬司薛
煥。前往洋涇濱夷樓會晤。該酋噸嗰唸。於初七日即來答
拜。意尚馴順。前保同知銜知縣黃仲畬。亦於上月二十八

日。由廣東趕到上海。所有奉
旨撥回四事。一內江之事。現命黃仲畬。從中設法。探該夷意向。若
何。若能竟行拒絕。可不設立馬頭。固屬全美。即或改換面
目。少占一二處地方。再能令中國人代為辦理。該夷只須
數人前往。總其大綱。統俟軍務完竣後。再行開設馬頭。亦
是辦法。此層現在尚未回信。未知能否照辦。一內地遊行
一層。咦咈咪三國。均經來過照會。總須體面妥當之人。方
准各該國領事發給執照。再由地方官蓋印查驗。如此立
法。隨時嚴密稽察。必無多人前往。諒不至於滋事。此層只
能如此辦理。一駐京一節。業已消弭。至隨時往來一層。臣

等已囑飭臬司薛煥。再三向哮嗱咽開導。未能應允。茲黃
仲畬來滬。又經臣等囑其面向嚬哺喹等百般罕譬。細察
該夷之意。縱不前往。亦決不肯明言。如再去此一層。即或
萬分費力。亦欲與彼商量。臣等亦曾令隨委各員將前奉
諭旨。該夷若再到天津。不能照上年相待。及必先開礮之說。向該
夷透露。總云不怕。據臣等愚見。此層且緩致詰。能將條約
議定在外互換。則進京之念漸息。不如從緩一步。再為想
法。且將廣東之事。說有端倪。然後逐層商酌。或能迎刃而
解。一廣東還城一節。正當商辦之際。該夷忽接香港來文。
謂粵城官紳。仍與彼族為難。該夷大怒。立即照會前來。並

將紳士所奏
諭旨。鈔黏在內。心雖疑為假託。意則頗有不平。臣等接到後。詳細
閱看。實與平日寄
諭不符。當即照覆該夷。告以委係偽造。茲將原告照會及鈔件。另
錄呈
覽。且因該夷詢問前請奏撤黃宗漢及三紳局之事。曾否奉到
旨意。臣等當將九月十五日奉
諭旨照覆該夷去後。詎該夷又疑臣等未經代奏。且云既不能邀
允撤去。伊即自赴廣東。向黃總督與三紳吉為難。將省城官員逐
出。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充兩國兵費。日來意甚悻悻。頗

有不斷和好之意。臣等現已密飭黃仲畬。婉言阻止。一面
偕同臬司薛煥。設法妥辦。臣等自到上海以來。曾將廣東
之事。兩次咨詢。兩廣總督臣黃宗漢。並未回覆。臣花沙納
又專函往詢。亦不回答。臣等詢之潘仕成。據云該督既不
能順夷情。又不能愜民心。聞之焦急萬狀。不得已。始於本
月咨詢廣東撫臣柏貴。並監督恆祺。希冀得有覆音。以便
商辦還城之事。臣等到上海後。為日已久。若不及早說明。
恐事久生變。此時該夷堅執己見。以為不將該督與三紳
撤去。即不能與我議事。臣等夙夜商量。實無善策。該夷火
輪船隻。無論風色。行海甚速。萬一不告而去。或竟至廣東。
又復滋事。關繫匪輕。臣等與黃宗漢毫無意見不合之處。

而事關重大。不敢不據實密陳。請
旨遵辦。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又接該夷照會。總以未能裁撤兩
廣總督及三紳局。憤憤不平。臣等應即一面照覆。一面設
法羈縻。妥為開導。以便商議各事。特將原來照會鈔錄恭
呈
御覽。並將原件及前兩照會原件。一併咨呈軍機處查照。

硃批。覽。

諭內閣。本日據桂良等陳奏。暎國咨文各件。內有偽造廷寄諭旨

一道。據稱係咲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為詫異。中國自來撫馭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琛失事後。命黃宗漢為兩廣總督。接授欽差大臣關防。原以保守疆土。即侍郎羅惇衍等激於義憤。練勇自衛。亦紳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地軍務。羅惇衍等亦遵旨專辦土匪。並無與咲咈二國交兵之舉。該國現雖未交還廣東省城。但能約束兵丁。不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偽造廷寄。令羅惇衍等與該二國為難。以致咲國疑慮。著黃宗漢嚴拏偽造之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我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與廣

東相距較遠。著即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齎交何桂清祗領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辦理夷務情形。並因咲夷將廣東鈔來寄信諭旨一道。送該大臣等閱看。該大臣等繕錄呈覽。查歷來辦理夷務諭旨內並無此件。實深詫異。夷人占踞廣東省城。曾派羅惇衍等辦團籌勦。迨桂良等與各夷酋於天津議立和約以後。並未令羅惇衍等再行勦辦。羅惇衍等亦曾將選擇練勇。派赴西北兩路。助勦土匪。餘悉遣散歸農等情奏報。是該侍郎等必無再與夷人為難之事。此件偽造諭旨。於現辦情形未

符。而聯絡團勇。民與為仇。不必官與為敵等語。則與從前寄羅惇衍等諭旨相近。此必有奸人探聽消息。任意捏造。簸弄是非。實堪痛恨。此件著鈔給黃宗漢閱看。即著該督將偽造之人。嚴拏務獲。盡法懲辦。毋任漏網。至夷人現聚上海通商。已許其將欽差大臣移至上海。就近督辦。本日已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接收。著即派妥員齎交為要。

又

諭。桂良等奏。先進前後條約。並陳現辦情形一摺。所稱該夷必欲撤去黃宗漢欽差。與羅惇衍等紳團。始能與我議事。其起釁自由捏造廷寄而起。已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嚴拏捏造之人。從嚴

懲辦。以釋該夷疑忌之心。並因欽差大臣現改駐上海。復諭黃宗漢派員將關防齎送江蘇。交何桂清接受矣。桂良等於挽回四事。僅止略得大概。並未切實斷定。如駐京一節。僅能阻其長駐。而仍許其隨時往來。儻竟此往彼來。長川不斷。亦與長駐何異。桂良等奏能將條約議定。在外互換。則進京之念自息。今已許其在上海互換。則進京一節。即可因勢利導。何至不可商量。即內江通商一層。該夷船既節節阻淺。即可以此為詞。使其知難而退。摺內游移其詞。既稱若能拒絕。固屬全美。又稱即或改換面目。亦是辦法。其為尚無把握。已可概見。至遊行內地一節。係約內雖言京都不在此列。而附京各地方。如順天直隸各屬。

該夷必將指爲約內所無。亦屬漫無限制。廣東省城官紳團練。本爲助剿土匪。並非專爲夷務而設。況天津議和以後。屢據羅惇衍等奏報。遣散已多。其間有傷損夷兵之事。均係夷兵出城騷擾所致。如其發還省城。自不致有此事。該夷既有畏忌廣東紳民之意。正可從此措詞。使其翻然悔悟。以上各情。皆屬緊要。黃仲畬既爲桂良所深信。此時該員已到上海。即可責成著力逐件挽回。能消弭一事。即少受一事之貽害。仍著竭力籌畫。勿因條約業已進呈。遂謂可以塞責。至前次帶赴上海各條約。除三國均已言定。即在上海互換外。俄夷既無人在滬。所有該國條約。自應暫留京師。俟隨後發交庫倫辦事大臣。交該國薩納

特衙門互換可也。明善已責飭令其來京。

稅則條款。

一此次新定稅則。凡有貨物僅載進口稅則。未載出口稅則者。遇有出口。皆應照進口稅則納稅。或有僅載出口稅則。未載進口稅則者。遇有進口。亦皆照出口稅則納稅。儻有貨物名目。進出口稅則均未賅載。又不在免稅之列者。應覈估時價。照值百抽五例徵稅。

臣等謹按進出口貨物。已酌定稅則。彙冊臚列。惟名目過繁。勢難備載。現議進出口互相援引。並以估價徵收。自無罣漏蒙混之弊。

一凡有金銀。外國各等銀錢。麪粟米粉砂穀米麪餅。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餞。外國衣服。金銀首飾。攙銀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國蠟燭。外國煙絲。煙葉。外國酒。家用雜物。船用雜物。行李。紙張。筆。墨。氈毯。鐵刀利器。外國自用藥料。玻璃器皿。以上各物。進出口通商各口。皆准免稅。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毋庸議外。其餘該船裝載。無論淺滿。雖無別貨。亦應完納船鈔。儻運往內地。除前三項仍毋庸議外。其餘各貨。皆每百兩之物。完納稅銀二兩五錢。

臣等謹按夷船進口。除按貨完稅之外。仍量其船之大小。完納船鈔。其免稅之貨。向連船鈔並免。現定章程。雖免稅

之條。仍徵船鈔。

一凡有違禁貨物。如火藥。大小彈子。礮位。大小鳥槍。至一切軍器等類。及內地食鹽。以上各物。概屬違禁。不准販運進出口。

臣等謹按該夷入江之本意。實欲鎮江販運淮鹽。至漢口銷售。廣收江楚之利。若墮其術。則奪我財賦。歲約數千萬。失業商民。更難數計。於鹽政國計。大有關礙。現與再四力爭。始將食鹽列入違禁款內。不准進出。並將軍火礮械。一律禁止。以杜後患。

一凡有稅則內。所算輕重長短。中國一擔。即係一百觔者。

以英國一百三十三磅零三分之一為準。中國一丈即十尺。者以英國一百四十因制為準。中國一尺。即英國十四因制。又十分因制之一。英國十二因制為一幅地。三幅地為一碼。四碼欠三因制。即合中國一丈。均以此為例。

臣等謹按該夷商完稅。稱量貨物。每因秤尺斗斛。中外各殊。易滋避就。現與較準議定。使無欺隱。

一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豆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准其進口。議定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

臣等謹按洋藥雖准進口。究與他貨不同。止准該夷在海口銷售。不准任意搬運。其中國商販經過內地關稅。釐捐。俱由監督及地方官徵收。夷商不得過問。亦不准護送。以杜弊端。

又銅錢。不准運出外國。惟通商中國各口。准其以此口運至彼口。照現定章程遵行。該商赴關報明數目若干。運往進口。或令本商及同商二人。聯名具呈保單。抑或聽監督飭令另交結實信據。方准給照。別口監督於執照上註明收到字樣。加蓋印信。從給照之日起。限六箇月繳回驗銷。若過期不繳銷執照。即按其錢貨原本。照數罰繳入官。其進出口。均免納稅。至船載無論淺滿。均納船鈔。又凡米穀等糧。不拘內外土產。不分何處進口者。皆不准運出外國。惟英商欲運往中華通商別口。則照銅錢一律辦理。出口時照依稅則納稅。其進口毋庸納稅。至船載無論淺滿。均遵納船鈔。

臣等謹按銅錢米穀。向禁出洋。今祇許沿海通商口岸往來載運。錢款藉以流通。米價亦可均平。而取保給照。立限驗銷。並可免滋流弊。實於民食商情。兩有裨益。

又豆石。豆餅。在登州牛莊兩口者。英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其餘各口。該商照稅則納稅。仍可帶運出口。及外國俱可。

臣等謹按登州牛莊。出產豆石豆餅。各省商販。以沙衛船隻。運銷於江浙閩廣等處。其利甚大。藉此營生者。不下數千萬人。即海運漕糧。亦藉此等商船。承運北上。若無豆石豆餅。裝載南來。則商販船戶。既失生業。海漕無舟可運。關繫匪輕。該夷之欲在此二處立馬頭者。正思攘奪其利。現與力爭。曉以利害。始行定議。不獨商民不致凋敝。於海運

仍可無論。

又硝磺白鉛。均為軍前要物。應由華官自行採辦進口。或由華商特奉准買明文。方准進口。該關未能查明該商實奉准買。定不發單起貨。此三項。止准英國商人。於通商海口銷售。不准帶入長江。並各內港。亦不准代華商護送。除在各海口外。即係華民貨物。與英商無涉。以上洋藥銅錢。米穀豆石豆餅硝磺白鉛等項。止准照新章買賣。敢違此例。所運貨物。全罰入官。

臣等謹按硝磺白鉛。均係軍火利器。現定夷商。止准在海口銷售。仍由官為採買。或官商請照承買。庶稽察確有把

握。無從作弊私鬻。

一天津條約。英國第三十七款所載。英船進口。限一日報領事官知照。並照第三十條所載。英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艙。欲行他往。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以上二條。無論先後。總以該船進口界限時刻起算。以免參差爭論。至各口界限。並上下貨物之地。均由海關妥為定界。既要便商。更不得有礙收稅。知會領事官。曉諭本屬商民遵辦。

臣等謹按夷船進口報稅。每有延挨。現與判定進口界限。起算時日。及上下貨物地界。使之恪循規矩。並可藉以整頓稅務。

一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條所載。內地稅餉之議。現定出入稅則。總以照納一半為斷。惟第三款所載免稅各貨。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三項毋庸議外。其餘海口免稅各貨。若進內地。仍照每值百兩。完稅銀二兩五錢。此外運入內地各貨。該商應將該貨名目若干。原裝何船進口。應往內地何處各緣由。報關查驗確實。照納內地稅項。該關發給內地稅單。該商應向沿途各子口呈單照驗。蓋戳放行。無論遠近。均不重徵。至運貨出口之例。凡英商在內地置貨到第一子口驗貨。由送貨之人開單註明貨物若干。應在何口卸貨。呈交該子口存留。發給執照。准其前往路上各子

口查驗蓋戳。至最後子口。先赴出口海關報完內地稅項。方許過卡。俟下船出口時。再完出口之稅。若進出有違此例。及業經報明指赴何口。沿途私賣者。各貨均罰入官。僅有匿單少報等情。將單內同類之貨。全數入官。所運各貨。如無內地納稅實據。應由海關飭令完清內地關稅。始行發單下貨出口。以杜隱漏。內地稅則。經此次議定。既准一次納稅。概不重徵。所有英國第二十八條所載經過處所。應納銀實數明晰照覆。彼此出示曉布。華英商民。均得通悉一節。可毋庸議。

臣等謹按內地各關稅則本輕。並有寬減成例。不過貨本

千分之一二。今叢議夷商內地稅則。每值百兩之貨。徵銀二兩五錢。較之內地關稅。不啻十倍。名雖一次交納。不再重徵。實較逐關收稅。有增無減。且足示便捷體恤之意。亦免逐關言語不通。致生他事。況隨處呈單驗放。仍可層層稽察。並不准沿途私賣。亦足以杜偷漏之弊。

一天津條約。嘆國第九條所載。嘆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

一款。現議

京都不在通商之例。

臣等謹按天津條約。准夷人持照赴內地通商。該夷指為隨處可到。現與再四辯論。多方設法。議定

京都不在通商之列。庶

輦轂之下。不使該夷混跡。即京外地方。亦經議明。非體面人。不得由領事官發給執照。且必令該夷出具保結。則匪蹤亦無從闌入。

一向例嘆國完納稅餉。每百兩另交銀一兩二錢。作為傾鎔之費。嗣後裁撤。嘆商毋庸另納傾鎔銀兩。

臣等謹按夷商在銀號完稅。向來每百兩另交傾鎔銀一兩二錢。現據額請裁免。因為數無幾。准予刪除。以示懷柔之意。其應給銀號傾鎔火工。另行撥給。

一第十款。通商各口收稅。如何嚴防偷漏。自應由中國設法辦理。條約業已載明。然現已議明各口畫一辦理。是由總理外國通商事宜大臣。或隨時親詣巡歷。或委員代辦。任憑總理大臣邀請嘆人幫辦稅務。並嚴查偷漏。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隻。及分設浮椿號船塔表望樓等事。毋庸嘆官指薦干豫。其浮椿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至長江如何嚴防偷漏之處。俟通商後察看情形。任憑中國設法籌辦。

臣等謹按江海關於咸豐四年。照會嘆首自擇嘆首一人給予辛工。幫辦關務。稽察偷漏以來。稅課加增。著有成效。今擬各口一律照辦。由總理通商大臣自擇。不准夷酋薦

引。庶久暫去留。均聽我便。外夷之虛實舉動。亦可稍知梗概。

再查出口絲斤。每百斤稅銀十兩。茶葉不論粗細。每百斤徵銀二兩五錢。查天津條約。概定每百斤徵銀五兩。較之現在絲茶時價。茶葉每百觔祇應徵銀一兩。照舊減銀一兩五錢。絲斤每百斤應加銀四兩。每年約銷茶葉八十萬石。絲斤六萬石。則茶稅應行大減。絲稅所加無幾。彼此牽算。就各口額銷總數計之。每年約短徵銀九十萬兩左右。現與該夷再四爭辯。仍定照舊。兩不加減。於關稅不無裨益。

咦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九月間。貴大臣等到滬之際。本大臣曾以粵城情景。種種乖舛。貴大臣若不允以黃制軍。決為離任。並將羅龍蘇三紳所奉權衡。亦必裁撤。按此行辦。則本大臣概不與議等詞。行文去後。疊接來覆。內以亟行入奏。俟奉諭旨。依議施行。恭錄轉送等語。迨此切據本大臣。即將攸關彼此克敦和好。立須酌定要款數節。先後措行會議。詎至久候三月。請貴大臣按照前言。奉到諭旨。布為轉達。乃昨接覆文。所錄送寄

諭一道。詞旨總無必將黃制軍離任局紳裁撤之意。反見明飭貴大臣等於此節作何施辦。御旨毫不納貴大臣等所請。亦復昭然。頃又接南來信。粵城咦兵在郊外遊行。稍無妨礙於人。突被鄉勇妄施槍礮。情勢一至於此。本大臣意見已決。一則因貴大臣等奉上命查辦事件之權。於粵城一事。顯見不足兼顧。此事無可再與貴大臣等提論。一則一面行知粵城本國水陸軍門。即應督率軍旅。在於廣東一省。各處任意巡行查閱。果有鄉勇人等。膽為胡行相欺。從重懲辦。俟本大臣或承任大員。進京交付條約時。方得曉然粵事。如此是否。

皇上所准施行祇悉。則隨時置辦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九月初五日。接貴大臣來文。內開所有兩廣部堂黃離任。及撤去羅龍蘇三紳之權。一俟奉到諭旨。自當即達。備文照會等語在案。今據南來信云。黃制軍仍執管五口通商之關防。並有該總局三紳。仍徵收軍需。招募壯勇之事。據報前來。合請貴大臣等將曾否奉到所候之上諭示覆。又有南來鈔錄一紙。甚為詫異。合併黏繕順附送閱。其中所指貴國御裁。於外國暗立謀議。恒存攻擊之計。本大臣試想貴大臣等必

可以此紙為妄行假託君上之名。即為照覆。故無勞按其言語指摘詰駁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黏鈔。

御極以來。迄今八載。江之左右。長髮賊日見縱橫。粵之東西。紅頭匪時形滋擾。天下紛紛。匪蹤徧地。現雖次第廓清。咯為安靖。詎料咦夷又復肆逆。盤踞粵東省城。攻陷天津礮臺。竟敢闖入內地。逞彼兇殘。神人共憤。恣其荼毒。土木皆寃。境民居何止數十萬。計耗國帑豈僅數千萬。推其致亂之原。實由用人不當。撫馭無方。以致生靈塗炭。興言及此。涕泣交并。然所以委曲權宜。准受該夷之和好者。誠以

兵臨畿輔。逼近京師。干戈有驚擾之虞。萬姓有流離之苦。朕心不忍。寢食不安。故不得不俯如所請。以解目前之憂。現已著令梁同新馳赴通州。廣買木椿。於天津沿海一帶。相度機宜。妥為布置。務使防守之具。控制之方。一律悉臻周密。無令夷船得再駛入內河。是為至要。至粵東素稱忠義之區。曾經
宣宗成皇帝。頒給胡載錫榮坊額。特諭褒嘉。該大臣羅惇衍等務宜仰體朕心。密為籌畫。暗中統率各鄉。在在廣為團練。聯絡激厲。聲氣相通。以挫外夷之勢。而振中國之威。不必官與為讐。止令民與為敵。即本省督撫及各該地方官員。亦

一概不必聞會。以期機密而免洩漏。如此則勝固可以彰
天討。而敗亦不致啟兵端。庶幾數年來敵國外患。暫就又安。攘夷狄而尊華夏。在此一舉。卿其勉旃。毋負朕望。仍將此次接准密諭之後。其應如何遵辦之處。飛驛馳遞。詳細聲敘。迅速覆奏。毋稍玩延。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桂良等又奏。再臣等到上海時。查知黃仲畬尚在香港。當飭隨員潘霨飛函促其來滬。以便探悉夷情。到滬後臣等見其感激
聖恩。情殷效力。當詢以廣東之事。據云。民夷尚屬相安。惟紳士有名無實。不能得力。與前運使潘仕成所稟略同。據潘仕成稟稱廣東紳士。不能痛剿夷人。偶殺該夷素不要緊之人。轉致夷人報復。燒壞民房。並殺百姓多人。實屬不值。臣等因此次夷人未能遵照
內定章程辦理。心中常懷不安。當黃仲畬到滬後。臣等公同商酌。飭令臣段承實密將
內定章程面囑黃仲畬暗中採訪。如果可行。再行函商督臣何桂清奏明請
旨遵辦。黃仲畬數日後回覆。據云。此層萬難照辦。蓋該夷本有欲不納稅之意。若將此層向其宣露。必能樂從。而因此即欲將一切條約。概行罷棄。非但難允。且恐該夷疑我背約。轉

致另生枝節。是以復行中止。仍照現在辦法。妥為籌辦。且據黃仲畬稟稱。此時若遽不理該夷之事。則一切消息。均須從旁人打聽。不如身在其中。事事皆能關切。臣等現已囑其暗中妥為襄助。

硃批。知道了。

庚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飭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需用馬匹。諭令理藩院咨行錫林郭勒將孳生馬匹內。揀選二千匹。於來年正月十五日以前。送至熱河哨地牧廠。以備官兵騎用。茲據該都統奏稱。錫林郭勒距圍場較遠。前調馬匹。勢難如期到哨

等語。兩盟官兵。定於正月初四日起程。著常清派員迎提前調馬匹。務令趕緊到哨。以備乘騎。如到哨在官兵已經起程之後。著即派員將馬匹分起徑解通州軍營。以免貽誤。

又

諭。本日因調赴天津之吉林。黑龍江等處官兵。已由各該處起程。業經諭知定福。格綳額。以吉林兵一千名。暫在山海關駐紮。其黑龍江兵一千名。以五百名紮昌黎。以五百名紮樂亭。統歸格綳額管帶調遣矣。此項官兵到時。其應需口糧等項。著慶祺飭屬豫為籌備。屆時均勻放給。毋令缺乏。

又

諭。前因海口辦防。諭令吉林。黑龍江各調兵一千名。均於年內起程。並令格綳額會同史榮椿。於查看海口要隘後。格綳額即留於山海關。所有吉林兵一千名。約計即可抵關。著定福格綳額傳知該帶兵官。將所帶官兵。即在山海關駐紮。其黑龍江官兵。以五百名防守昌黎縣海口。五百名防守樂亭縣海口。並著格綳額相度要隘。飭令該帶兵官。分起前往駐紮。此項官兵。均歸格綳額統領。務當嚴明約束。毋許滋生事端。其支應一切已諭知慶祺。飭屬豫備矣。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等奏。馳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詳細簽出。所有俄夷條約四件。另行檢出。覈對文內與中國不符之處。黏簽與該夷互換。以免俄夷藉口。俄國學生晃明在津時。將俄文譯出。即派員復譯漢繙清。展轉數次。所以間有不符。其中有大同小異之處。是當時與該夷公同酌改。普提雅廷亦經有明畫押無詞。此次不肯互換。藉端欲請更正。天津原議。俟一年彼此再行互換。自當嚴加防範。不令他國聞知。誠恐有難於隱瞞之處。不得不據實直陳。現在參領張廷岳隨花沙納在津襄辦清文。此事即該員與晃明經手。今先遣其回京。惟道路遙遠。行走恐難迅速。尚有工部郎中豫山。前在津亦經隨同書寫。或即就近傳詢。亦可得其底細。

桂良等又奏。再連日𠸄酋額爾金。總以未撤兩廣總督及三紳局。嘵嘵不休。伊等欲誘其商議各項要事。現在告知該夷。以聞得兩廣總督。近有欲自請進京陛見之說。又聞有將與他省對調之信。俱未見有明文。不知確否。何不暫且相待。該夷總難釋然。看此情形。若黃宗漢久在廣東。決不免於生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遵旨呈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黏簽開單呈覽一摺。詳閱單內所開歧異之處。均屬有因。從前既經普提雅廷斟酌看定。始行畫押。則該夷此次狡賴。顯係恃無

質證。桂良現今在津與晃明同謀之參領張廷岳。先行回京。當俟該員到時。與之辯論。自必無從狡執。如其仍欲任意更改。卽不與之互換。原議本有一年之說。卽俟上海事竣。再與理論。亦不為遲。至另片所奏。必須撤去黃宗漢。咦夷始能帖服。試思中國大臣。豈能視外夷之喜怒為黜陟。況欽差大臣關防已改授何桂清。則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黃宗漢無涉。至各省督撫辦理地方公事。該夷豈能干預。著桂良等向夷酋剴切曉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已付該夷閱看。其抗回事宜。著仍遵前旨。竭力籌辦。毋再別生枝節。

一第二條內。該國自繙清文中。多遇有要事。向軍機大臣

大學士面議一層。又漢文內。均照從前各國總例辦理。一語。該國自繙清文。係照今各外國所立總例字樣。

一第五條漢文內。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一語。該國自繙清文。係照俄國與外國所立之例辦理。

一第八條。因該國自繙清文內。贊揚天主教之說過甚。未便照伊繙譯。是以與清漢文通體話語。多有不符。

一第十條漢文內。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住京城一語。該國自繙清文內。係差往京師人等字樣。又漢文內不拘年分等句。該國自繙清文。係一面行知各該上司。不拘時刻回國。一面另差人至京師代替等句。

一第十一條。該國自繙清文。連送物件。下有限一月送交所指地方。漢文內無限一月字樣。

一清漢文末尾。均有所議條款。俱照中國清文辦理字樣。該國自繙清文少此句。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咸豐九年。己未。正月。壬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自該夷由江回滬後。臣等彼此會晤。情景尚好。更喜候選令黃仲畬。亦於前月趕到。已將四事與該令密商。令其從中暗助。臣等一面設法辦理。臣等告知該夷。以為廣東省城。若不及早退還。中國官員。不便彈壓兵民。總須將還城之事議定。和好方能永久。該夷總云。未能裁撤黃總督。與三紳士所奉之權。還城之事。實不易辦。且該夷近來屢有欲回廣東。親

自措處之語。前來照會。並云。欲將省城官員出之於外。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為𠸄咈兩國兵費。臣等伏思事果至此。豈能再與議和。當即密速奏

聞。請

旨定奪。詎自連日以來。該夷處香港緊報疊至。臣等屢咨兩廣督臣黃宗漢。總無一字回覆。前不得已。又咨廣東巡撫臣柏貴。及監督臣恆祺。亦未接到回文。不知廣東現在如何情形。乃於本月二十日拜摺後。該員黃仲畬來稟。知該夷近在廣東紳局。掠獲公文數件。內有一件。係廣東派來上海採事委員稟函。其中將臣等自到上海。以至近來各樣辦法。一一敘明。雖所採半虛半實。而所有應辦四事。如何設法之處。均載其中。盡被該夷窺破。如何措手。並云此外尚有數件公文。未得聞看。臣等疑是該紳等所奉

密諭。深為駭異。該夷忽於是日晚間。送來照會。據稱必擬返粵措置。特將該夷照會。另錄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呈軍機處備查。臣等當即備文照覆。婉言勸阻。乃本日據臬司薛煥。及新護上海道吳煦稟稱。該夷軍裝船隻。均已齊備。定於日內起身。臣等復又備文挽留。但該夷性如火烈。說走便走。去意既堅。斷非臣等空言所能阻止。聞信之下。焦急萬狀。莫知所措。惟查該夷照會內云。三

四旬之間事畢。再行回滬。將所有尚應會議之件商定。儻臣等先經啟程別詣。則該夷必直上京都。臣伏思該夷回至香港。若光景尚屬安靜。則回滬再議。不過稍遲時日。原無大礙。若或妄行亂為。將來回滬後。再與議和。恐致過傷

國體。然臣等若竟離滬。設該夷直行北上。又恐有礙大局。惟有請

旨定奪。俾臣等得所遵循。不至進退維谷。不勝欽感。抑或可以暫回蘇州等候。免致閒居日久。別夷十數國在滬。多所要求。更生枝節。俟該酋自粵回滬時。如果相安無事。再到上海與該夷議事之處。伏候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有僞造廷寄諭旨致該夷疑慮。當明降諭旨。今黃宗漢嚴拏僞造之人。並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祗領接辦。原冀該夷見此諭旨。知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黃宗漢無涉。可以釋其疑慮。乃本日據桂良等奏廣東夷民互鬭。致礙和局。該夷必欲回粵措置。定於日內起身。自係未見前旨。故堅欲馳回香港。桂良等既不能阻止該夷。仍應將前旨鈔錄。設法迅速知照該夷。並告以自議和之後。黃宗漢辦理本地土匪。紳士羅惇衍等裁撤練勇。均未與暎國搆釁。該夷照會內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各勇俱已胡為等語。究

竟何時何事。並未明言。恐係傳聞不確。又恐暎咈之兵。出城擾害百姓。以致互相爭鬭。其曲亦不在廣東百姓。現在欽差大臣關防。已交何桂清接辦。黃宗漢既不能干涉通商事宜。暎國到粵。亦無可商議。若如照會內所言。恐傷和議。勸其折回上海。該大臣等仍可設法挽回各事。儻該夷業已先到廣東。肆行攻擊。是該夷等背約動兵。自起釁端。並非中國失信。將來該夷再赴上海。桂良等言明在先。即加拒絕。亦覺理直氣壯。至上海地方。城外東西兩面江岸。全係夷人。形勢危險。桂良於夷酋赴粵後。即可暫駐蘇州。俟該夷回滬時。再與計議。若事已決裂。難以理諭。即迅速馳奏。聽候諭旨。

又

諭黃宗漢自上年九月間。奏陳夷務情形後。迄今數月。未據續奏。羅惇衍等。因天津和議已定。兩次奏到。改刻辦團關防。及裁撤壯勇。派防土匪各情。廣東辦法。固未抑民義忿。亦未有官員兵勇肇釁之事。至夷人踞城未退。時或出擾。致有居民與之鬭毆。其曲亦不在我。昨暎酋在滬投遞照會。忽有僞造諭旨一事。欽遞廣東官紳。尚在聯絡團練。縱民為仇等語。已明降諭旨。著該督查拏僞造之人。以釋其疑。並諭將廣東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上海。由何桂清就近接辦。以冀該夷就我範圍。詎暎酋未得見此旨。聲言廣東官紳。謀害彼國。有民夷互鬭之事。即欲馳回廣

東。將省城官員出之於外。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為兵費。業已整備軍裝船隻。即日起身回粵。究竟因何互鬭。並何時何事。照會內並未敘明。恐有廣東不得志之人。從中播弄。以激夷人之怒。著黃宗漢查明該省有無民人與彼為難。致令該夷藉口生釁。迅速詳細馳奏。一面照會暎夷。辯明此事。至欽差大臣關防。已移交何桂清接辦。黃宗漢不管夷務。而身任總督。地方是其專責。該夷回粵。儻肆鴟張。該督以聯絡紳民。保衛地方為要務。彼既回粵稱兵。即是先行背約。斷難再與議和。毋庸顧忌。設或該夷到粵後。自知理曲。尚堪駕馭。即令回至上海。與欽差大臣桂良等妥為定議。總之該省捍禦事宜。亦非易辦。必當加意籌

備。毋失民心為要。

又

諭。羅惇衍等自十月間奏。稱。裁併壯勇。並將辦理夷務關防。改為團練名目後。祇將捐輸人員。奏請奬敘。並未將廣東民人與該夷互鬬情形具奏。前據桂良等馳奏。有𠸄夷傳聞寄信諭旨一道。查係偽造。已命黃宗漢。將偽造之人拏辦。並因夷人在上海議事。復將欽差關防。移交兩江總督接受。乃桂良等。尚未奉到此旨。又奏。稱。𠸄夷因廣東民夷互鬬。欲整備軍裝。即行回粵。並稱夷人之意。非撤去黃宗漢。及羅惇衍等團練之局。總不能將廣東省城退還等語。覽奏深為詫異。羅惇衍等自裁併壯勇。已

不復攻剿。黃宗漢亦未禁止開仗。前覽該侍郎等奏報。如攻打新安。互有殺傷。亦因夷兵先來滋擾。並非粵民侵侮夷人。此時據桂良等所奏。恐有奸人從中搆煽。然該夷既欲回廣東。親自措處。難保不即行赴粵。與官紳為難。黃宗漢既不管通商。而保護地方。是其專責。羅惇衍等。仍當妥辦團練。以保桑梓。不可因此惶惑。儻有民夷互鬬情事。是否民人起釁。抑係夷人滋事。並著羅惇衍等查明馳奏。現在該夷既欲回粵。並有逐出省城官員。及收粵海關稅之語。果有此等情形。是該夷先行背約。斷難再與議和。業已諭知黃宗漢。聯絡紳民。以資捍衛。該侍郎等。務當與該督聯為一氣。固結民心。保全地方為要。

桂良等又奏。該夷大火輪船二隻。因恐擱淺。停泊九江。到滬時告知臣等。當即勒其設法駛回。並告以江中匪徒出沒。恐有損失。該夷面云。委因阻淺。不能下駛。至於匪徒。斷不敢有為難。臣等因此次行走甚緩。節節阻淺。即行借此阻其入江。正籌辦間。忽還廣東連日緊信。不能向伊商議。至該夷大火輪船二隻。亦因連日大雨。江水陡長。已於月初返滬。此時江內。併無夷船停泊。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再上海地方。城外東北兩面江岸。全係夷人房屋。在此通商者。大小十餘國。居民不過十分之一。江心

有夷人大橋橫亘。凡到上海城內。必須經過此橋。各夷商船兵船。滿江皆是。該夷欲行他往。若不言明實在。無從得知。且以形勢而論。該夷諭知上海之人。不令回蘇。甚易為力。至其自行入江入海。全無阻擱。不知當日。何以令其占踞地面如許之多。人衆處處扼要。實不可解。

硃批。何不詳細繪具圖說。朕始了然於胸。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所調京兵。㕘擬請撥帶內外火器營。健銳營。巡捕營官兵各五百名。並撥帶八旗漢軍礮手八十名。每旗運解六百斤銅礮一位。由京局撥運小

銅礮十六位。並酌帶隨營辦理營務文案各員。以資策遣。
除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成保。頭等侍衛布勤和德扎精阿。二等
侍衛舒明安四員。前經面奉
諭旨。令奴才帶往。其各營帶兵章京將備等官。奴才酌量揀派外。謹將
擬帶文武各員。開繕清單。恭呈
御覽。
僧格林沁又奏。請
飭下戶部撥發銀二十萬兩。陸續解交天津糧臺。以濟急需。至上
年防堵官兵。因食物昂貴。頗形苦累。於四月二十九日恭

奉
諭旨。令奴才覈計酌量加增。當經奏請將旗兵所得馬乾一項。再行
放給實銀一半。計旗兵月支實銀四兩二錢有零。綠營兵
所得馬乾米折。再行放給實銀一半。計每兵支實銀二兩
五錢有零。嗣於十月間。因豆草昂貴。馬隊官兵窘累。奏請
每月口分實銀四兩二錢有零之外。將應領粟銀一兩四
錢四分。放實銀以示體恤。仰蒙
允准在案。所有現調馬隊官兵。及京營養馬兵丁口分。仍應請一
體放給實銀。計每兵月支實銀五兩六錢五分二釐八毫。
以敷喂養食用。惟現當經費支絀。查旗兵每名月支實銀

四兩二錢有零。似可酌減。擬請每兵每月放給實銀三兩。
覈計每日有銀一錢。可以撙節餬口。其餘仍行放給粟銀。
至綠營兵丁。每月領實銀二兩五錢有零。尚無浮多。應請
仍循其舊。
硃批。依議。
戊寅。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
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奴才等照會該夷。告以如去廣東。
恐致有礙和好。該夷皆並未回答。徑於二十二日夜間起
碇。前赴廣東。至二十三日午後。送來照覆一件。仍書二十

二日。察其詞意。總以未能裁撤總督。及三紳士。頗懷忿恨。
特將該夷照會。恭呈
御覽。奴才等隨即傳到候選令黃仲畬。詢以該夷所以必回香港之
由。據黃仲畬稟稱。此次
欽差四人前來。該夷等早懷疑慮。故於初到之時。多方作難。將天
津所帶兵船。均留附近上海洋面。及後見
欽差相待甚好。方纔放心。始將兵船大半撤回本國。其餘亦回香
港。及自內江回滬後。該夷見奏參黃總督一案。所奉寄
諭。又復生疑。以為兩廣總督。既未撤任。而三紳士照舊練勇。民間
仍相聚毀。遂悔不應將兵船撤退。且云有此光景。和議未

必能成。明年夏秋之交。又須多帶兵船。到一直截之處。方可成此和議。然該夷此時雖懷疑慮。尚未決意赴粵。及至近日香港緊報頻聞。昨忽於石井地方安良局擒獲公文數件。於是怒不可言。雖經從旁解說。告以粵中之詞。多不可憑。該夷以為事出有因。決非偽造。無論如何開導。萬不肯信。此黃仲畬面稟之大概情形也。奴才等竊思此種密稟。廣東紳局。何以並不秘藏。致為該夷所得。殊堪詫異。查該夷照會內所稱或照原議。或照別議等詞。奴才等詢之黃仲畬。據稟其所謂別議者。蓋指用兵而言。當該夷將欲起身之時。面告黃仲畬云。如果此後有撤黃總督及三紳士之

旨。務必給伊一信。是該夷之赴廣東。實因此事所致。愈可概見。此時既去香港。果能於三四旬後。復到上海。奴才等自可仍照前說。再向商議。不過將四事隱約其詞。免至中其所忌。雖或稍延時日。尚於撫局無礙。竊恐夷性犬羊。到廣東後。又與百姓互相格殺。釀成事端。將來回至上海。更恐費力。奴才等現擬暫赴蘇州。俟該夷到滬後。看其光景如何。再行來滬會議。較為妥貼。且前次該夷入江。胸無他意。奴才等在滬等候。固屬無妨。此番回粵情景。與前不同。並聞其有欲攻花縣之意。不可不預為地步。況上海地方。各國紛集。即如前次有呂宋大西洋比利時昂不爾各國紛紛呈遞照會。願來求見。費盡許多脣舌。方能退却。大西洋國。並且去而復來。口稱奉國王之命。來遞照會。奴才等均未收拆。而揣摩其意。無非皆為添設口岸等事。此時若住上海。更恐他小國乘機紛至。殊為可厭。蘇州距上海不遠。不過兩三日可到。一葦之杭。亦屬易易。奴才等於拜摺後。即行前赴蘇州。俟該夷回滬。探聽明晰。再行前來。惟思此次該夷自粵回滬。若見兩廣總督。尚無更動之信。誠恐不免另生枝節。奴才等非不知慎重

國體。惟成敗所關。誠非淺鮮。未敢稍為緘默。是以不揣冒昧。據實直陳。

硃批。前已有旨。

咦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昨接二十一日來文。閱悉之下。毫不能致本大臣改其立意。蓋粵城一事。先應作何辦理。方得見咦咈兩軍。合將城池交還。皆天津條約內載有明文。是

貴國

御裁。原以

命貴大臣等代辦了結。諒必

賜畀足堪盡約之權。來文所稱貴大臣自回粵東措處。轉恐致有礙和好等語。果若出此。不歸本大臣所任。獨由廣東前不

平之事。當請貴大臣等設法除盡其弊。已允依行。本大臣信及亟能妥辦。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踐言。只得親自舉動。是以赴粵。以便與𠸄咈兩國軍門會議設策。有滋事者。無論壯勇或別項人等。務必嚴行彈壓。勢必如此辦理。顧貴國觀此。可知誠欲與本國長存和好。惟在堅守條約。方得永保勿絶。本大臣在南立規示戒後。則當旋滬。將尚有未定各節會商。或照和議。或作別議。俱聽

貴國

朝廷。並輔政大臣之意。為此須至照會者。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辦理海防。業已布置妥貼。僧格林沁於月内總可到津。所有地方彈壓事宜。必須該督前往督率。呼應較靈。著慶祺即赴天津。調度一切。何日啟程。先行具奏。

壬午。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

旨將桂良等送到𠸄夷稅則黃册一本。咈夷稅則黃册一本。咪夷稅則黃册二本。一併加封進呈

御覽。其天津原議條約一函。𠸄咈咪三國稅則各一函。臣等公同押封。送交

宗上收存。以昭慎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桂良等奏。先行進呈兩次條約。當經降旨允准。並令俟撫回四事。另立專條。進呈後。再行一併用寶發回。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專弁送到和約稅則各件。業經軍機處代為呈覽矣。惟撫回專條。俟夷酋回滬後。總須及早定議。迅速進呈。方能與現進條約。一併用寶。發交各國。免致日久耽延。桂良等不得因條約業已進呈。含糊了事。有負委任。此時利害轉圜。全恃專條為補救。著桂良等悉心籌畫。盡力挽回。即行馳奏。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明發諭旨。桂良等奉到後。如何傳示該夷。該夷接奉後。作何情形。並夷船駛到粵東。有無消息。著一併具奏。

甲申。前戶部侍郎羅惇衍、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臣等駐紮花縣。僅留壯勇三千名。分布要

隘防守。隨時約束。並申諭北路鄉民。不准仍前與夷人讐殺。復聞舋端。臣龍元僖、臣蘇廷魁於十一月初九日動身前往肇慶。督辦捐務。專濟西北兩江軍餉。惟臣羅惇衍仍駐花縣。以資彈壓。本月初一日巳刻。該夷率千餘人。各持鎗礮。分攜火食。由三元里直上牛欄岡前進。彼時該夷未開鎗礮。鄉民亦不敢生事。並借與嘉猷廟一所。俾該夷飽食。乃該夷飽食以後。一路焚燒茶蓬民居。大放鎗礮。轟斃過路行人。及工作農民共九名。受傷二十餘名。鄉民始忿。鳴鑼齊出。與該夷對仗。登時擊斃夷人十餘名。該夷見鄉民愈聚愈多。眾寡不敵。即於申刻退入省城。臣聞報之下。

不勝駭異。忖思夷人既在上海會商條款。自應遵守和約。安靜以待通商。臣等曾於上年十一月內。接撫臣柏貴來信。亦稱夷人以後不至滋事。即偶爾下鄉。祇圖游玩。並無驚擾等語。何以無故興兵搆釁。事必有因。密速訪查。至初四日。查得該夷得有漢奸偽造諭旨一道。信以為真。深疑臣等暗中布置。仍與為難。故有初一日之役。經撫臣柏貴將軍穆克德訥。粵海關監督恆祺。向該夷再三開導。不能阻止。並聲言必到江村花縣等處。臣稔知夷性多疑。固結難解。不到花縣不休。自當嚴備。以遏兇鋒。第思前奉諭旨。有咪酋託桂良奏明。如在粵喫虧。仍須帶兵來津之語。剋下撫局將就。且逆賊未平。經費支絀。臣若固執己見。圖快一時。禍結兵連。靡所底止。大局不可收拾。只得隱忍將就。一面約束壯勇鄉民。不准妄動。一面將花縣總局。移在離城六十里之步雲局。以免臨時疎失。果於初五日辰刻。該夷率領夷兵漢奸約四千餘人。直趨石井。所至焚掠。民夷亦互有殺傷。是日該夷即紮兵石井。初六日。該夷由石井帶兵直抵離花縣城六十里之江村地方。探知臣不在花縣城內。即日折回石井。旋於初七日全數退回省城。查此次夷人再擾北路。因懷疑逞忿。先開槍礮。傷斃多人。故百姓與之鬥殺。釁端實自彼而開。但夷情叵測。借詞要求。亦難保其必無。經臣等咨明督臣。並請其移咨上海。俾悉此事顛末。易於辦理。臣羅惇衍自該夷退回省城之後。將傷斃鄉民量為賞卹。即於初九日前往肇慶。與臣龍元僖。臣蘇廷魁。會商以後一切事宜。臣等再四熟籌。西北兩江。正當用兵。若北路更加設防。經費不敷。勢難長久。此時夷人既已受撫。自當坦懷相示。使彼無疑。免致別生枝節。擬撤去北路壯勇。將花縣總局。併歸順德。以省虛糜。亦以顧全議撫大局。臣羅惇衍。臣龍元僖於拜摺後。即回順德。清釐經手事件。臣蘇廷魁。仍駐肇慶。此局既併歸順德。所需護局壯勇。及設立巡船。護送轉餉。並紳士分往各縣勸捐盤川之費。每月數千金。可以足用。較之設局花縣。所省實多。業經函商督臣會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民夷互鬬。夷酋即欲回粵搭兵。當經諭知羅惇衍等。查明民夷起釁根由。仍當妥辦團練。茲據該侍郎等馳奏。夷人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並移局撤勇各情。覽奏俱悉。此次夷人懷疑逞忿。先開槍礮。轟斃多人。並帶夷兵直趨花縣。實由該夷起釁。與粵民無涉。羅惇衍因恐與現議和局有礙。暫為隱忍。飭令壯勇勿許妄動。並將花縣總局。移至離城數十里之外。以避兇鋒。辦理尚屬妥協。本日已將粵東情形。寄諭桂良等知悉。並將原摺鈔給閱看。又密諭黃宗漢。著

令柏貴就近妥為開導。以釋其疑。前據桂良等奏。咲首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起碇旋粤。計此時早至廣東省城。是否與官紳為難。亟應妥為籌防。羅惇衍等。惟當遵照前旨。認真督辦團練。聯絡紳民。保衛地方。並妥籌西北兩江兵餉。仍申諭鄉民。勿與夷人讐殺。以弭釁端。至羅惇衍等。雖只辦團練事宜。與夷務無涉。而於機密之事。務當加意慎重。勿使奸人聞知。致再訛言起釁。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廣東有偽造諭旨一事。並咲國公使。因廣東民人。與咲兵互鬭。即行回粤。先後寄諭該督查明馳奏。茲據羅惇衍等奏。咲

夷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等語。咲國兵丁。懷疑逞忿。先開槍礮。傷斃多人。故百姓與之讐殺。釁端自彼而開。黃宗漢遠在惠州。難與關說。柏貴近在同城。可向該公使妥為開導。告以粤東咲兵誤信偽造寄諭。以致兩次縱兵焚掠。互有殺傷。並非粤民起釁。噸爾唫遠在上海。無由知悉。羅惇衍等。亦知咲兵因見偽造廷寄。懷疑構釁。現已約束鄉民。不准妄動。並撤去北路壯勇。以示不疑。現在上海議定稅則。彼此即可永敦和好。廣東偽造廷諭之事。已奉旨查拏嚴辦。該公使諒已明白此事。皆由廣東奸民煽惑。非中國暗謀矣。如此坦懷相示。使其悔悟。仍回至上海。辦理通商。方妥。至近來粤東海口通商情形如何。有無奸民從中阻撓。並著該督撫查明具奏。

又

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廷寄諭旨。致咲國疑慮。業經諭令黃宗漢查拏偽造之人。本日據羅惇衍等奏。該國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並鈔錄奸民偽造諭旨。與桂良等前奏相符。羅惇衍等在粤辦理團練。曾申諭北路鄉民。不與咲咈等國為難。致開釁端。詎該國於上年十二月初一日。率眾千餘。由三元里前進。一路焚燒轟斃。行人鄉民。始鳴鑼對仗。初五日。復直趨石井。互有殺傷。皆由奸民偽造諭旨。致該國疑慮。並非羅惇衍等不遵前旨。仍與該國搆衅。本日已諭令黃宗漢柏貴。照會該國。令其盡釋前

疑。不可為奸民所惑。噸爾唫現已回粤。儻經查明。自必恍然知花縣之事。由於奸民偽造諭旨。致懷疑慮。並非中國故違和約也。桂良等接奉此旨。即設法照會噸爾唫。告以此次與鄉民互鬭。雖由彼先啟兵端。究係因懷疑所致。一經說明。自當相安無事。如噸爾唫業已回滬。更可明白開導。以全議撫大局。羅惇衍等摺。著鈔給閱看。

庚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米文咨稱。印度國人。被中國官兵斃命。請轉行究辦等語。查印度地居何處。並因何被害。而問該夷官。據稱印度在俄國之西。即呢業莫側國。素與我國至好。懇求我國轉行知照前來。

其餘均不知情。伏思印度國。究與何處毗連。無從考查。似此別國細故。來行含混咨請。殊覺多事。當即備文咨駁。

硃批。俄夷差人至京送信。與印度國爭鬬之事二摺。與惠親王等同看。並將俄夷因印度國之事行知。

俄囉斯咨文。

為查友誼事。前因欲訪知印度國風俗禮儀。於咸豐七年春間。有由印度國行走之人。彼時有印度國進人。經過什倉圖爾奇斯唐等處。來到俄國邊界。欲由原路回去。暫避北方。看其由西洋所得之信。內係圖爾奇斯唐地方人不靖。於咸豐七年秋間。與內地因接仗以致沙勒慶他徵提

身死。是以伊弟等。欲明伊兄被害之冤。求敝國東邊之大臣。憐恤此事。想貴大臣係體恤人之大臣。將什倉圖爾奇斯唐之事。行知

大清國管理西邊大臣。望祈將圖爾奇斯唐之命案。明白辦理。無事推托等因。以上各情。特達知貴大臣。惟望貴大臣念其遠行之苦。將如何致命之信。咨覆敝國可也。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今據貴處來文內稱。欲知印度國道教風俗。咸豐七年春間。印度國北邊地方行走之沙勒慶他徵提。因印度國人叛逆。思欲避禍。由什倉等處經過。赴俄囉斯國邊界地方。由此回國。是以向北進走。阿愊囉怕之信。得自西洋圖爾奇斯唐人等叛逆。咸豐七年秋間。與

大清國官兵打仗。致沙勒慶他徵提被殺。伊弟聞信。欲明命案。懇求爾國幫助。經咭那喇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愊飭爾行文本大臣。行我國西路大臣。將在圖爾奇斯唐處之沙勒慶他徵提命案。查明知照。幸勿推諉。謹此達知等語。咨行前來。查我

大清國幅幀遼闊。此案沙勒慶他徵提之圖爾奇斯唐。係在何處。什倉等處。究係何處所屬。無憑查考。詢之爾國使臣拉咈囉愊。亦未能說明。本處斷難含混行文。印度國人進出

被殺。與我兩國毫無干涉。此案本處無從行知西路大臣。相應知照爾着固畢爾那托爾。為此咨行。

欽差大臣鑲黃旗蒙古都統勝保安徽巡撫翁同書奏。竊維自古帝王馭夷之道。荒服雖累示羈縻。梗化則悉資征討。從未有不仗威力。而能貼然無事者。亦未有積應所求。而能止其無厭者。大抵待以恩則中國之勢日弱。馭以威則中國之體日尊。然非大膽力大智識者。不足以任此大事。我

朝威稜震疊。式廓版章。

聖祖仁皇帝三征漢北。

高宗純皇帝以十全武功。平廓爾喀。平準噶爾。平回部。平大小金

川、緬甸、安南，皆以仁義之師，制反側之寇，蓋聖人不得已而用兵，誠深知異類之難以情感，而非威武不足以懾之也。暎咭唎自嘉慶十三年已有覬覦之志，十九年，詣京入貢。仁宗睿皇帝斥其無禮，拒不准見，擲還方物，令由內河還粵。至道光十四年，兩廣督臣盧坤任內，有嗶嘮啤之釁，而始終未敢肆其桀驁者。列聖積威遠著，內地虛實未能悉知，該夷止以貿易為性命之源，刻刻以斷絕為慮。迨琦善出，而一意遷就，始底裹畢露，馴至江甯城下之盟。然使道光二十二年議定條約之後，內

外諸臣卧薪嘗膽，撫輯黎元，講求武備，則中國之本日壯，而外夷之冀倖自消。乃辦理夷務較善者，祗林則徐、徐廣縉二臣，其所以較善之故，實皆用民為主，而葉名琛一切反其所為，致眾心離散，隻身被劫，臨時無一援救之人，民情可見。上年夷船至天津，總督及特簡大臣，非惟素不熟悉夷情，並未辦理尋常邊務，剛柔皆不中窾，以致任所欲為。閱其北上之初，不過以條約為嘗試之端，後乃一一允從，出乎彼之望外，故遂愈縱愈驕，要挾無窮。皇上特申廟筭，飭派原辦諸臣赴滬，原令盡拒其權宜之許，今尚一無眉目，輪船接踵，直入大江內地，夷酋各省任意行走，浙杭已有乘坐緣呢八人肩輿拜晤撫臣之事，而粵城迄未撤出，俄夷此次來京，攜帶多人，官府輿從，烜赫若無人。臣身在行間，聞此情形，不覺髮指背裂。外夷乃中國大患，且駸駸及乎腹心肘腋，實有扼吭拊背之憂，深恐在事諸臣為社稷計輕，為身家功名計重，遂欲敷衍了事，苟且目前，而不知所許各條，如飲酖、漏脯，其止乎饑渴僅僅片時，而性命之虞即隨其後，是徒貽宗社無窮之患，而一己之功名身家仍不能全，抑何愚憒至於斯極。猶賴我

皇上乾綱獨斷，思患預籌，業於天津海防修備完整，當足以懾夷膽而振國威。然夷性難馴，風帆倏忽，能否止其北行，尚未可必也。夫挾虛憍之氣而來者，示之以弱，則彼將益張，示之以強，則彼將自阻。臣勝保前在伊犁領隊大臣任內，俄夷接壤，有金夫械鬭一案，其時列款多端，狂悖要挾，與上年天津相類。經臣勝保商同將軍臣札拉芬泰辦理駁斥，暗中密諭金夫，到處揚言，設有不平，必當齊數萬之眾，直搗該國，以圖報復。臣並於大廷廣眾之中，微示勒兵待勦之意，該夷

倨傲之情頓減。逡巡退去。此即明效大驗。俄夷只准在京駐館學習。

祖宗立法綦嚴。今聞其任意游行。直入各部院公所。旌鉦夾道。婦女同車。顯背二百年和好舊約。咦咪等國。鑒於俄夷之駐京有館。故敢有比例之請。以為可以漸入佳境。而俄夷亦鑒於咦咈兩國之頻年滋擾。有求必應。彼亦何為不潛萌覬志。肆厥鴟張。前聞黑龍江地面。已遂所欲。浸假而求割關內之地。浸假而謀侵畿輔之地。勢將伊於胡底。夫犬夷惟利是視。各國之所謂使臣。皆該國之奸商。彼國王。止令其外出謀利。恐亦未必盡知其尋釁興兵。堂堂

天朝。無故而示弱於彼。果何謂歟。伏願

飭下諸大臣。責以正言。繩以大義。除從前俄夷駐館肄業之外。凡有一切要求。盡拒不納。彼果一一帖服。咸知斂抑。則已。不然。即請

皇上赫然震怒。或擒殺其首。或縛解其眾。以無理諸狀。飭下理藩院。詰責該國王。彼必理屈詞窮。即或稍申螳臂。北邊距京萬里。亦斷不敢鋌險深入。儻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遂出犬夷下哉。此入京一節之萬不可行也。咦咪等國。在外洋固船堅礮利。然深入內江。及登陸馳驟。皆其所短。臣愚竊謂欲阻其入京。當自阻其入江始。欲阻其入江。當自阻其內地游行始。誠能使現在入京之俄夷。知震懾

天威。漸次斂戢。則此外內地游行之輩。必不能肆無忌憚。至入江大害。舉國皆知。已無待臣等贅言。臣等則以為為今之計。惟有用民制夷之一法。長江兩岸。不下數十州縣。宜於此入江未定之時。先事

密諭楚西各督撫。遴派幹員。各路訪察輿情。剴切開導。使沿江及內地百姓。公同具稟。並散布邀約。總以

天恩雖一視同仁。無分中外。而商民以長江為生路。斷不能與之貓鼠同眠。即由楚省督撫。將公稟邀約。寄往上海。與各國夷酋閱視。一面廣集民團。多多益善。自潯陽以上。洞庭以

下。於沿江兩岸。節節設備。星羅棋布。高壘深溝。村內偏插旌旗。江面暗伏水勇。以聯絡其聲勢。而嚴固其衛防。使彼知我長江腹地。深入數千里。鄉民數百萬。勢甚洶洶。眾怒難犯。自未敢再圖入江之念。即使貿然前來。則以各處民力。就地制之。燬其夷船。截其歸路。使之片帆不返。縱致歸咎於百姓。而不能懷怨於

朝廷。我既有言在先。彼亦無可藉口。是即不阻之阻。不撻之撻。如此。不但拒其入江。並其入京一節。亦必不煩言而自解矣。向聞夷情雖狡愎很悍。而於利害兩途。最知審慎。但我

國兵勢精強。民心固結。而地方督撫。機權威畧。卓乎在彼耳
耶。自可不戰屈人。連年所以不振者。非大吏與民為讐。即
一己之私有所顧忌。而膽智困之中餒。於
國家久遠大局。全無計慮。臣故曰無膽力。無智識。皆不足任
此事也。若非秉此力圖。任令夷人仍往天津。易換和約。直
入京城。與俄夷同一局面。火輪船隻。各省往來。截斷上下
游全勢。恐兵民解體。人心動搖。夫各路大營將士。所以經
年血戰者。原為海內肅清計耳。縱能全力將賊誅鋤。而拱
手以待夷人魚肉。於情於理。孰肯甘心。上念
宗社安危所繫。與我
皇上宵旰之勞。誠庸夫愚婦。皆思敵愾同讐。固不獨忠臣義士。聞
之負戟而長歎者也。臣不揣冒昧。披瀝密陳於
聖主之前。仰祈
俯賜採擇。天下幸甚。
硃批。覽奏已悉。

勝保又奏。竊奴才伏查從前辦理夷務諸臣。總以恐啟邊釁
為詞。一味應其所求。以致今日橫逆之來。至於斯極。現聞
在事諸人。仍狃於成見。蹈其覆轍。不但使外夷輕視中國。
其機甚危。且大拂民情。其患更重。近有編造對聯。到處聞
傳。有云柏葉於今難再順。桂花從此不聞香。又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竊彼於我
老彭。人數月中三相云亡。一死一囚一罪過。旬日間四夷
來服。半推半就半含糊等語。奴才遠在皖軍。尚有所聞。其為
此事不饜眾心可知。又接據上海密探所稟。金陵逆首與
夷首交接各情。更可駭慮。謹將採稟鈔呈
御覽。
十六早回頭。自卯刻打至巳刻。賊不開礮。五船一齊駛出
燕子磯。賊有四五人。用舢板追到。送紅縐紗二疋。雞二隻。
說一番好話。問到何處。說到漢口通商。賊云既如此。則不
打仗。大家和好可也等語。該船即一齊開行矣。十月二十
日到安慶。賊匪仍開礮。十八門礮的兵船人還礮。遂過去。
初一日。到湖北省城。初二。到漢口。四處探看地方。量水深
淺。四處繪圖形。西邊到漢陽。南邊到洞庭。俱繪有圖形。初
八曉。動身回來。十九。到九江。四隻船進去。兩船因水乾。須
明年春天水大回來。又兩層礮大船一隻。又斤砵兩隻回
來。二十五未刻。到南京。哼嗪咽喊喉嗎二人。直到賊礮臺。
問賊目欲見太平王。是日未刻上去。一直進去。聞說有三
人見夷人。將制臺衙門作宮殿。打扮甚威昂。請夷首赴宴
飲酒。二鼓回頭。有賊目送下船。各賊目賊兵。威儀擺得甚
齊整。約有一萬餘賊兵。各色軍器齊備。排手鳥槍手都有。

小斤砵先開。二十八未刻。到上海。兩層礮大般。日內可到吳淞口。據說如此地方十分好。定了在漢口等處開馬頭通商。最易獲利。為天下居中第一好地方。各人歡喜之至等語。跟隨英國領事赴長江之通事潘瑩。頃已傳其到來面詢。所說情形。大畧相同。

癸巳。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查山海關海口。西南連天津。東南通奉天。乃夷船必由之路。以石河口直至秦王島而論。節節皆可登岸。處處均宜嚴防。況鎮城去海八里。關邊處所。不下二十餘處之多。均需駐兵攻守。內外聲勢聯絡。是以先於城內分布官兵駐守。民心得以固結。茲遴選署

右翼協領伊克經額。委為領隊。正白旗佐領順齡。鑲紅旗佐領慶年。委為營總佐領。防禦驍騎校。委為參領八員。調備槍兵四百名。預備駐海迎敵。或有夷船駛至。即令調備官員。駐紮石河口一里許。相機攻守。至秦王島石河口礮臺。現有山永協副將雙慶。督帶海防官兵駐紮。並令榆縣壯勇。會合守禦。儻有警報。茲與格綳額督兵攻勦。尚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

硃批。知道了。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辦理海口防堵。亟須添調精兵。以資應用。著景淳於山各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演。聽候調遣。吉林官兵。著派雙城堡總管平海管帶。黑龍江官兵。著派黑龍江總管德楞額管帶。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稍有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業經諭令僧格林沁。即日前往督辦。著成凱。於綏遠歸化兩城官兵內。挑選年力強壯。技藝嫻熟者各五百名。備調。並於各該城曾經出師得力將官內。酌派妥員統帶。其軍裝器械馬匹等。均著豫備齊全。勤加操演。一聞飭調。即日迅速啟程。不得稍涉遲誤。

乙未。

諭內閣。河南河北鎮總兵樂善。著發往天津。交僧格林沁差遣委用。毋庸前赴勝保軍營。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辦理海防。近已添調各處精兵。計五千名。諭令勤加操練。聽候調遣。惟兵力究形單薄。著慶祺於直隸省北路各營官兵內。挑選精銳二千名。飭將軍裝器械馬匹。豫備齊全。派曾經出師得力將弁管帶。聽候僧格林沁調撥。毋稍延誤。

又

諭。現在天津辦理海口防堵。亟須添調精兵應用。著常清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練。派曾經出師得

力將官管帶。一闗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前諭西淩阿於備調官兵二千名內。挑選一千。於本年正月帶
赴天津。諒該都統業已啟程赴防。惟津防兵勇。究嫌單薄。著慶
昀。再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年力精壯技藝嫻熟者。一千名。配
齊軍械馬匹。勤加操練。一闗飭調。即飭總管那瑪善。管帶啟程。
迅速赴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辦理海防。亟須添調精兵應用。著玻崇武。挑選精銳
官兵五百名。配齊軍裝器械馬匹。勤加操練。一闗飭調。即飭協

領恩成。管帶啟程。迅速到防。毋許稍有延誤。

戊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
已付該夷閱看。其撫回事宜。著仍遵前旨。竭力籌辦等因。欽此。
臣等於前此接奉
諭旨後。業經恭錄備文。知照暎咈咪三國。俾知臣何桂清已
授爲欽差大臣。五口關防。均歸上海。一切事宜。悉在上海籌辦。免
該夷等欲往他處。嗣又接奉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諭。桂良等於撫回四事。僅止畧得大概。並未切實斷定。黃仲畬
已到上海。即可責成逐件著力挽回。明善已賞假令其來京等
因。欽此。明善於奉到
諭旨後。行抵蘇州。未曾登岸。於本月初九日長行回京。臣等即在
蘇省暫住。命護理上海道吳煦。及黃仲畬。在上海探聽消
息。該員此次來滬。臣桂良等。因其感激
聖恩。力圖報效。是以令其暗中設法。惟該令之在暎夷。不過代辦
漢文事件。並無大權。臣等恐哱嗪唎一人傳話。未必盡實。
令得黃仲畬往來其間。傳述較爲妥當。兼可畧得夷中情
僞。非敢專恃該員爲斡旋。目下該夷回往香港。該員籍隸

廣東。尚可信息往來。嗣又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該夷必欲回粵措置。自係未見前旨。桂良等。仍應鈔錄設法
知照該夷。告以自議和之後。黃宗漢與紳士等。均未與暎國搆
釁。該夷照會內所稱管帶壯勇之官紳。錯立見解等語。恐係傳
聞等因。欽此。臣等復將此情傳知黃仲畬。令其作書轉致該酋。
勸其早日回滬議事。茲於本月十八日。接據護理上海道
吳煦稟稱。該道由省回滬。探詢粵情。僉云無事。十五日夜
聞。及十六日。到有火輪信船兩隻。據黃仲畬哱嗪唎先後
報到。嚈首係上年臘月二十九日到粵。派夷兵一千。前赴
肇慶。一千前赴花縣。藉以示威。幸三紳士。早已遠避。

該處官民待之以禮。均未滋事。此後當可無慮。噸酋果否回滬。尚在未定。其弟噃嚕斯遲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意見甚堅。並據哮嗪嘓云。此層萬難挽回。請欽差早為地步。係伊關切之意。其新舊通商各口。定於五六月間開辦新章。各處領事官。已派定有人。廣東派阿利國。鎮江派辛姓。寧波派夏飛。廈門派馬姓。牛莊派麥華陀。登州派密士。湖州瓊州臺灣均未派定。長江至漢口。有俟軍務稍平。再行開市之議。亦未派有領事。上海舊領事囉啪嗹。給假回國。改派向在廣東之嗄吧。來滬接辦。此護道吳煦稟報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接閱之下。不勝詫異。伏查該酋噸哂唫。因臣等相待甚厚。所以商議各事。不便十分桀驁。然而言詞閃爍。總非心之所願。適逢廣東有此偽造寄信之事。故特藉端回至香港。今聞其並不回滬。俟伊弟噃嚕斯到中國。令其出來搪抵。查噃嚕斯即卟嚕斯。前在天津勒偪文約。不准改一字者。即係此夷。今既復來。必多不情之語。觀該夷此時用意。直欲照依條約。屆期行事。不肯再與我議。其詭譎情狀。顯然可見。嗄吧一夷。向在廣東。肆行無忌。凡有困辱葉名琛。及撫臣柏貴等事。皆該夷之所為。觀咲夷如此舉動。恐到滬後不能理諭。竟自直用船隻駛赴

天津。則臣等趕緊具奏。亦來不及。不可不為思患預防之計。將來該夷等到後。臣等擬一面先委臬司薛煥等二三人赴上海。觀其動靜如何。仍照原議。自應設法籌辦。俟將專條立定後。再行奏請發下互換。儻或該夷先在廣東。肆行攻擊。背約動兵。自起釁端。固不能不加拒絕。如或該酋噸哂唫。不親自回來。專令噃嚕斯與嗄吧。同至滬上。臣等亦必竭力圖維。務期阻其進京。即在上海互換條約。方為妥當。如其堅執己見。難以理喻。誠恐具奏不及。該夷舟行甚速。竟自不告而去。實屬無從阻止。況目下該夷既有此信。天津為入京要路。似不可不預為準備。應否飭下直隸總督臣慶祺等。先期嚴密防範之處。出自聖主鴻裁。正具摺間。復奉上諭。本月初九日。據桂良等專弁送到和約稅則各件等因。欽此。

此時臣等已將前奉諭旨。傳知該夷。至該夷接奉後。如何情形。容俟探明。再行馳奏。

桂良等又奏。又據黃仲畬密稟。十六十五兩日。連接粵信。據稱。臘月二十八。及正月初閒。咲人往四堡九十六鄉黃竹岐等鄉村遊行。地方官派員役同行。均極安靜。隨又有咲軍約千名。到花縣肇慶府等處。並未生事。近聞又往順

德縣。目下尚未回省。計兵勇若不挑釁。彼亦斷不尋閧滋擾。彼經此次游行。無所用其很。以後亦漸相安矣。現在新聞紙。載由香港派火輪船一隻。前往新加坡。迎接噗嚕斯。新加坡水程到滬。不過十日。計往返總在一月之內。但據哱㖠咽商云。新公使進京交還和約。意見已定。萬無挽回。各國商人。自和約定後。咸知唊公使得進京。無不欣舞相慶。以為體面。額酋亦徧告各外商。此次進京換約。小住數旬即回。今若不得入京。無顏以對眾人。必將直用船隻駛入天津。又費一番周章。且恐另生枝節。或有變動。不可不慮也。據畬淺見揣度。彼等意見已定。斷不可破。額酋目下尚留粵省。轉瞬噗公使一到。額即硟國。噗到後。或半月十日。即料理北行。彼船行迅速。不過五七日。即可到津。京中一切事宜。俱未預備。勢必至倉卒應付。顧此失彼。轉不若詳慮布置。愚所以發付之也。哱㖠咽與畬言及於此。畬再四籌度。料唊人亦必有出此之勢。愚忠已竭。見及實在情形。不敢不先行稟白等語。臣等伏思此番噗嚕斯來中國。恐其直赴天津。則臣等無由知悉。及探詢明確。再行具奏。已來不及。即該酋到滬一轉。不與我議。直至天津。船行甚速。雖由六百里加緊奏

聞。亦趕不上。思維再四。實無善策。其如何辦理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現探夷情。據實密陳一摺。據稱黃仲畬哱㖠咽。先後報到。額酋於上年臘月到粵。果否回滬。尚在未定。伊弟噗嚕斯。遲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等語。覽奏實堪詫異。各夷和約。本議定在上海互換。是以授何桂清為欽差大臣。原冀桂良等即在上海妥為辦理。乃遲之又久。於進京等事。尚未挽回。而唊酋額爾唫駛回香港。另換伊弟噗嚕斯到滬。並欲直至天津。是該夷反覆無常。意存叵測。已可概見。僧格林沁屢摺。現已赴津。該處防堵事宜。均已辦理周密。如該夷徑行到津。當由僧格林沁等酌量辦理。該酋仍到上海。桂良等務須竭力開導。告以大皇帝派我等來此辦理稅則。並令廣東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所有和約。並另立專條。必須即在上海。由我等一手經理。若到天津。該處並無經手之人。無從辦理。且自上年各國船隻退出後。天津紳士。業已團練整齊。不使輪船駛近攔江沙。儻到津船隻。或受損傷。我等不能任咎。人或復開兵釁。則上年條約。必至全歸罷議。於各國通商事務。大有妨礙。如此剴切曉諭。總使該夷在滬換約。方為妥協。況消弭四事。另立專條。尚無成說。豈桂良等竟不動心。竟欲令該夷在京換約。置身事外耶。茲另發去諭旨一道。著以宣示該夷。俾知天津已有準備。不至遽行北駛。該

大臣等仍應設法挽回四事。另立專條。再行奏請互換。萬不准含糊了事。自干罪戾。

又

諭。上年秋間。派桂良等前赴上海。與𠸄咪咈三國。商議稅則。迭令已逾數月。前聞廣東奸民。有偽造諭旨之事。致𠸄咭唎等忘懷疑慮。曾諭黃宗漢嚴拏懲辦。以示朕懷柔遠人。又安中外至意。並因廣東距京寫遠。一切通商事宜。往返入奏。恐延時日。特改派何桂清為欽差大臣。就近在上海辦理。俾外國相忱。易於上達。不必遠至京師。前據該大臣等奏。𠸄國等船隻。暫回香港。諒不日即當來滬。與該大臣等商換和約。

著桂良等告以上海移設欽差之意。原為在彼議事起見。天津因前次各國輪船駛入。居民忿恨。現在城鄉百姓。均已自辦團練。不令外國船隻復進攔江沙。該國前來。致有損傷船隻。儻因此復開兵端。是該國自乖和好。先行背約。不獨上年條約。均歸罷議。即五口通商。亦多窒礙矣。況專條未立。即到天津。亦不能互換。桂良等現在上海。所有條約。總須與專條同換。不能但換上年條約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𠸄酋額爾金。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粵。果否回滬。尚在未定。其弟卟嚕斯。遲三四十日。可到廣東。擬至上海一轉。即往天津。定欲進京互換和約。意見甚堅。萬難挽回等語。天津海口一帶。現已由僧格林沁嚴密設防。該夷酋如果堅執意見。必欲前赴天津。計數日之內。即可趕到。亟應早為準備。著僧格林沁等迅速調齊各路官兵。在海口扼要嚴防。毋令片帆駛入。並激勵鄉團。預為策應。以期聲勢聯絡。藉壯兵威。慶祺現在天津。有地方之責。如探該夷酋有來京確信。著即派委妥員。迎至攔江沙外。詢以此來何事。至互換條約。及另立專條。前已說定上海。由欽差大臣桂良等交換。此間並無通事。及經手辦理此事之人。況上年天津自遭蹂躪後。官兵鄉勇。一律重加整頓。儻任意闖入。恐多未便。不若及早仍回上海。聽候辦理。兩有裨益。如此曲為開導。或可冀其回帆。不致滋事生端。僧格

林沁等一面仍嚴密防範。早為設備。但不可遇事張皇。必須謀定後戰。確有把握。是為至要。桂良等摺片。著鈔給閱看。

桂良等又奏。現在額爾金。是否仍回上海。殊難預定。臣等即當謹遵

諭旨。設法照會。以期曲全議撫大局。惟廣東紳民。雖然向稱足恃。據臣等近日所聞。似有未可盡信。夷務萬分棘手。該省官紳。惟撫臣柏貴。監督臣恒祺。尚能實心任事。與臣等公文往來。藉資聞見。督臣黃宗漢。至今並無一字回覆。此時偽造之人。必須查拏懲辦。方與撫局有益。若虛應故事。不能實力奉行。恐該夷更得有所藉口。臣等因關繫過重。既有

所見。不敢不據實直陳。

硃批。覽。

桂良等又奏。再臣等前奏上海形勢一片。奉

硃批。何不詳細繪具圖說。朕始了然於胸。欽此。臣等謹遵

諭旨。即將上海洋涇濱水陸形勢。繪圖帖說。恭呈

御覽。

硃批。覽。

辛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奏報。蘇省海運。頭起漕船。已開至十

滧守風放洋。浙江漕船。當亦陸續起運。惟昨據桂良等奏。英酋

嚈嚫唫到粵。回滬與否。尚在未定。其弟嗜嘩斯到滬一轉。即赴

天津等語。現在夷情叵測。若不至上海與桂良等商議。徑赴天

津。難免有意尋釁。天津海口。有僧格林沁等嚴密防堵。惟兵端

一起。恐該夷擾我海運。必須豫為籌畫。以備不虞。著何桂清。徐

有壬。胡興仁。密飭押運委員。如探有夷船在天津海口滋事。即

將各漕船駛赴盛京之牛莊。及山東之蒲臺利津等處。暫為停

泊。俟夷船退後。再赴入津收口。其業經放洋船隻。如能於夷船

未經北駛以前。趲行前進。趕緊到津。尤為妥協。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健銳營。挑備精壯官兵五百名。配

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內外火器營。挑備精壯官兵一千

名。配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於八旗兩翼官兵內。挑備精壯官

兵共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

誤。

又

諭。現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著巡捕營。挑備精壯官兵五百名。配

齊軍裝器械。一聞飭調。即須迅速到防。毋許遲誤。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咸豐九年。己未。二月。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各國議定稅則。內洋藥一項。從前未經定稅之時。闗地方官多有影射抽收。侵呑入己情弊。現在既經議有定章。官為收稅。各省自應一律辦理。上海為各省薈萃之所。尤應及早奉行。現經戶部由驛通行。諒江蘇省當已奉到。自已曉諭商民。一體遵辦。特恐地方官希圖掩飾。壓閣部文。不能及早奉行。或以多報少。藉肥私橐。皆所不免。著桂良。花沙納。嚴密訪查。儻有前項弊端。即行會同該督撫。據實參奏。毋稍徇隱。且使夷商知此次稅則。業經通行。獲利已多。桂良等亦可藉此為詞。

消弭兵釁。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勝保奏。探報夷船過江。駛出燕子磯。有賊四五人。餽送綢紗等件。問知往漢口通商。有不打仗。大家和好之語。及回船到金陵。李嗪咽等三人。直到賊礮臺。欲見太平王。進城。後該逆請夷酋飲酒。派賊目送出。隊伍甚齊整。各等語。並據上海探報之人稱。傳到唤夷赴長江之通事潘榮面詢情形。大畧相同。夷人句通逆賊情事。勝保遠在安徽。尚有傳聞。和春。何桂清。近在江南。更可知其確實。著即查明詳悉具奏。至該夷已與中國議定通商。忽又句通叛逆。其包藏禍心。殊屬叵測。現在

和約未換。反覆堪虞。不可不密加防範。設或夷船再入長江。句
通逆匪。著和春何桂清阻其入江之路。並於金山一帶豫飭水
師鎮將嚴密梭巡。勿令上駛金陵。與賊句結。以防內患。其通事
潘榮想仍在滬。此人係屬要證。務須設法羈留。不得任其遠遁。
勝保奏片著鈔給閱看。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理藩院轉行俄囉斯使臣事。貴衙門
送到俄國使臣丕公文一件。本處業已收悉。文內提及互
換和約之事。前次本處文內原有一二十日即可送回之
語。現在
欽差大臣（桂花）派委妥當人員。由上海議送和約原件前來。已於年

前起身。約計數日內即可到京。俟送到之日。即由
欽派尚書（肅瑞）經手互換。不至過於遲滯。此係緊要事件。想沿途格
外照料。以致不能迅速。並非無故耽延。爾使臣諒亦不至
因此生疑。致失和好也。所有咨覆緣由。相應知照理藩院
轉行該使臣丕查照。須至啟者。

乙巳。吉林將軍景淳等奏。茲據吉拉明阿咨稱。咸豐八年。
本省將軍奕山。親至黑龍江城。督率該副都統與夷酋木
哩斐岳幅會辦分界。爾時夷酋執意在烏蘇哩綏芬河口
安設界牌。訊據吉林委員。聲稱綏芬烏蘇哩地接海濱。不
能深悉等情。經將軍奕山曉諭該酋至再。始將黑龍江左
岸空曠地方。許其安靜居住。並與木哩斐岳幅互立字約。
以烏蘇哩河口至海。為兩國同管之地等因。嗣准吉林將
軍衙門咨稱。現派甯古塔三姓副都統。前往烏蘇哩綏芬
河查勘地界。而木哩斐岳幅業已回國。咨令曉諭夷目央
喪枯幅轉達木哩斐岳幅。毋得任其誑誤。遵即知照該夷。
嗣該目送到夷酋文移二件。內開已派夷官石沙木勒幅
等馳往會勘地面。約於正月間可抵黑龍江城。該副都統
因尚未接准甯古塔三姓勘定明文。思欲暫緩其來。諉謂
天寒雪大。馳往非時。俟冰泮船行。覺為穩便。據央喪枯幅
答覆。俟石沙木勒幅到日。再行定議。隨即咨明吉林將軍

衙門。聽候酌覈。曷敢輒許該夷目赴烏蘇哩口會勘地面
分立界牌等因。聲覆前來。查該副都統吉拉明阿。係經手
承辦夷務之員。稔知該省將軍奏明烏蘇哩綏芬界屬吉
林。經三姓甯古塔副都統尚未接准勘定明文。因該夷酋
來文內有石沙木勒幅正月內可抵黑龍江城一語。為期
太迫。思欲暫緩其來。諉謂天寒雪大。馳往非易。莫若冰泮
船行。覺為妥便。委係推諉之言。未敢輒行允許。似無疑義。
惟前咨該省轉飭夷酋毋得誑誤一節。係因木哩斐岳幅
闖越黑河口。窺探地勢。又留人船越三姓貿易。爾時行令
該副都統派員曉諭夷酋。毋得恣意溯游上行。該副都統

第七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遵文曉諭。距該夷酋輒稱。伊等在黑河口等處行走。乃照前換字約。已經定准奏明。何必再說。隨即棄船折回等情。由黑龍江將軍轉咨前來。因該夷酋答覆言語狡輠。一面行知查勘地界之副都統等遵照。並飭覆副都統吉拉明阿令其曉諭夷酋。毋得任其誘誤各在案。查副都統咨稱有三姓所屬赫哲費雅哈居住之廟兒地方。原有與俄國分界石碑。前於咸豐四年間。夷酋人船。駛赴闊吞等處。蓋房。將舊設石碑。私行損壞。曾經吉林將軍衙門咨照在案等語。檢查成案。前派員赴東海查界。旋據稱。行抵覺梅屯。詢據赫哲人等聲稱。夷酋赴海外。留兵占居闊屯。並據前探委員稟報。隨帶招募通事。同至奇吉地方。見有夷眾建蓋房間。據夷官聲稱。夷酋赴東海有事。分界之事。伊等不敢與聞。並據通事告稱。傳聞廟兒地方。有分界石碑。分刻滿漢文字。被該夷銷毀各等語。因界未查明。節近深秋。恐冬寒河閉。擬俟春融。由庫倫。黑龍江。各派員再行會同查辦各情。咨行各處在案。茲副都統吉拉明阿。竟以前此入界。傳聞空言。作為疆域界據。殊堪詫異。查闊吞奇吉。均近海濱。相距烏蘇哩河數千里。去綏芬尤遠。而廟兒地方。尚在兩處迤東。即使該處有舊碑。亦屬毫不相涉。況原奏敘明通事傳聞一語。安知非該夷詭詐之言。且該夷如果得有石碑憑據。豈肯私行損壞。係分界之碑。似應刻寫清字夷字。又焉有滿漢並鐫之理。種種妄誕。已有明證。吉拉明阿係經手承辦之員。不思正言拒絕之計。率以臆斷。恐致滋要挾。應飭副都統據理剖辯。設法拒絕。查原定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應由奕山查覈。

硃批。覽奏已悉。

丙午。直隸總督慶祺奏。史榮椿會同格綳額。湯蘇會同龍汝元。遵

旨於年內分別起程。茲該提督等。已先後回津。將沿海情形繪圖分別咨呈前來。臣詳加校閱。甯河縣北塘海口。距大沽三十里。大小商船。乘潮出入。人煙稠密。地勢險要。亟宜設法駐守。舊有礮臺七座。新舊安設礮位二十四尊。除不堪用礮位四尊。現存二十尊。距北塘三十五里為營城莊。北接蘆臺。至海三十餘里。該處駐兵。可與北塘等處。互為犄角。又豐潤縣澗河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二座。距海五里。大小礮位四十二尊。除不堪用七尊。現存三十五尊。又黑鉛子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三座。距海八里餘。距澗河口十二里。安設礮位三尊。兩翼大小鐵礮二十四尊。又灤州劉家河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五里。距黑鉛子礮臺九十里。安設大小鐵礮五十五

尊。又樂亭縣清河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三里。距劉家河礮臺五十里。安設大小鐵礮三十五尊。又臭水溝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三里。距清河口礮臺三十里。安設大小鐵礮四十一尊。除不堪用五尊。現存三十六尊。該處在樂亭縣三海口迤北。縣城迤南。駐營於此。於防海守城。兩有裨益。又老米溝海口一處。舊有礮臺一座。距海六里許。距臭水溝礮臺十二里。歸樂亭城把總管理。安設大小鐵礮十六尊。又昌黎縣浪窩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二里許。距老米溝礮臺三十里。安設大小鐵礮二十九尊。又蒲河海口一

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五里許。距浪窩口礮臺八十里。安設大小鐵礮十七尊。礮臺西北形勢高爽。可以駐營。又撫甯縣洋河海口一處。本有營汛。舊設礮臺一座。距海四里許。距蒲河口礮臺二十五里。安設大小鐵礮二十一尊。又臨榆縣地方秦王島屹立海岸。三面臨水。本有營汛。隨嚴原設礮臺一座。銅礮一尊。又石河海口一處。舊有礮臺三座。馬頭莊礮臺二座。均距海二里許。歸甯海城把總管理。安設大銅礮三尊。鐵礮一尊。察看地勢。甚為得力。應分別安營駐守。山海關東南姜女廟。距九江河口十里。時有避風船隻攏岸。廟東有沙岡一道。形勢扼要。係奉

天地面。應設兵防守。此由天津至山海關一帶。史榮椿會同格綳額履勘之情形也。由大沽至祁口河。相距百里。沿途灘港水淺。大船不能深入。祁口河海口。係祁口營汛地。舊有弁兵。莊後有礮臺形跡。該處水勢較深。而入口以後。愈進愈窄。船隻礙難駛入。惟與大沽相近。恐該夷揚言撲岸。聲東擊西。分我兵勢。自應一律設防。由祁口至狼蛇子汛河口。計程百里。沿途海岸俱係蛤沙積成坡岸。間多荆棘阻礙。長潮水至坡邊。落潮去坡一二里。俱係硬灘。船難停泊。其趙家溝徐家溝二處。雖有海口。僅止本地漁船出入。大船不能進口。狼蛇子汛地。舊設有弁兵巡緝。並無礮

臺。該處河身上游現俱淤塞。尚非要隘。迤南之大山河即大沽河。係山東海豐縣界。湯蘇等詢之該縣。此外別無口岸。察看該處河口。長潮時約寬四五里。水深四五丈。落潮時約寬二三里。水深二三丈。商船出入。僅泊口內城子地方。再進即形淺阻。夏秋之交。雨水盛漲。與海潮相連。水勢較長。附近之郭莊關莊有東省駐營舊址。詢係道光年間防夷所設。此由天津至海豐縣一帶。湯蘇會同龍汝元履勘之情形也。臣復查海防形勢。天津為

畿輔咽喉。大沽又天津門戶。自係最關緊要。北塘蘆臺近接大沽。所有礮臺一切。亦應急速安置。其澗河口。黑沿子。劉

家河。清河口。臭水溝。浪窩口。洋河口等處。據史榮椿聲稱礮臺土壘。均被水沖刷。日久未修。蒲河口礮臺。為沙土屯掩。秦王島礮臺牆垛。亦多損壞。石河口礮臺。須加高加寬。安營築壘。自係實在情形。擬即責成該地方官量加修葺。由臣派委候補道春保。前往認真督辦。各處礮位。尚恐年久未能全行得力。亦應隨時演放。量加整理。至防海各軍。應如何周密安插。以固藩籬。容與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熟商。妥為布置。大沽河地方。係直隸交界。曾經東省設防。應請

旨飭下山東撫臣。撥兵駐紮。以重海疆。

諭軍機大臣等。慶祺奏。遵旨傳知提鎮大員。查看沿海情形。繪圖貼說呈覽一摺。除大沽河地方。諭令崇恩酌量設防外。所有由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海口內。如北塘。蘆臺。近接大沽。最關緊要。礮臺一切。急宜安置。其澗河口等處。礮臺土壘。均被水沖刷。蒲河口礮臺。為沙土屯掩。秦王島礮臺牆垛損壞。石河口礮臺。須加寬加高。安築營壘。亟為興修。該督現派候補道春保。前往督辦。即著僧格林沁。慶祺。責成該道。會同各該地方官。迅速修葺。務期一律整齊。毋許有名無實。至海口地方較多。所有防海各軍。應如何擇要布置。以期嚴密。並各海口礮位。多恐因安設年久。未能得力。應如何量加整理。隨時演放。俾得適用之處。並著僧格林沁。慶祺悉心籌畫。妥為辦理。

又

諭慶祺奏。遵查沿海情形一摺。天津至山東海豐縣一帶海口。經慶祺遵旨傳知總兵湯蘇等。前往查勘。茲據該督奏稱。查明狼蛇子汎迤南之大山河。即大沽河。係山東海豐縣界。該處河口。長潮時約寬四五里。水深四五丈。落潮時約寬二三里。水深二三丈。向有商船出入。夏秋之交。雨水盛漲。與潮相連。則水勢較長。附近之郭莊。關莊。有東省紮營舊址。係道光年間。防夷所設。請飭東省派兵防守等語。大沽河海口。水面較寬。且從前辦夷務時。曾經紮營。自係地關緊要。現當海防喫緊之際。所有該處

海口。應如何派撥官兵駐紮。以資扼要。即著崇恩。速行籌辦。毋稍延誤。

丁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淩阿。直隸總督慶祺奏。查海口現設兵丁三千名。均係附近居民。雖無農田。或駕駛船隻。或在鹽場工作。或捕魚為業。均可養贍家口。入伍充兵。均非所願。其應募而來者。大半並無一技之長。不能謀生。於一切操防。難期得力。現已將京旗京營官兵。抽出八百名。撥赴海口。分紮兩岸礮臺。即於新募兵丁。抽出八百名。飭赴雙港屯紮。將西淩阿。統帶察哈爾官兵

五百名。在北塘海口駐紮。總管伊什旺布。統帶察哈爾官兵五百名。在豐潤縣之澗河口駐紮。其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二千名。據副都統格綳額呈稱。樂亭縣屬之清河老母溝。各駐紮馬隊二百五十名。昌黎縣屬之浪窩口。蒲河口。各駐紮馬隊二百五十名。山海關界內之白塔嶺。秦王島。各駐紮馬隊二百五十名。小河口駐紮馬隊五百名。至京旗京營官兵二千名。除撥赴海口八百名外。其餘一千二百名。駐紮雙港各營。兩盟官兵二千名。現飭副都統成保。統帶哲里木盟官兵五百名。在新城駐紮。頭等侍衛布爾和德。二等侍衛舒明安。統帶昭烏達官兵五百名。在新河地方駐紮。郡王銜扎賚特貝勒拉木棍布扎布。頭等侍衛扎精阿。統帶哲里木盟官兵五百名。在雙港西岸駐紮。圍場總管常山。統帶昭烏達官兵五百名。在雙港東岸駐紮。並將攔河木筏。豫為安設。仍留口門一段。以便往來船隻行駛。此外河路地勢。如有未盡周備之處。即當添築礮臺。續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益昭嚴密。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海口需兵防堵。諭令侍順。於大凌河挑選驍壯馬匹。以備官兵乘騎。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據山海關帶兵副都統格綳額呈稱。吉林頭二起官兵。在大凌河所領馬匹。均係疲瘦矮小。騍馬懷駒者甚多。是以四起官兵均未領取。已由該大臣行文該副都統。另行揀選解往。著侍順即行揀選驍壯騸馬一千匹。迅速解赴山海關。交副都統格綳額。以資乘騎。其前次挑選馬匹不慎之員。並著侍順查明參奏。以示懲儆。

又

諭前調錫林郭勒馬匹。因尚未到哨。當諭令常清。派員迎催。徑解通州軍營。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兩盟官兵。業已到營。亟須馬匹應用。所有前調錫林郭勒馬二千匹。此時如已到哨。著常清即派妥員催趲前進。以一千匹解交天津軍營。一千匹解交山海關軍營。儻已由張家口行走。即著該都統知照。令其迅速分解各該軍營。毋稍延悞。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理藩院轉行俄羅斯使臣事。貴衙門送到俄羅斯使臣丕公文一件。據稱本月初三日本處咨覆之文。業經接到。誠心歡喜甚好。惟據稱給與明憑。令欽派尚書（肅瑞）更改規模。此二位尚書。是皇上欽派大臣。辦事斷不至有錯悞。據文內稱本月十六日。要差官員吳特羅沃回國。可惜和約不能往送等語。現在和約已經由欽差大臣（桂花）從上海護送到京。即可與欽派尚書（肅瑞）見面。會商互換。儘可趕於十六日送回本國。貴國既

與中國和好。自以妥辦大事為要。不可因小節而遲悞大事。所有咨覆緣由。相應知照理藩院轉行該使臣丕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己酉。綏遠城將軍成凱奏。此次揀派綏遠備調官兵。軍械馬匹。既經奴才飭已豫備齊全。惟查自咸豐三年春。奉飭征調。計今七次。三年。六年。均尚准給俸餉行裝。嗣因屢經奉部飭駁。不准支給。兵丁賠補各項。拮据已甚。若不籌給借項。一奉飭調。軍行緊急。稍有耽延。貽誤匪輕。奴才成凱督飭協領等官再四籌思。所有此次揀派綏遠備調官兵。如奉飭調。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每兵借給行裝銀十兩。每官借給半俸。以資衣履行裝之需。惟庫款支絀。無項可籌。查有本營旗庫扣存官兵駝價一項。尚可暫行借動。事竣飭即照數扣還歸款。至揀派歸化城備調官兵。奴才正在籌備間。旋准副都統德勝咨據土默特叅領等呈稱。土默特官無俸餉。兵無錢糧。前次奉派防勦。均蒙支給官員全俸。兵丁全裝。現因征調頻仍。生計較前倍形艱難。今將應需器械。亦經備齊。但土默特向係屯居游牧。種地為生。並無拴養馬匹。亦無項款可籌。懇請籌辦等情。咨商前來。奴才查土默特蒙古官兵。與旗營迥不相同。該副都統所咨。均係實在情形。惟現當籌款維艱。若仍照前支給。未免過優。若與滿洲官兵。一律籌給借項。事後又無俸餉扣還。奴才與副都統德勝復加熟商。所有此次揀派土默特官兵。如奉飭調。仰懇

天恩。俯念窮苦蒙古。素無俸餉。每名給與半裝銀十兩。每官給予半俸。以資衣履行裝。至馬匹一項。現係備調天津海口防堵。若即時採買。尚須籌給喂養。如奉飭調。令其步隊先行馳往。儻有需馬之處。或就近由

欽差大臣撥給。抑或仍飭山西巡撫籌項採買。派員解往。應俟屆期再行籌辦。所有奴才豫為籌辦緣由。如蒙

恩准。一聞飭調。此項土默特蒙古官兵應需銀兩。奴才即飭歸綏道

暫行籌墊。一面飛咨山西巡撫解撥。總期兵歸實用。餉不虛糜。以利遄行而免耽延。

諭軍機大臣等。成凱奏。遵旨揀派官兵。備齊軍械。聽候飭調。並懇

恩借給官兵銀兩。及籌辦採買馬匹等語。覽奏均悉。此次綏遠歸化兩城備調官兵。業經該將軍等會同揀選。派委曾經出師得力之協參領等官。勤加操練。屆時統帶。惟現在新授歸化城副都統桂成。即日可以到任。此項官兵。及協參領等官。著俟桂成到後。再加挑選。將來如有調撥。即著桂成統帶前赴軍營。至所請綏遠城出兵官員各借半俸。兵丁各借行裝銀十兩。著准其於庫存駝價內暫行借支。俟事竣仍照數扣還。其土默特官

兵。既係素無俸餉。所有帶兵官半俸。兵丁每名行裝銀十兩。著即賞給。毋庸再扣。惟此係整裝所用。總須俟聞調起程時。始可分別賞給。不得先期支付。至土默特官兵未有馬匹。著該將軍咨商山西巡撫。迅即籌項採辦。派員解往。如奉調在前。即令步隊先行馳往可也。

壬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辦理各口通商之欽差大臣。雖係已成之局。一切皆有條約。可以遵循。與現在議撫之欽差大臣。難易迥殊。桂良等既任其難。臣何敢於易為之事。妄有所陳。自取譽尤。而其中之委曲繁重。敬為我皇上密陳之。

一撫議定案之後。其新添口岸。一切章程。雖應由各該督撫體察地方情形。酌量辦理。而各該督撫。既未熟悉夷情。且於道光年間所定萬年和約貿易章程。及現在天津之條款。上海之善後。俱茫然不知。須由總理通商之欽差大臣。主持指示。儻有中外意見不和之處。欽差大臣。即應親往查辦。以免另生枝節。臣前在上海。曾與桂良花沙納。和衷熟商。擬於撫議定局後。奏懇天恩。將辦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由京簡放。即在上海設立公寓。議給養廉。專司其事。以崇體制。儻有彼此齟齬之處。於督撫二人中。酌量一人。飛棹前往。為之設法排解。庶可日久相安。

一上海為各夷聚集之所。應辦事宜。皆在上海。而夷性褊急。凡有照覆事件。俱限以時刻。欽差大臣。駐紮處所。若相離上海稍遠。文報往還。設有遲誤。已多饒舌。而事未身親目擊。儻措置稍失其宜。即生枝節。故臣前有欽差大臣駐紮上海之議。

一從前兩廣總督。名為綜理五口通商之欽差大臣。其實止顧廣州一口。其餘四口。督撫咨商廣東事件。咸置之不覆。或於數月之後。始行咨覆。以致各辦各事。欽差大臣。竟成虛設。若仍其弊。恐蹈覆轍。設使循名責實。似非兩江總督所能兼顧。故臣前有簡派專員之議。

一辦理通商之欽差大臣。雖貴熟悉夷情。然亦不可久任。蓋因馭夷之術。不外待之以禮。示之以信二者。而外夷以親暱為盡禮。不能不與之酬酢往來。久則性情為其所稔悉。即狎而生玩。設法要

求○似屬非計○各該夷之公使○皆係隨時更換○其意未始不
因恐與中國人情過熟○有所瞻顧也○所有
欽差大臣○似亦應酌定年限○按期調換○

一兩江總督駐紮江甯省城○今因城池未復○暫住常州○為
後路策應○籌濟餉需○彈壓地方○一俟克復省城○即須前赴
江甯辦理善後○勢不能時赴上海○設該夷酋藉口有事○與
欽差大臣面議○徑來臣所駐之處○或遣夷官僕僕往來○駭人耳目○
似多窒礙○且該夷近來蔑視督撫○儻因不能如其所請○仍
欲進京○與大學士尚書面議○巡撫係同官一省之人○難出
排解○亦屬無益○臣辦理不善○固屬罪無可辭○竊恐無裨大
局○

一自道光年間○暎夷犯順○以至五口通商○一切皆係密奏○
並不互相關會○亦無卷據可考○甚有同官一處○而不知其
詳者○以致歧途百出○枝節橫生○該夷即藉為口實○肇釁要
求○實為辦理夷務一大弊○此後應否將
欽差大臣○並通商各省一切奏牘○及欽奉
上諭○互相咨會○遇有交卸○專案移交○後任同官之將軍督撫○一體
和衷熟商○俾事歸畫一○而收羣策羣力之效○

一道光年間○在江甯所定萬年和約○存儲兩廣總督衙門○
並未頒行○是以現在尚有誤認廣東所定之通商章程為

萬年和約者○而該夷早已刊刻成書○四處發賣○民間轉無
不周知○即上年在天津所定條約○各處傳鈔○皆從夷館中
得來○經辦夷務各官轉未之見也○應否俟定案後○將天津
所定條約○與上海所定善後章程○通行經辦通商各衙門○
一體知照○

一夷性奸狡○凡有所求○稍副其意○即得步進步○不遂其欲○
又生桀驁○必得添列數事○設法挾制○遂其欲而後已○故馭
夷之法○惟有順其性而馴之○弗令惱羞變怒○即有無厭之
請○尚可加以理喻○不致漫無限制○歷觀往事○無不皆然○此
後辦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如有據情代奏事件○儻於
國體無礙○或准或否○應請
明降
諭旨○俾得轉行欽遵○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縷陳辦理通商機宜一摺○前因廣東距
京窵遠○夷情不能遙達○致令藉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欽差
大臣於上海○並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兩廣總督之例○授
為欽差大臣○辦理通商事宜○茲據奏請簡派專員○駐紮上海○議
給養廉○以崇體制○至總督距上海較遠○事未親身目擊○恐措置
失宜○並恐該夷遣人往來○似多窒礙等語○從前兩廣總督兼欽

差大臣○還有各國議事○先派員接見○原非事事與總督面議○葉名○琛並不派員接見○相視太輕○而又不設備○故爾釀成此變○如果操縱得宜○亦不至蔑視督撫○況總督為地方大吏○足資彈壓○若另設欽差○以京中大員任之○恐遇事呼應不靈○現在撫局尚未大定○所有應辦各事宜○俟互換和約後○朕當再行詳諭該督欽遵辦理可也○至該督已授為欽差大臣○即當與桂良等設法阻止㖈夷進京並入江等事○挽回得一件○即為他時消去一件後患○未可徒託空言○至撫議已成○所有條約○自須頒發通商各省○一體遵行○然須仍歸欽差酌辦○以一事權○具有據情代奏之件○該大臣要當擇其無傷國體者○方准代為上達○亦不得聽其

所求○屢為瀆請○再前據勝保奏○夷船有句通金陵逆賊之事○曾諭和春等操飭水師密防○從前辦理夷務時○圌山關曾設礮臺○現在是否尚存○該處為入江要隘○著何桂清察看形勢○酌撥兵丁○密加防守○以備不虞○

何桂清又奏○竊臣接准欽差大臣桂良等咨會○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上海現辦通商事宜○與廣東相距較遠○著即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齎交何桂清祇領接辦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

恩○一面由欽差大臣桂良等○敬謹全錄上諭○先行照會各國公使○仍俟黃宗漢委員齎送關防到日○臣再行祇領○接辦各國通商事宜○其稅則章程○雖經欽差大臣桂良等○會同妥議○而互換條約以後○即須查照新定章程辦理○事等創始○效貴久安○臣惟有會商桂良等○先將現在應辦事宜○欽遵訓諭○設法圍維○以冀中外商民○一遵成約○安分貿易○仰副聖主乂安海寓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卿之才力○足副斯任○惟願汝以大局所關為念○不可

任意更張○務期全國體○尊國用○奠民生○以杜官吏之侵漁○以絕劣紳之覬覦○朕有厚望焉○

癸丑○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勘得止錨灣長山寺兩處○沙線重疊○礁石環錯○據文武各官等均稱○向無大船駛入○其釣魚臺海口一處○村落較少○棧房無多○背後陸路山連○該處存有四千等斤鐵礮三位○並咸豐五年商捐五百斤至七八十斤小廣鐵礮六位○此礮足堪演放○並無名小鐵礮三位○兵一百名○勇二百名○其大小礮位○均相度山巖安設○堪資增禦○至馬蹄溝海口一處○礮位兵勇無多○雖口

岸較小。但有小凌河一道。與大凌河匯總。自北由陸路入海。小船亦可往來駛行。近海河口。亟須布置。惟天橋廠一處。逼近海沿。棧房雲集。詢及該處為江浙津郡商船交易之區。僅有四五千斤鐵礮三位。三千斤鐵礮三位。兵一百名。勇二百十八名。雖水淺灘薄。然口岸較大。自當加意嚴防。奴才增慶查以上各海口。相度形勢。其礮試演可用者。均應築臺安設。兵勇必須挑牆設伏。除面飭地方文武各員趕緊先將大小礮鏜出銹。及操演兵勇技藝。務令嫻熟。迨玉明景霖親歷後。趕緊修理。至正月十六日。奴才由錦州東界。探明路程。該界至省。再由省至田莊臺等處。計有七百

餘里。奴才恐有延時日。未敢拘泥。遂飭驛站暫停。勿庸枉道應付。徑由石山站岔路附近海沿。輕騎兼程。於十八日即抵田莊臺。查田莊臺南距海一百餘里。北至三岔河八十餘里。鋪戶閭閻。濱臨河岸。自應設防保衛。可扼其北上。是為折中至要之處。查有一千五百斤及七百斤鐵礮共八位。練勇五百名。惟現在結凍之時。河身較窄。其河面尚寬二里有餘。奴才伏思非添設大礮安置營壘。不足以資防堵。於十九日馳抵牛莊。奴才玉明景霖面見後。奴才增慶將以上各口查勘情形。應如何布置。詳細公同商酌。玉明景霖大概意亦相同。所有海口。總須目覩布置。以期穩固。隨由牛莊會同就近先於三岔河上下一帶。遵
旨查勘。伏思沒溝營為由海入河總口。田莊臺為沒溝營後路。又三岔河迤北。乃田莊臺後援。奴才等周歷詳看。亟須安設礮臺。建立營壘。嚴密布置。以防內竄。惟沒溝營雖經奴才玉明景霖年前曾遵奉
諭旨。已飭地方官會同委員。詳擬設防。仍須親歷查勘。惟奴才等三人同在一處。恐延時日。是以公同商定。奴才玉明先於二十四日。分赴田莊臺沒溝營查勘一切。奴才增慶景霖暫在牛莊。督同司員及旗民地方官等。詳細復勘。查沒溝營與三岔河一水相通。其沒溝營之北田莊臺。奴才等已公同酌定。

安營添礮。設立嚴防外。自該處迤北至開河城一段水路。計九十餘里。查此處係渾河太資河以上河身匯總之區。最為扼要處所。奴才增慶景霖於二十四日。自三岔河挨河兩岸。採擇紮營處所。勘得黃土坎小姐廟開河城三處地處高阜。河面較狹。並河形迴轉。於設伏安營。均能合式。即按照合宜形勢。釘樁標記。以待興工。奴才玉明先於二十四日。分抵田莊臺。復勘河勢。實為折中之地。隨挨岸往來相度。惟碾子房地方。安設大營一座。左右協濟營盤二處。非有大礮致遠。不足以資控制。按照相準處所。已釘樁標記。於二十五日抵沒溝營。相度水陸形勢。及安兵設礮。築立

品牆。圍練鄉勇一千四百名。並籌辦設防各情。尚與奴才玉明景霖前奏飭令地方官遵辦情形相符。惟該處市街臨河。鋪戶蟬聯。俱在品牆以內。其河干隙地。一二丈至數尺不等。實為窄狹。施展不易。奴才玉明。仍照前奏所擬章程。僅就品牆八十三堵。即於開河以前。加高培厚。並於品牆間設擡槍小礮。防其登岸。惟查沒溝營東首。水勢折流之東弓灣地方。最為扼要。非高築礮臺。安設大礮。不足以資扼守。正在相度間。奴才增慶景霖。於二十七日。趕抵沒溝營會晤。又於二十八日起。奴才等公同逐日查看。該處西南即海。自海至營四十餘里。一河相通。雖有河身。自春及秋。潮水

灘平之時。陸地茫茫。不辨船道。所賴標桿駛行。營壘難以採擇。迨河勢迴環。至沒溝營西北一轉。兩岸始無曲折。直抵東弓灣。查此段河身。約在十里以外。寬二里有餘。北岸則潮溝葦甸。南岸居民鋪戶。與河脣齒相連。中間空餘多有不能及丈。營內鱗鱗閭舍。街巷窄狹。亦無安營處所。惟相得東弓灣河形。復東折流西北。查此處地勢高曠。必須設伏營壘數座。以待西來。則可對面迎擊。北上更可近臨截堵。兼能保衛沒溝營背後一帶。仍於營盤後。添伏馬隊營盤二處。以防登岸。奴才等公同商酌。即在東弓灣一帶。添築礮臺四座。安設致遠大礮四尊。以便截擊。其東弓灣以北。田莊臺以南。立料地方。亦河水折流之處。可以三面轟擊。築礮臺三座。安設大礮三尊。作為南北接應。其沒溝營以南。距進船海口三十餘里之沿河東岸。雖多潮溝陷甸。煙戶零星。然距海口左近。間有旱路可登。未便稍涉忽易。就東岸偏南蛤利坨地方。安兵扼守。並資瞭望。如見洋面有警。即飛馬馳報。必早戒備。而沒溝營之北岸徑路田莊臺四十餘里。水路設防既嚴。難保其不舍舟登陸。自應在適中處所。節節嚴防。以備不虞。但統查沒溝營等處原設礮位。僅有三四千斤及數百斤礮三十七尊。均不能十分致遠。以上所擬緊要處所。非體重大礮。高築礮臺。不足以

資扼守。查盛京向無大礮。奴才增慶玉明景霖再四思維。合無仰懇天恩。飭令京旗礮局。撥給大礮數尊。抑由火器營新造礮位內。酌撥數尊。除奏請外。奴才等已咨行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酌量委員。可否由海道押運奉省。以濟急需。並咨取曾在天津監築礮臺諳練之員。迅速前來。幫同築辦。以期堅固適用。奴才玉明景霖復以時屆春融。堅冰將泮。自應先事圖維。除飭調官兵五百名。現已到防擇要安設外。所擬東弓灣折流之處。安設大礮一節。計所請大礮。到尚需時。先於該處添築土礮臺三座。將沒溝營原設二三

千斤鐵礮。調設三尊。並照前奏。擬在沒溝營沿岸築土礮臺十一座。因原設礮位不大。所需礮臺矮小。工料尚易。奴才玉明景霖現已籌款。飭令旗民地方官趕緊興工修築。務於開河以先。辦理完竣。暫資捍衛。奴才拜摺後。即會同起程。先赴金州所屬各城海口履勘後。再赴錦州所屬各處海口。會同詳查。如有應行添築礮臺安營設防之處。再行具奏。

增慶等又奏。奴才玉明景霖覈計三岔口田莊臺沒溝營等處。擬請添築礮臺。安設營盤。工程浩大。需用甚繁。綜統估計。約非十餘萬銀所能了局。再四思維。當此庫款支絀之

時。曷敢妄請京庫帑項。惟查有長蘆鹽政。上年應撥奉省餉銀十六萬兩。當因直隸辦理防堵。就近截留在案。並山東歷年積欠撥解奉省餉銀數十餘萬。均未歸款。現在奉省亦辦海防。事同一體。需餉孔亟。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直隸總督山東巡撫長蘆鹽政。各將截留欠解奉省銀兩。迅即如數解交。並請著該督撫將應解銀兩。於何日起解。約須何日可抵奉省。一面具奏。一面先行飛咨明確。以便趕緊興工。

諭軍機大臣等。增慶等奏遵查奉天海口情形。擬扼要布置。並繪圖貼說呈覽。據稱。該省沒溝營為由海入河總口。沒溝營之北田莊臺地方。已酌定安營添礮。田莊臺迤北黃土坎。小姐廟。開河城三處。均須設伏安營。至沒溝營地方。前經玉明等奏明安兵設礮。築立品牆。團練鄉勇。現在擬將品牆加高培厚。間設槍槍小礮。其東首之東弓灣。須添築礮臺四座。安設大礮四尊。東弓灣迤北立科地方。須築礮臺三座。安設大礮三尊。並於蛤利坨地方。安兵扼守。至沒溝營北岸陸路。亦應節節嚴防。惟盛京向無大礮。不能致遠。請飭於京旗礮局。或於火器營新造礮位內。酌撥大礮數尊。由僧格林沁派員由海道運往。並揀派在津監築礮臺諳練之員。前往築辦。此項經費。非十餘萬兩所能了局。前有長蘆鹽政應撥奉省餉銀十六萬兩。因直隸辦防截留。

請即飭如數解交。以應要需等語。所請酌撥大礮。著僧格林沁即行揀選齊備。派員由海道解往。交增慶等分別安設。其所須修築礮臺人員。並著即行派往。至長蘆欠解餉銀。現值該處辦防緊要之時。自應即為籌解。著慶祺傳諭長蘆鹽政松齡將此項餉銀迅速籌撥。即不能將十六萬兩全行解清。亦須速籌數萬金先行解往。其餘續解。以免貽誤要工。惟以沒溝營地方辦防經費即須十餘萬兩。尚有金州錦州等處現往查看。亦須布置。當此經費支絀之時。深恐難於籌畫。僧格林沁於安營設礮事宜。極為諳悉。慶祺曾任盛京將軍。地方情形。亦知大畧。增慶等所請籌防各處。有無可以刪減。地方遼闊。總以扼要為主。著

該大臣等妥為籌議具奏。增慶等原奏著鈔給閱看。所呈沒溝營迤北海口圖式。一併發去。

又

諭。據副都統增慶會同盛京將軍玉明等奏遵查奉天海口情形。擬擇要安營設礮。請將山東歷年積欠撥解餉銀數十餘萬兩。飭令如數解交等語。奉天沒溝營等處海口。辦防緊要。需餉較鉅。著崇恩將歷年欠解餉銀。速為籌撥。即不能將所欠之項。一時全數起解。亦須速即籌銀七八萬兩。先行派委妥員解往。餘俟續解。以應要需。毋稍延誤。

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前在黑龍江與夷酋會辦時。因烏蘇哩綏芬等河界屬吉林。必須咨詢吉林。再行定議。並有吉林委員棱圖反覆曉諭。該夷酋勃然大怒。不辭而去。決裂情形。幾至不測。即派員婉言挽回。夷酋木哩斐岳幅答云。俄國之人。現在吉林闊吞奇吉等處屯居有年。將軍豈有不知之理。必須換字方休。再四躊躇。與其決裂。曷若暫為羈縻。再據該副都統咨稱。續准將軍衙門咨開。現派副都統查勘烏蘇哩綏芬地界去訖。該酋木哩斐岳幅業已回國。咨行黑龍江副都統傳諭夷酋央桑枯幅。轉達木哩斐岳幅。易任其誘誤等語。業已行文在案。嗣接據夷文二件。已派石沙木勒幅等。馳往會勘。約於二月可到黑龍江城。該副都統因吉林所屬。原有與俄夷接壤之地。且甯古塔三姓兩副都統。查勘地界。爾時尚未接准回咨。而夷官即欲前往。是以推緩夷官。俟冰泮時再議。當已咨請吉林將軍。應否分立界牌之處。示覆。以備曉諭夷官等語。此該副都統推緩夷官之實情也。再該副都統咨稱。前奉與俄夷通商。應酌擬。隨就地方情形。酌擬十四條。當令副都統吉拉明阿與夷酋木哩斐岳幅通商。該夷酋反覆未定。持十四條內有三條往返更換。迄今未定。亦未接准夷酋覆文。俟該夷酋覆到換字後具奏。其木哩斐岳幅來文內有二年後差學生到俄國學藝之語。據吉拉明阿咨稱與夷酋會面時。木哩斐岳幅堅稱兩國和好。若言語不通。兩無裨益。可照俄國學生進中國學習文字之例。差學生數人到江右俄夷所居屯中。伊國借給口糧。習俄國文字。遇事兩有裨益。該副都統未允。是以轉許俟二年後再行挑派。已咨將軍衙門覆准在案。竊以通商條規。尚有未定。俟夷酋覆文到日。再行議覆。至俄使丕業羅福斯奇到京後。並未聲言欲辦何事。該夷來文。有即照該來使商議之言。派員前赴興安嶺等語。俟夷官石沙木勒幅到黑龍江時。令該副都統詳細開導。並詢明夷使來京情節。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副都統吉拉明阿。輕許俄夷。赴烏蘇哩口。會勘地界。當諭奕山。景淳。查明具奏。並令將字約十四條。一併查奏。旋據景淳奏。覆吉拉明阿。令俄夷俟冰泮後。再行會勘。係一時推緩之言。與本日奕山奏報大致尚同。惟綏芬河。烏蘇哩河既不與俄夷接壤。當時即應拒絕。何以含糊推緩。致令藉口。至所稱廟兒地方。舊有分界石牌。據景淳原奏。本稱係通事傳聞之語。況該處尚在綏芬烏蘇哩迤東。與俄夷現占之闊吞奇嘻相距甚遠。亦豈能任意牽涉。指為俄夷接壤之據。其字約十四條。雖稱商議未定。亦當先行入奏。豈有俟夷酋覆定。再行進呈之理。設其中有不能俯允之處。豈非又費脣舌。且所許二年後差學生到俄夷屯中學藝。雖云暫時搪塞之語。將來不能如約。亦徒費周章。吉拉明阿辦理夷務。任意顢頇。著先行撤任。並著奕山據實參奏。所有黑龍江副都統一缺。著奕山遴選明白幹練之員。切實保奏。或即簡放。是缺或先署理。聽候諭旨遵行。其字約十四條。何款議定。何款尚須更換。仍著奕山查明具奏。夷酋石沙木勒幅。如已到黑龍江城。該將軍務將綏芬河。烏蘇哩河不與該國接壤之處。詳細開導。據理剖辯。毋得再有含糊。自干咎戾。

乙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護送俄使回國之台吉等報稱。俄夷晝夜遄行。雖此次竭力跟隨。尚未落後。嗣後再有此等差使。恐多遺誤等語。查該夷使進京。如此苦累伴送官員。若佯為不知。恐將來該夷愈多謬妄之舉。業經行文知照該國。嗣後如有要緊事件。務派妥人。免致擾累護送官員。以敦和好之道。伏思護送夷使之領催等。每有查驗尸傷差使。人本屬無多。嗣後可否改派蒙古官一員。送到賽爾烏蘇。由該處派驛站章京。送至張家口。內口另行派員。護送進京。如此改定章程。庶護送可無遺誤。而沿途亦可迅速矣。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旋回。護送之員過形勞苦情形。改派蒙古幹員。分站遞送一摺。覽奏均悉。此次俄夷那克里玉多幅旋回。並未按站行走。晝夜遄行。居心實屬叵測。披閱該大臣咨行俄囉斯署固畢爾那托爾文底。尚屬合宜。即照所擬迅速咨行。俟俄夷有緊要之事。復欲遣人來京。准其改派蒙古幹員照料。由庫倫送至賽爾烏蘇。由賽爾烏蘇改派驛站章京。送至張家口。由口另行派員。護送來京。該夷到時。著德勒克多爾濟等。一面奏聞。一面飭知賽爾烏蘇。行文張家口一體遵照辦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上年十月。本處派出照料俄囉斯使臣聶克柳多幅等進京之協理台吉珠克圖爾扎布。部院領催錫麟

等。現在仍將聶克柳多幅等。照料旋回。抵庫倫。報稱。該俄囉斯等。按站乘車。晝夜遄行。並未歇息。職等乘騎狂奔。僅能追及。甚或趕過傳牌。以致馬匹等項。不及備辦。稍有遲延。該俄囉斯即露氣忿。職等因思和好。任其奔走。由張家口。九天即抵庫倫。嗣後儻再派職等。按站照料俄夷。無法追隨。謹將實情聲明等語。呈報前來。查俄囉斯使臣。惟照所請由驛進京。係念兩國和好。仰副
大皇帝體恤俄羅斯至意辦理。該使臣等。不思和好。從緩行走。甚或趕過傳牌。以致馬匹遲誤。肆行氣忿。晝夜遄行。滋擾驛站。若累委員。實屬不合。相應咨行爾署固畢爾那托爾。嗣後如再有尋常事件。不可瀆請派員進京。務照大部指示商辦。若實有要緊事件呈請。差人先將案由聲明。再委守分良員。毋令經夜奔馳。以致滋擾驛站。若累委員。并將一日准行三四站之處。明白曉諭差人。按照和好辦理。合并知照。為此咨行。

硃批。覽。

丁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彭蘊章等。呈遞僧格林沁信函。朕詳加披覽。所籌各處布置。均尚妥協。天津北塘。至山海關一帶沿海口岸紛歧。若處處設防。經費兵力。均有不給。自應擇要辦理。現在

大沽北塘兩處。防務已臻嚴密。山海關牛莊。兵力過單。且夷人曾經窺伺。不可不豫為添調。著慶祺。即將宣化鎮備調兵一千名。飭交署總兵烏忠阿。帶赴山海關。僧格林沁。即緊飭墨爾根城副都統格綳額統帶。以資協防。至安肅縣安家莊習教人數眾多。如果無為匪情事。勢難概行禁止。致生枝節。該督仍飭該地方官。不動聲色。嚴加防範。萬一夷船北來。勿令句結滋事。是為至要。

戊午。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查沒溝營。係由海入河第一門戶。最關緊要。是以奴才等遵照前奏。沿岸一帶。應築矮小礮臺。因其工料尚易。已經籌款動工。趕緊修理。以資捍衛外。惟營口東首河勢折流之東弓灣地方。係屬扼要。現擬安設大礮。添築高大礮臺四座。以備進口截擊。其小姐廟一處。係三岔河上游。通省咽喉。僅距牛莊八里。尤關緊要。前已釘樁三處。擬設礮位。酌築礮臺。以防北竄。以上二處。亟應先為籌備。但以庫款支絀。需項緊急。再四熟籌。不能不移緩就急。查有牛莊勸辦載糧小船捐輸一項。計東錢二十八萬餘千。原擬作為海防兵丁口糧。及整備軍械之需。已經奏咨。
允准在案。現在擬築礮臺。應備物料。需項既殷。自應先將此款提

出東錢十四萬千○發交各該旗民地方官趕緊備料○運抵東弓灣小姐廟兩處工次○以待請撥大礮到日○並俟請調諳練修築礮臺之員前來○量其礮位輕重○酌築礮臺尺丈○儘先開工興修○以期妥速○其田莊臺○豆料○黃土坎○開城河等處○應築礮臺○需項較多○仍擬俟奏催直東二省欠解銀兩到時○即一併購料興工○作速修理○其餘捐款餘錢○仍作為海防官兵口糧○及整修軍械需用○查現在沒溝營後路駐紮官兵五百名○業於二月初二日到防○近因錢糧折減○已形拮据○今經到防○歸伍無期○自備資斧○力難久支○奴才等公同酌擬○每兵按日應需口糧○最給京錢四百文○如此撙

節動支○可抵此項官兵數月之需○儻有緊急○增調官兵○再當另籌經費○奏明辦理○

硃批○著照所請辦理○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有旨○授恆福為直隸總督○並令馳驛即赴新任○無庸來京請訓矣○僧格林沁○現駐天津○辦理海防○所有籌畫餉需○及彈壓地方一切事宜○皆與總督商辦○恆福接奉此旨○即將巡撫印務○移交新任巡撫瑛棨接辦○該督即馳赴天津○會辦防務○毋庸聽候部文○致稽時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增慶等奏○遵查奉天海口情形○擬扼要布置○繪圖貼說呈覽等因○欽此○奴才等遵即詳閱該副都統等原奏○並沒溝營海口圖說○細加籌議○若如該副都統所擬○層層布置○節節嚴防○誠屬周密妥協○惟兵分力單○現在礮械亦恐不敷分布○即如天橋廠地方○雖僅臨海○而水淺灘長○登岸非易○該處現既設有兵勇礮位○即請無須增添○設或果有警動○錦州副都統駐紮之處○止隔六十里○可資援應○至沒溝營為奉省咽喉重地○各處商船○即在彼停泊○不能駛至牛莊○查上年和約內○原有牛莊通商之議○設使夷人必欲前往牛莊○應

由該將軍委員○明白曉諭○各處商賈○皆在沒溝營聚集○俗謂赴牛莊者○即係沒溝營地方○牛莊並無商賈行肆○惟海口通商○既在和約之內○未便設防○致起釁端○應於沒溝營海口以上之田莊臺○安礮築壘○加意嚴防○應請

飭下該副都統等○體察兵力○並所存軍械○如數分布○即擇要分布兩層○儻或兵力較單○礮械不敷○即可統歸一處○在兩岸扼要之地屯紮○可期得力○其餘口岸○擬請無須安營築壘○交該將軍等○各就現存兵勇○酌派游兵○設伏哨探○果有警動○隨時就近飛報各該管地方○相機辦理○至所需大礮○奴才現將雙港安設大礮○並由京局運到礮位內○酌撥萬斤大礮

二尊。六千五百斤礮二尊。五千五百斤礮四尊。遴派兩翼
礮營驍騎校各一員。礮手兵各二名。直隸派委署武清營
都司劉廷瑞。天津鎮標守備張化龍。酌帶兵弁。雇備船隻。
遵
旨由海道運往。一俟雇妥船隻。即行放洋。其嬰港所設礮位。擬俟
京局續有鑄就。隨時補運。安設。至監築礮臺諳練之員。揀
派現在軍營。直隸候補知州陸愼言。委前鋒侍衛雙成。尅
期前往。聽候該副都統差委。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僧格林沁等奏。查看海口情形。擬請擇要設防。當
經諭令僧格林沁等。覆加酌覈。有無可以刪減。妥議具奏。本日

據僧格林沁奏稱。奉天海口。果能節節設防。誠屬周妥。惟恐兵
分力單。且礮械亦不敷分撥。自應扼要布置。以期得力等語。著
照該大臣所議。所有沒溝營海口以上之田莊臺地方。著增慶
等。派兵於兩岸扼要處所屯紮。安礮築壘。嚴密設防。並體察兵
力。及所存器械。如果足數分布。即分作兩層布置。儻兵力軍械
俱有不敷。即可統歸一處。其餘口岸。無須安營築壘。仍酌派游
兵設伏哨探。遇有警動。再行相機辦理。至牛莊本在議添通商
海口之列。現雖未換和約。或夷船遠行駛至。自應揀派妥員。明
白開導。使其不至騷擾。一面將詳細情形馳奏。不得遽行用武。
致令該夷有所藉口。其餘一切事宜。俱著照僧格林沁所議。妥

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直隸總督慶祺奏。查該夷詭譎伎倆。全以赴津互換和約
為詞。天津為京師門戶。全局攸關。輕於議戰。儻小挫固傷
國體。即獲勝亦非長策。是以慎重圖維。惟期萬全無弊。況
江浙漕糧北上之際。正當喫緊。一經開釁。該夷必以阻擾
為挾制。更可深慮。等意在嚴守內河。節節防禦。使該夷不
能窺伺。以保大局。如其由滬來津。先示羈縻。派員迎至攔
江沙外。與之理說。諭以
欽差大臣桂良等。現在上海。儘可在彼處互換和約。無須遠涉而
來。此間並無奉

旨專辦夷務大臣。惟當中國多事之秋。
大皇帝派有親王僧格林沁督帶重兵。巡防海口一帶。督臣慶祺
係守土重臣。並未派辦和議。不能與外國使臣接見。且天
津民情強悍。上年各國船隻。紛紛駛入該處。紳民心懷不
平。經地方官善言彈壓。始免滋啟事端。目前整理鄉團。嚴
守疆界。雖為防備土匪起見。恐任意闖入。眾怒難犯。官亦
不能禁止等語。該夷儻俯首聽從。回帆而去。自毋庸與之
啟釁。儻復萌故智。任性闖進內河。則釁非我開。斷難聽其
蹂躪。現在海口礮臺木筏水雷伏礮。竭力講求。逐層布置。
雖不敢謂確有把握。然尚可以一試。即各路團勇能否得

力。固當觀之臨時。而民心鼓舞。自知保衛身家。以亦大堪驅策。惟須籌辦餉需。以資接濟。庶於畿疆重地。有備無患。至原擬派令紳士前赴夷船之說。竊伏思紳民團練。本為該夷所忌。上年羅惇衍等在廣東辦理民團。夷酋即多方挑剔。此時正藉紳民為制伏該夷之用。更不便使之出頭。設或被其羈留。尤屬不成事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遞到慶祺密摺一件。據稱。天津為全局攸關。且當南漕北上之際。未便輕與議戰。如夷船駛到。宜先示羈縻。派員迎至攔江沙外。與之理說。仍令往上海互換和約。儻肯回帆。即可毋庸起釁。如竟闖進內河。再當觀釁而動。

所見甚為詳慎。著僧格林沁會同文煜。擬派妥員。如果該夷船到。即往攔江沙外。與之理論。勿令駛入內河。其理論之詞。照慶祺所擬。亦尚寬嚴得體。惟所派之員。據慶祺所奏。不令紳士出面。固為周密。但派委員。亦應詳慎遴選。上年派委各員。如卞寶書等。皆已懾於夷酋之狡悍。且與之習熟。恐為夷人所玩視。此次著另選明幹有才之員。派往理論。以免貽誤。慶祺摺著發給閱看。

癸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夷酋額爾唫。前將往粵之時。照會。臣等在滬等候。伊於三四旬後。必仍來滬議事。目下將及五旬。而該夷尚無消息。若將此次所奏

諭旨。恭錄寄粵。既恐該夷見我已不准其入都換約。即不回滬。立時駛赴天津。則臣等無從知悉。蓋在上海換約之說。係臣等欲阻該夷進京。故思照此辦理。正擬與之商議。適廣東安良局滋事。額酋悻悻而去。此說尚未言明。其專條一層。臣等因該夷說及條約。即云斷不能改。是以擬將

聖命挽回四事。與該夷當面定後。再行另立專條。以為憑據。正在設法商辦間。而該夷已回香港。故專條之說。亦未與該夷言明。此時若問該夷專條。伊必不知有此名目。夷務之難。

止在於此。必須宛轉設法。循循善誘。方能漸就範圍。若據事直言。非但難於挽回。且恐既啟該夷疑忌。即謂我為背約。轉致無從措手。該夷前在上海。曾云中國臣工所言。皆不足恃。前來照會亦有責大臣等。尚不足以盡換約之權之語。是以怫然自去。今見黃宗漢關防既撤。或可冀其仍回上海。臣等命護上海道吳煦。及黃仲畬等。密探情形。迅速馳報。連日接據該員等稟報。及鈔來暎夷新聞紙。大約總謂額酋回滬無期。臣等計無可施。特將黃仲畬飛調來蘇面議。祇好備文照會。交該國領事官。速寄香港。催令額酋速回滬上。若果即來。臣等自當接續前說。詳細開導。總

期能令該夷即在上海互換條約臣等再將專條想法引
誘。令其甘心合立存據。期為萬全之策。此番夷性多疑。更
形棘手。既廣東搜獲文卷。窺破辦法。儻明言四事。正中所
忌。必須委宛曲折。示以不疑。庶可商量。至條約內所載。進
京換約。係第五十六款。與第三款。駐京及隨時往來。並非
一事。去年該夷覆臣等駐京照會文內。有云。如果明年兩
國條約交付之際。咲國特派大員進京。貴國果然無不盡
禮優待。所有各節。悉按所約興辦。則本國大員。自合命擇
別地居住。或照定次。或因要務。隨時進京之議為善。體察
此語。是該夷之意。必然進京換約。方肯罷去駐京之論。且

必言明。或照定次。或因要務。隨時進京。是駐京一層。雖可
消弭。而進京換約。及隨時因要務進京兩層。必不肯改。其
情已屬顯然。臣等不便再與直言。故欲令其在上海換約。
則目前進京之行。可從暗中消弭。其因要務進京一層。或
另想別法。屆期由五口
欽差大臣。妥為阻止。皆不得已之苦衷。並非已與議明。可在上海
換約也。昨見上海鈔來新聞紙內。有云。額公使駕坐小火
輪船。前往海南。欲看瓊州新口。因水陸未熟。未曾進口。惟
在外邊遊行而已。現已回到香港。專候新公使嗜嘈斯到
日。一同前往上海。送新公使進京後。再議定粵省之事。或

分年限攤交。或別作措處。未進京之先。不必議辦粵事云
云。其餘尚有數條。均另鈔錄呈
覽。觀新聞紙所載。該夷進京換約。其志甚堅。亟應妥為開導。臣等
既有照會。催其回滬。俟照覆回來。如何情形。再行馳奏。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探聞夷情堅欲進京一摺。並鈔錄新聞
紙呈覽。據稱。探聞額酋現在香港。專候新公使嗜嘈斯。同赴上
海。即送其進京。未進京之先。不必議辦粵事等語。是該夷入京
之志甚堅。桂良等能否阻止。尚未可定。僧格林沁到津以後。布
置自己周密。仍著勤加偵探。嚴行防範。昨因慶祺密摺所陳。不

為無見。諭令該大臣。商同文煜。豫為籌辦。想亦定能領會。所有
桂良等原摺。併進呈新聞紙。均著鈔給閱看。
桂良等又奏。上年咲酋駛入內江。及至南京。粵匪初則與
之開仗。繼則遣人講和。額酋令喊咹嗎。哱嗪咽。並數夷人
入城。嗣據哱嗪咽到上海云。該逆毫無紀律。見伊等至。或
坐或立。亦無定次。諠譁錯亂。不知禮節。實係賊匪行為。該
逆當時並給咲夷黃綾偽詔一件。七字成句。文理不通。該
夷接到後。置之不理。當即答以告示一紙。並據哱嗪咽云。
匪黨口稱奉耶蘇教。伊等詢以耶蘇教中之語。該逆所答
並非所問。夷人看賊不起。不屑與之往來。臣等曾將該逆

與夷人偽詔及夷人所覆告示底稿鈔來閱看其中語多
荒謬不敢進呈
御覽惟既有聞見又不敢壅於
上聞茲特鈔錄一分咨呈軍機處備查
硃批知道了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等奏夷情叵測一摺所稱上海換約及另立專條之說均未與該夷明言是該大臣等辦理此事至今尚無把握現在嚬酋到粵已久如日內折回上海該大臣等仍應與該夷議明在彼互換和約桂良等具有天良自必竭力補

救惟夷情狡詐該大臣等迫於時勢亦屬勢處兩難該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鑒之中因思駐京一節為患最鉅斷難允行至進京換約如能盡力阻止更屬妥善儻該夷堅執不肯務須剴切言明議定由海口進京時所帶人數不准過十名不得攜帶軍械到京後照外國進京之例不得坐轎擺隊換約之後即行回帆不許在京久駐以上各條如肯遵辦我等即一面奏明一面先行回京約定日期俟我等到京後爾國船隻方可前赴天津庶不致在海口久候如此明白曉諭該夷自必俯首聽命其餘三事即可乘勢開導儻能消弭一事即日後少受一事之累如不能全行挽回亦當於三事中予以限制以杜該夷無厭之

求何桂清係五口欽差大臣責無旁貸一聞該夷回滬即與桂良等同至上海尤應盡心籌畫王有齡薛煥吳煦均能熟悉夷情著即先行派往遵照諭旨次第妥辦如該夷堅欲進京換約何桂清即於王有齡等三員中揀派兩員隨同桂良等馳驛來京辦理免致該夷藉口逗遛桂良等上年在津於夷人駐京等事率行允許已屬咎無可辭方冀前往上海可以逐漸挽回乃數月之久迄無實濟此次准其進京換約實屬萬不得已之舉該大臣等若能仰體朕心總須在上海互換和約方為妥協諒不至因朕有旨桂良等即可將就諉卸也

又

諭前因桂良等奏探聞夷情堅欲進京曾諭僧格林沁勤加偵探並將桂良等原摺及呈進新聞紙一件鈔給閱看諒僧格林沁已商同文煜豫為籌辦現在嚬酋及嗜嚕嘶是否即赴上海尚無確信如夷船竟駛至天津海口該大臣等當遵照前旨派委明幹之員迎至攔江沙外與之理諭告以此間總聽候上海信息如欽差桂良等果有文移知照准令入口此間必不阻止若在上海並未議明斷不擅令進口仍應回至上海聽候辦理如此曉諭該酋儻肯回帆自可毋庸啟釁萬一不聽理諭該委員即告以回明地方官代為請旨令該夷在彼聽候如膽敢開礮僧格林沁等已早為豫備即可觀釁而動懾以兵威諒僧格林

沁。必能體會朕意也。本日已諭知桂良等妥籌辦理。一俟奏到如何情形。再行諭知僧格林沁等酌辦可也。

丁卯。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奏。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洋藥未經定稅之時。地方官多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情弊等因。欽此。向來洋藥。自外夷售至上海。運往江蘇省城各行棧分銷。或發往關北各屬。或往清滸以南。名曰有干例禁。實則到處通行。各關既無徵稅明文。所有經過地方。官吏胥役人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等情。誠恐不免。方今甫經奏文。每百斤徵銀三十兩。按關抽稅。凡販運此貨者。皆知稅課較重。難保無繞越偷漏之弊。且向有地方土匪。三五成羣。包攬護送。今此項人等。無利可圖。仍恐代為想法漏稅。希圖漁利。甚有不肖官吏。欲飽私橐。從中徇庇。亟應密為訪察。以清弊竇。惟查洋藥進口以後。內地各關。逐處收稅。若均照三十兩之數。轉恐成本過重。商人設法偷漏。亦不可以不慮。目下上海雖已奉到部文。而前由臣等飭令護上海道吳煦。向各國領事。令其即按新定三十兩章程。妥為興辦。旋據各該領事覆稱。向來中外收稅章程。總須俟議定後。再過四箇月。方可通行。今洋藥亦係徵收稅課。事同一例。未便倉卒興辦。況今條約未換。各事均未施行。更不便專提洋藥一項。曉諭華夷商民。使之遵守。目前礙難起徵。臣等細查嘆夷條約第五十六款開載。本約定後。以一年為期。彼此互相交付。又第二十八款開載。現今立約之後。或在現通商各口。或在日後新開口岸。限四箇月為期等語。與該領事照覆之意相符。至內地各關。即可先照新章通行收稅。上海向有議捐洋藥每百斤。抽收銀二十兩。經何桂清奏明辦理。因係勸令各商捐輸。並經奏准照海疆例。給予議敘。自咸豐七年至今。歷經遵辦在案。此項銀兩。因江南軍餉起見。初由

欽差大臣和春派員勸辦。止收十兩。嗣經藩司王有齡整頓捐務。始加至二十兩。江南軍餉。賴以接濟。現定新章。各關洋藥稅銀。均應另為一款。一月造報一次。每屆三箇月。委解進京。不准截留抵撥。上海義捐一項。為數甚鉅。江南軍餉頗資接濟。今若遽行提解進京。則江南大營立少此款。應否暫行仍歸江南軍餉。俟新章開徵後。再由該督撫奏請斟酌妥辦。抑應即照新章。至三箇月解往京師之處。均俟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花沙納奏。遵查洋藥弊端一摺。覽奏均悉。所稱。據各國領事照覆。向來中外收稅章程。須俟議定後。再過四

箇月。方可通行。今洋藥亦係稅課。事同一例。未便倉卒興辦等語。與暎夷條約所載。立約之後。於各口岸限四箇月為期之說。大畧相符。著准其俟換約後。過四箇月。再定通行收稅。至內地各關收稅。非夷稅可比。即可先照新章通行徵收。不得俟上海為例。至上海於洋藥內本係抽釐辦法。假名義捐。屢經援照海疆例請奬。殊屬未協。此後著仍照釐捐一體辦理。不准再有義捐名目。亦不准再請議敘。其抽收銀兩。既為接濟餉需。不便遽行提解進京。著將上海所收洋藥稅銀。暫歸江南軍餉。俟軍務稍定。再由何桂清等照新章辦理。並著該督將所收洋藥稅銀。仍照新章每屆三箇月。委解進京。不准截留抵撥。如地方官有

影射侵吞各弊。仍著何桂清據實參奏。至夷稅過四箇月後。即照新章。仍屆三箇月解部一次。不准截留。是為至要。

庚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自抵天津海口。已及一月。布置漸有頭緒。值此海防喫緊。惟當督率各營官兵。排列隊伍。演放礮位。嚴密設防。儻夷船一二隻駛進海口。謹遵訓示。由地方官派員迎至攔江沙外。與之理論。竊斷不敢輕舉肇釁。設三五隻以上。蜂擁而至。是決裂情形已露。自未便專恃羈縻。且重防設備海口。若仍俟闖入內河。已入咽喉重地。再行觀釁而動。則毫無把握。必至如去歲所墮詭計。似

宜以攔江沙內難心灘為限。雖仍應遵旨派員往諭。然即須加倍提防。設竟闖入難心灘。勢不得不懾以兵威。只可鼓舞將士。奮力截擊。開礮轟打。以伸天討而抳妖氛。總之我國家專恃柔遠羈縻。該夷等斷不知感動。貪求無厭。何能滿其所欲。即如該夷新聞內開。該國上年支出公費。軍費與中國交仗軍費各銀數。其情又屬叵測。是撫馭不能了局。懾以兵威。究竟挫衂之後。亦必沿海各處肆擾。勦擊亦難了局。此時惟有沿海團練。同深敵愾。並請密飭江浙督撫。設法籠絡其餘恭順各國。毋令結黨以孤其勢。日久可望有效。

諭軍機大臣。僧格林沁奏接奉密寄諭旨。覆陳籌備機宜一摺。據稱夷船如到天津。擬以難心灘為限。該處係在攔江沙內。前次諭令派員前往理論。須至攔江沙外。撫勦自不相妨。文煜於二十五日自省起程。計期已可到防。著僧格林沁與之會商。先行派出明幹委員。一聞夷船駛至。即迅速往詢其來意。如果聲稱互換和約而來。可告以此間專候上海來信。爾既在彼議定。則欽差大臣亦必折回。與爾了結此事。一俟上海文到。應令幾人進口。此間定當撥兵護送。決不攔阻。我中國總誠心待人。斷不失信。若無上海文移。天津實難擅准。或在攔江沙外等候。或

回上海候信。總不能遽行放入。爾若闖入內河。則民團鄉勇。不免與爾為難。設有損失。地方官不任其咎。總在派出之員隨機應變。與之羈縻。以待桂良等奏到。若竟恃其船多。一擁而前。直入難心灘。則是有意尋釁。亦不能不懾以兵威。惟在僧格林沁相機酌辦。至西林郭勒馬匹。據慶昀奏到。於二月十六日。由左翼四旗一帶草地。送入熱河境內。昨已諭知常清。迅速分解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咸豐九年。己未。三月。辛未。

諭內閣。著派怡親王載垣。前往天津。察看海防情形。

甲戌。吉林將軍景淳等奏。前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正月二十三日。夷官石沙木勒幅。同央桑枯幅。至黑龍江城。謁見該副都統。聲稱。伊於途次患病。一切事務。俟夷官卜塔衆斯奇到日。再議等語。經該副都統以烏蘇哩綏芬等處。係採補役珠貂鼠地方。並無與俄夷接壤之處。汝等勿庸往勘各情。具文理斥。該夷官欣然接領。遂同央桑枯幅。旋回海蘭泡。久無回報。二月初三日。派員探詢。石沙木勒幅。託病未愈。初九日。卜塔衆斯奇等。同見。該副都統。依舊款待。據石沙木勒幅。以清語聲稱。伊等本係木哩斐岳幅。遣赴興開湖。勘辦烏蘇哩綏芬等處界址。即日啟程。下往等語。該副都統答以該二處不與爾國地界毗連。前接木哩斐岳幅來文。具文分界。曾蒙兩省將軍飭我拒絕。今汝等不從。應俟飛報兩省將軍指示。據夷官石沙木勒幅聲稱。此非我等執意分界。緣上年木哩斐岳幅。接汝文開。由吉林飭派二位大人。於綏芬烏蘇哩口守候。故遣我等履冰馳往。今則不容前進。我等獲咎。孰可為之擔承。祈速飛咨吉林等處。派員至興開湖等候。我等即日啟程。

一月可抵該處。如吉林差員不到。我等仍俟半月。該副都統復詢興開湖坐落何處。據稱興開湖係烏蘇哩河源。切近琿春等語。復經剴切曉諭。而夷官不惟不遵。率皆面形愠色。復詢以上年原約。黑龍江左岸舊居屯戶之外空曠地方。許爾等存居。祇准由黑龍江口。徑至松花江順游而下等因。議准有案。其三姓城。係松花江上游。距黑龍江口甚遠。豈汝國商船任意行駛之地。此去甚不合理。夷官答謂。通商兩有裨益。經該副都統斥阻。並曉以汝國商船平人不得徑赴三姓。據夷官覆稱。此事係木哩斐岳幅所囑。伊不與聞。該副都統復詢以上年駛赴三姓。滋擾軍民之

夷人三名。行據木哩斐岳幅覆稱。飭汝查辦。今則如何懲處。據夷官聲稱其內有一幼穉。性劣滋事。我於啟程時。已將伊等重責示懲等語。該副都統復詢以原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行文木哩斐岳幅。何以迄今尚未回覆。而夷官答謂。其事與我無干。一俟冰泮時。木哩斐岳幅亦必復來。祈再究詰。該副都統復詢以汝國遣使丕業羅幅斯奇到京。究欲所辦何事。據石沙木勒幅聲稱。伊國遣使到京。命同阿克哩多幅。與理藩院大臣商議。派員到興開湖會辦綏芬烏蘇哩等處界址。此處可留泰大否。該副都統答以未奉明文。汝等仍宜旋回海蘭泡守候為是。而夷官忙欲起行。該副都統遂復曉諭。謂黑龍江左岸。許爾存居。原為取和之道。爾等不思感激奉行。猶復要求綏芬烏蘇哩地界。究屬不合。今爾等欲赴興開湖。與吉林委員會辦分界。豈非多費周章。莫若回國曉勸木哩斐岳幅。嗣後即以黑龍江左岸為界。雖我等屯戶較遠之空曠地方。安置爾國人等。切不可與我屯戶攙越。即吉林所屬地方。亦不可恣意垂涎。以敦永好。俾得各守分界。可期日久相安。夷官石沙木勒幅。卜塔裏斯奇。同謂我等奉木哩斐岳幅所差。一切應辦事件。悉與吉林酌定。大人豈可留難。我等斷難遵行。惟望速咨吉林將軍。派員赴興開湖。守候我等商

辦。言畢啟行。當派弁兵尾隨出境。查七年六月間。夷酋木哩斐岳幅。抑帶人船。越黑河口西上。窺伺地勢。小船一隻。夷人三名。往赴三姓貿易時。據該酋聲稱。伊去黑龍江。不久折回。仍由松花江西上等情。當飭副都統圖欽。先行覲往覊縻。復派員馳往勘辦。自應曉諭夷酋遵照。以杜西竄。惟木哩斐岳幅。遺有折回一語。隨飭副都統吉拉明阿。傳諭夷目央朵枯幅。轉達該酋。勿稍諉誤等因。茲綏芬烏蘇哩二處。既經查明不與該夷地界毗連。其興開湖即為該二處適中之區。尚在烏蘇哩河上游。左岸距琿春猶遠。而烏蘇哩河源。出自英額嶺山陰。統無與該夷接壤。似應仍

行拒絕。該副都統昆次具文開導夷官。尚屬詞嚴義正。奈該夷目堅執不遵。始則要求會勘地界。繼稱伊國來使。已與理藩院大臣商酌。派員赴興開湖會勘分界。旋即啟程下往。當飭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揀員馳往。明白曉諭。第恐該夷官仍然狡執。是否夷官播弄。無由而知。可否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與之理論。

景淳等又奏。先後接准該副都統暨黑龍江將軍咨報會商。遂即飛飭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派員馳赴興開湖理阻。並檢查辦過奏咨各案。並無行令該夷首會勘地界明文。且興開湖是否附近琿春。烏蘇哩河源究出何處。必

須考諸地圖。詳查明確。方敢定擬。

硃批。知道了。

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咨稱。夷官石沙木勒幅。與夾桑枯幅。同至黑龍江城。面見該副都統。告稱。伊來時在途患病。夷官布丹烏斯奇不久就到。俟伊到時。再行來城商議等語。該副都統以烏蘇哩綏芬等處。係巴後捕貂打珠地界。並無與俄囉斯接壤之處。向其拒止。該夷即與夾桑枯幅旋回海蘭泡。詞布丹烏斯奇等與該副都統會面。據稱。伊等奉木哩斐岳幅之命。前往興安鄂末烏蘇哩綏芬等處。辦理勘界之事。刻即啟程前往等語。該副都統以屢奉兩省將軍咨文。綏芬烏蘇哩。毫無與俄國接壤之處。剴辦阻止。該夷官以勘界事。因去歲有與木哩斐岳幅咨文內。吉林委副都統二員。在烏蘇哩口等候之語。該夷酋差伊等由冰上前來。今又不准前去。罪責誰承。懇祈速行吉林等處。派員前赴興安鄂末等候。該副都統問以興安鄂末在於何處。該夷官答以在烏蘇哩河源。距琿春切近。復向伊等開導。又以爾國商船。亦不應在吉林屬之三姓界內行走。去年僅以黑龍江左岸。除屯居之外。上下空曠之地。許給伊等居存。由黑龍江口。過松花江下游行走。三姓距松花江上游較遠。爾等豈可任意

擅行。該夷官答稱。此事亦非伊等所專。乃係木哩斐岳幅主持。又問石沙木勒幅去歲所定十四條章程。內有三件未符。現在該夷酋仍無覆文。該夷答以不得知曉。亦係木哩斐岳幅主管。江冰泮時。木哩斐岳幅坐船亦可到此。你們再說。詢以俄使丕業羅幅斯奇。前往京城。並未聲明所辦何事。石沙木勒幅答以使官到京。亦爲綏芬烏蘇哩勘界。派員前赴興安鄂末會勘。你國公文接到否。答以並未接到。該副都統仍令該夷官在海蘭泡暫候一月。堅不允從。急欲行走。該副都統向其開導。黑龍江左岸。許給爾等。此亦係兩國和好之意。伊等轉達木哩斐岳幅。此後吉林

地界。不可妄想。若如此可敦和好。而所屬兵民等亦各嚴約。勿生事端。則江左之地。可望久居。該夷官等以清語答稱。伊等既奉委前來。凡事可到吉林將軍處再定。惟至興安鄂木之際。務祈豫行知照吉林。派員在彼會商等語。說畢起行。率夷三名乘坐爬犁啟程等因。飛咨前來。當即飛商吉林將軍。復一面飛飭黑龍江副都統。一俟木哩斐岳幅等到日。務須將綏芬烏蘇哩河不與該國接壤之處。詳細開導。不可任其肆意狡賴。亦不可激生釁端。

奕山又奏。查副都統吉拉明阿自辦夷務以來。數載於茲。俄夷往返過境。狡詐桀驁。全賴該員設法撫馭。晝夜護持。現當夷務喫緊。似未便遽易生手。若將該員撤任。深為可惜。應請將吉拉明阿革職。暫留斯任。仍責成專辦夷務。以資熟手。至兩國通商。擬定條規十四條。內有俄夷未准者三條。據該副都統咨報。當即駁回。仍令照原擬條規遵行。毋許更改。

一通商後兩國賣貨。俱不征稅。

一彼此通商。總須以貨換貨。一秉至公。勿許賒欠。如有賒欠。官不經理。

一行使錢票。無論真假。官不經理。

一江東各屯。彼此不得騷擾。一切交換貨物。必須官為照料。不得私行交換。以免爭端。

一貨物如有遺失。各國嚴密尋訪。拏獲時治罪。不賠貨物。

一兩國貿易。彼此不准攜帶違禁貨物。違者各國自行照例辦理。所有交換貨物。務須公平交易。勿得以少換多。致啟爭競。

一俄國往來人等。務由江東行走。即冬令亦須由江路行走。不得越過西岸。免致滋生事端。

一貿易諸色人等。開市時齊至市場貿易。散市時即各回本處住宿。違者處治。

一貿易市場。有爭鬬事故。係本土之人。彈壓官立即鞭責懲辦。係夷人。交夷官約束。如有鬬毆受傷等事。各國之人交各國自行照例定罪完結。儻有致斃人命者。將行兇之犯。立時拏解衙門。各按國例定罪辦理。勿令疏縱。

一在貿易市場。各貨物均憑兩相願意。對講價值易換。散市後不准反覆增減更換。以免狡賴。

一兩國和好一百數十餘年。現在江之左岸。准俄國安設屯堡。居住人戶。僅有一江之隔。所有馬匹牲畜。易於逸失。如有逸失。據報時務各飭屬一體尋找。獲時報官給還原主。如有不報隱藏者。查出罰馬一匹完結。勿庸交蹤尋找。以免拖累。其餘砍伐木植柴薪細故。應隨時兩相酌中辦

理。

一往來船隻。務須在卡倫報明。設有遺失。以便查照。（此條係俄夷未准。當經奴才行令仍著遵議而行。迄今尚未接准議定回字。）

一本國設有專員。專司通商事務。俄國亦須設官。以便稽查彈壓。（此條係俄夷未准。當經奴才行令仍著遵議而行。迄今尚未接准議定回字。）

一兩國一切閑雜人等。除開市買賣易換貨物外。不准私自前往各屯。易換物件。及往來游玩。嚴飭各卡倫。不時查禁。以免滋生事端。（此條係俄夷未准。當經奴才行令仍著遵議而行。迄今尚未接准議定回字。）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等奏。夷官不遵開導。馳赴烏蘇哩等處。並據

奕山等奏。副都統吉拉明阿。依理拒阻不從。各一摺。俄夷石沙木勒幅等。聲稱。係木哩斐岳幅遣赴興開湖。勘辦烏蘇哩綏芬等處地界。經吉拉明阿據理拒阻。乃該夷等徑履冰下往。將軍景淳等。現飭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揀員馳往曉諭。第該夷狡執異常。必須極力阻止。現已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理論矣。上年奕山允許該夷居住黑龍江左岸。辦理已屬太易。復經許赴綏芬烏蘇哩會勘地界。致夷酋藉詞狡賴。若不嚴行拒絕。吉林一帶地方。又為該夷占踞。無厭之求。尚復何所底止。至所稱丕葉羅幅斯奇在京。亦為勘界。不知該酋此來。係為互換和約。並未言及綏芬等處地界。該夷之言。斷不可信。奕山等。當告以中國准俄國於海口通商。並將黑龍江左岸空閒地方。許俄國居住。無非欲兩國永敦和好。至綏芬烏蘇哩等處。原不與俄國連界。若肆意侵占。必致有傷友誼。剴切曉諭。使該夷不致任意要求。至奕山所擬通商條規。內除該夷尚未議定三條。皆有關繫自應催令速行定議。至第一條。通商後兩國貨俱不征稅。雖係照伊犁塔爾巴哈台舊章辦理。但現在海口。各國皆有征稅。若不征稅。恐與海口章程有礙。且恐各國有所藉口。著奕山等。將此條另行妥議具奏。總須俟奏定後。方能與該夷言明照辦。奕山另摺奏請將撤任副都統暫行留任等語。吉拉明阿辦事顢頇。實屬咎無可辭。惟據該將軍奏稱。現當夷務

喫緊。未便遽易生手。吉拉明阿。著革職暫留本任。仍責令該員力圖挽救。以贖前愆。若再含混了事。不能力拒。著即嚴參懲辦。奕山於擬定條規。並不先行具奏。著傳旨嚴行申飭。免其交部議處。木哩斐岳幅。如行抵黑龍江。該將軍務悚遵諭旨。妥籌辦理。毋得再事遷就。自干重罪。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使臣木哩斐岳幅。於上年在黑龍江地方。求讓地界。當經中國顧念與貴國和好百餘年。是以將黑龍江左岸。除中國屯居之外。其餘上下空曠之地。通融許給貴國商人居住。已屬

大皇帝格外優施貴國之意。乃上年貴國商人。在三姓地方。登岸滋擾。本年又據石沙木勒幅等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欲往興安鄂未勒辦地界。查烏蘇哩綏芬河等處。均係吉林地方。並不與貴國連界。豈應復思侵占。貴國與中國素睦無嫌。不應如此違理。想係木哩斐岳幅等藉端生事。貴國王未必得知。望將石沙木勒幅等人船撤回。除黑龍江左岸空曠處所。已讓令居住外。其餘概不得遊行占住。以便各守疆界。永敦和好。至從前中國屢次行文貴國查辦各事。至今未據咨覆。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查照辦理。迅速咨覆本院。切勿再為耽延可也。

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夷前請詳查印度夷人被害情形。當即咨覆。以地屬外洋。礙難懸揣辦理。行知在案。茲據俄羅斯文稱。請將此事應行知西路葉爾羌各城等語。查夷情詭詐。此等事件。若即知照各將軍大臣等。恐該夷將來致多奢望。當經咨駁。令其將被害之處。究係何國所屬。被誰毆斃。當時有無呈報該處地方官之處。明白咨覆。且近年俄夷來文。語多難解。嗣後咨行文件。應飭清文較優之人。按照文理繕寫清楚。以期兩有裨益等因。一併行知該國。

硃批。著照所奏行。

戊寅。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准副都統格綳額文稱。接准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劄開。遵旨傳知。所有山海關防兵。均歸副都統格綳額統帶。本處官兵團練。應飭守城。現調宣化鎮兵一千名。以備迎敵。口岸礮位運回守城等因。奴才伏查山海關。乃畿東屏翰。襟山帶海。長城八卡。又有南水關坍塌。豁口遼闊。去海五里之遙。或夷人暗自關外登岸。直趨闖入關內。或關內攻勦。竄出關外。在在極險。莫甚於此。且上年夷人業經窺伺陪都。大路嚴防。更可深慮。今既飭本處官兵守城。即將前經奏明調備官兵四百餘員名。並調來喜峯口冷

口羅文峪官四員。馬槍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鎮城內外備敵。奴才隨與副都統格綳額商推。調派鑲紅旗佐領委營總慶年。佐領防禦委參領四員。兵二百名。相度地勢。在於南翼城南水關適中。擇要駐劄嚴防。再關門接連東門。原係通衢大路。查拏奸宄。尤關緊要之地。調派正白旗佐領委營總順齡。防禦委參領二員。兵一千名。駐紮關門堵禦。均於三月初六日安營訖。惟鎮城西南兩門。極為吃緊。調派官八員。紅衣礮子母礮撞槍馬槍兵三百餘名。北門三水關。調派官四員。槍矛兵一百餘名。均令駐紮城上防勦。北水關長邊八卡。城內八堆。加派官弁兵丁。晝夜梭織巡邏

哨探。

硃批。知道了。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玉明奏。請飭豫調馬隊。以資防守一摺。奉天沒溝營迤北之田莊臺三岔河等處。據稱路徑紛歧。自應豫籌防守。所有添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之處。本日業經諭令景淳奕山。各挑馬隊精兵二百名。聽候調用。如遇事機緊急。該將軍即迅速撥調。與本省教演之馬槍兵二百名。分撥布置。以資彈壓。至所需馬匹。著准其咨明錦州副都統。即於大凌河牧羣內挑選膘壯馬六百匹。先行豫備。遇有警信。飛咨該副都統。迅速解往。以備乘騎。

人

諭玉明奏請飭豫備馬隊官兵。以便臨時調用一摺。奉天沒溝營迤北之田莊臺三岔河等處。陸路紛歧。可達省會。恐夷人攜帶漢奸潮勇。捨舟登陸。非馬隊不能制勝。自應豫籌添調。著景淳奕山。各挑馬隊精兵二百名。選派得力員弁管帶。配齊軍裝器械。聽候調用。一聞該將軍等撥調。即催令迅速前往。毋稍延緩。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御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因額酋去粵。已及五旬。未有回滬之信。一面備文。催令速回上海商議事件。一面

飭令護上海道吳煦。及候選知縣黃仲畬。嚴密採訪。嗣據吳煦稟稱。英夷哼嗉唎現從廣東回至上海。到署面云。額酋已於正月十三日。由粵啟程回國。咈酋尚無到粵日期。二月二十六日。由護上海道呈到額酋照會一件。觀其用意。仍係必欲進京換約。而詞語多不能達。然驕傲之情。已溢言表。又據黃仲畬先後稟報。咪夷有信到彼。囑其稟請臣等早日回京。免致各國到京。無人接待。致生事端。黃仲畬屢見哼嗉唎。亦曾告以各夷必欲進京。萬難阻止等語。可惡已極。又於二月二十八日。接據咈酋噶囉照會一件。因在廣東紳局。拏獲奏摺奏片。鈔錄前來。嘵嘵致辯。臣等謹將該酋照會。另錄恭呈御覽。查英咈兩夷照會來文。與上年在滬情形迥異。詞亦傲慢。其所以互爲作難者。皆爲入都換約計耳。連日採聽明確。英夷有帶兵二千名。船十餘號。直至天津之信。其咈咪兩國。亦必同行。聞咪夷船隻仍不過二三號。兵亦無多。咈夷船隻兵數。又較多於咪夷。是咈與英。仍屬同惡相濟。至咈夷謂何處定議。何處辦事。惟彼與英國乃能定準。尤屬夜郎自大。惡貫滿盈。伏念臣等自奉命辦理夷務以來。所以和顏下氣。不避旁人唾罵者。原爲天下大局計也。今夷情如此。驕傲已甚。恐斷非口舌所能爭。早夜

思維。實無良策。臣等惟當一面嚴密偵探。一面俟其來滬。妥為開導。並勸其在上海換約。如（[illegible]）不允從。再令中國商人。與外夷各商。向其曉諭勸導。總期必能攔阻。萬不敢稍涉鬆勁。現擬先派隨員前往上海。與該護道妥籌勸諭之法。一聞該夷有至上海之信。即當斟酌情形。相機妥辦。以全議撫大局。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探聞夷酋堅欲進京。並鈔錄照會呈覽一摺。該夷等反覆無常。情詞狂悖。固非口舌所能駕馭。該大臣等擬俟其到滬。先為開導。如不允從。再令中國商人與外夷各商。向其曉諭。自是釜底抽薪之計。夷人行止。每多取決於商人。

或可冀其挽回。事已至此。諒桂良等亦必當竭力維持。不至仍前遷就。儻實在不能阻止。亦必遵照二月二十五日諭旨。與之約定人數。言明換約後。不許逗留。不得攜帶軍械。不得坐輪擺隊。方可許其進京。其長住京師之說。斷不能准。若如桂良等所探。唊夷有兵二千名。船十餘號。咪夷咈夷亦各有兵船多隻。則意在尋釁。斷難任其深入。勢將開仗用兵。必須在滬換約。方可消弭此患。即二月二十五日諭旨。亦萬不得已之下策。該大臣等不可視為正辦。所恐唊咈兩國不同上海。徑趨天津。礙難辦理。著桂良等迅由火輪船照會唊酋。噶酋。邀其先到上海。云有要事相商。或可挽回中止。如探聞該酋等已駛天津。該大臣等即遵前旨。帶同江蘇官員。馳驛來京辦理。免致遲誤。至咈夷照會內。鈔錄偽摺片。既係番字譯出漢字。恐係外國奸人偽造。現在中國既已查拏捏造諭旨之人。則外國亦應一體查辦。以釋嫌疑。著桂良等明白知照該夷可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探聞夷情仍堅欲進京。並鈔錄夷文各件。業經諭知桂良等再加開導。設法挽回矣。惟披覽照會各件情詞桀驁。並據桂良等探聞有唊夷帶兵二千名。船十餘號。直赴天津。咈咪兩夷各帶兵船之信。現在桂良等如能設法羈縻。令其即在上海換約。固屬妥善。如竟不能阻止。則到津後亦恐非口

舌所能爭勝。況既帶兵船。必至用武。前諭僧格林沁於防海官兵內。酌撥馬步精兵一二千名。赴黃河北岸扼紮。日內尚未據覆奏。現當夷氛甚惡。急宜厚集兵力。以資捍衛。此項官兵調出後。深恐海防不敷調遣。即著該大臣酌量各路預備官兵內應行調補若干。迅速具奏。以便早為催調。桂良等原摺並唊咈兩國照會各件。均著鈔給閱看。

唊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於正月十二日發文內開所有貴

制軍

欽差關防撤去一節。閱悉。溯思此舉原為本大臣早指似此辦理。

則在粵東可期無虞仍煩兵戈。現奉

裁奪依議。本大臣實深欣慰。粵城地面。嘆咈兩軍。已派兵隊分出巡查。現仍未竣。到處皆報官既止動民心。民亦散心盡解。茲

我皇上新簡世爵嗜為欽差大臣。親將天津定約批諭等件。恭送進京。不日可到貴境。合為豫行通知外。前有與貴

大臣等移文。題及本國大臣在京師長行居住數件。本國

大臣進京。交付條約之際。果見

貴國待必盡禮。其餘各條。亦無不按約盡行。則在他處擇地居住。以後進京。或照定次。或照有事之例。均無有不可。惟和約仍存明文。我皇上任便派大臣在京長行居住一款。其義亦毫不更改。嗣遇

貴國官員。或在各口。或在內地。行為不善。致本國視以不辨。此條則難保長和。必須勉循條文。盡義舉行之處。亦合詳晰附聞。本大臣現雖貴處。誌別之忱。終以長存和好之要。惟在恪守條約。諄諄容告。夫兩國平行交易。如人敵體互待。彼此何有撫馭之語。總在宜讓相敦。庶能長存友誼。迨有應與不應取而擅取。則取與失宜。必致傷和國體。人禮均同一例。至兩邦應取應免之理。經貴大臣等與本大臣前往天津。商定和約。備細載明。幸得盡依內開各節興行。俾將來永敦和好。此本大臣所深厚望焉。須至照會者。

咈㘓哂照會。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正月十二日所發來文內開接奉

上諭一道。已

簡兩江總督何。為

欽差大臣。辦理各國通商事宜。所有五口通商關防。著兩廣總督黃。派員賫交兩江總督何。接辦等因。又稱嗣後各國通商事宜。統歸上海辦理等語。惟貴大臣未將歸上海辦理緣由聲明。在本大臣尚未指實在何處所。辦理何期。貴大臣豫為先定。其應在何處辦理。惟本國與大嘆國方能準定。茲不具論。俟五月下旬。本大臣赴京。交換在天津議定章程。然後再議。人奉

上諭有偽造廷寄令羅惇衍等與該兩國為難。著黃宗漢嚴拏偽造之人。盡法懲辦等因。本大臣誦之。深為喜悅。今本大臣獲有番字譯出羅惇衍等奏覆本章一件。恐亦非真。即將番字復譯漢文。送貴大臣察閱。須至照會者。

壬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著直隸總督文煜奏。本月初九日。怡親王載垣。武備院卿明善。馳抵海口。等僧格林沁跪

聆

聖訓。並一切撫勦機宜。等自當酌量情形。妥為辦理。伏思設夷人

必欲進京。互換和約。由大沽海口入河。水路直達通州。固為便宜。但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不特不可令其經由。且不可令其窺伺。查北塘海口。入河六十里。至蘆臺地方登岸。由香河縣通州一帶。陸路亦可進京。或由北塘登陸到津。乘船至通之處。應由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及伴送之員。臨時酌定。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並擬令夷人大小船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用內地船隻渡進內河。庶可以重防務。而杜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文煜奏。遵旨酌撥官兵一摺。僧格林沁於海防抽撥昭烏達。吉林黑龍江。官兵共二千名。派員統帶。前往黃河北岸。文煜並撥官兵千名。交大通鎮道。擇要防守。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抽撥之後。海防兵力較單。本日已諭景淳特普欽奕山。將吉林黑龍江備調之兵各一千名。飭令迅速啟程。仍於山海關截留各五百名。其餘一千名。即屯紮天津海口。並照該大臣密咨。俟此項官兵到防後。再令常山。樂善。統帶所撥之兵。前往黃河北岸。以資防堵。所需馬匹。已諭慶昀挑選。迅速解津。並傳知武備院。製備弓箭等項。聽候該大臣調取矣。另片奏大沽海口。布置周密。不可令夷人窺伺等語。夷船如至海口。該大臣等仍遵二月二十九日所寄諭旨。先行派員曉諭。如有旨准其進京換約。即令其在攔江沙外停泊。用內地船隻渡進內河。由北塘登陸到津。仍由水路至通。屆時酌量辦理可也。

又

諭。前因天津海口防堵。曾諭景淳奕山。各挑選精銳官兵一千名。操演候調。旋據該將軍等奏。業經調備官兵各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聽候調遣。現在天津防兵。不敷調遣。著景淳特普欽奕山。將此項備調官兵。即日派員統帶。迅速啟程。於路經山海關時。各分撥五百名。即在山海關防所屯紮。其餘一千名。飭令即赴天津。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許遲延。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調察哈爾馬匹備用一摺。現在天津屯紮海口官兵。馬匹不敷乘騎。著慶昀即在察哈爾牧羣。挑選膘壯馬二千匹。派委妥員。分起解往天津。交僧格林沁查收。並由慶昀。知照沿途經過地方。豫備草豆。加意餵養。勿令疲瘦。即或不足二千匹之數。亦必須一千餘匹。毋再短少。並不得以瘦弱充數。是為至要。

盛京戶部侍郎倭仁奏。前因奉省海口甚多。惟恐夷船窺伺。欽派副都統宗室增慶。會同將軍玉明府尹景霖。籌辦防守事宜。蓋以盛京為根本重地。思患豫防。誠要務也。昨聞該副都統將軍府尹。以三叉河與沒溝營一水相通。擬在黃土坎小姐廟

開河城等處安築破臺。紮營設伏。以防夷船內竄。因工程
浩大。奏請撥款興修。先令旗民地方官墊辦物料。等伏查
洩溝營近臨海口。貨物雲屯。最為扼要。三叉河雖係一水
可通。然河道灣曲。大船不能駛入。洩溝營防守若固。三叉
河一帶自可無虞。即或沿岸添兵。亦無須大事鋪張。致滋
浮費。等博訪輿論。皆以為黃土坎等處設防。實屬無益。夫
虛糜帑金。用之無用之地。即
國有餘儲。猶為可惜。況當此支絀之日耶。副都統增慶隨帶
多員。即驛馬用至七八十匹。供應浩繁。沿途不無騷擾。奉
省連歲兵差。地方已極困敝。若以防夷之故。重加苦累。則
是寇未至而民先擾。利未見而害已形。根本搖動。良可慮
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倭仁奏。奉天海口情形。洩溝營防守若固。三叉
河一帶自可無虞。增慶等現擬在黃土坎等處設防。實屬無益。
本日已據玉明等覆奏。均照僧格林沁所議辦理矣。至所稱增
慶隨帶多員。驛馬用至八九十匹。供應浩繁。沿途不無騷擾等
語。著增慶明白回奏。如該副都統所帶隨員。果有騷擾情事。並
著玉明景霖。逕即查明。據實參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等前奉
密諭。前據勝保奏。探報夷船過江。駛出燕子磯。有賊四五人。偽送
綢紗等件。問知往漢口通商。有不打仗。大家和好之語。及回船
到金陵。哼唪嘓等三人。直到賊礮臺等因。欽此。又欽奉
上諭。前據勝保奏。夷船有句通金陵逆賊之事等因。欽此。當即檄
行臬司薛煥。及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等。確切查明。詳悉聲
覆。仍密查通事潘蕚。是否在滬。務須設法羈留。毋令遠適
去後。旋據吳煦稟稱。英國夷使噸哨唫等。於八年十月初
三日。駕坐大小輪船五隻。前赴湖北漢口。查看馬頭。十五
日。駛近金陵下關。該逆開礮轟擊。傷桅具。輪船亦復回擊。互
有損傷。至戌刻上駛。十六日。輪船又復折回。逼近賊巢。疊
放大礮炸彈。自卯至巳。斃賊甚多。隨即開船。二十一日。行

抵安慶。又復彼此接仗。待至賊皆避匿。夷船亦即駛赴漢
口。吳煦先以所聞。傳諭跟蹤偵探之委員縣丞黃為變。據
稟相同。惟十一十二兩月。輪船先後經過江甯。曾否上岸
入城。詢據黃為變則稱。夷船九江淺阻時。該委員業已登
舟。另由內河回至上海。無從知其確實。但聞洋商傳述。輪
船東下時。與賊言明。彼此兩不相敵。吳煦以既不對敵。蹤
近句通。復向該繙譯等。層層致詰。據云。夷人口稱。該逆紀
律全無。文辭鄙謬。不屑與伍。當將洪逆所給偽照。暨伊國
復函。鈔稿呈閱。似乎各不相涉。未足為句結之據。隨又據
薛煥密查稟覆。大畧相同。伏思內盜未已。外釁方滋。萬一

再有勾通。其患何可勝言。是以臣和春上年接到臣何桂清密信。知夷船將赴漢口。即飭水師揚言欲調輪船入江助勦。迨夷船將近賊壘。我師揚帆作為會攻之勢。賊巢開礮。夷船還擊。直至安慶。猶尚未已。復因夷船上駛日久。逆匪知其別有他國。並非助我攻賊。是以回船時。均各按兵不動。至於夷人進城與賊讌會等情。下關水師並未目覩。臣不敢以傳聞無據之詞上瀆
聖聰。其粵逆餽送夷人禮物一節。查燕子磯地居下游。以上水師林立。決不容其飛渡。且即無阻滯。輪船迅駛如飛。賊船逆流而上。斷乎不能追及。臣等聞係夷船到太平府後。夜間岸上有呼唉國欽差投文者。旋有夷人買菜艇近岸接收。但前後所聞情節互異。亦未敢遽以瀆陳。且既經餽送。何以安慶之賊。又與夷船互擊。蓋夷性恣睢。本無顧忌。果欲通賊。儘可明目張膽。無須暗中行事。況其欲甚奢。亦非縐紗二端。雞二隻所能歆動也。臣等揣度夷人之志。祇在過境。賊匪之志。亦祇望其不為我助。各求無事而已。覆衆所答粵匪告示。寥寥數語。與逆詞絕不相蒙。似非有心勾結。惟夷情詭詐。反覆無常。設或再入長江。實有通賊情事。自當欽遵
訓諭。設法嚴防。以杜內患。而圌山關係入江要隘。該處臺基雖存。而原設礮位。前大臣向榮於三年初到江南時。大半調至軍前應用。至守臺兵弁。少則無裨實用。多則徒啟猜嫌。儻竟添設重兵。則兵力餉需。目前均有未逮。臣等欽奉寄
諭。即經往返函商。俟軍務稍紓。再行體察情形。會籌商辦。至於通事潘賚據薛煥等徧查唉夷通事。並無其人。或係詭名隱匿。亦未可知。

硃批。知道了。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前奏沒溝營後路。駐紮官兵五百名。自應撤歸田莊臺。擇要設伏。以資扼守。其錦屬各海口。應由奴才玉明。轉咨錦州副都統倭順。按照該處所設礮位兵勇。來往梭巡。設遇有警。自當相機辦理。斷不敢冒昧從事。所有沒溝營以南。經過之蓋州熊岳復州各海口。或水淺灘薄。或距海道較遠。大船不能駛入。其連雲島娘娘宮二處。雖係老水貼岸。而居民鋪戶無多。該處設有大小礮位兵勇。其長興島之蚊子嘴八公溝桶子溝等處。皆係孤懸海內。且居民散處無多。亦非扼要之地。金州所屬海口。共十九處。惟羊頭窪小平島和尚島貔子窩四處。為南船往來停泊之所。係屬次要。共設有大小礮二十一位。員弁兵勇八百餘名。駐守巡防。此外之僾島紅土崖

等處○非水淺灘長○即礁石環錯○船隻不到○均已派兵瞭望○其石槽海口○從前本係扼要○近年已被沙淤○與次要各口無異○其旅順水師營設有礮臺○南北對峙○口門以內○設有戰船○安礮三十八位○兵丁水手七百餘名○已由（奴才）玉明嚴飭該管官○將堪用之船○必須勤加操演巡哨○以期有備無虞○至岫巖界內各海口○俟（奴才）玉明查勘完竣○再行恭摺具
奏○
硃批○知道了○

甲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等奏○准伊犁將軍咨開所有補給該夷武彝茶五千五百箱○除咸豐八年已付茶二千五百箱外○下欠茶三千箱○議定分為九十兩年○如數交付等因○當即照上年議定交付俄夷之武彝茶○按依部秤斤數○並封存茶樣○分裹二分○黏貼印花○裝成木匣○於正月初九日○一併備文咨綏遠城將軍○山西巡撫○查明飭屬如式採辦妥協○於九月以前運到○以顧期約○再採辦之員○遠在山右○此項茶箱○若由驛輾轉接運○恐茶色斤數○沿途稍有潮溼損壞○而屆期不能如數交清○應請飭歸化城將軍○山西巡撫○將來無論自何處運解○由山省選派佐雜一員○專司管解○運至塔城驗收○眼同委員向夷人交付清楚○

諭軍機大臣等○據明誼奏○將茶樣封固○解送綏遠城○山西查照採

辦○並請飭由山西省○派員徑運至塔爾巴哈台驗收○會同該處委員○發交夷人等語○此項貼補俄夷茶斤○如由驛遞輾轉接運○恐沿途或有短少損壞○不能如數交清○不免別生枝節○自應專員管解○以重責成○著成凱英桂○迅將茶斤如式採辦○於備齊後即由山西省遴委妥員○專司管解○運至塔爾巴哈台驗收○並著與明誼所派委員○同向夷人交付清楚○再令回省○方為妥協○並著該將軍等將茶斤寬為預備○以防沿途或有潮溼損壞○即可如數補足○不致因短少遲延○令該夷有所藉口○

己丑○

盛京將軍玉明奏○（奴才）於初四日○由金州馳赴岫巖○查得該城海口九處○其大孤山大莊河二處口岸○每有南船停泊○居民商賈較多○亦屬緊要○仍照舊安礮設防○並面飭該旗民地方官○設有夷船駛至○即一面飛報○一面善為處置○勿啟釁端○其餘尖山子○沙河子○搭拉腰子○雙山子○英那河○青堆子○根旗溝等七處海口○俱已淤塞○雖大小船隻不能到口○仍令多派遊兵○設伏哨探○（奴才）正在查勘間○適接牛莊旗民地方官稟報○前蒙撥運萬斤至六七千斤大礮八尊○已於三月初三等日○全數由天津陸續運到○亟應趕緊築壘安設○早資扼守○
硃批○知道了○

庚寅。軍機大臣等奏。查俄羅斯互換和約事宜。欽奉
諭旨。命臣等公同商辦。臣等謹議。既未便將漢文更改遷就。即按
照用
寶清字和約。另繕一分。由臣肅順等畫押。與該使互換存照。是否
有當。恭候
命下。臣肅順等再行傳諭該夷辦理。
咸豐八年。五月十三日。在天津地方。
大清國與俄羅斯國互立和約。彼此交換執照。本日
大清國
大皇帝欽派戶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肅順。刑部尚書瑞常。俄

羅斯國欽派丕業羅幅斯奇。將從前
大清國全權大臣桂良。花沙納。俄羅斯國全權大臣普提雅廷
會立和約原本。及繙譯清漢文字。彼此呈送覈對。原本花
押與繙譯文字脗合。
大清國
欽派大臣。照俄羅斯國原本滿洲繙譯。俄羅斯國欽派大臣。照
大清國原本。鈔錄接收。將
欽定和約。彼此互換。
欽派戶部尚書肅順。
欽派刑部尚書瑞常。

硃批。照此繕寫。
大清國咸豐
大皇帝。俄羅斯國自專主大皇帝。依本丕業拉托爾。明定兩國和
好之道。及兩國利益之事。另立緊要章程數條。
大清國
大皇帝特命東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桂良。吏部尚書鑲藍旗
漢軍都統花沙納。俄羅斯國大皇帝特簡承宣管帶東海
官兵戰船御前大臣公普提雅廷。為全權大臣。會議酌定
十二條。
第一條。
大清國

大皇帝。俄羅斯國大皇帝。以及兩國所屬民人。現將從前和好之
道。復定和約。嗣後居住中國之俄羅斯人等。居住俄國之
中國人等。不相殘害。不相侵奪。兩國永遠保護。
第二條。俄國議將從前使臣進京之例。酌要更正。嗣後
大清國俄羅斯國往返行文。毋庸仍照從前由理藩院薩納特
衙門咨行。即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逕行軍機大臣。
或大學士。俱按平等。該大臣仍將咨文交邊界官員轉送。
設遇齎送京師緊要公文。及與軍機大臣。或大學士。有面
議之事。專差使臣一員。齎文呈送軍機處者。交禮部尚書

轉達。俄國使臣或全權大臣與

大清國之軍機大臣。大學士。及沿海督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兩國封疆大臣。邊界官員。往來照會面晤。亦按平等。俄國如差全權使臣赴中國海口者。使臣與該處地方大吏。及京城大學士辦事。均照現與各外國所定總例辦理。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庫倫。或由大沽海口。或由沿海口岸。概准進京。應先期行文。俟中國接奏後。即一面令使臣隨從人等。迅速順路行走。一面將在京相見禮節。以及房屋。並一切應用之物。趕緊備辦。以上費用。均由俄國出給。無庸

大清國應付。

第三條。嗣後除俄羅斯國與中國。於從前所定通商數處外。仍准於海口通商。除俄國商船准在上海寧波。福州。厦門。廣州。台灣瓊州等七處通商外。如外國有在別處另開口岸者。概准一律通商。

第四條。嗣後陸路通商人數目。及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寡。不必示以限制。比照海路通商一切章程。將所帶貨物。呈單備查。拋錨寄碇。其照定例納稅等事。俄國商人。照外國與中國通商例辦理。如帶有違禁貨物。止將該船卸載貨物。抄沒入官。

第五條。准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酌設領事官。以便稽查駐劄海口之俄國人等生計。至護衛領事官。准俄國兵船直抵該處。領事官與地方官因公面晤。及分給堪以蓋造天主堂居住房屋。並收存貨物房間。又俄羅斯國於中國各口岸議定價值。置買地畝。及有關領事官一切事務。悉照俄國與外國在中國所立章程辦理。

第六條。俄國兵商船隻。如有在中國沿海地方損壞者。地方官立將被難之人。及載貨船隻救護。所救之人。並所有貨物。應設法送至附近海口。或與俄國素好之別國領事官處所。或遇便送至邊界地方。均可。所用之費。由俄國賠給。俄國兵貨船隻。在中國沿海地方。遇有修理損壞。及覓

取甜水購買食物之事。准入中國未開海口。自行議定價值。備辦一切物件。地方官不可少涉刁難。

第七條。通商處所。中國與俄國所屬之人。如有滋生事端。中國官員。與俄國領事官。或代辦事務之人。分別辦理。俄國人獲罪。將獲罪之人。照俄國律例科罪。中國之人獲罪。或因人命。或因產業。均照中國律例科罪。俄國之人。有在中國內地犯法者。應行審訊之處。或解送邊界地方。或交駐劄海口之俄國領事官員辦理。

第八條。中國既知天主教無妨國體。能守互相和好之道。於所屬之人。不可因奉習此教。致有欺侮。其在中國奉教

之人。尤宜一體矜恤。且中國傳教人等。並非謀利之徒。亦應善爲看視。況既准傳行此教。於一切通商海口。以及州縣地方。均不得禁止。其傳教之人。或由俄國領事官。或由邊界官員。領取執照。作爲自己保結。

第九條中國與俄羅斯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親信大員。迅速查辦。將定界約條。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細冊。繪出地圖。以免兩國有此疆彼界之爭。

第十條俄國之人派駐京城者。更改從前定限。毋論何時。一面行知上司。即准回國。一面將所缺人數。另行派人來

京。補足缺額。嗣後駐劄京師之俄羅斯人等用費。均由俄國應付。中國毋庸供給。其派駐京師。並由恰克圖以及通商海口赴京送文。一切路費。均由俄國供付。中國地方官令其便捷行走。以期迅速。

第十一條爲整頓

大清國與俄羅斯國往來行文。以及俄國駐京事宜。酌設京城恰克圖兩處。每月驛遞公文稟呈。其中國驛站人等月間定限。京城至恰克圖。不得逾半個月。其信函公文。准一併齎往。每三月行文一次。一年之間。分爲四次。由恰克圖至京師。由京師至恰克圖。驛遞雜項貨物。立以緩行之條。所

齎物件。勒限一月。即按照所指地方。投交驛站。用費。中國與俄國各出一半。

第十二條將來

大清國如有重待外國。及關繫一切通商利益之處。即毋庸再議。准俄羅斯國照辦。所有和約。現經

大清國

聖主裁定。俟俄羅斯國聖主裁定後。於一年之內在京。兩國互換。今將和約用滿漢俄文書寫。由兩國派出大員手書畫押鈐印互換。專以清文條約十二條爲主。嗣後將兩國商議此件和約。永無違悖。此係在天津商定手書畫押

大清國

大皇帝於和約上

硃批用寶

依議。

辛卯。署直隸總督文煜奏。籌查團練最爲目前要務。本年正月。派候補道鮑桂生。候補參將張秉鐸。會同天津道孫治安爲商辦。迨到任後。復經飭催去後。茲據該道等會同紳士張錦文等。勸辦鋪勇三千餘人。黃慎五等勸辦民勇三千餘人。沿河之鹽水沽葛沽鄧善沽大沽北岸之塘兒沽等處。復據委員。會同天津府縣海防同知等陸續勸辦

民勇三四千人。其蘆綱槍勇四百人。擡槍較多。由鹽政臣松齡督飭運司克明。逐日教演。并於經過地方。查驗該民團旗幟器械。尚屬整齊。其餘各村莊集鎮。仍飭印委各官妥為開導。或一村自為一團。或數村共為一團。悉從民便。至各屬團練。復據委員會同各州縣先後稟報。計青縣八千餘人。靜海七千八百餘人。滄州九千二百餘人。南皮九千餘人。鹽山六千餘人。慶雲四千餘人。經委員紀桂生前往。分別校閱。民情尚皆奮勉樂從。因各該州縣。或逼近海濱。當防外患。或毗連東省。宜遏匪蹤。均批飭剴切勸導。不可始勤終惰。日久視為具文。以仰副

皇上整頓民團慎重畿疆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癸巳。

大清國管理理藩院事務戶部尚書肅順。刑部尚書瑞常。俄羅斯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會同面商議定。俄羅斯國有緊要事件。要派使臣由天津海口進京。先由庫倫行文到京。如海口無事。可以來京。即行照覆俄國。俄國船隻到時。在攔江沙外停泊。趕緊先行知照中國文書。中國派船換坐。暨文武各員前往迎接保護。由北塘進京。以免疏虞而昭和好。

理藩院為咨行事。上年貴國使臣。因換天津原定和約來京。我國

大皇帝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貴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商辦。現在既經該大臣等。議定互換。兩國既應遵守。永敦和好。惟貴國如有要事遣人來京。應預先咨行庫倫辦事大臣。俟奉到覆文。再行遣使進京。以便本國派人備船赴海口迎接。為此咨行。

甲午。廣西巡撫勞崇光奏。接據已革署梧州府知府陳瑞芝。梧州協副將王海清。署蒼梧縣知縣邵凱稟稱。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該文武接准廣東封川縣函開。本月十八日。

忽有大小火輪船十隻。西瓜艑船八隻。小舢板船十餘隻。共載夷兵一千餘名。由廣東省城。駛至肇慶停泊。有夷目分帶小火輪船三隻。駛上德慶州。聲言尚須前赴梧州等因。維時廣東陸路提督崑壽。統帶兵勇。駐紮梧州。防勦潯匪。亦即傳諭各兵勇。嚴陣以待。二十二日辰刻。果有淺水晴輪小火船三隻。由下游駛上。內一隻行至界首地方擱淺。其二隻徑駛至城外三角嘴河面停泊。後跟梓洞艇二隻。陳瑞芝等馳赴河干。遣人至夷船。問其來意。該夷答稱候崑壽前來。請一同登舟相見。旋有廣東番禺縣縣丞卓炳森。至崑壽行館稟知。伊奉廣東巡撫柏貴派委隨同該

夷來至西江。該夷目欲請崑壽至舟一見。即行返棹崑壽即前赴河干。該夷放礮下旗。免冠擺隊。延請崑壽及陳瑞芝。王海清。鄧凱。一同登舟相見。詢知夷目三人。一名斯託賓齋。一名墨克幅第。係唊咭唎人。一名達博威。係咈囒哂人。三人俱言語不通。又一名吧嗄嚟。亦係唊咭唎夷目。能通華語。又有該夷幕友李小村。自稱係廣東新會縣人。據吧嗄嚟聲言。斯託賓齋等三人。均係帶兵武職。吧嗄嚟係該國文員。並據稱。每船約有九十餘人。此來別無他意。不過遊覽山川。隨將身帶廣西輿圖。取出查看。詢問桂林潯州程途河道。陳瑞芝等。答以兩處均係灘河。甚為險仄。該夷目復云。既經議和。即係一家。不妨到處行走。俟秋冬之間。尚須出游等語。旋即送崑壽等登陸。該夷目亦帶同夷兵二十餘人登陸。至崑壽行館。及王海清署中答拜。並赴各街市游行。在城外五顯廟馬頭。步量街段。又至郡城對岸。登大山頂。照千里鏡。繪畫地圖。旋即回船。該文武差人致送豬羊等物。辭不收受。二十三日黎明。開船而去。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勞崇光奏。唊咈各國兵船駛至梧州。旋即退回廣東一摺。據稱。有唊咈各國火輪等船隻多號。共載兵一千餘名。由廣東省城駛至肇慶。並分出船隻。於正月二十二日。駛至梧州城外。其隨同前往之廣東番禺縣縣丞卓炳森稱。係由廣東巡撫柏貴。派委請見提督崑壽。該國官員帶同兵丁二十餘人。登陸遊行街市。並在城外馬頭。步量街段。登山繪畫地圖。旋於二十三日開船而去等語。現在各國和約。尚未互換。其通商海口。原准前往貿易。但從無攜帶兵船。深入內地之事。況粵西並不在通商之列。該國人員遽帶火輪兵船。突如其來。該省民人不免驚疑。設或滋生事端。豈得謂中國有乖和好。此事黃宗漢。柏貴。何以均未奏及。柏貴近在省城。以後唊咈等國。如再有此等舉動。該撫務當竭力阻止。免致議和之後。復有意外之變。至此次唊國人。一名斯託賓齋。一名墨克幅第。咈國人。一名達博威。俱言語不通。又一名吧嗄嚟。能通華語。均與崑壽相見。並稱秋冬再要出遊。著柏貴妥為開導。使不至再蹈前轍。方可永敦和好。

丙申。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奴才增慶。景霖。前在金州拜摺後。隨即馳回。於三月初十日。抵田莊臺。所有僧格林沁由津運來萬斤大礮二位。六千五百斤礮二位。五千六百斤礮四位。並監築礮臺員弁。均已陸續到齊。奴才等連日在田莊臺迤南之孫家窩地方。詳細相度。堪以建築礮臺三座。營盤兩處。奴才玉明。查畢岫巖海口。於十五日回抵田

莊臺。復會同勘得孫家窰對岸地方。應建礮臺一座。營盤一處。於十八日開工興修。奴才等已照前奏。將沒溝營防兵五百名。移調田莊臺。派委副都統銜協領奇凌阿。協領慶豐管帶。在於兩岸駐紮。如遇有警。再當飛調省中挑備官兵。合力防堵。田莊臺一帶海河形勢營壘處所。先行繪圖。

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咨飭副都統吉拉明阿。俟木哩斐岳幅到黑龍江之日。令其告以中國准爾國於海口通商。

並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許俄國居住。無非欲兩國和好。至綏芬烏蘇哩等。原不與俄國連界。若肆意侵占。必致有傷友誼。剴切曉諭。並飭將前擬通商條規內。該夷尚未定議三條。催令速行定議。至前赴黑龍江會晤夷酋木哩斐岳幅時。該酋請議通商。曾與言及征稅一節。據該酋答以伊犁塔爾巴哈台等處通商。俱不征稅。黑龍江亦係邊疆之地。俄國往來。設遇缺乏。不過易換茶葉喫食等物。價值無幾。兩國既然和好。應照伊犁等處章程辦理。方為永敦和好。前與俄夷定議通商十四條規。本係僅以黑龍江一處而言。並未指以海口。況前在伊犁辦理俄夷通商事務。亦無征稅章程。且該酋諄諄以伊犁等處無稅章程。比較爭論。若不應允。誠恐因此不睦。致啟釁端。是以勉從其議。若照海口新章另議。則該夷從前已將伊犁等處無稅為例。面議在先。必不允從。伏查黑龍江乃極遠之地。不但土產貨物無多。商賈亦屬寥寥。非海口各國通商輻輳之區可比。請將兩國通商。互相換貨。免征稅課之處。恭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查黑龍江通商事宜。仍請免征稅課一摺。據稱前議條規。原係專指黑龍江一處。因屬邊疆。與伊犁塔爾巴哈台事同一律。非海口輻輳之區可比。請仍准互相換

貨。免征稅課等語。此款既經該將軍與木哩斐岳幅反覆辯論。應允在先。勢難更改。只可俯從所請。互相換貨。免其征稅。其餘二條。尚未議定。著催令迅速定議。仍遵前旨。先行奏明。俟奏到諭旨。方准向該夷允許。至綏芬烏蘇哩兩處。事關疆土。尤為緊要。俟木哩斐岳幅到時。該將軍務當正言拒絕。不可仍前輕率。自干重咎。現在俄國使臣至葉羅幅斯奇。在京互換和約。已與言明界址一事。仍歸黑龍江吉林將軍覈辦。與天津所定各口通商和約無涉。奕山不得向京中推諉。將來又貽口舌。吉拉明阿辦事顢頇。准其留任。已屬從寬。若不能將此事設法阻止。任聽夷船紛紛下駛。朕必重治其罪。

戊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上海換約一節。臣等擬俟該夷回滬之時。再為婉言開導。深恐其不肯應允。又擬令中國商人。與外洋各商。向其曉諭。隨派直隸州知州楊春蕃前赴上海。與護理蘇松太道吳煦。面籌辦理之法。昨據吳煦稟稱。現已暗囑華商楊坊。廉寬等。密籌布置。設法勸阻。不露官場授意痕跡。惟據華商云。能乞將天津條約。先行發刊。使彼族知我中國悉照新章辦事。則進京之心漸懈。該商等即可以在滬換約。便能早開新章。否則反恐遲滯

為詞。藉此款動。或易收效。臣等查天津條約。該夷早有刊本傳播。將來總須發刊。即命該護道作為趕辦之勢。不必刊全。俟該酋等到時。有所聞見。俾知中國事事實照條約速辦。或可希冀允從。至長駐京師一節。該夷前已言明另擇別地居住。臣等斷不令其翻悔。惟恐夷性急躁。萬一該夷到滬後。或經臣等勸止。或由商人勸止。可在上海換約。而條約在京師。立時奏請

發下。往返必須兩旬。設該夷迫不及待。轉恐坐失事機。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先將條約

發下。由兵部派委妥員。迅速齎到江蘇。交臣等祇領。如該夷肯在上海互換。既可取攜得便。設夷性堅執。必須到京互換。或徑自前往天津。臣等見其勢不能阻。萬萬無可挽回。即將條約仍行專弁趕緊齎回京師。俟到津後。看該夷光景如何。再為妥辦。所有咲咈咪三國條約。應否先行

用寶。發交臣等。以便設法羈縻之處。伏候

聖明指示遵行。正繕摺間。適接候選知縣黃仲畬稟稱。探明嘆嚕斯約計四月初一二必到香港。到後不多耽擱。四月初十前後。即可來滬。惟香港目下已派出小火輪船八號。每船約水兵七十名。即日來滬。為將來護送嘆酋赴津之用。咈國亦有兵船前來。但未知的數的期。且聞有先令各船駛

行到攔江沙相待之信。臣等伏查各該國夷酋遠涉重洋。帶兵自衛。若為數無多。未必特來尋釁。萬一該夷兵船徑赴天津海口。臣等查知。必當與之議明。此項兵船人等只准在口外駐劄。不得駛入內河。以示限制。惟既有令各兵船先行駛至攔江沙之語。似不可不豫為密防。應請

飭下天津妥為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現在布置。並探聞夷情一摺。進京換約一節。既有華商設法勸阻。該夷到滬後。或可在上海定議。惟此時駐京等四事。尚未挽回。若先將條約用寶。發交該大臣等。設夷情狡執。徑赴天津。桂良等更無把握。彼時再將條約齎回。亦

徒躭延時日。若謂夷性躁急。迫不及待。只要豫先說明往返兩旬。亦不至令其久候。該夷四月初十前後。可以到滬。桂良等屆時即赴上海。悉心籌畫。將四事設法挽回。不可但至附近地方。專恃委員辦理。如四事說明。另立專條。該夷肯在上海換約。即迅速馳奏。再將條約發去。儻該夷必欲來津。桂良等仍遵前旨於王有齡薛煥吳煦三員中。酌帶兩員。馳驛來京辦理。以免遷誤。至該夷前已言明。另擇別地居住。是駐京一事。可以消弭。但未指明何處。該大臣等。亦須先為商酌。即直隸地方。亦不可任其居住。於大局方無窒礙。總之嚕酋既有到滬之信。桂良等惟當竭力阻止。逐件挽回。不可畏難自阻。至夷船欲先至攔江沙

相待。本日已諭令僧格林沁等。嚴為防範矣。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馳奏。探明𠸄酋嚕嚕斯。約計四月初必到香港。初十前後。即可到滬。香港現已派出小火輪船八號。每船水兵約七十名。即日赴滬。為將來護送嚕酋赴津之用。且聞有先令各船。駛至攔江沙相待之信。此項兵船人等。桂良等擬俟該酋到滬後。即與之議定。只准在口外停泊。不得駛入內河等語。現在恆福已抵津接篆。諒日內已往大沽海口。著僧格林沁即與該督詳細籌商。妥為防範。如夷船竟有駛至攔江沙之信。著即派委幹員往諭。告以此間專候上海來信。一切遵照二月二十

九日諭旨相機酌辦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咸豐九年。己未。四月。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寧河縣境內之北塘。營。額兵本祇五百餘名。節次調赴南省征勦。僅賸三百餘名。殊形單弱。北塘大沽兩海口。相距祇三十餘里。備防同一緊要。該處除舊有礮臺外。（奴才）僧格林沁。前經奏明添築礮臺。不日即可工竣。亦應撥兵守護。（奴才）等公同商議。擬將停赴大名之提標兵五百名。調至北塘。派委得力之員管帶。分守礮臺。歸於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統帶。至停調之督標兵五百名。撤回歸伍後。仍由（奴才）恆福嚴飭中軍副將。逐日操練。聽候備調。

硃批。均照所議辦理。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徐有壬奏。探聞咦咭唎公使噶嘈嘶。約計四月初間。可以抵粵。有先到上海之意。屆時臣何桂清。應與大學士桂良等。前往會議。臬司薛煥熟悉情形。係上年與議之人。自應仍資熟手。藩司王有齡雖素未經理此事。上年經桂良等。札調赴滬。現在亦應飭令同往。查薛煥於上年十二月間。交卸蘇松太道篆務。隨同專辦稅則。自桂良等到省。即將交代事件。料理明白。亦已回蘇。應即飭赴臬司本任。以專責成。將來與王有齡同赴

上海。係現任兩司大員。體制較崇。呼應亦靈。實與稅則事宜有裨。

硃批。知道了。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恆福奏。儻夷船駛至。即當恪遵聖諭。派委幹員往詢。令其等候上海來信。設使夷船蜂擁駛入。只可相機辦理。不敢輕舉肇釁。該夷如必須進京。互換和約。前經（奴才）僧格林沁奏奉諭旨。令其由北塘登岸。由陸路至津。再由水路赴通進京。惟北塘距攔江沙甚近。海口亦寬。潮旺之時。夷船易於駛入。現在該處安礮屯兵。夷酋進京之後。其在船夷衆。無人約束。竊恐未必安靜。儻或上岸閒遊。甚或滋擾營盤。不可不防其漸。彼時如任其妄為。則有關國體。而彈壓阻攔。又恐另啟釁端。（奴才）僧格林沁。（奴才）西凌阿先已悉心商酌。擬在北塘蘆臺適中之營城地方。兩岸另建立營壘。趕緊修築礮臺。一俟工竣。即將北塘安設礮位移往。並將現紮北塘之兵。移紮該處。嚴密防守。以備不虞。其北塘礮臺營壘內。即可安設埋伏。（奴才）恆福於三十日。由北塘前赴營城。與（奴才）西凌阿會同察看地勢。頗極扼要。防守

甚爲得力。所需修工經費。（奴才）僧格林沁。前經劄調東路同知李朝儀。前往北塘蘆臺。剴切勸諭。茲據該丞稟報商民尚爲踴躍。情願豫先交出釐捐銀一萬兩。以佐鉅工等情。（奴才）等擬遴派委員。即日興修。所需銀兩。即由此項捐款內先行動用。即責成該丞收發照料。

硃批。即照所擬辦理。

丙午。軍機處爲咨行事。上年貴國遣使來津。欲換天津原立和約。我國
大皇帝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貴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現在既經該大臣等議定互換。我兩國即應遵守。永敦和好。爲此

咨行。

庚戌。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稟。探得咪咭唎公使嗜嘈嘶。於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香港。恐日內來至上海。桂良等於初一初二等日。分起赴滬。囑（臣）亦即前往。（臣）自應欽遵前奉
諭旨。與桂良等同往上海。會同商辦。

硃批。知道了。

壬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現由俄囉斯送到咨文。係稱丕業羅幅斯奇之父病故。改派伊克那提業幅進京更換。並有公文一件。遣使進京面交等語。當即面詢該瑪雨爾。既欲復行遣使進京。有何要件。據瑪雨爾述稱。此件公文。係到京後面交之件。且有口傳之事。復有送交大學士文一件等語。應照新章沿途護送外。至文內並稱。木哩斐岳幅率兵由黑龍江赴朝鮮東界雅阜尼國。便中將礮位運赴京城。換回丕業羅幅斯奇。其火槍一萬桿。應由何處運送。並聞喋咈二夷。亦欲進京。此項槍礮足資捍衛。當即曉諭該瑪雨爾。外國遣使。均應請示大部。部覆未到以前。自應駐候。即將斥駁咨文。交瑪雨爾帶回。伏思俄囉斯遣使進京。若只用庫倫斥駁。難保不另生枝節。可

否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庫倫亦一體咨駁。抑或更當如何處置。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前因俄使回國。護送官員。沿途苦累。業經行文知照該國在案。茲據俄囉斯文稱。已將該夷使申飭矣。惟查俄夷性情詭詐。嗣後該國如有緊要事件。遣人進京。自應先期聲明。該夷使不得晝夜遄行。務須日行三四站。所有情節。可否由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庶可免其任性妄爲。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改派使臣進京一摺。覽奏均悉。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津。與俄使普提雅廷議

定和約十二條。復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該夷使當面妥辦。互相交換矣。惟和約內載有由天津海口行走一語。俄國所送槍礮。如由天津海口前來。自應令其行走。務在海口攔江沙外停泊。由內地備辦沙船。接收運送進京。其俄使丕業羅幅斯奇。因事回國。欲派伊克那提業幅來京一節。現既互換和約。自難阻止。至所請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之處。不過徒延時日。轉不如該大臣行文之為便也。該大臣即將由天津海口行走及由恰克圖進京驛站章程。均著酌量咨行。毋庸由理藩院行文。其原定和約十二條。鈔給德勒克多爾濟等閱看。此內如有應辦事件。該大臣即著照辦。餘照所奏。

又

諭。前有旨令德勒克多爾濟。俟俄羅斯國呈遞鳥槍一萬桿礮位五十尊。運至庫倫時。奏聞辦理。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該夷堅欲由海船行走等語。現在和約已換。業經准其由海口進京。此項槍礮。將來送至海口。著僧格林沁。恒福。遴派明幹員弁。前往曉諭。令該夷船停泊攔江沙外。毋須前進。另換內地船隻。裝載運送到津。於明示體恤之中。仍暗寓隄防之意。諒該大臣等。必能慎重妥辦也。

丙辰。直隸總督恒福奏。剋下糧臺軍餉僅餘數萬。一經動支。便無存款。設遇海防緊急。何以支持。雖江蘇有協濟銀二十萬兩。尚未據報起解日期。以自蘇至津道路計之。約須四十餘日。方能解到。實有緩不濟急之勢。因思山西有現存之項。如能迅速撥解。程途較近。計日可到。庶用項不致貽誤。臣與司道等斟酌再三。擬於前請山陝餉銀二十萬之數。減半先行請撥。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海防需餉緊要。飭下山西撫臣英桂。迅於司庫分撥銀十萬兩。委員起即解津。以應急需而重防務。

諭軍機大臣等。據恒福奏防務緊要。江蘇協濟之款。尚未據報起解日期。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請仍於山西籌撥餉銀。以濟要需等語。現在天津海防需用孔亟。該督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著英

桂即於藩庫撥銀十萬兩。派委妥員。迅速解津。此為至要。

恒福又奏。天津現辦海防。其北塘營城等處。均為通永鎮標所屬。彈壓巡防。皆關緊要。所有通州協副將一缺。上年十月。經前督臣慶祺奏准。以現在江北軍營之大沽協副將鮑聚調補。臣到任後。查海口防所將領無多。不敷調遣。該副將帶隊勇往。諳練操防。素為臣所深悉。現在江北各軍。統歸

欽差大臣和春節制。其營中戰將。不乏人才。即少此一員。亦不至不敷攻勦。現在海防喫緊。以本省實缺將領。辦理本省防務。於整頓戎行。不無裨益。相應請

旨飭下和春將飭調補通州協副將魁霖迅速來津。聽候差委。以
資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恒福奏。請調副將來津差委等語。天津現辦海防。
差委需人。調補通州協副將魁霖。現在江北軍營。著和春即飭
該員迅速前赴天津。聽候恒福調遣。毋稍遲誤。
恒福又奏。竊查歷屆軍營糧臺。辦理支銷。均應先期奏明。
事竣造報。茲據辦理天津糧臺天津道孫治。候補道春保
會詳稱。天津海口籌辦防堵。奉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派委各員。修築礮臺營壘。製造鐵錸。鐵
錨。炸礮。水雷。火船。水龍。以及添製礮位。採買木植。碾造火
藥等項。應需銀兩。節經遵札在於軍需項下。照數發給承
辦之員。領回支用。報由大營驗收。糧臺無從稽覈。應請歸
於承辦各員。自行造冊報銷等情。臣查此次籌辦海防。承
修一切工程。製造各項軍械。有係委員領銀承辦。報明大
營驗收者。該道等所稱。糧臺無從稽覈。固係實在情形。惟
糧臺為軍需總匯。當此經費支絀之時。尤應力求覈實。所
有撥發過工程軍械銀兩。應由糧臺先將承辦銜名。領銀
數目。分晰繕具清單報部。一面飭知承辦之員。妥速辦理。
俟事竣撤防。據實造冊報銷。仍歸糧臺彙總覈轉。如有經
部駁飭冊造與例不符者。惟承辦各員是問。庶足以昭覈

實而清款目。其由糧臺承辦之軍火器械帳房。以及支放
官兵口糧馬乾等項。仍由該道造報。以專責成。
硃批。依議覈實辦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四月十三日。
接奉四月十二日恭奉
上諭。前有旨令德勒克多爾濟。俟俄囉斯國呈進鳥槍一萬桿。礮
位五十尊。運至庫倫時。奏聞辦理等因。欽此。遵查前奉寄
諭。咪夷派出火輪船八隻。為護送嗜酋赴津之用等因。奴才等伏思
咪夷既為換約而來。何須如許兵船。已屬堪疑。今俄夷進
呈軍械。復堅欲海運來津。尤覺可慮。難保無夷人暗有密
約。先後俱到。使我難於辨認。另蓄詭謀情事。奴才等惟有懍
遵
聖訓。隨時相機慎重妥辦。斷不敢稍涉大意。至運送軍器船隻抵
津。應交何處收存。該國必有護送之夷。應否令其進京。奴才
等不敢專擅。候
准其進京。擬請由北塘進口。伏乞
訓示遵行。再續調吉林黑龍江官兵。奴才僧格林沁已接到頭起進
關文報。並請
飭下武備院。將前經奏准製造鳥槍弓箭撒袋。趕緊造齊。隨時解
赴海口。以資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俄夷運送軍器船隻抵津。應交何處。護送之夷。應否進京。請旨遵行等語。俄囉斯國運送槍礮。如果船隻到津。該大臣等仍遵前旨。令其停泊攔江沙外。另換內地船隻。裝載進口。其槍礮應交何處。及護送之夷應否進京。屆時奏明請旨。續調之吉林黑龍江官兵。陸續進關。已飭武備院將製造鳥槍弓箭等件。趕緊造齊。解赴海口應用。恆福奏請飭山西撥銀十萬兩。並調魁霖赴津。各摺片。本日已諭知和春英桂遵照辦理矣。

又

諭。所有前諭製備弓箭撒袋鳥槍。著即趕緊製造。隨時解赴天津海口。交僧格林沁應用。

戊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向來與該夷議事。有必須委員傳說者。有必須當面議定者。蓋該夷酋等夜郎自大。必待臣等當面而後議事。若專派委員前往。在彼或拒而不見。或言而不信。情殊可惡。所有奉命挽回四事。惟駐京一節。現已言明不住。至另擇別地居住。該夷並未指明何處。去年嘆酋未入長江之先。有在南京或在漢口之意。然亦未曾明言。臣等當時所以未與明議者。恐

一經敲實。則該酋必立時指定一處。不如姑且聽之。俟其開口。再與商議。較為活動。直隸為畿輔重地。斷不能准其居住。臣桂良花沙納。上年在天津時。不肯允該夷在津設立馬頭者。正是此意。儻此時該夷指出直隸地方。臣等決不能。　惟該夷前來照會。有或照定次。或因有事進京之說。誠恐將來不能斷其絕不一往。至長駐一層。已無可慮。至於內江設立馬頭。該酋初意甚為急切。及至親赴漢口。目睹情形。殆因所見不如所聞。似有廢然思返之意。然欲就此阻其不往。則彼必去志復堅。據臣等愚見。准置一項。既經歸入違禁貨物。不准販運。該夷之於長江。似無大利可圖。今既不遽前往。且聞其並未派有領事。此時若與力爭。非但不能挽回。適以堅其必往之念。不如留俟軍務完竣再議。其時長江肅清。似覺較易為力。內地游歷通商一節。嘆咈咪三夷均已議明。非體面人不准前往。且必給與執照。隨地皆可查驗。奸宄無從混迹。該夷等均不肯明去此條。衹好再為婉商。廣東還城之事。因賠償未經說定。是以未有准期。嘆酋初云。俟長江回滬再議。及至內江回後。正欲與言。又因廣東事發。藉口而去。終未能得啟齒。今嘆酋既已回國。俟嘆酋至滬後。再與商量。所有四事。均當遵旨設法挽回。斷不敢稍遺餘力。能辦到如何分際。惟有據實直陳。

將來各事議有成說。必當設法立一專條。以為憑據。各事
議定之後。儻該夷等聽從勸諭。肯在上海換約。臣等再行
奏懇
聖恩。請將前後條約
發下。即在上海互換。設該夷必欲前赴天津。萬難挽留。臣等即當
帶同隨委各員。迅速馳驛回京。請
旨遵辦。以免遲誤。此時該酋等尚未抵滬。萬一經過上海。不肯進
口。徑赴天津。惟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告以⿰口額酋前次在滬。曾有照會。留臣等在南等
候。俟伊回來議事。該酋等惟當靜候。臣等回至天津。再與
商辦一切。庶各夷不致別有他說。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探聞⿰口英酋⿰口普嚕嘶。已於三月二十四日。
行抵香港。日內尚無到滬信息。萬一經過上海。不肯進口。徑赴
天津。請飭直隸總督。告以⿰口額⿰口爾唫在上海。曾有照會。留桂良等
在南等候。俟伊回來議事。此時改換⿰口普酋前來。自當靜候桂良
等。回至天津。再與商辦一切。庶使各夷不至別有他說等語。著
僧格林沁。恆福。如果⿰口英國⿰口普酋到津。即派幹員照此曉諭。令其
攔江沙外靜候。一切仍遵疊次諭旨。密為防範可也。
己未。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十二
日午刻。瞭望海門外。見有二桅異樣小船一隻。行至西弓
灣停泊。有王姓黃姓二人。來坐腳船登岸。向鋪戶講究貿
易。王姓係崇明人。每年隨沙船來與營口鋪戶認識。黃姓
係廣東人。隨派兵役駕駛杉板赴西弓灣。詳查其船形頭
尖腹寬。船舊。船面均油漆紅色。約裝糧二百餘石。該船戶
不容兵役等上船查驗。復派鄉保協同鋪戶。詳細盤問。據
該船夥王姓聲稱。係上海廣隆號撥貨杉板小船。船名陳
昌泰。由廣東排造。黃姓雇伊船裝載大呢洋布洋藥。來營
口售賣。船上共十四人。內有廣東人。上海人。還有夷人二
名。係山東煙臺賣貨夷船工人。跟來營口詢聽買賣。追驗

船票。言在船上。明日呈驗。又言貨不合行。仍欲轉口去賣。
細詢廣東上海各鋪商。均稱委係伊處撥貨杉板小船等
情。奴才景霖當即飭令牛莊防守尉徽昌。知縣張鼎銘。會同
吏部郎中陳鍾芳。刻即馳赴沒溝營海口。詳加查看。相機
開導。俟該員等查明情形。再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增慶等又奏。奴才等督修田莊臺兩岸設防工程。所有孫家
窩營盤二處。周圍圍堤。委經築就。四面環牆。亦已做成。濠
溝漸次挑完。前面牆子。及礮門槍眼。不日即可告竣。礮臺
三座。現高丈餘。昨已立樁。尚須加高封頂。其對岸營盤礮

臺。已於本月初六日開工。地基現已築成。擬即併工營造。惟兩岸兵房礮臺。尚未修起。由津運來大礮八尊。升臺尚需時日。擬暫行設法隱伏。以昭慎重。並飭田莊臺設防官弁添派兵丁。嚴加防護。

硃批。知道了。

辛酉。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綏芬烏蘇哩兩處。事關緊要。俟木哩斐岳幅到時。該副都統當設法阻止。並令將通商未定三條。迅即傳知該酋。趕緊妥議回覆。查夷船自咸豐四年五月間。由黑龍江下駛。至吉林地界。嗣於上年親往黑龍江城。與木哩斐岳幅會辦界址。又經互換字約。訂以黑龍江准許我國及俄夷行走。已將暫爲羈縻。密陳在案。竊維自咸豐四年起。至今五載。往返經過。積慣相沿。上年四月間。會辦界址。又經互換字約。准其由黑龍江行走。積重難返。無可如何。且因餉乏兵單。軍械不足。不得不從權辦理。連年南省調遣頻仍。餉欠兵少。若再行拒絕。其患不可勝言。況夷酋因此轉得藉口。將來一水之通。擾害何所底止。全局所關。再四思維。實無把握。從長計議。礙難十分拒絕不從。只可囑其安靜行走。免開釁端。方可暫綏目前之急。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並與景湻同看。問伊拒絕有何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烏蘇哩江等處。距興安嶺遥遠。並不與俄國連界。諭知奕山。飭令吉拉明阿如遇夷船下駛。設法阻止。本日據奕山等奏。俄夷船隻。於黑龍江往來。已成習慣。若遽行拒絕。恐該夷有所藉口等語。黑龍江左岸地方。既經奕山借與該夷居駐。其船隻往來於黑龍江松花江中。自難再行拒絕。至綏芬河烏蘇哩江兩處。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內。若聽其紛紛駛往。勢將何所底止。奕山並不體會前次諭旨。遽以難於拒絕等詞覆奏。殊涉蒙混。著奕山仍遵前諭。嚴飭吉拉明阿曉諭該夷。除由黑龍江入松花江。往東入海口外。餘如綏芬烏蘇哩江。及三姓等處。該夷船隻。均不得擅自駛往。務當實力勸阻。毋許意存推諉。並著特簡欽。派妥員。於黑龍江交界地方。嚴密偵探。設有俄夷船隻駛至。即行正言拒絕。以該處地方。本不在前次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無可查看。阻其下駛。毋得任令肆行無忌。侵占地方。

癸亥。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奏。沒溝營見有二桅異樣小商船一隻。共載十四人。內有夷人二名。查詢得該船原係廣東人。與夷人在廣東合夥開設寶順號。後又在上海開設廣隆號。此船係其夥同自置。船上所載十四人。甯波人五名。廣東上海人五名。其王姓名王擇變。係崇明縣人。黄

姓名黃安閣。係廣東香山縣人。至夷人二名。係紅毛國人
氏。一名乜忌。年二十六歲。一名士麻。年二十八歲。船載洋
藥十五箱。洋布十捆。洋呢六十板。來此營口。詢聽市價。意
欲會賣貨物。因該地方鋪商向其明白告知。沒溝營貿易。
向係以貨換貨。現銀稀少。無力接買。該船王擇愛聲稱。此
處既不能銷貨。一俟順風。即行出口。於十六日申刻。揚帆
出口。

硃批。知道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玉查照事。前於三月初五
日。由理藩院。行知貴國薩納特衙門文書一件。為貴國人

有在吉林三姓地方。滋擾生事。恐因此致傷和誼。故特行
知貴國查明。乃今貴使臣。不由禮部將理藩院所行文書
送回。如此行為。兩國之情不能相通。必致誤事。況三月初
五日。尚未互換和約。自應照舊辦理。並無不合。何以送還。
貴國來文。我國從未有送還之事。至文書內有筆誤之字。
係屬無意。彼此和好。此等小節。可毋庸議。惟三月中。我國
由理藩院所行之文書。實係要事。雖已退還。今仍須行知
貴國。應交貴國何處衙門。即刻答覆。以便交貴使臣。加添
俄囉斯文轉行。使兩國之情。得以相通。不至誤事。至文內
所稱。將來不論何事。預先行知

特派大臣（肅瑞）等語。我國自有定章。應行告知者。方可告知。不應行
告知者。不能告知。伊等。至貴使臣。不行來八條。今逐款覆
知。開列於後。

第一條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
嶺為界。至今相安已百數十年。乃近年貴國有人在黑龍
江附近海岸闊吞屯等處居住。該將軍念兩國和好之誼。
不加驅逐。暫准居住空曠之地。已屬格外通情。今聞欲往
吉林地界。該處距興安嶺甚遠。並不與貴國毗連。又非通
商之處。斷不可前往。致傷和好。黑龍江交界之事。應由我
國黑龍江將軍。斟酌辦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勢。礙難懸定。

第二條。恰克圖或別處派大臣專辦各事。詳立則例等語。
現在伊犁。塔爾巴哈台。恰克圖。均有辦事之人。毋庸更改
舊制。

第三條。伊犁。塔爾巴哈台等處。立界等語。該兩處均有向
來定界。應毋庸議。

第四條。陸路貿易一事。現惟恰克圖等處。本有貿易。其他
陸路應毋庸議。至中國人並無欲在貴國內地。運物蓋房
買地之事。貴國亦應照定例。在恰克圖等處貿易。不得在
別處陸路貿易。

第五條。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今已通商。其喀什噶爾齊

齊哈爾張家口均係和約內所無之處不可前往通商應照和約辦理至欲授執事官一事亦毋庸議

第六條由驛送信一節現已屢次往來派官護送並無遲誤況在天津條約之內以後自應裁撤

第七條從前歷次所立和約現應覆行裁修為要等語今和約已經互換如欲裁修應照康熙年間所定以興安嶺為分界不准互相侵占

第八條遣使往貴國一節和約中所不載未便議及

以上八條均由
欽派大臣（瑞昌）曾向貴使臣當面逐款說過應照此覆文辦理可也

再閱木哩斐岳幅咨行理藩院清文內稱由海至烏蘇哩江毘連地方等語烏蘇哩等處據吉林將軍奏係距興安嶺甚遠不與貴國毘連無可查辦地界應由貴使臣轉行知照木哩斐岳幅可也

乙丑黑龍江將軍奕山署吉林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船厰副都統祿權奏據烏蘇哩口防禦托克托布報稱密河卡兵探得俄夷潛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博力地方添建房十一所古克達蘇蘇建房一所圖勒密添建房八所烏蘇哩迤東抓吉地方添建房十四所內有六處未完又從抓吉向上展占二十里在青牛達地方現建房四處牧放牛馬由青牛達向上三十里至索奇地方建房二所由索奇向上約距三十里之遙海青魚厰地方又建房一所以上展占蓋房皆隸烏蘇哩河迤東右岸該防禦當向該處夷目開導烏蘇哩向上一帶均係我國採捕獲珠貂皮禁山不在允許之例近來一味向內侵占殊非和好之道當遵前約不可狡執展占該夷人概皆推諉係遵木哩斐岳幅之命我等不能專主托克托布見該酋面形愠怒又恐致啓釁端是以將不遵開導情形聲明等因呈報前來查夷人任意展占地方蓋房牧牲既經開導怒形於色是其形跡愈熾羈縻愈難

奕山等又奏據烏蘇哩口卡員托克托布報稱圖勒密暫居夷官奇薩羅幅帶同石沙木勒幅等到卡聲稱伊等奉木哩斐岳幅之命派往烏蘇哩河源興開湖等處分界曾向江城具文商妥我等先來烏蘇哩口等候冰泮江通會勘諒必先有文書前來開江後爾國仍派員同往會勘抑或我等自行去占等語托克托布隨向其嚴詞拒絕答稱爾等雖係奉命前來勘界我等並未奉有明文況上年念兩國和好多年將黑龍江左岸空曠之地許給爾國安靜存居已屬格外施恩豈可妄思貪展且烏蘇哩內均係採捕獲珠貂皮禁山又不與爾國地界毘連今恣意貪占斷

難遷就放進。無如該酋以江城具文為詞。俟江道開通。自行往勘。與汝等無涉。托克托布復婉言向說。若一味狡執原約。不惟我等獲咎。恐與爾等亦無益處。該酋詞窮。輒露慍傲。萬不得已。先將狡執情形先行馳報前來。查前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夷官石沙木勒幅等到黑龍江。聲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前往興安鄂木烏蘇哩綏芬等處辦理勘界之事。刻即起程等語。該副都統再三開導。阻止不從。又以前在江城有文約為詞。且欲自行往占。並稱均係木哩斐岳幅作主等語。實屬不循情理。一面行知該夷酋木哩斐岳幅。令其轉飭該夷目石沙木勒幅等。恪

守前約。毋得肆行侵占。一面飭知迎阻之員。再行設法攔阻。

奕山。那敦德又奏。夷船自咸豐四年起。由黑龍江下駛至吉林地界。建蓋房間。連年絡繹不絕。所有會辦夷務。均經吉林主稾。查上年前往黑龍江城。與夷酋會辦界址。原因綏芬烏蘇哩等處。界屬吉林。隔省不能懸揣。現當夷情叵測。頃刻萬狀。且夷人所覬覦者。全在吉林地面。若當喫緊之際。有刻不容緩之事。必待咨商然後具奏。勢必貽誤事機。惟身處隔省。未能深悉情形。而夷情狡詐百出。萬一事在倉猝。必待札商。恐貽誤匪輕。嗣後凡屬黑龍江之事。即由黑龍江主稾。如屬吉林應辦之事。即由吉林主稾。如此辦理。庶免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添建房間。並該夷狡執履勘。又奕山。那敦德另摺奏。以後會奏夷務。請分別主稾各等語。綏芬河。烏蘇哩江。皆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列。屢經諭令奕山等。據理拒絕。乃該夷潛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舊居博力地方。添建房間。並於古克達蘇蘇等處建房。牧放牛馬。似此任意侵占。實屬不成事體。夷官奇薩羅幅復帶同通事到卡。聲稱。會勘烏蘇哩河源興開湖分界。有自行去占之語。尤屬狡執可惡。該夷占地建房。並欲會勘地界。總由奕山輕允

黑龍江左岸地方。以致該夷肆意占踞。該將軍既已貽誤於前。並不思力圖挽救。乃輒奏稱。事屬吉林。應由吉林主稾。免致往返貽誤。顯係因現在侵占之地。均在吉林界內。有心推諉。惟奕山既輕諾於前。此時礙難阻止。宜其一籌莫展。著特普欽督飭署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曉諭夷酋木哩斐岳幅。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許其借住。已屬中國優待之意。吉林界內。係中國採捕貂珠之地。斷不容爾侵占。若背約妄行。必致有傷和好。興開湖等處。本不與俄國連界。無可會勘。豈得以曾在黑龍江具文為詞。意圖狡賴。該署將軍務當正言拒絕。不可含混了事。至嗣後奏事關涉吉林。著即由吉林主稾。一面會銜。一面具奏。免致

往返札商。徒稽時日。至奕山。吉拉明阿。亦應亟圖補救。不得囿
該夷現占地界俱屬吉林。希圖諉卸。

理藩院。為知照事。昨據爾國舊班達喇嘛巴拉第呈稱來
京大臣一員。舊班喇嘛學生五名。文官二員。武官三員。兵
三十名。僕役六名。共四十七人。定於本年三月初六日。由
京起程回國等語。相應飭交貴使臣。即帶舊班喇嘛學生
旋回。為此咨覆。

丙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近日進口沙衛船隻。係四月
初間放洋。經（奴才）隨時派員查詢。據稱。上海火輪船。兵船。漸

漸增添。或稱有百餘隻。或稱數十隻。並有瞥見夷船購買
食物。似欲北駛情狀各等語。傳聞之言。固不足深信。但亦
不可不倍加嚴防。又（奴才）前聞山東福山縣屬煙臺海口。停
有夷船。當經劄行登州鎮總兵。查明聲覆。茲據該鎮曾逵
年呈報。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有夾板廣商洋貨船四隻。駛
至煙臺海口。船內把蓬使舵。皆係黑白夷人。並非兵船等
語。（奴才）伏思該處並非通商口岸。洋船在彼久停。亦難保無
另有詭詐之謀。（奴才）惟有督率各營。慎密隄防。不敢稍涉大
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籌撥馬隊官兵赴傅振邦軍營一摺。
覽奏均悉。天津防務緊要。現既探聞上海增添夷船。並有北駛
情狀。自應厚集兵力。加倍嚴防。傅振邦所需馬隊。該大臣已飭
吉林續到兵一千名前往。其未到之黑龍江馬隊一千名。即可
毋庸再撥。所有備調各路官兵。已據各該將軍都統陸續奏報
備齊候調矣。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丕查照事。本月二十八日。
據貴使臣咨文一件。已悉一切。此次貴使臣來京。專為互
換和約。尚書肅。瑞。亦只專辦此事。此外原無可議。所以將
前次八條。逐款咨覆。茲據貴使臣丕咨稱。一年內。由兩國
派可靠之員。會合在恰克圖。商定應辦事件等語。查陸路

通商地方。本各有大臣辦事。無須另派。至新議通商各海
口。查天津和約內載。貴國有駐紮七處海口通商之大臣。
與中國地方大員商辦。更無須另派。即如黑龍江地界。須
該將軍辦理。京中不能知其形勢。礙難懸定。此次貴使臣
到京。原為互換和約而來。查和約十二條內。並無駐紮在
京之語。將來通商各事宜。總須在各海口由該督撫商辦。
方能妥協。今該使臣已經換約。京中實無可辦之事矣。至
中國與俄國地界。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已
百有餘年。從無互相侵犯之事。今黑龍江將軍。以附近海
岸闊吞屯等處。許俄國人暫住。已是格外通情。豈能又占

至吉林三姓地界。所有黑龍江空曠地方。本非俄國之地。何以說必要永遠屬於俄國。若說他國要侵占沿海地方。中國自有辦法。總之中國與貴國和好多年。現又新換和約。從此當益友睦。各守信義。方能彼此有益。我等並非畏勞不辦。如條約所有之事。自有各口大臣會同貴國來使商辦。其條約所無之事。斷難紛紛添出。至貴使臣送來木哩斐岳幅行理藩院之文件。本處業經收悉。其文內所指各地址。俱係黑龍江地方。京城不便斷定。亦無從咨覆。仍應由黑龍江將軍。與貴國大臣。秉公商辦。煩貴使臣回國告知木哩斐岳幅可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年三月。俄夷欲在三姓滋事。及赴烏蘇哩綏芬等處。占踞地方。强立界牌。當由理藩院。將此情節。咨行薩納特衙門矣。昨據住京俄使。將原咨駁回。並云。嗣後毋庸咨行薩納特衙門。按照新定和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如欲行文。務先咨行來京使臣等語。尤屬可疑。著德勒克多爾濟等。將咨行薩納特衙門公文。究被何人暗中阻止。或從何處可以轉達該國。嗣後如再行文。其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係在何處。即派幹員暗加採訪。迅即覆奏。

戊辰。署廣東巡撫畢承昭奏。粵東自上年十二月以後。民夷尚屬相安。冬春之交。夷人每有率眾出省。赴附近數十里地方遊玩。旋又至廣州府屬之東莞順德等縣。及肇慶郡城。更遠至於廣西之梧州。均皆一到即回。尚無滋擾情事。並聞時有欲赴惠州之說。卻不果行。夷酋噸嘀嗱於正月初旬。自滬來粵。親到番禺縣屬之石井地方一看。當時回省。亦不晉見撫臣而去。是否仍到上海。抑返本國。蹤迹甚密。無從探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東辦理夷務。軍務正當喫緊。諭令勞崇光接奉諭旨後。即赴廣東巡撫新任。並著理總督。以便黃宗漢交卸起程。本日據畢承昭奏。近來廣州省城。民夷尚屬相安等語。黃宗漢既置夷務於不問。又於軍務情形。數月不發奏報。其有

無心病。尚未可知。現在王慶雲到任尚需時日。著勞崇光迅即馳赴廣東。於到任後。察訪黃宗漢有無疾病。一切地方要事。何以概不發報。據實奏聞。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咸豐九年○己未○五月○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羅斯薩固畢爾那托爾文稱○茲有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寄給駐京之俄羅斯官丕業羅幅斯奇文一件○祈速為轉致等因前來○即將該夷文隨報咨送理藩院○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據瑪雨爾旋回○攜有來文一件○內稱○伊格那提業幅進京一事○應先咨報理藩院等語○伊格那提業幅○恐貴大臣獲悉○並未赴京○暫行守候○貴大臣既知伊格那提業幅因要事進京○職即不為疑惑○謹將該大臣暫不進京之故○轉達貴大臣○亦可知派員進京之為要也○至伊格那提業幅進京○特為

貴國有益○顧理藩院以此為要也○總之阻撓此事○但祇

貴國無宜○為此咨行○

乙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自本月初五六等日抵滬後○連日差探夷情○嘆酋嗜嚕嘶○及咈國新派夷酋布爾

布隆。尚無由粤啟程消息。近日密探得暎國已來兵船八隻。停泊吳淞海口。臣等一面密商勸留各該夷在上海換約之法。一面從各處探聽。該酋等是否來滬。以便設法妥辦。本月二十五日早間。臣等正與司道面商事宜。適接暎酋遞到照會。內稱該酋唶嚌嘶。奉派前赴京師代為交聘。現擬不日乘舟徑赴天津。並有希先在津城豫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寬廣寓室一所。該酋率領隨員官弁前來等語。臣等將該酋照會另鈔

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軍機處備查。當即飛行照覆該酋。令其毋徑赴

津。必須在上海商議一切要事。一面派令知縣黃仲畬前往海口。俟該酋船隻到後。令其與之言明。此處尚有應議各事。未便遽行赴津。惟思夷情狡執。萬一該酋船隻即行徑赴天津。臣等再行照會該夷。令其兵船務在攔江沙外停泊。必俟臣等到後。方有人與之商辦各事。咈咪兩國夷酋尚無消息。儻該夷到津。迫不及待。又恐為時過久。轉致另生枝節。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簡派大員。暫為羈縻。臣等自當設法趕緊回京。免致貽誤。設該夷等肯在上海互換條約。臣等再行馳報。

硃批。總以上海換約。為第一要義。即使不得已。俯就下策。停泊攔江沙外。少帶從人。實為妥協。尤必須該夷酋正身赴京。不得任其更替一兵頭之類。意存攬擾。抵京原為換約。萬不能聽其久駐。該夷酋設欲駐京。必將薛煥留於京師。作為辦理之常人。此時清准一路。雖恐有阻。然另派他人。不悉夷情。斷斷不能措施合宜。卿等艱辛倍嘗。二載勤勞。亦必欲速觀厥成。所請毋庸議。正可藉茲赴津需日之語。為羈縻換約之地步也。

暎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天津定約。兩國親睦之誼。幸已建立。茲我君主睿意。總期愈篤友恭。是以簡拔本大臣。優以重任。特恩授為欽差大臣。總握全權便宜行事。前赴

京師。代為交聘。當將御筆國書。循照友邦常典。齎呈

貴國

宸覽。於此欽遵祗辦。本大臣殊極欣慰。禮竣始承厥職。即真代國秉權之柄。外在天津議定條款。現奉大暎君主御批允准一分。著本大臣照依條約明文。進京與

大清

皇上御批允准一分。互相交付。俾得永敦和好。信守恆昭。奉此。本大臣現擬不日乘船徑趨天津。順此布達。希

貴國先在津城。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潔淨寬廣寓室一所。庶本大臣率領隨員官弁前來。得以居

止。俾足尊崇大國之體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桂良等又奏。臣等與臣何桂清。公同商酌。現因本年江南江北軍餉。需用浩繁。該藩司王有齡。多方經理。尚能無誤。一時之員接辦。而護理上海道吳煦。當夷情浮動之時。各國交涉事件。頭緒紛繁。自該員護理以來。辦理大小各案。不下數十起之多。幸能得法。頗為各夷信服。不可遽易生手。現在臬司薛煥。洞悉夷情。辦事精細。設該夷必欲進京。臣等即當遴旨。飭同該臬司前往。惟恐一人照料難周。復查有江蘇補用知府前署上海同知李煥文。尚悉夷情。人亦老成。且該員籍隸通州。於天津一帶情形。亦能熟悉。堪以帶往。

硃批。依議。

丙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等奏。四月二十五日。接暎酋照會。內稱唶嘈嘶赴京交聘。不日乘舟徑赴天津。並有希在天津豫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寬廣寓所。該夷率領隨員官弁前來等語。桂良等已照覆該酋。令其毋徑赴津。必須至上海商議。並派知縣黃仲畬至海口。俟夷船到時。與之言明。即在上海換約。惟夷性狡執。恐難挽留。儻不聽勸阻。徑赴天津。僧格林沁恆福。惟當照前旨。派員曉諭。令其停泊攔江沙外。告以桂良等。已由上海啟程。不日到津。即可會晤商辦一切。並告以海口節節設防。切勿輕於駛入。致有損傷。以全和好。如該夷請另派員前往。可告以各國和約。皆係桂良等經手辦理。他人不能知悉。明白開導。令其靜候可也。

己卯。署吉林將軍特普欽奏。查綏芬河烏蘇哩江。原無與俄國毗連地界。前與該夷互換條約之時。許其由黑龍江入松花江行走者。為其往東便於入海。免其刻起分爭。詎該夷於條約內。既寫黑龍江松花江准其行走。而又有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等語。是其立約之時。已伏狡賴之機。迨換字以後。任意載運。不容察有。嗣即隨處布置。伐木蓋房。在圖勒密安設礮臺。在牝牛河一帶。欲開山修道。又以通商為名。至三姓竄擾。種種妄為。均暗伏於兩國同管一語之中。據黑河口卡員報稱。該夷目等。欲向烏蘇哩江。自住占界。經卡官以理拒阻。輒聲稱伊等奉木哩斐岳幅之命。伊等小官不能自專各等情。竊念該夷目等。藉口推延。乘機展占。既不可與之用武。而善言開導。又決不聽從。疊經英山等往返札商。一面飛咨三姓副都統。令其諭知木哩斐岳幅。轉飭該夷目。恪守前約。設有夷船駛至。以該處地方。本不在前次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阻其展占地方。惟該夷之貪越妄行。擬請嚴飭

副都統吉拉明阿與之申明前約。不使稍有含混。如前此允其在黑龍江松花江行走一節。自難再行拒絕。惟前約所稱烏蘇哩河至海。為兩國同管之地一節。似應與分較明晰。原許其在江行走。並非准其在岸上占地。將條約更正。以免藉口。至烏蘇哩綏芬等處。與該國無毗連地方。妄擅蓋房。是顯背前約。即須與之劃明界限。除黑龍江左岸。借與該國居住。准其船隻行走外。餘則概行阻止。並黑龍江下游。以及松花江內。均不准其船隻行駛。兩省同力拒絕。禁其由江入海之路。在彼似亦無可藉口。再圖侵占。如此明定條約。前此夷眾雖不能即時驅之使還。從來人船

或可稍知斂戢。否則推諉遷延。恐更無底止矣。

諭軍機大臣等。俄夷在烏蘇哩河以下博力拆吉等處。蓋房占地。前經奕山。特普欽奏到。當經諭令特普欽。飭令富尼揚阿曉諭夷酋。阻其下駛。並嚴諭奕山。督飭吉拉明阿力圖補救。不准推諉。本日據特普欽奏。該夷目等不聽理諭。勸以木哩斐岳幅為詞。而木哩斐岳幅之狡執貪允。則特為約內有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一語。請飭吉拉明阿與之申明前約。分較明晰。俾免藉口等語。烏蘇哩河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何以奕山等所議條約。竟有與俄國同管之語。況該夷開山修道。則本不通海。已可概見。奕山等許其會勘。尤為輕率。特普欽所奏欲將前約分晰言明。烏蘇哩河至海一節。係專指江路行走。並非准其上岸。然既准其往來江路。則登岸亦難禁止。自應與之決絕言明。將前約中此語改去。方為直截了當。著奕山等傳知吉拉明阿。向木哩斐岳幅言明。從前初議之時。未能深悉吉林地界。現在業已查明。烏蘇哩綏芬河等。並非俄國接壤。又與海道不通。自應將此語更正。不但圖勒密博力拆吉及三姓等陸路。不可任意侵占。即綏芬烏蘇哩河。亦當與之約定。不准人船駛往。儻堅執不遵。惟有更進一步。告以爾既不講情理。則中國亦難事事曲從。除黑龍江左岸。借與該國居住之地。准其船隻行走外。其餘黑龍江下游。及松花江內。均不准行駛。如肯更換

前約。收回吉林境內人船。不復下駛。則黑龍江松花江通海之路。業經許其行走。中國亦決不負約。總宜將木哩斐岳幅折服。則其餘夷目。無所藉口。從來人船方能斂戢。若謂地在吉林。意圖推諉。奕山。吉拉明阿。恐不能當此重咎也。特普欽既經飭知富尼揚阿。於三姓地方就近拒絕。其黑河口牡牛河等處。並著轉飭各該副都統。一體防範。務期兩省會商。合力阻拒。亦不可因貽誤由於奕山等。遂謂難於籌辦也。

庚辰。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查木哩斐岳幅。自上年回行。迄今並未前來。茲據副都統吉拉明阿咨稱。據該處經過之夷官聲稱。木哩斐岳幅。二十餘日即可到城。並向副

都統詢以有無派員赴綏芬烏蘇哩察看界址公文。答稱不知。該夷官旋即告辭。乘船下駛。又准該副都統咨稱。據經過之夷官聲稱。木哩斐岳幅。告說十餘日可到。旋即告辭下駛等因。先後行知在案。該夷首是否由該國啟程。抑或行抵何處。均難懸定。前因該夷人蓋房占地。經奕山等咨商。擬派署副都統富尼揚阿前往拒絕。竊思黑河口等處。距三姓城十餘里。該夷首既無到境日期。遽令大員前往拒阻。未免徒勞往返。且該夷曾有赴三姓之舉。若令該副都統。在外羈留。轉致遠城重地。乏員坐鎮。是以會商仍令副都統在城駐守。飭據富尼揚阿報稱。飛飭守卡員弁迎阻。尚無回報。擬即飛咨富尼揚阿再飭各員。嚴密偵探。如木哩斐岳幅。有到境日期。一面飭令守卡各員曉諭拒阻。一面馳往親身督辦。惟事關邊疆重務。必須兩省協力同心。辦理詳慎。吉拉明阿先後來咨。該夷官既稱木哩斐岳幅。不日可到。並有無公文。該副都統答以不知。當此事需籌圖之時。若不竭力籌辦。誠恐挽救愈難。

硃批。知道了。

特普欽又奏。接准庫倫辦事大臣密咨。俄夷有進送槍礮與木哩斐岳幅。欲帶人船。由黑龍江赴東海運送天津之語。尤宜防範。查烏蘇哩河以下博力等處。舊居夷人。既難

剌使進還。黑河口下駛人船。現又添派協領等。分往拒阻。其木哩斐岳幅。究竟如何行止。擬令署副都統富尼揚阿仍在三姓城防守督辦。以免疏虞。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特普欽等奏。俄夷恃約狡執。圖占地方情形。當經諭令奕山等。合力拒阻。本日復據特普欽等奏稱。接庫倫密咨。知木哩斐岳幅。進送槍礮。欲帶人船。由黑龍江赴東海運送天津。現籌防範等語。俄夷進送槍礮。前經諭令由庫倫等處陸路行走。嗣後該夷欲由海道運送。業經允准。該首木哩斐岳幅。如實係運送槍礮。著奕山等。准其由黑龍江松花江入海。毋庸攔阻。若以運送槍礮為名。駛往吉林三姓各地方。肆擾侵占。該將軍等。仍當遵照前旨協力拒阻。以杜詭謀。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張家口白城子地方。向值俄囉斯學生換班之年。有該國人等。在彼收放牲畜。人數本屬無多。聞近日愈聚愈多。竟至千餘人。並有槍礮器械。是否照常安靜。或與民間隱射貿易。抑或另有打造軍器等事。現在該國存居人數。究有若干。著慶昀密派妥員。不動聲色。細心訪察。據實具奏。

辦理軍機處咨覆俄國使臣丕真照會。今據貴使[illegible]。由禮部送來咨文一件。本處細閱貴使臣所提八條。前已逐條

咨覆○又由尚書肅○瑞○當面與說明○迄今半月之久○何以復提此事○殊不可解○至黑龍江地界一事○應由黑龍江將署○會同貴使臣辦理○此次大學士桂等○至上海○原係為互換和約前往○至通商之事○皆係各該管地方官辦理○恰克圖等處○亦有本地方官○該管辦事大臣○會同貴國使臣辦理○本處前已咨明○無可再議○現在海口通商○均有天津條約可遵○中國以信義待人○但知守約○並無他意○為此咨覆○

乙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黑河口委員報稱○四月二十二日○黑龍江出口下駛夷人抵卡聲稱○奉木哩斐岳幅命○欲進松花江○上往三姓阿勒楚喀吉林等處貿易○當

向其開導○此處地方寒苦○民多兇悍○無可貿易之物○該夷以奉命之事○至死亦要上行○後向詰詢○上年爾等越松花江私行妄為○已行知木哩斐岳幅○現有重懲爾等回文○焉能復令爾等前來○該夷人言○汝說我是冒冲○木哩斐岳幅三五日即到○若一定教去○你們亦不能攔阻○言畢辭回○觀其動作○似俟木哩斐岳幅到時○仍要闖行○恐啟釁端○當經劄飭巡防之協領等○設法攔阻○不准該夷西上○並派員帶同弁兵○分路赴黑河口迎阻等因○咨報前來○嗣於五月初八日○准黑龍江副都統咨稱○有夷官帶領男婦五百餘名乘船○拒阻不聽○任意下往○又咨稱○木哩斐岳幅隨帶夷官

刲咻等○乘駕大輪船○抵黑龍江城○該副都統開導拒阻○該夷酋竟不聽從○必欲赴烏蘇哩綏芬等處○往勘地界○且言該處為兩國公同之地○前已繪成圖式○給該副都統閱看○並稱○恐致咪夷占去○又在圖內指定地方○在綏芬烏蘇哩等候吉林委員會勘○如等候一月不到○伊即赴天津等語○旋即開行下駛各等情○咨報前來○查該夷前既屢占地方○先遣夷目前來○木哩斐岳幅○果復接踵而至○仍稱綏芬烏蘇哩為兩國公同之地○是其形跡愈熾○即其守候日期○前赴天津等語○亦均難遽信○擬飭署副都統○刻即親往迎阻○毋任該夷背約妄行○不可過形激烈○亦不可稍涉疏忽○

特普欽等又奏○准奕山○那數德正稱○頃據副都統吉拉明阿咨報○木哩斐岳幅到江○聲言駛赴烏蘇哩勘界等語○再三阻止不聽○徑自由江下駛○應即具摺會奏○

硃批○覽○

諭內閣○綏芬烏蘇哩河○地屬吉林○並不與俄國接壤○亦並非黑龍江將軍所轄地方○上年該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言○並不與俄國使臣剖辯明白○實屬辦理不善○咎無可辭○黑龍江將軍奕山○著即革職留任○仍責令將從前辦理含混之處○辨明定議○革職留任副都統吉拉明阿○著即革任○並著特普欽派員弁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眾○以示懲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國人船。欲赴三姓等處貿易。並木哩斐岳幅隨帶兵船。堅欲往烏蘇哩綏芬勘界一摺。此事貽誤根由。總由奕山吉拉明阿於兩國公同管理一語。不能立時剖辨。致令有所藉口。本日已明降諭旨。將奕山革職。暫留本任。並令特普欽將吉拉明阿拏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眾矣。特普欽接到明發諭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烏蘇哩等處。本非俄國接壤。又與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為此事。身獲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萬難應允。前此奕山等將黑龍江左岸。借給俄國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經議定之地。任意闖越。即是背約。豈有吉林地界。轉以黑龍江官員言語為憑之理。爾即馳往天津。亦必仍交吉林定議。以毫不相連之地。何從勘界。吉林官員斷不敢以此欺蒙君上。爾亦身為大臣。豈有不明此理。將來徒勞往返。於事無益。轉傷和好。不如各守舊約。早息此念。兩國自可相安。該酋見吉拉明阿獲罪已有明徵。自必氣餒。而特普欽等。據理措詞。當亦較易。至阿勒楚喀吉林三姓等處。奕山條約內。本無與通貿易之說。尤當與之剖辨。並密諭各該處居民。勿與往來。斷其接濟。使該夷無利可圖。自當中止。此一節須慎密為之。務使居民知通商之有害無利。而又不使該夷見有禁止痕跡。方為周妥。諒特普欽必能悉心體會也。本日明發諭旨。即着特普欽傳知奕山。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臣等自到上海後。密探各夷動靜。並接廣東監督恒祺來函。知該夷因聞天津已有準備。即在粵東募兵。並將廣東守城各兵。俱已調出。廣東城內。皆換各小國夷兵看守。是以遲遲始至上海。臣等因近來各夷照會內。均有進京換約。並面

聖主遞國書之語。當即飭令臬司薛煥。及蘇松太道吳煦。向哱嗪咽採訪。據該夷口稱。渠有欲見

大皇帝祇有跪一膝之語。該臬司等覆以向遞國書。皆係派人接遞。不能允行。臣等原擬俟該酋等到後。再將四事。及屢奉

諭旨。傳知該夷。並設法挽其在滬換約。則前說不議自罷。詎該夷未到上海之前。已疑臣等在滬。專為阻其進京。且在粵東所聞先入之言。不一而足。及到吳淞後。迂徐進口。又延兩日。而咲咈兩酋。始於本月初七日。同至洋涇濱。臣等一面遣人往視。一面照會該夷。令其約期相見。一面密令護道吳煦。妥飭各商會同夷商。前往攔留。探聞該夷酋嘈嘈嘶。接到照會。怒形於色。謂天津條約內。載明一年在京內互換。臣等早應進京。豫備接待。不應此時尚在上海。臣等照會內。有因頭酋約在此處。候伊回來議事之語。該夷以為

噸酋前在廣東回國之時。曾有照會知照。彼時即應進京。不應在此久候。窺其詭意。無非謂臣等既在上海。而天津又設重兵。多方準備。實欲阻其進京換約。是以去志愈決。添兵愈多。訂期愈緊。聞其到津後。並不顧候臣等回至天津。定欲如期進京換約。是以各商勸阻之際。該酋初則不見。經各商呈遞說帖挽留。臣等採聞該酋告以此去換約。七月初一日。定可照新章開市。即不能換約。亦允商等於七月初一日。照新章開市。該夷之七月初一。實中國之六月初二也。臣等見該酋志決。意欲圖一面晤。可將應議各事。向其言明。詎該夷決意前往。萬不肯與臣等會面。即派委員前去。該酋亦拒而不見。看此光景。萬難挽回。現在探得該酋所帶兵船及夷兵數目。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其駐京一節。聞該夷云。總須俟將來進京後。中國果然無不盡禮優待。方能另擇別地居住。惟此事前經該酋頻嘱唸兩次照會。已有憑據。但能到京將和約互換。待之以禮。示之以信。彼亦無從置喙。至於內地游歷通商一節。各夷俱有照會。必須體面人。方准持照前往。自與設立馬頭大有分別。將來再由五口

欽差大臣與之言明。示以限制。尚不致遽貽後患。長江設立馬頭。按照條約。亦須俟軍務完竣後議。且到彼時再行定奪。軍務既經肅清。即欲設法辦理。較之此時稍易為力。惟廣東還城之事。咲酋已有照會廣東巡撫之件。謹於另片內陳明。其餘按照原約施行。雖不能如無事以前安靜。而辦理果能得法。究與決裂有間。臣等現將中國並無他意。兵船萬不可駛進攔江沙各節。知照該夷。聞其二三日內即須起碇北行。臣等亦再停二三日。密覘動靜。果其萬萬無可挽回。即擬帶同臬司薛煥及補用知府前署上海同知李煥文。馳驛進京。面聆

聖訓。至該夷向來性情急躁。遇事不聽商量。此次懷疑至津。恐更難與計議。惟有仰懇

皇上格外

天恩。先派大員相機而行。妥為經理。俟其靜候臣等趕到。再行入都換約。以全撫局。咈酋布爾布隆。臣等亦未得面晤。該酋各事俱照咲酋辦理。亦難與商量。咪酋華若翰。臣等曾與會面。該酋人甚和平。亦通商量。前因換約期促。臣等告以既經和好。無論何時互換。均與一年之內無異。該酋即無異言。本願即在上海換約。惟因咲咈兩酋決意北行。彼亦必欲隨同前往。臣等本擬託其勸留。奈伊雖不多事。而欲其從中勸阻。其力又有不能。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據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稟稱咲夷

兵船。已於初九日晚間開行六隻。餘聞將陸續起碇北行。

硃批。覽。

謹將密探暎夷火輪船隻。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大火輪船一號。（名勿遮士嗜噌嘶坐船。約兵二百名。水手一百名。）

大火輪船一號。（名煙弗勒士布水師提督。約兵三百名。水手一百名。）

中火輪船一號。（名非鵝。約兵一百名。水手七十名。）

中火輪船一號。（名蘇魯哎。約兵一百名。水手六十名。）

中火輪船一號。（名乙士蘇。裝伙食。）

中火輪船一號。（名枯來。走報書信。）

中火輪船一號。（名甘不倫。走報書信。）

另大火輪船一號。（名阿普士。頓兵五百名。水手一百二十名。）

另小火輪船十號。（船頭有字數無名船。每船水手五六十名不等。）

以上現泊海口。聞尚有大火輪船二號未到。

咈夷火輪兵船三號。

咪夷大輪兵船三號。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暎夷不遵開導。決意北行一摺。並據片稱。暎夷兵船。已於五月初九日晚間。開行六隻。餘將陸續起碇北行各等語。暎夷既已決計北行。桂良等無從勸阻。自應趕緊回京。惟夷船雖已開駛。而嗜噌嘶尚未起程。桂良等當趕緊知照。告以若徑行駛至天津。則接待無人。諸事無從辦理。不如稍緩起碇。俟我等先行到京。然後換約各事。可以從容商辦。如果該夷酋全數起碇。即著桂良花沙納率同段承實並隨帶委員薛煥。李煥文等。一併迅速星夜回京。毋稍延緩。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不遵開導。堅欲北行一摺。據稱暎酋嗜噌嘶。咈酋布爾布隆。到滬。均不肯與桂良等相見。但堅執進京換約之議。決意北行。咪酋華若翰。亦隨同前往。又稱暎夷兵船。已有六隻於初九日開行。其餘亦將陸續北駛。本日已諭知桂良等。即行回京。並傳諭文煜。令其馳赴天津。幫同恆福辦理夷務矣。各夷船隻如到天津海口。著僧格林沁恆福即遵前旨。速派明幹委員前往。迎至攔江沙外。向其曉諭。告以桂良等在上海已有照會。告知中國。並無他意。兵船萬不可駛入攔江沙。現在大沽海口。已節節設備。如輕易入口。恐致誤傷。並非官與之為難。反失和好之道。即將來進京時。亦須由北塘行走。至天津由水路進京。並告以去歲天津所定和約。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即使剋時進京。亦須等候桂良等到京。方能互換。為期亦不甚遲。儻該酋不肯在攔江沙外靜候。即用內地船隻迎護。由北塘登陸至津。即著該酋在天津等候。一切

預備館驛。派人護送。自當以禮相待。仍與言明。兩國既係和好。互換和約。不得隨帶兵船。不得多帶從人。儻該夷虛放槍礮。入口試探。使夷船受我誤傷。勿令官兵輕舉妄動。其一切設備。僧格林沁務當先行趕緊妥籌辦理。至備辦館驛等事。恆福即與文煜。商同妥辦可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噴嚕噸投遞照會。聲稱。不能在上海互換和約。堅欲入京。該大臣等。擬即日來京。請先派大員。前往天津經理。並稱。探聞咪夷兵船。已於本月初九日。由上海開行六隻等語。現已諭令僧格林沁等。遵照疊次諭旨。妥為籌辦。著文煜星夜馳赴天津。幫同恆福辦理夷務。

桂良等又奏。正繕摺間。接據咪酋噴嚕噸照會一件。謹另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前經發去移會貴大學士。去後。昨

准

欽差大臣桂花何段會銜覆文。閱悉。換交條約一節。合請貴大學士追查上年五月十六日。在津定條約內開明文。本約立定後。以一年為期。彼此大臣。於

大清京師會晤。互相交付等語。又據該大臣等來文。自認於二月二十六日。接前大臣額文開。新簡大臣。嗜係專因備踐前言。親將批諭等件。已經啟程。不日可到。又云。本大臣現離中華返國等語。皆已明示前大臣不得復至上海之理。均宜於貴大學士前。詳為提醒。詎貴大臣等。既悉情由。且據文來所云。在京交付條約。非他人所能代辦。竟以尚有數節。俱為本約所包總者。藉前大臣額。未行盡商為詞。仍以在滬耽延為善。甚至交約限期。僅賸二旬之際。方始發文。內指由陸北上。計期必須兩月有餘。是照和約所定交換之期。又須逾限一月。曉得進京。外在天津接待。及在京

交換條約。均屬無人。故此請本大臣在滬稍緩行期等情。本大臣早立堅意。志篤真誠。恪遵條約。絲毫不失。夫在京換約一事。實屬謹誌。從此兩國交往。均以新約為例之據。欲禮綦重。本大臣惟以約為宗。凡列各款。絲毫不可更減。若借約中數節。尚須先定。嗣宜如何辦理。欲積互交定期。此本大臣何容任寬乎。總之此次我君主派臣出都。無非審示顧篤友誼之至意。本大臣懍遵溫諭抵茲。理望必以直諒明達。請進

京師。何意如此推詞耽延。覺似難敦和好之舉。閱悉之餘。心中難大不安。然而四月十五日。曾經移明應辦之理。本大

臣立意堅不更改。仍擬不日進京。交換條約。並將恭奉御
筆國書。親呈
貴國
大皇帝展覽後。迨查看條約各款。果有誠願盡行。毫無缺簡之形。
始允出都。設令有涉懷疑之處。則本大臣非釋疑之日。亦
斷刻不暫離。至來文請會商一事。本大臣原無失禮之見。
惟審所由。此次在滬自不便相晤。蓋已決志早日進都。因
無變更。合為言明。再以本大臣曆代大國秉權之柄。所當
崇待之儀。必照大國體制。理宜應得。定意必討。儻
貴國或稍抑其禮。則關繫良非淺鮮。亦合諄諄深告貴大學
士知照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桂良等又奏。據署理廣東巡撫布政使畢承昭呈稱。咦夷
吧嗄禮有照會該衙門之件。欲將前議兵費賠償銀四百
萬兩。分作兩款。以二百萬由粵省分期籌交。其餘二百萬
兩。另行商酌。勻歸各省關稅扣抵。該署撫當以未奉明文。
仍候
欽差大臣咨照到粵辦理等詞。照覆該夷去後。因即鈔錄該夷照
會。並原照覆二件。函商臣等酌覈。伏思咦酋現在既未面
晤。此事無從會商。其應如何辦理之處。容俟臣等到京。仰
懇

聖明訓示。再與該酋商議停妥。然後知照廣東。及各關口。一體遵
照。以憑覈辦。
硃批。知道了。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現在咦咪咈三國議換和約。或在
上海。或來京城。尚未議定。如其來京。自應照各夷朝貢之
例。給予館驛。以資棲止。本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著順天府於正陽門外東西一帶。查明有無空閒房屋三所。
以備應用。欽此。相應咨行貴衙門。遵於前三門外查明。如有空
閒房屋。不拘書院會館之類。約須五六十間以上至七八
十間者。先行呈報軍機處。以便需用時請
旨遵行可也。須至咨者。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據貴衙門咨。遵查龍王堂等處房
屋五所。堪備應用等語。本日經軍機大臣將原單進
呈。面奉
諭旨。著順天府另於京城外偏東附近一帶。查明空曠廟宇房屋
三所。豫備應用。欽此。相應咨行貴衙門。遵於朝陽門及東直門
外。有空閒房屋如廟宇之類。有五六十間至七八十間者。
呈報軍機處。以便需用時請
旨遵行可也。須至咨者。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臣等○於五月十七日午刻○正在礮臺駐守○據哨船回報○見有夷船四隻○在攔江沙外游駛○隨有小杉板船三隻○乘坐十餘人○攏近西岸礮臺○並有小火輪船一隻○隨後駛入攔心灘內○用千里鏡○在桅杆上打看○當即派令武弁○改裝易服○扮作本地鄉團○詢以此來何事○該夷聲稱○係咪國船隻○赴京換約○該弁等○諭以此間並無官員○候知會天津各官○再行復信○該夷允以三日為期○令將海口安設木筏鐵戧等項○均行撤去○方為兩國和好之道○並言先到夷船四隻○仍有火輪船二十餘隻○咪咈兩國公使二員○提督二員○陸續來津等

語○隨即駛回攔心灘外○登火輪船○少時該夷小杉板船又復乘潮繞越木筏○意圖窺伺營壘後面○經哨船兵弁阻止○該夷仍申三日回信之約○並囑撤去一切布置各等語○臣等擬俟三日屆期○即派令委員○遵

旨赴該夷船○剴切曉諭○告以

欽差大臣桂良等○現在上海○爾國仍應赴滬辦理○如不肯赴滬○即在攔江沙外○守候桂良等來津○互換和約○儻該夷不遵勸喻○徑將多船闖入攔心灘內○則釁非我開○自難任其狂悖○惟有遵照前次

諭旨○懾以兵威○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已抵海口○擬俟三日○派員前往曉諭一摺○此次到津夷船○止有四隻○自係昨日桂良等所稱先行開駛之船○其聲言尚有大輪船二十餘隻○亦與桂良等探報相符○該夷船既退回攔心灘外○且尚無多隻○亦不值與之用武○惟當先為曉諭○使知天津設兵○並非為防伊國○實因沿海重地○恐有盜匪騷擾○不能無此防備○爾國亦當體諒我國○不能因兩國和好○即為撤防○現在已准進京○惟須等候大學士桂良等到後○即令由北塘行走○由天津進京○兩不相妨○爾等可先至北塘停泊○靜候公使○如此開導○如其肯往北塘○即著恒福等派員彈壓○不使登岸○並禁止奸民○暗通接濟○該夷如需淡水食物○不

妨官為應付○以示不疑○俟桂良等到○商量一切○至海口木筏鐵戧等件○既不能撤○則米船出入○亦不甚便○且恐米船進口○而夷船隨後尾入○聽之不可○阻之無詞○轉多窒礙○著恒福飛咨山東巡撫○如有續到米船○令其暫在東境收口○勿遽前進○已另有旨

寄諭全慶○康兆鯤矣○

又

諭○前據全慶等奏○江浙海運米船○尚有一百數十隻○未到天津○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已到海口○聲稱以三日為期○將海口木筏鐵戧等○悉行撤去○該大臣等○現在派員以理曉諭等語○海口木筏鐵戧○原為防夷而設○斷不能如夷人所請撤去○亦未便

留漕船進出地步。使夷人有所藉口。此時已到米船。全慶等諒已速爲驗收。趕緊運通。其未到各船。自應令其暫緩北上。除已諭令恆福。行知山東巡撫。將後來米船暫留該省停泊外。仍着全慶。慶兆綸。知照崇恩。飭令沿海文武地方官。凡有江浙海運米船過境。飭令於登萊等處海口。暫行停泊。妥爲照料彈壓。俟夷務稍定。再行赴津。不得因急欲蕆事。催令北來。轉致貽誤。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上年八月。新俄羅斯學生進京。共報六十九名進口。旋有赴白城子之俄夷十二名出口。查呈報白城子駐紮俄夷十五名。本年正月。理藩院送俄羅斯人二十二名出口。赴白城子。換該處看守行李之人進京。換回俄羅斯八十五名進口。又據理藩院筆帖式呈報。揀送該國舊學生三十一名出口。共計白城子應有夷人五十三名。至於由恰克圖迤南之路。庫倫是其門戶。其存留白城子之俄羅斯。於上年九月。有該夷二人。帶領白城子輪班看守之正黃旗蒙古兵三名。進口買衣。由值班章京添派門兵二名。跟隨照料。即於是日出口。又於本年五月。該夷二人。帶領應值之蒙古兵一名。進口買物。適有由京馳驛來口。迎接該國使臣之俄羅斯學生。在口住宿。餉買得米麪等物。一體出口。惟週來道路傳聞。皆謂俄夷有呈進槍礮之說。以致流言肆起。且近年來該夷出入。隨時

手作圖記。開載夷字。內地官兵勢亦不能過問。且其揮金以土。邀買人心。即派蒙古佐領等官。以查訪剌嘛爲名。即於是日出口。切實訪察。該處有無槍礮器械。現在曾否打造軍器。有無民人影射貿易人數。究有若干。查明密速詳報。

硃批。知道了。

辛卯。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烏蘇哩口卡官報稱。圖勒密夷目帶領夷人。駕船載糧。抗行入口上行。該卡員攔阻。該夷目揮令人船。擁入烏蘇哩江上駛等因。又叠准署副都統報稱。博力夷官帶人載糧。進口上行。又據黑河口協領報稱。查詰夷人。據稱。伊國將軍木哩斐岳幅。已在江城商妥。差人進松花江貿易。如何攔阻。再向以理開導。該夷輒怒說。上年進松花江。並未滋事。今若再攔。必致滋事。旋即開船。並稱不日折回。小船亦要進松花江上游。卡所兵單。夷執兇橫。又據迎阻石沙木勒幅之員報稱。在鵝心河。遇上駛夷船。聲稱。奉命赴興開湖。往勘河源分界。當經正言拒絕。該處不在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該夷轉增氣忿。云去歲已在右岸拆吉等處。蓋房數十所。原係和好。代爲設防。復向開導。堅執不聽。並有續到人船馬匹。如再攔阻。即欲撕打各等情。查木哩斐岳幅前在黑龍

江城。已有赴烏蘇哩綏芬之說。茲夷酋尚未到卡。而夷目先已恃強上行。堅稱已向江城說妥。差人貿易。並以上年已在右岸拆吉等處。蓋房為詞。名為和好。詞窮則怒。其續到木哩斐岳幅。更必肆行無忌。除飭富尼揚阿。剋即督率各員。設法開導。並飭各屬嚴加防範。暨咨行黑龍江副都統。如再有經過俄夷人船。務須辦明前約。一體拒絕。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夷目不遵理諭。帶領人船。進烏蘇哩抗行等語。據稱。四月二十二等日。圖勒密夷目奇薩羅福等。分駕船隻。抗行入口上行。攔阻不理。並堅稱該夷酋已在江城妥商。差人進松花江貿易。復有上駛夷船。聲稱赴興凱湖。往勘河

源分界。當向開導。堅執不聽。蚤益鴟張。綏芬烏蘇哩河。本非與俄國接壤。前以黑龍江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言。辦理不善。業經降旨將奕山革職留任。並令特普欽將吉拉明阿。拏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儆。諒該酋見此光景。亦可稍知斂跡。該將軍並可藉詞據理拒絕。至興凱湖。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該處亦不在許借之內。著該署將軍查明進口各夷。是否果係貿易。抑或登岸後。別有滋事之處。儻有開挖河道情事。當告以該處居民不能應允。如必恣意妄行。將來自肇釁端。轉致有傷和好。一面諭令居民。力為攔阻。使該夷知眾怒難犯。當可廢然思返。該署將軍等。惟有據理與之剖辨。不必顯與爭執。或致激生事端。至其與民間貿易。亦須暗中禁止。仍嚴密防範。相機開導。以期辦理妥協。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該夷十七日駛入火輪船一隻。停泊雞心灘。至是日傍晚。乘潮退去。其小杉板船。駛越木筏者。悄將鐵木筏纜繩三根。全行割斷。隨並大輪船四隻。收泊遠洋。不見形影。十八日辰刻。復行駛回。並續到之夷船。約二十餘隻。在攔江沙外一帶停泊。未刻。風雨陡作。突有大輪船八隻。乘風潮之勢。直入內河。至雞心灘安設鐵戧之處。不過半里。奴才等當即傳飭各營。安準礮位。點配火繩。恐其撞衝入鐵戧口門。豫備轟擊。

仍督飭各營。分班晝夜守候。是夕該夷乘風濤黑暗之中。曳倒攔江鐵戧四架。內有火輪船一隻。被鐵戧刺傷擱泊灘岸。潮退水落。擱淺數日。不能移動。二十日午刻。奴才恆福派委同知博多宏武。知縣杜恩祿。前往曉諭。告以總督藩司。不日即至海口。令其暫候數日。會議一切。該夷堅稱。本日即欲灣進內河。不能遲緩。攔河之鐵戧木筏。若不撤去。即自行撤運。以便進船。情形頗為驕縱。博多宏武等諭以本處團練。不知輕重。恐有損傷。致傷和氣。再三開導。仍稱未刻必來開進。是日潮長至夕。而夷船照舊停泊往來。並未闖進鐵戧。奴才等惟有日夜嚴防。該夷如敢突入。即行開

畋爲抵現在雞心灘下。接連停泊夷船九隻。攔江沙外約計夷船十餘隻。據該夷聲稱。𠸄咭唎等國尚在攔江沙外。奴才等商議。將來奴才恒福督同藩司文煜與夷酋會商事務。即於北塘辦理。已飛咨西凌阿迅將北塘礮營存放礮位。及調防各官兵。概行移至營城。妥為布置。北塘新修營壘。仍令派兵看守。至海運米船續到十餘號。與夷船錯雜停泊。已傳諭令其灣向祁口大口河等處躲避。仍由奴才恒福飛咨山東巡撫。截留後至運船。奴才僧格林沁督率弁兵嚴守大沽海口。觀釁而動。但使該夷不至猖獗。衝犯鐵戧。自當飭令弁兵等。不遽開放槍礮。以昭慎重。

硃批。覽奏已悉。

僧格林沁等又奏。奴才等正封摺間。於戌刻。見該夷小杉板船二隻。駛進礮臺河岸。當派武弁改裝迎頭攔阻。該夷十餘人。手持器械。堅欲登岸。又改派武弁數名。扮作鄉團。向岸往攔。以助聲勢。該夷始不敢徑行登岸。隨問早間會晤之官員。仍邀見面。該武弁告以官員因爾等出言不遜。已回天津。該夷即出漢夷各字照會二角。交該武弁送投天津道。奴才等拆閱來文。尚無違悖字樣。即飭天津道孫治。給與回文。阻其上岸。所需菜蔬伙食。擬由奴才恒福遵照

諭旨。送給豬羊米麵菜蔬等物。所有漢字照會。繕一分恭呈

御覽。其夷字一紙。當由奴才等覓通夷文之人譯出。如有關繫。再行

進

呈。奴才等擬於二十一日。派員告以總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

到海口。並聞尚有

恩旨。准爾等進京。以安其心而免決裂。

硃批。覽。

咪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月初八日。曾經移咨照會貴大學士去後。迄今未准照覆。前據貴大臣等自稱此次在京互換條約。非他人所可代辦。但交約之期已過。而貴大臣等似仍

並無設法必得依期之形。致本大臣顧此。合將現在上海

河面。實有大輪船數隻。內有一二升豎

貴國旗號者。貴大臣乘駛此船前往。尚可於期內先行趕至。誠屬易事。特為指明。茲已託本國水師軍門。合親領本標軍船。徑赴天津河口。先以本大臣暨大佛欽差大臣。有不日即到之信。豫為通知直省官憲查照。業已啟程北上。惟本大臣於未離滬之先。再以如此舉動。一切按約絲毫不爽。若由

貴國自願和約。或遺不善之處。專為

貴國是問。理合重申言之。為此須至照會者。

恆福又奏。等恆福更有請者。等自三月二十四日。到津接
印後。兩月之間。來往津沽。隨同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辦理防務。於籌畫布置。堵禦機宜。漸覺
熟悉。惟夷務情形。從前歷屆辦理章程本末源流。等向未
知悉。即上年桂良等。在天津時。如何定議。赴滬如何與商。
等亦皆茫無所聞。誠如
聖訓。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現在桂良回京。
尚無日期。雖派員諭令該夷守候。而夷情桀驁不馴。斷不
肯安心靜待。若等即行接見。該夷言語既不相通。性情又
難揣度。深恐與桂良等原議不符。轉生枝節。撫馭大局。一

經貽誤。關繫非輕。再四籌思。不得不藉資熟手。查武備院
卿明善。於上年七月奉
旨與桂良。花沙納等。赴上海。辦理夷務。本年甫行回京。其中底
細。與桂良等講求甚熟。自可妥施與商。撫綏夷眾。俾等與
僧格林沁。即可專心防務。以備不虞。相應請
旨飭令明善。迅速兼程來天津海口。專辦撫局。至一切飭備館驛
派員護送等事。等自當與文煜。商同妥辦。總期以理相待。
上副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船陸續駛進海口。遵旨曉諭情
形。並恆福片奏。請飭明善來津等語。此次該夷等。為換約而來。
雖陸續駛進海口。經派員曉諭後。尚未闖進鐵戧。據稱。暫嘈嘶
亦在攔江沙外停泊。並當加意嚴防。不值與之用武。致令藉口
挑釁。明善雖曾隨同桂良等赴滬。究非上年天津原議之人。一
切機宜。未必盡能洞澈。且恐一與夷酋見面。必至不肯耽延。速
其進京之請。本日據桂良等奏。暎酋等。於本月十三日。起碇赴
津。該大臣等。亦於是日率同薛煥等。馳驛回京。但能少待時日。
即可俟桂良等來津辦理。僧格林沁等。當告以桂良等回京消
息。令移泊北塘口外。靜待經手人到。互換和約。如堅執不聽。著
妥為開導。專令伊國換約之官員。由北塘到津靜候。並著恆福

文煜。與其約明。不准隨帶多人。執持軍械。驚擾民人。方合和好
之意。並告以議和並非用兵。所有該國提督。及帶來兵船。均不
可登岸。庶彼此均可信心。即日文煜到津。著即前赴北塘。與暎
酋相見。言明一切。其由北塘到津。夷官之館驛日用。自應官為
給辦。即在外江停泊之提督等。應須菜蔬食物等件。亦當派員
在彼。一體酌給。免致上岸滋擾。並勿令與民人交易。僧格林沁
仍飭兵弁。嚴守大沽海口。勿遽開槍礮。以顧大局。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於拜摺後。又飭護理蘇
松太道吳煦。向咪嗪囒密商。仍欲希冀轉圜。再為設計勸

阻。攔為不能挽留。即告知該夷稍緩行期。約計臣等到京之時。該夷再行起碇。則海運米石。可以驗收完竣。免致爭肘。且臣等到在該夷之前。一切招呼接應。究與生手不同。詎料該酋因哱嚟嘓不肯隨同北去。並疑其有代中國出力之心。無論如何向說。疑團牢不可破。不但去志已決。並即催令兵船。速行起碇。殊為可惡。先是臣等慮及哩夷北去。恐仍暗中作祟。是以密令到道等。設法將該夷留在上海。勿令隨同噶酋北往。今噶酋到滬。果約哩夷北行。因其不肯前去。是以伊言亦不願聽。臣等採聞咦酋所帶兵船二十餘號。雖稱共兵四千。實在祇有一千五百之數。且其

中真正夷人。不過數百。餘多沿海居民。其兵船連日現已陸續開行。並聞噶嘶。即於十三日由洋涇濱起碇。直赴天津。咈咪兩酋。均聽咦酋為轉移。咦酋既去。則兩酋亦必不肯少留。臣等見事機促迫。祇得仍遵前

旨。帶同臬司薛煥。及隨委各員。一併馳驛回京。即於本月十三日。由上海啟程。臣何桂清亦於十三日同時起身。仍回常州防所。藩司王有齡。因有立需籌措之款。業經先期兩日回蘇。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正繕摺間。接據噶酋照會一件。另鈔恭呈

御覽。自該酋到上海後。疑臣等阻其進京。其勢甚為洶洶。與前噶酋大不相同。且恐臣等趕不到京。必至有誤定期。雖告以無論何時換約。仍與一年之內無異。亦復執意不從。現聞該夷兵船。已有駛至天津者。務懇

皇上格外

天恩。簡派大員。前赴天津。妥為辦理。勿令該夷得所藉口。轉致另生枝節。以全議撫大局。

硃批。知道了。

壬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使欲遣伊格那提業幅進京。當即行知該國。將該使臣由何處

啟程之處。先期聲明。等因去後。茲據文稱。該使臣並隨帶官兵。於五月初四日啟程等語。嗣於五月初八日。該俄使等。來至庫倫。並呈送禮物。再三懇祈收納。當即加倍送與回禮。留駐數日。伊格那提業幅等共十七人。派出蒙古台吉。於五月初十日。護送赴京。所有該國寄京物件。將送理藩院外。其來恰之瑪雨爾。照例賞絹緞瓢茶遣回。

硃批。知道了。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向來俄羅斯有寄京物件。輕小者隨同摺差遞送。重大者附貢差領催運送。各在案。茲議定條約。運送物件。定有限制。查領催額數無多。差務較繁。若

照條約。一年四次運送物件。不准人數不敷差委。恐亦不能按照定限。嗣後可否改派蒙古官一員。由賽爾烏蘇至張家口。再另派員送至理藩院。

硃批。依議。

甲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二十一日。有夷人乘坐小杉板船二隻。前來礮臺前游駛。意欲登岸。經弁兵攔阻。該夷稱係來取照會回信。當即告以天津回信。尚未到來。該夷臨行時。諄囑將攔河鐵戧等物撤去。如不撤去。該夷提督自行帶人拔取。少時奴才等隨派武弁。持天津道照會回文。前往夷船投遞。該夷提督出船。面見該弁。復按照會內大意。告以總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到。詰其詞色。尚無十分桀驁。而船桅上懸掛礮位。似已豫備用武。該夷隨派通事孟甘。乘船前來。人投遞照會天津道漢夷文字各一件。旋即駛回雞心灘。二十三日巳刻。通事孟甘。復乘船至礮臺下。聲稱。各船今日並退外洋。一二日再進口灣泊。並囑天津道。如有照會回文。徑送外洋。詢以係何緣故。該通事聲稱不知。該船旋即撤退。仍餘一隻。停泊在雞心灘外。其舊停泊攔江沙外各火輪船。又與退出之船。偪近攔江沙排列攏泊。夷情詭譎。不易揣測。誠恐故作緩

計。伏我疏懈。乘潮闖入鐵戧。奴才等惟有督率各營官兵。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自十七日夷船到後。飭令官兵。在暗處瞭望。礮臺營牆不露一人。各礮門俱有礮簾遮擋。白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鼓。每遇潮長。每營撤去橋板。各項官兵不准出入。該夷大輪船八九隻。在鐵戧外游駛。意在乘間闖入。屢在船桅。用千里鏡打看。止見營壘數座。不見礮位官兵。其小杉板船。每到河邊。必詢礮位多少。鐵戧鐵練木筏之外。有無別項物件。並云。聞得奴才僧格林沁現在海口各等語。該弁兵等答以不知。令其無從捉摸。該夷聞在攔江沙外一帶。開放空礮。尚不敢近駛。察看夷情。蓋因不知官兵虛實。又疑內河層層布置。冒險而來。恐受懲創。是以相持日久。未至驕逞。奴才僧格林沁。駐守礮臺。晝夜嚴防。不敢稍有疎懈。復查該夷文內。有北河字樣。奴才恆福擬先發給照會。即以北塘為北河海口。豫備該夷行走道路。仍屬專候桂良等到京。准其赴京換約。本日已由奴才等咨催桂良等。迅速行走。兼程來京。與該夷會晤。惟該大臣等。曾否在滬啟程。目下行抵何處。均未知悉。應請

旨飭下該大臣等。作速回京。以免日久耽延。致生枝節。北塘本有提標官兵五百名。通永鎮標官兵三百名。北塘營本標兵三百名。現在擬令夷人由此進口。自應撤後。以示不疑。已

飭該署鎮李志和。除酌留兵丁數十名。看守兩岸礮臺。其
餘前項官兵。與一應礮位。均令星速撤往營城駐紮。歸西
凌阿統帶。查海口北岸新河地方。距北塘較近。臣恆福擬
於二十四日。駐紮新河。以便會同文煜。就近照料一切。惟
於羈縻之中。仍寓防範之意。臣僧格林沁。現撥巡捕營火
器營兵各一百名。又駐紮雙港之哲里木盟昭烏達盟馬
隊各五百名。一併調赴新河。隨臣恆福。駐紮彈壓。其夷人
需用食物。已遵
旨飭天津道備辦。派員即由北塘出口。送至夷船。惟該夷能否守
候桂良等。尚難豫定。俟續有情形。再行馳報。其二十二日

辰刻。天津道與該夷照會一件。同時接到夷人照會一件。
均照錄恭呈
御覽。至夷字文書。已交熟悉夷文。去年留交天津縣收管之廣東
人黃惠廉譯出。係與漢字照會一樣。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近日情形一摺。並將照會繕
遞。覽奏均悉。夷船於攔江沙內外。往來遊駛。近日雖移至外洋。
未露桀驁情形。而該夷反覆無常。難保不肆其悖悍。設竟欲闖
入內河。該大臣仍當示以鎮靜。派員諭以上年所定和約。中國
既許以互換。決不肯食言。致有更變。惟大沽海口不能行走。設
竟無理闖入。以致誤有損傷。中國不任其咎。並諭令該夷等。移

泊北塘。靜候噗首等到後。與桂良等熟商辦理。至噗嚕嘶。本月
十三日在滬啟程之說。本日據桂良等奏摺。該首船隻改於十
五日開行。三國共有二十七隻。該首是否實已潛至攔江沙外。
自應確加探訪。前據恆福奏請派令明善前赴海口。當經諭知
不令前往。今知發遞舛錯。未經接到。本日已將此件寄諭。命軍
機處先由五百里遞去。該大臣等奉到後。即遵照妥辦。恆福現
住新河。即可督同文煜。就近照料。自無須另行派員。桂良等於
十六日尚在蘇州。即趕緊遄行到津。尚須時日。噗嚕嘶到海口
後。總須令其靜候桂良等到津。儻該首不願在洋守候。可告以
換約係屬和好之事。本不應多帶兵船。此時既准其由北塘赴

津。設或隨從多人。攜帶器械。必致民情惶駭。滋生事端。所有換
約官員人等。至多不過二十人之數。沿途備辦供給。必當盡禮。
既為議和而來。中國總以誠信相待。斷無疑慮。上年噗首亦曾
到津。當時委員內。如有認識該首之人。即可派令同為委員。以
便辨認。該首真偽。該夷雖性情詭譎。此時既與議和。但當以誠
相感。使其深信不疑。以免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臨行之際。先飭候選知
縣黃仲畬。向咲夷喊唆嗎。再三勸諭。令其仍留夷首噗嚕
嘶在滬稍候。如果前赴天津。務將兵船寄碇攔江沙外。又

飭護理蘇松太道吳煦。再令哮嗏嘓。向該夷酋婉轉開說。
茲於十六日。行抵蘇州舟次。接據吳煦稟報。聞之不勝憤
懣。謹將原稟鈔錄恭呈
御覽。俟查夷人之必欲進京換約者。實因從前廣東所換之約。未
經進
呈。該夷前在粵城。擒得舊約。是以無論如何開導。決不肯信。
又聞天津業經釘樁設兵。謂我決不准其到京換約。而臣
等人在上海勸阻。所疑愈覺堅確。臣等前懇
皇上格外
天恩。另派大員先為經理。非敢藉端推諉。置身事外。實因夷性褊

急。萬難開導。必得天津有人接待。庶可以破其疑惑。設該
夷肯俟臣等回京。固屬盡善。否則既有人在天津。縱彼不
能姑待。定欲如期換約。亦可不致遲誤。若該夷必欲面見
皇上。呈遞國書。可告以向來國書。均係派人接遞。去年咪唎㗄在
天津曾辦有樣。且條約內。亦並無面遞國書之款。此層必
須議明。方可令其進京互換條約。既換之後。該夷疑團已
破。或易羈縻。否則其意甚執。斷非口舌能爭。臣等仍當趕
緊回京。決不敢稍存諉卸之見。惟自五月以來。咈咪兩國
夷酋。經臣等好言安慰。已無異說。而嘆噌嘶跋扈非常。與
前頗有大異。儻不與彼約法三章。俾得帶兵赶進內河。竊

恐難制。此時該酋已到天津。若無大員經理。將來俟臣等
到後。即或與之約定人數。准其進京換約。該夷酋未必不
更有異辭。但能不誤五月二十五日之期。或者不致別生
他故。臣等未嘗不思迅速趕到。無奈時已過遲。萬趕不上。
現在嘆夷情急。難通商量。實不敢不據實直陳。恐有貽誤。
關繫非淺。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有北駛消息。諭令桂良等。如果夷船悉
數起碇。即率同段承實及委員薛煥等。星速馳回京師。本日據
桂良等奏。啟程後續探夷情各摺片。覽奏已悉。桂良等於五月
十三日。由滬啟程。十六日尚在蘇州途次。而該夷兵船陸續到

津者。已屬不少。節據僧格林沁等奏稱。夷船有偪近攔江沙停
泊者。情多詭詐。照會亦多桀驁。現派恆福文煜辦理此事。示以
誠信。令其駛泊北塘。靜俟桂良等到京換約。以為暫時羈縻之
計。但恐夷人不能久待。此間無熟悉情形之人。可以另派辦理。
殊形棘手。該大臣等接奉此旨。務即星速兼程前進。不可再有
稽遲。致令夷人有所藉口。設桂良等不能全行速到。亦必先到
一二人。即赴天津。向其開導。方為妥協。至所稱入京朝見一節。
該夷在津。及所來照會內。並無此言。自無庸先與置辯。其咈咪
二國。欲自辦稅務司一節。亦尚未經說及。皆須俟桂良等抵京
後辦理。較有把握也。

乙未。山東巡撫崇恩奏。准登州鎮來咨。五月初八九等日。有央板夷船七隻。分泊甯海州之崆峒島。福山縣之之罘島等處。查明船內均係洋貨。並非兵船。又准咨稱。十三日申刻。蓬萊砣磯島外洋。瞭見大輪夷船二隻。十四日辰刻。又見火輪夷船二隻。均由東南大洋。向西徑行駛去等因。查該輪船向西行駛。自係前往天津。其在東停泊船隻。雖係貨船。而該夷意在通商。亦難保不隨行北上。更恐在後船隻。又復源源而來。仍飭屬一體瞭探。查明停泊夷船。催令趕緊南下。

硃批。知道了。

丙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逆夷連日桀驁情形。不堪縷敘。臣恆福馳赴北塘時。曾經照會該國公使。前往會商。該夷置之不理。再三來書。總以攔河諸具。限時撤去為詞。二十四日夜。該夷以小杉板船。駛入鐵錢內。用炸礮轟斷攔河大鐵鍊二根。大棕纜一根。適與哨船相值。即使駛回。該弁兵等亦未施放槍礮。隨仍將鐵鍊接繫穩固。照舊橫攔河面。二十五日辰刻。該夷火輪船十餘隻。排列鐵錢口門外。又傍南岸礮臺下。駛入火輪船三隻。直偪鐵錢旁。以數人鳧水。用絲繩繫鐵錢前柱。而引其端於該夷船尾。另以一船輪迴曳之。一二時之久。拉倒鐵錢共十餘架。其排列多船。皆豎紅旗。立意啟釁用武。驕悖情形。實難容恕。惟念兩年撫局。一經開礮。則局勢全變。仍復隱忍靜伺。以怠該夷之驕。而蓄我軍之怒。正在相持之際。復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曉諭。該夷不准投遞。竟將合船蜂擁直上。衝至第二座礮臺。直撞鐵鍊。兩次皆被攔截。不能徑越。該夷即開礮。向我礮臺轟擊。我軍蓄怒多時。勢難禁遏。各營大小礮位。環轟叠擊。擊損夷船多隻。不能行走。餘船皆豎白旗。起碇下駛。仍復繞至破船後。向礮臺轟擊。直至日夕。未嘗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餘隻。滿河游

駛。其向後十餘隻。徑行攏泊南礮臺河岸。該夷步隊一併上岸。排列濠牆以外。當即加派擡槍鳥槍各隊。前往策應。連環轟擊。該夷不敢徑越濠溝。均向葦地藏伏。暗施鳥槍。似此兇悍。實堪髮指。臣等惟有督率軍士。竭力堵禦。以冀上伸

國威。下紓民望。臣恆福本在新河駐紮。一聞礮聲。即督率馬步各隊官兵。馳回大沽。以作後路聲援。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先行開礮。官兵擊毀夷船情形一摺。夷船不遵理諭。闖入內河。向我礮臺先行開礮。官軍憤怒。列礮環轟。將該夷船擊損多隻。此係夷人自行啟釁。不得不

亦以兵威惟該夷既豎白旗仍復鏖戰並有步隊上岸藏伏葦地施放鳥鎗等事僧格林沁仍當嚴督將士妥為防備儻該夷心生畏懼不敢仍前鏖戰即該夷仍駕船游駛抑或折弄鐵戧稍有騷擾斷不可先行開礮致使夷人開礮再行轟擊以顧全局儻該夷來遞照會僧格林沁斷不可接收亦不准向其見面撫局著責成恒福文煜妥為辦理現雖用武著恒福等派委妥員或令天津道行文該夷詰以既為換約而來並已許其進京互換是中國已屬盡情毫無他意何以反先行開礮肆行騷擾是伊先自背約並非我之無信儻該夷自知理屈得有轉機恒福等即可告以桂良等尚未到京伊等或在攔江沙外停泊或在天津等候總須桂良等到京後方可互換和約至嚐嚐嘶是否實已到攔江沙外此次兵船接仗是否止係暎夷之人抑有咈咪等國在內著僧格林沁等設法查探確實為要北塘海口原設官兵前據該大臣奏稱移往他處此時既已接仗則各海口均應嚴加防範著飭李志和仍統原帶各兵前往北塘駐守礮臺實力防堵惟不可先行開礮自我啟釁違令者必治其罪盛京海口已諭令玉明等嚴行防守其山海關地方即著僧格林沁嚴飭格綳額等實力防堵無稍疏懈前調赴山東之綏遠歸化城兵一千名本日據崇恩奏山東民團可用兵力已厚毋庸前往現已諭令成凱等將此項官兵派往天津防所俟抵津

後即交僧格林沁調遣

又

諭夷船現抵天津海口本日據僧格林沁奏稱該夷不遵理諭闖入內河先行開礮官軍開礮轟擊攻毀夷船多隻大獲勝仗天津既已用武奉天田莊臺兩岸礮臺並著增慶景霖督飭在防官兵嚴密設防仍勿先開槍礮如夷船闖駛入不得不回擊以拒之著飭沿海口岸弁兵一體遵照可也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illegible]等於二十六日寅刻督將逆夷連日挑釁不遵理諭終日鏖戰各情奏明在案該夷步隊直偪南礮臺濠溝鏖戰至夜我軍用擡槍鳥槍連環轟擊該夷紛紛倒地其藏匿葦間者尚千餘人伏地捨進不辨遠近我軍以火彈噴筒擲之每火光一亮瞥見該夷即排施槍礮對準開放該夷術窮力盡不敢戀戰向船逃竄我軍至天明始行收隊沿河夷屍狼藉除該夷拉運上船外尚餘一百數十具並洋槍四十一桿及隨槍器具夷人什物多件又有三板船三隻闖入淺灘內夷兵一人潛伏船內為我軍搶獲並由灘岸生擒夷兵一名訊據供稱一係暎人一係咪人並係開仗時從攔江沙外乘坐小杉板船調集應援者詢稱此次上岸夷兵約共一千五六百人死者甚眾其當先大火輪船一隻即係暎酋提督赫某坐船該

酋因坐船桅桿被礮擊折。打傷右股臥在牀上。不能轉動。挑釁接仗。盡係該酋主意等語。奴才恒福派員看守。以為將來曲示撫綏之地。查二十五日。與該夷接仗。共火輪船十三隻。我軍轟擊。有直沈水底者。有桅桿傾側不能移動者。僅有大輪船一隻。駛出攔江沙外。餘皆受傷不能轉駕。該夷礮勢如雨。向我轟擊。礮子之大。有重五六十觔者。大箭炸礮。絡繹齊施。幸礮營圍牆深厚。尚足抵禦。而各礮臺口門。適當夷船。與之相對轟擊。滿漢各營兵弁陣亡三十二名。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海口左中營都司奇車布。正白旗烏槍護軍校塔克慎。千總王世發。把總

張文炳。並以接仗奮不顧身。中礮陣亡。應請照例分別給予

恩卹。查史榮椿勤能幹練。忠勇性成。屢著戰功。副將龍汝元。樸實勤慎。辦理營務。始終無倦。此次辦理海防。鉅細經理。未嘗一刻休息。所以能辦有成效。該二員之力為多。茲以親上礮臺。督率兵勇。奮擊夷船。一時殞命。殊深痛惜。應請

皇上天恩。從優給予卹典。並於直隸天津並原籍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官兵。由奴才等分別給予卹賞銀兩。以昭激勸。至此次接仗一晝夜之久。各軍奮力堵禦。戰氣百倍。實堪嘉尚。當由奴才等從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鼓勵。其各出力員弁。可否由奴才等擇尤保奏。出自

皇上恩施。該夷經此次挫折後。必以報復為名。調集廣東上海各兵船。再圖窺伺。所有損壞各礮牆。即時查明趕緊修補。礮位亦間有震裂。及經夷礮擊毀者。應請

敕下京局所造銅礮數尊。趕緊造成。陸續解赴大營。以便更換安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早間。據僧格林沁恒福奏。夷人先行開礮。官軍回擊。傷損夷船多隻。當經諭令該大臣等。探明酋首曾否到來。設法開導。為勦撫兼施之計。茲復據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仗各情形一摺。夷人船隻。不遵理諭。闖入內河。於本月二十五

日。先行開礮。官軍亦開礮回擊。該夷船隻受傷。仍未肯退出。並以步隊搦戰。經官軍擊斃數百名。生擒二名。餘俱逃竄回船。夷船入內河者。共十三隻。惟一船逃出攔江沙外。餘悉被礮擊傷。不能駕駛。該夷兵頭赫姓。亦被礮傷。股不能轉動。夷人狂悖無理。經此次痛加懲創。自應知中國兵威。未容干犯。該將弁等協力齊心。大獲勝仗。實屬異常奮勇。所有在事出力將弁兵勇。著僧格林沁即行查明保奏。候朕施恩。並准其先於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督戰。奮不顧身。致被礮傷殞命。實堪痛惜。史榮椿龍汝元均著從優議卹。並於直隸天津及該原籍地方。建立專祠。其同

時陣亡之海口營都司奇車布。正白旗鳥槍護軍校塔克慎。千總王世駿。把總張文炳。並著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至該夷萬惡狂悖。屢受大創。自應膽落。赫酋業已受傷。無可興之理。諭。嘵嘵嘶此。時是否在攔江沙外。即著恆福等探明該酋作何動靜。儻以赫酋肥順為非。即可乘機理諭。派委妥員詰以何故先行開礮。背約起釁。並非中國失信。冀其悔悟轉圜。以全撫局。此事如有可乘之機。恆福等切不可失。是為至要。至夷情狡譎。來圖報復。亦在意中。所有損壞礮位及礮牆等。均著即行修整。並妥飭弁兵。加意防範。所需礮位。已飭八旗漢軍速撥武成永固礮八尊。刻即解往應用矣。所有直隸提督。已簡放樂善。其大沽協副將員缺。即著以遊擊徐廷楷補授。

又

諭。前因山東曹單一帶需兵防堵。諭令成凱桂成於綏遠歸化兩城。備調天津防兵內。各調撥五百名。馳往山東單縣一帶擇要駐紮。茲據崇恩奏稱。曹單民團甚多。兵力已厚。無須添兵等語。著成凱桂成將前次調撥官兵。配齊軍裝器械。仍交桂成管帶。迅速啟程。徑赴天津。交僧格林沁調遣。無庸前往山東。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不遵理諭。已闖入天津海口。先行開礮。我軍奮怒轟擊。損壞夷船多隻。餘船皆豎白旗。仍有夷兵登岸礮臺河岸。一經轟擊。皆向葦地藏伏等語。該夷既肆猖狂。登萊一帶海口。亦須嚴密防範。但勿先行開礮。自我啟釁。著崇恩。迅飭沿海文武各員弁。加意嚴防。勿稍鬆懈。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據委員等回口面稟。出口密訪至白城子護軍校鄂凝家中。向伊詢問。據稱。將牛羣牧副吉里克傳來。可知細情。即將吉里克傳到。據稱。白城子地方。向有土城舊基。約廣三四里。四圍平地。約有數十里。再遠盡係土山。該夷就城基之外。南面有居牧村。離彼二三里居住。去年俄羅斯換班學生官兵。共有七十餘人。除進京學生官兵外。留住之人二十名。蒙古包五架。行李車一百

餘輛。馬四百餘匹。牛七十餘頭。羊三十餘隻。馬匹牛羊。均在那林果勒地方牧放。並有白城子居住俄羅斯人。就查驗牧放之便。前往布爾噶素泰軍臺。探聽伊國出派大員何日到口之信。其俄夷每日喫食。俱係伊等運送乾餅。內有幾人熟悉打牲。每日帶鳥槍等尋打黃羊飛禽充食。並無民人與之交易。未見其有大礮及置造器械之事。惟其人均有鳥槍一桿。刀一把。現在自做四輪車。以備載運行裝回國之用。由京換出官學生共三十一人。所用蒙古包八架。該夷由京帶來物件。俱有皮包。不知均係何物。每日居住。尚屬安靜等語。覈其所稟人數。與出入冊檔不甚懸

殊。此次該夷換班學生。本逾定期。人役解送較異。雖現在查無別項情形。仍應隨時嚴飭該旗小心經理。

硃批。知道了。

慶昀又奏。此次俄羅斯差員赴京。似與往屆不同。當即派出驍騎校玉山等。先期豫備。俟有確信。即時出口前往護送。俟該使臣等進口後。隨時妥為照料。一面行令口北道霸昌道宣化鎮。轉飭該地方文武各官。將應用之館舍飲饌等項。認真經理。並劄飭代理張家口協副將。豫派弁兵。該俄使進口後。親往稽查。以肅政治而免滋事。其臨行時護送出境等情。均咨劄各處。嗣據理藩院出派護送進京之

達米林扎布。伴回賽善到口。又准理藩院咨開。據俄羅斯使臣丕業羅幅斯奇遣人呈報。所有回本國陳班醫生賽善。現在張家口。等候伊格那提業幅。惟伊亦係應回本國之人。俟伊克那提業幅到口。即前赴白城子地方。會同陳班人等。啟程回國。請將賽善所寄之信。轉寄伊手收領。咨行前來。當將送到夷字紙包一件。劄交張家口管站部員。轉交該夷賽善。取有收領字據。咨覆理藩院在案。今據派往迎護之驍騎校等面稟。該員往迎。中途見俄使等。適有由白城子往迎之俄夷。一同進口。旋據管站部員報稱。該使臣等。現定進京十四人。其由口至京之伴送官員。由張家口管站部員出派。至在口駐候之賽善。將來出口時。亦已傳知揀派該管蒙古官員。送赴白城子地方。與理藩院出派送往恰克圖之筆帖式等。會同該處前後駐守之俄夷。一同回國。

硃批。知道了。

丁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署副都統富尼揚阿置備糧船。督率弁兵。即日啟程前進。適據巡防黑河口協領報稱。據乜力上口卡員探報。見有火輪船到卡。不容登船查驗。向其查詢。是否木哩斐岳幅船隻。該夷船駛如飛。並不答話。該官兵尾隨百餘里。詢之徐爾古居住夷人。聲稱

火輪船上。係木哩斐岳幅。由東海赴上海有事等因。又據驍騎校經文岡斯等報稱。前因黑河口夷人。來城貿易。竭力勸阻。堅不折回。署副都統富尼揚阿。因木哩斐岳幅已先期赴卡。果否竟赴東海。尚未可定。且該夷前有火輪船亦要進松花江西上之話。擬將城中備防事宜。料理妥協。再行啟程。一面探聽木哩斐岳幅實在消息。一面迎阻續來西上之小火輪船。免其深入。該署副都統。據各卡弁兵報稱。前由黑河口。來城貿易之徽卜勒幅等。挾有迎接木哩斐岳幅之火輪船。闖入松花江西上。一經開導。舡手持雙桶鳥槍。並身帶腰刀。喝令夷眾拉縴前進。雖惟以善言

開導。而該夷轉行桀驁。傲卜勒幅來船。已抵近城之胡爾哈河。該署副都統。隨帶同官弁兵出城。在西江東岸。喚上該夷。以理詰問。該夷答稱。中國以俄國通商。在庫倫多年。江省已許通商。准其來三姓收買牛馬。並赴阿勒克吉林伯都訥甯古塔琿春等處貿易。現有木哩斐岳幅票照。何至再四不讓進城。不日伊國尚來無數人船。傥動干戈。豈不有傷和好。木哩斐岳幅已赴上海。如若不准各處貿易。就給回頭字樣。木哩斐岳幅到津。另有分辯。該署副都統。隨以通商係在江省。尚未議妥章程。且原換條約。並無吉林等處之語。況吉林各處。亦均無牛馬可以換貨。該夷復

說。如俱不貿易。必要回頭字據。隨又答以木哩斐岳幅票照。僅止由黑龍江松花江下駛。各卡放行。並無准由松花江來城貿易之語。不能再給字據。既係貿易之人。當知禮法。務迅速回行。該夷始而答應。繼而反復。仍欲駛赴各處。詞窮口噪。番言多不可辨。並堅候伊國人船到時。方能旋返。該署副都統。飭將三人暫行羈縻。且恐果有續來人船。一面將城中團練兵丁。整頓密防。嚴禁城鄉人等。不准擅與交涉。並確探木哩斐岳幅消息。酌量進止。督飭前派各員籌辦各等因。查該夷虛實難測。節經派員渡江。向該夷再三開導。不准擅赴吉林三姓等處。行駛貿易。並不准在

烏蘇哩綏芬等處。恣意侵占地方。該夷官一味狡執。不遵理諭。詞窮則以木哩斐岳幅推諉。語多狡强。暗藏挾制。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該夷既要字據。其若因勢利導。俟其抵津後。再與辦論。或可挽回。王等酌之。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夷酋恃强過卡。並貿易夷人不遵理諭一摺。據稱。俄夷火輪船隻到卡。不容查驗。官兵隨至街集地方。詢之給爾古居住夷人。稱係木哩斐岳幅帶領大官八員。由東海赴上海有事。並由黑河口。至三姓貿易之傲卜勒幅等。强行闖入松花江西上。一經開導。輒恣意桀驁。並稱如不准其貿易。木哩斐岳幅到津。另有分辦等語。該夷酋既有到津之說。該

著將單等。當告以天津現在設防。爾等如欲到彼。須先給我等照會。以便或奏或咨。爾等到彼時。方有人出來接待講話。看其如何答覆。如該夷不過虛言。並非實欲赴津。亦不可先與提及。反似招之使來也。至傲卜勒幅夷船。行抵胡爾哈河後。富尼揚阿以理詰問。該夷欲給字據。該署副都統據理駁斥。辦理尚屬得體。著即確探木哩斐岳幅。是否欲赴天津。並剴切曉諭該夷。不准在三姓等處貿易。一面督飭團練兵丁。嚴密防範。禁止居民。不得與之交易。是為至要。

戊戌。直隸總督恆福奏。伏查辦理外夷事務。本與攻勦逆匪。大相懸殊。是以撫馭懷柔。為歷來御夷之策。然必彼此

以禮相接。方免決裂而通和好。此次該夷自到海口。即遣
夷人前來知會。將一應攔河防具。盡行撤去。該弁兵等告
以
欽差桂良等在上海守候半年。何以不赴上海。該夷答以止知道
照上年議定之言。來京換約。不知桂良在滬之事。該夷提
督照會天津道。催撤防具。語意亦大略相同。迨由該道派
員送給菜蔬食物。彼則一概不收。嗣由　奴才給咪酋噹噹嘶
照會一件。派易州知州李同文。北塘汛千總任建升。送至
夷船。文內僅言奉
旨准其由北塘赴京。尚未提及不得攜帶器械。及官員人等。至多

不過二十人之數等語。乃該酋竟不收受。並將文內貴國
欽差字樣。圈出挑剔。應變換書寫。且止與該夷漢文正使
嘁嘍嗎名片一紙。內有即入天津郡城之語。該夷人向委
員李同文等告知。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其踞傲無禮之狀。
不堪悉述。奴才伏思僧格林沁。自上年奉
旨辦理海防以來。晝夜辛勤。殫誠竭慮。今年正月。又親至海口駐
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無間。勞瘁至今。所有木筏鐵鍊
等件。層層布置。本擬令該夷知所畏懼。其船停泊攔江沙
外。然後再行開導。令其向北塘行走。而該夷一到。即入攔
江沙停泊。至雞心灘近偪鐵戧。經僧格林沁隱忍以待。該

夷人又砍斷椗纜。擊倒鐵戧。我軍仍不肯先行開礮轟擊。
乃該夷於二十五日。連檣而來。向內直駛。並開大礮。意欲
搶上礮臺。此時若再遷延。則礮臺營壘。悉非我有。又蹈上
年覆轍。奴才是日在新河。一聞礮聲。即督帶馬步各隊。於槍
礮如雨之中。馳入營盤。與僧格林沁相晤。督兵奮擊。自未
至亥。夷礮火器炸礮。絡繹不絕。勢甚猛烈。以致提督史榮
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同時中礮殞命。並陣亡官弁兵丁
三十餘員名。夷情倔強。至於此極。夫和戰兩端。原難相提
並論。和與戰分別辦理。方免臨時跋涉游移。且天津重地。
近接

京師。門戶之防。較他處尤關緊要。該夷又復貪得無厭。得步
進步。今日允撤防具。明日必至全讓礮臺。不獨僧格林沁
奉
命設防。難以聽其狂悖。即奴才以地方之責。亦難於夷船直駛之時。
任其臺開槍礮。不行回擊。此二十五日之戰。皆由該夷人
肆意妄行。使之不得不戰。不能不戰之實在情形也。奴才受
恩深重。未報涓埃。何敢以向不熟悉夷情。藉詞推諉。惟因生性愚
直。深恐有誤事機。是以有
飭派明善來津辦理夷務之請。乃發摺後。該夷人照會不接。食物
不收。北塘又不肯行走。是與奴才已成決裂之勢。直使人無

法理。論無從撫馭。況既云互換和約。何以又帶兵船。即使不走北塘。亦未始不可另再嘵讀。又何以言欲接仗。其為恃傲猖狂。有意尋釁。已可概見。在僧格林沁係奉
旨特派專辦防務。於夷船闖進。不得不攔以兵威。原屬正辦。而啓
奏奉
諭旨。飭令妥為照料。自應仰體我
皇上聖德如天。含容無外。宛轉設法。務將撫局保全。無如該夷人桀驁不馴。既不能以誠信感孚。亦不能以言詞開導。以致猝然用武。實切悚惶。竊思待外夷之法。應和則和。應戰則戰。總須察看夷情。隨時相機辦理。目前大局。夷人既經挫

折。稍斂兇鋒。若派員趕緊來津。專辦和議。或能辦理較易。亦未可知。可否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迅派重臣。由驛馳赴天津。辦理夷務。於全局實有裨益。芽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夷情桀驁。難以就撫。請派大員辦理一摺。此次夷船闖進海口。先行挑釁。經僧格林沁挫其兇鋒。正可乘此機會。設法開導。從來駕馭外夷。未有不歸於議撫者。專意用兵。如何了局。前恆福請飭明善到津。未曾允准。原以該督等有管轄地方之責。不得置身事外。今該督仍請另派大員。辦理夷務。殊屬非是。所有防剿事務。已責成僧格林沁矣。其議撫事宜。仍責成恆福督同文煜。設法辦理。恆福經朕簡任總督。受恩深重。不得心存推諉。致誤事機。上年天津失事。以致和議受虧。今幸得此勝仗。稍挫兇鋒。趁此時與之開導。當易有轉機。唤首先行開釁。自取挫敗。當無顏來說合。其咪咈兩國。既未隨同犯順。即着恆福督同文煜。迅往北塘駐紮。或派員會晤。或行照會。該二國。告以二國既係換約而來。中國向重信義。本於天津豫備館驛。無如總須多待時日。必俟桂良等到後。方能互換。至海口設防。係向來本有。原擬由北塘接進。不意唤夷先行背約。拔我鐵錢。擊我礮臺。以觸我兵奮怒回擊。現在相持。恐有誤傷二國

船隻。今特布告。如願在攔江沙外守候。必須遠避。否則定期派人由北塘接進天津相待。以敦和好。然不必多帶從人。恐我居民驚擾。反失和美。至唤夷背約無禮。反將中國以誠信相待之心有失。實出意外。雖違日與我為怨。亦尚有照會。令其釋疑。仍敦信好。恐執迷不悟。有誤二國換約之事。特此告知。看其是否前來。如何答覆。如咪咈兩夷為唤夷說合。即可因勢利導。相機措詞。暫為羈縻。俟桂良等到後。再議互換和約之事。恆福等受此重任。當必盡心辦理。以副朕懷。至僧格林沁在前應敵。其後務必須步步設防。酌調直隸官兵。已諭僧格林沁矣。以後所辦防剿事宜。恆福等不須會銜。至天津民團。是否可用以輔助官

兵。仍須官為鈐束。勿令藉生事端。其所獲夷兵兩名。本留為撫綏之地。如何妥籌辦理之法。著一併計議。恆福專辦撫局。即毋庸駐紮僧格林沁大營。至本日所奏投遞照會情形。均係二十五日以前之事。該夷船擊敗以後。退泊何處。噗嚕嘶等是否尚在攔江沙外。有無另謀猖獗。並著恆福等確探具奏。

又

諭。前因夷人先行開礮。經官軍擊毀夷船多隻。當諭令僧格林沁仍嚴督將士。妥為防備。此次咈夷自啟釁端。肆意猖獗。該大臣親督官兵。奮力轟擊。使該夷大受懲創。尚屬調度有方。惟馭夷之法。究須剿撫兼施。若專事攻擊。恐兵連禍結。終無了期。不如

趁此獲勝之後。設法撫馭。仍令就我範圍。方為妥善。前諭恆福文煜。乘機理諭。該大臣必能深悉此意。惟恐各官兵因此次獲勝。總以攻剿為是。致誤大局。現已諭令恆福毋庸仍住大營。即與文煜駐紮北塘。專辦撫局矣。至該夷被擊之後。是否尚泊攔江沙外。抑仍圖竄入內河。作何舉動。兩日未據奏報。實深廑念。僧格林沁駐紮海口。後路尚覺空虛。應調直隸何處官兵。擇要扼守。統歸僧格林沁調度。以為大軍接應。一切守禦之法。該大臣諒必妥為籌辦。儻該夷再肆狂悖。前來開礮。自當竭力抵禦。飭令弁兵固守礮臺。不可稍有疏失。斷不可先行開礮。使該夷有所藉口。是為至要。以後恆福等所辦撫局。僧格林沁不必會

衝。二十五日之戰。史榮椿龍汝元陣亡。係在何處被礮。著將陣亡情形。詳細具奏。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竊奴才等遵旨在田莊臺會同安礮築壘。以資設防。當即會勘田莊臺河之北岸孫家崗地方。係屬扼要。應設營盤二處。礮臺三座。並會同將軍玉明。勘定南岸適中處所。應設營盤一處。礮臺一座。公同將兩岸營壘礮臺尺丈做法。悉心酌定。於三月十八日興工。現在北岸東西兩營。礮臺三座。圍牆圍隄濠溝兵房各工。於五月初八日。一律完竣。其南岸一營。派委候補知縣額勒和訥承修。仿照該委員等所築北岸營壘規

模建造。該處地勢低窪。今將隄壩加厚。以期鞏固。所有礮臺一座。以及營壘工程。亦於本月十九日修齊。查兩岸營座礮臺。均已報竣。兩月以來。防兵鎮靜。商民安堵。用敢仰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單圖留覽。

增慶又奏。竊奴才增慶。於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恭奉
上諭。增慶著馳驛前往奉天查辦事件。欽此。欽遵。當即於是月二十九日。帶同奏派司員等。由京啟程。自出關起。將奉省西路各海口。帶同該處地方官等。酌定安設礮位處所。迨至

牛莊。復會同將軍玉明。府尹景霖。將省垣迤南濱海州縣次第查看。各按地勢情形。繪具圖說。陸續奏明。奴才復由金州。折回田莊臺。迨

旨會辦。派兵築壘。擇要設防。奴才詳查兵數。前經該省奏派官兵一千名。在城備調。其沒溝營防堵之官兵五百名。改撥田莊臺屯紮。由將軍玉明奏定。選派曾經出師之副都統協領奇渡阿協領慶豐。分岸管帶防守。奴才接准府尹景霖文稱片奏配造鐵子火藥摺內。奉

硃批。著咨行增慶查驗據實具奏。欽此。欽遵。俟該府尹造有成數奴才查驗後。再行具奏。是否於驗收鐵子火藥覆奏時。一併

報啟程回京。抑或仍赴天津大營之處。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

增慶等又奏。此次田莊臺設防。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派來諳練修工之員。與奴才等所派各員會同辦理。該員等夙夜在工。不辭勞瘁。撙節經費。實力興修。今屆工程完竣。均屬著有微勞。可否准奴才等援照上年海防工程保舉成案。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量加鼓勵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

諭軍機大臣等。增慶奏查勘海防。監修營壘完竣一摺。奉天各海口。業經增慶查勘。酌定安設礮位。並與玉明等會辦田莊臺防務。派兵築壘。擇要設防。現已一律報竣。著增慶於驗收鐵子火藥後。即行啟程回京。毋庸仍赴天津。該處防務。即交協領奇渡阿等分岸防守。至天津現已用武。二十五日接仗。擊毀夷船多隻。上岸夷兵約一千五六百人。死者甚眾。惟該夷經此挫折。恐復調集兵船。窺伺各處海口。如沒溝營等處。探有夷船駛至。著玉明即統帶在城備調之兵。迅速前往。相機辦理。所有田莊臺兩岸礮臺。著景霖遵照日前諭旨。督飭在防官兵。嚴密防堵。毋稍鬆懈。增慶另片與景霖會奏田莊臺修工出力各員。可否援案保舉等語。著准其擇尤酌保數員。奏請獎勵。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咸豐九年。己未。六月。己亥。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夷酋噶囉嘶等。以互換和約來津。帶領兵船。欲進大沽海口。已諭令在攔江沙外停泊。靜候桂良等。到京商辦。復恐夷情躁急。未肯久待。又諭僧格林沁。恆福等。令由北塘進口。暫在天津安設館驛。仍候桂良等。到後辦理。詎該夷不收照會。不遵理諭。屢將海口所設鐵戧等件。撤毀多件。五月二十五日。夷船闖入。先行開礮。官軍不得不回擊。夷船受傷多隻。猶以步隊搦戰。勢甚猖獗。我軍擊斃夷兵數百名。生擒二名。餘皆敗竄。計夷船入內河者共十三隻。惟一船逃出攔江沙外。據生擒夷兵供稱。皆咉夷號稱提督之赫姓主見。是日赫姓因桅折壓傷其骰不能轉動。現在各船。仍泊攔江沙外。咉夷背約恃強。先行開釁。並非我中國失信。惟念古來駕馭外夷。終歸議撫。若專意用兵。終非了局。現仍令僧格林沁辦理防勦事務。另派恆福同文煜辦理撫局。咉夷背約稱兵。固難與之理論。其咪咈雖與同來。未必幫同犯順。仍可善為撫綏。令由北塘至津暫住。待桂良等到後再議。該二國情形如何。尚未據恆福等覆奏。咉夷挫折之後。其兵船在天津海外者無多。計必或赴上海。或召廣東兵船。重來報復。著何桂清密派妥員。赴滬查探。有何動靜。暗中防範。其天津被創之事。不可漏洩。儻該夷果有火輪船至上海。欲糾眾北犯。可令該處華商與夷商等聲言若復用兵。則上年所議各條。前功盡棄。豈不可惜。囑各商從中勸阻。或說咪咈二夷之在滬者。為之勸解。令咉夷弭兵消事。仍在天津等桂良等辦理。庶各國可以同沾利益。亦係全撫局之一道也。惟此意須出自商人。不可官為宣露。更不可因此事先給照會。何桂清有辦理夷務之責。既有變局。不可不早令知悉。

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自二十五日與該夷晝夜鏖戰。幸獲全勝。夷船受傷者。隨駛出鷄心灘外。停泊修整。其擊沈之船四隻。均有夷兵看守。我兵覓水近船。該夷仍槍礮齊施。堅據不移。二十七日夜。瞥見該夷小舢板船多隻。攢聚沈船旁。徹夜不息。二十八日卯刻。雞心灘外火輪船。煙燄騰起。但見沈入水底之船一隻。桅杆矗立。從水面行駛。自係該夷潛以絲繩繫前船。由水底曳動雙輪。如行平地。頃刻已駛出雞心灘外。未刻。我軍復覓水往燒其船一隻。洋礮多尊。陸續運入營盤。三日以來。夷人惟蹲伏不動。與我軍相持。未敢內犯。訊據所獲夷目二名。供稱噶囉嘶及各國公使。乘坐大火輪船。停泊攔江沙外。因水淺未敢駛入。二十五日接仗。獲有咈囒哂旗幟。咪唎堅夷兵。是起釁稱兵。雖出自咉夷。而咈咪兩國。幫同滋

事。亦所不免。察看情形。此次該夷帶領兵船。駛入內河。名為換約而來。實係意在占据天津。藉端要挾。既經官兵盡力懲創。即時派員往諭。勢必不能相安。已飭天津道照會該夷。剴切曉諭。即交所獲咪夷帶歸投遞。俾知悔悟。以示羈縻。如稍有可乘之機。自當設法轉圜。至北塘營兵礮位甫經移至營城。若復那回設防。不獨轉移繁重。徒費人力。且查北塘礮臺後路。即係村落民房鱗次。無險可扼。轉非慎重防維之意。（奴才）等已移咨西凌阿多設哨探。晝夜巡邏。夷船駛入北塘。不妨聽其停泊。一經上岸。即督馬隊各兵。前往堵截。以防襲我後路。該夷既失船礮之險。我兵又可

施馳騁之力。北塘設防。更有把握。將來夷酋入京。仍由北塘行走。亦可留為將來議撫之地。此次與夷人接仗。部署半年之久。各營軍士。無不奮勇出力。得以稍伸

天討。大沽防務。經此次獲勝後。軍心愈壯。人思敵愾。自可日期穩固。足以上慰

宸廑。此指係派宗室國瑞齎奏入京。該員曾值

內廷。此次營務。極為諳悉。可以詳悉面陳。至

諭旨飭令保奏是日在事出力將弁兵勇之處。益見我

皇上甄敘勤勞。雖微必錄。（奴才）等遵即確切查明二十五日接仗出力各員弁。謹繕具清單。陳請

聖裁。

僧格林沁等又奏。郡王銜扎賚特貝勒拉木棍布扎布。督帶馬隊官兵。屯紮雙港。夷船到來。該貝勒立即督隊馳至海口。派兵在草頭沽一帶。梭巡放卡。以備不虞。迨二十五日。夷礮如雨之際。該貝勒親督馬隊馳騁。扼防海岸。是日夷人上岸。很撲南營。保全營壘。尤為出力。實屬異常忠勇。惟業經榮膺顯爵。應如何鼓勵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國瑞到京。即經召見。詢以軍營一切光景。並閱僧格林沁恒福奏數日與該夷相持情形。並遵保出力人員

一摺。所奏雖獲勝仗。該大臣仍設法辦撫。甚合機宜。朕心深慰。夷人自被擊後。蹲伏攔江沙外。與我軍相持。未敢內犯。詢據夷目供稱。噜噜嘶及各國公使。乘坐大火輪船。俱停大沽口外。僧格林沁等已飭天津道照會該夷。剴切曉諭。即交所獲咪夷帶歸投遞。以為轉圜。並移咨西淩阿。夷船駛入北塘。不妨聽其停泊。一經上岸。即督馬隊堵截。該大臣所籌。與前降諭旨。用意正相符合。著即相機妥辦。以期及早蕆事。僧格林沁督辦海防。籌畫精詳。不辭勞瘁。著先行賞給御用煙壺一對。時辰表一對。即由國瑞齎交僧格林沁祇領。所有保舉加銜升用賞戴翎枝及先換頂戴各員。均依議行。至應賞勇號。並拉木棍布扎布加恩

之處。既俟定局後再降諭旨。其未經宣布情節。俟國瑞到津後。再為傳諭可也。所獲咪夷之人。已令代投照會。看其如何答覆。有無轉圜之意。儻竟無回信。或三夷齊心桀驁。再應如何辦理之法。著悉心籌畫為要。

又

諭。廣東夷務情形。日久未據奏報。甚深廑念。咉酋嚕嚕嘶等。率領兵船至滬。未與桂良等相見。但行照會。聲稱赴津互換和約。及到大沽海口。諭令攏泊攔江沙外。靜候桂良等回京商辦。或先由北塘暫到天津。安插驛館。俱不遵依。聲言欲撤我海口防具。五月二十五日。駛入火輪船並舢板船多隻。逼近礮臺。竟敢先

行開礮。並以步隊上岸搦戰。經僧格林沁等督兵回擊。傷斃夷兵數百名。擊壞夷船十二隻。生擒夷兵二名。其咉國提督赫姓被礮傷桅壓。幾不能動。實足以寒夷膽而伸國威。連日該夷在攔江沙外修整壞船。未敢內犯。僧格林沁與之相持。軍心益壯。惟念駕馭外夷之道。斷不能始終用武。儻該夷挫折之後。果有悔心。或挽咪咈二夷出面說合。或待桂良等到日換約。尚可宥其狂悖。息事罷兵。所恐夷情難測。或調廣東夷兵前來報復。或被創於津。修怨於粵。均屬不可不防。黃宗漢奉到來京諭旨。是否業已啟程。或尚在粵。勞崇光調任廣東。兼署督篆。是否已抵新任。均未奏到。天津接仗情形。廣東想未深悉。特以諭知黃宗漢勞崇光。密加防範。即如羅惇衍等紳董中夙符鄉望者。亦應整頓鄉團。以備不虞。該督等祇宜信函往來。斷不准形諸公牘。尤不可假奉旨為由。致於撫局有礙。宣露防禦情形。使夷人知覺。儻該夷在粵照常無事。即不可先行挑釁。勞崇光到粵東。駐紮何郡。王慶雲未到以前。務須兼顧兩省。並與省中常通消息。留心夷務為要。

辛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現在前被打傷之船。仍在攔江沙停泊。奴才與恆福文煜因連日並無動靜。本擬於二十九日。將前獲咪唎堅夷人。先行放回。以聽該夷消息。因是

日早間。瞭見夷船一隻。向北行駛。至巳刻已抵北塘海口。旋據西凌阿所帶馬隊。哨探得是日北塘西北蟶頭沽地方。有舢板船一隻。乘坐夷人八名。內三人登岸。欲行進莊。見有官兵。即退入船。官兵拾獲咪夷漢字照會總督慶公文一件。名片五紙。飛遞到營。奴才與恆福會同商酌。飭由天津道辦給覆文。並委員仍備辦米麪豬羊食物等件。由北塘送赴攔江沙外咪夷坐船。以示優待。該夷是否就撫。俟委員旋回。再行恭摺奏報。其咪夷一名。現擬暫緩放回。並前獲之咉夷一名。業受重傷。擬一并妥為看守。仍飭黃惠廉與其盤桓。誘行撫馭之策。此次夷船來津。兵船攜帶大

礮甚多。肆意披猖。斷非實心和好。未必無欲圖占踞天津。另作要挾之計。二十五日。甫經接仗。此時若即與言和。該夷正在憤怒。必不肯受我羈縻。即使勉强就撫。亦必不能堅久。現在咪夷船隻。既在北塘。是彼來就我。辦理或可稍易。等伏思夷情叵測。此時恆福。文煜。遽然前往北塘。設有疏虞。有關

國體。似宜等候委員回營。詳度該夷情形。再定會議地方。且既經決裂之後。自應倍加慎重。儻一經俯就。該夷必復倨傲。再四籌計。撫馭之局。愈緩愈穩。是以等面飭恆福等。暫緩前往。聽候委員消息。仍嚴督將士。妥為防守。以備該夷

另生詭謀。該夷若由廣東上海。調兵來津。火輪船行走迅速。為期不遠。現在一面趕辦撫馭。一面修整營壘。等現將安設雙港礮位。調運來營。又京局津局解來礮位。暨奪獲夷礮。均勻安設。似足防守。恆福。遵

諭續調督標官兵五百名。屯紮新河。為大沽北岸策應。其歸化。綏遠。一處官兵到津。擬即派紮雙港。俟八旗武成永固礮位解到。亦即安設該處。以為大沽後隊。至二十五日。直隸提臣史榮椿。在南岸中礮臺。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在北岸前礮臺上。督兵轟擊。該提臣等。皆身先士卒。親燃大礮。夷船礮子。打入礮臺。登時陣亡。再英酋嗜嚕斯之大船十隻。仍

在攔江沙外一帶停泊。合併奏

聞。並將夷人照會暨飭天津道辦給覆文各一件。抄錄恭呈

御覽。

硃批。辦理均屬妥協。

咪唎堅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恭齎大伯理璽天德簡命。祇領親

筆國書。恭進中華

大皇帝陛下。復躬聆訓誨。諭使將真誠友好之誼。上達

貴國

朝廷。當行抵上海地面。承

欽差全權大臣（桂花桂何）照知。請到

京師互換在天津所立和約等由。按該約第五款。內載美國

使臣。由天津海口往

京。沿途車馬人夫公館辦差等事。皆由該處各地方官豫備照理等因。今本大臣駕坐寶哈旦大火輪戰艦。業已寄泊口外。敢請貴大臣遵約。飭令備辦沿途諸事。致本大臣得以與隨帶人員。迅速就道。前往

都城。請即照覆是望。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給咪唎堅照會。

為照會事。六月初一日。由北塘遞到貴國照會總督部堂

公文一角。始悉貴國欽差行船。已抵天津海口。前奉
大皇帝諭旨。飭總督部堂布政使。照料貴國欽差。由北塘行走。入
京換約。本道備送公禮一分。呈奉欽差行船。伏乞照收。須
至照會者。

直隸總督恆福奏。臣擬即督同藩司文煜。前往北塘。正在
束裝啟程間。僧格林沁。以夷情叵測。俟天津道派弁齎送
咪夷照會。及食物等件旋回後。再行前往。該大臣已單銜
具奏。臣伏思駕馭外夷。終歸議撫。誠如
聖諭。尊意用兵。如何了局。所有天津應行豫備館驛。及沿途一切
供給。已經分飭地方官。妥為豫備。現在咪夷既經投遞照

會。雖倒填二十四日期。在接仗以前。其中是否畏懼。抑或
另有詭謀。原難測料。但冀能就撫馭。即可借勢轉圜。以全
大局。一俟天津道照會遞到。該夷如何舉動。委弁旋回。得
有確實消息。臣即與藩司文煜迅速馳往北塘。如果夷情
就撫。即遵
旨或派員會晤。或行文照會。告以和約一層。必須俟桂良等到後。
方能互換。總期相機辦理。暫為羈縻。守候桂良等。到京妥
辦。其咪夷一名。唉夷一名。現飭天津道派員妥為看守。給
以飲食。留為撫局地步。唉酋噌噌嘶。訊據所獲夷人供稱
仍在攔江沙外。共船十隻。依舊停泊。尚無動靜。

硃批。知道了。

壬寅。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於五月二十三日。據暫署
三姓副都統印務佐領永祥。轉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索
昌報稱。五月初七日。見有下駛火輪船一隻。隨帶小船。由
卡經過。行走甚速。尾隨至伯力地方。始行停錨。訊係夷酋
木哩斐岳幅。帶領夷官夷眾。攜帶槍礮。前赴奇咭等處。不
日旋回。再赴烏蘇哩等語。伏查該酋木哩斐岳幅。前於五
月初一日。由黑龍江城經過時。言須行走一月。至烏蘇哩
綏芬等候會勘地界。旋據黑龍江卡官報稱。五月初四日。
火輪船已徑過卡。不容查問。詢之居夷。言其欲赴上海有

事。茲復據報。該夷酋於五月初七日。由烏蘇哩口經過。前
赴奇咭等處。不日折回。是其形蹤詭譎靡常。其果否徑赴
上海。抑或即日折回。均難懸擬。至前報來三姓城貿易之
撤卜勒幅等三名。據護印佐領永祥報稱。屢經開導。許俟
稍歇即行撤回。而三日之久。並未啟程。仍派兵嚴加防守。
又據該護印佐領永祥。轉據黑河口巡防委員儘先協領
慶恩報稱。五月初九。十二。十三等日。由黑龍江接連下駛
俄夷大船九隻。小船七十一隻。舢舨十七隻。夷官一員。男
婦子女五百六十餘名口。馬槍二百七十餘桿。陸續下駛
出口等語。覈其數目。應係黑龍江省前報阿齊呢等所帶

人船。並近又續報人船之數。一併在內。伏查該夷人船。日漸增多。並有攜帶槍械。阻之不聽。戎心狡抗。俄酋到日。即應剴切宣示。該酋稍循情理。當必氣餒斂跡而回。惟現在人船為數較多。亦應備防不虞。可否飭下將軍景淳迅速前來督辦。以期周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酋木哩斐岳幅現至伯力地方。聲稱欲赴奇咭等處。不日旋回。再赴烏蘇哩。其赴三姓城貿易之徼卜勒幅等。屢經開導。仍未折回。並續有人船多隻。由黑龍江下駛。請飭景淳速往辦理等語。俄酋於五月初一日。經過黑龍江時。稱欲赴烏蘇哩綏芬等候會勘地界。至初四日。過黑龍口。則稱欲赴上海。及初七日。過烏蘇哩口。則稱欲赴奇咭。是其詭譎多端。殊難揣測。徼卜勒幅等。前來三姓。既未肯即行折回。而初九等日。復有大小船八十隻。艤舫十七面。夷官及男婦人等數百名。攜帶鳥槍多件。由黑龍江下駛。其蓄意曼延。尤屬可惡。前已疊諭特普欽。將該酋木哩斐岳幅行蹤。確加探訪。並阻其三姓貿易。惟夷情日益橫恣。着景淳星馳前進。於行抵吉林後。遵照前奉諭旨。將木酋行蹤確探。妥為曉諭。其前來三姓貿易夷人。及陸續下駛人船。應如何開導攔阻。以免滋蔓之處。熟籌辦理。毋稍遲誤。

兵部尚書全慶。倉場侍郎廉兆綸奏。竊惟㖼夷自犯順以

來。縱橫肆逆。其駛至大沽也。聞有與地方照會。具言夷人游逛。不許攔阻。毀我隄防。不許支吾。彼其心蓋以中國雖大。久已為積威所劫。一與之較。即謂之釁自我開。其驕譎也如此。五月二十五日。居然駕駛輪船。喝令羣夷擅拆海口木筏鐵錢等件。仍復連開大礮。擊我礮臺。幸而僧格林沁等。上秉

天威。大獲勝仗。沈其戰艦。殲其醜類。創深痛鉅。逃出攔江。遠近臣民。莫不舉額相慶。然臣愚竊料逆夷情事。尚不能即時就撫也。蓋以憑陵上國。稱雄海外。一旦賀戰勝者在中國。則憂瓦解者在羣夷。勢不能不極力抗衡。以僥倖於一轉其局。設

朝廷亟布懷柔之德。則逆夷益生狂悖之心。我以為感之以誠。彼反謂示之以弱。而撫局愈不可就。臣等聞其戰敗以來。不進不退。彼其心甚急。而其事反似緩者。或將覘我動靜。以相機施其毒心。或將逞彼兇鋒。以走舸呼其死黨。以臣等之愚窺之。竊恐早晚之間。該夷仍別有舉動。斷不肯聽我兵戰勝。就撫而去。而臣等之所過慮者。我之精銳現祇聚于大沽。旁無應援。後無擁護。且聞雙港之旅。已調於前營。津門之備。但資於土練。又聞北塘一帶。亦頗空虛。彼正多方以謀之。我不悉力增兵以應之。僅恃海上一軍。當

其非常兇狡。萬一有他。何以善其後乎。臣等愚以為正當乘僧格林沁既勝之師。厚集兵力。大聲

天討。挫彼兇狂。該夷舊越重洋。勢必不能持久。待其窮蹙。（硃批此時最為切要）取前議而勉張之。（但不知所集兵船能制此多否）以絕其覬覦之心。辦理方為得手。臣等明知

國用浩繁。動多掣肘。第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今英夷偪處

輦轂之下。蘊毒至深。天下之急。孰有急於此者。臣等以為無論何項要需。皆宜權衡於輕重之間。先其所急。俟夷情既定。其他用款。自可從容籌畫。次第施行。惟望

皇上斷自

聖衷。速簡重臣。發勁旅。以嚴近畿各海口之備。以大僧格林沁等之援。俾我兵百戰之餘。得以再接再厲。兵力既厚。勇氣自伸。並令（硃批此舉雖期必勝）廣東義勇。搗香港以牽其援兵。登州水師。合旅順（此舉萬萬不能洋面爭衡）以截（朕早見及）其歸路。然後

國威可振。撫局可成也。

硃批。覽奏已悉。

全慶等又奏。刻下天津採勘公館。聞係豫為該夷自北塘進京之地。竊思自北塘進京。本無須由津行走。今既為之公館矣。在該夷陰譎伎倆。何所不至。或到津後。多延時日。探我軍情。或別以游逛為名。遣人直向大沽一帶。窺我形

勢。是時驟之不可。阻之不能。而天津除大沽精銳外。其餘守備無幾。一為窺破。深足為憂。且夷性至疑。至狡。其進京也。未必肯就我約束。少帶從人。自非擇要設兵。實不足以密防閑而資彈壓。即

天恩果許其入覲。則由津進京。尤須嚴為設備。如臨大敵。所為裁之以禮。而示之以威。務使之妄念不生。始可以撼心相與。總之蜂蠆豺狼之性。固未可遽以人理待之也。

硃批。覽。未戰之前。固宜防範。已戰之後。尤應加意。惟不可稍露痕迹。

甲辰。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本年辦理海防。調兵防堵。所有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奉

旨赴天津軍營。歸僧格林沁調遣。五月二十五日。英夷大小火輪船多隻。直闖海口。疊開大礮。攻我礮臺。繼復以步隊多人。上岸直撲營壘。兩盟馬隊。於槍礮如雨之中。往來馳突。連環槍礮。轟斃極多。又因夷人勢眾兇猛。營南兵力較多。經僧格林沁飭令於該隊內。撥改步隊數百名。以護營壘。該官兵復能排列濠溝以外。擊退夷眾。力保營盤。實屬奮勇圖功。不避鋒鏑。洵為勇敢得力之軍。其兩盟出力馬隊。僧格林沁。以蒙古官兵分應出力。且因初有微勞。是以未經列入。惟奴才於是日由新河馳抵海口。目覩該夷猖獗異常。

礟子紛紛落地。有重至六七十斤者。電激雷轟。營牆震動。其先悍猛烈情形。迥非粵省各逆可比。該馬隊官兵等均能一往無前。異常奮勇。不敢壅於
上聞。茲謹擇其尤為出力之帶隊官員。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俯准獎勵。出自
皇上天恩。

恒福又奏。藩司文煜欽奉
諭旨。馳赴天津。幫同臣辦理夷務。該司於五月二十五日到沽。業經奏明在案。嗣後如果夷情就撫。入京換約。臣自當督同文煜。妥為照料一切。惟遇有夷務事件。應否會銜具奏。與

夷人往來公文。應否一併列銜。伏乞
聖鑒訓示。

恒福又奏。初三日戌刻。據千總任連升回沽面稟。初二日。因風大未能趕到。初三日早。甫到攔江沙外。咪夷火輪船與各夷船隻。鱗次停泊。該弁投遞公文。夷兵於船上排列隊伍。囑該弁守候逾時。始將豬羊等物收受。發給漢文照會一件。紅紙片一件。察其情形。似與㖆夷暗通消息。並面訂初六日赴北塘會晤日期。臣與藩司文煜。公同拆看。係咪夷副使兼管繙譯事務衛廉士。照會天津道公文。內載各情。與任連升所稟相同。伏思㖆夷挑釁。經此番懲創之後。自難露面。如咪夷真願就撫。赴京換約。臣等待之以禮。設法羈縻。使之就我範圍。則㖆國游移之見。或可挽回。即㖆國驕悍之情。亦成孤立。但有機會可圖。自可妥商辦理。第該夷與㖆夷船隻毗連。暗通消息。且該夷面問該弁。現在大沽海口。聞係僧王統兵駐守等語。初六日。又欲乘坐火輪船一隻。囑派熟識水道之人。導引入口。是否實為換約而來。抑或另有詭計。殊難深信。臣會商藩司文煜。於照會內添敘北塘水淺。該國船隻難以入口。初六日。派弁備船往接。此項照會。仍派千總任連升前赴該船投遞。再行留心察看。藩司文煜。於初四日先赴北塘。妥為布置。臣擬於

初五日。即赴新河。俟初六日接見該夷時。如果該夷整隊上岸。我軍亦排隊相接。以崇體制。如該夷不帶多人。火輪船亦不入海口。自當飭令弁兵。改裝易服。密為防範。總期相度機宜。不動聲色。以全撫局。

硃批。覽奏俱悉。

諭軍機大臣等。恒福奏兩盟官兵出力。開單懇請獎勵。並夷務事件。文煜應否會銜各等語。前據僧格林沁奏保海口出力各員弁。業經諭知該大臣。均依議行。惟須定局後。再降明發諭旨。茲據該督奏稱。五月二十五日之戰。蒙古兩盟馬隊官兵。奮不顧身。擊敗夷眾。實屬異常出力。所請賞給該台吉章京護衛等頂

戴花翎。均依議行。即著該督傳諭各該員。准其將所請頂帶花
翎。先行換戴。以示嘉獎。一俟夷務定局。即與僧格林沁前保各
員。同降諭旨。藩司文煜。隨同恆福。辦理夷務。遇有陳奏事件。著
准其會銜具奏。與夷人往來公文。並著一併列銜。恆福另摺奏
與咪酋訂於初六日。在北塘地方會晤。夷情狡悍。未必即能就
範。該督於會晤後。著仍回大沽。與僧格林沁。商酌辦理。

咪唎堅照會。
為照會事。六月初一日。准貴道送來公文一角。並公禮一
分。登拜之餘。曷勝感銘。現奉本國欽命駐紮中華便宜行
事全權大臣華。諭令照復遠知。訂於本月初六日。在北塘

地面。與直隸總督部堂慶。會晤。請即派委熟識北塘水道
之人一名前來。帶領本國火輪船進口是望。為此照會。須
至照會者。

給咪唎堅照會。
為照會事。六月初一日。由北塘遞到貴國欽差照會一件。
始知貴國欽差行舶。亦抵海口。本督部堂前經欽奉
大皇帝諭旨。照料貴各國欽差。由北塘入京換約。曾於五月二十
五日。照會大英國欽差卜。在案。當接大英國漢文正使威。
回片一紙。不聽委員投遞照會。徑領兵船開礮接仗。本部
堂聞之。不勝駭異。因念大英國欽差來意。原為入京換約
起見。非為尋釁而來。我
國大沽設防。原為彈壓地方。亦非別有他意。本督部堂。旣奉
諭旨。督同藩司照料貴各國欽差。由北塘入京諸事。而大英國欽
差。必欲於大沽行走。毀壞攔江一切防具。起意憑陵。此中
曲直是非。當有公論。茲准貴國欽差照會。申明入京換約
之議。本督部堂。已經督同藩司飭知地方官。豫備車馬人
夫館驛。一切妥為照料。貴國欽差。或住船上。或住北塘。一
俟我
國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　吏部大堂花）到津。會同貴國欽差。商辦入京換約事宜。我

國與貴國素稱和好。並無嫌隙。我
國向以誠信待人。本督部堂。自當督同藩司謹遵
諭旨。妥為辦理。正在封遞照會間。於六月初三日。據天津道呈送
大亞美理駕合眾國欽命駐紮中華副使兼管繙譯事務
衛。公文一角。得知貴國欽差。訂於本月初六日。在北塘地
面。與本督部堂會晤。甚為欣慰。查北塘海口水淺。貴國船
隻。難以入口。至期即派千總任連升。豫備船隻。迎接貴國
欽差。赴北塘會晤。兩國和美。請勿多帶從人。以免居民驚
擾。以敦舊好。是為至要。須至照會者。

恆福又奏。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天津民團。是否可用。當激勵以輔助官兵等因。欽此。查天津
民團。經天津道孫治。候補道鮑桂生等。會同辦理。奴才到任
後。復經接見紳士。剴切曉諭。該紳等感激圖報。已辦者復
加整頓。未辦者接踵舉行。不特旗幟鮮明。軍裝完整。即團
勇技藝。時常操練。亦漸熟嫻。於稽查奸宄。彈壓土匪。頗資
得力。此次海口官兵。與夷船接仗時。大沽紳士民團。均各
歡欣鼓舞。饋送餅麪食物。於矢石交下之時。運赴營盤。絡
繹不絕。民情可用。於此益信。奴才於夷船始至時。因天津道
孫治。現在海口有緊要差委。難以兼顧。已劄飭候補道柏
春。督同天津府縣。妥為接辦。令即會同紳士張錦文等。督
率民團。隨時訓練。並飭署天津鎮。派撥鎮標官兵八百名。
飭令遊擊德太等。認真管帶。於城廂一帶。會合團勇。晝夜
梭巡。以壯聲威而資鎮靜。現在天津郡城。人心安定。茲復
奉
旨激勵鄉團。奴才自當督同文煜。勸諭紳董。實力奉行。務期輔助官
兵。互相聯絡。事竣之後。再將出貲出力人員。查明分別獎
勵。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該夷自受創後。相持數日。旋
據咪酋華若翰投遞照會。督臣恒福先飭天津道孫治給

與同文。隨飭藩司文煜。馳赴北塘。相機議款。一面照會咪
酋。諭以由北塘入京換約之意。並允聽從初六日會晤商
議。聞咪酋尚稱馴順。或能遵
諭辦理。惟能否聯合英夷。使受羈縻。尚未可知。奴才以北塘營壘。規
模與大沽無異。既將礮位兵丁撤去。恐該夷入內窺覷。便
可推知大沽情形。是以於營內埋伏地雷。鎖閉營門。令守
營兵丁。明告該夷。阻其入營。恒福尊任撫局。不能不與夷
酋會晤。而北塘防兵既撤。與夷船偪處。恐有疏虞。仍須駐
紮大沽。定期會議。程途非遙。可以往返就商。總須使我有
制夷之方。該夷不至乘我之隙。方為盡善。英夷經此一番
懲創。憤憾必深。該夷兵船駛入內河者。多被損傷。必往廣
東上海。調取兵船。以圖報復。咪咈二夷。既與黨同。或託詞
與我連和。慢我軍心。以陰逞其狡謀。亦不得不多方慮及。
奴才已飛咨兩廣兩江各督臣。知照擊毀夷船多隻。該夷敗
退各情形。各令探有夷船北駛之信。飛速咨報。大沽營壘。
間有損毀。已飭趕緊修補。惟期鼓勵軍心。嚴治守備。以防
夷船之報復。斷不敢以北塘方設法撫綏。稍存大意。至二
十五日。擊沈夷船四隻。該夷由水底扯回一隻。我軍燒毀
一隻。其餘二隻。連日開礮轟擊。糜爛破損。擱置鐵戧外。亦
無夷兵守看。沈水大小礮位。經我軍撈運七尊。安設礮臺

營礮。約重三四千斤不等。尚有萬斤以上大礮。派水夫撈取。輒被該夷開礮抵禦。夷人或潛來拉運。我軍亦開礮轟擊。雖心灘外擊損夷船八隻。該夷晝夜補修。先整理兩隻。駛出攔江沙外。至初四日酉刻。各船前拉後擁。乘潮下駛。頃刻均已退出攔江沙外。停泊之船。約共十七八隻。此夷船陸續退出攔江沙外之情形也。該夷經此次受創。愧悔交迫。入京換約之議。本屬詭謀。或竟可以中阻。咪酋兩次照會。皆列總督廖銜名。亦見其故作周折。並非實心求和之意。或竟添調兵船。再圖滋擾。統俟日後稍有端倪。再行陳奏。

硃批。所慮實為周妥。統俟本日該督與咪酋見面後。方能得其梗概。再為詳諭飭遵。

乙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奴才桂良。率同段承實前行。奴才花沙納。帶同臬司薛煥等繼進。今奉

諭旨。現擬令薛煥。率領候選知縣黃仲畬。即由河間直赴天津。並恐夷情躁急。特擬照會交赴天津。由僧格林沁等。給與該夷。以安其心。惟夷人素性多疑。若令其久候海口。勢必不能。可否仰懇

天恩。飭下直隸總督恆福等。與各夷酋議明。凡係進京換約之人。准其先至天津城外居住。必須以禮款待。其隨帶兵役人等。仍在攔江沙外靜候。如進口人數過多。轉恐照料難週。不足以示相厚之意。至繞泊北塘一節。萬一該夷疑我別有他意。不肯由彼處前進。似宜斟酌妥辦。至將來該夷等到京後。安置何處居住。亦當豫為料理。免致臨時掣肘。以上兩節。均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接奉諭旨。先令薛煥。黃仲畬。赴津。並請飭恆福等妥辦一摺。前據桂良等奏。夷酋業已赴津。原議令其

由北塘進口。來京換約。其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安設鐵戧木筏等件。斷難因此撤防。已先由天津道投遞照會。詎該夷狂悖不遵理諭。強欲闖進海口。撤我防具。駛入內河。五月二十五日。先行開礮。轟我礮臺。僧格林沁督率弁兵回擊。毀其船隻。傷斃夷兵甚多。所有接仗情形。據僧格林沁奏稱。已咨桂良等知悉。連日相持。未再接仗。夷船已退出攔江沙外。能否悔禍。尚難豫料。茲聞咪夷遣人至北塘投遞照會。恆福。文煜。與訂期初六日在北塘會晤。現尚未據恆福等奏到。儻咪夷肯為轉圜。自可相機辦理。如該夷等不肯由北塘進口。斷難自撤防具。准令由大沽進口。況既經接仗。情形又與前議不同。桂良等。先令薛煥。黃

仲畬徑赴天津。着詣僧格林沁軍營。聽候該大臣等相機調遣。桂良等仍迅速趲程進京。無論何人先到。即着遞摺。豫備召對。面授機宜。

又

諭。昨據恆福奏。與咪酋訂於初六日在北塘會晤。當諭該督會晤後。仍回大沽。與僧格林沁商辦。該酋見後情形。諒該大臣等已奏報在途矣。本日桂良等奏。擬令薛煥率領候選知縣黃仲畬即由河間直赴天津。並特擬照會。交赴天津。由僧格林沁等給與該夷。以安其心。並稱夷性多疑。若令久候海口。勢必不能靖飭恆福等與各夷議明。凡係進京換約之人。准其先至天津城外居住。其餘仍在攔江沙外靜候。至晚泊北塘一節。萬一該夷不肯由彼處前進。似宜斟酌妥辦等語。桂良等所奏各情。自係未知該夷業經開仗。已非從前局面。薛煥黃仲畬計日當可到津。即令在僧格林沁軍營聽候差委。其所擬照會。是否與現辦情形相符。亦須斟酌。再行投遞。該夷初至海口。本令其由北塘赴天津城外暫住。靜候桂良等。乃該夷不遵理諭。輒起釁端。此時桂良等奏。尚慮該夷不肯由北塘前進。斟酌辦理等語。意在令其仍由大沽赴津。未免過於遷就。不知現在夷情之兇悍。尤宜加意嚴防。豈可自毀藩籬。以快敵人之志。今咪酋既肯赴北塘與恆福會晤。如察其情詞。肯為㖉酋轉圜。或咈咪二國肯先

換和約。着即督飭文煜乘機開導。即咈酋助惡。亦只可佯為不知。使其先就範圍。則㖉酋勢孤。當更易於辦理。至進京一節。如咪酋不先提及。亦勿與先提。俟桂良等到後。再說可也。

丙午。直隸總督恆福奏。臣於初六日寅刻。督同藩司文煜暨通永道。天津道。並清河道。及隨帶各文武由大沽馳往北塘。守候該夷會晤。僧格林沁派馬隊官兵五百名。臣派督標官兵四百名。在北塘附近一帶。不動聲色。嚴密防備。所有接見該夷館驛。妥為辦理。臺派官兵登高瞭望。不見夷船帆影。直至酉刻。始據任連升同至北塘禀稱。初五日因風色不順。未能趕到。於初六日早間。始抵夷船投遞照會。該夷告以定准初九日。備內地船隻往接。帶領該夷火輪船一隻進口。如水勢不敷浮送。行至何處。即在何處停泊。到北塘後不能耽延。即行進京換約。並問桂良等何時可到。又言日前接仗。該酋曾力阻㖉咈兩國。免傷和好。而㖉咈兩國恃其強悍。不聽勸諭等情。當將照覆一件。交該弁賫回。臣與文煜公同拆看。詞意與該弁所禀。大略相同。臣因該夷既已改期。祇可等候。當即率同藩司等撤隊回沽。伏思咪夷華若翰前有初六日到北塘會晤之議。曾經臣照會該夷。或住船上。或住北塘。守候桂良等到津。商辦入京換約事宜。乃該夷來文。與面告任連升之語。並不答覆

此督。而即欲進京。意甚堅執。等與文煜。悉心商酌。咪夷詞雖恭順。尚無桀驁情形。惟二十五日之戰。咪夷船隻。實與咦咈兩國。同時直闖海口。有所獲咪夷莽十波。口供可證。今該夷既倒填照會日期。又以力阻咦咈兩國為說。揜其同謀。是否因僧格林沁擊敗之後。懾我兵威。抑或另有詭謀。殊難憑信。況初九日。由北塘進京。為期過迫。難保非於連和之內。隱懷挾制之心。現在桂良等行抵何處。等前與僧格林沁。由六百里飛咨。至今未准咨覆。日深焦盼。現擬照會該夷。於初九日在北塘會晤。並令暫為守候桂良等。到津信息。第該夷能否遵照辦理。聽我羈縻。尚難懸揣。至所帶隨從人數。該酋照會內有攜帶些少隨員之語。復面告任連升帶領隨員暨跟役等。合共三十餘名。該夷如誠心就撫。自可不帶夷兵。而火輪船隻。又欲停泊北塘海口。一切彈壓稽查。必須倍加慎重。不可稍涉大意。謹將該夷照會一件。並等擬給該夷華若翰照會一件。一併鈔錄恭

呈

御覽。儻該夷不肯守候。應否准其即行進京之處。請

旨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接到咪夷照會。即欲進京。現擬暫為羈縻一摺。初六日。恆福未能與咪夷會晤。該夷照會。訂於初九日備船往接。到北塘後。即行進京換約。並有攜帶些少隨員之語。咪夷既欲到京換約。即不必過為攔阻。致彼生疑。但須告以桂良等尚未到京。汝等或在北塘守候。或徑欲進京。總須俟桂良等到後。方能互換和約。如該夷情願少帶從人。先行來京。該督即揀派道員一人。副參領一人伴送。妥為照料。護送來京。至咈夷雖隨同咦夷闖進。仍可佯為不知。即著恆福等給以照會。告以現聞該國船隻。亦到攔江沙外。咪夷現在准其進京換約。惟此次咦夷。係無端尋釁。自違和好。並非中國失信。想咈國必不肯背約。是否與咪國同換和約。抑或俟咦國事定之後。與該國一同互換。如此照會。看伊如何回覆。並將俟桂良等到京。方能辦

理之處。一並照會咈夷知悉。桂良等到京。總在本月二十日後。至咪夷停泊北塘。一切彈壓稽查。仍須僧格林沁等嚴密防範。勿稍大意。

給咪唎堅照會。

為照會事。准貴國欽差。六月初六日照會。改訂於本月初九日午刻。前來北塘等因。本督部堂自當如約。飭令地方官。於初九日豫備船隻。赴攔江沙口。迎接貴國欽差。來北塘會晤。至入京一節。前已奉

旨令（大學士桂吏部大堂花）由上海來津。與貴國欽差。商量定期入京。屆時需用車馬人夫館驛一切。本督部堂自當遵

旨。督同藩司妥為照料可也。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咪唎㗅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部堂。六月初四日來文。內開各等因。均已
閱悉。本大臣。現訂於六月初九日午刻。攜帶些少隨員。前
往北塘。順即進京。誠願於一切凡屬行程所需。皆已豫備。
俾本大臣與司員等。得以就道遄往。前在上海。准
欽差（大學士桂吏部大堂花）照知言明。在天津定當有大員迎接等語。是以本
大臣。以為毋庸猶豫延宕。乃應如所許。迅速啟程。是誠厚
望也。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戊申。

諭內閣。現在俄羅斯國。遣使來京。著派戶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
務肅順。刑部尚書端常。定期與該使臣相見。

俄羅斯補續和約。

俄羅斯國大皇帝。細閱早年所立新舊和約。確知其中條
例。不能除兩國嫌隙。多因條說不合現在相交之意。或有
含混之處。或有宜增之處。以及重說等弊。必須講明。故議
定補續數條。使時勢相合。而和好益固。下至庶民相交。雖
人事日繁。亦無妨害。是以本官與
貴國
欽差大臣等商辦。

一按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決定兩國東西分界。

一定旱路貿易章程。

一查對早年所立和約。為指出增減各條。

補續和約條目。

第一條。補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在黑龍
江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應合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在
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疆。定由烏蘇
哩江黑龍江兩河會處。沿烏蘇哩江上流。至松阿察河會
處。由彼處交界。依松阿察河上流。至興凱湖及琿春河。沿
此河流至圖們江。依圖們江至海口之地。為東界。

第二條。西疆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
在中國常駐喀倫等處。由早年和約所定之地方起。往西
直至齋桑淖爾。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
罕邊界為界。

第三條。為將兩國所立交界。詳細指出。兩國應派可靠之
員前往。該員等應將所指各分界。做記繪圖。各書寫俄羅
斯字二分。滿洲字或漢字二分。共四分。所做圖記。該員等
畫押用印後。遇有邊界及立界牌等事。以此圖記為本。立
界牌一事。遵兩國之意。按照圖記商辦。俟圖記辦成時。將
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俄羅斯國收存。俄羅斯

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中國收存。兩國各收二分。互換圖記時。仍各具文畫押用印。當為補續此約之條。

第四條。俄羅斯國人。照舊在陸路行商。或由恰克圖。或由別處。隨該商人之意。往庫倫、張家口、北京、及中國內地諸城貿易。中國人亦可往俄羅斯國行商。沿途貿易。兩國相助保護。免其勒措。任伊運往貨物貿易。俄羅斯國人在中國。中國商人在俄羅斯國。在鄉准其典置田地。立堂修蓋商場房屋。

第五條。為預禁貿易人等、內於中國一切含混爭端。及稽查俄羅斯國商人。可於庫倫、張家口、喀什噶爾、齊齊哈爾、及在中國別處。酌量設立領事官。或任事官。中國在俄羅斯國都城。或他城。亦可添設領事官任事官等。

第六條。查從前康熙二十八年。在尼布楚城。並雍正六年。在恰克圖。所立和約。因年久。兩國相交貿易之事。多有不同。因此現在議定。將前立和約。查對酌改。其事交上。言第三條使臣等辦理前約。大半言邊界之事。是以酌量和約之條。宜在恰克圖會同商辦為便。其尼布楚、恰克圖、所定條例。今更改不用者。盡行刪除。

該員等、各照天津所立第十一條、所言來往公文。及寄送物件之章程。應詳細講明。亦當為補續此約之條例。

補續和約條目詳解。

公普提雅廷、上年在天津時。咨文內言兩國東界。應立順烏蘇里、及沿海之河、至東海地為界等語。並據貴國

欽差桂良、花沙納、於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咨覆公普提雅廷文稱。兩國東界。已定為順烏蘇哩至海口等語。今補續和約第一條所云。俱照上文辦理。黑龍江所立和約內。止稱以烏蘇哩為界。從烏蘇哩原流處至海。因彼處兩國之人。俱不知悉。未從議定作為兩國共有之地。俟將來查明再議。黑龍江定立和約。以為查明兩國新立邊界。初次發交官數員。已經沿上流至烏蘇哩極處。今年春間。照依黑龍江將軍、咨行公木哩斐岳幅文稱。吉林將軍、已派官數員。將烏蘇哩、及東海之間、地方查明之言。本國復發交官數員。前往約會之地。未見中國官員。恐延時誤事。自行辦理。因此行至海。仍未遇見。所做邊界地理圖及文記。數日內應乘船由北塘送本官。且如今未定之邊界。俱已深悉。可以立定。此決定邊界之事。中國亦必喜悅。因中國上官屢次欲立邊界。以便豫禁邊界爭鬬相疑等事。再者豫防他國侵占之端。應早為決定。如將此地許與本國。於中國明有益處。本國從東至西。一萬餘里。與中國相交一百餘年。雖有大事。並未一次交鋒。若嘆咭唎等、十餘年之間。常至爭

闢○已經交鋒三次○然通數萬里地○尚且如此○況離此相近乎○若嘆咈兩國○往滿洲地方東岸○兵船火船○來時甚易○中國海界綿長○戰法各處皆不能敵○惟本國能辦此事○若中國與本國商定○於外國船隻未到彼處之先○先與本國咨文○將此東方屬於本國○我國能保不論何國○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國東界○亦可平安○且須知我國欲占之地○係海岸空曠之處○於中國實無用處○且

貴國使臣○須知因本國官員到彼○並未見有中國管理此處官員之跡○我們業經占立數處○

第二條○第三條○中國早已願意查明決定西疆○除自阿爾袞河○至沙賓達巴哈山之界○早經決定○至今並無徵有相疑爭鬪之處○其西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之地○先時未能決定○因中國尚未得有準噶爾○及新疆等地○本國與中國交界○彼處交界不相連屬○今當商辦決定此界○揆葉含混相爭○儻中國仍不商辦○本國即不論中國願意否○仍然自己定界立牌○如此則與中國有益乎○中國亦能不忍本國乎○不揖本國界官○私自辦理侵占地方乎○至細講新疆之事○因無他國○又離京甚遠○在京不能辦理○應由本國派員○會同

貴國界官○一同商辦決定為便○

第四條○尼布楚○所立和約○中國常謂引證○按此和約○本國商人○准其任意在中國所屬地方內貿易○據此和約○本國商人○曾經屢次在齊齊哈爾○庫倫○張家口○北京○任意貿易○恰克圖○所立和約○復定舊例○往北京行商○領事官即格住京數年○特為照應貿易之事○此後本國與中國斷絕貿易○並非照依新立和約○因兩國微有嫌隙○並

貴國官人勒指本國商人之故○若本國不守和好之道○早與中國相戰交鋒○亦如嘆咈二國○因勒指該國商人○數年間○與中國交鋒三次矣○本國不然○雖中國明違和約○本國仍固守和好之道○今不准本國商人○在中國內地照舊貿易○有理乎○上年天津新立和約十二條○內載

大清國若有與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羅斯國○一律辦理施行等語○且嘆國不惟准其內地貿易○即閒遊俱可○合本國陸路貿易之事○不復論辦○乃按照新舊所立和約○索許徑到中國內地貿易亦可○然本國因固和好之道○願意平安商辦○勿迫本國別樣辦法○仿照外國爭戰○兩國係自古以來相好之國○理宜平安商辦方妥○陸路貿易○不惟於本國有益○於中國亦然○據嘆咭唎云○伯等每年所帶貨物○及鴉片煙○除換買茶葉等物外○賺銀一百三十萬兩有餘○使中國虧耗○本國商人貿易○現時雖小○

祇買茶葉。除貨物外。每年賠銀六十餘萬兩。設使本國貿易廣大。本國商人。能於中國內地方任意貿易。所攜金銀益多。亦可補還中國虧耗。

第五條內。所言設立領事任事等官之事為要。此條自然之理。中國與外國定立和約。常許在貿易處所。設立領事等官。何惟於本國不准其設立乎。查本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所設領事官之品行。不似英國領事官在上海廣東等處所為。使中國官員不可忍受。本國沿海貿易之處。尚可勿庸設立。惟庫倫、張家口等處。務須設立為要。喀什噶爾、尤為緊要。第六條內所載之事。有益且為緊要。其理自明。豫禁邊界含混爭鬭之事。務須查對早年所立和約。其邊界各員之言。可以為證。

軍機處照覆。

一第一條內。稱應定東界等語。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屬於俄國。所定甚為明晰。至黑龍江交界。應由黑龍江將軍、與貴使臣木哩斐岳幅商辦。其吉林所屬之處。並不與俄國連屬。亦不必議及立界通商。貴大臣所云恐有他國侵占。為我國防守起見。固屬貴國美意。斷非藉此侵占我國地方。然若有別國占踞。我

國自有辦法。今已知貴國真心和好。無勞過慮。

一第二條。第三條。皆稱查明決定新疆等語。查新疆、我國與貴國本有分疆地界。應由該處本管將軍大臣會同貴國使臣照舊定交界辦理。以免侵占。

一第四條內。稱俄國人欲往庫倫、張家口、北京、及中國內地、他諸城、貿易等語。查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已與貴國通商。此外所言之地。係天津新定和約內所無之處。不可前往通商。以敦和好。

一第五條。所言設立領事任事官。及第六條豫禁邊界含混等語。查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通商。已有領事任事等官。其餘各處。既非通商之地。亦勿庸設立領事各官。至交界一事。已於第三條內講明。即可勿庸再續。以免重複。

庚戌。直隸總督恒福、布政使文煜奏。初九日寅刻。奴才等督同文武各員。帶領兩盟馬隊五百名。督標官兵四百名。馳赴北塘。豫派千總任連升、雇備民船。迎至攔江沙口。該夷酋即乘坐民船。並自帶小舢板船二隻。於巳刻行抵河岸。該夷見岸上係以車馬備接。不肯乘騎。因其自攜綠呢轎一頂。藍呢轎一頂。向千總任連升索要轎夫十六名。以備該國公使及提督乘坐。奴才等當派廣平府同知博多宏武。

候補知州曹大綬。往告此間海口偏僻。並無轎夫。現自總督起。文武各員。均係乘馬。該酋等聞此。亦即上岸乘馬而來。奴才等。公同在館舍接見。係咪國公使華若翰。提督達酋副使衛廉士。通事代華若翰云。稱係奉伊國主派令齎送國書進京。互換和約。於五月初三日到上海。與桂良。花沙納等。見面二次。即行開船。於五月二十一日。到大沽海口。現已半月有餘。即乘備辦夫馬入京換約等因。奴才等當告以桂良等。已由上海起身。月內可到。並聞先派江蘇臬司薛煥。來此照料。可以安心靜候。該酋以海面風濤之險。難以久住。即欲先到京城守候為詞。並云止帶隨員二十人。書寫跟隨等項十人進京。餘均在船等候。奴才等告以須俟

請

旨。再行照會。該酋應允。惟詳問日期。奴才等答以至遲不過十日。該夷又以海上風大潮湧。伊國大船。尚可在攔江沙外。其小火輪船一隻。欲停北塘河口。以避風濤。船上兵丁。一切食物。自行出貲採買。奴才等告以既係和好。即小火輪一隻。停泊口內。亦無不可。惟兵丁人等。不得擅行上岸。此地礮臺營壘。內有埋伏。係為防守地方而設。萬一隨來之人。誤入營內。致有傷損。地方官不任其咎。至一切食物。官可採辦致送。該酋均已允從。不令夷兵上岸。此咪夷情願就撫之

情形也。至暎夷不遵理諭。先行開礮一層。奴才等向其詢詰照會何以不接。食物何以不受。既係同來。自無不知底細。我中國以誠信待人。從不輕易用武。以示懷柔。而歷年來

大皇帝之優待暎國。尤為寬厚。現既允其進京換約。則大沽。北塘同一行走。有何爭執。況以換約而來。意在和好。豈有毀我防具。擊我礮臺之理。此中曲直是非。當有公論。該酋答以二十五日。所遞照會。伊雖未見。而知有此事。至暎咈兩國。實因不走北塘。必欲由大沽行走。是以與官軍接仗。現在暎國公使。已於初七日開船。咈國公使。已於初六日開船。均回上海。仍有船隻在攔江沙外停頓。從前和約內。原有彼此調處一層。如可挽回。伊必肯盡力。惟須我國與暎咈兩國。均向其囑託。方能從中調處等語。奴才等答以釁非我開。暎國如果知悔認錯。不妨仍舊連和。儻仍一味逞強。惟有再行接仗。奴才等查其辭色。似為暎咈說辭。而若合若離。又不肯引為己任。夷情詭譎。實難窺其端倪。此暎咈兩夷。不能遽然就撫之大概情形也。咪夷在北塘館驛。接談逾時之久。辭意頗為恭順。臨行袖出夷信一紙。係寄俄羅斯者。囑奴才等。遞至京師俄羅斯館收拆。遂於未刻。仍坐車赴河干。乘伊國舢板船而去。奴才等。以進京一層。該酋既甚為急迫。未便久羈。致生枝節。正擬具奏間。接奉寄

諭爾等。遵即折回大沽。將以上各情。與僧格林沁悉心商酌。約計桂良等到京。總在二十日以後。擬於十五日間。先與該夷送信。約其二十日前後。派委文武妥員。護送該酋華若翰北上。其行走道路。一由北塘起旱至津。由天津水路到通。一由北塘起旱至香河。由香河水路到通。兩路均可行走。惟天津人煙稠密。夷人到津。恐其驚擾。不如由香河行走。較為順便。如該夷不肯由香河行走。再令取道天津。臨時斟酌辦理。一切支應。均派委員專司其事。以示優待而順夷情。其嘆咈兩酋。雖據華若翰聲稱。已回上海。是否確實。殊難深信。第該夷自接仗以後。退至攔江沙外。若擬給予

咈夷照會。難以投遞。且我先俯就。則彼必益肆驕矜。不如稍緩時日。或咪夷能於轉圜。使咈夷就範。而嘆夷勢孤。尤無痕迹。該酋華若翰。雖不肯以嘆咈之事自任。而留言及三國同係換約。我國由北塘行走。彼二國亦可照樣等語。此時總宜示以鎮靜。俟彼來就我。因勢利導。方為穩妥。恒福等又奏。僧格林沁已於初八日。接到桂良等。在宿遷來咨。並照會三件。爾等公同查閱。所擬照會。係在未接仗以前。現在咪酋既准入都。勿庸給此照會。而嘆咈兩國。正在相持之際。尤覺未便。前項照會。似宜均暫緩給。其本日咪夷所給俄囉斯信件。當其交寄之時。爾等因初次見面。若不接收。恐彼生疑。是以暫為留下。現擬順便仍行齎還。告以不日進京。可以自行攜帶。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恒福等奏接晤咪酋情形。並擬緩定日期。令該酋赴京一摺。咪酋華若翰。於初九日在北塘地方。與恒福等會晤。辭意尚為恭順。此時既許其來京換約。或由北塘起旱赴天津。由水路進京。或由香河一帶進京之處。俱令該夷自行酌定。斷不可勒令必須由香河行走。以免生疑。惟不可多帶從人。並須飭令各該地方嚴密防範。沿途情形。料亦難窺測。啟程在二十日以外。則到京之時。桂良等計亦可到。惟薛煥及黃仲畬前

有旨准其先赴天津。此時既由恒福派員。護送該夷進京。薛煥等。即可勿庸先赴天津。著恒福即沿途行知薛煥等。遵照即行來京。勿庸投赴僧格林沁軍營。至該酋所稱嘆咈兩酋。均往上海。原難憑信。惟咪酋和約內。載有他國或有爭端。該國應善為調處之語。儻伊願為該兩國調處。即可乘機轉圜。著僧格林沁等。悉心酌度。相機辦理。本日亦已諭知何桂清。令其探聽嘆咈兩酋。如果在滬。先給照會。將咈酋開導矣。咪夷所懇轉給俄夷書信。不必拂其所請。恒福等。著遇便寄京。即可轉付俄夷。

又

諭。前因夷船在天津受創後。停泊海外者無多。恐其駛赴上海廣

東。重來報復。諭令何桂清委員查探動靜。或挽商人及咪咈二夷之在滬者。從中勸阻息事。本日據恆福等奏。已於五月初九日。與咪酋華若翰。在北塘會晤。情詞尚為恭順。並肯不帶多人入京換約。惟據稱。暎咈兩國公使。已於初六初七兩日開船。均回上海。未知其言是真是偽。著何桂清。派員密探。如果暎咈二酋竟在上海。除暎酋開釁。自難先與講話。其咈夷在滬。即著何桂清。給與照會。告以天津之釁。開自暎夷。聞咪夷已赴北塘訂期換約。爾國既未犯順。與咪國事同一例。何不在津守候桂良等到時。亦由北塘行走。少帶從人。均照咪國辦法。進京換約而歸。如此開導。儻咈夷悔悟轉圜。則暎夷之勢自孤。可期漸就範圍。其華夷各商。如能借資其力。從中開導。並著相機妥為辦理。

癸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前將夷船駛出攔江沙外各情具奏。與該夷相持。已逾十日。毫無動靜。據咪夷酋初九日與督臣恆福會晤時。聲稱暎咈兩國公使。初六七日已回上海。連日瞭望攔江沙外夷船。仍係照舊停泊。自初十日起。夷船陸續開行。至十二日已刻。全數不見形影。惟咪夷大小火輪船二隻。停泊北塘海口。察其情形。順亦自知理屈。進退無措。或暫回本國。以圖再舉。或開泊別處。另生枝節。均未可知。該夷此次之來。原不過以和好愚我。暗施其詭詐伎倆。若果但為換約而來。兵船二十餘隻。夷礮百餘尊。夷兵數千名。安所用之。其為有意逞兇要挾。固不待辯而明者也。二十五日之戰。力挫兇鋒。該夷懷憤必深。仍將調集兵船。以圖報復。若得中國兵力。使受一二次巨創。該夷虛憍之氣。不堪再折。必立見頹挫。可保中國數十年無事。或該夷稍有悔悟之心。可以相機開導。使受羈縻。輸心效順。出之自彼。撫局方為穩固。此竊窺度暎咈兩國情形。當從緩設法招徠。不宜操之過急。其情事實係如此。至咪夷入京換約一節。接奉咸豐九年六月十二日

諭旨。

聖慮周詳。一切當敬謹遵照辦理。惟天津民戶稠雜。去歲夷船停泊城外。不無滋擾。此次夷使過境。居民或因交仗。言語傷犯。反覺非宜。應令其繞過天津。再行登舟。似於事體較為穩妥。該夷三國。比黨同謀。斷無兩國敗回。允聽咪夷一國自行換約之理。其中恐有詭謀。咪夷會晤時。既不認與我接仗。所移照會。填寫日期銜名。種種含糊。必係與暎咈兩國商量停當。留之天津。以為轉圜之地。委員曹大綬。博多宏武。往咪夷船會晤該夷副使衛廉士。並二十五日所獲咪夷。亦不肯承應。且稱三國兵民互用。咪國有暎咈之人。打仗時惟以旗幟為準。且據由北塘旱路入京。該夷自備

坐轎。由地方雇給轎夫。並有行李百餘擔。應備夫百餘名。不肯乘坐車輛。該夷惟以入京換約為詞。不認接仗。自屬為將來與咉咈兩夷說話地步。據上年留於天津之廣東人黃惠廉。言外夷舊規。兩國交兵求和者。應出兵費給與允和之家。從前該夷屢向中國要索。皆以兵費為言。是其明證。此次該夷挫敗。若向我求和。恐我索其兵費。若我向之求和。該夷亦必以所失船礮為詞。要求兵費。此種情形。必須豫防。是以初九日之會。奴才曾令武弁等。託咪酋轉向咉夷討取兵費。蓋先以杜其向我聲索兵費之意。該咉咈兩國和局轉關。總在咪酋。然要須俟彼有意調處。明白剖

斷。俾無流弊。方為盡善。此又奴才窺度三國情形。當善為籠絡。不宜一味將就允許者也。咪夷所寄俄夷書信。自應遵

旨寄京轉付。惟念去歲咉咈兩國滋擾。實係俄夷從中推波助瀾。此次若令與咪夷互相通信。又恐兩國構煽。別生事端。似以不與通信為妥。所交原信。仍由督臣恆福收存。俟該夷到京後。自行投遞。奴才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至咉夷沈船三隻。船身破爛。其中大小銅輪數百。銅質精美。俱無損失。大小夷礮。陸續撈取十二尊。萬斤以上礮四尊。其間一尊。膛口八寸。定心鐵子。約厚寸許。計重六十餘斤。若用實子。總在百斤。膛口過大。實子力重。恐亦不能運送。現據所得夷礮。足資使用。再京旗撥解大礮八尊。並續調歸化。綏遠。二城官兵一千名。均擬俟其到津後。飭令安紮雙港各營。以為後路聲援。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咉咈船隻。全數開行。並護送咪夷進京辦理情形一摺。咉咈兩國夷船。自初十日陸續開行。至十二日全數駛去。該夷此去。或由上海。或赴廣東。添募兵船。希圖報復。均未可知。且恐該夷蓄謀詭譎。潛匿附近島嶼。待集兵船。乘我不備。於昏夜風雨之中。突然內犯。尤不可不嚴加防範。著僧格林沁。仍督飭將弁。加意防守。並設法哨探夷䑸。勿稍大意。至咪酋到京。城內萬難允其坐轎。惟由北塘登岸。旱路不妨許其

坐轎。至繞過天津。即由水路行走。到通後。令其坐車。或坐騾轎。進京勿得許其坐轎。著恆福。文煜。先與該酋說明。以免臨時狡執。咪夷所寄俄夷書信。該大臣恐其兩相構煽。所慮亦是。但此信將來總須交付俄夷。不如官為經手。轉可杜其私相通信之弊。所有咪夷信件。著恆福。即封咨軍機處。交理藩院轉付俄夷。較之令其自行投遞。更覺妥協。

又

諭前因咉夷挫折之後。其兵船在天津海外者無多。計必或赴上海。或召廣東兵船。重來報復。當諭令何桂清。派員赴滬查探。咨加防範。並令該處華商與夷商等勸阻。冀其弭兵息事。或先招

致咈夷。散其黨與。尚未據何桂清覆奏。諒已遵旨妥辦矣。茲據僧格林沁奏稱。咪夷與恒福會晤。聲稱唊咈兩國公使。初六七日。已回上海。瞭望攔江沙外。夷船自初十日起。陸續開行。至十二日巳刻。全數不見形影。惟咪夷大小火輪船二隻。停泊北塘。靜候入京換約等語。此次唊夷背約恃強。先行開釁。經官兵擊退之後。當亦自知理屈。或暫回本國。以圖再舉。或開泊別處。另生枝節。均未可定。現在上海通商。該夷因寄貨物不少。必自知顧惜。且有各商從中勸解。當不致在滬猖獗。惟蘇松兩府。為財賦重地。吳淞江口。直達蘇州府。黃浦江口。直達松江府。此二處不可不嚴密設防。著何桂清。密派妥員。隨時偵探。相機辦理。聞

道光年間。曾用躉舊糧船。載石沈水。扼截江面。及內地河面。以固蘇松門戶。夷船未竄內犯。諒可查照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至鎮江一城。濱臨大江。無要隘可守。惟現在金山一帶。尚有水軍駐紮。著和春。督飭水陸弁兵。嚴加防範。特不可先行開礮。致該夷有所藉口。儻該夷先行肇釁。自當懾以兵威。足資禦侮。至現在撫夷大局。操縱不在天津。而在上海。何桂清。身任欽差。督辦夷務。如探聽唊咈二酋。果在上海。則羈縻籠絡。務當設法辦理。以弭兵釁而全撫局。是所望也。

又

諭。前因夷船在天津開礮。當將接仗情形。諭勞崇光等知悉。茲據僧格林沁奏。唊咈各船。於月之十二日。已全數開行。惟咪夷船二隻。尚泊北塘。靜候入京換約。該酋既不揔隨同接仗。現已准其來京換約。儻以後唊夷果有悔心。或挽咪咈二夷說和。尚可宥其狂悖。第上月二十五日之戰。該夷大受懲創。懷情必深。恐將調集兵船。以圖報復。或即修怨於粵。均未可知。前據勞崇光奏報。已於五月十七日卸事。剋日啟程。此時自已早到粵東。著將地方應辦各事。妥為經理。如探有夷人回粵消息。即當嚴密防範。至省城一舉一動。該夷無不知悉。總須不動聲色。內為之備。方為妥協。並將到任後駐紮何郡。及現在該省民夷一切情形。即行奏報。以慰廑念。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

咸豐九年。己未。六月。丙辰。

諭內閣。刑部員外郎段承實。著撤銷五品卿銜。

直隸總督恒福。布政使文煜奏。本月十六日。據派赴北塘海口照料之委員。候補知府長啟等稟稱。是日申刻。有咪國船隻進口。該府等。當派千總任連升上船。詢係俄羅斯國。猶用咪夷船隻。駛泊北礮臺以下。船上夷官六人。內有通使安特。即去歲來過之安文功。呈出公文一角。北買食物單一紙。閱看夷文。情詞頗為桀驁。該夷原有呈進搶礮之說。此次照會中並未提及。乃稱遣派章京等官。入京投

遞書信。給與該國公使。查去歲和約內。有無准其由海口投遞書信之語。奴才等未能得知。該夷如此肆意任為。似未便徑聽所請。奴才等與僧格林沁商議。俄夷此次來意。未可窺測。擬先令委員。往該船曉諭。就近探其來意。所有照會內應復各語。先繕稟進呈

御覽。該夷既稱攜帶戰船幾隻。現在瞭望攔江沙。祇有該國大火輪船一隻。其隨後所來夷船若干。尚未探悉。

硃諭。先詢其來意。如無要事。即代為接遞書信。如必欲進京。即令其少帶從人。俟咪夷起身後。再令其由北塘進京。抵都後更可與言明。常由海口往來。往返徒勞。一切事件。各有地方官之專責。並可以戢丕酋可改專條之言。以釋其疑。至戰船一層。不必與較。可告以我國與貴國相好有年。今雖與𠸄國開仗。係彼自起釁端。並不藉貴國兵力。代為禦侮。此說妥否。王等酌之。

諭軍機大臣等。恒福等奏。俄夷投遞照會。並擬給照覆等情。覽奏均悉。俄夷藉坐咪夷船隻。駛近北礮臺停泊。所遞照會。以現派伊國副章京步多國似克。通事官石射馬略甫二員。帶同跟隨二人。欲由旱路進京。投給伊國公使書信。並非為搶礮而來。至稱恭喇約甫。即帶幾隻戰船。到海口聽候回信。其來意甚不可測。所有現到四人。著恒福等。准其由北塘進京。前經肅順瑞常與上次俄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議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會

中國。由北塘進京。此時可約期俟咪酋起身後。派委文武二員伴送。所有路上驛館供給。概由地方辦理。毋庸該使自出己資。其護送之官。毋須大官。如恭喇約甫欲行會晤。恒福等與訂期相見。可告以此次天津與𠸄國開戰。乃𠸄酋背約。先起釁端。俟其自知理曲。悔悟求和。中國仍不拒絕。俄國所帶戰船。想係幫助中國起見。以固和好。亦可無須。如未曾晤面。不必於照會中提及攜帶戰船之事。以免語多枝節。至現在攔江沙外。雖祇有該國大輪船一隻。惟既據稱攜帶戰船數隻。仍著僧格林沁嚴飭將弁。即北塘海口。亦須嚴加防範。以備不虞。

恒福等又奏。遵查行走程途一節。奴才等與僧格林沁商議。

咪夷自北塘登岸。今由陸路至軍糧城。即由軍糧城。徑至北倉上船。當飭委員告知。該酋意甚樂從。查北倉距天津府城二十里。夷酋舍陸登舟。雖行走天津地面。離城校遠。免其窺探後路虛實。且與程途並不紆折。抵通後。再行起程入京。查有鹽運使銜清河道崇厚。副將銜候補參將宣化鎮標中營遊擊張秉鐸。堪以護送。擬即派令督同委員暨各地方官。沿途妥為照料。俟到京時。交順天府府尹衙門接收辦理。換約後。仍派該道等護送出京。到北塘上海。以資熟手。所有該夷酋進京人數。前已奏明。議定祇帶伊國隨員二十名。並跟從及內地在咪國書寫漢字之人十名。共三十名。仍諭飭委員等。及沿途文武。不動聲色。密加防範。至江蘇臬司薛煥。候選知縣黃仲畬。奴才恆福。遣即專劄飛催。飭令該司率同黃仲畬。無論行抵何處。徑赴京城。不必繞道天津。以期迅速。奴才等連日在礮臺上。用千里鏡瞭望。僅見有咪夷大小火輪船二隻。在北塘海口一帶灣泊。其暎咈兩國船隻。均已不見帆影。惟詢得由牛莊駛來商船云。十四日曾見距天津海口。約二百餘里之十八托水洋面。泊有夷船九隻等語。是否調取救援。意圖報復。抑或藏匿海島。別有詭謀。均難測料。已由僧格林沁。督飭各官兵。仍行嚴密防範。以備不虞。十三日午刻。咪夷副使衛

廉士。帶領通事。乘坐小火輪船一隻。駛入北塘河內。邀委員議事。奴才等當派廣平府同知博多宏武。候補知州曹大縉。前往接見。該夷云。係探聽

諭旨。准其何日進京。並催取照會等語。奴才等伏思日前咪夷來會。雖述和約章程內。有互相調處之言。而又不肯遽任其事。及與委員等會晤。其詞若遠若近。難以捉摸。此時惟有俯如所請。令於二十日外起程北上。以免生疑。當於十五日給予咪夷照會。旋接該夷照覆一件。奴才等公同拆閱。係定期本月二十一日。自北塘起程北上。已飭令崇厚等知照。趕緊妥為豫備。並密諭於水路沿途。緩程前進。約計時日。桂良等必可先行到京。奴才等復與僧格林沁商議。以咪夷既欲進京。而暎咈兩夷。又無實在消息。擬再復給咪夷照會一紙。設法羈縻。試其如何答覆。再為馳奏。再奴才等初九日接見咪酋後。即於次日委員送給豬羊米麪菜蔬等物。該酋復開單囑買一切食物。亦經照單備辦送交。均經接收。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文煜奏。派員護送咪酋起程一摺。本月二十一日。咪夷自北塘進京。即照該督等所議。由軍糧城徑至北倉上船赴通。仍密飭清河道崇厚等。小心防護。及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本日桂良等已到京。即可仍令經手互換和約。至暎咈

夷船。全行駛去。此無消息。茲據牛莊商船。在距天津海口二百餘里之十八托水洋面。見有夷船九隻。是該夷潛匿附近地方。或聽咪夷信息。或招集兵船。再圖報復。若再來肆其猖獗。其先鋒必更甚於前。著僧格林沁。加意嚴防。勿稍大意。前因咪夷肯赴北塘與恆福會晤。是以屢次諭令該督。飭文煜乘機利導。使咈夷就我範圍。足以孤暎夷之勢。茲恆福等照會咪夷。令其轉達暎咈兩國。如情願修好。進京換約。即可前赴北塘商議。未免漫無區別。咈夷助惡。尚可佯為不知。暎夷則首起兵端。若先行俯就。恐長其驕悍之氣。更難辦理。此等機宜措詞失當。現在暎咈二酋。未必即能悔悟。願赴北塘。設或託咪夷轉圜。自當分別計議。請旨遵辦可也。

給咪唎嘡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昨接貴國欽差照覆。定於本月二十一日進京換約。現今本部堂本司。札飭委員並地方官。妥為照料護送。查上年和約內。各國有事。均由貴國善為調處等語。現在暎咈兩國船隻。尚在大洋停泊。彼此消息。無從知悉。應請貴國欽差。向其轉達。二十五日。大沽接仗。實由暎國兵船。直闖海口。並非釁自我開。如因曾經接仗。另在意見。大沽圍防。自當靜候。如自知理曲。情願復尋舊好。進京換約。即可前赴北塘海口商議。一切本督部堂本司。必為代奏請旨。以全和好。如何辦理。均由暎咈兩國欽差酌定。仍希貴國欽差見覆施行。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恆福等又奏。所有咪夷欲求坐轎一節。昨經委員博多宏武曹大綬在北塘與該酋面議。告以各國到京。向不乘轎。該酋以各國均係屬國。該國情形稍異。復經該委員等答以他國或不相同。現在俄羅斯在京。皆係坐車。並不乘轎。該國與俄國事同一律。似亦未便兩歧。再三開導。該酋亦即應允。現擬令其由北塘登岸。即行坐車起身。由通州起旱到京。亦不坐轎。至咪酋所寄俄國書信。奴才等原擬發還。係為防其勾結起見。茲謹遵旨。由奴才恆福備咨。將該酋交來原信。封寄軍機處。交理藩院轉付俄夷接收。

硃批。知道了。

丁巳。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六月初九日亥時。據署甯古塔副都統佐領富新轉據署琿春協領富增呈據派防佛多西地方之委官花里雅遜報稱。六月初一日。有長髮夷人二十餘名。分牽馱馬。道經防所。弁兵向阻不聽。並據統巡驍騎校博興報稱。初二日該夷眾行抵罕奇地方。支搭帳房四架。當向查詢。言語不通。帳房以內。存放刀器。不

谷查有等因。呈報前到三姓之撒卜勒幅等。已有欲赴甯古塔琿春貿易一語。隨即飛飭署副都統。刻即派員馳赴該處查明。正言拒絕。毋任搭蓋房間。侵占地界。十一日午刻。又准該署副都統續報。據海防官弁呈報。初二日有大船二隻。三板船二隻。駛抵摩闊崴停泊。分遣夷衆。駕三板船。至罕奇地方傍岸。其前到夷人。即豎立旗幟。往近登陸。經該弁兵婉言詢問。有老夷一名。以漢語答稱。伊等係由東海到此。等候續來大船八隻。以便同赴天津。辦理公務。其由陸路先到夷人。俱周採閱地勢而來。言畢。即使先到夷人四名。同駕小舟往迎大船未回等情。伏查夷酋木哩斐岳幅。前有由東海赴天津。進送搶破之舉。嗣在黑龍江省。人有赴綏芬烏蘇哩。等候吉林委員勘界之言。近據各卡探報。人稱。該酋前赴奇咭。徑赴南海。約須秋後旋回。茲賞於琿春地界。先有陸路來夷三十餘名。旋復由海道繼至多人。豎立旗幟。忽來忽去。並稱。續有大船多隻前來。同赴天津。是否即係木哩斐岳幅。均難懸定。該處孤懸海隅。兵數無多。如果該夷僅貪占地界而來。該處與綏芬較近。若任令該夷鄰路布置。已屬滋蔓難圖。若復別有覬覦。則琿春地方。尤屬堪虞。現擬派副都統銜吉林協領巴揚保拉揆。佐領永謙星馳前往。由甯古塔酌帶弁兵。督率署協領富坤。相機籌畫防堵。仍飛飭查明。如果僅止貪占空閒地面。即與之據理剖辯。不必顯與爭執。肇啟釁端。並密禁本地旗民。不得與之交易。嚴飭兵丁。加意防範。緩圖辦理。儻該夷別生枝節。務須督帶弁兵。竭力防守。一面飛行馳報。再行酌派弁兵。並飛飭甯古塔署副都統富新會同和衷籌辦。不可稍有貽誤。仍多備餘丁。勤加操練。以防不虞。

特普欽等又奏。五月二十七。六月初七初九等日。據暫署三姓副都統參領巴彥布等。轉據巡防驍騎校儘先佐領訥爾吉報稱。五月初六日。夷官奇薩羅幅。帶領夷人三十四名。乘船三隻。由烏蘇哩口上駛。欲赴興開湖察看地勢。理阻不聽。至呢滿河暫行停泊。又於初十至十七等日。由呢滿河等處上駛夷船九隻。夷官二員。夷人一百十一名口。攔阻至再。該夷等。總以奉木哩斐岳幅之命為詞。謂烏蘇哩以下。原係兩國同管之地。即使烏蘇哩江。亦許俄國人船往來。今屢次強阻。是要尋釁。即派大官前來。亦不能攔阻。隨喝令夷衆持械闖行。又夷官石沙木勒幅等五員。帶領夷人三十六名。乘船五隻。駛入興開湖。並由陸路趕馬五十二匹。夷人八名。經該弁等。向其通事乾有再三開導。而夷衆等抗不遵行等因。又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索昌呈報。五月十三十六等日。有夷官五員。帶領夷人男婦

子女三百四十二名口。乘船四十四隻。攜帶喫食器械。由圖勒密駛入烏蘇哩江上行。該員向阻。夷眾並不答言。帆用船捍亂打。並據黑河口儘先協領佐領慶恩等呈報。五月十七十九二十二等日。由黑龍江出口下駛大小火輪船各一隻。大小船十六隻。木簰二十五串。載運牛馬槍礮等物。經該員弁等乘舟迎阻。該夷不容近前。視其指畫之狀。似欲前赴奇咭等處各等因。並據聲稱派兵密探該夷等在烏蘇哩江東岸。自拉吉地方向上。由闊圖斯克。直至興開湖等十四處。相距三四十里。至一百餘里不等。每處建房。並搭蓋草窩棚三五所。至十餘所。各居夷人男婦幼

穉二三十名。至八九十名不等。牧放牛馬。開闢墾地。各有鳥槍農具船隻等語。該員等前報。該夷潛在博力。並古克達蘇蘇等處建房牧放牛馬等因在案。此次所報。是否統算其數。未甚明晰。復經飛飭該員等確查去訖。惟該夷人眾日漸增多。而現在由黑龍江口下駛人船。仍復陸續前來。且現入烏蘇哩以內。建房居住。夷人不下六百餘名。而石沙木勒幅。又復率眾強入興開湖。察看地勢。理諭不聽。除飛咨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督率巡防守卡各員。據理曉諭拒絕。暨飛飭署甯古塔副都統。揀員分赴綏芬要隘。按查嚴防。並咨商黑龍江。亦協力設法勸阻該夷。毋再恣意妄行。至前到三姓之徹卜勒幅。現在有無折回。及木哩斐岳幅是否實赴天津。並現於何處停泊。現據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報稱。於國色古達次。接據差探稱。在圖勒密詢據夷酋奇薩羅幅聲稱。木哩斐岳幅於五月初七日。到彼告述。本俄國差遣下往奇咭。由彼徑赴南海天津等處有事。約須秋後。始能旋返。取有回文。並於達次訪詢相符。查木哩斐岳幅前在黑龍江省。有在烏蘇哩等候吉林委員一月之語。該據探報。又復兩歧。現在飛飭富呢揚阿再探該酋行止。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夷由水陸分赴琿春。並夷眾強赴

興開湖。查看地界。及在烏蘇哩江。建房墾地情形各一摺。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到京以後。聲稱欲會議東西交界。本月十六日。復有俄夷四人。至天津北塘投遞照會。有緊要書信。須送給伊格那提業幅。自係為議勘地界起見。並聞木哩斐岳幅亦至天津。將來以理開導。如該夷酋等曉悟。其應如何辦理之法。總須由該將軍等定議。京中不能遙制。至烏蘇哩江等地方。並無與俄夷交界之處。疊經諭令該將軍等設法攔阻。而夷蹤日復蔓延。勢將無所底止。該夷人船下駛。必須先過黑龍江地面。奕山於木酋前來爭論時。既未能據理拒絕。而於人船下駛時。亦未聞攔阻。實屬咎無可辭。特普欽等疊次奏報派員攔阻。亦復毫

無實際。並得以奏明在前。遂可塞責耶。景淳此時定已行抵吉林。着會同奕山等。將俄夷如再有人船下駛。應如何妥為開導設法拒阻。其業經建房墾地之人。將來如何驅逐。籌畫辦法奏明爲要。夷情漸形桀驁。雖未可自我開釁。而該夷或竟恃强用武。將何以禦之。特普欽等所稱相機防堵。及多備餘丁。勤加操練等事。並着景淳等悉心商辦。以備不虞。毋得有名無實。致滋貽誤。

盛京將軍玉明奏。查田莊臺。曾有前調堵禦官兵五百名。但兩岸礮臺四座。營盤三處。距沒溝營僅數十里之遙。一水相通。儻遇有警。兵力未免較單。隨將前次挑備官兵內分撥五百名。遴員管帶。於六月十一十三等日。分起赴程馳赴田莊臺。交副都統衛協領奇凌阿協領慶豐等統帶。先後共調兵一千名。兩岸駐紮。以資守禦。惟奉天所屬西南一帶海口。有名者三十餘處。若在在全行派兵。不但需費浩繁。而兵數亦實不敷分布。祇可擇要添防。其餘各口。屢經嚴飭地方官及守汛各官。認真哨探。嚴密設防。如有夷船駛至。迅速飛稟。前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先後咨稱。界屬和尚島海口。於五月二十七日。有異樣船一隻。共載人十八名。內有黑白夷人七名。詢據稱係廣東廣信號之船。由上海裝載哈刺洋布等貨。到此銷售。入貔子窩海口。於六月初一日。見有異樣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乘坐腳船登岸。當經汛官派兵。改裝易服。赴船查驗。該船約有十七八人。內有夷人七八名。僅載紅糖洋布。並無槍礮器械。稱係寧波商船。貿易來此。售賣貨物。均經該地方守汛各官諭令本地商人。明白開導。此處向非通商之地。鋪戶無多。銀錢希少。不能接買。該船即隨時揚帆出口。嗣於初五日。該口外洋面。復見有異樣船一隻。由東洋而來。向西南洋駛去。並據岫巖城守尉通判稟稱。距所屬大孤山海口三十里之雙山子地方。於六月初三日。遠見異樣船一隻停泊。有二人乘腳船駛至大孤山街內。當經查詢。據稱船上共十九人。內有夷人五名。裝載洋布等貨。來此貿易。復向其理言口內水淺灘長。卸載不易。礙難通商。令其返櫂二人僉稱。既不賣貨。即時回船。次日登高瞭望。該船向南直入大洋駛去。

硃批。知道了。

己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飭委熟悉夷情之奏請開復知府藍蔚雯。馳赴上海。會同吳煦。密加查探。據吳煦初十日密稟。內稱初八日以前。上海並無信息。初九日。有火輪船一隻駛回。是晚各夷商紛紛收取銀兩。搬運下船。半夜方畢。

為數不貲。初十日。又有輪船三隻駛回。探悉裝載受傷夷官夷兵二百餘名。內有水師提督賀西連即僧格林沁指內所指赫某。繙譯轉音之訛。傷在左股又陸路提督海金傷在右股又副將海沙法耳。傷在左腳面門。即送回香港。又聞五月二十五日。我兵擊沉大輪船三隻。殲斃夷官夷兵。已經查明二百餘名。內有守備三人。小兵頭四人。咲酋嘩嚕斯現調印度兵一千名。月內可到。並在香港調補傷亡人數。又聞咲夷領事。邀各夷商。於初十日酉刻。齊集議事。又聞咈酋哷嘣咘嚕有即日折回上海之說。咲咈二酋。是否同謀。尚未探實。查該夷受此懲創。即使自知理屈。亦

必控揑我先開礮。激怒各夷。為報復計。現在上海並無咲夷兵船。所探添印度夷兵。及由香港補足傷亡人數。係必然之勢。惟該夷用兵。一切費用。取之於夷商。臣惟有密飭華商。開導夷商。離其心志。為釜底抽薪之計。咈酋哷嘣咘嚕。如果折回上海。此人尚不似嘩嚕斯之異頑不靈。或可以情理動之。惟局面既有變動。以後情形。究竟若何。實難豫料。且上海為江蘇命脈。夷商收回銀兩。已有戒心。貿易必將暫停。夷稅釐捐。本已日形短絀。今則更無把握。於大局殊有關繫。屈計藍蔚雯日內可以抵滬。再密飭會同吳煦。隨同確探動靜。相機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天津夷船。悉數開行。諭令何桂清等嚴防吳淞黃埔鎮江等處。並俟該夷酋到滬後。令各商妥為開導。本日據何桂清奏。夷船陸續回滬。探聞現赴印度調兵。並邀該夷商議事一摺。覽奏均悉。夷人貪財。悉聚上海。自不願在彼滋事。惟自輪船挫敗回滬。各夷商即紛紛收取銀兩。搬運下船。其為夷商畏事。聞風搬運。或由夷酋主使挪移。為圖踞該處地步。均未可知。着何桂清相度機宜。嚴密防範。以期有備無患。至夷情惟利是圖。其兵費亦須出自商人。此時飭令華商開導夷商。最為要着。務將此後若再用武。則貿易必須暫停。彼此有損無益之處。剴切曉諭。令其洞曉利害。自當於夷酋處設法轉圜。咈酋哷

嘣咘嚕。既較嘩酋明白。並着飭令委員等於該酋到滬後。將此次津沽接仗。係咲夷先行開礮起釁。非我背約。咈國既不助咲。我中國自有區別。不欲為難。看其有無悔心。至嘩嚕斯有往印度調兵之說。一時亦未能即到。儻咈酋及上海夷商。誠心調處。即嘩酋已經回國。亦無難通信追回。特不可露中國求和之意。以防咲夷更長驕志。現在咈酋華若翰已定於本日由北塘起程。來京換約。並言約換以後。即當回至上海。設法調處。未可先向咈夷提及。使其自悔。此時桂良等雖已到京。而天津現有準備。該夷若帶兵重來。惟有與之接仗。所有挽回調處之權。全在上海。諒該大臣必能悉心籌畫。以濟時艱也。

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十八日。候補縣丞黃惠廉千總任建升。自夷船齎回咪夷照會一件。督等與僧格林沁。公同折閱。大意以咦咈兩國船隻。業已回南。無從轉達。將來該酋換約後。自京回滬。必為轉致。且言戰爭之事。目下必無等語。復詢之黃惠廉。據稱咪夷言咦國嚕酋現已回南。兼到本國。並五印度調兵報復。仍候伊國主之信。如有舉動。當在本年九十月間。否則來年春間。亦未可定。咈夷亦先回南。該夷今春有與阿土突剌打仗之事。看其情形。較咦夷稍易說合。華若翰回上海時。尚有工夫可以調處。或到京時。先為兩國解說。咪夷又向黃惠廉詢及該國

及咦國被獲之人。現在如何安置。黃惠廉答以總督仰體
大皇帝仁慈待人之意。現派人看待甚優。該夷頗為感激。又據委員向俄夷探詢。該夷云。在桑島地方。見有咦咈兩國大輪船數隻。在彼停泊修理各等語。督等伏查咦咈兩夷經此次懲創之後。未必遽甘就撫。咪酋華若翰回滬調處之言。如果屬實。未嘗不稍可挽回。自應遵
旨。即飭令咪酋於二十一日起程入都。俾得及早換約。迅速回滬。該夷首由北塘入都。沿途舟車館驛。業已妥為豫備。查清河道崇厚。於此次大沽接仗。北塘議撫。該道均隨同督等親與其事。深知底蘊。是以派令護送。已飭該道與遊擊張秉鐸。先赴北塘守候照料。並令詳詢該酋華若翰進京之後。火輪船在外停泊。所留夷官何人。通事何人。以便委員等。同事接見。該船夷兵水手。均約禁不准上岸。一應食物官為致送。勿庸自行採買。

硃批。覽奏已悉。

恆福又奏。再咦夷犯順。不遵理諭。攻我礮臺。其桀驁情形。久荷
聖明洞鑒。督等商之僧格林沁。給予咪夷照會。派員齎送。試探該夷口氣。能否設法轉圜。仍聲明如欲接仗。則大沽園防自當靜候。原不敢示之以弱。今蒙

恩訓。指示周詳。權衡緩急。助惡者尚可包容。起釁者必宜區別。督等。思欲乘機議撫。未免措詞失當。惶悚莫名。所有咪夷回覆各情。業於正摺詳細聲明。嗣後如有情形。自當請
旨再行遵辦。斷不敢有誤機宜。至海口防堵。僧格林沁仍嚴飭各營。晝夜小心防範。遇有風雨昏黑。加倍留神。以防報復。茲由督恆福。飛飭沿海各地方營汛。見有夷船帆影。立即稟報。

硃批。知道了。

庚申。直隸總督恆福布政使文煜奏。僧格林沁派降捐通判黎鴻恩。千總卯瑞祥。往俄囉斯船查詢。而該員未到之

先。委員博多宏武。曹大綬等。在北塘因該夷催信甚急。就
近上船。先與該夷會晤。詢其來意。據云。所帶兵船。係赴日
本國爭占馬頭。順便送俄官二員。隨從二名。由海口進京。
面見該國公使。有緊要事件等語。博多宏武等。再三開導。
始於本刻開船出洋。迨黎鴻恩。郎瑞祥。趕到北塘。夷船業
已開行。隨駕船追及。該夷聲稱派員進京。因所議和約內。
有與該國公使面議事件。其兵船赴日本國有事等語。與
博多宏武等所言相同。且該國公使又久在京城。自未便
向其攔阻。該夷丕業羅幅斯奇既與肅順瑞常。議定如有
人到。即由北塘進京。自不必再有遲疑。並遴派知府長敬。
候補都司人安。護送俄國副章京步多國斯克。通事官石
射馬喀甫。暨隨從二人進京。妥為照料。其水路仍仿咪夷
進京行走。到京時交順天府理藩院接收。如該夷不日出
京。即仍令該文武護送照料。其俄夷大輪船一隻。停泊攔
江沙外。當密為防範。至唊國接仗一層。並經委員黎鴻恩
等。向通事安文功詢問該夷進京。是否專為本國事件。抑
為唊咈兩國事件。據安文功答以兩層俱有。其實在底細。
亦不能盡知等語。該通事安文功一面之詞。虛實真偽。未
可盡信。如有調處之言。到京即可吐露。該酋木哩斐岳幅
並未言及接見之意。如其約期會晤。自當面為曉諭。

硃批。知道了。

壬戌。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咪夷肯由北塘進京。不聽
坐轎。該夷即允乘車。俄夷船隻。徑至北塘海口出入。遞送
照會。並未一至大沽。似此情形。較之上年頗為馴順。未嘗
非懾我兵威之故。趁此機會。正當力求控御之方。申明大
義。振起
國威。此機一失。後難復得。上年辦理撫局。因夷船深入。使我
無所施為。然不免失之過柔。徒增諸夷藐視中國之心。是
以本年唊咈等夷桀驁情形。甚於去歲。此次咪夷初到。即
有投遞俄夷書信。俄夷亦乘咪夷入京。尾隨前進。是其合
黨同謀。情節詭詐。已可概見。該二夷抵京後。必將鋪張唊
咈兩國強悍情形。大言恐嚇。代為要挾。該二夷藉此漁利。
若仍一味遷就。益將輕視中國。肆其狡詐。以圖各滿其所
欲。此後辦理。更難為力。愚以為桂良等專事俯就。已難望
其振作。宜派有膽有識大臣。幫同妥為辦理。務要詞嚴義
正。折服其心。一面明降
諭旨。將唊咈歷年狂悖情形。宣示中外。該夷如知愧悔。中國不為
已甚。仍准和好。儻執迷不悟。即絕其通商。該夷惟利是圖。
或可就撫。即咪俄各夷。知

皇上天威震疊。勦可制勝。撫有能臣。亦足消戢其兇狡之氣。所獲咪夷蔣什坡一名。俟華若翰到京後。並請明降
諭旨。給還該國。使該夷感激
皇上生成之德。亦曲示羈縻之一端。其咦咈二夷挫敗後。意圖報復。勢所必然。然越七萬里滋擾中國。非處萬全。必不肯輕動。若再懲創一次。則其勢亦不能復振。據黃惠廉詢之所獲咦夷。聲稱。該國兵船。出外爭戰。少則二三十隻。多則七八十隻。該處五印度樂的地方。正在打仗。尚未罷兵。以大勢揆之。亦無竭全力以赴中國之理。即使該夷捨命報復。現在營壘培厚加高。密布大礮。各營官兵。無不奮勇足資抵禦。可以仰紓
宸廑。但令咈夷先行受撫。絕其黨援。該夷亦可徐圖招輯。即咪俄兩夷欲為調處。亦當使彼就我求和。不可俯就。若議及咦咈二國之事。惟當論其是非曲直。相機應變。不激不隨。以求理勝。使諸夷懷德畏威。永思和好。在此一舉。再編修郭嵩燾自到防以來。隨同勞布置一切。晝夜辛勤。於勦撫各事宜。均為熟悉。六月初九日。與咪夷北塘會議。該員在旁目覩情形。此摺即交該員齎京遞奏。以便面陳梗概。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辦理撫夷大局。當剛柔相濟。令郭嵩燾齎摺呈遞。朕詳加披閱。並召見郭嵩燾。詢悉該大臣等畫

勦撫事宜。均屬允當。此次咦夷犯順。經該大臣督兵攻擊。實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現在海口營壘布置益加周密。即使該夷再圖報復。必能挫其兇鋒。至勦撫兼施。兩事本並行不悖。該大臣於議勦既有把握。則撫局自可不至遷就。本日據何桂清奏咦咈兩酋。已先後回至上海。現在華商夷商。設法解散一切情形。已咨行僧格林沁查照辦理。該大臣接到後。諒已深悉。刻已
諭令和春嚴防該夷勾結金陵逆匪。並諭何桂清。確探該夷動作。如華商夷商肯為剖辨是非。該夷自知理屈。自可乘機利導。但不可先為俯就。以長該夷桀驁。諒何桂清必能斟酌辦理。特該夷能否悔過戢兵。尚無把握。至咪夷進京換約。情詞尚屬恭順。較咦咈兩夷易於駕馭。現仍責成桂良等。一手經理。可毋庸添派大員。至僧格林沁請將咦夷狂悖情形。宣示中外。並所獲咪夷蔣什坡一名。俟華若翰到京後。明降諭旨。給還該國。各情俟咪夷到京後。再行降旨宣布可也。何桂清錄呈新聞紙。著鈔
給閱看。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蘇松太道吳煦。開復知府藍蔚雯。於十二三等日會稟。內稱十一日咈酋咘嚅咘隆。十二日咦酋唶嚕嘶。先後折回上海。搬進洋行及夷館居住。向來夷船進黃浦江。各夷船俱放礮迎接。此次並未放礮。亦無動靜。咪酋並無返棹消息。計自初八至十二日止。由天

津折回夷船五隻。咈夷船二隻。聞尚有餘船駛往外洋。徑赴廣東甯波者。初十日咲夷領事傳夷商。告以嘩嘻斯信來云。中國先開礮致被受傷。上海應即不完關稅。因衆論不一。致未定議。該護道等得信後。密傳華商。授以機宜。開導夷商。以執先開礮並未目擊。姑毋庸深辨。我中國

欽差大臣。曾經照會爾國。船到天津。止可停泊攔江沙外。今爾等受創處所。係在攔江沙內。其中曲直。亦不辨自明。且爾等不完關稅。

大皇帝即不准貨物出口。一切帳目。亦斷不能收清。爾等跋涉重洋數萬里。所為何事。夷商尚知領悟。不以停稅為然。現在

嘩酋已到上海。數日內必有成議也。各夷不論何事。必在夷館作一說帖。刊刷傳播。名曰新聞紙。此次天津受創之新聞紙。業已譯出漢文。該夷並將天津礮臺。繪成圖說。情殊可惡。自初九至十二日。夷商紛紛收回存放錢店銀兩。市肆銀價頓貴。並因新聞紙內。有窺踞南京之語。民心益加惶惑。至添調印度夷兵。雖有月內到滬之說。而程途太遠。恐未能若是之速。各等情。並將新聞紙錄送前來。臣將其新聞紙。逐細覈閱。知咲夷死傷官兵。計共四百六十四人。咈夷死傷者。尚不在內。並聞咲酋先在香港。重資催覓廣東游民。改扮夷裝充數。則在津死傷者。亦必不少。惟該

夷既稱天津礮臺靈巧。一若羨而且妒。此番受創後。尚復從容暇豫。將我礮臺形勢。礮位數目。逐一繪圖貼說。其處心積慮。實屬險狠莫測。聞該夷前此與印度國互鬥。因印度礮臺堅固。費三年心力。勾通奸細。密圖毀礮。遂得獲勝。現在天津布置周密。斷無他慮。惟聞該處傳習天主教者甚多。閩粵游民。亦屬不少。勾串最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自早計及。至新聞紙因多無稽之談。亦往往日後有驗者。該夷所指之南京。即係逆匪久踞之金陵。所云趕去盜匪。明係飾詞。其句結報復。亦在意計之中。此時惟有密諭華商。作為己意。向夷商設法解散。不過旁敲側

擊。尚無把握。該夷有照會前來。狡詞劃辨。即是該夷力竭計窮。欲求轉圜。臣擬即就其來意。隨機以理折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陸續回滬。當諭何桂清令華商開導夷商。於夷酋處設法轉圜。並諭和春嚴防鎮江等處。本日據何桂清奏。咲咈二酋。已回上海。密陳續探各情。並錄新聞紙呈閱。一切均悉。據稱吳煦等密傳華商。向夷商分剖利害。該夷商均已領悟。即可因夷商以攔阻夷酋。該酋如果照會前來。是即悔悟之機。該督務當乘機善導。以息兵端。但當使彼求和。不可先露俯就之意。即咲咈兩國。雖係同惡。而釁起咲夷。辦法亦當有先後。此操縱緩急。全在該督審察機宜。勢難懸擬。至新聞紙內所

稱。欲進金陵。再與中國計較。雖屬虛聲恫喝。或因前此曾入長江。此時思欲與逆匪勾結。亦不可不防。著和春仍遵前諭。密飭沿江水陸各軍。加意防範。勿令闌入。其蘇松一帶海口。仍著何桂清不動聲色。妥為布置。以後夷情。並著確切偵探。隨時馳奏。至咪夷華若翰。已於二十一日由北塘進口。來京換約。並可宣諭夷商等聞之。

直隸總督恒福。布政使文煜奏。十九日奴才恒福。飭令清河道崇厚。宣化鎮標中營遊擊張秉鐸。先赴北塘。妥為照料。奴才文煜。於二十日亦赴軍糧城守候。該酋於二十日酉刻。乘坐小火輪船一隻。駛進北塘河口。崇厚。張秉鐸。會同通永道德椿。一同上船。與該夷正使華若翰。副使衛廉士。通事丁韙良。會晤。詢知該國提督達酋因年老留守大船。不令進京。當告以海外大船。如需用食物一切。均可開單來取。勿令水手兵丁上岸。該夷當即允遵。並將進京之三十人。開具銜名清單。呈遞前來。於二十一日卯刻上岸。依次登車。甚為安靜。於辰正全行開車。午刻行抵軍糧城。奴才文煜與該酋華若翰等接見。宣布

皇上誠信待人。深恩厚澤。該酋等深知感激。並自言進京換約後。必為嘆咈兩國調處。奴才文煜詰以嘆咈船隻。既已全數回南。何從說項。該酋復答云。嘆咈兩國。尚有船三隻。在山東

登州廟島地方停泊聽信。今蒙

大皇帝天高地厚之恩。如可為力。必當代為說合。奴才文煜妥婉與答。不露急遽附從之意。二十二日晨起。奴才文煜俟該酋起身後。即折回大沽。崇厚。張秉鐸。護送該酋等開車。由西隄頭前赴北倉。會同天津道孫治。照料上船。連日馬夫舟車館驛供給。均屬整齊。該夷及隨員跟從。均深欣悅。其水師提督達酋乘坐大大輪船一隻。內夷官二十名。兵丁水手約二百六十名。小大輪船一隻。夷官五名。水手十七名。大大輪船往來不定。小大輪船常泊攔江沙內外。如有風濤。即入內河拋碇。奴才恒福已行知通永鎮道。督同文武。隨時稽查彈壓。不得稍存大意。伏思咪夷上年到天津時。係與嘆咈俄三國同惡相濟。本年先後駛至大沽海口。打仗之日。並獲有咪夷蔣什坡一名。其為一同犯順。毫無疑義。而目前言詞馴順。凡有禁約。均能曲意依從。自因五月二十五日之戰。懾我兵威。不敢仍前桀驁。惟初九日。奴才等在北塘會晤。其時嘆咈船隻。尚在攔江沙外。而該酋聲稱咈酋於初六日。嘆酋於初七日。先後南旋。及十六日投遞照會時。該酋復稱嘆咈業已回南。無從轉達。俟自京回滬。再為知照。何以此次相見。忽言嘆咈尚有船三隻。在廟島地方候信。旬日之間。其言種種不符。詭譎情形。殊難豫料。其該

夷呈開進京人數銜名一紙。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再奴才文煜。於軍糧城館驛坐間。夷首華若翰。取所帶眼鏡持贈。奴才文煜答以公使現在赴京。必須帶用。俟自京回時再領。辭之再三。該酋云。所以持贈者。取相別之後。目前如見其人之意。詞甚堅執。奴才文煜恐拂其意。轉生枝節。謹隨摺封送軍機處代進。

硃批。覽奏。一切均悉。

山東巡撫崇恩奏。本月初四日。又來夷人貨船二隻。收泊福山縣海口。揣其來意。不過藉圖通商。臣查北路通商之議。至今未定。前准何桂清咨會禁止。適值夷船北來。經臣嚴切申諭。不准沿海商民。與之私相交易。惟夷人難以理諭。如果上岸要求。可告以山東無貨可銷。不必繁言贅話。致生枝節。現在各屬。均係遵 臣飭諭辦理。該夷亦知由章程未定之故。聲稱在此。暫候。然山東商販不通。確係實情。該夷目擊市鎮蕭索情形。奢望已去大半。以故本年登屬海口。先後收泊夷船多隻。詞意恭順。並未嘗有桀驁不馴之狀。惟本月初十日。蓬萊砣磯島外洋。見有大輪兵船一隻。自北南下。十四日又見有輪船一隻。自南而北。該夷船往復行駛。是否天津船隻。暫圖返棹。抑或別懷叵測。均未可知。

硃批。知道了。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六月初三日。接准理藩院咨開。俄羅斯丕業羅幅斯奇等十員名。定於六月初一日。起程回國。本院按照庫倫辦事大臣奏定章程。出派原送伊格那提業幅等來京之副參領那遜布彥等二名。隨兵六名。護送該俄羅斯等。至張家口交替。相應妥為應付咨行前來。當即照會沿途鎮道。轉飭各該屬文武。妥為護送。並將該夷何日由白城子起程。前後共若干人。逐一詳報。以備存案。嗣於六月初四日。據管站部員報稱。該使臣等十員。均已到口。初五日出派額外副參領濟克濟特扎普等二員。全行送赴白城子。又於六月初七日。准理藩院派出護送之筆帖式裕順報稱。該俄羅斯兵六名。攜帶行馱。於初四日先行起程。今於六月十九日。據察哈爾署總管及理藩院派出護送之筆帖式。同日報稱。口外所存俄羅斯官兵五十三名。行李車六十輛。坐車八輛。已於六月初八日全行回國。白城子地方。已無俄羅斯人存留等語。現在咨明兵部理藩院查照。

硃批。知道了。

癸亥。黑龍江將軍奕山奏。前與俄夷通商。擬定條規十四條。內有俄夷未准者三條。駁令仍照原擬條規遵行。勿許

更改等因。當即飛咨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務向該酋催令速行定議回覆。旋據吉拉明阿咨稱。夷酋木哩斐岳幅於五月初一日到黑龍江城。餘言馳赴烏蘇哩勘界等語。經副都統反覆開導。毫不聽從。徑自由江下駛。人據該副都統。向該酋詢問從前擬定通商條規十四條。內有未准者三條。駁回。仍令照原擬條規遵行。毋許更改三處。近今未據覆回。今日見面。必當定準為是。該酋答稱。此乃細事。我等去之原文。忘記帶來。你們速袁即照去歲給我等去文字而行。毋庸更改。我已飭交夷官布色衣速而行之。該酋並催要學生速赴伊屯。教習清字話語。副都統答以去歲曾言我處認識清字學生甚少。俟二年後。再行挑選差往。現在詳查實難挑選。即過二年後。亦無可去之人。木哩斐岳幅向夷官商議多時。學生既是難得。即可罷議。嗣後於俄夷當差人內。挑選三名。每月你們前往我屯貿易去時。彈壓之官兵。或卡倫官兵。內有認識清字者。望乞諭令教習我們。副都統答以日後再議等因。竊思難據夷酋口允。毋庸更改。殊難憑信。是以咨行該副都統。一俟木哩斐岳幅旋回時。務向該夷酋索取切實文字。以昭信據。

硃批。知道了。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昨於二十三日。與貴使臣會晤。據交出

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天津所奉

大皇帝諭旨一道。內有黑龍江將軍奕山會同貴使臣木哩斐岳幅定立兩國分界通商事宜等語。今本大臣查明上年五月初四日

上諭。雖有據奕山奏黑龍江分界定議。商寫和約之事。但與二十三日貴使臣交出之件。文義不同。諒必因鈔寫之誤。查前奉寄桂良等

上諭內。所言已與俄國五口通商。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等語。係指奕山將黑龍江空曠地方。借與貴國居住而言。並非將烏蘇哩江。借給在內。其烏蘇哩江等處。係屬吉林將軍所管。本不與黑龍江地方連涉。並非奕山所管之地界。現在

大皇帝正為查明奕山分界一事辦理糊塗。已將奕山革職。及承辦之副都統吉拉明阿。枷號河干。諒必貴國亦已聞知。所以將奕山暫留本任。即係責成奕山。將分界之事妥辦。至烏蘇哩江等處。即奕山所奏。亦曾言明地屬吉林。未敢酌准。貴使臣木哩斐岳幅。當日亦必知有此言。斷不肯以未議定之地侵占也。其陸路貿易。惟有伊犁。恰克圖。塔爾巴哈台三處。並無別處地方。即使從前議有貿易之條。然停止已久。現既立新條約。總須遵守新約行事。舊有之條。今

毋庸議。其新疆分界。我國與貴國。本有舊定交界。應由本
管將軍大臣。會同貴國使臣。照舊辦理。總之我兩國以信
義相交。必須和平辦事。不相侵占。方為萬年和好之道。想
貴使臣聞之。亦必喜悅樂從也。為此照會。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初次會晤
貴國大臣。曾言並無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天津所奉
大皇帝諭旨一道。內有黑龍江將軍。會同
貴國使臣。定立兩國分界等語。今於咸豐九年六月二十六
日谷大內稱。雖有據奕山奏黑龍江分界定議。商寫和約

之事。但與本大臣前次交出之件。文義不同。殊必因鈔寫
之誤等語。此等大事。不可有鈔寫錯誤之處。本大臣懇乞
貴大臣將桂良所奉
諭旨原文。送交與我。以便查對錯誤之處。且我真知不惟現在所
鈔之文。及本國收存桂良所行之原文內。實有以烏蘇哩
江為兩國交界之言。然現在貴大臣文內。並無此語。且上
任吉林將軍。曾派官員查明此地。以便順綏芬河立界等
因。又黑龍江將軍。行文與公木哩斐岳幅。遂即派員會同
辦理此事。若
上諭內。並無以烏蘇哩江為界之語。伊等何敢如此辦理。該大臣

等辦理此事。亦非依我國之意。乃係伊等催令我國如此
辦理者。貴大臣所言將奕山革職等語。與本大臣無涉。於
我則以將軍奕山。奉
旨來至愛琿城。特為商辦兩國東界。並立和約。中國
大皇帝於上年五月初四日准行
諭旨為要。二位大人。明知此事和約。自應遵守勿替。不然。兩國信
義和好之道。無所倚賴矣。貴大臣言奉
旨將奕山暫留本任。妥辦分界等語。本大臣分界等事。現在京辦
理尤善。今廓米薩爾姓伯多郭福斯啓。業將烏蘇哩等處
查明。於本月二十五日。攜帶新作地理圖來京。二位大人

如願意妥辦分界之事。細閱前文。即可照依此圖辦理方
妥。不然。難免侵奪擾亂。且我國大皇帝派我來京。特為辦
理此事。將軍奕山。焉能一人辦理兩國之事。二位大人云
將軍奕山。將彼處借與居住。而和約第一條內云。黑龍江
松花江左岸至海口。作為本國所屬之地。又第三條內云
會同議定之條。永遵勿替。此二意不相符合。蓋二位大人
知道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幅為總理水路各營兵及東
悉畢爾各省總督。且在愛琿會同將軍奕山。亦係此人。今
其所屬之地界決定否。所立和約準行否之信。尚未得。故
心內着急。乘舟至北塘。派官二員來京。該二員前於立和

約時在彼。自烏蘇哩至海地方。亦曾親身查明。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幅。現在往東海口。不數日仍回北塘聽信。中國大臣決定東界之事辦妥否。地理圖特為此事所作。得準否。或大臣並不願商辦。亦聽回信。至旱路貿易。二位大人嘗言早年和約內。並無准其本國商人。在內地貿易之條。今人言即使有此貿易之條。然停止已久。此言亦非是。兩國定立和約。自應永遠遵守。若兩國定有願刪去之處方可。旱路貿易之事。從未刪改。本大臣曾言本國商人。暫且不復來此貿易。止為官員勒掯之故。何云已經停止不行。二位大人云總之以信義相交。必須和平辦事。不相侵

占。方為萬年和好之道。此言甚是。我國大皇帝甘修和好與中國

大皇帝特為和好益固。願另將早年和約內含混之處。及應增之處。講明補續。以免嫌隙。其中更以決定東界為要。不然。焉能得免侵占。二位大人必推諉此事。能謂甘願固守和好之道乎。既言必以信義相交。乃於本大臣正事實據之言。全未理會。早年定立和約反悔。所許之處亦不准行。以信義相交之道焉在。二位大人云。想本大臣聞之。亦必喜悅樂從之言。可為虛偽之證。二位大人深知此言。本大臣實不能從。有何喜悅。見兩國和好相關。重要之事。如此輕率

不恭辦理。豈可為之善乎。懇乞二位大人詳細妥辦。不致兩國相爭。至決定東界。我今有地圖。及記載地理之文。現在辦理甚便。俟相見時。二位大人可見廓木薩爾伯多郭福斯啓。伊已經察明彼處地方。深悉定立邊界之事。吾儕可以同議決定。而免邊界含混。本大臣等候回文。以為派員前往本國京城。使知此處辦理情形。為此照會貴大臣（照會）查照可也。

戊辰。黑龍江將軍奕山奏。查吉拉明阿業經革任。督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衆。木哩斐岳幅已經下駛。往返均難豫定。即與向其辨明定議。並將從前對換字約更正。恐一時

不能會晤。即或會晤。想該夷酋狡詐多端。未必輕易即肯聽從更正。再四躊躇。實無把握。因思此時迫於時勢。藉彼和好之名。或可權宜辦理。暫且姑容。一俟南省軍務平定。力圖補救。似與軍儲邊防。兩有裨益。

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署甯古塔副都統轉據琿春巡防驍騎校報稱。六月初八日辰刻。見有大輪船。駛至摩闊崴停泊。該弁等登岸查詢。時有夷人一名。以清語答稱。係俄國夷人。前由黑龍江城。面見吉大人。議及你們兩省將軍。必至綏芬地方。勘分界址。現在我們大船十二隻已來久候多日。並未會見。因在海洋留船七隻。餘船五隻來

此停泊。仍候你們兩首將軍船內現有我們頭等公木哩斐岳幅。我係通事官石沙木勒幅。惟時木哩斐岳幅由內間出而相見。今石沙木勒幅轉向該弁等查問吉林將軍。因何竟不到此。該弁等答以無事不能擅離。該酋又謂你們官小。不能專理此事。我們船隻到天津。再向彼處大員相議。阻之不聽。又問咲咭唎船曾否過去。該弁等答以不知。石沙木勒幅。隨即書寫該酋銜名。並繪具夷船所立旗幟形式。指稱紅幟係我們將軍所乘。白旗係我們夷官所乘。爾國人等切記。視此幟旗。毋疑作咲夷船隻。再前由陸路牽馱來人。係俄國看地勢繪圖者。令其仍回興凱湖等處。將此書字片二紙。遞交該弁等。令其登岸。隨即回船。向西南而去。合將該酋留給旗式銜名二紙。一併呈送等因。又據該員等報稱。前由陸路牽馱夷人。於初十日已將帳房拆去回行各等因。伏查該酋既有到津之說。飛飭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令其確探該酋行止。茲該署副都統由陸路前往迎阻續來人船。尚未與之接見。而該酋乃由海路徑至璦琿。輒稱等候多日。並未會晤等語。查該酋志意妄行。言語靡定。覈其種種情節。支離詭譎。變詐多端。均難測其究竟。除撤飭前派之林保等馳赴璦琿。會同富新督飭富坤等嚴密偵探。妥為籌防辦理。並飛咨富呢揚阿

仍確探該夷首行止。酌量妥辦。及迎阻船隻。是否回行。並將該夷給出字片二紙。封送軍機處備覈。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奏夷情狡詐。辦理辨明定界。實無把握。並特善欽等奏。前到璦琿夷船。現已開行各等語。俄夷於黑龍江至璦琿等處。肆意遊行。欲圖占踞。總由奕山於會晤該酋時。不能據理剖晰。含糊定議所致。此時若將前約更改。該夷必不肯從。然豈能任其蔓延。無所底止。此時從前係奕山一人辦理。今既侵至吉林地界。自應由吉林黑龍江將軍會同查辦。另立條約。以息爭端。除黑龍江左岸空曠處所及間吞屯奇咭。久已蓋有房屋。係奕山許以借給居住。無庸議外。此外均非該夷應到之處。著奕山景淳會同定議。明白曉諭。以免該夷到處侵占。所有烏蘇哩江綏芬河等處。係屬吉林地方。並非與俄夷接壤。斷不容該夷人船遊駛。三姓地方。並非馬頭。亦斷不准該夷到彼貿易。會派妥員實力開導。其前借與之黑龍江左岸空曠處所及間吞屯等處。原屬借與棲身之地。不得再來人口。亦不得再行添蓋房屋。至該夷船隻。由黑河口入松花江。往東入海。前曾許其行走。自可毋庸阻止。如此明示限制。另立一條。或可挽回。奕山等於會商後。即將如何辦理之處。詳細馳奏。再與該夷定議。該將軍等身膺重任。務須協力同心。以禦外侮。不得以開釁藉口搪塞。毫無辦法。致干重咎。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接據蘇松太道吳煦密稟。近來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各處販運洋藥。甚至裝豆南下。前有不知何國商船。裝載豆石。甫抵吳淞。一聞海關飭查。立即駛往閩粵。又聞有商船。在山東沿海之烟臺地方停泊貿易。並於該處買地造屋。係粵人范姓經理其事。該處鄉民阻之。互毆受傷等情。臣查條約未換。無論何處海口。均不應擅行私往貿易。且登州牛莊之豆石豆餅。即使開市以後。亦不准洋商裝運出口。載在上海善後條約。今竟先行販運南下。其為私販洋藥而往無疑。至登州等處口岸。尚未設定。烟臺是否應至之地。更不可知。若不

早為禁遏。將來定多棘手。臣已照會咉咪咈三國公使。傳諭洋商。俟換約後。在於指定口岸開市。務即安分貿易。不得違約妄行。致干查辦。有礙和好。一面飛咨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直隸山東督撫。嚴飭沿海地方。未奉新章以前。如有外國商船私往。必須正言峻阻。勒令及早回帆。儻奸民句通。擅自貿易。該管文武失察故縱。即分別嚴行參辦。仍由山東撫臣飭拏范姓。務獲解究。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船在奉天。山東沿海私販洋藥。請飭查辦等語。據稱。近來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各處販運洋藥。甚至有裝載豆餅。行抵吳淞之事。山東烟臺。有商船停泊貿易。並於該處買地造屋。有粵人范姓經理其事。因鄉民阻止。互毆受傷等情。現在條約未換。無論何處海口。均不應私行貿易。況牛莊係咉夷增添通商口岸。登州係咉咈兩國新增口岸。現在皆未議定開市。不應有夷船前往貿易。儻任令夷人買地造屋。必至占踞中國地面。若不早為禁遏。以後更為棘手。著玉明。倭仁。景霖。崇恩。嚴飭該管地方文武查明。如有外國商船私往。即行正言峻阻。勒令及早回帆。儻有奸民句通貿易。該管文武有失察故縱情事。即著分別嚴行參辦。並著崇恩將私至烟臺經手造屋之廣東人范姓。密速查拏。務獲究辦。毋令逃遁。至豆石豆餅等物。上海議定。不准夷人販運。嗣後內地商販往

來。須各有執照可憑。方無影射。著該將軍等互相劄商妥議辦理。以便稽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僧格林沁前因南路軍情緊急。奏撥馬隊助勦。力扼北竄。奉

旨撥馬隊一千名赴山東。再撥馬隊一千名赴安徽。交傅振邦勝保兩營協勦。當令黑龍江頭起。與吉林二三四起。為一軍。交記名副都統總管德楞額統帶。前赴山東。令吉林頭起與黑龍江二三四起。為一軍。交佐領德永等管帶赴皖。昨因咉咈夷酋退回上海。奉

旨已諭令和春嚴防該夷句結金陵逆匪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燭照無遺。

聖謨遠到。督愚見。江北逆匪。悉金陵羽翼。惟逆首之言是聽。誠恐該夷授意。互相句結。使專捻而逆。併力北來。以圖牽制重兵。而該夷率領救援。再圖赴津報復。使我應接不暇。詭譎情形。不可不先為防範。所有江北及豫皖山左各軍。均應加意嚴防。實力堵勦。使督無南顧之憂。得以專心防海。則實大局之幸也。

僧格林沁等又奏。督恆福。與僧格林沁商議。以咪酋華若翰。既已入京。而該夷提督。尚在北塘海口。自應妥為撫馭。至所需淡水食物。開單前來。均經委員採辦致送。復由督

恆福飭派縣丞黃惠廉。千總任連升。送給瓜果菜蔬冰塊各件。赴該夷提督大船。藉以試探口氣。並察看動靜去後。茲據黃惠廉等回沽而稟。該夷提督達底拏甚為感激。黃惠廉就便向其詢問。咪咈兩夷船隻。實在去向。該酋云稱咈夷實有船三隻。在山東廟島地方聽候。並有仍欲北來之信。而詢以何日可到。所來何事。則又稱不知的確。黃惠廉又詢以俄國船隻。究竟何往。該酋云係赴日本國有事。路過廟島等語。而據黃惠廉聲稱。日本在北。廟島在南。如從此間海口。前赴日本國。則廟島並非順道。其言殊未可信。現在該酋所坐大火輪船一隻。與俄夷大火輪船一隻。均在大洋停泊。其咪夷小火輪船一隻。常往來北塘河內。一切情形。尚稱安靜。該夷提督有與督恆福夷文信一件。並送洋槍三隻。地毯一張。交黃惠廉等齎回。其夷信一紙。已由黃惠廉譯出漢字。鈔錄恭呈

御覽。其該夷所送洋槍地毯一件。應否收受。請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撥赴山東安徽馬隊。給予單裝口糧。並咪俄停泊各船安靜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內稱恐該夷授意金陵逆匪。互相句結。使專捻而逆。併力北來。以圖牽制。而該夷率領救援。再圖赴津報復。使我應接不暇等語。所

慮自屬周密。現在粵逆尚無句結該夷之信。且距北路尚遠。其安徽捻匪。時圖北竄。徐州賊蹤未靖。雖有重兵節節設防。一時無慮竄越。惟山東之曹單一帶。本省土匪出沒。僅恃德楞額一軍防堵。該大臣隨時偵探。以期有備無患。儻有北竄之信。即可隨時奏明。派往迎截。至天津所有之兵。專以防夷為重。現在夷情能否就範。尚未可定。自未便再行調往他處。以致要地空虛。咪俄二夷。均已先後到京。一切情形。尚屬安靜。咪夷達底拏回贈恆福各禮物。即著恆福收受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咸豐九年。己未。七月。庚午。給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六月二十八日。貴大臣照會前來。本大臣細加查閱。內有即照貴國地圖辦理。不然。難免侵占擾亂之語。甚屬非是。我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今貴大臣出此無理之言。形諸筆墨。殊多不合。豈是誠心和好之道。查康熙年間。我中國與貴國定界。貴國鳴礮誓天。以大興安嶺之陽。為中國之地。山之陰。為貴國之地。實兩國疆界之定限也。今我

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貴國之民困窘。已將黑龍江空曠之地。閒吞屯奇嗒地方。借與貴國流民居止。此我

大皇帝待中外之民。一體同仁至意也。貴國又欲在烏蘇哩江綏芬等處遊行立界。此地面。乃係我國吉林之地。與貴國毫無毗連之處。貴大臣來文。直云難免擾亂侵占。此等無理之言。先出於貴大臣之口。是情理之曲。乃出之於貴國矣。今我二人。亦有一言相告。查乾隆二十九年。貴國遺失馬匹。以少報多。我中國曾有閉關停市之舉。又四十三年。四十九年。皆有停止互市之案。今我兩國新換條約。理當倍加和好。互相遵守新章。永無增減。以為信義。今貴國於初換條約之後。即欲增出他事數條。而貴大臣又以侵占擾

亂之語輕出於口。設果有此事。我中國必將相待貴國二百餘年優厚之意。並借與黑龍江左岸空曠閒吞屯奇咭地方。為貴國流民居止。又新立條約。五口通商。一切相待美意情厚。而貴國轉欲侵占他處地方。出言無理。種種情節。宣示中外。使各國聞之。共知貴國之非是。然後閉關傳布。莫謂我二人言之不亡。實貴大臣之自取也。至陸路通商之事。查嘉慶年間。有准在恰克圖通商。別處不准之條。今既有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通商。他處應無庸議。我二人實欲誠顧和好。故再將各領界及通商一切利弊。為貴大臣詳為解說。以免自誤。今我

大皇帝優待貴國。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閒吞屯奇咭等處。借與貴國流民居止。又立新章。准其五口通商。如此相待。原為貴國與我國和好二百餘年。非他國可比。是以種種從優允許。乃貴大臣不知感情。必欲將侵占地方及增添陸路通商各事。堅持己意。先出無理之言。不知此等事雖為貴國所欲。乃我國斷不能與之事。貴大臣如始終不悟地理。謂若從此不和。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不獨以後與貴國無益。即已經許借與貴國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閒吞屯奇咭等處。及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亦皆毋庸議。是貴國求多反少也。總之綏芬烏蘇哩江等處。是斷不能借之地。貴國不可縱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至已經借許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閒吞屯奇咭等處。及貴國遇有赴東海船隻。准進黑河口。入松花江往來入海行走。此事京中止能言其大概。現在我國已派該處將軍副都統在彼處等候貴大臣詳細定議。貴大臣必須迅速到彼。不可使該將軍人候時日。方為妥善。再貴大臣欲將前次桂良等所奉

諭旨。鈔給一節。此

旨係在軍機處大內收存。本大臣未便擅自請出鈔給。以上各節。本大臣實心與貴大臣和好。是以將此中利弊。詳細為貴

大臣逐層解說也。為此照會。

辛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六月三十日。接准副都統格綳額文稱。二十七日。有大船一隻。在距老龍頭十里以外停泊。當即雇覓民船。派人前往查探。船極高大。共有夷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聲稱嘆國人。自上海廣東來。久聞山海關名勝。前來觀望。隨後尚有小船二三隻等語。旋有夷人數名。乘坐小杉板近岸。欲買牛羊等物。內有一名。實係俄夷。上年曾在黑龍江辦理界務。與現在防兵彼此認識。該副都統飭集各處哨探官兵。協同防守等因。等

隨即剳飭該副都統。加意嚴防。果係俄夷。斷不致用武。第究係何國船隻。難以辨認。或㖞夷在大沽受懲。前往該處滋擾。希圖牽制。亦未可定。惟水面不可與之較量。如有結隊登岸。實有尋釁情形。亦應任其深入。方可得手。伏查俄酋慕娃。大船已於二十四日起碇。或者即係此船。何以捏稱㖞夷船隻。此理殊不可解。擬請明白曉諭在京俄夷。現在中國與㖞夷接仗。隨在設防。各處口岸。不得擅自停泊船隻。設非官兵認識。一經損傷。輒失和好之道。北塘現有俄夷船隻。亦可就近傳諭。恐該夷不肯遠信。轉致生疑。近日俄咪二夷船隻。停泊北塘。尚屬安靜。至㖞夷上年曾經

窺伺武漢。此次又在大沽受創。難保不前往滋擾。意圖洩憤。臣業將該夷駛抵海口一切情形。並所築礮臺營壘。高厚丈尺。攔河各項。布置詳細。咨行

欽差大臣官文。及早準備。仍恐未盡周詳。查都司祝〃係由京來營。臣暫留差委。所有大沽海口防守規模。該員備悉。擬飭該員由驛兼程馳赴湖北。面見官文。述傳一切。以期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俄夷船隻駛至山海關。捏稱㖞夷一摺。俄夷大船一隻。停泊距老龍頭十里以外。經副都統格繃額派人往查。有夷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稱係㖞國人。自上海廣東來此。內有俄夷一名。爲防兵認識。恐係俄酋慕娃。前往山海關。捏稱㖞夷。意圖窺伺形勢。本日已飭肅順等。照會在京之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告以中國現與㖞夷接仗。各處口岸。設防嚴密。如見伊船隻。即行開礮。爾國船隻。不得擅自停泊。亦不得與㖞夷同船。恐致誤傷。轉失和好。僧格林沁。仍嚴飭格繃額密加防範。如查係俄夷。自可以理開導。勿令停泊。設有㖞夷船隻。前往該處滋擾。即誘令登岸。俟其深入。痛加勦擊。以期聚而殲旃。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此次天津之役。爲二十餘年未有之快事。得信後。夷商頗懷疑懼。紛紛收回存本。上海地

方。竟同罷市。經署蘇松太道吳煦。開復知府藍蔚雯。傳到㖞夷哮嗪咽。咈夷伊擇。告以嗜嚐嘶任性妄爲。自取挫辱。與人無尤。然

大皇帝聖度如天。既有成約在前。必邀

恩施格外。毋庸疑懼。該二夷皆唯唯而退。吳煦等又令華商向夷商明白開導。各夷咸知感悔。抱怨嗜嚐嘶之辦理不善。商民之心始定。不納關稅之說。亦未再提。吳煦等見有機可乘。且上海地方。已早聞咪夷在天津會議換約。即諭令華商作爲己意。告知夷商。以條約一事。額哺唫經營年餘。甚費心力。

大皇帝准其進京換約。待之不為不厚。因前此北上迟速。未與
欽差大臣在上海面商定議。又未知直隸總督在北塘守候。致有歧誤。實則彼此俱無成見。

欽差大臣計期業已抵京。咪夷必照議辦理。唊咈二夷。如果再往理說。必當優待如初。儻以意氣用事。必致兵連禍結。曠時失事。況勝負亦未可定。上年所議各條。全功盡棄。未免可惜。該夷商等照此一再申說。唊酋雖稱所言亦屬有理。而中國先行開礮。該夷官兵死傷數百人。若不報復。恐為上海諸夷所笑。且渠不能自主。擬即請示國王再定。咈酋則稱伊國亦有傷亡。不能不照唊酋辦理。揆其詞意。目前無

可勸解。不使操之過急。而何時如何報復。該酋等不肯明言。特以咪酋取巧為譏。唊酋意在務尋釁端。因不知我海運已竣。於十四日將該酋乘坐南旋之火輪船一隻。駛往天津。欲阻我沙船進口。十六日復有輪船駛行東南大洋。探係唊咈二酋使人送信回國。臣查咈咪二夷。向俱聽命於唊。今唊酋報復之意尚堅。咈酋從而附和。咪酋進京必先換約。而換約之後。若即查照新章開市。恐唊咈藉以有詞。於撫局似有窒礙。

欽差大臣桂良等自必早經計及。議者又以現聞唊咈二夷。在國自行搆釁。我可藉為離間之計。殊不知各夷互闘。本屬常情。而與中國交涉事件。仍復交相袒護。況互闘之確否。仍不可知。咈夷素稱强悍。每利於西洋各國構兵。向其借助。該夷即因以為利。坐獲重資。有如貿易。是欲藉咪咈為轉圜。恐亦難恃。此時唊夷意欲阻我今屆海運。業已無能為役。所慮者印度夷兵及各國回信。均非數月不能來。今冬明春。必有變局。下屆海運漕糧。恐有阻滯。河運又萬難遽改。上海六月初八以前。洋藥捐款。十日內收銀七千兩。各國夷稅亦僅二萬餘兩。不及往時三分之一。初九日以後。貿易雖未停止。已與停止無異。軍餉無可取資。民心益加惶惑。錢漕均形棘手。正不必該夷句結粤逆。為患而誤漕

誤餉。均不待言。此後情形。不堪設想。現聞唊酋願出重資。購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首級。似疑我將閉關絕好也。若不使之聞之。則猜疑日深。恐漢奸夷匪。復似廣東之揑造
上諭。從而煽惑。所患實非淺鮮。臣擬即欽遵
訓諭。作為己意。佯作不知咈夷亦曾助逆。照會咈嘲咈嚨。喻其迅速北上。隨同咪夷換約。並令向嚙嚕嘶曲為開導。以破其疑。第夷性犬羊。誠恐置之不覆。復密飭吳煦等。遣令咈嘲咈嚨素相信任之夷目伊擇通事梅德爾先後向其開導。告以臣有照會前來。視其如何回覆。再行發給。

何桂清又奏。查該夷房產財貨。雖在上海。而華商之往來轉運則滙聚於蘇松。是蘇松與上海。固脈絡相通者也。上海縣城。建於黃浦吳淞二江交匯之處。由黃浦江泝流而上。至閔行鎮而進小河。紆回曲折。始達松江。若越閔行鎮。而至泖口。渡泖湖。經攔路口。出澱山湖。直達寶帶橋。水勢寬深。為重載船隻往來之路。自寶帶橋至蘇州府城。係屬運河。且多橋梁。水勢又淺窄矣。其由吳淞江。江流而上。歷野雞墩。黃渡鎮。至崑山之白塔。以達於蘇。間段淤淺。必須乘潮候風而行。是閔行鎮為松江之屏蔽。而攔路口實蘇州之鎖鑰也。道光年間。夷務善後案內。曾在閔行鎮野雞墩。安兵設礮。後又於攔路口。設立水柵。豫備木石。並移駐守備。縣丞。稽察經管。均經前督撫臣奏明有案。上年臣與前撫臣趙德轍。復經委員周歷巡視。妥為布置。並以協勦粵匪為由。製造長龍舢板戰船。共一百號。召募水勇。配齊槍礮。仿照征兵例。給發口糧。調赴鎮江之金山。及常州一帶。訓練操巡。此項戰船。運掉靈便。行使迅速。槍礮亦極銛利。內河外江。無不合用。蘇松一帶。如有警信。即可飛調前往。以我之長。制彼之短。尚能得力。其鎮江府城。誠如

訓諭。瀕臨大江。無要隘可守。臣與

欽差大臣和春。往返密商。亦早經計及。現在金山一帶。雖有水軍

駐紮。而我之師船。斷不能與夷船爭衡。必得於陸路設防。方有把握。但陸路設防。不外建築礮臺。挑挖濠溝。豫備船筏等事。不特張揚召釁。且一經動工。非數十萬金不辦。當此餉需支絀之時。亦無從籌此鉅款。容臣與和春。再行熟商辦理。以期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暎咈二逆。悒念未平。現在設法辦理一指。前諭何桂清開導咈夷。為暎夷轉圜。以撫局業有成說。姑從寬大。分別辦理。今暎夷因敗衄恐為諸夷所笑。報復之念未忘。咈酋亦附和暎酋。不肯照咪夷先來換約。同惡相濟。即不必再令轉圜。何桂清佯作不知咈夷助逆。照會咘𡃟咘嚨。其迅速北上。誠恐夷性犬羊。未能馴擾。天津已豫備接仗。可無他虞。咈夷既與暎夷為黨。接何桂清照會後。即使有悔悟之機。亦止能照咪夷和約內所載各口通商。一律辦理。所有上年在京條約。作為罷論。至暎夷兩次到津。俱先開礮。此次首先背約。情理難容。即伊自悔求和。當責以釁自彼開。中國將弁。多有傷亡。所有兵費約需千餘萬。除將暎咈兩國前議之六百萬抵去外。尚須索賠若干萬。看其如何答覆。彼時再由何桂清作為己意。代乞恩施。酌量減數。屆時相機行事。難以豫定。暎夷將來亦只能照咪夷七口通商。由何桂清與該酋另立條約。與咈夷亦另立條

約。均即在上海互換。不復令該兩國進京。亦不令桂良等再往上海矣。此事辦法。該督存之於心。勿先宣露。到時酌辦可也。另摺所稱閘行鎮。為松江屏蔽。攔路口。係蘇州鎖鑰。上年所製長龍舢板船一百號。或內地有警。即可飛調前往堵截。並須與和春計議。扼守沿江要隘。其圌山關江口。道光年間。夷務善後案內。曾經安兵設礮。此時礮臺礮位。是否尚存。並著查明具奏。

壬申。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六月二十七日午刻。接據瞭探官報稱。石河口由東駛來夷船一隻。駛進海口等情。當即飭委協領伊克精額。馳赴海口查探。時副都統格綳額亦在彼查探。詎夷船距岸約有七八里許。攔江沙外停泊。

續有夷人九名。乘坐杉板小船。由老龍海口登岸。內有通漢語一人。名雅妥瑪。稱係大英國人。由廣東而來。意欲進城買物。言語支離。當向開導。此處非夷人應到之地。該夷稍延數刻。隨即回船去訖。適副都統格綳額僱覓商船一隻。派官一員。兵二名。假冒水手。隨同商人駛近夷船。細看人數。約有二三百名。格綳額已將馬步隊官兵布置妥協。於城內四門。加派礮手。官兵駐守。晝夜巡邏。忽於二十八日。瞭見由西南駛來夷船一隻。駛至海沿停泊。等情。惟與格綳額。督飭官兵嚴防。並飛咨僧格林沁。直隸總督。盛京將軍。一體嚴防。

硃批。知道了。山海關非伊應到之地。即有登岸之人。亦斷不准接濟食物。尤不可希圖省事。致有互相買賣各情。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近據欽差大臣僧奏報。於六月二十七日。山海關海口。見有大船一隻。自稱係暎國船隻。近岸觀望。幸我國兵丁認識。內有貴國之人。是以未經開礮。今特照會貴大臣。務即行知貴國。現在暎國先行無禮。業已與我國開仗。我國各處海口。設防嚴密。如見暎國船隻。即行開礮轟擊。嗣後貴國船隻官民人等。切勿指稱暎國船隻。亦勿在並非通商之海口遊行。

貴國人尤不可與暎國人同船。恐開礮擊暎國船隻。有傷貴國之人。如貴國之人。指稱暎國。或同坐暎國船隻。我國防海之人。必欲開礮轟擊。因我兩國和好有年。故先行照會。告知貴大臣。務將此情節。迅速行知貴國。勿得自誤可也。為此照會。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前次天津所立和約。第二條內。稱過有文案。本國使臣。與中國特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俱按平等互相行文。不必行理藩院等語。乃於六月二十八日。仍由理藩院行文至本大臣。此事不合和約之道。乞貴處告知理藩

院。嗣後不可仍由該院行文至本大臣。以符和約。理藩院文內所云。俱係不關緊要之事。且看守老君堂館之官員等所呈。尚無准據。該院文稱。有俄羅斯人平姓。强入老君堂館等語。查跟隨本大臣。及喇嘛學生內。並無平姓之人。再本國駐京之人。亦不能强入。俄羅斯人久已住京。此處風俗悉知。從來不為違理之事。焉能强入。不惟該院來文。即肅瑞二位大人。於六月二十三日在館。亦去現在毋庸會見咪唎堅人。俟伊互換和約後。可以往來。此禁止之意。實屬難明。本國與中國。亦如密固。久已相交和好。即使本國人與咪唎堅人相見。亦與中國無礙。禁止吾儕與伊相

見。顯係中國猜疑我等之證。前次相見時。本大臣稱欲派官往見咪唎堅使臣。肅瑞二位大人未應。而許寫書信交與監督轉送。起初本國人住京。並無擅辦之事。本大臣至今。並未遣人至老君堂館。特為避嫌。免其相爭。惟於二十八日。即咪唎堅進京之日。本大臣寫信送往。信內止言問好。及該使臣等。如有送該國書信。本國現有往北塘之人。可以帶去。此信迄今三日。咪唎堅等。尚無回信。本大臣差往北塘之人。不能等候。今定於六月三十日午正起身。及至該國之船。並未帶信。必言其故。則定疑中國不以誠心遵守相和之道。如此可乎。懇祈軍機大臣。飭令莫使禁止本國及咪國人相見。並將往來書信。轉交勿誤可也。為此照會。

給俄羅斯照覆。

辦理軍機大臣。為咨行事。今據禮部送來咨文一件。知係貴大臣以嗣後不可由理藩院行文。並欲與咪國人相見通信往來之事。查六月二十五日。據順天府咨呈。辦理老君堂咪唎堅使館委員稟稱。有貴國之人平姓一名。到彼看視。並言即欲搬進。此等係屬尋常館務。是以仍由理藩院。行文貴大臣咨查。其有關緊要之件。自應按照和約。由本處徑行禮部。轉行知照。或由

欽派大臣。行文辦理。至咪國使臣。現在來京換約。尚未辦理完結。咪國如有應給北塘回信。自有欽派處官為經理。據貴大臣文稱。並未遣人與伊相見。特為避嫌。免其相爭。甚屬知禮。即通信往來之事。亦應俟換約後。方為妥協也。為此咨覆。

癸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六月十三日。據暫署二姓副都統巴彥佈抓稱。於初一日巳刻。不見夷目在船。詢其從人。述稱該夷目徹卜勒幅。於二十九日夜間。下船未回等語。當派記名驍騎校富順。帶兵分巡。旋據委官緯甯霍羅根稱。距城二里許。松花江南岸。見漂屍一軀。像是夷目

徵卜勒幅。隨派員帶同仵作。驗係該夷屍身。右額角近上並兩脈脂有傷。將屍寄廟看守。茲於二十六日。據署副都統咨稱。訪拘該夷徵卜勒幅。於五月二十九日午後。竄擾民人王議會家。戲謔王高氏。經番役高連生與民劉有勸阻回船。於是日三更時。徵卜勒幅復至王高氏家圖姦。被劉有用劈柴將該夷毆傷殞命。棄屍江內。劉有旋即逃逸。差派驍騎校奘凌阿。至烏庫達巴漢地方。將劉有拏獲。提同王高氏審悉各情。續報前來。仍恐有不實不盡之處。由本衙門另行密派委員。改裝易服。馳往切實查訪。

甲戌。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人駛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五月十五日。俄國人徵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抵三姓。經該副都統衙門派員攔阻。未肯駛回。隨派六品委官綽爾霍羅。妥為看守。五月二十九日。徵卜勒幅登岸至民人王義會家。將民婦王高氏戲謔。經番役高連生等勸阻回船。詎徵卜勒幅。於是夜復至王高氏家圖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徵卜勒幅毆傷殞命。棄屍江內。該看守弁兵等。越日於松花江南岸。將屍身尋獲。審據劉有及王高氏。供認前情不諱。三姓地方。非俄國人所應到。且係捨船上岸。圖姦。以致斃命。實所自取。並非內地無故謀殺。至徵卜勒幅駛至該處。該副都統等。既未能攔阻回帆。及其夤夜上岸。圖姦民婦。看守弁兵等。復毫無覺察。致釀命案。均有應得之咎。暫署三姓副都統叅領巴彥佈。並查街之雲騎尉常壽。驍騎校經文圖。均著交部議處。看守船隻之六品委官綽爾霍羅。於徵卜勒幅兩次上岸。有無知情故縱。著該副都統查明辦理。其民人劉有及王高氏。有無別情。並著訊明按律定擬具奏。

又

諭。特普欽奏。俄夷乘船駛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五月十五日。俄夷徵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時該副都統派員阻止。並未旋回。二十九日。徵卜勒幅登岸。至民人

王義會家內。向民婦王高氏調戲。適經捕役高連升勸阻回船。是夜徵卜勒幅復潛至王高氏家。欲圖強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徵卜勒幅毆斃。嗣將民人及王高氏拏獲。訊據供稱委係欲行強姦。被毆身死等語。查三姓地方。並非俄夷應到之所。況經該副都統攔阻。復敢昏夜潛行登岸。欲圖強姦民婦。顯係驕橫。除將未能阻止之地方官。分別懲辦外。將此情節著德勒克多爾濟。按照現定新章。迅速咨行俄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闊爾幅。方為妥善。

乙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通商事宜。向以咪夷為領袖。咪唎

各夷。隨同辦理。現在咪夷已先進京換約。回南後必求查照新定章程辦理。唉咈二夷所屬各國夷商。亦必藉道光年間章程內有

大皇帝如有恩施於别國。各國一體均沾之語。前來饒舌。若不允准。則夷商心存怨望。不為我用。不獨無從施釜底抽薪之計。且商與商互相比合。與我為難。兵連禍結。勢將無所底止。設俯順商情。從權開市。則唉咈二夷新定之條約未換。從前之條約。又有作為廢紙之議。幾無章程可循。領事通事司税人等。儘可高下其手。從中舞弊。夷商既有利可圖。亦即置條約於不顧。從此夷務更不可問。而於議撫大局。仍無把握。今冬海運必多掣肘。儻欲藉咪夷為從中調處之人。則唉咈二夷。現已鄙其取巧。且上年在天津。唉夷之就我範圍。全係

欽差大臣桂良等。自行籌辦。咪夷雖有調處之言。未見實效。輾轉思維。此次給發咈夷照會。實為夷務一大關鍵。因與撫臣徐有壬往來密商。酌定一稿。發交署蘇太道吳煦等。藉夷商正在抱怨嗜嚼嘶之時。適令華商轉告夷商。以此次天津之役。係由嗜嚼嘶自行肇釁。與條約無干。徒於生理有礙。實屬無謂。且初到上海時。

欽差大臣桂良等。已守候月餘。應見不見。應商不商。迨抵天津。又

不收文收物。硬闖海口。轟燬拔椿。試問已經和好之國。有此情理否。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未將其船隻全行擊燬。非不能也。憫其愚頑也。今已小受懲創。則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之用兵神速。礮臺堅固。爾等諒已得知。若相持不下。爾等財貨盡歸烏有。所為何來。該夷商等咸以為然。紛紛議論。因之嗜嚼嘶亦有所聞。始知眾怒難犯。漸有悔心。華商復令各夷商。將嗜嚼嘶肇釁情由寄信回國。互相傳布。以杜嗜嚼嘶之捏詞聳聽。吳煦等因有機可乘。即遣伊揵。梅德爾。並由梅德爾轉邀咘啢咘嚨親信最深之夷人。齊向告知。臣尚未悉咈夷亦有死傷之人。有照會令其赴津換約。並令轉告唉酋。商情如此。國王聞之。必將加罪。在嗜嚼嘶。固屬咎由自取。為咘啢咘嚨計。殊屬不值。咘啢咘嚨始尚游移。繼亦恍然。答稱爾等所言。卻是為我。總督如有照會前來。斷不置之不答。但不知其如何說法。且唉夷係屬大國。嗜嚼嘶心存報復。伊不便獨自作主。祇好緩緩進言。若得何總督亦給嗜嚼嘶一文。則更易於措詞等語。梅德爾即稟吳煦等。將照會發給。旋據咘啢咘嚨送到照覆之文。由吳煦等稟呈前來。臣細覈照覆之文。情詞尚屬恭順。惟以未能獨自作主為惜。又稱該酋與嗜嚼嘶

均已纖毫無疑。揆其意見。似欲臣亦給噶嚕嘶一文也。臣思咘𡅏咘嚨。既欲得臣照會噶嚕嘶之文。為進言之具。則其力不能轉圜。必藉

天朝威力以制之。已情見乎詞。噶嚕嘶始則逞其桀驁之氣。姑思一試。繼於受創之後。為眾商所抱怨。其氣已餒。亦可概見。此事總須議撫完結。與其專借咪咈之力。留將來藉口地步。莫若俯如咘𡅏咘嚨所請。亦給噶嚕嘶照會。先責以不在上海接晤。此次咘𡅏咘嚨照會內。纖毫無疑之語。詰其是否進京換約。而不言天津之事。並再照覆咘𡅏咘嚨。告其已給噶嚕嘶照會。仍密囑吳煦等令梅德爾等及各夷商再行設法挽回。總以尊崇

國體。不容我去求和之意。且視噶嚕嘶有無回文。再行相機辦理。就現在情形而論。咪夷既已進京換約。佛夷又已疏通。則暎夷之勢已孤。至咘𡅏咘嚨所稱業已奏知該國王。想候回信辦理。亦尚在情理之中。而夷商人等已寫信回國。則噶嚕嘶之恃強妄為。該國王亦必當有所聞知。即使尚有後言。我可就各該酋之回文。與之理說。或可息事弭兵。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遵旨籌度夷情。發給暎咈兩夷酋照會一摺。並將往來照會。鈔錄呈覽。均已閱悉。咈酋於接到照會後。

以尚須聽候該國王回信為辭。暎酋則尚無回覆。該酋等無故挑釁。致受懲創。此時須候伊國王信息。亦是意中之事。何桂清既已發給照會。並經夷商開導。該酋等似有悔悟。且俟其自來轉圜。再行斟酌辦理。毋庸再向關說。轉似中國求和。惟該夷酋先背約。則上年條約內萬不可行之事。正應就此斟酌。已於本月初三日。詳諭何桂清。以該二國和約。祇能在上海互換。均照咪夷七口通商。並須索賠兵費等事。該督奉到後。仍須照辦。此時若不先露端倪。恐該酋以為仍照前議。一無更改。將來開我辦法。必至大失所望。著何桂清仍令吳煦等傳諭華商轉達夷商。謂暎夷犯順以後。聞得京中王大臣公議。不令進京換約。前議皆作罷論。並須索賠兵費。方與通商。幸有該大臣念夷商失業。人數眾多。將來該二國自悔求和。該大臣必能懇求大皇帝施恩。請照咪夷七口通商。並即於上海換約。免得重至天津。中國既不肯撤大沽兵防。該酋又未肯覥顏就北塘行走。轉覺為難也。如此漸為宣露。使二酋有所聞知。看其如何動靜。再作計較。至咪夷條約七口以外。暎咈所增者。不過牛莊登州淡水及長江內各口。淡水即臺灣地方。既有臺灣。即可毋庸淡水。登州地方瘠苦。貨物甚稀。牛莊利在豆餅。長江利在運鹽。今豆餅與鹽業經議明不運。長江及牛莊本無大利。且上年夷船入江。以江中處處擱淺。回滬時頗覺廢然。蓋在夷商以多銷貨物為得

詐若多添口岸。而貨物仍不加銷。實屬有損無益。以上各節。但
有機會可乘。即著妥為開導。總之暎咈肆行無理。果許其在上
海換約。並照咪夷七口通商。已屬曲加寬恕。其如何以索賠兵
費等事。層層襯託。將來歸到如此結局。則全在該大臣悉心籌
酌。實力辦理也。至上年天津所定條約內。載有立約之後。以四
箇月為期。彼此曉布商民知悉之語。今咪夷雖即日換約。尚須
四箇月後。方照新章辦理。為期尚寬。暎咈二夷。屆時當可得該
國回信。不致兩難。現在既賴夷商從中開導。所有上海通商。各
國想必照常辦理。並著該大臣於報便奏聞。

給咈囒哂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年四月間。貴大臣來自西土。與本大臣
互相照會。心交已久。嗣貴大臣行抵上海。即赴天津。
欽差大臣（花桂段）亦即遵陸遄行。方冀換約之後。新章早日開市。不意
事難湊巧。貴大臣與暎國嗜大臣。先後南旋。惟聞美國華
大臣。已與直隸督部堂恒在天津北塘面晤。彼此往還。情
意甚一。俟
欽差大臣（花桂段）到京。即可照議換約。是暎國嗜大臣。未悉直隸總督
部堂恒。已在北塘守候。而徑入大沽。致生枝節。其實均無
成見也。現在
欽差大臣（花桂段）計期已經到京。貴大臣似可速赴津門。一同換約。免
致後期。至暎國嗜大臣。與本大臣。向無單銜文書往還。此
時未便備文照會。應請由貴大臣委蛇勸解。如能同時北
上。盡釋前疑。
欽差大臣（花桂段）必能在北塘以禮相待。克踐前約。從此永敦和好。中
外同沾利益。本大臣秉性爽直。素重信義。想貴大臣與暎
國嗜大臣。亦有所聞。不以本大臣之言為河漢也。為此照
會。仍望照覆。須至照會者。

咈囒哂照會。

為照覆事。昨接貴大臣本月十九日所發來文。均已閱悉。
本大臣與貴大臣交好之誼。雖屬未久。然素仰貴大臣德

義隆重。且有雅誼以敦和好。本大臣念之。深為欣慰。至天
津前有之端。經暎國嗜大臣。與本大臣。各將其事備細奏
聞本國大皇帝。現只可恭聽諭旨。以便辦理。惜未能獨自
作主。此固無須再言。至文內所載。請由本大臣善為嗜大
臣委蛇勸解各等語。本大臣已將此言達暎國嗜大臣。嗜
大臣與本大臣。深知貴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纖毫無
疑。相應照覆。須至照會者。

給咈囒哂照會。

為照覆事。頃接貴大臣六月二十四日來文。知本大臣六
月十九日照會。已經收閱。並承轉致暎國嗜大臣。共諒本

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纖毫無疑。益見貴大臣明白公正。與本大臣有同心焉。實深欣慰。惟來文云。貴大臣未能獨自作主等語。本大臣現已專文照會咈國噶大臣。詢其是否定期會同貴大臣北上換約。以便奏明

大皇帝。咨會

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並直隸總督部堂恆。照料進京。以免歧誤矣。相應照覆查照。須至照會者。

給嘆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年四月間。聞貴大臣來自西土。本大臣與

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查照額大臣原約。馳赴上海。守候月餘。未獲接晤。旋又聞貴大臣。與咈國噶大臣。赴津後。仍即南旋。當即備文照會咈國噶大臣。轉致一切。頃接咈國噶大臣覆文。知貴大臣與咈國噶大臣。深知本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為心。纖毫無疑。足見貴大臣明白大體。從此息事弭兵。永敦和好。本大臣實深欣悅。惟美國華大臣現已進京換約。貴大臣是否定期會同咈國噶大臣北上。希即照覆。以便本大臣奏明

大皇帝。咨會

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並直隸總督部堂恆。照料進京。以免歧誤。相應照會。

查照覈覆。須至照會者。

何桂清又奏。再查嘆咈二夷。初同上海之時。其勢洶洶。幾若不共戴天。蓋因該二夷已百餘年未曾有此敗衄也。迨吳煦。藍蔚雯。諭令華商開導夷商。離間其心志。該夷酋等失其所恃。中心始餒。現在咈酋。首先悔禍。嘆酋亦有纖毫無疑之詞。臣遵

旨悉心籌度。設法挽回調處。仍不露中國求和之意。或可冀其畏

威懷

德。就我範圍。

硃批。覽。

山東巡撫崇恩奏。現在煙臺海口。雖仍有夷船停泊。而商民人等。尚不敢與之私自交易。臣昨又嚴飭地方文武。認真查禁。一面趕將前項夷船。設法催令南下。不許再延。至夷人在該處建地造屋一節。五月初臣即聞有是說。當經密飭訪查。蓋因本年四月間有廣東商人。欲在煙臺買地蓋造公所。為該省商船往來收風上岸之處。即有本地無賴。將沿海官荒沙地。指稱己産。與該商議價立契。經該處附近之奇山所居民公議。不肯依從。並經該縣訪聞查拏。事即寢息。時夷人有北來之說。遂致傳係夷人買地。何桂清所奏。似亦前事之訛。惟從前在東買地之人。是否范姓。

當時未據查知。且該夷既欲來東貿易。其置地蓋設夷館。亦屬事在意中。茲蒙聖諭諄諄。自當遵照辦理。除飭該府縣再行詳細訪查。分別訪拏究辦。仍時刻留心查禁。毋許夷人暗中買地。或奸民句通交易。並將現停船隻。勒令即早回帆外。至若豆石豆餅出自奉天。商人赴奉採買。向有驗照。現在嚴防私販。應如何添改章程。稽查較為嚴密之處。容臣與玉明等籌商周妥。另行分別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奏。夷船有在奉天山東沿海私販洋藥豆餅。並於山東煙臺地方。買地造屋各情。當經諭令崇恩等

查明妥辦。茲據崇恩奏稱。本年五六月間。有外國商船十二隻。先後來至登屬。在煙臺海口停泊。奸民惟利是視。難保無私通買賣之事。並四月間。有廣東商人。欲在煙臺買地。蓋造公所。經該縣訪聞查拏。始行寢息等語。夷船私至登州。及煙臺地方貿易。買地造屋。必有奸民暗與句通。地方官始因夷船往來。私通貿買。藉圖漁利。繼聞奉旨查拏。懼干處分。難保不飾詞稟報。仍若崇恩嚴飭沿海地方各官。認真稽查。妥為防範。並嚴拏粵人范姓。務獲究辦。登州雖係咦咈兩國議增口岸。現經天津接仗後。兩夷條約未定。不應有夷船前往貿易。更不得任他國夷人。私自與民間交易貨物。如有夷船停泊。當令迅速開行。毋許逗留。地方文武。有隱匿不報者。指明參處。毋稍徇隱。

崇恩又奏。據登州府稟報。六月十六七等日。有夷人兵船三隻。收泊福山縣之之罘島。旋即起碇北駛。又據報二十日。蓬萊縣之大竹山島。收泊夷人兵船一隻。至二十二日開行。向東北大洋駛去。以上各船。據稱皆係天津敗回。暫時在彼寄碇。並無他意。言詞恭順。亦未上岸滋事。

硃批。知道了。

俄囉斯照會。

為咨覆事。七月初四日。貴大臣來文。內稱。英國船上有本國之人。來至山海關等語。本大臣已將原文鈔錄。交送邊公

文武官瑪爾提諾幅。呈遞本國上官去矣。但本大臣理應告知貴大臣。本國人斷不能揑稱係英國之人。且本國船隻乘駕有餘。何必乘英國之船乎。貴大臣云。章中國兵丁認識船上有俄囉斯人等語。亦似不實。該兵丁因何知之。按衣服難辨係本國及英國之人。按船上桅旗亦難辨認。何則。雖如各國俱有各國之旗。但英國曾有提用別國之旗。蒙載於人。至本國之船。不可到未曾通商之處等語。今本大臣必欲告知照此辦理。數日後將軍公木哩斐岳幅之船。來至北塘聽候商辦分立邊界情形。並帶來交本大臣必需之物。特本大臣必告知此事。飭令本國之船。不可到

未曾通商之處。是以求貴大臣告知北塘官員俟伊到時。妥為迎接。如有武官送信進京。不必攔阻。其所帶之物件書信。亦迅即轉運於本大臣可也。為此咨覆。

丙子。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據瞭探官報稱。二十九日午刻。瞭見桅蓬高大夷船一隻。由西南洋面。駛至欄江沙外停泊。距岸約有二十餘里。二十八日。駛至夷船一隻復行退出。駛至東南洋面停泊。距岸約有三十餘里。其二十七日。駛至夷船一隻。仍在海沿停泊。時有夷人乘坐杉板小船。在海沿東西游駛。丈量水勢。插記標桿。已被潮水沖倒。復又登岸。意欲進城買用食物。又欲觀看長城景致。均經

善為阻回。忽於二十九日未刻。該夷意向西南每船旋放大礮三五出不等。遂於七月初一日辰刻。夷船三隻。趁潮揚帆。陸續向西南外洋駛去。奴才復派官兵。沿海瞭探。據報夷船於是日駛赴秦王島海口停泊。亦有夷人登岸。旋即回船去訖。仍在海口停泊。適

欽差副都統格繃額。揀派馬隊官兵。馳赴秦王島嚴防堵禦。查秦王島距關三十餘里。奴才遴派官兵瞭探夷船定動。星飛稟報。旋據報稱。該夷船於初二日。自辰至申。先後向西南外洋駛去。瞭探已無蹤影。再奴才前派官兵。駐守南水關。分布在邊城上。晝夜梭巡防範。兵力較單。已於二十九日。加派

接槍三十桿。兵六十名。統交品領伊克經額管帶。以作格繃額後路聲援。其鎮城以內。奴才督飭協領塔清阿同城副將覺庚。知縣葉壇。飭屬晝夜梭巡。以清內患。

硃批。覽奏俱悉。

丁丑。署廣東巡撫畢承昭奏。本年四月十三日。據咪國官吧嗄哩等。送來照會。內稱本年三月初八日。貴國前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印度城內病故。當經裝殮妥協。派委內來陪侍之咪官阿查利。一路護送。於四月十二日晚到粵。本日已將棺柩及所遺銀物。均交南海縣收領。所有上岸停放各事宜。隨後妥商辦理等因到臣。當即札縣查明驗

收妥辦去後。旋據署南海縣知縣朱燮親往洋船。將葉名琛棺柩驗收。移至大東門外斗姥宮內。妥為停放。并將帶回所遺銀物。逐一點明封存縣庫。訊據隨行家人許慶胡福同供。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小的們與武巡捕藍鎔跟隨葉主人由省坐火輪船到香港。並廚子劉喜。薙頭匠劉四。一同攜帶食物隨行。初七日由香港開船。十六日到嗎喇甲。即新歧城。十八日由新歧城。到嗑咯嘶。即五印度。二月初一日。搬上礮臺居住。於三月二十五日。又遷往相距十五里之大里思寺花園樓上居住。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後。帶去食物已盡。小的們請在彼處添買。主人不允。且云

我所帶種食既完。何賴食外國之物。雖經繙譯官將食物送來。一概杜絕不用。於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時病故。臨終並無別語。只說辜負皇上天恩。死不瞑目。當時有繙譯官阿查利。在場料理。於初八日酉時。用棺裝殮。至二十四日夷人方將棺木運上火輪船。繙譯官帶同小的們。坐火輪船運回廣東。四月十三日到省。藍鎮已於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噶喀喇病故。寄葬客地。

硃批。覽。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肅順等奏。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呈稱。數日後有該國使臣木哩斐岳幅。坐船來至北塘。並有帶來物件。請告北塘官員。毋得攔阻等語。木哩斐岳幅船隻如到北塘。著即派員詢其來意。如欲差人進京。不必攔阻。但准其二三人來京。該督等即揀派妥員。沿途護送。所攜物件。代雇夫役。小心防護。俾安靜行走。木哩斐岳幅。曾在吉林侵占地界。此次來至北塘。恐其另有詭謀。並著僧格林沁。密為防範。毋稍大意。

己卯。

諭內閣。上年咦咭唎國船隻。駛至天津海口。首先開礮傷我將弁。是以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嚴行設防。此次各該國前來換約。業經桂良花沙納。在上海告以大沽設防。須由北塘海口行走。乃本年五月。咦國嗬嚕嘶到滬。不遵桂良等原約。竟欲闖入大沽口內。毀我防具。五月二十四日。駛進雞心灘。用炸礮轟斷鐵練。我兵仍未與較。二十五日。火輪船十餘隻。拉倒鐵戧十餘架。皆樹紅旗。志在決戰。經直隸總督恆福等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咦國並不接收。竟敢先行開礮。轟擊礮臺。我軍始開礮回擊。沈毀該國戰船多隻。擊斃上岸步隊數百名。咦兵挫敗。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其時咪唎嘡國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准進京。呈遞國書。經恆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進京呈遞國書。本

日據桂良花沙納將咪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甚屬恭敬。出於至誠。所有該國使臣齎來國書。准其進呈。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約一節。本應回至上海互換。朕念其航海遠來。特准將和約用寶發交恆福。即在北塘海口與該國使臣互換。自換約之後。永遠和好通商。以示朕懷柔遠人。敦崇信義至意。此旨即著桂良花沙納宣示咪唎嘡使臣華若翰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現在咪夷在京。頗為恭順。即日呈遞國書。所有該國和約。已加恩准其在北塘海口互換。俟該夷起程。即將和約由驛發交恆福。該督接到後。即在

北塘海口。與該夷互換可也。至前獲夷人薛什坡一名。既係咪國之人。即可發還該國。以示懷柔。所獲咪夷人紀一名。既受重傷。留之無益。或即交咪夷。令其由海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由上海道交還咪酋嘩嚼嘶收明。亦可藉此稍示羈縻。著該大臣等斟酌辦理可也。

給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初七日貴大臣文稱。本國人斷不揑稱咪國之人。並飭令本國之船。不可到不通商之處。足見貴國與中國誠心和好之意。嗣後海口。如有揑稱貴國船隻。及不通商處所。見有船隻停泊。我防守官兵。便可開礮轟擊。至木哩斐岳幅。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以便我處派人照料護送可也。為此照會

發來。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七月初二日。貴大臣照會本大臣。已於十餘日前收到。文內所稱。俱係以無據之言。推卸本大臣所求三事。並胡出無禮驚嚇之語。全不合於友道。顯係欲絕二百餘年和好。據此文始知貴大臣等。不應承認尼布楚。恰克圖。愛琿城等處和約。大學士桂。奉

旨咨行公普提雅廷公文。即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所稱兩國從前未定交界。迅速決定等語。亦不遵行。不思大體。惟持己見而出飾詞。不直按禮答覆。本國非願占地所求者只為嚴守和約。並為兩國永無相爭不和之事。告以如此辦理方妥。若照依貴大臣來文所云之言。亦不合於兩國和好商辦之道。本不應再行答覆。或請面見。然為明本大臣誠心遵守和約。及不願我兩大國因輕準之言。以致爭戰。本大臣咨此。所望貴大臣改悔。答以合禮不似前此之言。況貴大臣現已知本國差派廓米薩爾伯多廓福斯欽前赴烏蘇哩綏芬地方。詳細查明。繪圖做記。攜帶來京。特為幫助商辦。決定邊界之事。本大臣誠願將本國大皇帝交辦之事妥辦。不出驚嚇之語。為會晤商辦不相明之故。不至斷絕。本大臣再咨乞貴大臣詳細深思本大臣前次所求三事及貴大臣所覆之言。不然。會商之事若絕。非本大臣之故。此文咨行貴大臣希冀答以合理不以前此之言。咨覆可也。

為照覆事。七月十一日。准貴大臣等來文內稱嗣後海口有揑稱本國船隻。及不通商處所見有船隻停泊。我防守官兵。便可開礮轟擊等語。本大臣前已將本國之船不可到不通商之處。行知本國。但本國京城至東海甚遠。恐此時未能示之到彼。本大臣現復備文。求貴大臣等轉飭送至北塘。俟有本國船隻到時交付。以便遵行。再向係各國

大小海船。各有旗式不同。今將各國旗式繪圖。一併封送。乞貴大臣等轉示近岸有兵持以便照式辨認某國之船。至今公木哩斐岳幅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等語。該大臣並未知此。現在本大臣亦將此言載入文內。求貴大臣等迅將此文遣人送往北塘可也。

給俄羅斯照會

甲申。為照會事。咪國使臣到京呈遞國書。昨已回至北塘海口。與直隸總督恆福互換和約。經大學士桂尚書花與該使臣言明。現在咦咈二國。尚無成說。並議換約後四箇月。各海口開市。尚須從緩。候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知照到日。再行開市。已據咪國使臣華應允。各國自當一體辦理。查貴國和約。先經互換。此時海口開市。既須從緩。所有和約內應行通商之七處海口。貴國商船應暫緩前往。俟有開市日期。即當知照貴國。一律辦理。相應即行知貴國使臣伊查照可也。

丁亥。廣東巡撫勞崇光奏。廣東夷務自咸豐七年十二月。夷兵入省城觀音山及將軍衙門藩司衙門。均被占住。上年天津議和。省城居民。漸次復業。城內夷兵約三千人。夷官頗能約束。華夷貿易。俱覺相安。並無滋事。臣由廣西調任前來。僚屬議論。多以為宜暫居肇慶。俟和約大定。省中夷兵全撤。再行入城。臣以肇慶僻在一隅。通省地方。難長莫及。又與司道各官隔絕。一切公事。不能當面籌商。諸多窒礙。且夷性多疑。更恐因臣不肯入城。心存猜忌。轉生枝節。籌思已審。因即輕騎減從。長驅入城。接印視事。咦咭唎佛蘭西兩國夷官。即日前來求見。臣當經接見宣示皇仁。曉以誠信。該夷官頗知感戴。惟前署撫臣畢承昭任內。該夷官堅請援照和約。租賃城外西壕及河南等處地基。建造房屋。以資棲止。畢承昭及粵海關監督恆祺。紳士候選道伍崇曜等。再三勸阻。不能中止。畢承昭等。以西濠居民甚多。若令遷徙。過於擾累。萬難勉從。因河南係水旁官地。允其租賃。已有成議。臣到任後。自不容更翻前說。又天津原議由粵補給該夷兵費銀兩。為數甚鉅。該夷官亦屢有照會。請為赴日籌給。臣會同恆祺妥為回覆。善與羈縻。一面咨商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等熟籌妥辦。總期上全國體。下順民情。以顧大局。正多方籌畫間。詎忽有火輪船駛到香港。得天津開仗之信。該夷官甚覺驚疑。即來求見。臣恐其猝聞警報。顧慮猜疑。變生肘腋。當與將軍穆克德訥監督恆祺。善言撫馭。告以遠道傳言。未審虛實。如果屬實。其中必有別情。大皇帝仁至義盡。遐邇一體。和議必仍可仰邀

恩允。惟當靜候諭旨遵照。不必驚疑。該夷官人虎粵民聞風生事。臣告以當督飭地方官。妥為彈壓。可保無虞。該夷官始悅服而去。數日來俱尚安靜照常。

硃批覽汝所奏。抵省視事。並能片言折服該夷。足見堅持定見。毫無畏難之意。朕懷甚為欣慰。

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七月十六日。貴大臣來文內稱。本國商船。應暫緩前往通商之處。據此本大臣甚為詫異。查七月初四日。貴大臣照會。本國商船。不應到不通商之處。本大臣已將

此事一面行知本國。一面行知東海公木哩斐岳幅。貴大臣已經知悉。七月十一日。仍如此云。四月後貴大臣來文。即與前文迥異。今云本國商船不應前往約內應行通商之七處海口。由此可見本大臣與貴大臣等誰為合理。並無自違天津所立和約。明言與本國通商海口七處。並未言有四箇月起限。及俟別國互換和約後之語。且貴大臣會晤時。從來亦未言及於此。兩國相交禮節。約文商辦可行。若專辦不可。設有欲改舊條。必須商辦。不然。專辦之條無所遵行。肅瑞二位大人文內所云。前議換和約四箇月後等語。本大臣實不知係與何人所議。況本大臣所收文件。亦無此言證據。若此事係別國議定。於本國無涉。即桂中堂。花大人。與咪國使臣所議。於本國亦不相干。今肅瑞二位大人。與本大臣尚未商定之前。焉可以本國商船。自應暫緩前往通商之處。俟唊咈二國換和約後等語照會。若貴國願意暫緩通商。理應交欽差大臣與本國大臣商辦。復定補續約之條。方妥。各國相交之道。天下遵行者如此。貴大臣誠知本國甘願護助中國有益之事。譬如本國大皇帝。交換和約。辦理別事等故。欽派大臣來京。所行之路。非由天津所立和約。後可以由大沽一同西洋國前來。乃由恰克圖故道行走。特為使中國

大皇帝喜悅。知我國並非同伊一路。而免中國官員礙難辦理他國來京之事。貴大臣應知本國商船。尚未往新開通商之處。俟中國開此二處與他國時再往。以禮而論。互換和約後。本國商船即可前往。暫不往者。亦係免中國礙難。其他五處。何必勿往。可見貴大臣照會。實屬不合。專辦條例。強使暫緩海口通商之處。係不可從。為此行知貴大臣肅瑞查照可也。

戊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照覆肅順等。稱本國之船。斷不借用唊國旗號。其不通商之處。前已行知本國。不

令船隻前往。但京城至東海甚遠。此時尚未周知。現復備文。求轉送北塘。俟本國船隻到時交付。並將各國旗式繪圖封送等語。俄夷既稱斷不捏稱𠸄國之人。並飭令該國船隻勿到不通商之處。情形似屬恭順。所繪旗式。著即交僧格林沁查驗。並知照盛京山海關兩處。一體知悉。惟夷船往來海口。如果並不滋事。即係𠸄咈之船。亦毋庸開礮轟擊。儻敢先行開礮。或登陸滋擾。則無論何國旗號。皆當嚴拒。著一併知照玉明。定福。格綳額遵照。勿受彼欺為要。華若翰計已行抵北塘。該將答覆該國璽書。由驛遞至北塘。交恆福。面交該使臣祇領。如華若翰换約後業已回帆南駛。即著恆福由驛遞交何桂清。轉交為要

皇帝復問亞美理駕合衆國伯理璽天德好。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使臣華若翰到京。呈遞來書。披閱之餘。備見詞意肫懇。惟以永遠友睦為念。朕心實深欣悦。上年所立條約。已蓋用御寶。特派大臣交來使收領。朕恭膺

天命。撫有寰瀛。中外一家。原無歧視。自此次定約之後。願與伯理璽天德永敦和好。共享承平。諒必同深歡喜也。

大亞美理駕合衆國伯理璽天德。（姓）布（名）雅各尊函

謹致

大清

大皇帝陛下。朕今特簡貞亮出類才士（姓）華（名）若翰。奉使前來

貴國。居近

朝廷。以莅美國駐劄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之任。此臣熟諳我兩國交際事件。於朕常存悠久堅立和睦友誼之心。素能仰體。且深知其忠藎純良。是命充選。定當恪供厥職。

允稱

大皇帝陛下。

恩遇隆重。彼所作為。端必盡善盡美。篤守兩國久遠友睦之愛。務期共相和悅。誠望

大皇帝錫之恩禮。更於代美國上達各事。悉予深信。其尤重者特將美國和好真意。與誠願

貴國萬祺久享太平之心。代為上

聞。朕惟祈禱真神。眷顧

大皇帝長享三多之祝於靡涯。斯確心頌者也。肅此恭達。敬請

福安。

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十五日。貴大臣照會前來。本大臣均已閱悉。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有難免侵占擾亂之語。是以本大臣據理照覆。並非飾詞。中國與貴國定界。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大興安嶺之陽為中國之地。山之陰為貴國之地。界限分明。斷不能更改。若按貴國天津所定和約。第

一條內。曾云嗣後兩國不相殘害。不相侵奪。永遠保護。以敦和好。既有此條。貴大臣前次來文。何以又言難免相爭侵占等語。至第九條所稱。兩國從前未定交界。迅速決定一事。貴國現在居住之黑龍江左岸闊吞屯奇咭地方。皆屬中國之地。並非貴國之地。即不應貴國人居住。我

大皇帝撫馭中外。一視同仁。姑許貴國人居住。並非在闊吞屯奇咭地方。作為立界之處也。況烏蘇哩綏芬河等處。更不與貴國相近。無所用其決定。上年黑龍江將軍奕山。以並非該將軍所管之地。擅行辦理。實屬糊塗。故我

大皇帝將奕山等。分別懲辦。今有吉林將軍景淳等。在彼等候貴

國使臣。妥行商辦。已於上次照會內。將此情節。細為言明。而貴大臣尚未詳悉。貴大臣既云本國非願占地。所求者止為嚴守和約。何以闊吞屯奇咭地方。既借與貴國人暫住。又欲至烏蘇哩綏芬地方。豈得謂不願占地嚴守和約耶。天津和約已許貴國海口通商。即是中國相待美意。陸路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本有定章。此外亦無可商辦。總之貴大臣既誠心和好。惟當恪守和約。若事事只為貴國有益。不顧中國有礙。將來必至彼此無益。想貴大臣來此辦事。必不願兩國相爭。本大臣前次照會。已逐層詳細解說。希貴大臣細心體會可也。為此照會。

庚寅。直隸總督恒福布政使文煜奏。咪酋已於十六日行抵北倉。該酋華若翰。給奴才恒福照會。約定十八日換約。奴才等即於十七日由大沽馳至北塘。其時刑部郎中慶銘。吏部主事梅啟照。由京齎到軍機處咨開面奉

諭旨。所有咪唎堅和約等因。欽此。並齎到和約暨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各件。奴才等遵即祗存。因該刑部郎中慶銘等曾隨桂良花沙納等在上海辦理夷務。熟悉情形。暫留該二員等。在北塘守候換約。十八日經清河道崇厚宣化左營遊擊張東鑅護送咪唎堅公使華若翰等前來。奴才等當即在於驛館備設筵宴。與該公使接見。言詞均極恭順。遂將和約互換。告以

皇上聖德如天。曲加體恤。念該酋等遠涉重洋。准其呈進國書。互換和約。從此通商和好。永戢兵端。該公使等感戴

皇仁。欣歡無既。換約後。該酋即行上船。甚為安靜。至前獲咪夷蔣什坡。𠸄夷擇時莫格甚二名。奴才等現與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公同熟商。以咪夷既經換約。所獲夷人。自應給還。以示我

皇上寬大仁慈懷柔至意。其𠸄夷尚未就撫。如一併釋回。轉似無所區別。查由津至滬。海船往來絡繹不絕。且俟該國悔過輸誠。再行交還。亦甚便易。已將咪夷蔣什坡。面交該公使

華若翰等領回。該夷等欲感之至。其咦夷擇時莫格甚仍暫羈留。派員妥為照料。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七月十一十二日。恭奉咸豐九年七月初十十一等日寄諭。肅順等奏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呈稱。該國有使臣木哩斐岳幅坐船來至北塘。並有帶來物件。著即派員護送。又以咪夷在京呈遞國書。所有該國和約。准其在北塘互換。前獲夷人蔣什城一名。即可發還該國。所獲咦夷人犯。或即交咦夷令其帶回上海。交還嘈嚼嘶。並飭文煜等斟酌辦理。

聖訓周詳。欽謹遵。悉當即派令知州曹大經。同知博多宏武等前赴北塘守候俄夷船隻行抵海口。即往詢其來意。如係差人進京。即遵旨派員照料防護行走。該酋木哩斐岳幅既在吉林侵占地界。有無別故。尚未可知。仍一面嚴密防範。總不聽其上岸。窺我虛實。距今數日。尚無信息。咪酋華若翰已於十八日回至北塘。經恒福等接待。互換和約。於二十日早用內地船隻。轉運出洋。該船亦開向內河迎接過載後。於申刻回駛至大火輪船停泊之處。二十一日早瞭望外洋。該船已經開駛。其所獲咪夷蔣什城一名。已由恒福等交還該酋收領。

其咦夷人犯一名。若交該酋帶往。似不足昭皇上懷柔之德。應俟上海咦咈兩夷就撫。和議稍定。由海船發交何桂清宣旨發還。似於事理為順。而於皇上生成全德。亦可明白宣示。俾知感激。至山海關停泊夷船三隻。前據副都統格綳額呈稱。尚未辨其為俄夷。為咦夷。當經飭令查探明確。並辨認旗幟。旋據復稱。該夷旗幟。或尖或長。五色交雜。難以辨識。七月初一日。復開泊山海關西之白塔嶺秦王島地方。似有繪畫地圖之勢。初二日以後陸續向西南開行。撫寧。昌黎。樂亭。各海口。均有船隻游駛。

而撫寧縣之洋河口。昌黎縣之蒲河口。有夷人乘坐小船上岸。聲稱帶有各種洋貨。於沿海一帶出售。並在蒲河口購買騾馬。又於浪窩口近岸。詢問永平。昌黎。樂亭。各府縣。相距遠近。均經各海口兵役曉諭攔阻。未至上岸滋擾。十九日接據格綳額來咨。夷船三隻。十二三日。仍在樂亭縣屬老母溝左近一帶游駛。終莫測該夷之意何屬。

硃批。知道了。

辛卯。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七月十九日貴大臣照會前來。以換約後四箇月開市之語。不知與何人所議。若與別國議定。即與本

國無涉等語。查上年在天津暎咈咪三國所定和約。內有現通商各口。或日後新開口岸。以四箇月後方可到彼通商貿易。雖非貴國和約內所載之條。然貴國所定和約。第十二條內。載外國通商事。俄國一律辦理。既有此語。今四箇月為期之語。焉得謂與貴國無涉。況本大臣前於互換和約時。已向前貴國使臣丕。將四箇月後再行通商說明。貴使臣丕已經當面應允。並言行知貴國。至伊犁。恰克圖塔爾巴哈台三處。現已互相貿易。其新定七口通商。自應候各國和約換定後。四箇月後照新稅則互相貿易。今貴國商船。欲往七口通商。因暎咈兩國和約未換。我國現在

尚未將新章行知各海口。是以照會貴大臣。暫緩令船隻前往貿易。此原係我二人之美意。貴國必欲前往。我等亦不阻止。但恐徒勞往返耳。貴大臣須詳思我二人之語。切勿疑心。有負我二人相待之美意。為此照會。

壬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查咪夷火輪船二隻。於二十日夜間開行。所有發給該夷之

璽書。當由奴才恒福加封。由驛遞交兩江總督臣何桂清接收。俟咪酋華若翰行抵上海。發交祗領。以昭我

皇上綏靖懷柔之意。俄夷所繪各國旗式。遵即照繪三分。由驛遞交玉明。格綳額。定福。以憑傳諭各海口。辨認各國船隻。奴才等復思俄夷既在吉林侵占地界。難保不窺探各海口。另生詭謀。暎咈兩夷敗退之後。窺我虛實。伺隙而動。亦在意計之中。是現在山海關一帶夷船。究其知其來自何國。但據旗幟為憑。深恐夷情詭譎。難以確信。或遇風雨陰晦。難有旗幟。亦無從辨認。更可疑者。俄夷甫經繪呈四國旗式。即有信函遞交該國船隻。其中恐有詭謀祕語。交通傳遞。試如

聖諭。無論何國旗號。登岸滋擾。皆當嚴拒。勿受彼欺。總不使該夷船近岸窺伺。庶足以嚴限制而示防維。現在暎咈兩夷。撫

局未定。各處海口。不能不嚴密防備。應請

飭下肅順等傳飭俄酋使臣。及書信來往。暫由庫倫陸路行走。北塘出入。盤查禁阻。動多窒礙。彼此均有未便。此次所遞交該夷船隻書信。暫由奴才恒福收存。如該夷船駛抵北塘。仍行派員遞交。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接奉寄諭。並俄夷所送各國旗式遵辦一摺。俄夷所繪各國旗式。業經僧格林沁遞交玉明。格綳額。定福。傳諭各海口辨認。所稱但據旗幟為憑。深恐夷情詭譎。難以確信。著仍遵前旨。此後夷船往來海口。如僅在洋遊駛。並無滋事情形。無論何國旗號。毋庸開礮轟擊。設或登岸滋事。即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8 版反内

當嚴以拒之。勿受欺。並著知照玉明等。一體遵照辦理。至所請俄酋使臣書信往來。飭暫由庫倫陸路行走一節。現在木哩斐岳幅將次行抵北塘。必尚有在京使臣往來書信。業經言明准其投遞。且俟木哩斐岳幅船隻回帆後。再令該國使臣書信。由庫倫行走可也。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與咈酋照會往還。欲此疑團盡釋。夷酋頗知感激。寄信回國極言嗜嚕嘶之背約肇釁。是以臣乘機給予嗜嚕嘶照會。以期就我範圍。不意適有民夷互鬭之事。先是常有夷人雇募內地民人。出洋種地。無一還鄉者。因之訛言不一。無人應募。該夷即勾串中外匪

徒。設計拐騙。並敢潛伺僻地。擄捉孤單行人。於是民有戒心。每於洋涇濱馬路一帶。集眾巡查要截。六月三十日。吳煦等查有咈夷商船載送人口出洋。當即照會各國領事。飭令放回。民間亦互相傳播。勢甚洶洶。馬路一帶。聚人更多。適有噗船水手二人。路過該處。民人即指為擄人之犯。羣相橫毆。該水手一死一傷。噗夷嗜嚕嘶照會及噗醫生合信。上前解勸。爾時華民人多手亂。不辨是非。將嗜嚕嘶合信一併毆傷。經道營廳縣。馳往彈壓解散。七月初一日。有進羅園男婦六人。至城隍廟閒遊。適值演戲。人皆疑其乘機拐騙。爭先驅逐。致將夷人一名。擠入荷池淹斃。上海縣知

縣劉郇膏馳至。將其餘五夷。押回夷館。從此民夷各懷疑懼。各夷在洋涇濱集兵安礮。民亦咸伸公憤。勢將互鬭。吳煦等一面出示曉諭被害之家。祇准稟官查辦。不准私自報復。一面會營前赴夷館。傳齊噗咪咈三國領事。諭以爾等擄拐民人。肇此釁端。已成眾怒難犯之勢。今不將載人出口之船。迅速追回。轉欲與我民互鬭。須知民難數計。憤極則無事不可為。勿謂江蘇風氣柔弱。可以威力制之也。噗夷署領事密迪樂。咪夷領事士覓威良僉稱擄拐人口。情同強盜。咈夷船隻。代人載送人口出洋。以致嗜嚕嘶等誤被毆傷。但求查拏誤毆傷之犯。照例治罪。伊即撤礮收

兵。咈夷領事伊擄。迫於公論。以載人者雖係該國之船。而雇人者實係呂宋夷人之事。亦願追回原船。至初三日。伊擄將原船載回。吳煦等會營督同廳縣。親詣該船。眼同伊擄及呂宋國領事伏娃。並咘藺之繙譯官瑪埜。逐一查點。共計被其拐騙上船華民一百五十七名。訊明籍貫。分別遣回。民情始覺稍定。惟提釋之人。皆係六月二十日以前上船者。聞尚有六月二十一以後被騙之人。未經截回。正在偵查間。初八日噗咪二夷之天主堂內。有人講說夷書。即有華民前往。告以爾等講書。係勸人為善。必須先勸自己。不可傷天害理。擄捉人口。然後再勸他人。因又互相爭

閘。將堂內門隱打碎。夷書坑毀無識愚民。因而紛紛遷徙。夷人既不敢輕離洋涇濱。華商亦不能進洋涇濱。十一日在寶山縣境。吳淞口外。又截獲剝船人口出洋之釣船一隻。乘出被拐民人三十四名。拏獲夷人一名。是日下午。上海縣東鄉。又有水手二人。被鄉民毆斃。該鄉民亦一死一傷。臣於接報後。查上海情形。全恃華商聯絡夷商。惟往來貿易。始能採悉彼中確信。今民夷互相猜貳。華夷各商。勢將扞格難通。江蘇民情。安分者大都畏事。其一倡百和。恃眾滋鬧者。類皆無籍之徒。一經齊之以威力。即各鳥獸散。無能為役。非若廣東之可藉以集事者。且所斃所毆。並非

擄拐之犯。而動手之人。亦未必即係受害之家。公憤之氣。既不必遏。而藉端生事之風。亦不可長。當即飭委留蘇差遣之前任常鎮道香松年。執持令箭。馳往上海。會同吳煦等。妥為撫綏彈壓。訪拏代夷拐騙。幾致釀成鉅案之匪徒。即行就地正法。並將吳淞口所獲代夷載人之釣船。鋸示海濱。以昭炯戒而快人心。至擄拐奸夷。果係呂宋佛囒哂而傷斃者係咦咭唎。道羅。則因事誤殺傷人。例有治罪專條。亦應緝拏究辦。照例辦理。庶華夷之心。兩得其平。咦酋嗜嗜嘶。於接臣照會後。因有民夷互鬬之案。即以臣係總理通商事宜之大臣。所問換約。不便相覆。而以哱嗪嘓無辜被人殺傷。兇手未獲照覆。並據密迪樂等。向吳煦云。此事該國主。必以嗜嗜嘶為辦理不善。將其撤回。另換人來接辦。該國官兵死傷不少。必議用兵若得欽差大臣桂中堂。給與嗜嗜嘶照會。尚可和解等語。吳煦等。告以欽差大臣僧王。已得制馭爾等之法。若欲用兵。釁自爾起。天朝向以曲直為勝負。並非向爾等求和。爾等當熟思之。將照會稟呈將來。臣詳加查覈。雖無桀驁語句。而密迪樂之言。其為嗜嗜嘶授意無疑。當即覆以換約事宜。係閣所當問。哱嗪嘓等之被人殺傷。釁肇於佛夷係因疑之誤。俟其有無照覆。再行遵

旨酌量辦理。所有往來照會二紙。並北河新聞紙一紙。夷人信稿一紙。照錄恭呈御覽。再圌山關等處礮隄。類多坍卸。所安礮位。節經軍營調用。間有歸還。所存無多。須設弁兵。亦不敷用。現在時異勢殊。所有江防事宜。容與欽差大臣和春。熟籌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上海民夷互鬬。已派道員馳往查辦一摺。並將夷人照會。及信稿各件。鈔錄呈覽。覽奏均悉。呂宋夷人。用咈囒哂船隻。擄捉內地民人出洋種地。非止一次。致令民情洶洶。激成忿怨。見夷人則羣相毆打。並因毆誤傷咦咭

唎道羅兩國之人。哮嗲唈等。均被誤傷。因此民夷各懷疑懼。業經何桂清等派委喬松年。馳往上海。會同吳煦妥辦。著即飭令一面訪拏代夷拐騙之匪徒。就地正法。並一面查明下手誤傷夷人之人。照例治以應得之罪。以期情法兩平。無枉無縱。至暹羅係臣服之國。其朝貢使臣。及遭風難夷。中國待之均有恩禮。此次該國民人。誤被淹斃。著該督飭令地方官嚴緝兇犯。務獲究辦。俟辦理完竣。具奏後。尚須給予勅書。以示撫恤遠人之意。至咲酋所請。欲桂良等給嗗嚕嘶照會。以為和解。但桂良等在上海。邀嗗嚕嘶會面。竟不肯前往。令桂良等回京。已繳欽差關防。無從與聞其事。咲夷背約肇釁。佛夷同心附和。勢難先行遣

就。前已將現擬辦法。於本月初三初七等日。寄諭何桂清業已接奉。自當遵照籌辦。如有轉圜之處。即可在上海辦理。毋得令其北上。至上年條約內。萬不可行之事。正可藉此挽回。何桂清當堅持定見。不可再向關說。以致蹤涉求和。如果該夷悔悟。自來說合。即須迎機善導。勿令坐失機宜。是為至要。咪夷華若翰已於十八日在北塘與恆福換約。即於二十日起碇回南。應覆璽書。已由恆福驛遞交何桂清轉付矣。

咲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七月初三日來文。以本大臣是否定期會同咈國咘大臣北上。將上年定約交換。希即照覆等語。聞悉。查貴大臣官銜。係任總理五口通商事務

欽差大臣之職。遇有通商情事。本大臣自不難照文會商。外國貴大臣督治兩江之權。誤將近日在滬生端一事。內有無辜咲人一名。被毆斃命。時總理稅務使李。偕數人俱受重傷。均六月三十日所為。迄今未見該官捕獲兇犯一節。便中順為言及。惟來文題問一層。與通商毫無關涉。皆由貴國曩日在北措置所貽者。本大臣似未便與貴大臣移文相覆也。為此照會。

給咲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七月十一日來文。以本大臣係總

理通商之

欽差大臣。所有北上換約一層。貴大臣未便移文相覆等語。查換約原為通商而設。上年

欽差大臣（[illegible]）前來上海。會同本大臣與貴國前大臣額。彼此會議。所有往來照會。俱有本大臣銜姓。即貴大臣初到上海時來文。亦有本大臣銜姓。可見換約一事。本大臣實係應問。至上海地方。六月三十日。華民聚眾之案。係外國人拐騙硬拉人口。載送出洋。以致激成眾怒。愚民既不知拐騙硬拉者。係何國之人。又不能將各國之人。逐一辨認明白。遂有咲人被毆斃命。並傷總理稅務使哮之事。後經咈國領

事宜。將載人之船隻追回。會同蘇松太道查明。係呂宋國拐騙硬拉人口。在佛國船隻載送出洋。是此事係呂宋人違約肇釁。佛國船隻代為載送。曲直甚明。華民誤毆總理稅務使李。及致傷咦人。並非有心。本大臣查中國定例。因事誤毆斃命。及誤傷旁人。均應查拏治罪。惟尚有被拐之人。未經追回。民情仍屬洶洶。業經嚴飭蘇松太道。會營督辦。知會各國領事。互相彈壓。一面追回被拐人口。一面緝拏兇犯。分別嚴辦。以弭釁端而昭平允。貴大臣近在上海。當必知其詳也。為此照覆。

丙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本年七月十四日。接據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咨稱。具奏俄夷乘船駛赴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欽奉

諭旨。三姓非俄夷應到之處等因。欽此。咨行前來。查軍機大臣寄來與俄夷互換和約第二條內載

大清國與俄國行文。毋庸按照從前理藩院與薩納特行文。即由俄國總理各國大學士。與軍機大臣。或大學士。俱按平等咨行等語。惟咨行俄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並無另有可通之路。必應送交署圖畢爾那托爾轉行。若經該酋按照和約駁回。於事無濟。等不敢拘泥。仍咨行署圖畢爾那托爾。令其迅速轉送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駛赴三姓之夷。全行撤回。謹將咨行該酋文底呈

覽。

硃批。知道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據軍機大臣札交。本年五月十五日。俄夷徵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時該副都統派員阻止。並未旋回。二十九日。徵卜勒幅登岸。至民人王義會家內。向民婦王高氏調戲。適經捕役高連升等。勸阻回船。是夜徵卜勒幅復潛至王高氏家。欲圖強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徵卜勒幅毆斃。嗣將民人劉有。及王高氏等獲訊據供稱。委係欲行強姦。被毆身死等語。查三姓地方。並非俄夷應到之所。況經該副都統攔阻。復敢昏夜潛行登岸。欲圖強姦民婦。顯係騷擾。除將未能阻止之地方官。分別懲辦外。將此情節。著庫倫辦事大臣。備文咨行俄國等因。札交前來。相應迅速咨行爾署圖畢爾那托爾。迅為轉報爾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由黑河口駛往三姓地方之夷人。即行收回。一面嚴飭爾國夷人。嗣後不准似此任意行走。滋事頻仍。以致滋擾我國民人。兩國悉請按照兩國互定章程遵行。為此咨行。

硃批。覽。

又

批。與惠親王等同看。看來該貝子意存諉卸。並無想出好辦法。爾等熟商。有無善策。

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現在接閱貴大臣七月二十三日來文。若貴大臣所行之文。俱似如此。則甚合宜。若能堅固兩國相交和好之道。然不能不相告者。一照會內稱。查上年在天津咦咈咪三國所定和約內。有現通商各口。或日後新開口岸。以四箇月後。方可到彼通商貿易等語。此言尚未全合咦國所立和約。二十八條內稱。此約自議定畫押之日起。

四箇月後。凡通商海口稅官。應告知咦國領事官。某項貨物。由口發內地者。稅價多少。由此可見所言四箇月後係言稅價。並非開海口通商之事。且係議定畫押之日起。亦非以互換和約之日為初期。至咈咪兩國和約內。俱無此四箇月之語。本大臣現有鈔寫該三國所送和約之原稿。不能錯誤。僅貴大臣所存和約一分。內有不符之處。可以告知係某國和約某條。以便查對。總之貴國與咦國另立密條。言通商海口。四箇月開市。則此條係謂牛莊。登州府。山頭。臺灣。海南等處。新開海口。其他早開海口。豈可言四箇月後始開。況廣東天津雖有交戰之事。其早開海口貿易至今未絕。貴大臣來文內稱。貴國所定和約。第十二條內。載外國通商事件。俄國一體辦理等語。並以既有此語。今四箇月為期之議。焉得謂與貴國無涉等語而難我。查天津和約第十二條內。稱日後中國若有厚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由此可見外國所得有益之事。即與俄國毋庸再議一律辦理。言其有益之事。並無禁止之事。今四箇月限期。可謂有利益乎。二位大人。閱和約應詳細。免致錯誤。來文內稱上任欽差大臣丞。已經議定通商海口。四箇月後始開貿易等語。設有此言。然於三月二十二日。已經互換和約。今

於七月二十三日。貴大臣照會所定四箇月期。不已滿乎。何必行文。再言者現在本國海船多隻。已到東海。不能不早開海口。至新開海口。本國大皇帝。願行與中國

大皇帝。並謀與

貴國有益之事。早降諭旨。本國海船暫緩往。天津和約所定海口。俟中國自行開時再往。為此咨覆貴大臣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咸豐九年。己未。八月。己亥。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
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遵查
前此互立條約。係與夷酋木哩斐岳幅面議。據各屬詳報
夷人皆係奉木哩斐岳幅之命。此次遵
旨另立一條。自應會派妥員。仍與該酋議定。方免夷衆藉口。前據
烏蘇哩口探報夷酋木哩斐岳幅。已由海路赴上海等處。
秋後旋回。詞該酋馳抵琿春。少停即行。又言欲赴天津。該
酋行蹤詭秘。若非會飭各員分路等候。恐難會面。隨派署
副都統富呢揚阿。在黑河口守候。其烏蘇哩口派協領椽

昌。防禦書林。與吉拉明阿。馳赴該處。守候夷酋木哩斐岳
幅到時。即率同佐領烏勒吉等明白曉諭。該酋肯否。隨時
報明署副都統富呢揚阿。逐層妥議。另立一條。設該夷至
黑河口。即由富呢揚阿照前辦理。儻該酋不容見面。黑龍
江城。是必由之路。應派官兵赴海蘭泡偵探確信。不難會
晤。即責成署副都統愛伸泰就近嚴查辦理。其甯古塔琿
春等處。仍札令署副都統富興等。會同琿春署協領富坤
等。一體巡查照辦。設遇該酋。向其開導。勿任夷船肆意遊
行。再圖占踞。惟木哩斐岳幅。居心叵測。若始終不肯見面。
再會飭黑龍江副都統。行文海蘭泡央柔枯幅。傳諭木哩

斐岳幅遵照。其如何區處擬議辦法。再行奏明辦理。景淳等又奏。挑練兵丁。以防不虞。查夷情叵測。日漸鴟張。下駛人船。有增無已。既在烏蘇哩添建房間。又由水陸分赴軍春邊岸。支搭帳房。而前抵三姓夷人。又稱續來者欲奔吉林阿勒楚喀貿易。其虛實莫測。當即密飭各屬。一體嚴防。並令琿春協領。多備餘丁。勤加操練。惟查吉林通省額兵一萬一百五名。各處徵調。不下七千餘名。現在存營陸續抽撥者。僅止三千餘名。不得不擬派餘丁。並與正兵同伍。現儘數挑選。祇得兵丁一千五百名。已派員操練。加意防維。再

盛京海防挑備精兵二百名。聽候調遣。而吉林本應籌防。所有前調官兵二百名。擬請暫免備調。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並挑備兵丁各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奕山革去御前大臣。令其來京當差。特普欽暫署黑龍江將軍。前往辦理矣。俄夷人船分赴烏蘇哩口。及琿春等處。皆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而木酋至今尚未駛抵北塘。據稱。復有欲由海路赴上海之說。傳聞互異。行蹤實爲詭秘。景淳等接奉前旨。已派富呢揚阿在黑河口守候。專司查辦。並派協領祿昌等。馳往烏蘇哩口。宣示開導。甯古塔琿春等處。派令佐領富新等巡察。所籌均尚妥協。黑龍江係該夷必經之路。特普欽接奉此旨。即著前往該處。責成派出之副都統愛紳泰。勤加偵探。一面會商景淳妥籌辦理。總須明白曉諭。使其勿致肆意遊行。不可含糊了事。再蹈奕山覆轍。至所稱吉林現在挑備餘丁一千五百名。勤加操練。現在俄夷雖未鬧釁。固當存有備無患之心。但須不動聲色。嚴密防範。不可稍涉張皇。致令該夷窺破。其前次挑備盛京防海官兵二百名。現在本城既須籌防。即著毋庸調往。

前兩廣總督黃宗漢奏。此次天津接仗情形。先於六月二十日。有香港火輪船到省。即說夷船在天津大敗。被海口礮臺打沉兵船二隻。打爛兵船三隻。傷大兵頭左手一隻。

焚兵頭二十餘名。兵丁四百六十餘名。頃刻間省城內外喧傳。人心大快。夷目吧嗄嘩即於是日將省內旗綠各營軍裝器械。仍照上年之樣。全行收去。二十四日。惠州城內。接得香港之信。並鈔來上海新聞紙。所刊天津實打死紅毛在船及岸上共四百六十四名。兵總二十七名。打碎根砵三隻。打壞根砵六隻。共焚水手奸細不計其數。受傷待醫者二百餘名。兵火船嘆吠嘩咃船主。打去一腳。另有別兵船主受傷。回上海廣隆行醫治。生死未定。香港自得此信息。聞各夷酋曾會議欲不納稅。而夷商不願。設不納稅。是速唐人封港了。故此未定各等語。惟思現在省中夷兵

極少。不患該夷修怨於我。而夷性多疑。轉慮該夷防我攻他。我兵若即乘此攻城。未始不可克復。然省河礮臺船隻。早已付諸灰燼。即使克復。亦斷難以駐守。既無攻克之心。何必使有疑忌之念。當即函致兼署督臣勞崇光。見該夷等隨時開導。坦然示以無疑。旋據勞崇光覆稱。天津報到。他族驚惶。深恐其驚疑滋變。又慮此間民氣。聞風觸發。業經兩面開導。彈壓拊循。幸尚無事等語。是於未奉

諭旨之先。臣等彼此密函商酌。省垣夷人。若仍照常無事。不必自我啟戎。茲復欽奉

諄諭。尤當時刻凜遵。然而夷性桀驁。未必遂加悔悟。翻然就撫。日來省城傳播。有夷船全數回滬。修船調兵。再圖大舉之說。此亦被創後必有之詞。就粵城夷兵計。料無可以調往者。以天時地氣論。此後節屆秋冬。今年能否再行北上。殊未可知。而探聞該夷。每與外國爭戰。動經數年不休。葉名琛家人胡順。自五印度回。據云。有喇喇國王被擄在彼已十年矣。猶日興兵以攻其國。且所造大輪車。行駛如飛。一點鐘可數百里。堆積礮彈如山。蓋該夷固以黷武為能也。今年赴津各船。秋冬間如已由滬回粵。省城為肩背之區。尤關必不願其滋事。而如南海番禺各鄉。順德。香山。東莞。新安各縣。則難保其不洩憤。而順德尤可危。蓋臣與羅惇衍

等。皆夷人所欲得而甘心者。

皇上智燭幾先。以紳董中素孚鄉望。如羅惇衍等。亦應整頓鄉團。以備不虞。臣當即遵

旨。將天津淩仗情形。

聖謨在先。勸從撫。信致羅惇衍等。密加整備。不可宣露防禦情形。使夷人知覺。尤不可假奉

旨為由。致於撫局有礙。諒羅惇衍等。必能仰體

宸廑。顧全大局也。至臣自上年八月至今。一字不敢言夷務。至煩

廑念者。實因八月之奏。上海已傳觀。暎酋額爾唫得見此摺。深知上年四月省北復城之舉。實臣與羅惇衍等。主持其間。故銜恨在心。屢次勒令

欽差大臣桂良等。奏撤一督三紳。未蒙

允准。即思自己動手。十二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飭臣將

欽差大臣關防。送交兩江督臣何桂清。接辦夷務。臣於二月初四日。方接到部文。該夷已於正月初間。由滬聞知。意以撤去大臣關防。勢必久任兩廣總督。故欲害臣之心更急。先是臣於正月初八日。祭大纛神。諏吉於二十日。親赴西北江督兵。初十日。廣州協副將濟昌。自省城來見。告知夷人與臣誓不兩立。到西江必跟至西。到北江必跟至北。請緩啟

行。再作計議。果於十三日。派夷兵及奸細約有二千名。坐淺水火輪船十隻。廣東西瓜扁船十隻。馬船數隻。吧嗄嘘見柏貴告以將往西北江一行。請派員護送。當派縣丞卓炳森等送之。柏貴即諭知南番兩首縣。夷人狡詐。難保非聲西擊東。於兩首縣派役跟蹤確探。日日飛稟到臣。夷船出省河往東而行。由東莞縣屬河面行走。將及惠州界時。臣因有西北江之行。早調都司卓興帶勇二千名在惠署惠州府海廷琛亦有勇二千餘名。皆精銳可用。該夷來如講禮讓。則地方官已設館舍牛羊牲畜俱備。犒賞倘包藏禍心。則背城借一。有死無生。幸該夷行至東莞以上。水淺船擱。不得進。折而之虎門。走順德河。歷七洲洋。將由惠州小淺水一帶來郡。又因西瓜扁船。在七洲洋被風浪搏擊。不得前。由是轉回順德。問該縣羅龍二紳何往。乃走西江。赴肇慶。問該縣蘇紳住家何處。各官皆以外出勸捐答。遂溯流而上。至廣西梧州。即撫臣勞崇光所奏者。由梧回肇。盤桓數日。聲言欲駐兵於肇城。蓋知該處舊有總督衙門。為控制兩省之地。乃故為此說。經該道等勸回。二月初方到省。臣於初四日。接到吏部公文。當派員將關防齎送江南。一面照會該夷水陸提督。該提督仍照覆無異詞。臣以為從此或可稍釋其嫌。乃二月二十邊。省城有信來。該夷

復整備行程。明言將赴東江。斯時也。江西之賊分兩股。一由南韶一帶而入。竄擾樂昌。一由惠州邊界而進。將擾龍川。福建之賊。亦破大埔。嘉應。而攻興甯。臣思惠州一郡。若該夷船由西而來。江西福建逆匪。由東而至。兩面受敵。區區數千兵。其何以濟。乃決然定計。與其死於夷。不如死於寇。上游龍川。為潮嘉入惠要區。賊所必爭之地。灘高水淺。賊可順流而下。夷難迎流而上。惟有親督重兵駐此。或可兩全。乃於二十四日啟行。進剳龍川。該夷遂不復來矣。在軍營將及五旬。督飭各軍進勦。疊獲大勝。克復大埔。嘉應。解圍。興甯連平福建之賊平。而江西之賊勢。將由惠州下竄廣州。臣於四月初十日回郡。以便居中調度。仍飭各軍節節堵截追勦。兩起賊匪。殲擒殆盡。東路惠。潮。嘉。一律肅清。方臣回惠郡之日。正嘈嘈嘶到香港之時。其於要進天津與否。機密事一語。探不出來。惟知其擺隊進廣東省城。人馬齊列城內外。及船古礮聲連環不絕。此吧嗄嘘之故為揚氣也。入城後不與各官一見。惟時刻密布奸細。來惠探聽防範。臣著左右前後。皆有細人暗伏。即不能擒臣之身。總思擒臣之擄。臣思自天津議和後。至今未曾與該夷搆兵。前有生擒夷人二名。亦向團練總局提還。上年七八月間。在粵夷酋照會到臣。有貫深實感之語。雖力持不還

城不通商之議。仍派紳士委員等。往來省城。籌議還銀交
城。以便早日通商。嗣以上海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送告示前來。通飭各海口照舊通商。柏貴及
粵海關監督恒祺等。即與之通商。該夷以有此示。亦遂不
理臣。及至九十月大幫茶鹽上稅後。臣始知悉。亦未嘗再
與攔阻。何至恨臣之深若此。直云正二月間。人人皆知其
爲上年八月之奏。於夷人詭計。抉摘無餘。並有懸賞三萬
銀。殺吧嗄哩之語。該夷等咸知悉。故貌爲各釋前嫌。實則
記恨在心。今若再有要件落該夷之手。勢必更遭不測。故
臣於二月二十四登舟以後。始奉到正月初一日寄

諭一道。飭將民夷互鬭之事。迅速詳細具奏。臣恩年前十二月石
井之戰。羅惇衍等。業經據實詳奏。初一日之奏。係前擱未
到。該據羅惇衍等來信。知所奏已奉到
硃批。有辦理妥協之語。方幸稍慰
聖懷。復何敢以臣一身之危險。上煩
廑念。三月間在龍川軍營。先後奉到寄
諭。飭臣諭知柏貴勸令該夷赴上海與桂良等面議。及開導該夷
無復再赴梧州等因。臣遵即差送與柏貴閱看。而柏貴已
病重不能言語。其時噸𠿪唫已回。噌嚐嘶未到上海。所議
有關大局之事。吧嗄哩不與聞。此外無可與語者。曾據粵

紳候選同知升用知府潘世榮密稟。聞諸夷目柯露祥云。
上海之議。桂中堂欲以四事翻騰。噸欽差則一字不改。月
臘月回來後。亦不復再與桂中堂見面矣。粵東賠銀交城
之事。須進京後再議。似此則該夷赴津舉動。不惟粵東無
一點端倪可以具奏。即上海亦未必有實在情形可以奏
者。此臣久未將夷務奏報之實在情形也。至天生吧嗄哩。
所以禍粵也。不去吧夷。粵難未已。咸豐六年。夷衅實開於
此夷。今更肆行無忌。筆難罄述。即如柏貴故後。撫印不准
送出省城。原欲新任巡撫進城。既可恃爲護符。又得肆其
挾制。勞崇光於到任後。馳書告臣曰。西人議論。多以爲不

宜入城。然細思由梧州而來。不到省祇有駐肇慶。夷船一
水可通。與其使該夷扶之以來。轉不成事。不如長驅直入。
示以無恐。六月十三日午刻到任。吧嗄哩等。即於未刻進
署。其故作兇肆情狀。甚於常時。緣自畢承昭署篆後。幾於
無日不以索賠銀蓋夷樓二事相偪勒。畢承昭至無可如
何時。則對以充汝之量。不過派兵把我看守。否則將腦袋
取去。要銀則斷乎不能。乃專心於蓋夷樓一事。前後十三
行舊址。尚嫌狹隘。必欲另添一處。指出沙面地方。須由水
底壘基而起者。但築基址。估工即須二十六萬兩。今粵海
關於關稅項下將來應賠兵費款內。先行陸續提給工匠。

畢必照以水底築基。成否莫定。已發之銀。統須該夷認帳。令伍崇曜等與之舌戰。堅不允從。成則伊之業。不成則帳不復認。復自十三日未刻以後。議至夜深。其勢不得不依他。且須給與照會為憑。照會底稿。又須吧嗄嘽先改定。然後可行。其橫逆大類如是。尤可慮者。柏貴任內所用辦事家人。皆與夷為伍。李小村日在門房。一切公牘。吧嗄嘽無不知者。外無所用其探聽。內無所用其隄防。故亦相安於不覺。然究竟緊要事機。悉由臣惠州辦理。城中多有不知者。今則督撫兩符。俱在城內。夷人時刻窺伺。臣已手函數千言。縷陳大概情形。密示勞崇光。其於夷人慣入內室探

索公文密件。將來寄

諭到省。難保不索觀截搶。尤囑令早為之計。至該夷在津。如未就撫。督臣王慶雲到粵。可否一併駐劄省內。應請

聖裁飭遵。

硃批。覽奏詳細各情已悉。

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前據副都統格綳額稟報夷船三隻。於六月二十七日。在距老龍頭十餘里停泊。當即飛飭沿海各路防兵。加意嚴防。業經附摺陳明在案。續據各營縣稟報。該夷大船停泊外洋。小杉板近岸尋覓食物。亦極馴順。一月以來。該夷歷至老龍頭。泰王島。老母溝。清河。呂泗河口等處。口岸周歷。用小船試探水之深淺。查看地方地勢。均已繪圖。各海口兵役。一經攔阻。即行駛回。臣詳加籌思。窺其形勢。似係暎夷敗退之船。沿海窺探。或伺隙而動。或相准虛實。以圖再舉。所有各海口防兵。或隱或現。該夷亦不能盡知虛實。七月二十四日。夷船三隻。由外洋越過北塘大沽。於二十七日。駛至大沽迤南之祁口地方停泊。隨有夷人數名。坐小杉板近岸試水。並詢問水陸赴津程途。經祁口營署守備張錫元告以此處距津六七百里。中間數十里。泥淖難行。該夷亦即駛回。查大沽迤

南劉家河。唐家河。馬棚口。祁口。狼坨子。均係汊河。或僅容小船行駛。或數十里以內。舟楫不通。且地處荒僻。居民無多。該夷亦無所施其狡悍。惟陸路距大沽不遠。自應先事豫防。以期有備無患。當派火器營參領保清。通州協副將李炳蓁。帶兵二十名。先往哨探。復派副都統成保。侍衛札精阿。各帶哲里木盟馬隊二百名。前往劉家河等五處汊河口岸。分劄以壯聲威。該夷船三隻。於二十八日。由祁口折回大沽迤南二十餘里之劉家河停泊。不時在桅上用千里鏡打看。不知其意何屬。至本日卯刻。尚未開行。臣惟有督飭各營官兵。隨時布置。晝夜嚴防。不敢稍涉大意。該

夷敗退之餘。大沽防守既嚴。大約不敢輕犯。劉家河等五處汊河。船隻不能行駛。亦無可窺伺。或沿海口岸停泊數日。漸漸南駛。惟山東煙臺恐要久停。該處商賈雲集。人煙輻輳。若因各海口均係停泊數日。即便開行。視為故常。恐一旦竊發。殊屬堪虞。應請

勅下山東撫臣。豫為防範。該夷既經受創。知有準備。亦必不敢滋擾。五月二十五日。與該夷接仗之時。各營官兵。無不奮勇爭先。勉圖殺賊立功。惟北岸北礮臺海口營兵。見賊勢兇猛。越牆鳧水逃避者三百餘名。自應即時查拏。以正軍法。彼時因夷船在海口停泊。若操之過急。恐有逃出外洋勾

串情事。是以於咪夷船隻開行後。即行派委弁兵。分投查拏。現已拏獲三名。業經正法梟首示眾。再前獲𠸄夷一名。本係帶傷被擒。近因痢瀉。醫治無效。現已病故。

硃批。另有旨。水陸籌防。甚為周密。不可稍涉大意。以備不虞。尤應嚴飭各路統兵鎮將。暨弁兵等。不准因有前番得意。遇夷即戰。徒邀保舉。不顧勦撫大局。如有前項情事。即由汝處查拏正法。不必請旨。此次遊駛夷船。為鬼為蜮。殊難測度。看來恐係俄夷多方窺伺。有隙即戰。以圖要挾。無隙即講和貿易。並代各國探占馬頭。利人利己。以為他日地步。皆在意中。若云𠸄夷圖報。尚不在今秋。須俟明歲春夏之交。或者另生詭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夷船在沿海口岸窺伺一摺。據稱夷船三隻。一月以來。歷至老龍頭。秦王島。老母溝。清河。呂澗河口等處。用小船探水。並查看地勢。復駛至大沽迤南之祁口。劉家河停泊。用千里鏡打看等語。夷船到處遊駛。為鬼為蜮。殊難測度。𠸄咈各船。前已駛回上海。現在夷船。恐係俄夷多方窺伺。已於摺內詳細批示矣。該大臣現在調派成保等。帶領馬隊。分劄各處。防範尚為周密。該夷如敢登岸滋擾。或在船上先行開礮。著即遵前旨。奮力轟擊。勿受彼欺。致落後著。如僅止試探水勢。及上岸尋覓食物。自不必先開釁端。致彼有所藉口。至前獲𠸄夷一名。現既物故。即為棺殮。或即交沙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

轉交該夷。以為轉圜地步。或暫存海口。俟該夷就撫後。再為交還。即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山東煙臺地方。本月已諭令崇

恩嚴密防範矣。

又

諭。僧格林沁奏。夷船一月以來。屢經駛至老龍頭。秦王島等處探水。近復折回大沽迤南。劉家河停泊。漸次南駛。山東煙臺地方。恐要久停。請飭防範等語。山東煙臺海口。前因有夷船在彼停泊。曾諭該撫嚴密稽察防範。茲據僧格林沁奏。夷船漸向大沽洋面南駛。難保不再到煙臺海口。意圖久停。該處商賈雲集。人煙輻輳。若視為故常。任其逗遛。一旦竊發。猝不及防。殊為可慮。

此外各海口港汊紛岐。多有可停泊之處。均宜嚴爲準備。現在通商章程。尚未議定。民間概不得與之私行交易。應一併禁絕。著崇恩。嚴飭沿海地方官。認真巡查。密加防範。如有夷船停泊。諭令迅速開行。毋許久留。致令上岸滋擾。崇恩。現雖有旨令來京候簡。仍宜實心辦理。如因簡放有人。意存諉卸。將來設有貽誤。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壬寅。俄囉斯照會。

爲知照事。於本年七月初二日。
欽派大臣（肅瑞）。行不宜之文。至本大臣。後不復通商會晤。一則該大臣會晤。及所照會並未見益。一則所議與本國欽差大臣分位不合。所以十餘日後始行文。想該大臣改悔不意所覆言語雖合宜。而意如舊之悖禮。今四十餘日。未嘗會晤。本大臣誠願護持兩國和好。故照會軍機大臣會晤商辦情形。以便設法妥辦。本大臣會晤（肅瑞）二位大臣時。曾述商辦決定兩國東西交界未定之處。並復行旱路貿易。及辦別早年所立和約內。有應增應減應刪俟已辦妥之事。分寫六條。並非出於己見。乃照依和約。特爲豫防含混相爭。其第一事。分定兩國東西交界。係照天津和約第九條。其第二事。復行旱路貿易。係照恰克圖和約第四條並尼布楚和約第五條。其第三事。辨別早年和約。特爲使時勢相

合。豫防含混相爭之意。惜
欽差大臣（肅瑞）急於辦理。初時曾言並無和約等件。伊亦不知此事。次又認稱。曾有此等和約。停止已久。不必再議。今七月二十日咨覆。並未言及和約之事。至講說璦琿城所立和約。與本國者迥不相同。即本大臣以中國
大皇帝。咸豐八年五月初八日所降與大學士桂
工諭。轉送至公普提雅廷爲證。（肅瑞）二位大人。亦言不知有否。本大臣將上年
諭旨譯漢文與閱。伊等雖認有此
諭旨。乃所譯與原文不合。及至求將原文送至本大臣覆對。答以此
旨係在軍機處大內收存。該大臣未便擅出鈔給等語。七月二十日。所未言及此
旨。此等前後不符之語甚多。如七月初二日咨覆言中國
大皇帝優待本國。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闊吞屯奇咭等處。借與本國等語。查璦琿城所立和約第一條內。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等處至海口。作爲俄囉斯國所屬之地。並非暫時。乃永遠勿替。六月二十六日。（肅瑞）二位大臣所照。亦言璦琿城和約。本有中國
大皇帝業已准行。奈於七月二十日咨覆。言該處該屬中國之地。

不應本國人居住。殊不知闊吞屯奇咭等處。及松花江口南延岸。本國人居住多年。又前（肅瑞）二位大臣照會。曾言海口通商五處。七月十六日照會。海口通商七處。實按照天津和約所言。又七月初四日。該大臣照會本國船隻勿在並非通商海口遊行。於七月十一日所發咨文。仍如是言。又言務將此情節。迅速行知本國。於七月十六日咨覆。言現與暎咈二國。尚無成就。本國商船。俟中國與兩國互換和約至四箇月後。再往七處海口開市。於七月二十三日。該大臣照會。仍言四箇月限期求從緩。因現在新章尚未行知各海口。況該大臣稱於互換和約時。與前任欽差大臣丕將此事說明。欽差大臣丕已當面應允。是以照會本大臣暫緩令船隻前往貿易。（肅瑞）二位大臣言及此。係不知送文之前一月。四箇月限期已滿。初（肅瑞）二位大臣曾言兩國東界。應黑龍江將軍與公木哩斐岳幅商辦。今來文言本國大臣。可往辦此事。並非與黑龍江將軍乃與吉林將軍商辦。據本大臣思。若中國大臣擅自講論和約。並不遵

諭旨。視若無事。即往吉林。又有何益。設若本大臣往吉林商辦。誰能保來時中國大臣。不如現今不復失信。況中國大臣。不顧合禮商辦。嚴守所議哉。（肅瑞）二位大臣。明知愛琿城新立和約。已定黑龍江烏蘇哩等處為界。然照會屢次言及立

尼布楚和約時。兩國並未查明此地。但知興安嶺之西。格爾畢齊河源處。約略云。順此山至海為界。其極東近海之地。作為共有。俟將來查明再定。據新近查明興安嶺分為兩岔。一岔往北至冰海。一岔往南至黑龍江。斷過三姓地方。蓋興安嶺北岔不能為界。因其向北不向東。興安嶺南岔為界。與中國有虧。是以愛琿城議定以黑龍江烏蘇哩等處為界。則兩國皆有裨益。（肅瑞）二位大臣。屢次言興安嶺為界。其意何取也。查此等辦法。本大臣始知（肅瑞）二位大臣。實不知應辦事情之詳。但知其緊要。設法推卸。恐自辦錯誤。且本大臣轉詳軍機大臣。肅大人辦事。實不合和好之道。會晤時。數次曾言中國願交鋒於本國。今於七月初二日來文。冒言本大臣堅持己意。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等語。並將本大臣之求稱為先出無禮之言。伊不能詳辦我國所求。及輕視早年所定和約。並不留意與本大臣所論之理。乃出粗率無考之言。直不應允我國所求。兩國和約。豈有如此商辦之道乎。本大臣初來京時。曾行文軍機。求

轉奏中國

大皇帝。派可靠之員。商辦一切兩國有益之事。肅大人會晤之時。大半言毋庸議。然則何為商辦。且兩國緊要事件。豈可如此草率辦理乎。肅大人似不明我國所求止於和約之事。

並非別故○特為護持兩國和好之意○我國所求決定未定交界○以免侵占含混相爭而已○伊云設有本國侵占之事○即已許借與本國等事亦皆毋庸議○此言合理乎○地界未經分定○焉能免侵占相爭○所以迅速議定兩國地界為要○其東界尤要○或肅大人不明此理○或伊願使我兩國不和乎○想軍機大臣○俱係明睿通達之人○不能如其所願○本大臣懇乞貴處大臣○或告知肅大人○辦事必須詳慎○俱依相和友道○或照天津所立和約○請

旨另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一員○會通商辦○更乞交付一切兩國相交緊要之言○並將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所奉

諭旨及自康熙年間至今兩國所立和約○鈔錄一分交給○且曉諭凡和約之條○非兩國會議○不可停止○莫謂年久○即不准行○

貴處大臣○明知

貴國現時與兩國不和○自應設法○不至又與鄰大國相爭○況該鄰國相好多年○能補濟

貴國危難之時○今本大臣自應在京商辦情形○及

貴國

欽派大臣所覆之意○一一疾速奏明本國大皇帝○本大臣情願護持兩國和好○不敢將肅端二位大臣所議之意○奏明本國大

皇帝○因前任欽差大臣丕覆命○以為毋庸議而已○本國自不能盡其所覆○若本大臣仍以毋庸議回覆○豈不增本國所忌乎○惟望貴處大臣○設法助我○以合友道之意○而覆本國○我國大皇帝○誠意護持兩國和好○差我告知中國大臣等修此和好之良法○本國大皇帝○聞知中國大臣等能明此意○果誠願修和好之道○亦必心悅○甘願別出良法○使兩國內外平安相和○此文特為護持兩國和好之道而照會○惟恐肅大人以冒言率意○而致兩國不和矣○為此照會可也○

癸卯○山西道御史陳鴻翊奏○竊自上年五月○夷船南駛○重修大沽礮臺○豫為設備○因將大沽迤北三十餘里之北塘

礮臺○亦加修補○復於北塘河北三十餘里之營城村外○添修礮臺四座○屯駐馬隊一千名○大沽在南○營城在北○北塘居中○三處聲勢聯絡○自可互相應援○本年五月○夷船北來○欲令其由此進口○將北塘所設兵礮○全行撤歸營城○使之無恐○暎夷不遵理諭○竟在大沽河口開礮○毀我防具○經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督率將領○將其火輪船擊毀十餘隻○傷斃夷兵數百名○並將其上岸步隊○聚而殲旃○該夷敗退南旋○意必益餉添兵○再圖報復○而咪夷貌為恭順○即由北塘進口○互換和約○臣竊思咪夷與暎夷朋比為奸○見大沽防守嚴密○難逞奸謀○勢必將北河口水勢淺深○道路遠近○

並撤防情形。密報㗭夷。為之設計。㗭夷詭詐異常。前在大沽接仗時。彼之所以致敗。與我之所以制勝。既已深知。自必變計而思逞。萬一再至大沽。陽與僧親王接仗。而潛於夜間。陰令步隊。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駐守之兵。不得過河援應。因而南趨大沽北礮臺後路。前後夾攻。則大沽甚為喫重。雖其間新河地方。亦設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繞越。且恐該處弁兵。猝不及防。或有驚擾。轉致掣動大局。此尤不可不慮者也。相應請

旨。飭諭帶兵大臣。查勘地方情形。仍於北城河口。調回兵丁礮位。

申諭鎮將。嚴為防守。使該夷計無可施。方為萬全之策。或

即將營城所駐之兵。移至北塘。更為扼要。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請飭嚴防北塘一摺。據稱。本年五月間。夷船北來。因令由北塘進口。將礮臺防兵撤回營城地方。現在㗭夷受創南旋。意必來圖報復。萬一再至大沽接仗。陰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之兵。因而南趨大沽北礮臺後路。前後夾攻。雖有新河防兵。該夷亦可繞越。恐弁兵猝不及防。轉致掣動大局。請飭嚴防等語。北塘地方。與大沽均屬緊要。前經僧格林沁密設防具。並派馬隊遊為策應。布置尚為周妥。現在㗭夷雖已南駛。俄夷仍在洋窺伺。北塘為大沽北礮臺後路。應如何妥設礮位。撥調防兵之處。不可稍涉大意。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密為防範。毋令該夷窺我虛實。是為至要。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初四日申刻。忽有兩桅夷船一隻。由劉家河駛進攔江沙內。離心灘外。影於閩廣商船之後。停泊。旋有小杉板一隻。上坐夷人十餘名。駛入頭道鐵餞內。經巡哨官兵喝止。亦即收住。當派守備鄧啟元坐船迎出。問其來意。據稱。係㗭國船隻。在各處海口。繪畫地圖。並稱打仗後。伊國有難民十二名。在此收留。伊等前來領回。如若給還。伊情願領回。又問伊國講和之人。曾否到來等語。經鄧啟元告以此處並無爾國難民。爾亦不應沿

海窺探。停泊船隻。該夷聲稱。明日即開船駛回上海。旋即駛回劉家河。歸併一處停泊。初五日卯刻。三隻夷船。並向東南駛去。遠出外洋。不見帆影。申刻忽又有夷船一隻。繞回北塘迤北之蟶頭沽地方。其餘二隻。在北塘東北海面來往遊駛。察看該夷情形。因挫敗之後。進退無據。沿海測量水勢。摹畫地圖。又於大沽北塘設防之地。窺探情形。意圖牽制。其杉板船駛入內河。徬徨四顧。語言閃忽。說話之間。一面用千里鏡打看礮臺營壘。再已故㗭夷擇時莫革甚之屍。應俟撫局定後。該夷詢及時。再行給領。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奏。近日夷船遊駛情形一摺。覽

奏均悉。英夷船隻。於八月初四五等日。在大沽南北各海口往來遊駛。以尋覓難民為詞。而測水繪圖。且用杉板船駛入內河。窺探砲臺。情殊叵測。僧格林沁已飛咨西凌阿等。嚴密防範。靜以待動。所奏俱屬周妥。本日適據勞崇光奏到。密詢廣東夷商各情形。據稱英夷自天津挫敗後。各國皆與離心。惟印度之孟喀喇。為英夷屬國。若往調兵。不能不從。又南洋黑夷。諺稱黑鬼。惟利是視。啗以重利。難保不從。若六月中旬。由上海前往調兵。約八月中旬。可到天津等語。此雖係夷商等臆揣之詞。而該夷舉動詭秘。亦難保其必無。該大臣總須嚴為之備。於大沽北塘等處。勤加偵探。使其無隙可乘。方為妥善。又據勞崇光奏。該夷耳目太眾。即如僧格林沁天津報捷原奏。六月杪。廣東省處處傳鈔。考其由來。則稱自夷船鈔得。嗣接僧格林沁鈔摺咨會。相符等語。前何桂清亦奏稱該夷以重價購覓僧格林沁摺稿。可見該夷工於偵伺。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嗣後於陳奏摺片各件。有關夷務者。加意嚴密。勿使稍有洩漏。是為至要。

丙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普嚕嘶藉上海民夷互闘為口實。搪塞照覆。迄已旬餘。該酋接到臣照覆之文。並未另覆。現在互闘之案。已經委員喬松年等查辦完竣。吳煦藍蔚雯等。因民夷均已安貼。七月二十日以前。吳淞口時有夷船

二三隻出入不常。密探普嚕嘶。及咘爾咘隆。仍無動靜。即傳諭資華商。諭令作為己意。轉告夷酋。以天津之事。係普嚕嘶任性妄為。咘爾咘隆隨同附和。中國將來亦有傷亡。現聞京中王大臣公議。不令普酋等進京換約。前議概作罷論。並須賠還兵費。方准通商。但覺由普酋所肇。爾等失業可憫。如該夷等自知悔悟。尚可懇求總督轉乞大皇帝格外施恩。或能仿照咪夷七口通商章程辦理。即在上海換約。夷商聞之。亦深疑懼。而以普嚕嘶等前此寄信回國。如何措詞。甚為秘密。誠恐該國王調兵前來報復。現在普嚕嘶等業已不能自主。必須另行設法辦理。方與伊等貿易無礙。華商人等因而議及普嚕嘶等。已捏詞聳聽。雖有新聞紙。及夷商家信寄回。而夷商中亦未必眾口僉同。該國王遠隔數萬里。未必即能備知實情。儻能由欽差大臣桂中堂將普嚕嘶前後桀驁情形。詳細照會英夷首執大臣。俾該國王瞭然於胸。亦弭兵息事之一法。英咈兩國。相距近甚。如交咈夷代遞。必可收到。至咪夷上年在津。亦係先定和約。本年天津之事。明知英夷不肯即了。伊祇圖見好。允為調停。仍踵上年故智。先行換約。其居心實屬巧猾。亦不易於駕馭等語。並據吳煦等將譯出新聞紙鈔錄具稟前來。臣查閱新聞紙內。有英夷船隻。於未開行以前。

在北河一帶。測量水勢深淺之語。即係該夷繪畫天津礮臺圖說之說計。咪酋在京。亦不感激我相待優厚。是其處心積慮。不忘報復。而咪與唊之貌離心合。均可概見。惟嘈酋等。六月十六日遣船送信回國。照尋常往來程期計算。約十月間可以返棹。該事必多議論。非倉猝所能定。恐須冬春之交。方有回信。雖准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會咪酋。已定期在北塘換約。開市之期。言明應與唊咈一律。尚須同至上海再議。不致參差。又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咪酋華若翰。已於七月十九日。由北塘啟碇南旋。而此半年之間。相持不下。關稅難期起色。且九月以後。即應料理海運。萬一該夷攔阻沙船出口。即多掣肘。議者或云暫改河運。無論停辦多年。驟議復舊。船隻河道。非數月內所能竣工。亦無此經費。且江北捻逆交乘。耽耽虎視。更未敢冒昧從事。或又云仍行海運。而改道劉河出口。殊不知由劉河放洋。不能飛越吳淞口外。咸豐四年間之改道劉河。因劉逆竊踞上海縣城。其患僅在上海。本與吳淞口無涉。今夷船停泊於吳淞口內外。與不改道何異。臣焦思中夜。幾至張弛兩難。是猶能知人之病源。而不知用何藥以治之也。咪酋華若翰已於七月二十五日返棹上海。寓居洋行。尚無動靜。

硃批。知道了。務須妥為籌畫。明年海運事宜。於萬難之中。總要全數辦成。責成沙船。方有把握。若有夷務攪擾。猶能安穩抵津。朕必令驗米大臣查明該紳耆等請旨加恩。

何桂清又奏。再上海民夷互鬬。釁起夷匪擄捉華民。而擄捉實肇端於拐騙。此等拐犯。斷難曲從寬貸。惟推究始禍之由。尤以禁止外夷雇人為第一要義。臣前委留蘇差遣道員喬松年。會同撫臣徐有壬所委之候補知府吳雲。同往上海。分別撫綏彈壓。密訪呂宋等國。本有買人為奴之風。有等並無生業之夷人。隨船前來。潛流內地。謂之流氓鬼子。各國皆有。該流氓等。即句通內地游手。以雇人種地為名。始則拐騙。繼而擄捉。將內地民人賣與各夷。現在之案。當係呂宋佛囒哂所為。已據寶山上海等縣報獲拐犯王阿福林彩成。徐啟東。張瑞記等四名。由喬松年等會晤嚴訊。均籍隸甯波。各自代夷雇人。曾在各處擄拐人口二十餘名。至百名不等。陸續剩送上海。或徑赴吳淞。所得雇值。除酌給被拐之人外。餘俱花用。不記確數。該犯等均向夷人詭稱受雇而來。該夷與被拐者言語不通。無從別其真偽。即間有折辯者。該夷即疑為翻悔。不復置問。究詰不移。喬松年以該犯等稔惡最著。幾至釀成事端。未便稍稽顯戮。即於審明後遵照原奏。將王阿福等先行就地正法。

事首示衆。約船鎖示海濱。民心為之大快。其打毀天主堂焚燒夷書者。亦係內地無賴之徒。並已分別責懲。夷情亦均貼服。復與該領事等。再三要約。嗣後不得雇人出洋。並將流氓鬼子驅逐回國。俟接到覆文。仍由臣照會各夷酋。一體飭禁。現在哼嘞嘓等。傷已平復。惟初次誤毆唊春。及擠溺還夷之正犯未獲。二次毆斃係屬什臘夷人。亦由因疑致誤。已飭縣拘傳犯證。確訊究報。所有中外未獲擕拐各犯。並飭訪拏。由地方官及領事。分別辦理。察看民夷。猜嫌已釋。市肆均尚照常。

硃批。知道了。正兇未獲。總難了結。著上緊嚴緝。勿令漏脫。

給俄羅斯照會。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准八月初五日。由禮部送來貴大臣照會一件。內稱

欽派大臣（肅瑞）。行不宜之文會晤。及所照會並未見益等語。

欽派大臣（肅瑞）。皆係我

大皇帝親信大臣。既與貴大臣辦理事件。斷無不誠心相待之理。其每次與貴大臣照會及面議言語。皆係據理直言。本處均已知悉。何謂先出無禮之言。前於貴使臣丕到京後。我

大皇帝即派大臣（肅瑞）。與之互換和約。並無留難。和約內已許貴國七處海口通商。又格外准將黑龍江附近海岸之閒吞屯地方。借與居住。並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待貴國已至厚矣。和約既換。其餘即無可再議。況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自宜照第九條所載。由我國各該處將軍大臣派員會同貴國使臣查辦。方為妥協。現在我國派出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在彼久候貴國使臣妥辦。而貴國使臣竟未到彼會辦。是貴國使臣並不以和約為重。至烏蘇哩河綏芬河等處。並非與貴國毗連之地。亦決不能借與貴國居住。前因黑龍江將軍奕山辦理糊塗。是以

大皇帝將伊撤任懲辦。貴使臣豈尚不知。總之兩國和好多年。必須彼此有益。方合友道。貴大臣必欲將所求之事。件件允准。方為和好。有是理乎。以本大臣之意。不若貴大臣迅速知照貴國會辦地界之人。早赴黑龍江會同我國將軍大臣所派之員。詳為妥辦。勿誤兩國公事。方不負本大臣此次照覆之美意也。為此照會。

丁未。山東巡撫崇恩奏。本年自夏徂秋。福山縣煙臺海口。時有夷船往來停泊。該夷一經收口。輒即逗遛不去。即使開行。亦多半仍在北洋遊駛。臣以該夷往來行駛。情殊叵測。深恐登屬稍有疏虞。謹遵

諭旨。嚴飭沿海地方官。先行欽遵查照辦理。一面遴委候補道明

新駛往登州。會同登鎮。暨該管道府。查明煙臺。如現有夷船停泊。立即親往海口。催令迅速開行。仍督飭各屬。認真嚴密巡防。儻有續到船隻。一體正言拒絕。勿許奸商句通貿易。致使久留。至於沿海各口。如界直隸之大沽河。曾於春間。經臣遵

旨。派撥官兵三百名。前往該處附近之官莊地方駐紮防堵。其餘口岸。亦先後嚴飭所在文武。隨時小心防範。一面團練鄉勇。添募餘兵。以期有備無患。惟東省洋面三千八百餘里。其間港汊紛出。實係防不勝防。臣現飭該道。再行相度地勢事機。如須添撥布置。亦即會議稟候酌辦。

硃批。知道了。

庚戌。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北塘海口陸路。距大沽北岸礮臺三十餘里。臣於春間到防後。察看地勢。既防大沽。不能不兼顧北塘。以為犄角之勢。又因礮臺舊基。偏近村莊。限於地勢。僅能粗立規模。查北塘北岸營壘以外。雖無村落。地方甚低。每遇大潮。營外四面皆水。南岸礮臺。東臨外海。北近內河。西南二面。民房林立。相距營牆不過數步。村莊廣袤三里。人煙千戶。即使礮臺可守。一經接仗。炸礮火箭。必致延燒村內房屋。兵民交騖。萬難守禦。蓋緣夷礮光猛。大沽村莊。距礮臺三里許。五月二十五日接仗。夷礮已飛至村莊。北塘礮臺。與村莊比附。或被礮火延燒。不但鎗礮官兵。徒多損折。亦且挫我銳氣。滋長寇氛。此限於地勢。不能設守之實在情形也。至北塘村外。西南均係鹽灘湖港泥淖。人馬不能行走。該處距大沽新河。均不過三十里。僅有一路可通。並無分歧道路。距北塘村數里道路。與海岸相離甚近。河彎船隻道路。行人俱能一目了然。設使與夷人相持。北塘營壘。規模既小。不能多設官兵。自應由大沽新河撥兵援應。夷船既能看視。必不容我官兵近村。即使官兵奮不顧身。村內一綫街道。一經延燒。無路可至

礮臺。此北塘不能多設官兵。他處不能援應之實在情形也。且查北塘並無商賈居積。百物輻輳。均在蘆臺。道光年間。添設通永鎮總兵。駐劄蘆臺。足見蘆臺人稠地廣。實為瀕海重地。再四思維。只得於北塘蘆臺適中之營城地方。趕緊修築礮臺營壘。即將北塘礮位防兵。全數移至營城。並奏明派西凌阿。督帶馬步官兵。駐劄該處。嚴密防守。截其由水陸北竄之路。其北塘礮臺內。暗設火器。以為埋伏。又於西南大沽迤北之新河地方。派撥馬隊官兵。劄營駐守。截其由水路分竄。該夷如敢由北塘上岸。以襲大沽北礮臺後路。新河防兵。足資扼截。該夷亦難以徑行繞越。至

非敢虛此一路。聽其出入。亦非初未慮及。有所疏略。實以該處地基窄狹。萬難施展。不得不量為變通。以期與大沽營城。虛實相間。使該夷不知底蘊。在該處紳民不知兵機。以保衛村莊為意。固願添兵駐守。在奴才亦非敢將此處村莊。置之膜外。統籌全局。權其輕重。與其守而復棄。徒滋擾害。轉失保民之道。莫若留為虛步。遠設防維。亦可施我兜擊之術。現在營城新河等處官兵。仍復如前防守。而北塘則飭本地方文武。及各委員。不時瞭望巡查。以期與大沽海口信息時通。並令營城馬隊。時至北塘來往梭巡。不令該夷窺我虛實。仰蒙

諭旨垂訓。謹將籌備實情。具陳梗概。至夷船三隻。停泊北塘東北埋頭沽。初九日巳刻。有杉板船一隻。撐駕近岸。見有官兵沿海防守。即向問購買錢羊青草。經官兵答以此處並無青草。即駛回大船而去。至是日申刻。該夷大小火輪船三隻。陸續向東南開駛。不見帆影。尚未知其駛向何處。俟各海口探有確蹤。再行奏報。再初九日恭奉

諭旨。以該夷工於偵伺。飭奴才於陳奏各件有關夷務者。加意嚴密。勿使稍有洩漏。奴才於陳奏事件。皆加意慎重。軍營重地。辦理文案處所。斷非外人所能窺伺。惟與該夷接仗後。曾將原奏。知照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均交驛遞。中途

折閱。在所不免。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又

批。與惠親王等同看。此係防務機宜。嚴飭該章京毋須傳播。

辛亥。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八月初九日。由禮部送來貴處大臣照會一件。內稱。和約既換。其餘即無可再議。況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斷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等語。本大臣照會

欽派大臣肅。瑞。屢次明言。本國望求何故。且所求並非新端。仍按照早年兩國和約而言。今不復陳說。況貴處大臣均已知悉。但願貴處大臣。記念本國所求。非出己見。惟照尼布楚恰克圖。愛琿。天津等和約而已。是故照前會本大臣明示和約條目。以便查驗某求出某條。至天津和約第九條。本國已照此條辦理矣。貴處大臣。均已知悉。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等。行文至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幅。內稱。派員履勘地界等語。公始接來文。即差郭米薩爾伯多郭斯奇。滿洲通事師是瑪列幅等數員。前往未分地界之處查看。與中國官員商辦。當時覆咨黑龍江將軍文內稱。本國所派履勘之員。業已前往愛琿城。伯多郭斯奇等。與黑龍江副都

就相見時。對言來故。且請迅速派員往烏蘇哩江。以便會
同勘查等語。自乃先往。然中國官員未來江口之處。伯多
郭斯奇等。想兩國東界自江口起。至興凱湖為止。以上流
明定其當履勘者。為自興凱湖起至海之地。故前往興凱
湖。莫
貴國官員。於此處等候。乃仍未至。伯多郭斯奇等。待有數日。
未見該員等來。恐誤大事。仍往綏芬河圖們江口處。一路
總未遇中國官員。伯多郭斯奇。非徒行此路。一面等待中
國官員。一面順路查勘地界。繪畫地理圖及作書記。可見
本國願按和約第九條行。乃
貴國官員怠慢。所以分界一事。未能春季在原處決定。乃至
今尚未辦理。貴處大臣。此事均已知悉。何謂本大臣不以
和約為重。本國所行。俱係照和約辦理。並兩國有益和友
道之事。公木哩斐岳幅路過愛琿城。與副都統相見時。言
夏季到綏芬河圖們江等處。想中國邊界官員。亦如本國
誠心辦理。謹守和約。乃至彼仍未見中國官員。故將郭木
薩爾伯多郭斯奇。及滿洲通事師是瑪列幅等。派往京城。
呈遞所做地圖書記。與本大臣特為會晤時。便於查閱。委
定東界。六月二十七日。本大臣照會瑞肅二位大臣。明言派
來官員情形。並請商辦東界。乃該大臣以閱勘帶來地圖

書記。猶為勞苦已極。今議定兩國緊要之件。因自六月二
十五日。即伯多郭斯奇來京之後。至今與本大臣並未會
晤。近日雖派官來問本大臣與瑞肅二位大臣願會晤否。本
大臣雖答以甘願。並請隨意定日。乃至今並無信。為是伯
多郭斯奇等歷經半月徒往。及兩國分界大事。並未辦理。
若
貴國大臣。誠願照和約辦理。則會晤時。查勘該地界書記。甚
便於商辦定決。僅貴處大臣。必願派員前往查勘地界。本
大臣因誠願護持兩國和好。故如爾所願。將我處二員。派
往黑龍江。特為迅速與
貴國官員商辦地界一事。惟乞貴處大臣。飭令派員護送伊
等由京直往愛琿城。至烏蘇哩地界。與本國不相毗連等
語。亦屬邊界官員含混洛呈之語。該員深知本國兵屯數
處。業已居住烏蘇哩江右岸。設若烏蘇哩。與本國不相毗
連。
貴國兩將軍。屢敢行文求派員查勘順烏蘇哩江綏芬河之
地界。且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所降與大學士桂良。轉交
公普提雅廷之
諭旨。亦不能稱以烏蘇哩等為界等語。貴處大臣均已知悉。乃仍
謂該江與本國不相毗連何也。為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

甲寅。吉林將軍景淳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竊查前據暫署三姓副都統印務參領巴彥佈咨。據黑河口委員協領佐克錦報稱。六月十九日。有夷商瓦爾佛羅木幅帶領通事人等七名。駕船二隻。出黑龍江口傍岸。聲稱奉夷官卜勒色依印票。前赴三姓等處貿易。向其阻攔不聽。隨駕船支搭帳房。等候卜勒色依火輪船。定入松花江上行等語。經該署副都統。恐火輪船恃强。遂派驍騎校斐淩阿駕船帶兵迎阻。一面備兵一百名。密飭佐領富祥在三姓附近窩坑口要隘屯紮。防其滋擾。並經奴才等指派佐領永祥督飭迎阻去後。復據佐克錦報稱。二十六日。有夷商瑪克

西木斐恥等五名。駕船一隻。潛至松花江北岸。晤會瓦爾佛羅木幅等。開船自入松花江西上。雖經百般開導。該夷拚死不從。又據驍騎校斐淩阿稟報。七月初四日。至喀爾庫瑪屯地方。適遇瓦爾佛羅木幅等七名船隻前來。令其攏岸。再三開導。該夷不理。揮眾開船。並據卡兵採報瑪克西木斐恥等五名。落後繪畫兩岸圖式。佐領永祥富祥報稱。瓦爾佛羅木幅船隻已抵窩坑口停泊。專待落後人船。一同西上各等語。奴才等飛飭該署副都統巴彥佈督飭各員極力阻回。斷不准其分竄。茲據報稱。七月十七日。瓦爾佛羅木幅等開船西上。經佐領富祥橫阻曉諭。三姓地居苦寒。無商可通。該夷見其急迫。始行回帆。於二十一日。已出黑河口。入黑龍口上往去訖。又據暫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協領富呢揚阿報稱。瑪克西木斐恥等五名。亦由中途折回。於十三日。出黑河口下往各等因。咨報前來。奴才等查夷情叵測。出沒靡常。瓦夷則見橫阻回帆。瑪夷則任繪圖折旋。是其行蹤詭秘。亦難保不復來。應飭各屬照舊嚴防。再查前據署副都統巴彥佈。轉據巡防各員詳報。五月二十。六月初二等日。由呢滿河經過夷船四十八隻。夷官三員。男婦子女四百九十六名。入烏蘇哩上往。在樺皮林子山嘴子屯。撥爾庫。金銀泡。興開湖口等處。搭蓋窩棚分

留夷眾數十名。至百餘名不等。六月初三日。由圖勒密入烏蘇哩夷船二十一隻。官五員。男婦子女五十一名。初十日。由下江駛入烏蘇哩夷船十五隻。官一員。男婦子女六十一名。六月十六。二十九等日。夷船五十二隻。男婦子女二百十六名。二十六。二十九等日。夷船二十一隻。子女一百餘名。七月初一日。夷船十六隻。男婦子女一百六十餘名。初八日。夷船九隻。夷官一員。夷人三十餘名。十七日。夷船四隻。夷人三十餘名。十八日。夷船一隻。夷目奇薩羅幅夷人十餘名。均各帶有槍械火藥。由圖勒密等處入烏蘇哩。經守卡各員攔阻開導。或稱奉木酋之命。或恃强恣意抗

行。勢難徒言理阻等語。又據甯古塔署副都統富新咨。據巡查綏芬防禦圖勒斌報稱。有夷人由烏蘇哩河口。乘船入興開湖。至莫尤拉河上岸。起向綏芬開修道路。查看地勢。以備明春建房開地。並於平川處所。插立木桿。拴繫草把樺皮標記各等語。奴才等查該夷既入烏蘇哩。搭蓋窩棚。又向綏芬開修道路。插立標記。以為明春占居地步。實屬滋蔓。現已飭協領祿昌等。在烏蘇哩口守候木哩斐岳幅晤議條約。並拒阻人船。密察辦法。一面飛飭署副都統佐領富新。委員佐領永祿。刻即派員前往綏芬一帶。將其所立標記。概行焚燬。仍隨時偵探。設法拒阻。斷不可以開釁

藉口。任其肆行去後。玆據富新呈報。轉據巡查綏芬等處委官富山等報稱。前由陸路窺探地勢之夷人二十七名。俱各拔帳。於七月十六日出境。向東北旋回。復查摩闊崴伊蘭哈達地方。所立木桿。亦經該夷撤倒無存等情。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特普欽奏。俄夷人船。闖赴三姓。派員阻回。其強進烏蘇哩口夷合不遵開導等情形一摺。俄夷人船。欲赴三姓貿易。於行抵窩坑口等處。雖經委員攔阻折回。難保不復行窺伺。其闖入烏蘇哩人船。則恣意行走。未肯折回。並搭蓋窩棚。為久居之計。兼於綏芬地方。開修道路。以為明春占踞地步。實屬異常橫恣。惟該夷如此肆行無忌。恐三姓烏蘇哩等處旗民。或聞與該夷暗中句結之處。著景淳等派員查明該夷搭蓋窩棚。始自何年。並各該處旗民。有無與潛通聲息。互相煽誘。均即確切訪查具奏。不得稍涉含混。至該夷到處恃強。既難理阻。亦斷不能聽其蔓延。以至無所底止。景淳等身膺重寄。責無旁貸。應如何體察輿情。妥籌辦法。使該夷不得逞志橫行。而又不致開釁。著該將軍等會同熟商妥議具奏。

給俄囉斯照會。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八月十四日。由禮部送來貴大臣照會一件。內稱兩國分界大事。並未辦理等語。中國與貴國地界。於康熙年間久已分定。其闊吞屯奇咭地方。本非

貴國人民應到之地。

大皇帝俯念貴國之民困窘。以和好之道。准將闊吞屯奇咭地方。借與居住。並准貴國船隻。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是待貴國已格外至厚。本處曾已照會。想貴大臣亦必深悉矣。至綏芬河烏蘇哩河之地。本不與貴國毗連。更非貴國應到之地。前因黑龍江將軍等辦理糊塗。是以

大皇帝將伊等撤任懲辦。是綏芬河烏蘇哩河無論在京在外商辦。斷不能借與貴國居住。前經本處照會貴大臣。知照貴國之人。早赴黑龍江詳查妥辦。係專指已經借與貴國居住之闊吞屯奇咭地方而言。並貴國船隻。由黑河口順松

花旗往來入海行走。所以經該將軍等在彼等候商辦此事。並非別有可議之處。現在和約初定。不應於和約之外。別生枝節。所請由京派員往變理城會勘之處。礙難准行。相應照會貴大臣可也。

丁巳。直隸總督臣福泰。接准河南撫臣瑛棨咨到會同東河總督黃贊湯山東巡撫崇恩具奏摺稿。內稱皖省粵捻交乘。兵單賊衆。議請天津海防事竣。

簡派威望重臣。移師南下。督同勦辦。以期一鼓蕩平等語。臣接閱摺詳細籌思。該撫等以逆燄日張。愈蔓愈廣。亟思大氣包舉。埽蕩無遺。然祇圖勝算。而未作深謀。但計一隅。而未籌

全局。臣愚昧所及。不敢不為我

皇上密陳之。溯自軍興以來。

命將出師。於今數載。而未肯輕派重臣者。非為體制攸崇。亦以重臣所關者大。所繫者深。不盡在戰陳攻取之間也。即如咸豐三年。卿僧格林沁奉

命督師勦辦北竄粵逆。於連鎮高唐等處。悉數殄滅。一律肅清。彼時豈不可以得勝之師。直抵江南。剷平醜類。而

聖謨深遠。並未令其統師南勦。屢試兇鋒。此愛護之中。實寓慎重之意。然此僅就攻勦粵捻各匪而言。已不可令重臣輕出。而況海防事務。有不可以尋常軍務論者。本年五月二十

五日。大沽海口之戰。臣目擊按仗情形。該夷船礮之堅利。攻戰之猛鷙。百倍於粵捻各逆。若非礮臺營壘之高厚堅固。不足以折其兇鋒。若非滿蒙京營馬步官兵之用命齊心。不足以銷其逆燄。而要非僧格林沁一人。有以布置周密。調度有方。是否可操必勝。甚不可知。是不特夷人之所畏者。僅僧格林沁一人。即各營官兵。其中最得力者。論銜擊馳驅。無如滿蒙馬隊。論守臺然礮。無如京營官兵。而亦非僧格林沁之賞罰嚴明。甘苦與共。亦不能如是之身使臂臂使指也。現在海防未撤。僧格林沁日夜駐守礮臺。未嘗或離。而該夷之船。尚復遊駛往來。多方窺伺。儻或移師

皖豫。而夷船猝至。即使另派重臣。專辦防務。臣竊謂臨敵易帥。兵家所忌。驟易生手。較之僧格林沁之辦理防務。兩年以來。盡心殫慮。熟悉情形。其得力之深淺。自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然則勦辦南路粵捻各匪。或可遴選大員。不必定須僧格林沁。而禦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辦。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礙。臣反復以思。不揣冒昧。敬密陳管見。可否

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臣為全局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離。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硃批。所奏甚合大局。該河督等奏請。早已降諭未准。至汝之所陳

意外之虞。並委曲為難之處。朕已洞悉。批摺遇便即繳。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咸豐九年。己未。八月。戊午。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八月十七日。由禮部送來軍機大臣照會一件。本大臣業已接到。始閱其文。深為詫異。因文內所譯。俱不合歷年議定和約。兩國相交友道。即貴處及本大臣照會。亦不相符。想本大臣前本月初五日所照會。貴處大臣。或未視全。或未看明。或未介意。貴處大臣稱中國與本國地界。康熙年間。久已分定等語。似屬不實。設若兩國地界。康熙年間分定。則恰克圖愛琿等和約。何為而立。即天津和約第九條。又何為而作。還兩國交界決定之時。其邊界去向何處者。當細載於和約。並繪地圖。作記各。方妥。乃天下各國之定規。照此規記載。恰克圖決定之邊界。並非康熙年間。乃乾隆年間。且兩國邊界甚長。而決定之地。不過七分之三。上年愛琿城立定東界。順黑龍江。至烏蘇哩江口。八月初五日。本大臣照會。曾言東界分定之時。實有貴國之益。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降與大學士桂之諭旨。以烏蘇哩江為界。如是東方未分定之界。尚有將及七百里。即自烏蘇哩源處至海。西方未分定之界。尚有將及三千六百里。即自河濱山至浩罕地。貴處大臣。言兩國地界於康熙年間。久已分定之語。以何為據。若兩國地界久已分

定。其天津和約第九條。有何意可諱。貴處大臣。亦曾引此
條為證。可見本大臣所言。皆有證據。請貴處大臣所擇。何
以為據而示我。使我不誤兩國大事。再據本月初九日貴
處大臣照會內稱。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斷
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現在
貴國派出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在彼等候。妥辦此事。以貴
處大臣之意。不若本大臣迅速照會委會辦地界之人。早
赴黑龍江會同
貴國所派之員。詳為妥辦等語。現在本大臣。有存繪成兩國
共管之地圖。及記文。足以此處妥辦分界之事。而准上言。
貴大臣照會。特為護持兩國和好。故將廓米薩爾伯多郭
斯奇同其協辦員等。派往黑龍江辦理分界之事。奈貴處
大臣。似有反悔。並不顧八月初九日貴處大臣照會所稱
八月十七日。反行本國所屬。及闊吞屯奇咭等地而言。並
本國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即由京派員。往愛琿
城會勘之處。礙難准行等語。可見貴處大臣。先後照會不
符之至矣。先設之法。不數日竟已更改。並將無理之事。强
言有理。豈是公道誠心之辦。至闊吞屯。奇咭等處。及本國
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無可商辦。因本國船隻行
此水路多年。松花江從未屬於

貴國。若本國則道光三十年。江口已有建立礮臺數處。又咸
豐八年。本國與英國交戰時。英國兵船。欲進奇咭。意往履
勘滿洲地方。本國兵逐之境外。且非闊吞屯奇咭二處。本
國兵民久住。即烏蘇哩右岸。有二十三處。本國兵民久住。
而
貴國邊界官員。仍呈稱烏蘇哩與本國不相毗連何也。東錫
界爾各省總督理水路各營兵。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福
阿穆爾斯啓。自東海歸本省時。於九月二十日前後。畢至
黑龍江之尼達拉耶幅斯克。布拉郭微是成斯克二城。貴
處大臣。願使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等。與公木哩斐岳福
會同商辦邊界之事。宜令該將軍等。往愛琿城。預洛行本
國往布拉郭微是成斯克城之闊畢爾那托爾。使伊呈之
公木哩斐岳福。
貴國將軍等候商辦分界一事方妥。除分界一事。奉本國大
皇帝之言。本大臣則有與
貴國大臣大議之事件。並新近所來之信。有應面說與
貴國緊要之言。所以祈軍機大臣。照天津和約第一條。即准
本大臣。八月初五日照會所言。代奏
貴國
大皇帝。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一員。會晤商辦。再前照會本大臣。

曾言將會晤商辦情形。細書奏明本國大皇帝。使聞貴國待本國之實勢而照辦之。今本大臣擇定於九月初二日。派郎米薩爾伯多郭斯奇等二員。兵丁二名。由京前往恰克圖帶去奏文。懇祈貴處大臣。飭令沿途驛站官員。備馬十匹。駝七隻。由京至張家口。用拉行李車二輛。馬匹鞍鞊等物俱備。為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

己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咪酋華若翰返棹後。連日與咦咈二酋。往來密談。夜分始散。咦領事密迪樂。則因催緝毆傷咦夷兇犯。向吳煦等云。天津做成圈套。誘其入港。致覺多命。咪酋入都。待如俘虜。又令回至北塘換約。咪酋因勢孤。不得不然。各國商人。無不忿怒。明春定欲赴津報復。上海本可無事。恐人造出搆人之說。以致百姓激鬨。正兇人不肯獲。明係華官故意唆使百姓為此。必致激成大變。吳煦等因其語無倫次。答以咪夷進京。待之以禮。人奉大皇帝頒發璽書。榮寵已極。爾咦咈兩國。若不自行尋釁。亦必同邀異數。今因羨而生妒。作此不經之談。希冀播弄是非。此等伎倆。孩提之童。亦能識破。言之無益。至搆人之事。雖與爾國無涉。而愚民無知。安能分別誰為何國之人。一時忿激。已成眾

怒難犯之勢。若非地方官妥為彈壓保護。爾等恐喫虧尚不止此。既許爾等緝拏要犯。決不食言。惟人多勢眾。並無首先起意之人。必須設法訪緝。始無枉縱。不能頃刻拏獲。亦不能助爾抑民也。密迪樂無詞可答而退。旋據華若翰送到照會。以換約後應照新章開市。請即咨行五口。並新開之潮州。臺灣二口。曉諭商民等語。竟將前此在京與大學士桂良等往來照會抹煞。顯係為咦咈所唆使。意圖嘗試。臣當即查案照覆。乃該酋復來照會。則將在京往來照會飾詞狡賴。約臣於八月十九日。前往上海會商。先照新章完納船鈔。並在新開之潮州。臺灣二口。先行互市。其餘暫緩施行。且向吳煦等聲稱。臣如不往上海。該酋即至常州。並以此事關繫甚大。亦不便與委員藍蔚雯等商辦等語。吳煦等與之反覆辯論。堅不允許。將照會轉呈前來。臣查天津原定條約。內各貨轉運內地。課稅未經議定。故有限四箇月為期。出示曉布之語。嗣於上海議定稅則。即於善後章程。聲明第二十八條所載。可毋庸議。則四箇月期限。即在勿庸議之列。華若翰先則儱侗請開新章。迨臣駁覆。則所請僅止兩事。一經允許。則得步進步。勢所必然。且查桂良等前次照會內。稱各口通商。不止貴國一處。此時咦咈條約。尚未議定。未便兩歧。恐礙通商大局。似應俟咦

咈兩國一律定議之後。再開新章。其如何定議。望與總理大臣會商辦理等語。聲敘本甚明晰。而該酋覆文內。則將不止貴國一處之語截去。僅以各口通商。須歸一律辦理。斷章取義。含混照覆。留為今日饒舌地步。臣現備文照覆。應俟請

旨遵行。視其覆文如何。再作計較。惟桂良等照會該酋文內。既有與臣會商之語。如其必欲見臣。一經堅拒。必致徑來常州。駭人耳目。而暎咈兩酋。既在上海。臣到彼後。不與見面。則恐望更深。擬俟屆時。輕舟減從。仿照前督臣怡良接見咪酋之案。訂期前往崑山一帶。與之一見。所請兩事。儻能待

至暎咈一律辦理。最為妥善。否則體察情形。如無十分窒礙。再當奏請

訓示。萬一揩端欲為暎咈作說客。俟有可乘之機。即當迎機以導。斷不敢稍有遷就。再奏。

頒發璽書。已於初三日。准直隸督臣恒福咨送到臣。當即備具照會。派委標弁敬謹齎交署蘇松太道吳煦。據稟咪酋擇於十三日祇領。上海民夷。現已照常。仍勒催地方官上緊緝兇。禁止僱人出洋。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咪酋請照新章完納船鈔。即在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一摺。覽奏均悉。咪酋華若翰。前至上海。將在京照會飭詞狡辯。並約該督前往上海。會商先照新章完納船鈔並在潮州臺灣二口。先行互市等語。各口通商。須俟暎咈條約議定後。再開新章。桂良等照會該酋。聲敘明晰。今華若翰欲在潮州臺灣先行互市。若一經允許。必至得步進步。何桂清現已備文照覆。俟其覆到。如必欲與該督一見。自可往崑山一帶與該酋會晤。所請完納船鈔一節。似尚可允。至潮州臺灣本在五口之外。必須俟暎咈兩國定局後。方能辦理。斷不准其先行互市。如華若翰藉此為暎咈作說客。該督仍遵前旨。不可先向其關說。以致跡涉求和。如該夷誠心悔悟。自來乞請。再為迎機善導。操縱之機。全在該督臨時酌辦。至上海各國通商。以茶葉為大

宗。現在暎咈聲言赴津報復。不肯就我範圍。必須設法鈐制。為釜底抽薪之計。著何桂清密飭上海道。將運茶各商。向與何國交易。先行查明。如明年該夷阻撓海運。即可禁止茶葉出口。儻他國夷商不願。即告以因係暎夷與中國為難。未便與別國互易。致令影射。如此辦理。他國或恐罷市。歸怨暎夷。因而易於轉圜。亦未可知。但此係將來辦法。何桂清慎勿宣露。

壬戌。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八月初二日。接奉寄

諭。奕山等奏。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等因。欽此。前以協領越署吉林將軍印務。數月之久。已形竭蹷。茲復謬蒙

逾格。將協領開缺。暫署黑龍江將軍事務。該處地當邊要。為俄夷

拔填之區。實恐難勝任。不集警惕彌深。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奕進京
陛見。跪聆
聖訓。俾奕到任辦理一切。得所秉承。而裨公務之處。出自
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接奉廷寄。懇恩陛見等語。黑龍江地方
緊要。特普欽著即赴署任。無庸來京陛見。俄酋伊格那提業幅。
在京屢次投遞照會。欲定分界。請派員履勘。並說言在黑龍江
吉林等處。未見中國官員。經軍機大臣等以中國與俄國交界。
總以康熙年間所定界址為憑。無可改易。所云會同履勘。京中

無由懸揣定擬。其闊吞屯。奇咭地方。業許借與居住。自無更改。
俄國入海船隻。留許其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行走入海。亦
不致再行攔阻。餘如烏蘇哩。綏芬河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無
論在京在外商辦。斷不容該夷前往。無所用其查辦等語。開導
曉諭。而該酋昨遞照會。尚復嘵嘵。並稱木哩斐岳幅。阿穆爾斯
啟。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必到黑龍江之尼達拉耶福斯克。布拉
郭微是成斯克二城。吉林黑龍江將軍如須與木哩斐岳幅會
商邊界。應豫咨住布拉郭微是成斯克城之岡畢爾那託爾。使
伊知悉。以便候商等語。夷情詭譎異常。八郎中照會之語。諒伊
格那提業幅無不於木哩斐岳幅處知照。木酋此時赴黑龍江。

必以會商履勘為詞。且恐捏稱於闊吞屯奇咭之外。京中別有
允許。特普欽於行抵黑龍江後。即先行派委妥員守候。以免該
夷再以不見中國官員藉口。如與木酋會晤。即著照京中曉諭
各節。委曲開導。以兩國分界。總以堅守康熙年間和約為定。闊
吞屯奇咭兩處。既許該夷借住。入海船隻。既允其由黑河口。順
松花江往東行走。決無翻悔。如欲查勘地界。惟有已經借給之
闊吞屯。奇咭可與派員會勘。此外如烏蘇哩。綏芬等處。本非該
夷應到之地。無可查勘。亦斷不可應許。務將派往人船。速行撤
回。以敦和好。該酋情形恣肆。未必即俯首無辭。然要皆虛憍之
氣。亦未必遽敢生事。特普欽。一面密加防範。一面據理曉諭。以

期折服其心。斷不得因該酋意氣囂張。遽為挫折。再蹈奕山覆
轍。該酋如以前在黑龍江所立和約為詞。並告以奕山。因辦事
糊塗。業已斥革。該署將軍萬不敢再有遷就。致干嚴譴。以絕其
要求妄念。至該夷人船隻。延烏蘇哩等處。其未來者。如何嚴行
堵截。已至者。應如何設法驅逐。即著景淳。特普欽妥速會商。相
機辦理。務使該夷不致再有滋蔓。亦不致自我開釁。方為妥善。
該夷在各處建蓋房屋等事。始自何年。並遵照前旨查明具奏。
昨伊酋照會內。並有松花江口。於道光三十年。伊國曾建礮臺
之語。雖所言未必皆實。亦可見歷任各將軍。於邊疆重任。未肯
認真。諸多掩飾。景淳等。身膺重寄。值此邊事孔棘。務須盡心經

理。以禦外侮。不得再蹈從前玩泄積習。致負委任。所有京中給該夷五次照會。隨後若鈔給閱看。俾該將軍等。有所遵循。不致兩岐。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俄酋照會內稱。木哩斐岳幅等。約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到黑龍江。以會商履勘為詞。當將辦理機宜。詳諭景淳特普欽。悉心經理。並先派妥員守候。免致該夷以不見中國官員藉口。諒該將軍等。接奉後。必欽遵辦理矣。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本極明晰。上年木哩斐岳幅。以防堵英夷為名。欲將黑龍江左岸。讓於彼國。彼時奕山。為該夷虛聲恫喝

率行換字。實屬糊塗。朕念中國與該國和好多年。不值因此致啟釁端。是以將黑龍江左岸地方。及該夷已經占踞之闊吞屯。奇咭等處。允其借住。乃該夷得步進步。並欲占踞吉林之綏芬烏蘇哩等處。屢經派員會勘。其貪求無厭之心。若不嚴行拒絕。尚復何所底止。此次木哩斐岳幅等。前至吉林。黑龍江。與景淳特普欽。會晤時。務當詳細開導。告以綏芬烏蘇哩等處。係屬吉林地方。並不與該國毗連。前奕山與吉拉明阿。辦理不善。大皇帝業經分別懲辦。此事斷難准行。其闊吞屯。奇咭地方。既借與俄國人居住。並准入海船隻。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自無更改。如該夷欲會勘地界。該將軍等。即將奇咭闊吞屯。

地在借給該夷居住之處。立定四至里數丈尺。此外不可任意侵占。亦不可多為允許。以免蔓延。該夷所指在三姓貿易之處。亦斷不准行。至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前經奕山。許給該夷。本屬失計。特普欽。亦當向其言明。現在該夷占踞之處。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將左岸空曠地方。全行許給。該夷如不允從。該署將軍務當竭盡心力。設法開導。如能挽回幾分。庶左岸得有幾分。免其驕橫。方不至蹈奕山故轍。諒該署將軍。必能斟酌辦理。所有在京給與俄夷照會五件。並續給照會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准貴大臣八月二十一日照會內

稱。決定兩國地界邊界等語。業經

欽派大臣肅。於本月二十六日面晤貴大臣伊。說明除闊吞屯。奇咭地方。許借與貴國居住。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准貴國船隻行走外。其餘烏蘇哩。綏芬地方。並陸路通商。一概不能應許。亦毋庸再議。此次

欽派大臣肅與貴大臣面晤。所言之事。皆與本處屢次照會相同。自無可再議之處。貴國即迅速派人前往。會同該將軍大臣等。會商借與貴國居住之闊吞屯。奇咭空曠地方。議明段落為要。總之中國與貴國相交二百餘年。我

國總以誠信待之。貴國亦應感激中國相待美意。永敦和好。

方為兩國友誼之道。相應照會貴大臣可也。為此照會。

丙寅。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匡蘇勒官。咨來進城謁見。人稱呈遞夷字一件。當令用清漢譯出。內云。彼來時路上見喀通蘇地方。有中國貧民百餘人。在彼開荒。建蓋莊房十餘座。若生事端。恐於兩國不便。祈請收回等因。隨今委協領奇車布等。查明喀通蘇地方。究在何處。嗣據稟查。在巴克圖卡倫之外。邊境之內。土名二道河身。離城百餘里。係內附哈薩克游牧之處。並非俄夷境內。即派該委協領。派添筆帖式哲倫。前往查辦。一面令該匡蘇勒官。來署接見。該夷言及前遞夷字。請將貧民收回。我已稟知我國了。將來如何辦法。請給一回字等語。當即答以兩國窮民。私逃出境。事所難免。即如上年。你國窮人。來至烏魯木齊吐魯番內地。攜帶軍器。在彼游牧。我們派官。將窮人由伊犁將軍送回你國。今既我國貧民逃出。若偷越你們境內。還須知照你國查送回來。若在我國境內。是我國自己應辦之事。斷不能聽其私住卡外。必即查辦收回。隨後給你國字。該夷辭塞而退。嗣經奇車布等稟稱。二道河身地方。查有民人王文興等九名。在彼墾種。當將該民等提訊。據供貧民等原係乾隆六十年本城南湖認墾戶民。因去冬雪小。今春渠水不旺。誠恐秋收無望。額課難交。公同呈

懇廳官。移挪課地。經廳官諭令將舊欠交齊。再行聽候詳請批示遵行。戶民等因時已交夏。恐誤耕種。是以沿流上溯。由斜徑至二道河身。各出資拉運農具。僱覓貧民。犁地下種。隨蓋土房窩棚九處。以便棲止。前經呈懇移地。未奉批准。輒來此處試墾。實因迫於地課。冒昧無知。情甘認罪等情。伏思該民戶等移墾之地。雖不在俄夷境內。輒敢私出卡外試種。實屬膽大。且與哈薩克雜處。易滋事端。當即飭奇車布等。將民房拆毀。將王文興等懲辦。其窮民立即收回。至所種麥石。准限一箇月。令奇車布等往彼彈壓。令該戶民等趕緊收割。並曉諭閤境。以後不准私行墾種。以靖邊圉。至匡蘇勒官。有稟知該國上司之語。我處應否亦移該國之處。一面將與該酋來往咨文。鈔呈伊犁將軍覈辦。

硃批。知道了。

明誼又奏。本月二十日。據俄國匡蘇勒官。呈遞夷字一件。粘譯清文。內云。薩碧屯等。修蓋我們貿易圈子內房屋九十八間及旗樓等工。已於七月十五日一律完竣。所修各工。堅固完好。為此呈具收領等因。即將該夷呈具收領字樣。咨呈伊犁將軍查照。

硃批。知道了。

九月。丁卯。吉林將軍景淳。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俄夷被毆身死一案。飛飭暫署三姓副都統印務參領巴彥佈督飭司員。研訊定擬。並飭將已斃屍骸。及夷從伊萬等二名。派員解赴黑河口。交督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協領富呢揚阿。酌覈辦理。嗣據查報劉有毆斃俄夷。有姤奸情事。並據富呢揚阿報稱。七月二十五日。有徐爾固居夷三名。來卡呈遞清文一紙。詳查字內。係為約會自興安嶺。至松花江口大事。知照伊國夷目布色依辦理。小事。即向夷目普西諾辦理。並有會同審辦字據。俟經飛飭照辦去後。旋據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協領倭克錦等報稱。七月二十八日。

據差官驍騎校富祥稟。解夷從伊萬等。抵王團斯克地方。該署副都統。恐夷情變詐。或有枝節。隨飭富祥在途緩行。先派佐領春福。防禦松常。赴徐爾固普西諾處。備清字知照一紙。將徵夷因姦斃命緣由告知。俟押送夷從屍物到時。令其接收。普西諾索要字據。轉多時方允。八月初三日。飭令春福。帶同解官押送前往。適由黑龍江下駛大輪船一隻。夷人三名。乘駕小船至卡。聲言有布色依文書。遞請至船呈遞。該署副都統。隨帶人上船查詢。皆係赴海口商人。約五十餘名。當以呈出夷字。恐有要挾別詞。令其自行拆封。該夷均不敢拆。富呢揚阿等。下船回卡。夷船隨即

開行。雖時佐領春福等。先至錫爾畢。適遇普西諾。乘船赴卡。即令接收夷從屍物。該夷回稱。見過大人。再收。迨於途次。復將大輪船夷眾。帶至卡倫。燃放大礮九聲。擁眾下船。勢甚兇狡。該署副都統等。不露惶恐。婉言撫馭。普西諾自將夷字折開給看。專為徵夷之事。尚無別情。當即接收。又將徵夷致斃顛末。歷歷告知。現已奏報。俟奉

旨將兇犯如何定罪。必知照辦理等情。該夷始覺怒釋。隨稱欲赴三姓。並欲送伊國人三名。來學漢話。又言來夷三十名。在卡蓋房居住。該署副都統。均以正言拒絕。並將副都統吉拉明阿獲罪情由。詳細開導。該夷僅止點首。默無一詞。至

晚作別。春福等。未尾隨至徐爾固。備給清文。至次日。夷目派官一員。將屍物查點接收。因乏繙清字之人。僅給接收夷字一紙。送向該夷詳問。將來定罪。應在何處會辦。答稱已報布色依酌定。將該夷投呈清字二紙。鈔錄先後呈報前來。擬將劉有。王高氏等。派員解赴黑河口。即交富呢揚阿。聽候該夷回文。是否會審。隨機覈辦。其有守弁兵。有無知情故縱情弊。仍由三姓副都統衙門查照辦理。除將該夷投遞清文二紙。富呢揚阿知照文二件。佐領春福交付文一件。封呈軍機處備覈外。已咨黑龍江將軍衙門。轉飭行知海蘭泡夷目布色依在案。仍擬知照該國文稿一分。

可否飭下理藩院查照文稿。先行咨明薩納特衙門。

諭軍機大臣等。據景淳等奏夷官韓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駁等語。俄人帆卜勒幅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民人劉有毆傷斃命。前經降旨令該副都統查明辦理。並寄諭德勒克多爾濟備文知照俄國矣。現據該夷呈遞清字二紙。所有夷從屍物。已交夷目普西諾查收。由景淳等咨黑龍江將軍轉飭行知夷目市色依。所請飭理藩院咨明薩納特衙門之處。應俟結案時。再由該衙門備文知照可也。至此案民人劉有毆斃俄夷帆卜勒幅有無別情。著即飭富呢揚阿俟該夷回文。應否

會同審訊之處。隨機妥辦。以免日後藉口。

戊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准軍機處將伊格那提業幅致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書信一函。咨交前來。恆福當將原信收存。擬俟夷使到日。即行派員遞往。現已月餘之久。該夷使木哩斐岳幅並無前來北塘消息。節逾秋分。西北風司令。該國船隻恐亦難以駛至。所有俄夷原信一件。未便久留。可否咨交軍機處查收發還。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有信函求轉送北塘。交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查收。當由軍機處大臣咨交恆福收存。茲據僧格林沁等奏稱。木哩斐岳幅並無前來北塘消息。可否將原信咨交軍機處發還等語。所有伊格那提業幅原信。即著僧格林沁等咨送理藩院。交回俄羅斯館可也。

乙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咪酋華若翰。前經大學士臣桂良等給與照會。言明各口通商。俟咦咈條約議定。再照新章辦理。當時並無異議。乃一回上海。即屢書詰難。明知為咦咈所唆使。而必密查其命意之所在。方能相機辦理。飭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委員知府藍蔚雯。設法訪詢。始知華若翰前在京城。飲食起居。諸未習慣。且人單勢孤。亟思回南。

是以不敢有所干求。實亦深悔此行之不能從心所欲。迨回上海後。咦咈各夷。以既不查照新定章程辦理。何必先行進京換約。似此辦事。直與送信之差官無異。大失公使體統。實屬無用。將來尚須靠彼大國主張等語。互相訕誚。華若翰為咦咈所激。故有請照新章完納船鈔。及在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之請。而其注意。則重在潮州臺灣之開市。以見其能。其照會內。俟咦咈定議。再照新章辦理。是使咪國國家兼賴他國等語。蓋有所謂而云然也。該夷於接臣照覆後。又來一照會。以和約第三條內載明互易後即通商各省。一體頒行為詞。嘵嘵續辯。改期於九月十五至二

十五日。與臣會晤。臣業已照案照覆。至奉

頒該國

璽書。蘇松太道吳煦等於奉到後。即傳知該夷。詢以恭迎禮節。據覆既由蘇松太道恭齎前來。彼亦由領事士覓威良定於八月十三日吉期恭接。屆期。吳煦等敬備儀仗。恭齎前赴夷館。該夷免冠擺隊。敬謹將事。頗能如禮。當取有士覓威良收據。及華若翰照覆一件。華若翰現已前赴日本。約計九月十五日可以返櫂。咪咈二酋。仍無動靜。前在天津等處。暎國探水夷船。詢據咪夷繙譯稱係該國留北船隻。現於八月十七日駛回上海一隻。尚有二隻。探已駛回香港。咈夷前與鄰國搆兵。現已議和。撤回夷兵三千名。在香港聽候信息。咪咈二酋。初回上海。寄去該國之信。約計十月十一月之交。必有回信。惟如何辦理。須憑衆議。必得再有一兩月。方能定見等情前來。臣查咪酋華若翰之反覆其詞。雖為咪咈二夷所激。而狡譎無常。是其本性。現來照會。已存得步進步之心。其前往日本。僅因自知理虧。不能與我爭執。又恐咪咈所詘。藉為暫時避地之計。固可從緩置議。設仍如期返櫂。臣再察看情形。欽遵

訓諭。前往崑山一帶。與該酋會晤。相機辦理。民夷互鬬案內兇犯。業已拏獲。其著名代夷擄拐人口之漢奸倪何培。亦已就捦正法。上海民夷。已相安無事。所有與咪夷華若翰往來照會二件。又該酋接奉

璽書照覆一件。領事士覓威良收據一件。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奏俱悉。

丙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夷在三姓地方圍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案。若由該國畢爾那托爾行知該國。轉恐俄夷照依新定和約駁回。已經行知該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速諭令該夷人等。不得任意妄為在案。茲據俄夷文稱。此案應由駐京之使臣辦理等語。查和約第二條內。原有毋庸由理藩院行薩納特衙門。即由總理各國之大學士等。對品行文各等語。此次俄羅斯赴三姓地方圍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案。可否遵照和約由軍機大臣大學士咨行俄羅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抑或應由何處辦理之處。謹奏。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行俄國咨文。現經該國署固畢爾那托爾駁回未收。可否按照換定和約。由軍機大臣咨行一摺。覽奏曷勝詫異。本年互換和約。原為各海口通商而設。此次俄夷在三姓滋事。係屬泛常。豈可按照互換和約辦理。據該大臣奏稱。此件咨文。現被俄夷駁回。並無另有可通之路。顯

係有心推諉。着德勒克多爾濟等。仍應設法咨行該國。該夷儻再不收。即告以爾國每次咨請遣人來京。我國從未駁回。況爾國人在三姓地方滋事。理應查明辦理。豈可一味斥駁不收。如此曉諭。該夷自可接收也。

俄羅斯照會。

為轉送北塘書信事。准二位大人。七月初四。十一等日。照會前來。內云。嗣後本國船隻。勿在並非通商之海口進行。及由北塘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以便貴處派人照料護送等因。本大臣曾備書一件。乞為交付北塘俄羅斯國兵船官員。以便本國船隻按照二位大人照會施行在

案。不料貴大臣派員將原書送還。據云北塘海口。天氣已寒。至今無本國船隻到口。無人可交。所以發回原信。查本國船隻。不拘天氣。今年尚能到口。務要遣人送信。本大臣另備書一件。祈二位大臣。按照天津和約。並貴大臣前來照會。飭令交付來北塘俄羅斯國兵船官員。並乞飭令北塘官兵。儻見本國船隻書信。勿行阻滯。抑或連本國送書人。一併急速送京。方不失為兩國和好之道。為此照會。（端肅）二位大臣可也。

戊寅。兩廣總督王慶雲奏。臣嘗讀宋臣韓琦。范仲淹。人集。宋仁宗甲申。同上禦戎四策。老謀成算。至為深遠。其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攻。皆為西夏言之。四曰實京師。則為契丹言之。蓋宋仁宗之世。西北二方。交搆以敝中國。元昊虛辭求好。實倚契丹勢力之强。而契丹亦欲因是主盟。以要中國。惟韓范二臣。久於西事。知其情狀。故其策曰。今若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如不我知。輕背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臣思其言。雖百世以下。可為龜鑑。昔宋仁宗因西北用兵。勞敝中國。屢遣近臣。以手詔督攻。而韓范二臣。皆以持重保邊為論。是其意主於和。而曰以戰守為實事者。能戰而後守可固。能守而後和可久。從古已然。確不可易。今

咲咭唎天津之敗。自必有一番變態。臣愚以為彼或虛稱報復。危言恫喝。其志猶淺。若屈體卑詞。要我撤備。其志實深。臣訪聞咲國本非富厚。用兵之費。每稱貸於咪咈諸夷。近以學行鈔票。以虛抵實。空匱若此。儻一蹶不能復振。誠以天道使然。近聞夷酋在粵。日以索費為詞。臣未知原約云何。若從而與之。恐即藉此而資報復。雖彼蓄造詭謀。不敢妄有祈請。所慮彼所稱貸之國。責償無出。代為之謀。或稱該夷已經虧破。請撤備以示懷柔。或有他國之酋。代求撤防。雖保其不再生事。臣愚以為若輕許其請。則其患誠有不可勝言者。緣夷人本不知信義。惟利是圖。彼既敗欵

天朝。更何有於與國。萬一墮其術中。悔將何及。聞知皇上宸謨當慎。斷不至為其所愚。然臣觀大有六五之象。而曰威如之吉。易而無備。言備之不可不言也。又觀小過九三之文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言防之不可不密也。且防備之具。弛之則甚易。張之乃甚難。苟撤備而無以為守。不但欲戰不能。且有欲和而不可得者。此范韓二臣之所甚慎也。

硃批。卿亦可謂老謀成算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因兩廣總督王慶雲患病。奏請開缺。業經降旨授勞崇光為兩廣總督。耆齡調任廣東巡撫。即赴新任。毋庸來京矣。粵東自勞崇光入城任事以後。疊據奏報。在城夷兵無多。民夷亦尚相安無事。惟天津勝仗。勞崇光入城時。尚未知悉。以為和議已成。故有入城之舉。現在暎咈二國。能否就範。尚未可定。昨據何桂清奏。探悉咈夷前與鄰國構兵。現已議和。撤回夷兵三千名。在香港聽候消息。雖未知果否確實。而夷情詭譎。不可不防。前此柏貴在城。一舉一動。該夷有人伺察。文報皆須折衷。辦事不能自主。彼時尚有黃宗漢帶兵在外。遙為聲援。若督撫同入省城。為該夷所用。設有變動。無從脫身。何能辦理夷務。勞崇光既已入城。自未能無端離省。致啟該夷疑惑。著耆齡行抵廣東境內。即派妥親信妥員先入省城。面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堵勦西匪為名。帶印出省。或勞崇光艱難抽身。即留耆齡在外調度勦防事宜。相機密辦。不至受該夷挾制牢籠。是為至要。至現在廣東省城。民夷是否相安。及夷人如何舉動情形。並著耆齡會同勞崇光。詳細由驛馳奏。以紓厪念。此次寄諭。著毋庸錄寄勞崇光。免致被人洩漏。

己卯。吉林將軍景淳。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現在各路委員。守候木哩斐岳幅。另立條約。該酋變詐多端。尤屬叵測。其果否肯與晤面。暨能否降心相從。實無把握。熟思審計。擬為保護後山。藉杜侵越。該夷橫逆異常。肆行無忌。開導則漫不聽從。羈延則無所底止。理諭不遵。勢須力阻。而力阻之法。除振旅興師而外。惟有厚集人民。壯我聲勢。奪其先聲。儆彼貪心。默轉潛移。是緩圖之一道也。查烏蘇哩綏芬地面。均關後山。為攬頭刨夫生計要地。向禁居民潛往。茲因歇山空曠。征兵過多。該夷得以乘隙覬覦闌入。為今之計。若令攬頭刨夫。復其舊業。則曠地既有人居。盡占或可少杜。惟驟議開採。不惟參票需項浩繁。無款可籌。即吉林承領之人。年多回籍。遽難傳集。以採參捕珠之地。財豐物阜之區。强為該夷占踞。與其積久蔓延。莫可收拾。弗若以我人民。實我曠土。除吉林羅拉密英額嶺等處。依舊封禁外。擬將甯古塔之綏芬三姓烏蘇哩一帶山場。飭令攬頭招募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不准勾結交易。

餘無所棲。僅能齊心同往。該處地廣山深。物產饒裕。伐木打牲。採菜捕魚。在在均可獲利。將屆明春。其平疇沃壤。並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小民惟利是趨。如已去者試開其端。續來者自聞風而至。約在兩年內外。足可厚集人力。漸壯聲威。況該夷之所來。兼有男婦子女。今我之所往。無非精壯丁夫。俾見伊等紛紛返棄。不甘輕棄本國。諒必收其貪心。徐思退步。不特未來者不待堵截。可冀潛消。即已來者亦無庸驅逐而自斂戢。其間設起爭端。並非官兵所能遏制。任彼如何狡黠。在我推卸有詞。如此量為區畫。或該夷不得逞志橫行。而亦不致開釁。俟漸就安戢。再議開採。

辦理升科。兩無窒礙。當經傳諭攬頭等。竭力圖維。以復生計。無如在省僅有十家。初皆畏難不前。迨經剴切諭知利弊。始願覓資雇人採辦。惟計數無多。恐難濟事。而甯古塔三姓之攬頭。又遠在城外。均難一時傳集。事屬創始。謀成匪易。復經示諭予限。赴官領照。一面飛調該兩城攬頭二俟到齊。即當趕緊率屬勸辦。務期一律奉行。至綏芬烏蘇哩等處。原係空曠山場。向無屯戶居住。該夷搭蓋窩棚。均係闖入人船。草創布置。節次查報。隨時奏

聞。其有無早經搭蓋。始自何年。並有無勾結潛通煽誘之處。現已分飭各屬嚴密確切訪查。據實結呈。另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特普欽奏。會籌保護後山。藉杜夷人侵越一摺。綏芬烏蘇哩等處山場。向禁居民潛往。地方空曠。以致俄夷人船。得以闖入。該將軍等奏稱。後山開採。需費較繁。惟令攬頭招募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該處地廣山深。伐木打牲。採菜捕魚。均可獲利。明春並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似此厚集人力。漸壯聲威。夷人當不俟驅逐而自退等語。以中國之曠土。居中國之民人。利之所在。自必羣相保衛。可杜夷人竊占之計。不煩兵力。而足以禦外侮。因地制宜。所籌不為無見。惟既議招募。自必多多益善。此項人夫。非盡馴良。設以聚集較眾。別生事端。亦屬可慮。況夷情詭詐。於該人夫等或餌之以利。或脅之以

威。恐為該夷所用。亦不可不豫為防維。景淳特普欽現已催調攬頭。趕緊勸辦。着再悉心籌畫。務使招集人夫。以後仍官為鈐束。勿至散而無紀。轉貽後患。並如何杜絕夷人勾結。均當於立法之初。嚴定章程。確有把握。方為妥善。至開採升科等事。着俟招募得有頭緒。再行籌辦。該夷占居各處。始自何年。並內地民人。有無潛通煽誘等情。仍着嚴密訪查。據實具奏。

特普欽又奏。約於九月初八日。可抵齊齊哈爾城。若俟到任後。另行派員守候夷酋。恐稽時日。隨於途次飛飭愛紳

奏。仍即責成該員。欽遵

諭旨指示各節。據理曉諭。務期折服其心。絕其要求妄念。不可稍

有貽誤。俟到任後。查有情形。悉心籌辦。一面妥加防範。斷不敢再蹈覆轍。

硃批。知道了。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彭蘊章等。呈遞僧格林沁等。恵親王等信一函。據稱本月十一日。大沽海口。見有三桅夷船一隻。向北行駛。十二日。仍在攔江沙外停泊。不知何國船隻。如係俄夷。即派員告以如有應行進京事件。當由庫倫行走。此地因與𠸄咈兩國接仗。即文書照會。不敢接收。看其如何答覆。再行妥辦等語。此次夷船在攔江沙外停泊。如敢闖入大沽海口。毀我防具。無論何國。即行開礮轟擊。如係俄國船隻。令其前赴北塘投遞文書。即可援照咪夷之例辦理。但不准其入口。如有文書照會。可派員接收。或該夷有寄伊格那提業幅信件。亦可代為轉遞。本年三月間。肅順等與前次俄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議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會中國。由北塘進京。既有此議。自未便攔阻。致令生疑。若該夷使如欲進京。不准多帶從人。以免騷擾驛傳。若祇差一二人進京遞信。即妥為護送。仍須奏明候旨進行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咸豐九年。己未。九月。癸未。吉林將軍景淳奏。九月初三日。

接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紳泰呈報。八月二十四日。海蘭泡夷官布色依。親詣衙門會晤。述稱。現接木哩斐岳幅咨文。半月可至江城等因。知會前來。即飛飭前派黑河口守候督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富呢揚阿烏蘇哩口協領祿昌不時偵探。一俟會晤木酋。務當欽遵先後奉到

諭旨。明白宣示。詳細開導。不得稍有含混。一面咨覆愛紳泰酌飭知照布色依。謹奏

諭旨。此次木哩斐岳幅。前至吉林會晤等因。查吉林省垣。距烏蘇

哩口三千餘里。斷非該夷所應到。且俄酋照會內稱。木哩斐岳幅等。約於九月二十日前後。至黑龍江等語。現在黑河口。烏蘇哩口。各有委員守候。當即恭錄

諭旨。暨照會六件。密飭富呢揚阿祿昌。欽遵辦理。並知會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查照。惟現據烏蘇哩委員協領祿昌等報稱。夷目奇薩羅幅。帶人折回。經祿昌等。督同已革副都統吉拉明阿往見。宣示枷號原委。反復開導。令其收回人船。以敦和好。詎該夷毫不介意。輒稱爾等在此多日。休云收回人船。以後還有許多欲入。語言肆逆。驕橫異常。並將該夷居住之赫哲。不准聽官驅使。亦不准遞送公文各等情。夷目奇薩羅幅。前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委曲開導。至再至三。該夷堅以木酋之言是遵。並於烏蘇哩迤東百里之外伯力地方。聚集千餘人。備有槍礮器械食糧。視其種種行蹤。則在京所遞難免擾亂侵占之言。諒非無因。該夷自康熙年間平定以來。歷守藩服。詞因窺知中土未平。勢難兼顧。因而陽請分界。陰圖侵疆。近年益肆橫恣。動輒恃強。第無論其如何開導。亦未必即能俯首無辭。實非以理所能馴制。反復思維。固不可自我開釁。尤不可束手僨事。任其蔓延。亟應密籌全局。設法布置。曾密劄三姓副都統嚴飭軍民。不准句結交易。違者訪實解省。照軍法從事。原所

以暗杜貪心。淨絕根株。而免露痕跡也。查三姓地本苦寒。無貨可易。乃該夷必欲在彼通商者。希冀已入門戶。則順江上游。全省可達。無所顧忌。該夷豺狼成性。包藏禍心。恐不止侵占吉林。難免別圖進取。惟頻年以來。吉省軍民。聞其兇燄橫恣。無不志切同仇。委因限於時勢。隱忍而待。設該夷膽敢恃強擁衆。由三姓順江上游。則接界即屬阿勒楚喀伯都訥二城。彼處居民。早已準備。誓不相容。亦非官兵所能約束。第琿春孤懸東南。附近海沿居民無多。現擬於打牲烏拉。揀派丁壯數百名。備齊器械。資其口糧。令於明春。變裝前赴綏芬一帶。以巡海捕牲為名。藉壯聲勢。協

同捍衛。該丁夫等到山。星羅棋布。足使俄夷無所施其伎倆。且現在各處城鄉。按牌團練。精壯丁夫。自固閭閻。兼之所挑旗丁。勤加訓練。以為策應。無事則寓兵於農。不露聲色。有事則眾志成城。足資禦侮。再圖勒密居夷奇薩羅幅行蹤詭詐。現居冬令。所有前派守口官岳璽委員協領祿昌。佟克錦等。礙難遽令折回。已酌備穜棉鹽糧。趕緊撥發接濟。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俄夷勘界。先已派員守候。並籌辦地方情形一摺。吉林距烏蘇哩口三千餘里。斷非該夷所應到。俄酋木哩斐岳幅。如至烏蘇哩地方。景淳亦未便前往與之見面。即飭

在彼守候之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協領祿昌。向其詳細開導。毋得遷延了事。致貽後患。夷目奇薩羅幅不肯收回人船。語言驕橫。並拒阻赫哲不准驅使及遞送公文。復在烏蘇哩迤東之伯力地方。聚集千餘人。備有軍器食糧。顯有尋釁之意。狂悖已極。斷非口舌所能折服。該將軍前已令攬頭招募人夫。保護山場。並擬揀派丁壯數百名。於明春變裝前往綏芬一帶。以巡海捕牲為名。借助聲勢。布置尚為周妥。富呢揚阿等守候該夷。倘木哩斐岳幅到後。情詞恭順。撤回人船。自可暫時羈縻。設敢恃眾侵占吉林地界。則是該夷自起釁端。該將軍總以該處居民不容侵占。地方官未便彈壓為詞。以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激勵城鄉團練。嚴密設防。切不可先行開仗。亦毋任該夷肆意蔓延。是為至要。

甲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由軍機處寄到伊格那提業幅致該夷信函一件。竊照大沽海口。於九月十一日申刻。見有三桅夷船一隻。在攔江沙外向北行駛。至黃昏時。仍見帆影。似在北塘海口停泊。不知係何國船隻。十二日早。礮臺瞭望。僅有夷船一隻。揆其形勢。似係俄羅斯夷船。伏思本年七月初間。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寄與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信函。有數日內船到北塘之說。

兩月之久。並未到來。是該夷言語。殊難憑信。此時駛至夷船。即使果係俄夷船隻。亦屬可疑。更恐該夷暗藏咲咈之人。採聽消息。尤應倍加防範。且未經奉有

諭旨如何辦理。未便遽行接待。隨即派委從未與俄夷會面之候選知府錢鑅。署天津縣知縣姚煦。前往北塘守候。已面飭該員等。如夷人投遞文書。不必接收。尋覓食物。亦毋庸應付。答以曾與咲咈二夷接仗。現在設防。爾係何國船隻。我等不能辨認。再俄夷來往。向由張家口行走。若紛紛由各海口投遞文書。取道進京。各處口岸。均應專派官員守候支應。勢必接應不暇。不勝其擾累。一經疏慢。轉致有所藉

口。且於中國體制。大有關礙。是日午刻。該夷舢板一隻。上有十餘人。駛進内河。稱係俄國之人。投遞照會。經委員等斥駁。其通事二人内。一係廣東人。年約十八九歲。自稱伊跟隨咈國之人到此。委員向其究詰。又一通事極力掩飾。稱係僅有一人。又稱並無他國之人。查其形色。深恠廣東人出言冒失。足見夷情叵測。隨處施其詭詐。諄飭委員延宕支吾。恭候

訓示遵辦。茲奉

諭旨。該夷有寄信件。代為轉遞。一二人進京遞信。妥為護送。遵即飭令委員將伊格那提業幅信函。交該夷收領。並據該夷呈出給恒福照會一件。駐京俄夷信函四件。該夷初原無意進京。拆看伊格那提業幅信函。執意進京。並稱伊格那提業幅要與伊等會面。有商辦事件。是以議定准令二三人進京。仍須聽候請

旨遵行。並向該夷告知兩國和好。本無猜疑。惟現與暎咈交仗。海口設防。不得不加意詳慎。雖係俄國船隻。有無暗藏他國之人。亦須查明。庶免疑忌。當派縣丞黃惠廉。營弁邱瑞祥前往該夷大船稽查。旋據回營稟稱。查得該夷大船。約有俄夷五六十名。咈夷一名。係由上海開行。船上有萬斤以上大礮一位。萬斤以下大礮數位。並鳥槍等項器械。據咈

夷一名。係搭船赴日本國傳教。俄夷亦赴日本國過冬等語。並據黃惠廉等稟稱。該夷舢板同至大船。通事人等將議定進京人數。向夷酋告知。該夷酋因恐往返耽延。有需時日。又因北塘海面風浪過大。難以久停。是以不願派人進京。現已約定暫在北塘停泊。聽候伊格那提業幅來信。到來即便開行。其意反覆。殊難測度。除將照會一件。封送

軍機處。恭呈

御覽。信函四件。一併齎送軍機處。轉交理藩院。傳該夷收領外。相應請

旨飭下理藩院。索取該夷回信。迅即發遞來營。以便擲交該夷收領。即飭開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接收俄夷照會信函一摺。俄夷既恐進京往返耽延。有需時日。又因北塘海面風浪。難以久停。該大臣等已與約定。暫在北塘停泊。聽候伊格那提業幅回信到時。即便開行。所有該夷交來之駐京俄夷信函四件。已由軍機處。轉交理藩院。付該夷收領。一俟取到伊格那提業幅回信。即由軍機處。遞交該大臣行營。令委員等交付該夷。飭令迅速開行可也。至俄夷照會內。有物件幾匣。同公文轉送之語。本日該大臣等咨交軍機處文內。並無此件。並著查明辦理。

乙酉。俄羅斯咨文。

爲轉送書信事。准本月十八日。由北塘發來書信。內稱本國送信船隻。務等接到回信。方可回國等語。本大臣備書信一函。並封於文內。懇乞貴大臣飭令交付前來北塘俄羅斯國兵船官員。再船上有應送本大臣物件。或船官領復書信。懇乞二位大臣飭令物書並收。妥為送交本大臣。為此咨行二位大臣可也。

丁亥。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於途次飭知愛紳泰。加意偵探。守候夷酋到日。務即欽遵先後奉到諭旨。逐層開導。據理曉諭。如該酋必欲會勘界址。即於黑龍江左岸現在該夷占踞地方。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將左岸

空曠地方。全行許給。一面遵諭辦理。一面與該夷訂期。飛速呈報。以便剋期前往查辦。現於九月初八日馳抵省城。初九日。接署將軍印務。第該夷狡詐多端。黑龍江城距省八百餘里。若俟該署副都統呈報到日。再行前往。儻往返稍遲。不免仍有藉口。隨將交代事件。略為經理。於十一日攜印起程。前往黑龍江等候辦理。雖夷情叵測。是否允從。尚難逆料。惟有竭盡心力。設法開導。以期稍有挽救。

硃批。知道了。

癸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夷船在北塘海口停泊。數日以來。尚屬安靜。九月二十一日。軍機處遞到伊格那提業幅給伊國兵船信函一件。遵即派員送往。因連日風勢不順。夷船在攔江沙外停泊。委員坐船。為風浪所阻。不能駛近夷船。至二十五日。風浪稍息。始行送到。該夷接收。即於是日午刻開船。向東南駛去。前據黃惠廉稟稱該夷欲赴日本國過冬。未知確否。該夷行蹤詭秘。殊難測度。至前據該夷照會內有物件幾匣。同公文遞送。經委員向其查問。據稱彼時原欲遞送。因未裝妥匣桶。是以未經遞送。現在給伊格那提業幅信函二件。食物酒瓶。計

三匣一桶。祈遇便寄京等語。再俄夷船隻。准由北塘海口遞送文信。係在暎咈兩夷未經決裂之先。所定之約。現在暎咈二夷。自接仗之後。尚未輸服。不知何時前來報復。俄夷時至海口。人物船隻。均難辨認。設有損傷。轉非和好。可否由恆福咨行理藩院。傳知該夷。迅即給伊國寄信。嗣後該夷船隻。暫毋到設防各海口。以免錯誤。應俟海口平靖之後。再照前約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俄夷得有回信。該船現已開行一摺。該大臣等將伊格那提業幅回信。發給俄夷。該船即已開行。其留存寄京信件。即著遞送軍機處。轉交理藩院。以便發交

伊肯收領。所稱俄船時至海口。難於辨認。擬由恆福咨行理藩院。傳知該夷。嗣後毋到海口。俟撤防後。再照前約一節。自為慎重防務起見。惟俄夷書信。准由北塘投遞。既經定有專條。設該夷據此爭辯。不肯遵依。轉難駁詰。況該夷往來書信。若悉由庫倫轉遞。更覺騷擾驛站。至各國船隻。有到大沽海口。毀我防具者。不論何國。一體開礮轟擊。前經剴切諭知。諒該夷亦不敢干犯。儻僅到北塘停泊遞書。必不至於滋事。以後俄夷如有船隻再到北塘。求遞書信。著僧格林沁等。仍將書信接收。許其轉遞京中。所請由恆福咨行理藩院之處。著毋庸議。

十月。己亥。軍機大臣彭蘊章等奏。籌維防夷之策。在築礮臺以利轟擊。尤在洩水勢以遏其往來。本年天津海口。經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安設鐵戧木排。遂能擊毀夷船多隻。大獲勝仗。可見阻遏夷船。不使進口。已著有成效。該夷被創之後。難保不再圖窺伺。天津海口。既不能久駐重兵。而經費有常。尤恐難乎為繼。查上年大沽礮臺失守。夷船由海河直達天津。其時津郡已在夷人掌握之中。勦之則不能進攻。撫之則徒為遷就。此皆無守之故也。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洩水之法。使夷船淺阻。不能深入。則礮臺防兵。更可得手。大沽距郡百里。即使夷兵登陸。必不敢遠離其船。直抵天津。夷人失其所恃。可不戰而自屈矣。伏思上年屢奉

諭旨。令於南北運河洩水。並經前尚書朱鳳標等奏請掣動衛河等水。以制夷船。復命僧格林沁等悉心酌辦。嗣因夷船退出。未及詳議經久章程。臣等細心採訪。南運河。滄州南二十五里捷地。歷有向東大石牐一座。牐之東現有河形。因年久淤塞。若挑空深通。導之東流。至海岸平窪入海。再於天津城西芥園上下。開引河一道。令水由城西入南窪。則南運河之水可減矣。北運河楊村筐兒港牐口基址尚在。若一律挑通。則水由東淀入海。而北運河之水可減矣。南北運河之水既洩。而大小西河之水。於天津城北西沽地方。匯入北運河。每遇盛漲。水勢浩淼。亦須設法旁洩。查城東稍北。舊有減水河。名賈家口。通陳家溝入東淀。此處略為挑濬。導之東流。則西河之水可減矣。又查郡城東南馬家口以下。亦可開導引河。引水入南窪。白塘口以下。舊有古牐。亦宜開濬。則海河之水可減矣。以上各口。或修理舊牐。或建築土壩。無事則閉。有事則啟。來源既分。則下游易淺。雖海潮既強。而長落有時。夷船斷不能貿然直入。如此辦理。於守禦之策。益有把握。將來即可稍撤防兵。以節經費。或慮河水旁洩。恐於農田有礙。不知南北運河。各有減水小河。原因夏秋水大。藉以疏消。今因其故道量為開通。並建立牌壩。以時啟閉。不

惟無損於農田。兼可以弭水患。誠一舉兩得之事也。相應

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恒福。遴派幹員。周歷履勘。實心經理。及蚤興修。不得草率了事。至此項工程。係就本有河道。挑挖深通。及修理舊隄。建築土壩。工費似不甚鉅。或作正開銷。或由官紳捐辦。應由該大臣等。酌量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彭蘊章等奏。籌天津海防。仍請宣洩河水以制夷船一摺。據稱夷人被創以後。難保不再圖窺伺。惟有洩水之法。使夷船不能深入。則礮臺防兵。更可得手。上年僉經議洩南北運河等水。旋因夷船退出。未及詳議。今查南運河水。應將滄州捷地隄淤河挑通。導之入海。再於天津城西開引河一道。令入南窪。則南運河之水可減。北運河水。應挑通楊村筐兒港。令由東淀入海。則北運河之水可減。大小西河水。應挑濬天津城東減水河。使之東流。則西河之水可減。再於馬家口以下。開導引河。引水入南窪。並開濬白塘口。則海河之水可減。以上各口。或修理舊隄。或建築土壩。無事則閉。有事則啟。來源分。則下流易淺。夷船斷難深入。於守禦之策。較有把握等語。海口久駐重兵。深恐經費難乎為繼。果能宣洩河水。使夷船不復能入大沽直抵津城。則地險可恃。即可稍撤防兵。著僧格林沁恒福查照該大臣等所議。派委妥員。分投履勘。儻將各隄壩修理。實能減洩河水。有裨守禦。即著乘此冬令水涸之時。趕緊籌辦。此項工程。係就原有河道挑挖。工費自不甚鉅。或作正開銷。或由官紳捐辦。並著僧格林沁等酌量奏明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癸卯。江南道御史富稼奏。查俄羅斯來京。分居南北兩館。此次來京俄夷。時有招聚貧民。散贈布疋錢文。曾經理藩院出示。禁其出館。惟北館地當東直門東北隅。風聞有該夷假濟貧之端。便施惑眾之舉。誘人習教。先給錢文。領人子女入館。曰當差。以七日為一班之說。從中顯有鬼祟。應

請

飭下步軍統領。密派幹役。詳細查明究辦。以杜搖惑人心。而免流毒於內地。

諭軍機大臣著步軍統領。兩翼總兵。會商具奏請旨。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查海防事務。關繫重大。必須為經久之計。方為籌畫萬全。可以遵守。上年夷船退出。奴才僧格林沁會同前署督臣瑞麟創建礮臺。修築營壘。本年正月到防後。復行添置防具。一切鐵錢鐵練水雷。凡有可以設法之處。隨時與奴才恒福會商辦理。五月閒。夷船闖入海口。查其船身輕便。喫水只五六尺。並不待大潮方可行走。擊退後。至今數月。奴才等無日不以防務

為憂。即無日不以布置為念。因思海河之水。如能宣洩。使夷人詭譎伎倆。無所復施。方為得法。屢經探訪輿論。僉以天津海河。為直隸各河下哨。匯而入海。河面寬七八十丈。至百餘丈不等。海口水勢。深者四五丈。淺者二三丈。每遇風大潮湧。長水至一丈有餘。即平潮亦長水七八尺。其潮長時。均過天津以上。直達楊村。實苦無禦潮之法。是以未敢議辦。今奉

聖訓指示周詳。奴才等查彭蘊章等所奏。將滄州捷地隄。天津南窪及楊村筐兒港減水河。馬家口白塘口等處。或修理舊牐。或建築土壩。以洩海河之水。既可阻滯夷船。又可節省兵

費。洵為通盤籌畫。一勞永逸之謀。第運河之水。可以洩使旁流。而海河之潮。難以禁其頂托。其滄州等處。奴才恆福於五月間。亦曾派員前往密查。據稱上年有挑濬捷地隄石閘之議。民間似以為未便。即天津府城以東之馬家口。白塘口。似可減洩水勢。使潮水不達天津。而全河之水注於一隅。深恐不能承受。致有漫溢之虞。若由此二處挑通河道。引水入海。平溜時固可洩水。而長潮時海水又復湧進。是於海河之外。又增一道海河矣。奴才僧格林沁。於道光二十一年。同賽尚阿查看直隸各處海口。曾至大口河。該處海口。上潮九十里。上哨並無來源。潮漲之時。商販大船。可以藉潮浮送至六十里之官家莊。是潮勢之漲落。實非人力所能施。晝夜圖維。無從著手。究竟抵禦潮水。有無善策。及各處閘壩。能否挑通。有益防務。而又不累民間。必須逐細履勘。且能熟悉河務工程。方能定局。相應請

旨簡派熟悉河務大員。帶同熟悉天津情形之京員。馳赴天津。會同奴才恆福。親詣履勘。如果可以興辦。此項工程。再由奴才僧格林沁。等妥為籌議。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籌宣洩河水。請簡大員會同查辦一摺。據稱海河河水寬深。潮水漲落。並無一定。非人力所能施。其滄州等處挑濬隄牐。前曾查辦。民間多稱未便。請派員

會同履勘。再行興辦等語。宣洩河水之議。係由候補道丁守存函致彭蘊章。四品頂帶李湘棻。函致匡源。而李湘棻言之尤為詳細。是以該大臣等。據實奏聞。請飭籌辦。現據僧格林沁。等奏請派熟悉河務人員會勘。京中並無可派之員。惟丁守存。等言之鑿鑿。或有把握。此時直隸南路喫緊。丁守存既經派往辦團。自未便遠行調回。李湘棻。又偕郭嵩燾前往山東。如能調李湘棻先回津郡。著令其將所言宣洩事宜。詳細臚陳。即由僧格林沁。恆福。派委妥員。會同該員逐處履勘。如有把握。再行奏請興辦。儻多窒礙。即著毋庸辦理。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現據俄夷文稱。三姓

國森之夷人。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管理等語。當即奏
准遵照新約。仍飭由該國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轉行知
照各在案。復查此案。似應作為已見。咨行該國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迅速轉飭。務令將前赴三姓之夷眾。趕緊調回。
並應行嚴禁各夷眾。嗣後毋得肆行滋擾。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接
貴國大臣七月十八日文稱。俄人徵卜勒幅。由黑龍江闖入。
在

大清國地方被殺等語。查徵卜勒幅由黑龍江行走。並非職所
屬之地。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所轄。應由該大臣會同
大清國黑龍江大臣查辦。此外事件。應由
大清國京師衙門與駐京使臣辯論。儻如有事。該使臣可以申
報敝國大部。所有貴處告知之事。並非本城所屬之處。相
應聲明原由。為此咨覆。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准軍機大臣劄交內閣。俄夷徵卜勒幅等由黑
河口駛至三姓地方。徵卜勒幅昏夜登岸。赴民婦王高氏
家。欲圖強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徵卜勒幅毆斃一案。
著庫倫辦事大臣。行文俄羅斯國等因。劄交前來。本大臣
聲明案由。懇爾迅速轉報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由黑河
口駛赴三姓地方之夷人。即行收回等因。咨行在案。嗣據
文稱。由黑河口駛行之徵卜勒幅。被毆身死一案。並非本
處所屬境內。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所屬地方。應由該
固畢爾那托爾。會同
大清國管理黑河口等處大臣查辦聲明緣由。
大清國內閣與駐京之俄羅斯國大臣辦理等語。咨行前來。查
事關爾國本處應辦之件。均皆咨行爾固畢爾那托爾。歷
經遵辦在案。並無行文別處固畢爾那托爾明文。此案咨

行爾國之文。因係軍機大臣劄交本大臣之件。是以仍行
咨送貴處。且爾屢次懇請差人進京。咨送公文。本國並未
斥駁。況爾國人在三姓地方滋事。係應查明辦理之件。豈
可駁斥不收。此案即或非爾所屬。何妨轉報爾國承辦各
國事務衙門。相應聲明緣由。再行咨送。懇祈迅速轉詳承
辦各國事務衙門。即將由黑河口駛赴三姓之夷人收回。
一面嚴飭爾國夷眾。嗣後不可肆意妄行。疊滋事端。致擾
我國人民。祈悉照前文辦理。爾署固畢爾那托爾素稱曉
事。歷任以來。辦理諸務。按照兩國定例辦理。似此無關緊
要之件。應毫不推諉。咨報該衙門辦理。合併聲明。為此咨

因爾國背約。闖占烏蘇哩。獲咎。即應代為設想。迅速撤回人船。方稱和好。該酋答稱。現有使臣伊格那提業幅在京。專辦此事。如辦不了。我必得與吉林將軍再辦。富呢揚阿即以烏蘇哩綏芬。既不與俄國連界。無從查辦。寸土斷不敢允許。亦無可再議。該酋愈加忿怒。聲稱我到璦琿。另有剖辦。又言既係和好。如何將前赴松花江商人徽卜勒幅殺害。隨答三姓地方。本非俄國人所應到。亦不准通商。上年徽夷闖越到城。無惡不作。曾經行知爾國。將其懲治。因何本年又復任其闖入。五月閒黃夜登岸。圖姦民婦王高氏。致被流氏劉有氣忿毆斃。因念和好。先將夷從屍物派

員交普西諾查收。其兇犯俟訊擬定案。奏明另行知照辦理。前已行知布邑依在案。該酋猝然聲稱。行期甚忙。即催署副都統等下船。再向辯白。無如通事不肯詳細傳述。該酋搖首指畫。故作無聞。及訂詢徽夷之事。面交普西諾聽候辦理。富呢揚阿因其催逼過促。即同委員等下船。其火輪船刻即拔錨溯游黑龍江上駛。隨將普西諾約至卡倫。告以徽夷之案。仍照前字。俟訊擬奏定。到日給信。該夷唯唯作別等因。查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時值在彼守候。署都統愛紳泰。亦係專辦之員。此次晤會。亦必實力開導。諒該夷未必即能俯首無詞。第無論該酋如何詭詐陰謀情

行。

硃批。覽。

庚戌。吉林將軍景淳。署船廠副都統祿權奏。據黑河口督辦夷務署副都統富呢揚阿等報稱。九月二十五日巳刻。據巡弁報有上駛大火輪船一隻。隨飭佐領春福防禦松常。乘船迎探。詢係木酋之船。至申刻到卡。復派佐領永祥邀其登岸不從。富呢揚阿即同倭克錦督帶各員。親詣船次。先晤通事喇嗎阿瓦庫瑪業金福。稍通漢語。夷目普西諾。及會見木哩斐岳幅。狂妄驕橫。語言忿怒。輒問吉林將軍。因何未來分勘地界。富呢揚阿即以奉派在此守候會

晤。辦白吉林烏蘇哩綏芬等處。並不與俄國連界。無所用其查勘。謹遵

大皇帝恩旨。除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准其借與爾國暫居外。其餘應遵康熙年間分定疆界。各守各土。不得稍有侵越。爾等務將烏蘇哩內人船即行收回。以敦和好。該酋論論向松花江邊巡指畫。不知何詞。復以黑龍江將軍奕山副都統吉拉明阿均因前辦不善。蒙

大皇帝分別懲治情形。向其詳細剖辦。該酋聲稱我亦知道。聽說將吉大人鎖拏烏蘇哩枷號。詢其船經何處。視該酋比畫之狀。係由波力外瑙至此。遂即詰以爾既知奕將軍等均

強尋釁。固不敢稍涉遷就。任其蔓延。亦不肯輕舉撻難。墮其術中。惟嚴密籌防。設法圍維。以為將來轉圜地步。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祿椿。奏委員會晤俄酋。不遵開導一摺。此次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會晤木哩斐岳幅。詳細開導烏蘇哩綏芬不與俄國連界。無所用其查勘。令其收回人船。乃該酋愈加忿怒。肆言到愛琿。另有剖辯。並催該署副都統下船。即溯游上駛。該酋在黑河口。不遵委員開導。驕恣已極。特普欽現在守候該夷。愛紳泰亦係專辦之員。如與該酋會晤。仍應實力開導。告以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既借與爾國。已屬中國和好之意。吉林地方。本非俄國連界。斷難允准。速將人船收回。無可再議。儻該酋桀驁不馴。先開釁端。該將軍等惟有密令城鄉團練及趕緊招募攬頭人等。作為居民不依。欲與該夷相抗。然後官為調處。使該夷知眾怒難犯。不至得步進步。無所底止。此中操縱機宜。全在該將軍等斟酌辦理。以折其驕橫之氣。至在京之伊格那提業幅。日久不歸。並無應辦之事。吉林黑龍江爭論地界一節。早經告知該夷酋。應由外辦理。不使從中生事。該將軍等仍與木酋辯論。相機措置可也。

辛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咪酋華若翰。先請查照新章開市。曉諭商民。經臣節次專摺馳奏在案。迨奏到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上諭。適華若翰已赴日本。臣約計該酋將次返棹。即先備文照會。告以船鈔一事。尚可奏懇

大皇帝加恩。該酋於九月二十二日。回至上海。接閱照會。即飭夷目士覓威良。往見吳煦等。肆言換約後。所請三事。一將咪國互換條約。及先照新章徵船隻噸鈔開潮臺兩口等事。通行沿海各口遵照。一照新章。即日定期徵完船隻噸鈔。一於兩箇月內。准開潮州臺灣兩口。皆係約內應行之件。何以如是轉折。吳煦以華酋在京。

大皇帝准予先行換約。已屬

恩施格外。該酋照覆桂中堂等情願一律辦理。並與通商大臣會同商酌。今之所商。係照案辦事。有何轉折。該夷目則稱前云暫緩施行者。係上海續定章程。非天津原立和約。飾詞狡辯。竟有全行翻異之勢。經吳煦等再三駁詰。始云天津條約。祇要允此三事。其餘不必提及。自申至戌。辯論多時而退。吳煦等察看情形。其意已決。將送到華若翰照會一件稟呈前來。臣察閱來文。措詞既不明晰。語意亦不平正。內有歷開兩港。向來現在並將來必有船隻貿易。貴大臣亦風聞之語。則明指潮州臺灣。已私往貿易而言。其情尤為狡譎。伏查臣於六月間。風聞潮州汕頭地方。有咪夷蘇

里完假充司稅。句結內地奸民。在彼盤踞。冒收關稅。即經
分咨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一體飭禁。茲准兼署廣東督
臣勞崇光咨。潮州汕頭。因抽釐助餉。曾據委員余恩鑅稟
報。有番商沙藜雲幫同緝私。頗為嚴密。今來咨之蘇里完。
與沙藜雲對音相近。是否傳言附會。抑另有其人。已飭惠
潮嘉道確查辦理等因。又於七月內。准閩浙督臣慶端咨
臺灣地方。時有夷船貿易。飭據福州府知府照會嘆咪領
事。轉諭各商。勿再赴臺。據嘆夷麥華陀覆稱。嘆商不照和
約交易。非關該領事之事等語。咨請照會該酋諭止。即經
臣照會噶嘮嘶。俟定議換約後。再飭商船前往。迄今杳無
一覆。並據吳煦等訪得潮州臺灣兩處。各國私自買賣。已
越三年。稅餉全無。從前尚係隱瞞。近時上海船到。竟有明
報潮州臺灣來者。臣竊維潮州臺灣兩口。本係咪酋所請。
既經換約。遲早總可仰沐
天恩。前往開市。惟該酋因貿易已久。欲掩其私開之跡。亟請先開。
是尚知尊崇
天朝。心存恭順。若不允所請。則該酋等早在潮臺兩處貿易之
船。亦必不肯撤回。是該夷等轉得自行其便。久將漫無限
制。若准其先開。嘆咈各商。援道光年間一律均霑之舊例。
亦必相率前往。惟未換之新約稅則。則斷不任其牽混。似

大權仍自我操。不致有踰範圍。至咪夷新章船鈔。本與嘆
咈兩夷微有區別。既據咪酋有其餘不必提及之言。如蒙
允予先開兩口。則將換約後應先完船隻噸鈔。並開潮臺兩口緣
由。明晰宣示。使知格外之
恩。出自
大皇帝。各夷不至自行其便。於體制亦極尊崇。臣因此次來文。並
無請見之語。是以覆給一文。仍令訂期至崑山相見。恐其
得步進步。必須與之要約明白。茲據該酋照會。定於十月
初九日前往。臣拜摺後。即日起程。往返不過數日。俟晤見
該酋時。切實開導。除三事之外。均不得另有覬覦。始能代
奏請
旨。而能否允行。
恩出自
大皇帝。須俟奉到
諭旨遵辦。臣回常後。再行詳細奏
聞。再嘆咈二酋。仍無動靜。惟探聞粵東夷商。亦已指告噶嘮嘶之
辦理不善。各夷商揣度該國王。必將另派人來議和。又慮
中國另生異議。亦必準備兵船同來。其尋釁之處。有不在
天津而在
盛京山海關。計期總在明春之說。

何桂清又奏。再臣前因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各處販運洋藥。甚至裝豆南下之事。當即於接受關防後。照會各國公使。並咨行各省一體飭禁。附片奏明在案。嗣准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咨覆照辦。並准前任山東撫臣崇恩先後函咨。本年夏間。曾有外國商船十二隻。在煙臺海口停泊。近日愈聚愈多。顯有不肯通商。不肯遠去之意。由福山縣知縣余梠稟請咨飭各國查明何國貨船。即由何國飭令回帆等因。復經轉飭署蘇松太道吳煦。照會各領事確查。茲據稟覆。咈領事伊擇。咪領事士覓威良。據覆並無船隻赴東。𠸄領事密迪樂。則以登州口岸。非其所管。有無船隻。實不知情答覆。旋准崇恩來咨。九月十六日。有外國三桅商船三隻。闖駛南下。仍將未開之船。設法催開等因。臣查前議條約。本與咪國無涉。今咪咈領事。均稱無船。𠸄領事則稱實不知情。而船隻麕集煙臺。經旬累月。任意去留。若非奸民與之句結。私相貿易。不完稅課。斷無平空逗留之理。就目下情形而論。該領事既不知情。則商船違禁妄行。在我不難設法驅逐。且條約未定。該公使領事等亦無可藉口。而總以地方官先清內奸。自固藩籬為主。除咨明山東撫臣。嚴飭地方文武。協力同心。設法查禁。有犯必

懲。並將商船一律驅逐出境。如敢私行交易。地方官失察故縱。即嚴行參辦。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咪酋請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一摺。潮州臺灣兩處。各國私自買賣。已越三年。此次咪酋懇請先行開市。亦因貿易已久。欲掩其私開之跡。尚屬心存恭順。自未便執意阻止。俟何桂清與該夷會晤後。妥為籌議具奏。到日再將潮州臺灣開市。並先完船隻噸鈔事宜。降旨明白宣示。此外如該夷別有要求。仍應據理駁斥。毋得率行允許。至所稱𠸄咈二國亦必相率前往。惟未換新約。稅則斷不任其牽混等語。究係照新章辦理。抑或仍照舊章。著該督於覆奏時。詳細聲明。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𠸄咈二酋。仍無動靜。惟探聞粵東夷商。指告嗜嚕嘶辦理不善。揣度該國王。必另派人來議和。又慮中國另生異議。必準備兵船同來尋釁。有不在天津。而在盛京山海關等處。計期總在明春之說等語。現在天津海口。河流結凍。將近撤防。僧格林沁。儻能於撤防時。親赴山海關履勘情形。嚴密設防。更為妥善。又據奏稱。外國商船。麕集山東煙臺地方。經旬累月。詢之咪咈領事。均稱無船到東。𠸄夷領事。亦不知情。恐有奸民假託句結。私相貿易。現在條約並無登州口岸。該夷本不應至煙臺等處。僧格林沁等。前派李湘棻。會同郭嵩燾。前往山東

各海口查辦此事。不可規目前小利。而開夷船私來貿易之端。本日已諭令文煜嚴禁該處海口商人私相貿易。如地方官知情故縱。即著嚴參懲辦。使無內奸引誘。則夷船無利可圖。不禁自絕矣。

又

諭。前因夷船在山東沿海私販洋藥。並於煙臺地方停泊。疊次諭令崇恩認真稽查。飭令夷船迅速開行。文煜到任後。復經派員前往查辦。茲據何桂清奏。准崇恩函咨。外國商船在煙臺海口停泊。近來愈聚愈多。頗有不與通商。不肯遽去之意。經何桂清飭署蘇松太道吳煦。照會各領事確查。據咈咪領事覆稱。並無

船隻赴東。暎夷領事。則以登州口岸。非其所管。有無船隻。實不知情答覆。外夷船隻。麕集煙臺。若非奸民與之句結。私相貿易。圖免稅課。斷無平空逗留之理。現在登州海口。並未與夷人約定通商。所有私到船隻。不難驅逐。惟驅逐夷船。不若先清內奸。為釜底抽薪之計。著文煜嚴飭地方文武。即將該處海口。禁止私相貿易。勿因目前小利。而貽害大局。至一應抽釐等稅。應歸地方辦理者。仍然不廢。但能禁奸民不在海口句引。則夷船無利可圖。自不再至。如地方官有知情故縱弊竇。即行嚴參懲辦。毋稍徇隱。

丙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該夷天津海口受創。自必仍在天津報復。所稱尋釁不在天津而在

盛京山海關。難保非虛聲恐嚇。分我兵勢。其準備兵船同來。議和為名。乘我不備。施其詭詐。

盛京山海關大沽海口。均關緊要。自應一體嚴防。山海關城垣。距海僅八里許。沿海口岸數處。舟楫不通。是以向無礮臺營壘。（奴才）僧格林沁。由山海關往來數次。道光二十一年。又經沿海周歷備悉該處情形。無險可守。處處皆可登岸。難以布置。該夷一經登岸。（奴才）惟有誘其深入。設法勦擊。驅而

殲旃。該處現有吉林黑龍江馬隊二千名。宣化鎮步隊一千名。擬添調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通永宣化二鎮官兵各五百名。共計馬步官兵五千名。以厚兵力。至民間團練。亦關緊要。（奴才）恆福前經劄飭候補道柏春。將沿海一帶民團。剴切勸諭。由甯河至山海關。務須聲勢聯絡。互相聲援。該道柏春。即令駐紮山海關。認真校練。以期協助官兵。查山海關監督駐紮該處。呼應較靈。應請

旨飭令該監督就近會同候補道柏春將團勇事宜。妥為辦理。以資得力。兵勇既多。責任亦重。可否

簡派大員統帶。抑或仍交格綳額統帶之處。伏候

欽定。續調之卓索圖與通永宣化二鎮官兵。均於明年驚蟄以前到防。其卓索圖盟官兵。應令上次帶隊之協理台吉阿勒坦提普博木濟特帶領來防。該盟官兵向來技藝生疏。亟須訓練。擬請

飭派前護軍統領珠勒亨管帶駐紮。以資教練。奴才僧格林沁擬於明年防兵到齊。再行前往山海關。相度地勢。並將紮營防守機宜。面授統帶之員。至

盛京田莊臺地方。業經修築礮臺營壘。現在防兵若干。礮位是否足用。應請

飭下該將軍務為籌畫布置。本年春閒。曾由大沽海口撥解銅礮

八位。現又將收捐洋鐵礮撥出四位。已派弁由水路運往。交該將軍備用。至該夷既有前赴

盛京之說。必當嚴密堵禦。明年防禦喫緊。該將軍似應統帶重兵。在彼駐紮。以昭慎重。再夷情叵測。亟應嚴防。雖冰凍之後。防務暫鬆。亦不可稍存大意。所有本年防堵官兵。擬請仍留各海口。毋庸撤防。如蒙

俞允。馬步官兵萬餘名。需餉浩繁。冬臘正三箇月口糧。應即設措糧臺已無存款。本省司庫。已無款可撥。即當趕緊籌備。以供軍儲。並請

飭下戶部。迅速籌撥巨款。俾資接濟而重要需。其各營大小員弁兵丁。在防將及一年。現在寒嚴冰凍之時。如親老及有事故者。酌量給假。暫回旗籍。仍令於明年驚蟄以前來營。以示體恤。

恆福又奏。奴才更有密為陳請者。我

皇上遴派重臣。統師防勦。責任既重。即愛護尤深。僧格林沁自正月到防。盡心籌畫。夙夜圖維。五月閒。夷船闖入海口。身先士卒。力保疆圉。苦心定力。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即夷船退後。仍復加意嚴防。自夏徂秋。終日駐於礮洞之內。雖炎天酷暑。不肯自覓清涼。即雨夜風晨。亦不肯稍避寒冷。現已冬令。海風凜冽。寒氣侵人。僧格林沁撫

綏士卒。誓同甘苦。仍不肯棲止房屋。自圖安逸。每日戌亥之閒。甫經和衣就枕。寅卯之際。即已興起巡查。自到防後。衣不解帶。足不去履者。已十月於茲。奴才與僧格林沁朝夕相處。知其現因感受海濱潮濕。兩髁痛楚。而於沿海一帶。每日必騎馬巡視。從不憚煩。在僧格林沁以海防為重。念念不忘。而奴才目睹其如此宣勤。不自愛護。心竊為之不安。設因海上嚴寒。巡防勞瘁。以致偶感末疾。稍損精神。及至有事之秋。轉恐支持不住。奴才至愚。竊謂非計之得也。夷人受創。既在大沽。則百計報復。亦必在大沽。所稱

盛京山海關等處。尚恐設為疑詞。搖我軍心。為聲東擊西之

計。是

盛京山海關等處。既須星羅棊布。以備不虞。而大沽海防。尤關萬緊。該夷以全力注我。即當以全力應之。現在南北兩岸各村。距營盤甚近。已勸諭紳民。挑挖長濠。築立圍牆。既以捍衛村莊。即以保護礮臺後路。如來年該夷復敢北犯。仰賴

皇上天威。僧格林沁調度。再接再厲。挫其兇鋒。從此永固苞桑。不獨外夷懾服。即中土不逞之徒。亦當聞風解散。其關繫大局安危。實非淺鮮。奴才通盤籌畫。再四思維。非僧格林沁。不足以肩此鉅任。且夷船每抵各海口。必問僧格林沁現駐何處。畏其聲威。即此可見。似此威望重臣。必當益加保護。

可否請

旨飭令該大臣僧格林沁晉京

陛見。俟驚蟄以後。再行到防。不獨本年夷務情形。可以詳細上陳。即來年局面。如何議守議戰。

宸謨廣運。

指授機宜。僧格林沁有所秉承。辦理更有把握。且於冬令無事之時。亦可令其稍資休養。至海口防務。奴才與樂善駐紮津沽。和衷商榷。遵循舊規。妥為防守。其各營馬步官兵。應如何留防之處。俟奉

旨後欽遵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旨議覆海口撤防各事宜。並恆福密陳。僧格林沁辦防勞瘁。請令入都陛見。來春再行赴津各一摺。前因何桂清奏。探聞夷人有欲往盛京山海關之說。隨諭僧格林沁於撤防時。至山海關相度防務。茲據僧格林沁奏山海關地方。皆經往來數次。該處無險可扼。設使夷人登岸。惟有誘令深入。聚而殲旃。具見該大臣成算在胸。著俟明春赴防時。再行往勘。僧格林沁。自正月到防後。籌畫調度。不辭勞瘁。夏間擊退夷船。大彰撻伐。迄今又逾數月。朕欣慰之餘。時深繫念。現屆節候嚴寒。海水冰凍。俟南來漕船。無復到津。即知夷船斷

難駛至。該大臣即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恆福著即回保定。以便整理地方公事。所有留防兵丁。統交樂善管帶。仍著嚴密防範。毋得稍涉疏忽。除輪流防守礮臺外。其餘或擇附近地方。令其棲止。以示體恤。著僧格林沁。恆福。斟酌辦理。仍著樂善。妥為彈壓。毋令滋事。應需餉項。前已諭令文煜。由山東撥銀十萬兩。趕於年內解到。能否足數三箇月支放。留防兵餉。應否照防兵開銷。抑或仍照征兵之處。並著查例具奏。至山海關應添防兵。除卓索圖盟兵一千名。本日已飭調。並交協理台吉阿勒坦提普博木濟特帶領。於明年正月底到關。屆時著派珠勒亨前往管帶訓練。其通永宣化官兵各五百名。即著恆福先期

調撥。其由甯河至山海關沿海一帶團練事務。即著傳諭山海關監督。會同候補道柏春妥為辦理。無得有名無實。所有兵勇。均交格綳額統帶。無庸另派大員。盛京應辦防務。亦經諭令玉明等豫為籌畫矣。

又

諭。前據何桂清奏。探聞暎咈等國。明春必來尋釁。並有不在津沽而在盛京山海關等處之說。雖夷情詭詐。未可盡信。而思患豫防。理宜周密。現在山海關一帶。業經僧格林沁奏請添撥兵勇駐紮。其盛京之沒溝營田莊臺等處。僧格林沁奏前已撥解銅礮八位。現又撥解洋鐵礮四位。前往該將軍諒已布置周妥。所

有兵丁。雖有奇凌阿等統帶。不可無大員督率。著玉明。俟明春冰泮時。即督率防兵。並新練之馬隊二百名。親往該處駐紮。並著景霖。激勵民團。以助兵力。如有夷船駛至。即誘使登岸。痛加截擊。衆而殲旃。毋得稍存大意。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九月二十二日。抵黑龍江城。途次接准愛紳泰詳報。據夷目布色依先後文稱。木酋約於半月後並十數日內外可到。已候至二十八九日。並無確信。復節次派員前往海蘭泡探詢。嗣據陸路卡弁馳報聽夷人述稱。木酋船隻。於初一日馳抵距城百餘里之陷馬溝地方。棄舟登岸。繞越江城。由左岸徑赴海蘭泡去訖。隨派員前往。詳詢訂期。該夷目布色依。亦復稱約於三日後。木酋可到黑龍江城。該夷目嗣又給卡官送信。木酋於初二日可到海蘭泡等語。一面派員再往訂期。一面欽遵節次奉到

諭旨。並查前後情形。暨吉林近日來咨。逐層酌定條款。飭令署副都統協領愛紳泰。於十月初三日。親赴海蘭泡。面見該酋。先行開誠曉諭。並約其偕來。以便詳細開導。詎該署副都統於初六日回城。述稱於初四日。馳抵海蘭泡。即先遣人渡江。探知夷目布色依已於前二日親往前途迎接木哩斐岳幅去訖。於初五日。據報布色依旋回。該署副都統隨

即渡江。親往查問。布色依又稱。未經接見木酋。仍無確信。再四追詢。輒稱木酋或於中途有事。究於何日到來。彼亦不能定准。該署副都統恐江水阻隔。隨即回帆。現將探詢情形。具文呈報前來。並稱節近立冬。冰牌盛涌。江水將封之際。船隻不能行走。又不能履冰前往。約須旬日之間。水陸信息。俱不能通等語。竊念該酋既已捨舟登岸。行止可以自由。且欲見面。何須繞越而行。顯係有心避匿。且屢次探詢。忽遠忽近。忽即忽離。毫無確實言語。惟甫經到任。旋即出城守候。已半月之久。去該酋原約之期。已近二十餘日。任內應辦事件。均未清釐。未便在外久羈。業經面飭著

副都統愛紳泰。另行確探。如該夷果由陸路至海蘭泡。一俟江冰凍堅。稍可行走，即速約與會晤。如該酋並不停止。或仍前狡執。俟報到時。再與吉林將軍景淳商辦。現於初七日。摺印回行。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夷酋繞越行走。無由會晤。現擬另行確探開導一摺。特普欽行抵黑龍江城後。據夷目布邑依文稱木酋即可到城。而探聽該酋。已繞越江城。由左岸徑赴海蘭泡。及派愛紳泰。親往海蘭泡。布邑依又稱。未經接見木酋。並有何日到來。亦不能定之語。據奏已飭愛紳泰另行確探。而該署將軍擬即回任。原為該酋屢次爽約。未便日久守候。惟夷情詭譎。其

避匿不見。安知非豫為狡賴地步。果恐愛紳泰所言。或有含糊之處。海蘭泡現已冰凍。未能前往。仍著設法偵探。俟木酋至黑龍江城一帶。該署將軍即前往與之一晤。將烏蘇哩綏芬地方距其國都較遠。不能任其占踞之處。詳細開導。即未能片言定議。亦使彼知中國斷不肯將綏芬烏蘇哩等處。許給借住。以杜其無厭之求。免致該酋回國後。明春復來。更肆猖獗。是為至要。

丁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於十月初九日。行抵崑山。該使臣亦帶同繙譯官泰鎮西等九員。如期而至。臣即於是日在城隍廟公所。率同署蘇松太道吳煦。知府藍蔚雯。等與之接晤。該使臣堅以前項三事為請。臣與之再三要約。此外各條。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均照前議緩辦。即為代奏乞

恩。仍俟奉到

諭旨遵行。如潮臺兩口。准先開市。中國亦應設關收稅。並令地方官。會同領事官。妥議交易合宜之處。以期無礙大局。該使臣一一首肯。惟求

恩膏速沛。俾得永久相安。發與該使臣照會。尚屬相符。如蒙

俞允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仍俟咦咈兩國定議之後。再議舉行。自應將咪國原定條約

及辦理緣由。咨行各口知照。該使臣面見後。已無異詞。當不致有踰範圍。惟新章伊始。未敢擅便。可否

加恩之處。伏候

聖裁。

何桂清又奏。再臣於起程後。即在途次繕給咪酋華若翰照會。允其如期相見。並先與之要約。俾有案據可稽。亦免多費脣舌。迨抵崑山晤面。華若翰即稱所請三事。如能立予施行。此外皆易商量。否則毋庸再議。臣當答以祇能代

奏請

旨。不敢擅允照行。華若翰又以在京所覆桂中堂等照會。係七月

十二日之事。既已換約。即應一律照約辦事之語飾辦。臣告以北塘換約之事。議定而後陳奏。既先有桂中堂等照會一律辦理之議。本應全行緩辦。惟念船隻噸鈔。本與唊咈小異。潮臺兩口。亦係該國立議於先。是以仰體大皇帝懷柔遠人之意。訂期相見。並先備文。將此外條約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必須俟唊咈兩國定議再辦各節。詳細告知。約俟收到覆文。再行具奏。如奉旨允准。即係恩施格外。斷不可再有干求。亦不得自相矛盾。與之辯語再四。華若翰始無異言。待以酒食而散。旋據送到覆文。尚無參差。

請於十一月初一日以後。該國商船。均按條約輸納船鈔。並請俟十月初九日起。扣至兩箇月後。在潮州臺灣開市。臣因船隻噸鈔。已奉寄諭。似尚可允。遂覆以如期辦理。仍須彙同潮臺兩口。奏明請旨遵行。閱華若翰擬接到覆文。不日前往廣東。臣與吳煦藍蔚雯逐細體察。既將善後章程稅則等項。言明緩辦。止先開兩口。並完噸鈔。於大局尚無窒礙。如蒙俯允所請。可期該酋知所感畏。除另行恭摺陳奏外。是否有當。仰懇皇上即賜明降諭旨。以便咨行遵照。再唊咈如何情形。華若翰並未提及。其非代作說客可知。臣不便稍露議和之意。是以亦未向詢。至唊咈受創之後。該國初次回信。總在十月十一月之交。俟有確耗。再行密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咪國使臣請將條約宣示各口。先在潮州臺灣開市一摺。何桂清在崑山與咪唎堅使臣華若翰會晤。該使臣堅以宣示條約三事為請。此外各款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均照前議緩辦。經該大臣與該使臣要約明白。該使臣惟求恩賞速沛。俾永久相安。情詞尚屬恭順。加恩著照所請。所有

潮州臺灣兩口。准咪國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暫緩舉行。該大臣即行文各海口。一體遵照辦理。其潮州臺灣兩口。應行設關徵收商稅之處。並著會同該督撫妥議章程具奏。

辛酉。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攜印回省。逐次接准督辦夷務之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等詳稱。夷酋木哩斐岳幅於九月二十五日。由黑河口經過。該員等迎阻登船閱導。該酋仍欲到愛琿城剖辦等因。該酋既云有所剖辦。且覈計日期。已不甚遠。未便徑行回省。隨咨該署副都統愛紳泰。再行派員。加意偵探。逐次聽候確信。再定行止。旋於

是日夜間。據報該酋已有信由江左經過。連夜行走。該員一面馳報。一面帶人渡江。前往阻截。得信後隨亦回行。於初九日。復到黑龍江城。是日據愛紳泰回稱。先經遣人迎見木酋。乘車行走。該酋令通事告稱。並無與黑龍江應商事件。因行走甚急。不能等候見面。嗣經該員令人阻截。該酋始下車。至道旁屋內暫歇。令其來城會晤。該酋執意不見。並聲言迭次非辦公之處。且亦無商辦之事。如有會商事件。可到海蘭泡再說。復欲與語。該酋不答。驅車而去。該員阻之不聽。是以回城籌商。並聲稱江冰凝結益甚。勉強撐拒過渡。屢被冰牌撞擊。幾於覆墜等語。伏查該夷往來船隻。自交霜降後。均已停泊不行。其火輪船。亦皆擇地守凍。該員所稱難於涉渡。係屬實在情形。惟木酋業經回抵海蘭泡。開導各節。均未及與之商辦。若俟封江後再行前往。恐該酋不肯停待。反復籌維。勢難稍緩。是以復飭愛紳泰。攜帶酌定各款。冒險渡江。至海蘭泡與該酋晤面。十二日。該員回城面述。於初十日馳抵海蘭泡對岸之黑河屯。次日巳刻渡江。與木酋見面。初尚謙和。有喇嘛阿瓦康瑪業金幅微通華語。該員向其宣述。俄國與中國。自康熙年間分定界限。黑龍江左岸。原非俄國應占之地。現在准其將空曠地面。並開吞屯奇咭等處。借給俄國流民棲止。且許在江面行船。已屬大皇帝格外加恩。爾等不應背約。又驀越黑河口。強進烏蘇哩綏芬地方。蓋房墾地。屢次恃強。不聽攔阻。殊非和好之道。亟應及早撤回。嗣後人船。不得任意游駛占踞。即江左地方。亦應就現在占踞之處。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再有展占。並將開吞屯奇咭等處。與吉林委員立定四至。庶彼此清楚。免傷和好。三姓地方。並非馬頭。無可通商。不宜再往。詎該酋聞之。輒即忿忿喧嚷。令喇嘛傳述。膽敢妄言。該處原係俄國地界。不但已去者不能遷移。此後尚有續來人船。並在興開湖。圖門山等處。建房安礮等語。該員復向開導。該酋氣忿轉加。怒目拍案。愈形桀驁。令喇嘛述稱。非用槍礮。斷不遷移。並令將黑龍江左岸之烏蘇哩卡房拆去。該員答以斷難允准。該酋復稱如不拆去。我必令人拆毀。又言明年。必在黑龍江城對岸。建蓋房間。修立礮臺。言畢。即令將其隨從夷官喚進一名。神色兇猛。指稱此係我國管礮將軍。可與識面。且宜防備。該員見其勢益虛驕。隨亦反顏相向。怒言既稱兩國和好。何當議事之初。出此無理情狀。動以槍礮相嚇。中國豈無利器。祇以大皇帝寬仁慈惠。不准殘害生靈。是以善言開導。若必欲恃強。豈無辦法。該員亦將隨帶之佐領諾們德勒和爾喚進。向該

夷告知。此即我之所屬管礮之員。爾等亦可認識。該夷等見其身材雄偉。共相起立環視。該酋亦轉顏作笑。點頭不已。並親身給酒。令其與夷人各飲一杯。互相認識。且以前言為戲。該員又令喇嘛傳述。仍將前事訂明。並約到城會見。該酋告稱江省並無可議事件。如爾將軍有權。能將綏芬烏蘇哩地面交給。即與會晤。否則無須見面。該員復傳述前言。向其再三開導。謂綏芬烏蘇哩。地屬吉林。並不與俄國連界。前任將軍副都統。因辦理不善。已經懲辦。皆緣爾國恣意妄行。爾心當亦不安。且自爾辦事以來。江路已准行走。開放屯奇咭地方。並江左空閒地方。已准借居。爾

之功勞。已不為小。如必欲強占烏蘇哩綏芬地方。該處人民。亦不相讓。若再恣意橫行。因此有傷和好。豈不可惜。康熙年間兩國訂約。鳴礮誓天。神明鑒察。爾宜三思。毋負當年舊約。方為永敦和好之道。乃該酋俱置而不聽。並喇嘛亦不為傳述。再欲興言。該酋即轉入別屋。不復出見。延至戌刻。該員始趁月色渡江到城。面述前後情形。並具文呈報前來。除面飭署副都統愛紳泰嚴密防維。暨咨商吉林將軍景淳通長籌計。並同任與副都統那數德。悉心商辦外。已即日起程回省。

硃批。另有旨。該夷虛言恫喝。是其慣技。羞赧無詞。即兔伏鼠竄。惟

賴汝等堅持定見。莫墮其奸詭術中。方為妥善。將來即使用武。俾該夷知天朝仁義兼備。釁非我開。雖制勝未必確有把握。斷不至為犬羊之類所訾議。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特普欽奏。俄酋繞越黑龍江城行走。未得會晤。擬同任另加偵探。當經諭令特普欽。必須與該酋會晤。以免其有所藉口生釁。茲據拜揩後得信。木酋復到黑龍江城。即令署副都統愛紳泰。阻截木酋。木酋不答。驅車而去。復飭愛紳泰至海蘭泡與之會晤。並詳加開導。該酋雖未見聽信。而綏芬烏蘇哩等地方。中國不肯借給居住之意。已明白宣示。特普欽尚未接到前次寄諭。所辦尚相符合。惟該夷虛言恫喝。是其慣技。

該將軍等須堅持定見。勿墮其奸詭術中。方為妥善。現在江冰凝結。愛紳泰船幾覆墜。該夷船隻亦難行走。惟明春必有續來船隻。且有於黑龍江城對岸建房安礮。並拆毀卡房之說。不可不嚴密防維。現距冰泮之時。尚有三月。特普欽等正當趁此暇日。豫籌布置。為未雨綢繆之計。庶免臨事張皇。應如何布置之處。迅速奏明。至該酋既稱。並無在黑龍江商辦之事。其意專在吉林。所有三姓地方。夷蹤屢往。明春恐有舉動。必須加意防範。勿令該夷占踞。得有挾制。景淳。富呢揚阿等。仍遵前旨。密令城鄉團練。並趕緊招集攬頭人等。於明春先行開墾。作為居民防守地方。特不可先行開釁。俟其肆擾。方與相拒。但須誘之登陸。

勿與沿江及舟中爭鬭。我既人眾。彼必喫虧。然後官為調處。使該夷知眾怒難犯。天朝仁義兼備。釁非我開。免致得步進步。要求無已。此中操縱機宜。全在該將軍等豫為籌畫。斟酌辦理。至此次木首經過黑龍江。並未與特普欽會晤商准。惟恐該夷復往吉林等處。或景湻見面。抑係派員前往開導。其如何情形。現在辦理團練招集撥頭等事。著景湻詳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

咸豐九年己未。十一月。己巳。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夷情反覆。事局變遷。明春海防最為緊要。奴才等會同籌議。奉省之海防。未有如沒溝營之最為緊要者。蓋沒溝營為通省海疆門戶。防守若固。二岔河一帶自可無虞。春間曾經奴才倭仁據實奏陳在案。奴才等伏查沒溝營街市臨河。閭閻比櫛。巷道狹窄。沿岸舊有土築品牆八十三堵。現已加高培厚。今春復經添築土礮臺十一座。並於東弓灣扼要處所。添築土礮臺三座。安設大小礮位擡槍等械。藉資捍禦。其田莊臺兩岸。新修礮臺四座。營盤三座。安設礮位。兵勇防守內河。亦甚周密。惟沒溝營之西弓灣。距營街十餘里。河形至此灣環。折向西南入海。此處水勢較深。中藏砂磧。船隻到此。必須折戧。方能駛入。實係咽喉扼要之區。若在該處水中設伏。並於岸上安礮築壘。迎面截擊。最為得力。奴才等相度地勢。體察情形。西弓灣之防。萬不可緩。擬請即在該處南北兩岸。添設礮臺八座。營盤四座。其北岸陸路可通田莊臺。相距三十餘里。並擬在適中之小莊子地方安設營盤。南可捍衛西弓灣之礮臺。北可接應田莊臺之後路。互相應援。聲勢聯絡。惟西弓灣兩岸地勢低窪。且係葦塘

陷的。必須挑壕墊道。其大小潮溝。亦須修理浮橋。至礮臺營壘。仍須遠方取土修築。工力本不易施。物料難免耗費。然係海防第一扼要處所。即百倍其功。亦應竭力修造。因思水陸齊防。必須安設大礮。沒溝營現存大小鐵礮三十七位。斤數較輕。均不適用。且係該處商民捐造。用以自衛。俱在營街並東弓灣一帶分設。今僧格林沁由津撥解洋鐵礮四位。一俟解到。奴才等。即令運赴西弓灣安設。惟現擬添築礮臺八座。礮位較少。實屬不敷分布。擬請添鑄萬斤銅礮四位。五六千斤銅礮十二位。而奉省既缺銅斤。又乏匠役。合無仰懇

天恩。由京火器營。抑或天津大營。酌撥萬斤及五六千斤銅礮十六尊。於明年開河時運赴沒溝營海口。以資扼守。抑奴才等更有請者。查天津曾設木筏。鐵戧。水雷。為礮之標的。實係海防中設伏之利器。第西弓灣河面較寬。水勢洶湧。木筏檣牌。易致漂泊。難以施用。惟鐵戧。水雷。河內設伏。斷不可少。奉省並無諳練匠役。礙難鑄造。相應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酌量撥給。派員由海運送來營。擇要安設。於防務實有裨益。至礮臺營壘規模做法。今春田莊臺修工。奉省旗民各員。均已諳練。即該處土木工匠。亦皆熟習。如蒙

俞允。即由奴才等。飭令該旗民地方官。趁此大潮退涸。將及凝凍之

時。先為備料。一俟春融。即行開工。趕緊修築。惟工程需用孔殷。奴才等通盤籌畫。現在

盛京部庫。存有長蘆鹽政解歸欠款銀六萬兩。曾經奏准。以備設防修工之用。擬請動支銀四萬兩。以便購料興工。下餘銀二萬兩。擬請作為明春防兵口糧。所有動支庫項。容俟奴才等設法勸捐。陸續歸補。

硃批。注意於西弓灣扼要必勝。固屬甚善。若礮臺稍有意外。則後路雖有小莊子應援。恐一時氣餒。掣侮不足。自亂有餘。總不如在大小潮溝。並料碾子房等處。多設旗幟疑兵。若伏而不動者。誘彼深入。彼若桀驁不馴。先行開礮。則操勝自我。即使意圖窺伺。打水探詢。則該夷有所、顧忌。未必敢恣意所為。方為計之得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玉明等奏。明春沒溝營設防事宜。並繪圖帖說呈覽一摺。據稱。西弓灣等處。現擬添築礮臺八座。礮位較少。不敷分布。擬請由津酌撥萬斤及五六千斤銅礮十六尊。於明年開河時。運赴沒溝營海口。並因西弓灣河面較寬。利用鐵戧水雷。請飭一併撥給。派員由海運送到營。擇要安設各等語。西弓灣地方。雖屬扼要。總不如在大小潮溝。並料碾子房等處。多設疑兵。既可誘其深入。兼可杜其窺伺。較為得計。已於該將軍等摺內詳晰批示矣。因思僧格林沁。於該處情形。尚為熟悉。

該將軍所稱應需銅礮鐵戧水雷各件。是否係該處必需之用。及何處需用若干。即著酌量情形具奏。再行撥給。現屆節候嚴寒。海河冰凍。夷船當無北駛之理。前諭僧格林沁布置防兵各節。如已完備。即著該大臣遵照前旨。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毋稍延緩。王明等原摺。著鈔給閱看。地圖一併發閱。

辛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十月二十五日。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委員監蔚雯稟稱。探聞印度輪船。於二十二日夜。到上海。暎咈定見發兵前來。有暎咈各一萬。印度一萬之說。夷酋是否另換。尚無確信。二十六日。復據稟報。探聞該夷酋

或云屯兵上海。或云屯兵定海。又云夷兵到日。先停各口稅餉。鈔錄香港新聞紙馳呈。並接粵海關監督恆祺由輪船寄來之信。云暎夷所調之兵。漸次到粵。目前尚不見舉動各等情。二十七日戌刻。又接吳煦等稟。二十五日。暎夷司稅德都德往見該署道等密報。暎咈水陸兵。係由印度調來。因而較遲。今兵頭已到香港。不日前來上海。嗜噌嘶已接本國之信。昨夜傳夷商密議。不知何事。誠恐礙及稅務等語。該署道等答以嗜噌嘶在津。自取其辱。不知愧悔。復激怒該國王調兵報復。中國豈有豫備。恐爾國徒勞無益。該夷無詞可答。詰以夷兵何時到齊。何時赴津。該夷答以未知詳細。至遲約在明年春初。但夷船亦不畏冰凍。許以得有確音。再行密報。而退。將夷行探報稟呈前來。且查閱探報。該兵頭曼斯必帶兵六千。已抵香港。數與恆祺函稱漸次到粵之語。大約相符。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探聞暎咈夷兵已到香港。並鈔錄新聞紙探報呈覽一摺。暎咈稱兵報復。事在意中。惟探稱兩國調兵。共有三萬。且有不畏冰凍之說。難保非該夷張大其詞。淆我聽聞。而既有此言。則天津防堵。自未可稍弛。現已諭令僧格林沁仍駐大沽。暫緩進京。海口防兵。亦令緩撤。仍著何桂清隨時偵探夷情。續行馳奏。再行斟酌辦理。如該暎咈兵船。先到上海。著

何桂清督飭吳煦等前往。問其是否來此議和。於該國調兵等事。佯為不知。看其如何回答。或可迎機開導。俾就範圍。亦可為弭兵之計。至新來兵頭曼斯必如果到滬。欲與該大臣會晤。更可面為理諭。儻何桂清因江南北軍情緊急。未能遠離常州。即著徐有壬督同藩司王有齡前往上海。會商吳煦等。妥為辦理。至該夷欲停關稅。無非意存要挾。須知中國兵餉。固取資於關稅。該夷兵費。亦豈不賴有貿易。如果夷商以停止貿易為憂。可告以暎咈興兵犯順。本應絕其通商。儻該兩國不知悔悟。再敢用兵。即難再與交易。不可露出我國慮其停市之意。或可杜其挾制。而籠絡夷商。亦未始非暗制該夷之一法也。此後情形。仍

著確採具奏。

又

諭前因節候嚴寒。海河冰凍。諭令僧格林沁。於布置防兵事宜。料
理完竣。即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茲據何桂清陳奏各
情。並鈔録新聞紙採報呈覽。據聞嘆咈各調兵一萬。印度一萬。
赴津報復。為時在今冬明春。並不必等候開凍。其嘆國兵頭曼
斯。必帶兵六千。已抵香港。粵海關監督恒祺。亦咨稱有夷兵到
粵各等語。所言調兵三萬。或係恫喝之詞。雖未必確實。而既有
不待開凍之語。不可不預為之防。所有應行酌撤之防兵。暫且
毋庸議撤。並著僧格林沁暫緩來京。仍在防所。以資鎮定。本日
已諭何桂清。再行詳加偵探。隨時馳奏。其覆奏到時。再行諭知
該大臣可也。至此次夷船。如果前來。著恒祺即派委妥員前往
探問。告以欽差現在上海。可往上海與何桂清商辦。如欲在津
換約。須俟奏明辦理。此間專主防勦。並非議和之地。看其如何
答覆。迅速馳奏。儻仍不遵理諭。肆其狂悖。毀我防具。該大臣惟
當激勵兵勇。奮力攻擊。挫其兇鋒。惟在該大臣隨時酌辦。固不
可坐失事機。任其猖獗。亦不可先行挑釁。致啟兵端。使該夷有
所藉口。何桂清原摺並新聞紙採報。均着鈔給閱看。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查嘆咈兩夷。

自被創後。報復之心。總未能忘。細閱香港新聞紙。及夷行
採報。所稱嘆咈各調兵一萬。印度調兵一萬。虛實數目。雖
不可知。而赴津報復之言。又香港已有夷兵之信。自屬確
鑿可據。大沽海口。為該夷兩年窺伺之地。自當加意嚴防。
所有各路馬步官兵。未便再行裁撤。奴才僧格林沁已通知
照舊防守。並派委妥員前往採問一節。奴才恒福即遵照豫
先派定。惟該夷既稱帶兵三萬前來報復。恐未必以換約
為詞。如果斂其驕悍。曲意求和。自當飭令委員迎機善導。
看其如何答覆。據實馳奏。聽候
諭旨。儻肆其猖獗。故智復萌。或以火輪船隻。直闖海口。或以步隊
夷兵。捨舟登岸。擾及營盤左右。則兵家利鈍之機。決於俄
頃。惟有激勵將士。奮力迎勦。以申
天討而挫兇鋒。斷不敢有失事機。致滋貽誤。
硃批。知道了。前諭不可先行挑釁。實為要語。若該夷輪船沖擊毀
具開礮。或登陸抄襲。亦斷不可致失機宜。慎之。
僧格林沁又奏。玉明等因嘆咈二夷。曾在天津受創。明春
必分竄沿海各省。肆行滋擾。亟應豫籌防守機宜。以期有
備無患。伏思該夷既在天津受創。其報復自應仍在天津。
至所稱欲往山海關一帶尋釁滋擾。難保非聲東擊西。意
圖牽制。該夷雖無信義。而利心至重。歷年桀驁狂悖。無非

志在通商。没溝營即牛莊為各口之一。該夷仍留貿易地步。一經窺伺。其通商各口。是其自行拒絕。查本年七八月間。夷船三隻。沿海各口岸。隨處游駛。獨不至没溝營者。已可概見。該將軍等欲於彼處設防。自係嚴守門户。保衛商民起見。殊不知夷人並不擾害商賈。該夷受創之後。通商各口。照常貿易。並無滋擾。即此可知。揣度夷情。没溝營毋須設防之情形也。撫馭外夷。自應曲意羈縻。使之感戴。如實有桀驁情形。有心尋釁。萬不得已。懾以兵威。使之畏懼。本年大沽之役。釁自彼開。是以受創之後。雖憤恨於心。而自知理曲。無可置辭。若撫局未定。我於通商之處。先行築壘安兵。是自我拒絕。該夷轉得有所藉口。此據理而論。没溝營不可設防之情形也。該處既經修築礮臺營壘。自應派撥官兵。嚴密防守。該夷詭詐百出。狡猾異常。儻有心窺伺。一面在上海議和。一面揚帆駛進海口。明為通商。暗伏奸計。擊則釁自我開。不擊則一經闖入內河。營壘礮臺悉非我有。此以局勢而論。没溝營未便設防之情形也。水陸布置。疏密既須合宜。聲勢尤貴聯絡。西弓灣河面較寬。兩岸相隔甚遠。設有警動。彼此不能應援。即內河一切防具。亦難安設。且更無如許之多。此以地勢而論。没溝營難以設防之情形也。儻該夷竟敢闖入內河。駛近田莊臺。是該

夷有意肇釁。我則擊之有名。且該夷深入重險。已犯兵家所忌。營壘官兵。以逸待勞。俟夷船切近。對准轟擊。馬隊伏於兩岸。以備該夷登岸截剿。誠如

聖訓。在大小湖溝等處。多設旗幟。疑兵伏而不動。虛實相間。我兵定操勝算。所有該將軍等擬請在没溝營添築礮臺營壘之處。應毋庸議。至夷情叵測。勢亦不敢料其必不擾及奉省。然斟酌損益。測度地勢。與其在没溝營添築礮臺營壘。諸多窒礙。且所費不貲。莫若在田莊臺地方。嚴密布置。較為得力。且該處已於兩岸修築營壘三處。礮臺四座。未經與夷人接仗者。必以為營牆丈餘。足資抵禦。不知該夷礮火之猛烈。丈餘濠牆。可以穿透。現值冬令。未便興工。應根先備辦木植。一俟春融。即將營牆裏外各樹木樁一道。用土培厚。現在原築礮臺丈尺較低。仍須加高為要。先後由津運往銅鐵礮十二位。加之該處原有礮位。儻不敷分布。大沽現存五百斤鐵礮。尚可撥解二三十位。礮位雖小。防守營牆。頗為得力。如必須大礮。俟明年調到礮匠添鑄。再行撥往。至鐵戧水雷。誠為防守利器。惟體察地勢。並非處處皆可安設。大沽海河。水底一色膠泥。防具陳於水中。屹立不動。田莊臺地方。河底係屬流沙。隨潮上下。今日此高彼窪。異日則此窪彼高。鐵戧水雷。斷難安設。該處河面。與

大沽相等。惟有攔河樹柵。攔河鐵練。可以使用。無論何項防具。僅能阻擋夷船不能駛入。不能破損夷船。樹柵鐵練。安於礮火可及之處。設使該夷拉曳。即行開礮轟擊。該夷亦不敢輕於嘗試。應請

飭下該將軍等。仍在田莊臺嚴密布置。妥為防守。以期穩固。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等奏。會議沒溝營設防事宜。當諭令僧格林沁酌量情形具奏。並將該將軍等原摺鈔寄。及所繪地圖一併發閱。茲據奏稱。沒溝營毋須設防。添築礮位營壘。諸多窒礙。莫若在田莊臺地方。嚴密布置。較為得力等語。所奏情形。較為詳晰。應即照所議辦理。至田莊臺營壘礮臺。尚嫌單薄。著玉

明等。預先備辦木植。一俟來春。即將營牆裏外。各樹木樁。用土培厚。原築礮臺。丈尺較低。亦著加高。以資抵禦。由京運往之礮位。及原有礮位。如不敷用。即咨明僧格林沁。再撥二三十位解往。如需大礮。須俟明春添鑄後。方能撥運。鐵戧水雷。既於田莊臺河底。不甚相宜。自無須安設。餘著該將軍等按照所奏。妥為布置。毋稍大意。原摺著鈔給閱看。

丙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臣與華若翰面晤後。距該酋所請十一月初一日完納噸鈔之期。僅有兩旬。閩粵程途較遠。幸有海道可通。即檄署蘇松太道吳煦等。來詳鈔錄條約內完納噸鈔一節。先行分咨兩廣閩浙督撫臣。暨粵閩海關監督。劄知甯紹台道。俾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屆期遵辦。嗣蒙

恩准潮州臺灣先行開市。又因華若翰所請。自十月初九日起。扣至兩箇月後開市。係屬十二月初十之期。相距亦近。所有應行設關徵收商稅之處。若俟粵閩兩省往返會商。恐致遲逾。是以臣於十月二十八日。奏到

諭旨。即日飛咨兩廣閩浙督撫臣。查核情形。應否另行請

簡潮臺二口監督。抑或歸併粵閩海關兼理。或令惠潮嘉道就近管轄潮州一口。臺灣道就近管轄臺灣一口。迅速定議會

摺具奏。請

旨遵行。設未奉

諭旨之先。已屆開市。應否即委惠潮嘉道臺灣道。或另委大員。分別暫行管理。亦即就近酌定。會奏飭遵。至咪夷新定條約。共三十款。除所請三事外。其餘均應緩行。現在七口通商。祇准照新章完納噸鈔。其餘稅則等項。仍應查照道光年間議定章程。畫一辦理。不得稍有歧異。並咨浙江撫臣。粵閩海關監督。劄知甯紹台道。將咪夷條約。一體先行宣示。以昭大信。華若翰已於十月十八日前赴廣東。亦已照會該酋遵照。俾其知感知畏。至暎咈二夷。如援一體均霑之

例。請往潮臺二口。並照咪夷完納噸鈔。臣自不便拒絕。惟有責令與咪夷一律照舊章完稅。斷不准其牽混新章。若該酋等並無照會前來。則仍置之不議。以免迹涉求和。雖影射或不能無。尚不至有踰限制。所有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上海夷情。業於二十八日專摺馳奏。現據吳煦等稟喫酋嚕嚕嘶自得本國之信。頗嗚得意。屢傳衆商會議。因之訛言四起。上海人心。益增疑懼。一俟探有確耗。視其意之所向。設法抵制。將香港新聞紙稟呈前來。查覈所稱加利吉抗。即係印度所屬之港。現在兵船自彼絡繹而至。必有詭謀。惟有冀遲至上海一日。海運可以多出口一日。否則

措手不及。諸務因之掣肘。真有不堪設想者。

硃批。知道了。

庚辰。直隸總督恒福奏。據安肅縣稟稱咸豐九年七月十三日。訪有咈囒哂夷人董文學在縣屬安家莊天主堂居住。當即前往確查。僉稱董文學僅止在該村傳教。並無為匪不法。又據定州先期訪聞。屬北車寄村。有聚集男女。習教誦經情事。即經往查。起獲經卷圖像十字架等件。訊係教首之物。當將民人蕭中倫等傳訊。供認聽從安肅縣安家莊教首董文學傳教屬實。並不為匪。隨將蕭中倫等分別保釋。經卷圖像十字架等件。飭令董文學認明具領。臣

查內地民人。如僅止學習天主教。並無別項不法。原在弛禁之列。今董文學係咈囒哂夷人。其在內地。雖止傳教。詢無別項為匪不法情事。惟現當辦理夷務。籌防緊要之際。未便任其逗留。自應委員將該夷人董文學解交江蘇撫臣。轉飭上海領事官。遣回本國。蕭中倫等。訊止聽從傳教。委無別項不法。應毋庸議。

硃批。知道了。

恒福又奏。接管內據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稟。獲學習天主教之邱雲亭。並起獲經卷十字架及夷字書信等件一案。稟經前督臣譚廷襄。批飭提省審辦。緣邱雲亭。籍隸廣東

南海縣。自幼學習天主教。道光二十三年間。由上海至甯波天主堂。為同教子弟教讀。教首咈囒哂人孟振生。向述中國幼孩。痘夭者多。北方尤甚。稔知邱雲亭祖傳種痘。令伊赴直隸一帶。與幼孩種痘。行醫修善。是年邱雲亭自甯波起程。由上海請領路票。行至天津。至安肅縣安家莊天主堂內居住。並在縣屬之遂縣村開設藥鋪。五年八月間。復至天津縣城外。開設振生堂藥鋪。行醫。不收錢貲。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經天津府石贊清訪聞邱雲亭形迹可疑。委員帶領差役。將邱雲亭拏獲。查覈起獲漢字書信。並無違悖字句。其夷字書信。係西洋篆文。直省並無諳習夷字

人員。該府因邱雲亭曾稱自能譯漢。經委員監令將夷書逐封譯出漢字。查閱信內語句。俱係寗波上海等處同教人通候之書。亦無違悖字句。及牽涉外夷之事。復督同委員嚴究。邱雲亭堅供僅止學習天主教。行醫治病。委無傳徒惑眾。並與外夷探聽消息各情事。查邱雲亭聽從教首孟振生來直。雖止行醫修善。並無為匪不法情事。惟直隸為畿輔重地。現當辦理夷務之時。籌防緊要。邱雲亭既識夷字。又與夷人交接通信。設有疏漏。關繫匪輕。未便任其逗留。自應將邱雲亭遞回原籍廣東南海縣。嚴加管束。毋任復

令外出。起獲十字架。經牌夷字書信等件。案結。分別給還銷毀。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新授江寗布政使薛煥現尚在京。並無應辦事件。本日已諭令即赴新任矣。該藩司於夷務情形。尚為熟悉。現在既不辦江北糧臺事務。著何桂清。飭令駐紮蘇常一帶地方。隨同辦理夷務。

癸未。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據署副都統愛伸泰報稱。據江左屯達採報。有夷眾七十餘名。佩帶槍械。在江左陸路上下周行。故張聲勢。夜間運至做成木植。對城強蓋民房一間。派差查問。該夷聲稱奉木酋之命。因江左夷屯。馳遞文報隔截過遠。故在該處建房。隨留夷眾七十名。馬二十餘匹。阻之不聽。驅之不返。派協領巴克坦布等。前往海蘭泡。欲見木酋理論。該酋不與晤面。僅遣人傳語。蓋房為遞文報。並無別意。所蓋房間斷不自拆。等候代為拆去再說。該員等復經遣人開導驅逐所留夷眾。拚死不從等因。伏查該酋前與愛紳泰晤會。曾有明年在江城對岸蓋房之說。茲迺先張聲勢。乘夜蓋房一間。蕞爾木植。原不難立時拆棄。惟念黑龍江城。切近江

干。緊臨邊岸。現值冰凍堅實。人馬馳驟。呼吸可通。該城住戶無多。兵力亦寡。該酋詭詐驕恣。情殊叵測。明係有心尋釁。未便墮其術中。隨飛飭該署副都統嚴加防範。暫事羈縻。並令往見木酋。親與理論。又據愛紳泰報稱。有騎馬夷人二名。在江左一帶各屯。分傳無印清文夷字。屯戶不收。棄擲而去。該屯達不敢隱匿。拾取呈報。詳閱夷字內稱。欲照伊等改定條約。任其各屯易換雜糧牛馬等語。愛紳泰以該夷背約妄行。擅傳文字。當經飭交各屯達旗佐。仍令擲還。不准拾取。務遵原約辦理。去後。續據守卡委員富德布報稱。有夷人二名。達至卡屯。聲言欲換雜糧。屯人不肯

易換。該委員當向開導。因收成歉薄。在屯糊口。尚在無處羅買。安能强令換給。該夷輒怒稱若不換給。我等回去告知木哩斐岳幅。必來多人收倉窖糧石。儘量裝去。仍與你們價值等語。帶怒旋回。該署副都統隨派員前往彈壓防範各等情。先後詳報前來。伏查該夷日益驕恣。種種尋釁。若任其妄為則無所底止。而一經力阻。即立啟釁端。隨復飛飭該署副都統愛紳泰欽遵諭旨。相機措置。如果該夷肆擾。其居民相抗。然後官為調處。便知衆怒難犯。或稍斂戢。以待後圖。嗣據該署副都統報稱帶同員弁至海蘭泡。木酋不與見面。該員令其通事石沙木

勒幅反復傳語。設兩國共事。如不與見。嗣後汝國有事。我亦不見。該酋始允於次日午刻會晤。迨經見面。再三開導。令其拆毀所蓋房間。並斥其不應背約。並分傳夷字强取糧石。如果任意妄為。激怒江左五十餘屯萬餘人口。中國雖法令森嚴。我亦不能强壓。豈不有傷和好。該酋仍令通事答說蓋房並無別事。實因遞送公文。馬力不及。特立一站。並非立屯種地。不惟不能拆毀。仍欲接蓋一間。至搶取糧石的話。我豈能如此傳行。想是我們不肖之徒妄言。現在嚴查重懲。教爾們鄉人放心。照舊通商為是。該員答以原定條約。亦不能違。該酋又言俄國自京都得信。唊咕唎

咈囒哂部落明年四月間。有六十餘隻船來天津戰伐。我差石沙木勒幅由齊齊哈爾站道往你們京都送信。你可令他過去。如不能專主。可急報你們將軍。該員隨答以此例外之事。斷不准行。我亦不能轉報。不能放行。木酋並無回話。隨即他往。石沙木勒幅催促回行。並言嗣後我還往你們城去等語。再據報木酋到海蘭泡以後。日演槍礮。即愛紳泰往見之時。亦託故現在操練無暇。雖屬虛聲恫喝。未悉其意何居。惟有留心偵探。妥協籌備。以防不虞。至所稱由齊齊哈爾赴京送信一節。已飭愛紳泰嚴行拒絕。不准放行。

特普欽等又奏。俄夷之事。溯厥由來。始則由於地方無備。被其詐嚇。先失要隘卜倫。强占海蘭泡地方。繼則要挾換字。在黑龍江左岸安置屯戶。並含混牽連將松花江烏蘇哩等處一併書寫在內。嗣即以之藉口。驀越妄行。貪展不已。毋論如何開導。置而不聽。僅以理諭。勢難化其驕恣。禁其妄舉。該夷自咸豐四年闌越江左之烏魯蘇牡丹卡倫。僅數百人。其房間亦係黃夜偷蓋。仍以接濟該國過往人船口米為詞。過畢即行撤去。並未敢明言永遠居住。迨換字後。則逐漸增添。操兵安礮。愈肆鴟張。究其實人尚無多。半為恐嚇自防之計。猶有疑畏之心。近年以來布置漸廣。

盤踞漸寬。黑龍江左岸。已占居五十餘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東海。亦蓋房多處。實屬蔓延滋甚。至其要求通商。名為易換。實則圖濟口糧。聞其連年食物。皆在各處蓋房。均有囤積。以粗粒為糊。攤地作餅。晒乾存蓄。以為接濟。其遷徙之人。概皆威逼。多有怨聲。僅內地糧米。一經禁絕。即無所仰給。然原約內雖無准其換米明文。亦無止其換米禁約。以故通商以後。該處商民。即有換給糧米之事。年復一年。漸成錮習。且該處地極邊隅。人心陋隘。不惟屯戶有貪利忘害之習。即官兵亦多為和好二字所誤。每每被其愚弄。內心不固。外患安除。再聞今年夏間。𠸄夷在天津被創之時。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曾遣人到城。給愛紳泰賀喜。嗣經訪聽。即海蘭泡居夷。已有在天津穿𠸄夷號衣出隊。被徼轟斃者。並聞𠸄咈之犯順。多半為俄夷句結。俾他人出力受害。而彼則乘勢要挾。於中取利。是𠸄咈各夷。亦皆墮其術中。更屬險詐叵測。竊念江城緊要。距省八百餘里。孤懸一隅。實屬堪慮。現飭調備兵丁。以防不虞。前與吉林將軍景淳函商。應俟吉林辦防得手。然後相機相輔而行。可期兩全。

特普欽等又奏。前任將軍奕山等與俄夷擬定通商條約十四條內。有俄夷未允者三條。曾經奏明。復飭愛紳泰遵照查辦。茲據該員報稱。親至海蘭泡面見木酋。令其仍照原立條規。毋庸更改。雖該酋狡執不從。仍當遵照原擬辦理。並嚴飭各處卡官。勤加彈壓。曉諭通商人等。不准有違。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那敷德奏。遵旨豫籌布置。並近日夷情一摺。又據實密陳。遵照原擬條規各片。覽奏均悉。俄夷於黑龍江城對岸蓋房。並欲搶取糧石。經署都統愛紳泰。與木酋辯論。乃該酋以遞送公文為詞。仍欲接蓋房間。至搶取糧石一節。自知無理。又託稱妄言之徒。現在嚴拏重懲。殊不可信。現查該夷。歷年在黑龍江左岸。已占居五十餘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東海。亦蓋房多處。若任其盤踞。滋蔓難圖。伊於胡底。必當思患豫防。特普欽等。擬將該城養育兵二百八十餘名。並挑備西丹與官兵一體操練。復由黑爾根布特哈備兵五百名。統歸署副都統那爾胡善管帶。布置尚為周妥。惟夷情猖獗。尚恐兵力不敷。必須聯絡該處旗民人等團練。以壯聲威。並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儻該夷強蓋房間。搶取糧石。先啟兵端。亦即督飭兵勇抵禦。仍藉稱民心不服所致。然後官為轉圜。庶該夷知眾怒難犯。可以稍戢兇鋒。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欲由齊齊哈爾進京送信。此事斷不可行。必須嚴行拒絕。奕山前定條規內。如往來船隻。在卡倫報明。中國派官專司通商事務。俄國亦須派官稽查彈

壓。不准私往各屯易換物件。及往來遊玩。以上三條。必須曉諭該夷。令照辦以示限制。至換給米糧一事。必當嚴禁。庶可絕該夷占踞之心。特普欽等務當設法辦理。使其以貨易貨。不得以貨換米。並嚴禁居民貪利暗中接濟。是為至要。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有赴津報復之信。諭令該大臣等暫緩撤防。如該夷來津。肆其狂悖。毀我防具。自當開礮轟擊。特不可先行挑釁。該大臣於辦理此事。胸中想已早有成算。儻其遣人投遞書函。以求和為名。則未便即行攻擊。又不便徑行拒絕。應如何迎機而導。不至開釁。而又不坐失事機。該大臣等當先事豫籌。不可臨時致有掣肘。僧格林沁為統兵大臣。固無與該夷講和之理。而暗中籌畫。俾恆福辦理。該大臣總操其柄。著僧格林沁恆福會同商酌如何應付之法。先行具奏。至北塘地面。前據奏稱無險可守。難設礮臺。惟該處後路太空。萬一該夷衝突而來。直撲天津。雖有馬隊抄襲。但恐地廣兵單。不足以資抵禦。自應辦理民團。天津鄉勇數萬。著該大臣等擇其精銳可用者。挑選一萬。勤加訓練。於北塘至天津陸路地方。擇地暗為設備。不但於北塘後路可援。亦可保障天津。其應如何密為布置。亦須未雨綢繆。著一併會同安壽具奏。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據已革防禦薩碧屯等呈報。已將夷圈各工修蓋完竣。並據夷酋出具收領字據。內云。新蓋圈房。工料實為堅固。當派印房等處章京等前往查收。據稟與薩碧屯等所報相符。且屢經新來之匡蘇勒官挑剔更改。無不曲從其意。立予添修。知顧大局。甚愜夷情。所有俄夷呈據收領字據。恭錄呈覽。

諭內閣。明誼奏發員賠修工程完竣。實酌保一摺。已革防禦薩碧屯。筆帖式阿鄉善。前因塔爾巴哈台民匪燒搶貨圈。辦理不善。經該大臣奏參。發軍台効力贖罪。並責令賠修。茲據奏稱該發員等賠修貨圈工程。一律完竣。尚知愧奮。薩碧屯。阿鄉善。均著免其發遣。並免繳臺費銀兩。薩碧屯。賠修銀數尤多。著賞給筆帖式。以示鼓勵。

明誼又奏。茶箱陸續運到。交付俄酋。因稍有水溼。挑剔不收。經委員等曉以長途解運匪易。該夷不能刁難。遂即收領。第夷酋總以此項茶斤。因木箱繩索。較去年分兩加重。希圖補給斤數。始肯出具收足字據。惟夷性貪得無厭。諭令委員等不可輕許加增。如十分不能交付。再將備用茶箱。酌量補給若干箱。以完巨案。而免葛藤。除俟全數交完收到夷酋收足字據。再行恭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備用茶箱。礙難輕許添給。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據何桂清奏稱。英咈二夷。調
兵三萬。赴津報復。為時在今冬明春。並不等候開凍等語。
奴才業將防守事宜。恭摺覆奏在案。查該夷受創之後。必不
甘心。報復之期。或在明年春夏之交。如果實係調兵三萬。
今冬赴津。勢將致死於我。兵行詭道。豈肯使人知覺。奴才細
譯該大臣原奏。探聞得自夷商。其為該夷恫嚇之詞。似無
疑義。第兵法虛實難以豫料。自應倍加防範。庶免疏虞。現
在海河雖未堅凍。業經結凌。數丈數十丈不等之冰塊。隨
潮上下。來往漂流。攔江沙以內。大小船隻。均不能行駛。該
夷果於此時來津。只能用舢板渡近海邊。履冰登岸。陸路
滋擾。人數雖多。不能提帶大礮。我兵馬步抄截。現在兵力。
足資抵禦。該夷久於用兵。熟知地利。必不出此下策。明年
之來。勢必先狠。蓄謀已久。詭詐益多。或用船隻來往遊駛。
以圖牽掣。或卑詞示弱。怠我軍心。甚至北塘偽為求和。乘
我不備。一面船隻直闖內河。一面陸路襲我左右。我兵較
之夷人。不及三分之一。實形單弱。擬將熱河密雲備調官
兵各五百名。調赴大沽。協同防勦。以厚兵力。並請
飭下熱河都統密雲副都統。派令熱河協領尚那布密雲協領恩
成管帶官兵。於明年驚蟄以前到防。至現在河水結凍。防

務稍鬆。京營官兵。有親喪事故及親老丁單者。酌量給假
歸墓省親。以示體恤。每次數十名。假期不過十餘日。輪流
更替。至明年驚蟄前截止。其各路馬步官兵。在防將及一
載。不無疲乏。京營受傷患病者。前已換回。其兩盟馬隊。因
水土不服。病故一百八十餘名。患病暫難痊愈者。二百餘
名。業經遣回游牧。現不足二千之數。自應裁汰疲乏。更換
精壯。並補足原額。以期得力。所有京營吉林黑龍江察哈
爾兩盟。酌量更換。每處不過一二百名。如蒙
俞允。應由奴才查明應行更換數目。咨行各該處派撥。俟到防時。即
令疲病者撤回。至察哈爾兩盟馬隊。多有未經戰陣。於進
退抄截。較之吉林黑龍江官兵稍欠便捷。山海關雖有吉
林黑龍江官兵。該處兵力。原不為厚。未便再予抽撥。擬於
吉林黑龍江。各添調一百名。協助察哈爾兩盟官兵。並擬
派令副都統銜黑龍江盧先協領舒通額吉林佐領春壽
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來防。並請
旨飭下各該將軍。傳令舒通額春壽。在於軍營撤回之年力精壯
打仗奮勇官兵。指名挑選。不得以老弱充數。再山海關地
方。無險可守。處處均可登岸。該夷既有前往滋擾之說。自
應益加詳慎。臣恒福臣樂善。沿海口岸。均未周歷。奴才擬於
明年正月。會同督臣恒福。前往查看。如何設法。酌覈辦理。

其設防應用物料。亟須豫為籌畫。當經先派提臣樂善前往、相度地勢。並現在防守情形、茲據回營稟稱該處文武各官。於防守事宜。毫無準備。數千斤大礮。擲於街市。城門半已損壞。半被土壅。不能啟閉。兵無紀律。器械不齊等語。奴才聞之。不勝駭異。該處添調防兵。將及一年。副都統定福鎮守要隘。責任至重。何得置身事外。漫不經心。實屬不知緩急。未能稍事姑容。致滋貽誤。且查該副都統年近七旬。精力就衰。難期振作。可否飭令回京查看出自

聖裁。如蒙

俞允、並請

簡放年力精壯。熟習軍務之員。以期得力。其該處府縣各官。應由督臣恆福揀員更換。以昭慎重。至該處明年之防。最關緊要。計馬步官兵練勇。非聲望素著之大員。不足以資防守。副都統格綳額。久經戰陣。管帶馬隊。攻擊沖突。較為優長。惟統帶重兵。獨當一面。責任似重。且恐呼應不靈。可否仍

請

簡派大員前往統帶之處。恭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海防緊要。請添調官兵。以資扼守一摺。夷人報復來津。勢必兇很。自應厚集兵力。本日已諭令常清

玻崇武。將前飭備調官兵各五百名。分別派令協領尚那布。恩成。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到天津大沽防所。聽候調遣。其京營官兵。酌量給假。以示體恤。並京營、及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兩盟等處疲病官兵。應行更換。據該大臣查明。每處不過一二百名。即著咨行各該處。派撥精壯兵丁補額。俟到防後。即將疲病各兵撤回。至所請派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一百名。現在該二處防務緊要。屢次調撥過多。勢難再令派出。前撥往山東駐紮之黑龍江兵一千名。交德楞額管帶。經勝保調去五百名。據稱俟克懷遠。即當撤回。著僧格林沁。行知德楞額。俟勝保將調往官兵五百名撤回後。即著撥二百名。前往大沽軍營。以資防守。如此一轉移間。於山東辦防。未即見少。而津沽已可敷用。至山海關地方。極關緊要。定福於防務漫不經心。實堪痛恨。現已將該副都統開缺。飭令回京。以弋保調補山海關副都統矣。該大臣即飭該副都統於到任後。將應辦事宜。實心經理。俟明年正月。仍著該大臣會同恆福前往察看。無令稍涉疏懈。所稱山海關兵勇較多。格綳額恐難獨當一面。請簡大員前往統帶之處。即著僧格林沁酌保一員。奏明派往。以便督率辦理。前因北塘後路太空。諭令挑勇設備。該大臣接奉諭旨。諒已遵照籌辦。仍將如何布置之處。專摺具奏。以慰懸念。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口防堵。諭令常清於熱河挑選精銳官兵五
百名備調。著該都統即將此項備調官兵。配齊軍裝器械。派協
領尚那布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交僧格林沁
調遣。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諭令玻崇武。於密雲挑選精銳官兵五百
名備調。並諭於關調時即飭協領恩成管帶起程。著該副都統
將此項備調官兵。配齊軍裝器械。派協領恩成管帶。於明年驚
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交僧格林沁調遣。
辛卯。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照咪國公使華若翰於換約後。
請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前經臣奏奉
諭旨。允准通行五口遵辦在案。茲據𠸄國公使噃嚕嘶咈國公使
咘𡅏咘嚨照會。挨駐紮上海領事密迪樂伊擔。以咪國商
船。海關祇徵船鈔銀每噸四錢。該二國亦必一體徵收。請
即咨行各口海關。示以𠸄咈船鈔。仿照徵收等語。臣查道
光年間。𠸄咈二國通商章程內聲明。設將來
大皇帝有
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𠸄人一體均沾。用昭平允。又
特恩曠典。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咈囒哂亦與焉各等語。今咪國之

船鈔。係屬
新恩。現在𠸄咈二國貿易如常。既經該公使等援例聲請。似應俯
順商情。以廣
恩施而免向隅。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𠸄咈二國懇援咪國章程納鈔。請旨遵
行一摺。中國接待外國。素守信義。本年天津之事。並非中國開
釁。今𠸄國公使噃嚕嘶咈國公使咘𡅏咘嚨以咪國商船。海關
現照新章。祇徵船鈔銀每噸四錢。照會何桂清懇請將該二國
船鈔。仿照徵收。道光年間。曾有將來如有新恩。亦准各國均沾
之語。自應俯順商情。一律辦理。著何桂清咨飭五口通商處所。

凡𠸄咈二國。徵收船鈔銀。均照咪國新章。准其每噸徵銀四錢。
以示朕加恩各國。一秉大公之至意。
何桂清又奏。前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先
後密稟。旬餘以來。寄信輪船共到四隻。十一月初二日。有
三桅火輪兵船一隻。載兵六百餘名。駛至上海。探係常在
中國往來。現恐派令出兵。是以由日本駛至聽信。𠸄酋噃
嚕嘶自得該國回信。因未派人接辦。志氣益驕。先經飭傳
夷商。令其不必完納關稅。夷商等因華商曾經開導。即以
有礙貿易。堅不允許。噃嚕嘶不得已。許俟兵船到後再議。
並探聞𠸄夷輪船。前在天津北河一帶探水。有相離北河

不逵之處。水勢寬深。大船可以近岸。該酋初意一俟兵齊。
即赴天津。由水勢寬深處登岸。直抵北河礮臺之後。因所
調印度兵頭內。有以天津地勢險窄。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用兵神武。誠恐徒勞無益。不如將兵船分派
通商各口。一律封港。不准中外商船進出。較為省力。蓋知
中國戰船無多。陸兵不利於水。即不打仗。我已坐困。定能
脅成和議也。嚕嚕嘶亦以為然。是其計甚為險惡。又據咪
夷可夫密報相同。咈酋咘哨咘嚨闡有撤回之信。其公使
尚須另派。有新派之副公使梅爾登。先自印度來。因咸豐
四年。該夷助順協勦上海劉逆時。曾與吳煦。藍蔚雯認識。
於十一月初八日來見。據云伊國兵到。必先講理。決不冒
昧攻打。吳煦等答以爾國向本深明順逆。此次既知講理。
天下無不了之事。何必帶兵。該夷則云事係暎夷會辦。不
能不一同發兵。此係該國苦衷。中國必能見諒。吳煦等則
答以天津事由嚕酋肇釁。中外共知。該夷亦深抱怨暎酋
而退。將譯出新聞紙二件。稟呈前來。臣查閱新聞二紙。一
則暎夷用兵之意已決。天津及通商各口。其患相同。一則
隱約其詞。似封港之說。不為無因。其患不在天津。而先在
各口。揆敫梅爾登情詞。咈夷斷難專主。其所稱不即攻打。
又與封港之意隱合。更難保非懈我軍心。且暎咈貌合心

離。證諸新聞紙內。暎咈不願合兵。以杜爭功之語。亦屬可
據。現在金陵浦口軍情同時吃緊。餉需軍火。日不暇給。夷
務又復糾紛。關稅釐捐。勢必漸形短絀。海運更形棘手。容
即會商撫臣。另行籌議具奏。惟一綫轉圜之機。不能不屬
望於商人。前此夷商寄信回國。羣言嚕嚕嘶之辦理不善。
該國王續得此信。不知有無變計。咈夷梅爾登既與吳煦
等陽為聯絡。暎咈又互相猜忌。能否從中設法。臣已密飭
吳煦等相機妥辦。不可示弱。以致跡涉求和。而夷情狡譎。
恐亦未必可靠。如咈夷另派之公使。亦與梅爾登情形相
仿。或尚易於商量。至前此探報內。暎夷所派兵頭為曼斯
必。現在新聞紙內。又稱係格蘭。夷人名姓。每有因繙譯口
音不同。致相徑庭。而夷兵之陸續駛抵香港。又據前浙江
鹽運使潘仕成稟報。接到廣東來信。所言亦復相同。容俟
續探確情。及兵到上海後。隨時督飭吳煦等遵
旨辦理。另行馳奏。其咪夷船隻噸鈔。已蒙
恩准照新章徵收。查照道光年間一體均沾之例。暎咈原可准其
照咪夷完納。此時暎夷志在尋釁。既須維繫商情。更須尊
崇
國體。若由我先發均沾之念。恐為各夷所輕視。前據暎商援
案呈請。吳煦等即諭令華商婉為開導。以各國船鈔。俱有

新章。因咪夷未經議定。不能照辦。如援舊例聲請。非由噂
噂嘶照會總督。奏請
大皇帝施恩不可。噂嘶知無可諉避。又為衆商迫促。不能不降
心相從。始有照會前來。咈酋咘嘀咘喱亦援一體均沾之
例呈請照辦。查覈情詞。均不似密迪樂之謬妄。而每噸減
徵銀一錢。併計亦為數有限。正當籠絡夷商。及羅致咈夷
之際。臣自未便拒絕。是以各覆一文。以體恤商情為詞。允
其奏明請
旨遵行。現已另摺奏請
訓示。或亦息事弭兵之一助也。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暎咈二國懇援咪國章程。船鈔每噸徵
銀四錢。已寄諭該督。准其一體辦理矣。復據另摺奏稱暎酋志
在尋釁。與咈夷意見參差各情。覽奏均悉。該酋噂嘶先傳夷
商。令其不完關稅。因夷商經華商開導。恐礙貿易。未曾允許。新
調印度兵頭。慮及天津地勢險窄。用兵無益。因獻封港之議。夷
商亦未必樂從。咈國公使梅爾登。既知抱怨暎酋。且新聞紙內。
有暎咈不願合兵以杜爭功之說。正可乘其貌合心離。設法解
散。著該督飭吳煦等。面加開導。告以咈國本年到津。未助暎國
打仗。中國本在天津找尋咈國公使。欲與咪國一同議和。該國
船已南歸。未及商辦。若果真心和好。當與咪國一樣看待。不難

即於上海換約。如此暗為歆動。或可免其助逆。至該二國船鈔。
已許照咪夷徵收。亦可乘機籠絡。或飭華商密告夷商。將來暎
夷如能悔悟。該大臣必能奏求大皇帝照咪夷之例。在滬換約。
然只可口說。微露端倪。不可形諸照會。迹涉求和。示之以弱。儻
二國能知感悟。該大臣迅即奏明再示辦理機宜。此中操縱。何
桂清想能悉心妥辦。此時亦未便盡露也。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暎夷志在尋釁。並鈔錄新聞紙呈覽。據稱噂
酋因該國未派人接辦。志氣益驕。並探聞暎夷輪船。前在天津
北河一帶探水。有相離北河不遠之處。水勢寬深。大船可以近
岸。該酋初意。一俟兵齊。即赴天津。由水勢寬深處登陸。直抄北
河礮臺之後。印度兵頭欲將兵船分派通商各口封港。不准商
船進出。較為省力等語。暎夷志在報復。本在意中。天津大沽海
防已極周密。惟北塘一帶。該夷既有輪船探水。又有登陸抄我
礮臺後路之語。不可不密為設備。前經諭令僧格林沁。恆福。辦
理民團。於北塘至天津陸路地方。暗中布置。其應如何防範之
處。著迅即籌辦。專摺具奏。據何桂清奏稱咈夷新派之副公使
梅爾登。與吳煦等認識。據稱該國兵到。必先講理。決不冒昧攻
打。惟事係暎夷會辦。不能不一同發兵。其言雖未遽信。但暎咈
既互相猜忌。正可臨時設法。離散其心。該大臣成算在胸。屆時

相機妥辦可也。何桂清摺並新聞紙。著鈔給閱看。

上海夷館新聞紙。

北河兵敗一事。甚為怨懊。不必論水提軍別樣差處。惟以二事觀之。我等明派其不是。若先奪礮臺。然後去拔攔江之物。決不致流血而敗。即水戰亦是太晚。上岸接仗之際。以時候及地段而論。極無見識。既不知潮落後難土泥淖。不堪行走。又相戰之時。攻其已備。乃中敵人之計。且動敵守在礮臺之內。我兵直向而前。決不將已裝之槍礮置而不放。如若時候早些。乘潮高而從遠路抄轉。向礮臺攻打。則不惟免敗。或可望勝。今於礮船上停放。重撥兵倉惶上岸。宜其敗卒回至敗船。然我國家在北河損壞之船。仍欲以中國之銀造還。所死傷之兵勇。欲報此仇。我等忖度此番北河喪師敗績。較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俄囉斯地方之敗更甚。我國家必欲與中華再戰。將從前污蠛之血。必欲滴滴賠償方歇。儻然水提軍與中華爭戰時。亦如與俄囉斯咈囒西相戰。則未至於此敗。或曰。此番決不料敵人如此。立軍臺而不退。雖見港內有攔截之物。再不想岸上亦有埋伏。其於交鋒之時。輕視華人。然伊等亦有心思。槍礮未至其身。亦不肯先走。此反覆詳言。此次用兵。水提軍實擔其差。刻下我國家將欲與中華興兵

壘戰。北京失信之事。必不輕恕。定加罰款。現在華人布成陣勢。以待我戰。其頭目乃計高膽大。我等已多方思慮。再雜些俄國之人在內。諒無徒勞勞矣。

𠸄咈二國新聞紙。

北河敗仗之事。刻下𠸄人思議百出。紛紛不一。兵船到齊之日。自有一定辦法。此時毋庸豫洩。緣𠸄咈兩國。八月中方接報天津之敗。初聞敗兵消息。官兵盡皆含忿。決意起兵報仇。後聞花旗進京。亦有以禮推之說。𠸄國欽差普嚕嘶辦理不善。水師督陣無方。驕欺敵人。以至大敗。現在查問。一面派將軍格蘭。由印度國統領白黑兵一萬來中國。𠸄國另加大兵船隻。共載礮一百九十一位。並淺水輪船數十隻。或有云二三十隻。或有云五十隻。又另有水師兵一千。派尊士為副水師統領。現已有水師船幾號前來。又咈國已派允奉為咈軍統領。領水師船十二號。載兵七千。另有小船載兵三四千。共一萬有零。陸續前來。該咈欽差在津河辦理不善。現定撤委調回國去。咈軍去歲在安南交戰。今該處兵戈已息。擬將該軍立刻來中國聽調。𠸄人多有不願與咈國合兵。以杜爭功。

癸巳。兩廣總督勞崇光奏。再近日密探得𠸄咭唎夷酋之在粵者。接到彼國來信。據稱該國王聞知普嚕嘶天津敗

仗。即傳官紳集議。僉以嘵嘵嘶逞強挑釁。喪師辱國。斥其非是。惟夷性桀驁褊狹。雖明自知理曲。而惟恐經此挫折。不能報復。為各國所恥笑。是以仍欲強顏興師。前來修怨。現已調集各埠水陸兵丁一萬餘人。駕駛火輪船陸續前來。俟來年正二月同至天津。水陸並進。並聞調有黑夷馬隊一千。淺水火輪船名根鉢者五十隻。又聞由北塘陸路至京。沿途地勢。該夷已繪有輿圖各等語。臣揣該夷之意。似將以大隊火輪船。在大沽海口牽制僧格林沁。而潛用淺水船。裝載陸兵至北塘。乘虛登陸。攻我不備。臣訪尋此間弁兵。曾與該夷陸路交戰者。與講求禦敵之法。據言該夷陸戰。專恃火器。全隊皆用鳥槍。並無別項軍械。惟鳥槍之末。皆另加一尖銳鐵矛頭。亦可用以擊刺。其鳥槍中遠。與中國擡槍相等。而裝藥之迅速施放之靈便過之。鳥槍之外。亦兼用礮車。其礮五六百斤或二三百斤不等。大抵火器猛烈。步伐整齊。號令嚴肅。有進無退。是其所長。能密而不能疏。能整而不能散。能勇往直前而不能隨機變化。人自為戰。是其所短。勝之之道。當用奇兵埋伏包抄。或用疑兵以誤之。或憑險設守。使不能入。誘至山林沮洳之地。以奇兵覆之。總不宜與交戰於平原曠野之地。至其馬隊。止能馳騁衝突。而人居馬上。體段生硬。兩手緊握韁繩。不

能別有施展。迥不似東三省及蒙古馬隊之能於馬上施放槍箭也。臣伏思僧格林沁深通韜畧。忠勇絕（倫）籌慮精審。自必蚤已布置周詳。有備無患。而臣所探情形如此。不敢不據實密陳。擬請

旨密飭知照。妥為防範。臣又探聞該夷之意。欲分兵赴山東登州地方滋擾。使我備多力分。查上海至天津。以登州為適中之地。且對岸即可窺伺

盛京。如果該夷擾及登州。辦理尤多棘手。擬請

旨密飭山東撫臣。思患豫防。嚴密布置。毋稍大意。或

欽差知兵大臣。前往會同籌辦。抑臣又有過慮者。來年正二月。正海運南漕放洋之時。萬一該夷中途阻截。貽誤

天庾正供。攸關甚鉅。如何設法變通辦理。可否請

旨密飭江浙督撫諸臣。迅籌良策。

諭軍機大臣等。據勞崇光奏。密探夷情。請飭令天津山東妥為防範等語。夷人之必來報復。及輪船之外。兼用馬隊。或由北塘登陸。窺伺礮臺後路。均在意計之中。節經諭令僧格林沁亟籌防範。其如何布置情形。尚未據該大臣覆奏。茲據勞崇光探聞英夷調兵萬餘。駕駛火輪船。於明年正二月由粵赴津。水陸並進。並調有黑夷馬隊一千名。淺水火輪船名根鉢者五十隻。其意似將以大隊輪船在大沽牽制我軍。而潛用淺水船裝載陸兵。

至北塘乘虛登陸。此等詭譎伎倆。自應加意防維。開春如果夷船駛至。不遵理諭。恃強登陸。如勞崇光所奏情形。該大臣應如何設法抵禦。著與恆福會同籌畫。與北塘布置事宜。一併迅速具奏。至該夷欲分兵赴山東登州一帶滋擾。業經諭知文煜即於陸地暗中設備矣。勞崇光奏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勞崇光奏探聞咦夷欲圖報復。約於明年正二月間到津。並聞欲分援登州。請飭一體嚴防等語。夷人挫敗之後。力圖報復。原在意中。現據勞崇光探明咦夷調集水陸兵丁一萬餘人。陸續到粵。並有黑夷馬隊一千名。淺水火輪船五十隻。均俟來年正

二月間。到津決戰。並擬分兵前往登州滋擾。使我備多力分。難於兼顧。其用計實屬詭譎。登州介上海天津之間。且對岸即旅順口。地方緊要。惟此時若遽議建築礮臺。撥兵防守。過涉張皇。轉恐招之前來。不如於陸地暗中設備。較有把握。文煜前經奏稱於十月二十五日由省起程。前赴登萊青三府。查辦事件。著即將登州海口情形。詳加履勘。其何處口岸。該夷所可到。何處陸路緊要。足資扼截。應如何調派官兵。遴委得力將弁管帶。擇要分布。勤加操練。以資堵禦之處。均即妥為籌畫馳奏。至勞崇光所稱該夷陸戰。全恃火器。有進無退。是其所長。而不能隨機應變。勝之之道。當以奇兵襲之。疑兵誤之等情。著文煜與鎮將等。講求陸地取勝之法。庶可有備無患。不致臨事無措。勞崇光奏片。著鈔給閱看。

勞崇光又奏。粵海關稅務。近年徵收未見起色。固由夷務未定。亦由走私太多。查粵海港汊紛歧。人情刁悍。內地奸民。與外國商人句串走私。稽查稍懈。則漏卮無窮。偵緝太嚴。則釁端易啟。辦理尤多掣肘。臣到任後。訪悉情形。與監督恆祺悉心籌畫。惟有仿照上海辦法。用外國人治外國人。語言通曉。底蘊周知。內地奸民。無從煽惑句串。於稅務必有裨益。當由恆祺函致前署上海道吳健彰。現署上海道吳煦。訪詢辦法。臣亦函致兩江督臣何桂清相商。適何

桂清以咦咭唎人哱嗪嘓。在江海關幫辦有年。著有成效。充總稅務司。委令周歷五口。幫辦緝私。齎有何桂清印札。並攜帶上海章程來粵。臣與恆祺接見其人。與談稅務。極為明白曉暢。當即會同飭令查照上海章程。於九月二十九日起。試行開辦。令試辦一箇月期滿。稅務已覺漸有轉機。因各口情形不同。尚須將上海章程量為變通損益。恆祺交卸在即。俟新任監督毓清到任後。會同籌商妥善。自當更有起色。

硃批。知道了。

乙未。俄羅斯照會。

為乞代奏事。本月二十九日。接到本國公文。內有本國上官專傳本國大皇帝諭旨。懇乞軍機大臣代奏。[illegible]依天津和約第二條。派大學士一位。以便本官會同商議兩國大事。為此咨行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丁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北塘地勢。無險可扼。奴才僧格林沁。曾於八月間。詳細具陳在案。該夷再來報復。水路前經失利。勢必舍舟登岸。襲我礮臺後路。查大沽海口。北岸沿海。並無口岸。均係淤灘。礮臺上一望即在目前。該夷船隻不能隱伏。登岸不得地利。似可無慮。惟南岸地方較遠。兼之汊河數處。地勢曲折。如祁口河馬蓬口驢駒河道溝村等處。均可登岸。或抄截礮臺後路。或撲犯大沽村莊。是以奴才等。於大沽東南兩面。修築長濠一道。復又勸諭紳民。在大沽村外。挑挖長濠。築立圍牆。並令北岸礮臺後路之于家堡。唐兒沽。一律辦理。以期嚴密。至該夷所稱。由水勢寬深處登陸。直抄礮臺後路。查海口水勢。寬則無邊。其深處惟有攔江沙外。攔江沙以內。潮長則深。潮退即係泥灘。該夷大船。既不能進攔江沙。小船又不能傍岸。惟有小舢板載人登陸。應看彼時地勢。道路平坦。即用馬隊攜帶車礮。繞出濠牆。迎頭截擊。如遇雨水停積大潮上淮之時。馬隊車礮。固不得力。而該夷亦泥淖難行。我兵儘可守禦內濠。以逸待勞。更易制勝。至攔河防具。原有鐵戧。鐵練。仍恐未盡周備。現在博採眾論。悉心講求。設

法添製。以期攔阻。至北塘後路太空。恐該夷直撲天津。
諭令（奴才）等挑選鄉勇一萬名。勤加訓練。擇地設備。保障天津。並據
勞崇光奏稱該夷有馬步隊由北塘登岸之語。查北塘原
有礮臺舊基。本年春間復加修整。此時廢之則恐惑民心。
留之又恐為敵踞。前曾安伏地雷。現擬穵通地道。裝塞火
藥。設該夷窺伺。燃之以備火攻。不使該夷得以占踞。若該
夷衝突而來。直撲天津。或由大沽南岸登陸。沿河之新城
葛沽鹹水沽辛莊白塘口雙港土城。均係集鎮。此外尚有
村莊數處。相隔不過數里。既可駐足。又可飽掠。由此直趨
天津。此夷策之上者也。由北塘距津。陸路百餘里。其中惟

軍糧城一處村莊。此外一片荒地。既無食物。並鮮甜水。我
軍馬隊隨地可以截擊。該夷豈能馳驟自如。且即使直抵
天津。而津郡城池。尚在南岸。卸斷浮橋。渡河亦復不易。該
夷深於兵法。恐未必出此下策也。再查天津民團練勇。僅
可助虛勢而壯聲威。使之禦敵。萬不可恃。上年海口練勇
約有萬名。夷礮一開。鳥獸散焉。以致衝動官兵。不能成列。
現在津郡城鄉團勇不過萬人。設遇有警之時。可以鎮壓
土匪。不能調出迎敵。且練勇一萬名。一月口糧計需數萬
兩。與其練勇。莫若添兵。惟現在部庫支絀。此時未便添兵
糜費。擬請豫派京兵二千名。俟有警動。再行來津防守。其

京兵二千名。擬派健銳營五百名。兩翼八旗五百名。外火
器營四百名。
圓明園八旗內火器營巡捕營各二百名。並請
飭下該營王大臣即令該官兵騎用技藝馬匹。一經征調。一日夜
可抵天津。不致遲誤。至天津城池。半已殘缺。城內民無宿
糧。地無井泉。每日水米。均恃城外接濟。所有富商大賈。百
貨居集。均在城外。防守甚難。（奴才）等再四思維。揆之地勢。亦
應附城一帶。挑穵重濠。築立土城。將四門關廂圍入重濠。
設有警動。守濠即係守城。較為得力。（奴才）僧格林沁當派員
長樂善瑞楨（奴才）恒福派委運司崇厚天津道孫治周歷履

勘。濠牆地勢。周圍約長三十五里。因東西北三面。鋪戶居
民。房屋林立。相連數里。南面近城地方。多係墳塋。是以不
能收縮。而三十五里尚不甚大。易於防守。備調京兵二十
名。天津鎮標兵千餘名。盧團練勇一千名。分段扼守。足數
抵禦。此項濠牆。派令津郡官紳捐辦。是否踴躍。未據該運
司等稟覆。如捐有成數。擬俟春融即行開工。計期一月。可
竣事。謹將天津地方擬穵環濠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至於暎夷驕悍。咈夷附和。新聞所載之詞。未足深信。其所稱
雜俄夷在內之語。俄國固懷叵測。而暎夷挑釁。亦不可墮
其術中。夷人如到津投遞書函。以求和為名。誠如

聖訓。未便即行攻擊。亦不便徑行拒絕。奴才等愚見。和戰二字。本係判然兩途。和之局必當在滬。戰之局必當在津。該夷果欲求和。自必即在上海。與地方官定議。兵船一經駛至大沽海口。自係決意報復。斷無和好之理。假以求和為名。懈我軍心。用兵之道。貴乎鼓作士氣。不宜稍有游移。心無專主。夷船一至。各營將士。勢必勇氣奮發。定欲再挫賊鋒。使該夷片帆不返。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撫。兵丁與該夷。雖有不共天地之心。將領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難再收拾。奴才等擬俟見有夷船帆影。即派員迎出。令其前往北塘。告以該處有人款待。看該夷之意何如。大沽海口。仍

以雜心灘為界。夷船駛至。即行開礮轟擊。奴才等熟籌妥議。至再至三。制勝之機。間不容髮。若不豫有主持。臨時萬難施措。全局攸關。固不敢輕開邊釁。亦不敢坐失機宜。

僧格林沁等又奏。節次據何桂清。勞崇光奏報。探聞夷情或稱調兵三萬。或稱馬步萬餘。揆之該夷報復之心。未嘗片刻釋然。明春之來。勢必倍加兇狠。又恐再戰再北。從此不振。不能為國。是以先將虛聲恫嚇。亂我軍心。或藉此要我求和。或分我兵勢。該夷得以乘隙。肆其狂悖。現在局勢。惟有鎮靜以待。河內布置。似已嚴密。夷船斷難闖入。陸路馬步官兵練勇。足資抵禦。設使該夷馬步萬餘。我兵迎剿兇鋒。必操勝算。可以仰慰

宸廑。至該夷屢以虛聲散布。蓋以不知我兵虛實。並可查看中國官員神色。現在既經布置嚴密。官兵又數截擊。既有把握。無所畏懼。應請

飭下何桂清。勞崇光。傳飭地方各官。如與夷人接見。即將大沽一帶。水路逐層防守器具。陸路布置情形。向該夷明言直告沿海馬步官兵。雖不甚多。尚稱精銳。如該夷登岸接仗。情願與決一戰。並非大言誇張。該夷久於用兵。雖未目睹。一聽必已了然。該夷如再聲稱調兵來津報復。其勢如何兇猛。地方各官儘可置之不理。無庸攔阻。任聽該夷多調夷

兵。前來接戰。示以鎮定。察其動靜。再看該夷之意若何。如能悔過輸誠。即當迎機善導。使其就我範圍。從此息兵罷戰。該夷未必不心肯樂從。全在地方官措詞得當。互用剛柔。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籌海防布置事宜繪圖呈覽。並遵保山海關統兵大員各等語。覽奏均悉。用兵之道。不宜稍涉游移。僧格林沁等以夷情願和則應在滬。欲戰則必來津。大沽海口。仍以雜心灘為界。儻夷船駛入。毀我防具。自應開礮轟擊。使官兵有所適從。不致懈怠。其或在外遊駛。即派員迎至北塘。告以彼處有人款待。看其如何情形。再行馳奏。隨機應變。均

甚妥協。其北塘陸路。暗伏地雷。不使占踞礮臺。並有馬隊可以截擊。又挑挖環濠。布置事宜。亦屬周密。所請調察哈爾馬一千匹。本日已諭令慶昀速行照數挑選。於明年二月內解抵防所。所需調健銳等營京兵二千名。亦已諭令各該營挑選候調。惟京營距津二百餘里。必令一日夜趕到。人馬疲乏。仍須先期數日奏調方妥。至此項京兵。宜選精銳者列為前敵。其次方令防守城濠。而所築環濠。據稱約三十五里。仍應挑選練勇之中可恃者。協助兵力。以資守禦。山海關地方緊要。自應謀勇兼優之員。方足以資捍禦。所保夷山賚尚阿。俱未愜朕意。仍著該大臣再行酌保。候朕派往。僧格林沁辦理夷務。竭盡心力。卓著戰功。

勤勞在外。瞬閱一年。朕心嘉悅之餘。尤深廑系。此時防務稍鬆。著該大臣於本月中旬。即行來京陛見。以慰朕念。並可面授機宜。俟來春再行赴津。該大臣來京之前。須將一切防務交明樂善西淩阿暫行管理。恒福駐紮大沽。呼應較靈。並著暫緩回省。與樂善等妥為防守。至該大臣等另片奏稱津沽布置情形。無妨令何桂清勞崇光等告知該夷。令來決戰等語。雖為先聲奪人起見。然辦理軍務。惟當自籌善策。不必誇示敵人。轉似激之使來。所奏著毋庸議。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請調察哈爾馬匹赴津等語。現在天津防所。尚須添調馬匹。著慶昀在牧羣內挑選膘壯馬一千匹。於來年二月內。解赴天津防所備用。毋稍遲誤。

己亥。給俄羅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今據禮部送來咨文一件。貴使臣欲派大學士一人。會同商議兩國大事。上年貴國使臣丕到京。

大皇帝特派尚書肅尚書瑞相見所有貴國商辦事宜。無不據情代奏。至中國體制。大學士各有專管之事。遇事必得奏請

諭旨遵行。並非凡事皆得與聞。可以擅專辦理。尚書肅尚書瑞皆係一品大臣。係奉

旨派辦之人。所有貴國應商之事。即向告知。必能代為轉奏也。為此知會。

辛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徐有壬奏。伏查本年新漕。仍須海運。該夷計圖報復。必先阻截海道。臣等先事豫籌。飭令上海商人。墊貲採辦米四五十萬石。趕先運津。出該夷之不意。詎因節遇風雨。未能迅速。多為裝兌。嗣得夷人用兵之信。商人畏葸不前。僅報運米二十三萬石餘。即未肯兌運。並有將已購之米。糶價歸本。商情已渙。雖一月以來。宣布

德意。多方開導。商人總以成本攸關。不敢再行墊資採買。現適十一月中旬。各屬漕糧。正應趕收趕兌。而運務尚無把握。臣等督飭司道。反覆籌商。實多格礙之處。據蘇藩司王有齡蘇松太道吳煦。先後稟稱。海運首重船隻。今夷信謠傳。商船各顧身家。莫不畏累。無從雇募。即使設法招徠。有船可運。而該夷兵船到滬。堵泊海口。其時天津亦嚴加布置。凡出口放洋。進口交收。勢難照常辦理。此可慮者一。如另籌別口出進。則我能往寇亦能往。萬一為其攔阻。直將江浙兩省百餘萬漕米。盡齎盜糧。此可慮者二。若將徵收之米。全數存倉。俟夷務告竣。再行起運。東南地本卑溼。迥非北

省高燥可比。久儲易致霉變。此可慮者三。或謂米石出運。不妨仿照節省丁耗等米。變價解京。但節省丁耗等米。為數無多。尚易變價。江浙兩省百數十萬石之糧。同時糶變。非第糧價大減。壅滯難消。恐一時無此殷商購囤。勢必解京之款。轉致虛懸。此可慮者四。又謂起運存倉。兩有窒礙。亦可改收折色。江蘇為漕糧最重之地。民力本極拮据。道光二十八年。有議行折色之案。旋即奏免。咸豐三年。復辦折色。米多壅塞。民間不能變價納糧。遂致徵不及半。積欠纍纍。況當開倉之際。驟易舊章。猝令棄現成之米。改收折價。民間窘迫難籌。較前更甚。人情洶懼。恐致銀米兩懸。此可慮者五。輾轉躊躇。迄無善全之策。然為時已迫。不得不先照海運舊章。仍飭各屬。一律開倉收納。再行酌辦等情。稟請具奏前來。臣等詳加體察。該司道等所稟。委係實在情形。百計籌思。同深焦慮。此時夷酋尚無到滬的期。自當示以鎮靜。飭屬照常收米辦運。一切提前趕早。不得稍示張皇。並飭曉諭商民。以唉咈調兵。未必非虛聲要挾。勿為所惑。至此後事宜。能否乘機就範。殊難逆料。臣等惟有隨時察看情形。斟酌變通。奏明辦理。以期得寸得尺。無誤正供。

硃批。知道了。戶部知道。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伏查山海關防堵情形。與大沽海口不同。該處無險可扼。守已不易。戰則更無把握。設使該夷前往窺伺。惟當婉詞應對。告以此處並無大員。僅有兵勇防守海岸。如有應議之事。現在

欽差大臣駐紮上海。可以前往投文。於言語之間。既未便恃強。又未便示弱。該夷詭詐百出。勢必佯嗔假怒。欲將用武。不過藉此看我動靜。探我虛實。意圖牽動我師。彼時固不可坐失事機。尤不可自我挑釁。必須輕重合宜。緩急可恃。而靜鎮有謀。堪當此任者。一時不得其人。數年以來。奴才共事之

文武各官。一切才具。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奴才惟有詳細籌思。俟回京後再行面陳。京營官兵。有親喪事故給假回京埽墓者。四十八員名。已於本月初一日回營。其親老丁單者。二百員名。亦經給假。於初五日起程。併查有疲病缺額者。應行文各該營照數派撥。同二次給假官兵。均於十五日出京。十八日來營。俟到營後再將疲病官兵撤回。奴才擬俟十九日自營起程回京。恭詣闕廷跪聆聖訓。至咪咈二夷節次布散虛聲。無非要我求和。兩江兩廣各督臣。示以鎮靜。該夷自必另生奸計。此時海河結凍。船隻不能行駛。即使夷船前來窺伺。僅能在攔江沙外停泊。既無後路礮火策應。亦斷不敢登岸撲犯。惟前據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報夷情。迄今數日。自應續有探聞。如該夷仍有來津之信。奴才自當仍駐海口。暫緩回京。

硃批。依議

丙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節據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稟報。十一月十六十八等日。咪夷續到三桅火輪兵船四隻。各載夷兵一二百名不等。詢係由香港。或閩浙等省駛來。皆係常在中國往來者。嗣於二十八日午中等刻。先後駛到三桅火輪兵船二隻。各載夷兵二百餘名。二十九日午刻。又同來火輪兵船二隻。一船三桅。約載夷兵二百餘名。一船兩桅。載夷兵百名。探係由印度調至香港。派令先來上海。吳煦等督帶通事上船。查詢夷目是否來此議和。據云伊等祇管本船夷兵。聽候調遣。是否議和。係公使兵頭專主。不能深知。復詢以既來上海。是否在此久駐。抑須他往。據云兵頭尚在香港。守候後到之兵。伊等須待兵頭到日。纔定行止。三十日午刻。黃埔各夷船礮聲絡繹。探知咪夷水師副兵頭尊士者。搭坐公司火輪船行抵上海。旋有咈夷三桅火輪船兵船一隻隨到。總計咪夷輪船先後已到九隻。約共夷兵二千數百名。咈夷已到一隻。探明兵數另報。並探聞咪夷擬俟兵齊。留兵二千五百名。駐紮上海。又先在上海督造火藥局二所。吳煦等現已派員並知會營汛。密飭弁兵暗中防範。仍即示以鎮靜。俾免民心驚疑。至咈夷副公使梅爾登。前於十一月初八日來見後。吳煦等於十九日便道往答。據梅爾登云。該夷兵船已到澳門香港兩處。該夷總領先行和解。以免用武。若大皇帝命派欽差大臣前來調處。定可無事。儻俟兵齊再說。恐來不及。吳煦等答以天津之事。肇自咪夷。爾國並未幫同打仗。為中華大

臣所深知。前在天津時。本擬奏懇大皇帝恩施。與咪夷一同在津換約。乃公使隨同暎夷南歸。可見並非中華相欺。此時不應自我言和。兩江總督即是欽差大臣。何必另派。今爾國為暎人牽制。調兵遠來。中華亦豈有豫備。用兵則勝負不可知。若爾國情願先行講理。應由公使備文照會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請面為商定。即照咪夷之式。崑山相見。一切悉照咪夷辦理。即在上海換約。亦無不可。該夷允與咘爾咘嚨商酌再覆。二十五日。梅爾登復令繙譯孫文典來見。以前言均梅爾登之私見。尚未便向咘爾咘嚨明告。況天津係伊國敗績。若先出文請見。顯

然求和。太難為情。總求欽差大臣設法措詞。與公使見面。至面商之事。趁此時咈兵未到。祇說先償上次兵費。俟兵到。恐須續加。將來應准公使仍從大沽進京換約。一切照前。並請先撤大沽防兵。乞為轉奏等語。吳煦等當以爾國既不屑居求和之名。堂堂天朝。豈能轉向爾國等求和。至爾國公使上次本因換約而至天津。帶兵何為。既已帶兵。自然有費。設竟進京換約而返。試問費向誰索。自天津滋事後。自夏迄今。中華防堵兵費。共計千數百萬。爾等亦當賠償。若和議既定。應否仍由大沽進口。尚須斟酌。且暎夷意見若何。尚不得知。豈能先行撤防。照此情節。斷乎不可代稟。今其回覆梅爾登。另作計較。將譯出新聞紙內。暎咈同事論。及暎咈調派兵船數目。密報前來。臣查覈新聞紙內。暎夷不欲與咈夷共事。已屬確鑿。咈夷既已隨同調兵。梅爾登復先以講理之言屢來餂試。其為貌合心離無疑。梅爾登孫文典之語。句句願和。卻處處逞強。且暎夷新聞紙內。亦有允照舊章。加還兵餉之語。是該二夷以兵脅和。故為可惡。揆厥情形。恐非急切所能就範。現在兵船到上海者。雖共止十隻。而新聞紙內開列。暎夷共調大小輪船七十餘隻。證諸廣東夷行貿易之人。所寄上海信內之數。大約相仿。咈夷雖無船數。所稱

起兵一萬五千。恐亦未必盡確。而時已臘月。正當漕糧旺兌之時。誠恐兵船接踵而來。該夷等必有舉動。此時惟有鎮之以靜。飭令照常辦事。視其如何情形。隨機應變。設法抵制。

硃批。覽奏已悉。該道駁飭梅爾登之語。尚屬得體。然此時夷情雖驕。總不可使之遠去。撫局難成。但能將償費撤防兩層暗為消弭。仍應作為咈夷並未助逆。先就範圍。方為妥善。如能赴崑山面見更好。至暎夷之狂悖。恐非言詞所能化也。

戊申。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於本月初九日。據禮部送到貴處咨文一件。本

大臣已經接收。內稱。本大臣在和約已換之後。業經與
欽派大臣尚書肅。瑞。見面數次。會商事件。何得又請另派等語。本大臣於八月初五日。業將與該大臣等商辦情形。詳細知照貴處在案。本大臣到京。係在換和約之後。按照和約。本應派大學士商辦。貴處於六月初二日文稱。派出肅。瑞。二位大臣。彼時本大臣因念兩國和好有年。恐辯論耽延時日。且想尚書肅。瑞。亦必欲固守兩國和好。誠心商辦特交大事務。求兩國有益。況
欽派大臣。必知兩國所定和約。及相交情形。是以未經理論。及至相見。確知尚書肅。並無此意。故本大臣前次咨行貴處。乞為代奏。照依天津和約第二條。另
派大學士一人。若不照依和約辦理。何必立此和約。外方諸國。見中國以大臣等所定
皇上准行之和約。作為虛文。相交大小事件。俱不按和約。乃任意辦理。豈能信服相安。本大臣初與尚書肅。瑞。會晤時。曾言過烏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已經定為兩國交界之處。現在所商分界之事。係烏蘇哩河至海口中間之地一塊。且交出大學士桂。前次送到本國欽差大臣公普提雅廷。上年五月初四日欽奉
諭旨一道為證。尚書肅。瑞。起先並不認有此道

諭旨。後於六月二十六日咨稱。有此
諭旨。但與本大臣交出之文不符。其中止言五口通商。及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並非將烏蘇哩江借給在內等語。本大臣所鈔錄者。係照原行俄羅斯文所譯漢字。此內文字間有不同者。亦無足奇。然大義不能甚差。彼時本大臣請尚書肅。瑞。將原文送閱。以便查對。未給。是以本大臣行文本國。將前次大學士桂。咨送公普提雅廷之文。鈔寫一分。送至本大臣。以解相疑。今將送到鈔寫
諭旨。送給貴處各位大臣閱對此文。必知本大臣與尚書肅。瑞。所云。以烏蘇哩河為兩國交界。愛琿和約。中國
大皇帝准行之語不差。尚書肅。瑞。云無此事。豈有理乎。該大臣不知和約及
諭旨大端。如何與之商辦。本國與中國相交。歷年已久。護持和好。惟依友道。凡能利益中國必行其事之證據。最易考查。貴大臣悉知吾兩國地界毘連者萬餘里。其間雖歷年未免有和好之隙。而本國與中國經二百年。不顧大小嫌隙。仍交好如舊者。非他國可比。若他國之與中國相交。其人雖不似本國之多。力亦不及。地界且不相連。但因貿易小故。而常生釁隙。以至交戰。即願與中國行有利益之事。亦不能至。如本國相和之久。亦萬不能再

貴國如有所求。與大有妨礙之事。本國必然應許。前時無論請
看本大臣七月十六日。二十五日。八月初五日之照會可
證。若
貴國則不然。我國所求。雖係有益兩國。及照和約內所有之
事。一件未經准行。他國請本國與中國一同交戰。本國知
貴國內外擾亂事煩。難以周顧。不但未與他國一同辦理。反
幫助
貴國與他國說合。不須多索。至本大臣來京情形。亦係本國
修好之意。本國大皇帝因先在大沽或北塘迎接本國欽
差之勞。命本大臣仍由舊路行走。於他國欽差之先來京

時。將本國與
貴國一切辦理未完。早為辦結。以便幫助
貴國與他國相交。現時暎咈兩夷。數萬之兵。已經駕船起程。
意欲必至天津及北京。本國知
貴國急難之際。誠願固守鄰好友道。與之共救內外烈燄山
跡。
貴國應慎勿藉自力攻內外之敵。務求和好之事。讓小事以
免將來益生山跡為善。且本國與
貴國相交至今。設有嫌隙。並不計較。中國理應慎思。不可渺
視此和平之心。以招人怨。前

貴國來文內稱。辦事欲使兩國有益。方合友道。此言甚是。本
國所求者正為此耳。但貴大臣以本國所求。概不准行。則
為友道乎。貴大臣深知本國所求。係按照和約而行。遇有
不論何國已立和約及所許之事。並不遵辦。他國亦必不
信服。既不能倚賴和約。安然相交。反生不斷相戰之事。中
國願圖太平。止有一法。務思交良友於本國。總之求貴大
臣等。將願否照依天津和約第二條辦理之處。示覆可也。
為此照會。

己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奏。遵

旨將咪唎堅條約宣示海口。准該國在廣東潮州先行開市。並照
新章完納船隻噸鈔。臣勞崇光接准移咨。當將該國條約
通行宣示。並咨會粵海關監督准該國先照新章完納船
隻噸鈔。其餘各項稅則。仍照道光年間舊定章程徵納。不
得與新章牽混。並准其查照原議。於本年十二月初九日。
在潮州開市。查潮州地方。粵海關原設有分口。以庵埠為
總口。汕頭等處為子口。僉派丁書徵收內地海船貨稅。歷
年已久。現在咪國船隻新來開市。雖與內地海船收稅事
例。微有不同。但該處原設稅口。既由粵海關管理有年。一
切事宜。可以駕輕就熟。自應歸併粵海關援照廣州大關

徵收夷稅章程辦理。勿庸另議更張。以歸畫一。惟開市伊始。必須添派委員前往幫率稽查。俾昭慎重。臣勞崇光查有陸水縣知縣俞思益。老成練達。堪以委令前往。會同該處原派委員妥為開辦。並由惠潮嘉道就近彈壓。所徵稅銀。按季報解大關存儲。查照關例扣滿一年。彙數造報。仍由該監督隨時設法嚴查。杜絕私弊。以裕課餉而肅権政。該處分口。向來每年額徵銀二萬一千九百餘兩。又繳米艇銀約三萬六七千兩。今夷船開市之初。每年徵銀多少。不能懸揣預定。應飭儘徵儘解。覈實造報。不准稍有欺蒙。俟一年期滿。查看情形。分別奏明辦理。至咪國使臣華若翰已由上海來至粵東。到臣勞崇光衙門求見。臣當經接見。宣布

皇仁。妥為撫馭。該使臣口稱渥受

大皇帝逾格

天恩。通國人人感戴。查其情詞。恭順出於至誠。所請十二月初九日。在湖州開市。現將屆期。臣勞崇光既面屬該使臣妥派領事前往。將該國商人水手。照料約束。慎勿稍生事端。一面由臣會同粵海關監督。出示曉諭該處商民。一體遵照。其餘未盡事宜。如有應行變通損益之處。再當隨時酌覈具奏。

硃批。知道了。

勞崇光又奏。再咪咈二國夷商之在粵東者。見咪國船隻噸鈔。已照新章開辦。不勝豔羨。該酋到臣勞崇光衙門求見。懇求照辦。臣答以咪國已經換約。該二國尚未換約。豈能援以為例。該酋復稱從前舊約。本有一體均霑之語。

大皇帝覆載無私。必肯一視同仁。祇求據情具奏等語。臣察其意甚堅。而其詞尚順。合無仰懇

天恩。准其一體照辦。以示羈縻。

硃批。已有旨。

庚戌。山東巡撫文煜奏。查夷人前自天津敗挫回帆。即有興師報復之信。山東係往來必由之路。其乘便分擾。亦在意中。其所以不敢遽來者。自係不知東省虛實。以為奮有隄防。是以故自張揚。藉圖恐嚇要挾。並徐覘動靜。以逞其伺竊肆擾之計。此時東省籌議防堵。若不示以鎮靜。轉恐招之使來。誠如

聖諭。此時若遽建築礮臺。過涉張皇。不如於陸路暗中設備。然臣此次東閱。本係欽遵

面諭。為密籌海疆防務起見。一路留心察看。查得山東北海自武定所屬之海豐縣。至極東之文榮縣止。南海自文榮兩縣。至西南沂州府屬與江南交界之日照縣止。共計海岸迤

長三十八百餘里。其間口岸。惟即墨縣之金家口。及膠州之塔埠頭。有香島青島遮闌口外。船隻必由島口進出。形勢較為緊湊。此外則一片汪洋。茫無涯際。所謂海口。不過海岸稍有灣曲。形若張弓。因其時有船隻停泊。是以呼之曰口。口門大者百數十里。至小亦數十里。地勢散漫。無可憑依。東省著名之石島俚島煙臺龍口海廟大沽利津等口。情形大抵如是。夷船果圖北來。沿海一帶。處處可以上岸。並且偏地沙灘。處處可以深入。與天津。上海。確有海口可據。又有天險可憑者。相去懸絕。此則沿海防不勝防之實在情形也。至陸路海濱處所。固係水複山重。登州以東。

更多岡嶺迴互。並有懸崖絕壁。中止羊腸小道。僅容一人一騎者。該夷果從陸路進兵。此等要隘。未始不可據以為險。然夷情詭譎。度必避險就夷。況此等腹地。乃商民自此至彼。往來行走之區。該夷沿海而來。更不必定經其地。一被繞越。即有險阻。則亦無所用之。即如登州府城。東西南三面。本屬傍山為限。與西北城水城兩相倚依。無奈正北東北。相距海岸不及三里。城外惟正北一面。舊有沙埂一道。長可數里。外此曠野平疇。既無溝壑。又無林木。若守北面。則兵丁無藏避之處。明防暗伏。皆無所施。若守山險。則水城府城均當北面之衝。山上開礮。城內先受其害。若必

待走近而後放礮。則城池已非我有。況西山之西。又屬海疆。由彼上岸。我軍腹背受敵。山險亦安足深恃。此係專指一處而論。其餘瀕海縣城。均係依山環海。與府城形勢相同。臣與地方文武官員悉心講論。不但現在兵餉兩絀。以戰以守。毫無把握。而地勢處處皆然。直屬無從措手。臣忝膺疆寄。何敢畏難苟安。況地利不如人和。制勝全憑時會。該夷雖近猖獗。而地勢未必周知。夷兵人數雖多。斷不能如本地之民。合愈聚愈衆。茲臣業已咨行鎮道各官令其密飭所屬先於沿海村莊團練民勇。即由地方官會同所在營汛隨時督辦巡防。團練果若得力。自能衆志成城。而

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亦覺事半功倍。至於應用官兵。臣前於到任後。曾經督飭各營習練槍礮。今夷人所用鳥槍。既能如我擡槍之遠。則我兵鳥槍自屬不能抵敵。茲臣於省標三營專調擡礮官兵。逐日督同操演。又查青州滿營火器甚好。擬以各營擡礮練熟後。即日酌量抽撥。並酌調青州滿營官兵。選派幹練將弁分投統帶。在於登州扼要暨登萊青三府適中之處。駐紮防勦。臣尚恐地勢不能熟習。致失機宜。復備文與鎮道等官並青州副都統恩袞飛速商辦。臣察看恩袞老成明練。將來防勦事宜。即可就近令其酌量調度。如果事機較緊。臣仍當親往督辦。

硃批。知道了。

辛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十月十二日。接准兩江總督何桂清咨稱。暎咈兵船已到上海。鈔錄原奏新聞紙由六百里咨行前來。奴才詳加閱看。暎夷大小船七十六隻。夷兵一萬一千四百餘名。礮四百三十七門。咈夷雖無船隻數目。而現已調兵一萬五千名。其船礮必不減於暎夷。如果屬實。人心不無惶惑。且查該大臣原奏內稱咈夷藉兵脅和等語。似此情形。稍拂其意。勢必在上海肆其狂悖。設使奴才進京數日。得有上海緊報。復又馳赴海口。轉致中外慌

恐。是以奴才仍擬駐紮海口。毋庸進京。以期鎮定。現在時值隆冬。該夷未必即來大沽海口。即使夷船駛至。僅能在攔江沙外。不能切近內河。所有京兵二千名。除有親喪事故親老丁單者。給假省親。疾病者更換外。查海口距京道路不遠。其餘官員兵丁情願回京者。擬自本月二十日起。分三次自備資斧輪替給假回京。每次假期十五日。明年二月初五日截止。以示體恤。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僧格林沁於本月中旬來京陛見。茲據接准何桂清咨暎咈兵船已到上海。仍擬駐紮海口。暫緩回京等語。係為慎重邊防起見。惟現在天氣嚴寒。河冰結凍。夷船斷難北駛。該大臣駐兵海口。瞬閱一年。懋著藎勞。朕心實深廑系。僧格林沁著仍於十九日起程。來京陛見。以慰朕念。兼可面授機宜。一切防務。仍遵前旨交樂善。西淩阿。暫行管理。並著恆福留心會商。所有京兵二千。准其分起。輪替給假回京。以示體恤。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明事。今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貴使臣以烏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已經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定為兩國交界之處。並鈔錄大學士桂等諭旨照會前來。本大臣查前次奕山等。辦理糊塗。將吉林所屬綏芬烏蘇哩河等處。擅行允許。並未聲明。亦未繪圖呈進。後

經吉林軍民公遞稟呈。力言綏芬烏蘇哩河。係吉林地方。不應黑龍江將軍。借與外國。並非與外國有搭界之處。如果俄國民人要來居住。本國之人斷不容留。大皇帝念兩國和好。恐滋事端。是以將辦理錯誤之將軍奕山革職。及承辦之副都統吉拉明阿褫職。早經知照貴國使臣矣。貴國若執定前說。將烏蘇哩河至海口。強為分界。恐該處人情不服。必啟爭端。反傷兩國和好之道。眾怒難犯。大皇帝亦不能強為抑制。實於貴國不利。總之兩國相交。必須不相侵占。方為全交之道。為此咨覆。

癸丑。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等奏。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

紳泰詳稱。據阿克敦吉林地方坐卡佐領和綳額呈報。烏
魯蘇牡丹卡房被燒。當派佐領鄂爾精阿。前往海蘭泡查
訊。據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聲稱。夷目布邑依。因該卡在
借給該夷地面之內。屢次商令遷移。未經拆毀。夷酋木哩
斐岳幅。嗔怒伊等。故飭密奇達。將卡房燒燬。如欲重修。可
移左右岸等語。查該處卡倫。係康熙年間設立。最為要隘。
夷船到此。必須經日方能轉過。茲迺乘隙遣人焚燒。實屬
狡抗之至。該處地面。雖在許借該夷界址之內。惟設卡在
先。借地在後。且係要隘。未便任其占踞。隨飛飭署副都統
愛紳泰。就近相度機宜。或往見夷酋。理論修整。抑或徑自
派員重修。以復舊制。並派官兵常川坐守。以防再有他虞。
前據愛紳泰詳稱。十一月初二日。俄夷通事石沙木勒幅
等。至黑龍江城。面見該員告稱。木酋遣送禮物。以敦和好。
隨令從人取到小匣一箇內裝小玻璃盒十箇刀剪磋鑷
各一把。哈喇五尺。藍布一丈。並送給官員等。哈喇一丈。倭
緞二丈。該員隨即答以和好不在禮物。堅辭不受。該通事
等聲稱。上年餽送。曾經收留。此次斷難持回。復以善言開
導拒阻。該夷一味强詞。以為不收即是見疑。並欲强擲而
去。該員暫將來物收留。並送給猪羊米麵等物。以作回禮。
嗣據愛紳泰。派員往見。木酋不與晤面。夷目布邑依。已自

認遣人焚燬。若再與商辦。仍必不從。現擬派員在江城將
房木修妥。由冰道拉運。迅至該處。先在浮地照舊修蓋。俟
其拒阻。再與理論。現已報稱工竣。並派委官兵坐防。又據
該署副都統報稱。石沙木勒幅復至江城。欲由齊齊哈爾
驛道赴京送信。該員峻詞拒阻而回。亦並無回信。現將地
方形勢。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中。
諭內閣。特普欽奏請將疏防卡房被焚之佐領交部議處一摺。黑
龍江烏魯蘇牡丹卡房。被火焚燒。該卡員鑲藍旗佐領和綳額
未能先事豫防。實屬疏忽。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特普欽等奏。俄夷乘隙燒燬卡房。已派員
修竣一摺。並繪圖貼說呈覽。業經明降諭旨。將疏防之佐領和
綳額交部議處矣。烏魯蘇牡丹卡房。雖在許借俄夷界址之內。
而設立自康熙年間。且係要隘處所。豈容任外夷占踞。此次該
夷因船行駛不便。催令遷移。又未允許。乃轉謂此卡為占踞左
岸借居之地。突令密奇達。將卡房燒燬。經特普欽派佐領鄂爾
精阿。前往海蘭泡查訊。據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直認不諱。並
云木哩斐岳幅嗔怒。故令燒燬。如欲重修。可移在右岸等語。情
詞甚為狙獷。特普欽現經派員在黑龍江城修妥木房。由冰道

拉運至該處照舊修蓋。業已一律工竣。所辦尚屬周密。惟該夷蓄心侵占。已非一日。此卡既於該夷行船不便。雖經修理。難保不復來滋擾。特普欽擬派官兵常川駐守。尚恐難資抵禦。黑龍江之鄂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其人最為勇悍。務當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果該夷再來滋擾。即密調該數處之人。與之抵禦。此外團練。亦當聯絡一氣。使該夷稍知畏懼。不致得步進步。方為妥善。

乙卯。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奏。咸豐六年。經回民稟稱俄夷互換大黃。原定十年約文。請改為五年。每普大黃價銀。作為五十兩等語。當經恰克圖章京呈明在案。茲據該

章京報稱。俄羅斯遣使查探回民。並未將大黃按限交清。究於何時運齊。咨請示覆前來。當即照例咨催陝西甘肅兩省。一面飭該章京曉諭瑪雨爾去後。今據該章京呈報回民等將五年分應交大黃全數交清。惟換立和約一節。據俄羅斯聲稱。近來應需大黃較多。欲立新約。俟本薩納特衙門咨覆到日再定等語。查大黃係俄夷應用要件。今與回民提及多用。並商議將十年十一月應交大黃運齊。報明該薩納特衙門。再立新約。實於回民毫無妨礙。俟至十一年議定呈報時。再行體察情形辦理。現在惟有曉諭該回民嗣後運交大黃。毋得缺欠數目。遲誤限期。以昭慎重。

硃批。知道了。

丙辰。俄羅斯照會。

為乞據情代奏事。本大臣於本月二十六日。接到由禮部送到軍機印文。知會定日面交。何不直由禮部送來。文稱面交。甚是不懂係何原故。即面交亦可。本臣又候及五日之久。未見肅瑞二位大臣到館。其中情節。即令人不解。反使人猜疑。肅瑞二大臣另有公務。即將公文送來。或奏請另派大臣會議。准定使本大臣早為辦妥具奏。查烏蘇哩江至海口

中間之地。原係兩國同管之區。並無分清界址。恐我國流民與旗人雜處。互相爭鬭。難以約束。以致兩國素好。是以與貴國黑龍江將軍奕。會同我國欽差大臣木哩斐岳幅將烏蘇哩河至海口等處。分界通商事宜和約。定議奏明在案。咸豐八年五月間。經桂花大臣送交諭旨一道內著。即可告知我國。在黑龍江定議。諸事皆定。理應為中國出力。向咲咈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速了此事。方能對得中國等語。現在咪國議和之後。業已回國。不為無功於中國。烏蘇哩河至海口之中間地。在中國不過彈丸

不毛之所。毫無傷損。與我國通商行走。稍涉便宜。分清界址。以期永遠和好。况有大皇帝煌煌諭旨。送交和約。已奏知我國大皇帝。適會晤肅瑞二大臣。初時抵賴。後又咨稱有此諭旨。但與本大臣交出之文不符。其中止言五口通商。及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並非將烏蘇哩河借給在內等語。可見肅瑞二大臣不願辦理此事。是中國失信於鄰邦。似此和約作為虛文。何以取信於他國。而本大臣願修舊好。惟求商辦者。一按天津所立和約第九條。分定兩國交界。定旱路貿易章程。查對早年所立和約。為指出增減各條。永遠遵行。為此備文。乞據情代奏。儻蒙允准分界等事。我國情願幫助勸令暎國兵船回國。不致擾亂天津等處。息靜干戈。實為兩幸。是否可行之處。抑或代奏。另派大學士一位。即來會議。望乞示覆。

戊午。閩浙總督慶端福州將軍東純福建巡撫瑞璸奏。查閩省臺灣一郡。孤懸海外。所轄五廳四縣。島嶼分岐。向來官商各船。往來停泊。以臺灣縣屬之鹿耳門。彰化縣屬之鹿仔港。淡水廳屬之八里坌等三處。為出入正口。其八里坌口內之滬尾一澳。亦為商船寄碇之區。附近滬尾之艋

舺地方。並為各商貿販之所。現在咪唎㗼一國。既經准在臺灣開市通商。設關徵稅。自應遵照原奏。俟該國領事到臺之後。再由地方官會同妥議交易。先行開市徵稅。惟查該夷原請自十月初九日起。扣至兩箇月後。赴臺開市。現已將及屆期。雖經飛札移行該管鎮道府。遵照妥議。分別辦理。第重洋遠隔。風信靡常。往來文報。難以應期。若俟往返稟商。誠恐臨期貽誤。而該郡地皆濱海。處處可通。似應先行酌定馬頭。庶免漫無限制。該署福建藩司裕鐸前任臺灣道時。曾以巡查親歷各口。據稱鹿耳門一處。迫近郡城。鹿仔港口。檣帆薈萃。港道淺窄。均非商夷船隻輻輳所宜。惟查有滬尾即八里坌一澳。地近大洋。貿易所集。堪令開市通商。並於附近要隘。設立海關。照章徵收。以示懷柔。但辦理創始。一應撫綏彈壓。自應遴委幹練大員。馳赴該郡。會同臺灣鎮道府。再行逐一妥商。一俟該領事抵臺。即可會議稟辦。查有福建候補道區天民。明幹有為。才識俱優。堪以委令前往。認真妥辦。所有通商事務。即責令該道專駐管理。並請嗣後每屆一年。量予更換。以均勞逸。酌給薪水。以資辦公。如果該員辦理實在得宜。即行再留一年。以資熟手。並錄敘勞績。籲懇恩施。其有華夷交涉事件。應令該員會同臺灣鎮道隨時辦理。以

昭慎重。至應徵稅課。查閩省福州廈門等口。原設海關。係
由福州將軍衙門兼管。分派口員專司徵納。臺灣雖無原
設海關。第同一徵收稅課。自應統由管理閩海關之福州
將軍兼管。每年檄委該處通商道員兼理稅務。所收稅銀。
按季運解。由福州將軍另款存儲。照例一年期滿造報
題銷。毋庸另請
簡放監督。以節經費。現在該夷開市伊邇。未經奏奉
諭旨以前。即令該道區天民暫行兼管。並會同臺灣鎮道府設立
關口。照章起徵。以免遲誤。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山東道御史林壽圖奏。竊臣默籌各路軍情。腹心大患。賊
甚於夷。而咽喉急證。夷重於賊。自僧格林沁大沽之捷。中
外欣慰。臣以為未也。自咪夷華若翰之和。中外欣慰。臣亦
以為未也。咪酋之和。知我兵力不足。聊用羈縻之也。嘆咈
二國。亦知將以羈縻之也。故雖經挫敗。而變詐不衰。雖加
開導。而報復益決。臣曩從事樞垣。屢讀寄
諭。令何桂清誘夷商以貿易。飭咈夷以和約。冀以待咪者待咈。且
以待咈者待嘆。弭禍患於既萌。寓
恩威於並用。此策可行。誠為至善。以臣所見。竊恐未然。雖姑存議
和之心。不可疏決戰之氣。惟堅持再戰之議。乃可鼓臨陣
之心。今上海雖誘和。天津實決戰矣。然明年再戰。有足慮
者。僧格林沁
國之重臣也。以臣觀之。今孤注也。天津海口為
神京拱衛。尤咽喉之急證也。天津之水勢。擱江之防具。瀕海
之礮臺。彼皆目擊而心知。必將熟思而審處。肯如今年之
冒昧以取敗乎。臣料其必水陸並進。晝夜環攻。多募潮勇
以犯頭鋒。暗載馬隊以備衝突。或我兵狃於前事之勝。則
佯怯以乘瑕。或我兵苦於分路之疲。則更番以壘戰。僧格
林沁謀略素優。忠勤不懈。布置周協。固不待言。然以今年
敵輕而驕。不知虛實。猶能洞我礮臺。損我將弁。幾亂我部

曲。明年兇猛可知。今
盛京山海關能當一面者。已難其選。即北塘一帶。亦有不敷
調遣之處。隨營將領。不過崇善國瑞西淩阿瑞禧等。文武
參半。勇怯相間。萬一兩軍交綏。事機緊急。將不繼而兵或
退。至僧格林沁。躬冒矢石。甚非計也。臣觀都統勝保。性剛
而氣矜。志大而衷褊。任統帥。或非宜。若其勇往赴敵。臨陣
不怯。蓋實長於野戰。令暫留北塘等處。
盛京山海關協同堵禦。必能破敵成功。此外江南軍營。尚多
健將。如李若珠張玉良馮子材等。宜先其所急。
飭下和春張國樑斟酌機宜。調交僧格林沁差遣。夷務稍定。即回

軍營。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並與僧格林沁悉心籌商。

庚申。吉林將軍景淳等奏。據琿春驍騎校永祥等報稱該處有東海岸居住之恰喀拉夷人六七百人。因被俄夷騷擾。來投琿春。懇求接濟等語。查恰喀拉一項。素以捕牲為業。與赫哲費雅喀同類。今被俄夷擾害來投。固未便拒絕。然是否誠心。應先派員查明。再行招撫。當即飭委該處驍騎校博興等備帶鹽糧。即行前往。斟酌辦理。現在辦理團練招集攬頭。保護後山。查明各該處人民。委無被俄夷句結煽誘。並繪圖貼說呈
覽。

硃批。另有旨。圖留中。

諭軍機大臣。景淳奏。飭辦團練。並招集攬頭。分布要隘。繪圖貼說一摺。綏芬烏蘇哩等處。業經景淳等招集攬頭。發給印照腰牌。分投入山。擇要屯紮。並添設臺卡十四處。以資偵探。其阿勒楚喀等地方。亦經密辦團練。操演兩月。並添造槍礮。製造藥鉛備用。所籌均尚周密。著即照議辦理。蘇城一帶。向多流民集居。歷有年所。自係從前地方官未能隨時驅逐。此次所招攬頭是否即係此項流民。如果樂為我用。自可寬其既往。景淳等應即查明據實覆奏。不必回護。其應如何酌給器械。以資捍衛之處。

均應豫為籌畫。至所稱琿春東岸之居住恰喀拉人等。因被俄夷騷擾來投。懇求接濟。現擬派員查明。再行招撫。此項人衆被擾來投。自應妥為撫恤。免為俄夷所用。然或係俄夷指使而來。留之則為心腹之患。亦不可不防。即著景淳等督飭委員詳加察訪。不得稍存大意。如來意果屬真誠。其人足資禦侮。或即於蘇城等處。酌量撥給地畝。俾得前往開墾。設有緩急。亦可助我兵力。其軍械火藥等。亦應臨時籌給。以免掣肘。至琿春是否與通溝相近。如與通溝相連。則通溝之衆。亦可仿照蘇城。一體辦理。並著查明具奏。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等奏。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紳泰詳稱。海蘭泡夷目布色依差夷官阿斯拉木幅等進城見面。令將重修卡房。拆移江右。否則發兵代為拆毀。該員答以卡房既經重修。礙難復拆。因其有發兵代拆之語。隨於次日清晨。帶同官兵前赴海蘭泡。面見夷目布色依。婉言開導。併責以兩國既稱和好。前次燒燬卡房。已屬非理。不令汝賠修。即是厚意。今自力重修。何得又令拆移。並有發兵代拆之語。尤屬非是。與之反復剖辯。該夷答稱。係奉木酋之命。今雖重修。若不拆移。伊實不敢擅承。再與理論。語塞無詞。走進內宅。移時始出。故為頭痛之狀。僅令阿斯拉木幅支吾代答。該員告以卡房已經修葺。派兵坐守。斷難

折移。布色依拉首推病。催令旋回。復據該員報稱烏魯蘇
牡丹卡員佐領鄂爾精阿等呈稱有夷官綽羅呢等四名
帶領夷眾三十餘名。並傳集附近居夷。齊至重修卡房。幷
言江左地面。業經許給。易換字約。屢次催令將烏魯蘇牡
丹卡房拆移不聽。前派夷官焚燬。何以今又重修。定須拆
移右岸。各帶器械。肆意鴟張。眾兵忿怒。欲向抵敵。鄂爾精
阿恐致殺傷啟釁。喝禁眾兵。仍退卡房固守。次早夷眾復
來。攜帶槍刀鍬斧。將重修卡房肆行砍毀。並將鄂爾精阿
摔擲在地。眾兵攔阻不聽。欲執器械向其交鋒。復經鄂爾
精阿喝禁。仍在卡房舊基防守。差人飛速呈報之際。又有

夷官密奇遠帶領馬兵二百餘名。各執槍刀。力逐官兵過
江。至右岸距烏魯蘇牡丹附近地方而回。並據該署副都
統聲稱。該夷有心尋釁。可否示弱緩圖。暫將該卡官兵移
至霍羅綽坐守。下有阿敦吉林卡倫接續哨探。遇事飛速
呈報。尚不致誤等情。只可暫緩與爭。留待緩圖。為一時權
宜之計。以免立起兵端。

特普欽等又奏。前據海蘭泡對岸大黑沙河屯官探報。木
酋由水道回行。嗣據愛紳泰報稱。夷目布色依會晤之時。
通事聲稱。木酋前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英阿達河等處探
兵。過兩月仍回此處駐紮。以備明春乘火輪船往日本國。

等語。再據愛紳泰聲稱。木酋由黑河口回時。初次晤面。曾
言吉林將軍何如此辦事欺蒙
君上。吾回國必有公文行知。迨二次見面。詢其如何欺蒙。即置而
不答。不知是何狡詐。惟因阻其前赴綏芬烏蘇哩展占地
方。則又有明春必赴吉林之語。現在江左旗戶已密飭愛
紳泰督率各屬設法團練。並飭呼倫貝爾各屬一體嚴密
防範。吉林現已籌辦防堵。明春冰泮後。該夷如果肆逞前
往烏蘇哩綏芬等處。自必受創而回。第江左前已許令該
夷借居。且江道准其行走。若稱假道前赴東海。亦礙難阻
攔啟釁。致令有所藉口。儻該夷回竄江左。別有滋擾。自應

併力夾擊。仍作為居民公忿。以挫其兇悍之氣。留官為調
處轉圜地步。若該夷僅在吉林地面滋擾。或被創伏竄。安
靜回歸。應否乘勢勦除。抑或容其回行。僅令一切遵循前
約。免其攻擊之處。未敢擅便。

特普欽等又奏。籌備團防。並防守事宜。前奉
諭。特普欽那數德奏。遵旨豫籌布置等因。欽此。查該夷狡抗多端。
日益恣肆。設有緩急。尚恐兵力不敷。必須聯絡旗民人等
團練。以壯聲勢。並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以為轉圜地步。
庶可稍戢兇鋒。伏查黑龍江省。地處極邊。向無私住民戶。
奴才等輾轉熟思。全省地面。多有與俄夷接壤之區。且江邊

即准其行走。尤須時時防範。不可一日稍疏。若調集官兵。常川駐守。又須多糜餉項。是以擬將該城養育兵等。本處備防。並挑備西丹一體操練。當經飭令署副都統愛紳泰密籌妥議去後。嗣據呈報。議將江左屯居各戶閒散西丹擇其年力精壯。心地明白者。每十家酌立戶長一名。有事聽其指揮。無事則各於各屯操備團練。如果該夷有強取糧石等事。自可隨時抵禦。仍密諭各屯。禁其偷漏私糧。接濟口糧。各該屯宿西丹人等。均屬踴躍樂從。現已傳飭各員。將揀放甲長八九十名。暨所屬閒散西丹一千三百七十七名。一併造冊團練。並擬將江右城鄉一帶。各按旗佐

地面。照編行保甲之法。一體籌備。按甲出派官兵嚴防密查。該西丹等雖常川防守。均知各衛身家。老弱相依。田園耕作。既可不失生計。又可節省虛糜。其所需器械。一半官為辦給。一半令其自備。以期永遠奉行。仍將器械收存官所。遇事聽傳發領。協力同心。用資捍衛。即以保護城垣。如遇緩急。一面飛調前備官兵。前來策應。可期無誤。惟該城額設職官。除出征差委懸缺外。僅有十九名。每有一官兼署三四佐領圖記者。儻有緊急。必須一官管帶一隊。若非豫先委定。則平素未能熟習。臨時難期得力。擬請仿照軍營章程。由軍功實戴翎頂之領催前鋒委筆帖式官儘先升用人員內。擇其年力富強。曉喻事機者。委署佐領圖記。即充職官當差。俾令熟識所屬兵丁。以免臨期遺誤。並擬揀委添置臺卡。巡守瞭望。以備遇有緊急。隨時遞報。而免疏失各等情。遵酌擬條款。呈報前來。奴才等逐細詳覈。均尚妥協。其委署圖記一節。係屬因時制宜。以專責成。而資得力。並嚴飭各屬實力奉行。不得徒託空言。致滋貽誤。

硃批。依議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特普欽奏。俄夷復行拆毀卡房。並豫籌布署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俄夷因烏魯蘇牡丹卡房被燬。復重行修蓋。欲令拆移江右。經愛紳泰面見夷目布岜依。開導不允。

旋派夷官綽羅呢等四人。帶領夷眾三十餘名。並傳集附近居夷。各帶器械。將重修卡房肆行砍毀。特普欽等以該處並無屯居旗戶。非厚集兵力。難與較量。擬將該卡暫移江右霍羅綽地方。與阿敦吉林卡倫接續。可期無誤文報。自係一時權宜之計。卡房原在許借該夷地址之內。彼既有所藉口。卡員等一時自屬難與爭執。惟該夷如此倚眾恃強。持械威逼。情形實屬兇悍。且左岸屯地。既已被其侵占。恐其得步進步。以次擾及右岸。據愛紳泰探詢通事阿斯拉木幅。有木酋欲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英阿達河等處操兵之語。該處係屬右岸地方。豈可任夷蹤闌入。著特普欽等即派委妥員查探明確。如該酋實有往彼之信。

必須設法攔阻。仍令屯戶居民作為不依。併力抗拒。以杜其窺伺之謀。至明春該夷如在吉林地界受創。回至黑龍江滋擾。即應嚴行拒守。斷難任其兇狡。儻其安靜回歸。亦不可自我開釁。是為至要。

辛酉。光祿寺少卿焦祐瀛奏。竊惟大沽為津郡咽喉。津郡為京師屏蔽。籌防之法。不厭詳求。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慮及郡城民無宿糧。地無井泉。因議附城一帶。挑穵重濠。思患豫防之計。可謂至矣。以臣揆諸地勢。體察民情。尚多窒礙之處。敢為我

皇上敬陳之。查天津西南兩門。皆係陸路。民居較少。地勢空曠。今議將得勝口挑穵。自西南以水為衛。辦法最為妥善。至北門濱臨運河。東門濱臨海河。僅有浮橋兩道。渡口數處。以通往來。河之東北居民鋪戶。綿亙數里。周圍圍築土城。而大河為之間隔。無論四面不能環繞周匝。即東北濠牆亦不相聯屬。名為城外又築一城。實則自為段落隔絕不通。此地勢之未便也。城中柴米。取給於城外。而城外之柴米全賴於四鄉。今關廂之外。深溝高壘。道路不通。則城外之來源先斷。而城中之固守愈難。更可慮者。津郡地勢低窪。百姓墳墓。大半彼此相接。今雖寬展挑穵。而塚墓參錯其間。濠牆不能曲折避讓。即空曠之地。亦是民間田園。一經穵濠。遂化為烏有。生有失業之憂。歿有暴骸之禍。人心能無惶駭乎。此民情之未便也。城小則易守。城大則難防。今濠塹寬至三十五里。而以京兵二千。津兵一千。蘆團一千。分布防守。已屬不敷。若在募鄉勇補其闕。而烏合之人。更不足恃。況地勢既嫌其隔閡。呼應即不能靈通。置此勁旅於空閒之地。臣竊為兵勇惜矣。馬步官兵。屯紮海口。月需餉銀為數甚鉅。藩運各庫。不敷支發。有官紳捐款以之接濟兵丁口糧。不無小補。當此艱難之際。興此無益之工。臣又為經費惜矣。自來防夷之策。首在固守口岸。現在大沽

海口。營壘堅固。鞏若金湯。又有雙港營盤。為之接應。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即使該夷敢於窺伺。亦必再受痛懲。若謂該夷有馬隊可以登陸肆擾。而船不近岸。馬隊豈能飛渡。況夷人以船為營。津郡距海口一百二十餘里。該夷馬隊豈能舍船深入。此又無庸鰓鰓過計者也。所有津郡附城穵濠築城。諸多滯礙之處。應請

旨飭令僧格林沁及直隸督臣恆福再行悉心妥議。詳勘地勢。俯順民情。務使兵無空設。餉不虛糜。庶於防務有裨。而津郡之人心益固矣。

癸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咈夷三桅火輪兵船一隻。甫到上海三日。即於十二月初三日開行出口。探係前赴粵東。臣查覈新聞紙云。嘆咈議定合兵前來。覈與前次探報嘆咈不願合兵。及因事失和之語。殊屬矛盾。犬羊反覆之性。難以理測。即將新聞紙所云。西班牙即大呂宋。與摩洛哥搆兵。嘆咈亦干涉其事。咈夷又與安南互鬪。嘆咪復因地界相爭。此係各該夷所屬部落。各自搆釁。本與稱兵中華無涉。而傳聞咈夷現欲攻打澳門。與大西洋為難。是以咈夷兵船不旋踵即已折回。復與新聞紙又不相符。廣東省亦無文報。尚不足信。

硃批。覽奏均悉。

俄囉斯咨覆。

為咨覆事。本月二十四日。尚書肅瑞到館。面交本月十六日由貴處來文。並未照本大臣本月初八日。十七日。兩次原文咨覆。並未將本大臣所行文貴處大臣亦未代奏呈聞。今仍祈貴處大臣。詳閱本大臣二十一日咨文。代為奏明。可否之處示知。鄰國全權大臣。本有本國皇帝之命。請

貴處奏

聞。

貴國

皇帝之事。貴大臣竟自不為代奏可乎。現據尚書肅瑞面交貴處之文。綏芬與烏蘇哩河之地。已竟借與本國。且有

貴國

皇帝諭旨一道。中堂桂送交本國大臣公普提雅廷。在愛琿城議定立和約之語。確鑿可據。何以又云係黑龍江將軍奕辦理糊塗。將吉林所屬綏芬烏蘇哩河等處擅行允許。並未聲明。亦未繪圖呈進等語。查咸豐八年間。

貴國

皇帝派將軍奕山會同本國大臣公木哩斐岳幅商辦分界之事。該大臣等議定和約。兩國俱已准行奏明。可見奕山所辦

之事。並非擅行允准。議定和約後。於咸豐八年間。本國薩納特衙門將愛琿分界之事。行知理藩院時。貴處並無別說。中堂桂行文照會前來。亦稱黑龍江所辦之事。

貴國

皇帝業經准行在案。若將軍奕山並未奉有

諭旨。擅自准行。中堂桂亦何能又將此

諭旨照會本國欽差大臣。並有愛琿城所立和約准行字樣。自立和約。將及二年。今貴處始言不准。有辦國家大事。任意更改之理乎。且恭錄

諭旨。係中堂桂送交本國大臣。並無錯誤。殊屬令人難解。若以

皇上諭旨。貴大臣隨便更改。可准可不准。誰能信服
貴國所定之事乎。前本國自得信後。即將此事懸示通知該
處各口。在交界之人俱悉界址。本國並已行知理藩院在
案。且本國倚此
諭旨。已經差遣數千人保居此地矣。望貴處大臣細閱八月間本
大臣所行之文。自知烏蘇哩河地方。已有本國人數十處
居住。即海口等處。至冬時本國兵船停泊居住。蓋立房舍
礮臺戍守。亦已數年矣。今商辦者僅止為烏蘇哩河源至
海口中間地方分界。並議立彼處繪圖立約。原為免兩國
相啟爭端。不致互相私越。而永固兩國和好。此交界繪圖

之事。甚為緊要。貴處大臣只知防啟爭端之患。並不知繪
圖分界之利。是以本大臣。求貴處大臣。將所繪地圖。畫押
用印施行。正謂免日後爭端。即尚書肅。瑞與本大臣相見
時。曾言
緊要。
諭旨內。因不知彼處詳細情形。是准將烏蘇哩河為界。想此若係
貴國
皇帝必知。今既稱不知彼處詳細。必係無關緊要。若謂無關緊要
之地。失信傷和於鄰邦可乎。此地在本國通商。甚為緊要。
貴國若能堅守此約。可保兩國平安。再來文內稱。吉林軍民

公遞稟呈。力言綏芬烏蘇哩河。係吉林地方管轄。不應黑
龍江將軍借與外國。且並非與外國有搭界之處。如果俄
國民人要來居住。本地之人斷不容留等語。想此公遞稟
呈之人。實係謊言。止圖傷兩國和好而已。該民稟呈內所
稱。綏芬烏蘇哩河。不與本國搭界之有無。惟望貴處大人
詳看本大臣從前所行之文。即知伊等謊言。至該民所云
彼處之人斷不容留之語。亦屬不實。本國差遣數千人在
彼防守。已一年有餘。並無爭論之事。蓋因烏蘇哩河右岸。
並無
貴國之人居住。偶有打牲之遊民。亦不能不容留居住。以便

交易。兩國俱可獲利。且本國軍民所居。止在河之右岸。其
左岸仍屬中國地方。俱無旗回人民居住。本國並不圖取
侵占。再來文內。雖未言及何人遞呈。本大臣猜疑未必不
出於吉林將軍之為乎。本國大臣公木哩斐岳幅。數次行
知本大臣。欲乘船前往面見該處將軍。勸其善為保守愛
睦和約。以免中國擾亂益甚。本大臣已行文公木哩斐岳
幅。令其暫勿前往。本大臣想望貴處大臣。告知該將軍。固
守和約。以消爭端。再來文內稱。該處人情不服。必啟爭端。
於本國不利等語。請貴大臣放心。本國有法辦理。亦能壓
服所屬之人。不致受人欺侮。本國該處之官。既能自行固

守和約。亦令所屬一體遵守。偶遇不法之人。必然從重懲辦。若貴國亦照此辦理。爭端何由而啟。儻大清國將分界重要之事。不思早為辦結。難保不啟爭端。在本國並無有侵占貴國之意。又何有得此望彼之心。正為貴國計之。欲免爾國爭端。只求分清交界而已。總之本大臣求貴處將大皇帝願否與本國固守和好。免啟爭端之處。直言相告本大臣。勿含混咨覆。如願將補續和約數條。及所繪地圖議定。畫

押用印以免牽混。而地圖。本大臣早已備妥。看來最易辦理。何必推諉。再本大臣奉本國皇帝之命。轉告貴處大臣。無論大清國准與不准。本國惟有照愛琿所立和約。及中堂桂恭錄諭旨遵行。將所借之地。本國堅守。永不復還。儻貴大臣不為早奏。將彼處分清。實於貴國有傷。且商辦分界之事。將及二年。並未見有準議。日後設有爭端。非關本國之不早告知也。本大臣既奉本國之命。理應將貴大臣覆文奏知。是以求貴處大臣直言覆知。並求飭令按站豫備馬匹。本大臣定於咸豐十年正月初十日。差派官兵二人。將貴國大臣從前原奏原文。送往本國轉奏。並知照本國邊界大臣辦理。本國大臣文內所言俱係誠實。甘願堅持兩國二百餘年相交和好之道。貴處大臣如能幫助本大臣堅守和好。是所幸望。以修舊好。為此咨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壬申。給俄羅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貴國使臣。堅執奕山將綏芬烏蘇哩河等處。已經允許。並大學士桂等行文照會為據。又云。無論准與不准。惟有堅守永不復還之語。所言殊非情理。兩國相交。和好二百餘年。奕山等辦理糊塗。並未聲明綏芬烏蘇哩河等處。係吉林所屬。乃擅行允許。是以
大皇帝將奕山等。分別革職枷號。以示懲儆。斷無奉
旨准行之後。反將奕山等革職枷號之理。今貴使臣總以奕山辦理錯誤之事。嘵嘵置辯。殊非交好之道。至中國之事。皆須
請
旨遵行。從無臣下更改之理。烏蘇哩河右岸。雖無人居住。然係中國地方。豈能擅行借給外國占住。儻有人到貴國侵占地方。貴大臣等豈肯允從。至來文內稱烏蘇河地方。已有貴國人數十處居住。即海口等處。亦有兵船停泊。蓋立房舍礮臺戍守。亦已數年。尤堪詫異。查貴使臣於咸豐八年間。方與黑龍江將軍商議地界。而今稱於數年前。已蓋立房舍礮臺戍守。足見此處並不與貴國毗連。其為侵占之實據。已屬無疑。況彼時並未言明。此時强欲定界。有是理乎。

至奕山與貴國大臣木哩斐岳幅。在愛琿城互換和約之處。前一日奕山並未應許。因貴國木哩斐岳幅肆行逼迫。奕山於次日始行畫押。其具摺奏聞。已在畫押之後數日。且並未聲明有吉林地界。豈得謂此件條約。是奕山先經
奏聞。
大皇帝曾經允准之事。此節貴大臣木自必深知。至吉林民人呈
告後。
大皇帝將奕山革職。是奕山所許。並未准行。已連次知照。貴使臣豈得諉為不知。惟望貴國永敦和好。勿生嫌疑為要。至貴國差派官兵二人回國。欲中國按站預備馬匹。當俟本月二十一日開印以後。方能辦理。為此咨覆。

乙亥。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照天津大沽沿海各口。經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水陸兼籌。因地設險。布置已極周詳。惟臣愚昧所及。有不得不過慮者。請為我
皇上陳之。查大沽海口。其能通舟楫者。雖祇海門一道。而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儻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其勢有不能彼此兼顧者。似宜厚集兵力。分布要隘。聯絡聲勢。方足以資抵禦而免蹂廣。昨據兩江督臣何桂清來咨鈔錄該夷新聞紙內。有七路可進之語。查上年五月。該夷敗退。於沿海各口。亦曾探量水勢深淺。各處繪圖。其心甚為

巨測。如果再行北駛。難保其不於各海口乘間抵隙。豕突
狼奔。儻果同時登岸。雖有馬步數十。而東衝西擊。動越數
十里。即使士能奮勇。而馬力亦不能支。此非多為準備。所
在嚴防。未足以壯其先聲。當茲
國帑支絀。協撥為難。臣雖至愚。豈不慮此。然事有不能先籌
萬全而後舉行者。亦惟有備兵於先事。籌餉於臨時。以為
豫圖禦敵之計。去冬僧格林沁請調官兵二千名。亦因撙
節餉需。請飭臨時遣赴天津。此係為專防郡城之用。似難
兼顧海口。茲臣與提臣樂善再四熟商。擬請添調內外火
器健銳三營京兵二千名。如正兵未能多調。其閒散養育

兵內技藝嫻熟者。自不乏人。若調此項兵丁前來。既可以
節省錢糧。又勝於新募壯勇。最為簡便。此外再請添調得
力馬隊一千名。協同分守。抑或由山海關駐紮之吉林黑
龍江官兵二千內抽撥一千名來沽。另行添調別處馬隊
五百名。赴關防堵。如此一轉移間。布置益臻嚴密。實於全
局有裨。至此次所請馬隊應由何處調撥可期迅速而能
得用。伏乞
垂詢僧格林沁。必能深知底蘊。斟酌盡善。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海口地方防兵不敷。請添調官兵一摺。據
稱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若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

其勢不能彼此兼顧。擬請添調京兵二千名。及得力馬隊千名
等語。自為思患豫防起見。惟現在已於直隸山東等省備調精
兵萬餘名。恆福請調各兵。著俟僧格林沁到津後。再行商辦。其
直隸應調兵四千名。著恆福於該省北路各營內挑選精銳。勤
加操練。以備調遣。本日已諭戶部由庫撥銀二十萬兩。分批解
往天津海口。支發軍餉。以收飽騰之效。該督務須飭令糧臺撙
節支放。毋得虛糜。其直隸各屬應解旗租銀兩。為數甚鉅。仍著
該督嚴催解部。以抵此次撥款。毋任宕延。

又

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曾諭慶昀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一千

名。派總管那瑪善管帶。仍著認真操練。聽候調遣。其備調膘壯
馬一千匹。毋庸解赴天津。著即逕行解京。再於察哈爾牧羣內
挑選膘壯馬一千匹。以備調撥。本日又諭令理藩院於西林郭
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令其在察哈爾擇地駐紮。此
項兵丁到時。並著慶昀勤加操演。以備調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常清於熱河備調精兵五百名。派
協領尚那布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
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常清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
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

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玻崇武於密雲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恩成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玻崇武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丁丑。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間。准軍機大臣寄奉

上諭。勞崇光奏。探聞𠸄夷欲圖報復。約於明年正二月間到津。並

聞欲分援登州。請飭一體嚴防等因。欽此。臣當查山東海岸。迤長三千八百餘里。汛地遼闊。防不勝防。計惟勸諭士民。團練鄉勇。仍酌調省標暨青州滿營所練擡礮官兵。在於瀕海適中之處。擇要駐紮。以為各路應援之師。惟道路分歧。相距遠近不一。究應何處安兵。即經行海疆文武各官。酌量商議。一面飭屬趕辦團練。並將沿海實在形勢同籌防大概緣由。先行恭摺覆奏在案。茲准青州副都統暨登鎮咨覆。並據該道府等。各就地方情形。先後擬議具稟前來。臣復查山東沿海。除登州一郡外。其餘武定青州萊州沂州等四府。惟青州府城地處各府之中。相距海岸均在二百里上下。該府一有重兵。即可處處兼顧。從前滿洲駐防之設。其意蓋亦為此。此次籌辦海防。應令該滿綠各營。即將原有官兵。在於青州本汛。隨時認真訓練。遇有警報。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親身統帶。何處緊急。即往何處救援。其餘地處濱海之文登。甯福。膠州。即墨。萊州。安東。壽樂。武定。沂州各營。亦令調集所部兵丁。同大沽口去年新設防兵。一體勤加訓練。相機會合堵勦。其登標水師前後兩營及文登營水師官兵。為數均屬無多。分防海面。於事無濟。應令全數暫行撤歸陸路。以厚兵力。至於登州府城濱臨大海。較之別處情形喫重。且為東路總要之處。不可不

嚴密堵扼。查登標水陸正餘官兵。除征調出師外。實在存營僅及千名。且應分防外汛。不能全數調郡。以之防守郡垣。兵力實形單弱。查省標擡礮官兵無幾。臣現在挑選精壯兵丁五六百名。逐日親督操練。準頭已屬可觀。擬即於本月初十日後。將此項官兵挑選四百名。派委臣標中軍參將忠順。現署壽樂營都司守備邢長麟。尅日帶領前往。同登標原有官兵。統交登州鎮臣曾達年統帶。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仍飭各屬多派兵役。晝夜瞭探巡視。一見夷船蹤跡。亦即飛報準備。如該府所屬以及萊州情形緊急。亦即酌量分撥策應。毋致疏失。臣現又嚴飭各屬趕緊

勸諭紳民。無論大小村莊。一律舉行團練。其瀕海頂衝。如石島俚島烟臺龍口等處。如能團練固守。固佳。否則即令遷進內地。免致擾及。其團練之法。惟當按戶出丁。公舉公正紳耆。作為團長團總。無論貧富。均以一人一器為定。器械不必拘定刀槍。即農器亦可用以殺人。但須一莊團成一氣。互相保衛。而附近村莊。亦彼此互相救援。此即古之農兵。無征調之煩。無軍餉之費。士民有益無損。當無不踴躍樂從。儻團練一律辦成。則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官兵為團練之先聲。團練助兵力之不逮。官民一體。眾志成城。夷人果若北來。不必與之海口交鋒。即可誘之深入。聚而殲。除先咨行遵照。並會督在事文武。講求陸路制勝之法。隨時相機調遣外。如果事機較緊。臣當親往督辦。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籌海疆布置情形一摺。據稱山東海岸。延長三千八百餘里。武定等府。均屬濱海。惟青州地處各府之中。擬令該滿綠各營。勤加訓練。何處有警。即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帶往何處救援。其餘文登等營官兵。同大沽口新設防兵。一體會籌堵勦。登標及文登營水師為數無多。暫行撤歸陸路。仍由省派兵四百名。前往登州。交該鎮曾逢年統帶。併原有官兵。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並勤加瞭探。如該府所屬及萊州有警。亦即分撥策應。仍勸諭紳民。辦理團練。互相保衛等語。所籌尚屬周密。著即照所擬。認真辦理。其各營官兵。應如何勤加訓練。以期得力。即著文煜嚴飭該將弁等。實力講求。毋得視為具文。以致臨時貽誤。至所稱烟臺等處瀕海居民。有不能辦團者。即令遷進內地。自係為烟戶稀少處設法。既難於團練。不若令其遷進內地。以免侵擾失業。是為至要。

戊寅。直隸總督恆福奏。再上年十一月間。奴才與僧格林沁會議。擬請於本年正月。會同前往山海關一帶查看。如何設防。酌覈辦理。經僧格林沁奏奉
諭旨。俟明年正月。仍著該大臣會同恆福前往查看。毋令稍涉疏懈等因。欽此。現在海河內外。冰凌凍結。自應即趁此時。前往該處。會同籌議防務。昨接僧格林沁來函。定於本月十七日出京。前赴山海關。奴才現擬於本月十三日。先期自大沽起程。由沿海一帶行走。抵關後。會同僧格林沁周歷查看。應如何設法籌防。方昭嚴密。容俟履勘後會合酌議。據實具奏請
旨遵行。奴才起程後。此間一切防務。當諄囑提臣樂善會同西淩阿加意巡察。嚴密防範。其海河內應添防具。現經提臣樂善遵照僧格林沁所議。趕緊添備。逐一布置。未敢稍事鬆緩。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節。屢次行文嘵瀆不已。當經覆以綏芬烏蘇哩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許後。該處民人以中國地方。不應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將奕山革職。吉拉明阿枷號。並未奉旨允准。儻該國前往占踞。該處民人出來爭論。反傷和好等語。藉以措詞。以冀消其覬覦之心。如該酋伊格那提業幅。將此覆文。知照木哩斐岳幅。恐其向該將軍詢問吉林民人。有無同遞公呈。不願該夷在綏芬烏蘇哩住居之事。著景淳。特普欽。遵照前說。加以開導。以堅其信。勿致語涉兩歧。是為至要。俄夷上年秋至今來文。並軍機處覆文。一併鈔寄閱看。

癸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著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先後密稟。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續到暎夷兵船一隻。二十八日又到一隻。共載夷兵二百餘名。連前到九隻。共計十一隻。並無動靜。該國副水師兵頭尊士。於十二月十三日赴粵後。嚐嚕嘶本有即日亦去之說。後因染患目疾。先遣繙譯喴唆嗎代往。於十二月三十日。駕坐送信輪船出口。並據探明前報該夷停泊中華及左近屬國洋面大小火輪船四十九隻內。已到上海十一隻外。其餘三十八隻。俱已駛抵香港。及廣東福建浙江洋面。該夷又在香港。招漢奸一千名。隨往天津。以便挑運行李糧食。現已招得五百人。又咈夷有兵船十九隻。現在安南。尚有五隻已到廣東。咈夷副公使梅爾登。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前赴甯波。瀕行曾至蘇松太道署告辭。據稱往返不過旬餘。如有應議之事。俟該夷返棹再商。該夷與喴唆嗎先後駛離上海。究竟是否實係前往甯波廣東。是否如期返棹。若合若離。行蹤詭祕。無從探確。嚐嚕嘶屢有攔阻漕船放洋之議。擬以兵船阻我出口。上海華夷各商。紛紛傳說。眾口僉同。其時頭批米船。雖已將次放洋。而情勢洶洶。能否平安出口。尚未可必。臣一得此信。即會同撫臣徐有壬。飛飭

吳煦等。密囑華商向夷商妥為開導。告以爾等離家數萬里。將本求利。設中華漕米稍有阻滯。必致先從上海閉關絕好。爾等運來之貨。即無從銷售。內地之貨。亦不准轉運來口。我們兩國商人。皆無買賣可做。必致絕爾我生理。華商以此轉告夷商。該夷商咸以為然。密告華商云。嚐嚕嘶之未經撤回。不過全其體面。實已無甚大權。必待該夷兵頭嘌嘶以到後。始定如何辦法。現在上海兵船不多。伊等情願力阻嚐嚕嘶。不可造次。嚐嚕嘶前既辦理不善。此番或可不再執拗等語。嚐嚕嘶始猶以阻運為策之至善者。迨經華夷各商往返辯論。喻以利害。嚐嚕嘶知眾怒難犯。

不敢堅執阻漕之議。頭批海運漕米。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得以陸續放洋。並無阻滯。現在上海所僱沙衛等船。約計足敷江浙兩省漕運之用。惟視天氣暢晴。並無風雨阻滯。則趕緊兑運。月內可以藏事。一經全數放洋。沙衛等船喫水不深。沿邊淺水內洋。為夷船所不能到。沙衛等船隨處皆可駛避。縱不能因時抵津驗收。亦不過耽延時日。盤剝蒸變。糜費折耗而已。尚不致束手無策。即使不能全數放洋。而頭批已去。民心即定。此實仰賴皇上鴻福。非臣始願所能計及也。江甯藩司薛焕。馳回蘇省。已於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印任事。駐紮常州。隨時商辦一切。並密咨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隸總督臣恆福。查照。一面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督飭薛焕。吳煦等。查探確情。如有動靜。或有可乘之機。即飭薛焕。以他事為由。星夜馳往上海。察看情形。酌量辦理。

硃批。覽奏均悉。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初十日奉上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等因。欽此。奴才伏查前項馬匹。原令各該總管限於開印以前報齊。昨復專劄飭催。擬派各該羣值年主事。屆期出口。詳加挑選。於正月二十三四兩日。分起進口。以備送往在案。茲奉諭旨。毋庸解赴天津。著即徑行解京。自應欽遵。即於原定日期。派員解京交納。其另選膘壯馬一千匹備調之處。亦已嚴切劄交。至於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計其奉文轉傳該盟長所屬各處。挑備齊全。程途非近。來口報到。尚需時日。容奴才悉心籌畫。另行奏明請旨遵辦。

硃批。知道了。

戊子。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初十日奉上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等因。欽此。奴才當經恭錄察哈爾備調官兵一節。傳知那瑪善等。加意操練。聽候調遣。並將送京馬匹。限日進口。西林郭勒官兵一項。另行籌畫。一切奏蒙聖鑒在案。連日詳覈此項官兵。自應先以紮營地方。駝馬得近水草。官兵便於覓食為要。經費繼之。察驗操練照料之員又繼之。查察哈爾兩翼齊集之處。距口雖近。而現經屯兵已久。其日用柴薪等項。早已由近及遠。勢難多立營盤。慮滋爭執。口分一項。現辦齊集。從減盤費。勸捐已形不逮。不惟兩項體例或殊。且慮同時並捐。難期應手。一經不濟。關繫

匪輕。察驗操練照料之人。口內雖有協領三員。官階較大。而其內通曉蒙古言語文字者。只有舒都爾古一員。兼司辦事。勢難常川差去。茲查西林郭勒部落在察哈爾正藍旗東北。直達鑲黃旗游牧。其所屬之阿巴噶扎薩克旗。即與正藍旗及多倫諾爾廳連界。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久歷戎行。現雖腰腳有疾。不克出師。而其在旗辦事。循聲頗著。若使前項官兵紮營該旗水草處所。令其照料一切。查看操練。可期得法。該處既與多倫諾爾廳相近。其官兵口糧。即可在該廳集市購買。其應需經費。請由該廳稅務等款撥發。統歸直隸報銷。惟其地勢偏東。距張家口尚

有八站。若須離口相近。則令其在鑲黃旗南界以內。不傍民地之處。尋覓水草。亦可安營。其官兵口糧。即可來口購買。其應需經費。請由張家口稅務監督衙門撥發。由衙門報銷。仍派珠克都爾帕木帶領隨員。前往照料操練。計程離口兩站。以上二處。均於人馬食用。及撥發口分較近。應如何辦理。便於調取之處。伏候

聖裁。並請

飭下戶部。查明定例。各盟奉調官員。日支口分若干。是否分別品級。兵丁日支口分若干。餘兵是否一體支領。先期通行。以免遲誤錯外。至於派往照料之官員等。應支盤費。若駐藍旗。該總管等缺毋庸出署。即可免發。若駐黃旗。擬即比照現辦齊集日支口分數目。仍由現辦捐輸項下給發。以示區別而免牽混。該官兵所帶器械。能否俱屬利用。到時查明。與操練應需之鉛丸火藥等項。屆期再行奏明辦理。至該盟應交馬一千匹。報到之時。嚴實查收。另牽牧放聽調。

諭軍機大臣等。據慶昀奏。籌擬西林郭勒備調官兵紮營地方。擬派查驗操練之員。並請撥應需口分等項。請旨遵辦一摺。前諭令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在察哈爾擇地駐紮。西林郭勒所屬之阿巴噶扎薩克旗。既與正藍旗及多倫諾爾廳相近。此項官兵。著即在正藍旗地方駐紮。並可就近由多

倫諾爾廳購買口糧。即派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妥為照料。認真操練。查驗軍裝器械。務令一律整齊。遇有調遣。即行迅速馳往。毋誤事機。其應需經費。著即由多倫諾爾廳稅務項下酌量撥給。統歸直隸報銷。所有西林郭勒備調官兵。應需口分。已飭戶部查明定例。應如何支給之處。咨明慶昀。以憑支放可也。

密雲副都統玻崇武奏。竊奴才前於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諭令玻崇武。於密雲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調等因。欽此。奴才當將遵奉前

旨。揀選精壯官十二員。兵五百名。辦事官一員。貼寫兵六名。並添
派官二員。及應用軍裝器械等項。業已一律配齊。仍飭協
領恩成。務於驚蟄以前。馳抵天津。聽候調遣之處。曾經恭
摺奏
聞在案。茲屆驚蟄期近。奴才謹遵前
旨。飭令協領恩成。管帶官兵。於正月二十六日作為一起。前赴天
津海口防所。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己丑。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再本年正月十九日。奴才接准
庫倫辦事大臣咨稱。現准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文稱。今

有該夷使臣哲依法羅特一員。兵二名。因與在京之俄囉
斯伊格那提業幅。遞送密要公文。於正月十一日。行抵庫
倫。十二日由庫倫出派蒙古協理台吉多爾濟扎普一員。
伴送北程。按照章程。由賽爾烏蘇接替送口等因。咨行前
來。奴才當經飛飭張家口管站部員。並照會前途地方官。遵
辦去後。即於是日據報。該俄囉斯官一員。兵一名。亦已進
口。詢係尚有跟隨該夷行李之夷兵一名。未能同到。當由
張家口管站部員。出派該管蒙古參領達米林扎普等。於
二十日。護送起程進京。在後跟隨行李之夷兵一名。俟其
到時。再行照案辦理。

硃批。知道了。

庚寅。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夷人。占踞將軍等衙署。設立𠸄咈總
局。不准地方官抽收釐金。城內奸細極多。官之動靜。夷能周知。
夷之情形。官難測探。勞崇光大有孤立之患。請飭巡撫耆齡速
即赴任。擇要駐紮外郡。以相控制等語。前因夷情詭譎。曾經諭
令耆齡於行抵粵境後。即派妥員入城。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勸
匪為名。帶印出省。儻勞崇光未能抽身。即留該撫在外調度。以
免該夷挾制。本日據耆齡奏病體痊愈。業由江西起程。不日即
可抵粵。此時𠸄咈兩夷。志在報復。廣東夷人。於該督撫等自必

嚴為防範。儻徑行入城。必致為所挾制。著耆齡於到粵後。酌度
地勢。駐紮外郡。與勞崇光互為援應。至𠸄咈離合情形。及調兵
數目。雖經勞崇光探報。仍恐限於見聞。且因現處城內。或恐文
報為夷人所見。有難於盡言之處。即著耆齡詳細查探。隨時密
奏。原奏片著鈔給閱看。

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參贊大臣法福禮奏。現據派管夷圈
之記名副都統用伊犁協領哈布齊賢等稟稱。曾與俄酋
匡蘇勒官固公晤接。談及本年夏間。𠸄夷船隻。在大沽海
口。被礮轟擊。沈壞多隻。並殲斃𠸄兵多名。該匡蘇勒官備
悉其事。並據稱大沽一役。不但𠸄夷敗衂。其中並有咈

暎咭唎兵船受傷者亦復不少近接其本國文報探知暎咭唎現約咈囒哂調兵修船預備明年二三月間連兵入犯仍赴天津以圖報復為今之計貴國除防範外莫若先發制人派兵徑攻印度地方最為上策緣印度為暎屬膏腴之壤要害之區雖有暎兵駐守然該處之人疾暎如仇久思背叛實屬有釁可乘貴國雲南西藏等處均有間道可通印度如能由兩處進兵一面遴派能人暗往印度約為內應自當望風披靡萬一攻取其地足為貴國致富之源即或不然亦可藉此聲勢使彼畏首畏尾牽其內顧或可從此息兵等語由該協領等據情面禀可否嚴奏前來奴才等伏查暎夷兵船此番挫敗實釁由自取以彼桀驁成性將復逞其跳梁亦屬意中之事所有該匡蘇勒官聲稱暎咈二夷調兵修船約期入寇等語雖聞風傳說未必竟屬無稽而未雨綢繆自應預防有備事關夷釁邊情究難懸揣其確耗而易言入耳奴才等未敢壅於

上聞為此恭摺據實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目下津沽有備實不慮其報復果能悔過求和天朝向以信義為主斷不以黷武佳兵為勝亦不以開闢要荒為務也此等語意可作為該協佐之意隨便向該夷官傳述以杜該夷輕視

中國之念

扎拉芬泰等又奏稱奴才等接閱邸鈔藉悉本年夏間暎夷船隻闖入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稟承

廟算布置得宜該夷大受懲創洵足彰

天討而快人心遠徼傳聞咸深頌慶茲據派管夷圍委員等稟稱曾與俄夷匡蘇勒官因公接見談及大沽一役彼亦懾我兵威並據聲稱探聞暎咭唎現與咈囒哂調兵修船復謀內犯請由雲南西藏等處間道進兵徑攻印度等情現經奴才等另摺奏陳

聖鑒在案而奴才等於此復以其說反覆熟籌竊取

本朝掌故及夷務之散見他書與夫曩年海疆月報即其確有可憑者參稽而互證之似於各夷情狀有畧悉其端倪者查俄夷匡蘇勒官久駐京城熟悉華夷情事所稱暎夷將圖報復其事必非無因即出師印度以攻其所必救亦未始非制敵之方至暎夷稅斂之暴征印度人心之思亂所言均屬不誣是該匡蘇勒官之代為我謀者未嘗非是而其言外之意積慮所存則取巧實甚然事機之發端自彼開而操縱之宜柄自我握似不妨將計就計以我用夷而即以夷攻夷蓋彼方欲以漁人自居坐享其利即乘其機以利動之而使彼為鷸蚌我俟其相持也乃得以逸待

勞。而徐收外攘內安之效。請臚舉其說。為我
皇上敬陳之。竊謂中國之馭外夷也。其術有二。或投其所欲以為餌。或扼其所忌以為鉗。其要則在洞識夷情。善藏其用而已。就目前論之。俄夷與我久睦。且我之所以待彼者。優款有加。諒可無虞他變。暎夷與我積釁。必我之所以制彼者。窺要巻中。乃能徐歸就撫。他如咪唎㗉使臣業已遵赴北塘。互換和約。至咈囒哂於我本無深嫌。而與暎夷則有夙恨。近因兩廣督臣措置乖方。故暎夷得而乘之。嗾為黨與。是其連兵入寇。未必出於本懷。其大較也。芬亦知天津海口。辦理善後事宜。守備已極周密。蠢茲小醜。何虞跳梁。第

念吳粵浙閩航天萬里。洋面處處可通。則夷船處處可到。夷船處處可到。則海口處處須防。設令海警飈忽。出沒無常。未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至今而籌制夷之策。當不僅如昔人所云。寇從海上來。亦從海上禦之而已。考印度地方。其處有五。均屬古天竺國。地稱膏腴。為西洋最。近年始為暎夷所併。每歲關税所入。以千萬計。暎夷恃此日益富強。而俄夷亦因之垂涎不置。當道光中。俄夷嘗以兵爭韃韃里之地。始取巴社。繼取機注。又繼取木哈臘。以圖進攻印度。暎夷力拒。血戰連年。後雖講解罷兵。而外合中離。窺伺如故。並使人陰習印度語言法律。又暗購木哈臘人。為

其探刺。蓋其心未嘗忘印度云。此俄囉斯之往事。與其隱衷。似可歆動之以為我用者也。又後藏西南有廓爾喀者。自臣服以來。極形恭順。國鄰印度。勢實逼處。先是乾隆年間。我師進征其地。暎夷曾遣所屬兵船。偪其邊境。迨道光二十年。暎夷犯順。廓爾喀遣使赴藏。自願率兵往攻印度。彼時駐藏大臣不省所謂。頓以外夷相攻。向不過問卻之。坐失機宜。論者深惜。蓋暎屬印度。與廓爾喀接壤。且搆兵世讐。故我征廓。則暎夷乘之。我攻暎。則廓夷亦願助之。此又廓爾喀之情形。與其夙志。似可獎諭之以為我用者也。其他近鄰俄囉斯之西洋各國。若咪唎㗉等。近鄰廓爾喀

之西南諸夷。若越南緬甸等國。現與我睦。而夙與暎讐。皆可長駕遠馭。因勢而利導之。在當事者之善為驅策耳。所謂投所欲以為餌者此也。再查滇省藏地。均有間道徑通印度。相距尚不甚遠。若非時值多艱。本不難徑提一旅之師。聲罪致討。以扼其吭而擣其虛。即不有其地。而以歸俄夷。亦足以彰撻伐。惟是揆諸時勢。力有未逮。不得已而思其次。莫如慫恿俄夷。率偏師以攻印度之東南。嘉獎廓夷。出奇兵以搗印度之西北。彼暎夷者。讐釁四結。兵端一開。聞風響應者。更不知凡幾。當此外侮交攻。內難竊發。虜縱崛強。其能支四面敵哉。在中國不發一兵。不費一餉。但乘

其時。閉互市以窘之。杜接濟禁茶黃以困之。無論其自救不遑。斷難逞忿氣於他境。勢必叩關求款。永遵約束。至是始與訂盟。然後和議可成。而夷患可息。所謂扼所忌以為鉗者此也。顧或者謂。

天朝無借助外夷之理。奴才竊以為不然。彼史冊所垂。遠在異代者。姑勿具論。謹考

國初近事。嘗調荷蘭之夾板船。以平臺灣矣。又嘗徵西洋南懷仁。造火藥以勦叛藩矣。徼外洋以靖內寇。載在冊府。具有明徵。正有合於王者守在四夷之義。今俄夷之覬覦久存。廓夷之譬隙夙結。請迎其機而順導之。畀其志而振興之。尤非求助者所可同年而語。況暎夷罪惡貫盈。為中外所切齒。以彼桀驁成性。顯撫之則鴟喙彌張。隱燮之則狐疑生畏。溯查道光年間。粵東初申海禁。絕其通商。適值俄羅斯學生赴京換班。已自該國比革爾起程矣。彼時互市諸夷。有傳言俄國使臣。將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進攻印度者。暎夷聞而懼甚。事詳澳門探報。其情已可概知。今俄夷與我倍睦於前。且有公使駐京。形蹤所招。尤易淆彼視聽。即使俄夷猶豫。不即出兵。然聲勢一張。虛實互用。亦足牽其顧慮。而阻其猖狂。事固有可以先聲奪者。則外駐於所疑。而中怯於所畏故也。抑奴才更有請者。東南一帶。賊氛

未熄。奴才鰓鰓過慮。尤恐內賊外夷。互相摻結。聲息暗通。或至表裏為奸。為患滋甚。此等鬼蜮伎倆。隱於無形。尤屬難於覺察。欲杜其漸。豈惟暎夷。凡有番船可通。均係奸數所集。則海口者實為內外交通之鍵。而漢奸者又內外句串之囮也。現聞賊蹤多近海岸。何以嚴持其鍵。官司有稽伏之鉤。何以痛絕其囮。宵小無潛通之綫。此則外攘之本。先籌內安。責在地方大吏。各矢血誠。毋涉紛煩。毋分畛域。以期潛消反側。弭患未萌。

硃批。所奏實為詳悉。汝之注意。正為該夷所愚。前摺已批示矣。此摺未盡情形。寄諭汝知。另有旨。

札拉芬泰等又奏。再奴才等先後接准明誼來咨。知本年應交俄夷茶觔。已由晉省委員分起解到塔爾巴哈台。該夷酋始則多方挑剔。繼經理諭。隨將茶一千五百箱照額收訖。出具收領夷字備案。其格外寬備茶五十箱。本年並未動用。該大臣擬即發給商人。將來或照式呈繳茶觔。或照上年茶價折交銀兩。統俟臨時是否需用。聽示遵行等因。咨會前來。奴才等查該大臣暫將寬備茶箱。發商出售。係因茶質嬌嫩。易致霉變。不得不通融辦理。即與該酋少予留難。亦為夷性貪求。藉圖撙節起見。奴才等竊意此項茶觔。俟來歲續付茶一千五百箱。通計應交茶額。業已全數交清。

所有原議貼補一款。即可完結。永斷葛藤。至下屆解交夷茶。如或稍有水湮。以及木箱繩索數目分兩。少有參差。長途轉運。誠難保其必無。芬等仰體聖主懷柔遠人。寬為預備之至意。俟下屆交付夷茶。如該夷酋仍有藉端爭論之處。擬囑該大臣臨時察看情形。即在餘存茶箱額內。酌量撥補。若第只圖小利。不妨稍示大方。緣巨案彌縫。已將結局。似此爭計錙銖。其細已甚。不值與之瑣瑣較量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札拉芬泰奏。探悉夷情。請乘機扼要。以資牽制一摺。覽奏均悉。據俄酋匡蘇勒。與伊犁協領哈布齊賢等談及。以㖷夷欲赴津報復。莫若派兵徑攻印度地方。或可牽其內顧。而從此息兵。該將軍探悉夷情。臚陳大略。亦以為機有可乘。因請慫恿俄夷。率偏師以攻印度之東南。嘉獎廓夷。出奇兵以擾印度之西北。並請密諭理藩院。派員曉諭俄使。一面檄調廓夷各等語。所奏係為夷務大局起見。言之實為詳悉。惟該將軍在外已久。於現在所辦夷務情形。尚未能深悉。如所稱俄夷與我倍睦於前。不知現在俄夷駐京公使伊格那提業福。屢次行文。欲於吉林所屬地方。強分界址一節。嘵嘵置辯。其心貪屬叵測。並非因有人駐京。較前更為和睦。況俄㖷咈三國。本屬通同一氣。籌攻印度之舉。不但無此兵力。即能取勝。而其地仍為

俄國所有。中國不能享其利。且中國若發此言。恐俄夷先送信於㖷夷。以為構釁。是我所注意者。正為該夷所愚也。廓爾喀國小而貧。久本臣服於㖷夷。今欲借其力以攻印度。彼必不敢得罪於㖷夷。徒開其要挾誅求之釁。亦屬無益。而有損。著札拉芬泰密諭該協領等。不必與匡蘇勒官再提此事。儻該匡蘇勒官自行提起。可囑該協領告以天朝撫馭外國。向以信義為重。斷不暗用機謀。致開兵釁。至現在天津有備。實不慮其報復。毋使該夷有輕視中國之心。此旨密寄該將軍閱看。不得令該處人等知之。以防洩漏。是為至要。另片奏應交俄夷茶觔。寬備之五十箱。如下屆交付時。夷人藉端爭論。請飭酌量撥補等語。前據明誼奏。已將此項茶箱。發給商人售賣。明年如需用茶。該商人肯照數備辦。如茶已數用。情願按箱交銀。業已准其所請。著毋庸另議。

吉林將軍景淳。署船廠副都統祿椎奏。芬等於本年正月初二日。准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照。具奏山海關防堵之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裁汰疲乏。更換精壯。以期得力。吉林應換委營總委參領各一員。兵丁一百二十名。務於本年驚蟄以前。管帶到防。再令疲病官兵撤回等因前來。芬等查吉林通省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自軍興以來。連官兵西丹奉調十餘

次。共計一萬七百餘名。存營之兵。不數差遣。所剩餘丁。又復無多。現值俄夷侵擾。邊陲守禦。在在需人。而各項差徭。尚倍形竭蹶。第思防海防邊。同關緊要。且此次撤換無幾。尚可勉强選拔。儻或再遇更調。實無可挑撥。奴才等現由吉林烏拉。揀派技藝嫻熟。年力精壯。一百二十名。每兵二名。合帶跟役一名。遴委曾歷戎行之佐領那斯洪阿。委為營總。驍騎校永廉。委為參領。配齊軍火器械鞍轡。作為一起。定於正月二十二日。由省起程。前赴山海關防所聽遣。應需整裝銀兩。仍照前辦成案。酌借本身俸餉接濟。該官兵等。均無馬匹。俟到防後。由統兵大臣酌量撥給。其前途公館飯食。已咨備辦。並嚴飭該官兵等。星馳行走。不准遲誤。

硃批。知道了。

辛卯。熱河都統常清奏。奴才於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等因。欽此。查前次奉調官兵五百名。現定於正月二十六。二十九。二月初二等日。分作三起起程。由協領尚那布統帶。前赴天津防所。計於驚蟄以前。均可到齊。茲又欽奉

諭旨。飭令再行挑選官兵五百名。聽候調遣。奴才遵即傳集八旗官員兵丁。親赴教場。逐加遴選。擇其年力强壯者。挑備精兵

五百名。並於各官內選。得協領兼前鋒翼長瑞興。擬為營總。統帶。佐領前鋒章京常禧等二員。擬為副營總。防禦常善。驍騎校穆濟勒恩等十員。作為帶領章京。共派官十三員。當經諄飭該協領等。將挑備兵丁。配齊軍裝器械。勤加操練。務使一律嫻熟。一經奉調。即可迅速啟程。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壬辰。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奴才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夷乘隙焼燬卡房一摺。該夷蓄心侵占。已非一日。特普欽擬派官兵。常川駐守。尚恐難資抵禦。黑龍江之鄂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其人最為勇悍。務當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等因。欽此。奴才等伏查鄂倫春一項人等。向分五路。有庫瑪爾畢喇爾並墨凌阿鄂倫春雅法罕鄂倫春等項名目。統歸布特哈總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龍江右岸一帶山野。以捕獵為生。插木為屋。帳以牲畜皮張。游行露處。並無一定駐址。每年秋後。攜帶口糧。前往黑龍江左岸外興安嶺以內。捕打進貢貂皮。至次年春間。仍回黑龍江右岸捕牲為業。此項牲丁。槍技精純。步履趫捷。本屬勇悍。第體性生野。罔知禮義。果藉其力。良可為用。設有句結。亦甚堪虞。且按時前往江左捕獵。與俄夷界址切近。誠如

聖諭。務當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方為妥善。奕特普欽於到任之初。曾經劄行布特哈總管等。派員清查。防其句結。設法收羅去後。嗣據詳報。分路派差清查。並無句結情事。惟現值捕打貢皮之際。若遽撤歸江右。不惟進貢貂皮。恐有缺欠。且常團聚。必須月給口糧。方與伊等生計無礙。否則一時呼應不齊等情。稟覆前來。奕等詳覈此項牲丁。九年冬季。業經外出捕獵。轉瞬春融。即應交差。未便拘回。致虧正課。復經密派熟諳語言之副管通格。佐領西勒博善等。前往逐加曉諭。復查。正在辦理防範之際。恭奉諭旨。奕等遵即再行遴派妥員。會同該總管等。悉心籌辦。擬於本

年春季交差之後。即將此項牲丁等。收羅團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然既須其力。必預籌其資。勢不能不少增繁費。至應如何籌擬津貼。酌給口糧。俾其安業。不至任意外出。而免夷人籠絡。奕等再當詳議章程。奏明辦理。再查此項牲丁。歲有增減。每年進貢貂皮。覈其丁數。約共五六百張不等。仍分別等第。由京發領賞價。本年秋後。如果俄夷安靜。自應一切循舊辦理。若仍須團聚。其下年應補進貢貂皮。除布特哈索倫達呼爾八旗官兵牲丁照例補進外。此項鄂倫春牲丁。應進貢皮五百餘張。合無仰懇天恩。暫免交納。俟夷務稍靖。再行照例補進。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恃強。境毀烏蘇晉牡丹卡房。恐其復來肆擾。諭令特普欽收羅鄂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之人。使為我用。以資抵禦。茲據特普欽等奏。查明鄂倫春一項人等。向分五路。有庫瑪爾畢喇爾並墨淩阿鄂倫春等項名目。統歸布特哈總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龍江右岸一帶山野。以捕獵為生。每年秋後。往黑龍江左岸外興安嶺以內。捕打進貢貂皮。至次年春間。仍回黑龍江右岸。捕牲為業。特普欽等先擬設法收羅。迭加防範。因此項牲丁。已於九年冬季。外出捕獵。春融即應交差。未便拘回虧課。此次接奉寄諭。又派委員會同前派往之副管通格等籌辦。擬於本年春季交差之後。即將此項牲丁收羅團

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各等語。所籌俱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其應如何酌給口糧。俾其安業。不至任意游行。以受夷人籠絡之處。並著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至鄂倫春牲丁每年進貢貂皮五百張。本年秋後。如果夷情緊急。仍須團聚。所有應補進貢貂皮。著即免其交納。俟夷務稍平。再行照例補進。

特普欽等又奏。奕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諭。特普欽等奏俄夷復行拆毀卡房各摺件。覽奏均悉。等因。欽此。伏查該夷倚眾恃強。復行拆毀卡房。奕等未能計出萬全。咨飭該處守卡弁兵。阻其妄為。仰蒙

聖訓俯賜矜全。諒其一時難與爭執。奴才等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愧悚之至。且左岸屯地。既被其占踞。誠如聖訓。恐得步進步。以次擾及右岸。豈可任夷蹤闌入。查前據黑龍江城署副都統協領愛紳泰詳報。遵劄籌議團練章程。將江左所有旗屯。挑選精壯閒散西丹一千三百七十七名。擇其心地明白者。每十家約立戶長一名。共揀放戶長八十九名。俾之守望相助。以防該夷有搶取糧食等事。奴才等業經奏明在案。嗣據詳報。現將江右各屯。亦挑選閒散西丹一千七百七十一名。揀放戶長一百五十四名。一體團練。並恐散居各戶。有推諉不齊之處。復於江之左右。酌量

遠近。分為四段。添放百戶總長四名。以一統攝而便呼應。並於城中住戶。挑選閒散西丹二百九十三名。暨勸令街市鋪戶商民一百八十四名。各置刀矛鳥槍。一同設備。又設總管官房十所。各派官一員。總司經理。教習管束。連備調之養育兵二百八十五名。統計城鄉團練人數三千七百餘名。遇有緩急。足資聯絡。曾經密為試演。聚集一次。尚屬踴躍整齊。隨令各歸各處。常川團練。以壯聲威。而期應用各等情。續報前來。現在將屆春融。如該夷果在吉林地界受創。回至黑龍江有滋擾情事。即當欽遵諭旨。嚴行拒守。斷難任其宄狡。儻其安靜回歸。亦不可自我開釁。

密飭各屬遵辦去訖。至前據探報。木酋有欲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莫阿達河等處操兵之語。奴才等當經一面奏聞。一面分飭各屬。詳查確探。嗣據呼倫貝爾總管等呈報。附近地方。並無莫阿達河名目。該夷詭詐多端。語言無定。未必非故為恐嚇之詞。冀圖搖惑。然亦不能不嚴加防範。現復嚴飭分探。如果該酋實有在彼之信。自應欽遵諭旨。設法攔阻。仍令屯戶居民。作為不依。併力抗拒。以杜其窺伺之謀。斷不敢稍涉疏忽。

硃批。知道了。

甲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奴才僧格林沁跪聆訓示後。於十七日出京。二十二日。與增慶同抵山海關。奴才恆福已於二十日抵關。奴才等當即帶同增慶。格繃額。成保。關內關外。及沿海一帶。周歷履勘。臨榆縣城。周圍八里餘。東西二面。各有羅城一道。城之東西。為通衢大路。北面距山六里。南面距海十里。縣城及東羅城。多已坍塌。間有完整之處。惟西羅城全行坍塌。並無完整處所。東羅城南北與邊牆相連。北邊牆至山。計長六里。南邊牆至海。計長十里。邊牆為關內關外界限。現已坍塌數十段。行人俱可往來。附近

邊牆。向有南北翼城二座。南翼城內。係本翼四旗駐防官兵營房。此城建於山坡之上。距縣城僅止里許。而地勢高於縣城數丈。為臨海第一險要之地。若被敵人占踞。城上斷難抵禦。惟周圍牆垣。均已倒塌。若照舊修整。非但無此鉅款。且亦趕辦不及。地處山坡。一丈以下。即有堅石。又不能環繞挑挖濠塹。奴才等現在熟思妥計。於無可布置之中。詳籌布置之法。總須扼守險要。不使敵人占踞。其縣城及東西羅城守禦之法。惟有挑挖護城環濠。並於西面人烟較多之處。亦須挑濠築壘。以資守衛。已於二十六日開工。惟此處地勢較他處不同。高低不等。遍地皆係石子活沙。挑挖誠為不易。且此處民人。向不習於工作。須往他處招募。工程較大。並須置備器具。恐所費不貲。奴才等公同商酌。勸令紳民捐資襄辦。能否有效。難以豫定。現已飭派通永道德椿。永平府知府博多宏武。傳集紳商。設法勸諭。至山海關一帶。共計馬步官兵六千餘名。惟兵分勢單。轉難得力。所有沿海小口岸駐紮之馬隊。應即撤回。擬於關外威遠城左邊。駐紮馬隊一千四百名。分作三營。關內文勝庵迪北。駐紮馬隊一千四百名。分作三營。南翼城內。駐紮宣化步隊一千名。本處滿營綠營官兵。約計千餘名。續調之宣化通永官兵一千名。分守縣城。及東西羅城。仍恐兵數

較單。現有練勇八百名。臨時協同守城。以壯聲威。如此分撥布置。防守似稍嚴密。一俟冰泮。各起馬隊。於沿海各口岸。及附近海邊。多設哨探。以期互相聯絡。聲氣相通。至天津護城環濠。據運司崇厚稟報。已於二十六日開工。奴才恆福拜摺後。即赴天津督催。趕緊挑挖。奴才僧格林沁。暫駐山海關。俟布置一切。辦有就緒。再行前往大沽海口。所有奴才等。查看山海關地勢。酌擬布置情形。謹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竊本年山西解到貼補夷茶。經奴才委員會同解員等。責令茶商交付。該茶商當將領出官運茶一千五百箱。逐次交付清楚。因該夷酋以此次木箱繩索較重。希圖補給觔稱。未肯即出收足字樣。奴才當諭委員。必須責成茶商。再與較量。但要正茶無虧。催令該夷出具收據。委員等復飭茶商。前往夷圈。將茶色觔稱。及上年交付折算各情。與之細論。往返數次。據商人稟稱。敖對此次所交之茶。不但無虧。且有贏餘。該夷覈算。任意欺詐。又藉詞此事我不擅專。須稟明我國上司錫畢爾衙門。如准照你們覈算。方敢應允。商人等云。現已算明無虧。無論有無贏餘。你儘可出具收據。以便我處稟明具奏。該夷

官旋迤欣然出具收清茶箱字據。呈遞前來。奴才隨飭委員。仍須將交過確實觔稱。令茶商隨後與之算清。以免葛藤。若夷人再有返悔。惟該商等是問。斷不准復領備茶。各商情願具結存案。當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將正茶無虧取具夷官收結各情。恭摺奏祈

聖鑒。嗣復屢飭茶商。到圍覈算。於十二月初五日。該夷酋約同委員。並茶商等。面商。言前議茶觔。已接我們上司回信。准照你們所覈觔稱折算。遂將逐次交過茶箱觔稱。一一覈對。查照原付之一千五百箱。按上年議定夷稱觔數。共應付給該夷連皮茶一十六萬六千五百零七觔半。除去包皮

箱索四萬六千五百零七觔半。實應交付淨茶一十二萬觔。按照箱數。應付給一千四百三十一箱。已敷應給該夷一千五百箱之數。緣原來木箱輕重。不能畫一。議定將包皮觔兩。從輕覈算。則淨茶觔兩加增。致得盈餘茶六十九箱。內除開驗受溼茶二箱不計外。實盈餘茶六十七箱。該夷情願找還。經委員同茶商。呈請交還前來。奴才復查無異。且並無抑勒情事。除飭糧廳音登阿暫收官所。小心存放外。奴才伏思現存本年備茶五十箱。又加此項餘茶。共一百一十餘箱。明年山西解辦正備茶箱。若只運一千四百五十箱。搭上本年現存之茶。已敷與原奏

諭旨。每年解運正備茶數有贏。似可酌量減運。稍節採運之費。前奴才於昨明後。已於十二月初十日。先將復算節省茶數。備文分咨綏遠城將軍成凱。山西巡撫英桂。查照。合無請

旨。飭知綏遠城將軍。山西巡撫。於明年備辦之茶。減數購運一千四百五十箱。如期解到。以願約期而完尾案。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貼補夷茶。覈有贏餘。將本年應運茶觔減數運解一摺。上年貼補俄夷茶觔。前據明誼奏稱。有備茶五十箱。未經動用。本日復據明誼奏稱。所有應交俄夷茶斤。計共付給一千四百三十一箱。除去包皮箱索外。已符十二萬觔之數。餘茶六十九箱。除受溼之二箱不計外。實餘茶六十七箱。併未

用之備茶五十箱。共餘茶一百十七箱。本年備辦茶觔。請飭購運一千四百五十箱。以完尾案等語。此項貼補茶觔。既經明誼節省餘存一百餘箱。所有本年應解正備茶箱。即著成凱。英桂飭屬共購茶一千四百五十箱。如期解往。其成色觔兩。務須按照上年所購各箱備辦。不得以上次算有贏餘。稍涉草率偷減。轉致不敷應用。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二十八日。接貴使臣咨文。以疊次行文本處。並未據情代奏。並稱春融以後。有兵船前來北塘。懇為送信等語。應將貴使臣所

總各條。分別咨覆。如來文內所稱陸路通商一節查通商
處所。以天津和約為憑。除恰克圖。伊犂。塔爾巴哈台。已與
貴國通商外。餘如庫倫張家口等處。不但天津和約內所
無。即乾隆嘉慶年間。均未准行。不應議及此條。於上年六
月十四日。曾由本處咨覆貴國使臣丕何以貴使臣尚未
知悉。再如烏蘇哩河至海口。中間處所。應分清地界。屢次
行文。並未代奏一節。查烏蘇哩河。地屬吉林。為貴國所不
到。前因奕山。誤許貴國船隻往來。是以將奕山等從嚴懲
處。此事乃屢經知照矣。至查看黑龍江之交界事宜。應由
該將軍。斟酌辦理。本處不能知其情勢。礙難懸定。曾於上

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三等日。歷次行文貴國使臣查
照。何竟置若不聞。殊不可解。再如兵船前來。總為送信一
節。查天津和約第二條內載。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或由
北塘來京。沿途照料。此係指遇有要事。使臣奉命來往而
言。原不過數人。亦不過暫住中國。以和好為心。是以允准。
早經
欽差大臣肅。瑞。與貴國使臣丕議定。總須海口無事。方可前來。貴
使臣亦應知悉。今值海口設防。尚恐有他國船隻。冒用貴
國旗號。前來窺探。豈能不加防備。況和約內。並未載有貴
國之兵船前來。及送信接濟之條。礙難允行。惟有據理行

事。不能謂自我起釁。總以和好為要。須至咨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咸豐十年。庚申。二月。丙申。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
府尹景霖奏。田莊臺設防。需用浩繁。籌餉維艱。查
盛京部庫。備存上年長蘆鹽政解歸欠款銀六萬兩。曾經奏
明。作為海防修工之用。此外並無另款可籌。而田莊臺兩
岸礮臺營牆。均須加高培厚。以及河內設伏。並在防官弁
兵丁。按月口糧。通盤覈計。約需銀十數萬兩。奴才等再四籌
思。惟於設防戒備之中。不能不酌量緩急。擇要辦理。如因
田莊臺兩岸。原設礮臺營壘。奏准加高培厚。稍資捍禦。此

係必需之工。其河內設伏。聞天津所用木筏鐵鍊。奴才等詳
細講求。製造需時。工費浩大。無此鉅款。勢不易修。且田莊
臺河面二里許之寬。亦難施用。至奉省官兵。河海各城均
派防堵。內城原設兵五千餘名。除邊外坐卡各路緝捕等
項差遣外。僅存守城兵二千餘名。原擬挑備二千名。帶赴
田莊臺防堵。第覈計經費。部庫僅存銀六萬兩。除培修礮
臺一切工費動用外。僅存銀三萬餘兩。若令官兵二千名
全數到防。約計兵餉。僅敷三箇月支放。奴才等悉心籌商。奉
省地氣高寒。本年節令較晚。約須三月初旬。始能水泮。現
擬由內城挑選精兵一千五百名。先撥一千名。赴臺防堵。

下餘五百名。作為後路應援。留省聽調。並於附近田莊臺
之遼陽牛莊蓋州各城。挑備官兵五百名。均在該城聽候。
遇有警報。再行就近飛調。即在礮子房立料大小潮溝一
帶。擇要設伏。以上內外城備調兵一千名。暫緩到防。以節
糜費。其先由內城調撥兵一千名。派協領雙成。喜安等。
統帶。定於二月十六日。分起陸續啟行。赴田莊臺兩岸駐
紮。並由捷捕營。挑選馬隊兵二百名。共馬步隊官兵一千
二百名。奴才玉明。一併帶領前赴防所。相度機宜。妥為布置。
至礮臺營牆。加高培厚。並布置一切工費。以及防兵口糧。
擬請即由部庫現存長蘆解款銀六萬兩項下動支。惟工

費俱已酌減。兵餉尚屬不敷。即此分別緩急。力求撙節。僅
能支持五箇月之餉。且撤防之期。遲速難以豫定。嗣後防
堵經費。需用孔殷。尚須另籌辦理。再此次防兵應給。除奴才
玉明。受
恩深重。不敢請領外。至隨辦海防文案。並修工文武官員。隨營差
委兵弁。以及在防官兵。均應照例日支廩糧。以資食用。合
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莊臺地方。情形緊要。諭令玉明等於兩岸
礮臺營壘各事宜。妥籌嚴密布置。茲據奏稱。該處兩岸礮臺營
牆。均須加高培厚。係屬必需之工。合之在防弁兵。按月口糧。需

費已覺甚鉅。原擬備調赴防之官兵二千名。勢難全令到防。擬先由內城調撥兵一千名。派協領雙成等統帶。於二月十六日。分赴田莊臺兩岸駐紮。並另挑馬隊二百名。由該將軍親自帶往。相機布置。此外備調之兵一千名。分別留於各該處。應援設伏。暫緩到防。自係因經費不敷。稍節浮糜。所籌均尚周妥。即著照所議辦理。至所稱工費俱已酌減。兵餉尚屬不敷。准其於庫存銀六萬兩內。撙節動支。除該將軍不領日支廉給外。其隨辦文案。並修工文武官員。隨營差委兵丁。以及在防官兵。每日支領廉糧。需用銀若干兩。著該將軍查明具奏。

玉明又奏。詳查田莊臺南北兩岸。雖有天津撥來大小銅

鐵礮十二尊。該處河闊岸長。仍不足以資扼守。其天津添鑄礮位。尚需時日。查上年春間。親歷各海口時。見錦州屬之丁關寨。陸路礮庫。有閒存備調之四千餘斤鐵信銅礮一尊。可以撥用。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舊設礮九尊。該處礮位較多。內有七千餘斤之鐵信銅礮一尊。可以酌撥。水師營汛口。除守口礮位三十八尊外。尚有浮多之二三百斤代攻鐵礮十三尊。可以撥用。因隸籌嚴防之際。需礮孔亟。應即移置要隘。以輔不足。隨會飭各該地方官。趁年前道路封凍。易於挽運。已將丁關寨娘娘宮水師營三處。酌撥礮位共十五尊。業由陸路。運至田莊臺防所。

硃批。知道了。

辛丑。吉林將軍景淳署船廠副都統祿椎奏。竊奴才等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景淳奏。飭辦團練。並招集攬頭。分布要隘。繪圖貼說呈覽一摺。等因。欽此。奴才等遵查蘇城。即古之雅蘭城。在吉林東南二千餘里。其地崇山峻嶺。瀕臨東海。尚有古城舊蹟。並無廬舍民居。其蘇城迤東海岸。即恰喀拉等。在彼采居。捕打為生。攬頭者。俱是昔日領票葠商。各有身家。並非無蒂無根之輩。刨夫一項。率多山左無業之徒。然現在廣為招募。恐或有前項流民。溷跡在內。俱未可知。正在訪察間。適有刨夫

徐得林。於正月二十二日。呈領腰牌。經奴才等傳見。面加諮詢。據稱。蘇城一帶。地方遼闊。山溝內素有刨夫潛居。以採捕為業。上年曾見俄夷前往履勘地勢。插立標桿而返。彼時因長官不敢驅逐。今聞廣招人夫。保護山場。儻蒙允。發給腰牌。情甘應募效勞。毋須給發器械等語。經奴才等查刨夫徐得林。熟悉山場。情詞真切。蘇城一帶。果有無業之民。具見

聖明洞鑒。燭照萬方。此項人等。既能樂為我用。應即欽遵

諭旨。寬其既往。當即發給腰牌二十面。令徐得林前往。妥為招募。以資兵力。至恰喀拉人等。雖稱被擾來投。而是否誠意。遂

難深信。奴才前已派員往查。如果來意真誠。自應酌量撫恤。留為我用。儻有別情。即行拒絕。以免貽患。至通溝者。係奉天管轄地方。在吉林西南。相距千餘里。雲山阻隔。邊隘險遠。該處向多流民。歷有年所。道光二十七年。經盛京將軍奏請查辦。並議立巡察章程。咨會吉林有案可稽。而琿春之北數百餘里。亦有地名通溝者。係屬山僻孤屯。居民無多。耕樵為業。並無外來流匪。蓋因與奉省通溝地名相同。未免傳訛耳。再奴才等。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三姓署副都統富呢揚阿。轉據烏蘇哩口委員協領祿昌等報稱。九月二十五日。有夷官魚吉幅尾封至卡倫稱。奉木酋之命。派伊將奇薩羅幅換回。十一月初六日。魚夷先令從人。散趕大小牛五十餘條。單馬爬犁六十餘張。裝載倉糧等物。於初九初十等日。帶同夷官四名。運進口內。經卡員屢次攔阻不理。十一月十七日。有海蘭泡夷官一名。來與卡員索昌會晤。云奉木酋之命。不准汝等在圖勒密南岸設卡。索昌以理辯論。該夷但云事忙而去。距於二十九日。該夷會同伯力夷官多名。率領夷從百餘。各持火槍刀劍等械。隨帶爬犁。前來逐卡。勢甚鴟張。即令夷眾燃放火槍。並將防禦舒林。佐領烏勒吉。撒拉出屋。祿昌等迫不得已。無處存身。連夜退至距卡百里之濃江地方。暫借

赫哲住房棲止。而該夷占踞卡倫。當夜有夷人十數名。在卡飲酒。直至四更方散。時有在彼偵探之兵和德。聽聞該夷醉後。有春暖我等直要進城。看他們如何攔擋之語。業知祿昌等。擬報副都統。轉咨籌辦前來。奴才等接閱之下。不勝憤懣。查俄夷侵入烏蘇哩。建房安礮。種種妄為。已屬驕橫之極。去冬復拉牲畜爬犁。裝載食糧等物進口。並敢攆逐官兵。強占卡倫。如此兇狡。日熾。尚復何所底止。當即飛飭寧古塔署副都統富新。催令佐領富新阿等。星速帶兵。變裝前赴英額嶺。俾各要隘。妥為防禦。毋任滋蔓。其烏蘇哩卡倫。地當孔道。最關緊要。今被佔移。該協領祿昌等。勢不能不暫避濃江。以為權宜之計。惟相距舊卡過遠。誠恐稽查難周。並飭祿昌等。仍於烏蘇哩附近一帶。擇地搭棚巡守。務須嚴密偵探。勿稍疏漏。奴才等。伏思該夷既云春暖進城。無論其言真偽。亟須先期豫防。現已飭派二品銜協領輯順。統帶虛銜官兵西丹共一千名。分為兩起。各派佐領一員。每起分為五札蘭。每札蘭派委官一員。虛銜官兵十名。委為委官。各管西丹十名。派已革佐領明山。幫辦防務。伯都訥醫官朱雖恩。善製大箭噴筒等物。並令隨同前往。各帶軍火器械。變裝易服。以打牲捕魚為名。不動聲色。定於二月中旬先後啟程。馳赴黑河口一帶。擇要設伏。相

機堵禦。該西丹應需衣履養贍。及官兵置裝。在防口糧鹽鉛等項。俱已籌款。寬為撥給。免致日久缺乏。並咨行各處整飭團練。以備隨時接應。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等奏。俄夷攜帶牲畜食糧。逕入烏蘇哩。強占卡倫。派員前往籌辦一摺。俄夷侵入烏蘇哩。建房安礮。種種妄為。已屬驕橫。去冬復拉牲畜。裝載食糧等物進口。茲復擅逐官兵。強占卡倫。實屬兇橫已極。惟該夷所占卡倫。距三姓遠近道里若干。並景淳等所派西丹一千名。赴黑河口一帶設伏。其地距烏蘇哩所設卡倫道里若干。並未詳細聲明。著該將軍等。繪圖貼說。詳細具奏。至剳夫徐得林。情甘應募。保護山場。毋須給發器械。實屬好義。如有罪名。亦應寬免。該將軍等。已發給腰牌二十面。令其前往招募。以助兵力。該剳夫等。既樂為我用。所招人夫。是否隨同官兵。相機勦擊。抑僅自衛山場。並著景淳等。將該剳夫。如何布置抵禦情形。照前奏攬頭設營處所。亦繪於圖內。據實具奏。俄夷既有春暖進城之說。究係何城之處。亦當詳審。如其得步進步。肆行滋擾。該西丹及剳夫等。當必與之抵禦。西丹既改裝易服。作為打牲捕魚之人。即與民團無異。屆時官為調處。使木酋知所畏忌。而又不露官為啟釁。此外仍飭各處舉行團練。以備隨時接應。是為至要。

景淳等又奏。咸豐九年七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人駛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摺等因。欽此。旋據夷官賴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駮。並將夷從屍物。解交夷目普西諾查收等情。經奴才景淳具奏。奉

上諭。據景淳等奏。夷官賴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駮等語等因。欽此。遵即飛飭嚴辦在案。嗣據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咨稱。此案前據該夷來文。有會審字樣。自當欽遵

諭旨。守候回文辦理。無如迄今日久。總無來文。以致案懸莫結。夷情驕詐。既不可自我文催。亦未便置之不理。迨至九月二十五日。會晤木酋。即向辯明。此案已死徽卜勒幅谷由自取。並非內地無故謀害。俟將兇犯訊明定罪。飭行知照等語。該酋並未提會審之言。而交夷目普西諾候辦。查奏

旨文審案件。豈容宕延。而晤木酋。既未言及會審。似應相機辦理。富呢揚阿於回任後。即會同署副都統參領巴扎那提犯審明。錄取各供。呈請覈辦。並聲明兇犯解省審勘。長途往返。恐致疏虞。將劉有等羈留候示等情。奴才查此案既據署副都統等審訊明確。自應據咨辦理。隨詳加查覈。緣劉有係直隸撫甯縣民。來至三姓謀生。與沿江居民王義會之妻高氏。認識來往。王義會又于貿易外出未回。咸豐八年五月。劉有乘間與高氏調戲成姦。九年四月。劉有租住該氏閒房。開設歇店。每晚與氏姦宿。資助錢文度日。五月十

五日。俄夷徹卜勒幅伊萬伊爾雅三人。由黑河口駛至該處江岸停船。欲求通商。署副都統派員攔阻。未肯回帆。隨派六品委官綽爾霍羅等。在彼安設帳房看守。是月二十二日。高氏出外探覷。經過停船江岸。徹卜勒幅瞥見。拉手調戲。經官人解釋。二十九日。徹卜勒幅。復闖入氏家調姦吵嚷。經番役高達生。同劉有推拉回船。是夜大雨。綽爾霍羅等在帳房避歇。三更時。徹卜勒幅乘空登岸。潛至氏家。適值高氏掩門未睡。徹卜勒幅進屋摟抱圖姦。該氏喊叫。劉有聞聲踵至瞥見。一時氣忿。起意將其致死。順拾木劈柴。毆傷徹卜勒幅左額角相連右太陽右耳根倒坑。立時

殞命。劉有畏罪。商同高氏。將屍背棄江內。各自逃逸。嗣經綽爾霍羅等查知。撈獲屍身相驗。獲犯訊供。各供認前情不諱。覆詰劉有。實因先與王高氏通姦。徹卜勒幅屢向該氏調戲圖姦。該犯一時氣忿。將其毆斃。棄屍滅跡。委無另有別情。六品委官綽爾霍羅等。於徹卜勒幅兩次上岸。亦無知情故縱情事。錄取各供。呈請覈辦前來。等覆覈供情。案無疑義。應即擬結。詳查律例。並無番夷私入內地圖姦被民人致死。作何治罪明文。自應援照刑律科斷。查例載擅殺姦盜罪人。如有挾嫌妬姦別情。乘機殺傷圖洩私忿者。仍照謀故殺本律問擬。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例載

毆故殺人案內。先犯。起意棄屍水中。其聽從擡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律。杖一百徒三年。不失屍者減一等各等語。此案劉有與王高氏通姦。因夷人徹卜勒幅。夤夜潛往圖姦。該犯忿恨其逼。用劈柴將徹卜勒幅立毆致斃。查已死徹卜勒幅。係外番俄夷。私入內地。捨船登岸。調姦民婦。固屬有罪之人。惟該犯劉有。係高氏姦夫。以姦匪而故殺圖姦罪人。無論有無妬姦情事。自應仍照問擬。劉有一犯。除棄屍不失。並與王高氏通姦各輕罪不議外。合依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王高氏與劉有毆死徹卜勒幅。當場並無加功。惟事後

雖囑助力棄屍不失。亦應按律問擬。王高氏除通姦輕罪不議外。合依毆故殺人案內。先犯起意棄屍。聽從擡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不失者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係犯姦之婦。杖決徒贖。追取贖銀入官。前已革番之領催六品委官綽爾霍羅。同六品軍功西蒙額。甲兵郭勒明。富興阿。番役高達生。奉派看守夷船。並不加意巡防。以致徹卜勒幅上岸圖姦釀命。雖訊無故縱別情。究屬疏忽。均請照不應重律。各擬杖八十。分別發落。一體斥革。本夫王義會。已據伊妻高氏供明。並無縱姦情弊。請免傳訊。以省拖累。未能攔阻該夷回帆。並失察圖姦釀命

之晳署副都統參領巴延佈。廬街雲騎尉常壽。驍騎校經文圖。前已交部議處。撤卜勒幅屍棺。及夷從遺物。已經派員送交夷目普西諾領回。允照膀柴燒燬無存。均毋庸議。是否有當。除錄供招連屍棺咨報刑部理藩院查覈外。理合將據咨代擬緣由。恭摺具奏。伏祈

皇上聖鑒。

敕部議覆。後請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知照施行。

硃批。該部院議奏。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探報上海夷情。及海運頭批漕米。設法放洋日期。專摺馳奏。後江甯藩司薛煥以

夷情叵測。海運堪虞。此事總須華夷各商。設法轉圜。因與吳煦等。面為籌商。查有老成殷實。與夷商素相契洽之華商徐昭珩。楊坊。二人。堪以任使。當即密飭妥為辦理。該二商因與夷商中之怡和廣隆寶順華記公益和記等六字號。貿易來往。即以正大之詞。反覆開導。該夷商等已允相機行事。嗣據夷商窺測嗜嗜嘶之意。由該夷商等。公擬開列八條。懇為照准。內有天津原議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及另貼銀一百萬兩。布置一切。又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

旨。並請撤大沽防兵等四條。萬難准行。其餘如帶兵仍赴大沽口外駐紮。事畢即返。又請中國

欽差先行給予一文。牘具弭兵息事。人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請委大員同坐輪船前往。又兵費兩不賠償。夷商雖力為據承。嗜酋必得以禮相待。方能照辦等四條。諸多窒礙。亦不能行。復飭華商再行設法調處。海運二批漕米二十餘萬石。已於正月十二日起。陸續出口放洋。旋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節次密稟。暎夷兵船兩隻。於正月十一日等日。先後出口。駛往極東深水外洋。或謂其前赴北洋。查探情形。或謂其回廣東。無從探悉。暎夷繙譯威唼嗎。副兵頭尊吉。忽於正月十七日。由粵回至上海。二十

四日。即有暎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尊士督駕出口。探係前往山東直隸交界總隘洋面駐紮。豫備攔阻漕船滋擾天津地方。上海咈夷寓處附近空地。添搭棚廠五六十間。於十三日開工。據云不日兵到上海。藉以棲止。暎咈兩酋俱聞帶有戰馬前來。暎商費立羣。認辦暎夷兵船麪食。每日三萬磅。計每百磅價銀三兩六錢。天裕夷商。認辦咈夷兵船牛肉。每日七千磅。每百磅價銀六兩三錢。各已立有承攬。並探聞暎夷兵頭脫蘭即嗄嘶嘮。有正月底二月初可到上海之說。然無行抵香港確信。又傳聞暎咈兵齊。即赴天津。斷不便犯礮臺正面。必於大沽左近港口進兵窺

伺礮臺後路○咈夷梅爾登即美理登○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往甯波○探因該夷有船隻來往定海洋面○託名護送商船○藉以索費○被該處民人拏獲○致相爭毆○梅爾登前往調處未結○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回至上海○旋據送到咈酋咘爾咘嚨照會臣文一件○懇求清理此事○誠恐為將來藉口地步○臣已咨會浙江撫臣羅遵殿○確查迅速辦結○以免別生枝節○梅爾登回滬後○即有該酋通事孫文典○向吳煦等○探詢前次罷兵之議○吳煦等總令刪去索費撤防兩事○另籌良策○尚無回音○伏查暎夷兵船○現有四隻北駛○且與咈夷帶有戰馬○添搭棚廠○豫備兵食○以見其必將用兵○

恐即以攔阻漕船○為爭和之計○雖經吳煦等○疊次密諭華商○轉向夷商勸導○而暎酋所望甚奢○能否就範○尚無把握○儻有可乘之機○即飭薛煥以他事為由○馳赴上海○會督吳煦等○暗中籌商○相機設法辦理○惟已經放洋之頭二批漕米○是否不致阻礙○在後之米○能否跟蹤出口○此時尚難懸揣○臣仍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督飭薛煥○吳煦等○密探在後夷情○鎮靜圖維○再行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探聞夷船四隻北駛○現仍設法轉圜○並錄夷商所擬條款呈覽一摺○上海夷商○因華商徐昭珩等開導○開列八條○懇為照准○其中窒礙甚多○前年暎酋額爾唫在津議定五十六款○本屬不得已之舉○迨夷船退出天津海口○特派桂良等○前往上海○會同何桂清○挽回駐京等四事○乃該酋不與桂良等相見○上年駛赴天津○先行開釁○經僧格林沁○督兵痛擊○大獲勝仗○海口一切防務經費○實屬不貲○現在該夷商擬列八條○意在弭兵息事○今有需銀一百萬兩之條○又有天津所定和約○不能更改一字之語○豈非多添百萬○況咈夷尚有兵費二百萬兩○亦未聞如何辦法○不可隨其奸計○至先給照會一層○斷無中國先給之理○若令華夷兩商○投遞呈詞○尚屬可行○前諭何桂清在上海與該夷○互換和約○今該夷仍欲進京○又有帶兵至大沽

口外駐紮○及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旨○並請撤大沽之防各條○顯係藉此要挾○乘間滋擾○豈可為其所愚○夷船四隻北駛○意在攔阻漕船○為爭和之計○除頭二批業已放洋○其三四批漕船○著暫緩放洋○以防疏失○現在京倉米石○可放至明年四月○俟事定再圖北上○亦尚無妨○至議和當在上海○若夷船駛至天津○桂良已交部欽差關防○無人講說○該夷即必欲到京換約○亦必須先在上海○與何桂清議定○毫無異說○然後可照咪夷之例○到京換約○既已議和○即不必攜帶兵船前來○若仍帶兵船○則是有意尋釁○海口防兵○定當照上年辦理○朕聞薛煥○尚為夷人所信服○著該大臣即飭該藩司○前往上海○與吳煦等○會同商辦○必須

設法消弭。並確探該夷如何動靜。隨時馳奏。如該夷不遵理諭。船隻北駛。著薛煥急行兼程來京。不可耽延。總以在上海撫局有成為要。北塘一口。尤其進京換約之路。並非議和之地。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探聞夷船先有四隻北駛。欲在直隸山東一帶。扼要處所。截我漕船。並傳聞嘆咈兵酋。即赴天津。斷不侵犯礮臺正面。必於大沽左近港口進兵。窺伺礮臺後路等語。夷情狡獪異常。難保不避實擊虛。所有蘆臺等處。兵力尚單。應如何豫防抄後之處。著僧格林沁。俟山海關應辦事宜。辦有眉目。即交增慶。格綳額。成保等接辦。以資守禦。僧格林沁即行馳赴大沽海口。嚴防礮臺後路。勿令該夷抄截。以豫杜其窺伺之心。是為至要。何桂清原奏摺單。並本日寄信諭旨一道。併鈔給閱看。

嘆咭唎夷商所擬條款。

一。天津原議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

二。仍須帶兵至大沽口外駐紮。事畢即返。

三。須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旨。進京換約。惟進京不帶多人。

四。彼此不先出文求和。由華夷商人。各稟本國欽差。懇請弭兵息事。保全貿易諸事。議定請中國欽差給予一文。以兩國向來和好。前年經額㗭唫在津議定各事。准予照辦。囑其入京換約。勿以去年彼此誤會小嫌介意。

五。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能得中國欽差或委大員。同坐輪船赴津更好。否則同去之人。陸路先行亦可。

六。兵費兩不賠償。係夷商力為擔承。嘈嘈嘶並未允許。必俟以禮相待。方能照辦。

七。須另貼銀一百萬。布置一切。即為兩不賠償及不致攔滯停稅之信據。所用。皆有益於中國之款。非賠費也。若云賠償。須嘆咈各二百餘萬。

八。既經議和。請撤大沽之防。伊等帶去之兵。亦斷不准登岸。至在滬定議。須在二月以內。愈早愈妙。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等抵關後。當將履勘地勢。布置情形。恭摺陳明在案。等連日督同增慶等督飭官紳招集人夫。趕緊挑挖。以期及早蕆事。無如本處工作之人。且地多石子。兼之嚴寒堅凍。辦理殊覺費手。計自二十六日開工。已及旬日。南面朝陽之處。結凍二尺餘。甫經刨開。北面結凍尤深。現在不能開工。其南翼城既經坍塌。且周圍多係石底。現已繞越挑挖。其間石塊。覓匠穿鑿。不能穿

鑿之處。堆集樹柵。以便合圍。並於傾頹牆垣之上。擇其平坦處所。用土培補。作為礮臺四座。設礮安兵。各項工程。約需兩月以後。或可竣事。大礮已經添做礮盤。礮座運赴城上。其數百斤至百餘斤鐵礮。現已選出五百餘尊。趕造礮車礮架。亦於城上安設。添調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宣化通永步隊一千名。現已到防。關外威遠城左近馬隊三營。派令珠勒亨管帶。關內文珠庵迤北馬隊三營。派令格綳額管帶。其續調之宣化通永官兵一千名。防守西關。亦歸格綳額管帶。設遇敵人由關內結隊登岸。格綳額督帶馬隊官兵迎擊。珠勒亨帶領馬隊進關接應。若由關外登岸。

珠勒亨督帶馬隊。都司吉慶管帶山永協標步隊迎擊。格綳額帶領馬步官兵出關接應。儻敵人於關內關外同時登岸。格綳額。珠勒亨。各帶本隊分投截勦。張家協副將烏忠阿。管帶宣化步隊一千名。駐紮南翼城。以為犄角之勢。本處山永協標官兵四百六十名。防守東羅城。副都統成保。帶領本處滿營官兵七百名。先後調到之喜峯口。冷口。羅文峪。滿營官兵二百五十名。防守縣城。增慶係屬統帶。擬令駐紮南門以內。居中調度。惟滿營官兵。防守縣城。為數亦屬無多。查駐防內戍丁閒散。當不乏人。現在選擇二百名。勤加操演技藝。臨時派撥守城。以補兵力之不足。此項餘丁。擬於每日每名發給口分銀五分。以資養贍。如此分定段落。各有責成。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設有警動。可期鎮定。即使敵人眾多。現在兵力足資抵禦。臣諄囑增慶等。船隻駛至。見有船板近岸。迅即派人迎出。問其來意。如有應議事件。令其前往上海。彼處有人辦理。儻執意不從。即令前往北塘商辦。或需用食物淡水。即行付給。惟有以禮相待。不可稍拂其意。儻實在肆其狂悖。已露尋釁形跡。我兵亦當各守方位。暗伏不動。金鼓不聞。旗幟不露。雖已登岸深入。仍須看其如何舉動。果係攜帶軍火器械。其勢不戰不已。我兵一面迎頭截勦。一面馬隊分兩翼抄擊。毋使

一名生還。庶足以彰

天討而振

國威。總之不可自我挑釁。亦不可坐失事機。增慶。格綳額。軍營閱歷多年。輕重緩急之間。必能處置得當。臣於初五日拜摺後。啟程回駐大沽海口。再天津海口。山海關。鑄造大小礮子。需鐵甚多。查鐵錢局調到鐵斤。現存通州。既已停鑄。別無用項。臣業已行文戶部。調取三百萬斤。分解天津山海關。以便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分撥官兵防守城池一摺。山海關布置一切。現已辦有頭緒。分撥添調各官兵防守。認真操

濵。足資堵禦。該大臣已啟程回至大沽。將應辦事宜。又增慶等接辦。該處設有夷船駛至近岸。須先派員迎探。詢其來意。如有應議事件。即妥為開導。令其前往上海。彼處另派有大員經理此事。儻執意不從。即令前往北塘商辦。該夷或需用淡水食物。即行付給。設遇有夷人登岸。購買物件。人數不多。不必遽行驅逐。惟須密為防範。總期示以鎮靜。不可先行開釁。如果該夷先開槍礮。實有狂悖情形。即着督率兵丁。迎頭截勦。以馬隊分兩翼抄擊。聚而殲旃。該處業經僧格林沁。布置周密。該副都統等屆時相機行事。毋得稍涉大意。

僧格林沁又奏。大沽駐紮兩盟及歸化城馬隊官兵。多係

未經陣戰。臣擬於山海關防堵之吉林黑龍江官兵內。各抽撥一百名。前往大沽。協同防勦。上年進京。業經奏蒙允准在案。現已劄行增慶。格綳額。飭令該官兵。於二月下旬。前赴大沽防所。至卓索圖盟官兵。自正月二十七日起。業經陸續全數到防。查得該盟各旗官兵。技藝生疏。馬匹大半疲瘦。臣諄飭珠勒亨等。勤加教演技藝。督催官兵認真喂養馬匹。復查得喀拉沁塔布囊烏凌阿旗副管旗章京西蘭泰。現年七十二歲。喀拉沁王色伯克多爾濟旗副管旗章京綽克巴達爾。現年六十一歲。均年力已衰。喀拉沁塔布囊德勒格爾旗副管旗章京台斐音。現年五十七歲。精神亦形委頓。難期得力。臣已行文該盟盟長。即飭土默特貝子索特那木色登旗管旗章京巴圖貴桑。迅即來防。以資管帶。俟該員到防後。即令西蘭泰等。各回本旗。

癸卯。給俄羅斯咨文。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俄國使臣伊。查照事。吉林地界。不與俄國毗連。前經屢次咨明貴使臣。乃近聞上年十一月間。貴國多人在烏蘇哩江岸。肆行滋擾。想貴國大臣木哩斐岳幅。未必知悉。貴使臣既現在京師暫居。自應由貴使臣知照木哩斐岳幅。妥為管束。不可令貴國人潛行登岸滋擾。否則恐該處軍民激忿。反傷兩國和好也。須至咨者。

戊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照本年正月。蒙恩由內發下銀二萬兩。交臣僧格林沁。帶赴軍營。作為隨時獎賞之需。臣當即派員。解交天津糧臺。並飭國瑞到營後。查取各營官兵。上年打仗守營數目。以憑獎賞。茲據查明滿蒙綠營馬步官兵四千四百五十四名。分別等差。共用銀三十八百餘兩。各營弁兵。荷蒙恩施。無不歡騰感戴。遙望闕廷。叩謝

天恩。並提撥銀五千兩。解赴山海關。交增慶等收存。以備將來賞
需。奴才僧格林沁於二月初五日。自關啟程。初九日到防。奴才
恆福。於初十日。自天津回至大沽海口。奴才僧格林沁。初八
日在蘆臺途次。恭奉寄
諭。據何桂清奏。探聞暎咈兵齊等因。欽此。查該夷前次水路受創。
再來報復。由陸路抄襲。原在意中。是以上年。於兩岸礮臺
左近。多方布置。南岸之大沽。草頭沽。北岸之于家堡。唐兒
沽等村。業經挑濠築壘。並於礮臺營壘。周圍栽立木椿竹
籤。擱攩樹柵。此外環濠數道。極為穩固。設或該夷登岸。無
論由何面攻撲。未至頭道濠邊。我兵槍礮可及。該夷斷難

飛越。總之不必禁其登岸。可以使之深入。不可使之切近
營壘。營內官兵。仍以原數防守裏濠。添調之密雲熱河官
兵一千名。駐紮大沽。防守裏濠。兩盟馬隊二千名。歸化城
馬隊五百名。分紮兩岸。以備出濠抄擊。現在兵力雖不為
厚。而逐層布置。亦屬嚴密。即使夷人萬餘。足資抵禦。可以
仰慰
宸廑。無煩
聖慮。其大沽濠牆應需礮位。不敷分撥。查京局新鑄銅噴礮十位。
分存八旗漢軍礮營。擬請
飭撥五位來營。以資防守。海河現已解凍。上下淌凌。河岸鐵戧被

大塊冰凌碰壞十餘架。現在趕緊修整。一俟冰塊化盡。即
將所有鐵戧。計重萬餘斤。現已打成六架。擬再打造四架。
共計十架。與原有鐵戧。相間安設。益臻嚴密。再奴才等查得
永平府屬之昌黎樂亭兩縣。距海僅止數十里。又距北塘
三十里之蘆頭鎮。人烟眾多。商賈雲集。亦係緊要之區。已
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商。捐資挑築環濠。其昌黎樂亭。已
各捐有貲銀一二萬兩不等。不日即可開工。由各該地方
文武。會同紳士。趕緊辦理。誠恐該處文武不諳工作。奴才等
公同商酌。查有候補道李麟遇。心地樸誠。辦事認真。於防
守布置事宜。較為熟悉。已由奴才恆福。札委該員前往督辦。

以專責成。至天津環濠。圖瑞到津後。復詳細履勘。其有礙
墳墓之處。已經設法繞越。周圍仍共計三十餘里。奴才西淩
阿。奴才恆福。先後前往查看。雖已開工。現在地當凍結未化。
招集人夫。亦未到齊。其郡城東面海河兩岸。擬築大礮臺
二座。並隨牆安設礮洞二十餘門。其餘各面。即隨濠墉建
立小礮臺數十座。以備安設礮位。
硃批。覽奏布置各情。均尚周妥。

壬子。山東巡撫文煜奏。本年二月初五日。接准何桂清來
咨。以正月二十四日。有暎夷兵輪船大小四隻。由上海出
口。探聞前往直隸山東交界總隘洋面。豫備攔阻漕船。滋

換天津地步等因。又經臣咨行沿海在事文武。不動聲色。認真嚴密巡防。一見夷船蹤跡。立即馳奏嚴辦。茲據署福山縣知縣陳壽元會同哨探委員王庭輝稟稱。二月初八日午刻。由東南駛來火板船一隻。在之罘島口停泊。是日申刻。又有大輪船一隻。夾板船二隻。自東南大洋。駛至之罘島。與前到之船。一處停泊。究竟該船是否俱係夷船。船內是貨是兵。尚未探悉等情。並據該鎮道府。先後咨稟呈報前來。臣查近年夾板夷船。經內地商人雇用貿易者甚多。上年所停各船。多係前項船隻。船內人等。本不必定皆夷人。惟現在所到船隻。與火輪船一處停泊。且適符大小四隻之數。恐即上海出口之船。現當漕船北上之際。該夷既有攔阻漕船之說。必須豫為隄防。而沿海口岸。尤當杜其窺伺。除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何桂清。直隸總督恆福。奉天府府尹景霖。一體查照防範外。臣惟有督飭在事文武。在於沿海陸路緊要處所。認真實力巡防。一面力行團練。嚴拏奸細。如果該夷等。僅止在彼停船。即可置之不問。否則別有要求。即當察看形勢機宜。隨時奏明。設法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奏。正月內有英夷兵輪船大小四隻。兩副兵頭募士。督駕出口。探係前往山東直隸交界總隘洋面駐紮。為攔阻漕船之計。當經諭令僧格林沁等。一體嚴防矣。本日據文煜奏稱。二月初八日。探有火輪船一隻。夾板船三隻。陸續由東南大洋。駛至福山之罘島口停泊。其是否盡係夷船。及貨船兵船。現尚未據探悉。而既已適符四隻之數。且該夷前有攔阻漕船之說。亟應嚴密防範。以免疏虞。向來夷船所到之處。均賴有沿海居民。接濟食物。更有趨利奸商。與之潛通貿易。夷船遂因此逗遛不去。以後遂難拒絕。貽患無窮。著文煜督飭在事文武。在沿海一帶。曉諭居民。嚴切禁止。使該夷於食物貿易。兩無所得。其船隻亦必不能久停。並著密飭前派護送漕船之登州鎮總兵曾逢年。親帶師船。督飭將弁。梭織巡查。其海運漕

船。有收入山東各口者。並著妥為保護。不使夷船乘便搶掠。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本年二月初九日。接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正月三十。二月初一等日。瞭見大小火輪夷船四隻。在該屬和尚島口外亮子開洋面停泊。當經奴才等。飛咨金州錦州副都統督飭沿海地方官。相機嚴防。並知照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山海關副都統在業。茲於二月十二日。復據金州副都統咨稱。二月初二日巳刻。有夷人六名。駕駛小船上岸。因其並無滋擾情形。未敢孟浪攻擊。隨

密飭該處鋪商。善為開導。據該夷聲稱。係咪國船隻。載有夷官名吉必勳。並非通商。擬北天津。到此暫停。後路尚有火輪船多隻。係上海聚齊。即行起碇等語。旋於初三日。由虎子口退出。東西游弈。至老撻子溝停泊。距岸三十里。試探水勢。用千里鏡觀看。現經該副都統。督率旗民地方官嚴防等情。咨行前來。臣等查金州海口。大小十餘處。老水貼岸者居多。今該夷既稱暫行要碇。尚未入口滋擾。但夷情叵測。既已探量水勢。復用千里鏡窺看。難保其不乘閒登岸肆擾。該處海口距金州切近。亟應水陸設防。以杜窺伺。臣等除飛飭該旗民地方官。不動聲色。加意防堵外。查

副都統布拉布。駐紮金州。近在咫尺。臣等復飛咨該副都統務須親督兵勇。於所屬各海口。並陸路扼要處所。詳加布置。嚴密設防。不得委諸地方官。致有疏虞。惟該夷既有赴津之語。虛實固難臆斷。仍應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及直隸總督。豫作準備。再金州所屬各海口。島嶼相聯。此處見有夷船。彼處亦可瞭見。況該夷船隻游奕無定。而金州各海口。均有弁兵瞭望。一見夷船。不能辨清口岸。難免不重復馳報。若紛紛具奏。誠恐有煩

聖慮。擬請嗣後如再報有夷船。臣等酌量輕重緩急。除船隻較多另有別情者。仍應由驛馳奏外。若船數無多。僅止游弈者。仍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並鄰省瀕海各督撫。一體防堵。

硃批。知道了。

癸丑。

諭內閣。江甯布政使薛煥著賞加巡撫銜。幫辦五口通商事宜。

甲寅。給俄羅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十四日。接貴使臣來咨。仍以烏蘇哩地界一節。置辯不已。烏蘇哩地屬吉林。既不與俄國毗連。即無所用其分界。其天津所定和約內。並無允許貴國在吉林黑龍江居住之條。其出吉

拉明阿等當時錯誤含糊允許者。亦係由松花江行走。並無常住分界之事。且早奉

諭旨。將伊等分別革職枷號。皆經本處知照貴國使臣在案。本大臣不肯遷就。正所以守定天津和約辦理也。正月二十八日覆文內。引及上次知會貴使臣五等事。貴使臣乃謂已逾八箇月。不必再提。何以奕山錯辦之事。更在一年以外。此時貴使臣尚嘵嘵提及乎。其烏蘇哩江岸有人滋擾。貴使臣不肯行文查禁。將來設有釁端。皆由貴國背約所致。並非中國無禮也。須至咨者。

乙卯。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寶山。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竊奴才等前據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所屬和尚島海口。瞭見火輪船四隻。在彼游弈。並探量水勢。用千里鏡窺看等情。當經奴才等會同馳奏。並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及直隸總督。豫作準備在案。茲於二月十五日。准金州副都統咨稱。本月初七日。該夷攜帶杉板四隻。分赴甘井子等處。買牛羊。並未責給。該夷聲稱擬赴上海。旋即登杉板回船。揚帆向東南大洋駛去。已無蹤影等情。咨行前來。奴才等伏思金州和尚島海口。距城切近。該夷船既在彼游弈。探量水勢。並用千里鏡窺看。難保其不去

而復返。尤應嚴密設防。以期有備。惟金州所屬大小海口十九處。現有兵數百餘名。瞭望防堵。未免較單。奴才等上年籌辦海防。因金州海口較多。曾由熊岳。挑選兵三百。以備調遣。今該處海防緊要。已由奴才等咨行該副都統。隨時酌量。遇有緊急。即行就近飛調。併力防堵。庶免疏虞。

硃批。知道了。

己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夷船先有四隻北駛夷商擬具八條。請辦各緣由。專摺馳奏。後當經江蘇藩司薛煥。將所擬八條。逐一指駁。如天津原議不改一節。內有干礙中外不便之處。仍須會商妥協。方能彼此有益。行之久遠。又帶兵至大沽。及天津府城兩節。情同挾制。易啟猜嫌。又彼此不先出文一節。議定後或各備一文為據。斷不能由中華獨自給文。又何時進京一節。將來即在上海換約。無須進京。又兵費兩抵一節。粵城之四百萬。應否仍行賞給。尚須奏明請

旨。又另貼百萬一節。事出無名。難以照辦。又大沽撤防一節。該夷既欲帶兵赴津。何能先請撤防。層層聲敘透徹。臣復加查覈。持論尚屬正大。經吳煦等發交華商徐昭珩等。諭令作為己意。向夷商妥為開導。夷商則先以中華究竟是否議

和。令其於初七日內探明回覆。屆期徐昭珩等告以前年天津定議之後。中華本不用兵。上年嘆咭唎自行肇釁。並非中華好戰。

大皇帝因嘆咭唎無端違約。赫然震怒。飭將條約撤銷。着賠兵費。此時中華斷無求和之理。我等恐礙彼此貿易。並慮爾等人財兩失。是以私自向商。懇伊代為籲懇何總督轉奏。何總督辦事爽直。兼能曲體商情。如所議竟無窒礙。必肯代乞

恩施。無如條議難以照辦。我等即不便轉稟。該夷商復又力辯。據云。天津原議五十六款。

大皇帝批准○華咪大臣互相用印畫押○中華斷無失信於外國之理○咲國雄長西洋○（硃批大約仍在上海換約尚須斟酌若貴員在上海即使該從抗求）若在上海換約○轉不能如咪國○該國實無顏面○（於體制尚無不合）斷難照辦○上年天津之仗○（硃批設防原不為專防英夷即使中國）即因設防在先○若不先撤大沽之陳（[illegible]具和不無撤防之理）噗嚕嘶亦決不肯議和○此次調到夷兵○實有二萬二千○（硃批中國設防何啻二三十萬）單餉等項○需銀二三千萬○（若必欲決戰先將前費償清然後背水備一）故噗嚕嘶立意主戰○並欲先行攔阻漕糧○不完國稅○我等曉以利害○始稍活動○而又堅欲賠償兵費○方肯罷兵○我等復以本國定章○雖敗難償○上年天津之敗○中華防費亦二千餘萬○自以兩抵為是○再三譬解○噗嚕嘶雖不以為然○亦未明言其可否○現仍準備赴津○決意打仗○若到天津再有敗衄○明年亦必重來

報復○總要戰勝而後已○彼時再行議和○更形棘手○我等勉勸息事○因探知噗嚕嘶重在不改原約○索賠兵費兩條○因而公議各認一事○且以不改原約為正辦○照此議和○上年兵敗船燬○既無賠補○此次又徒勞往返○噗嚕嘶不能報復○已覺無顏回國○若欲更改原議○不撤大沽之防○噗嚕嘶斷不應允○我等亦難乎為情○徐昭珩等復與之反復辯論○夷商則以我等所被
天朝厚德○往來貿易○是以力圖報稱○無如噗嚕嘶意甚堅執○容俟從緩再商而散○由吳煦等密稟前來○臣查夷商所言○噗嚕嘶志在報復○該商等勸導○其報復之念雖稍鬆○而要求之心仍不減○其情實屬可惡○就現在情形而論○既經華商與夷商屢次辯詰○是其機斷有可乘○江蘇海運第三批漕糧二十萬餘石○已於正月二十二日○陸續出口○在後之數尚多○臣擬於拜摺後○察看情形○即以督催海運為由○飭委薛煥馳赴上海○會督吳煦等○責行華商○隨機應變○諭令徐昭珩等妥為羈縻○徐圖補救○以收得尺得寸之效○是否如斯○仰懇
聖主指示機宜○俾得懍遵辦理○在後情形○容行隨時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奏夷船北駛○並將夷商所擬條款呈覽○當將條款內窒礙之處○逐層指示○復經明降諭旨○將布政使

薛煥賞加巡撫銜○令其幫辦五口通商事宜○本日據何桂清奏華夷各商○力圖轉圜情形○並擬飭薛煥馳赴上海○督同吳煦等密行籌商等語○是該大臣雖未接奉前旨○而所辦適相符合○薛煥於夷情尚為熟悉○即著何桂清督同該員○將夷務妥為籌辦○至天津和約既定○而噗嚕嘶忽復構兵○是該夷先行背約○並非中國肯失信於外夷○此時兵威既振○豈能將前議之五十六款○悉行照辦○至兵費一層○中國既經得勝○即應該夷賠償○若兩抵不償○已屬通融○安有中國出銀之理○無論後添一百萬○即咲夷四百萬○必欲如願○則咈夷二百萬○亦必效尤○當此各路軍需緊迫○將何以應之○至大沽設防○係海疆應辦之事○並非專為咲咈○

即使和約大定。亦未能遵行裁撤。果使該夷悔罪。誠心求和。前定之五十六款內。凡不可行之事。悉聽何桂清裁減。於上海議定以後。或欲援照咪夷成例。減從來京換約。尚屬可行。總之所擬八條內。窒礙過多。薛煥逐層指駁。尚為透徹。仍著督飭華商與夷商熟為籌劃。至嘈嘈嘶之意。以為今年即再敗衄。明年尚須報復。在中國歲歲設防。固屬無謂。第不知該夷歲歲構兵。其經費復何所出。且彼一再戰敗。則必欲自挫。安敢屢行犯順。在該夷以此等無理之詞。相為恫喝。亦不可不加指駁。以折服其心。惟該夷等來至中國。主客之勢懸殊。無論為戰為和。均利於速。而中國以逸待勞。則宜於應之以緩。以戢其驕志。俾就範圍。

該大臣等因宜據理力爭。尤應委婉開導。自不過於迫切。轉致激之北來。何桂清與薛煥。定能隨機應變。善為羈縻。與之平心妥議。五十六款之中。惟四事最關緊要。前經疊次諄諭。當不煩贅述。

壬戌。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據稱。烏蘇哩河口岸。有人滋擾之事。業已行文貴國官員查辦。具見貴使臣意存和好。至黑龍江分界之事。貴國使臣既在彼處。自應與本國將軍商辦。至春融以後。有船數隻前來北塘。現有書信一封。求為送至上海。並擬於三月二十日以後。由京派人赴北塘等候船隻等語。查向上海轉送書信。及兵船到北塘停泊。均係和約內所無。礙難允行。相應將原信發還。至北塘原定係有要事來京。人數無多。准其行走。若隨帶兵船前來。其意何居。尚恐別國冒充貴國船隻。滋擾海口。儻經官兵誤傷。反失和好之道。貴國兵船。自應不來為是。無庸由京令人前往也。須至移咨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咸豐十年。庚申。三月。乙丑。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照前奉

諭旨。著奴才於春冰泮時。督帶防兵。親往田莊臺駐紮。相機布置等因。欽此。奴才現查田莊臺河口。冰雖未泮。而前奏金州海口。已見夷船。自應及早到防。以資布置。隨將前備官兵一千名。揀派協領雙成等。分起管帶。於二月十六日。由省起程。閏二月前進。奴才親帶馬隊二百名。攜帶將軍印信。於二十五日。督隊行走。俟到防後。如有應行布置之處。再為隨時

奏請。

硃批。知道了。

戊辰。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竊奴才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查明鄂倫春一項人等。擬於本年春季交差之後。收羅圍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濟用。著即照所議辦理。並著妥議章程等因。欽此。奴才等查此項牲丁。向分五路。有墨凌阿鄂倫春。向皆食餉當差。其雅法罕鄂倫春。僅止按年捕貢貂皮。向不當差。亦不食餉。均以游獵為生。散居山野。衣革啖肉。間以牲畜皮張。易米用度。若遽令遷移內地。不惟與伊等生計有礙。且各該游獵地方。牲畜蕃滋。多有與俄夷接壤要隘。儻防範稍疎。恐夷人乘隙潛越。占其地面。轉多未便。若收羅圍聚。必須各歸各路。相度山林地勢。擇要安插。使之就近環居。藉以堵截防範。既可守其地址。不失本業。亦不致任意遷行。而受夷人籠絡。仍責成該總管等。遴派諳練妥員。稽察管束。平時聽其各自謀生。遇有緩急。隨時徵調。再行按日酌給口糧藥鉛。並可節省津貼。當將酌擬情形。開列條款。飭交布特哈總管等。率同所屬。覈其利弊。斟酌損益。詳報前來。奴才等復加審定。謹將酌議章程。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一。庫瑪爾一路。大小男丁。一千零八十餘名。向在庫瑪爾塔哈等處游獵。該處牲畜豐富。若全行移過內興安嶺以內。轉恐夷人乘隙貪越。且該處舊有運糧要路。與墨爾根北邊相通。亦應防範。擬將此路鄂倫春。收羅於黑龍江右岸迤西附近一二百里。以少半在庫瑪爾河岸內興安嶺以外呼密肯山等處。三四百里之內。環居游獵。以大半在護魯爾河以上。與該鄂倫春向送口糧大路內興安嶺山陽。四五百里之內。環居游獵。以備緩急調用。庶可無誤。

一。畢喇爾一路。大小男丁。三百四十餘名。向在車勒等處游獵。該處為俄夷接壤。可達省城要路。擬將此路鄂倫春

收羅於要路附近地方。令其在黑龍江右岸迤西八九十里不等內興安嶺內外占河一帶。三四百里之內。環居游獵。以備緩急調用。庶可無誤。

一。托一路。大小男丁。三百三十餘名。該處為俄夷易於潛進之路。自墨爾根城起。北至謨哩勒克。為查邊要路。接連陶力罕山。向係布特哈人等。與鄂倫春。馱送口糧鹽口。擬將此路鄂倫春。收羅在布特哈七百里以外內興安嶺以內瞥敏河兩岸托河等處。三四百里之內。環居游獵。堵截要隘。以備緩急調用。庶可無誤。

一。阿哩一路。大小男丁。二百一十餘名。多普庫爾一路。大

小男丁。六十餘名。此兩路鄂倫春與墨爾根城切近。擬即收羅分布在兩路查邊要口附近在內興安嶺以內庫玉爾河以上附哩河等處。三百里之內。環居游獵。以備緩急調用。庶可無誤。惟阿哩。多普庫爾。托。三路鄂倫春。若移在內興安嶺以內備調。其嶺外呼倫貝爾卡倫之東謨哩勒克一帶地方。平坦遼闊。與該夷接壤。僅隔額爾固訥一河。恐夷人窺伺。乘隙潛越。亦須嚴防兼顧。查各處鄂倫春。原距呼倫貝爾較遠。緩急難期應用。所有呼倫貝爾一帶地方。應即責成向在該處附近游牧之新舊巴爾虎人等。一體防範。擬於呼倫貝爾與該夷會哨卡倫額爾固訥河以

下布魯河。謨哩勒克河兩處高阜處所。各添設卡倫一處。並在查邊要路額勒霍訥河根河渡口處。各添設卡倫一處。加派官兵坐守。與呼倫貝爾珠爾特依卡倫。會哨巡查。遞報信息。以期周密。以上五路鄂倫春。所食口糧。均以牲畜皮張易換。向由索倫達呼爾各諳達。運送接濟。除庫瑪爾一路。山河過多。擬將夏季口糧。飭令該旗發給執照。由黑龍江水路運送。其餘四路。均令各該諳達。並該旗賚米人等。照舊按季運送。准其易換牲畜皮張。每次每口給米一大斗。均令送至聚集游獵地方。聽其公平交易。不准稍有抑勒。如八旗人等。有願多帶口糧售賣者。亦准一同前

往。任令鄂倫春人等置買。俾之充裕。仍派官管帶稽察。儻送米之諳達。及賚米人等。貪圖厚利。藉端推脫。耽擱一次者。著該管各官。分別懲辦。准該鄂倫春人等。另覓售主。所欠舊債。概免追索。庶該鄂倫春等。得以源源接濟。不致遠離游獵地方。並令該副管等。將接濟之處。按次結報。以備查覈。除該管官外。仍另派妥員。帶同兵役。隨時按路抽查。務令該鄂倫春等。各在指定地方。不准越限游獵。違者趕緊收回。分別懲治。再據該總管等詳稱。鄂倫春五路男丁。按戶比查。雖一千九百五十餘名。除老幼殘廢照料家口外。若遇調遣。可期實在得力者。不過五六百名。現皆外出

游獵。驟難聚齊。擬俟該管官等。往收本年貢皮。至聚集處
所。逐細查看。一面曉諭收羅。令其各赴指定地方。一面擇
其漢仗勇壯。鳥槍嫻熟者。造册呈報。並每路挑備官二員。
領催兵等。纍計數用。以資管束。儻遇征調。即令迅往招聚。
帶赴所指地方。以期無誤。再該鄂倫春等。向多嗜酒。每為
酒米各債。偪索逃避。並有以衣物槍馬抵債。及該諳達等。
亦向有指差索擾等弊。（奴才）等當隨處稽察嚴禁。務期各安
生業。常在所指地方游獵。不致遠離而期應用。
硃批。另有旨。圖留覽。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特普欽等奏。將鄂倫春牲丁。收羅圍聚。分布

要隘。當諭令將如何酌給口糧。不受夷人籠絡之處。妥議章程
具奏。茲據該署將軍等奏稱。酌議章程。繪圖呈覽。所有庫瑪爾。
畢喇爾。托。阿哩。多普庫爾。五路鄂倫春。著即照所擬地方。令其
環居游獵。以備緩急調用。阿哩。多普庫爾。托。三路鄂倫春。既移
於內興安嶺以內。其嶺外呼倫貝爾卡倫之東。謨哩勒克一帶。
地方遼闊。恐該夷窺伺。著即責成該處附近游牧之新舊巴爾
虎人等。一體防範。並准其於額爾固納河以下布魯河。謨哩勒
克河。兩處各添設卡倫一處。並在查邊要路額勒霍納河根河
渡口處。各添設卡倫一處。加派官兵坐守。與呼倫貝爾珠爾特
依卡倫。會哨巡查。以期周密。該鄂倫春所食口糧。應行接濟。及

挑備官員領催管束之處。均著照特普欽等所擬辦理。鄂倫春
五路男丁。經此次指定地方。設法接濟。並每路挑備官員領催
等管束。即不得令其任意遠離。務須隨時稽察。毋令越限游獵。
致為俄夷籠絡。是為至要。
特普欽等又奏稱。（奴才）等。前因夷情叵測。遵
旨豫籌布置。擬由墨爾根布特哈共挑兵五百名。以備黑龍江城
緩急策應。嗣承
諭旨。尚恐兵力不敷。必須聯絡該處旗民人等團練。以壯聲勢。並
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儻該夷先啟兵端。亦即督飭兵勇抵禦
等因。欽此。（奴才）等。復經督飭黑龍江城署副都統協領受紳

耆。悉心籌議。擬將沿江兩岸旗屯駐戶閑散西丹。一體團
練備防。先後奏蒙
聖鑒在案。惟查黑龍江左岸沿江一帶。上下四千餘里。除舊有旗
屯地界外。其間數十里至百餘里不等。各有夷人村落。自
上年冬間。該夷即有強蓋房間。擄取糧石之舉。在在均須
防範。轉瞬開凍。夷船行駛之際。尤須加意嚴防。以備不虞。
該處城垣切近江干。距省八百餘里。孤懸一隅。尤屬堪虞。
所有前備團練西丹。既須各守各處。以免顧此失彼之虞。
而現在收羅鄂倫春人等。又須兼防各路。調集終需時日。
若將前備墨爾根布特哈兩處馬隊官兵。豫先調往常川

駐守。自春徂秋。需費較繁。當此經費支絀之時。亦不敢不兼思籌計。否則臨期征調。該處距黑龍江城四五百里。亦恐緩不濟急。奴才等反覆籌商。擬將前備官兵五百名。仍令在各該城。操防聽調。另由齊齊哈爾省城。並墨爾根布特哈胡蘭等四城。八旗官屯營站閑散餘丁內。覈計人數多寡。選擇年力精壯餘丁五百名。作為步隊。酌派官兵管帶。於開江以前。遣赴黑龍江城附近地方。擇要屯紮。扮作民間團練。以期聲勢聯絡。加以該處本城前練養育兵二百八十餘名。協力保護城垣。庶期一呼即至。無誤事機。其管帶教演各官。擬由職官內。擇其曉暢營務者。選派委營總二員。委參領五員。並由軍功頂翎前鋒領催甲兵內。派委防禦驍騎校各十名。以資管束。仍派甲兵三十名。隨同教演。並攜帶馬匹。巡察哨探。各按各隊。由省城捐製軍械內。分給擡槍鳥槍刀矛等件。勤加教演。以資抵禦。其應需鉛藥鍋帳。由黑龍江城就近發給。俟封江後。查看夷情。如稍安戢。再行奏明撤回。各歸各處團防備用。該委營總委參領各員。係屬職官。在本省備防。應毋庸議給口米柴薪。惟該官兵等。兩年未得俸餉。擬請照出差借銀之例。覈計日期。酌借銀兩。由應領俸餉按季扣還。不准另有開銷。至委防禦驍騎校甲兵餘丁等。共五百五十名。擬請每名日給

口糧粟米各一倉升。並日給柴薪銀五分。覈扣實銀三分七釐六毫。以資用度。第查閑散餘丁。向無差操。概多貧寒。今遠赴團練。若不稍示體恤。未免苦累。擬請每名酌給置買衣履銀六兩。覈實銀四兩五錢一分二釐。其委防禦驍騎校甲兵共五十名。各帶馬一匹。每日各擬給馬乾銀五分。覈扣實銀三分七釐六毫。自開江起。至封江止。統計七箇月在防。共需口米一千五十五倉石。奴才等現擬籌捐米石酌給。請免開銷。共需銀六千九百九十三兩六錢。合無

籲懇

鴻慈。由前奉

恩旨劃撥京餉銀四萬兩內。如數動用。另行造冊報部開銷。其餘銀兩。仍歸俸餉款內備用。如此酌量布置。庶帑項不至多糜。孤城稍有可恃。而沿江屯戶。亦藉免顧此失彼之虞。儻必須征調前備官兵。再行奏請調往。亦可緩急無誤。

硃批。依議。戶部知道。

特普欽等又奏。竊奴才等前據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泰報稱。夷酋木哩斐岳幅。有欲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英阿達河地方操兵之語。當經奏奉

諭旨。左岸屯地。既已被其侵占。恐其將來得步進步。以次擾及右岸等因。欽此。奴才等遵即飛劄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泰。呼倫貝

爾總管珠爾格訥等。派委妥員。遣
旨往查右岸。究係有無英阿達河名目。木酋果否在彼操兵。並密派佐領富僧阿。前赴呼倫貝爾地方。詳細查探去後。玆據署黑龍江副都統愛紳泰報稱。遣副向夷目布色依。設法探詢。據稱。英阿達河。在呼倫貝爾附近之額爾固訥界河北岸。該夷地界之內。木酋去冬先往該處操兵。從彼已往奈武城去等語。奈武城亦在格爾畢齊界河北岸。均係該夷界址。距呼倫貝爾若干里數。無憑查考。續據密差佐領富僧阿呈報。於該處界內周查密訪。並無英阿達河名目。亦無在附近右岸操兵情事。並據呼倫貝爾總管珠爾格訥。派員分路確查。與佐領富僧阿所稟無異。惟據該總管呈報。據巡卡副管烏爾圖那遜稟稱。正月二十八日行抵摩克多博卡倫。適有俄夷楚爾海圖卡倫之瑪玉爾紮剛叫來見。告說該夷界內。不得乾柴。可否念兩國和好之道。許我們由蒙克西堂卡倫處。徑入你們交界那羅臺地方。砍運松木乾柴。祈為轉報等語。該副管烏爾圖那遜。隨向拒阻。以不准越界答覆。該總管一面劄飭巡卡守卡各官嚴加防範。一面呈報前來。奴才等查那羅臺地方。切近呼倫貝爾城西四十餘里。其蒙克西里卡倫。至海拉爾二百餘里。海拉爾河兩岸。皆係新舊巴爾虎人等。游牧之地。斷難

任其闌入。隨即飛速飭覆該總管珠爾格訥。務令各卡官兵。加意嚴防。不准任其潛越妄為。儻該夷必欲越界。搬運木植。即傳衆附近游牧巴爾虎人等。併力抗拒。仍作為該處居民不依。然後官為調處。以杜其窺伺之謀。並嚴飭前派佐領富僧阿。幫同辦理去訖。再奴才等前據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泰報稱。海蘭泡地方。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二日。每有夷人三五十名不等。紛紛上往該夷界內各山。砍伐木植。詢俟冰泮運下使用等語。並據報稱。正月初間。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曾有攜帶婦女。同至黑龍江城賀年之事。並詭詞稱謝兩國和好無事。伊國主亦有來文。不准生事之語。最具前此折卡蓋房之事。言行相悖。殊難以禮義較量。愛紳泰隨以必應體爾國主之心。加意管束下人。免致有傷和好。向之婉言答覆。揆其情形。似閒有圖練聲氣。又因木酋遠離。故為此詐偽之舉。虛相聯絡。茲適又有砍伐木植等事。鬼蜮行蹤。實屬變詐莫測。

硃批。知道了。

特普欽等又奏。奴才等據黑龍江署副都統愛紳泰詳稱。前因烏魯蘇牡丹卡房。被俄夷折毀後。暫移右岸霍羅綽地方防守。嗣經察勘霍羅綽卡倫。地勢平坦。夏間瞭望不能致遠。查有烏魯蘇牡丹對過右岸附近十二里之奇判牡

丹地方。高阜形勢。與烏魯蘇牡丹相似。儻有夷船。自烏魯蘇牡丹下駛。瞭望馳報。較為迅速。擬請每年冰泮後。將霍羅綽卞倫。移至奇喇牡丹。坐守防範。至冬令船隻守凍之時。仍撤回霍羅綽地方。防守陸路。以資聯絡等情。呈報前來。奴才等查該署副都統所請。於奇喇牡丹地方。添設卡倫。係因地制宜。為防範嚴密起見。自應奏明准照所請辦理。

硃批。知道了。

庚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將上海夷情。及華夷各商力圖轉圜緣由。於正月二十七。及二月初四等日。先後專摺馳奏。茲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二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蒙

聖主指授機宜。曲全大局。跪誦之下。莫名欽服。伏查夷商所擬八條。經江甯藩司薛煥。逐層辯駁。交給華商。轉向開導以後。夷商允俟從緩再商。嗣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密稟。華商續向夷商探詢。該夷商等僉稱。嚐嚕嘶萬分執拗。一聞勸其不可用兵之語。便稱我行我法。不為爾等所愚。且甚怒天津誘其中計。我等雖願意息事。一時難以勸令就範。現又接到本國來信。因咈國添兵。暎兵亦有續調等語。華商答以咈夷添兵。是欲生事。焉能請我撤防。前擬八條。若非設法議改。亦斷不能轉稟乞恩。夷商復稱議和之舉。出自該商等。保全貿易之見。揆嚐嚕嘶私意。必欲戰勝脅和。可以惟所欲為。若能勉允我等所請八條。或者尚可轉圜。遲亦恐來不及等情。並鈔錄新聞紙稟呈前來。臣查新聞紙本係無據之詞。亦未必盡屬於虛。所稱暎咈添兵。不可不防。且暎夷志在天津。咈夷欲占據舟山。即定海廳之說。與前次探報大略相符。此外封港阻漕等謠。上海傳聞。日日有之。雖遽難深信。然嚐嚕嘶復與啲爾啲嚨。狼狽為奸。其情實屬兇狡。惟夷商所擬八條。諸多窒礙。

而該酋因聞各路軍情喫緊。一時難以化解。若拒之已甚。轉無可乘之機。現蒙

聖諭。准其仿照咪夷進京換約。正擬飭令薛煥。親往會辦間。續據吳煦等具稟。暎酋前有赴津投文之說。經夷商勸令即在上海投遞。旋與咈酋密議多日。即於二月十七日。由暎夷威妥瑪。咈夷梅爾登。送到嚐嚕嘶啲爾啲嚨。照會信函各一件。轉呈到臣。內各有照會大學士公文一件。請為轉遞。臣不敢拘泥。當將照會拆閱。所言甚為狂悖。可惡已極。暎酋首辯天津之役。並非該夷肇釁。欲令中華認咎。是欲我為之文過也。又言不駐京城。雖經額爾金奏准。後因天津

見伏。該國王復行改議。是欲藉口翻異。彼既可改。則我亦可改也。其賠償兵費。以所請各款照辦之遲速。定數日之多寡。是空言要挾。彼可索費。我亦可索費也。惟仍以進京換約。以禮相待為請。其情概可想見。咈夷所請四條。專重賠償兵費。而又以駐京挾制。餘與咪夷大略相同。又據吳煦等密稟。探聞該夷等兵船。實已陸續遣發。又畏我天津兵威。是以先遞此文。不過自明兵端不自彼開起見。此又噗嚕斯自占地步。恐將來再有敗衄。該國王自必添兵援應。並欲以此脅制夷商。使其不為我用之詭計。咈夷本非肇釁之人。大抵隨聲附和。說上年咪酋華若翰在京。桂良等告以天津之仗。非出自咈酋本意。且咈夷兵船不多。早邀

聖明洞察。該夷蹤有所聞。第該酋等自天津滋事以後。從未言及換約。今忽有此文。臣已分別照覆。允為轉遞。該酋等既有三十日內等候大學士回文之說。其三十日之內。或可不致決裂。相應奏請

訓示遵行。一面遵

旨飭令薛煥先行前往上海。會督吳煦等密諭華商籠絡夷商。為設法鈐制之計。海運第四批漕糧。計期已將兌竣。臣已會同撫臣徐有壬。密飭薛煥吳煦等偵探夷情。與蘇藩司王

有齡酌辦理。以重正供。上海咪夷兵船。二月初三以前。共存六隻。初三以後。共有進口兵船六隻。出口兵船五隻。出口之船。探有兩隻北駛。咈夷兵頭。探聞已到香港。有不日至上海之信。咈夷梅爾登自吳煦等將撤防索費兩事回覆以後。亦未復來理說。除仍會同撫臣督飭薛煥等設法羈縻。相機妥辦。一面密探該夷舉動。隨時具奏。並將該酋等照會大學士之文。封送軍機處。聽候

訓示外。理合恭摺密奏。並照錄新聞紙一件。及往來照會信函四件。一併恭呈。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咪咈各酋呈遞照會。意存挾制。並鈔錄新聞紙呈覽一摺。咪咈各酋。呈遞大學士公文。有欲令中華恕咎。派員赴津迎接。及長駐京城。賠償兵費各節。大致相同。所言狂悖已極。已由軍機大臣照會何桂清轉覆該酋矣。所遞譯出該夷新聞紙。有咪咈增兵共有三萬之眾。攜帶礮械等具。仍攻天津。并有於北塘左右覓得水勢深處登岸。直抄津口礮臺之後等語。雖不足深信。然噗嚕斯與咘爾咘隆狼狽為奸。其情究狡。所言添兵及登岸攻我礮臺之後。亦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恆福。相度形勢。妥為布置。務使防禦周密。計出萬全。方操勝算。毋涉大意。原摺及所呈新聞紙。著鈔給閱看。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因吉林地界一事。不允所請。呈遞照會。有兵船數隻。欲來北

一第627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6 仮正内

塘。並有俄夷書信。求為由京送至上海等語。當經給與照會。將原信發還。現屆春融。如有俄夷兵船。前來北塘。僧格林沁等即告以原定和約。並無兵船前來之語。所立專條。係海口無事之時。方准俄夷由北塘行走。現在海口設防。若隨帶兵船前來。則各國言語像貌。無從辨認。且恐別國冒充滋擾。儻被官兵誤傷。反失和好。勿得在海口逗遛。致多不便。該夷若以解送槍礮為名。駛至近岸。著仍遵前旨。令在攔江沙外停泊。由內地另派小船。搬運進口。仍當嚴密防範。至在京俄酋聲稱。派人前赴北塘。難保不別生詭計。如果有俄夷由京來至北塘。著該大臣等嚴密查訪拏獲。派人解京。毋令窺探虛實。是為至要。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轉行事。昨准貴大臣來咨。並遞到⿰口英國使臣⿰口普。照會一件。披閱之下。良深駭異。內如欽差大臣桂等。未將北塘河口敘及一節。查上年欽差大臣桂等。在上海專候⿰口英國使臣。面議換約事宜。迨探聞該使臣⿰口普。已到吳淞海口。即經該大臣等。疊次照會。約期相見。原擬告知大沽設防。應由北塘行走。乃該使臣拒而不見。復經欽差大臣桂等。知照該國兵船。萬不可駛過攔江沙等語。而⿰口英國使臣⿰口普。置之不理。迨到天津海口後。直隸總督恆。差員投遞公文照會。由北塘行走。並送食物。該使臣概不收受。遽

將船隻駛入大沽。毀我防具。豈得謂北塘行走之說。絲毫不令聞知耶。且該國既來換約。何以隨帶兵船。顯係有心尋釁。何以反謂中國失禮。至大沽之設備。亦非為備防⿰口英國。設竟有他國兵船。冒用⿰口英國旗幟前來。豈能聽其無禮。即將來互換和約之後。大沽之防。亦不能撤也。又如賠償各項。並送還礮械船隻一節。亦屬非理。中國所用兵費。實屬繁多。且如廣東福建以至天津沿海歷來設防。為費不下數千百萬。如向⿰口英國索賠。則⿰口英國所費。尚不及中國之半。至送還礮船一節。前年⿰口英國將大沽礮臺折毀。得我礮位若干。⿰口英國又當如何賠償。況⿰口英國船礮半沈海中。中國

毫無所得。均可置之毋議。又如換約以後。通融別地居住。應作罷論一節。查互換和約以後。或擇別地居住。或以要務隨時往來。前經⿰口英國使臣額。與欽差大臣桂等。議定通融辦理。令該使臣以通融之議。作為罷論。尤出情理之外。上年咪國換約以後。改定噸鈔章程。及在臺灣潮州通商。經⿰口英國使臣籲請照辦。雖⿰口英國並未換約。大皇帝仁慈。寬待外國。體恤商情。一體施恩准行。⿰口英國亦當知感激。若云議定通融辦理之事。可以罷議。則中國已許⿰口英國照咪國改定噸鈔通商各節。亦無不可罷議。至該使臣所請北來換約。以禮相待之處。如該使臣真心和好。凡和約

內應行通融辦理事宜。悉聽貴大臣斟酌。於上海定議。各無異說後。不帶兵船。減從北來。於北塘地方。守候換約。在中國必不咎其既往。當令查照咪國換約章程。再行商量辦理。儻必欲多帶兵船。仍從大沽行走。是並非真心換約。則應聽海口辦防之大臣。據理酌辦。至該使臣此次行文。語多悖謬。不足深較。向後不宜如此無禮。以上各節。應由貴大臣。即行轉告該使臣查照。未可固執己見。致多貽誤。須至啟者。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轉行事。昨准貴大臣來咨。並附遞咈國公使咘。公文一件。內稱。去歲五月間。抵天津海口。方冀進京換約。不意被中國防堵官員攔回。並擊毀船隻。賠償兵費等語。所言殊屬非是。上年五月。暎國不遵理諭。毀我海口防具。致起兵端。本非中國失信。咈咪二國。並未隨同附和。彼時海口官員。尚派人探訪咈咪二國船隻。令其由北塘進京。而咈國船隻已經遠去。僅有咪國船隻。至北塘換約。是咈國並未先行照會。亦隨同前來。何得謂之攔回。況該國去後。貴大臣曾於上海付給照會。咈國既未隨同接仗。如願換約。即由北塘照咪國一例辦理。已經行知在案。至擊壞船隻。賠償兵費一節。咈國既未與中國交兵。何以被中國將船隻擊毀。若云賠償兵費。則中國歷年之兵費。豈止數千百萬。即兩相償。尚不敷中國所費之半。況去歲咈國求照咪國在臺灣等處通商納鈔。
大皇帝仁慈。寬待外國。並體恤商情。故雖和約未換。亦准其照咪國一體納鈔。是待咈國不為不厚。今不獨不知感激。且反出恕免攻擊。賠還兵費之語。且行文本處。直云限日照會。種種情節。尤出情理之外。至長駐京師一節。查天津所定和約。本無此條。惟第二條內。祇載凡與中國有立章程之國。或派本國欽差公使等。進京長駐者。咈國亦能照辦之語。上年暎國屢次懇請。經
欽差大臣桂等。向該國業已言明。不長駐京。是駐京一事。咈國是無庸再議。所請准其北來換約一節。如咈國於和約內。應行通融辦理事宜。肯聽貴大臣斟酌。在上海定議。各無異說後。仍照和約。少帶從人。中國亦必以禮相待。准其前來換約。斷無隨帶兵船前來之理。然仍須由北塘行走。若隨帶兵船。並仍由大沽海口前來。則是咈國並非真心換約。反失和好之道。恐生疑忌。諸多未便。以上各節。應由貴大臣。即行轉告該使臣查照可也。須至啟者。

新聞紙。

暎國發來中國之兵。現又加增。除水手外。現發黑白兵各一萬。咈國日前發兵八千。現亦加二千。湊成一萬之數。總

共唊咈兩國登岸交戰者○有三萬之眾○

該糧食軍器船○現加至八號之數○每號可裝三萬餘擔○第一至第五號○已經開行○第六七八○現亦趕裝軍器○指日亦可啟行○

現今唊國動兵○欲往中原盡力兩行○有大銅礮要到中原○現至沙呑呑地方○已經載在海末來亞船上○至亞拉山○由亞拉山至所合司○因所合司定有船隻○可載此礮到香港○咈蘭哂進中國之兵○盡已啟行○兵船現在亦已加增○唊國連日有獻策者云○此次到中華交戰○不宜到天津○緣津河難進○且泥灘數十里○難以登岸○即登岸亦難抵京○因路途梗阻○河道甚多○雖有橋梁○必先毀去○加以蒙古馬隊○由險地衝來○難保無慮○莫若效道光年間○復踞南京○不憂和事不成○且長江深闊○兵船易於往來○兵船泊至城腳○真萬全之策○有云此策不善○道光年間非今日可比○彼時北京米糧○全由糧河運京○彼時番兵○非以踞南京為重○乃以截糧河為重○今日糧河已塞○北京米糧○全靠海運○是以此次仍攻天津○方能截海運之米糧也○且番兵守廣州兩載○中國竟不以為意○今何故又徒守別城耶○且查八年額爾金踞天津○未及幾日○大事已辦妥○由此觀來○現在踞天津○勝於南京多矣○雖有泥灘難行○道路梗阻○塞河斷橋○馬隊衝出

諸情事○然番兵於此次○俱已豫備浮木礮臺○泥灘木排○上城輕梯○渡江浮橋等件○若馬隊衝出○番兵亦有馬隊接仗○三萬之眾○何愁不能到京耶○況番兵現於北塘左右○覓得水勢深處○登岸無難○若由該處登岸○直抄津口礮臺之後○先將礮臺攻毀○即行攻克天津○後進京都○大事成矣○

現聞得新選咈酋名冒斗班○已於本月初間到香港○日內亦可到上海○

又聞得咈兵到中國時○必取舟山地方○以為屯兵之所○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何桂清奏○夷酋意在脅制夷商○並接收唊咈各酋照會公文呈覽一摺○業經諭令軍機處○按照來文情節○分別咨覆該大臣○轉覆該酋矣○照會言詞○諸多狂悖○而尤於駐京賠費二層○嘵嘵置辯○可見其意所專注○強詞奪理○該大臣以覆文給予閱看後○即當飭令薛煥○督同吳煦等○密諭華商○籠絡夷商○設法詳細開導○以期消患未萌○無論駐京一事○從前已說通融○斷不能再准○即擇地居住之說○亦不可行○該國通商處所○皆有領事官住居○何又添出官員○居住不通商處所○道光年間○從無此事○亦不可行○至索償兵費一節○唊夷釁由自啟○本無賠償之理○且中國所費○豈止數千百萬○應向該夷索令賠償○除抵還四百萬外○尚須找給中國○惟夷情惟利是視○未必聽從○萬不得

已。亦須將兵費二百萬抵償。其賠貨之二百萬。作為華商分年代賠。務令交還廣東省城。咈夷之二百萬。亦准此辦理。至增添口岸一節。除長江內固不可行。此外英國所求牛莊。登州。皆與天津逼近。亦難允准。只可照咪夷增潮州臺灣二口。此外不增。如必不得已。英國可再添其所請之瓊州一處。咈國可再添其所請之淡水一處。連潮州臺灣已共添四口。不為少矣。以上各條。何桂清等。先勿宣露。應俟該夷悔罪求和。以為轉圜地步。如該夷等於應行通融事宜。悉聽該大臣等斟酌。各無異說。真心換約。方能援照咪夷成案。准由北塘行走。若欲大沽撤防。可告以中國設防。雖換約之後。亦不能撤也。其遊歷內地。及長江設立馬頭二條。該大臣等務當竭力消弭。蓋一與換約。即當永遠遵行。毋貽後日無窮之患。總之該夷此次照會。雖不露求和之意。已為外強中乾。其情大可想見。全在該大臣等迎機以導。妥為辦理。方不負朕委任也。如果該夷不聽開導。船隻竟行北駛。即著薛煥馳驛來京。不可耽延。

戊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本月初八日。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六日。奉

上諭。何桂清奏。英咈各酋。呈遞照會。並鈔錄新聞紙。有英咈增兵共有三萬之眾。於北塘左右登岸等因。欽此。查英咈各酋。所稱

增兵三萬。固不足深信。亦不可不加意嚴防。北塘雖未設守。而左右皆係鹽灘。該夷登岸不易。即使冒險越過鹽灘。北塘後路。現有馬步各營。該夷亦不能直抄礮臺之後。夷兵果有三萬。現在馬步兵力。加之逐層布置。足資抵禦。可以仰慰

宸廑。至俄酋欲派人前赴北塘。奴才等已密委妥員。在天津大沽蘆臺營城北塘等處。不動聲色。留心密查。如有俄夷前來窺探。一經拏獲。即行派人解京。再查英咈各酋。自上年五月受創之後。初未嘗不即圖報復。揆其兵力有所未逮。更恐再經失挫。難以為圖。欲就我求和。既慮我索兵費。又慮海外各國從此輕侮。是以屢經咪夷商。冀其轉圜。而仍以虛聲恐嚇。藉此不失體面。此等情形。已屬顯然者一也。上年該夷攜帶兵船礮火。駛至海口。係屬有心以兵力要挾。是以明知大學士桂良等。在上海守候多時。並不往見。惟恐窺破奸計。豫為隄防。不能逞其狂悖。本年果欲增兵報復。上海必不稍露風聲。節次何桂清奏報。探聞夷兵或稱二萬五千。或稱三萬。兵船若干隻。礮火若干位。上海添蓋棚廠。不日兵到棲止。某商認辦麵食。某商認辦牛肉。明目張膽。隨意宣揚。至愚之人。計不出此。況非至愚。夫兵行詭道。千里襲人。則當銜枚臥鼓。出其不意。攻其無防。焉肯使

人知覺。據作準備。是其有意求和。不肯先出諸口。此等情
形。已屬顯然者二也。夷商。夷酋。何所區別。言未出口。他人
難以窺測。夷商窺測唶嚕斯之意。欲請中國先行給予一
文。囑其弭兵。約其何時赴津。何時進京。兵費兩不賠償。唶
酋有心就撫。投意夷商。而又將萬難准行數條。故意刁難。
欲使我先行給伊照會。此等情形。已屬顯然者三也。上海
道吳煦等。歷次與夷商辯論之詞。不抗不卑。頗為得體。且
辦理一切均合機宜。惟此次接收該夷給大學士照會。並
允其轉稟代奏辦理。似為失計。無論所言如何狂悖要挾。
總是照會先自彼出。則我措詞立論。皆易著手。該酋在上
海將一年。大言恫嚇。虛壯聲威。百計圖維。詭詐畢露。因我
不墮奸計。萬分情急。不能忍耐。是以另生小巧。專給大學
士照會。以避自彼求和。且該夷二十年來。養成驕性。一旦
望其俯首帖耳。搖尾乞憐。是誠不能。所以照會內。仍不免
有狂悖字句。在吳煦等。當告以兩江總督。係中國重臣。又
係辦理夷務
欽差。此文不能寄京。即當送呈
欽差辦理。該大臣接到此文。立即答覆。先責其上年之不遵理諭。
然後婉言訓斥。妥為安撫。果能悔過抒誠。許以奏請
恩施。免交兵費。仍准照舊通商。若不顧和好。仍要報復。前在大沽

受創。自應再往大沽決戰。方不失爾國體面。戰勝則任爾
所為。儻再挫敗。毋貽後悔。如此答復。亦斷不至決裂。該夷
勢必強詞置辯。於漸次就我範圍之中。仍寓要求謀利之
意。無傷大體而有利於彼者。無妨俯允數條。既可稍如其
意。又足全其體面。息兵就撫。在此一舉。過此機會。辦理又
費周章。此次該夷固屬不能忍耐。先出照會。仍藉此嘗試。
看我如何答覆。今該大臣與該夷照會。遽允為轉遞
京師。未免示之以弱。該夷既經窺破。從此意外要挾。不一而
足。稍拂其意。必以兵力脅制。兩江總督何桂清接奉
批摺。自應照會該夷。而該夷復文。勢必另有一番要求。可否
飭下該督臣。體查情形。儻該夷情詞恭順。所請似可俯允。自當代
奏請
旨。如仍前狂悖。所請難以准行。應即飭駁。不得遷就拘泥。致令該
夷視為輕易。至上海係通商之處。該夷不肯滋擾。勢必沿
海窺伺。大沽布置地勢。該夷盡知。非計出萬全。不敢輕舉
妄動。即或駛至。不過停泊游移。假以投文為名。窺探虛實。
暗施奸計。臣等公同商酌。夷船駛至。投遞照會。概不接收。
令其仍回上海。告以該處有專辦夷務大臣。看其如何舉
動。現在惟有將各處礮臺營壘。嚴密布置。以期穩固。惟土
性不堅。乾則酥裂。一遇陰雨潮浸。即行脫落。必須不時修

補○現當防務萬分緊要之際○明知餉項不能充裕○亦不敢顧惜經費○有誤事機○本年大沽○山海關○防兵加添數千名○月支餉銀甚鉅○幸蒙
皇上天恩○由部撥解銀二十萬兩○連直隸設法勸捐○藩庫籌款接濟○計可敷至四月○四月以後○尚在無着○奴才等趕緊設法籌畫○儘力勸捐○能否捐有成數○再行具奏請
旨○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旨相度地勢○妥為布置一摺○所稱北塘後路○有馬步各營○該夷不能直抄礮臺之後○辦理自必妥協○所料該夷情形○亦能洞悉○至此次接收該夷給大學士

照會○業經何桂清允其轉遞○以後難以拒絕○若該夷到津○有求遞大學士文書○恆福不妨拒絕○至前諭何桂清○𠸄咈二夷應議各節○必須在上海說定○方准其照咪夷之例辦理○並非令其至北塘再議也○儻該夷駛至大沽海口○不投照會○徑闖礮臺○毀我防具○該大臣等自應開礮轟擊○痛加勦洗○或該夷假投遞文書為名○仍欲拆毀防具○闖入大沽○亦不可不加懲創○若該夷投遞文書○並無桀驁情形○著恆福派員前往收接○看其如何措詞○如已在上海議定○並未帶有兵船○即酌量允其代奏○若語言狂悖○別有要挾○即行拒絕○告以應回上海○與辦理通商之欽差商議○此地不能接收○儻該夷恃強狂悖○即可置之不理○若仍有意尋釁○直攻礮臺○亦即督兵轟擊○如此分別辦理○不致過激○使該夷無所藉口○方為妥協○其間操縱機宜○該大臣等務須臨時斟酌辦理○是為至要○若該夷已遞照會○並無悖慢之詞○又無毀防情形○該大臣等即督兵轟擊○使該夷有所藉口○更激其決戰之心○亦必惟僧格林沁等是問○

己卯○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於本年二月二十五日○督兵攜印○由省起程○當經奏明在案○茲於二月二十九日○馳抵田莊臺防所○各起馬步官兵一千二百名○均已到齊○隨即分撥南北兩岸三營駐紮○申明紀律○傳知各營將弁○務須嚴肅整

齊○一體鎮靜○其槍礮技藝○仍令防兵按日操演○務使精嫻○並委員協同紳士○督率民團○勤加習練○復於南北兩岸碾子房立科一帶大小潮溝地方○業經親為詳細履勘○以備安置疑兵○臨時設伏○至兩岸礮臺營牆○遵奉
諭旨○加高培厚○所需物料○早經劄飭地方官備齊○運赴工次○現在河冰未泮○土脈尚欠融和○惟防所要工○未便延緩○已於三月初二日開工○漸次興作○查田莊臺原設礮臺礮位無多○沿河堤岸○地勢較高○礮路之遠近○必須酌中適用○而河灣水面○相距不遠○若將岸上礮臺丈尺○再行加增○則迎擊愈覺臨高射下○轉不得力○奴才相度形勢○似應因地制宜○擬將

礮臺兩旁○加寬培厚○且可多設礮位○其營牆內外○均照議加添木椿○用土培築○務令堅厚穩固○稽資抵禦○惟此次培修工費○雖比上年工程較減○而營牆兩面○俱用木植○需費未免浩繁○現仍極力撙節○嚴飭匠役○實力修作○不准草率偷減○總期工歸實用○餉不虛糜○其加高培厚丈尺作法○容奴才隨時酌覈○工竣時再行繪圖○詳細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廣東巡撫耆齡奏○竊奴才前在江西省城○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欽奉

上諭○粵東自勞崇光入城任事以後○疊據奏報○在城夷兵無多○民夷尚相安等因○欽此○又於贛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欽奉

上諭○有人奏○廣東夷人占踞等因○欽此○奴才前因病未痊愈○驟難赴任○當派隨員先行赴粵查探○茲奴才行抵贛郡○適委員自粵折回○又有粵省來見官紳○奴才詳細詢問○知廣東省城○夷兵來去無常○現在不過一二千人○省河內添造小船數百隻○每隻可載數十人○時赴香港○時泊省河○並在省河扼要之沙面地方○填海築房○奸細所在皆有○不可勝計○且每日有夷人二名○常在督　臣署中○往來文報○該夷均登號簿○此外各衙門○夷人亦間或前往○查看文卷○勞崇光所用武弁陶

培昌○及候補知縣許慶溶○與外間暗通消息○是以各官舉動○夷人無不周知○英咈夷酋○現居將軍○學政○藩司○三衙署○及廣州府○南海縣○兩學宮○以為辦事之所○上年九十月間○夷人將省城周圍丈量○欲向民間按月收取房租○經勞崇光允以官為代收○送於總局○每月提給銀二萬兩○並未取之於民○而省城內外商賈貿易地方○官先欲抽取釐金○實為夷人阻撓○其佛山鎮釐務○因承辦委員所定章程○過於繁細○以致窒礙難行○勞崇光到任後○派委在籍知府潘世榮○候補知府段詰○辦理洋藥抽釐○有漏稅奸民○經段詰等查獲管押○該民親屬赴訴英夷○情願受罰○夷酋吧嗄禮○令人轉告釐局○該委員段詰○惡其恃夷挾制○笞責三百○吧嗄禮聞知○即親自前來○將段詰帶往將軍衙署○聲言亦將如數笞責○經南海縣知縣華廷傑○往為剖解○始得釋回○其省城民情○當夷人初入城時○紳民紛紛遷避○後以該夷在城日久○多方要結人心○無識愚民○還者日衆○而富紳大族○遂亦稍稍歸來○約計現在城內紳民○去而復返者○已有十之六七○無業貧民○並有供其役使○甚至賣身於夷○至存城兵丁○因從前已被該夷○將軍器全行收去○氣已甚餒○且有與夷人結為姻親者○此廣東省城近來大概情形也○奴才伏查廣東民情○勇敢堅定○素與夷人為讎○乃自該夷入城之後○

被其威脅利誘。歷時三年。轉為所用。此日民情。迥非昔日可比。該夷既在觀音山築營。復占踞各官衙署。現又在沙面地方。填海築房。以扼省河衝要。根柢日深。奸謀叵測。此時若調客兵進剿。恐難剋期奏功。臣愚昧之見。今日辦理粵省夷務。入手要着。必先激勵士氣。收拾民心。掃除土匪。力行團練。而於該夷則仍不動聲色。俾無疑忌。俟機有可乘。藉資民力。明攻暗襲。使該夷知衆怒難犯。駐足無方。庶可驅之出境。收復省垣。容俟行抵粵東境內。妥籌辦理。並確探咹咈夷情離合。兵數增減。以及作何舉動。隨時奏

聞。至勞崇光身處城中。夷人防閑甚密。誠恐一時難以抽身出省。且左右既有奸細。前奉

諭旨。亦不敢遽行傳知。免致漏洩。

硃批。覽奏均悉。

戊子。兩廣總督勞崇光奏。近日夷務情形。現偵探確實。咹夷兵約一萬二千人。咈夷兵約八千人。已陸續自伊本國開船。三月內可以到齊。咈夷新兵頭孟朵邦。先到香港。旋來至省城。在觀音山一宿而去。並未來 臣署謁見。現聞已赴上海。咹夷新兵頭葛蘭。亦已到香港。尚未聞來至省城。據商人等密報。該夷有馬隊兵二千。將赴山東利津海口

登岸。由武定府陸路。直趨天津。以臣揣之。馬二千匹。由火輪船航海七八萬里而來。似非情理。且由利津陸路至天津。並非衝途。一千人安敢冒昧深入。難保非故騰此說。使我備多力分。惟既有此謀。不敢不據以上

聞。請

旨飭下山東撫臣。暗中布置防範。以期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據勞崇光奏。近日夷務情形。請飭布置防範等語。所稱咹咈夷兵。陸續由本國分赴香港上海等處。與何桂清等探聞之詞。大略相同。惟據稱商人密報。有馬隊二千。將赴山東利津海口登岸。由武定府陸路。直赴天津各等語。該夷多帶馬匹。遠涉重洋。似無其理。然所歷閩廣浙蘇等省。隨處可以買馬。亦難保必無其事。山東省兵力單薄。前據文煜奏。籌辦海防。擬令青州適中之地。駐紮重兵。以備聞警策應。其各海口未能設備。利津毗連天津。既有所聞。自應早為布置。著僧格林沁。即派妥員。前往察看形勢。應如何扼要守禦。使其不能深入之處。妥籌辦理。一面飛咨文煜知悉可也。勞崇光原奏。著鈔給閱看。

庚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近日運米商船陸續進口。查詢上海夷人。並無動靜。海面亦不見夷船行駛。惟節據登州鎮總兵曾達年稟報。夷船數隻。在之罘

島長山島芙蓉島等處。或停泊一二日。或來往遊移。飄忽靡定。夷情叵測。不知其意何屬。奴才等惟有水旱兩路。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

硃批。知道了。

甲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於咸豐十年三月初三十四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三月初八等日

上諭二道。並軍機處咨會二件。當即繕備照會。鈔粘咨文。飭發江藩司薛煥。轉給咹咈二酋去後。伏查咹酋普嚕斯。其志本在報復。前此照會之文。該酋以為渠先講理。如不允所請。再行動兵。適值杭湖警報頻仍。松江一帶。相率戒嚴。上海人民遷徙。市井蕭條。各夷領事繙譯人等。時至道署探討消息。夷商亦向華商詢問情形。普嚕斯從而生心。益思會剿。臣當即飭委薛煥。以察看海運為由。馳赴上海。設法解理。幸杭城於數日內克復。普嚕斯等靜候回文。尚無動作。三月十八日。接到臣鈔粘咨會之文。普嚕斯閱後。大肆咆哮。內北塘換約一層。尤為忿怒。邀同咈酋咘爾咘隆。商議多時。十九日。復集夷商先行責備。以此次勞師動眾。糜費糧餉。所爭祇在大沽進京。爾等從前議立條款。總謂可以言和。茲復文為此。毫無願和之意可見。爾等盡係謊言。惟

有一意決戰。夷商則以所請太奢。多方剖辯。普嚕斯置之不理。二十日。華商復囑夷商往詢。有無復軍機處之文。據普嚕斯云。將來到京面言。此時無可再復等語。揆度情形。已將決裂。並探聞咹咈兩夷。在日本等處買馬千餘匹。送至上海之虹口地方喂養。一面趕製鞍轡。又令木工造又式木架。鑽有多孔。行用木人乘馬。中藏火器。以為陸路衝突之用。不知是否確實。又聞前遣火輪船北駛。已於成山縣之海山。紮有夷兵。因成山對峙一山。中間一百五十里。凡船隻赴北洋者。均經此口。該夷兵專為攔阻漕船。及商貨船隻而設。又聞普嚕斯之意。兵船到齊。概赴天津。並有附近數處。到亦便犯。薛煥等因時勢孔迫。密諭華商。再行轉告夷商。設法阻其北犯。無如該酋意頗堅決。總以不能由大沽進口換約。及帶兵赴津為憾。夷商又以中外用兵。不干我等之事。而攔阻漕船。不令南北貨船來往。直是絕我生機。即中華商人亦不甘心。誠恐眾怒難犯。普嚕斯悻悻而散。華商擬即邀集河船人等。與之講理。據薛煥等鈔錄新聞紙三件前來。核與前浙江鹽運使潘仕成錄送相符。臣查普嚕斯桀驁情形。實堪髮指。自夷商議撤八條以後。該酋意謂可以照行。經薛煥逐層辯駁。該酋復與咘爾咘隆備是照會。則以駐京索費二事為主腦。尚係要求之

慣技○及至軍機處逐層指飭○該酋又因北塘換約一節○大為拂意○犬羊之性○難以理諭○果其決意報復○亦斷非口舌所能爭○臣惟有諄飭薛煥等○會督華商○籠絡夷商○妥婉開導○設法羈縻○至咘爾咘嚨○大抵悉聽普嚕嘶主持○該酋隨聲附和而已○上海夷船○自二月下旬後○往來無常○現在停泊上海者○尚有十餘隻○聞𠸄夷兵頭葛蘭○咈夷兵頭冒牛班○現已來至上海○該二夷兵船○有三月杪閏月初到齊之說○為期漸近○雖夷商尚為我用○轉圜實多棘手○除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密飭沿海各縣營○妥為防範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

盛京將軍○直隸督臣○山東浙江撫臣○一體備防○仍再密探情形○隨時馳奏○萬一不遵理諭○徑行北駛○即飭薛煥遵

旨馳驛北上○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文○報復之念益堅一摺○據稱三月十三日○普嚕嘶與夷商公議○先遣兩輪船赴北洋聽信○攔阻漕船○並阻南北往來商船○另遣輪船赴舟山聽信○占踞定海○以為接應○夷商等因○先經華商關說○再三勸阻未允○十四日○果有輪船二隻北駛○十五十七等日○復有輪船二隻南駛○並聞𠸄咈兩夷○在日本等處買馬千餘匹○送至上海之虹口地方○餵

養○製造又式木架○鑽有多孔○欲用木人乘馬○中藏火器○以為陸路衝突之用○又聞前遣輪船北駛○已於成山外之海山○繫有夷兵○專為攔阻漕船商船○普嚕嘶之意○兵船到齊○概赴天津附近數處○一齊侵犯等語○夷商普嚕嘶接到咨會○決意用兵○已有夷船北駛○自應嚴密防範○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恆福○布置周妥○著即時時偵探○相機堵禦○該夷既有同時侵犯各口之說○則山海關盛京山東各海口○亦應一體嚴防○著僧格林沁○玉明○文煜督飭在防員弁○認真守禦○毋稍大意○現在江浙漕船到津者○數已不少○該夷既欲攔截往來○此項收泊沙船○或令其暫泊口內○或令其放洋○著僧格林沁○恆福○妥籌辦理○其未經收口之船○一

遇夷船攔阻○或赴奉天○山東○暫時停泊○玉明○文煜○亦當熟籌辦法○毋令該夷搶掠○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咸豐十年。庚申。閏三月。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據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咨。報復之念益堅。現仍擬設法開導一摺。此次𠹌酋嘈嚕嘶。接到軍機處駁飭回文。大為拂意。既先遣輪船南北分駛。復有兩國發兵。即到上海。並分路竄擾等語。蓋見回文詞氣和平。故作此虛聲恫喝之言。以冀盡如其願。仍是該夷得步進步之慣技。上年𠹌夷赴津。先行背約。致為我師所挫。實屬咎由自取。即將從前所議條約。概作罷論。在我亦為理直。乃猶許其悔罪輸誠。仍由何桂清與講明條款。即准其照咪夷之例。北來換約。我中國相待之恩。可謂寬大。乃該夷不自引咎。不遵開導。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國豈能俯首受其挾制。現在天津等處。設防嚴密。如果該夷帶兵前來。惟有與之決戰。但此次啟兵之後。該夷斷非有心和好。所有前議條約。概作罷論。著何桂清。即令薛煥等。傳諭夷酋。使該夷知悉。至前諭通融辦理各條。總須在上海議定。毫無疑意。方准北來。不帶兵船。由北塘登岸進京換約。儻條款未定。貿然即至天津。無人與之會議。亦須堅執前說。勿涉游移。該大臣仍飭薛煥等妥為駕馭。相機開導。竭力挽回。不致驟然決裂。方為不負委任。

丙申。河南道御史楊榮緒奏。臣聞粵東省城。自夷人竄入

以來。居民已不聊生。近年更有一種匪徒。拐擄良民。販與夷人。男女被擄者以數萬計。夷人於省城之西關。番禺縣屬之黃埔。香山縣屬之澳門。及虎門外之香港等處。設廠招買。名為招中國人傭工。實不知作何驅使。每次買出外洋。皆滿載而去。匪徒始猶暗用術誘。近則明用強搶。省城附近一帶。村落行人。為之裹足。民情恟懼異常。聞該地方官不特不禁止。且出示聽人自賣。於是匪徒益肆行無忌。公然糾眾。日以擄人轉販為事。此等惡風。若不嚴行懲辦。日甚一日。良民受害。固不堪言。而夷人多得內地民人為用。其患尤不可問。且恐將來不獨粵省為然。亟應早防其漸。夷人招買人口。全在匪徒從中轉販。地方官嚴禁內匪。其理甚正。夷人亦不至有詞。敬請

敕下該省督撫。速將略賣良民之匪從。盡法懲治。庶民害可以永除。而邊禁從此嚴肅矣。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粵東省城。近有匪徒拐擄良民。販與夷人。男女被擄者以數萬計。夷人於省城之西關。番禺縣屬之黃埔。香山縣屬之澳門。及虎門外之香港等處。設廠招買。每次買出外洋。皆滿載而去。該匪徒始猶暗用術誘。近則明用強搶。省城附近一帶村落。行人為之裹足。地方官不特不為禁止。且出示聽人自賣各等語。匪徒擄人轉販外夷。例禁綦嚴。該夷人招買人口。若無內地匪徒貪利。從中轉販。豈能滿載出洋。地方官果能嚴禁。亦不至如此肆行無忌。且以地方官懲辦本地匪徒。與該夷毫無干涉。夷人亦無從饒舌。何以不行禁止。反為出示聽其自賣。著耆齡查明。即行嚴禁。從重懲辦。以期匪徒斂跡。內地良民。不至為該夷所掠。並查明出示聽賣之地方官。從嚴參辦。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

丁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閏三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三月三十日奉

上諭。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文。報復之意益堅等因。欽此。遵查前據何桂清奏報。該夷所請各條。斷難准行。既經駁飭。該夷勢必肆其狂悖。亟應加意慎防。以昭嚴密。三月二十八日。據哨探官兵報稱。驢駒河村東二十餘里。見有夷船一隻。在彼停泊。並裹去漁船。拘留米船等情。當經揀派弁兵前往哨探。臣僧格林沁業經函致王大臣代為陳明在案。三十日辰刻。該夷牽帶米船三隻。一併駛至大沽海口。在攔江沙外停泊。作何舉動。因海霧迷漫。瞭望不能真切。是日未刻。將米船三隻釋放。該夷船隻向東駛去。因海霧未散。不能遠望。不知何往。飭傳船戶詳細查詢。據稱夷船載有大鐵礮四箇。小鐵礮數箇。夷人約有百名。夷人向伊等探

間祁口水勢深淺。距大沽遠近。官兵若干。濠塹尺丈。祁口至大沽。中間村莊幾處。並據船戶聲稱。哨探弁兵貼近夷船。該夷將弁兵三名。接上大船等語。現在哨探弁兵未經回營。是否被該夷拘留。抑或因連日風浪不順。在他處阻風。尚須飭查。至此次夷船駛至。必係查探本年海口防守情形。以便乘隙窺伺。現在兩岸層層布置。似可無虞。至該夷在大沽海口停泊未久。即便駛去。難保不往山海關遊奕。奴才等業經咨行玉明。增慶。一體嚴防。海運米船。已進口三百零八隻。攔江沙內外。現有數十隻尚未進口。夷船在攔江沙外停泊之時。米船近夷船左右行駛。該夷並無阻攔。俟哨探弁兵回營。如探有確情。再行奏報。

硃批。俟探有確情。即行奏報。此次夷船。如果駛進沙內。不遽照會。竟行毀防開礮。必其處心積慮。別蓄詭謀。接仗時尤應慎益加慎。不可稍存輕易之心。朕惟有昕夕一誠默禱

天

祖。加佑我清。戰則必勝。和則必堅。海氛永靖。休息人民。實所望而不敢必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以探有夷船停泊驢駒河。裏去漁船。拘留米船各情。函致惠親王等。經軍機大臣陳奏。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於上月三十日。牽帶米船三隻。一併駛至大

沽海口。在攔江沙外停泊。後將米船放回。該夷船即向東駛去等語。該夷向船戶探問祁口地勢。甚為詳細。其為窺探虛實詭計無疑。祁口地方。距大沽若干遠近。有無防兵。該大臣自必密為布置。所有哨探弁兵。曾否放回。抑被夷船帶去。本日復據載垣面奏。接端華由工次來書。知明善接上海私信。該夷在廣東募潮勇三千。在該處操演。意欲於山東海口。一帶空曠處所登陸抄襲。復據卞寶書云。北倉地方。係上年咪夷換約所經之路。該處空虛無備。恐咪夷混迹。導之使來各等語。著僧格林沁詳查地勢。如有可以繞越礮臺直達京師之路。即著扼要防守。並即奏明添兵。以防抄襲。其防守礮臺之兵。萬不可輕易移動。致有疏虞。至山東沿海各口。防不勝防。惟利津地方。距津較近。仍著查明具奏。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事。本月初二日。據貴使臣文稱。俄國兵船不能不來。擬派什他卜斯喀丕唐一員。學生一名。前往北塘。令與中國官員。商辦撥防事端。並令該兵船官員。聽中國指使。在於不礙之處停泊。請派人護送該員前往等語。查中國與俄國和好。和約內。並無俄國兵船前來。亦無護送俄國人前往海口之語。自應確守和約辦理。至貴使臣派員前往北塘之處。應毋庸議。須至咨覆者。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夷船在大沽海外停泊。奴才等。業經恭摺奏報在案。本月初四日。恭奉硃諭。奴才等。惟有懍遵聖訓。慎益加慎。不敢稍存輕易之心。以仰副皇上永靖海氛。休息人民之至意。同日承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三日奉上諭。該夷向船戶探問祁口地勢等因。欽此。查該夷船。上月三十日。向東駛去。初一日早辰。即在祁口。距海邊約三十里停泊。自係由外洋行繞者。回祁口兩日。並無動靜。初三日已刻。復又向東駛去。瞭望不見。初二日哨探兵三名回營。據稱。跟隨千總謝啟發。前往哨探。夷人將謝啟發。官兵二名。接上大船。該兵等。將哨船繫於大船之後尾隨。夷人送給該兵等酒米。謝啟發乘便向該兵等告說。夷人相待甚好。探問大沽營內官兵若干。謝啟發。答以不足三百名。並囑令回營轉稟。砲臺及營外。不可多露官兵。旋因纜繩磨斷。夷船行駛甚快。哨船追趕不及。是以回營等語。初三日夜間。仍令該兵等。前往哨探。初六日回營。稟稱。哨船駛至祁口。夷船已經開駛不見。謝啟發等。已被該夷帶去。所有該夷帶去哨探弁兵緣由。奴才等。即咨沿海各省。一體查照。至

候補千總謝起發。係天津人。充當勇目。在南省軍營。素稱勇敢。人甚明白。膽量亦壯。即或夷人威嚇。不致屈辱。至祁口距大沽百里。未設防兵。而有汛兵瞭望。派撥馬隊哨探。該處並非村落。僅有漁戶數十家。食物淡水。須數十里以外尋覓。人馬駐紮。諸多不便。既非要隘。自無須駐紮官兵。儻該夷由彼登岸。我兵無難截擊。此次夷船之來。其為窺探虛實。似無疑義。其在祁口探水。無非希圖牽制。嗣後必有數隻連檣而來。在大沽一帶遊駛。如有可乘之機。即暗施詭計。否則虛張聲勢。以便在上海會和。至備調京兵二千名。擬從上海得有確信。或大沽見有夷船多隻。再行奏調。駐紮天津防守。津郡修築砲臺。雖未完工。周圍濠牆。月半即可竣事。奴才等。固願備調官兵。及早到防。以厚兵力。且無後顧之憂。實因限於經費支絀。不敢豫先奏調。至利津海口。是否險要。奴才等。前經咨行山東撫臣文煜。派員詳細查看。尚未接准咨覆。上年李湘棻。曾往山東各海口周歷。奴才等。當面查詢。據稱。利津海口。向有壯碼背橫直口外。船隻入口。必須標記。然後敢行。海口之西。有青坨。麪條溝。約水坨。海岸無店。大船進之不易。夷人馬步即由此登岸。一路並無甜水。且村莊稀少。中多阻擋等語。查利津距天津五百餘里。距大沽四百餘里。該夷上年欺敵致敗。再來報

復。勢必倍加謹慎。非計出萬全。不敢輕於嘗試。數百里之外。前無接應。後無救援。孤軍深入。期於僥倖而至津沽。該夷善能用兵。未必冒險。然由大沽左近登岸。抄襲礮臺後路。原在意中。現在各項布置。足資捍衛。馬隊官兵。隨處可以截擊。礮臺營壘官兵。均係分定段落。不能移動調撥。據登州鎮總兵曾進年稟報。之罘島長山島。大黑山島。時有夷船兩三隻不等。或停泊一二日。或來往行駛。詢之進口商船。據稱。山東各海島。曾見夷船數隻停泊。此外沿路海面。並未見有夷船等語。米船先後進口五百餘隻。現仍飭派兵督催。隨到隨即放入。不得在外停留。再上年琦等派

令縣丞黃惠廉等。前往上海探聽夷情。茲該縣丞等。於本月初三日由海道回營。所探夷情。與接久探報大略相同。並無的確信息。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恒福奏。夷船仍往祁口停泊。現又開駛一摺。覽奏均悉。夷船在祁口地方。來去無定。自係窺探虛實。該處既非要隘。無須駐紮官兵。設有夷人登岸滋擾。即偵探確實。督兵截擊。毋令深入。僧格林沁等。因經費支絀。不敢豫調官兵。固為節省起見。但現在防務喫緊。仍須早為布置。以免臨事周章。本日已令戶部籌畫銀二十萬兩。解赴大沽軍營。所有備調官兵。即可酌量奏調。至海防經費。亦不能全賴部撥。著恒福。仍於本省司庫款項內。設法籌措。此次設防後。直隸省撥用軍餉若干。著該督查明具奏。並隨時造冊報部。以憑稽覈。漕船進口已有五百餘隻。該夷並未攔截。著僧格林沁等。飛咨文煜。催令山東各口停泊米船。迅速開洋赴津。以免耽延。

戊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琦等。於本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八日奉上諭。現在防務喫緊。仍須早為布置。以免臨事周章等因。欽此。仰見聖慮周詳。先機籌備。琦等。曷勝欽感。伏查各省備調官兵內。京營

官兵。及直隸官兵。距津不遠。臨時奏調。不致稽遲。惟山西距津較遠。臨時奏調。不能迅速。擬將山西備調北鎮官兵二千名。先行調赴防所。以資捍衛。應請旨飭下山西撫臣英桂。選派技藝嫺熟。年力精壯兵丁。不得以老弱充數。並配帶擡槍鳥槍。以期適用。此項官兵。應揀曾經出師鎮將大員管帶來防。即令駐紮津郡防守。俟夷船到來。琦等體察情形。如仍須添調。或京營官兵。或直隸官兵。臨時再行奏請調撥。米船進口。共計六百四十餘隻。卸米回空一百三十餘隻。琦等業經飛咨文煜。催令各口米船迅即赴津。以免耽延。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捻匪竄伺陝境。恐其分竄晉疆。當諭將前備調官兵二千名。飭原揀統帶之副將穆騰額等。帶赴澤潞一帶。擇要扼紮。旋據英桂奏。已於太原大同二鎮。挑選官兵。並於省標派兵分防要隘。以杜竄越。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請調山西備調官兵赴防等語。山西毗連陝州等處。既據該撫派兵嚴防。並另挑太原大同兵二千名。赴省聽調。是分布之兵。尚可敷用。所有前諭備調官兵二千名。著英桂即飭穆騰額等統帶。配帶擡槍鳥槍。馳赴津郡。聽候僧格林沁調遣。毋稍遲誤。

辛亥。吉林將軍景淳署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竊奴才等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景淳等奏。俄夷攜帶牲畜食糧運入烏蘇哩。強占卡倫。派員前往籌辦一摺等因。欽此。奴才等伏查俄夷所占烏蘇哩卡倫。在黑河口迤東。相距水路迴環。計程一千餘里。陸路險而直捷。僅七百餘里。三姓在黑河口迤西。水路千餘里。陸路則八百餘里。其間有台卡八道。均隸松花江南岸。各置弁兵五名。原為傳遞文報盤查奸宄而設。計由烏蘇哩舊卡距三姓水路二千餘里。陸路一千五百餘里。緣黑河口為該夷出入門戶。其欲上赴三姓。下游烏蘇哩。在所必由之區。前將扼要設伏堵禦情形。恭摺奏明在案。茲已派二品銜協領鮮順。幫辦防務已革佐領明山等。於二月十二日啟程。馳赴黑河口迤西。相度地勢。擇要設伏。復飭頭起營總花翎佐領慶安。率防禦英春。雲騎尉富凌阿。多隆阿。驍騎長順。八品監生博爾庫等。管帶官兵西丹五百名。二起營總花翎佐領富祥。率佐領和常。防禦花沙布。雲騎尉德克精阿。敦卓布。恩騎尉額勒錦布等。管帶官兵西丹五百名。於二月十八二十四等日。雙裝啟程。先後馳抵防所。統歸鮮順調遣。期於據險嚴防。以遏其蔓延西上。惟該夷占踞烏蘇哩內。陸路橫衝。由尼滿口至三姓。曲徑相通。現已另由三姓。挑備官兵西丹二百名。亦令雙裝。派該處佐領富尼雅罕統帶。伏於尼滿口迤西之老嶺地方屯紮。其間添

設臺卡八道。各置弁兵五名。以資探報。其烏拉丁壯三百名。已於三月十三日啟程。馳赴琿春。交署協領台斐音阿置於附近海濱。與臺下守望相助。至該刨夫等所招人夫。能否隨同官兵勦擊。抑僅自衛山場。並如何布置抵禦情形。詢據刨夫徐得林呈稱。伊與張登瀛。已在小綏芬一帶。設營十二座。嗣又裝給腰牌二十面。另於琿春迤東近海之瑪延河蘇城等處。設營八十四座。每營招集人夫數十名。均係我

朝黎庶。既准自謀生計。無不感激奮興。如有俄夷肆逞。是欲絕我生路。同仇敵愾。義所必然。情甘出力等語。奴才等以該

剳夫所稟各情。似屬出於至誠。復肆飭悉心經理。分別布置。並飭攬頭張登瀛。張廷選。宋祥泰。年甲春等。已於三月中旬。陸續前赴綏芬烏蘇哩各營。將所招剳夫。分段星羅碁布。以為上下聲援。統計設營一百五十餘座。約計不下萬數人。該剳夫等。如能奮勇防勦。洵堪稱為勁旅。即或意存自衛。亦足以壯聲威。再查原派甯古塔驍騎校成德。因病出缺。經奕等另派防禦依興阿。隨同已革協領常陞。佐領富青阿。防禦納蘇肯等。管帶兵弁西丹一百二十名。俱令變裝。隨往山場。與該攬頭等。聯絡一氣。有事則協力齊心。折衝禦侮。無事則來往淩營。藉資巡察。至琿春東岸居

住之恰喀拉人等。前因被擾來投。未知是否誠意。當經派員往查。茲據署協領台斐音阿報稱。查得恰喀拉三十七戶。共計男婦子女二百二十七名口。伊等本屬

天朝所轄。倚山傍海。漁獵為生。近被俄夷騷擾。日不安身。因此自投來歸。但求活命。情甘効力。察其來意。甚屬真誠。考其技藝。頗曉槍法。如再教以紀律。其人足資禦侮等情。奕等飭令該協領將此項人等。妥為撫恤。曉以大義。仍安插沿海一帶地方。暫自謀生。容另調剳。誠如

聖諭。設有緩急。亦可助我兵力。應需軍火器械。臨時酌給。此係奕等遣派官弁兵丁。募集剳攬各夫。並撫馭恰喀拉人等。在

英領嶺以南布置設防之大局也。至俄夷春暖進城一語。係去冬各該夷占踞烏蘇哩卡倫時。醉後之言。奕等審度情形。係指三姓城而言。緣該夷連年乘船駛至三姓。要求通商。已可概見。至別城路徑生疏。該夷奸猾異常。不敢輕入。然亦不可不防。奕等已諄飭三姓。甯古塔琿春各處。多設練丁。以資捍衛。一面仍令阿勒楚喀副都統。咨通阿傳集挑備官兵西丹五百名。配齊軍火器械。派花翎佐領烏勒西佈春壽。藍翎佐領德山等。教演精熟。聽候調遣。並嚴飭各屬旗民地方官。勤加團練。隨時接應。以期仰副

聖主慎重邊陲。明撫暗防至意。合將遵

旨查明烏蘇哩舊卡相距黑河口。三姓里數。並官兵西丹剳攬各夫。恰喀拉分別布置緣由。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中。

壬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於三月二十四日。將該酋接到軍機處復文情形。專摺馳陳在案。旋於二十六日。據署蘇松太道吳煦轉呈。㖆咈二酋照會臣公文各一件。臣當即拆閱。其大意欲以兵脅和。言詞甚為狂悖。薛煥在上海會督吳煦。藍蔚雯。密令華商阻其用兵。並以攔漕停稅。有

關正供軍餉。先宜設法挽救。乃該酋不但置之不理。轉集
洋商於三月二十六日會議。先辦攔漕停稅二事。華商探
知會議之期。即邀集沙船舵水人等。約有一千餘人。於該
酋議事之時。羣呼爾等用兵。不令貨船來往。是絕我等生
路。我等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今日與爾拚命。該酋見人多
口雜。其勢洶洶。旋向年老者詢問情由。初疑官為指使。繼
經洋商剖說。實係華商情急之故。若必辦此二事。不但華
商生意斷絕。即我等貿易。亦甚有礙。咈酋咘囒咘嚨聞言
默然。唊酋嚐嚐嘶。則謂此乃我國來書教辦。若竟中止。恐
將來擔咎不起。洋商云。本國來書。原准眾商會議。今眾商

不欲辦此二事。情願公同立據。以此意係出眾商為保全
貿易起見。毋庸該酋擔咎等語。該酋等見洋商眾口一詞。
無可如何。遂令該商等出據。始罷攔漕停稅之議。而兵齊
報復之說。屢經華商密囑洋商多方化解。奈該酋桀驁太
甚。斷非口舌所能爭。惟有天津布置嚴密。聲威倍壯於前。
使不敢輕視。如該夷船膽敢內駛。尤須痛加轟擊。方足以
寒其膽而服其心。庶約內窒礙之事。或可略為刪改。否則
犬羊之性。實非情理所能喻。亦非恩澤所能感也。薛煥駐
滬兩旬。該酋並未求見。該司亦不便與之約見。若再稽留
在彼。轉露欲和之迹。適因常郡軍情緊急。薛煥即於本月

初六日。星夜趕回。隨同料理防堵事宜。近探得唊國復遣
額嘣唫。咈國復遣葛羅前來。聞有四月內可到之說。彼兩
國更換使臣。其或有轉機。薛煥應否豫飭來京。抑俟額葛
二酋到後。察看情形。再定行止之處。恭請
聖裁。

何桂清又奏。再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閏三月
初一日欽奉
上諭一道。仰蒙
聖主權衡操縱。指示周詳。跪誦之餘。莫名欽服。所有應行曉諭夷
人之語。當即遵

旨督飭薛煥等。傳諭夷商。轉告該酋等知悉。伏思夷情叵測異常。
此次官商設法羈縻。實已脣焦舌敝。而該酋等夜郎自大。
全無人理。勸導既不能感悟。懾服似必賴兵威。一面仍飭
華商。以貿易之益。歆動夷商。冀其不附該酋作祟。將來或
可藉以轉圜。至目前事勢。雖近決裂。臣惟有會同撫臣。仍
督飭薛煥等。妥為駕馭。如果稍有轉機。必當在上海定議。
然後進京換約。堅持前說。不敢稍涉游移。容俟探悉動靜。
隨時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夷酋復各呈遞照會。意在以兵

第 6、7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8 页文内

脅和一摺。覽奏均悉。該酋等攔漕停稅之舉。雖經華商與洋商多方阻止。始行罷議。而兵齊報復之說。仍復牢不可破。所遞照會。無非欲以兵脅和。言辭殊為狂悖。現在嘆酋已換額爾唫。咈酋已換葛羅。均有四月可到之說。既已換人。此時嘆酋等諒未必遽敢犯順。該大臣惟當俟額酋等到後。仍飭薛煥督同吳煦密飭華夷各商。迎機開導。俾就範圍。此時無庸再與嘆酋曉辦。轉令彼持之愈堅。至天津原定條約內。為害最甚者。如夷船入江。海運河運。皆歸其掌握。挾制無窮。夷人駐京。則中國為外夷所監守。自古無此體制。萬不可行。其餘各條。如無大窒礙之事。即不妨略予通融。如果該夷一意堅執。不肯改易。輒云奉有伊

國敕諭。該大臣亦可云此事係奉旨斥駁。藉以折服其言。至所稱薛煥應否據飭來京。此言殊屬非是。天津非議和之地。溯查道光年間各國更換條約。均在外間議定章程。送至京師用寶。今既許其來京。礙難與嘆酋再說更改。必當事事說妥。然後許其進京。彼時薛煥前來。亦不過令其作一見證。並非在津議事也。該大臣仍當飭薛煥迅赴上海。設法挽救。豈可先令北來。竟以議和一事。諉之天津耶。至額爾唫到滬。當以嘆酋背約一事責之。並非中國失信。此時仍准議和。係中國格外寬恕。所有在上海換約一事。不妨與額爾唫說知。看其有無轉機。再行酌辦。至該大臣此次已許嘆酋等代奏。該夷必要索看上諭。為此另寄諭旨一道。以便該大臣於奉到時。或摘錄給予閱看。或傳述大意。令彼知悉。此密寄中言語。萬勿先行宣露為要。

又

諭。何桂清奏嘆咈二國公使投遞照會。據情代奏一摺。嘆咈二國自道光年間五口通商以來。十餘年間。久歸和好。從無稱兵構釁之事。乃中外所共知者。迨咸豐七年。無故於廣東起釁。八年復直犯天津。經桂良等推誠開導。許立條約。詎上年春間。又帶兵船到津。不遵理諭。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其損兵折將。實屬咎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所有八年議和條款。自應概作罷論。惟據何桂清奏。中國與外國各商。恐礙生計。不願再起兵端。

普嚕嘶亦當深知悔悟。乃此次照會內。仍欲事事須從原約。是普嚕嘶尚未自知悔悟。該督亦無從代彼乞恩。如其真心和好。朕亦必體恤中外各商。允其所請。然必於前議條款內。擇其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該國。保全顏面。仍須於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儻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毀防守器具等事。必當痛加攻勦。毋貽後悔。至嘆使照會內。有以軍機大臣不自行覆給照會。為簡慢之處。不知道光三十年嘆國投文與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其時即由兩江總督陸建瀛代為答覆。因軍機原不管通商之事。此時照舊例辦理。並非簡慢。

丙辰。閩浙總督慶端奏。現接護理福建水師提臣蔡潤澤。會同署理福建興泉永道潘駿章稟報。據廈防同知俞林稟稱。本年三月十五日。有嗬囒國雙桅夷船一隻。於是日午刻。駛入廈門汛口。內裝夷兵一百餘名。復於酉刻駛至雙桅紅毛夷船一隻。內載夷人五百餘名。均各隨帶器械。聞係由廈轉往上海。因彼此語言不通。無從盤詰等情。當即會同飭派兵役。嚴密防範。旋據各汛口文武稟報。嗬囒紅毛兩國夷船二隻。均於三月十七日未刻。駛出外洋。往北而去。馳稟察覈等由。及據福建廈防同知俞林稟報前來。竊伏查嗬囒等國夷人。各駕兵船駛至廈港。旋即開行。是否轉赴上海。抑有別故。現當暎夷尚未就撫之際。情殊叵測。所有沿海各口。均應嚴密防範。以免滋生事端。除檄飭沿海各地方文武小心嚴防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臣何桂清。及幫辦五口通商事宜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查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丁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前查探夷人欲占踞舟山。即定海廳。為南北接應之地。業經先後密陳。茲於閏三月十三日。據署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轉據署定海廳同知甘炳稟稱。閏三月初一日辰刻。查有暎咈二夷大小兵船十八隻。陸續駛至衙頭地方停泊。旋即有夷官六人。至署謁見。據稱。奉伊等提督之諭。願借城內衙署寺院。暫棲夷兵。並不擾累百姓等語。當經再三開導。該夷官一味堅執。次日在城鄉遍貼夷示。隨即陸續進城。分住寺院。梁恭辰以甯波地方。自夷人通商以後。往來出入。歷年已久。此次駛到兵船多隻。夷兵借住城內。其居心殊為叵測。惟該廳地方。孤懸海外。際此內患未平。必須妥為調停。以冀消弭無事。查有前任角東巡檢姚紹唐。歷經委辦夷務。飭其前往查辦。並鈔夷示一紙。具稟前來。臣接閱之下。不勝髮指。正

在督同薛煥商辦間。又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稟報相符。並稱。連日督飭華商轉告夷商。再向嘈噌噺設法勸導。總令在滬與臣商定一切。或可准照咪夷之例。北上換約。若貿然帶兵赴津。無人會議。一經用兵。可見爾國並非有心和好。前議條約。必致概作罷論。豈不可惜。旋據華商覆稱。各夷商昨復再四解勸。奈該酋一意主戰。堅定不移。並云現接額爾唫來信。即願議事。亦須往赴天津。斷不肯在上海商酌。又云。何總督但能管理通商事宜。此等大事。非大學士尚書不能與我會辦。並據夷商報稱。額爾唫約同葛羅。於外國三月二十六日。即中國三月初

五日。由咲國啟椗。一路催趲兵船抵滬。無多耽擱。即赴北洋。必要駐京賠累。方能罷兵等語。臣查該酋言詞狂悖。蓄意用兵。似非情理所能感化。此時天津布置嚴密。惟有仰仗
天威。先懾其驕悍之氣。或可稍期省悟。以冀徐徐就範。除咨會浙江撫臣王有齡嚴為防範外。一面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壬。仍飭薛煥吳煦等。再行設法密授華商機宜。妥為化導。

硃批。另有旨。該夷以兵脅和。以地要和。若自我稍緩其辭。必啟彼挾制之心。若一意決戰。亦必激彼無一退步。再戰不休。致歲歲決戰。終須歸於撫局。此正當喫緊之際。朕心洞鑒。不致為所搖惑。即在京王大臣等。亦深資協贊之功。卿總理五口。責無旁貸。務期內外一心。不可稍涉推諉。朕必不因偶失一隅之地。即治卿之罪也。

何桂清又奏。接據吳煦來稟。聞三月初十日。有天津大營儘先守備謝起發。來署面稟。係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營中効力。三月二十八日。瞭見大沽口外泊有夷船一隻。奉派帶同兵丁五名。駕坐小船前往。查係咈夷兵船。該夷轉向謝起發詳問大沽防堵情形。及兵弁礮位數目。有無攔江鐵戧。大沽由陸路至天津。計若干里。該守備遵照僧格林沁面諭。答以防兵無多。且無大員駐紮。

礮臺六座。每座僅設礮一位。攔江鐵戧等物。上年已為咈兵所毀。大沽至天津。尚有數百里。該夷僅將帶去之兵丁釋回。扣留謝起發不放。次日復用千里鏡窺探大沽情形。以謝起發所言不實。屢欲殺害。該守備矢口不移。夷船隨即駛回上海。本日夷兵頭復向盤問。並令通事山東人孫文典轉詰。該守備仍執前說。經孫文典緩頰釋放等情。即經吳煦給發護照。飭令搭坐商船。由海道趕回津沽大營。具稟前來。臣查該夷船隻。時赴北洋窺伺。居心殊為叵測。又據吳煦等稟稱。上海現有咲夷兵船六隻。咈夷兵船一隻。吳淞口外續到咲咈大兵船共八隻。夷兵間有登岸。尚不滋事。惟於對岸海壖。隨處蓋有石灰印記。不知何意。並傳聞該夷多帶馬匹。有由大沽陸路赴津之意。均不能不嚴為之防。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夷人闖入定海廳城一摺。本月初一日。咲咈兵船。駛至定海衙頭地方停泊。旋有夷官進城。分住寺院。並編貼夷示。該夷此次占踞定海。雖未肆擾。而以兵脅和。以地要和。情形殊堪痛恨。此時若調兵驅逐。是自開兵端。但何桂清係總理五口欽差。豈能付之不問。著即照會該酋等。責以定海並非通商之地。何以擅行居住。令其速即退出。免致開釁。看其

如何回覆。再行奏明請旨。現在戰撫之局未定。正當吃緊之際。若任聽嘓嚕等北駛。更難著手。何桂清督飭薛煥。曉以桂良業經交卸欽差關防。花沙納又病故。該酋貿然北來。無人講話。該大臣係欽差辦理各國通商事宜。若在上海商議。尚可代奏懇求。儻徑至天津。恐徒啟兵端。於事無益。並將本月十八日所寄諭旨。詳加開導。使該夷得一退步。或可望其轉圜。切不可意存推諉。激其決意北行。何桂清摺內。已詳細批示。諒該大臣必能仰體朕意。悉心籌辦也。

己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一

日未刻。礮臺瞭望。見有夷船一隻。由東北駛赴北塘河攔江沙外。正擬派人前往哨探。又由東南洋面駛來夷船一隻。在驢駒河迤南停泊。旋據北塘營弁稟報。夷人舢板一隻。上有夷人九名。駛進河口近岸。船上並無通事。言語不通。無從查詢。該夷用手指畫。揣度其意。似欲赴京投文形狀。又未持有公文等情。稟報前來。奴才等。派令理藩院員外郎德祥。帶同縣丞黃惠廉。於二十二日。前往北塘查詢。二十二日早晨。驢駒河迤南。夷船停泊未動。至未刻起碇北駛。亦赴北塘口外。一處停泊。其二十一日進口舢板。連日風浪過大。未能出口。即東河岸下錨。二十三日德祥等。回

營稟稱。該夷等俱不通中國言語。黃惠廉。因以咈國夷語。向該夷查詢。據稱係俄國船隻。到此等候京城夷館信函。並有信寄京。現來僅有大船一隻。沿途海面。並未見有別項船隻。此外言語多不相通。並稱大船上有通暎咈言語之人。即當喚來。以便答話。其寄京信函。亦在大船。並未攜帶等情。查俄夷上年節次寄京信件。均由舢板攜帶。並有通事相隨。所求遞送信函。即欲聽候回信。其勢迫不可待。此次既稱投信。又無信函。並無通事。進口三日之久。從容不迫。且既稱僅來大船一隻。何以又由南洋駛來夷船一隻。亦在一處停泊。形迹種種可疑。難保非暎咈二夷潛入

俄夷船內。希圖窺伺。惟北塘地方。斷難守禦。雖擬捨而不守。誘令深入。以便兜擊。然仍不令其輕易占踞。現已派撥馬步官兵前往駐紮。如該夷舢板多隻。載夷登岸。必不能攜帶大礮。我兵即可俟其登岸迎剿。庶可得手。至該夷舢板。已於二十三日出口。仍應看其如何動靜。如一二日內。持有寄京信函。奴才等。自當欽遵前奉

諭旨。接收代為遞送。設無寄京信函。其為窺探虛實。似無疑義。奴才等。惟有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北塘海口。見有夷船二隻停泊現在防守情形一摺。此次北塘口外。先後駛來夷船二隻停泊。

雖據稱係俄國船隻。而既有寄京信函。並不由舢板攜帶。且無通事。先稱僅來大船一隻。嗣又由南洋駛來一隻。形迹可疑。據稱。大船上有通咲咈言語之人。雖係非咲咈二夷。溷入俄夷船內。希圖窺伺。該大臣等。現已派撥馬步官兵前往北塘駐紮。以備臨時緩急之用。所奏自屬周妥。北塘地方。前經肅順等與俄夷約定。如海口無事。可以差人來往。現當設防之際。原不應前來。茲該夷舢板船已經出口。如再來北塘送信。著恆福接收。許其寄京。如欲差一二人進京。奏明請旨酌辦。至俄夷此來。無非欲趁咲咈二夷來時。從中取利。未必先行開礮。自違和約。倘我軍先行轟擊。正墮彼術中。該夷得所藉口。必至公然與咲咈明比為奸。更難措手。斷不可以該夷欲作說合。從中取利。墮其術中。應令該夷速即退避為要。該大臣務當隨機應變。與恆福妥籌辦理。以慰朕望。至馬隊恐不敷分撥。可於山海關。吉林。黑龍江兵內。酌調若干。以資策應。大沽防兵。不可掣動。北塘後路。及天津。兵力較單。應如何添兵布置之處。著該大臣斟酌辦理。迅速奏明添調。再昨據何桂清奏。僅先守備謝起發。已由夷船放歸。搭坐商船。趕回津沽矣。又據該督奏。咲咈二夷兵船十八隻。駛至定海廳地方停泊。其夷兵借居城內。分住寺院。並徧貼夷示。欲占地屯兵。藉為挾制。難保不即由定海駛至天津。種種詭譎情形。不可不嚴為備。所有西林郭勒馬一千匹。昨據慶昀奏。

內有七十二匹。不堪留收。咨行理藩院行知補交。業經諭令慶昀。俟收全時。解赴天津應用。其伊克昭烏蘭察布兩盟官兵。本日據成凱等奏。先後到城。惟皆不習技藝。不服水土。中多患病。未必全行適用。現在勤加操演。並令將疲瘦馬匹。妥為牧放矣。

僧格林沁等又奏。前被夷船帶去之海口營探兵尚起龍。於本月二十一日回營。奴才等詳細詢問。據稱。前同營弁謝起發。兵丁高士茶。被該夷拘留。三月初三日。自祁口開船。初五日到奉天不知地名山島停泊。該夷攔截商船五隻。各帶一人。赴該夷大船。查問買米處所。並看商船所用煤末。不堪使用。次日將商船五人。並營兵尚起龍。高士茶。放回商船。尚起龍等。搭坐商船。赴山東萊州登岸。高士茶在途患病。尚起龍一人回營。據稱。夷人頭目李姓。通事白姓。時常向該兵等查探大沽海口礮臺情形。並馬步官兵若干。該兵等答以並無馬隊。僅有本地鄉勇三百餘名。該夷並不肯信。該兵等向夷人詢問係何國船隻。該夷亦不肯明言。據稱。是巡船到大沽查探情形。該夷連日向該兵善言查詢。並無威嚇情事。該兵等欲與謝起發同來。夷人不允。聲稱帶赴上海。見伊國提督等語。已咨行兩江總督何桂清查探。俟該夷船駛回上海。令將營弁謝起發交還送營歸伍。再本月二十三日。奴才等接准河桂清咨稱。咲夷改

派頭喇嘛喀。佛夷改派葛羅等情。鈔錄原奏。咨行前來。合併附陳。

硃批。知道了。

庚申。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竊奴才等。因前夷情叵測。擬請挑選餘丁五百名。作為步隊。遴派官兵管帶。於開江以前。遣赴黑龍江附近地方擇要屯紮。作為民間團練。以期聲勢聯絡。協護城垣。並籌給衣履。柴薪。馬乾。銀兩。口不。數目等情。奏奉

硃批。依議。戶部知道。欽此。奴才等。遵即酌量各城丁數多寡。督飭各該署副都統。城守尉。總管協領等。由內外城八旗官屯營

站餘丁內。選擇年力精壯者五百名。並遴派佐領二員。委為營總。佐領驍騎校五員。委為參領。由軍功翎頂兵內。挑派二十名。委為防禦驍騎校。並由兵內。挑選槍箭嫻熟者三十名。作為教習。連委防禦驍騎校。共兵五十名。俱令各帶馬一匹。俟到防時。輪替巡哨。偵探夷情。以期得力。該官兵等。共五百五十七員名。分作五起。頭起官兵餘丁。定於閏三月十六日啟程赴防。續起各間二日行走。應需槍箭等項。由省城捐造軍械內。照數發給。並飭令經過驛站。酌辦車輛。遞替更送。勿誤遄行。至該官兵等。業經籌借俸餉。該餘丁等。亦蒙

恩准給衣履銀兩。所有沿途飯食。俱令自備資斧。不准另外開銷。並轉飭管帶各員官。恪遵紀律。催趲前赴防所。於到防後。勤加教演。常川團練。務期技藝嫻熟。緩急可用。

硃批。知道了。

壬戌。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臣抵任後。兩次接據定海同知甘炳稟稱。本月初一日。探聞暎咈二國。大小火輪船十八隻。陸續駛至道頭停泊。旋有夷目六人。來署謁見。據稱奉伊等提督之諭。欲借城內衙署。及寺院居住夷兵等情。當經再三婉復。總以並不干礙之言相答。並邀該同知與定海鎮。同至伊船相敘。迨赴伊船。仍申前說。復向開導。一

味堅執不移。即於次日在城鄉遍貼告示。並即陸續進城。分處寺院。約有五六百名。自初三起。該夷目帶同夷兵多少不等。各執兵器。四處遊行等語。復據護理定海鎮總兵袁君榮。甯紹台道梁恭辰等稟報。大略相同。查定海地方。孤懸海外。自五口通商以後。時有夷船往來。登岸入城。本無足怪。第此次所到船隻。俱係火輪兵船。復令夷人居住城中。意殊叵測。所慮者。浙境賊氛方熾。邊釁豈可再開。況此時撫局未定。亦不敢稍涉鹵莽。致滋藉口。惟有飭令該同知等。暫行設法羈縻。并勸居民勿與為難。希冀消弭其事。一面仍令察看情形。隨時具稟。以便密為之防。

硃批。覽奏已悉。

癸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維夷船駛至北塘。舢板進口。派員查探各情形。於二十三日。恭摺奏報在案。二十六日。恭奉寄

諭一道。奴才等敬謹領悉。查該夷原稱僅來大船一隻。船上有通咲咈言語之人。二十三日。舢板迅出河口。是晚復又駛回。增添夷人四名。二十四日。派令德祥。帶同黃惠廉前往。詢得續來夷人。通曉咈國夷語。係咪國夷人。先後駛來大船二隻。據稱均係俄國船隻。仍欲寄信至京。並未攜帶信函。持

有漢字帖一紙。開寫所要食物。黃惠廉向該夷告說寄信一節。須回明上司。方敢遞送。令其數日後持信來聽候。奴才等。派員前往大船。送給食物淡水。藉可查探動靜。二十五日。差弁回營禀稱。船上夷人約有百餘名。帶有大小礮位。其艙內有無夷人。不能看視。所有淡水食物。該夷未收。據稱。未將信函寄京。食物未便收受。旋據北塘汛弁禀報。該夷舢板三隻。各百十餘人。先後進口。雖言語不通。查其情形。似係仍欲寄信至京。舉動極為狂悖。至應否接收信函。代為遞送。奴才等。擬俟二十六日奉到

批摺。再為欽遵辦理。是以未經派員前往。二十七日。飭令德祥等。前赴北塘。該夷呈出寄京信函二件。並稱俟得有回信。即便開行。奴才等先經囑令黃惠廉傳諭該夷。寄京信函。係該夷本國事務。即代為遞送。儻有關咲咈二夷之事。不能轉遞。該夷聲稱。並無關繫咲咈二夷情事等語。奴才等固知該夷信內即有咲咈二夷之事。亦斷不肯宣露。然不得不豫為杜絕。使該夷等無所施其詭詐。至山海關防務。亦關緊要。該處關內關外。處處皆可登岸。現在馬隊官兵。未便抽撥。北塘後路。天津郡城。業經豫為布置。此時暫緩添調官兵。大沽兩岸。馬步各隊。足資抵禦。並可兼防南岸迤南至祁口一帶。北岸迤北。至北塘一帶。奴才等現已咨催山西官

兵二千名。迅即來防。其備調京兵二千名。應請

飭下各該旗。豫為準備。仍俟得有上海准信。再行調赴津郡防守。以壯後路聲威。奴才恆福。將該夷信函。封送軍機處。發交夷館祇領。俟有回信。給與該夷。令其速即退避。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俄夷持有寄京信函。求為遞送一摺。俄夷船隻。駛赴北塘。呈出寄京信函二件。並稱俟得回信。即便開行。經恆福。將該夷信件。封送軍機處。已由理藩院轉交夷館矣。俄夷趁咲咈來時。忽至北塘投信。顯係藉此窺探虛實。所稱信函。並無關繫咲咈之事。原不足信。北塘地方。既未設防。恐該夷藉買食物為名。任意登岸。不可不豫為杜絕。如該夷需用

淡水等物。著恆福、派人代為買辦。毋許登岸盤踞。一俟在京俄酋寄有回信。即飭令迅速開行。僧格林沁、於北塘後路。天津郡城。均已豫為布置。自可暫緩添調官兵。其前調山西官兵二千名。一俟到防。即擇要布置。京兵二千名。已飭各該旗營、豫為準備。屆時酌量調遣。以壯後路聲威。並須多設疑兵。令該夷難以窺測。本日據薛煥奏、探聞夷船赴北洋窺探。以津沽防堵嚴密。欲用兵船一二十隻。虛攻大沽。牽制我師。另覓得山海關以內海岸。可以登岸。約定各兵船由此登陸。徑奔都門。並雇有廣東匪徒。令騎馬前導。又探聞該夷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水深。可以泊船。欲由此上岸。直抄礮臺後路等語。山海關地方。前經僧

格林沁等、親往察看。分撥官兵防守城池。布置諒已周妥。惟該夷既有由此登岸之說。自應嚴密防範。著即督飭增慶等、隨時偵探。毋令登陸肆擾。其餘附近山海關各海口。亦宜妥為籌防。不可稍涉大意。該夷詭譎異常。聲東擊西。意欲分我兵力。亦未可定。諒僧格林沁等、必能相機防堵。其如何布置之處。即著迅速奏聞。夷務關繫緊要。該大臣等、一切奏報文移。務當格外慎密。以免該夷探聽消息。即營中之人。亦宜加意嚴防。是為至要。薛煥摺。著鈔給閱看。

巡撫銜江蘇布政使薛煥奏。竊臣奉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行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上諭、何桂清現籌防勦事宜等因。欽此。伏查夷情桀驁。蓄意稱兵。暨節次設法化導情形。業經何桂清先後馳奏在案。本月初二等日。夷人突入定海廳城。連日飭探。尚無十分騷擾。續接署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報稱、該夷在道頭地方泊船。其城內散住者。約計五六百名。茲又由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探得夷船駛赴北洋窺測。以津沽防堵嚴密。港狹水淺。欲用兵船一二十隻。虛攻大沽。牽掣我師。另覓得山海關以內。有一海岸。不知地名。計距大沽二百餘里。距京師三百餘里。該處港闊水深。可以登岸。約定各路兵船於

外國六月二十五六、即中國五月初七八等日。由北登陸。徑奔都門。并雇有廣東匪徒數百名。內多熟悉直隸路徑者。均令騎馬前導。擬以北駛兵船。分調一半前往。餘泊沿途各港接應。此說甚祕。係夷兵船上所雇華人、由北回滬偶露風聲。吳煦等、又令華商密探。所聞相同。另由前浙江鹽運使潘仕成、所探該夷、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太深可以泊船。有欲由此上岸。直抄礮臺後路之謠。伏思該、夷目上年受創以後。天津兵威。實聞而膽落。然猶添調兵馬。處心積慮。妄圖報復。無非欲為螳臂當車之計。上海華夷兩商。素來相安。此時亦頗聯絡。均勸息兵。乃該酋壹意獨行。

有必欲戰勝而後止之說。英酋額爾金。咈酋葛羅雖尚未到。然觀其目前舉動。水陸駐兵。且窺探防堵虛實。測量水口淺深。犄謀詭計。總欲伺我間隙。一逞狂悖之行。察其最為注意者。似仍在大沽礮臺。至所言山海關以內海岸。臣未番北地形勢。無從懸指其處。但該夷既有日期欲由此登岸。尤不可不嚴為之防。臣面稟督臣何桂清。函稟撫臣徐有壬。竊謂現在夷情。實屬萬分猖獗。理諭既無可復施。權術似在所必用。然假用權術。必賴兵威相輔而行。山海關一帶。計已早駐重兵。更宜增軍。層層布置。以備不虞。就津防而言。大沽軍容已極雄壯。而內河要隘各處。亦須多

築營壘。添調兵丁。或以團練之勇。充實其中。徧豎旗幟。作為疑兵。務大沽壁壘精嚴。誠不畏其撲犯。第恐該夷偵知內防兵力不厚。別無顧忌。遂專心致志。力攻礮臺。關繫實非淺鮮。蓋夷性多疑。倘彼知我內河節節嚴防。自不敢狡焉思逞。即兵船駛至攔江沙外。亦當不至遽行跋扈。是內河增設疑兵。正為大沽礮臺助力也。似此密籌勝算。然後開一線之路。冀其就我範圍。但夷性與人理相殊。諭令如何息事。彼必故意違拗。所有擬定辦法。似不必明向宣導。宜以旁敲側擊之法。引其自入彀中。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如是則撫議或可易成。亦不至兵連禍結。且中國虛實。終

不為其所窺。嗣後當可永期馴服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探聞近日夷船情形。欲由山海關登陸。並抄大沽礮臺後路。及徑奔都門等語。英酋額爾金。咈酋葛羅尚未到滬。據稱窺探防堵虛實。測量水口淺深。意在用兵。夷情詭譎。安知非故為虛聲恫喝。豫為會和地步。現在天津等處嚴密設防。固不慮該夷北駛。惟思患豫防。亦須妥為籌畫。如果任其帶兵北來。與之決戰。即我兵全操勝算。亦必至兵連禍結。後患無窮。終非善策。不若仍在上海。反覆開導。毋令決意北來。庶可消患於未形。何桂清身任欽差大臣。總理五口。籌辦機宜。是其專責。不得意存諉卸。薛煥經朕特派辦理夷務。亦不可

稍涉大意。激之北來。戰撫之局。現在未定。正可極力挽回。若任聽該酋率行北駛。徑至天津。一經構兵。以後辦理。更難著手。著何桂清即飭薛煥回至上海。督率吳煦等。相機開導。如該藩司所稱旁敲側擊。引其入彀。方為正辦。斷不可使其驟然決裂。以期就我範圍。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咸豐十年○庚申○四月○乙丑○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本國接得本大臣正月間所送文書○知本大臣
盡心辦理○所求且為
貴國有益○一切事件○至今尚未辦妥○不勝詫異○愛琿城二年
前所立和約○
貴國設法○並不遵照辦理○本國所求誠明○且合於理○若秉公
辦事○必無疑意○況兩國二百餘年和好○
貴國大臣每行文時○亦嘗云願照和好之道○上班大臣不○及
本大臣○已經一年半○勸求
貴國大臣商辦○決定兩國緊要之事○奈徒勞無益○特緣
貴國大臣推託不辦之故○本國大皇帝聞知此等光景○諭令
本大臣○只此次再行照會
貴國○畢竟願否照依和約辦理○及本大臣屢次行文所求別
項事件准行否等語○本大臣遵照此旨○理宜務求貴處大
臣○將本大臣前次所行各件○奏
聞
貴國
大皇帝後○其兩國東界○即照愛琿和約○及咸豐八年大學士桂文
與公普提雅廷之

諭旨。所繪之圖。願否畫押用印照辦。並將貴處大臣願否豫防將
來嫌疑之處。確實明白。行知本大臣。若
貴國
大皇帝准行。其本大臣前文所言別項事件。或有商辦之處。即請
貴處大臣會同商辦。請貴處大臣。應堅信本國大皇帝甘願
貴國有益。並免諸將出師之艱難。若仍猶疑遷延。實於
貴國無益。儻
貴國
大皇帝不准行時。本大臣遵照本國大皇帝諭旨。應由京起程前
往北塘登船。因居此互相無益。故貴處大臣。須明本大臣

所候覆文。何等關繫。是以求貴處大臣詳細決定。於三日
內覆知。因本大臣務必於四月初八日起程。前往北塘。並
乞照天津和約第二條。飭令沿途妥為豫備。以免路上阻
擱可也。為此照會。

丙寅。給俄囉斯咨覆。

為咨覆查照事。四月初一日。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貴使
臣因接到本國文書。以所求事件。至今尚未辦妥。內言我
等推諉不辦。殊堪詫異。查從前借居崎咭等地方。並非貴
國應有之處。是以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二百餘年。方肯施
恩准其借住。至烏蘇哩。綏芬地界。因該處軍民人等。斷不相讓。屢
次遞呈。現已開墾。各謀生業。萬不能讓與他人。經該將軍
將此情節據實奏明。因恐貴國之人去到。該處人等不容。
必致反傷和好。中國向來辦事。皆以俯順民情為要。是以
礙難允准。至文內所稱。與中國有益之事。查中國與俄國
和好二百餘年。並無相傷之處。亦無彼此無益之事。今反
言與中國有益。尤不可解。望貴大臣務將何事有益於中
國之處。詳細說明。迅速咨覆。再該處軍民既有所請。中國
斷不能驅逐百姓。令貴國之人借住之理。如貴使臣看不
明晰。可即定期與本國

欽派大臣面見可也。為此咨覆。須至咨者。

己巳。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夷人登陸滋擾。必先勾通內地民人為之
嚮導。方敢深入等語。前據薛煥奏。探聞該夷覓得山海關以內
海岸登陸。徑奔都門。並偵知大沽左右有鹽田水深。可以泊船。
欲由此上岸。抄礮臺後路。業經諭令僧格林沁。恆福。將如何布
置之處。迅速奏聞。該夷詭譎異常。現在沿海窺探。難免與內地
民人勾通。豫為臨時嚮導。該大臣等營內官兵。似不至與該夷
通氣。惟鄉勇及販賣食物人等。恐有奸細混跡。非認真稽查。未
易敗露。著僧格林沁。王明。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嚴密訪拏。破其

奸宄。天津五方雜處。閩廣人多。沿海各口。地方遼闊。更恐有匪徒埋伏。為該夷所用。著恆福遴委幹員。會同地方官。並公正紳士。編查保甲。嚴拏奸細。使海濱肅清。以弭隱患。毋得視為具文。盛京之田莊臺沒溝營等處。著玉明一體辦理。其山海關一帶。即著僧格林沁。密飭增慶等。嚴查拏辦。斷不可稍涉大意。俄酋伊格那提業幅。正月間來文。有兵船欲到北塘。聽其調度之語。現在該酋以烏蘇哩等處地界。不允所請。語益不遜。欲於初八日由京赴北塘登舟。該酋心存叵測。或句結唉咈滋擾。伊從中說合。意圖取利。或暗助唉咈。與我尋釁。逞其狂悖。均未可知。若阻其前往。未免受其挾制。已諭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派委員

弁。護送前往。俟到北塘後。著恆福。委員即飭該酋迅速登舟開行。毋令逗遛。並著僧格林沁。嚴加防範。儻該夷欲援利哈徹幅來京。一面設法阻止。一面奏明請旨。

山東巡撫文煜奏。本月二十二日。據登州府張鼎輔稟據蓬萊縣具報。三月初五日。有夷船一隻。由長山島開行遊弋。有夷人二名。駕杉板小船一隻。至天橋口上岸。在水城海岸附近之觀音堂閒逛。經瞭望弁兵。向前攔問。夷人口稱價買煤炭牛羊食物。弁兵即以此地不產煤炭。並無牛羊可買。且以灘落水淺。船必被擱。勸令速即開行。夷人仍駕杉板折回大船。駛往大竹山島南洋攏泊。於初六日辰刻。開往東北大洋。駛去無蹤。並准登州鎮總兵曾逢年咨同前由各等情。臣查該夷人。雖經弁兵善為攔截。船已駛去無蹤。惟既上岸欲買食物。非尋常停止往來行駛者可比。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

硃批。知道了。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俄羅斯伊格那提業幅。現定於初八日。由京前赴北塘。本日業經傳知順天府。尋派委員護送前往。並令將食宿之處。妥為辦理矣。著僧格林沁。恆福。即行派委員弁。迅速探迎

護送。並飭沿途地方官。照順天府一律辦理。俟該酋登舟後。即令開行。勿使在該處逗留。其經行道路。務須由北倉行走。不准前往天津。及大沽礮臺後路等處。免其窺見。致令得我虛實。是為至要。

壬申。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璸奏。（芬）等。據署福建布政使事按察使裕鐸詳稱。准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咨開。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有火輪船一隻到來。當即委員訊問來歷。據稱係咈囒國欽奉全權公使用克而伊而翁加白良所坐船隻。通船共有一百二十人。今特來要與貴國大臣當面議事等語。業於六月初一日。在公廨相會。該

公使將文書一道。文官展看。該官看訖。婉詞云。文內嗣後
或有𡁏囒船到來。須要以禮相待。凡在市雜物。許其收買。
所有柴水。亦收價供給。若𡁏船遭風漂來。衝礁損壞。亦要
地方官遣人救命。侍有便船回籍。凡有𡁏人犯法。地方官
報明船主治罪。或有人身故。給地埋葬。暨撥船引導等事。
均係情理當然。自當遵命。至於交易一案。敝國蕞爾壓疆。
土磽產乏。無力可辦。責難應允。祈賜體量。該公使云。姑如
所請施行。但事關國主鈞諭。不敢自專。他日俟覆奏批准。
再來辦理。語畢而退。於初八日開船回去。至於佛夷嗎𠹭
㗅𠰻嘫等。迄今逗遛尚未撤回。茲值接貢之便。咨明查照
施行等因。并等伏查前次咈囒哂。㖸咭唎。兩國夷船。駛往
琉球。淹留該國。據琉球國王世子咨由福建藩司詳經各
前督臣恭摺奏明。移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就近察看情形。勒令撤回在案。茲𡁏囒國夷
船駛往琉球。現已開船回國。云俟他日再來。又佛夷嗎𠹭
㗅𠰻嘫等。迄今逗遛尚未撤回。既據該國王世子移咨福
建藩司叢明轉詳前來。除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查照。分別妥為勸諭各該國夷酋。嗣
後船隻。勿再駛往琉球。並將佛夷嗎𠹭㗅𠰻嘫等。迅速撥
船接回。以敦和好。仍俟何桂清咨覆到日。即行飭司備移

琉球國王世子查照。
硃批。知道了。
癸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并等於上
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閏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薛煥奏。探問夷船等因。欽此。并僧格林沁業經恭錄
諭旨。劄行副都統增慶等。一體欽遵辦理在案。查薛煥探聞夷情。
仍近虛聲恫嚇。測度該夷之意。無非希圖大沽防兵。調撥
他處。該夷得以乘隙窺伺。至於該夷步隊登岸。遠襲津郡
等處。在在不易各情形。并等已於閏三月初六日。詳細陳
明在案。惟大沽左右。山海關附近。各有口岸數處。大船雖
不能上駛。其沿海地方。處處皆可登岸。實屬防不勝防。且
亦無此兵力。是以上年將澗河口。老米溝。秦王島等處官
兵。撤回山海關。大小礮位。運回附近縣城。仍常川哨探。來
往梭巡。至現在海防用兵情形。各處布置嚴密。奉天山海
關大沽駐紮重兵。該夷自必深悉。其可以登岸之處。竟不
設兵防守。該夷以為故示疏失。誘令深入。聚而殲旃。虛實
相間。山海關各海口。似無須撥兵駐紮。第兵法變幻靡常。
并等亦不能料其必不敢由彼登岸。至距大沽二百餘里。
距

京師三百餘里○港澗水深○可以登岸○查山海關以內○無此地方○其臨榆縣屬之秦王島○昌黎縣屬之浪窩口○蒲河口○樂亭縣屬之老米溝○距山海關數十里○及一二百里不等○距

大沽

京師○均在四五百里○由該處登岸○數十里之內○並無鎮市○僅有零星村落○該夷裹糧不易○覓食維艱○惟距北塘六十里○距大沽百里之蘆臺鎮地方○人煙鋪戶較多○為米糧聚集之所○由寧河○香河○通州○至

京師○約在三百餘里○因該處地方緊要○本年二月間○勸令紳民挑築環濠○舉行團練○均經齊備○該處為營城後路○且地勢平坦○馬隊馳驟○極為得力○現在各營步隊官兵○均經派定防守礮臺營壘○其後路策應○左右截擊○全恃馬隊○儻該夷人數眾多○水陸分投並進○步隊官兵○足資抵禦○馬隊遠處截擊○近處策應○似不敷分撥○臣等現已將備調宣化鎮標官兵一千名○北調來防○即令在北岸距礮臺十里之唐兒沽駐紮○以為後路應援○即可替出馬隊○臨時分投截剿○營壘後路○有此步隊○亦不至空虛○臣僧格林沁○現已督飭西淩阿○增慶等○沿海隨時妥為偵探○務使聲勢聯絡○氣息相通○該夷一經登岸○何處就近○何處撥派馬隊○前後兜擊○如此酌量布置○兵力既厚○防守益增嚴密○至俄夷大船二

隻○停泊北塘○舢板進口○上月二十七日○接收信函○代為寄

京○舢板隨即退出○其後來大船一隻○即於二十八日○由軍機處文出信函一件○即交該夷收領○舢板仍在口內停泊○聽候夷館回信○本月初四日○文出該夷回信一件○已交該夷收領○原期該夷得信後○即可開行○詎料舢板船一隻○夷人數名○仍在北塘逗遛不去○又無通中國言語之人○屢經指畫○催令開行○無如該夷還刀咆哮○用手指畫○似係仍要食物形狀○查該夷船初到時○開單所要食物淡水○當經派弁送往○並不收受○後又仍要食物○業經付給○臣等若非仰體

皇上柔遠外夷○有加無已○則斷難任其推而復索○今該夷無厭要求○還刀狂悖○情近欺陵○又無通中國言語之人○似難揣度供應○正在辦理間○本月初五日寄

諭仰荷

聖明指示周詳○臣等查該夷詭譎異常○難免句通內地民人○豫為嚮導○亟須認真嚴密查拏○其山海關一帶○臣僧格林沁已遵即密飭增慶等○嚴密稽查○妥為防範○所有大沽一帶馬隊步兵○自臣等到防後○曾經嚴飭各營及文武地方官○認真稽查○遇有可疑之人○隨時盤詰○至大沽各營以外○添築長濠○安設門座○前已飭派官兵○分駐各門○盤查出入○至進

口灣船舵工水手。多係在上海雇覓。其中惟恐暗伏奸細。
奴才等派委文武各員。於稽查洋藥之外。並令按船查對人
數。每遇護照與人數不符者。即將耆民詳訊供招。札飭天
津道派弁沿途密查。及該船抵津後。亦令地方官隨時稽
查。以杜奸匪混迹。並經曉諭各項船隻。儻遇夷船駛至海
口。俱不准其出口。以免宣洩防守情形。天津五方雜處。易
於藏奸。自環濠工竣之後。業經飭令地方官會同紳士。嚴
查保甲。慎防奸細。並於各濠門添設卡房。派撥官兵。認真
盤詰。現復遵
旨嚴飭各該官兵。密為訪拏。毋稍疏懈。以期仰副
皇上慎重海防之至意。再此次俄囉斯來至北塘。形蹤詭秘。驕傲
異常。難保非給嘆咈窺探虛實。暗懷奸細。今在京俄酋伊
格那提業幅。又欲來至北塘。與該夷會面。更屬可疑。揆其
情形。決非好意。查嘆咈與俄夷本屬狼狽為奸。若不知我
虛實。尚存疑懼之心。似此俄夷內外消息相通。往來會面。
嘆咈何事不知。的確。嗣後若不嚴禁往來。不特難防奸細。
即海防事務。更難辦理。可否請
旨飭下理藩院。傳諭該夷。經此次出京之後。不可再有往來。以免
窺探勾通。至俄酋利哈徹幅。儻欲進京。奴才等自當竭力設
法阻止。再行奏
聞。
硃批。知道了。俄夷備知底細。亦不在往返晤面。使不洩漏機關。總
在粲之得法。若海口力阻其來。反致該夷有所藉口。往返護送。
不過在京饒舌。路途煩擾。若永泊攔江沙內。將來必形費手。
僧格林沁又奏。瞭望北塘攔江沙外。又有夷船一隻。與俄
夷大船。一處停泊。自必仍係前次開駛之俄夷船隻。
硃批。知道了。
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奏。竊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傳諭。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閏三月十
八日。欽奉
上諭二道。臣跪誦之下。欽佩莫名。伏查嘆酋噗嚕嘶。狂悖已極。不
肯與大小官員相見。誠如
聖訓。無庸再與該酋曉辯。轉令彼持之愈堅。臣屢與署蘇松太道
吳煦等密飭暗囑華商。窺其動靜。隨時向夷商開導。總謂
聖恩高厚。視天下如一家。中外商民。悉為赤子。奈噗嚕嘶既不知
感悟。又不悔上年之敗。仍欲構兵。豈尚不知北省軍威不
可輕犯。因舉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前曾圍剿逆匪林鳳祥殲斃無遺之事。備告
之以生其畏。又言噗商如此妄為。早可閉關絕好。乃
大皇帝不忍外國商民失業。仍准照舊通商。爾等幸蒙莫大

恩施。如能勸令嘆酋悔悟。早日就撫。將來獲利。豈不更多。欲動之以生其感。然此等理諭之詞。但能籠絡夷商。使其不附嘆嚕嘶作祟。而該酋報復之念。仍堅執不移。吳煦等採聞該夷既欲虛攻大沽。別由山海關以內登岸。遂分股抄襲大沽後路。均用馬隊前導。近又探得咈酋擬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一帶。牽制我師。使我師應接不暇。又據候選知縣黃仲畬鈔閱三月新聞紙。及各夷信譯書。咲咈兩夷船數兵數清單。具稟到。臣雖虛實皆未可知。而不能不嚴為之備。臣方謂嚬嘛唫即可到滬。應遵

諭旨。先責嘆嚕嘶背約之罪。而以仍准議和。宣導

天朝格外寬恕之恩。擬諭以條約之設。原以既經議和。即當不再用兵。上年天津之役。嘆嚕嘶擅自帶兵前去。其時中國不但不責其帶兵即是背約。尚遣官餽物上船投文。實已曲加禮貌。乃嘆嚕嘶卻物不收。退文不接。硬肆兵船入口。懸掛紅旗。毀壞防具。與我接仗。以致自取敗衂。是嘆酋首先搆釁。前約已不足憑。應另行會議妥協。方能永久。此說若嚬酋前來。即使未必聽從。冀可藉以刪改約內窒礙之事。正在稟商督撫。臣籌辦間。適接吳煦等函稱。據華商報嚬嘛唫自咲國啟程。道經咈國。擬約嗎囉同來。咈夷國王謂女主忽戰忽和。太無主見。祇為各行其志。咈仍一意主戰。現又添兵四千。嚬嘛唫以嗎囉既不復來。亦回覆該國女主不來中國。仍聽嘆嚕嘶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駛之說。并鈔錄譯書新聞紙前來。臣查嚬嘛唫嗎囉原定四月初間可到。今忽中止。此次新聞紙。乃上海夷館閏三月二十四日卯刻。嘆嚕嘶必另接有該國密信。不令人知。究竟是何詭謀。嚬嘛唫嗎囉果否不復前來。殊難懸揣。惟現稱夷船不日北駛。誠不可不豫為嚴防。至定海情形。臣接浙江甯紹台道梁恭辰來文。該夷漸肆無狀。甚至強索錢糧。任冊。擅入監獄。夷兵約三四千名。輪流入城操演。夷目分股巡查。情殊叵測。請派熟悉夷務之員前往妥辦。冀免決裂。

據吳煦函稱。接奉浙江撫臣王有齡函諭。已委署松江海防同知俞斌。帶華商楊坊前赴定海。各等語。又風聞定海武營衙署堂廨及各城門。皆有夷兵盤踞。茲飭密查前去。俟得上海定海兩處動靜確報。容即隨時馳奏。

硃批。另有旨。該兩國一欲戰。一欲和。足徵其實不欲戰。礙難開口。此機關實不可失也。

薛煥又奏。臣接奉閩浙督臣慶端咨會。本年三月十五日有嗬囒國雙桅夷船一隻。內夷兵一百餘名。紅毛雙桅夷船一隻。內夷人五百餘名。俱帶器械。先後駛至廈門關。係轉往上海。旋於十七日駛出外洋。均往北而去等因。臣查

紅毛。即咦夷之別種也。近來上海。正有咦船陸續駛至。嗬囒則別是一國。此船恐係由咦咈兩夷雇募而來。上海現帶嗬囒國兵船進口。

硃批。知道了。

薛煥又奏。正在繕摺間。續接吳煦等函稱。嚕嚕斯及咘嚨。自三月二十三日。呈報照會暨臣何桂清公文。乞為代奏後。迄未來請看

上諭。該酋等用兵之念。堅決異常。實堪髮指。現聞夷商紛紛私議。咦咈兵船。本擬於五月初七初八等日。齊集北洋。分路侵犯。若噸嘛唫。噶囉。不來中國。其用兵日期。尚要提前。吳煦等。因令華商於有意無意之間。向老成夷商密探。據云兵船現已由定海及各口陸續北駛。未必均來上海寄碇。其舉動的期。雖不能知。大約總在四月以內。另聞該夷雇募熟習直隸路徑之廣東匪徒甚多。並欲用牛隻駝負木人衝突。名為火牛陣。旋據定海探報。亦言夷船之泊定海者。裝有木人大牛等物。又有廣東跣足匪徒一千餘名。均戴竹盔。穿夷字號衣。輪流上岸。搬運器械。近日該夷廣購餵飼牛馬草料等情。由吳煦等密報前來。臣查夷人居心陰險。其用兵日期。及設計衝陣。未必肯自洩漏。誠莫窺其虛實。第既有所聞。自應備豫不虞。

諭軍機大臣等。據薛煥奏。夷情詭譎變幻。決意添兵北駛。並鈔錄新聞紙各件呈覽。覽奏均悉。咦酋噸嘛唫。遣赴咈國。因該國主一意添兵主戰。噸酋已回覆該國主。不來中國。仍聽嚕嚕嘶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駛之說。夷情詭譎。本難懸揣。惟兩國相持。咦既欲和。而咈又欲戰。足見欲戰亦非其本意。其中不無可乘之機。薛煥現已前往上海。即當設法令華商轉告夷商。向咘酋婉轉開導。告以上年咦國擅毀防具。自取敗衄。爾咈國並未隨同附和。中國與爾國亦和好無嫌。正宜在上海議定。先行換約。於爾國方有利益。若兵端一啟。中國必先絕兩國之貿易。則華夷各商。均受其累。如此反覆開導。動以利害。咘酋如能悔悟。或可阻其北駛之心。嚕酋之勢既孤。更可設法令夷商等相機勸諭。俾就範圍。一切機宜。惟在何桂清等妥為商辦。總宜設法離間。不可令其連檣北駛。方為妥善。

又

諭。僧格林沁等奏。俄夷得有回信。船隻並未開駛情形。業於摺內詳晰批示矣。本日復據薛煥奏。探聞咦咈兩夷。欲戰欲和。主見未定。續經探知有定於四月內北來決戰之說。併將新聞紙及所探夷船數目單。鈔錄呈覽各等語。噸嘛唫由咦赴咈。本欲約噶囉同來。因咈夷意欲決戰。噸酋亦不復來中國。仍聽嚕嚕嘶辦理。此等傳聞之詞。本不足憑信。惟既有此說。亦見其本不欲

戰礙難開口。有此機會。殊不可失。已諭令何桂清薛煥妥為籌商迎機酌辦。至所探咦咈兵船。現已由定海及各口陸續北駛。其舉動總在四月以內。並欲用牛隻駝負木人衝突。兼雇有廣東跣足匪徒一千餘名等情形。種種詭謀。亦不可不嚴為防備。僧格林沁等於海口防務。大致以虛實相間。馬步相輔為主。布置自屬周妥。儻夷船果於日內陸續駛至。應否將備撥官兵。先期調派。以壯聲勢。即着僧格林沁悉心酌辦。既有木人火牛等事。自應多挑濠溝為要。其餘應如何設法抵禦。並着預為籌畫。薛煥摺片并新聞紙船數單。均着鈔給閱看。至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到北塘後。儻必欲易換利哈徹幅爾來。似亦無庸過於攔阻。致該夷有所藉口。仍着該大臣等酌度情形妥為辦理。

又

諭。本日據薛煥奏。咦咈仍圖北駛報復。並探聞咈兵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一帶。牽制我師。及兵船已由定海各口陸續北駛。其舉動的期。約在四月以內。另雇熟習直隸路徑之廣東匪徒。甚多。並欲用牛隻駝負木人衝突。名為火牛陣各等語。咦咈分兵滋擾登萊。以冀分我兵力。原在意計之中。已諭令何桂清等設法開導。阻其北駛。惟該夷居心叵測。現在登州等處。尚有夷船停泊。難保不招集熟識山東路徑之人。為其嚮導。若由利津登岸。亦可由陸路徑至天津。着文煜嚴飭該處將弁。暗為防備。一面嚴飭地方。不准接濟食物。儻該夷兵船陸續駛至。着該撫派委妥員。告以去年該國並未助咦國打仗。如係換約而來。此處並無辦理通商換約之責。務須在上海議定章程。經該省欽差奏明後。仍須由北塘進京換約。方不失兩國和好之道。如該夷登岸滋擾。該撫務須臨時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切不可先行啟釁。致令該夷有所藉口。於大局轉多窒礙。是為至要。

咦夷新聞紙。

連日盼望公司輪船。均謂顛囒喼不日可到。孰知五月十四日。即中國閏月二十四日。七點鐘輪船到滬。各商家均接本國之信。竟已大換章程。顛囒喼於三月初啟身。先過

咈國。欲邀葛囉同來中國。酌定是戰是和。原有一線轉機。乃咈王盛怒。頗謂咦主忽是忽非。既欲遣使再往中華。亦惟各行其道。現在咈國定見。增兵四千名。並添戰船戰具。續到天津。一徑進京。定欲責問背約之咎。顛囒喼在咈國二十餘日。會議多次。毫無轉機。當即知會咦倫女主。曰咈既如是。我國亦不復遣使重去。諸聽嗜嚕嘶主持。與咈同上北京。此言在咦國未知中國情形。若知京都如此回文。亦必添兵戰。恐不速。現俟船齊。一準北駛。毫無他議矣。咈兵船軍政使。在定海索取該廳貫徵內兵册籍。以查戶口人數。占衙署不過借以涼爽。均無他故。果欲侵占地土。

有何難哉。是知其意在北而不在南。

𠸄咈哂夷停泊各海口船隻兵丁數目清單。

香港泊𠸄國兵船十九隻。
大夾板船一隻。礮四十四門。水兵三百七十五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五十一門。水兵五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七門。水兵一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六十五名。
大火輪船一隻。係向夷商租賃礮位。兵丁未載明數目。
大夾板船一隻。無礮位。水兵二百名。陸兵五百名。此係住

兵之船。不以攻戰。
大夾板船一隻。裝載糧食。
大夾板船三隻。共礮八門。住醫生及病傷兵丁。
淺水火輪船八隻。共礮二十四門。水兵三百四十八名。每船約兵五六十名。往來通遞書信。接濟兵食。
以上各船。現住香港。計不日尚有移動。

定海泊𠸄國兵船十二隻。
大夾板船一隻。水兵五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水手三百五十名。水兵四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五十一門。水兵五百三十名。兵頭尊士

所駕。以為中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二十一門。水兵四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大火輪船五隻。無礮位。每船約裝陸兵六百名。共三千名。及糧食軍械。
中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一十名。走報書信。往來接濟。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上海泊𠸄國兵船六隻。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二百四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十四名。此船現裝陸兵二百名。不日赴新德記行屯紮。
大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一十名。
淺水火輪船二隻。共礮四門。水兵七十四名。
夾板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一百三十名。

登州泊𠸄國兵船六隻。
大夾板船一隻。礮二十六門。水兵二百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一百六十五名。
淺水火輪船四隻。共礮九門。水兵一百八十五名。

廣州泊𠸄國兵船六隻。

大火輪船一隻。礮二十一門。水兵一百五十四名。

大火輪船一隻。礮十六門。水兵二百六十名。

大火輪船一隻。係向夷商租賃。礮位兵丁。未載明數目。

淺水火輪船三隻。共礮十門。水兵一百三十七名。

福州泊暎國兵船。

大火輪船一隻。礮三門。水兵五十名。

廈門泊暎國兵船。

夾板船一隻。礮十二門。水兵一百三十名。

甯波泊暎國兵船。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日本泊暎國兵船三隻。

中火輪船二隻。無礮位。裝夷人二百名。漢人四百名。專爲購買牛隻馬匹而設。近已回上海。不日仍赴日本云。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二門。水兵三十七名。

上海泊咈國兵船八隻。

大夾板船一隻。礮五十門。水兵四百名。兵頭卑治所駕。

大夾板船一隻。礮四十門。水兵三百七十五名。

大夾板船一隻。礮位人數未載明。

大火輪船四隻。礮位人數未載明。

淺水火輪船一隻。礮六門。水兵一百十九名。

定海泊咈國兵船五隻。

大火輪船四隻。

淺水火輪船一隻。

登州泊咈國兵船。

淺水火輪船三隻。共礮十八門。水兵三百五十名。

香港泊咈國兵船六隻。

大火輪船五隻。

淺水火輪船一隻。

其暎船尚欠兵船八隻未到。近聞已抵新加坡。十日前後可到香港。咈船未到者。未詳確數。

辛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奴才等於本月初十日。恭奉

硃諭。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四月初九日。恭奉

諭旨一道。鈔錄薛煥原奏等件。奴才等均已敬謹聆悉。查原奏內稱。探聞暎酋額囒唫。道經咈國。擬約噶囉同來。咈國一意主戰。噶囉亦因覆該國女主不來中國。仍聽唶喙嘶主持等語。該酋將命而出。聽從他國囑令。即可中道而止。情理殊為不通。且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何桂清奏報暎夷用兵之意已決。咈夷斷難專主。暎咈貌合心離。不願合兵。何

以此時咈夷一意主戰。又原奏內稱。定海夷兵三四千名。輪流入城採演等語。其三四千名。自係見其輪流入城約計之數。並非實見有三四千名。屯於一處。至操演自應在城外空曠無人處所。何須入城操演。其為以少詐多。欺哄庸愚。已可概見。前經探聞購買馬若干匹。騎坐木人以便衝突。今將馬匹棄而不用。另用牛隻。名火牛陣。是其種種情形。均不可信。現惟加意慎防。該夷雖詭詐百出。我軍穩若磐石。不為搖動。該夷即無隙可乘。查大沽左右。並礮臺後路。以及津郡一帶。節節駐兵。層層布置。若該夷船隻人數。不至眾多。我兵拒之自有餘力。儻果如歷次新聞紙所開船數人數。或更有加增。及分股擾他。亦惟以此兵力抵敵。馬步官兵。應戰應守。均經分定段落。擬請暫緩添調各項布置。或明或暗。遠近虛實相間。無可再加嚴密。現仍督飭各營官兵。晝夜嚴防。沿海梭巡。不敢稍涉大意。山西官兵。頭起五百名。已於初十到防。其餘不日即可到齊。即令在津郡駐紮。分於海河兩岸。防守東面環濠。績調宣化官兵一千名。據報已於本月初九日啟程。一俟到來。飭令在唐兒沽駐紮。至俄酋伊格那提業幅。於初十日住北倉。十二日住北塘。當派員外郎德祥。運司崇厚。天津道孫治。前往北塘照料。計來夷人二十六名。是日上船十六名。十四日全數上船。十五日辰刻開行南駛。十四日通事明常。呈出信函三件。官函謹告一件。遞禮部轉呈軍機處一件。專致耆僧格林沁一件。屬託收存。俟伊國續有船隻到來。代交。經德祥等。告知中國王大臣。不收外國信函。現在中國正在與咈交兵。嗣後俄國船隻。總以不來為是。信函不能代為收存。該夷執意不從。已將遞送禮部轉呈軍機處信函一件留存。轉交夷船信函一件接收。其餘信函一件。已經擲還。查此次夷船駛至北塘。夷酋出京各情形。深為叵測。難保無暗藏奸計。殊堪髮指。該夷開駛後。勢必前往上海。與英咈暗通消息。至津沽一帶。兵力布置。俄夷盡知詳細。俄夷傳述一切。英咈二夷。亦深信不疑。防守既已嚴密。該夷料難窺伺。欲和之意必堅。全在上海辦理得當。迎機善導。使之就我範圍。誠如

聖諭。有此機會。殊不可失。再本月十三日。接准順天府文稱。初七

日。恭奉寄

諭。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夷人起程。不准催給轎夫等因。欽此。耆恒福派令文武妥員。在楊村等候護送。旋據京稱。詢之順天府委員。聲稱夷人出京三十里。至于家衛地方坐轎。直至北塘等語。查中華民人。不應受僱於夷人槓轎。雖係愚民無知。究屬不合。已

將觴夫九名帶至大沽懲辦示儆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壬子福建道御史許其光奏竊惟盤詰奸匪為地方之要務全在文武各官時嚴防範始免疏虞乃近來保甲緝捕視為具文致令奸細得以潛蹤如粵東浙江各省城被夷人及逆匪闖入皆先有奸細伏匿城中臨時內應此前事之可鑒者京城為

輦轂重地環衛森嚴原可無奸匪潛藏之處第近年以來搶竊漸多若非有窩藏之家何至肆行無忌且臣前丁憂在籍時即聞㖼夷有冒充別國夷人混入京城之事甚或改

易內地服色以傳教為名暗中探事或約外省奸民作伴各處遊行或句引京城窮民容留居住凡此諸弊難保無之並聞該夷在粵操演馬隊多造小船此其志不專在洋面可知現又聞金陵大營潰退之後賊勢甚張不特夷患堪虞即長髮逆匪亦恐有暗遣細作進京窺探者似不可不防其漸相應請

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督飭營縣司坊各官兵役一體明查暗訪遇有外來遊棍或三五成羣或行蹤詭祕者立即密拏研訊固不得過事張皇尤不得稍形疏縱其近畿之通州武清固安良鄉房山昌平密雲等州縣由順天府檄飭各該文武於衝途要隘嚴密稽查奸細按月報彙至京城內外街道柵欄應由步軍統領衙門嚴飭堆撥兵役並該地方司坊各官修整完固遵照道光二年欽奉

上諭認真稽察按時啟閉並請

飭下八旗都統轉飭所屬各按旗界分段巡查又如

天壇

景山白塔鼓樓暨各城門樓值班官兵各

禁門值班之章京護軍人等

圓明園附近一帶村莊營汛均屬關繫緊要應請

諭飭各該管大臣隨時親往稽查務使一律嚴肅俾中外臣民咸

曉然於根本重地法禁整齊非外省海疆一隅可比庶奸匪聞風斂迹

畿輔長保乂安矣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京師輦轂重地近年搶竊漸多若非有窩藏之家何至肆行無忌甚且有外國夷人混入京城改易內地服色以傳教為名等語盤詰奸匪本係地方要務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各督飭所轄地面密為查辦遇有外來遊棍或三五成羣或行蹤詭祕者立即密拏研究固不得過事張皇尤不得稍形疏縱其近畿一帶如通州武清固安良鄉房山昌平密雲等州縣即由順天府飭各該文武員弁等嚴密稽

查。按月報。毋得視為具文。將此各諭令知之。

癸未。

諭內閣。江蘇布政使薛煥。著署理欽差大臣關防。辦理五口通商事宜。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於四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四月初五日奉

上諭。有人奏。夷人登陸滋擾等因。欽此。奴才伏思該夷詭譎異常。而其性多疑。非漢奸句引。不敢深入。前已密飭旗民地方官。並三營將弁。隨時留心。詳加盤詰。茲蒙

訓諭周詳。奴才遵即面諭在防將弁。以及牛莊海城旗民地方官。編查保甲。認真稽查。並通飭沿海各城。一體遵辦。仍遴派幹員。改裝易服。分往各該海口。實力躧緝。遇有形跡可疑之人。密訪嚴拏。破其奸計。務期杜漸防微。消弭隱患。以冀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玉明又奏。四月十二日。據金州旗民地方官詳報。四月初七日。和尚島口外。見有火輪船一隻停泊。旋有商民十七人。駕駛杉板小船登岸。據稱。係江南全永康。全長源。船戶高暢堂。全錫蕃等。由汲溝營裝載豆石。於四月初三日行

至山東洋面。被火輪船攔截。帶至和尚島口外。用杉板小船。送伊等上岸。將水手張老海。連船載糧貨扣留。經該地方官查驗照票相符。發給口糧等情。馳報前來。奴才查該夷在山東洋面。膽敢劫掠商船。桀驁情形。實堪髮指。金州和尚島。距城較近。防堵最為喫緊。已飛咨該副都統布拉克。督飭旗民地方官。嚴行戒備。並由驛六百里咨會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知照。仍通飭金州。錦州。濱海旗民地方官。一體嚴加防範。

硃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慶端奏。竊奴才接據署浙江寧紹台道梁恭辰稟稱。本年閏三月初一日。查有咈𠸄二國。大小火輪船十八隻。陸續駛至衢頭。移時即有夷官美理登等六人。入城謁見。據稱。欲借城內衙署暨寺院暫住官兵等語。當經再三婉覆。該夷官一味堅執。即於次日陸續進城。分處寺院等情。具報前來。奴才查定海孤懸海外。島嶼紛歧。為寧波一郡之門戶。茲咈𠸄二國兵船駛至舟山。強入城內。欲將衙署寺院。分住夷兵。其情實屬叵測。現由署寧紹台道梁恭辰。遴委熟悉夷務之員。馳赴定海。奴才業經飛飭確查情形。能否理諭。再行相機妥辦。一面督率界連之鎮海等縣。嚴密籌防。並咨請浙江撫臣添委幹員。前往查辦。伏思該二國

兵船○屢在天津挫衄○難保不別逞詭計○以圖要求○浙省嘗殘破之餘○餉絀兵單○諸形掣肘○惟有察看夷情之所向○隨時妥商辦理○至閩省台灣○僅有咪唎㘔議准通商○尚未據報開市○其福州○廈門○各口○夷人現皆往來貿易○安靜如常○奴才已密飭各屬○不動聲色○一體密為防範○並分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暨幫辦五口通商事宜江甯藩司薛煥查照○

硃批○知道了○

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大臣多爾濟那木凱奏竊奴才等因恰克圖商民甲首○前來庫倫○即傳集署內○面詢俄

夷近來情形○及暎咪兩處夷人○曾否與俄羅斯往來和好○茲據甲首索文錦等面稟○近聞俄羅斯夷人○多因常赴黑龍江海口等處○往返不斷○糜費浩繁○看其光景○較先似覺窘迫○至暎咭唎○咪唎㘔○兩處夷人○曾於咸豐七年八年○連年秋季攜帶貨物○來至俄羅斯買賣處所○兩月有餘○稱言欲與中國商人交易買賣○此後該夷人不知去向○暗詢俄夷○伊言該兩處夷人帶來貨物○俄國俱已換買○伊等已竟回去○自九年至今○並未聞有該夷等復來等語○奴才等思俄夷陰謀譎詐○貪鄙性成○誠恐暎咭唎等○在恰克圖附近貿易○侵占彼利○是以拒回○現今暎夷等○欲在天津上海等處○添設買賣○其中難保無俄夷陰謀唆使○

硃批○知道了○

乙酉○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於四月十四日○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前報停泊之火輪船一隻○於初八日清晨○向東南洋遊駛去訖○並未回口○是日未刻○復有該夷劫來丁遊船一隻○與前劫商船○一處停泊○酉刻由具水地方登岸○詢據被船戶楊振聲○李發增聲稱○係萊州府掖縣○船名興連盛○共水手二十名○於閏三月間○由上海裝運漕米○一千零八十石○四月初六日○行至威海城山頭○被火輪船截搶○帶到

此口○原人俱令登岸○每商船有夷人五六名○並不交給原票等語○前後共到劫來商船六隻○現時已被夷人擄去上蓋三隻○將船身另塗白色○欲改修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等情○奴才查漕糧最關緊要○前已遵

旨○通飭濱海各該旗民地方官○遇有漕船來至奉天海面○無論行抵何處口岸○即令收口○暫行停泊○妥為防護○一體遵辦在案○今該夷肆其兇悍○膽敢在山東洋面截搶漕船○帶至青泥窪海口○輒將船隻扣留○僅送船戶水手登岸○形蹟甚屬可疑○其中恐有漢奸句結○暗施詭計○尤不可不嚴密訪查○以弭隱患○即如該副都統咨報漕船被劫情形○似未明晰○

既稱該船戶裝運漕米。其船有無押運弁兵。未據供明。且原領票照。又被夷人扣留。無憑查驗。其漕糧是否被搶。有無別情。僅據該船戶一面之詞。殊難憑信。難保非奸細假冒漕船水手。登岸窺探虛實。且該夷扣留商船。掯其照票。更難保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闖入各口。隨處埋伏。亟宜確切訪察。嚴行戒備。庶免墮其奸計。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傳集被劫船戶水手。逐層盤詰。務得確情。詳細咨覆。並委員前往訪查虛實。俟該副都統並委員查訊咨報到日。再行詳細具奏。

王明又奏。䒭正在拜摺間。接准金州副都統咨報。四月初十日。瞭探該夷人留商船六隻。內塗成白頭船三隻。其餘杉船二隻。丁遊船一隻。尚未塗畫。十一日寅刻。該夷在船演放一礮。驚駭鄉民。紛紛遷避。其火輪船仍未回口。續據佐領趙進冉稟報。是日午刻。見有白布蓬船一隻。似衛船形勢。駛入青泥窪。與前到之船。一處停泊。又有四桅重疊蓬大夷船一隻。由東南洋向青泥窪行駛各等情。䒭查夷船在青泥窪一帶游弈。演放礮位。驚駭鄉民。截留商船。情殊叵測。惟金州兵力較單。前經䒭挑備熊岳官兵三百名。奏准由該副都統遇有緩急。隨時酌調。現當夷船游弈。海防喫緊。已咨覆副都統。相度機宜。就近酌調。親督官弁。在扵緊要處所嚴密防堵。不得稍形疏懈。仍飭濱海口岸。加意嚴防。

諭軍機大臣等。王明奏。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并夷船在青泥窪一帶游駛。演放礮位各等語。該夷肆其兇悍。在山東洋面。截搶漕船。將船隻原票扣留。僅送船戶水手登岸。塗改船色。且演放礮位。驚駭鄉民。并有夷船由東南洋向青泥窪行駛。情殊叵測。著王明。嚴飭希拉布。加意嚴防。如該夷非大隊登岸。深入滋擾。不可先行開礮。致令該夷有所藉口。其濱海口岸。并著王明。嚴飭隨時豫防。不得稍形疏懈。該船戶裝運漕米。有無押運弁兵。原領票照。又被夷人扣留。無憑查驗。難保非奸細假冒漕船水手。登岸窺探虛實。且該夷扣留商船。掯其照票。更難保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闖入各口。隨處埋伏。尤應確切訪查。嚴行戒備。著希拉布。傳集被劫船戶水手。逐層盤詰。務得確情。并飭沿海各口弁兵。遇有商船停泊。加意盤查。毋墮奸計。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王明奏。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該夷復在船演放礮位。並有夷船二隻。向青泥窪行駛各等語。據稱金州和尚島口外。有火輪船一隻停泊。並江南金永康等商船。在山東洋面被劫。初八日。該夷火輪船一隻。向東南洋駛去。復有該夷劫

來丁游船一隻。與前劫商船。一處停泊。據被劫船戶登岸。聲稱上海裝運糟米。行至威海城山頭。被火輪船截搶。帶到青泥窪口。原人俱令登岸。每商船有夷人五六名。並不交給原票。前後共到劫去商船六隻。並將船身另塗白色。欲改修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該夷復在船演礮。驚駭鄉民。又有白布篷船一隻。四桅重疊篷大夷船一隻。向青泥窪行駛。各等語。該夷截搶漕船。塗改船色。扣留商船原票。情殊叵測。難保非漢奸假稱被劫商船。登岸窺探虛實。更難保該夷不藉此船隻。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闖入各口。隨處埋伏。著僧格林沁等。密飭將弁。嚴為防備。俟漕船進口時。嚴密盤查。庶免墮其奸計。是為至要。

丙戌。山東巡撫文煜奏。查各海口。聞有夷船一二隻行駛。或於無人處上岸閒遊。或就淺水處。用物測量。飄忽靡定。並無滋擾。茲又據即墨縣先後稟報。閏三月二十七日。距栲栳島八九十里之土埠島外洋。有雙桅平頭夷船一隻。帆檣重疊。復繫腳船兩隻。向東南黃龍莊對南之大洋游奕。於二十八日。往正南駛去無蹤。又三十日。距嶗山六七十里之東南洋面。有夷船兩隻游奕。又四月初二日。距鰲山衛三十餘里之文武港。有小夷船一隻。有紅黑白三等夷人二十餘名。手執洋槍上岸。用千里鏡四周照望。該船形式。宛以梭櫓。兩邊有槳數桿。急走如飛。向北駛去。並未滋事。又初三日。相距鼇山衛十里洋面。有小夷船一隻。在彼游奕。又據登萊青道。轉據海陽縣稟報。閏三月二十八日申刻。瞭見城南大洋。有夾板夷船一隻。駛至舉城二十里外灣泊。並有三四夷人。駕駛小船。傍岸取水。詞因詢無淡水。遂即開行。往東北大洋駛去。並據聲明。查係兵船。又據蓬萊縣稟報。閏三月三十日午刻。瞭見前在廟島停泊之夷船一隻。開向東北大洋駛去。又是日未刻。西北大洋。有火輪船一隻。駛至廟島停泊。現在該處共停泊夷船一隻。火輪船一隻。又准登州鎮總兵咨。閏三月三十日。嶗山洋面。有三桅大船二隻游駛。桅上有黑旗一桿。旋即有六

人駕駛杉板登岸。頭帶黑帽。身穿哈喇黑衣。俱穿皮靴。各袖洋槍。直登高山。用千里鏡四下觀望。遂一書畫。並無騷擾各等情。先後咨稟到臣。其餘稟報。大率相同。除飛咨直省外。臣惟有嚴飭慎密防守。一面督令趕辦團練。以期稍助兵力。

硃批。知道了。

戊子。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於四月十六十四等日。接准金州副都統咨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見有火輪夷船一隻。並由山東洋面劫來漕船商船共六隻。將船扣留。僅放船戶水

手登岸○奴才以夷情詭詐○形跡可疑○當將通飭嚴防○並詳查確探緣由○疊經由驛奏報在案○十七日戌刻○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報○十三日○見有火輪船一隻○帶來被劫商船十一隻○十四日○又到火輪船一隻○和尚島○十四日○見有火輪船一隻○帶來被劫甯波船一隻○衛船沙船各一隻○並據該旗民地方呈報○被劫船戶○於初九○初十○十二等日○先後登岸○訊據上海船戶金錫蕃○高暢棠○顧永昌陸續彩等供稱○均由江蘇領運漕米○赴津交卸回空○至沒溝營裝載出口○行至山東洋面被劫○楊振聲○供係山東丁遊船○由江蘇領運漕米一千零八十石○行至威海城山島被劫○水手驚懼○跳落水內三名○不知下落○鄭繼周○供係江蘇沙船○由上海裝載貨物○行至岑山洋面被劫○王天成○供係天津衛船○由山東販賣豆石完竣○欲赴牛莊裝載○行至外洋○被夷船搶劫銀二千一百兩○均帶至和尚島口外停泊○除將交卸漕糧驗有執照之金錫蕃等四船○酌付資費○發給文照○先令回籍○其陸續彩交卸漕糧○並無執照○楊振聲○領運漕糧被劫○丟失水手○應將該船戶留案○聽候查辦○其餘舵工水手○均經釋回等情○馳報前來○奴才查該夷旬日之內○劫掠商船多隻○雖有改作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等語○而該夷奸狡異常○其火輪船陸續前來○劫留商船○愈聚愈多○且在和尚島○青泥窪○一帶游奕○其心實屬叵測○難保不有窺伺金州之意○且恐即以劫留之船○分駛各口滋擾○亟宜嚴密隄防○況金州和尚島○青泥窪等處○俱係老水貼岸○距城較近○尤為吃緊○現經奴才將熊岳備調兵三百名○飛飭催赴金州○交該副都統督帶○就駐海濱扼要堵禦○相機辦理○所有此次被劫船戶水手○業經該地方官○驗明照票○資遣回籍○第恐稽查稍有疏虞○其間難免奸民溷蹟○假冒舵工水手○或託言回籍○潛赴各口○偵探虛實○暗中句結○尤不可不細心盤詰○確切訪查○嗣後被劫商船○驗明有無照票○分別遣留○其應行釋回者○仍著該地方官○派差遞省○庶可杜漸防微○

消弭隱患○至該夷船現在停泊處所○究係距岸遠近○其所劫商船之船戶水手○是否登岸○訊有供詞○來文均未聲敘○仍應飛咨確查○相機布置○以昭慎密○

硃批○知道了○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本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本日據薛煥奏○暎○咈仍圖北駛報復等因○欽此○當即分別咨札沿海文武○一體欽遵知照○嗣據登萊青道稟報○本月十二日戌刻○前泊崆峒島之各大火輪船內○先有一隻開行○船後拖帶大小商船數隻○由長山島南洋○往東北大洋駛去○

所帶係何處商船共有幾隻因時值天晚並有雲霧辨視不清亦無從查詢至十三日黎明瞭望無蹤又是日午後先有施長生杉板裝載漕糧在廟島迤北外洋行駛經該夷船瞥見前往攔截水手人等乘其不備駛入呼佘界攔淺耆民水手亦鳧水登岸該夷亦即折回十三日酉刻又有復恆盛糧船一隻由東往西大洋行駛亦被該夷輪船瞥見趕至西家莊海灘下碇船不能動耆民水手由杉板小船登岸移時潮漲水落該夷將船帶去且聞先開行之大輪船所帶各商船亦有漕船在內但事在外洋無憑採詢又據登州府稟王源泰王源通興源勇三船裝載漕糧均

於本月十二日巳刻駛至長山島洋面被該夷帶往大洋駛去耆民水手由小船登岸各等情先後稟報前來臣查該夷漸肆猖獗臣惟有嚴飭暗為密防並加緊催令擇定妥員如該夷兵船陸續駛至即速飭令前往欽遵諭旨妥為開導總不使有所藉口其在後漕船業據該道原稟聲明已飭收泊口內設法密加防護並嚴禁地方不准私相接濟食物該夷如或登岸滋擾此間雖有防兵團勇迴非大沽海口可比自應遵旨臨時酌量妥辦斷不先行起釁致於大局轉多窒礙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玉明奏金州海口疊見夷船劫留商船並搶劫銀兩一切情形又據文煜奏夷船攔截漕船商船現在暗為防範各一摺沙船運米到津前數月未聞有被火輪船搶劫之事何以此時紛紛被劫且有致斃人命之事實堪詫異難保非冒充咪咈之人所致著薛煥一面照會咪咈二國查詢如係該國之船務須嚴行禁約免起爭端儻有別國冒充咪咈二國者中國無從辨別即由該二國查明照覆一面飭令商人仿照前次該夷欲截漕船之舉眾商與之爭論之意向其理論爾等既絕我等生計祇好從此罷市薛煥須相機從中調處斷不可令其決裂是為至要玉明文煜原奏俱著鈔給閱看

壬辰山東巡撫文煜奏窺查夷船忽來忽往並攔截漕船等情先經奏報在案茲據福山縣稟夷船於本月十九日駛至烟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各執器械上岸占住張姓房屋即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尚不滋鬧居民亦未搬移鈔錄偽示稟報並據登州鎮府揭取偽示咨稟均同前由各等情伏查前此欽奉寄諭即經咨札鎮道遴選熟悉情形長於辭令之員以備任使茲除飛飭即速前往欽遵前奉諭旨妥為開導總期相機籌辦必不自我起釁使該夷無可藉口一面又經由省飭委現署青州府候補知府董步雲候補

游擊定順。星夜馳往。隨同鎮道會督印委文武。妥慎駕馭防範。詢其是何來意。如何動靜。再行隨時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夷人持械登岸紮營。張貼偽示。尚不滋鬧委員前往妥辦一摺。並將揭取偽示。咨送軍機處呈覽。咈酋孟娃。帶領夷船。於本月十九日。駛至烟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各執器械上岸。占住房屋。即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安撫居民。並不滋鬧。其心叵測。恐其意圖久踞。煽惑民人。徐謀搆釁。文煜現委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相機妥辦。當令告以去歲在津。該國並未幫助咪國打仗。中國已令欽差大臣知照貴國。按咪國換約之事。商辦在案。迄今並未接據照覆。亦無妥定章

程。今驟然攜兵而來。實堪詫異。此處既非通商之地。又非商埠換約之處。未便相留久住。此地居民。或相驚擾。反傷和好之道。仍應速回上海。向欽差大臣議定條約。應在何處換約。總俟上海欽差大臣知照。方能辦理。看其如何答覆。總在該委員等。剴切開導。勸其將船隻撤回上海。毋任久踞。方為妥善。並飭沿海將弁。於各路密為防範。固不可自啟釁端。亦不得因其並不滋事。漫無準備。總宜暗中布置。有備無患。並嚴禁內地民人接濟食物。潛相句結。是為至要。

又

諭。文煜奏。夷人上岸紮營。張貼偽示。委員相機妥辦一摺。據稱山縣於本月十九日。有自稱咈夷兵船。至煙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各執軍器。上岸占住民房。即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尚不滋鬧。現選長於詞令之員。妥為開導等語。此次夷人占踞煙臺。偽示內自稱係咈國孟娃。前諭何桂清。薛煥。設法令華商轉告夷商。向咈酋開導。宜在上海先行議定。再為換約。藉以阻其北駛。薛煥接奉此旨後。是否已諭華商轉告夷商。如兵端一啟。則各商均受其累。咈酋或可自知悔悟。至應議條款。前已密諭何桂清等知悉。是否已由商人轉達咦咈二酋知悉。或尚未曾一一明言。著薛煥。即行詳細覆奏。此次曉諭咈夷。當告以上年咦國背約。爾國并未附和。何以今有兵船忽至煙臺。實屬有失

和好之道。該處並非通商之口。儻該民人等。或有爭端。轉傷和好。速將此項兵船。撤回上海。定議後。即可換約。從此永敦和好。以免猜疑。如此剴切開導。或可使就範圍。薛煥現署欽差大臣。辦理夷務。是其專責。務須悉心籌辦。不可意存推諉。致誤事機。咈夷偽示。著鈔給閱看。

癸巳。兩淮鹽運使喬松年奏。竊賊勢愈熾。撲滅需時。而江南江北。兵勇皆為難恃。非調滿洲蒙古勁旅。不足制勝。而京畿因嚴防海口。深恐不敷調遣。臣伏念咦夷志在覲利。尚非一意搆兵。惟其多有所請。不免妄謬。第時事孔艱。皇上如天之量。何所不容。昔晉侯用魏絳之謀。漢帝賜趙佗之詔。

史乘以為美談○不為失體○儻此時假以寬大○仍照天津原議○換給和約○彼族必弭耳受羈○不至生事○乃可分津防之兵○移津防之餉○盡力以定江南○俟江南肅清○養精蓄銳○再為震疊之舉○剋下江南大局○夷人知之甚悉○亦必挾以干求○不肯遷就範圍○若仍照天津原議○則彼亦無可再有翻異○否則拒之過甚○儻內訌外侮○相乘交至○更難措手○夷人如果蓄意用兵○原亦不可屈意連和○細察其情○此時只係不甘退讓○尚無別意○儻蒙

皇上曲意包荒○不但可以勻出兵力○專以滅賊○即徵夷兵為用○且必樂從○此係

國家重事○臣不應妄行陳議○第軍情益急○竊權其緩急○管見所及○不敢不貢愚忱○以備

采擇○

硃批○覽○遠就撫局○原屬正辦○若藉資夷力○後患無窮○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五月。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徐有壬照會咪佛。欲借夷兵防
守蘇州。該酋答以必須何總督來滬面商。方能定議。何桂清已
坐輪船。前往上海商辦各等語。夷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
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此舉。紕繆已極。此事斷不可行。恐何桂
清仍申前說。著薛煥即飭吳煦等。告知該夷。徐有壬已死。此事
毋庸再議。即或該夷情願入江相助。亦當婉言拒之。以杜後患。
然來此機會。正好籠絡該夷。相機開導。就我一切範圍。不但永
息兵端。亦可消弭無窮後患。是為至要。

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璸奏。接據護理福建水師提
督臣綦潤澤。署理興泉永道潘駿章。會報咪國大輪戰船
一隻。內載華民九百餘人。夷兵四百餘名。由廣東香港。前
來廈門。於閏三月二十一日未刻進口。探聞該船欲往天
津。當即會派幹練員弁兵役。在於沿港各口岸。嚴密防範
等情。並據福建廈門同知俞林。稟報前來。督伏查咪唎
夷人。現與咈夷各駕兵船。駛入浙江定海。前據甯紹台道
梁恭辰。稟報。即經督臣慶端。咨請浙江撫臣王有齡。就近委
員前往查辦。一面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查照。並將籌辦情形。由驛馳奏。旋准

何桂清鈔摺咨會。該夷意在用兵。復經督等。嚴飭閩浙兩
省沿海水陸文武。設法嚴防。以杜窺伺。茲咪唎夷復有兵
船經過廈門。欲往天津。是其心懷叵測。已可概見。除再密
行沿海各文武。嚴加防範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暨幫辦五口通商事宜巡撫銜江甯
布政使薛煥。查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乙未。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查前據具報。佛夷上岸紮營。張
貼偽示。尚不滋鬧等情。即經由五百里馳奏。一面飭委候
補知府董步雲。候補遊擊定順。並准登州鎮咨會。遵照前
咨。派委該鎮中軍遊擊劉奉祥。水師後營把總閻萬春等
馳往。欽遵前奉
諭旨。妥為開導。該夷是何情形。尚未覆到。茲又據縣報。該夷前占
張姓房屋。後又占據比鄰劉姓房屋。並於山下開井二眼。
別無動靜。嗣於二十一日巳刻。又聞東南洋面。駛來大輪
船二隻。仍泊之罘島。並由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
見有馬匹。又逼令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似有扶制通商
之意各等情前來。仍經嚴飭暫為羈縻。總不可先行開釁。且
俟委員覆到。該夷是何意見。是何言語。再行奏請
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英船駛至煙臺山下。持械登岸。並張貼偽示。已委員前往妥辦。當經諭令文煜。飭令委員等。反覆開導。勸其將船隻撤回上海矣。本日據文煜奏。續報該夷又占房屋。並於山下開井二眼。又自東南大洋駛來大輪船二隻。仍泊之罘島。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見有馬匹。又通令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各等語。夷人占房鑿井。撤移馬鞍。逼買洋錢。種種情形。殊有挾制通商之意。文煜接奉前旨。諒已遵照妥辦。著仍飭前派之委員董步雲等。諭以此處並非通商之地。勸其速回上海。至洋錢一節。上年英夷兵船。駛至湖北。因民間不用洋錢。廢然而返。山東事同一例。可告以民間素不使用。難於相

强。否則必致啟釁。該夷既有馬鞍。恐於附近地方。購買馬匹。或肆行擄掠。著密飭該處商民。不得行使洋錢。賣給馬匹。並防其登岸擄搶。其煙臺近處。如福山等縣地方。均宜挑備官兵。暗中設伏。以備臨時策應。免致倉猝為所襲踞。其內地民人接濟食物。私行交易。仍須隨時查察。嚴行禁止。毋稍大意。

又

諭。前據文煜奏。佛夷孟姓船隻。駛至煙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持械上岸。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尚無滋擾。已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來意。當經諭令該撫。飭令該員等。諭該夷以上年曾經知照該國。按咪唎堅換約之事商辦。未據咨覆。今驟然帶兵前來。查該處並非通商之地。亦非商辦換約處所。未便久留。應即回上海。向欽差大臣商議。向其妥為開導。本日復據文煜奏。該夷自占踞張姓房屋後。復占踞比鄰劉姓房屋。於山下開井二眼。二十一日巳刻。東南洋面。復駛來大輪船二隻。仍泊之罘島。並由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見有馬匹。又通令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似有挾制通商之意等語。夷人船隻久在山東洋面遊駛。茲復於煙臺地方。上岸紮營。並陸續占踞民房。實屬心存叵測。現已飭令文煜。嚴為防範。該夷既攜帶多兵。恐以煙臺為屯聚之處。仍欲駛往天津。及山海關等處。肆行滋擾。僧格林沁等於大沽海防。業已辦理周妥。其附近各

海口情形。仍著隨時偵探。儻該夷等或實有欲用馬匹來虛鈔襲情事。應如何設法堵禦。即著該大臣等。豫為籌畫布置為要。

丙申。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前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於四月初七日至十四等日。先後到來大輪船四隻。劫帶商船二十隻。當經奴才將通飭嚴防。委員查探。並調兵赴金堵禦各緣由。臺次由驛奏報在案。旋接該副都統咨報。青泥窪灣內。於十六日。復到大輪船二隻。劫帶商船三隻。已將前劫之船。砍去船桅。塗成白色者七隻。並於附近海岸。掘井取水。又准咨稱。該夷大輪船。時向口

外洋面遊弋。仍復駛回停泊。又據瞭望汛官稟報。二十日
午刻。見夷人將劫來商船放行一隻。向和尚島海口駛去。
是日亥刻。被劫商船內。忽有一隻火起。該夷立將起火之
船。推出攔船之外。登時焚燬。二十一日未刻。又有夷船二
隻。駛入青泥窪灣內停泊。前後共計青泥窪海口。到來大
輪夷船八隻。被劫商船二十三隻。除放行一隻焚燬一隻
外。現賸船二十一隻等情。陸續咨報前來。並據查探夷情
委員回防稟稱。金州和尚島西南青泥窪海口。距城六十
餘里。其大輪夷船。與被劫商船停泊處所。距岸約五六里。
該處係屬海汊。地方空闊。一面靠山。三面臨海。灣內既可
窩藏。出時復能暢駛。且逼近洋面。進退最為捷便。青泥窪
附近居民。恐其驚擾。俱已遷避。該夷輒以十數人攜帶洋
礮洋槍等械。駕駛杉板小船登岸。在山坡鑿井取水。並赴
坐近村屯。買掠食物。其被劫船戶。現已陸續登岸。經地方
官訊供資遣等情。餘與該副都統咨報大略相符。茲於二
十五日。據金州協領同知詳稱。訊明被劫漕船八隻。據船
戶楊振聲。王世琛。陳國璞。蕭忠盛。姚華田。陳祝南。高應春。
周兆寅等供稱。該船八隻。共計裝運漕米一萬一千八百
餘石。行至山東洋面。先後被火輪船搶劫。各船水手。驚跳
落水者五十七名。不知下落。該夷將船帶至金州海口。連

漕米貨物。一併扣留。僅放耆民人等登岸。其奉卓熊等。商
船十二隻。亦係在洋被劫。均經訊取確供。分別遣留。酌量
給價撫恤等情。詳報前來。奴才查漕船八隻。既經查訊明確。
委係在洋被劫。應即咨會直隸兩江督臣。驗米大臣。分別
查覈辦理。現在被劫難商。紛紛登岸。此項船戶水手。原非
安分之人。聚集日久。難免另生枝節。當此海防喫緊。未便
任其逗留。所有被劫漕船商船各耆民水手。仍飭該地方
官查驗照票。隨時斟酌遣留。各令回籍。以免滋事。惟該夷
劫搶漕米。擄掠商船。兇悍已極。情殊叵測。且偵知青泥窪
係荒僻處所。向不設礮駐兵。遂將所劫船隻。帶至該處窩
留改遣。近復登岸鑿井。入村覓食。雖無別項滋擾。而夷情
詭譎。尤不可不加意提防。伏思金州大小海口共十九處。
分防各汛。兵力較單。業經奴才飭調熊岳兵三百名。馳赴金
州。已於二十一日到防。藉資守禦。並咨覆該副都統。及劄
飭旗民地方官。嚴禁附近居民。接濟飲食。以免句結。則該
夷雖兇悍狡猾。似無所用其伎倆。至田莊臺兩岸三營。現
在僅有防兵一千二百名。此外尚有省城。及遼陽州。蓋州。
牛莊等處。備調兵一千名。原擬即時到防。第省中官兵。除
坐臺守卡各項差遣外。存城之兵。已屬無多。而東邊一帶。
金匪聚散靡常。西路盜賊時復竊發。均須派員帶兵分往

駐紮。則省中之兵。亦應留城駐守。不可多調。以重根本。奴才現仍督飭在防將弁。並濱海各口。一體嚴行戒備。設若有警。即將省城及附近挑備官兵。飛調來防。以資應援。

硃批。知道了。嚴諭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食物。並禁其錢貨互換。

吉林將軍景淳奏。竊奴才前據渡江委員副都統銜協領巴林保等報稱。三月二十三日。有夷人百餘名。分駕舢舨十八隻。裝載鳥鎗等械。由奇咕奈赴烏蘇哩。復有夷人十餘名。突至卡所聲稱。深恨三姓不准貨換。故絕口糧。遂將官兵食物搶掠一空。無法攔阻。並聞該夷欲將卡官連吉拉明阿等。全行截留。擬作要挾通商地步等情。經奴才飛調該員等折回。一面密飭黑河口總巡協領輯順。設法接應。萬勿受其牽制。尤須偵探行蹤。嗣據巴林保等報稱。行抵薛爾固左近。探有夷人截阻。遂將船留交弁兵駕駛前進。該員等由南岸繞越二十餘里。尋舟回至黑河口。旋據輯順等報稱。卡倫官兵。現已撤回。分選赫哲生守。以通聲息。並據北路巡探赫哲保福報稱。閏三月初七日。見黑河口左岸色雲地方。有夷官一員。夷人一名。乘三板船一隻。駛抵上毛力地方。探詢卡官何往。保福答稱。近有山場許多民人。分在松花江南岸。漁獵爲生。甚屬兇橫。因卡官不能攔阻外夷侵占內地。遂令官兵回城。派我守卡。該夷遂即折

回。日西時。又來夷人七名。乘三板船一隻。攜帶鳥鎗一桿。和容悅色。問保福民人約有多少。有無搶礮等械。保福答稱。足有三萬餘。搶礮刀矛。無不廣備。該夷用千里眼各處瞭望。頗有畏葸之狀。言及我等在此久居。惟求活命。復託保福見民人代說。我居岸北。他在江南。彼此取和。各無猜疑。言畢而回。又據東路巡探赫哲永起報稱。閏三月十三日。黑河口以下。夷人四名。駕船一隻。裝載鳥鎗四桿。包裹等項。駛至南岸。向永起商議貨換。該赫哲答以無物可易。遂稱爾即無物。我們即欲西往換貨。永起告以新來民人利害。你們去無生路。惟時正值更裝獵戶八十名。出口巡察。該夷望見。形色驚惶。匆忙折回。又據赫哲噶山達扎拉西。及夫布拉。二人投營聲訴。扎拉。原在江左彪爾郭地方居住。本年正月間。扎拉外出捕獵未歸。有夷人二名。攜帶洋呢哈喇入室。戲謔妻妾。妻妾不從。一夷順拾鐵斧毆。扎拉之妾見事兇橫。即持柴斧向抵。二人驚跑後。復來夷人三名。將扎拉妻妾。縛置雪地。摔碎飯鍋。並焚其房。經比鄰赫哲勸散。扎拉旋歸。即移於江右額圖地方。與族人同居。忽一日有夷人十數名。邀同扎拉去見彼國夷官面商。不容推辭。扎拉無法。跟往見該夷官。甚言勸慰。言爾若歸順俄國。定爲官長。如敢拘執。立即殺死。扎拉被逼無奈。暫

且屆從。訖言我既為官。須管夷人事務。夷官允許。事多靠真經理。孔拉見有大礮四尊。揀其礮口。並不沈重。詢係木鑌鐵信。外以銅葉包裹。孔拉即令演放。眾夷稱大藥只有五匣。使盡無處購買。並據眾夷與孔拉泣訴。我等被木酋逼勒到此。天寒無糧。凍餓死者過多。當向查詢木酋之意何居。該夷等聲稱。木酋本非俄國人。係外國投誠。官陞極品。深悉此地空閒。又乘南省未靖。由俄國封妥多人。圖霸此地。與俄主阿林三達拉均分。近來國王聞得人死過眾。以故不肯再撥。祇留我等在此。只可束手待斃等語。孔拉本係滿洲所屬。豈肯隨從外夷。今聞大營在此。情甘設法

遣來。叨求收留。該協領見其情詞懇切。賞給煙酒等物。善言開導。令將各赫哲招撫。撤入松花江之內。旋於四月初六日。自黑河口以下。至闊吞奇哈達。扎拉吞屬。共移來三十戶。男婦子女二百六十九名口。並牲畜船隻。均安置松花江上游南岸。分台居住。聽候賞賚。又據赫哲喀山達特莫仲烏隆阿等報稱。閏三月二十五。四月初六等日。由黑龍江下駛大小船十五隻。男婦九十五名口。牛三條。馬十匹。順流來下各等情。先後飛報前來。努伏查赫哲一項。性本柔弱。原在松花江兩岸。以捕魚為業。安居多年。近被俄夷侵擾。介逃。力難支持。殊堪憫惜。然其間良莠不齊。或者

利誘其驅使。或畏威強逼勉從。終非甘心情願。努曾為協領祥順。收撫赫哲。務須不吝賞項。以供驅策。茲據業有三十戶。遣來黑河口左近。亦足以助我兵力。又據甯古塔署副都統佐領富新呈。據巡防變裝官恩騎尉明祿報稱。該弁行抵哲魯馬地方。在興開湖西岸。見有俄夷新建房三所。堆積羊草數千捆。未空將其房草焚燬。復巡至恰博子地方。在興開湖北岸。見夷房二所。亦即燒燬無事。又據琿春署協領台斐音阿報稱。閏三月初五日。海岸摩闊崴地方。突來大輪船一隻。傍岸未久。旋即開行。不知所向。留人三十餘名。三板船二隻。銅礮二尊。礮車一輛。礮架一箇。黑

牛黑馬各一匹。以及雞犬食糧大槍等械。就海嶼支搭帳房二架。經該署協領親往盤詰。語不可辨。迨十八日。忽有夷人數名。撐駕小船。駛赴海洋去訖。餘則看守器物。報經努飛飭該署協領督率官兵西丹以及牲丁。加意嚴防。無論何項夷人。斷不准登岸。一面行令甯古塔。不時偵探。以備策應。再查俄夷要求通商為急務者。原為接濟口糧占居山場起見。努上年曾經奏明三姓嚴禁貨換。如敢違犯。請照軍法從事。本年山場招集人夫。均已諄諭申明。一律示禁。並函囑特普欽。轉飭奕璟。不得任其貨換米麵。以杜協擾。惟該夷因急乏食。輒敢搶掠爭鬬。復欲截留大酋。是

其侍强欺官。情堪痛恨。迨見赫哲守卡。拘悉民眾刁頑。即行驚惶奔逃。雖夷情變詐。難以遽信。而傳聞左岸居夷。有惧吉林山場野人之論。並非無因。黑木哩叟岳幅狡獪異常。貪心莫測。即其有所見聞。亦未必肯輕去烏蘇哩而撤來人。第無論其如何詭計。舉動與否。則在我嚴防進守。以逸待勞。詭亦足以禦侮。

景淳又奏。查已革副都統吉拉明阿隨在濱江枷示。該緣俄夷搶掠卡所食糧。將官兵連該革員一併撤回。免受羣眾。有傷體制。惟吉拉明阿在防枷示已十閱月。而該夷毫無感惕。實非義理所能感化。現據富呢揚阿巴林保報稱該革員患病屬實。起立需人。合無仰懇

天恩。可否暫令回籍調理之處。出自

聖主逾格

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俄夷搶掠尋釁。現將卡倫官兵撤回。招撫赫哲代巡等情一摺。俄夷由奇咭突赴烏蘇哩卡倫。搶掠食物。並欲將卡官等截留。業經景淳將該官兵等撤回。分派赫哲坐守。復據赫哲保福等報稱。該夷屢來探問兵數民情。似頗畏懼。復有夷人戲謔扎拉妻妾。經鄰人勸散。該夷輒將扎拉邀去。經全歸順。扎拉即在彼探悉木肯與俄王意見未合。所率夷眾亦

有怨恨木肯之語。隨復逃回。求協領斛順收留。已令將各赫哲招撫。撤入松花江內地。其甯古塔地方。有夷人房屋草堆。經恩騎尉明祿燒燬。亦無他事各等情。俄夷到處游駛。意圖肆擾。一經官兵等虛言恐嚇。該夷即行斂迹。看此情形。是將山內之人招出。顯有裨益。至扎拉投回。所稱眾夷抱怨木肯一切情形。足見究係滿洲所屬。不肯甘從外夷。雖彼時被脅所迫。始終不忘根本。實堪嘉尚。然亦須詳查。如係誠心投回。並非甘為該夷所使。該將軍等務當妥為安置。即將松花江上游南岸空曠之地。撥給開墾。以全生業。惟該夷率眾深入。斷不能多攜糧食。惟有嚴禁居民人等。不得接濟食物。並不准將錢貨互換。則必窮而思返。即著景淳等剴切曉諭。毋許陽奉陰違。儻該夷因斷其接濟。取行搶掠。則釁自彼開。應悉懲民人與之理論。若並不敢滋事。則不值自我啟釁。如敢有戲謔民婦等事。則有徵卜勒幅舊案。雖至毆斃。彼亦無詞。惟烏蘇哩等處。該夷不能得志。或往他處。亦未可定。並著景淳等嚴密偵探。加意嚴防。無稍疏懈。再烏蘇哩既各空闊之處。早為招民開墾。使該夷無所期望。是為至要。另片奏已革副都統吉拉明阿患病。可否釋回等語。吉拉明阿枷號已閱數月。著准其釋放回籍。

辛丑。退撫銜調任江蘇布政使薛煥奏。竊臣於四月二十二日。欽奉

硃批。該兩國一欲戰。一欲和。足徵其實不欲戰。礙難開口。此機關不可失也。欽此。同日奉到四月初九日寄諭一道。伏思臣自四月初六日回滬。其時即值常州。無錫。賊勢披猖。蘇州又相繼不守。通省人心驚惶。滬上工商民。無不攜資遠避。夷人耳目最近。一時幾欲立起變端。幸英咈妥為安撫。尚未滋事。四月十七日。督臣何桂清到滬。即同臣等接見咲酋嗜嚕噺。該酋夜郎自大。所言皆無情理。經何桂清與臣等反覆開導。毫不悔悟。提及和好二字。彼則言並無和好。告以公事總須互商。方能有益。彼則云並無商量。如欲定約。祇有前致軍機大臣所索四條。概予准行。否則打仗。別無二說。再向剴導。默然不答。咈酋咘嚕咘隆。不肯見面。但其副使哷吐嗜來。督臣何桂清處。據稱如有要言。告知哷酋。即與面談無異。及見哷吐嗜。所言亦與嗜酋相同。而於駐京一說。尤堅決不破。告以上年天津之役。爾國並未附和。中國與爾素敦和好。哷酋則謂上年赴津換約。係遵國諭而行。該國並未帶兵。何以咲國到彼。尚有人送照會上船。獨該國無人理之。是中國將彼比於屬國。不肯以平禮相待。所以該國王立意決戰。無可商量等語。何桂清答以哷酋上年赴津。直隸總督派人尋覓。欲與接見。因洋面寬闊。未經尋獲其船。並非輕待哷酋。哷酋又稱。額𠻤

唫。噶囉。不日仍來中國。立即赴津辦事。斷不在上海停留。外省大臣。亦不能主持此事。詞氣狂妄已極。咪酋嘩喏𠹭。現亦來滬。與臣等接晤。據稱該酋亦要赴津。臣等告以爾國公事。業已辦妥。向其阻止。而該酋則謂咲咈既到天津。我亦必須前往。察看該酋之意。雖非有心作梗。亦不能代我出力。今咲咈二酋。既聯為一氣。又伺我軍情萬緊。脅和之念愈堅。雖經何桂清督同臣等再為開導。又諄囑華商設法化解。奈夷情執拗。較前尤甚。明係知我大營全軍解體。恃彼兵力已強。肆無顧忌。任意要求。實非情理所能感悟。現探得咲兵已陸續屯紮山東之成山。咈兵已紮成山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額酋噶酋到來。即同北駛。臣惟有矢盡血忱。相機設法。再隨同何桂清實力開導。總冀挽回一分。即盡一分心力。斷不敢稍存諉卸。自外生成。以期仰副聖主廑念邊防之至意。

兩江總督何桂清。署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蘇州失守。大局決裂。及臣何桂清前赴上海商辦各緣由。於四月十六日。恭摺由驛馳奏在案。臣等伏查蘇州危迫之時。江蘇撫臣徐有壬。焦急無計。飛札新調蘇藩司薛煥。蘇松太道吳煦。請借咲咈二國夷兵。赴省救援。並准閶郡紳士韓崇。彭

塩括汪海潘儀鳳等公稟特委署蘇州府知府吳雲齎扎催調乃吳雲甫經到滬蘇州遽聞不守臣何桂清於劉河舟次接據吳煦遣捕盜局輪船飛請迅去商辦即於十七日晚間抵滬詢知吳煦等正飭華商與該酋會議多方曉勸尚無端倪迨臣何（休扎）桂清接見咦酋譜嚼斯（清朝臣子有如是書耶[illegible]何以對）復又百般譬解（天下臣民）阻其北駛該酋總執上海無可商議之說百折不回並稱和議事大必先進京換約從前天津原定五十二條及今春照會軍機處所請四條只須分別准駁二字准則仍歸和好駁則立即開仗等語現聞該二國兵船均由通商各口紛紛北駛咦船泊於山東成山洋面咈船泊於成山對峙之朝鮮洋島總計兵船百餘隻水陸夷兵四萬餘人不日即有舉動先經吳煦等探悉該酋等密謀欲別由山海關以內登岸直趨京師並分股抄襲大沽後路又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等處業經奏報在案惟津沽防禦嚴密斷無可虞而兵釁一開不特處處為其牽制抑且兵連禍結恐無已時近日蘇浙在滬貿易各商亦再四稟懇該酋發兵雖急於救蘇實可暗消北釁該酋則謂情願幫助但伊國興師動眾專為雪恥而來若先為我剿賊何以轉報國主之辭回答其意固係以兵脅和就目前情形而論所可深慮者尚不僅此現在東南要害均為賊踞蘇省已無

一兵一將全境空虛固已無從措手縱有援兵四集糧餉從何籌辦軍火槍礮從何置備思之焦灼如焚值此逆燄猖狂若偵知夷釁未解勢必重利哄夷乘機句結該夷志在牟利不顧順逆萬一不為我用轉為賊用一經與賊句通賊與夷串成一氣勢必水陸分擾南北皆危自粵逆竄踞金陵該夷亦時時探詢賊情其中如公使夷官及正派商人尚知粵逆實係盜賊而夷類甚雜良莠不一昨經吳煦訪知夷人刊傳一書標題太平天國令人繙譯大略皆記粵匪舉動此即已通線索之確據也即如上海一隅本係夷人通商之地昨經咦咈二酋派兵巡防係為保衛夷房起見經吳煦設法羈縻亦派營兵會堵尚屬相安第現在賊勢蔓延四面圍偪此海濱一隅何能獨支現在罷市已久貨不流通關稅釐捐一無所出且大營廣勇紛紛逃散資遣不淨其所以不即變亂者賴有速定和議借兵助順一說耳若並此不辦不待賊來立即瓦解非為賊有即為夷踞東南半壁從此更難挽回即欲來滬議和亦無駐足之地臣等若再瞻顧忌諱知而不言誤

國之罪更重雖萬死不足以蔽辜為今日計惟有曲為安撫夷人堅其和議俯如所請使知

大皇帝逾格天恩動其感激之心絕其句結之念乘勢勸其助順

勦賊於南北軍務或可稍挽危機臣等非不知後患滋多此時勢急定議必為天下罪人然即不令該夷助順而夷兵北去更恐偏肆滋擾蓋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也且查暎咈二酋天津原立和約本經桂良等奏奉

恩旨照准至今春暎咈二酋各請四條固在原議之外半係逞其虛喝不過為爭氣爭臉起見其賠費一層果能代為勦賊則償費無殊犒賞尚出有因能保全大局斷不致盡東南之利也臣等晝夜密籌成則尚有挽回不成則南北局勢焉堪設想不得已瀝陳實在情形仰乞

皇上天恩逾格從權可否准將暎咈二國原定天津條約及續請各四款俯予照辦庶幾南北兩釁可期立時消釋所有該酋等進京換約事宜即遵

旨飭令薛煥迅速北上（[illegible]）由海道前進（此時尤不可也）妥為料理以全大局臣等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暎咈聯為一氣狂悖愈甚一摺並據何桂清王有齡奏南北皆危並宜撫夷勦賊等語暎咈二夷知江南大營潰退蘇常等處相繼失陷愈形狂悖本在意中何桂清又至上海與嘈嘈嘶商議無怪該夷夜郎自大肆意要求江南賊勢雖張現在調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圖規復若藉資夷力更使

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何桂清王有齡所請斷難允行前據薛煥奏暎酋額嗎嗟道經咈國因該國主一意主戰頓首已回覆該國書不來中國此次嘩酋等又稱額嗎嗟嗎囉不日仍來中國其中不無可乘之機所稱立即赴津斷不在上海停留亦未可盡信何桂清業經奪職薛煥現著欽差大臣責無旁貸務須在上海妥為辦理不可往來徒報夷情尤不可為何桂清豫為開脫所有夷務即著探明嘩酋等到上海即遵前奉諭旨剴切開導其有轉機固不可因蘇常失陷稍示以弱亦不可激之北駛致啟兵端操縱之機全在該署大臣悉心籌畫不得意存推諉有負委任咪夷業經換約何以亦欲赴津願與暎咈兩夷暗中勾結若至天津誤傷該夷船隻必致有所藉口著薛煥詳細告知毋令前往是為至要

又

諭何桂清王有齡奏杭城危急並請撫夷勦賊各摺片夷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照會暎咈欲借夷兵防守蘇州何桂清前赴上海商辦紕繆已極已諭薛煥婉言拒阻江南賊勢雖張現在調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圖規復若借資夷力使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所請安撫夷人勸其助順勦賊之處應毋庸議

又

諭。本日據薛煥奏英佛聯為一氣。狂悖愈甚。一摺。據稱何桂清到滬。見嗜嚕嘶。及覆開導。毫無悔悟。佛夷呀吐嚌所言。亦與嗜酋相同。又稱額嗰唫嘮囉仍來中國。立即赴津辦事。咪酋華若翰亦要赴津等語。英佛兩夷。因江南大營潰退。愈肆恫喝。據稱英兵已屯紮山東之成山。佛夷亦紮成山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噸酋嗜酋到來。即行北駛。著僧格林沁恆福隨時偵探。密為防範。其山海關一帶。亦應一體嚴防。佛夷已占踞煙臺地方。文煜前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來意。著即督飭該員妥速辦理。並於各海口認真嚴防。以免該夷登岸滋擾。是為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大沽海防最關緊要。即使將來英佛就撫之後。夷情詭詐。反覆靡常。海口設防。亦不容稍涉大意。咸豐八年原議。除大沽協存營官兵一千六百名外。添設水師兵一千四百名。就歸三千名之數。以期嚴防。嗣因募補不敷定額。又將操練無成之兵。隨時開革。今止賸尚堪教演者一千九百名。若必欲募補足額。勢必有名無實。現在所賴京兵在防。及各處調防馬步官兵。固屬足資捍衛。惟思撫局一定。自應將各路官兵。全行撤回。抑或他處需兵。移緩就急。大沽海口。僅存此水師一千九百名。實不足以嚴京師門戶。奴才等再四思維。不得不早作將來永久嚴防之計。查現在調到山西北鎮官兵二千名。曾經派員赴津點驗。據稱老弱居多。復經派委長蘆鹽運使崇厚。署天津鎮總兵冷慶。前往逐細挑選。復據稟稱。此次官兵。尚堪教演者僅有一千名。其餘一千名。或軟弱疲病。或技藝生疏。伏思此項軟弱之兵。留於津郡。實難得力。況近年以來。南北情形迥不相同。南方多事而兵單。北方完善而兵厚。當此征調紛繁。國帑支絀之時。自應因地制宜。變通辦理。查京城八旗。生齒日繁。兵額有一定限制。年壯旗丁。挑補錢糧缺少。人多藉食既艱。練習必惰。即使得缺。亦難望其弓馬嫻熟。奴才等愚昧之見。可否將調到北鎮官兵內老弱者一千名。撤回原省。交山西撫臣分別裁汰。將此一千名額糧餉。撥歸直省。將京旗滿洲蒙古漢軍。並內務府三旗。及演藝各營。一體挑選年力精壯。能習技藝之養育兵閒散一千名。再由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每旗揀派年壯三品至七品世職二員。管帶赴津。奴才等再擇其勤慎有為。或曾經出師者。督率訓練槍箭技藝。必可得力。現今海口兵力較厚。即在天津防守。一俟夷務定局。大兵凱撤。此項兵丁。即可移紮大沽。以

足三千之數。仍令春分到防。結凍回京。不令久守海疆。以昭體恤。儻該兵到防之時。京中各旗營所出護軍馬甲之缺。一由京挑。一由外補。將此技藝嫻熟之兵。一經補缺。即令回旗當差。再由京旗選拔精壯。來防操練。不特津防得有一千精壯之兵。且京中各營所得之兵。亦堪拱衛。如此一轉移間。庶兵歸實用。餉無虛糜。於京外操防。似有裨益。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奴才等於本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五月初二日奉

上諭。夷人船隻。久在山東洋面遊駛。該復於烟臺地方。上岸紮營

等因。欽此。查咈夷現在山東烟臺地方。紮營盤。並占住民房。屯聚夷兵。故作前來報復之狀。其中難保必無英國之人。揆度夷情。欲和無由。欲戰難操必勝。自去年至今。百端恐嚇。不過要我言和。伊等便可乘勢希求。數月以來。總未遂其詭計。英咈曾言十二月內。必要報復。彈指英咈兵敗。至今已屆一年。若不有此舉動。其勢無顏以對諸夷。所以英酋噸哺唫。半途回國。如今在烟臺屯兵。又不露英國之名。種種情形。皆是自留議和地步。此時若責成上海迎機善導。或可就我範圍。儻英咈決意報復。或直犯大沽。或由祁口北塘。馬步登岸。繞紮我後。現在祁口北塘迤後。添設營盤。唐兒沽挑築壕牆。安兵防守。遥為聲勢。臨時多設偵

探。一經見有夷船。即令兩翼馬隊。節節策應。誘其深入。令兵會剿。大沽海口。現又續造萬斤鐵戧。連前已足敷排設。有天津被擄民船。登岸回津。訊據聲稱。伊駕船為生。由工海賣貨回津。於四月初七日。在山東烟臺迤東洋面。遇見夷船一隻。將伊船擄去。帶赴奉天金州地面。將舵工水手全行逐下。伊即搭船回津。曾見該夷將船拖載去一半。船面周圍豎立板牆。上釘牛皮。塗以白灰。以備打仗。現已劫去沙衛各船四十餘隻。聞得意欲劫擄百隻。方足使用。設使該夷用所擄之船。連成一處。乘潮擁進。聞我防具。有此鐵戧。層層密布。足資攔擋。查雙港礮臺。原因當年夷人駛擾海口。彝壩礮臺。天津亦無可守之地。是以權在雙港安設礮臺營壘。以防水路。今津郡環濠已成。海河兩岸礮臺工竣。已將雙港各營礮位。全數運赴天津。分設兩岸礮臺礮洞。水陸兼防。以省兵力。其雙港礮臺營壘。仍留作為虛營。以壯聲勢。所調山西兵二千名。天津鎮標兵一千名。及該處蘆團練勇。均已分守天津環濠。所有前項官兵。均應派員管帶。查看天津鎮總兵令慶。現在海口帶兵。天津道孫治。亦在海口總辦糧臺。均未能兼顧。奴才等即就近札委長蘆鹽運使崇厚管帶。以資操防。並飭各項官兵。嚴密防範。是天津布置。亦可無虞矣。惟咈夷兵船。既停泊烟臺。夷

兵上岸紮營。有鞍無馬。行蹤叵測。水陸相距大沽。皆不甚遠。努等除督飭各營將弁晝夜嚴防。及飭令西淩阿增慶慎選官兵。沿海偵探。妥為防範外。並於天津。靜海。鹽山。慶雲。沿途添設馬撥。絡繹馳報。復經飛咨山東巡撫文煜。迅飭登州鎮道。由烟臺至直隸慶雲一帶。安設馬撥。逐日將夷人動靜飛報努大營。以便酌量緩急。隨時調度。並令該撫。轉飭登州鎮道。嚴飭各州縣。禁止毋許賣給馬匹。以杜該夷詭計。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請調撥防兵。變通辦理一摺。據稱

現調山西北鎮官兵二千名。其尚堪教演者。僅有一千名。其餘一千名。頹弱疲病。技藝生疏。甚難得力。請將此項老弱官兵一千名。撤回原省。交山西撫臣。分別裁汰。將此一千名額設糧餉。撥歸直省。即在京旗滿洲。蒙古。漢軍。並內務府三旗。及演藝各營。挑選精壯養育兵閒散一千名。充額。揀員管帶。赴津訓練。以資守禦等語。山西到防官兵。率多疲弱。該大臣等力籌整頓。量為轉移。欲由京旗挑補精壯足額。自係為添兵節餉起見。惟現在該夷撫局未定。未便議及善後章程。此項老弱官兵一千名。著該大臣等撤回山西原省。交英桂分別裁汰。仍著英桂另挑精壯官兵一千名。調赴天津防所。以足原額。所請由京旗挑選

壯丁。以為永久嚴防之計。著俟該夷就撫後。再行裁撤。

癸卯。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將佛夷占房鑿井。紮營出示各緣由。恭摺奏報後。續據具報。該夷人占民房數處。並由船上搬下屋架木料。蓋屋數座。聞有夷兵前往附近村莊。搶掠雞鴨食物。經鄉團聚眾逐回。夷首聞知。即將夷兵懲治。旋據該夷邀集該處舖戶。囑為轉請福山縣。前往議事。並稱如或不往。該夷即帶兵進城。詢以所議何事。據云非伊等舖戶所知。該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因其轉囑懇請。如或不往。轉令該夷有所藉詞。遂一面稟聞。一面即於二十七日。往見該夷酋。據云。伊等在上海。奉伊國五總統令。

其來此候示。本國和好交易。近因海暑蒸騰。船上不便居住。是以登岸紮營。不料各舖紛紛關閉。勸囑不從。懇請來此開導各舖。令其照常生理。免致釀成禍端等語。該縣答以和好交易。係在上海會議。此間縣汛各員。未敢擅專。且地方土瘠民貧。恐亦無甚買賣。至於各舖關閉。係屬畏懼兵威。如果兵各歸寨。與民無犯。應可令其照常安業。該夷酋均各首肯。詢以何日撤營歸船。開放何處。據稱須候伊五總統之令。伊等不敢自主。復詢以有無兵船在後。據稱船尚不少。各等語。該縣因其並無他議。起身欲行。該酋等送至營外而回。該縣乘間探查夷營。堆積大礮。不計其數。

烟臺山上。築有大礮三座。山下船上。大礮甚多。並有騾馬十餘頭匹。前報之馬殺二三百盤。今卻不見。統計夷酋夷兵不下三四千人各等情。其時委員董步雲亦已起程。臣又分別咨札登州鎮道。催飭各該委員等。一體趕緊會同馳往。並將兩次欽奉

硃批。

密諭。均經分別咨行。欽遵妥辦。並咨會該鎮。於本標附近福山一帶。察看夷船所不能到之區。抽撥官兵前往。暗中設伏。以期近捷。其餘實無可調之兵。因又分行前進

諭旨挑備官兵二千名之各營分知照。擬先以此撥備策應。臣查夷兵既經擄搶雞鴨等情。已可見其食物之不充裕。更應嚴禁居民私售食物。杜其接濟。俾令不能久留。惟不可與以可乘之隙。致使藉詞反賴搶奪。臣擬如其情形恭順。可否仿照津沽。作為地方官及委員等地主私情。酌給牛羊雞鴨等物。藉資羈縻。伏候

訓示。再行遵辦。至該夷有鞍無馬。臣前因慮其私自購覓。除附近地方本已嚴禁交易外。又經密諭臬司。於各隘口募地稽查。不准販馬過境。以杜私售。惟現在又據咨稟。該夷又在烟臺山上。排隊演陣。並試放搶礮等情。居民因之驚惶。該夷無非故作聲勢。以逞其恫喝習技。業經福山縣妥為勸

慰。人心始定。臣又即飭福山縣暨委員等。再往告知該夷。既稱本國和好。欲令鋪戶照常生理。何以飄來紮營。占居礮台。並又排隊演陣。試放搶礮。恐嚇居民。茲因各該委員尚未稟覆。一俟覆到。再行據實奏報。

文煜又奏。茲於本月初七日。又據福山縣申報。初二日早間。該夷於初一日續到之大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匹。餘俱兵械。即在烟臺附近之玉皇山頂及奇山所東南一帶紮營。所有續到輪船二隻。並招同前到輪船二隻。一併於初二日午刻。向東南駛去。夷兵中廣東人已不少。難保不接續而來。計圖水陸並進等情。所稟不為無見。

臣查該夷既有馬匹。誠如

聖諭。固不可自行起釁。亦不可漫無準備。如果該夷僅止馬一百五六十匹。我兵猶足敷抵禦。前本商定青州副都統臣恩麟挑備馬隊五百名聽調。現在該夷載馬輪船。雖又帶同前船。一併往東南駛去。是否續往載馬。尚未可知。然不能不先就現在情形設防。茲除已調首次奉

旨飭挑之官兵二千名。前往福山一帶。由登州鎮酌飭埋伏外。又經飛咨青州副都統。將前備馬隊五百名。即由該副都統管帶。馳赴登州一帶。擇要駐紮。以為聲援。如該夷駕馬衝突。我師亦即以前項馬隊。迎頭拒禦。俾免臨時倉猝。以期

有備。仍不使先行開釁。一面仍俟該委員等覆到。有其如何光景。應否　臣　親往督辦。再行酌量奏明辦理。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英船駛至烟臺山下。占房開井。有扶制通商之意。當經諭令文煜飭令委員。反覆開導。並設伏嚴防。本日又據續奏夷務情形。並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往見夷酋情詞尚為恭順一摺。覽奏均悉。夷人又占民房數處。並船上載來木料。蓋屋數間。顯係意圖盤踞。在彼通商。各鋪戶紛紛關閉。早絕其望。正可使該夷廢然思返。足見該商民等尚知大體。不必勒令商人等照常生理。致拂民情。夷兵往近村搶掠食物。經鄉

團聚眾逐回。夷酋聞知。即將夷兵懲治。是該夷尚知畏懼百姓之意。正可迎機而導。使其不敢搶擄。所稱因其情形恭順。擬酌給牛羊雞鴨等物。以示羈縻。此舉殊可不必。夷人如果食物不能充裕。正可速之使去。格外體恤周旋。以後恐應接不暇。設有不繼。轉令該夷有所藉口。如該夷向地方官索求。即告以此處並非通商換約之地。地方官不敢擅專。其民間有接濟食物私行交易者。仍行一體嚴密禁止。使其不能久留。尤當嚴禁沿海居民。不可為所雇募。並防其乘間搶擄民人。逼令服役等事。朕聞登萊青濱海一帶。現辦團練。向來招募練勇。多屬有名無實。不過為州縣冒銷地步。著該撫飭令地方官遴選公正紳士董司其事。均由民捐民辦。不得假手吏胥。尤不可招募無業遊民及外來之人。先致奸細溷跡。該撫前派之委員董步雲與該夷接晤後。如何情形。一俟覆到。即行詳晰馳奏。再本日又據文煜奏。夷人於續到之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匹。該撫現添調馬隊。以備抵禦等語。夷人既有馬匹。恐其計圖水陸並進。且其船駛往東南。安知非續行載馬。行蹤實為詭詐。居民如有驚惶。該撫務飭委員妥為曉諭。示以鎮定。並一面挑選精兵。暗地設伏。其登州福山一帶要隘。尤宜添兵扼紮。以防其登岸滋擾。乘間襲踞。是為至要。

甲辰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於四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玉明奏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搶。並夷船遊駛演放礮位各等語。等因欽此。欽遵即派員查實

諭旨。馳赴金州。密咨傳知該副都統希拉布。欽遵辦理。並令委員剴切諄囑。嚴禁愚民勾結導引。詳細確查去後。復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稱。嗣後夷船駛至奉天。如係英咈夷人索要食物。次求自應。概不付給。儻係俄夷取要食物。即可酌量應付。亦未便盡如其數。以杜其無厭需索。如有夷船駛至。應須派人答話。務當揀派妥當之人。不可輕露軍營情

在情形等因。咨會前來。當經奴才通飭沿海各城。逐細留心辨認。詳慎辦理在案。續准金州副都統咨報。青泥窪於四月二十三日。又到大輪船一隻。連前停泊夷船。共計九隻。五月初二日。據金州旗民地方官詳稱。青泥窪灣內大輪夷船九隻。劫留商船二十一隻。現仍停泊未動。四月二十七日。和尚島口外。續到夷船十隻。內有小大輪船一隻。時常出入。似是該夷之信船。又紅土崖迤東之大孤山。見有夷船一隻停泊。和尚島迤南三山島外大洋。見有夷船二隻游弈。前後共計停泊大小大輪夷船二十隻。前次劫來商船二十一隻。尚有外洋游弈夷船二隻等情。馳報前來。

奴才伏思該夷犬羊之性。狡詐異常。雖有撲兵報復之語。然津沽戒備甚嚴。或不敢遽然前往嘗試。乃分竄濱海各省。既在洋面劫掠船。肆其兇悍。復駛入金州荒僻海灣。於向不駐兵安礮處盤踞窩留。演放礮位。故作虛張。其為先聲恫喝。擁兵脅和。已可概見。惟陰謀詭譎。反覆無常。不可不隨時加意隄防。庶免墮其奸計。而鄉民貪圖小利。輒為接濟食物。久必被其脅誘。貽患匪輕。現經奴才委員前赴金州。諄囑該副都統。嚴飭旗民地方官。密禁附近村民。接濟該夷食物。以杜句通而消隱患。其被劫船戶水手。亦即隨時遣解回籍。毋令久聚滋事。仍按戶編查保甲。認真稽察。毋稍疏懈。至金州大小海口十九處。而老水貼岸者居多。夷船處處俱可登岸。現在青泥窪等處。夷船愈聚愈多。雖尚無滋擾情事。而防堵最為喫緊。奴才惟有仰遵

聖訓。傳知該副都統。嚴飭兵勇。非夷人大隊登岸。不得遽行開礮。仍於陸路擇要撥兵。防其窺伺。以冀仰副

聖主慎重籌防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五明又奏。正在具奏間。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四月二十八日。見有大輪船五隻。並改造商船二隻。駛至大孤山灣內。距岸半里許停泊。內有一隻淺擱礁

石。該夷因船滲漏。登岸搭蓋帳房三十四架。約有夷人二百餘名。並未滋生事端。同日和尚島。見有夷船五隻。由東南洋駛進。又於二十九日。瞭見青泥窪。復到夷船四隻。大輪船一隻。與前來之船。一處停泊。現在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共到大輪夷船三十七隻。除石礁墊破一隻外。有改造商船二隻。劫留商船十九隻等情。馳報前來。奴才查該夷船隻。日見加增。在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屯聚。又將商船改造二隻。且因船擱礁石滲漏。該夷輒即登岸。搭蓋帳房。暫行棲止。雖據報無別項滋擾。而情殊叵測。尤應加意嚴防。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希拉布。嚴飭旗民地方官。並守汛弁兵

不分晝夜。嚴行戒備。仍應不動聲色。時刻隄防。相機辦理。以昭慎密。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奏。夷船陸續駛至。並於大孤山登岸等語。夷人大輪船。先後駛至金州海口者。已有三十七隻。與劫去商船。同泊大孤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並因一船墊破。有夷人二百餘名。於大孤山灣內登岸。搭蓋帳房棲止。實屬心存叵測。不得因其並未滋事。任令久行居住。著玉明即知照該副都統。令其揀派明幹員弁。前往曉諭。以該處並非通商口岸。未可在此逗留等詞。婉言開導。令其迅速回船。並將船隻即行駛去。一面督飭地方官。嚴密禁止沿海居民。接濟該夷食物。及與夷人錢貨

交易等事。並防其偃竄內地民人。購買馬匹。務令認真辦理。不得有名無實。該夷食用之物。斷不能多為攜帶。一經嚴斷接濟。勢將不驅自去。即自稱係俄夷船隻。索取食物。可告以此處並非應到之地。亦不能接濟。惟在該將軍等實力防範。毋稍玩視。致涉貽誤。

乙巳。廣東巡撫耆齡奏。竊勞崇光前於南雄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五日奉

上諭。戶部奏籌擬廣東軍餉。請飭新任巡撫妥為收放一摺等因。欽此。查勞前在江西省城。傳聞粵海關稅務。係仿照江海關辦法。用夷人代收。勞竊以為利權輕畀於人。恐為異日之患。隨經密為訪查。因道路遙遠。雖有所聞。未能詳悉。欽奉前因。改派妥員前往省城。向各銀號確切密訪。緣粵海關自夷人入城後。各國商人走私甚多。稅銀短絀。經督臣勞崇光。與前任監督恆祺會商。由上海雇暎咭唎夷人李泰國。來粵代收稅銀。於咸豐九年九月底開辦。赴各洋船並洋行查貨。均係夷人前往。本關書吏。僅憑夷人口報稅銀數目登簿。有無以多報少情事。無從稽考。現在李泰國仍往上海。交給夷人赫德接辦。計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本年閏三月二十五日止。共徵銀六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內佛蘭哂夷人陸續提去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餘兩。咪唎𡁠夷人提去銀四萬兩。均稱係作抵六百萬撫夷經費。又暎咭唎佛蘭哂二國。共提去填築地基銀八萬八千三百兩。即係填築太平門外沙面地方。將來擬蓋洋樓之處。又提去洋銀一萬八千元。為夷兵防城經費。共被夷人提去銀四十七萬四千餘兩。餘銀支銷通關經費。並撥解軍餉等項。存庫銀兩無幾。其各屬完解藩庫地丁等銀。均存儲佛山鎮。應解糧道庫款等銀。運庫鹽課銀兩。仍在省城。俱隨時撥入軍需項下動用。並未被夷攫取。查粵海關稅銀。雇令夷人代收。實有太阿倒持之勢。蓋粵東與上海不同。上海夷人均在城外。且係該夷重貲所在。

既不敢遲動干戈即不敢强取稅項而粵東剛夷人現踞城內關稅官徵官用尚恐該夷垂涎一令該夷代徵愈啟慢藏之患蓋知我庫銀已有成數逐日索取必盡其所有而後已現在以補還六百萬經費為名他日足數又將別設名目以遂其攫取之計若明欲收回利權該夷必起而力爭轉滋他釁督正籌辦間適藩司周起濱因公來韶已屬令回省與監督毓清密商嗣後關庫收到稅銀無論多寡酌提十之五六解赴佛山以就近支發軍需及接濟口糧為名另款存儲以備撥解餘銀照前補還該夷經費使其不致生疑如能照此辦理雖不能即清其源亦可稍節

其流糧道庫款及鹽課銀兩亦令運存佛山以昭慎重省城地方從前原為商賈聚集之所自該夷踞城後多有遷往佛山鎮者近來商賈貿易佛山居十之六省城僅十之四畏夷人之偪也但佛山處西北江下游商賈輻輳人烟稠密而形勢散漫並無城郭時虞廣西匪艇下竄居民舖戶常有戒心督擬藉防禦西匪為名於該鎮建築城垣礮臺置造礮械軍火守備既固人心日安在省商賈將不招而自至庶利權操之自我矣現在密訪紳士委員一俟得人即行舉辦又現駐省城觀音山將軍衙署等處夷兵雖祇六百餘人香港尚有二千餘人省中旗綠各營軍火器械概被收去城上大礮或釘塞火門或擊斷兩耳礮臺折毀無遺沙面地基向在填築已高出水面六七尺探聞須俟築高一丈再行蓋造洋樓沙面河道為外郡晉省必由之路該夷意在以沙面駐兵扼省城之吭以觀音山駐兵搤省城之背是使我守備全無得遂其挾制把持之計去年冬間又向督臣勞崇光以銀五百兩租九龍之尖沙嘴地方現亦修蓋房屋查九龍與香港對岸香港乃懸海之區往來必須舟楫九龍則新安縣屬境陸路四處可通其意圖蠶食內地奸謀甚毒督愚昧之見此時戰守兩無可恃惟當認真整頓營伍先清內寇以壯軍威力行團練以

固眾志修築佛山城垣以收利權使該夷徒眾省會空城無所施其伎倆然後相機收復該夷因督駐紮韶州不進省城欲來韶相見如果前來督當不動聲色妥為撫諭仍令回省貿易再該夷在粵省以萬餘金購買稻草訪聞欲載往天津紮草人於馬上用衝頭陣以當礮火而以精銳繼進又云填塞天津濠坎爛泥先致陷足復以千餘金收買寸許厚木板將載赴上海打造小船以備天津同時併進之用又有馬隊三四千內一千匹係向日本國借得亦均載往天津應請

勅下僧格林沁預為準備

耆齡又奏。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有人奏。粵東省城。拐擄良民。販與夷人。行人為之裹足。地方官代為出示。著即查明參辦等因。欽此。欽遵委員確查去後。茲據東覆。夷人在粵東。利誘內地匪徒。拐騙人口出洋。名為買豬仔。由來已久。自咸豐七年。夷人入城。此風更盛。然是時尚未設館。係用計誘。捉至躉船。一有成數。即便揚帆而去。約計先後被拐者不下萬口。迨九年三月間。經前撫臣柏貴。及南海番禺二縣。出示嚴禁。督臣勞崇光到任。亦經示禁。並拏獲拐匪正法。是年十月間。噗咭唎咈嘣哂呂宋三國夷人。於省城太平門外之迴隆里。設館三所。名曰招

工公所。據稱。招內地民人。往西印度夏華拏古巴島等處種地。刊刻章程。四處張貼。聲明五年仍准回籍。並將督臣勞崇光。准其設館招工照會。一併刊刻。貼於章程之後。咈嘣哂夷人。又請勞崇光出示曉諭。各處貧民。有自願往法國工作謀生者。親赴公所報明。委員會同領事官查議立約等語。噗咭唎館。招去華人七百二十餘口。咈嘣哂館招去華人二百餘口。呂宋館招去華人五百五十餘口。多係壯丁。間有婦孺跟隨者。其香港之下環搢斷龍雨處。噗咈夷亦設有招工館。澳門之紅窗門。三巴門。人頭井。水坑尾。四處招工館。係西洋及呂宋各夷所設。黃埔之長洲地方。則仍係躉船。並未設館。統計香港澳門黃埔。約共招去五百餘口。本年二月。該夷以天氣炎熱。內地民人出洋。易於生病。暫行停止。俟秋涼再招。近日咈夷又於潘司衙門前黏貼章程。招雇挑夫。有到地打仗。再加一元之語。拏伏查西洋各國夷人。從前誘拐內地民人。作何驅使。固無從查訪。而近來被拐及招雇出洋者。民間傳言該夷用藥水將其數洗。即能鬚髮黃捲。面目黧黑。假充夷兵。壯彼聲勢。以與我軍打仗。惟真夷則鼻高睛綠。假夷則不然。虛實雖不可知。而近日該夷招雇挑夫。竟有打仗字樣。傳言或非無因。自應嚴禁以杜奸謀。除劄飭南海番禺香山等縣督率

兵役。及團局紳董。隨時查拏禁止。如有匪徒拐賣人口出洋。一經拏獲。即行正法。並不准愚民自行赴館賣身。違者從重懲辦。儻該地方官查禁不力。拏即當指名嚴參。

硃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瓓奏。據護理福建水師提督臣秦潤澤。署理興泉永道潘駿章。會稟稱。閏三月二十七日。有佛國三桅火輪船一隻。船身約長數十丈。由廣東香港。駛至福建廈門古浪嶼後島豎旗。水急衝破。折斷兩桅。內夷兵三百餘人。搬赴前到之火輪兵船內。於四月初六日卯刻。駕駛出口。該夷船內所載火藥數萬斤。水銀二

十餘萬斤。以及雜物乾糧等件。均已沉失無存。艙底牛馬。亦復淹斃不少。探聞欲赴上海合幫馳赴天津。又聞三月二十八日。有花旗國三桅大輪船一隻。內載夷兵三百餘名。由廣東香港來廈。亦於四月初六日出口。往北而去。現在添撥兵役。在於各口岸實力防護等情。並據廈防同知俞林秉報相同。奴才伏查咪咈各國兵船。聯綜駛往北洋。是其意在用兵情形顯露。天津布置周密。堅壘精嚴。該夷逞思螳臂當車。無非自取敗衂。茲據報咈國大輪兵船。由廣東經過閩洋。被水衝礁。所載軍火等件。均已沉失無存。此實

皇上威福。海若效靈。堪以仰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

丙午。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遵奉

諭旨。當將密咨傳知希拉布。並金州共到夷船三十七隻緣由。於五月初四日由驛奏報在案。茲復疊據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五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又到大輪船二十三隻。連前共計六十隻。外有大輪船七隻。在三山島洋面游奕。該夷登岸。將東寺既

隣民房。拆毀多間。搭蓋帳房五十餘架。演放槍礮。又在白石洞窀池取水。池旁搭蓋帳房十數架。且於附近村屯。搶掠牲畜。並據該地方官稟報。現將緊要口岸。仍留員弁瞭望。其距城窵遠之防汛兵丁。並距城較近原存礮位。酌量調撥城內。以助兵力而應急需等情。咨報前來。奴才查該夷先在山東洋面。劫搶掠船。帶赴金州海灣窩藏。繼又大小大輪夷船。陸續加增。一月之內。聚集六十餘隻之多。在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接連停泊。時復登岸。將村民房屋拆毀。搭蓋帳房。演放槍礮。又赴附近村屯。擄掠牲畜。該夷心懷叵測。由漸而入。肆無忌憚。已有滋擾窺伺情形。金

州距海較近。為今之計。城池最關緊要。亟宜固守嚴防。前因該城兵力較單。曾經奏調熊岳兵三百名。前往該為堵禦。疊經奴才飛咨該副都統。並嚴飭旗民地方官相機調度。統督兵勇。加意隄防。豫作準備。惟當此夷船屯聚防勦喫緊之時。奴才再四思維。該夷現在海灣登岸。雖已漸肆充悍。尚未深入滋擾。但船數眾多。聲勢較重。而東省海疆為根本重地。未便稍涉大意。況金城距海切近。仍應厚集兵力。以資捍守。惟省遠距金六七百里。道路遙遠。不能不豫為徵調。現經奴才將前次挑備省城兵五百名。遼陽兵二百名。刻即飛調劄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領。星夜馳赴

金州。與前經調防之熊岳兵三百名。合併共計兵一千名。均歸奇凌阿統帶。該員熟悉兵機。令其自行酌量相機防勦。以專責成。其金州本城兵數。仍歸該副都統希拉布統帶。督同旗民地方官酌量緩急。隨時調度。不分晝夜。扼要巡防。以期嚴密而免疏虞。

玉明又奏。奴才伏思金州夷情喫緊。亟宜添兵防守。以杜窺伺。而金州之後路海濱一帶。則復州蓋州等處相距較近。水陸交衝。均應厚集兵力。以防竄擾而資應援。查各城官兵。除現有海防之處。不能撤調外。今擬由鳳凰城開原義州。三城各挑備兵二百名。廣甯挑備兵一百名。連前挑備

附近之牛莊蓋州兵三百名。共計一千名。仍由省城再挑馬隊兵五百名。作為各路後援。現已咨會錦州副都統。並劄飭各城。將挑取馬匹兵丁。豫為備齊。奴才仍偵探夷情。酌量緩急。隨時調取。擇要布置。以資扼守。惟調兵既多。餉糈浩繁。現當經費支絀。實屬無款可籌。奴才已劄商戶部兼尹倭仁。府尹景霖。公同商酌。暫應擬用何款。設法措解之處。迅即籌畫。以濟要需。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奏。金州續到夷船多隻。調兵防勦一摺。金州地方。先後聚集夷船六十餘隻。在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停泊。時復登岸。拆毀民房。搭蓋帳房。演放槍礮。擄掠牲畜。顯有窺伺滋擾情形。該將軍因金州城池緊要。將前次挑備省城等處官兵。調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帶。馳赴金州。並前調熊岳官兵。均歸該協領統帶。着即責令與副都統希拉布會同旗民地方官。斟酌緩急。妥為布置。惟盛京海口紛岐。各處防兵。總應暗中設伏。以備該夷大隊深入滋擾。若將防兵聚集海岸。夷人窺我虛實。轉得施其伎倆。該將軍惟當密為布置。使夷人知內有伏兵。必不敢肆行登岸。方為妥善。所有防兵。均須解作民團。不可稍露官兵情形。以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遴派長於詞令之員。詢其來意。告以金州並非通商換約之地。不應在此

停泊。且恐居民不容。致生釁端。反傷和好。一面密查該夷動靜。以便豫為防範。前據文煜奏。該夷在烟臺地方。蓋房數間。意圖通商。各鋪戶紛紛關閉。該夷兵搶掠食物。經鄉團逐回。夷酋即將夷兵懲治。可見商民深知大體。而該夷畏懼鄉民。亦可概見。此次夷船停泊和尚島等處。該將軍亦應密諭附近鋪商。不得與之交易。並嚴查奸細。禁止居民賣給食物。該夷無可希冀。自可速之使去。至民間騾馬。嚴防搶掠。尤不可令該夷購買。儻有貪利之徒。私行交易。即從嚴懲辦。並當防其擄掠人口。通令服役。該將軍務當認真妥辦。勿得視為具文。

丁和。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續到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匹。俱據玉明先後奏報。夷人先後駛至金州海口者。已有船六十餘隻。在大孤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停泊。本日復據勞崇光奏。該夷由上海赴東洋日本國。購馬五六百匹。運至浙江定海。又赴南洋曼谷即小呂宋。購馬一千二三百匹。運至廣東香港。已用船裝載北行。其駛至香港兵船。旋亦駛赴上海。人數約一二萬。尚有二三千人。在香港支搭帳房。亦一併登舟北駛。昨據耆齡奏。亦稱該夷以萬餘金購買稻草。訪聞欲載往天津。紮草人於馬上。用銜頭陣。以當礮火。而以精銳繼進。又欲填塞天津溝坎爛泥。免致陷足。復以千餘金收買寸許厚木板。將載赴上海。打造小般。以備天津同時併進之用。又有馬隊三四千。亦均載往天津等語。雖夷人虛聲恫喝。是其慣技。然如該撫等所奏。是購買馬匹。紮造草人。竟是實有其事。該夷詭詐百出。不可不防。天津布置已臻嚴密。不為搖動。然不可稍存大意。尚宜悉心籌度。講求應敵之方。不可掉以輕心。至為該夷所乘。是為至要。又據奏。暎夷公使額爾唫。遞同咈夷公使噶囉。自伊本國前來。該二酋。係咸豐八年在天津。與桂良等面議條約之人。因上年普嚕嘶等。辦理不善。致啟釁端。是以伊等復來。重理前說。各夷商惟恐兵連禍結。致妨貿易。屢求伍崇曜等探問。可見該夷雖肆兇悍。未必不希冀說合。仍循前議。儻夷船抵津。未遽動兵。

恆福當派員開導。毋先開釁。如該夷先行開礮。或施詭計。借格林沁即相機堵禦。總在有備無患。計出萬全。方為妥善。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耆齡。奏報粵海關稅數目。內稱咈囒哂夷合提去關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咪唎𠸄夷合提去銀四萬兩。均稱係作抵六百萬撫夷經費等語。咪夷業經換給和約。尚屬從權。咈夷在天津。雖有二百萬兩之議。現在並未換約。且暎咈兩國提去填築地基銀八萬八千餘兩。夷兵防城經費洋銀一萬八千元。該督未經奏明。何以准其提用。著耆齡。密派委員進城。面見勞崇光。詢以各該夷已提銀兩。是否即在和約內所定之六百萬兩數內。必須詢明。否則必為該夷所愚。今該夷既已提用。即將此項存記。以備將來扣除。務須嚴密辦理。該夷購馬裝船北來。復因普酋上年辦理不善。額爾唫復遞噶囉士同來。重理前說。未必非自圖轉圜。各夷商惟恐兵連禍結。致妨貿易。屢求伍崇曜等探問。正可藉為轉機。耆齡亦當密告勞崇光。令伍崇曜等。妥為開導。告以署理欽差大臣薛煥。現在上海辦理五口通商事宜。該夷如往上海。將條約議定。大皇帝必格外施恩。不究上年之事。自可永敦和好。不致兵連禍結。於眾商均有裨益。儻該夷有在粵轉圜之意。即著耆齡迅速馳奏。

戊午。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四月二十四日。將嘆咈聯為一氣。顛唎㖷。噹囉。仍有來滬之說。內驛馳奏在案。茲於四月二十七日。咪酋華若翰。來見督臣何桂清。告知俄囉斯使臣喝呐嘞。由京出海口。坐大輪船前來。已於四月二十七日。行抵上海。何桂清詢以俄囉斯使臣來滬何事。坐船幾隻。該酋答詞閃爍。祇云帶有駐滬領事官回來。共坐大輪船二隻。一係由京起程。一係由俄囉斯本國駛來。尚有數隻。不日可到。喝呐嘞在京都。曾住十一個月等語。查俄國使臣。忽然駛至。未審意欲何為。連日亦未來請見。當飭華商楊坊等密探。旋據報稱。嗜酋。咈酋經

該商等於有意無意間。再四譬解。勸其不必帶兵北行。正在盡力籌謀。今因俄酋到此。極力慫慂嘆咈打仗。並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門並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鑿鑿。諄告嗜嚕嘶。咈囒咈隆。不必誤聽人言。二三其見。竟赴天津打仗。必須毀去大沽礮臺。和議方能成就。而嗜酋。咈酋。為其所惑。主戰之意愈堅。有不候顛唎㖷。噹囉。到來。即行北駛之議。俄酋又許其同去各等情。臣查夷情反覆。本已變幻靡常。今俄酋到滬。又從中作祟。尤覺難於措手。而顛唎㖷。噹囉。外間傳聞。不日可至。迄今尚未見到。第聞該二酋並船而來。是已聯為一氣。現雖暗用離間之計。竊恐陰謀固結。一時難以離間。且咪酋甫到。俄酋旋即踵至。是該酋等明係相約而來。互通消息。狼狽為奸。要挾脅制之計。夷情叵測。亟宜嚴防。臣與督臣何桂清。仍當再為設法。阻其用兵。俟顛唎㖷。噹囉。到日。察看動靜。視其所向。相機排解。總當力阻北行。如能即在上海定議。臣等再當奏請

恩施格外。曲示懷柔。俾該夷等畏威服德。不致再生枝節。中外幸甚。

硃批。另有旨。俄夷慫慂嘆咈。不過為於中取利。此時應密飭華夷兩商。設法離間。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等。欲借夷兵規復蘇城。疊經諭令薛

煥阻止。茲據薛煥奏。俄酋抵滬。慫慂嘆咈北來打仗。並募勇及雇夷兵。親督進勦各等語。俄夷使臣喝呐嘞。行抵上海。極力慫慂嘆咈打仗。嗜酋。咈酋。為其所惑。主戰之意愈堅。有不候顛噹二酋到來。即行北駛之意。俄酋並許其同去。其為各夷相約而來。互通消息。狼狽為奸。俄酋希圖於中取利。已無疑義。現在惟當暗用離間之計。密屬華夷二商。相機排解。告以俄酋在京。屢有幫助中國之說。此次未必非誘令嘆咈前來。使受懲創。意圖見好於中國。不可聽信俄酋之言。致乖和議。天津已有準備。即來打仗。未必即能取勝。徒勞無益。且去歲釁由彼開。總將四事挽回。即在上海將條約議定。再行換約。此後永敦和好。豈不甚

善。不但現在將嗜酋咈酋安為羈縻。不可令其驟然北駛。即頓酋噹酋到來。亦當設法攔阻。婉言開導。薛煥現署兩江總督。五口欽差大臣。事推歸一。責無旁貸。不得以挽留不住為辭。復蹈何桂清故轍。方不負委任。昨據耆齡奏。咈夷由廣東海關提取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抵扣天津和約內所議賠項兵費。該夷既遵和約提銀。更不應附和英夷。前來尋釁。如此密為勸慫。離間英咈。以破其陰謀固結。阻其北行。不致再生枝節。方為妥善。至借用夷兵。本非善策。後患不可勝言。該撫已由吳煦雇募呂宋夷人一百名。作為夷勇。欲帶赴嘉定。太倉。崑山。一路。會同民團。伺機進勦。呂宋雖與英咈不同。然究係英夷黨與。且據勞崇光奏稱。英夷由呂宋購買馬匹等語。難保呂宋內不無英夷。況夷勇百名。亦無濟於事。務當量為遣回。毋使夷人得以藉口。該撫現在責任綦重。不得輕離上海。致誤事機。惟有嚴飭帶兵將弁。節節進取。以圖規復蘇城。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咸豐十年。庚申。五月。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於煙臺地方。占房蓋屋。臺經諭令文煜嚴禁奸民接濟。並交易貨物。及沿海民人。不可任聽該夷雇募服役。尚未據該撫將辦理情形覆奏。近日朕聞夷人於到煙臺後。將商船之大者。悉行奪去。居民商賈。遷徙一空。隨至福山縣城內。以修夷館通商為辭。向該知縣索取夫馬。搬運瓦石。知縣等官。業已避去。復於廟島。長山島。修築礮臺數座。府城官屬。聞風遠避。該夷即至城內。居府署者數日。復回島中。並聞海口地方。銀價驟落。及夷人所帶廣勇。時出滋擾。土匪亦乘機擄搶。總兵曾遵年。署知縣陳壽元。並未認真彈壓。民心不服。各等情。夷人盤踞煙臺。逗留不去。全在地方官設法防範。杜其窺伺。乃該守令等。於夷人任意往來。不能攔阻。復安望其約束民人。斷絕接濟耶。府縣官屬。紛紛避出。尤堪詫異。是否果有此事。該撫身膺疆寄。何竟毫無聞見。著即將以上各情。據實覆奏。嗣後務須派委妥員。查探確情。隨時具奏。勿任朦蔽。至夷人之建造房屋。修築礮臺。無非挾制通商。且恐有截劫漕船。勒收商稅諸詭計。而海口各處銀價日賤。非內地奸商私買洋銀。何以至此。尤當嚴行禁絕。現在和約未定。斷難任令於各海口盤踞。得以遂其要挾之計。著文煜。仍遵前旨。嚴飭地方官認真查禁居民接濟

食物。交易錢貨。並受夷人雇募。聽其役使。儻因目前小利。必至受害無窮。廣東之事。即是前車之鑒。須切實開導內地民人。庶該夷無可希冀。自當廢然思返。至地方文武不遵諭旨。著即嚴參示懲。以儆疲玩。並嚴催知府董步雲等。迅即設法開導。勿令遷延。至該撫前奏。調派馬隊等兵。籌辦防堵。應如何不動聲色。嚴密設防。即著妥為籌畫。毋稍疏忽。自干重咎。

壬子。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自夷人攔截漕船。以至載來馬匹。業將該夷情形。五次奏報在案。旋又據報該夷載來牛三四十隻。上岸牧放。又由山上搬取亂石。於海岸砌作馬頭。又挖地作竈四座。上蓋鐵面。長寬均約丈餘。又駛來大船二隻。各船均放礮迎接。載來夷兵五百名。又載來食物箱籠。蓋房木料木架。不計其數。又准登州鎮咨據甯福營屬之威海汛把總具報。五月初六日申刻。該處到來輪船一隻。有夷人十餘名。帶同通事周姓。至署聲稱伊係暎咭唎國。有兵船四五十隻。約兵萬餘。五七日內即到威海。在城外支搭帳房。安營居住。候信。因恐百姓驚慌。故特令伊先來告知等語。該外委覆以地瘠民貧。不堪居住。該夷云。營盤一定要安。不過前來告知。明日即須前赴關東。言畢即上船去訖。又迭據委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稟報。該員先於登萊一帶逐次探得該夷所稱孟總統者。現

令實在張姓名張二林即張殿華屋內居住。外似占踞。而張二林係奇山所人。向來煙臺開設德盛號棧行。去年忽於煙臺山下西面。新蓋房屋一所。計六十餘間。土人咸知其家道不豐。何以有錢蓋房。且山下亦非設立行棧之所。人皆詫異。乃工作方完。而該夷適至。爰居爰處。儼然賓至如歸。又該夷初到時。各鋪戶問其來意。該夷聲稱。爾等不必驚慌。我等不過暫住數日。注意祇在天津。蕞爾煙臺。即

大皇帝准我通商。我亦不要。而夷情反覆詭詐。厥後鑿井添井。蓋房數十間。煙臺山以東。俱造馬頭。又似必非暫住之計。且屢囑各鋪戶搬回。照常開張。而被擄同來之閩廣人。又私向各鋪云。爾等弗信以為實。我等從前皆為所愚。搬回必致搶擄。惟細察閩廣人言語形貌。定非善類。該府於初八日。行抵福山。又探得煙臺街上。帳房徧滿。往來皆係夷人。約計八九千名。先因有酒醉滋事者。各鋪約得十餘家。上山見伊頭目控告。內有白夷一人。能說官話。通事二人。一河南陶姓。一浙江楊姓。均稱不要害怕。大將軍在後。尚有馬八百對。二將軍亞蒙先來。祇為去歲天津之事。今歲特然來此。𠸄咭唎赴牛莊。各鋪告以喫酒滋鬧之事。該夷人又出示禁止。不准擅自進莊。山上器具各項俱全。所住房屋。均欲議價。或典或買。均可。參地支搭帳房。亦欲給錢賠

償。山南平坦之地。又丈量多處。船上帶來梁架板片。均係現成之物。數日間即蓋起十餘座房屋。皆兩層檐。石作。木作。瓦作。概不用內地之人。半里間設一小營房。巡兵逐日一換。晝夜陰雨。莫敢或離。有偷取物食。及越牆取雞。攔阻受傷者。當時發落。給受傷人洋錢四元養傷。且告知大眾。以後有不法者。即拏其帽子為憑。緣帽內各有名字。按帽查册。毫無遺漏各等情。該府董步雲。即於初八日。屬令紳士鋪戶等。傳知該夷。定期見面。至初十日。據通事李姓云。願意談談。第將軍公事甚忙。明日見否未定。該府當即以到此三日。不能久待。務須該通事轉告。於明日午刻見面。辰刻先在山下。與通事敘談等語。復知去後。迨該府發稟時。業已戌正。尚無回信。不知是何詭計。該府等定於十一日辰初。往見李通事。談畢。即上山見該夷酋。一俟見後復到。是何情形。即行飛速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聞夷人於煙臺地方。有修築夷館礮臺等事。諭令文煜設法防範。本日據文煜奏。夷人於煙臺砌築馬頭。續到夷兵五百名。並稱有馬八百對在後。復有夷人到威海地方。聲稱。𠸄夷船四五十隻。兵萬餘名。即日到彼安營。並據委員董步雲等報。奇山所人張二林。為夷人於煙臺地方。豫為蓋屋。並有閩廣人同來。該守現擬往見夷酋等語。本日有人奏。夷人到

山東後。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近復募到潮勇五六千人。間日十餘人。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防堵官兵。毫無覺察。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眾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從此經過。並無印文執照。地方官弁。絕不查究。並聞去歲夏間。福山縣知縣余棔。賣給該夷海岸數段。索得重價。盡飽私橐。是以本年夷人上岸。支搭帳房。欲蓋夷館。此沿海居民所共知者。請飭該撫查奏各等語。所奏情形。決非無因。何以該撫毫無聞見。夷人到海口者。既有數千人。兼帶有馬匹。其為意圖一逞。已可概見。著文煜即日出省。前赴登萊青一帶。擇要駐紮。籌辦防堵。該撫前調馬步各軍。尚屬單薄。德楞額軍營馬隊。較為得力。如何分撥。著即與德楞額。商撥數百名。聽候該撫調遣。其餘本省官兵。如尚有可調之處。並著酌量派撥。該夷如並無滋擾。自宜不動聲色。密為防範。儻圖攻撲城池。或直圖撲天津後路。或即由直省徑奔京師一帶地方。著文煜相機前進。設法堵勦。不得任其橫恣。至潮勇陸續北來。自係欲於津沽左近設伏。俟夷船到時。水陸並發。使我猝難抵禦。著文煜嚴飭各府州縣。及自登至直。應行經過地方文武員弁。督率兵役。嚴密訪查。儻有假作官兵裝束結隊。口操粵音者。並無印文執照者。立即拏辦。該撫仍派明幹大員。前往各屬查察。儻該地方官奉行不力。即予

嚴參。委員董步雲等。所稟閩廣人告知各鋪不可搬回之言。自屬實情。正可藉此開導各商民。勿為夷人所愚。致被搶擄。至民人接濟食物。交易錢貨。及甘心傭給夷人役使等事。仍著遵照前旨。妥為查禁。該撫身膺疆寄。當此夷情喫緊之時。諒不敢泄沓從事。自干咎戾。其何日出省。及如何辦理之處。均著詳細馳奏。至已革福山縣知縣余棔。如何將海岸數段。賣給夷人。以致夷人有可藉口。徑行上岸居住。實屬可惡。即著文煜密速訪查。一經得實。即將該革員拏問懲辦。不得稍涉徇隱。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咸豐十年五月初九。初十。十五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八。初九。十四等日。奉上諭三道。並鈔錄薛煥原奏一件。均已敬謹聆悉。查現在夷人。於山東之煙臺等處。登岸駐紮。與本地商賈互市。又於奉天金州洋面。停泊夷船多隻。續行劫擄商船。並往日本國。及小呂宋。購買馬匹。欲用稻草。紮草人於馬上。用衝頭陣。繼以精銳夷兵。及填塞天津溝坎。購覓板片。打造小船。意在天津同時並進之用。查該夷狡猾異常。情形實屬叵測。誠如聖諭。該夷詭詐百出。不可稍存大意。尚宜悉心籌度。講求應敵之方。現在海口一帶。處處溝槽。中間隙地。今年雨水較多。潦

牆以外。盡皆泥淖。兩岸亦皆嚴加偵探。設使該夷馬隊。果敢登岸抄襲營壘。（奴才）等惟有飭令馬隊。相機截剿。即使該夷填溝塞濠。豈能盡知大沽營盤左右有此層層濠溝。況有馬步嚴防。正欲誘其深入。儻嘆咈兵船駛至海口。並不直入攔江沙。在外停泊。似有等候講話情形。（奴才）恆福即行遵

旨派員赴該夷船。訊其來意。令其前往北塘講話。若該夷不候理諭。徑行闖入攔江沙內。是狂悖之形已露。（奴才）等亦不敢坐失機宜。不得不以大砲抵禦。刻下直隸沿海口岸。雖節經探報。並未見有夷船帆影。（奴才）等惟有恪遵

諭旨。傳知各營將士。並飭令西淩阿增慶等。一體嚴密防範。沿海一帶。妥為偵探。以期仰副

皇上訓示諄諄。慎重海防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在煙臺地方。占房蓋屋。金州海口。到有夷船六十餘隻。並於外洋購買馬匹。廣東購買[illegible]板等物。迭經諭令僧格林沁等。加意嚴防。不可掉以輕心。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偵探防守情形一摺。據稱海口一帶。處處溝槽。今年雨水較多。濠牆外盡皆泥淖。該夷即欲填溝塞濠。亦不能盡知大沽營盤虛實。且正欲誘其深入。現已傳知各營。並飭令西淩阿。增慶等。嚴密防範。及沿海一帶。妥為偵探各等語。所籌尚屬周密。本日又據文煜奏。夷人到煙臺後。續載來牛三四十隻。上岸牧放。並撤取亂石。砌海岸馬頭。又駛來大船二隻。載有夷兵五百。威海汛地方。到來輪船一隻。有夷人十餘名。聲稱嘆國有兵船四五十隻。約兵萬餘。五七日內即到威海煙臺街上。夷人往來約八九千。據通事云。大將軍在後。尚有馬八百。對二將軍亞蒙先來。祇為去歲天津之事各等語。又本日有人奏。夷船泊福山海口。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復聞募到潮勇約五六千人。間日十餘。合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文煜所派防堵兵五百名。毫無覺察。又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眾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

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並無印文執照。該地方官竟亦不根究查詢。任聽行走各等語。各夷陸續聚煙臺。且有欲來威海紮營之說。無非欲覬覦津沽。該夷知防禦嚴密。不敢輕犯。難保不為潛師陸路之謀。若先以潮勇嘗試。繼以馬隊徐來。更欲我水陸兼防。伺隙思逞。居心實不可問。已諭文煜飭令山東地方官。認真盤問。加意嚴防。著恆福嚴飭直隸山東交界過往必經之州縣。及通京城大路所屬州縣。一體嚴密盤查。如有似此情形者。即行嚴拏懲辦。不可稍有疏虞。致令偷越。以杜奸謀。僧格林沁。既設有偵探。亦當飭令於沿海及陸路一帶。實力稽查。不可稍涉大意。文煜摺並著鈔給閱看。

陝西道御史孫楫奏。竊夷船停泊山東福山縣海口以來。尚無滋擾情形。惟聞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內裝火藥。每日上岸操演。已屬可慮。近復聞募到潮勇約五六千人。間日十餘人。或二三十人不等。結伴北行。巡撫文煜所派防堵兵五百名。毫無覺察。又沂州府屬之莒州。不通大路。月內忽有南來人衆數起。皆官兵衣裝。口操粵音。稱係由河南撤防回京。從此經過。並無印文執照。該地方官弁。既不照料彈壓。亦不根究查詢。任聽行走。若罔聞知。臣竊思夷人詭譎異常。因天津防禦嚴密。不敢輕犯。遂為此潛師陸路之謀。先以潮勇嘗試。繼以馬隊徐來。將使我水陸

兼防。莫有可乘之隙。而山東大小員弁。形同木偶。坐視其出入往來。不加查察。設竟漸聚猝發。備豫稍疏。其患何可勝言。相應請

旨諭令僧格林沁。認真密查。豫籌防備。自可杜彼奸謀。其山海關一路。亦須加意嚴防。免致混入。以弭姦宄而固畿疆。

孫楫又奏。臣聞去歲夏間。夷船窺伺福山海口。希圖占踞。知縣余格。輒賣給海岸數段。索得重價。銀兩不知確數。盡飽私囊。是以本年夷人上岸。支搭帳房。並聞欲蓋夷館。此沿海居民所共知者。竊惟

聖朝尺土。豈容予人。矧復竊售外夷。其膽大妄為。實非尋常荒謬可比。該員雖已另案革職。而此事之虛實。尤須查辦。合無請

旨飭下巡撫文煜。認真查明。據實覆奏。該撫抵任在後。自可無所迴護。而現有夷船在彼。又宜嚴密訪查。毋涉張皇。免致夷人聞知。別生枝節。以期周妥。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恆福。於直隸北路各營。挑選精銳官兵四千名。勤加操練。以備調遣。昨據文煜奏。山東登州海口夷務情形。已諭僧格林沁等。嚴加防範。朕思該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若由陸路內犯。從山東入直。故作欲向京師之勢。天津大營不能

不分兵截擊。該逆即可乘虛直撲大沽。不可不豫為布置。以資策應。著恆福即將前次備調官兵四千名。派委得力將官。分起管帶。前往青縣地方。擇要駐紮。並著僧格林沁於大營內。擇一曾經戰陣。謀勇兼優大員。奏明前往統帶。如有警報。仍即迅撥馬隊。令樂善統帶前往。以厚兵力。既可以固京師門戶。亦可兼顧天津。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前因金州夷情喫緊。豫調省邊官兵。派員帶往。相機防剿。並飭各城將兵馬備齊聽調。於五月初八日。由驛奏報在案。旋於初十日。接到四月二十六日拜發之摺。由驛遞回。奉

硃批。嚴諭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食物。並禁其錢貨互換。欽此。奴才遵即飛咨該副都統欽遵。密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去後。茲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前報停泊火輪夷船六十隻。並三山島洋面游弈火輪夷船七隻。茲於五月初四日。又來夷船二隻。與洋面之游弈火輪船七隻。一併駛進和尚島南灣停泊。又自初七日起。和尚島。大孤山。青泥窪等處。陸續到來火輪夷船五十三隻。前後共計一百二十二隻。該夷用小船載馬登岸。約四百餘匹。在白石洞山前牧放。並用千里鏡登高窺看。復在大魚溝海岸。搭蓋帳房十數架。近日夷人內有死者

七名。即就岸上掩埋。其馬形象。與內地馬匹無異。惟前蹄刻有洋字。而羸瘦者居多。連日倒斃三十餘匹。該夷擇其肥壯者百餘匹。用船收回。尚餘二百餘匹。仍在白石洞山前牧放。又初七日。見有二桅小夷船一隻。駛入小平島登岸窺探。旋即回船。次日揚帆向西南洋駛去各等情。馳報前來。奴才查該夷船隻。日見加增。至一百二十餘隻之多。且運載馬匹。登岸牧放。岸上帳房搭蓋漸多。復用千里鏡登高窺看。其肆無忌憚。狂悖已極。惟雖已登岸。尚未深入。亦無滋擾別情。自未便遽行攻勦。致啟釁端。轉令有所藉口。然夷情叵測。尤應加意嚴防。現已飛催記名副都統奇凌阿。統帶省遼官兵。星夜馳往。相機堵禦。並遵奉前旨。密咨金州副都統希拉布。並諄飭該地方官。嚴禁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該夷食物。並查拏奸民漁利。錢貨互相兌換。以杜句結。

硃批。知道了。此不過恫喝虛聲。尚不至恣意騷擾。惟恐漢奸處處潛伏。為夷引導。務須先清內患。以禦外侮。

甲寅。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據委員等具報。約定往見夷酋日期。業經恭摺具奏在案。茲據該委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會稟稱。該員等於十一日辰刻。同赴該夷通事所在之天后宮。見廟門內外。排列夷兵數百名。各執器

械。投帖後。該通事出迎。行賓主禮。分東西坐。其坐次有一高大漢仗旁立。手持利刃。問是何人。稱係伊國之都司。坐定後。該府等向其寒暄畢。該通事問該府等來自何處。答以因該國數萬里航海而來。逞兵境上。此間海隅僻處。其安分良民。多有驚慌遷避。而無知匪類。轉得乘間潛至。設或藉端滋事。殊失我
皇帝撫綏遠人至意。所以撫院令我等千餘里來此。暫飭本地方文武官弁。加意彈壓匪徒。毋許滋事。並相慰勞。該通事立起拱手道謝。該府等當即問其來意。該通事抽出鉛筆寫姓名李梅二字。云在廣東上海辦事多年。伊國主極信任。

如桂。花。薛。三位。始而皆相好熟識。今日之事。別無他說。要往天津進京。問其是否為通商。抑或為換約。據云。此時說不到通商之事。然則要往天津換約。據云。亦是此意。但須聽暎國主議。現在暎國大將軍已到。前日上船來拜。隨將伊國火輪船三隻。開往文登西圍。其大兵船五十餘號。屆指十八日可到。問有若干人。據云。五萬餘人。並有伊國咈兵萬餘人。亦隨後陸續可到。問暎國大將軍是誰。始則不肯說。偪詰再三。說是葛蘭子。大約即葛蘭脫是也。問暎國尚有主事人在此否。可先一見否。渠云。暎國報復之意甚堅。即有人在此。亦可不必見。相見無好事。立起身看表時已將午。意似欲走。該府等即囑其引道上山。渠云。俟伊回去通說。兩下鐘回拜。請聽伊信。萬不可徑上山。恐手下兵無知。一面說話。一面送出廟門去後。兩下鐘。該通事來至該府等寓處回拜。坐定後。據云。今日伊將軍。與伊水陸提督議事。須明日十二下鐘相見。該府又問其來意。據云。打仗與否。全聽暎國信息。問其去年並未助暎國打仗。何以驟然移兵前來。且去年換約。我

欽差大臣曾照咪國換約之事。咨照該國商辦。何以迄今並不照覆。據云。此係文職之事。伊等只管軍旅。他事不得而知。語言漸漸狡詐。告以該國洋錢。此間不能使用。據云。近處即

不能用。伊等祇需天半工夫。即可至上海兌換。且傾鎔銀餅。亦未有不可用者。又告以此間匪類頗多。該國兵丁久住於此。居民難免驚擾。反傷和好之道。據云。既來到此。兵多糧足。我亦不怕。該通事遂即回去。十二日午刻。該府等上山。見其排列隊伍。豎起旗幟。凡軍中所需食物。堆積如山。皆由該國帶來。大木房已蓋成者三十餘間。該夷之所謂二將軍亞裳。住山頂龍王廟。該府等至廟門下馬。該夷將軍。與該夷水陸提督。迎接見面。全身披掛。設酒果相待。坐定後。該府向其慰勞數語。即敬諾。欽遵欽奉寄

諭。告以去歲在津。該國並未幫助暎國打仗。中國已令

欽差大臣。知照該國。按照咪國換約之事。商辦在案。迄今並未接據照覆。亦無商定章程。今驟然移兵而來。實堪詫異。此處既非通商之所。非商辦換約之地。設久住此。居民或相驚擾。反傷和好之道。仍應速回上海。向

欽差大臣。議定條約。應在何處換約。總俟

欽差大臣知照。方能辦理等因。該夷酋云。昨日通事。已將此話傳述。我等來意。亦向列位告知。和約之事。前在上海早經決裂。列位豈無所聞。此來絕不騷擾百姓。不過因此地水土尚好。借此避暑。兵丁養病。還祈列位即出告示。曉諭百姓。照常貿易。如我國尚有不法之徒。儘可送至通事處懲治。

問以暎國何時打仗。據云。各辦各事。日後必然合而為一。此語殊不可解。據稱。列位請回。四下鐘回拜。該府等回寓後。該夷酋與李通事等共六人。手執利刃。應時而來。坐定後。該府又敬遵二次寄

諭。剴切勸導。至再至三。而該夷聲色漸厲。一味支吾。該府等恐其羞惱成怒。藉此起釁。故爾中止。該夷之所謂水師提督者。忽向問云。聞蓬萊閣景致甚好。即日赴登州遊玩。該府等阻之不聽。總以帶人不多為詞。該夷等遂即起立告辭。送至大門。亞棠與通事等。忽將該府手腕拉住。約七下半鐘。到伊水師提督處。有緊急事相商。問以何事。據云。請同往海上。搶船數隻。當告以該國既為仁義之師。何以出此。斷難照辦。遂即送伊出門而去。並據福山縣申報。十一日。煙臺山下。原泊夷船三隻。向東南大洋駛去。疑即通事所云開往文登西園者。十二日。又由東南駛來兩隻。其餘各船。連日忽來忽往。無非搬運兵糧器物。現在煙臺山上下。約計該夷除占民房外。已搭蓋營帳三四百架。蓆棚一百餘座。板房十七八所。砌造馬頭一處。船上搬下糧食軍械。不計其數。大約火器居多。牛馬仍祇前報之三四十隻及一百五十六匹。並有鐵車竹轎等件。稟報前來。臣查前調之青州駐防馬隊五百名。已准該副都統臣恩夔咨覆。擬在萊州一帶。遙為聲援。弗令該夷聞見。以免其疑我設備。致肇釁端。並再嚴催續撥之挑備兵一千名。趕緊馳往設伏。至該通事所稱文登西園。似即前報之威海汛。已飛查有無暎夷前往紮營。一面仍各咨飭鎮靜密防。隨時再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委員接見夷酋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此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夷酋。措詞尚為得體。惟令其速回上海。議定條約。該酋輒稱和約之事。早經決裂。其意在尋釁。已可概見。昨諭文煜。即日出省。前赴登萊青一帶。擇要駐紮。籌辦防堵。所有、青州馬隊官兵。及續撥之官兵。著即分布要隘。嚴密設防。毋令該夷聞見。致啟釁端。至煙臺附近居民。亦當趕緊辦理團練自衛。若能齊心守禦。聲勢相聯。該夷聞之。必不敢肆無忌憚。儻該夷圖攻城池。或圖擾天津。或徑欲赴京。務即將一帶要路。設法堵禦。毋任猖獗。一面密諭商民。不與交易。並嚴防裹脅。斷其接濟。該夷雖自謂兵多糧足。亦難日久相持。該撫務須不動聲色。妥速布置。不可稍涉大意。該夷既肯與董步雲等接見。仍應飭令該員等。作為己意。告以大皇帝撫馭各國。深仁厚澤。上年咈國並未助暎國打仗。雖未換約。和好自在。現在大沽防守嚴密。暎國若去。必然喫虧。爾國何必前往山東地方。雖無辦理通商大臣。然爾國如有可以商辦之事。本省巡撫。亦可

代為轉奏。使爾等下情可以上達。大皇帝寬大為懷。亦必有加恩之處。若隨同㖡國與中國用兵。恐徒傷和好。如此曉諭。無論該夷聽從與否。此意不妨令董步雲等向其開導。兼可探聽該夷動靜。豫為準備。

丙辰。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將委員接見咈夷情形。恭摺馳奏後。續准登州鎮谘稱。據甯福營威海汛把總稟報。本月十二日辰刻。有火輪船二隻。由西北大洋。駛入劉公島迆西停泊。當即會同文武差查。據稱係咈囒哂夷人。由煙臺前來。將口內停泊大小商船十三隻。全行拉去。據各船戶呈報。又據八角汛千總稟。十四日。又有夷船兩隻在

平暢河口一帶外洋。分拉船九隻。在洋遊奕各等情。開具船戶姓名。先後谘報前來。臣查前據委員董步雲等稟內。該夷於十二日申刻。來至委員寓中晤談。瀕行時。本有拉住董步雲手腕。欲令同赴海上。搶船數隻之語。茲該夷已先於是日辰刻。在威海口拉搶商船。是早已心知其事。而乃與委員故作周旋。特於瀕行稱欲與委員同往搶船。該夷亦明知委員必不允其同往。自搶民船。不過使之聞之之意。且於十四日。又復續搶。難保非因天橋口水淺易擱。夷船難於攏岸。欲乘小船前來。其情叵測。是誠不可以理喻矣。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咈夷由煙臺駛赴威海。拉搶商船一摺。咈夷輪船。由煙臺駛入劉公島。將口內停泊商船拉去。並在平暢河口一帶外洋。拉去船隻。桀驁情形。殊堪痛恨。煙臺夷氛甚熾。疊次諭令文煜馳往登萊青一帶。籌辦防堵。茲閱該撫所奏。不過僅報夷情。而於現在辦法。並未籌及。設再遷延。致該夷由陸路窺伺天津。或徑欲赴京。山東一路。毫無準備。貽誤之罪。又將誰諉。昨有旨命杜翰督辦山東團練。此時以防夷為第一要務。該侍郎未經抵省之前。即著文煜先行飭屬。認真舉行團練。使該夷知到處人心固結。無可裹脅。無從接濟。自可不戰而屈。並著該撫迅即出省。妥為籌辦。隨時馳奏。以慰懸系。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初四日。將俄酋喝喇學到滬日期。並噌噌嘶咈囒咈唫主戰愈堅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茲於五月初九日。據華商楊坊等報稱。本日有北回沙船。據云。於四月二十二三等日。在山東成山以北洋面。瞭見北駛夷船三十餘隻。又山東廟島煙臺停泊夷船七隻。奉天之金州灘停泊夷船三隻。沿途搶有沙船三十餘隻。衛船四十餘隻。將各船貨物拋棄入海。砍去船桅。每三隻聯為一處。帶赴北駛。並探得額爾唫噶囉。已抵香港。不日即可抵滬等語。並據前督臣何桂清面稱。前日赴嘉定時。咈國副使哷吐嗜來云。伊國兵船已大

半北駛。現在上海無可復議。並稱大西洋國。亦遣公使兵船來滬。欲立條約各等情。臣伏查該夷處心積慮。思欲北犯天津。而又不欲遽犯者。實因天津防範嚴密。該夷耳目最靈。諒有所聞。未必不生畏忌。自江蘇軍務敗壞後。糾同大西洋與中國為難。俄酋又來滬播弄。目前上海夷情。較前更為桀驁。種種愈形棘手。況上海華夷各商。素無嫌隙。今則强搶海船。拋棄貨物。致我海道不通。其居心尤不可問。現飭華商與之講理。未識能否有濟。然該夷主持進退。必視噸噶二酋為轉移。今噸囒唫噶囉。不日到滬。想噗嚕嘶亦必慫慂用兵。為報復私怨。並掩飾其過之計。臣現已督同吳煦。藍蔚雯。豫為密飭華商楊坊等。一俟該二酋到日。先行探其意向。伺有可乘之機。即乘間而入。得有可阻之勢。即力阻其行。並密諭黃仲畬等。勸其與臣相見。如該酋到滬後。肯與臣見面。臣當反覆引諭。曲為開導。曉以義理。動以利害。總以正大之詞。折其鬼蜮之見。務期竭盡心力。先阻其用兵。至於挽回各事。惟有力矢血忱。旁敲側擊。能挽回一分。即盡一分心力。以冀稍紓

聖主廑念邊疆之至意。至大西洋於四月二十九日。果有兵船二隻到滬。該國從前本有奏定通商章程九條。今亦附和而來。俟該酋求見。臣等再行酌辦。

硃批。另有旨。此時辦法。總宜以華夷搆兵。費出自夷商。由商力阻。

並聞其附和。方為釜底抽薪之計。

薛煥又奏。再正封摺間。據報暎酋噸囒唫業坐火輪兵船。已抵吳淞口。咈酋噶囉。同日在香港開行。計程亦即可到。傳聞該二酋。不肯在上海登岸。有即日北駛天津之說。容探明該酋等來意。相機酌辦。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探聞夷船北駛。及噸囒唫已抵吳淞口各摺片。覽奏均悉。夷人在奉天山東洋面掠船。疊據玉明文煜奏報。本日復據文煜奏。咈夷由煙臺駛入劉公島。將口內商船全行拉去。並在平暢河口一帶外洋。拉去船隻。桀驁情形。實堪痛恨。暎酋噸囒唫。已抵吳淞口。咈酋噶囉。當亦隨後可到。此時不便官為曉諭。可密諭華商。向夷商開導。告以夷人在山東等處。强拉海船。拋棄貨物。從此海道不通。不獨中國商船受害。即夷商亦無可貿易。況暎咈與中國搆兵。汝等須出兵費。若不竭力阻止。彼此均無裨益。該夷商皆為利而來。自必向噸酋等勸阻。如此辦理。方為釜底抽薪之計。如可挽回。仍在上海定議。換給和約。方為正辦。該署大臣諒能竭力妥辦。不至意存推諉也。此次克復嘉定。太倉。內有呂宋夷人一百名助勦。雖非暎咈一類。究不必藉資夷人之力。著薛煥即將此項夷勇裁撤。給予募費。作為商僱。並非官僱。以免將來有所藉口。其大西洋夷酋。並著

設法駕馭。毋令附和𠸄咈為要。

又

諭。前據文煜奏。委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咈酋。該酋言詞狡詐。意在尋釁。當諭文煜。再令委員開導。並於煙臺趕辦團練。嚴密防禦。茲復據文煜奏。該夷火輪船四隻。先後駛赴威海。臺次拉搶商船二十餘隻。復諭文煜趕緊出省。前往登萊青一帶。擇要駐劄。籌辦防堵。本日復據薛煥奏。嚬嚦喳。既抵吳淞口。咈酋噶囉。計可先後到滬。有即日北駛之說。夷人在奉天山東洋面。搶掠船隻。恐其探海口水淺之處。欲乘小船前來。情殊叵測。嚬嚦喳等。既將即日北駛。恐其竟撲大沽。或用小船登岸。或搭造浮橋。或將所攜商船。先來探試。均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等豫為布置。嚴密防備。毋使該夷得行其詭計。方為妥善。至該夷於攔江沙外游駛。固不可先行議撫。如有可乘之機。亦不可因我有備。致失議和機會。其間操縱。該大臣等臨時酌奪。迅速具奏。本日文煜摺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慶端奏。𠸄咈二夷兵船駛入舟山。強居定海廳城。業將查辦情形。會同福建巡撫臣瑞璸。恭摺馳奏在案。嗣據甯紹台道梁恭辰稟報。該夷在定。約有三四千人。輪流入城操演。分段巡查。屢形不軌。甚至強索錢糧征冊。擅入監獄。請即咨調上海熟諳夷務之員。赴定妥辦。當經臣

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遴委幹員由滬赴定。督辦。分飭定海文武。嚴密防範。去後。茲准薛煥咨會。已由蘇松太道吳煦。委令署松江同知俞斌。帶同華商楊坊。赴定。並據署定海同知甘炳。以該夷強索徵冊。意圖徵收錢糧。迨經密飭紳民前向理論。知難遂其所欲。即有咈夷美理登赴廳。據稱。撥兵巡街。按月須貼巡費銀九百兩。並偪令開寫錢糧數目。勢甚洶洶等情。具報前來。臣查夷情狡譎。變幻靡常。茲在定海妄肆要求。屢圖搆釁。恐難日久羈縻。現經密飭甯紹台道梁恭辰會督委員。並地方文武。密與紳商。加意籌備。一面申明條約。妥為理諭。或冀稍知儆懼。阻其思逞之心。臣仍隨時確探。如何動靜。再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據慶端奏。𠸄咈二夷。現居定海廳城。操演巡查。強索徵冊等語。據稱該夷在定海。約有三四千人。輪流入城操演。分段巡查。強索徵冊。意圖徵收錢糧。經該署同知甘炳。密飭紳民。前向開導。即有咈夷美理登。赴廳聲稱。撥兵巡街。按月須貼巡費銀兩。並偪令開寫錢糧數目。夷情詭譎異常。現在定海肆意要求。無非為賈和地步。其操演巡查。不過意存挾制。虛聲恫喝。是其慣技。所有該廳徵冊等項。攸關。斷不可任該夷強索。致

啟覬覦錢糧之漸○著慶端○王有齡○即飭該地方官○會同委員妥
為防範○仍與華商紳民等○設法開導○當告以該處錢糧數目○無
從關寬○不可為該夷所偪勒○致墮其奸計○亦不可因夷人強偪
為詞○據為將來各項錢糧根虧地步○仍當激勵民團○與之為難○
若得百姓齊心○該夷必不敢肆無忌憚○一面即確探情形○相機
籌辦○勿令得步進步○多方要挾○以期就我範圍○是為至要○
己未○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兩
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夷人於煙臺地方○有修築夷館礮臺等事○
諭令臣即日出省○前赴登○萊○青○一帶○擇要駐劄○籌辦防堵等因○欽

此○臣伏查疊奉寄
諭○嚴禁奸民接濟○並交易貨物○及沿海民人○不可任聽該夷雇募
服役等因○均經節次轉行欽遵在案○曾據報該夷於山上
排隊演陣各等情○據實奏報○此外誠恐該文武等○或有隱
蔽○致臣漫無覺察○隨即遴委候補知府來秀○馳往欽遵
指飭○確查該夷有無居住府署○各官曾否遠避○鋪户船隻是否全
遷全搶○有無修築礮臺夷館○福山縣曾否撥給夫馬○廣勇
土匪○如何滋擾搶擄○銀價較前有無長落○逐一分別詳查
具覆○至前調馬步官兵○誠如
聖諭○尚屬單薄○青州駐防馬隊五百名○已准該副都統恩豐○自行

管帶○咨報於二十二日啟程○前赴萊州屯紮○所調挑備兵
一千名○內惟東昌二百名○已據報經過省城○其餘均尚未
到○德楞額營中馬隊○有無可以分撥之處○已遵
旨飛速咨商○俟覆到再行奏報○臣前奏幅匪北竄摺內○奉
旨○如幅匪已追勦出境○所撥兵一千名○即可調回○仍防海口等因○
欽此○惟察此時沂屬紛紛告警○俱稟請發重兵○所有前撥
之一千名○尚難遽行調回○臣出省後○距省已十餘站○沂州
一帶○又在省南○鞭長莫及○勢難兼顧○不能不專望於德楞
額○而佐以署曹州鎮郝上庠○署兗州鎮雙齡等○尤需通盤
籌畫○未便多撥其得力之兵○致令掣肘○其他各標存營兵

丁○統餘兵而計之○均不過數百名至百數十名不等○東三
府各屬○又皆濱海○未便徵調○不得已惟有再請添募勇丁
二千名○藉資輔助○臣此時出省防堵○止有東昌兵二百名○
餘無可帶之兵○即使官兵到齊○亦祇前一千名○勇丁募齊○
亦祇二千名○然臣亦不敢因現在官兵僅此二百之數○稍
稽行程○貽誤事機○茲先於二十六日○起程出省○遵
旨馳赴登萊青一帶○察看形勢地盤○登○萊○偪近福山○為該夷耳目
所及○恐其知我設防○轉致激而成事○擬酌中在於青萊交
界之間○密駐籌防○該夷如無滋擾○遵
旨自應不動聲色○惟本日又據報○十七日○先後共到有火輪船三

隻。夷兵夷官甚多。起出馬二百數十匹。連前約共四百餘匹。礮車三十餘輛。大小銅鐵夷礮。又小車一百餘輛。此三船到時。各船均放礮迎接。其所謂孟將軍者已到。於十八日上岸。就探知其所已到者而言。夷兵已在一萬以上。馬已四百餘匹。如以後不再續來。我師馬隊。猶與之相等。而兵勇則不及其三分之一。登城緊接海濱。臣實萬分焦灼。直境距京甚近。登境距京較遠。直隸在前。登州在後。若該夷由直省徑奔京師。登境聞信尾追。誠恐勢不能及。萬一彼時該夷敢於北犯。臣聞信後。即當統率兵勇。不分畛域。設法追勦。至該夷既帶有潮勇。自係欲圖溷跡。臣已分飭

自登至直。應行經過之各府州縣文武員弁。督率兵役。一體嚴密訪查。儻有假作官兵裝束。結隊同行。口操粵音。並無印文執照者。立即拏辦。並又遵
旨。另派候補知府李德增。馳往各該處。逐一挨查。如該地方官奉行不力。立即據實嚴參。其沂州所屬莒州一帶。已專委候補知府夏雲煥。馳往密訪。如有粵匪假裝經過。亦即嚴拏究辦。且近自江南大營失事後。其潰散兵勇。流離難民。窮無所歸。往往有航海北來者。匪徒尤易混冒。臣又另派武定府同知張槩。周流各海口。逐一挨查。如有假冒混雜形跡可疑者。亦即盤獲查究。至已革福山縣知縣余棓。責給夷人海岸一節。前據探得張二林。為夷人孫蓋房屋。臣已竊疑沿海居民之陰與私通者。恐尚不止此。余棓身任地方。若竟敢出此。尤出情理之外。實屬法不容寬。已與夷人操演馬隊情形。另加密札。一併交給候補知府來務。候行抵福山後。即速嚴密訪查。一經據報得實。立將余棓奏參拏問。並究明該管地方文武。是否有意扶同飾隱。且已據報。夷人在山排隊演陣。試放槍礮。何以操演末人。並不具報。一併據實查明稟辦。俟各該員逐一覆到後。即行據實馳奏。再現准登州鎮咨報。十五日。先後瞭見二船。由東南大洋駛往東北。十六日。該夷又在養馬島搶取四船貨物

錢文。並拉船一隻。往西北大洋駛去。是日夜間。又在八角汎。拉去船九隻。十七日。又將該汎口內停泊之雜糧船一隻。因肁拉不動。隨將其船上糧石拋下海中。將船拉去。十八日。又瞭見之罘島外洋。拉去船數隻。現在甯福營屬之崆峒島洋面。共泊所拉商船三十餘隻。與縣報大略相同。其情實屬叵測。惟仍遵
旨。以嚴禁接濟交易。及受雇服役。最為緊要關鍵。早絕其希冀之心。或者廢然思返。臣斷不敢稍涉泄沓。致干重咎。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近日夷務情形。擬即出省籌辦一

摺。覽奏已悉。所稱夷人又續到輪船三隻。夷兵夷官甚多。起出
馬二百數十匹。連前約共四百匹。礮車三十餘輛。大小銅鐵夷
礮。又小車一百餘輛。孟蔔亦已上岸。計共到夷兵一萬。馬已四
百餘匹。夷氛如此猖獗。誠恐不免有由直隸徑奔京師之事。文
煜業已由省起程。馳赴青萊交界之間。密駐籌防。並先委派候
補知府來秀。飛往煙臺。確查夷務情形。兼派李德增等。分赴自
登至直經過地方。及沂莒一帶。查拏奸細。所籌均尚周密。著即
飭令該委員等。詳細訪查。余枵通夷重情。及地方官疎縱奸匪
各節。一經查實。即著指名嚴參。毋得稍存諱飾。並一面飭令委
員。開導夷人。一面嚴密防範。勿稍疏懈。再本日據僧格林沁等
奏俄夷船泊北塘。遞寄信函。並為咪夷遞信等語。俄國續定和
約。本有准在北塘通信之條。而咪國不在此列。業經諭令恆福
將俄國信函接收。其咪國之信。則令告以須向總辦五口通商
欽差大臣處投遞。現在煙臺等處海口。想咪國之人來者不少。
難保不因天津拒絕。復向該處求遞。該撫當密飭海口員弁照
此答覆。仍令其前往上海投遞。勿得率行接收。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五月二十。二
十一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有人奏。夷船泊福山口。有馬隊三千。上騎中空木人等因。欽
此。又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朕思該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若由陸路內犯。從山東入直。
故作欲向京之勢等因。欽此。並鈔錄文煜奏摺一件。奴才等均已
敬謹聆悉。奴才恆福當即札飭直隸山東交界一帶。及通京
城大路文武地方官。實力稽察。嚴加防範。奴才僧格林沁亦
分飭各營偵探官弁。留心探訪。認真巡查。儻有前項可疑
之人。即可會同地方文武。合力兜拏。若人數較眾。一面跟
蹤。一面飛報就近軍營。立即派撥馬步官兵。迎頭會捕。至
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奴才恆福原擬提標。天津鎮標。宣化
鎮標。各挑兵一千名。正定通永兩鎮。各挑兵五百名。分別
咨照。聽候調遣。嗣因大沽北岸之唐兒沽地方緊要。須兵
防守。已將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奏調來防。駐紮唐兒沽。又
因天津環濠礮臺工竣。必須派兵防守。已將天津鎮兵一
千名。飭交鹽運使崇厚統帶。以資守衛。其正定鎮兵五百
名。現值南省逆匪鴟張。黃河迤北。均應嚴防。該鎮官兵。乃
大名後路。未便撥調。又通永所轄營汛。均係切近海隅。防
守正在喫緊。亦未便遽行徵調。是前項備調官兵四千名。
僅騰提標兵一千名。堪以調遣。奴才等再四熟商。惟恐兵力
較單。不足戡勦。現擬再由提標各路。抽調兵一千名。連前
共計二千名。即飭來防。聽候調遣。至已革協領色爾固善
等。八十八員名。奴才等查德楞額駐紮山東嶧縣。所統兵數

無多。現亦防勦喫緊。擬將此項官兵。撥給馬匹器械。飭令馳赴山東嶧縣。交副都統德楞額軍營差委。本月二十一日辰刻。在大沽礮臺上。遙望海面有三桅夷船一隻。向北行駛。至北塘口外停泊不動。當即派弁前往查探。二十二日。據署守備任連陞等稟報。是日辰刻。有舢板船一隻。上坐水手十一名。夷官二名。駛進河口登岸。通事名巴圖。稱係俄囉斯船隻。持有通事明常名片。聲言二十三日巳刻。明常進口。欲與德委員有緊急話說。任連陞答以德委員不知有無差使。未必明日即能到此。言畢旋即回船出口。臣等於二十三日。即派員外郎德祥。天津縣知縣姚煦。同往北塘。與該夷晤面。是日德祥。姚煦。回營稟報。據通事明常聲言。伊等係由上海。欲往日本國有事。路過此處。現有信函二件。一係伊國公使。一係咪酋華若翰。欲寄京內投禮部。轉致軍機處等語。臣等竊思前閱薛煥原奏。俄酋到滬。極力慫慂𠸄咈打仗。並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門並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鑿鑿等語。以致𠸄咈報復之念益堅。桀驁之形愈甚。是俄夷心存叵測。甚於𠸄咈。今若再任其來往寄信。更恐興事無益。臣等查該夷四月十五日。由北塘開行。原說赴日本國有事。由日本回國。乃該夷不久折回。誠恐替𠸄咈兩國要求。當於德祥等前往北塘時。臣等即經

飭囑德祥。姚煦。儻該夷有要寄京信函。不可接收。若提𠸄咈兩國之事。亦不必與其談論。並令將前次明常所留之信。仍交伊帶回。是以德祥等按照臣等所囑。未收其信。明常因不收所寄之信。甚為着急。至於問其所寄何事。伊回答語甚支離。德祥等由北塘回營時。明常仍在彼處。並未回船。現經飭令該地方文武。一體妥為照料。

硃批。知道了。

僧格林沁等又奏。臣恆福昨接署兩江督臣薛煥來函。據云。此次𠸄咈夷船北駛。咪夷亦有船來等語。現在俄夷船到北塘。投遞信函。並有咪夷華若翰致軍機處之信。臣等以大沽海口。防範宜嚴。而俄夷心存叵測。託寄信函。未便輕易接收。致啟窺伺。因思煙臺既有咈夷船隻。咪夷想必在內。山東撫臣文煜。上年在津照料。曾與咪酋華若翰見面。此時夷船既到東境。該撫即可選派明練委員。告以咪酋現有信交俄夷。轉致京中大學士。欲由北塘轉寄。因大學士向不辦理外國事宜。是以未經接收轉遞。即俄夷信函。亦並未收。現在署兩江總督薛煥奉
命署理
欽差大臣。辦理通商事務。如有應議之件。自可前赴上海。面為商辦。儻華若翰與薛煥向不熟識。亦可由山東派員同往。並

先令委員向咪酋告知。如咲咈意在用兵。自應前赴大沽。如欲議和。即宜仍赴上海。惟斷不可輕聽俄夷之言。墮其詭計。即或咪酋未來。亦可令該委員向咈酋迎機開導。並文煜與咪酋照會。言咈國向與中國並無嫌隙。此信即託其轉寄咪酋華若翰接收。如此設法離間。似可破俄夷之奸謀。並可探咲咈之消息。如蒙

俞允。仰祈

飭下山東撫臣文煜。妥速遵辦。奴才等因咪酋既有寄京之信。茲令山東撫臣寄信咪酋。事出有因。藉此以為轉圜之計。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

僧格林沁等又奏。候補總兵文祥。已於五月十七日到防。奴才等察看該員。年尚精壯。伏思唐兒沽乃北岸礮臺後路扼要之處。必須妥員駐紮。以資得力。業經札飭文祥。督帶宣化鎮官兵一千名。駐劄唐兒沽。實力操防。以昭嚴密。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調官兵到防。並俄夷船隻停泊北塘。投遞咪夷信函各等語。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除分撥唐兒沽。及環濠礮臺等處防守外。所餘及新調之兵。共只有二千名。為數較單。青縣一帶。為山東等省入京要道。亟宜駐紮重兵。以防奸宄溷跡。所有前項備調官兵二千名。著僧格林沁等遵照前旨。揀派得力大員。迅飭前往該縣駐紮。當由京營另調兵二千名。派克興阿管帶前往。一併駐紮青縣。與直隸官兵分作兩營。以厚兵力而資捍禦。俄夷寄京信函。著恆福派員接收。轉送京師。至咪夷轉遞信函。和約內並未載有咪國由天津海口呈遞之條。是以礙難接收。如咪國欽差船隻到來。可告以爾國既已換約。自應按照條約辦理。別無再議。如欲給咲咈兩國從中調處。亦須由上海辦理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處商議。方為信守和約之道。再本日文煜奏。海濱續到夷船。先後共有夷兵萬名之多。並有礮車百數十輛。情形甚為猖獗。著僧格林沁等

豫籌防範。

庚申。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前因金州夷船。增聚一百二十餘隻。登岸牧馬。恐其深入滋擾。復經催兵飭屬嚴行戒備。於五月十四日。由驛奏報在案。十六日。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帶兵來防。經奴才面諭。前往金州。會同該副都統希拉布和衷商榷。將兵暗伏城外。挑挖壍壕。多掘陷坑。以防馬隊衝突。非夷人大隊深入。不得遽行攻擊。仍飭地方官嚴禁鄉民。不准接濟飲食。交易錢貨。復飭奇凌阿。遵照星夜馳往。相機妥辦去後。旋准金州副都統並旗兵地方官咨報

自五月十一日以後。青泥窪等處。續到火輪夷船七隻。將前劫商船二十隻。全行砍去船桅。改塗白色。僅留一隻。尚未改造。前在各海灣停泊之輪夷船隻。連日分駛各口。出入無定。又在青泥窪海岸。占踞民房十餘處。並於王家屯。白石洞東寺兒溝等處。添搭帳房共三百餘架。夷人登岸者。約三千餘名。岸上續行卸馬。連前約六百餘匹。樹立大白旗一面。黏貼偽示一張。復於青泥窪海岸。空演陣式。白石洞山前。演習馬隊等情。馳報前來。又據差弁偵探。該夷火輪船駛入旅順口一隻。羊頭窪四隻。登岸搶掠食物。該二處鄉民聚眾二三千人。持械喊逐。該夷驚竄回船。即刻駛出口外。不敢登岸等語。正在飛飭金州。嚴加防範。適奉

五月十一日寄

諭。玉明奏夷船陸續駛至。並於大孤山登岸等語。等因。欽此。奴才當遵即密咨布拉布。並派員馳赴金州。諄囑遴派明幹妥實員弁。前往詢問。總以金州並非通商換約之處。婉言勸諭。善為開導。令其回船。迅速駛去。濱海鋪商。附近居民。尤宜剴切曉諭。斷不准與彼錢貨互換。接濟食物。復於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玉明奏。金州續到夷船多隻。調兵防勦等因。欽此。奴才當即飛咨布拉布。妥速遵辦。又准該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

青泥窪於十五日有輪船一隻。出東口駛去。又到夷船二隻。駛入停泊。羊頭窪原泊夷船四隻。於十四日向東南洋駛去一隻。又向西北洋駛去二隻。現在分泊各口之大輪夷船。計駱馬山一隻。紅土崖十一隻。大孤山二十六隻。小孤山十四隻。大魚溝三十二隻。青泥窪四十二隻。羊頭窪一隻。外有前劫商船二十一隻。均在黑嘴子灣內停泊。又揭該夷偽示一張等情。馳報前來。奴才查金州夷船。屯聚一百二十餘隻。現復分泊各口。約計水陸遠達三百餘里。以上各海口。處處俱可登岸。今岸上已有夷人三千餘名。馬六百餘匹。占踞民房十餘處。添搭帳房三百餘架。且夷兵

演陣並演馬隊。其心實屬叵測。近因濱海民居。或畏擾遷移。或聚眾抵禦。牲畜食物。漸難搶掠。該夷苟輒出偽示二張。一係安慰鄉民。收買食物。一係招致被劫船戶。領取價值。其為騙誘鄉愚。探我虛實。藉資導引。已可概見。該夷狡詐異常。漸肆猖獗。尤應倍加嚴防。金州地方偏僻。濱海居民。類皆窮苦。所養牲畜。本屬無多。既經遷避。騾馬豈肯拋遺。其搶擄馬匹。尚易防範。第恐奸民唯利是圖。偷將牲畜食物。暗為接濟。惟在地方官密禁嚴拏。懲一警百。疊經奴才嚴飭實力稽察。並通飭沿海各城。盤拏奸細。計期奇凌阿所帶官兵。亦可齊抵金城。現經密飭會同布拉布及旗民

地方官。悉心籌商。將海岸防兵軍械。酌量緩急。擇要布置。
並遵
旨密將官兵。辦作鄉團。於城之內外。暗中設伏。不露形蹟。俾該夷
知有伏兵。不敢冒險深入。
硃批。覽奏已悉。
辛酉。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於本月二十三日。將夷人
近在洋面搶船。及臣定期出省各緣由。恭摺具奏後。即日
奉到
批摺。並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此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接見夷酋。措詞尚為得體。仍

應飭令該員等。作為已意。向其開導。並可探聽該夷動靜等因。
欽此。正在飛飭欽遵辦理間。適據該員董步雲馳稟。該夷
連日在洋面搶船。與昨日奏報大略相同。並據探有擄去
勒交銀若干。發給該夷印票小旗。洋面遇見夷人。示以票
旗。即可無事。現在福山城內。人民遷徙者十之七八。煙臺
地方。僅存老弱殘疾之人。大鋪户早經歇業。小油鹽店尚
有數家。而左近村莊婦女。全行躲避。聞甯海之戲山。文登
之威海。商民驚慌。大率類是。前此煙臺口鋪商滋事案內。
撤任之前任之采島巡檢嚴國杓在彼被夷酋偪脅。一日
兩次問話。其門首有夷兵四名。晝夜看守。恐其走脫。十五
日早間。該巡檢遣人前來密告。該夷有託購牛羊各三百
隻之說。答以董某早回青州而止。以故該府與委員定順
等。不能居住福山。且該夷前有欲遊蓬萊之說。府城亦須
設備。遂於十六日趕回登州。與鎮道商辦一切。旋又聞得
該夷有無暇往遊之說。未知確否。孟酋已到。問嚴巡檢。由
此赴天津有大河否。答以不知。其帶來兵。約有千餘人。馬
三四百匹。內有極高大者。其高約有五尺。據說是伊本國
之馬。餘皆瘦小。似非內地馬匹。職車三十餘架。察看大勢
光景。聽其口氣。似於登萊兩府陸路。未必騷擾。俟過暑後。
放船至海豐縣屬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並進。直赴天津。

其所擄船隻。問作何用。據云。搭浮橋裝草料。探其語意。其
欲由海豐大山地方起岸之說。甚似確鑿。福山縣之古現
縣。奇牟城等鄉。均經該縣知縣陳壽元親往。其餘亦令該
縣典史莊景賢。前往勸導。各以嚴防土匪為名。舉行團練。
不令該夷藉口起釁。該夷不畏官兵而畏百姓。如果團練
齊心。聲勢聯絡。該夷自然聞風而懼。各等情。具稟前來。臣
查該委員董步雲所稟。頗屬有見。惟該夷既有由海豐大
山地方起岸。直赴天津之說。其防禦尤為緊要。臣擬將奏
請添募之勇。俟齊集後。即以一千名駐此。暗為密防。不使
該夷聞知。惟為數較少。且係步隊。誠恐該夷衝突。尚不足

賚抵塈。該處已緊接直境。實屬天津門戶。擬密商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就近酌撥馬隊。駐紮直隸邊界之鹽山地方。豫備迎截。較為得力。且距大山亦不甚遠。聲勢可以呼應。如或察看仍尚不敷。兵實無可添調。惟有隨時奏請增勇。一面仍遵
諭旨。再飭該委員折回福山。作為己意。向其開導。該處居民既經遵從將盡。誠如
聖諭。正可絕其希冀。仍再密諭商民。不與交易。並嚴防裹脅。斷其接濟。至團練事宜。不惟防海為然。已節次欽遵
諭旨。催飭一律妥辦。茲據報福山縣均已舉行。煙臺附近地方。現

復遵
旨。飭再剴切申諭。正在繕摺間。又據報該夷於二十日。有十餘人出營。赴通伸村。海洋莊等處。察看地勢。旋即回營。居民已紛紛搬避。又於十九日所到火輪船四隻。內有夷人數千名。連前陸續到來。及廣東人。已約共一萬數千人。又搬起小車一百餘輛。連前約共二百五六十輛。馬三百七八十匹。約共八百餘匹。牛一百多隻。約共一百六七十隻。糧食軍械。不計其數。又二十一日。有火輪船一隻。向北大洋駛去。各等情。俟飭探該夷另有何項動靜。該委員如何折回開導。該夷果否聽從。再行隨時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續探夷情。欲由大山赴津。請飭由津酌撥馬隊迎截。並夷人又續到人馬一摺。覽奏均悉。夷人陸續到煙臺者。約共一萬數千人。礮車馬匹。亦復不少。探聞過暑後。放船至海豐縣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兼進。直赴天津等語。本日已諭知僧格林沁等。鹽山等處。為海豐赴津必由之路。應如何派撥馬步官兵。前往該處駐紮。令該大臣等熟籌妥辦矣。至文煜所擬俟添募之勇齊備後。即以一千名。駐紮該處密防。所籌雖屬周妥。然募勇不如團練得力。著即行遴派司道大員。前往相度地勢。擇要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至福山城內。及煙臺等處地方。民人因該夷滋擾。多有遷移。足見該處百姓。深知大

義。該撫惟當聽其自然。以期無拂輿情。不可強行禁止。致令該民人等。為所擄脅。更可詗知內地虛實。昨據王明奏。該夷輪船駛入奉天之旅順口。羊頭窪等處。登岸搶掠食物。該二處鄉民聚集二三千人。持械喊逐。該夷驚竄回船。駛出口外。不敢停留。可見該夷尚有畏懼百姓之心。文煜當於民間接濟食物。私相交易。嚴切禁止外。仍須將團練事宜。迅速舉行。使該夷知眾怒難犯。不敢肆行滋擾。即不必因兵不敷調。另請增勇也。

又

諭。文煜奏。近日夷情一摺。據稱。該夷日在洋面搶船。本有欲遊蓬萊之說。近又聞無暇往遊。孟酋已到。問巡檢嚴國裕。由煙臺赴

天津有大河。該酋帶來兵千餘人。馬三四百匹。馬高大者約有五尺。礮車三十餘架。聽其口氣。似欲於過暑後。放船至海豐縣屬之大山地方。再行水陸並進。直赴天津。所搶船隻。問作何用。據云。用搭浮橋。裝草料。請飭僧格林沁。調派馬隊。前赴鹽山扼截。至所到煙臺海口夷人。及廣東人。約共一萬數千人。大小車共二百五六十輛。馬共八百餘匹。牛共一百六七十隻。糧食軍械。不計其數等語。夷人於煙臺海口。愈聚愈多。並探有欲由海豐水陸赴津之信。實屬居心險詐。現已諭知文煜。派委司道大員。剋日前往該處。籌辦防堵。至鹽山等處。為海豐必由之路。應如何派撥官兵。前往該處。擇要駐紮。以資扼截。即著僧格林

沁等。熟籌妥辦。至夷人如果由山東陸路深入。官軍與之接仗。務須步隊在前。隨後以馬隊繼進。藉收抄截之效。馬隊斷不可遠迎。儻以馬隊為前敵。恐一挫不可復振。步隊更難為力。並著該大臣等。妥為調派。再昨令僧格林沁等。將備調官兵二千。派出得力大員管帶。與克興阿所帶之京營官兵二千名。分作兩營。一併駐紮青縣。諒已遵照辦理。前諭令樂善帶領馬隊。必須探明該夷。或由山東陸路直奔京師。抑或抄襲大沽後路。該大臣務當相機截勦。勿墮該夷分我兵力之詭計。本日復諭春佑玻崇武。各將備調熱河密雲兵各五百名。並諭慶昀。挑選察哈爾馬隊一千名。一併前往青縣駐紮。均交克興阿管帶。以上各

項兵丁。所需口糧。著恆福寬為籌備。於該處附近一帶。另設糧台。以供支放。或即由天津糧臺支放。毋令缺乏。

又

諭。前諭常清備調之熱河官兵五百名。著春佑。即備齊軍裝器械。飭令派出之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又

諭。前諭玻崇武備調之密雲官兵五百名。著即備齊軍裝器械。飭令派出之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又

諭。現在天津一帶。辦理防堵。需用馬隊。著慶昀。即行挑選精壯馬隊官兵一千名。備齊膘壯馬匹。及軍裝器械。派員管帶。迅速起程。馳赴直隸青縣地方駐紮。交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

壬戌。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玉明奏。金州海口。疊見夷船等因。欽此。又於十二日。奉到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文煜奏。夷人上岸一摺等因。欽此。臣查夷人劫留商船。臣於

未奉

諭旨之先○聞知此事○當諄諭華商與嚕嚕斯理諭○據該酋覆稱向來行軍既入敵境○兵將任意蹧蹋○事所恆有○我國前既允許不攔漕船○固無攔船之理○如欲攔漕○亦斷不止攔此數船○想是小兵頭因天熱拿船○藉以裝人載物○亦所不定○允為飭查給還○而咈酋則推為不知○亦無給還之語○至咈夷在煙臺張貼偽示○亦是定海故技○茲值該夷尋釁之際○若明諭以撤回夷兵○恐該夷直認不諱○硬踞不還○轉形棘手○至由華商轉告夷商○向該酋等開導○宜在上海先行定議○再為換約○藉以阻其北駛一層○不但屢飭華商諄諄開導○

且恐該酋疑臣無息事之權○不肯聽信○隨將前次欽奉

諭旨○節錄數語○以閏三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桂良業經交卸欽差大臣關防等因○欽此○由何桂清照會咦咈二酋○令其相信○期有轉圜○乃該二酋接到照會後○仍置不理○屢經華商勸其與臣等會議○該酋等總謂總督只能管通商事務○不能管國家大事○一味推托○至應議條款○該華商亦於有意無意間○屢向宣露○但未指實明言○嗣臣拜

署理

欽差大臣之命○即將欽奉

恩旨恭錄照會咦咈咪俄四酋○亦僅接咪俄二酋覆文○而咦咈並不照覆○是其蓄意決裂○已屬無從向商○今額酋噶酋到滬○連日察其動靜○惟裝運軍火行李上船○並帶有竹梯○約高一丈五六尺○共六百餘架○推物竹小車四五百輛○馬一千餘匹○彩畫木刻假夷人二百餘具○擬以木人衝頭陣○聞數日內○即欲北駛○華商楊坊等○勸其與臣見面○該酋答以此來祇知進京○無煩與外省官員相見○又據黃仲畬稟稱○曾面晤額酋○據云○此來奉國主全權之命○因上年和約未換○須另行籌辦○再三勸導○欲其稍緩行程○堅執不肯○勸其見臣一面○亦不應允○黃仲畬以該夷躁悍性成○似非空言所能勸阻○並探聞該酋攜帶喊唛嗎吧嗄嚩○先赴山東奉天

一帶探看○再赴天津用兵等語○而咈酋居心尤為叵測○既欲我賠其兵費○又探其欲援咦夷之香港故事○利我土地○且兩酋均注意駐京○現探得咈酋孟斗班業於五月十五日○啟碇赴山東○額酋亦即日啟碇前往○惟噶囉尚須稍遲數日啟程○咪酋華若翰○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即嗎吶嚩亦附和同去○臣查該夷等串為一氣○未始不欲議和○然似以赴津議事為榮○而以上海會議為辱○雖經臣設法諭導力阻北行○無奈夷性難馴○堅執不允○明係恃其兵力已足○思欲妄肆狂悖○而咈夷欲戰之念○較咦夷尤為堅決○當此南方既遭蹂躪○北省萬不可再生事端○惟有仰懇

天恩。變通辦理。遴派大員。妥為安撫。以期維持大局。
薛煥又奏。馭夷之法。全在順其性而馴之。現在該英咈二
夷兩國合謀。帶領多兵。盛氣而來。其辦法祇有兩端。一則
激厲將士。痛加攻勦。使彼懾我軍威。一則按兵不動。派員
會議。使彼不能窺我虛實。皆為勝算。然用兵須操必勝之
權。否則不堪設想。議和仍當藉兵威之力。否則無所憑依。
茲值我
國家多事之秋。人人皆知以和為貴。而和若稍不審慎。則後
患無窮。惟欲盡如我願。審時度勢。亦有力不能到者。臣連
日與吳煦。藍蔚雯。並華商鹽運使銜候選道楊坊等密商。
以該酋等。既不願與外省督撫商辦和局。若不量為變通。
恐益滋決裂。惟有姑順其性。以期撫議有成。應請
皇上迅派大學士尚書二員。畀以虛銜重權。作為
欽差大臣。一辦英國和議。一辦咈國和議。如派大學士。則兩國皆
派大學士。如派尚書。則兩國皆派尚書。以免該酋等藉口。
仍可暗地互為商辦。尤須膽壯氣盛。令彼一見先行心折。
自易使之就範。一俟額噶二酋到津。先由直隸督臣給二
酋照會各一件。聲明
大皇帝已簡派某人為大臣。與英酋議事。某員與咈酋議事。並妥
為接待。不日即可出京。爾等稍待數日。當來此相見。晤商

一切。所有該國帶來兵船。應停泊攔江沙外。如議論不協。
再行接仗可也。似此聲敘。既不損我
國體。亦可使彼折服。然與該夷議事之時。必須有熟悉該夷
性情者。周旋其間。以期事事得當。即公文字句。每多無謂
之忌諱。往往因此小事。遂開大釁。亦當細心斟酌。臣現已
派道員用候補知府藍蔚雯。帶同候選知縣黃仲畬。及華
商一二人。駕坐上海捕盜局火輪船來津。由北塘口上岸。
聽候直隸督臣差遣。應請
皇上飭下直隸督臣恆福。如藍蔚雯等坐捕盜輪船。行抵北塘海
口。不必驚疑。即令上岸。聽候差遣。一面臣備文咨會直隸
督臣。交給該員等帶投。以昭憑信而免舛誤。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額爾唫噶囉。已到上海。即日北駛。
並派員來津。聽候差遣等語。薛煥署理欽差大臣後。即照會英
咈咪俄四酋。英咈並不照覆。額爾唫噶囉。到滬。惟裝運軍火行
李上船。並帶有竹梯車馬。木刻假夷人等。數日內即行北駛。經
華商楊坊等。勸其與薛煥見面。該酋答以祇知進京。不與外省
官員相見。額酋即日起碇。噶囉尚須稍遲數日。咪俄兩酋亦附
和同行。該夷等聯為一氣。決意北駛。薛煥已無從勸阻。大沽設
防嚴密。該夷諒不敢輕入。設或來至攔江沙外游駛。或徑抵北
塘。即着恆福揀派善於詞令之人。詢其來意。如該夷稱欲進京

換約。不肯遽言用兵。或投遞文書。該督亦不必拒絕。可作為己意。告以上年咪夷由北塘進京。互換和約。汝等此來。如願照咪夷辦理。不帶兵船。少帶從人。照會前來。亦可代為轉奏。大皇帝撫御各國。一視同仁。允汝等進京。亦未可定。如該夷即言用武。該督一面迅速具奏。一面派委妥員。仍作為己意。詳細開導。總以去歲暎國先行起釁。佛國並未幫助。大皇帝仍格外施恩。尚准其減輸船鈔。足見中國不為不寬大。今汝等必欲用武。不但與兩國兵民有損。且與通商貿易之處。更屬無益。以此為詞。或可稍有轉機。如此曉諭。看其如何回覆。奏明請旨。固不可露先往說和之意。亦應因勢利導。不可失此機會。薛煥現派候補知府藍蔚雯。帶同候選知縣黃仲畬。及華商一二人。坐捕盜輪船。前來北塘。聽候差委。到時不必驚疑。即令上岸。交恆福差遣。至夷性詭譎。或藉換約為名。窺探虛實。或俄咪兩國先來。從中說合。故作緩兵之計。令我猝不及防。遽肆猖獗。亦不可不嚴為防範。仍著僧格林沁等。倍加慎重。不可墮其奸計。雖僧格林沁責在防勦。然撫局亦當暗為幫同恆福。妥為辦理。是為至要。原摺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咸豐十年。庚申。六月。甲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五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二十三日。奉
上諭。著僧格林沁等。豫為布置。嚴密防備。等因。欽此。又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二十六日。奉
上諭。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除分撥唐兒沽及環壕礮臺等處防守外。所餘及新調之兵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派委員外郎德祥。都司鄧啟元。前往北塘。接收俄夷信函。並曉諭明常。不收咪夷信函原委。旋據德祥等。回營稟稱。俄夷通事明常因聞僅收俄國信函。甚為急躁。聲言咪酋託為代呈。今不接收。回船何顏以對咪酋。經德祥等反覆理論。始將咪夷信函撤回。明常仍在北塘。未曾返棹。並稱俟長潮時。即行出口。前於二十六日午刻。在大沽瞭見海面。又有來船一隻。駛往北塘。與俄夷船隻一處停泊。明常亦於是日收拾行裝。率同原來夷人。乘坐舢板出口。向該國大船駛去。二十七日卯刻。遙望海面。又有火輪船二隻。向祁口駛去。是日又見火輪船二隻。先後自正東駛來。徑往北塘而去。其船距俄夷船隻相近。彼此放礮迎接。又據北塘官弁報稱。是日午刻。明常等乘坐舢板一隻。復行進口。未刻。又有俄夷舢板一隻。尾隨前來。亦登岸入廟。與明常見面。經該地方文武查詢。據明常聲稱。此係給明常送信。隨後尚有大船二隻來此。復經委員等向明常查詢。今日所到火輪船二隻。係何國之船。據稱。係咪唎堅之船各等語。（奴才）等竊查現北塘停泊來船。稱係俄咪之船。祁口遊奕之船。自必唉咈無疑。是該四國夷酋。先後踵至。其呼吸相通。為鬼為蜮。已可概見。且唉咈夷船。在祁口一帶。忽進忽退。往來遊奕。意在窺我虛實。並在高沙嶺驢駒河等處。丈量水勢。又有形似粵人。登岸詢問赴津路徑。該夷情形。實屬叵測。自應嚴密防範。（奴才）等飭南岸馬隊官兵。輪流前往祁口一路巡防。

以杜夷人登岸。並飭大沽各營。暨北塘偵探官兵。時刻嚴防。至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前赴青縣一帶駐紮。現已由（奴才）恒福遵即飭調。所有遵
旨擬派統帶之處。（奴才）等與提督樂善。再四熟商。查有直隸河屯協副將牛浩然。曾經出師。素稱勇敢。即令該員管帶。以資得力。俟此次官兵到防後。應歸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庶於事權歸一。

僧格林沁等又奏。（奴才）等前奉
諭旨。該夷於攔江沙外。固不可先行議撫。如有可乘之機。亦不可因我有備。致失議和機會等因。欽此。該夷船隻到來。如果情詞

恭順。悔罪輸誠。奴才等自當斟酌妥籌。請
旨遵辦。惟是津防嚴密。而該夷仍敢北來。其桀驁肇釁之端。未必
遽甘帖伏。若稍為拒絕。則兵端立起。釁自我開。若概自聽
從。則黷請妄求。貪得無厭。且和在滬上。氣勢寬而尚易調
停。和在大沽。事機迫而更難駕馭。若上年議和在於既戰
之後。惕以威而機有可乘。今則議和於未戰之先。示以恩
而事宜豫定。奴才等熟計通籌。該夷如果意在求和。自以仍
在上海。方為正辦。此時咲酋額爾唫。咈酋噶囉已據署兩
江督臣薛煥奏報。額酋已抵吳淞口。噶酋計可先後抵滬。
該二酋為原定和約之人。此番前來。必為重申前議。誠能

趁該夷等甫經抵滬。設法羈縻。曉以上年大沽海口接仗。
實由普嚕嘶自開釁端。並非中國輕於用武。竭力轉圜。未
始非目前機會。儻該酋等堅欲北駛。其勢萬難攔阻。一經
駛抵大沽後。則為戰為和。決於俄頃。非得初次在海口接
見之人。預為籌畫。恐於操縱之方。臨時未能確有把握。奴才
等公同商議。八年三月間。該夷等初到大沽海口之時。經
前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前任倉場侍郎崇綸等。奏
命會同辦理。該夷等投遞照會。求為定議。均不過數條。其間應准
應駮。經譚廷襄等具奏請
旨遵辦。原未一概允從。彼時該夷亦尚為馴順。惟因用詭計。外以

和好為詞。而內懷叵測。以致擊毀礮臺。逈闖入津郡內河
以後。以兵挾和。肆無忌憚。彼時不得不曲為遷就。暫解目
前之急。議定和約。增至數十條之多。已非譚廷襄崇綸經
手辦理。此次該夷到後。即使議撫。亦應於和約內改議酌
定。而欲有詞可措。不使該夷有所藉口。則非有八年在海
口初議之員。與之質證辯詰。不足折服其心。奴才等愚見以
為譚廷襄崇綸從前與該酋接見。所議皆不過數條。此次
仍令該二員與之反覆開導。以在天津所定和約數十條。
皆係該夷犯順以後。妄肆要求。原不足概為憑准。且上年
五月間。如果為遵換和約而來。何必多帶兵船。堅欲闖進

大沽。不肯由北塘行走。甚至先行開礮。犯我防具。種種狂
悖。是該夷明知和約一事。理屈情輸。先逞其兇悍之情。陰
濟其狡貪之志。得步進步。以致有此決裂。如得初議之人。
堅持前說。不為動搖。則在彼為無詞。在我為有據。使之無
可置喙。或當漸就範圍。再行查照初在海口原請之數條。
或准或駮。請
旨祇遵辦理。似於控制機宜。較為切實可恃。查現在北塘口外。先
經駛有俄夷船隻。昨又據報咪夷亦有船隻到來。諒咲咈
二夷之船。亦隨後踵至。看此情形。俄咪則陽奉陰違。咲咈
則同謀濟惡。情事顯然。恐又與八年春間相倣。奴才僧格林

沁。督兵守禦。惟有嚴密籌防。（奴才）恆福責任地方。何敢稍存
推諉。惟上年抵任後。隨同（奴才）僧格林沁。辦理防務。為該夷
所深知。若和議出自（奴才）恆福一人經理。該夷必以為示之
怯弱。得啓驕心。且於上年辦理咪夷換約一事。情形迥不
相同。如果暎咈二夷船隻駛到。彼以無前次初見之人。與
之談論。必以改議條款。為中國背約。藉口嘵嘵。難以理論。
轉於和議有所妨礙。（奴才）等再四思維。可否於譚廷襄。崇綸。
二員內。
敕令一員來津。將該夷之事。會同（奴才）恆福熟籌妥辦。於撫夷全局。
似有裨益。

硃批。另有旨。僧格林沁素顧大局。深得兵心。於決戰之時。固無踈
隙之漏。而於撫局亦必能代為擘畫。至恆福以封疆大吏。兼理
防務。於議戰議撫。胥關天下蒼生。豈可稍存成見。若必欲仍復
舊觀。必以丁歲冬粵城未失以前論。試問能乎否乎。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北塘祁口續到夷船。接收俄夷
信函。并請派譚廷襄等來津籌辦各摺片。覽奏均悉。僧格林沁
等派員接收俄夷信函。業將咪夷信件。令其撤回。惟明常既經
出口。因又有咪船駛至北塘。復行進口。情殊叵測。夷人在海口
一帶廟內住宿。和約內並未載有此條。著僧格林沁等派員曉
諭該酋。令其迅速下船出口。不可任其久踞。致墮術中。祁口往
來之船。在高沙嶺驢駒河等處。丈量水勢。又有粵人登岸。詢問
赴津路徑。其為暎咈無疑。該大臣等。尤當督率南岸馬隊官兵。
輪流至祁口一路巡防。如該夷有欲覘營情事。亦須派人向其
開導。斷不可如煙臺金州等處。任其登岸占踞。致令得步進步。
須以理相拒。不可釁自我開。是為至要。並曉諭居民。不得與之
接濟。以杜該夷窺伺。至駐紮青縣官兵。即照所請派副將牛洁
然管帶。俟此項官兵到防。歸克興阿統帶。此次夷船北駛。關繫
大局。必須戰撫兼籌。方為妥善。僧格林沁布置周密。於決戰雖
有把握。然亦必須暗中籌畫撫局。恆福身任地方。此時戰撫之
機。間不容髮。防勦事宜。僧格林沁業經辦理周妥。惟撫局屢降

諭旨。令恆福專辦。責無旁貸。豈可稍存成見。有意推諉。著仍遵
前旨。遇有夷船前來。即揀派妥員。詢問來意。相機妥辦。所請派
譚廷襄等來津之處。著無庸議。奏片內已詳細批示。諒該大臣
等必能領會也。俄夷信件。尚未據禮部送到。俟送到時。再行相
機辦理。

恆福又奏。天津郡城。環壕共長三十六里。大小礮臺一百
五十餘座。現在防務喫緊。調到之山西官兵二千名。不敷
分撥守護。經（奴才）與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會商。就近飭調天津鎮標兵一
千名。蘆團津練勇一千名。分定段落。實力防守。以壯聲威。

除鎮標官兵係防守本管汛地。例不支給口糧外。其餘練勇一千名。查照奏定成案。每名日給制錢二百文。按月造冊報部。

硃批。戶部知道。

丙寅。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賊陷松郡。其未擾各縣。現在萬分危急。此次松江兩戰皆勝。皆因吳煦所帶呂宋夷勇一百名。以之作頭隊。兵勇隨後接應。是以連戰皆捷。奈唉酋嗜嚕嘶知中國募用夷勇。從中作梗。將帶勇之兵頭喚去。逼令立刻撤回。隨由吳煦飭華商向該酋開導。謂中外兩國。原准互相僱人作工。今呂宋人受中國之僱。亦是中外相通之道。與爾國僱中國及別國人使用無異。爾何必出頭阻止。且該逆竄擾中國地方。實與華夷貿易有關。此舉與爾國亦甚有益等詞。由眾商委婉向該酋開導。而嗜酋執拗成性。竟無可商量。已將呂宋夷勇喚回。並探聞該夷天主教內之人。近有乘船入蘇。與賊目往來之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青浦松江相繼失守一摺。該撫召募呂宋夷兵助剿。本有流弊。既經唉酋嗜嚕嘶喚回。正可乘此

機會。聽其撤歸。不必再行強留。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將該夷欲由大山赴津。擬請就近由津分撥馬隊。並該夷續到人馬緣由。恭摺由驛具奏後。即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文煜奏。咈夷由煙臺馳赴威海等處。欽此。伏思臣節次奏報夷情。因該夷此來。一切舉動。情雖桀驁。尚未遽然挑釁。臣若先事張皇。轉致該夷藉口。至於辦法。臣於上年到任後。親詣濱海州縣。週歷查勘。口岸大小不一。里數多少不同。地勢散漫。無可憑藉設防。惟有團練鄉民。各保村堡。並派官兵扼要駐紮。以為應援。庶幾眾志成城。事半功倍。曾於十二月內。將籌辦情形奏明在案。現在該夷停泊煙臺。未知進窺何處。以臣愚見度之。該夷營中牛馬車輛。皆係陸路所用之具。如由水路前赴天津。須從煙臺放船至大山。大山之南有祁口。係走天津捷徑。數程可到。如由登萊青武四府陸路行走。計程一千數百里。山道崎嶇。路徑叢雜。且中有大清河間阻。今兵勇於要隘處設伏待之。誘使深入。不難制勝。但恐夷情詭詐。未必棄船行險。現聞該夷有問利津抵天津路程遠近之說。或者欲由利津登陸。查利津海口。前經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及臣先後委員勘明口門以內。俱係斥
鹵之地。不生草木。或數十里。或百十里。並無村莊煙戶。平
日本地行旅。尚稱不便。該夷性雖獷野。豈能冒險而來。惟
既問及路程。自宜豫為防範。且利津與海豐相近。海豐與
直隸鹽山慶雲等縣接壤。儻利津無備。一經竄越。則臣身
任封圻。實難辭咎。前奏明募勇二千名。應分一千名在於
海豐直隸交界。擇大山與海口呼應聯絡之處。分紮兩營。
令利津地方。既須豫為布置。應再添募勇丁一千。俟募齊
後。委員管帶。專駐利津。擇要設伏。以昭周密。至團練一事。
臣於上年曾飭各屬實力奉行。此時以防夷為第一要務。

欽派侍郎杜翰督辦山東團練。以本境官紳董理其事。自易為力。
現在該侍郎尚未到省。臣謹當遵
旨先行飭屬認真舉行。以上各事。臣在省與司道各官會商飭辦
後。即於本月二十六日出省。途次疊據登州鎮道府等稟
報。五月二十二三等日。均有夷船駛來。計煙臺停泊夷船
火輪船。連前共三十四隻。船上有黑白各夷。約共一二千
人。連前夷人。廣東人。約有一萬三四千人。馬鞍五六百盤。
木桶。木箱。約一千餘箇。均不知所裝何物。又據福山縣申
報。二十四日。煙臺夷人。又於昨到船上。拉起馬一百餘匹。
連前約共有馬一千一二百匹。又牽起騾七八十頭。又搬
起獨輪小車一百多輛。木板二三千頁。麻袋二千多箇。袋
皮破損。有小豆江豆雜種漏出。該夷又在該處添蓋板房
七八所。連前共有板屋三四十所。又據委員候補遊擊定
順稟稱。於五月十六日。改裝易服。親赴煙臺口。探得夷營
槍礮帳房小車大車牛馬等類。不計其數。馬匹夷兵廣東
匪徒數目。與道府稟報。大畧相同。在各口搶掠商船五六
十隻。俱泊崆峒島。占居民房五六十間。民田數百畝。聲言
以後賠償。並不騷擾。二十日。會同嚴巡檢往見該夷目大
將軍。問從何來。答由上海至此。問上海之事。答云業已說
明。不必再問。又問現居煙臺何事。答云避暑。七月後即赴

天津。該夷目又打聽煙臺去利津水路遠近。旱路多少。定
順答以旱路二十餘日。水路不知多遠。且問該夷扣留船
隻何用。答云帶往天津搭浮橋。又問小車何用。答云拉礮
運食物。語畢出營。該夷目旋即答拜。並無別說各等情。臣
查各處稟報情節畧同。惟船數日增。人數日眾。若不早作
準備。誠恐滋蔓難圖。臣已於本日行次青州府城。容馳赴
前途。面晤青州副都統恩慶。相度形勢。扼要駐紮。並俟委
員董步雲。折回煙臺。妥為開導。稟覆後。再行隨時奏報。
文煜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登萊道轉據福山縣申報。二
十五日。煙臺海口。前到船上。走起夷人約有千餘。連前約

共一萬四五千人。又搬起大車二十餘輛。連前共大車四十餘輛。又搬起木桶一千多箇。該夷又在煙臺山東面海上。新造船隻。搭架浮橋。又在山南平地。試演礮車。其法每車四輪。車工兩截。各裝一洋鐵箱。中架礮位。礮門向後。前套六馬。馬上騎坐三人。執鞭馳驟。故令其馬驚回。車即旋返。機關轉動。礮自向前轟擊。所有前到小車三百多輛。均各如此。其前後搬起大車四十餘輛。六輪四輪不等。其用與小車相似。惟駕礮較大。套馬較多。此外獨輪小車一百多輛。似係尋常載運之車。不能裝礮等情。並准登州鎮總兵曾逢年咨稱。據福山汛弁稟稱。探得煙臺鋪戶傳說。該夷不能久住。大約六月初旬。就要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即日一準坐船西行等因。臣查該夷造船搭橋。演試礮車。情實叵測。所云不能久住。即欲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坐船西行。雖係鋪戶傳言。亦不可不信。至煙臺洋面之西。即係前赴天津之路。除分咨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督臣。天津鎮臣。飭屬防範外。並由
臣分別咨劉東省沿海文武。一體認真瞭探。嚴密巡防。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夷人續到人船車輛情形。擬添勇嚴密設防各摺片。覽奏均悉。該夷人在煙臺地方。陸續駛到人船。搬起車輛。為數日增。且造船搭橋。演試礮車。既問利津路程遠近之說。並據鋪戶傳言云。此間不能久住。即欲起身。其大將軍坐船。即日西行。種種詭譎情形。實屬心存叵測。文煜現已行抵青州。擬晤商恩錫。相度扼紮。並擬於利津地方。添募勇丁一千名。擇要設伏。即著照所議辦理。惟海豐利津等處。其路皆通天津。夷氛如此猖獗。而兵力較單。不敷分布。亟須嚴飭各屬實力舉行團練。使夷人知眾怒難犯。稍知斂戢。以資堵禦。杜翻未到之先。該撫即須辦有眉目。不可俟其到省以後。始行辦理。委員董步雲等業已折回煙臺。該撫仍當飭令實力向夷人開導。以弭兵端。其民間接濟食物。私相交易各節。仍著嚴切禁止。所有西行之船。究竟駛往何處。並著勤加偵探。毋稍大意。

又

諭。文煜奏續到夷船情形各摺片。據稱煙臺海口。續有夷船駛到。夷人。廣東人。約共一萬四五千人。馬一千一二百匹。騾七八十頭。大車四十餘輛。獨輪小車一百餘輛。木桶木箱麻袋等多件。委員問以現居煙臺何事。答以避暑。七月後即赴天津。該夷復探聽煙臺至利津。及利津至天津。水陸程途遠近。並於山南平地。試演礮車。兼聞煙臺鋪戶傳說。該夷於六月初旬。即要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即日坐船西行。已分咨僧格林沁等嚴防等語。夷人前有由海豐大山。水陸赴津之說。近復探問利津至天津程途。其為欲圖水陸竄津。顯而易見。前諭僧格林沁等派撥官

兵前往豐山等處。擇要駐紮。以資扼截。諒已遵照辦理。其馬隊礮車。應如何設法堵禦。以免臨時費手。並著豫為籌畫。再本日據薛煥奏。額爾唫。噶囉。於五月十七。十九日。先後由滬起碇。並探得該酋等。有會齊兵船。於六月初旬。偕抵大沽海口。察看中國如何舉動。始決戰和之說。務於天津內河。節節多豎旗幟帳房。夜間虛點燈火。添設疑兵。自然不敢輕犯等語。行軍虛實之法。本無一定。該撫所稱多設疑兵。是否可行。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至所稱既有看中國舉動。始決戰和之說。是該夷未敢專意主戰。恆福仍遵前旨。向其開導。如有可乘之機。妥為辦理。不可坐失機會。再本日接到俄夷來文。內有願從中說合之語。已由軍機處給與照覆。交禮部轉遞恆福查收。所有該夷來文與軍機處照覆。及文煜摺片。俱著鈔給僧格林沁恆福閱看。

給俄囉斯照覆。

軍機處為照覆事。本日由禮部遞到貴使臣照會。內稱前換和約。未經鈔發通商各海口。請飭查辦。信札一封。求為轉遞。並暎咈與中國有隙。願善為說合各等語。查中國與
貴國前換和約。因通商各海口。他國尚未換約。未能一律辦理。前次業經言明。是以未經行知各口。貴使臣寄大唎嘛信札。現即轉交。至暎國既經議有和約。上年忽復帶兵船來津。並未言換約之事。遽令撤防。毀我防具。是該國先

行背約。並非釁由我啟。咈國去年在津。並未隨同接仗。曾經直隸總督派員至北塘守候。因該國船隻先已南返。無從尋覓。並經
欽差大臣行文詢問。亦未見覆。今貴國欲為說合。足見貴使臣美意。在
天朝並無失信於二國。又何勞貴國替中國從中調處。且
大皇帝寬待各國。一視同仁。未嘗因偶有觸犯。稍存嫌隙之見。今暎咈二國。如願誠心和好。若遵照咪國之例。前來換約。
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辦理。斷不肯即行拒絕也。須至照覆者。

丁卯。兩廣總督勞崇光奏。暎咭唎公使額爾唫。佛囒哂公使噶囉士。自伊本國前來。於五月初三日。行抵香港。旋於初六日。由香港起碇。前赴上海。並未來省與臣相見。據商人等密稟。探得該酋之意。在上海亦不久耽延。擬即赴天津。求見桂良面商換約。又據熟諳夷情之紳士。覓購得夷字新聞紙。譯出漢字呈閱。大畧言暎咭唎國王分付額爾唫云。上年噗嚕嘶兵船。到天津海口。不應自行拔椗。應回上海問中國官。方合道理。今深願和議速成。惟恐中國不肯和。所以撥兵豫備。非為主戰也。如中國肯和。以速為貴。和議既成。只發一船入天津海口。至天津當換中國船進

京。既進京酌辦公平。只見中國首相換約。亦可了事。應速將和議章程照會中國官。詎竟不肯和。一經開仗。則此次兵費。要中國補還各等語。臣查噸嗰唫此次再至中國。原以上年噗嚕嘶辦理不善。是以不遠數萬里航海而來。該國王意既主和。噸嗰唫之為人。聞尚不至如噗嚕嘶之桀驁無狀。似此次撫局。當不至再有中變。惟適值江蘇軍務決裂之時。亦難保該酋不妄揣中國勢難兼顧。故作刁難。為挾制要求之計。

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探聞嘆酋噸嗰唫等由香港上海即赴天津。並購得新聞紙。知嘆咭唎國王之意主和。惟適值江蘇軍

務決裂。難保該酋不故作刁難等語。夷人於山東奉天等海口。業已肆行占踞。近復有人船陸續駛至北塘海口。若聽其任意登岸。則麕聚既眾。必至滋蔓難圖。不可收拾。惟昨因俄酋來文。內有願為嘆咈說合之語。業將原文鈔給僧格林沁等閱看。並諭令乘機妥辦。本日據勞崇光奏報各情。亦與昨日薛煥所稱。該夷欲於到大沽後。察中國舉動。再決戰和之語暗合。是該夷等志在求和之說。尚非無因。著僧格林沁。恆福酌量情形。如夷人日內續有船隻到津。恣意上岸。圖占民房。或支搭帳房居住。必須派人先行前往。善為開導。此處斷難任所欲為。致將來追悔無及。不可令其踵山東故智。若嘆咈兩夷到後。或遣員進口投遞文書。則是意圖求撫。自可藉弭兵端。即著恆福遵照前旨。設法辦理。不可坐失機宜。惟夷情叵測。亦恐借議和為名。乘我不防。暗施詭計。僧格林沁。仍當整飭防務。不可稍涉大意。即或該夷船隻進口雖多。如不開礮。及不毀我防具。亦須看其動靜。斷不可釁自我開。操縱務當悉心籌畫。不得以夷情顧撫。懈我士氣。亦不得先起釁端。致該夷有所藉口。勞崇光原奏著鈔給閱看。

盛京將軍玉明奏。奴才前因夷船分泊金州各口。夷人登岸甚眾。添搭帳房較多。樹旗出示。演陣牧馬。漸肆滋擾。當經遵旨密咨希拉布揀派幹員。善為開導。並飭屬嚴斷接濟。盤拏奸匪。

於五月二十一日。由驛奏明在案。茲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自十七日以後。羊頭窪大魚溝大孤山等處。續到夷船十五隻。連日復又駛出外洋者十二隻。現在分泊各口。實有輪船一百三十隻。夷人登岸者約五千餘名。將東西青泥窪民房。全行占踞。又在該處並大孤山小孤山二道河子白石洞等處。前後共搭帳房一千餘架。馬七百餘匹。牛二百餘條。並卸槍礮器械及馱鞍騎鞍多件。三輪四輪各樣車輛。夷人時赴岸上嘗水。修墊道路。騎馬持械。尋掠牲畜食物。且在距城切近之三里莊山上。用千里鏡窺看城池。又有夷船帶來閩粵匪人。潛令上岸。

分赴各城。偵探虛實等情。奴才以查拏奸匪一節。最關緊要。前已遵旨嚴飭各城。於河陸各隘口。扼要設卡。多派兵役。晝夜巡察。遇有形跡詭秘。而生可疑之人。嚴加盤詰。實力查拏。現據金州復州。熊岳。蓋州。四城。陸續稟獲奸細六十五名。經各該地方官提犯訊供。惟蓋州拏獲三十九名內。訊出廣東人陳應文等十二名。係雇給夷船服役。五月初間隨帶來此。該夷頭目暗遣伊等上岸。探聽各城兵勢。並查問由奉省赴天津路途。又山東人劉希太供認受雇給廣東人戴應記等引路至沒溝營。探聽消息。而戴應記等則堅供係被夷

船擄帶來此。乘間逃出。其餘皆係廣東人。或稱受雇。或稱被擄。俱因受苦不過。上岸脫逃等語。熊岳拏獲十一名內。有山東人。並廣東。福建人。訊出徐有財等五名。有攜帶藥包。暗向各處村屯井內下藥情形。復州拏獲六名。金州拏獲九名。訊據各供。俱稱被擄逃難。意欲覓船回籍。反覆究詰。堅不吐實。顯係假託難民。希圖漏網。現值夷氛不靖。此等人犯。於濱海各城。未便久羈。且恐該夷聞信爭索。轉致藉端滋鬧。飭令各該地方官。押解赴省。會派旗民委員研訊確情。再行會奏。奴才仍通飭各城。上緊查拏。認真辦理。以清隱患而杜亂萌。惟近日夷船分泊金州各口。此去彼來。出入無定。其心實為叵測。奴才前因金州城池緊要。奏調省連熊岳兵一千名。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帶前往。以資策應。現除田莊臺兩岸三營防兵一千二百名外。尚有省中及外城備調官兵一千名。馬隊五百名。奉省海口紛岐。設或有警。兵力未免較單。夷情變詐莫測。關繫匪輕。惟有慎密圖維。妥實辦理。諄飭旗民地方官嚴諭鄉民。斷其接濟。盤查奸匪。以杜勾結。至田莊臺兩岸三營。奴才督飭將弁。日夜巡警。不准稍有疏懈。以期有備無患。並通飭濱海口岸。仍應不動聲色。一體加意嚴防。

硃批。知道了。拏獲奸細。除應訊明分別辦理者。自應解省研鞫。以

重人命。若直供不諱。受夷指使偵探虛實者。即就地駢誅

玉明又奏。奴才更有請者。現查金州夷氛日熾。船既百數十隻。人則不下數萬。自駱馬山至羊頭窪。海岸聯絡三百餘里。帳房千餘架。而登岸之夷人數十名。雖無大隊深入滋擾。而種種窺伺。已可概見。難保非畏懼天津無隙可乘。勢不得不別尋釁端。藉以挾制。儻該夷水陸並進。亦應豫為籌及。水路以沒溝營河勢而論。其極大火輪船。或不便入。其小輪夷船。與所刧之漕商各船。及田莊臺三叉河皆可駛至。奴才業經遵前奏諭旨將大小湖溝立科及小莊等處。多設旗幟疑兵。並酌添壕壘。

復設礮位。作為田莊臺兩岸大礮臺之前警。儻該夷連檣深入。即不能不抵禦轟擊。以挫其狂悍。陸路自金州。復州。熊岳。蓋州。遼陽。至省一路各城。兵數本屬無多。且須分防有名海口。並無名口岸。歧徑紛繁。勢不能不藉資民團。以濟兵力。夷人畏百姓甚於畏兵。亟應講求操辦。上年冬間。

曾奉

諭旨派奴才督隊。並著景霖激勵民團。以濟兵力。現在夷情日張。沿海盤踞數旬之久。應請

旨飭下景霖速往蓋州駐紮。俾得居中認真督辦民團。盤查奸細。沒溝營有鋪團二千餘勇。亦可就近彈壓。並將前備調各

城之馬步隊兵一千五百名。全數調出。在遼陽蓋州適中之地。擇要駐紮。前可接續金州。後則抵禦省路。然該夷馬隊甚多。尤不能不慮其紛竄。惟有仰祈

聖恩。賞給吉林黑龍江得力馬隊二千名。請

飭委員星速帶馳至奉。藉資應援。以免疏虞而昭慎密。

玉明又奏。正在拜摺間。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連奉

諭旨。揀派防禦福順。巡檢蔣壽同。趕緊前往。相機開導。尚未起程。即於二十二日。有由大孤山騎馬夷人十九名。來至城下。必欲進城。當經攔阻。隨令委員福順。蔣壽同。出城面見該通事。問其來由。據稱進城瞻視。並無他意。經該委員開導

暫回。約定次日在大孤山會面。二十三日。該委員等會同前往。行抵小孤山北二道河。見有布棚一架。夷人五名。佩帶槍刀站立。西南山坡支搭布棚。約三四百架。夷人數千名。排列一字陣式。過此二十餘里。至大孤山後坡海青島。有兩起馬隊。騎馬夷人二百餘名。把住山口。西山頂新修礮臺二座。大沽山口內。約有夷人數千名。馬一千八百餘匹。當有夷人馬隊前來。該委員等攜帶筆硯。書示來意。始將通事雅托嗎尋出。邀至伊總兵帳內。各以禮見。該委員等詢其來意。據雅托嗎通譯。因赴天津辦理和約。來此暫駐。當即告以金州偏僻處所。並非通商換約之處。令其即

行返棹駛回。該夷回稱。我們在此暫駐歇兵。俟煙臺兵船一百隻到齊。再赴天津辦理和約等語。復經該委員等再三婉言。該夷一味支吾。察其貌雖恭順。而情殊叵測。似有蔓延盤踞之勢。請將田莊臺馬步防兵。就近星速調撥金州。以資防勦。續調官兵一千二百名。赴田莊臺防守口岸。其應否再行派兵。仍祈裁奪。迅速示覆等因。咨行前來。奴才查田莊臺係沒溝營後路。南臨大海。北通內河。最為扼要。現在兩岸三營。僅有馬步兵一千二百名。當此喫緊之時。非不知厚集兵力。藉資扼守。惟奉天通省之兵。為數無多。而濱海各城。水陸要隘。在在均須布置。前因夷情喫緊。豫

挑馬步兵一千五百名。原備一有緩急。調赴南路適中之
地。扼要駐紮。以防北竄。今該夷屯聚金州。經委員等前往
開導。雖未聽從。並未決裂。自應遵
旨暗中設伏。不動聲色。密作準備。未便稍涉張皇。致生疑忌。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玉明奏。續陳金州夷務情形。並籌酌設防
各等語。覽奏均悉。其拏獲奸細一節。業於摺內詳晰批示矣。金
州夷情猖獗。船既百數十隻。人亦不下數萬。登岸夷人。詭稱避
暑暫駐。至今月餘。毫無動作。難保不別尋釁端。水陸並進。現在
金州至省城。兵力空虛。並無名海口。在在均可登陸。防不勝防。

亟應舉辦民團。以資堵禦。著景霖星速前往蓋州駐紮。勸諭各
州縣村莊。實力舉行。再關外旗堡甚多。亦當一體團練。即由玉
明會同該府尹。認真督辦。務須旗民連為一氣。方為妥善。如遇
夷人登陸深入。即須齊心抵禦。奸細廣匪。亦須查拏淨盡。清內
奸而禦外侮。務令一律足恃。不可徒託空言。其沒溝營鋪團二
千餘勇。即著該府尹就近彈壓。前備調之官兵一千五百名。並
著玉明全數調出。在遼陽蓋州適中之地。擇要駐紮。與民團相
輔而行。以資聯絡。至吉林黑龍江馬隊。現已無可調撥。該將軍
等。惟當力行團練。並以現有之兵力。不動聲色。熟籌堵禦。不必
紛紛奏請增兵募勇。轉涉張皇也。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本年春間。臣與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先後行抵山海關。會同周歷海
壖。暨臨榆縣城關一帶。相度形勢。挑濬壕牆。當將商籌布
置情形。恭摺會奏。嗣臣旋津。道經昌黎縣。率同委用道黃
輔辰。親往查看。其城垣尚屬完整。惟城外附近民居。較城
內多至數倍。擬照津郡辦法。挑築牆壕。以資捍衛。當即履
勘地勢。指定規模。飭令勸捐趕辦。又樂亭縣城池。委令通
永道德椿等往看。因年久失修。坍塌過甚。亦應挑壕築牆。
當飭趕緊勸捐妥辦。又查甯河縣境內之蘆臺鎮。人煙稠
密。距北塘海口。僅數十里。向係屯積糧食貨物。行銷各處。

為近海繁庶之區。並該縣境內之唐兒沽。係在大沽北岸。
居民以魚鹽為業。地臨海濱。易於登岸。又大沽壕牆。係上
年冬間挑築。間有坍損。且所挖溝壕。未能寬深。均經臣與
僧格林沁商酌。分別委員前往。會同各該地方官並紳董
妥為勸捐。挑壕築牆。脩葺整齊。茲據各該地方官並委員
等先後稟報。臨榆昌黎樂亭等縣。蘆臺唐兒沽大沽等處
壕牆工程。一律完竣。
硃批。知道了。
辛未。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十七日。

將咲酋噸哷唫咈酋噶囉。不允在滬議事。決意北駛。並擬委員赴津。聽候直隸督臣差遣各緣由。恭繕摺片馳奏在案。臣仍一面遣人設法誘導。希冀挽回。奈該酋等始終固執。竟於十七、十九等日。先後揚帆出口。即傳候補知府藍蔚雯等。諭令坐捕盜輪船。趕速赴津。訂於二十二日啟程。業於二十一日附片奏明。不料二十一日午後。據捕盜局委員俞斌稟稱。該局輪船水手。向係雇用外國夷人。今該水手等。全數被咲酋噗嚕嘶喚去。不能行駛等情。查捕盜局輪船。原係上海船商。集資置買。以為捕盜護漕之用。其行駛之法。因中國人不諳其中機巧。故仍雇用外國水手駕駛。以資利便。歷年以來。於緝捕護運。頗為得力。是以此次委員赴津。擬乘坐該船前來。以期迅速。今噗酋忽將水手喚去。使我船不得行動。究竟是何居心。臣當即遣人探詢。知上年天津開仗。原係該酋與咈酋咘哷咘嚨擅自主戰。並非出自該國主本意。迨一經受創。該國主深咎該酋辦理不善。欲加以罪。是以本年另派噸哷唫噶囉前來辦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而噗酋深懼獲罪。惟恐一經議和。則益重其上年擅戰之失。無可逃罪。是以噸噶兩酋未至以前。則堅稱國主主戰。豫為布置戰船戰具。先為出口。噸噶兩酋既至以後。則阻使不令見臣。一面促之北

行。使臣等無從說合。推原其意。無非欲噸酋等赴津開仗。不論勝負。均可掩其上年開仗之失。此皆該酋一片私心。無非為己卸咎地步。今聞藍蔚雯等乘坐輪船赴津。該酋素知藍蔚雯等熟悉夷情。明知此行為議和之意。恐抵津後調停關說。竟成和議。則該酋計敗無成。而又無可阻止。故特將輪船水手喚去。使藍蔚雯等不得成行。俾可遂其詭計。居心殊不可問。惟輪船既被阻止。而別項船隻。又以北洋夷船甚多。恐被搶截。現已飭令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趲程北上。據報於二十六日起程。第陸行遲緩。終不如海道之迅速。恐藍蔚雯等未到。而噸酋等先已抵津。則關說無人。彼此傳言。或致意見相左。遽然決裂。尤不可不慮。伏思咲咈兩夷。向係噗嚕嘶。咘哷咘嚨兩酋之事。今因上年天津之敗。該國主不但另換使臣。並不令該二酋赴津辦事。可見該國主之意。在和而不在戰。而噸酋等不能不帶兵前來者。一則以兵脅和。一則以兵自衛。如和議有成。則兵端自可消釋。非必一有兵船。遽謂一意主戰。無可挽回也。此時噸酋等儻已到津。伏乞
皇上俯照臣前摺所奏各層。
敕下廷臣。暨直隸督臣。審酌辦理。一面告以上海有委員藍蔚雯等。前來會商安辦。指日可到。藉以緩其迫促。以期消患於

示形。至咪酋嘩喏⿰口翰。臣亦飭華商屢次諭以切不可北行。該酋答以彼為和好而去。並無他意。亦不聽勸阻。其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因華商中無與認識者。無從向其阻止。探得該二酋。亦於二十日起碇北駛。合併附陳。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奏。⿰口額⿰口爾唫。噶囉。即日北駛。並派員駕坐捕盜輪船來津。聽候差遣。當諭令恒福。派善於詞令之人。俟該夷酋到時。詢其來意。因勢利導。並諭僧格林沁。暗幫恒福辦理撫局。茲據薛煥奏稱。捕盜輪船水手等。全被⿰口普嚕嘶喚去。現飭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北上。並稱上年天津開仗。係⿰口英酋與咈酋咘⿰口爾咘嚨擅自主戰。並非該國主本意。是以另派⿰口額酋噶首前來辦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惟⿰口普酋恐一經議和。則益重其上年擅戰之失。是以堅稱國主主戰。豫為布置。⿰口額噶兩酋既至以後。阻使不令見薛煥一面。使無從說合。無非一片私心等語。此次薛煥探詢夷情。自係確有所見。⿰口英咈兩國既另換使臣。並不令⿰口普嚕嘶等赴津辦事。其意不專主用兵。已可概見。其所以帶兵前來者。亦處於不得不然之勢。此時若不迎機善導。不但激⿰口額酋等之怒。且中⿰口普酋奸計。殊非撫馭外夷之法。藍蔚雯等由陸路北來。一時未能到津。如果⿰口英咈船隻前來。著恒福不必俟上海委員。先行照會該二酋。告以汝等原議和約之人。此次前來換約。自應照咪國辦理。如有商辦事件。不妨彼此照會。所帶兵船。均停泊北塘攔江沙外。並將二十九日諭旨。咨酌照會該酋。使知上年接仗。全係⿰口普酋之失。並非中國不敦信義。所派之員。及照會公文。詞句之間。亦要細心斟酌。該夷心多疑忌。不可因小失大。如該夷必欲欽派大員赴津會議。即告以桂良已交部。欽差大臣關防。花沙納早經身故。只有署欽差大臣薛煥。辦理通商事宜。汝等在上海。既不肯與之相見。來此更無可議之人。只好我與爾等代奏。但須所議之事。不外情理。大皇帝自必格外施恩。若如⿰口普嚕嘶之決意主戰。中國亦早經準備。斷不畏懼。如此心平氣和。推誠開導。則該酋等得有

體面。必可稍為轉圜。消弭兵釁。全在於此。想僧格林沁與恒福必能揣測夷情。斟酌妥辦也。薛煥摺著鈔給閱看。

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載馬北行。當諭玉明文煜嚴禁居民賣給馬匹。該夷現於金州復州等處。停泊船隻。搬運馬鞍。包藏禍心。難免不為水陸并犯之計。恐其在各產馬處所。添買馬匹。或密囑奸商。代為購求。不得不嚴為防範。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城熱河察哈爾大凌河及順天直隸等省。或係產馬之區。及民間馬匹。均宜嚴禁私販。著張祥河董醇特普欽成凱春佑恒福慶昀侍順文煜慶康英桂譚廷襄派委幹員。嚴密稽查。如有官

為購買馬匹者。必須驗明執照。照例納稅後。方准放行。隨時知照兵部。儻有來歷不明之人。及無執照者。向各該處私買馬匹。務須認真盤詰。立即嚴拏。將所買馬匹盡行入官。拏獲人犯。訊明具奏。毋使匪徒得售其奸。是為至要。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僧格林沁致惠親王等信函。內有該大臣派員查有咪夷船隻。告以該國前託轉遞信函。所以未經接收之故。該夷深為詫異。及同委員至俄船查詢。俄夷明常。則稱已將信函代為呈遞各等語。是明係俄夷從中播弄是非。有意挑釁。希圖取利。亟應乘勢離間。以破奸謀。該大臣等擬派員赴咪船。告以總督公文可以接收。並申明前信未收之說。所籌甚中窾要。惟與俄夷熟識。如德祥。姚熙。等員。不可派往。務須慎選妥員。前赴咪船。告以貴國前託俄國轉遞信函。中國並未接收。現在俄國手內。貴國應即向其索取。如俄國稱係中國有與之回信。無論何詞。斷不可信。如中國有與貴國信函。亦必遵照和約。由上海欽差大臣處轉送。今俄國既有來往不實之事。恐誤各國與中國交好之道。不惟貴國如此。即咦咈二國。恐俄國從中亦有假設之詞。使各國不能信服中國信義。儻該二國如不信其播弄。欲照貴國去歲之例。前來換約。大皇帝亦必寬其既往。仍可商酌辦理。斷無用武之意。恐貴國與咦咈二國。不知俄國所行之事。信其一面之詞。致使與中國有傷和好。然此並非中國多疑。實係俄國由此次寄信之事。顯露虛假。礙難憑信。是以不得不派人言明。方能於事有益。如此剴切曉諭。看其如何答覆。再行相機酌辦。總在使俄咪及咦咈各國。互相疑貳。則俄夷慫慂之計。使無所施。而於咦咈撫局。亦屬不無裨益也。

丙子。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青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俄夷船泊北塘。遞寄信函。呈為咪夷遞信等因。欽此。臣查本年煙臺等處海口。所到夷船。節據文武

各員稟報。均稱係咈國夷人。並無有言咪國者。今奉

諭飭前因。遵即咨行鎮道。轉飭文武各員。詳細確查。有無咪夷溷迹其中。如遇求遞信函之事。務當欽遵

上諭。告以須向上海總辦五口通商

欽差大臣處投遞。不得率行接收。容俟覆到另行具奏。茲於濰縣途次。承准兩次密寄。奉

上諭。文煜奏續探夷情。欲由大山赴津。又奉

上諭。據文煜奏。夷人有問利津抵天津路程遠近之說各等因。欽此。伏思團練一法。寓兵於農。既無糜餉之虞。又無難遣之患。故用勇不如用兵。用兵又不如用團。而夷人畏團。亦甚

於長兵勇。臣屢經飭屬。實力奉行。昨復欽遵
諭。臣派委候補道沈維瓊。馳往海豐。霑化。利津等處。督同各該縣。
將團成勇練。相度地勢。扼要布置。務於杜翻未到之先。辦
有眉目。斷不敢因
欽派督辦團練有人。置身事外。至臣初次奏請雇募壯勇二千名。
續請添雇一千名。均蒙
俞允。俾臣得以擇要設防。前聞該夷欲由海豐之大山。直撲天津。
臣因將初次募勇二千名內。分一千名屯紮大山。又恐馬
隊力單。不足抵禦。奏請由津派撥馬隊。駐紮鹽山。聲勢相
聯。該夷必不敢深入。此外壯勇一千名。屯駐萊州。嗣聞夷
人屢探利津至天津路程。又恐其由此登岸。竄入直境。因
將添雇勇丁一千名。專駐利津。以防陸路。臣現行至濰縣
所轄之韓亭。與青州副都統恩燮晤面。會查韓亭地方。東
距登萊。西距青武。道路相等。臣即在此駐紮。以便居中策
應。恩燮統帶青州滿營馬隊五百名。在萊州以西紮營。亦
可與臣互相聲援。惟聞該夷有初六初八初十等日分起
開船西行之說。臣已差弁四路分探。相機堵剿。至開導夷
人一節。亦經飛飭候補知府董步雲等。折回登州。設法剴
諭。一面仍飭在事文武。勤加偵探。並嚴禁居民。接濟食物。
私相交易。

文煜又奏。臣昨將煙臺夷船。連前共泊四十隻情形。奏明
在案。茲據該處文武員弁稟報。自五月二十九。至六月初
四等日。陸續自東南大洋。駛來夷輪各船十隻。初三日由
大竹山南洋。駛來大火輪船一隻。由長島北洋。向西北大
洋駛去。該夷現在煙臺。間日操練兵馬。試放礮車。時有十
數人騎馬出營。分往附近里許巡哨。旋即折回。造成竹梯
一百二三十架。每架約高二丈有餘。督率廣東人。自煙臺
山西面海岸起。由山南經奇山所村。北至煙臺山東面海
岸。間掘濠溝。統長四五里。復將前到六輪大車。卸去兩輪。
改作四輪大車。從船上搬出車箱數十箇。即將卸下兩輪。
裝成兩輪大車等情。並據委員候補遊擊定順稟稱。五月
二十九日。親赴煙臺查探。在嚴巡檢處。遇見該夷李通事。
談次偶露祕語。言大將軍定於六月間。陸續由水路赴天
津。仍留夷兵在此駐紮等語。茲於六月初八日。接據登州
鎮道咨報。六月初五日。夷人將山上營帳。折去三四百架。
同前到木箱。木桶。蔴袋。等物。以及大小礮位。搬運入船。從
營內拉出馬三四百匹。並有夷人十餘。均各上船。共裝火
輪船五隻。於是日午刻出口。從西北大洋駛去。又據福山
縣稟稱。初六日丑刻後。煙臺夷營。又將前到木桶。木箱。大
小車輛。搬運上船。從營內拉出馬八百餘匹。夷兵三千餘

人。均各上船。共裝火輪船五隻。於卯刻出口。向西北大洋駛去。現在煙臺口內。尚泊夷船四十隻。六月初八日。又據委員候補知府董步雲稟稱。探得𠸄咈兩夷。水陸並進。一係由金州水路赴天津。一係由煙臺放船。至利津海豐地方。起旱赴天津。約期進發各等情。臣查夷人先有分兵北去之信。今既裝載兵船前後十隻。向西北駛去。難保不從此陸續開行。當飛咨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嚴行防範。並飭利津霑化武定一帶偵探。儻若夷兵來時。一面報臣行次。一面帶同團練先行設法堵禦。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辦沿海團練。派撥勇丁。分別設防。並仍飭委員開導夷人一摺。東省沿海之蓬萊福山等縣。經各地方官勸辦團練。已有萬人之多。並經該撫將原募勇丁。分紮大山利津等處。均著照議辦理。咪夷到津以後。經恆福派員告以由俄酋遞來該夷信函。並未接收。而俄酋則稱咪夷所託信函。業已代為遞交。欲以我之不覆。激怒咪夷。是其蓄心挑釁。已可概見。此時咪酋有與恆福照會。明露欲為𠸄咈調處之意。而並不索回文。是欲中國允其調停。以便肆行要挾。恆福現未給與覆文。本日已諭知該督等照覆咪酋。令其告知𠸄咈。儻欲換約。須照上年咪國換約成規。令該酋等少帶從人。由北塘來京。將應行斟酌各款議定後。再行彼此互換。惟夷情詭譎。或因天津不售其術。復往東省嘗試。亦未可知。文煜現令委員董步雲折回登州。著即密飭該員。細探明煙臺等海口。實有咪夷船隻。可即設法告以該夷如欲為𠸄咈調處。在天朝厚待外夷。原可說往不咎。惟必須照咪國上次換約成規辦理。其應酌條款。亦須俟到京後議定。方能互換。至俄國於代遞咪國信函。既有假設之詞。其於𠸄咈二處。亦必以虛言播弄是非。恐貴國與𠸄咈不知俄國所行之事。信一面之詞。致於中國有傷和好。是以不能不為言明。庶於彼此有益等語。詳細開導。即咪夷並未到彼。而該

委員或得見咈夷。亦可以此說向其曉諭。仍作為董步雲已見將此言傳述。不可稍露官為指使。看其如何答覆。即可迎機辦理。但能該夷等不復聽俄酋播弄。當不致搆釁無已也。文煜定能體會此旨。安為辦理。至海口夷船。有欲分起西行之說。如果欲由利津海豐等處登陸。即著文煜派令委員前往理阻。不得令其深入。亦不可先行開仗。仍一面統帶官兵。馳赴該處。並調集壯勇團丁。設法防堵。該夷儻敢不遵約束。肆行深入。徑赴來京及天津道路。自應迎頭截擊。示以兵威。然總須辦作民團服色。不可稍露官兵氣象。即將來亦易於轉圜。但不可任其肆行竄擾。尤不可釁自我開。致該夷有所藉口。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奴才等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恭奉諭旨六道。（硃批。[illegible]則仍操之自我[illegible]）奴才等敬謹聆悉。至辦理夷務。不外乎戰和二端。然以今日時勢而論。戰和之機。不在中國而在該夷。儻該夷處心積慮。決意用兵。或船隻直抵海口。或步隊登岸抄襲。奴才等自當激勵將士。奮力堵禦。（硃批。該夷有心求和[illegible]）設使該夷有心求和。一有可乘之機。奴才恆福惟有慎遵疊次欽奉諭旨。設法撫綏。迎機善導。使該夷就我範圍。奴才僧格林沁暗為幫同辦理。庶和議速成。早紓宸廑。第夷性犬羊。恐不能甘於自屈。且輕中國已非一時一事。即

使有心求和。亦必恃強挾制。所請之條。萬難照准。一拂其意。必致決裂。是和議一局。終須費手。此時但得暎咈二夷照會。或俄咪兩酋代暎咈致意。奴才恆福即照覆該夷。令其遵照咪夷之例。進京換約。並約其即赴北塘會商一切。無論該夷是否依從。（硃批。要挾[illegible]不可作為[illegible]之地步。）是我先占以禮相待地步。查薛煥原奏內稱候補知府藍蔚雯等已於五月二十六日由陸路起程赴津。約計本月二十日以後。即可到來。如須派員赴夷船傳話。及該夷通事人等舢板進北塘河口。令藍蔚雯等接待。若該夷欲由北塘登岸會面。奴才恆福即當前往。至暎咈二酋初次會面。桀驁情形。在所不免。奴才恆福惟有平心靜氣。與之理論。總須先行折服其心。使該夷自知理曲。然後和議可成。若僅姑息了事。仍不免遺患將來。至該夷果欲進京換約。亦應先在海口將條約議定。以免到京後另有要求。奴才等因差弁謝起慶回營。傳述咪夷情形。似不知前次並未接收該夷信函。並恐俄夷包藏禍心。有意挑釁。是以復又派員前往申明原委。茲據該弁回營。持有咪夷照會。奴才恆福公文一件。僅微露欲為調處之意。若即答覆。轉似中國有意求和。儻暎咈果不欲用兵。隨後俄咪二夷。必有信息。北塘口外原停泊夷船五隻。初二日開駛一隻。初八日巳刻駛來七隻。均在北塘海口停泊。逐日在大沽

一帶來往遊弋。或用千里眼照看。或用舢板試水。十一日礮臺瞭望。攔江沙外。隱隱有夷船數十隻。連日進口商船。在東淀洋面。見有夷船百餘隻在彼停泊。是該夷大股兵船。業經連檣而至。奴才等惟有嚴飭各營馬步官兵。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日內各夷船漸漸逼近。則大沽天津。倍形喫重。山東一路。似覺較緩。屆時擬將駐紮青縣官兵。調來分布防守。以期厚集兵力。

硃批。另有旨。咪夷既有照會。即應照覆。以免將來口實。只可告以中國原無必戰之心。不可授以仗彼求和之柄。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先後駛至海口十餘

旻。並接收咪夷照會鈔錄呈覽一摺。業於摺內明白批示矣。此次咪夷既有照會。明露欲為英咈調處之意。是已有議撫端倪。即可迎機善導。該大臣擬俟英咈照會到時。由恆福照覆該夷。令其遵照咪夷之例。進京換約。並約其即赴北塘會商。為先占以禮相待地步。所諭甚合機宜。至所稱先在海口將條約議定一節。殊可不必。該夷有心求和。必有一番狡飾。設在海口語言不合。復入登舟。恃其人多船眾。恣意要挾。一經拒絕。必致兵釁再開。尚不如照咪夷之例。聽其來京商酌。則人少勢孤。或可易就範圍。著恆福乘此機會。即行照覆咪夷知悉。儻英咈二國如願真心和好。前來換約。大皇帝寬其既往。准其援照上年咪國之例。祇帶從人一二十名。徑由北塘進京換約。以示懷柔之意。看其如何答覆。及英咈有無照會前來。再行相機辦理。再本日據文煜奏。探聞英咈兩夷。水陸並進。一由金州水路赴津。一由煙臺放船。至利津海豐地方登陸赴津等語。現在駐紮青縣官兵。係專防該夷由陸分竄。並保護天津大營後路而設。此際斷不可輕易調動。俟臨時再由僧格林沁斟酌緩急。相機辦理。該大臣本日所致惠親王等信函。業經由軍機大臣呈覽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咸豐十年。庚申。六月。戊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臣等於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三日奉上諭。俄夷播弄是非。亟應乘勢離間。以破奸謀等因。欽此。臣等謹遵訓示。相機辦理。至夷船十餘隻。停泊北塘。並近日夷情。已於本月十三日。恭摺馳奏在案。十三日自辰至申。陸續駛來夷船。約有一百數十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過三四十里。礮臺瞭望。甚為真切。是津沽之防。萬分喫緊。各營步隊馬兵分守。原不為厚。所恃者。營壘布置嚴密。濠塹數道。尚能抵禦。馬隊三千餘名。分劄營城大沽及海河二道西岸地方。若該夷分股同時併進。非但馬隊不敷抵敵。即步隊防守營壘。亦覺單薄。海口為咽喉重地。天津為京師屏障。均為緊要之區。自當慎之又慎。連日據山東坐探報稱。煙臺人馬槍礮。多已上船開行。所存無多。不准有人窺探。似係空營等語。其為全數前來大沽。已可概見。事已緊迫。不及恭候批摺。臣僧格林沁業經劄飭克興阿將熱河密雲官兵各五百名。八旗漢軍官兵八百名。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留於津郡。

又運司崇厚統帶。協同兵勇防守。其餘馬步官兵。全數前來大沽海口。分駐兩岸。並經劄行增慶。派撥馬隊五百名。令蘇克津管帶。星夜前往蘆臺駐劄。以資堵禦。再查大沽迤南二百里之大口河。係山東地方。道光二十一年。臣僧格林沁曾往查看。現又復經派員履勘。該處雖係金河上哨。舟楫不通。但平日商船進口。可行六十里至涅子莊地方。若自涅子莊登岸。至羊兒莊。係屬赴津大道。設使天津有警。京師必致震動。是此路之防。較之青縣尤關緊要。亟應豫籌馬隊。以備臨時截擊。且羊兒莊一帶。地勢平坦。馬隊馳騁。最為得力。海口夷船雖到百餘隻。現惟晝夜施放大礮。其意不過希圖威嚇。此外尚無動靜。究不知𡄷喝二酋曾否到來。此時未便派員前往查探。該夷船隻既多。聲勢必大。而其志必驕。若即派員前往。該夷更生輕侮之心。前派營弁赴咪夷大船。曾有一南省人。向該弁聲稱。𠸄咈兩夷之意。總須先戰後和。自係該夷等平日素有此議論。查上年夷船甫經到來。即有舢板近岸。投遞照會。此次夷船已到多日。毫無信息。足見該夷驕滿之極。此時斷非言語所能理諭。仍應鎮靜以待。或咪夷照會前來。即當乘機轉圜。十三日。臣恒福派千總馮恩福。送給咪夷食物。因風浪不順。

而未回營。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恒福奏夷船連檣而至。津沽防守喫重一摺。夷船一百數十隻。均在攔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過三四十里。僧格林沁調派馬步官兵。分劄各路。並於咀子莊地方。豫籌馬隊。以備臨時截擊。布置諒已周密。上年英夷駛至大沽海口。毀我防具。經僧格林沁督兵轟擊。大獲勝仗。該夷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復調集兵船。聲言水陸並進。意圖報復。實則以兵脅和。勞崇光。薛煥。均探該夷有議和之意。咪夷又欲從中調處。是英佛兩酋不主戰。已可概見。今該夷船隻。既在攔江沙外停泊。不可遷延多日。即著恒福派委妥員。詢其來意。並先行照會

該酋。令其照咪國之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如該夷等給與該督照覆。雖詞氣傲慢。而其欲和之意。若微露端倪。該督即可乘此機會。反覆開導。令其漸就範圍。若謂先給照會。即示之以弱。不知上年該夷挫敗。其勢已甚。此次先行委員給與英佛咪照會。正見中國寬大。並非畏懼求和。朕思僧格林沁海口布置。雖已周密。聲威亦為該夷所畏。原不難使該夷再受痛懲。惟念決裂之後。從此兵連禍結。迄無了期。雖圖快於目前。而遺患於將來。又何忍沿海居民。遭其荼毒。恒福身任地方。尤當仰體朕心。不可因海口設防嚴密。仍存先戰後和之意。該督於接奉此旨。總須以撫局為要。不得畏難自阻。致負委任。所有如何照會該酋之處。即著恒福妥籌。速行辦理。不可稍存成見。有誤大局。

己卯。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本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諭旨。荷蒙

訓示。奴才等敬謹聆悉。相機辦理。十五日。千總馮恩福回營稟稱。送咪夷食物。該夷全行收領。回送奴才恒福洋酒二箱。該夷聲稱。英佛二夷。即欲占踞北塘。抄襲大沽後路。此外並無言語。是日未刻。礮臺瞭望。見有夷船三十餘隻。懸掛紅旗。煙

氣沖空。乘潮駛至北塘河口。旋有夷人馬匹登岸。占踞村莊。查上年原令該夷赴北塘會面。該夷堅執不肯前往。本年船隻甫經駛至。即向北塘河口停泊。是其有心占踞北塘。已可概見。奴才等早經劄飭該管地方官。飭令該管居民。即為遷徙。見在多已搬移。僅有零星小戶。該夷既經登岸。占踞村莊。或戰或和。難以豫定。奴才等業經飭派馬隊。選為屯劄。儻該夷結隊前進。或直撲大沽。或竟犯津郡。總俟離北塘較遠。再為截剿。不得先行迎擊。使該夷有所藉口。至該夷占踞村莊。意在以兵脅和。亦未可知。一有可乘之機。奴才恒福。即派員前往。問其來意。若該夷能照咪夷之例。少

帶從人。進京換約。奴才等惟有理遣迭次
諭旨。妥為辦理。儻該夷欲坐轎進京。並多帶從人。奴才等雖婉轉阻攔。該夷堅執不從。亦係起釁之端。奴才等自當設法理論。以期消患弭兵。現令千總潘恩榮送給咪夷照覆。應俟回營。咪夷有無照會。再行馳奏外。謹將奴才恒福給咪夷照覆鈔錄恭呈
御覽。再本月十三日。奴才僧格林沁飭調克興額帶兵來防。茲據稟稱已於本月十四日。由青縣啟程赴津。現又飭催星夜前來。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夷船在攔江沙外。諭令恒福先行照會該酋。令其少帶從人。來京換約。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三十餘隻。駛至北塘河口。夷人登岸。占踞村莊。恒福現已照會咪酋。轉約咦咈二夷進京換約。所辦尚為妥善。惟當接咪酋照會時。即應立時照覆。今咦咈既已在北塘登岸。始行照覆咪酋。已屬落後一着。儻咪酋不為即達咦咈。必至立起釁端。著恒福即趕緊分擬照會。徑行給與咦咈兩酋。其咦咈照會。不必提上年打仗之事。但告以汝等此次即到北塘。足見真心和好。有意換約而來。如願照咪國之例。進京換約。必代為轉奏。俟奉旨允准。即可由此北上。佛國照會內。告以上年爾國並未助咦國打仗。大皇帝深為嘉獎。此次來至北塘換約。更可永敦和好。如此分別照

會。看其如何答覆。迅即馳奏。如該夷願照咪國之例進京。其坐轎及少帶從人之處。即在此內。不必專意提及。儻該夷必欲坐轎進京。亦不必過於阻止。但告以只可在城外坐轎。不必以此小節。致誤大局。以後照會。務須心平氣和。以禮相接。不必稍露用武之意。致該夷藉以轉圜。是為至要。至大沽後路及天津郡城。著僧格林沁仍嚴密防範。毋稍大意。

給咪唎堅照覆。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二十日。接到貴大臣照會。內稱貴大臣奉貴國之命。俟咦咈兩國抵北河洋面之時。將兩國不和之處。妥為調處等語。足見貴國篤念舊好。特令貴大臣遠道而來。從中調處。深承美意。查上年咦國既係來換約。何以又帶兵船而來。首先開礮。毀我防具。以致有傷和好。
我國
大皇帝寬仁厚德。原不欲用武。恐於兩國兵民有損。且於通商貿易之處。更屬無益。今咦咈兩國之船。來集海上。或戰或和。未知其意。如意在主戰。我國惟有整兵以待。儻意在議和。又承貴大臣為之說合。自必平情論事。無所偏倚。北塘現已撤防。既請代為轉達。按照貴國上年之例。進京換約。並請轉約咦咈二國公使。即日進口。擇地而商一切。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昨將委員督辦團練。並募勇設防。及臣駐劄韓亭。相機籌備緣由。恭摺具奏後。旋據委員董步雲稟稱。六月初三日。該夷李通事。向巡檢嚴國礽稱。所有蹭蹬奇山所一片麥禾。速即開單。以便按畝賠償。所搶商船六十餘隻貨物。准其卸岸。速傳店鋪作保等語。臣查該夷前有六月初間水陸並進之說。嗣果於初五初六等日。兩次裝載夷船十隻。向西行駛。經臣一面奏
聞。一面咨會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豫為準備。並即劄飭武定。利津。海豐各文武統帶兵勇團練。嚴密防範在案。茲該夷復有賠償田

禾價值。俾卸商船貨物之語。其意似將陸續開行。惟由何路行走。殊難懸揣。正在飭探間。復據董步雲密稟。以據嚴國礽暗中探詢李通事究由何處起旱。李通事隱約其詞。似係徑由水路赴天津。已改從前由利津起旱之意。又據臣派往利津偵探差弁稟稱。利津海口。並無夷船遊奕。沿海州縣民團。亦各辦理整齊。互相保衛等語。臣思夷情譎詐。語難信實。即使前兩起船隻。不由利津行走。難保不聲東指西。覘我無備。隨後乘間竄入。現在利津一路。業已設防。萬不敢稍涉疏忽。連日又據各文武員弁稟報。初四日申刻。自東洋駛來火輪船一隻。由碇礮島南洋往西駛去。初七日。煙臺夷人。將營帳席棚拆去一百餘座。同前到之牛騾器物。裝入船內。夷人與廣東人先後上船。約共九千有餘。初八日未刻。又有東南大洋駛來大輪船一隻。帶有搶來商船三隻。駛入煙臺海口。與昨日已裝人馬。尚未開行各船。一處停泊。初九日。自東北駛來大輪船一隻。至大竹山島南洋。又折回往東駛去。未刻。煙臺口內。前已裝載器物之夷船三隻。輪船十九隻。陸續開行出口。由西北大洋駛去。並將前搶商船帶去。復將該夷前搭浮橋拆卸。新造之船。內一隻。於本日裝火輪船下海。即將人馬器物上船。現在煙臺口內。共泊夷輪等船二十隻各等情。臣思該

夷折去帳棚。搬取器物。陸續上船。約有九千餘人。其勢實甚猖獗。既已分起北駛。必由水路前赴天津。竊料天津大沽海口。防堵極嚴。夷船未必便能近岸。但該夷以煙臺為巢穴。尚有留住船隻。誠恐挫敗之後。歸途懷忿。不免擾及山東沿海各口。臣現嚴飭瀕海各州縣。將團成民練。勤加操演。復委妥員前往天津坐探。一得夷人消息。立即飛速稟聞。必須先事豫防。庶可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

文煜又奏。臣前奉
諭旨。委員董步雲等。業已折回煙臺。該撫仍當飭令實力向夷人

開導。以弭兵端等因。欽此。臣遵即飛咨該委員等。設法剴切曉
諭。茲據董步雲稟稱。遵即會同登州中營遊擊劉鳳祥候
補遊擊定順。馳抵煙臺。先遣巡檢嚴國材往見該夷孟大
將軍。說青州府董某等。有要言相商。必欲一見。孟酋云。有
何事相商。無非到此探我軍情。嚴國材告以實非為此。以
前月彼此晤談。二將軍有絕不騷擾百姓一語。迄今一月
果然。言而有信。且欲奉勸息兵安民。貴國約雖未換。和好
自在。茲因英夷聲言打仗。天津防範甚嚴。貴國仍為英國
所愚。必然喫虧。致傷和好。此是董某等私意。並非奉委而
來。將軍如願商量。不妨向董某告知。屬其轉稟巡撫代奏。

我
大皇帝聖量涵容。必然破格施恩。孟酋云。此去不必一定打仗。總
約到天津。只要轉過臉來。即刻就要上船。不便請見等語。
並據探得該夷所謂三將軍者。仍住煙臺山上。稟報前來。
臣思該夷孟酋。雖不願見委員。而嚴國材一番對答。已將
聖意宣傳。據該酋云。此去不必一定打仗。只要轉過臉來。是其懾
我兵威之意。業已情見乎詞。惟現既裝載兵馬。分起開船
北駛。實屬詭譎多端。仍飭在事文武各官。率同團練。加意
備防。
硃批。知道了。

庚辰。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前因金州夷船。聲勢較重。本省兵力
無多。必須籍資團練。請
敕府尹景霖親督辦理。並各城盤獲奸細等情。由驛奏報在案。茲
於六月十一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拏獲奸細。除應訊明分別辦理者。自應解省研鞫。以
重人命。若真供不諱。受夷指使。偵探虛實者。即就地駢誅。欽此。
同日承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玉明奏。續陳金州夷務情形等因。欽此。（奴才）遵即飛咨
府尹景霖。速赴蓋州。將南路各城民團。勸官紳實力舉行。

所有旗堡團練。即由（奴才）會同該府尹。認真督辦。其備調官
兵。擬即全數調出。查省南適中之地。惟青石嶺熊岳二處。
係金州陸路。徑越復州直奔省城必由之路。最為扼要。且
距金稍遠。俾該夷不知底細。若令偪近。致生疑忌。現派副
都統銜協領常陞。統帶馬隊五百名。馳赴熊岳駐劄。並派
協領尚安。統帶步隊兵一百名。在青石嶺一帶駐劄。消息
相通。聲勢聯絡。各於要隘嚴密設伏。以期有備。近接金州
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青泥窪大孤山等處。自五月
底至六月初間。續到輪夷船二十六隻。陸續駛出外洋者
二十一隻。現在各口停泊。實有輪夷船一百三十五隻。其

大小孫山。青泥窪。大魚溝等處。岸上所搭帳房布棚。以及所卸馬匹槍礮器械。現經該夷全行撤去。搬運上船。佳賸大孫山帳房二百餘架。馬一百餘匹等情。復據差弁探得該夷因不服水土。人馬傷斃甚多。且聞添兵練勇。恐我乘隙攻剿。現將岸上帳房器械。全行撤去。夷人俱已回船居住。其大孫山等處輪夷船隻。連日向青泥窪口外挪移較遠。亦多有駛出外洋者。不復演陣操兵。肆行無忌等語。奴才查該夷人馬漸已收撤回船。難保非會齊赴津。逞其兇悍。況夷情叵測。尤宜加意籌防。妥為布置。水路則汲溝營。田莊臺。與內河一水相通。最為喫緊。現飭牛海旗民地方官。

督同本處紳商。將汲溝營舖團二千。勤加習練。藉資抵禦。並飭田莊臺兩岸三營將弁。操演槍礮。晝夜巡防。其各城旗民團練。俟景霖到防時。與奴才會同趕緊勸辦。務使各處村屯旗民。連為一氣。與陸路設防官兵相輔而行。以壯軍威而資抵禦。水路衝要。現已節節設防。所拏奸細廣匪。應即會飭旗民委員。悉心研鞫。俾無枉縱。審訊得實。遵旨即行正法。一面仍飭各該地方官實力查拏。務期盡絕根株。以清內患。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奏查探金州夷情一摺。據稱大小孫山。青泥窪。大魚溝等處岸上。夷人所搭帳房。及馬匹器械。逐漸收撤回船。駛出外洋。難保非會齊赴津等語。連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報。夷船一百餘隻。駛至大沽海口攔江沙外。近復有夷船三十餘隻。由北塘登岸。盤踞村莊。自係由奉天山東一帶。連檣而至。疊次諭令僧格林沁。嚴密防範。並諭恆福。先行派員詢其來意。並照會咪咈兩國。令其照咪國之例。進京換約。如該夷藉此轉圜。即可不煩兵力。惟此時戰撫之局。尚在未定。設該夷復至金州等處。該將軍仍當不動聲色。密為防備。不可貪功挑釁。致誤撫局。如該夷結隊深入。有滋擾情形。方可相機堵截。亦須作為百姓不容。不可露出官兵打仗。使該夷無所藉口。前諭玉明會同景霖辦理旗民團練。該府尹諒已早抵蓋州。著即迅速舉行。以

資捍衛。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十七日卯刻。千總馮恩福回營。持有咪夷照會。其意似已無法辦理。並向該弁聲稱。北塘現有廣匪五千名。黑夷三千名。即欲抄襲大沽礮臺後路。卯刻。探差稟報。北塘夷人出隊約有數千名。並人拉馬駕車礮數位。直向唐兒沽營壘攻撲。奴才等在礮臺瞭望。該夷槍礮連環。絡繹不絕。當經德興阿帶同侍衛明安。阜明阿。托倫布。德成。佐領舒通額。參將常善。保帶吉林。黑龍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歸化城馬隊官兵。迎頭抵禦。至午刻。該夷始行回村。我兵受傷三名。受傷

馬數匹。馬步夷匪。均有傷斃。此日之戰。因該夷結隊。出村十里以外。意圖攻撲營壘。不得不整隊抵禦。該夷既已回村。臣等仍擬給與咪夷照會。令其轉致暎咈二夷。弭兵和好。惟既經接仗以後。詞句之間。未便再事輕啟。謹將咪夷照會並臣恒福復又給與咪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咪夷照會內稱。暎咈兩國。即欲交兵。旋有夷匪結隊出村。意圖撲犯一摺。咪夷照會恒福。有業已無法之語。是該國不能從中調處。該督仍給與照會。令其轉致暎咈兩夷。弭兵和好。措詞頗為得體。惟咪夷既有推諉之意。自應徑行照會暎咈兩酋。示以中國寬大。或可稍知悔悟。此次該夷出村撲犯。業將擊退。在我給與照會。並非示之以弱。迹涉求和。在該夷懾我兵威。心存顧忌。正可乘此據理曉諭。使之知感知懼。著恒福仍遵前旨。迅速分別照會暎咈兩酋。令其照咪夷之例。進京換約。並須心平氣和。如此次照會咪夷。措詞不激不隨。曲為開導。但不必提及打仗。使該夷無可轉圜。僧格林沁調度有方。不患不獲勝仗。所慮該夷敗後。揚帆遠遁。不但各海口地方。不能安靖。即大沽之防。不能遽撤。夷務迄無了期。究非萬全之策。前降諭旨。已極詳備。諒該大臣等。必能仰體朕心也。

咪唎㗆照覆。

為照覆事。現據貴部堂本月十七日來文。閱悉。

貴國與暎咈兩國。現在不幸。所有不平之端。其曲直是非。本大臣不能與貴部堂評論。緣本國與

貴國素日和好。與暎咈兩國亦無少異。儻能將各紛爭之事妥為調停。豈不欣然樂為乎。奈實係不能。今惟有按照貴部堂所請。將來意轉達兩國而已。相應照覆。須至照覆者。

給咪唎㗆照覆。

為再行照覆事。照得本月十七日。接到貴大臣照覆。內稱暎咈兩國爭持之處。此時業已無法。可請兩國公使照來文辦理。只恐未接該文之前。兩國已先交仗等語。本督部堂溯查八年之役。暎國傷我將士。毀我礮臺。兵船駛至天津。

大皇帝愛惜津郡數十萬民生。深懷大德。不拘小信。是以暎國任意要挾。暫如所請。惟定擬條約。亦應彼此相商。方為定準。豈有倚仗兵威挾制之理。至於九年既是換約。只須用船一二隻前來。何須帶領兵船士卒如許之多。我國於暎咈兩國船到之時。先與照會。囑赴北塘換約。乃並不答覆。遽然蜂擁海口。先行開礮。彼時計我國兵力。不及暎國十分之一。而水陸均能獲勝者。實因暎國欺我太甚。以致暎國自取挫失。而我國

大皇帝寬仁大度。仍欽派大臣前赴上海。辦理通商。以全舊好。是我國之不欲用武。想各國皆能盡悉我大皇帝廣大懷柔之意。昨聞暎咈兩國到來。我國即將北塘防兵撤退。以為登岸議和地步。不料來至海口數日。並不照會我國。忽於十五日水陸並進。率眾登岸。占踞北塘村莊。居民惶恐。十六日。遂行用兵列陣。我國未肯即行前去迎戰。十七日。彼軍又復對陣開礮。我國不得不為抵禦。然仍飭帶兵各官。只許迎敵。未許進攻。仰體大皇帝寬容之意。欲敦舊好。惟是為戰為和。不能並用。若本意在和。何須故意用兵。以為要挾之計。儘可約期相見。照貴國上年之例。進京換約。實為省事。若暎咈兩國一定主戰。我國水陸均有設備。現雖占我北塘。不難督兵攻擊。但恐暎咈兩國再有損傷。此後難以和好。數日以來。我國之退讓留情。不為不至。貴大臣既係為好而來。將此意轉達暎咈兩國。趁此時彼此均無損傷。收兵息事。仍照上年之例進京換約。以全和好。則各國商民。均受其福。若貴大臣不為轉達。而暎咈兩國。亦未能操必勝之權。彼時再有損傷。恐貴大臣難以對暎咈兩國。亦非與暎咈兩國真相好矣。茲定於三日之內。暎咈兩國如無回信。我國惟有主戰而已。

且陸路用兵。非同水面。如暎咈兩國不知我軍容讓之意。仍復恃強。我國主將。自有調度。儻暎咈兩國士卒。再經挫失。不但於和議一局。轉多窒礙。即暎咈兩國公使。亦難於回國覆命也。相應再行照覆。須至照覆者。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僧格林沁等奏夷匪由北塘結隊出村。意圖撲犯。經我軍擊退。當諭令恒福分別照會暎咈兩酋。令其照咪夷之例。進京換約。以冀夷情就範。茲據僧格林沁等奏夷人連檣而至。原屬意存叵測。不可不嚴為之防。僧格林沁恐一意主撫。以致懈我軍心。所慮尚是。惟恒福身任地方。撫事責無旁貸。且十七日之戰。既已擊斃夷匪五十餘名。以後該夷並無動靜。未必非候我給與照會。藉此轉圜。此機斷不可再失。總當遵奉疊次諭旨。照會該夷。不可任令委員藉口風浪不順。畏葸不前。儻再貽誤事機。致令大局決裂。惟恒福是問。該督專辦撫局。務當心平氣和。妥速辦理。此時先行給與照會。並非求和。因去歲該夷既受懲創。今番先行照會。不但不為示之以弱。尤見中國寬大。並可看其如何舉動。是以屢降諭旨。令恒福遵辦。若一經開仗。則荼毒生靈。滋擾海口。儻仍不受撫。結怨愈深。後患終無了期。亦非萬全之策。該督總當仰體朕心。曲為開導。以顧大局。是為至要。若坐失機宜。該督不能當此重咎也。

著察哈爾都統慶昀奏。稱查前來諭令。張家口遠近一帶。現在有無俄夷居住。及夷衆若干。一併詳查具奏等因。欽此。茲當即派員查辦。曾將拏獲闌四。並查明元寶溝地方情形。奏蒙

聖鑒在案。彼時由口內揀派委員。自東取路。劄飭頭臺參領。自西取路。令在草地二三百里內外。分途詳查去後。茲據駐防驍騎校興福。候補驍騎校多航。稟稱查得草地蒙古游牧。安堵如常。一路行抵黑城子白城子等處。詳加履勘。並無俄夷隱匿形跡。詢訪附近蒙古。僉稱去年六月。俄夷回國後。至今並未復來。游牧地方。亦無敢藏該夷之家。惟查得白城子東南三四里間。有新石鑲嵌舊瓶臺一座。高不及二尺。寬不及二尺。臺上四面。分立石碣四塊。每碣高二尺餘。寬一尺餘。四碣均已傾倒破碎。碣文係分四體。鐫刻滿蒙漢俄羅斯字跡。因向牛羊群牧中蒙古人濟里克札普詢問。據稱此處瓶臺。原係遠年舊有。去年該夷換班來後。四圍添砌石堦。安設石碣。其內有無埋藏。從來無人知曉。復向詢及石碣既係上年所立。何以均皆損壞。據稱。上年五月間砌立後。六月即值雷雨連次。其後有牧放牲畜之人。即聞互相傳說。俄夷所立斷碣。均經破碎。至於如何損壞。實不知情。當將斷碣收拾一處。各就字跡擺對成文。其

內夷字一碣。約碎八九塊。滿蒙漢三碣。各有十數塊。就彼查勘情形。臺之對面南山高處。堆有勝瓶一座。係蒙古部落有關風水之件。今此四碣均經破碎。應係蒙古人慮傷風水。有意敲殘。諉諸雷雨之說。此外別無可疑。其碣皆係細石。並非本口所產。已將滿蒙漢碣各照鈔三紙。夷字碣文因不能鈔。只得刷印呈報前來。又據參領達米林札普稟稱。遵劄密派親信。在遠近地方一帶訪查。並無夷人蹤跡。惟聞今年自二三月以來。每見民人。或三五人一起。或十數人一起。攜帶軍械。由民界中東西分走。其口音形跡。多似關南僕隷。竊劫盜犯。均未可知。附近蒙古。卻無容留藏匿情事等語。呈報前來。茲查前於五月間。據參領報稱。見有由臺行走騎馬賊匪四十餘人。每人身背鳥槍。各佩刀矛。語音俱係關南之人。追往查拏。已分東西兩路逃逸。呈請通飭一路兜拏。時當經通行各旗各臺。張理獨石多倫三廳。照會口北道。咨行綏遠城將軍。歸化城副都統。山西巡撫。一體飭屬兜拏。並於訪查元寶溝情形後。將委員路遇可疑之人數起。復經專劄張理廳查拏。並移咨直隸總督各在案。詳覈情形。近年盜業本多。又多起自吳全榜認墾地畝之內。緣前項地畝。周圍約廣百里。聞已結合成村。且係招來無業。藏奸匿匪。勢所必然。茲惟當隨時密訪。

移咨地方大吏。以期靖謐。謹將鈔來碼文三件。另行恭錄。並俄碼文一併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慶昀奏查明口外現無俄夷潛匿情形一摺。口外地方。經慶昀派委驍騎校興福等。前往草地及黑城子白城子等處。詳加履勘。並無俄夷藏匿形跡。附近蒙古。亦僉稱俄夷去年六月回國後。至今並未復來。惟此後難保無該夷潛來寄跡。仍著該署都統隨時嚴密訪查。毋令在該處藏匿。至口外地方遼闊。盜匪每易潛蹤。既據該署都統訪有自二三月以來盜匪多起。攜械由民界中東西分走之語。並有該參領呈報。騎馬賊匪四十餘人。由臺行走之案。著該署都統即行嚴密查拏。務須迅速緝獲。毋令日久遠颺。其吳三即吳金榜一犯。仍著妥速密拏。解京審辦。

癸未。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於六月十一日。接奉寄

諭。遵即調兵擇要設伏。咨會府尹舉行團練。並查探夷情。已將岸上人馬帳房器械。收撤回船。恐其移櫂赴津。一面飛咨天津大營。豫作準備。於十三日由驛奏報在案。旋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紅土崖大孤山。青泥窪。大魚溝等處。停泊輪夷各船。連日陸續出口者。共有九十餘隻。俱向西南洋面駛去。現在青泥窪。大孤山二處。僅賸輪夷船四十一隻。大孤山岸上。仍有帳房二百餘架等情。咨報前來。奴才查青泥窪等處。輪夷各船。自五月底至六月初旬。陸續出口者。已有一百餘隻。均向西南大洋駛去。自係厲聚津沽。欲作脅和之計。第夷情叵測。難保不去而復來。況大孤山青泥窪二處。尚有輪夷船四十餘隻。而岸上仍有帳房二百餘架。該夷留此。或係聽候天津消息。藉以牽制我兵。陰謀詭詐。反覆無常。尤應鎮靜嚴防。以觀其變。現經奴才飭令田莊臺兩岸、三營。以及金州濱海口岸。一體加意巡防。以期有備。

硃批。知道了。

甲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恒福奏。竊奴才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八日。恭奉

上諭一道。奴才等敬謹聆悉。查該夷十七日出隊退回之後。即有夷船數隻。駛進北塘河口。距營城礮臺。僅止數里。先經奴才西凌阿將火攻木筏備齊。列於河內。該夷瞥見。即行回駛。匆迫之際。擱淺輪船二隻。即有夷人多名拖拉。乘潮駛去一隻。仍有一隻。至今不能移動。十九日亥刻。奴才西淩阿撥佐領定安。防禦連喜。來營稟稱。是日午刻。擱淺船上。夷八二

名。由北塘北岸登岸。各執白旗一面。上寫免戰二字。另有
摺疊白布一塊。經定安等查問來意。並有無公文。據稱並
無公文。惟馬隊站列太近。恐被船上礮火傷損。致失和氣。
如彼此有派人來往之事。務須手執白旗。亦不致損傷等
語。經定安等答稱。河內船隻。即當早些出口。你們占踞北
塘。該處逃出民人深為痛恨。屢要用大焚燒船隻。俱被總
督阻止。儻一時阻擋不住。致有損傷。反為不美。該夷無可
回答。即將摺疊白布。擲於地上。據稱留作往來之用。旋即
回船。定安等見摺疊白布上。有漢夷字跡。回明恭西凌阿。
送呈來營。二十日未刻。守備邱瑞祥。千總馮恩福。回營持

有咪夷照會。查閱來意。雖係推諉。仍允轉致暎咈二夷。邱
瑞祥等目覩該夷令人鈔錄。分送各船。恭等公同商酌。暎
夷既已送到白旗。雖不可恃。究係該夷先已自屈。擬即照
會該夷。定期會晤。此次照會。即派定安等。送赴該夷擱淺
大船。如船上夷人不敢擅收。即令派人同出海口。徑往嶺
酋船隻。至該夷詭詐百出。其免戰二字。難免非慢我軍心。
乘我不備。俟隙撲擾。當經傳飭馬步各營。加意嚴防。不可
稍涉大意。謹將咪夷照會鈔錄。及免戰白旗式樣。一併恭
呈
御覽。再克興阿於十七日到防。所有馬步官兵。分撥營城及大沽

兩岸。協同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暎夷送來免戰白旗。擬即
照會。令其定期會晤一摺。並將照會及旗式各件。鈔錄呈覽。覽
奏俱悉。夷船於駛進北塘河口後。瞥見火攻木筏。備齊。即欲退
回駛。以致輪船擱淺。其船上夷人二名。上岸各執白旗一面。上
書免戰二字。另有摺疊白布一塊。據稱須留作往來之用各等
語。此即夷人先已自屈。顯有就我範圍之意。此機斷不可失。恆
福所給咪夷照會。深得大體。惟咈國亦有兵船在津。雖未答話。
未便置之不理。亦須一律給與照會。不可專給咪夷。致令有所
藉口。日內該夷或有照會。或與該督晤面。務須迎機而導。不必

責備其去歲開仗之非。即可向該夷告以援照咪夷之例。減帶
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設或該夷另有條款。及格外要求。無論
如何為難。恆福斷不必當面駁詰。亦不可故作刁難。惟當允其
即為陳奏。若在北塘議和。稍不遂意。必有變更。總不如准其進
京商議為妥。尤不可令該夷稍生疑慮。方能就我撫局。如願來
京換約。即與該夷約定日期。迅速具奏。諒恆福必能仰體朕心。
不避艱難。妥速辦理也。現在撫局尚未大定。僧格林沁仍當督
飭馬步各營。加意嚴防。不可稍涉大意。
乙酉。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
竊查黑龍江城自挑派餘丁屯防去後。夷情稍見安戢。前

據署副都統愛紳奏報稱。三月初五日。據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文稱。因通商貨少酒多。夷人飲之。多病致斃。請禁換酒。伊等當經飭覆。該署副都統乘機與約。並禁換一切貨物。藉以杜其接濟。該夷目始猶狡賴。繼恐禁其通商。乃具文咨稱。因該處有遣犯嗜飲。暫請嚴禁換酒遣犯。該署副都統以該處遣犯換酒。商人無由識別。且因該夷人等常有赴城鄉行走之事。終恐其藉端狡賴。未便允其所請。復與之約。禁止換酒。必須並禁各物。並此後無事。不准夷人任意再赴城鄉遊玩。否則必須罷其交易。以免生疑滋事。該夷目始俱遵依。嗣據卡官報稱。上年開地夷人。復來種

麥。不但攔阻不聽。更欲添開新荒。驅之不去。復派員往見布色依。責其無理違約。據布色依咨稱不知。即當傳諭不准再往。嗣又行文及差通事前來面述。已將越界開墾之人喚回查辦。所種之地。任由平毀。又據愛紳奏報稱。四月十七日。有夷官三名。帶領通事。乘坐大船。到城求見。執禮甚恭。據通事聲稱。該夷一名瑪克什莫幅。乃該王近侍之人。其二人俱是三品夷官。該王因不哩斐岳幅回國稱。速安設夷居之處。地土豐富。俱有出產。差伊等前來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至東岸。查看安置夷居一帶地方。伊等自該國啟程。直至海蘭泡。所過地方。悉心踏勘。並有出產稀

罕之物。當向查詢木酋行止。該夷答以既差伊等來查。大約俟等回國之際。不能令其前來。該署副都統。隨向之開導。以吉林民人公遞稟呈。因綏芬烏蘇哩。不與俄國連界。強被占居棲止。心甚不甘。若不早為撤回。眾怒難犯。勢必致傷和好。實與汝等無益。該通事轉述瑪克什莫幅之言。該國王已另派三品夷官伐什克勒雅呢。曉示居夷安靜守法。不准滋事等語。旋即乘船下駛。又據愛紳奏報稱。六月初一日。夷目奇薩羅幅帶領夷人七名。乘船下駛。便道至城求見。口稱前往烏蘇哩。該署副都統用言開導阻止。並曉以該處地方民居數萬。不容非往年可比。該夷目又

稱。仍赴奇咭各等情。先後呈報。查該夷變詐多端。耕作等事。一經理諭。輒即允服。較之上年似稍斂戢。至其所稱該國王派員往查木酋行事。並木酋暫不復來。暨奇薩羅幅不赴烏蘇哩等。均尚未可深信。於開江後。陸續共由上江下駛人船十餘次。計大小船二百餘隻。木筏三百餘串。並各船裝載木箱數十件至百餘件。口袋數百條至千餘條不等。六月初四五六等日。由上江下駛夷船四十四隻。木筏六十二串。艙號五十九隻。夷人一千零五十餘名。大小木箱一萬餘件。口袋三萬餘條。卡員詢之。輒稱前往奇咭闊吞等處。搬移眷口。運送口糧等語。除隨時劄行該署副

都統嚴飭城鄉團防餘丁及各要隘卡倫勤加操練。嚴密巡查。以防該夷說詐滋事外。並咨行三姓等處。一體嚴防。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春夏夷情並開江以後。過往人船數目一摺。據稱夷人請禁換酒。未經允許。海蘭泡迤北地方。有夷人前往開墾。經委員往見該酋理論。業經將墾地之人喚回查辦。所種之地平毀。夷酋瑪克什莫幅等來見。經愛紳泰以縱容烏蘇哩夷人必應撤回之語。詳為開導。所辦均尚妥協。惟開江以後。下駛人船。為數不少。且載有木箱萬餘件。口袋三萬餘條。據稱係前往奇咭闊吞等處。搬移眷口。運送口糧。語涉掩飾。難

於憑信。恐於奇咭闊吞地方。亦有私墾地畝情事。該處係暫借給俄夷居住之處。豈容開墾荒地。為久安之計。且所借地方四至。亦應查明。以免侵越。著特普欽等。派委妥員。前赴吉林一帶。嚴查該夷於奇咭闊吞等處。占踞地面若干。有無私行開墾之事。並於松花江一帶各屯。密查該夷有無占踞開墾之處。務即據實奏聞。該署將軍不得因曾任吉林副都統。與景淳熟識。有關情面。稍涉徇隱。致負委任。再摺內所稱愛紳泰乘機與約。並禁換一切貨物。藉以杜其接濟等語。係屬正辦。然前經屢降諭旨。令軍民斷其接濟。今該夷既裹糧前來。已可概見。特普欽尤當嚴禁軍民。不准私行交易。使該夷無利可圖。庶不能作長久之計。是為至要。

山東巡撫文煜奏。查濱海各口。設局抽收釐稅。經臣督帶印委各員。設法整頓。六期日有起色。乃自三四月間。夷氛不靖。鋪戶大半遷避。各海口殊少商船出入。前據總局委員候補道呼震葉報各情。批飭照常查辦。不得藉詞懸擱。茲復據煙臺局委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具報。福山縣煙臺口岸。尤為偪近。商賈裹足不前。局員在彼株守。徒多煩費。且面見該夷情形詭詐。更慮反顏滋鬧。隨於五月十四日。將稅釐局暫行撤回。姑俟事平再設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除檄飭照辦外。仍隨時嚴查。一俟夷兵退出。立即

循舊徵收。

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煜奏。福山縣煙臺口岸。偪近夷氛。商賈裹足。稅釐局委員。在彼株守。徒多煩費。暫行撤回。俟事平再設各等語。煙臺稅釐局。原係收海口商賈之稅。並抽釐金。現在雖係該夷盤踞。難保無貪利商人前往。私行貿易。若內地停止抽收稅釐。恐該夷得以暗中取利。且夷船已多退出。與前數月情形亦有不同。著文煜嚴密查闞。如該處尚有商人貿易。仍當抽收釐稅。以重課項。不得任聽該委員一面之詞。遽行撤回。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奴才等於本

月二十日酉刻。令佐領定安等執持照會。前往投遞。該員等二十一日卯刻。至該夷擱淺大船。面交夷目噶噗吩接收。該夷目囑令定安等。二十二日早六點鐘時。在北塘北岸。候取回信。該員如約而往。噶噗吩已在彼等候。並未持照會。令定安等同往大船。定安即令連喜回營稟報。定安同往北塘河內該夷大船。夷酋額爾金。伊國水師提督合姓。雖未明見其面。似已均在大船。言語之間。該夷深悔送給免戰白旗。但稱白旗係恐有傷中國馬隊。並非兩國說合歇息干戈。此外言語。無非誇耀現來船隻。士卒礮火之多。並問海口官兵若干。礮位斤重。定安答以官兵二三千

名。大礮三四千斤。該夷因定安所答不實。亦不細問。催促上岸。問以照會。則稱有無尚在未定。如有。隨後送至北塘北岸。定安因該夷並無照覆。無憑銷差。向該夷索要收到字據。經噶噗吩寫給說帖一件。二十三四日。在北塘北岸守候二日。該夷並未送到照覆。該夷故意刁難。現擬俟至二十六日。如無信息。再行照會該夷。並一併照會咈夷。看其如何答覆。奴才等查該夷此番之來。大張旗鼓。如此聲勢。仍望其仿照咪夷之例。由北塘進京。議和換約。終恐該夷斷不肯為。狂悖已極。勢必大肆猖獗。致死於我。若我兵力不支。不堪設想。儻該夷一經敗退。復又揚帆而去。非洩憤於他處。即報復於將來。兵連禍結。何有了期。如該夷所願。上年在上海照會內稱。須撤去大沽防具。兵船駛至津郡。八年之約。一字不改。另有要求。亦應飽其所欲。斷無如此辦法。今日之事。實無兩全之道。惟有仰賴我

皇上如天之福。該夷肯由北塘進京。則辦理易於為力。至奴才等共辦一事。所有戰和機宜。無不和衷共濟。商酌辦理。奴才僧格林沁奉

命督師。萬不敢稍有成見。致誤事機。戰和之權。操之在夷。業經詳細陳明在案。現惟設法引導。使該夷及早就撫。如該夷出村列隊。我兵僅可置之不理。仍遙為瞭望。加意巡邏。果係

深入。或抄襲大沽後路。或直撲津郡。節節上竄。萬不能不撥兵抵禦。仍將該夷驅逐回村。不必多有斬捦。以彰我

國寬仁大德。使該夷知感知愧。謹將噶噗吩與定安說帖。恭

呈

御覽。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奴才等二十四日。候至戌刻。未見該夷來言。當即奏報在案。二十五日丑刻。防禦連喜齎到暎夷照會一件。查閱該夷情形。一味恃強挾制。試如何桂清薛煥所奏。非言語所能轉圜。若仍以柔和答覆。該夷輕視中國。已非一旦。勢必益長該夷驕悍之氣。其辦理要挾更將

無所底止。即使全行俯如所請。必將令我撤去大沽之防。一拂其意。仍不免決裂。至本年二月。普嚕嘶如何照會。軍機處如何答覆。奴才等無案可稽。至此次該夷已經投遞照會。如何照覆。應否直斥其非。抑或按照該夷照會。悉如所請。伏候

訓示遵行。奴才等揣度該夷如此聲勢而來。勢必決意用武。現惟嚴飭各營。加意嚴防。並嚴飭督帶馬隊各官。如該夷結隊出村。非深入撲擾。不得截擊。謹將該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

僧格林沁等又奏。英酋額爾唫。陰險兇悍。異於常人。初則

占踞廣東省城。因辱大學士葉名琛。繼而逞兇於海口。要挾於天津。種種狂悖。殊堪髮指。此時因我萬分艱難。是以四國同時而來。又欲肆其兇悍。其意欲使我兵不敵。長驅直入。城下之盟。任所欲為。言念及此。令人憤不欲生。似此情形。恐難輕於轉圜。勢將戰勝而後和。或我卑詞厚幣而求和。飽其所欲。可免兵戈之事。否則無論如何引導。恐難就撫。若我防範嚴密。該夷無隙可乘。勢必他處滋擾。或占踞城池。或斷絕海道。使我百貨不能流通。甚至句結粵捻各匪。同時水陸並進。使我萬分危急。然後快其心意。奴才等料額爾唫之為人。看此番之來勢。當必計不出此。然人事不得不盡。奴才等仍當設法。竭力圖維。至於俄夷。尤堪痛恨。八年結伴而來。肆意要求。上年甫經接仗以後。該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句引各國同時而至。近日北塘汎弁出村。據稱十五日係俄夷引路。占踞北塘。咪夷聲稱十七日之戰。俄夷亦曾協助兵力。是該夷心懷叵測。已可概見。前據潘志和所供。雖不足信。然京師北面之防。不可不慎。現在俄夷船隻。仍在北塘河外停泊。並無動靜。其意似有所待。前由軍機處由驛遞出俄羅斯氈包一箇。奴才等暫存尚未發給該夷。至英咈二夷。如有轉機。擇地會面之期。儻俄夷同來。應否准其會面答話。奴才等未敢擅便。伏候

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僧格林沁等奏。英夷接收照會。並未照覆。旋據奏稱。接得英夷照會。鈔錄呈覽。並俄夷同來。應否任其會面各摺片。覽奏均悉。英酋額爾唫既遞照會。雖語言要挾。並非專意主戰。亦可概見。此次不必直斥其非。亦不必言上年接仗之事。致該夷無所轉圜。但告以中國與爾國並無必戰之心。額爾唫係八年原議和約之人。此時前來換約。與八年原約並無不合。如有應行面議之事。大皇帝現派有欽差在京面議。汝等即可定期由北塘進京。議定為是。至本年二月。英酋照會軍機處文書。及軍機處如何答覆。此處並不知悉。將來汝等到京後。自

可向欽差議論。如該酋取出噗酋照會文底。及軍機處照覆。與恒福閱看。即告以此係噗嚕嘶一面之詞。況八年和約。係嚬爾唫所議。今嚬爾唫到此。自應按八年和約辦理。噗酋之事。本處既不知悉。更無須在本處提起。總須進京與欽差面議為妥。並照會咈夷。令其一同援照咪國之例。少帶從人。由北塘進京換約。不必令𠸄酋轉交。至俄夷播弄是非。句結挑釁。最為可惡。此時亦不必明言。並可照會咪夷。詢其前次中國信函。曾否向俄夷要回。俾該夷互相猜忌。至𠸄咈二酋。如願擇地會面。即或俄夷同來。毋庸阻止。恒福不必向其答話。再前俄夷所寄攢包一件。著即送去。並告知該夷現無應商之事。催令即行起碇。勿在海口逗留。該大臣等辦理夷務。既能嚴密防範。又能設法羈縻。深合機宜。接奉此旨。諒必斟酌妥善也。

𠸄咭唎照覆。

為照覆事。接據貴部堂於六月二十日發文內。以兩國如有應議之事。即願面會之說。本大臣閱悉。查凡有我國求妥各節。皆是我欽差大臣噗於二月間遵奉行文。照會軍機處各大臣詳細知悉在案。今蘇進兵之故。實因軍機處覆文。殊屬不妥。故此次我水陸二軍舉行。宜再申明。似此不能不有動兵之禍。雖本大臣亦以為可惜。而來文並無貴國改意必定盡約之語。本大臣何得咨行水陸二軍中止。

總果有大清欽差大臣實奉其權。妥議行文前來。本大臣自宜細心查照。惟有一事。貴國定必通曉。是前文內開求要各議。此本大臣毫不可改減。至貴國所有欲與咈國會議通知之處。不便由本大臣轉致。應宜自行知照大咈欽差大臣可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己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慶昀奏。口外草地黑城子白城子地方。並無俄夷藏匿情形。當諭令該署都統隨時密查。現在俄夷船隻在天津一帶海口停泊。張家口外。為俄夷往來熟徑。此時難無俄夷藏匿。難保無內地漢奸。暗通消息。務當嚴密查拏。至元寶溝地方。該夷前既有緊要之語。應如何防備之處。著慶昀不動聲色。遴委明幹之員。密赴遠近一帶。時常查探。以便先事豫防。毋稍大意。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本月二十六日巳刻。夷人出隊。約有萬餘名。分兩路來撲。一向新河。一向新河迤北軍糧城道路。我馬隊官兵。不及二千名。仍分兩路迎敵。該夷礮車數十輛。繼之以大箭。一齊併發。馬匹驚惶。兼之連日大雨。遍地積水。僅有一線道路。馬隊不能

抄擊。萬難支持。雖覺賊多名。究係眾寡不敵。現已退守唐兒沽。查該處距大沽僅止八里。惟有一河之隔。計先後派撥防兵二千名。並由大沽營壘撥往礮位。均交克興阿。文祥。發往唐兒沽濠牆。至該夷撲入新河村莊。旋即竟往唐兒沽攻撲。我兵俟其偪近。槍礮齊施。該夷未敢前進。於酉刻退回新河。奴才等惟恐該夷由軍糧城。節節赴津。已飭西淩阿。派撥營城駐劄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馬隊。會合天沽南北兩岸馬隊。跟蹤追勦。天津雖兵勇數千名。均係步隊。僅能防守濠牆。奴才僧格林沁業經劄飭增慶將山海關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千三百名。交格綳額管帶。飛速前往天津。擇要駐劄。以備截勦。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分股攻撲新河馬隊不能支持一摺。據稱二十六日。夷人出隊。馬步約有萬餘。分撲新河軍糧城。我軍因眾寡不敵。現已退守唐兒沽等語。唐兒沽距大沽僅止八里。為大營後路。最關緊要。著即嚴飭克興阿等扼守濠牆。不准稍有鬆懈。軍糧城為赴津之路。恐該夷一面牽制唐兒沽。一面由軍糧城上竄。必致我軍應接不暇。西淩阿防堵北塘一帶。是其專責。此次雖因眾寡不敵。馬隊不能抄擊。究係該都統未能奮勇抵禦所致。西淩阿派撥吉林等處馬隊。必須設法迎頭截勦。將該夷擊回。儻再有貽誤。該都統豈能當此重咎。僧格林沁。現調山海關馬隊。前往天津駐劄。著即飛催前進。此時夷人撲入新河村莊。其勢甚張。該大臣惟當鎮定軍心。妥為調度。不可稍涉張皇。恆福辦理撫局。責無旁貸。不得因業經接仗遂置撫局於不問。著仍遵前旨。迅速照會該酋。設法轉圜。以顧大局。是為至要。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前因金州夷船大隊。駛去一百餘隻。恐其赴津尋釁。飛咨天津大營。豫為準備。於本月十四日。由驛奏報在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夷人載馬北行。嚴密稽查私買馬匹等因。欽此。奴才遵即通飭

濱海各城。嚴禁居民。各將騾馬牲畜。立為收藏。以防夷人搶擄。如有奸民私行偷賣。嚴密查拏。茲奉

密諭。自應通飭各屬。一體欽遵辦理。正在繕摺具奏間。准金州副都統裕。據旗民地方官詳報。青泥窪。大孤山二處。停泊輪夷各船。自十一日以後。陸續出口者。又有三十二隻。俱由南洋駛去。現在大孤山。僅賸輪夷船八隻。岸上仍有帳房二百餘架。夷人二千餘名。馬一百餘匹等情。奴才查夷船大隊。半月以來。駛去一百三十餘隻。惟大孤山一處。留船八隻。岸上帳房人馬。亦未全行撤去。或故為逗留。藉以牽制我兵。情殊叵測。斷不敢因其船數無多。稍形疏懈。仍飭將

并嚴密巡防。並由驛飛咨天津
欽差大營暨直隸督臣。知照戒備。
硃批。知道了。
辛卯。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本月二十八
日卯刻。該夷大隊先欲渡河。因我兵防守嚴密。隨向唐兒
沽攻撲。槍礮連環。相持兩時之久。該夷愈聚愈多。我兵傷
亡甚重。餘俱退回。臣等登時將浮橋拉撤。令潰兵均歸北
岸礮臺。現在南北兩岸。惟有竭力支持。能否扼守。實無把
握。

京畿一帶。防守極關緊要。伏乞
皇上迅派重兵。以資守衛。
硃諭。諭僧格林沁。握手言別。倏逾半載。現在大沽兩岸。正在危急。
諒汝有軍中。憂心如焚。倍切朕懷。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
京師。若稍有挫失。總須帶兵退守津郡。設法迎頭。自北而南截
剿。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切要切要。以國家倚賴之身。與醜夷
拚命。太不值矣。離營後。南北兩岸礮臺。須擇可靠之大員。代為
防守。方為妥善。朕為汝思之。身為統帥。固難言擅自離營。今有
硃筆特旨。並非自己畏葸。有何顧忌。若執意不念天下大局。只
了一身之計。殊屬有負朕心。握管不勝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懍

遵。此硃諭著載垣。端華。軍機大臣。公同閱看。附廷寄由六百里
加緊發去。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唐兒沽被賊占踞。大沽兩
岸。危在旦夕一摺。據稱該夷大隊。於二十八日卯刻。先欲渡河。
因我兵防守嚴密。隨向唐兒沽攻撲。我軍相持兩時。傷亡甚重。
餘俱退回。現在拉撤浮橋。令潰兵均歸北岸礮臺。以圖扼守各
等語。唐兒沽既被占踞。夷勢自必益張。該大臣現以兵勇悉力
抵禦。如果無可支撐。唯當設法酌撤。由該大臣等督帶。馳往天
津。扼要守禦。以固京師門戶。至該大臣韜略素嫻。久為朕所
倚。現在身膺重寄。惟當以大局為重。不可因目前小挫。致有憤

懣之心。總當妥為調度。鎮定自持。以期挽回補救。是為至要。該
大臣所寄載垣等信函。業由軍機大臣呈覽矣。
又
諭。前日據僧格林沁奏稱。夷人占踞新河。恐由軍糧城直赴天津
府城。業令西凌阿派撥營城駐劄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馬隊。
會合大沽南北兩岸馬隊。跟蹤追剿。本日復據僧格林沁奏稱。
夷人已由新河攻入唐兒沽地方。大沽礮臺。萬分危急。是該夷
專欲攻撲大沽。急應厚集兵力。著西凌阿即將營城駐劄之吉
林等馬隊。剋即統帶。前赴大沽救援後路。與僧格林沁合力夾
擊。以分賊勢。軍情緊急萬分。不得以派援津城為辭。遷延不進。

致羅國寇。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奏。唐兒沽被夷占踞。大沽危在旦夕一摺。業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僧格林沁等。妥籌辦理矣。夷人既占唐兒沽。恐其分股徑撲天津郡城。天津為京師門戶。豈可稍有疏失。寬惠等。於一切布置防守事宜。諒已妥為豫備。著即趕緊選派明幹兵役。於唐兒沽赴津一帶地方。層層設探。並於濠牆內各處加意防守。如果夷勢狓猖。以大股悉力撲犯。寬惠等。即可派委幹員。告以大皇帝已欽派大員前來與爾國議事。即日可到。以期稍緩其勢。總宜固守津郡。毋得稍涉大意。是為至要。

又

諭。連日疊據僧格林沁等奏。英佛等夷。占踞北塘村莊。其大股分撲新河軍糧城。我軍接仗失利。本日據奏。唐兒沽亦被占踞。大沽礮臺。萬分危急。現在夷氛猖獗。其或襲天津。或趨京師。均未可定。亟宜厚集兵力。以嚴捍衛而固畿疆。著托明阿於原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撥馬隊五百名。共一千五百名。成凱。德勒克多爾濟。英桂。於太原綏遠歸化各城內。挑選駐防兵一千名。春佑。挑選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挑選陝西兵三千名。慶昀。於原調馬隊一千外。再行挑選馬隊一千名。共二千名。文謙。挑選直隸兵三千名。並文煜。將本年原調之山東兵三千名。恩麟。將本年原調之青德州兵五百名。玻崇武酌量於密雲調撥若干名。均須趕緊調派。一律精壯。配齊軍裝器械火藥鉛丸。各派大員管帶。即日啟程。馳抵通州。聽候瑞麟調遣。該將軍等務須勿涉張皇。致令民情驚擾。並不可稍涉延緩。貽誤事機。

又

諭。本日派大學士瑞麟。統帶京旗各官兵五千名。於七月初一日啟程。前往通州。並尚書伊勒東阿。所帶官兵四千名。共馬步隊官兵九千名。所有應領餉項。已諭令戶部先撥銀十萬兩。交順天府支應。即著張祥河。董醇。於通州安設糧臺。照例支放。並派委廉幹大員。前往督辦。毋稍遲誤。

壬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本月二十八日。該夷數千。由新河直撲唐兒沽。鏖戰兩時之久。該夷見水。由葦塘抄入我隊之後。兵力不支。不得不退守後路。奴才等。當將潰兵收集。歸入北岸各營。並飭查首先潰敗官兵。以憑懲辦。現在馬隊官兵。分布大沽濠外。臨河扼守。以防偷渡。並由南岸營內。抽撥大小礮位。陳於河岸。惟東西二沽。係臨河村莊。曲灣不下十里。該夷避實就虛。亦屬防不勝防。奴才等。現駐南岸營內。樂善。在北岸營內。已將兩岸營壘礮位。擇要安設。以防該夷攻撲。各營官兵。分股防守。人

心稍定。若能遏止該夷渡河。各營尚可支持。儻被該夷占踞大沽。非但人馬糧草。不能接濟。即聲氣亦不能通。二十八日收隊以後。至二十九日申刻。該夷並無動靜。一十八日之戰。該夷礮車百餘輛。夷人五六千名。實係衆寡不敵。然亦斃賊無數。我兵每發一礮。該夷成行倒斃。餘賊不顧屍身。仍向前進。收隊以後。是日晚間。奴才恆福給與嘆咈二夷照會。尚未接准照覆。第該夷初到。已極兇悍。決意用兵。現已占踞數村。其志更驕。恐非言語所能理諭。自必仍向兩岸礮臺。很命攻撲。奴才等惟有竭盡心力。設法嚴防。並飭派伊什旺布。蘇克津。管帶馬隊。劄軍糧城。以防該夷赴津

之路。謹將奴才恆福給嘆咈二夷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再二十六日。新河接仗之時。該夷分股撲竄。經西凌阿派撥之營城西岸馬隊接應。擒獲廣匪夷匪十餘名。一俟解到。奴才等訊明分別辦理。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思近日夷務情形。奴才節次會同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恭摺馳奏在案。本月二十八日收隊以後。該夷並未攻撲大沽及兩岸礮臺。奴才揣料該夷必定添運火礮。多集夷兵。總欲占踞兩岸礮臺而後已。海口一失。

天津必不能保。

京城必致震動。是現在

京師之防。萬分喫緊。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質性樸誠。忠節自勵。二十八九兩日。奴才默察該大臣心意。與大沽礮臺共相存沒。而該夷之意。似非由大沽海口進京。必難就範。奴才竊思此事。上海既未能議撫。遷延日久。夷勢已張。既至大沽。斷難措手。與其大沽礮臺為該夷所踞。莫若先行撤防以示

聖主寬大之意。查大沽營城馬步官兵。尚有萬餘名。若令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統帶保衛

京城。根本既固。則設法議撫。亦可變通轉圜。奴才非敢冒昧瀆

奏。實為天下安危所繫。不得不據實瀝陳。

諭內閣。著派文俊。恆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送嘆咈二國使臣進京換約。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僧格林沁等奏。唐兒沽被夷占踞。大沽兩岸危急。當由六百里加緊發去硃諭一道。令該大臣總當以大局為重。計本日已可接奉矣。茲據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占踞唐兒沽。並未出村撲擾。給與照會。亦尚未覆。並據恆福奏密陳設法議撫之策各一摺。覽奏均悉。此時夷人既未出村撲擾。或係尚畏該大臣威名。不敢遽肆衝突。或另有詭謀。欲占踞兩岸礮臺。均難豫定。不可不嚴為防範。如該夷由北塘搬運大礮。即飭西凌阿迎頭截擊。勿令遂其奸計。仍著恆福一面再行給與照會。

旨以大皇帝因爾等遠來。已特派文俊。恒祺。由京前來北塘。伴送爾等進京換約。以期永敦和好。該夷應允後。如肯由北塘行走。固屬妥協。若必欲由大沽行走。即可由我更換小船。令該夷乘坐。由大沽行走。知照文俊等。與之接晤後。一同進京換約。並須與之約定。以後彼此不准再行用武。大沽之防。仍不可撤。如該夷萬難理諭。仍以全力向兩岸礮臺攻撲。我軍抵禦不甚得手。僧格林沁務須遵奉硃諭。酌派大員防守礮臺。該大臣即抽帶兵勇。迅保津郡。以固京師門戶。諒僧格林沁必能仰體朕心權宜辦理也。昨因軍情緊急。諭令瑞麟於備調京兵一萬名內先撥五千名。於七月初一日統帶前赴通州。伊勒東阿所帶京兵四千名。仍駐劄河西務。歸瑞麟調遣。並諭令托明阿調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成凱等調太原綏遠歸化各駐防兵一千名。春佑調熱河兵五百名。譚廷襄調陝西兵三千名。慶昀調馬隊二千名。文謙調直隸兵三千名。文煜調山東兵三千名。恩麟調青德州兵五百名。玻崇武酌調密雲兵若干名。均派大員統帶。赴自啟程赴通。至大沽礮臺後路。如屬空虛。著恒福於附近該處之直隸各營官兵。並上年所團天津所屬之靜海等縣練勇。酌量調赴。以作大沽後路。庶分賊勢。毋致疏虞。是爲至要。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二十八日卯刻。與夷人接仗後。至二十九日申刻。夷人仍踞唐兒沽。並未出村尋釁。該大臣等將應設礮位等。妥爲布置。人心較定。並由恒福給與咦嘛照會。告以大皇帝業已派有大臣在京。等候該使臣等商辦。尚未接有該夷照覆等語。現已將文俊。恒祺。前往北塘。伴送該使臣進京換約之處。明降諭旨。該大臣等現在無論行抵何處。著即兼程前進。儻該夷稟看旨意。可即將本日明發諭旨給與閱看。接見以後。是何情形。著即詳細馳奏。

又

諭。前經明降諭旨。派桑春榮爲督辦順天直隸團練大臣。現在京畿東南一帶。亟應興辦。從前粵匪竄擾天津。近京地方。如武清等州縣。均各辦有成效。備見民情好義。足以助兵力之不逮。所有各處團練。成規具在。自不難迅速舉行。著張祥河。董醇。會同桑春榮。即飭近畿東南兩路各廳州縣。趕緊先行辦理。應如何團結訓練。以杜奸細之穴　以作同仇之志氣。務須悉心斟酌。俾臻妥善。其從前武清等處辦理章程。有可採擇之處。著與現議各章程。參酌互用。並須於數日之內。一律舉行。不得稍涉延緩。至京畿西北兩路。及直隸鄰省。俟東南各州縣辦有頭緒後。再行次第籌辦。

給咦咭唎咈蘭哂照會。

爲再行照會事。本月二十八日。經本督部堂將欽奉

諭旨已經

欽派大臣在京。等候貴大臣進京商辦等情。知照在案。旋據差官

回稱。貴營豎立白旗。有暫止干戈之意。足見貴大臣不失

和好。欣慰良深。查八年所議條約。雖非本督部堂與貴大

臣會議。但既仰蒙

大皇帝欽派大臣在京等候。貴大臣到京後。即可定議。惟兩國既

敦和好。自宜永息干戈。本督部堂一俟接到大臣照覆後。

即行派員前來。聽候擇定日期。以便本督部堂。與貴大臣

相見。面商一切可也。須至照會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